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〇二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4371/07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〇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〇二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餘冬序錄六十五卷(二)

〔明〕何孟春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郴州家塾刻本

一

聽雨紀談一卷

〔明〕都穆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嘉靖間陽山顧氏家塾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

二〇七

遜言十七卷

〔明〕孫宜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三年孫鵬初刻本

二二〇

詢葛錄一卷

〔明〕陳沂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今獻彙言本

三〇七

眞珠船八卷

〔明〕胡侍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三一〇

墅談六卷

〔明〕胡侍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三七〇

東谷贅言二卷

〔明〕敖英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八年沈淮刻本

四一一

綠雪亭雜言一卷

〔明〕敖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快堂刻快書本

四三八

七修類藁五十一卷

〔明〕郎瑛撰

中山圖書館藏明刻本

四四八

簣齋雜著一卷

〔明〕陸邦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七九〇

餘冬序錄六十五卷(二)

〔明〕何孟春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郴州家塾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餘冬序錄

六十五卷》提要

餘冬序錄園壯卷之三十四

小篇第九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宋王淮之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群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愚謂今宜即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體則家無殊俗從之

○梁徐勉遷尚書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二日而後殯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暮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為榮親戚徒隸各念休返故屬纊纊畢灰釘已具忘孤鼠之顧步媿燕雀之細翔傷情戚理莫此為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戀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規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一怨酷已多豈可不緩其告歛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絕詔可其奏

○唐盧履冰開元五年建言古者父在為母菽水撤靈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田再恩曰父在為母三

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非先帝之旨聞人等
情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制之
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水言上元中父在為母三年后
雖請未用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沒
行服再葬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
在為母服葬統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
夫之敗不可不察書未下履水即極陳父在為母立几
筵者一芥心喪者再葬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
夫聖人豈殘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武后陰儲篡謀
升齊抗斬乘陵唐家孝和僅得反正常氏復出故臣將
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
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夫齊斬有升降
歲月不容異也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
身之憂何限一暮二暮服哉聖人於禮必建中制使賢
不肖共成文理彼伯叔姑姊妹烏有違杖之制三年心
喪乎母齊父斬不易之道也元行冲議曰古緣情制服
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
喪杖著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為嫡子三年斬
衰而不違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
父故父在為母免官齊而葬心喪二年情已申而禮殺
也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嚴之重虧嚴父之
義謂之禮可乎姨兼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於舅服

不謂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詳據古為適帝弗報是
時言喪服各以所見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
古制已上唐書二十年又詔父在為母加服齊衰三年
及頒開元禮遂依行焉唐會要履水傳載七年詔後人間
父在為母服或葬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葬而禫終
三年或齊衰三年然則二十年改此詔後宜當一切依
行齊衰三年然唐德宗有后喪皇太子及舒王誼將行
三年之制柳冕奏請依魏晉故事卒哭而除服心喪終
制穆質上疏言遵三年之制則太重從三十日之服則
太輕惟行古之道以期年乃得禮之中而德宗不以質
為然唐書德宗時李晟二子愿憲居母喪大祥而除官
晟奏二子終禫而後朝請唐會要然則此制竟亦非通法
也宋仁宗寶元中王佑言父母相繼亡歿乞通持五十
四月服詔許通持服宋會要此必父喪在母前父服將終
母繼亡乃爾神宗熙寧七年命官參酌舊例定為新式
三年之喪父母及繼母慈母已所生母並三年宋會要朱
子曰禮只有父母服他服並無故令長幼服都無考其
服著子以父在服亦著故哭祭之類同今律則不然故
其禮皆齟齬又曰喪禮當從儀禮為正如父在為母著
非是薄於母只為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
喪三年及嫂叔無服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
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為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

意甚好元吳澄服制考詳序云凡喪禮制為斬齊功總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為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為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為妻之服既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為父斬既嫁則為夫斬而為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式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為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為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為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為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之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已自服已雖無服必不垂美於其門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人也

同爨且服總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抃巷歌獨於兄嫂弟婦而然然如行路乎古人制禮之意有在也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後世父在為母亦三年婦為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為嫂有服為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婦叔於母姑嫂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自居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可號於人者也誠偽之相去何如哉

○李潛論舅姑服云子夏喪服傳婦為舅姑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素婦服青縑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縑謂其尚在喪制故因循亦同夫之喪紀再周而後吉禮女子在家以父為天婦人無二天則婦之為舅姑不服齊衰二年著矣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兄至女子適李氏婿見居喪今時俗婦為舅姑服三年恐為非禮請禮院詳定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若議曰唐開元禮五服制度為舅姑及女子適人為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蓋以婦之道以事一不得自達必繫於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降其父母喪服傳曰女子已適人為父母何以期也婦人不二斬也婦人從人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父者

子之天夫者妻之天先聖格言歷代不敢易以此論之
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今之學者不
本其義輕重紊亂寢以成俗開元禮玄宗所脩布在有
司頒行天下伏請正牒以明典章此李峇之論可謂正
矣宋朝詒謀錄禮經女子出適父母三年之喪折而爲
二舅姑父母皆爲菽水太宗時明皇后居昭憲太后
之喪齊三年之內故乾德尚存夫居居昭憲太后
之喪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
哀三年於義爲稱詔從之遂爲定制宋人蓋未識服
繼之制涪又有杖期議云準禮父在爲母爲所生母父
爲嫡子夫爲妻皆杖期自周禮已降至于開元禮及唐
史二百六十年並不易斯議未聞爲兄弟杖期者自亂離
以後武臣爲兄弟始行杖期之禮是賓佐不能以禮正
之致其謬誤實慮日久寢以爲是自今後士子好禮者
於服式中盡慎而行之

三年者其降服父在為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屬也至三年之喪
 在不敢伸其降服父在為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屬也至三年之喪
 母為子得遂換其輕重二者蓋不倖矣唐孔氏謂子於
 古未之聞也古者君子為師孔子之喪三年者喪人又而無以
 由子貢以義起之也子貢以孔子之喪則足外哀裳齊非若師之無服也
 報斷之荀慈於母子之間則足外哀裳齊非若師之無服也
 言禮者哀所謂服者何以表裏也然亦儒之導而已矣後世之
 所本者何取於古也又古者為曾祖父父母期衰三月傳
 何以齊衰三月也故重由小功兄弟之服也期衰三月傳
 兄弟之齊衰三月也故重由小功兄弟之服也期衰三月傳
 殺也足彈服至尊也故重由小功兄弟之服也期衰三月傳
 同其日月亦同也今禮家定為曾祖父父母齊衰五月為
 高祖又齊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日月不同矣以經考

之服之數盡於五經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意其月日以是為其服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為父服從三年則為和宜日亦為高祖宜古之制所公不山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者後世不必易也乎故尊尊而恩綏為高曾三月者後世不必易也至尊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歸乎人情者也

○武官父母喪不持服不辭任不知始何世夫金革軍旅之事無遜也者爲其不以家難避國難也爲此制者恐武官臨難得爲推避計耳天下無無父母之人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文武可異道乎今武官時當太平之際身列藩衛之間有父母喪而不少異於平日豈謂真不得已者哉按宋田况傳况乞歸葬陽翟既葬託遣事見上泣請終制仁宗許之史稱帥臣得終制自况始

則况以前武官之不解任可知。金坡遺事云：故事武官不持服。韓汝玉奏請持服，下兩制臺議。議：唐子方、歐陽永叔見各不同。於是竟為兩議。而上遂詔宗班以上持服，供奉以下不持服。論者以為如是，則官高者得為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為無官者。將何以處之？宋人蓋不滿於是矣。然則人日之事當視其人。若典軍外方有持服遇喪奏聞留之終事方聽返喪次，其在府司衛所可得盡喪禮者當聽終制。軍事干涉不得已而出視事畢復返喪次可代者佐貳代之一切勿與。庶幾亦盡人子之禮。

○洪武初百官開祖父母伯叔兄弟妻俱得奔赴二十

三年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遠數千里則居官月少更易數繁瞻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制不許奔喪但遺致祭從之

○洪武初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脩習元人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穀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倣弊可勝言况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乃詔禮官定民喪服之制古者喪禮三年懷抱之義也周末二十五月而畢後世二一六月者從孔子踰月

則善之言耳百日之說非本諸釋氏禮曰士三月而葬是也卒哭後世遂通用云

○宋敏求為編脩官持祖母喪詔令居家脩書卒喪同知太常禮院石中立薨子維死無他子其孫祖仁疑所服下禮官議敏求謂宜為服三年當解官斬衰同僚援據不一判寺宋祁是其議遂定為令中立子維其嫡子也其孫祖仁其嫡孫也中立之死維先死矣雖有他子祖仁亦當解官以斬衰終三年服宋祁是其議遂定為令重宗子也神宗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於蘇頌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

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眾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教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於眾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當時不聞以頌之所言參以祁前此所議而制令者

○詔謀錄士大夫家不幸出妻為之子者非其親生猶可不服苟其所親生而視之忽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嘗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時大臣妻母皆得入謁劉氏存日馬氏不敢同入禁中劉氏薨馬始得入謁太宗勞問嘉歎封荅國太夫人此可為人子事出母之法或問朱子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出母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使命往來遺問否朱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是都做不得矣

○宋李昉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叔母謝氏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名教罪人今郊祀軍恩望與

追榮太宗嘉之遂從其請真宗天禧初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為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父母仁宗朝王曾為參知政事改葬叔父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毋育之詔准贈官凡此雖於古禮未宜然厚俗之道固無不可以義起也

○宋郭積繼母幼孤母過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積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積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申心喪蓋始於積嗚呼若仲微者可謂能自盡矣胡明仲之賢不在積下以為人後而不為其所生母服秦檜嘆言者論其不孝明仲以此得罪是雖捨惡其不附已之私恨然君子自處

禮在可得為者不可不過於厚以取議也

○郭積幼孤母過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積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積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宋祁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改適韓氏及後博文在朝謂子無絕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占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謂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為非禮服制郭積事在王博文前當時下有司議當着為令不知博文何為又有此請而知禮院者亦不議及也恩封之舉事出於上以作勸爾非人子所得報也出母得以恩封謂子無絕母禮何居乃若以喪而

祭時議固有非之者矣父子答何叔京書謂出母有服為是儀禮却說為父後者則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子上若是子思長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如如此說此則可疑竊意抑弓所謂必有失其傳者又答林擇之書云喪服傳出母之服著但為父後者無服爾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汗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歟

○劉宋時袁昂幼孤為從兄承所養家卒乃制替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曰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變有緦明之典籍昔馬援與從弟嚴同居殺亡陵為心服二年由也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今欲寄其國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恭觀韓退之嫂鄭喪服著以報見其所自為文宋丁寶臣喪其兄三年歐陽永叔文集實載其事國初詹鼎之死所養孤甥為持三年服方遵志集載之亦情之不敵自己者也宋何叔度姨適劉璵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璵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叔度蓋為自哀其母情緣及之渭陽之送亦所不能已者不自知其過也

○宋張耒在穎川縣賦詩為舉哀行服耒居穎川別為詩

朱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黃幹于書與訣曰
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計聞幹持心喪三年朱熹
○前輩感人之知遇為之服者若東漢士於舉主往往
有之北魏捕陰縣令黃宣喪亡單貧無親縣人石宣
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
經歛附自苗逮孫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唐
程賀為崔亞持續三年記者以為闊見實事現錄宋李
庭芝舉進士第辟荆帥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
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興國即棄官為珙行三年
喪此亦東漢士為舉主事也近世蓋無聞矣
○齊楮彥回進位司徒彥回寢疾表遜位改授司空辛
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為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
婦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
棄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吏又以彥回既解職而未
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
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
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吊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朱子語
錄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夫間禮學不廢有考禮者說
得亦自好如此類是也近世蓋無聞矣
○漢張輔父卒既葬詔遣使賁牛酒為釋服非禮也呂
東萊謂潘叔度服制中餽人不當以肉今人乃以肉餽
有服者既不以禮處人又不愛人以德

○程伊川先生充崇政殿說書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
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
謝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
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詔遂罷之宣仁上仙東坡為禮部尚書與禮官及太常
諸官開決諸禮儀事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
干欲為太后太妃皇后暖孝東坡上疏以暖孝之禮出
於俚俗王后之喪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二公
所言大抵一急足以為議禮之人式矣
○陸子靜與呂伯恭居憂時書云天下事理有愚夫愚
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徽晏公尹南
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徽致教導諸生從之
遊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
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
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
蔽乎執事之所為標的者豈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
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情引
而後論竊聞凡在交遊者皆不為執事安諒執事之心
亦未必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愜然改之乎於此
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吳幼清題朱文公答
陳正已講學帖後云大功廢業况服齊斬乎古人居父
母之喪三年不為禮三年不為樂斬衰雖而不對齊衰

劉而不言自發一言且不可況可與人論學哉眉山二
蘇兄弟文人耳而其居喪也再期之內禁斷作詩文是
亦講聞乎喪禮也正已漸學聖賢身有母喪而交書論
學不異常時則三年之喪為虛矣夫親喪本也論學末
也忘其本而務其末不知所論之學果何學歟朱子答
書固已識其失然舍其大而議其小或者姑為掩覆也
耶

餘冬序錄厲玄卷之三十五

外篇第十

柳絲泉何孟春撰述

異國學生仲方編輯

莊子逸篇蒲衣八歲而舜師之戰國策甘羅言項橐七
歲為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書傳問多矣蒲
衣項橐誠何如人列女傳墨子生五歲而贊禹言幼悟
者三子其最乎

○桓譚新論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咸有天
才皆年七十乃升為王霸師宋景文筆記曾子年七十
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
如晚節之該洽也春惟古人以晚達者儘多不獨其名

子學錄卷三十五

位事業也而學行成於晚者亦常常有之二君立議是

就聖賢中著其大者言之耳顏氏家訓人有次學失於

孔子五十以學易曾子七十乃學詩易論語皇南論

二十始受學經鳴呼學行勛名晚非所恨彼早成早達

而莫克大于終者抑豈不有其人乎秦周而上今弗論

漢以來如馬援嘗授齊詩竟不能章句辭其兄况欲就

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視人以朴宜從

所好後漢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來候援兄援見之自

失兄知其意乃懈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

從汝稟學及援為將軍封侯勃位不過縣令東觀漢記人因

不可目前定而况獨遠知如此諸葛亮子瞻方幼亮與

瞻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年成不為重器
瞻後嗣亮將死忠蜀漢所就不在人後亮之言以已
律之故爾陶謙年十四猶綴帛為繡乘竹馬而戲蒼梧
守甘公一見奇之謙舉茂才積軍功為州刺史將軍州
牧侯伯若考其始去瞻何啻天淵楊震嘗客居湖城
年五十始應州郡命人皆歎其遲暮震屬志愈篤後位
至太尉諡漢王祥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呂虔檄為
別駕時已年垂耳順後累遷至司空太尉封侯伯起
休徵非慕顯融出者造物應爾即老年亦不得辭張柬
之為荊州長史已老狄仁傑薦之則天曰其人雖老字
相才也後為相知政事翼輔中宗復位年八十餘封公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王其不有命邪張充少好遊年三十始改從學多
所該通以文名世請姚元崇少唯從事射獵年四十始
折節讀書遂以文學備位將相唐書又按唐新語崇少
典以文學著名臣校書郎再秉鈞衡陳子昂富家子
子任俠使氣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社慨然
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經史數年間百家無不通貫
補薛洵少不喜學年已壯猶未知書始大發憤謝其素
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舉進士再中曰此不足
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焚之益讀書五六年過充
既久之下筆頃刻數千言縱橫上下出入馳騁必造其
深微而後止歐陽脩謂其素也厚故發之過也

得之精其然邪北齊書年大來學問不惟既補前失而
作精美且有名天下傳後世况吾德行吾性分中所
備為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乎周恭叔自太
學登年登科未及三十見伊川持身甚苦塊坐一室未
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文雙瞽遂娶焉愛過
常人伊川曰願未及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進銳退
速恭叔喪之末路程門每歎息之吾徒其尚勉乎
是哉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
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呂氏春秋孔丘墨翟晝
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
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
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魏伯陽參同契千周藥彬
彬及萬遍將可觀神明或告人云魂靈忽自悟讀書求
道如此寧有弗得者乎唐國史補云趙璧彈五絃人問
其術璧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
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璧
璧之為五絃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之謂歟
○樂府解題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
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
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
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泊崩湃之聲林木喧震

群鳥悲號愴然而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嗚呼是道豈獨學琴而已哉樂府雜錄貞元中教坊康崑崙彈琵琶為第一手而莊嚴寺僧善本者下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崑崙崙服焉德宗召入令陳本藝異常因令教授崑崙奏曰且誨崑崙崙彈一調子乃彈之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善本俗姓段臣小年初學琵琶偏於隣舍女巫處授一品該調子後仍易數師段精鑒之妙如此段奏曰遠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盡段之藝嗚呼是豈獨抱樂器者之所當知哉唐國史補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曰吾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壁壁之為五絃也此莊子所謂用志不分乃疑於神者歟藝而至是始可與語藝矣

○史稱馬融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不知人欲窟中如何復講天理語林馬融弄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算便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勅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可歎當時人師徒之義如此

○高士傳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

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宋書王微不仕元兗之變微尋書玩室中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床皆生埃唯當膝獨淨靜性堅志如此鶴林玉露云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時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寐室有短窓每日昧爽輒執書立窓下就明而讀之如是者十四年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勤苦後生宜知龜山少年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書善讀者以多識畜德不善讀者以好著喪志杜預嘗議王濟馬癖和嶠錢癖因武帝見問而自有左傳癖之對癖文字者庸知其為賢乎程子有言讀書寫字雖

美事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學而至於喪志無以異於癖矣春於是知項籍喜兵法畧知其意而不肯竟學是真能學兵法者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真能解書者後魏李賢七歲從師受業畧觀大指而已或議其不精答曰賢之能領徒授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應服

○猗康讀莊老重增其放袁悅之好戰國策竟死於長短鄭奕教子文選其兄謂不免沈謝朝風弄月汚人行止此先正所以不讀非聖之書而致謹乎先入之言也

○崔浩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師嘗讀法華之言以莊老之教表生所謂莊老中物不可歸於王庭者也司馬光於學無所不通

惟不意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蘇軾好賈誼陸贄書疏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劉因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執為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夫人性不同酸醎異嗜聖賢之言非聖之書而人自能別於好惡者其心靈所稟居然有在故也

○薛謨學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饒於邨乃撫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諒乃謝求返歸物見其段翳翳天文風角有一諸生學來積年累究要術辭歸翳為作一指筒與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陵前與

吏爭津吏揭從人頭破開筒得書言到陵前與吏鬪破頭者以此脂裹之喟然而歎乃還卒業後漢書古人有學書於人者數年自以藝成告而辭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於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人封題亦甚不密乃啓之皆磨穴者視數十枚方知師夙所用者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嗚呼學孔之徒宜何知也

○真誥有言行道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自見形又曰為道當如射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棚的亦可謂善喻矣○真誥裴君云求法事師莫擇貴賤勿疑長幼人無貴賤有道則尊所謂長老不必耆年要當多識多見以為先生不得言彼學在我後云何更反師彼師不明道焉

能解疑難也古者賢聖上學得其師名為更生不得其師名為亂經無其師道不自生也退之師說只是此意○張華博物洽聞史稱世無與比然當時斗間紫氣為寶劍之精亦待雷煥辨之嵩高山所得竹簡上科斗書非問之束皙亦不知其為漢明帝陵中物也世之人無司空書三十乘在胸中而強顏待問豈為知量者哉

○宋謝鳳子超宗為新安王子鸞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聞之出候超宗曰君有鳳毛可一見乎超宗徒跣還內外傳其道隆待至閣不得乃去北齊高阿那肱錄尚書事屬孟夏源師攝祠部以龍見請雩那肱

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現理當雩祭非謂真龍也那肱曰漢兒強知星宿癡人無識可笑至此人之不學者不有如劉道隆高阿那肱者乎

○說苑載子思之言曰學所以益才也諸葛孔明書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

○晉潘京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深歎其才謂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古人之所貴於學者言談而已乎唐李白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頌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學而比於相如益益陋矣

○鄭榮傳信記蘇瓌初未知頤令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來詣頤擁轡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瓌出客言其事適有人獻瓌乃召頤詠之詩成瓌大驚奇驤加禮敬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然則頤之知學非瓌教也蘇瓌城遺言公謂瓌曰蘇瓌訓頤常令衣青衣布襦伏於床下出其頸受瓌楚汝今懶惰可乎傳者不同如此然皆為弟子者所當知

○聞見錄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時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請謝二公有空疎之謙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遷後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謂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敬厲

一序

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詩話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為僉判每讀書達旦累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與澈魏公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非知我者故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為多每曰韓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作挽詩猶不忘少年之語魏公於德用不以為憾而荆公於魏公乃相怨如此德用非魏公之匹也姑即此一節觀之荆公其足以望魏公乎

○韓魏公論人為善難在持久計日計月而為之者甚多也又自謂人能久而不變為難又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執之不忠是以不及於古人古人

蓋能久而不變者也范希文嘗遺杜祁公書曰天下始終不變者仲淹惟敢保韓富二公而已公嘗言大凡使人為善須就其性上做若性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又言性之極終不可變君子謹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真終亦無所至也然則人之為善其不變可勉於已而其性不可變有不可強於天者君子亦惟自盡以求充其所至爾何古人不可及也

○中人以上之資或亦不能無偏汲黯之類冠準之駭陳烈之迂使列於紫微由旁之間終不失為聖人之徒也

一序

○樂城遺言讀書百遍經義自見東坡送安序詩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荀子誦數以貫之思察以通之朱子曰誦數即今人讀書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

○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此前輩語人不能無病藥不可妄服前輩非聖之書不讀養蒙之道先入之言以為主可不慎乎

○黃山谷與李幾仲書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曉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陋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有發憤則不得歸怨於世也此語亦說得好

○山谷老與其甥洪駒父書謂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他日與王立之承奉書又謂若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爾差夫君子耻不若人其獨今人哉其獨在藝業哉人皆可以為堯舜可以為禹士尚志尚論古之人不如舜禹顏淵是吾耻也

○宋景文嘗言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洪景廬亦嘗手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知其得失彼於文史間且用力如此有志大儒為經學者可草草乎

○洪景廬隨筆記張芸叟答孫子發書多論資治通鑑

其畧云溫公嘗曰吾作此書唯王勝之嘗閱之終篇白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已欠伸思睡矣按宋史稱邁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手書通鑑凡三比未閱之終篇者又何如哉

○宋人謂王虛中辭書訣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為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為贅贅則壞本意賈槩才記史訣歷舉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唯室先生看史訣凡讀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然後採摘人事可為何用奇詞妙語可

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懸眼也若於此數卷之中已作一事工夫恐未為盡善耳宋昉作文法古人名字明用不如昉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今合錄之以告諸業文字者

○歲月如流壹日減壹日壹歲無壹歲少而壯壯必老老必死人豈不知而鮮克知惜人蓋有不及老而死者矣子有美酒何不日鼓瑟宛其死矣亡人入室此非知自惜者陶侃言大禹惜寸陰今人當惜分陰人知自惜須是惜陰惜陰奈何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顧人作用處何如爾功名事業則繫於天道德文章壹在乎已閒散處亦悠悠不得買鳥於驢背止思詩舉手作推敲

勢大尹騎從之來竟不見不覺未子謂推敲二字關甚利害他直恁用力所以後來詩極精高吾人學是何等大事却全悠悠不肯著緊用力反不如彼做沒緊要底事可謂倒置晦菴之所以策勵後學者至矣

○讀書飲酒是兩相妨事春性喜讀書然未能無飲酒雖飲酒然未嘗忘讀書應酬之餘坐不得過不讀書奈欲有作為何退藏之後睡不得著不飲酒奈多所思慮何學未聞道而欲不讀書不飲酒如血氣何

○道理在天地間事事物物本自一定而不可易聖賢有作立教垂世不過明其自然使就其當然而已其為之益積而施設也有本有末有體有用戶部清江先生

中正之地此人人有心者之所同契聖賢於此豈別有毫髮意計安排也哉子思子謂可百世不惑而孟子曰其揆一也思孟立乎中正之地蓋有以推度之聖賢之所期者恃此道理之不可易耳奈何後之學者從事文字憤憤焉道理之大莫知可悅而不得其味齟齬捍格不能深求力究而徒驚華靡尚新奇祖浮虛而信妖妄區區記誦剽竊非不博綴輯纂組非不工於根本工夫何益內外判析心迹乖違形之注厝豈免利害之紛紜是非之倒置機心械志燕轍越轅如之何其可也夫幼學之具乃壯行之資不有可久之德而望可大之功吾見其猖狂妄作惑世誣民禍人家國多矣噫聖賢教人

一序卷五

三

上

存諸心行諸身發諸事業其道理謂何而讀其書者一至是耶嗚呼秦漢以來學士大夫舉生是弊有宋諸老先生則既講而明之今在道學大明之世士且有所持循而世間一種縉紳於此盜復不滿人意何哉都憲王公非欲以文學顯者雜稿制作若干卷皆公平日所以施於上下而見於議論之實致知窮理學問透徹而理明義精自有以發揮之如此其辨有羊錄也致惡乎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徒其增降吾道甚至而藩首公移所自序者又深歎乎近年所司建白愈繁而官政愈敝民生愈困於其原皆今日之痼疾當誰療之春於是蓋重感焉吾儕學有奇創異立說承虛接響外

彼中正以自標異借口援溺而廢不親授之防務紛更而不顧先王法意之掃地者惟其私智之鑿使天下擾於有事而國敝於多制視此其不有繫於中乎

○正德丁卯冬春以繼祖母服承重于家既祥州學官來請欲赴書院教諸學弟子負春辭之而以書與易訓導體乾曰屢辱左顧惠恤良至日隨月積未緣詣謝計盛德仁明必加情實君子相與豈視末禮往復為厚薄也敝州士友近者何幸得賢郡公博雅愷悌師帥于上而執事二三鴻宿立之函丈程課其間橫經肆史造膝提耳開發其所未知增益其所未能多矣鄙人桑梓獲瞻霧露潤及我躬報德無地連屋不通匪情則異千里

一序卷五

三

下

悟對其心實親而創痛研割之餘意銷志蝕待盡墓次惟日為歲百骸憔悴尚何言乎竊於執事交契不惡其獲諒于賢郡公蓋有在矣日來乃聞郡公視學欲令有志生員開具從師手本將闕義塾猥及鄙人昔甲子之歲提學先生姚公文灝行移到州曾有此舉致煩臨州諸縣士友紛沓累足諸門增我慚愧春不擇已僥倖酬答未及月餘遂爾謝絕春于時嘗云吾處已固非泥之汙不致白沙之累而化物豈有丹之妙可為黃金之資此州人所悉也區區此日何等意緒敢仍冒昧以蹈前罪祥事甫畢摧毀方深坐荒廬之荼蓼守孤墻之苦塊有何聞學更接青衿諸賢獲承師帥程課必日新時邁

大非昔比隋珠加磨瑩之奇荆璞愈琢雕之益而更假
於奄奄氣息之人之力耶且春拋棄寒跡積歲已久今
吾故我判然兩人使任舉業之師更識何等香氣區區
正一無鼻孔者何由去鑿渾池而七竅之自己息點補
剗已乏其術而欲探囊黃帝以起人之廢疾耶且科舉
時文志希速化未邪斯翼未彈斯久今閭閻秋秋日坐
覺含語及三冬足用便恨後時區區之迂闊遲鈍就當
往昔亦豈能副此常恐垂簾自精下帷獨得者於道理
上雖微析秋毫深探重淵亦自愛莫助之若排比書額
含濡墨醕破碎章句旋填格式造作主意巧合開換諸
賢應解諒春力不能爾此舉無乃重春之罪也乎春拉
知賢邵公應執事華之盛也但自揣甚明無以塞命此
由衷語不是面欺千萬體察為我勁辭庶幾不得以干
竿籃無求乎謝青幸甚

餘冬序錄則陽卷之三十六

柳燕泉何象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積善餘慶慶為善積也作善降祥祥以善降也聖經詔
吾有不誣者漢范滂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
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孟博其時錮於黨禍豈感乎
為善之無驗耶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
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
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呼聖人之言是
可畏也淮南子曰君子不以小善不足為而舍之小善
積而為大善不以小不善為無傷而為之小不善積而
為大不善賈誼亦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
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
以亂國家也當夫經始而傲傲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
故子民者謹焉漢昭烈謂其子曰勿以善小而為勿
以惡小而為之是皆有見於此是故積羽沉舟輕折
軸一快不足以為善積快而為德一恨不足以成非積
恨而成怨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
積毀也故君子禁於微

○人性皆善然不必皆善人皆可以為堯舜然不必皆
可以為堯舜只觀堯舜之子可知周人世碩作養書謂
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此極雄人之生也善惡混脩

其善者為善人修其惡者為惡人之說所由出也

○嗚呼人性其於善有弗遠而能者其於惡有安之而弗覺者人性非甚遠也是故我有是善足知在人亦必有是善也而我可自足乎人有是惡常恐在己不能無是惡也而我可自恕乎

○人不為惡未有善稱為善一不繼而惡聲隨之矣天有陰德星若見若不見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即天乙字彙一出即光芒天矣人五臟六腑莫能自照有病而形之脉則他人能得之黃帝書帝問脾善惡可得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人過病在外如鳥之啄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嗟

夫古也有至德而民無得而稱焉者矣其不德或欲蓋而名彰西疇老人有言欲為君子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悖戾立見其為小人諺云終身為善不足一旦為惡有餘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世人挾隱隱而謂人弗覲焉者無是理也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深歎善難而惡易也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也苟子有是言也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淮南子有是言也身苟得焉不言而人裁

之苟其有大家置一隊不能自

○曾子不納嬖婦謂柳下惠不之門之友則可在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為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朱晦菴嘗謂門人言今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欲往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却只學此春謂此是其不知曾子之不可也昔孟子願學孔子是何等力量當時入猶信未得及今之人而藉口焉抑不善學孔子者矣雖然豈獨不善學者吾見其有得罪聖門者矣是不可不自審也

○莊子書魯有兀者牧山無趾踵見仲尼曰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韓退之代張籍與李浙東書云當今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其口固能言也夫德固不以無足而不行能別是非之心不借目而盲也而世之人趾存而不進於德目不言而是非之莫辨則穴窺徑趨之具而已曷足以美其七尺之軀哉韓意與莊同故余摘而論之

○親母為其子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愛也使在於繼母則未免為嫉也親母其子死而後房有自殺者毋謂其好內也而弗哭聞者以為賢也使在其妻則未免為怨也事之情一也而觀者聽者異也

○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孝感之事史冊繼書疏策非時而得藥物不期而會泉出舍雀入幕始再生鯉雙躍諸如此類未易備數此非天神之所為以相孝子之心者乎而劉殷之粟沈震楊範之米郭巨之金趙雋之錢乃至為之題識而昇之夢寐而告之神理一至是耶天雖高其視下其聽察誰謂天道無言

○聖賢立長厚之言而後世遂多為藉口之說嗚呼此中人之通蔽也義一也事之不可不毅然不可移者今一等人於不可不問每調停焉不曰事久勢當相仍即云人衆情難獨異遽伯玉耻獨為君子而孔孟亦有交際適接以禮之受也嗚呼迹似矣而心非也名近矣而

實悖也遽伯玉願人同歸於善而與人交無一刻不在天理中也今人有是乎已之不能君子而欲君子人乎事不安於已而欲人安乎吾恐此心之非義也無乃藉口焉爾朱子云劉樞帥建康月俸千緡劉欲止受正所當得者以恐壞後來例不敢但受之後却送其不當得者於公使庫後韓元龍作漕盡不受其所不當得者劉甚稱服之春於此有感焉劉韓均于不失為君子者劉於韓其有以識此心矣乎而春常懼乎欲寡是過而未能也

○周公旦曰不吾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然已者處賢者

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見呂氏春秋周公之謹於擇人如此然其下士也常一沐三握其髮一飯三吐其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也子夏不輕與人交是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子夏嘗自謂不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又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丈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商之不輕友於人如此其亦猶周公之意也乎

○韓退之訓啄行刺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頃從者語我子胡為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從者語我嗟子誠難于雖云爾其口益蕃凡今之人急名與官

子不引去與為波瀾雖不開不閉開變化咀嚼有鬼有神子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子無復云往往追不及來不有年他日答馮宿書云足下亦見僕有不善乎僕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數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三此以來尅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所向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患不知猶復云云命也可如何嗟乎春於此嘗折肱焉因併錄之余讀退之與李尚書書勸其接過客俗于絕口不往特事務為崇深以

拒止歟如之口益知韓公於此涉世深矣復錄之以志

余感

○王巖叟著韓魏公別錄云公言待君子小人一當以誠但知其為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又言知其為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接也因曰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而不形也又曰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也強至編公遺事云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因曰人謂公待人誠

二序錄卷之六

本

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誠耶又曰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蠶之毒物遠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又曰公謂小人不可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技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則是非在我而非在彼焉用計其如何凡若此言皆是君子處小人法

○司馬溫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寐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今之君子能如司馬公之何憂乎學業之不充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有奉之與與所

為之事相稱則對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補之者今之君子能如范公所有何處乎職業之不舉而春也兩不能也此仕學之所以深愧于昔人也

○東坡醉書云俚俗語有可米者處窮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佚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耐富貴安閒佚忍癢真有道之士也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日安分於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二序錄卷之六

本

○黃山谷與洪龜父書云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語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已而思之若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此言可深味

○石崇以明妃曲教綠珠而綠珠為崇死喬知之以綠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為知之之死趙象以綠珠碧玉事調非烟而非烟為象死姜婦有情遠相感激能以死自見如此第其死則非烟不如碧玉碧玉不如綠珠而明妃失身於胡可惜也春茲為書之用激世之為男子知義者

○孟子與氏等君子之所樂三而父母俱行爲之有至
謂王其有不與焉事親之樂蓋人生至幸舉天下不
足與易而不可必得焉者而吾二親得齊壽高堂耦俱
無恙區區於愛日私當何如哉古人有以貧養者啜菽
飲水盡其歡非心井救水而九鼎三牲乎薄也力之所
至有樂也也韓退之乃因歐陽生而唱爲離憂志樂之
論使功名士惜口而遠養焉今有王陽李密吳起庾純
溫僑生于世吾不知其父母果孰爲無離憂其志樂
也舉天下物不足易吾事親之樂而吾遠去膝下必有
得而後歸曰爲父母榮何哉慶在宗師父有摘其詩謂
他有所戀者而退之美其以志養志母乃曲爲之地也
平黃庭堅和王稚川歸夢之詩勉其歸養得朋友責善
之義春請之而竊歎以爲賢於退之以其能愛人以德
也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
此名言也
○劉蕡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不能無弊易口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今世觀富貴者正如醉人弄酒風觀者正可耐梁
一酌問耳
○懷麓堂詩文後稿涯有見付編次凡爲中貴作者悉
去之苟不以爲防僭俱文珍永貞之事非無功韓昌黎

送之序詩今在韓外集李漢固有所不取也太監張永
嘗書窮苦二字請翁爲之說其中有可摘錄者例難獨
留今載其畧於此窮說云按說文窮之爲義亦多矣爲
極爲竟爲究爲塞今姑就其所謂塞者言之對富而言
則爲民之窮孟子曰鯀寡孤獨皆天下之窮民而無告
者也對達而言則爲士之窮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傳
曰士窮乃見節義民之窮者必有待於上之人書曰子
惠困窮者是也若士之窮則自守而不外慕論語所云
君子固窮者孔子之言也彼莊子乃謂孔子曰吾請窮
久矣是豈知聖人者哉韓退之作送窮文稱智窮學窮
命窮文窮交窮者而卒歸于正若虞卿著窮愁之書段
成式爲留窮之詞唐子西亦有留窮之詩皆士之流窮
而不厭者也說者又謂孔孟窮而在下則明道於後世
周公達而在上則行道於當時故素貧賤則行乎貧賤
素富貴則行乎富貴君子之達者豈必窮之爲尚哉惟
不忘此心思以拯民之窮振士之窮而已某公遭盛時
居重地位尊祿厚固不可與窮者同日語顧能屏省驕
從儉節自奉而於寒人貧士輒揮千金帛以相濟援是
可謂救民之窮人有寸長片善必加軫念延譽而汲引
之惟恐不及是可謂振士之窮矣然獨有大者焉聞四
方水旱盜賊則爲憂然而不寧有所推薦一切付之公
議而不侵其職茲方佐天子出政令以宣德布澤使賢

使能俾家給人足民安而吏稱啼飢號寒之聲不聞于
野歎老嗟卑之氣不形于朝天下之人無不獲其所者
然則公之達施厚報雖欲辭之不可得何窮之足云乎
是固公之所以自警而尤有自至于成者也苦說云苦
之為義為困悴為勤勞為辛楚為陵侮今姑就勤與困
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味之類各有所偏
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有苦之味者必有甘之味曰炎上
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與其苦正與樂對者也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
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疾苦言逆耳利於行是
以味喻言也揚雄曰顏苦乳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於
安居快適之時寓勤勞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
之物其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
者常少處樂者易處苦者難為學者必攻苦食淡
疲精力而不疲逸立身者必食冰齧藥絕嗜慾戒遊逸
而不予便安蓋蒞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後學可成身可
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義其盡於是乎公入為天子股
肱心膂之臣凡政之黜陟予奪無所不得聞出為爪牙
之將凡令之生殺賞罰無所不得行然都重位而不忘
乎勤饗厚祿而不忘乎儉寧勤吾之身而不忍勤吾之
民寧困吾之心而不忍困吾之士通達民隱奉宣德意

如古所謂問民疾苦者暑不張蓋陰不束與手撫瘡痍
口問疾病如古所謂與士卒同甘苦者公之心蓋以天
下為心而不以一人之心為心也予故以公之所自處
者為說公有味於斯言也哉嗚呼為是說者亦為之窮
且苦矣
○離婁之明不能自見其眊烏獲之力不能自舉其身
吾今致論於目明也吾身之舉庸無常耶
○花開而少者落而老者悲老不知春少不知秋
四時之運而人情異焉
○桂之蠹不厭桂之辛而去之蕙蓼之虫不虞蓼之螫
而慕乎蜜性所宜也冰有蛆弗殭火有鼠弗焚吾何疑
○春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無定色也新蘭則芳
鮑則臭物無定臭也入鹽可鹹入醋可酸物無定味也
東家之西西家之東物無定方也冬凝為冰春釋為水
物無定態也江南之橘江北為枳物無定性也南之謂
鵲北之謂鷹在北曰狐在南曰貉物無定名也鰕在
類則好在鰕則醜物無定形也鮐以養老或以粘水
以載舟亦以覆舟不龜手藥以泚皸統或以功封物無
定用也是在君子擇之而已矣嗟乎人其慎所擇哉
○秦少游云美媚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
妓西游京師或止之曰京師天下之色府也若具兩目
猶恐往而不售况眇一焉其瘠於溝中矣倡曰諺有之

心相憐焉首圓以京師之大豈知無我儂者遂行抵梁
舍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
為留飲宴明日復來因大壁取置別第中謝絕烟堂身
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
需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朝之少年念
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日者夫佳目
得一足矣又美以多為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
世之以惡為美者多矣何特矜倡之事哉觀難揚維禎
云錢唐倡家女有美而亞者教以琵琶篋篋及七盤舞
蹈之伎靡不精審既辨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
過焉求見即大喜倍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亞而
倍價以聘何過愚賈父曰婦類以舌敗人之家內讒
寢而後家可長予聘無長舌不聘工歌且笑遂挾之歸
京師賈待姬百十人聞亞倡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亞
倡寵顯門賈一飲食非亞倡不其亞娼亦心自語曰不
聲亞不家娜娼然自隆重其尊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
珞不御諸姬雖心忌又咸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
心幸之使亞娼才色工之以語言文章則所遇未必爾
惜遇亦犯倡求其終身榮者寡矣止以語言文章遇主
而託以為身之仇孰愈亞娼邪見其隱人情有所著娼
雖一目猶為之惑弱意有所在娼雖不能言不失其為
娼也春故並采列之

餘冬序錄卷三十六

餘冬序錄卷之三十七

外篇第十二

柳燕來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仲尼之門當時有疑其雜者其徒曰蘧桔之旁多朽木
良醫之門多疾人孫子曰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
時入莫不學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
子時不得不辯也

○楚恭王出遊亡烏鵲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
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
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叔師公孫子曰楚
王仁義而未遂也劉向曰仲尼所謂大公也

子序錄卷三十七

人遺人得而勿求是乎自弓而推則有大於弓者先儒
有言王亡其夫人而勿求不可也桀紂所失之天下
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也而一切弗恤其可乎哉呂氏春
秋曰荆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
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若聃聞之曰去其
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下大矣生而弗予成而
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以始此三王
五帝之德也嗚乎蘧言如是則何所不至矣春以是知
所以論楚王者非孔子之言也老聃氏之徒之言也
○陽朱墨翟之徒相與言見列子之書墨之徒謂陽之
徒白以子之言問老聃聃則子言當矣以吾之言問

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子闢陽墨不及老氏先正謂
闢陽即是闢老氏也觀於此信矣

○列禦寇書引黃帝之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
之門是謂天地根絲絲若存用之不勤今不見黃帝之
書而其言載於老子任章告魏桓子引周書曰將欲敗
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周書無此語而亦
見於老子然則道德五千言者豈直老氏之語耶

○晦菴嘗言老氏術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方無用時自
處早退爲人所易及救機一發所向無敵當者張子房
則其學也曉關之戰與秦將方連和忽乘其懈擊之鴻
溝之約與項羽已講解矣忽回軍救之此其素弱之發

處其計策只三兩次高祖之業遂成他日又曰昔人有
用術而成者只是偶然非其有智張子房號爲有意智
者以今觀之可謂甚疎如勸帝與羽和而後伐之成何
意智只是偶然使一苗後第二苗又使得勝耳他日與
門人又及養虎自遺患事或謂子房當時若弄此機會
即事未可知先生曰既爲此事從先便合莫與講解既
講解即不可爲又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夫行
一不義而得天下君子之所不爲也老氏術子房用之
而成固不足貴矧亦只是偶然安知學之者之不以敗
乎晦菴之論子房或疑前後似少不同然不取其學術
一也春故合而著之以附子房傳後嗚呼老氏術

子子房所謂智者不過僥倖如此世之人處天下事何
用多術爲哉

○老氏之學如其書所謂因者君之綱已是奇術而又
有甚者云後其身而身先身果安於後乎而又有甚者
云將欲取之必故與之與之者果與之矣乎其學機變
如此先正嘗論老氏凡事退步保蓄精神不肯自爲其
自爲必先求自便一毫未便則不肯爲也云云老子語
是也便宜不肯自爲又云金不索不索不索不索不索
蓋推見其心如此他日謂張子房處已謀人皆老氏學
子房多陰謀凡事不自爲不爲不爲不爲不爲不爲不爲
而邵子特稱之稱老子得易之體稱留侯

善藏其用而詩篇所以詠贊之者尤至大抵子房學出
老氏而康節復如子房者其用特機權術數有所不免
邵學贊諸先正其未醇乎子房之學本於老氏而康節之學本於邵子
子識其有自私意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
家之說或問康節與陽氏爲我何異朱子笑而不言噫
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鋪舒何等入豪猶可議
如此其矣入學之門不可以不正也
○朱子言陶淵明亦是莊老真西山曰子房近世
詩者淵明之詞甚高而其旨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詞
卑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仁經世

或形之於詩有不可掩如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
賢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矣
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
虛玄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一得喪有曠世之風細
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
以後不著年號為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拳拳玉室
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遯以自絕
食薇飲水之言啣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
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
日語乎朱子語錄出門人雜手未可信請即人品識看
如西山所言者未可輕議然吳臨川跋朱子書陶詩又
云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多是老子意觀此寫陶詩四
首與劉學古而卷末繫以老氏之六言以其詩意出道
德經之餘餘也何也此直晦菴一時所見意如此耳非
遂有所貶也晦菴謂周濂溪拙賦天下拙刑政徹其言
似莊老豈以濂溪亦莊老之徒哉
○莊周論天下道術孔子不與而蘓東坡善之以墨翟
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非孔子比也韓
退之論文章必及孟子而朱晦菴非之以屈原荀卿司
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非孟子比也莊韓之書自常人觀
之孰不謂莊為詆孔子韓之為尊信孟子而蘓朱之言
如此此君子之所以貴微言也

○莊子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王坦之當祖尚老莊之世著廢莊論不為無見然文
康所尚乃刑名之學其於吾道均之無所見也
○晦菴謂蘇黃門古史如論莊子三四篇議大夫處
以為快非莊子書其考據甚精審察按此非子由語古
史云子開書兄子瞻此乃東坡莊子祠堂記中語也
○蘇軾記樂城遺言云公為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
二三等矣不知所見高處是何語又云公解孟子至浩
然之氣一段曰五百年無此矣孟子去蘇千二百餘年
不知中間五百年作者謂誰
○吾聞之莊子一尺之棊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淮南子
曰得空一盤體具衆微從之成一拳石積此以往歸然
成山夫物則小矣而取之有節可無盡藏積之弗已可
極事樂人可不自愛哉莊之言洪景廬深是之淮南之
言與庭堅謂之理到故也
○古今言壽者必曰喬松謂赤松王喬也王喬周太子
晉也按漢家書師曠見周太子晉太子曰聞汝知人年
壽幸以告我師曠曰淡色亦汝聲清火色不壽太子曰
余後三年當上賓於帝汝慎無言殃特及汝時太子年
十五後三年而卒計其年曾不得為長壽而神仙家以
為最始得仙者謂公仙人王平喬難可與等期豈其
然乎以是推之韓退之所謂神仙有無何邪莊者前所

謂以天死為長生者多矣國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
公接引上嵩高山二一錄年仙去東卿有云王
其年長陵戰國時後有發其墓者見一物人通欲取視
其物忽然上飛去諸仙傳年正是十五歲耳

○真誥施存者齊人也自號施盆子得道變化景之道
今在中岳或少室徒有臺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書
猶未成真為其行玉斧軍火符是其所受之技條也施
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淮云三千之限有此人而不
預七十子之列者明夫子不以仙為教矣

○真誥世人有知鄭都六天宮門名者則百鬼不敢為
害欲卧時常先向北祝之三過微其音也祝曰吾是太
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上

序錄卷十七

六

帝之所主吾知六天宮名門是故長生敢有犯者太上
斬汝形第一宮名紂絕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泰
然詠事宗天宮第三宮名明晨耐犯武城天宮第四宮
名恬然罪惡天宮第五宮名宗靈亡非天宮第六宮名
取司連宛屢天宮止乃琢齒六下乃卧辟諸鬼邪之氣
年此項梁成鄴都宮頌曰紂絕標帝晨云云蓋出此
三書

○道書三皇經曰凡齋戒三事以定心口身之業也

○道學傳劉政沛人高才博物尋者異聞得養生之術
餌丹年四百歲政即向也向列仙傳叙物武帝好方士
淮南王安亦招賓客有沈中鴻寶之書先是安謀叛誅
向父德治淮南獄得其書向幼而讀之以為奇及宣帝

即位修武帝故事向與王褒等進侍左右向又見淮南
鑄金之術上言黃金可成上使向與典尚方鑄金不驗
下吏得咸死論至成帝時向司典籍見上頗脩神仙事
遂脩上古以來及三代秦漢傳採諸家言神仙事不圖
于政乃如此

○洛陽人相傳明道先生嘗憇一僧寺夜聞察察聲燭
之乃鼠於佛臍中銜一書欲出取視乃丹書也先生如
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為火往救非火也因不
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令服食
先生曰吾腹中安可著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
易簪矣夫神仙脩煉之事理蓋有之明道得丹書而煉
不過欲證明此理何如耳其曰吾腹中安可著此則
是朱子所謂怒逆天理偷生不安意也

序錄卷十七

七

○張永德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卧疾永德療之獲愈
一日就永德求永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守金
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嘗過淮上永德送行數舍求藥
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各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為將
也下蔡自出騎射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
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前街僧曰始語君書金不
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為宋史永德
文正在南京朱家時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為療
之病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

嘗窮乏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
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
識宛然孫公諱及此事當時記者非一文正之賢固
非承德之所能及也胡宿少與一僧善僧有祕術能化
瓦石爲黃金且死時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
他非所異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揚指爲漢州軍事
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有化瓦石爲黃金者乎就指試
之既驗欲授以方指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
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竇舜卿監平鄉縣酒稅有僧欲
授以化汞爲白金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俱見
蘇是三人者皆能不爲此吾知文正之賢固不足以此

稱其難也。蘇黃門龍川畧志載其兄子瞻從事扶風時嘗入開元寺觀畫古壁有二老僧。過院曰：「貧道有一方鉢以朱砂化淡金為精金當傳人而患無可倚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于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若不為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為爾。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為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書曰：『公必不肯輕作。』」

維常再集之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
色乃止方矣因具道僧不欲輕傳之意陳固請不已與之陳試
 之良驗于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爾公慎爲之
 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鄴郡公使酒以賊敗去于瞻疑
 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子慥在黃于瞻問
 曰少卿昔竟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
 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
 也然則開元寺僧不欲輕傳之意蓋深懲於授人而爲
 之得禍者豈非睢陽生不應永德之求所謂慮損君福
 故耶子由又言謫居筠州時有蜀僧儀介者師事克文
 禪師文之所至輒爲脩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

文祕其術問之不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爲聰道其方天類扶風僧所傳然文未嘗以一錢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而孫公談圓記子由嘗爲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大爐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臾不見子由以爲神仙之術天使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予非其人遂不復講若子由其人固亦能不爲此者也

○仙傳載彭祖年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如此亦何用多壽爲梁蕭映被徵見鍾離人顧思遠在部伍中甚老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畧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忘家闕乏養是以行役婦若人者其情益苦甚矣宋張耒少給事章聖

嘗與爲方外交春嘗扣虛白神仙事虛白不答春曰道家者流有在神仙上者有在神仙次者子將奚處虛白又不答世皆知道家以清淨無爲爲本其言不出二言靜虛而已至虛極守靜篤若無與入世事而其用未嘗不自脩已而推之以應于世是故其言又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爲國家天下惟其能以治身以爲國家天下也是故先正謂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蚘二與夫兵謀之書無不可附老氏言者而其流乃爲神仙爲法術爲符籙科教遂大與玄旨異世皆議其愈降益早春竊以爲神仙事者彼治身之一能爾法術之事符籙科教之事下上星辰呼吸陰陽奔走風霆驅役鬼物以祠以禱以攘以禁固新有利乎人斯爲之抑亦其撫世酬物之餘智事則異而意不無近焉者也漢張子房佐高祖成帝業儒者論其得於黃老爲多曹參相齊聞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齊以大治及後相惠帝遂臻寧謐之化文帝有作元默恭儉號漢守成令主後世復有是君是臣何緒餘土苴之足累然自漢而下如子房蓋公其人吾求諸道家不數數得也宋陳希夷被召太宗朝既見而退告時宰曰搏不知吐納術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今日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脩煉無出於此然則神仙之事又足爲今日聖君賢相告邪是不足告又

況下是事邪雖然後世則既有領祠禱事提舉脩祀之地之人矣而能爲生民祈福祥弭灾厲豈非治道之一取視彼棲息幽僻熊經鳥伸獨區區此生謀省果誰賢也於戲宇宙間人無有其心不靜不虛而能以脩于己應于世而無謬者曰靜曰虛蓋儒者之學而老氏所言心原理奧有契於吾學者也虛白之賢其有契於此乎春也觀茲觀額有感焉遂詮次其語而記之

○世人學長生者莫不祖於黃老而稱長生有道術者莫不歸諸神仙然則神仙之事其足盡黃老之道乎軒轅氏古之聖君功繼開闢萬世仰戴若韓鼎鍊丹騎龍升天事傳記荒唐非所敢知周柱下史蓋有道之士吾夫子嘗問禮焉關令尹喜函谷所遇不知即其人否夫子刪書上弗及三皇而易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至莊周乃載皇帝問道崑崙之事黃帝書若內外經太素明堂等篇以養性怡生爲旨先儒疑周秦間人作然非爲無本也老子道德五千餘言太史公謂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漢治不能不此乎資其谷神章與列禦寇所述爲黃帝書者無異詞夫黃老固微神仙之事所能盡而長生實其說之所爲出今道家有全真教以老氏爲宗師是也而有正一教所謂道術者按老氏書上五千言今道家經典託名太上凡數十種乃老氏之徒所爲其亦老氏之緒餘乎

餘冬序錄卷三十七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韓退之與佛者大顯遊見其所與書又與孟簡書而朱子為考論之詳矣退之所謂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始終定力有在何可誣也孟氏死吾道不傳漢晉以來老佛盛退之其時有能言其害過於陽墨如孟氏言陽墨之害率禽獸而食人者乎有能推尊孟氏其功者乎有能以孟氏自待者乎退之嘗謂人云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天不欲使茲人有知則吾命不可知如使茲人有知非我其誰退之蓋自待以孟氏子矣其云

序錄卷之三十八

外篇第十三

不量力欲全於已壞而世莫救者知籍沒輩不能不叛去耳退之門人何似而敢異道由已而傳耶退之亦豈真知道者然不因一摧折自毀以從於邪之言如之何可誣也退之平居著述欲人必人書必火居必廬而後先王之道明若是勁也佛骨一表慷慨詠指天誓死其臨事又若是烈也嗚呼退之豪傑哉有宋周程繼起講明斯道開異端以正人心於是為至然退之之言所以為之先者自不能無取焉而程門高第謝游揚議論朱子已議其流於禪學劉絢朱純述作未聞呂頤張鐸亦學禪而早卒尹和靖者事伊川二十年視諸公為最久後死於伊川二十年與楊為最壽而質鈍才短無所

發越程門傳道之難其人且如此而可責退之乎而可責籍沒輩之不度乎宋儒訥和靖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尹與性或以為問尹曰眾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然則拜之歟曰固將拜曰不得已而拜之歟抑誠也曰彼亦賢者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春嘗謂尹不當有此事為此語疑記者妄誤後觀朱子語錄云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念金剛經有候和靖者值其看金光明經問何故看此曰毋命不敢違乃知迎觀音而拜皆實事也尹素見若爾其又敢違衆耶朱子謂二程門人有恃其師說而淫于老佛者和靖蓋不能免而伊川稱我死而不失其正惟尹氏子其然乎此春之所以有感於昌黎也

序錄卷之三十八

外篇第十三

○前輩高人文遊中有不能僧者或議之僧亦人耳韓退之送澄觀詩我欲收欵如冠巾送靈師詩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然則愛其人則當人其人可也唐末張崇崇為僧後還俗應舉為趙崇疑所抑或曰劉軻蔡庫非僧乎趙曰劉蔡作僧未為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崇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乃於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夫張收之桑榆而趙反惡其初服何其與韓異也昔者賈島不失為詩人或訥李罕之不失為賢州牧郡將入其笠而招之不可也鮮于鳳以進才為諱能柳坫所

愛之爲傳薛實使之解于反初服柳遂拒之崇凝豈柳玘之見耶富鄭公居洛喜人出家蘇東坡以鬻髮爲參寥子吊而予由以削髮爲俞才老勸吾不知其何也王旦爲宋相二十年及死自云無狀欲祝髮緇衣以塞素志家人欲從其言惟婿蘄力排而止之旦之自知其無狀也其從天書之過乎而遺命荒悖乃至此旦所謂不必善終者著不從亂命有功於此翁矣

○吳曾漫錄載程明道語云今僧家讀一卷書便要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讀都無用處又云明道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或疑非明道所宜言明道於此其不有所感歟

朱子語錄門人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却不循禮朱子曰他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爲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蓋此意也然則吾人而不如僧可乎

○程子言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又謂不是野狐精也然則二程所以不從邵氏學者其大段有在也

○黃山谷教人專信禪和以爲勝從文章之士學綺言妄語增長無明種子也山谷蓋無得於吾儒道學故也山谷平生綺言妄語不爲少矣然一見臆演筆即自悔

文章之士使有得於道學當復何知山谷嘗濂溪居土書云文字久欲以所聞改作多病懶放因循至今張南浦遣人行適作就大字書性不審可意否知命學道絕不知踐徑今之學道者類皆然耳性雖久在江南能明此事者不過三數人耳頗有聰明善於般若文句似與經教不悖或苦行孤潔或放蕩獨往創著並不知痛痒可歎也公既在湓城可那工夫過山致敬歸文宗老此人極須傾蓋乃肯動手不然難以賓客待耳真寶道人不易識直須高著眼目云云所云文字當是濂溪辭說若謂此作能道有道者胸次山谷胸次蓋不凡矣知命山谷弟山谷他與人書言其不樂靜居而有流濕就燥

聖人不能易其性之歎其沒也與人書又有痛其狂心未歇倉猝捨壽之語即其人可知江南三數人山谷之謂學道者空門中人耳而以致敬文老爲濂溪勸不知濂溪始與山谷書作何語而山谷乃以此語答也然則山谷豈知學道者哉豈真具隻眼能識濂溪者哉

○山谷嘗言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欽利惡果怒毀善世譽求稱避譏厭苦逐

樂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計較而為之且係騰馬逐至於漸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近道之全亦窮於是此山谷有得於學佛者今人聞伊洛之緒論知學佛為可耻然何曾參用工解說到此地位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糠粃者

○道山清話黃庭堅嘗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景仁言吾二十年臂中未嘗起思慮一二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譁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公不悅按李薦談記東坡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卻嗜欲物不芥蒂於心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方取佛法薦謂

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不害也春日景仁有得於聖門收心之學而佛家高處有近焉者蘇黃學佛而不知此學吾儒有之故其言如此而范不樂不取也程氏外書謝上蔡受學於明道先生志甚篤而明道猶以其學心口不相應謝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二程豈學佛作家耶

○楊子謂儀秦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韓子謂老佛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

○莊生有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佛云細為微塵至鄰虛塵折彼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更折鄰虛即實空性若此隣虛折成虛空當知虛空出生色相

取物不同其義一也

○釋道經呪其教謂人誦之可辟邪惡有是理乎人心有所依歸不動他慮邪惡之氣當自退避誦經呪而解邪惡者非經呪之力人心內定之力也今術家有用作乾元亨利貞入呪語者聖人之言豈為巫覡用哉而彼乃竊之以神其術推此可知北齊權會任助教時嘗夜獨乘驢出城東門鐘漏已盡忽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然則吾易豈是禦鬼之書陳徐陵子份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然則孝經豈亦

釋道祈禳之典乎此事具載正史此理蓋可悟矣

○晉王坦之傳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脩道德以升躋神明耳言訖不見冥怪之事前輩著錄紛紛而此特見正史其然乎宋劉亮傳亮在梁州嘗迎武當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至益州泰豫元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鼓後心動如刺中同便絕後人逢見藥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道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其然乎韓退之所志亦此蓋文內人若謂之尸解者豈不可也噫彼史氏亦

苦而為左氏之說也不可曉矣

○司馬溫公行狀公博學無不通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元城語錄載溫公謂吾欲扶教耳朱子曰溫公也看不破只是便恁地說又曰前輩有謂關釋氏為扶教者安在其不妄語也

○十國紀年序劉恕不信得得說以為必無此事曰人如居逐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師友談記東坡謂王定王寧時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大會親友酒闌語眾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號曰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

本無言今為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

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憐何者去諸子頗語請二君與韓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得去者計也彼之謂死時將得去者其又在何物邪

○宋文同之卒也崔公度見同南京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乃悟所見非生者此事載宋正史與可示公度以不妄正欲實所見爾亦云異矣金光明經諸佛於無量劫常說實語以不妄語故出廣長

古能覆於面覆瞻部州及四天下餘覆一千二千三千世界普覆十方世界然則與可所聞者豈其是耶

○天地間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而佛氏亦曰一切諸法皆有破壞唯有法身常住不滅雖與吾說若不盡同然所謂法身亘古今彌宇宙到處充滿而無壞者豈拘於形而外於理哉朱子語類問從大槩說以空為他體也他事亦不是以空為體也

○佛書有緒義本義語或問本義者何曰汝被我解釋有伽那舍多尊者來謂僧伽難提尊者因風吹殿角鈴聲難提試問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難提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難提曰善哉慧

能大師寓廣州法性寺因風颺刺幡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師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二僧聞語悚然

異之釋法之傳大段如此轉慧可見菩提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得師曰吾與汝安心竟僧瓌見可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可曰將罪來與汝懺罪曰覓罪了不可得可曰我與汝懺罪竟道信見瓌曰願和尚與解脫門瓌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瓌曰何更求解脫乎此其心法也

○涅槃經云十二因緣下智觀故得聲聞菩提上智觀故得緣覺菩提上智觀故得菩薩菩提上上智觀故得佛菩提書在人所讀爾佛氏誨諸國人於其經典一句

一頌一品一部皆當一心正讀誦正聞持正思惟正脩
習吾輩日對孔氏之書而可自玩易乎

○那羅王及善才童子或現可愛或現可畏事雖不同
其欲教化衆生一也拘物頭花因涼月開敷蓮花因烈
日開敷亦各有所宜耳

○金石之性堅不可易水性遇冷成冰逢火便熱佛氏
不取金石而取於水謂人有定性者諸法悉皆不成無
止定性一切皆成何其恃也佛氏之教學在定力乃不
取人有定性然則無定性者其能有定力歟他日論學
佛者又在有堅固性有堅固力所謂堅固力則定力也
堅固性與定性何異

○鏡裏之形非內非外夢中之質不有不無病眼顛倒
見如此

○鏡裏之形無體而全因外境水中之月不實而虛現
空輪認此爲真愚之甚矣

○屠兒廣額日殺千羊而能發心成佛於諸大菩薩及
阿羅漢之先一日克已天下歸仁固有此理

○天附乎地地附乎天天地自相依附先正此言如何
卓安地上地安天上便是此意釋家者曰風輪能持水
輪水輪能持大地令不壞散是故說地輪依水輪水輪
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雖無所依能令三千
大千世界而得安住豈不有見於此意乎

○所說處處盡其地其軻書不失赤子之心之意然
於衆報無希望心於榮好無羨慕心於國級無迷惑心

而赤子之心可不失矣佛言我當自脩正行亦勸於他
令脩正行君子與人爲善之謂也又言若不能自脩正
行令作脩者無有是處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之謂也譬
如衆水皆同一味隨器異故水有差別

○佛言光謂之定果之光雖劫風亦不能動春日火之
光影所以四照者皆無所動風能動者其焰而佛之所
謂定光者固光也余嘗看與夜行隔紗見導火四射
光影因悟此定光說也

○遼刺心或勸其奉佛對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
近之矣宋林昉田間書事神不若心心在斯神在舍心
而求神神有不神者矣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此佛法也鳥窠云三歲孩兒說
得八十歲老人行不得性空師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
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黃山谷謂洪龜父云古
人此言至言也

○釋大安在馮山三十來年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
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如
今像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趕亦不
去也人須務心學須識取

○有漏苦海願超越無爲樂海願常遊現在福海願恒

○金光明經如寶珠品爾時世尊於眾中告何難陀

曰汝等當知有他羅尼名如意寶珠遠離一切災厄亦

能遮止諸惡雷電過去如來應正等覺所共宣說我於

今時於此經中亦為汝等大衆宣說能於人天為人利

益哀憫世間擁護一切令得安樂時諸大衆及阿難陀

聞佛語已各各至誠瞻仰世尊聽受神呪佛言汝等諦

聽於此東方有光明電王名阿揭多南方有光明電王

名阿瓶嚕西方有光明電王名多光北方有光明電王

王名蘇多末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聞如是電王名

字及知方處者此人即便遠離一切怖畏之事及諸災

橫悉皆消除若於住處書此四方電王名字於所住處

無雷電怖亦無災厄及諸障惱非特枉死悉皆遠離爾

時世尊即說呪曰 但姪他 你拜你拜你拜 尼民

達哩 室哩盧迦盧羯你 室哩輸囉波你 易略又

易略又 我某甲及此佳處一切恐怖所有苦惱雷電

霹靂乃至枉死悉皆遠離

○金光明經泥水品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謂無

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

受受緣愛愛緣取緣有緣生緣老死受悲苦惱

此滅故修滅所謂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

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

受滅則苦滅苦滅則憂滅憂滅則悲滅悲滅則煩惱滅

煩惱滅則受滅受滅則苦滅苦滅則憂滅憂滅則悲滅

五興渠與道家五華之名不同要之皆記之所謂掌也

○楞嚴譬病根未除曰隔日瘡譬二虛相倚曰交蘆甚

切所謂黑石密乃甘蔗糖也楞伽注迦利沙波拏或是

貝齒或是金銀銅鐵等錢所謂陳那羅即金錢也

○佛日初到夾山與夾問答夾曰冷灰裏有一粒豆子

爆米語錄及之

○鞞婆沙論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劫初人也

朱子亦嘗言及其云佛經說初生人云云今見阿含經

世界初成光音天天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因地肥

香美取食多者即失神足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因貪食

故地肥滅沒復生婆羅婆羅滅沒復生粳米食彼米故

方分男行女相行不淨行云云是也朱子語錄或問胡

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云云云云朱子語錄或問胡

為大所燒成劫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淹水又成冰

冰又成土土又成石石又成金金又成銀銀又成銅銅又

成鐵鐵又成石石又成土土又成石石又成金金又成銀

銀又成銅銅又成鐵鐵又成石石又成土土又成石石又

成金金又成銀銀又成銅銅又成鐵鐵又成石石又成土

土又成石石又成金金又成銀銀又成銅銅又成鐵鐵又

成石石又成土土又成石石又成金金又成銀銀又成銅

銅又成鐵鐵又成石石又成土土又成石石又成金金又

成銀銀又成銅銅又成鐵鐵又成石石又成土土又成石

石又成金金又成銀銀又成銅銅又成鐵鐵又成石石又

成土土又成石石又成金金又成銀銀又成銅銅又成鐵

鐵又成石石又成土土又成石石又成金金又成銀銀又

成銅銅又成鐵鐵又成石石又成土土又成石石又成金

金又成銀銀又成銅銅又成鐵鐵又成石石又成土土又

成石石又成金金又成銀銀又成銅銅又成鐵鐵又成石

石又成土土又成石石又成金金又成銀銀又成銅銅又

餘冬序錄終版卷之三十九 外篇第十四

推遷何玉春撰述
馬學士仲方編輯

抱朴子記黃帝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浮天而載地者水也以理言之記者恐誤地外為水水外為天天一生水天有五行水居一焉

○天高聽卑以理言之善惡罔不應者而或者為之辯曰人坐樓臺之上察地蟻蟻不見其形安能聞其聲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跡比於天非若樓蟻於人也謂天聞人之言隨善惡為吉凶誤矣此語理上此俗儒愚論可笑也已天積氣地積形人物在天地間地之上何

莫非天天之崇高其真遠於人耶天其真有形若人者恃耳目為視聽者耶吾恐愚儒之論使無知之人不畏天也膠為一言

○天可徵者惟人人可恃者惟天天寄人以視聽人受天為聰明天人一理也三代已根此論然後世天運人事每失顧應豈真人象而天未定固有在邪抑法之行果在乎人而天固不可知邪自申包胥為勝天勝人之論而唐劉夢得交相勝之論興焉包胥猶以理歸天而謂人為不當然者夢得之論則以人為當然而直謂天為不當然而然者意愈歧而言益步噫天人之際非春秋之士所能識邪金何人而足與於此春開蘇長公之

論人無所不至惟天下容偽其論天似矣其論人固其所指人耳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論天者亦其定之時似矣抑不知其未定者乃其人有一二未定之時耳天人一理世寧有未定之理乎而人於我或不然者彼直一二不天之人耳天有計理在天下曰公道人有比理在眾口曰公論公道或一二人以壞而天下之大終不可盡壞公論或一二人以廢而眾口之多終不可盡廢徐而觀之天與人何嘗不定人何嘗勝天

天何嘗勝人天人何嘗交相勝邪此理也予近與林君汝桓言之汝桓易齋先生之子有寧學者也

○天喻有三喻其圓則曰如彈丸以斗見視日月之行則曰如倚蓋言地包天中則曰如鷄子中黃

○天之黃者可見處暑後秋分前晴朗日沒時於高處向南視之若虹霓斜界雲氣皆不敢入者是也

○尚本記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後儒曰如火把之燈是也此元人嘗窮河源矣殊不如本記之所言者

○日月蝕昔人紛紛置論不一國朝宋潛溪云月本無光其有蝕是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下照其隔或多或寡故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鷄子中黃大不過與月同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宋此論特有見於夜可月蝕固有在中而時

在實時者或曰水浸或已出亦可謂地中日下而隔
藏乎旦日何為亦有食也劉保齊云日輪大月輪較小
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內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
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合朔時月常
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
者月雖資日光有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
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者當正爐炭炎熾之尖所衝
射則燈反不然此層家所謂暗虛言月為日所暗而非
日之實體暗之乃日之虛衝耳此言有據日外月內者
日火也月水也此日月之行所以有上下之異然謂其
輪復有大小則恐未宜日食既時四面猶光自緣日光
本盛與月不同乃爾若地與月其形體大小何煩擬類
昔人以遠征至日出處已有所言朱子亦嘗言之日
固不大於月也宋之所言地影正可知佛氏言月中所
有不當以論月蝕則之所言乃是層家之說層家日先
選奪月光則月食日為月掩則日食之說朱子嘗以示
門人矣考之理數似只如此他日論日蝕又云日月金
合處月合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論月蝕云日月相
照月不受日光此一句是陰盛充陽而不少讓故蝕何
也陽氣陰充陽不讓此日蝕事也日蝕書於春秋而
月蝕不書於陰盛充陽為月蝕之災聖經安得忽諸
○日月蝕層家定數然古人罔不以日蝕為懼秦秋於

日蝕必謹而書之聖賢豈不知數不可移欲以存上天
之戒耳漢時詔云謫見于天災莫大焉猶是此意宋徽
宗時乃下詔言此定數不足為災異古人以為異者皆
不曉曆之故是何言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亂
其不有定數歟而聖賢未嘗敢歸之數孔子生於周末
豈不知明王不與天下莫宗而為是栖栖不遑安處不
敢一日而忘斯世也夫堯舜之治桀紂之亂豈不亦天
之數人何賢乎堯舜何罪乎桀紂氣運繫於天不可移
聖賢教人亦盡其在我而已今日月蝕自朝廷而及天
下皆用護日護月雖知非益不可不有此禮
○唐突厥傳太宗言突厥盛夏而霜五日而出三月連
明赤氣滿野諸異吾有疑焉夏霜赤氣拘於一方則有
之苟有五日止連明中國胡為不見日月之象
應非細也而獨為夷感此其於理礙矣
○宋人記王荊公云月乃佛有物乃山河影也按西
陽雜俎佛言月中所有一人地山河影或言月中蟾桂
地影空處水影也荊公說實出此東坡詠月正如大圓
鏡寫此山河影安云桂元蓋俗說皆可屏亦是用此說
耳何遜謂王蘇論此有未盡處今以半鏡懸照則物像
全見而月之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此辯始
不通遠近之理者矣
○元禮部郎中陳孚使交趾以至元癸巳二月三日宿

五溫解亦音見新月乃在天心

太宗永樂八年親征北虜學士金幼孜從三月八日次

鳴鑾成夜仰視北斗正直頭上見金學士御以此推之

孰謂天高而星辰遠耶談天術謂中國天下八分之一

各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州安可知矣

○堯典定中星以戌為昏世俗稱黃昏戌時是也後世

不問日之短長但以地上日入為昏日短則不及戌星

未申也說文謂火死於戌是日至戌乃無地耳或言日

行今古不同乃考諸曆至今仲冬日經星紀即月令之

斗也日經在斗至戌時則昴星正中日短星昴無

齊差或何可言差固知堯典以日經星紀戌時為昏月

令以日經星紀之日地上見日為旦日入為昏不知天

者一槩論之故云差也若能作一圓圖以二十八宿分

十二次舍剪為活盤於外作一定盤書十二時環之午

上子下隨四仲以日加戌堯典中星見矣太初曆冬至

日在午一度以中氣言也非日經星紀之日也堯日起

虛一度亦同斯義

○五行人恒言以金木水火土為序按大禹謨水火金

木土穀惟脩則以五行之相克者言之洪範一水二火

三木四金五土則以五行之相生言之論其生以質而月

令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則以五行相克言之

之此乃五行順布六十甲子惟金木自有自然納音水火

土相假而後為納音六十甲子序也納音律也支干

納音之別也此天地自然之數也河圖生數也生者如

始故以中央之土而生西方之金而生北方之水而生

東方之木而生南方之火而後生中央之土洛書始數

也尅者右轉故以中央之土而尅北與西北之水北與

西北之水而尅西與西南之火西與西南之火而尅南

與東南之金南與東南之金而尅東與東北之木東與

東北之木而又尅中央之土此圖書生尅自然之數也

先後不同義各有主今人恒言其不又各有據歟

○宋黃何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於水者宜愈寒而

其味乃作鹹鹹溫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

乃作苦苦涼也是皆物以極而反以激而生故寒不生

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

○古語衆口鑠金論衡云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

與火直故曰鑠金按今五行家有赤口之說

○陰陽書五行十二位以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

病死墓絕胎養配於子丑十二辰為五行之終始與曾

漫錄謂五行無絕理蓋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諸

四絕曰已為水土絕申為木絕亥為火絕寅為金絕五

行本乎陰陽陰陽一日不可無五行其可絕乎唐李鼎

詳脩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論五行一曰水其

系包在己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中其沐浴在酉

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於火則曰其系包在亥木則曰其系包在申金則曰其系包在寅凡已申亥寅各稱系包之所在蓋五行既墓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其無絕理明甚黃帝經五行十二變篇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官四變而臣五變而君六變而妻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渾而育育而生晝運齊日夜運擬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經蓋止者系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晝夜之道固無絕理絕蓋系包兩字後人傳寫失其合而為一耳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包系包所以成胎也

○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為節驚蟄為中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系常之火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陰之次雨水春分居之曾之命野漢書曆志三月二日庚申驚蟄顏師古注驚蟄今曰雨水夏為正月周為三月雨水今曰驚蟄夏為二月周為四月蓋漢以前皆以立春為正月節驚蟄為中雨水為二月節春分為中也至後漢志始以立春雨水驚蟄春分為序耳齊東野語史記曆書亦謂孟春水泮啓蟄左傳桓公五年啓蟄而郊杜氏注以為夏正建寅之

月疏引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故漢初曆書為正月節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至十今由是觀之自二代以至漢初皆以驚蟄為正月節中矣又漢以前穀雨為三月節清明為三月節亦與今不同茲見前志呂氏春秋孟春之月始雨水仲夏之月始土潤且暑至季夏之月始大雨秋之月始水涸冬之月始冰分

○冬至歲十一月月中氣節節詩冬至子之半謂子月之半乃是冬至不謂其日子時之半也蓋冬至交氣亦有在白日及夜之他時者子月之半為冬至前半月屬舊歲後半月屬新歲夜之半為子時前四刻屬昨日後四刻屬今日冬至前半月屬舊歲後半月屬新歲故遁甲未交冬至前日時作陰遁逆行交冬至後日時作陽遁順行子時前四刻屬昨日後四刻屬今日故曆法子前四刻交節氣作其日夜子時初幾刻子後四刻交節氣作其日子時正幾刻大抵子位正北於時為冬月令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有終陰始陽之義天之四德為貞文言訓貞有正固兩義人之四德為智孟子言智有知與弗去兩義其方名亦有兩曰朔曰易其仲玄武亦有兩曰龜曰蛇人身有兩腎焉皆自然之象也或者因此推坎北方之卦亦有兩義其在先天圖本一坤而在北爾乾以九二之奇下交於坤六二之偶於是成坎之

象兩合為一。又分兩年。偶偶奇。生生化化。皆於此出。其然乎。

○冬至賀夏至不賀。昔人亦有說。冬至陽氣起。若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若道衰。故不賀。見漢書禮樂志然賀冬。非古禮也。考漢雜事及沈約書。疑起於漢魏間。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自是歷代行之。不廢。按月令。仲冬之月。日短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情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通義云。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若不行。聽政事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

○本經卷三十九

九

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而不擾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今乃以賀為禮。則所謂安身靜體。靜而不擾。以待陰陽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率稱冬至為長至。尤非是。曹子建冬至獻機頌表云。伏見舊儀。國家冬至。至臘。履賀。履所以迎福。踐長。崔浩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履於舅姑。踐長至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冬至日。極南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一尺二寸。短而景長也。黃鍾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為最長。

後長者。景之長。琯之長也。雖所指不同。然當以月令為正。

○周達觀真臘風土記云。真臘每用中國十月為正月。國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是大小盡。却與中國不同。中國歲閏。則彼亦置閏。但只閏九月。歲不可曉。春謂真臘正朔。歲閏如周所云。乃是用泰曆也。程大昌攷古云。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曆。以十月為歲首。當置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餘歲終為後九月。是也。漢紀表及史記。自高祖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特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為歲首。然猶歷十四年至征和二年。始于四月後書閏月。

○本經卷三十九

十

達觀乃不曉此可笑。○陰陽六壬有貴人登天門時。春嘗為之。盤式制正月。起其月。其日只有一時。合用其盤。逐月左旋。如正月庚時。為甲戌。庚畫貴天門。到二月。即坤為甲戌。庚畫貴天門。時矣。其庚時在二月。乃乙巳天門。即正月辛上之畫。貴也。四季日出入時。考之大統曆。度不誤晝夜之用也。陰陽家有言。年吉不如月吉。月吉不如日吉。日吉不如時吉。選時之法。適甲奇門為上。六壬藏沒次之神。藏殺沒四大吉時。孟月用甲庚丙壬。仲月用乾坤艮巽。季月用乙辛丁癸。昔人不過舉其繁耳。天乙不臨乾四神。如何得藏丑不臨乾四墓。殺如何得沒。欲求貴人加丑臨。

乾坤中其時乃有之其餘殺可藏神不殺也故用六
壬時者又以貴人登天門使神藏為上貴人臨乾曰登
天門其時凶神受制吉神得利凡有所為無往而不遂
矣但今之陰陽者流之論貴人求異於舊而益遠於理
使舊說不明無以折旁門之妄喙也茲請辯之天乙貴
人家在丑丑對宮為未十干中往復理於丑未為多甲
戊庚日晝理于丑夜理于未乙丙丁日則晝以次理
子亥夜以次理申酉辛壬癸日則晝以次理午巳夜以
次理寅卯其所理宮晝管在丑未後夜管在丑未前也
辰戌之地貴人不居故天盤支貴亦到此分限天乙在
東在西則南方為前北方為後在南在北則東方為前
西方為後十一神將前後以之非故為順逆也貴人所
理自應向明背幽其前五將木火之神皆自意東喜南
其後六將金水之神皆自喜西喜北而論者乃謂諸將
無緣背矣天盤左旋右轉夫神將之宜天盤者豈真塊
然為質不可推移消息之物耶近世陰陽家以貴人晝
夜所理之宮分為陰貴陽貴每十二貴一日之間不知
神何所主夫天上至尊至貴之神一而無對者也以晝
夜所理言之求知其所在耳今以陰陽分旦暮晝便可
也而乃以分貴人使相角立至有先天後天起坤之論
豈不悖哉貴人天門時者當視日之晝夜時貴在某支
時在晝晝支在夜夜支如晝用事月將尋見晝支

貴在乾乃為貴人登天門時若在支在乾時既非夜
貴人自在晝所理處神殺於何處而令之求貴人時
者但以其日二支在乾定之又改六壬舊說以子後為
晝午後為夜而謂陽貴人自子至巳用之有力陰貴人
自午至亥用之有力反此雖吉力輕殊可惜也
○日晝夜百刻為正百二十刻出後漢曆表賀良說
袁帝行僅兩月而廢而韓退之記唐曆用百二十刻作
句何也百刻布十二時每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今曆
家初一二三四刻上立初初刻正一二三四刻上立正
初刻各得六分刻之一總而計之一時八刻外有二小
刻二十四小刻共為四刻始合百刻而數之二十四
小刻合九十六刻以成百二十刻如此後餘分平爾
○年月稱某年月日有云日子者或謂此俗語按文選
陳孔璋檄吳將校文年月朔日子云云日子之稱有
自來矣南史劉之遴與張纘等奏校古本漢書稱永平
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
月日子隋表克上表寶曆之元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
共誕聖之時日十二時每日必起日子之子之稱其是乎
○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等
數以為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蹄蹄五指狗五
指五卯巳未酉亥俱陰取相屬之偶數牛四爪兔兩爪
蛇雙舌羊四爪鴛四爪猪四爪兎異慢錄子午卯酉

五行死處其屬體皆有屬鼠無膽兔無腎馬無胃雞無肺見曾三異因話錄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

○邢凱坦齋通編云古今消吉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如甲子為剛乙丑為柔至為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閏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皆外事也故用剛日丁丑燕之乙亥嘗之凡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日社祭用甲却以日至亦不拘也後世術家既多互相矛盾褚先生云武帝聚會占家問其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與家曰不可又有建除家辰天太乙曆家凡七種所言皆互相半制曰避諸死亡以五行為主今觀諸曆一日之內有吉有凶當如武帝生一家可也鄭鮮之啓宋武帝明旦見蠻人是四廢日谷曰吾初不擇日此亦可法見說芸

○天子耕用亥日蓋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又以見辰月祭靈星以求豐耕靈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辰字從辰也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東立土牛其言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早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為國之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也云今天下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飾以文彩

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陰可謂乎勝國至元中春牛經式至今襲而為之以策牛人立處為芒神忙閒之共牛頭角身蹄尾籠索芒神貌像服色裝束一就年干支為其施設尤是可笑

○玉堂閒話上元夜豎一丈竿於庭中候月午其影至七尺大稔六尺八尺小稔九尺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又正月一日於牛屋下驗牛俱卧則五穀難立苗半卧半起歲中平牛若俱立則五穀熟春甲子日雨多旱秋甲子日雨多水

○續述征記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十七百二十有一載記于堯碑春按堯即位甲辰晉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去堯即位二千七百二年泰始二十年甲辰是為二千七百二十一年懷帝永嘉三年己巳則二千七百四十六年堯碑誤矣自堯即位至我

大明洪武元年三千七百二十五甲辰凡六十三甲子

○唐堯元年甲辰至我太祖洪武元年甲辰凡有二百五十六甲子

○月令土牛中而當乾之九五歲十二月九十六甲子之中故謂中數也

○天關甲子至我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一年

初運當始之初六故推勝國至元甲子為午會第十運則今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始之九三也欲復二帝之盛以躋三代之長是望

今日

○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十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政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為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

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九

五

上

二十四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辛巳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千八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八分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與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

遠也書奏

上是其言微之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曆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一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為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二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此辛巳為元差四日六時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為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合畧無差繆故敢上聞

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九

上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為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

○正五九月不上官前輩謂隋唐以來崇信佛法有某刑斷屠之條士夫有不便者遂不用耳非有他也今人所傳上官壇經不知何據正九旬內尚可不忌而五月三句特為凶惡俗忌百事俱以此為毒月歐陽永叔洽平丁未三月出知亳州陛辭乞便道過潁許之公與曾舍人書云在潁無所營為所以少留者蓋避五月上官爾此老未能免俗亦可笑也

○韓文公詩勸教有後三月是用史記後九月文

○晉家推朔旦冬至夜半甲子謂之元氣會最難得

○明道集有鍾粹美會元之期朱子謂此生聖賢之期

也

○春性使陝西至北嶺間夜聞雨雹甚久次早以詢館

人云昨夜下大白雨彼處雹曰白雨又曰硬頭雨無言

雹者昔宋紹興十七年臨安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

中朝廷脩諱言雹遂稱硬雨彼土人所云亦有自哉

○夏南熱冬北寒天時地氣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燕

趙河朔之地燠如而江淮風雪特甚南至洞庭水緩流

處冰有至尺厚者昔六朝梁遠明少遐宴魏使崔劼訪

曰今歲奇寒江淮亦冰七年之事可為異矣

○正德十二年九月武宗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獵天

雨水寇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駕赴大

同又明日達賊以衆圍陽和向無二異

上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愛深矣

餘冬序錄卷三十九

餘冬序錄極如卷之四十

外篇第十五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禹本紀并水經皆以崑崙為地之中崑崙墟在西北去

嵩高五萬里而以為中者東南皆水水土在天運間要

不可定論也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

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

萬二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

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七百五十里使豎亥步

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山海經

管子書皆云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

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尸子曰此太極之內有君

長之地也我

朝奠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

其東西南北水陸驛站里分至到之數具載寰宇通衢

其延袤大畧則如此矣四夷之驛不與焉於戲盛哉

○陽東生陰西息南陽盛北陰極陰陽之定位也而西

金起東木北水制南火陽不勝陰如此君子小人之道

於斯見矣

○曾三異因話錄地螺或用子午正針或用子午丙壬

間錯針天地南北之正當用子午或謂今江南地偏難

用子午之正故以丙壬參之古者測日景於洛陽以其天地之中然有於其外縣陽城之地少偏則難正用亦自有理

○溫泉天下有之非一而所在土人類因洗者可免瘡疾大較溫泉之水往往有硫黃氣硫黃方書愈瘡之藥也本草稱昔秦始皇被神女唾生瘡驚怖謝之出溫泉立愈溫泉一名硫黃水土人相傳之言孰謂其無據耶

○陳后山謂潁中田理有橫有立立土不可稻為其不傳水也春西使時見山陝間民緣路因岸而穴居者問之土人亦謂此惟橫土可斷而為之居則耐久若逢立土即坍塌也

○左傳晉文公過衛衛弗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反國四年伐衛遂取五鹿蜀本紀秦王以金一節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為土秦王大怒臣下相賀曰土者地也秦當有蜀矣遂伐蜀有之

○城古云縣作也吳越春秋縣築城以衛君造郭以羣人淮南子縣作九仞之城諸侯倍之禹壞城平地而海外賓服四夷納職而傳物志云禹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不知茂先又於何據鴻烈解所謂禹壞城平地者恐非

○宮中華古今注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皆所以通古今

之語明同寔而兩名之也而朱子以宮為塙

○齊地氣上升春土築塙即不可得實江南人家塙垣無以春築者况城塙乎劉貢父辯赫連勃勃蒸土築城事為非醜蒸而曰春首聚土陽氣蒸發用築則堅牢特甚恐不然也

○孔子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

也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吏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怒左右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肱曰吾欲益宅而吏以為不祥以為何如宰折肱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祥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蓋一不祥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折肱所言之不同者豈記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不西益者禮記南向北向西方為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

手

○漢三年漢王與酈生謀欲立六國後得張良之言而止漢建安致年或勸曹操宜復古置九州得荀彧之言而止操嘗謂文若吾之子房觀其謀議庶幾近之然則古封建之制後世其真不可行與

○太祖平一天下有出都意嘗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比南京如何翰林脩撰鮑頻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燕京與王之地宮殿已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永樂中

太宗定陽于北及廢殿之災群臣有言不宜者多藉口

尚綱之議可謂不知變已

○唐殿庭間杜詩可知宋朝惟植槐槐然有嚴毅氣象宋子雲言之國家當陽殿庭間並無栽植

兩京皆同京都修皇城內沿種柳樹御河左右乃有松栢若圓殿五松環繞島諸栢皆金元舊物前代宮殿樓閣門闕命名立號多欠鎮重有人間得通用者我

太祖創置一皆取義玄象方儀聞之知其為天府也

祖訓宮殿之外離宮別館不許營造神孫萬代守為家

法鮮奇扁榜自不容側其間於戲是豈前代之所能及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高楊於上也一曰羊溝謂羊

○陰陽地理選擇之說朱子亦頗信之門人記先生於世俗未嘗立異有歲暮欲移新居而外門未立者先生

勸其併工早完免致移後新歲禁忌何謂先生問直卿

殺之類於五行衰旺之氣推出自有此理惟上蔡能知

今人只是孟浪不信呂丈不知風水故亦不信謗云信

之則有不信則無亦只是此心疑與不疑耳人不知地

理則亦不是若知而故不理會尤不是程子亦不信

○孔子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濕土之人沙

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坻土之人醜呂氏春秋輕水所

多禿與膠人重水所多魁與甕人其水所多好與美人

殊可異韓序柳之爲州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奇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沒溺於佛老之學而不出耶廖師柳民而學於衡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耶柳序交州多南金珠璣玳瑁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環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其中而文乎外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歐序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

一。序錄卷四十一

六

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爲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三文意見地理家說理不外此物不能兩大美不容並勝清淑之氣炳耀之德秀麗之精英不在人則在物物不能當也不有人乎人罕鍾也不有物乎今交廣之地人與物擅中州而名天下衡湘柳桂所產物既非昔之所有獨於今又當俊喬之耶

○嵩陽縣東九十里有山實產黑鉛山竄穴彌望鉛生山石間自昔居民果賴於此鑿以入隨鑛脉所在高下曲折分析採取有入深二三里五七里所者人挾水牛角貯油燃照所得或多或少相補湊大率日計直銀數

星布直正視耕桑者得利速且倍故傍近惰農或趨之穴內深者險峻至有鑿空石裂土崩死生莫保且鉛氣毒人若深入久探連月不出則皮膚痿黃腹膨脹不能食多致疾而斃故採者或十數日即歸家稍休復往如是不止歲月漸久嬰毒漸深莫能免於疾以斃然利所誘竟不能自止夫民苟勤力農桑衣食所得亦足自養盡命而終豈有冒險致疾之虞而以此殞命而不悔利之誤人如此哉

○嵩陽因產鉛之故居民多製胡粉爲業其法鉛塊懸酒缸內封閉之四十九日始開則鉛化爲粉矣化弗白者以爲黃丹黃丹渣爲密陀僧此三物收利甚博人有資之而得富者然其鉛氣有毒製者必食大肉飲酒以禦之若枵腹中其毒輒病至死業父之家長幼爲毒薰蒸多瘥黃瘦致風痺癱軟之疾不得其壽而斃至閭戶無遺類吁可畏哉而縣人急其利不恤其害繼之者自昔至今相競不已也世之鄙夫貪目前忘日後牽於利而肆取禍者其獨此一事哉是事孫君原貞曾有

一。序錄卷四十一

七

○蜀中自古有樂土之稱中原士夫往往僑焉天寶末乘輿播遷入蜀華族留而不歸者多矣李太白蜀道難詩歸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好等語五言亦云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二公思鄉懷土之情不見於他而皆於蜀

○蜀中自古有樂土之稱中原士夫往往僑焉天寶末乘輿播遷入蜀華族留而不歸者多矣李太白蜀道難詩歸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好等語五言亦云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二公思鄉懷土之情不見於他而皆於蜀

言之其固有為耳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胤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惟石名品俱為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抵足貽達人笑耳昔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為營其孫謝琨曰吾伯之仁猶惠及耳崇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邪玄慙而止唐嗣曹王韋特市取張柬之襄陽園園馬彞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乎軍謝之二公清業何假泣告之屬贊皇之所以自恃者固不可與文靖漢陽比也彼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杯地不復留身後今日諸如此者又何道焉唐魏謩第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其後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為言朝廷贖而賜之宋邵康節天津之居本官地熙寧初法當斤賣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溫公諸人為集錢買之然則身為富德不必潤屋為子孫計也

○天下事常者皆理理不可推者為異雖然物非有異也理非不可推也人愚不明於識耳不明於識而駭有所遇疑心多則非妖即鬼畏心多則非攘即避而茹冤弓崇紛紛於前矣郭景略車志衛敬劉先生者山行遇雨見道傍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暮雨止月明見此壁一具近視之白骨脰起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

隨地不復動矣劉與人談此此非怪也劉真氣壯足以有附枯骨耳今兒童孩鷄羽置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意也李叟該開錄吹昌西橋南舊宅人不可居每至昏曉堂壁下有聲漸起如銅鈴之響縹緲繞宇內至曉始息有焦道士言妖伴之興本由陰陽五行之氣相尅感而然也九二氣相搏為聲此必因冷氣畜在一隅故成妖耳宜徧徹室中屋壁狹隘之處俾其開豁虛明發泄滯氣如言妖不復作二事春喜其有得於理識者于此可以類推

○秦檣里子疾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百歲後當有天子之宮來我墓及漢果然又謂檣里之智是以知身後之事予曰後世之知數學者檣里之智是也檣里公夏侯嬰卒送葬至東都門外馬路地悲鳴掘之得石槨有二十年見白日騰公居此室之語因就葬之然則數學三代蓋已有然者矣

○晉史載善相墓者言華枯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枯遂鑿之枯何忍於無後也枯惡夫帝王氣之言聞也彼言枯祖墓所有帝王氣枯不鑿之人將枯疑枯亦豈能保後之子孫不因是以謂其親觀之志術氏之言君子有弗信者枯之鑿之所以已亂所以求為有後之地也史氏以枯鑿之而無子也以證術氏之言吾弗信術氏之言而益有以見大君子之用心

○唐僧泓嘗告張說墓欲深而快深者取其固平地之下
一丈二尺為土界又一丈二尺為水界各有龍守之
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營其堅者神道
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設窆窆墓之四維謂之
折壁欲下深闊而上斂其中項謂之中焦欲俯窆而傍
鄰墓中未粉為飾以代石堊不置甕甕甕甕甕甕甕
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為恠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
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羽毛以其近於
屍也鑄鐵為牛豕象可以禦二龍三潤而潔能和百神
實之墓內以助神道泓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人事參之
其言如此此載唐書新語今卜兆家鮮知此者故錄之

○墓前地名明堂一名券臺朱語錄云不曉所以後見
唐人文字中言某朝詔改為券臺春按今地理書有券
臺之說券契也埋地契處曰券臺地契用磚石為之上
書錢若干緡為死者買葬於此山神土龍不得爭競事
甚無謂可笑只以先儒言及姑識之耳
書錢券若人手契券據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之
地守不為人手也者非即墓前地石誌碑面方長為不
登三尺既曰券臺券契無方則券
券契以籍券相謂之士進階
○魏泰東軒雜錄張侍中耆晏丞相殊俱葬陽翟盜發
張墓得金寶甚多遂完其棺掩其穴次發晏墓至穿視
俱無所有盜恚怒斧碎其骨而出與邵氏聞見錄載同
張以厚葬完軀是以薄葬碎骨事不可知如此然智者

終不以是厚葬而賂賊也

○廟食之神有至靈者先正謂其浸久亦散豈亦有氣
數歟宇內氣數神實為之鬼神雖無形固不能逃其外
也今民間神廟靈者只是人心誠歸向人心一移靈響
隨息所謂致生則神死之不神其在村鄉廟占山水嚴
惡處神多嚴而在平地反是有同是廟同一神名相去
里所而靈不靈異者此地氣所致地之氣固又不能無
盛衰時也
宋子語錄先王身見也地神廟可於此理
其形勢如何可見地上廟係有此理
○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荆金二山為漢州朝岡
有玉者氣後三百年而我
太祖出焉地理之符豈偶然哉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林
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外以講爐火有
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瑯其財無算
瑯有玉繡環直價百鎰術士給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
而去或為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
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繡環春聞諸周少卿子
庚相與報然

○漢書武帝穿昆明池得黑灰羽外國胡云此是天地
劫灰之餘也問東方朔信然彼高僧傳漢武帝穿昆明
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經可問西域胡至明帝
時天竺人法蘭至眾人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

燒此灰是也按西溪叢語載孫天舉云嘗見天用家
藏一易書不知何人作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乾坤有
毀時故終之以未濟蓋乾坤毀則有水火之災水之災
多在東南火之災多在西北故西北多灰山東南多水
東南之山皆水衝激而成有連亘三四十里山不絕者
乃地脉也後兵火失其書亦不能盡記其說武帝穿昆
明池正西北方地也

○并州妬女泉婦女靚粧綠服至其地必興雲雨述異
記有之與段成式雜俎臨濟妬婦津之事相類大丈夫
行義不能振一時而婦女反德至神于後世可歎可笑

○國泉水在郴州城南二十里會勝寺側張又新煎茶

記自述於僧室得一書見陸羽與李季卿論水之目二
十而此其第十八者也又新記始云劉伯翳稱水之宜
茶有七等楊子江南零水第一挹而試之誠如其說及
刺永嘉過桐廬嚴陵瀨家人用水潑陳黑藥茶皆芳香
以煎佳茶鮮緩不可名愈於楊子南零殊遠至永嘉取
仙巖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今考又新僧室所得書水
品次第以廬山康王谷水簾水爲冠而桐廬嚴陵瀨水
第十九又在國泉之後所謂仙巖瀑布與焉然則吾
郡是水者容可以其品目稍下而遽輕視耶張舜民謫
郴州求水不得而以永嘉寺泉當之是水既出水慶
寺雖美不足復稱後人特緣張愛名得休泉水慶寺

今入學宮浮休泉已就湮圓泉水春報與其上信有異
脉茶記不虛著也獨念盛洪之荊州記云桂陽縣有圓
水一邊冷一邊暖冷處清且綠暖處白且濁吾郡圓泉
水外別無圓水水今無此異豈水脉今與昔不同耶意
者昔人好奇耳目僻遠地得鑿空言之以訛駭常情耳
比等記錄天下往往而有事非驗之聞見弗信可也

○燕泉春別號也郴州之西南有燕泉者在桂林坊東
而春先人故居之西相去數十步耳泉仰噴沙石間寒
冽而耳四時不涸傍泉居人取汲焉謂之燕者春燕來
時汎濫東流合三川水過遊魚衆入通波堰有灌田之
利燕去則否南天秋雨多燕之去泉與農無功矣宋折

樞密彥質謫郴州時所居考郡志殆即春所居之地折寓
柳號豫光居一嘗作引春亭于泉上爲不觴曲水又作
春和堂日游宴其間今遺址具存春頃就故居之南隙
展鑿一塘得青石數段合之則昔人之所爲不觴者其
折之遺物歟塘引泉流種荷養魚自春徂秋弗盈弗縮
方茲泉之急田利春不敢專及其利於農也春獨有之
而人不以爲嫌春故于茲泉託是號焉昔人所有亭塘
觴詠之樂宛然在目第欲效其所爲而媿其力之弗能
舉且弗暇也家山別後重懷丘首簡諸知己各著文詩
屏以名泉有永云爾

餘文序錄卷四十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三代而下祭法弗備郊祀之禮惟我朝為有常而郊禮之制亦惟我朝為有體朱子說宋郊天帝其數有十漢時祀太乙即是帝而今又別祀太乙郊臺階級兩邊是路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夫宋一朝不能三四郊太宗在位得五郊宋人頌德焉其祀典無稽壇所創置又草草乃爾金帛駢肩將以誰為此則我祖宗禮制真萬世之所當遵也

○郊壇天地之祀國初定制一如周禮冬至祀天於圓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以仁祖配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尺

多變異洪武十年聖祖因覽群議獨斷于衷始定合祀之典即圓丘之舊壇覆以屋名

大祀殿每歲正月擇日而行禮焉十二年始合祀入祀殿仁祖配如前命官分獻日月星辰擬鎮海濱山川諸神凡十四壇二十一年又增脩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

疊石為臺東西相向為日月星辰四壇右曰大明祀日月左曰太微祀日月星辰四壇右曰紫微祀日月星辰四壇左曰太微祀日月星辰四壇

又於內壇之外以次為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為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押抵風雨

王諸壇歷代帝王及本朝風雲雷雨山川諸神每歲正

之吉天子躬祀殿內群臣以命各獻二十四壇三十二

年以後大祀殿更奉

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北京

天地壇成太祖配如前洪熙元年奉

太祖及太宗文皇帝並配其議見論大學士丘濬云虞

書肆類于上帝所謂類者紀舜受命初其祭告于神皆

類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庸中庸所

謂郊社之禮不及后土註謂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說

始見周禮大司樂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而各從其類

以求之庶得其神來享然皇天無后土對六經言天必

及地孔子言郊必及社天地並祭蓋即父母同中之義

而音之議者乃以為瀆一年之間夏在冬前若地先天

祭豈非越次先食虞夏祀帝之禮與時今不經見惟周

祭天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月為正歲歲之首祀

天而午以祀地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義起亦

可也類于上帝經有明言祀典之載於禮莫先於舜典

舍周從虞抑何不可虞書之謂類者安知非當時所稱

之祭名哉分祭之說他經典不載惟大司樂篇有之周

禮又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養壁禮天黃琮禮地及

典瑞四圭鎮圭以禮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社地旅四

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其時其言冬至夏至
丘方丘亦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宗伯職掌邦禮禮莫
重於祭祀莫大於天地宗伯吉禮止言昊天上帝而不
及后土地祇乃至作器始言之豈非所行之禮則一而
用以禮神之器則兩乎司服掌王服止有祀昊天服素
冕之文無有所謂祀后土服豈非合祭天地其神則兩
而主祭則一人乎周禮先儒嘗謂其書非盡出周公司
樂之言於樂律自相背戾不足信彼於論樂既如此禮
又可深信耶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蘇軾北郊
議援此為證朱子不然之未謂此詩只說昊天不說地
設使合祭亦須說及后土考之經典祭天曰郊而祭地
無其名虞書之類周禮之裡祀皆未嘗及后土豈獨此
詩哉春按祭法古人有舉其一而該二者舉重以見輕
言郊祀天則地在其中言社則稷在其中周書召誥戊
午乃社于新邑馬融註謂言社則稷在其中是也周禮
封人掌詔王之社壇社壇國設其州長祭祀州社社壇
禮記擇元日命民社社壇國設其州長祭祀州社社壇
社壇是皆言社則稷在其中也社稷而並言者不可
勝數是郊祀天地類也天地不可合祀然則社稷而不
同壇壇也可乎蘇軾氏曰舜之受禪自上帝大宗山川
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
川而獨畧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終篇言天

而不及地祇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祇在焉其言亦明
矣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
帝朱子云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帝又
云為壇而祭謂之天祭于屋下謂之帝郊者古禮而明
堂者周制周公以義起之也東漢正月上下祠南郊南郊
禮記上禮事見祭義高祖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南郊
兩漢魏晉以來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
並配禹桀初又加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禮聖宋亦常
以二帝配後禮院上議以為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由是
止以太祖配金世宗始為郊議配享之禮石琚奏宜從
古禮世宗曰唐宋以私親不合古不足為法今止當以
太祖配我
聖祖合祀天地于南郊之一壇而加屋焉則是泰壇明
堂為一制也
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太宗並配是郊祀宗祀為一體也其亦以義起之
者歟
○洪武八年十一月詔翰林院議
郊祀祭壇脫舄之禮學士樂韶鳳奏曰禮侍坐於長者
獲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而舉之昇於側注云
屨賤空則不敢陳於尊者之側長者在堂則脫於階下

長者在室則屨上堂而不著入室漢魏以後朝祭則跪
跪惟蕭何劔屨上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階脫鳥升壇入
廟脫鳥升殿太廟中凡有履行者應皆跣履唐禮至正
旦冬至群臣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脫鳥解劔升御坐
前跪賀降至西階佩劔納鳥其燕會群臣應升殿者禮
同宋開寶通禮太廟晨探饋食并掃拾皇帝至東階下
解劔脫鳥仁宗時正旦朝賀中書令門下侍郎脫劔納
以次升殿又按神宗時宋敏求議朝儀太尉中書令門
下侍郎解劔脫鳥以次升賀訖降階佩劔納鳥今議於
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藉地設御幕於壇東南
門外及設執事官脫鳥之次於壇門外西側祭日大駕
臨壇入幕次脫鳥升壇其升壇執事導駕讀禮讀祝并
分獻陪祭官皆脫鳥於外以次升壇供事協律郎樂舞
生依前跪跪就位祭畢降壇納鳥從之

○洪武初太歲風雲雷雨及岳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
俱合祀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專祀

太歲謂非敬神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奏太歲
者十二辰之神按說文歲字從戌木星一歲行一
次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也自子至巳為陽自午
至亥為陰所謂太歲十二神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
將十二日時所直之神若天乙天罡之類名不經見唐
宋不載祀典元每有太興係祭太歲其持日直時直於

○序錄卷中

五

○序錄卷中

六

太史院若風師雨師之祀則見於周官秦漢隋唐亦皆
有祭天寶中增雷師於雨師之次因非風雨雷師為中
祀宋元因之風雨雷師均之為有功於民也祀典有風
俗因祀雷師矣今漢唐諸祠初必積雷神禮樂未王其
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此類也夫宋元來有此祀矣其
岳鎮海瀆之祀虞舜以四仲月巡守祭四嶽東嶽曰泰
山四嶽之所宗故又曰岱宗南嶽曰衡山西嶽曰華山
北嶽曰恒山猶未言五嶽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太
川五嶽四瀆始有五嶽之稱蓋以嵩山為中嶽也周官
小宗伯兆望於四郊鄭玄謂四望為五嶽四瀆四瀆四
瀆者江河淮濟四鎮者東曰沂山西曰吳山南曰會稽
北曰醫巫閭詩序曰巡守而祀四瀆河海則又有東西
南北四海之祭蓋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而嶽鎮海
瀆在諸侯封內諸侯亦各以其方祀之秦罷封建嶽瀆
領於祠官漢復建諸侯則侯國各祀其封內山川於天
子無預武帝時諸侯或分或合五嶽皆在天子之邦宣
帝時嶽瀆始有使者持節之禮而海始入祀魏晉以來
嶽海瀆皆即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隋因之始為四鎮
之祀又以冀州霍山為中鎮於是有五鎮焉唐宋之制
有命本界刺史縣令之祠有因郊祀望祭之祠又有遣
使之祠元遣使祠嶽鎮海瀆分東西南北中為五道其
山川之祀虞書曰望於山川偏於群神周頌曰懷柔百
神周禮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王制凡山

壇春秋專祀

上於是遂建山川壇於

天地壇之西正殿祀太歲歲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并鍾山之神東西廡分祀京畿山川四季月時及都城隍之神以驚蟄秋分日祀太歲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嶽瀆諸神元年二年皆出

上親祀三年始遣官春共用驚蟄後三日秋用秋分後三日至日清晨

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中嚴陞御座以待祭畢獻官回奏解嚴還宮七年以孟春郊祀時諸神已預祭壇內矣始定以仲秋祭社稷後擇日祭之十年令祭山川

諸神

上親行中七壇禮餘壇以功臣分祭今京師山川壇建於永樂中位置陳設一准南京舊制惟正殿鍾山右添祀天壽山之神二山初不出禮官議而與焉者蓋二都主山且陵園託焉故也

○國初肇祀太歲禮官雜議因及陰陽家說十二月將十二時所值之神名目謂非經見唐宋不載祀典惟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值於太史院

太祖乃定祭太歲于山川壇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將分祀兩廡春按禮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太歲實統四時而月將四時之候

寒暑行焉古人有時與寒暑之祭今祭太歲月時則固時與寒暑之神也載諸祀典孰謂非經見耶

○金世宗時議郊祀或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為五嶽今既都燕常別議五嶽名太常寺僚取嵩高疏周都鄴鑄以吳嶽為西嶽卿范拱以為非是議畧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設祀也後遂不改弘治初兵部尚書馬文升建言今京師既定於燕則恒山不當為北嶽而醫巫閭之為鎮亦不在北宜下禮部議擬陟易尚書耿裕欲從會官議侍郎倪岳不可遂止然未嘗考及范拱之所言者以折之也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法若漢張釋之能守法矣雖然亦在其上聽否何如爾不聽有去而尸

○太社太稷國初異壇同燔祭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每祭先詣太社及配位壇前獻畢方行太稷及配位前禮洪武元年

太祖命省臣議於社稷上創屋以備風雨翰林學士陶安奏禮天子太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宜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從之後三年於壇北建祭殿五間又北建拜殿五間以備風雨祭祀十年又用禮部議改建于午門外之右共為一壇合祭焉壇上層方五丈

社之方築之而土高五尺先時社主用石高五尺闊二

尺上徹尖立社壇上半埋土中近南向比稷不用主安

社之主古人樹以木後世易用石蓋唐以來始然然周

禮有軍社主車鄭玄註謂軍社之主以石為之則亦非

無所本也至是埋石主於社稷壇之正中徹露尖于外

壇垣四面開靈星門垣之色亦就方色飾之臨祭奉太

社神牌居東太稷神牌居西俱北面奉

仁祖神牌配神西向罷勾龍后稷配位自莫帛至終獻

皆同時行禮三十二年後更奉

太祖配神永樂中北京社稷壇成位置一依南制洪熙

後奉

太祖太宗同配祭用春秋仲月上戊日前代從郊特牲

用甲而今用戊從召誥戊土之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

於義為是戊又天田星也

禮郊特牲曰社祭日用甲日之始也外傳曰尊之也夫

有十日甲為首也周公卜洛建王都戊申社于親也自

此始用戊日左傳蔡墨曰后土為社稷田政也有烈山

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

來祀之漢郊祀志載漢以夏禹配食社后稷配食稷唐

六典載唐祭太社以后土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家

語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惟勾龍兼

食於社而棄為稷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與等也

社稷之設也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也

其食漢書郊祀志曰高祖時或言周興而後立后稷之

祠至今天下立靈星祠於民間謂之土主祠

其祠之禮自洪武八年始蓋於是祀后稷也

餘冬序錄卷四十一

餘冬序錄摘余卷之四十二

外篇第十七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稱祖宗者廟皆不毀漢元帝時匡衡貢禹嘗議定毀先帝親盡之廟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世宗孝宣為中宗廟皆不毀其餘惠景以下皆毀五年而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而已蔡邕獨斷載東都廟制西廟五主高文武宣稱祖宗廟皆不毀元帝不得稱宗當毀先武復天下屬帝於元帝為子以元帝為祖廟故列於祖宗後嗣因承遂不毀也東廟七主光帝為世祖明帝為顯宗章帝為肅宗和帝為穆宗安帝為恭宗順帝為敬宗桓帝為威宗廟皆不毀漢中質三少帝未踰年而崩皆不入廟以陵寢為廟獨斷此言蓋出於靈帝時按後漢書獻帝時嘗有去孝和以下廟號之稱宗者以遵先典亦蔡邕之所議也元帝廟之不毀自明帝來失議之故和帝以下既有稱宗即以次當毀然自獻帝上沂和帝猶在四親廟列故當時未議毀也三代廟制兩漢諸儒已經講明如此而後世廟號一繫稱宗稱宗之廟不免從毀至所謂殷祭古之禘祫者尤紛紛焉可慨也已

○宗廟之制象人君之居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漢蔡邕獨斷所

言如此蓋古制也今太廟主藏於寢而歲時於廟止設衣冠以祀不知國初儒者之議何據西漢諸帝高帝以下各立廟元帝特用匡衡等議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世宗孝宣為中宗祖宗廟皆世世奉祠其餘惠景已下皆毀五年而稱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而已漢猶近古所謂三昭三穆之為親廟者制已不備東漢光武再受命廟稱世祖孝明臨崩遺詔毋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遵承藏主於世祖廟皆如孝明之禮而園陵皆自起寢廟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廟非有功德者不稱祖宗廟稱宗者與祖皆百世不毀後世共為一廟廟不必有德者皆稱宗而曰宗者亦在親盡而毀之列此其失自東漢始

○洪武元年命中書省及翰林院祇定宗廟特享之禮學士陶安等奏按禮古者禴祀蒸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宗祭于各廟惟春為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為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有司請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能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遺豈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制皆如事生之儀

○洪武七年監察御史谷祿與權言古之有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祫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為始祖推本后稷以為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命已七年而禘祭未舉宜令群臣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為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論不過禘已祫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始祖之所出是則莫知始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遽行

二。序錄卷四十一

三

下

上是其議春按昔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肅從義謂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也周顯德中亦嘗用其議矣然不足為聖朝告也

○孔子家語太廟有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祫有二祫享嘗乃止去祫為壇去壇為墀墀有禘焉祭之無禘

乃止去壇為鬼李文問朱子太廟堂室之制朱子曰古制不可曉禮說堂後一架為室蓋甚窄不知周家三十一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禮則是未辨乎此去祫去壇去墀之說也家語所載見禮記王制祭法朱子嘗謂王制與祭法不同以周制言之王制為是按祭法大夫

立三廟二壇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禘專為壇祭之與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者不相入家語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禘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以禮意推之家語為是朱子謂古者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是本於此而今解禮者乃曰大

二。序錄卷四十一

四

下

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春不知其何所見也家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不毀者公羊子之所謂貴始也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則所謂皆不毀者大夫之祖皆在其中而四世之後所祭於壇者其所遷之主明矣

○太廟國初配享親王十五位王有妃者六位共二十一位下祭等八王妃國初蓋失記南昌王妃王氏附葬鳳陽皇陵而配享亦無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父文正文正南昌王子也

○皇陵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大牢遣官致祭洪武八年用翰林學士樂鳳韶等奏

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至日用大年其
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
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

○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請定

仁祖陵號既得又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吾
與以爲山陵之制莫備於漢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
即營陵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
霸陵欲以北山石爲擲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
告之禮乎又唐太宗昭陵之號定於葬長孫皇后時武
后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初葬之日其時帝后之陵
初未有兩號其於祭告之禮決無有也蓋廟號與陵號

○原錄卷四十一

五

不同廟號是易大行之號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冊謚以
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
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號亮欲行祭告臣竊以
爲非宜亮曰加上陵號尊歸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
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曾祖陵曰康
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
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加先帝陵號而不
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爲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
亮遂命侯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禮

○洪武元年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
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讀之

上以五冕禮太繁今祭

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
不用

○金程輝傳大定二十三年輝叅知政事舊廟祭用牛

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之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
最重故號大年語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
其舍諸古禮不可廢也按魏子平傳子平叅知政事在
大定初世宗問宰臣曰祭宗廟用牛牛盡力稼穡有功
於人殺之何如子平對曰惟天地宗廟用之所以異大
祀之禮也然則世宗欲用他牲之意不獨於晚年矣

○洪武二年九月乙巳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及壽

○原錄卷四十二

六

星五神爲中祀命翰林院撰祝文司中曰惟皇上帝降
衷于民神實司之均其稟性予統臨天下之初肇脩祀
事重念兵興以來損傷者衆神其體天之命多產淳良
以厚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惟神正直
司其善惡云云同前神其順天之令賞善罰惡使下民
知所勸戒司民曰上帝好生育此下民億兆之數神實
司之云云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與司祿曰天生五穀
以養下人惟人之祿神實司之云云神其奉天之道俾
余年穀豐登生人咸遂壽星曰天有賞罰神實司之惟
神正直良善者必增以壽兇暴者必減其筭故上帝任
之歷代之所崇祀惟神靈察以體上天之命蓋壽星舊

曾有祀餘四司聲祀於此。尋廢按周禮大宗伯以頒燎祀司中司命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鄭玄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司民軒轅角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宋人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則是四星者前代亦未嘗無祭也。

○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天下司府州縣春秋二仲之所通祀祀社稷用上戊其神牌府稱府社之神府稷之神州若縣稱州若縣同祀風雲雷雨之神用望日其牌云云其左為山川其府州縣曰某府若某州縣城隍之境內山川之神其右為城隍曰某府若某州縣城隍之神

若嶽鎮海濱國初定擬應祭去處所在官司又於仲月上旬擇日致祭洪武二十三年

上詔禮臣考定王國應祭封內諸神而諭之曰王國有嶽鎮海濱即以嶽為正次海次鎮次風雲雷雨之神於是禮部為圖以進遂頒行之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此又古諸侯各以其方而祀之通義也

○南軒張先生曰今州縣祭社當築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靈瀆甚矣以是觀之宋祭社稷嘗有屋矣若設壇為主以祭以報以祈我朝得禮之正無踰焉

○范文甫嘗問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謁廟伊川曰正社稷先聖又如古先賢哲謁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張南軒治桂林設淫祠諸生日從游推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隍令毀之曰此祠不經況自有城隍在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社稷最正陸游云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今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禮部必皆出於古求之義而得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我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

侯以伯三年詔定嶽鎮海濱俱依山本稱城隍神亦皆改題本主曰某處城隍之神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監察善惡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誓願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蓋凡祝祭之文儀禮之詳悉出

上意於是城隍神之重於天下蔑以加矣

○五祀之禮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曰中雷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之所養故杜佑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所以報德也今擬依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享通祭於廟門外上用其議歲暮享大廟時五祀並列廟西廡下東向大

常寺官行禮自永樂以來五祀於四孟及季夏始又各有分祭戶用孟春宮內祭竈孟夏祿寺祭中霤季夏土旺後戊日奉天門外文樓前西向祭門孟秋午門前祭井孟冬宮內祭皆內官行禮

○程氏遺書五祀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祀之言報則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寧廊也其功幾何朱子語錄五祀行是道路之神伊川云是寧廊未必然門是門神戶是戶神與中霤竈凡五古聖人爲之祭祀亦必有其神或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於堂階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然出則獨祭行及出門又有一祭作兩小山於門前烹狗置之山上祭畢却就

子序錄卷四十二

九

山邊契却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川之義或問五祀伊川疑不祭井古人恐是同井曰然

○祭法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元或立竈呂伯恭云諸儒論祀行多不同今兼用庶士之禮以竈代行門設酒饌於門內左樞之前竈設酒饌於竈前遣子弟一人行禮國初禮部尚書崔亮議五祀謂群臣則四品以上祀中霤門竈三神五品以下祀門竈二神當時並著爲令今官宦家無復有知此故事者○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朱子謂門人記聖人祭祀之誠意而又引聖人之言以明之所謂如不祭者聖人蓋有甚不得已甚不能安者矣丘公

中深衍義補言當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攝行其事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職掌所係然後可以使之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不然恐無威格之理因舉洪武十四年

聖祖更定府州縣祭祀山川等神通文職長官行禮守禦武臣不與之事請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之義其言有見今

太廟太社皆國家大祀制當親祭或不免遣官

太廟遣駙馬都尉可也近又循次遣及公侯

太社不遣禮官而例遣公侯駙馬是但用其爵之尊

子序錄卷四十二

崇者耳

○洪武中申議武臣不與祭祀禮部言官有職掌禮賈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或曰武官刑官不與祭但不專責獻而陪祭固未嘗不在位也若刑人乃不可入祭壇者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喪等項有禁大祀地內臣避之以其人經刑形體不全故也而四孟季五祀之祭乃用內臣行事國家每有興作俱命內官監內臣致祭不知刀鉅之餘何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而親經刑者主祭焉豈非又不可之大者乎

餘冬序錄卷四十二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號先師或稱先聖宣尼宣父不越公稱至唐玄宗始謚為文宣王而至聖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之號增於元成宗國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以帝號者言者所見不一或謂宋真宗未加謚前嘗詔禮臣定議為帝太常李清臣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為帝其事遂止清臣之言豈無可易者哉孔子大聖有位無位非所損益而道則配乎天地功則賢於堯舜後世尊崇惟知其為萬世帝王之師何與于周異代陪臣其何嫌疑之有而李清臣徒以其位言之必如所云公亦不可稱矣清臣得罪聖門至今人心不能無筆誅之忿或乃又謂周天子稱王孔子周人也而稱王是即尊以天子矣不當再改稱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稱誠非有差級然自秦漢以來天子稱皇帝而分封其臣下有功者及宗室為王迄今然也聖朝之制既以王卑於帝則在當時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于周之所謂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稱哉大聖無所假於位至尊極微之號非在天之靈所有望於後世而尊崇之典則不容不隨代而改隆也元之主中國知尊孔子矣然夷德腥膻聖人弗受之云采於孟子非無本出

於元制即當棄孔子以帝王之道教萬世獲大行於聖朝

列聖以帝王之道治天下益有徵於孔子國朝孔廟享祀循舊樂用六佾

憲宗皇帝用祭酒周洪謨言益而為八百代之下誰敢易焉正德初年春嘗以此議言之於朝梅福勉其君所謂不滅之名者也

○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與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史記

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懸豐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家語止得七十五人史記所有鄭國中黨類何家語不載而載薛邦中續又史記之所無者杜佑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有靈瓊林放陳亢申張琴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豐今家語作懸豐字子象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子徒申續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續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訛爾論語釋文中張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崇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崇為黨

以續爲續其爲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繫無
申案之欲是以振爲案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園有申振
今園有黨無振是以黨爲振也唐宋加封申黨申振俱
列從祀一人而爲二人薛邦之爲鄭國姓氏猶頗相遠
二申猶二琴也不祀薛邦而二申復並祀焉不已讀手
國之大事在祀孔廟從祀祀事之大者又况其親炙之
人而可漬之春膏同欲尊孔子帝號事上言乞於今日
補贈懸置爵號列諸從祀而削除所重祀者著于今式
以改正數百年之缺謬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
弟子遽伯玉孔子之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宋儒嘗辯
其謬者亦常有私議謂不當祀而重祀之失則不容一
日而不正者弟子姓氏之可信莫可信於家語家語
以定封祀豈復有前失哉

○儒先從祀孔廟起唐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
人代用其書垂於國冑故于太學祀之卜于夏自聖門
高第此不假論左丘明公羊高穀梁亦有傳經之功非
後世可擬若高堂生而下一十八人其所述作不越擬
輯篇章訓詁文義而已而俱在脩食之席蓋當時之所
取者在是故漢有醇儒如董仲舒而不及焉子書儒家
有公孫尼子者漢志以爲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爲孔
子弟子史記云繫記公孫尼子次撰季善文選註載沈
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馬摠意林引劉歆曰緇衣公孫

尼子所作也公孫尼子蓋不啻公穀比而親受業於孔
子之門人其言可補六藝之文非有功於聖經者邪唐
宋後來封爵俱不及者失之於不詳考耳公孫尼子見
於信史諸書灼灼如此樂記緇衣之出其手無疑於此
復疑將以誰信哉戴聖之徒其相去也遠矣忽立言之
人弗祀而祀諸傳錄訓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然
則公孫尼子在今日右文之朝不可以不祀也或曰唐
宋時已失議而今驟舉之殆非所宜春聞有其舉之莫
敢廢之語矣未聞缺典之不可舉也董仲舒至我
太祖高皇帝朝加封從祀

英宗皇帝朝胡安國蔡元真德秀吳澄之祀旋舉焉

祖宗於漢宋儒者且奉奉如此則懸置公孫尼子之封
祀行於今日開闢發潛以詔天下後世豈非

聖朝一盛事哉

○楊維宋元豐間從祀孔廟庭洪武二十八年行人
司副楊砥言廟庭諸賢以著功名教得祀惟臣事賊莽
宜在弗取而董仲舒之賢不與焉殊爲爭并
上納其言始命去惟祀仲舒按元史至順間已曾以仲
舒從祀孔子

○洪武二年遣官祭昭烈武成王儀同釋奠十九年禮
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
武成王廟

上曰太公周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加之非號為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岐文武為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宣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騎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及後承平日久天下軍衛子弟多習儒業延至邊徼亦或設學建官以教之其在京師勲戚之冑襲爵及被選而進者亦學于國子監至于各衛幼官與子弟未襲職者資多可教於是正統初兩京並建武學因復武成之廟官設教授訓導品秩俸廩如京府儒學之制奏定條格儲養訓習以備任用其子弟有志科目者亦許應試天順間乃復設武舉成化弘治以來間一舉行然但取騎射及答策大畧而已正德初始依文舉三年一次於辰戌丑未年文舉畢日開科入試欽命試官進呈為錄揭榜外兵部錫宴於中府禮儀始隆法制始備嗚呼飾武為文則既盛矣

○廟祭享之地祠本祭名作室立祀制不得稱廟者曰祠是以祠擬廟也按周禮祠春享也說者曰品物少文詞多之謂祠又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古者諸侯有國大

夫有家皆得立廟致尊祖敬宗之誠降及後世持相大臣得享祧廟而因陋就簡之日久類多得為而不為至庶人勢有不得為者宋文公有惕於此創祠堂之制使上下皆可行之其意嘉矣今其書雖存而知尊其制者無幾何也官非特相大臣而已列於士之上者於祭祀祖宗吾之所當自盡者其何以自諉乎唐王珪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為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於永樂坊今蓋無有以是為彈者矣宋敏求言樞府有唐孟詵家祭儀孫氏仲饗儀數種大抵以士人家用盛享祀類凡此乃是凶祭其四仲吉祭當用平而禮終屏風而已

○鄭侯家傳德宗時李晟將建家廟准令二品以上祀四廟有名封者祀五廟五品以上祀三廟三品以上不須兼爵李必以為四廟非古且禮有降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古制也上許立五室但祀四代空始置室待後五代孫既祧諸主以晟為始祖不祧之室可也馬彥言郭尚父亦只立四廟必曰李晟克復功非子儀可比上於是許立五廟而空其室五廟之立自李晟始

○唐制二品官許祭四廟三品祭三廟五品祭二廟適士亦許祭二廟禮適士立二廟庶人祭於寢視闕古者廟連於家家主之喪則殯於西階之上鄉人饗孔子廟服立於阼階又曰喪不慮居為無廟也則知居不違廟

典禮昭然李涪謂近代顯君上位率多樂寢亦嘗發問
皆曰官品未宜有位至將相者奏請之詞則曰臣官階
並及三品準令合立私廟是不知舊制妄有論奏廟貌
申敬用展孝思豈於霜露之情合侯朝廷之命原其素
請蓋因立廟不在其家別於坊選吉地乃為府縣申奏
或有官居顯重慎慮是宜營構之初亦自須聞奏耳王
珪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為有司所彈文
皇優容之特置廟於永樂坊今世公卿大夫積習安常
若舉唐人之議議之吾見其可議者多矣

○節祠張南軒謂黷而不敬朱子答南軒書云今之俗
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

為重至於是日必具設蓋相晏樂而其節物亦各宜
故世俗之情至於足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
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
此而廢四時之祭耳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
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
之義亦必有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
所向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饗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
禮奠焉則廢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
久遠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時
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改用卜日之制
尤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尊之意

○俗節之祭非古禮然漢唐以來士庶不能廢朱子謂
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遂依而行之其門
人記朔旦家廟用酒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
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本土俗節小祭只
就家廟止三味朔旦及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晦菴所
謂依韓公而行之者大畧其此類歟南軒張敬夫廢俗節
之祭晦菴問於韓平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
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陳淳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
曰某家祖傳存之問莫簡於時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須
是自家亦不飲酒始得此晦菴不敢死其親之心也他
日淳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春惟今人家歲除必

宗族咸來宴會或當房妻子上壽為樂其鄰里親識亦
預有餽獻之儀而祖先乃寂寂焉其心亦為自安乎
淳嘗記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
先就中堂三鼓行禮次召諸生餽焉又記先生以歲
前二十十六日夜祭先生云是家間從來如此則晦菴於
歲除無祭除夜豈得獨不飲酒不為樂哉殆以前此已
曾有祭故耳我國朝太廟歲除行祀祀禮今士庶家固
不應無除夜祭也
○伊川集上谷郡君行狀郡君得疾未卒前一日謂伊
川曰今日是百五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晦菴
舉以告門人以明年作明日謂伊川亦曾祀其外家

無禮經春按明年不復祀之云是上谷臨終時語外家之祀必是止於上谷之身伊川毋卒必廢此禮今學者習聞宋語而不考程集有以四時家祭前一日祭其外家為伊川禮者殊為失之

○周禮冢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祭墓之禮周公已立之而先儒多持古不墓祭之說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陵未嘗聞禹啓有此舉也夫骨肉歸於土其魂氣無不之也則祭宜有廟神主在廟而墓以藏體魄也則墓果不可祭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父母之所植猶致敬焉先人體魄之所藏固宜有怵惕于中者張敬夫謂

二序集卷四十三

九

止當詣墓省哭設祭后土於墓左晦菴謂若翁於墓是以偽事其先也夫孝子事親在誠而已誠在墓所而親不吾享是其魂氣獨不復之其藏體魄地也何哉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孔子葬泗上子貢廬於塚三年魯世世以歲時祠孔子冢自周秦以來未有非之者矣且後世子孫祭墓非有移於廟祭也其居固有去其先人之墓而遠者苟為不祭信宿之餘飲食之際其能以自安邪

○朱晦菴持古不墓祭之說以為神主在廟而墓所藏形體也祭惡乎是是以偽事其先也今觀其集有

安祭墓之文猶是漢唐間人過家上冢事也

○唐王珪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為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於永樂坊吏部尚書常陟以家人伐墓栢亦為有司所彈坐不相教貶官宋宣和間侍郎馮熙載坐不省墳墓言者論而黜之熙載與宰相王黼不協事雖有為然其罪固不可辭也

世說新語

卷之四十四

史記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群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夫湯武之師應天順人事非得已理必無敵何有乎著龜而為不吉之疑哉唐世民以諸臣勸除建成元吉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世民意乃決以武王之十臣非之公謹其人而見不出此或曰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二〇序錄卷之四十四

一

○太公六韜凡文武反復問難無非由姦詐以傾覆入國如言養其亂臣以迷之近美女淫聲以惑之親其所愛以分其威賂其左右以得其性豈知道者所為
○識緯之書多矯孔子而為之言識書謂孔子預知秦始皇上我堂事按始皇未嘗至魯水心葉氏謂家語左傳禮記皆近聖人之世而所載皆不能知其言後世若荀卿司馬遷揚雄亦皆不足以知聖人之言莊周玩聖人之言最甚者彼識緯書誰當望其火知聖人之言哉
○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中曾及之按列子書鄧析鄭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蓋其為人如此呂氏春秋洧水大有富人溺死有人得

富者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責吾然後知析之辭說所謂兩可者此類是也君子在位宜乎其必誅而無貸矣

○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為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志藝文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班史所志大都劉向較錄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二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闕鄭氏等猛嘗學于肅肅從猛得此書遂

二〇序錄卷之四十四

二

行於世然則肅之所注家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較者明矣虞舜南風之時玄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蓋取諸非鄭玄所見其言豈無據耶肅之誇異於玄蓋每如此既於曾子問篇不錄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為贅此此有為云耳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注本也注肅匪肅昧無所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畧

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未必非廣謀之
妄庸有所刪削而致然也史記傳類何字冉索隱曰家
語字稱仁山金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類何不載於家
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家語記伯子不衣冠
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爲證顏何登伯子事廣謀本
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
事異辭臧原存末亂于人手不當在漢而已安國及向
之舊至肅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今於何取正而
愚重爲之注不亦廣謀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
人聖有遺訓誰其弗循書莫古於三代古莫聖於孔子
吾夫子之言如雷霆之洞人耳如日月之啓人目六經
外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奈之何使其汶汶而可也此
書肅謂其煩而不要大儒者朱子亦曰雜而不純然實
自夫子本旨固當時書也而吾又何可忽焉而莫之重
耶論語出聖門高第記錄正實而切事者顏回死顏路
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校以家語所記歲
年子淵死時伯魚蓋無恙也或疑論語爲設事之辭論
語且有不可信者矣吾又何得於此書之不可信者而
并疑其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
當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也謹即他書有明著家語
云云而今本缺畧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概見則不知
舊本爲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爲一卷他

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愚得附焉內大戴禮
正詳畧者不贅於其不敢以入者仍別錄之并春秋
戰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子語者錄爲家語外集存之
私塾以俟博雅君子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
之幸哉
○家語史記並載孔子云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
人失之子羽而家語云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史記則
云子羽狀貌甚惡其徵於孔子之言言同而意則反矣
後漢橋衡傳或問衡荀文若趙維長如何衡曰文若可
借面吊喪維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荀但有貌趙健
啖肉也夫文若面可借吊喪必其枯瘁令人見之易爲
哀耳世說荀令君一慟堪動人是也而衡傳云荀有儀
容典畧曰或爲人偉美潘勗爲或碑文稱其壞姿奇表
何哉貌之美惡見於外不可掩者而記載不同如此則
夫陰德隱匿城府町畦於胸懷者孰能盡測之而傳之
於後世者孰謂其可盡信耶
○漢王充名其所著曰論衡充所爲取於衡者以其平
也春觀充論古今事物釋同異別嫌疑博而辯矣范曄
氏稱其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而
後成此用心亦良苦矣然其事是非謬於聖人而輕重
之間多失其實無乃於衡有未平乎衡之得平權與物
相亭也充之衡無乃徒知衡物而不爲之權於左

者乎余於是鈞石作馬以附之衡隨充所舉之物進卻之測重輕而平是歸幾幾斯衡不詭於古之銓制而可無誤於今日雖然鈞石為權已重亦惟其物之大且多者乃用之耳雀五燕六時有飛而易集之處吾何屑屑以較計為哉九章算法五篇六燕集於衡衡過下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也

○王充論衡或謂蔡邕入吳始得之秘玩以為談助又云邕嘗誦之或搜求至隱處捉取得去邕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此言之行識者往往以為伯喈疵病夫邕識雖陋於述作家不在充下充之二十萬言積稔竭氣辯乎其不足辯疑乎其不足疑於大者槩無闡明而小者徒嘵嘵焉不足聽也而伯喈顧資於彼而又欲擅之

以自私邪傳言王粲嘗讀邕邕謂客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邕有書僅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夫邕用心如此寧當有此事邪余少嘗不滿論衡為書一編識其衡決名鈞石既而失去無兼本不復追錄蓋仲士此書詞無見雅人所易知千鈞之弩不足為渠發矣因附記於此

○論衡問孔無狀之甚泰於尊孔錄向辯兩字析之矣其曰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為聖神使當世有孔子之師則世學者皆願聞之徒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今之儒生也又何待孔門之沒也他日稱夫子之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謂孔子之文在董仲

舒仲舒既死在周長生又曰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非廢錢之才不能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文跡鴻茂參貳聖人之才者也何充之淺古人而待時人又何厚也充蓋漢儒坎壈中一蛙耳所見固宜

○物勢論曰天地不故生人天地氣合人偶自生猶夫婦氣合子則自生也夫婦氣合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生人於天地猶魚之於淵蟻風之於人因氣而生積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一也充之立言如此自不肖者聞之於報本返始之情薄矣而可為訓乎孔融傳曹操嫌忌融令路粹枉奏融前與稱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書奏下獄棄市充之論與粹之誣融者無以異也君子於言可苟焉而已

○蘇州近刻趙羣吳越春秋乃元進士徐天祐所注本也是書大較據左氏內外傳國語越絕書諸家所見吳越事附會而成之首尾衡決多矣如載夫差之立子胥諫閭閻曰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之子閭閻太子波病死死父死子立夫差於閭閻則孫也至夫差賜子胥劍

子之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謂孔子之文在董仲

子胥怨呼曰昔始爲汝父立吳破楚今汝不用吾言則
又以夫差爲閭閻之子子貢聘之越謂越王曰子胥正
言以忠君直行以爲國其身死而不聽是以是時子胥
死矣子貢復命於吳去之晉而返魯吳然後伐齊子胥
之諫載在伐齊之日其死在勝齊後子貢使吳越時子
胥實未死豈非其收之者維故莫覺其舛歟聊書其後
以補徐江之缺

○班史稱賈誼所著述五十八篇奏求之今新書而竊
疑其書篇目之非實也誼嘗欲改正朔易服色定制
與禮樂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更奏之今
新書畧不見焉益足徵孟堅之所謂五十八篇者散軼

序錄卷十四

多矣文帝時匈奴侵遼天下初定制度踞關諸侯王地
過古制淮南濟北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史載著
于傳其大畧云云數之云非一時所陳然痛哭者一疏
渫者二長太息者六之云該貫始末又似一疏何也疏
中兩著流涕語通只匈奴一事耳長太息語凡三見而
止新書無蓄篇有可爲流涕語等齊及銅布篇俱有可
爲長太息語而本傳弗以入漢書藝文志三篇保傳
及審取舍篇事各異語俱不著長太息若階級篇所有
長太息語自爲責大丘發而傳並列一疏中孟堅於此
豈至有去取邪朱子嘗言誼學雜而文字雄豪可喜治
安策有不咸殿落居新書特是一難記葉耳誼蓋漢初

儒者不免戰國縱橫之習其著述未嘗自擇期以垂世
而天年蚤終傳之所撮已未盡然亂于他人者何足爲
據誼之才實通達國體言語之妙役儒良不易及此論
篤君子所以雖或病其本根而終不能不取其枝葉也
正德甲戌九月吉春按行洛陽往拜太傅祠因太傅書
郡齋刻本謬甚公暇從而正之編次之意頗悉于其前
矣或問文帝好文之上誼不大用持非運也絳灌東陽
世稱長者而亦有毀誼事邪史固云文帝諸法今所更
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
而短於衆口則矯矯年少是取之今觀其建白間所謂
非愚則諛所謂猶爲國有人乎亡其甚矣大臣怙而不

序錄卷十四

知怪俗吏不知入體盡斥在廷之臣既以爲進言之不
臧又以爲獻計之無識至其自許則曰何不一令臣得
孰數之於前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又曰
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其不遜如此欲衆毋怨得乎陳
平見過高祖時絳侯灌嬰等咸譏平今於誼矣卹而信
其長者無毀誼事邪假令誼不死仕孝景世處盛錯之
間忌與謗集身且弗保今日之事爲庸臣所害如史氏
言誠未爲不遇也者茲因復序其書

○事勢舊四卷自過秦二篇外極踏駁憂諸侯者雜而
奴論吏民者肩夷狄甚而一篇之事上下腹絕窮首在
數等前時變在俗激後之類真誼書之謂倒植者讀之

使人憑然今爲一一理之漢書可攷見如治安策就其策爲序而審取舍之言補錄于前制匈奴之語移置于末則用春今日意他篇疏論與策事類者各附焉噫誼書散佚多矣世本不知傳自誰氏篇章既如此其名篇又淺陋可笑此豈生之所自名者耶春固嘗謂事勢連語雜事之云特其五十八篇中之三篇名耳如事勢之云蓋治安一疏首有事勢字其疏盡名於是篇矣後人因其書散軼而幸掇其僅存者無復倫次篇析而章裂之以求足所謂五十八篇之數遂以事勢概及過秦繼乃創爲宗旨數寧等名此豈生之所自名豈獨子政之所剛定班孟堅之所取據者哉今不得已且假以分篇耳

序錄卷十四

九

○連語雜事舊各三卷特以標目強相分異所謂連語乃是雜事雜事中問乃連語也今次而定之若乃篇中語連及他事者亦爲連語篇中事雜著群語者亦爲雜事而卷減其一蓋崇文總目載此書隋唐皆九卷今或爲十卷者其別本耳篇章約畧亦有類焉讀者可以意求雖然誼書連語雜事之云吾不能得其實矣

○按漢志誼書五十八篇外賦七篇隋志別有賈子錄一卷唐志崇文目九卷集作二卷曰錄曰集賦在其中矣宋人傳別本十卷陳氏書目云其書首過秦論末爲弔湘賦則是十卷者賦亦在焉而今世所傳本乃無之

王應麟玉海載是書卷帙篇章數名次第與世本並同然則是十卷者其來已久紊亂棄遺之罪非必近時人也春於是既加編次爲九卷而以弔湘等賦附于後賦見漢書楚辭者三篇見古文苑者二篇文苑所載疑非全文又不知是其七篇數內物否今茲會粹尚缺其二舊載小傳又附于後爲第十卷終焉

○賈太傳書春嘗謂其散軼多矣今之所存篇目非復其初五十八篇之舊矣隋志有賈子錄不知新書外更錄何語宋人造太平御覽時凡經採集書一十六百九十餘種而太傳書具三種焉鄙陋之篇又不知是太傳何物語也此帙鄉爲脩整煩就緒顧字句舛訛處不敢

序錄卷十四

十

輒改任私臆及問諸人問竟無佳本可是正者豈春所遇皆蔡中郎輩邪近聞太史河南崔子鍾氏手較文籍最多太傳書與焉而春未獲見也茲割餘廢之冀諸博雅君子與子鍾聞之有以示我不使本徒災也

○北齊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嘗曰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焉能復較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春惟今書五經已不能無疑誤秦漢來書如賈生本誤者何限三豕字存猶得爲後之讀者已亥形似之證古人缺文不欲容易輒補緝也然則予於此仍其誤以俟世如邢子才者思之以自適不亦可乎若謂天下書不可徧讀讀者不復冉而遂爲濟河焚舟之計誤亦何用子較

亦無用乎思焉爾矣噫春於此有咸焉

○班史載劉向稱賞誼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遠過今觀其著述采摭于傳中者其論甚美蓋信乎其然也荀悅作中鑒范史亦稱悅通見政體擬其篇首數百言見之其傳且謂其所為漢紀論辨多美今仲豫書具在也然則仲豫亦長沙之流亞乎誼言當方興有道之朝雖為庸臣所害而不害其畧施行矣悅言適垂盡無用之世有如昔人切於世事者乎上雖善之矣蓋悅辟曹操府與從弟或北海孔融同侍講中禁獻贊問莫能直遂融或前後死賊手勢益孤是書之作如之何其敢也於戲正色抗情者生不足樂文舉之被戮無美仲豫之生

二序錄卷四十四

十一

功申運改者死抱餘恨仲豫之幸存未必不如文若之死士有經世志畧孰不願得所天而事之顧所遭何如所自為處何如耳悅於所遭與誼異所自處異乎融暨或矣吳郡黃君勉之為申鑒註其真有所感如後君注者之所云乎悅是書視賈誼新書大抵相類皆欲以經世者太傳五十八篇春嘗手加編次訂正至說誤處不敢不闕其疑是五篇者宋尤袤刻真江西潛臺時已云其簡編脫繆字畫差舛君茲所註得微其本歟君有功仲豫多矣幸併春所疑於太傳書者補其闕焉亦二子者身後之一遺也

○陶潛集蕭統陽休之輩或題陶淵明或題陶潛隋志

作陶潛集唐志作陶泉明集以泉易淵唐為神光諸爾自趙宋來傳本題陶淵明集春惡其序賢者名也從馬端臨經籍考稱靖節集云集分卷數目諸家不同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所謂最倫實者春今考諸家移卷六賦二篇併入卷五移卷五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七傳贊為卷六史述九章移桃源記前加卷八與子儼等疏上為卷七四八目舊自甄表狀杜喬以下分之為卷九卷十今中分自鄧禹以下為卷八卷九減舊一卷而誅傳序錄記跋諸為陶作洎先輩論議及陶有不可附篇注下者錄次末簡用足十卷之數是雖少有更置而倫實依類尤覺得宜謹

二序錄卷四十四

十一

記于此以備考焉

○陶公自三代而下為第一流人物其詩文自兩漢以還為第一等作家惟其胸次高故其言語妙而後世慕彼風流未嘗不欽厥制作欽厥制作未嘗不尚論其人其為伯夷為黔婁為靈均子房孔明也其詩舊有注者宋則湯伯紀元則詹若麟輩而今不見其有傳者傳而刻者則元李公煥本而不見其能為述作家也是故春重為整比之舟中無事記憶凡聞於先輩者以附益之所謂欽厥制作而論其人之語班班乎蓋畧備矣無埃余序為也是故識之止此

○吳郡吳仁傑斗南為靖節年譜張演李長辭之又

雜記晉賢論節語陳氏書錄謂此蜀本也卷末有陽

休之宋庠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稱永嘉不

知何人春按思悅曾李理詩話載是虎丘寺僧治平中

曾編淵明集其吳年譜張辨正并雜記今不見其書

○陶淵明四八目後記云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

聞於世者蓋盡於此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橫

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賢然所

以撫卷長歎不能已者也靖節達士亦有意身後名

乎春惟古人行事見簡冊間或但言其爵與邑里而不

能舉其姓或舉其姓而不及其名或舉其姓名而不詳

其出處行事為何許人者多不可勝數李札之所見張

溫之所遇彼自耻以名告趙孟之桑中伍胥之江上又

有喋不肯相語者外黃之兒彭城之老往往避追失之

孟獻之友三人秦庭之諫者二十七人之類不免名與

死埋漢而下如南公董公吳公韓生鄧先輩豈不皆可

惜哉嗚呼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誠君子也

稱不稱焉者是亦有命焉君子知強為善而已矣

○昭明太子統作陶淵明傳云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

累自隨而繼之云公田悉令吏種秫妻子固請種粳是

時淵明家累既不自隨胡為乎有妻子種粳之請小兒

語不相副墨雲壓城甲光向日正可發一笑耳紀事乃

若此後人何所信耶

餘冬序錄卷四十四

餘冬序錄厲相卷之四十五

外篇第二十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云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

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因舉西伯而下李布諸公罪

三岡加不能引決之事以自比而又自曰臧獲婢妾猶

能引決況於不得已者乎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

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

也班孟堅曰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

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春讀其所著史記稱季布可

謂壯士至被極刑為人奴而不死曰彼必自負其材故

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

減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

畫無復之耳其言與書正同太史以自謂耳其志亦可

悲矣其文采垂耀千古則有不啻償前日之辱而已者

柳宗元作伊尹五就桀賁而蘇子瞻非之謂宗元意欲

以此自解其從王叔文之罪也宗元非其人矣

○北史邢子才傳云邵率情簡素內行脩謹又云與婦

甚疎未嘗內宿而崔陵傳載陵寵妾馮氏長且姣朝士

邢子才等多姦之吾不知邵之內行脩謹何在在未嘗

內宿何為者耶就陵傳論之陵家閨之穢乃爾其得罪

文襄也以女屬陳元康以求救既得兗州復攜馮氏之

文襄也以女屬陳元康以求救既得兗州復攜馮氏之

部爲馮厭盡受納狼籍彼効俱付廷尉衆能致就竟死
獄中如傳所載豈勝天下獄笑而亦稱其一門婚嫁皆
衣冠美族言凶儀範爲當時所稱此又何爲者耶史氏
雖黃背戾之言真可令人扼腕

○宋羊玄保何尚之並雅好慕而吳郡褚胤冠絕當時
胤父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尚之請曰胤英慕之妙超
古冠今魏讐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
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宋書之言如
此夫慕之爲術於世事關何輕重人而能此不過匹夫
之一職何才足比逆黨從誅罪非一人而尚之特以胤
之墓而乞宥焉古人寧有此例世祖之不許是也夫刑

二五序錄卷五十五

賞治世之大法也使世祖因慕而誅法其何以示天下
哉尚之身爲近臣不求法之平以諍于君而欲行
其胸懷之私壞朝廷之法以啓人君僻好之弊罪有在
矣胤之死也史謂時人痛惜之何時之人之盡無識也
○梁朱雀門災天示譴也梁主謂群臣此門制卑狄我
始欲構遂遭天火並相顧未有答何敬容獨曰此所謂
先天而天弗違史臣稱其時以爲名對何哉蕭氏之襲
天甚矣而敬容敢此面諛尚足賞耶梁王瑩初爲武帝
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公時有猛獸入郭上意
不悅以問群臣群臣莫對瑩在御筵答曰昔后夔擊石
桐石百獸率舞陛下膺錄御圖虎兇來格帝大悅史氏

亦載當時衆咸服焉可異哉前史載此類非一各爲詩
話之辭足以見紀事者之無識也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有於舊論者
謂爲文記事主於辭達繁簡非所計新唐書之病正在
此然東萊先生爲諸生節唐書云字欲少而事欲多乃
節史之繩墨何也節史法固不同也

○朱子言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
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
之大臣不得已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按
今綱目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未嘗用提綱例也
考異謂此誤書謚按仁傑仕周爲內史事唐文昌右相

二五序錄卷五十五

謚文惠唐宗時始贈司空玄宗時追封公今不書文
昌右相而書司空梁公明狄之爲唐臣也蓋正之代有
以易狄謚者綱目必不書文惠矣書司空梁文惠公狄
仁傑卒蓋變例也

○晦菴與劉子澄書言文惠謚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
恭亦嘗病之問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
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
惠曰謙學班氏書可取者衆剛取之如正靜篇即如杜
子美桑心仲仲防身如神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
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速下無妨妬凡鄉
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爲詳此目有無漏落耳既

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中似已該備只就彼采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經為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今案劉清之傳子澄未嘗成此書也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非國語而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元虞繁讀子厚非國語曰國語誠可非而柳說亦非也於是著非非國語繁不知端禮有書故耶今人亦止知非非國語為繁作而端禮之先之弗知也繁事具元正史端禮則王應麟紀聞所載宜世有弗甚考者二書春末之見非非之語寧知不復有可非者乎得二書者當自有辨

二序錄卷五十五

○難侯家傳即泌之子繁所作而每事直書泌名不少諱心何安乎子思中庸嘗字其祖矣仲尼之言為天下訓子思述以訓天下而公之天下後世云耳後之人何可例也繁之書曰家傳矣子若孫而名其父祖豈不悖哉宋人家王遺事先公談錄等書稱先王先公之云得之矣

○韓退之答陳商書齊王好竿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竿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此事退之特設以為譬耳然齊王之云亦有所自韓非

子齊宣王使人吹竿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竿而慙於三百人中以食其祿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先生乃逃去或云韓昭侯田岩使一一聽之乃知其慙也退之所撰蓋脫胎於此韓非子之所云者其足據為實事乎齊宣王好竿或有之南郭先生之云安知其非烏有先生亡是公也大抵春秋戰國秦漢間諸子所稱引前事不經見而出好事之口類此者多矣類此而無害於紀載者正足以資談噱其害理與事者自可不信而後之不曉事者據為實事每立議而爭論焉與癡人說夢何異

二序錄卷五十五

○秦少游自言小時讀書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及長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因讀齊史見孫臏答鄒詞云我有精騎三千足敵君龐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為文用者得若干條為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朱子與呂東萊書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學文恐亦當就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又諸家之格轍不同左右未獲文勢及戾亦恐不能完粹耳東萊集無答書俞成叢說云東萊嘗教學者作文之法先有精騎次看春秋權衡自然筆力雄健格致老成每每出入頭地按精騎朱子嘗非之矣東萊之所名者其亦取諸孫臏所云而效之

少游者歟而晦蒼不言及少游已有此集何也此集以
呂爲之既無足取少游之書可知矣

○朱子編八朝名臣言行錄版刻建寧呂伯恭以書問
云或傳吾丈所編定果否蓋其間頗多合考訂商量處
若信然則續次往承教或出於他人則雜錄行於世者
固多有所不暇辨也伯恭後又與汪端明書論此書其
間當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前輩言論風旨
日遠記錄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真此恐不得不爲之整
頓也又與汪書云言行錄或因諸閥遇有訂正處口授
侍傍者抄出似不爲煩而於後學甚有益其少暇亦當
試據所聞見考求續當請教近亦因書嘗語元晦得報
亦甚欲得討論也朱語錄云陳水記開呂家子弟力辯
以爲非溫公書蓋其中有記呂之靖如郭右等數事
某嘗見范太史之孫某說親收得溫公書稿某本安得
謂非溫公書某編八朝言行錄云伯恭兄弟亦來辯爲
子孫者只得分靈然必欲天下之從己則不能也春於
是知呂書所以不足於朱此書者意有在矣彼郭右事
今言行錄載孔道輔名下宋人言行之懿見諸家記述
甚夥而又有粹編之者朱子名臣錄外趙善瑤自警等
編各著類目可勘可戒非他雜說可比而李元綱厚德
一錄名義尤爲切至第採擷重復事無適從乃不若善
瑤冗而有序之成書也厚德錄所載如司馬涼水記聞

子序錄卷五

六

子序錄卷四

七

寇萊公在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
所奏上怒謂王太尉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
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驕何上意解曰然遂不問王定國
近錄寇忠愍知永興軍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夜黃道
服簪花走馬承受奏準有叛心真宗示曉政曰寇準反
耶范文正熟視笑曰準許大年紀尚驕耳可割與準知
上意解乃一事也魏泰東軒筆記范文正少嘗與一術
者造術者病篤告文正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吾兄幼
不足付今當付子即以方與所成白金封識納文正懷
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
之子長乃呼而告之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孫
公談圃范文正少學於府庠有同舍生病亟囑文正曰
吾平生有一術造遠方未嘗窮之今以遺子因授藥一
裹方書小策文正不得已留之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
封記如故乃亦一事也蘇子由龍川別志慶曆中劫盜
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尼仲約度不蘇支喻軍
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
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以正法范文正公欲宥之爭於
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購錢
進之法當誅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范公曰郡縣兵
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高郵無
兵無賊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仁宗釋然從之既而富

公愠曰今方舉法而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而導人以殺戮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保後富公出按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夜逃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王彥輔廩史慶曆中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棄城而出者事定朝廷議功罪富鄭公請棄城論如法范文正公以爲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遂得減死論既退富公謂文正曰六丈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歎服乃亦一事也既取諸校又采諸此而先

諸吾同志者

○齊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僕少小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其年已倍今君少便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所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寧等咸自商畧澄待儉計畢然後談所遺漏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敬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枕案新飾令學士隸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澄後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並奪物將去梁劉峻博極群書武帝每集文士

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如其言寶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呼問峻峻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峻撰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畧以高之竟不用史撰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進用峻不能隨時浮沉而乃如此又沈約侍武帝宴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因問栗事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約久處端按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帝終不用約之以疾卒實懼帝積前失之怒也約撰四聲譜自謂入神而帝雅不好之亦安知其非忌心也約嘗造劉

子序錄卷十五

九

顯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三顯問之學顯曰對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素諸張杜武王樂謂然伯此對武帝除顯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編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魏使李諧至而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郡思野說云江南徐鍇因奉命撰文與其兄鍇論貓兒事鍇取筆書之不過二十事錯曰未也過已憶七十餘事鍇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揚萬里揮塵錄云宋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

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為修欽
畢校書即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依據聖客
咸歎伏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陶宗
儀輟耕錄載元呂微之與陳剛中論驢事剛中得二十
事微之得三十事剛中竭矣微之曰仍有其事出某書
其事出某書凡四十餘事剛中遂敬服之古人如子產
者所謂博物洽聞其但用於此而已邪此而為用亦閒
費筆舌而已吾恐非古人之所貴也況欲以此矜炫重
取妬忌於世乎澄於王儉輩儉賢猶不失是士夫錯謔
於家庭微之遇其故人在平生未遇時故無不可然亦
只是閒說話往復爾何益君如梁武官長如晏安好尚
之偏已不足責惡相形遂至不能忘於造次心事乃
爾量度又何責焉昔者曹操合字之署為備有人一口
之答自常情論操當深喜乃反致其見疑蕭衍暨劉顯
事與老瞞同蓋人性特不可知有如此魏使之言或所
以善顯者有在若為此事吾未見其足稱善人之為國
之紀也雖然今有博洽如前數人者乎以斯人而目今
之編類其不滿處多矣春因近刻錦繡萬花谷集事淵
海等書在案追憶前數人事牽連及之以告諸同志者
○洪武二年二月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
當記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

相宣國公李善長為監脩前起居注宋濂漳州通判王
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為纂
脩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
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
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淳政事簡畧與民休息特號
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
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
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
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
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脩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
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七月詔遣
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
跡增脩元史時諸儒脩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
候續采補三年二月詔續脩元史時歐陽佑等采摭故
元元統以後事實還朝仍命宋濂等總裁儒士趙壘等
十四人同纂脩七月續脩元史成計五十有三卷紀十
志五表二列傳二十六元前書未備悉補完之通二百
一十二卷翰林學士宋濂率諸儒以進詔刊行之授儒
士張宣等官趙壘朱右朱世濂乞還田里許之史氏成
書蓋未有速於此者矣歐陽佑等采訪元統及至正間
事跡如今存葛氏庚申外紀之類恐亦有所未見也

○國朝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暨翰林學士解縉等後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凡經脩進二次解縉表內開一百八十三卷計一百六十五冊以元年六月十五日進夏元吉表內開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以十六年五月一日進解表今載

皇明文衡夏表刻其家集可考也夏表乃是約解表語為之者其云頒脩史之詔在嗣位之初爰纂成書實由聖斷謂事實直而文貴簡理必明而義必彰乃勅命乎儒臣重編刪於歲月所以見再脩者此數言爾實錄既

出再脩而名文衡之人乃載其初進之表殆有深意

○律聖人制刑刑官以用法之書也律不明則上之仁義隱而茲下之弊低昂其手一惟吏羅辜者之手足無措矣故律

皇祖有命百司官吏不可不讀讀斯求以明之誰謂明習律法非吾儒事哉我

皇祖欽定律條大抵承用晉唐舊文文深而旨奧士大夫乍讀或有所不逮而況於諸吏胥故大學士丘文莊公嘗言律須儒臣通法意者為之解釋必使人人易曉不待思索考究而有悉則愚民各知所守奸吏不得容情賣法春竊感其言欲取疏義等件從通法意者相

討論弗果就日來演得巡按陳侍御原習所刻以資刑官書相示而未及為之序乃因原習所刻者廣編為恤刑書十二卷配脩過備荒書統名曰體民存錄錄成序之原習已代去至今未有以答原習也乃得見九峯胡侍御貴陽所刻律集解為之躍然凡可以資刑官用法之書蓋於是乎備而深者睹與者露原習之所屬自茲無用乎余言使丘公有知於地下當為此書撫掌為斯民幸而九峯自序顧曰以資遐陬吏胥傳寫讀之便此豈獨為一方三尺告而已邪

○司馬公為稽古錄朱子稱其可備講筵夫事莫貴於稽古言無大於論治若進言而無要猶無進也司馬公

嘗告其君仁宗脩心治國之要及英宗時進歷年圖遂載之後序神宗即位又以上聞且自謂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於是其進稽古錄時指陳治要蓋有在矣侍御顧君在我

孝宗敬皇帝朝進其所著稽古治要要有十目目有總論一篇備典故凡十幾則而論斷其下特蒙

嘉諭留備觀覽弘治末年召見大臣訪求政理聖德之隆遠傳震夏孰謂非君此書二卷中所以裨助海岳者乎此書援經證史融古適今大參廟獻詳及工度真為治之要哉君之子吏部主事出以視春因得披其詳焉重感司馬公事與是類為跋于後而歸之

○家之有訓何也問過庭者謂君子爲述其子而不教子之答至以責善爲誦噫孔子不云愛之能勿勞乎爲有所以勞之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其養之必有道矣孔孟豈故遠其子而欲人毋自教者教誨爾子教之以義方教之忠古之制不辭廢焉家之有訓非私言也歷代名家教子篇牘見史集中未容驟舉而家訓有成書則自北齊顏氏唐柳氏始其立有家之內治則宋司馬公暨袁君載所著爲甚悉理精而事切實可貽訓於來世是雖亦家之云而豈灼灼私言事爲其子孫計哉傳曰家齊而後國治一正家而天下定其理如此奈何世之君子德不足以厚風俗禮不足以範人倫

序錄卷四十五

十四

閨闈之政已難稱於庭堦宗族之法每歎聞於閭里噫若人也身與口違骨肉未免扞格言何有乎訓訓何有乎家吾未見其教子能正而有孫謀之可貽也

○春嘗錄先民遺言爲一冊有笑者曰三皇五帝三代之事夫子刪削之餘不可攷矣史傳雜家所載出秦火之後何由得之而吾子欲粹而成編太康中南州橋下鶴語耳其可據乎余曰古人信疑皆傳吾信其可信者疑其可疑者無使其無傳焉耳若任一己之耳目而削千載之籍使後之人不知信疑之所在吾何敢哉

○幼時讀書頗曉粗處胸中今古間於筆下發之登第後巾笥長物不忍棄遺思非自期見識直如是也將以

準之他日論著或有進與否耳不圖十七年來奔走南北患難之餘心形兩憊今年紀習習日當過中念歸退之所謂道德愧懼薰灼未見其可而文字間視前亦淺弗逮所謂聰明又可知矣北土舟中奉親有暇檢點舊稿有曰子元案垢者亦往所未棄之一物因并後所得殘墨賸緒錯而帙之成十卷或問此瑣屑語吾子隨意漫題初無次序統例既謂之案垢即不在文字取列而今復不忍棄遺何爲曰愚又將以寓余媿耳夫物不新必日垢而案之垢必日當去案用於書室其垢惟筆墨之所加比飲食狼籍食必一滌雖不同而亦不免於一日一滌拂也愚茲乃余字焉而重垢余緒冊安在人其

序錄卷四十五

十五

不余垢耶愚他日倘進于是所以滌拂是垢以去是媿未可知也正德己巳八月之社日何孟春書

○群方續鈔春於群書中所得之方鈔而傳之以續瓊山丘先生之所鈔者也蜀唐慎微考諸方書及經史子傳佛道藏書藥方醫論而附于本草之末爲類證樞拾多矣瓊山所鈔則慎微前之所遺而後來人事之既驗者春之續鈔又瓊山所遺後人欲志慎微之爲其不有取于斯乎瓊山鈔方自序感暇日記避難止小兒哭法而成其帙春於續鈔蓋亦有爲今歲兩淮三吳浙東西民饑道殣相藉陶學士大道九方可施也往歲江西湖南民苦疫甚蘇學士聖散子方可以收效而人弗知也

春茲寔致意焉又其附書四方事類演異然冥應靈爽

氣通理感殆有未可誣者覽者定不迂之若類證後名

家諸方則醫學多所刊行專門有成書在春何與哉弘

治甲子歲十月二日燕泉居士云正德庚辰春何與哉弘

為妙方因民忠孝事得當職往年見如陶學士大進

方功以藥阻機藥學士聖文示後方可以清瘴瘴二

在源感于衷廣試良驗遂併允命所記而刻之用傳

不問藥地饒幸而和州外遠夷蠻去處俗尚鬼而疾

二常以波毒之饒幸而和州外遠夷蠻去處俗尚鬼而疾

日入地不可不知彼時雲南非宋版圖故所言止此

博宜之用功凡一命之恩易知存愛濟之仁心所據前

博宜之用功凡一命之恩易知存愛濟之仁心所據前

博宜之用功凡一命之恩易知存愛濟之仁心所據前

博宜之用功凡一命之恩易知存愛濟之仁心所據前

博宜之用功凡一命之恩易知存愛濟之仁心所據前

博宜之用功凡一命之恩易知存愛濟之仁心所據前

博宜之用功凡一命之恩易知存愛濟之仁心所據前

博宜之用功凡一命之恩易知存愛濟之仁心所據前

博宜之用功凡一命之恩易知存愛濟之仁心所據前

博宜之用功凡一命之恩易知存愛濟之仁心所據前

博宜之用功凡一命之恩易知存愛濟之仁心所據前

博宜之用功凡一命之恩易知存愛濟之仁心所據前

博宜之用功凡一命之恩易知存愛濟之仁心所據前

博宜之用功凡一命之恩易知存愛濟之仁心所據前

餘冬序錄卷四十五

餘冬序錄則壯卷之四十六 外篇第二十一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乃國學生 仲方編輯

夏小正曰三月田鼠化為鴽鴽也即鴽鴽也莊子作田

鼠化為鴽十二支神子位屬鼠屬水午火乃鴽火之次

豈容可易蓋三月大辰但見候當出火故田鼠建辰

月化為鴽八月辰伏九月當納火而鴽於建酉月為辰

者辰已伏也子與午陰陽之極神交為變化如此餘可

以推矣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

刳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欲誅之左右諫乃止

不出三月子培病死楚與晉戰于兩棠大勝賞有功者

子培之弟請曰臣之兄有功於車下臣兄嘗言故曰

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故臣兄刳而奪之果病而死王令

人發平府視故記果有焉乃厚賞之劉向說苑楚莊王

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培奪之王持殺之大夫

諫曰子培自好也爭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

培病死鄂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子培之弟進請賞

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

兄請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兄爭而得之

故夫死也王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二書所記一以為隨兕一以為科雉隨兕科雉不見他

書今人亦無有能識之者

○漢轅固傳食肉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注馬肝有毒食之殺人郊祀志武帝誅文成而諱之曰文成食馬肝死耳是亦謂肝有毒也以後人遂為食馬留肝之說轅固傳母字史記本作不燕丹子載太子有千里馬荆軻曰千里馬肝美太子即進肝然則馬肝豈殺人者耶雖然食不可不慎史記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得而食之公曰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以此推之千里馬肝毒又深矣

○寧為鷄口無為牛後口或作尸後作從非是蓋口後韻叶如寧為秋霜無為檻羊之類古語自如此

○晉蔡謨渡江見蜉蝣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委頓吐下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言之仁祖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范世蜉蝣小於蟹而大於蝸爾雅所謂蝸澤者也八足二螯與勸學之所言者固無以異也讀者弗察食之莫別可笑乃爾物之相類文字之不可泥若是蟹者多矣於蟹而失之不失為蝸澤世人之失固有於失之蟹者其害豈不尤大乎而吾暇談笑耶

○鬼舊傳無雄故望月而孕吐而生子博物志嘗言之王充論衡鬼紙雄豪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古樂府雄兔脚撲撲雌兔眼迷離然則兔未嘗無雄也典畧曰

兔明月之精兔之望月固有此理

○程氏遺書載金山得龍卵龍湧水入寺取卵而去或疑記者之誕晦菴云龍是天地間所有之物有此物則有此理取卵而去容或有之秦按沈存中筆談曾記此事云天聖中近輔得龍卵於大河來獻詔遣人送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為水所漂數十間人皆以為龍卵所致至今匿藏于屢見之形色都似鷄卵大若五斗囊舉之至輕唯空殼此即遺書之所言者存中曾經目見大水後卵尚留寺筆談晦菴嘗稱其議論茲答門人不及焉者殆亦偶忘之耳

○張華博物志人食鷄肉不可入水為蛟龍所吞陶隱居本草亦言之春嘗為之笑曰蛟龍非潭淵不居食鷄之人洄游清淺何畏於龍不幸而墜潭淵自無活理誰見彼食鷄者獨遭餌耶蓋小說家事可笑每如此梁四公子記云龍饌鱗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燒鷄香又為之笑曰人所以不可食鷄者其以是耶曲說之相通又如此吾不得而知也

○朱子稱虎剛勁之物其中藏箭直去不回春開諸獵者虎倖與眾遇衆陣或求射手有器物投亦避不敢前然從容雖步畧無怖意一得肉反草木敲身即奔逸矣諸云大虫不破體謂此虎中箭截去衆尾其後缺所止處守之或曰暮識之而歸臣臨死必大呼吼聲駭二百

去外虎死必有所倚其首不_不遠望如坐蹲者故獵者嘗經日隔宿乃敢往取虎之剛勁大底天性如此

○東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_不得其人何朱子以為有此理春聞鄉人云人先見虎即不怕虎虎先為人所見即怕人也小兒不怕虎者由_不識虎心不動也朱子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更無避處曾聞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虎看自去虎寧有識文字理彼氓恃所聞亦自心能不動故也青瑣高議鄆州有追虎碑父老云昔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物公令直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別其家痛飲而行眾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街符隨吏至府然則謂虎識字亦何不可之有邪

○有蝮蛇之地必生鳩鳥有治葛之地必生薤菜天地生物不能無毒者而必有所以制毒者焉此天地之仁也葛本疏治葛有大毒以薤菜汁滴其苗當時萎死薤可疏也而能制大毒如此山羊食治葛苗即肥而大而入食山羊不害蓋物有相化伏也與夫蝮蛇鳩鳥之均毒者異矣

○列士傳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鵓逐鳩鳩逃案下鵓去公子縱鳩出鵓逐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鵓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鵓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聲捕得鵓三百餘以奉公子欲盡殺忍無辜乃自案劔至龍問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鵓獨仁頭不

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布聞天下歸焉王充論衡不信以為鵓有千萬擊鳩飛去安可復得乃是捕者折其頭也春按後漢書童恢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祝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夫天下事入感應者多矣人心所患誠不至耳尤也愚儒烏謂此不可信乎

○朝野僉載唐先天中洛下人牽一牛左腋下有一人手長尺餘巡方而乞或曰牛前身是人釋氏之所謂業報者也豈其然哉北憲記異貞寧縣有牽羊叫化者其羊腦前有一人手自右抱胸手有六指甲如羊頗長見者皆言人前身為惡今生致此一人獨不然曰此無他人與羊交耳彼牛安知其不然乎風俗通漢靈帝時司徒長史馮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乃好此馬以生子也朱子語錄厚之問人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怪向元籍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即此究之世間禽獸有雜人形者人有雜畜形者皆可以不疑矣

○鵲鵲能言鵲鵲亦能言然鵲鵲非其天性也江南人養鵲鵲以五月五日剪其舌使圓而灌以薑酒之酒自後隔龍常教習之半年餘遂能言也五代周行逢與徐仲雅論事行逢夷音呼字多誤仲雅曰不於五月五日剪却舌頭使語音乖錯蓋即鵲鵲事戲之耳春聞鵲鵲能言後二三年輒死死于病死于驚搏要無能久者豈非鑿渾沌之罰耶

○曹植記并始言取鯉魚一雙令一含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遊行浮沉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植問之可試否其言是藥去此萬里非自行不能得也按抱朴子書磐石一把內活魚口與無藥俱投沸膏中猛火

之上其術藥者浮戲漫漶不死無藥者已就糜爛二公皆以此明仙家服食之效也磐石今在處有之上蓋而耳必欲取於萬里外豈非名之類耶

○荀子青出於藍而青於藍風俗通醬成於鹽而鹹於鹽

○物生早遲巨細時節分量一聽於天菊之香晚不美梅之先春當鵲之搶榆不美雲鵲之扶棹

○金光明經載香藥三十二味所謂跋者乃菖蒲瞿盧折娜牛黃寒鼻力迦首指莫訶婆伽摩香末捺耶羅雄黃尸利灑合昏樹因連羅嚕悉哆白及闍莫迦等諸苦藥拘杞根室利蘇提得迦松脂陟者桂皮目萃哆香附子

惡揭嚕沉香梅檀娜栴檀多揭羅零陵香索腥者丁子茶矩麼鬱金揭羅婆娑律膏素刺陀落者鵲路戰娜竹黃蘇泣迷羅細豆蔻苦彌哆甘松鉢怛羅羅香囉尸羅茅根香薩利縱跋芥子葉婆你馬片那伽鵲薩羅龍華源薩折羅婆白膠矩琵琶乃青木也卷使陝西那術史勸余食枸杞子粥劉都御史嘗採以惠余比事竣乃以所餘惠公差陳進士有胡進士者博洽士也謁余苦彌乞少許余曰無之胡笑某乞公適惠陳物耳余曰苦彌佛書謂枸杞根非謂子也杞根本草名地骨皮吾無地骨皮何以乞子雖然此亦余所偶記不爾此即配菹藥菹之問漸在春矣茲書之亦可以自警也

○豫章生七年後始辨見廣志九年方可以辨草有甚於本者而誰能識之七年之前吾欲以今日之所見而絕望之於異日其不失人矣乎植物中不謹揚抑幹截而枝斫之場圃之遠陲池之際橫掃倒殖無弗生者歷月閱歲鬱然成樹其長又甚易也然其質理疏而骨體弱華不終晦而悴葉常先秋而殞夫造化於物亟成者亦亟敗人欲為亟成者乎

○交趾有蜜香樹欲取香伐之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為沉香與水同平者為鷄骨香其根為黃熟香其餘為棧香細枝繁實未爛者為青桂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為馬蹄香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為鷄骨香此如善人之族

所遊皆善人也蜀中產烏頭藥其銳而脩者為天雄兩岐者為烏喙岐八角者為附子八角又別名側子而性皆毒此如惡人之族所見皆惡人也

○栽植經言木有病醋心者然則木性作酸其有謂乎
○潯陽之楠西榮東枯梗嶺之梅南煖北寒枯者或載榮者不先煖木之精液通有所感而地之氣候專有所在也是故事不能兩勝物不容並美魏諸州記牂牁之郡安縣有交讓樹兩相對更互枯牙不俱盛故曰交讓宋人洛陽花木記牡丹有瑞雲紅者其大類魏花與魏迭為盛衰魏多則瑞雲少瑞雲多則魏少意者花木之妖亦相忌嫉而勢或不並立歟此有造化存焉吾奚

譽奚嘗

子序錄卷中

八

○唐天寶中玄宗謂近臣言江南之橘江北為枳地氣有殊物性因變朕近於宮內種其子樹數株至秋結實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也於是中書門下奏以為瑞焉春按此亦天津杜鵑地氣自南而北之驗所以應末年之亂者也惜當時臣寮不足以知之周禮考工記鵬鵠不踰濟橘踰淮而北為枳地氣然也晏子亦云橘生於淮北為枳水土異也

列子亦云

○花中黃者多矣而菊稱黃花菊品不皆黃然黃其正色月令以桃桐并菊華志氣候而菊獨曰黃故曰黃花人知其為菊也凡果之生皆清而微攬稱青子東坡詩

有之果及熟必變色青而黃或紅而微攬雖熟亦青故曰青子人知其為微攬也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太史傳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其子性擊應手而碎徐鉉仕江南日嘗至飛虹橋馬不進以問杭僧贊寧寧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漏以腐槽隨毀者乃是鉉斷之得巨獸骨試之果然夫二物之為體堅矣而不能有所制亦理之自然耳物未有一成而不毀者鐵鎚鍛金銀百十年不毀以推犀角則一夕破碎鞭撻馬愈久愈潤以擊犬隨即折裂人其可不究物理哉

鐵鎚碎金

鐵鎚碎金大亦不能燒人得之許作佛牙佛骨以即此然春未開畢竟解物可制之也

○舊唐書張諤有記事珠璣絳紗之忘者玩珠則復能記國初撒馬兒罕附馬帖木兒遣使奉表來朝有欽仰聖心如照世極之語照世極者或曰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然則世誠有此杯與此珠乎秦皇照膽之鏡其必有然者矣

○江浙官窯燒造供上磁器其始博作塗飾求其精緻一也開窯之日反覆比量而美惡辨矣其中有同是質而遂成異質有同是色而特為異色者水土所合人力之巧不復能與是之謂窯變蓋數十窯中千萬品而一過焉然監窯官見則必毀之窯變寶珍奇而不敢以進

御以非可歲供物也故供上磁器惟取其端正合制瑩
無疵瑕色澤如一者耳噫物苦竊不足道也物亦奚用
珍奇為民間燒磁舊聞有一二變者大者亦毀之或見
小者藏去驚諸富室價與金玉等夫金玉物產之英華
聖人貴之彼磁雖奇出於所變大者上之不得用於宗
廟朝廷而下之使人不敢用不免毀裂竟同瓦礫而瑣
瑣者以供富室私翫奚以變為哉願質于司甄陶者其
亦致惜是物否乎或曰是造化之責吾不得而知也

○舊傳沈萬三家有聚寶盆事云盆在沈氏財少物物
經宿輒滿百物皆然他人試之不驗事聞

太祖取入試不驗遂還沈氏後沈氏籍沒乃復歸禁中

嘗疑世豈有此物物安有是理比見宋初人吳淑秘閣
閒談云巴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
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碗錢及
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
中取碗擲於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飭
自守弁之不欲使爾增罪戾也然則昔人亦嘗傳此世
果有此物乎院主之識高矣

○透鏡日中映之背上文字花樣盡存影中纖悉無
失宋沈存中筆談載以為奇余麻知幾賦透光鏡詩見
中州集而皆莫能明其理豈亦罕有製法無傳故邪
元吾子行云鏡對日射影於鏡背文藻於影中一一

皆見磨之愈明蓋是銅有清濁之故假如鏡皆鑄作盤
龍亦於鏡面鑄刻作龍如背所狀復以稍濁之銅填補
鑄入削平鏡面加鉛其上舉以向日影光相射隨銅清
濁分明暗也吾自云親見人有碎此鏡者如其言云歐
陽公記呂文穆公為相時有朝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
欲因第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樣子人安用照二百
里二公相去時不甚遠其事所載必真當時必真有此
物又不知何以能照二百里也西京雜記高祖入咸陽
得方鏡表裏有明照人腸胃五臟皆歷歷無碍元道山
集陽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方以前知休咎此
又最奇怪者鑄造之器與天產異其理誠有不可臆推
者矣

○祭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
為斧文故曰斧辰天子見諸侯則立負之而南面以對
諸侯也武王崩太子成王誦初而踐祚周公相之故抱
以負斧辰也王應麟曰有周當盛時褒賞功德或載在
盟府或記于太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公有大勲勞
於天下乃繪象于明堂之牖期億萬年無忘師保之德
使睹之者肅然動心顧竭忠盡瘁追配前人褒崇勸獎
之道於是為至然則漢唐圖畫殿閣之事亦不為無本
矣

○古今異宜尚矣用器可以宜於今而禮器不可以不

合於古禮器而變古非禮也。簠簋也大尊也。古陶器也。至宋而易以金山著犧象之為尊。爵觚觶角散之為飲器。梓器也。而亦范金為之。其原蓋兆於宋一二僻儒之口。而其流遂成於宋李亡國姦諛之手。陶梓悉變而為金。當時識者謂中國將為金之識也。馴至元而公廟私家之禮一踵其謬。竟無人非之者。且赤金之臭而盛飯盛酒。不惟於古不合也。於今亦不宜變古失禮。此吳臨川之所深慨者。而今日知古之士。夫猶循而行之。不盡變也。何居。按宋劉敞從齊蜀之士。於州下立學。器二口。歐之則古人。用銅為禮器也。又古鐘。其形也。今之食器。亦有象鐘者。凡曰鐘。曰甬。曰。其形也。有小者。皆然。故小尊或曰鐘。曰甬。曰。是亦用。

序錄卷四十六

十二

○韓退之毛穎傳曰。秦始皇時。蒙恬軍恬南伐楚。次中山。特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隨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速。兼諸侯。平遂獵。圖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按中華古今注。自古書契以來。便應有筆。篆恬作秦筆。爾以拓木為管。以鹿毛為柱。以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為兔毫。竹管筆也。然則韓文之所託者。如何。餘冬月錄卷四十六。

餘冬序錄室玄卷之四十七

外篇第二十二

柳巖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蠶與馬同氣。蠶為龍精。其首類馬。星屬天駟。月直大火。則浴其種。周禮馬質禁原蠶者。為其傷馬物。不能兩大也。今術家末。僞蠶塗傳馬口。即不能蠶。蠶蓋其氣類自然。相感舊祀。先蠶為馬祖。事本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為天駟房星也。為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荀子蠶賦。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是又以其形言之。有相似者。而後世遂有蠶女兒之說。有馬明菩薩之說。有馬頭娘之說。見於中華古今注。及搜神記。乘與集之所云者。何其妄也。中華古今注。蠶為天駟星。化何云。女兒答曰。太古時。有人遠征。家唯有一女。并馬一匹。女思父。戰謂馬曰。爾若迎我。父則歸。汝馬因逐去。父東馬歸。謂兒女。爾若迎我。父則歸。汝馬因逐去。父東馬歸。謂世人。謂蠶為女。兒蓋古之遺語也。搜神記。同乘與集。今又曰。馬頭娘為此。

序錄卷四十七

○張平子東京賦。却走馬以糞車。何惜驥襄與飛兔。薛綜注。引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河上公曰。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糞。農田。然今言糞車者。馬不用。而車不收。故曰糞車也。朱子語錄。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語。錄者謂

今老子書無車字不知先生所見何本蓋不知東京賦有此句也車字竊疑是田字誤詳解糞車不通

○暇日記養子野曰漢書趙過始為牛耕前世皆是人耕也然舟耕何故字伯牛當知牛耕其來遠矣能改竊漫錄左傳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焉而歸劉炫謂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按古者服牛乘馬以駕車不言單騎也至六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疋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乃漢時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雲南邊夷貨多用貝占老相傳以為變俗則然按漢鹽鐵論貨曰夏后以貝殷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然則用貝蓋起自夏后氏其用在錢布之前矣

○秦開阡陌宋子訓開除也蓋井田方有阡陌開阡陌即廢井田事春按史記一歲明云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所謂決裂於除之義蓋昭昭矣

○後漢循吏傳注春秋井田之義有五一日無滯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

○趙襄子殺智伯潞其頭以為飲器注多謂溺器也按呂氏春秋云襄子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則是謂酒器也

○男子晚用護膝冬寒亦用護膝驛馬遠行用護膝若

膝褲膝下褲也今且婦女下體之飾朱子語錄秦太師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免得膝褲中帶匕首矣豈當時男子亦或著膝褲邪抑褲兩脚曰膝褲邪

○諸葛公八陣圖風雲龍虎之名疑古有之左傳楮丘之戰鄭鄩願為鶴其禦願為鵠即鶴鵠之為陣名可以推其餘矣

○管子書言宰相大官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而引古語去大匠不斲注者曰大匠但規模而已不復斲削也柳子厚梓人傳固非襲此為之然通篇千言舉不出此四字意

○淮南子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韓文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出此

○金石之聲金宏於石而石遠於金淮南子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遠之則磬音章

○笛馬融賦云近世雙笛從羌起而風俗通以為漢武帝時丘仲所作則非出於羌人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又宋玉在漢前有笛賦不始於武帝時丘仲也李鄴嘗辯之而史繩祖引史記云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而作笛吹之作鳳鳴是起於帝世矣周禮笙師掌教飲竿笙塤簫簥篪遂管以教祓樂杜子春謂遂讀為濂六孔蓋即笛之古字也經史可證如此後世不深考而為說紛紛可勝歎哉

○賦范蠡五湖而附以載西子事賦秦長城而附以婦
哭城崩事賦漢四皓於商山而言園基之事皆無本
出處特見唐人詩句中而好事者又從而實之耳張
無乘槎事乘槎是海上客毛寶無放龜事放龜乃武昌
軍毛寶所統之人而今例以張騫乘槎毛寶放龜為言
噫事類此失實者多矣

○漢顏延之老郎署事後人多誤作馮唐用左太中諫史
人承其誤云云後霍去病天幸事誤作衛青用王維詩
承其誤云云王明君彈琵琶事彈琵琶本送王明君
之人今人誤傳作明君自彈石崇明君詞昔公主嫁烏
其遺路之思其迷明君也亦爾則知彈琵琶乃從行之
人非嫁者自彈也今人盡明此出塞圖作馬上愁客自
上

彈琵琶而賦詞者又
其誤自故託琵琶誤矣

○揖相傳曰唱喏想古人相揖必作此聲不默然於衆
會間也唱喏者引氣之聲也宋人記虜庭事實云虜揖
不作聲名曰啞揖不如是者為山野之人不知禮法衆
所嗤笑契丹之人手於胸前亦不作聲是謂相揖宋人
以為恠即宋以前人中國之揖作聲可知今日承元之
後揖不作聲久矣而其名唱喏猶存官府升堂公座與
皂排衙獨引聲稱揖豈非唱喏之謂歟此固自有本也
○淮南子翟璜曰舉大木者前和邪許後必應之此舉
重勸之歌也今人上梁文中稱兒郎偉即邪許類也
○俚語以不可為不中蕭參希通錄引杜預注左傳無

能為役曰不中為之役使謂不中是晉已有此語不知
漢高祖與太子手勑內已有不中立之語矣陶宗儀輟
耕錄云俚語老婢奴材亦有出處王敦罵兄舍兄婢郭
子儀自云諸子皆奴材也不知晉載記劉元海謂成郭
王頴曰頴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田叔曰賊奴材欲觀
非分奴材之語久矣今人說圓夢元周密視聽錄以南
唐近事馮傑舉進士時有徐文幻能圓夢為證不知唐
李德裕次舊聞已有之安祿山之叛黃幡綽陷在賊中
及收復有言幡綽與逆賊圓夢必知其不可也圓夢字
見此又秦再思紀異錄長安興義寺有圓夢堂寺乃神
堯賜禪師智滿常住者滿以圓夢獲驗而堂以得名圓
夢之語蓋唐以前已然物求其祖事紀其原考見甚難
況言語間而欲得其所自之始非至博洽者誰能爾乎
春故聊辨一二以自費云

○四皓名載史記其序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李夏黃
公諸家讀綺里李夏一人黃公一人高士傳作東園公
夏黃公綺里李角里先生又以夏字屬黃公按陳留志
亦然志云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
道故號夏黃公而四明志又云黃公鄴人秦時與東園
公綺里李夏角里先生隱于商山然則黃公其鄴人耶
志又云鄴之大隱山有黃墓者公所塋地然則公既出
而歸而歿其故鄉耶四皓隱商山故記類言之商山在

關中豈避秦地哉黃公使誠鄢人欲避秦決無反近秦
理今商山下有四皓墓真偽不可知而況鄢之所謂大
隱者乎史記留侯傳曰上有不能知者天下有四人逃
匿山中云云亭山仙傳載古今樂府四皓隱居南山高
為秦博士兄焚書坑儒退隱南山作歌云云皇甫
高士傳云四皓兄秦政暴虐逃入南山作歌云云
按史記四人不載隱南山也后令呂澤使人奉
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初不言匿何山及迎之於
何處也然則商山後人所記未足信史稱天下有四人
則彼四人不宜皆在一處先輩論漢代建置酒時太子所
從四人皆假衣冠耳嗟乎四皓其一真偽且不可知其
死葬地將誰與詰之春昔經商山詩云不識安劉幾

一序錄卷中七

六

日歸商山四墓死相依史中出處真偽地下形骸果
是非謂此

○二十八將後漢書列傳起鄧禹馬武論曰中興二
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能感會風雲奮其
智勇為佐命亦名志能之士也故以其本第係之篇末
以志功臣之次其次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彭越
異乎祐祭遵景丹蓋延姚期耿种武馬成王梁陳俊
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郭彤劉植臧宮劉
隆與傳序多不同陶淵明四八目攸堅鐔中間又多
不合處不知顯宗所圖畫於南宮否臺者本第竟誰是
也若夫通鑑綱目等書所載鄧禹馬成吳漢王良次序

則是錯者漢書馬成傳後上下排行而參錯書之其誤
明矣

○稽康養生論齒居晉而黃五臣不能解吾子行謂觀
醫說方得其旨云晉地多瘴人嘗置之懷袖中若粵人
之嗽檳榔則知味甘傷脾故齒黃也

○宋人談苑載徐鉉嗜學該博嘗著李商隱焚南集悉
知其用事所出獨於代王茂元檄夜見躋陵飛走之期
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不知灰釘事後見杜篤
論都賦云焚康居灰珍奇權鳴鏑釘鹿蠡以為商隱雕
篆如此藝苑雌黃云南史陳本紀云秋酋震懼遣請灰
釘此語已在商隱前矣春按南史請灰釘之云商隱之

一序錄卷中七

七

所引者非杜篤賦中語也魏畧王凌陰謀廢立事覺司
馬宣王討凌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指釘以
示太傅意太傅給之凌遂自殺陳本紀乃此事故有請
之云而商隱亦有望窮之云本紀以指為灰灰與釘皆
闕指之具商隱承用之正王凌事耳若用杜篤賦所云
者何以請以望為哉

○丁晦芝田錄序有寧慚智之鷄碑之句鼠微人
皆知張陽故事至鷄碑宋人引宣室志云元和初裴晉
公征吳元濟至境上因發地得石刻有鷄未肥酒未熟
語解者曰鷄未肥無肉也夫肉為已酒未熟無水也去
水為酉破賊在已酉後果平蔡是日入城以為鷄碑用

此春謂非也此用戴安道事耳晉書戴逵愀爾時以鷄
卵汁澆白毫臂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鑄之詞麗器妙
時人莫不驚歎丁晦蓋用此鼠獄與鷄碑皆幼年慧解
事故以作對爾

○鳳毛有兩出處謝超宗故事後人文字中多用之而
父王邵者鮮起宗邵皆晉人也

○朱子嘗言牛僧孺何緣去結得箇杜牧之杜爲渠作
墓誌今通鑑所載維州事有些好底皆是春記丁用晦
芝田錄云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常微服逸
遊公以街子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牧以拾遺召公以
縱逸爲戒因取一篋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牧之

蓋爲是感之耳

○五寶在唐則左拾遺叔向子國子祭酒常司葉年容
管經畧群嬰州刺史庠武昌節度使輩在宋則諫議大
夫禹鈞子端明學士儀禮部侍郎儼起居郎侃參知政
事俱補闕傳今但知燕山事耳

○世稱薦用人士謂之桃李皆本唐人謂狄梁公天下
桃李皆在公門之說此說恐非首創云者唐詩滿門桃
李屬春官豈即用當時事耶或又本漢李廣傳贊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之說然肯意殊不類春觀劉向說苑陽
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云云
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

得其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
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
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乃知此其事祖也唐人朝裴度
詩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
起荆棘滿庭君始知正用此事

○朝廷錫宴秦漢而下紀載非一徹組收餞禮制有之
陳徐孝克爲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
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令中書舍人管斌伺之見孝克
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
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良久乃勅自今宴享孝克前饌
並遣特選以餉其母時論美之唐秦再思記宣宗宴罷

見百官與衛王拜舞遣下果食之物上恆之咸曰歸獻
父母及遺小兒上勅太官今後大宴官文武給食兩分
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裹歸然
則後世怕果餘食之例豈始此歟漢晉間君臣宴享未
必無徹歸事別給兩分與果子則是唐宣朝異數耳當
竢再攷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頌爲相
以金黃百
不進唐人不說又以爲士子初登科及在官遷除朋
寮慰賀皆盛酒饌音樂宴之爲燒尾唐制立入三品題
後舊官中宗皆令
其宴皆中宗皆令
其宴皆中宗皆令
其宴皆中宗皆令
謂虎化爲人唯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或謂魚躍

龍門化龍唯尾不化必雷火燒之乃成爲龍猶人之初
蒙除授必樂飲宴客乃能成其榮或又謂新羊入群乃
爲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封氏聞見錄載
貞觀中太宗問宋子奢燒尾事以燒羊爲對夫一宴樂
事區區耳記載不同如此一宴之名何關大體自唐而
爲說者誕漫不勝其異侯鯖錄石林燕語莫之能折衷
焉而況非此類者聖經古史隆簡殘編經秦煨燼出漢
杓鑿鄧書而燕說之安得不紛紛於後世乎

○公私在役錢曰脚錢其名自唐有之唐書德宗以宦
者爲宮市使押買人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朝野
僉載李審請標米送至宅母問車脚錢幾何是也

○宋王元之待漏院記北闕向曙東方未明諸君啓行
煌煌火城火城見李肇國史補云每元日冬至大朝會
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珂傘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
城宰相火城至則衆皆城燭避之是也而朱或可談云
朝七四鼓至禁門外候者以燭籠相圍繞首謂之火
城宰相最後至至則火城滅燭大臣自從官及親王駙
馬皆有位次在伏舍謂之待漏院不與庶官同處火城
所言火城與肇異或謂肇所言唐故事或所言宋故事
也按院記明云相君啓行煌煌火城此火城非當時宰
相之導從乎可談誤矣朱或又謂火城一處引國史補
將至火城皆備列燭至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

○松溪記聞女貴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
年間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爲一歲也
蒙古錄韃靼初國無庚甲其俗每以草青爲一歲人有
問其歲則曰幾草矣每見月圓以爲一月每見草青遂
遞方知是月有閏也又曰韃靼記其年春秋則曰草生
草枯記其月朔望則曰月滿月缺按古三墳伏羲氏皇
策辭曰惟天至仁於草生月天雨降河龍馬負圖神開
我心則是太古未造曆前亦以草爲記也唐西域記月
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則是彼不通中
國正朔亦以月爲記也三墳伏羲氏木王月命臣潛龍
氏作甲曆皇策辭後一易草木皇曰命子英居我潛龍
之位主我陰陽甲曆後二十二易草木吳英氏進曆於
君所謂草生月與木王月記其歲之春也所謂一易草
木二十二易草木記其歲數也猶今遠夷正朔所不及
處也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異國學生仲方編輯

古人姓氏名字有不載之正史本傳或闕焉弗彰而雜
出於書疏記注家者蒼頡姓侯剛氏見古篆許由字仲
武見莊子臯陶字庭堅左傳孤竹君姓墨名台孔叢伯
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謠也
篇中子名伯遼周書史詩仲彭祖姓錢名鏗范錢音
箕子名餘胥莊子管叔名度史記易牙名巫字易牙
孔穎達逢蒙之弟名鴻超陽朱之弟名布列楚狂接輿
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字伯樂伯樂名馬非陽字也
同時有九方駘亦善相師曠字子野莊子管仲名敬仲
左傳子謂之九方阜師曠字子野管仲名敬仲
公孫子休列子孫教名饒字叔敖列子然師也姓辛氏
字子文或曰研或曰計倪索隱杜康字仲寧魏志鬼
谷子姓王名詡續仙傳陳仲子字子終皇南漢高祖父
太公名崇或曰煥字執嘉後漢書王世紀高祖兄仲名
喜曹參字敬伯申公名培記注項伯名繆字伯繆書叔
孫通名何楚漢四皓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陳留志
常居園中夏黃公姓崔名康字少通姓黃氏綺里李
姓朱名暉字文季甫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並皇
傳壺關三老姓令狐名茂漢紀楊王孫名貴西京伏生

名勝字子賤西漢文翁名黨字仲翁代小揚
雄所稱孝士元者名弘蜀志鄭子貢名櫟嚴君平名
子賤漢書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陳思施延字君
子後漢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聖賢或曰姓
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龍康衛夫人名錄字茂
忘佛圖澄姓濕氏後魏石勒附州寺碑云佛國
所以言濕者思潤理國道安姓帛氏高僧釋家出
世受業於佛國沙門稱釋自道安始也是皆史傳之
所不載者也然如此類未及考錄者多矣
○月中所挂人酉陽雜俎云吳剛李賀詩云吳質當是
名剛字質也寶威飯牛車下淮南子作甯戊則知名威
字戊也
○曾參字子與參吾衍謂當讀參乘字不音阮簪切言
於字子游於旌旗之游也見說文舜生諸馮及馮婦之
馮皆音皮冰切古不音符容切也本草爾雅言味酢皆
醋字今酒醋乃酬酢字殊擇據士土等字今人亦皆
差謬秦誓如有一介臣大學作个臣明堂左个右个之
个作介爲是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按續世說
書此乃个字蓋个與丁相似傳寫誤也淮南子宋景公
感徙三舍當如史記作三度亦傳寫誤子夏讀晉史書
三豕渡河子夏曰此已亥也左傳行李之寺本作岑舊
文使字漢書廉察之廉本作相省視之義音同廉皆

傳寫之誤韓文李愿盤谷序王仲至本盤之土土爲下
窅而深深爲空黃庭堅詩擲掄作由音押東坡次韻毛
滂芋火對懶殘懶字作蘭字讀俗只爲用蘭字

○汲冢書汲縣耕人於古塚中得之耕人姓不字呼作嵬其名淮出春秋後序

○金大定中改葬兩燕王墓其東墓之柩題其和曰燕靈王舊舊蓋古柩字通用也

○秦方士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黻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註其下後人讀市作市屢字故疑福爲別名也

○秦渚紀聞宋張有以篆名世嘗言心守於篆文只

是一箇倒火字耳。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從包也。畢少

董妙於鼎篆其論水字云中間一豎更不須曲只是画一坎卦耳蓋坎爲水字見古鍾鼎多如此者

○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
占文鄭本脚字後借爲辰卯之卯此本別字後借爲西北

難事

○張世南游宦紀聞退之孔戣志銘云孔氏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按說文卅而集反二十并也卅速達反三十并也卅先立反四十并也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篇四字銘今刊正書者改作三十八非是春撰始皇

碑三十有八年或謂句皆四字而此獨多一字非是宜從卅八爲是亦是意也

○書契以代結繩肇自黃帝之臣蒼頡更數千年而周之臣籀損益之名爲大篆更數百年而秦臣李斯復損益之名爲小篆秦又命程邈作隸書以便官府行移逮今十有餘歲矣其字本祖蒼頡古文而畧變其體然觀漢臣許慎說文所載字以萬計而不足以括天下之聲有聲而無字者甚多也字支周時有龜茲國人來并傳其西域七音之學於中國有曰娑陁力有曰鷄識有曰沙識有曰沙侯加濕有曰沙臘有曰敝膽有曰侯利籊其別有七於樂爲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調於字

爲腭牙舌齒唇半齒半唇之七音蓋有耳學天竺妙語
多由於音中國之人亦有所未知也元氏有天下裔夷
之言與中國異尤非中國字之所該世祖時巴思八得
佛氏遺教制蒙古字平上去入四聲之韻分唇齒舌牙
喉七音之母字甚簡約而凡人之言語苟有其音者一
無所遺蓋自有書契以來大率以形爲主人以手傳而
目視者也而蒙古字一皆以聲爲主人以口傳而耳聽
者也論者謂元盛時此字爲一代之文而通行乎天下
者與蒼頡史籀斯邈凡四矣其亦可異也哉

○朱子言性情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從心從
青張子說心統性情心兼體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

者為甲未始約繼之符果非姓乎

○宋景文筆記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謂就為卿溜謂凡人不慧者曰不卿溜謂團曰突樂謂精曰卿令謂孔曰窟龍唐盧全詩云不卿溜鈍漢國朝林通詩云團樂空繞百子回是不曉伊人反語通雖變突為團亦其謬也又唾玉集俗語切脚字勃龍蓬字勃蘭盤字突落鐸字窟陀窠字窟壞字骨露錮字屈孽團字鵲廬蒲字突郎堂字突樂團字屹落角字只零精字不可巨字即釋典所謂一合字也宋或可談都邑市井謂不循理者為乖角謂作事無據者曰沒雕當歎石山詩話蘇長公嘗戲一書生書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

古今事考卷四十八

九

奸邪有其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戴埴鼠璞俗字智有所出乎嘗得數字晉摯虞較古人曰度量之由生皆絀闕而不通即今絀闕字禮儀志有懷懷歌即今之懷懷字衛坦說字勢曰或點點點狀似連珠即今之點點字王沈釋時論曰鼻齶乳而刺天成公綏嘯賦曰句磴勞曹即今之齶齶勞曹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見其俗何邪劉貢父詩話今人呼禿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記陶尚書詩話末厥兵則此兵正謂末賊爾末賊對世語虛偽何樓蓋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皆行濫稱也世語優人為河市樂說者謂南都石駙馬家樂甚盛詆訕南市中樂人非也蓋元和中

時燕兵行役記中語也有河市字大抵不諱名軍籍而在河市者散樂名也世謂事之陳久為瓚蓋五代時有馬瓚為府幕其人愚陋有所聞見他人已厭熟而已甫為新奇道之故今稱瓚為厭熟爾朱文公謂古之方言俗語載書傳中而今之注解家至有繆不通者春觀於此其弗信矣夫

○吾子行謂宋儒不識顧盼字顧音皆讀為美目盼兮之盼又不識盼字而寫使民盼然之盼與又不識此盼字而讀為盼今詳之耳從弓者音涸从分者音攀從从分者音異春按朱子語錄張以道曰盼庭柯以怡顏盼讀如悅讀作盼者非

古今事考卷四十八

十

○正德丁丑正月三日夜夢與人論字俾從人從卑使從人從吏俾猶使也為人使者人所卑使於人者為自卑為吏者能使人吏於人者人之所使也易曰不事王侯其不為人所使者乎俾曰從吾所好其不為人所卑者乎夫惟不為人之所卑斯不為人之所吏

○今世俗所稱俚語前代書史中亦多有之今人好以一字之訛一詞之俚而生詢訾若質於考古之士不知笑當誰歸人患讀書之弗博耳

○或問貧窮字義曰荀卿書有言矣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貧猶勝於窮也

○雲間志方言謂人曰渠自稱曰僕問何如曰寧馨

如蘇謂虹曰寧言罷必綴以休及事際受記薄相之

類並見於蘇志如謂此曰箇裏謂甚曰或

然謂蓋愧曰惡模樣謂醜惡曰潑賴潑賴音問

多少曰幾許如皆有古意至於音之訛則有以二字

為一字如世母為嬌男為以上聲為去聲去聲為上

聲如想如相韻之訛則以支入魚如魚如魚以仄

八麻以泰入箇音如情之類如此者不一大率皆吳音

也

○雲間志海人驗候云山槿風潮來海咥風雨多皆不

誣擡謂海水擡起常所迷望之山皆在目也此說似怪

或云蜃氣為然咥音離俗云萬喙聲也事相邂逅俗

謂之豆湊豆之義不可曉按吳越風俗除日鄰人互擊

炒豆相逆會擲而交納之且餐且祈曰湊投投去聲蓋

此語所出也

○吳主孫休名字四子嘗創靈音薄尚音雲舞音舞鼓音鼓

造十二字行之制以靈音薄字為名取日月當空之義南

漢劉巖亦制舞音薄字為名取飛龍在天之義不度之人

在民上喜於妄意制作如此魏江式傳今世易風移文

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貞談辯之云加以意說炫惑

於時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辭神聖為靈如

斯甚衆又顏氏家訓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

懷造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

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乃知此俗字

之所始也江顏二子其致威於車同軌書同文之世乎

唐君臣正論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為地千千萬

萬為年永主久王為證長正主為聖一忠為臣一生為

人一人大吉為君然嘗攷之但有聖聖忘正四字合証

作鍾君作鳳與正論所言不同宋人記其時有土俗書

者長為矮養為齋閨為穩奎亦為穩音媚小兒也天

音勒人瘦弱也歪音終人亡絕也音臘人不能舉足

也妖音大女及姊也音礪山石之巖窘也門音擡

門橫關也音音言人在水上也水音魅言沒入水下

也和和言隱身忽出驚人之聲也和音翳言多髭

也并東敢切以石擊水之音也如此者不一而足今不

悉具字義雖甚淺陋而偏傍亦有依附今雲南夷俗辭

訟彼欲誣陷人動曰竿音賴之事春行天下已強半矣

所見者此爾

餘冬序錄卷四十八

餘冬序錄終華卷之四十九

外篇第二十四

柳巖象何孟春撰述

至尊官家之稱皆昔人以稱君上者魏晉六朝間稱君

多但曰官稱其所私事亦多曰官稱父曰尊稱伯叔李

父及其所私事亦多曰尊一字為稱唐宋間無聞矣

○今人稱謂例公為尊而君次之古殊不爾東西周天

子之正系也戰國時稱周君曰文齊公子耳稱薛公豈

必公之尊于君哉

○夫人淮南子有老而杖於人之說而王充論衡有曰

人身以一丈為正故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嫗為丈人也

○范曄臨誅其妻謂曄母曰罪人阿家莫念孫棘以弟

薩赴獄棘妻寄語大家以小郎屬君齊文宣帝兄女樂

安公主嫁崔達摩公主曰阿家憎兒陸媼於胡太后前

稱昭儀言大家行多非法婦謂姑為阿家或為大家六

朝間言例如此家與姑同音漢曹昭已有大家之稱蓋

尊之如毋姑云耳齊郎邪王儼謂太后曰有緣更見家

家斛律光請後上至千秋使人出曰大家來則母氏與

君主皆可同稱也

○唐宋間人呼謂有先輩之稱或曰此互相推敬爾然

不聞施之同朝同官同年而所稱皆未任官職未給科

第之士觀歐蘇書札可見李方叔東坡門人坡書稱方

叔為先輩按此夢瑛言王凝知舉日司空圖第四人登

科王謂眾曰某叨忝文柄今年勝帖為司空先輩一人

而已則是所謂先輩者實後輩士也唐王福時雜錄文

中子謂魏徵及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非輩薛稷

比然則是稱隨處初蓋已如此

○古人謂使為信黃伯思法帖刊誤災報帖故遣信還

少帖信遂不取答真諦云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

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明旦信還虞永興帖事已信

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而今之流俗遂以遣書

饋物為信故謂之書信手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

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洪武三年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煩首再

拜百拜皆非實其定為儀式令人遵守又小民不知避

忌往往取先聖先賢漢賢國寶等字以為名字宜禁革

之於是禮部定議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劄稱

端肅奉復致平已者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

卑幼與尊長則云家書敬覆尊長與卑幼則云書付某

人其名字有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漢晉唐

等國號悉令更之此事後來不復講矣

○酷浸曹公湯澤有軍之云昔人相傳為笑今人知笑

之然送人酒必云曹水鷄必云寇禽鴨云家鴈而鵝亦

為義愛之稱不免沿前科曰彼欲以是為新異而不知

是所以爲俗也其稱于人又有可議者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爲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于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碍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瑯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累數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間孫光憲輩始此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爲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累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春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碍者也此失裨官牒說多不可勝數然明賢著作自無此吾不願人家子弟重積此俗習也時客有以文

字贊者因遂拈出爲兒輩言之

三

○屠牛坦屠羊說所執市井之惡務也而其名至今傳史書而陳所爲閭閻之末業也而其姓至今存託於名人之文章也

○人能飲不能飲有大小戶之稱唐宋酒令詩話言之多矣今人殆相循而云爾或問此稱定起何時吳志孫皓每宴人以七升爲限小戶雖不入口並饒灌取盡是三國以前事魏藥者已有此品目也

○三國曹操呼孫策爲獬兒關羽爲孫權使爲貉子唐代宗以字名賀知章子蓋戲其爲瓜子也爪借音爲獬今人以鄉俗諺名相稱謂爲謹同此

○俗稱驢作衛子言衛多驢也亦有出處見釋常談呼驢猴作山兒亦有出處見轉燈錄

○俗以牝畜爲草於雌雞鵲鴨亦有草雞草鵲鴨之稱義殊不通然亦相傳有自晉郭謂魏杜畿課民畜犝牛草馬宋絲曰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特也

○史稱張長史顏魯公始同學正書張知不及顏去而爲草畫記吳道子學書於張長史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深造妙處中吳紀聞楊惠之初亦學畫見道子藝遂更爲塑工亦能名天下自今觀之塑工當不如工畫畫工當不如工書而工正書又難於然數子之名其

子 102-98

到今傳一也惠之豈不能畫而道子豈不能書者哉彼誠知生同時習同事美不能兩勝則名必有所掩名爲所掩則不如他專所工而獨擅其名之愈也噫數子可謂自知而能謙能冬就其所長而不隨人後者矣世固有勞勞終身無寸長以自見而忽焉隨草木以腐者問其業雖在塑畫之上吾亦羞之因書以自警焉

○魏鍾繇問蔡邕筆法於常誕誕惜不與乃自捶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焉繇吳趙達治九宮一算之術對問若神闕澤諸人祈之不肯傳繇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簿祿位不允允後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祿問其女及發達棺

無所得法術絕焉。于時李漢繼周鮑古篤學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人有從學天文者周曰天下事當學者尚多何必天文。斯言不亦善乎。後魏高允雖明於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將推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其難既知復恐漏泄不知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權會雖明風角玄象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唯有一子亦不授此術彼鍾繇輩拳拳誕與達何為誕與達悖守一藝死遺暴骸之禍愚益甚矣。

○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又題王

宰山水圖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廐迫王宰始肯留真跡黃山谷嘗與人論文舉及吳生擅場也。句謂古人能事不獨求跨時筆須要於前輩中擅場爾他日因人乞書又舉王宰真跡句謂收書者亦欲精耳貪多不擇自是一病此卷此畫跋中宋元與國初人名氏斑斑錯錯諸人中誰為擅場者乎其人吾不得而賞也其一皆真跡乎蘊真博雅好古精鑒圖繪工翰墨自云得此真有源委其所取有在恨春不能與之賞其妙也因憶少陵山谷語為識其後。

○荆善射或使射雀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俯首而愧終身不忘羿之愧在他人足以為奇矣公侵齊

門于陽州頗息射人中肩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息之謂無勇在他人不可謂無勇矣而二子之言如此然則學者自處其可以自恕乎

○古今權量不同不知變自何世北史載後魏高祖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其法依漢志為之是知漢律曆志所載積黍之制魏晉則已變矣至拓跋而有長重之議然當時改用無幾亦不復行觀張普惠疏中所論可知此由在位好利者務求奇贏故耳古升十六十二分容一百六十二寸為斗欲知古尺以半兩錢準之言徑寸也欲知古秤以大半兩錢準之重如其文也古權四斗斤者今才十五斤耳量容十斗者特今之三斗耳宋劉仲原得漢銅斛以其刻文校今權量知之然則漢晉間所言權量輕重多少之數俱可準此而推侯鯖錄云藥方中一大兩即今之三兩隋合三兩為一兩也春謂隋蓋合古三兩為一兩亦不過今之一兩有奇耳故曰一大兩德麟誤矣王仲弓傷寒證治論湯劑注云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晦菴語錄云今之一升即古之三升今之一兩即古之三兩蓋是大畧如此

○古人製樂皆用律尺九九八十一分琴瑟鐘磬簫管等皆准之故八音克諧後世琴瑟太長長則聲緩笙不用執而用木木實而聲過清鐘大圓圓則聲清而搖故

不協律尺又以積筭之難人遂不學今立簡易之法假如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即以紙條依律尺九寸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亦以紙六寸如前於三停外添一停是添二寸共得八寸上下損益如此至蕤賓再起三分益上一生之法不費積筭律呂備矣

○截竹大小如律曆志所說加以清聲隨十二辰編之即象鳳翼參差若左右自外而內各例編之則兩旁長中央短若樂圖所画仍以漆寫底即成雅音四清聲乃子丑寅卯四管之半截也

○孔叢子孔子晝息而鼓琴聞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聞夫子之音清微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欲心之所爲發也沉則實德之所爲施也夫子何感若斯乎於是同入問焉夫子曰然吾有之嚮見狸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是音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以聞于夫子曰可以聽音矣後漢書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客彈琴於屏邕至門前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入告主人自追問其故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方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乎邕歎曰此足以當之矣若邕者可以聽音矣嗚呼意存於中而音形於外事無微而不著也

○晉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懷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歎欬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賊並解圍而走劉琨避亂塢壁賈胡數百欲害之嚮援笳吹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群胡皆垂泣而去二人得免于厄其事絕類狼心不可以言論而可以音感不可以理化而可以情動然則聖人之樂其能治人神和上下也宜矣余樂之作若能動人乎哉人情物具非異也音節不足相激發耳

○何子嘗夜苦多夢夢亦復苦數醒非醉甚勞極比明寐而寤者不翅以十數夢亦未嘗不自知其夢也夢中動靜若於平日不異必自誤曰此夢耳乃合我行以是而醒若事與心違所見非思慮所及又必曰此何爲者豈非夢耶以是而醒或夢得大可願樂出素望外必曰我矣有是乃夢所遇以是而醒夢諸怖畏及所可惡情感不倫理未應然必曰是非佳夢何必久之以是而醒夢歷異境參會古人議論非常增廣耳目必曰奇夢乃爾安得長會以是而醒夢有所與必曰夢與人物胡損於余有所受必曰受所夢物於余何有以是而醒夢歛食際必曰我饑固宜夢食緣渴夢飲以是而醒夢飛與隆疾走動心必曰夢魂翩翩不容力禁以是而醒至乃死生入夢骨肉薰灼既欣且哭必大怵惕神識相擾勢不得留以是而醒一切事物夢類所聞舊占夢事必損

念言此當其占其當此驗以是而醒何子引扼一刻之

間蓋幾夢焉夢而竟其始末不自以為夢而亟醒者一

夜數十夢之間才一得焉所得之事占之來日無不驗

也何子晝而歎曰吾殆有夢疾乎孰能治吾疾使無夢

乎吾聞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吾不能進於至人吾何

以不自愚乎前輩達觀以大夢譬處世吾豈不知處世

之為夢而夜夢中乃獨知夢焉心眼益擾非吾之疾乎

或聞之曰先生多夢而數醒惟其知夢也知夢則不惑

於夢不惑於夢其肯惑於醒乎世不皆至人不皆愚人

孰能無夢先生而知夢也移夢中之所以知夢者以處

世則即知所以處世之夢之道使前疾之有先生不然

而區區於夢醒之別晝日所驗之事夢中醒乎其別幾

何不惑於夢而惑於醒是惑於醒時之夢也是非知夢

也是則夢之疾也夫先生其誰使治哉其誰使治哉

餘冬序錄卷四十九

餘冬序錄極論卷之五十

外篇第二十五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 仲方編輯

尚書周易毛詩俱有百穀之稱周禮乃有九穀六穀五

穀之稱而五穀禮記諸子書咸稱之周書凡禾黍居東

方黍居南方稻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其分方之數

乃六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嘆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

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虐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其

列不升之數止於五墨氏所云亦然後世言及穀必以

五為數所謂九與六無及焉者星經列星圖乃又有八

穀八星之說穀者衆種名也訓百穀者揚泉物理論曰

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菽者衆豆總名三

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菓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

九穀者鄭司農周禮注稷黍秫稻麻大小豆小麥也

六穀者據周禮殆是黍麥黍稻粟菽而鄭司農以為稻

黍稷梁麥苽也五穀者未麻菽麥豆也或云麻麥黍稷

豆也又云黍稷麥稻菽也八穀者星經注黍稷稻梁麻

菽麥烏麻也列星圖載八星一主稻二主黍三主大麥

四主大豆五主小豆六主小麥七主粟八主麻子則所

謂八穀者此也詩甫田篇黍稷稻粱四物並稱後人不

當云其為某之總名既以某為總名則黍稷與梁菽與

豆不當並立為穀數也爾雅梁稷也注稷粟也廣雅黍

黍也案伯其穗謂之禾大豆故也說文秫稷之黏者占
今注稻之黏者為秫禾之黏者為黍據此而論穀數之
所取者不免複矣吾徒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可乎庸合
書之以談詳考

○司馬相如作賦不知盧橘之為枇杷鄭玄注禮不知
橘之非梨

○晉惠帝不辨菽麥見譏史臣而鄭玄未辨樗梨不免
張彥遠之謂惠之黷不論也以玄而不免謂於後世人
可不務博物耶宋祁筆記玄注禮記謂樗梨之不臧者
今樗與梨結不類恐玄所指非今樗也

○古人蔬食乃是之米以蔬充食不但不得肉耳東觀

漢記趙孝建武初穀食尚少孝夫婦嘗蔬食而以穀陰
讓鄉里夫婦飯之禮覺亦不肯食遂共蔬食其所謂蔬
食者非穀食矣論語飯蔬食飲水孟子蔬食菜羹之云
蓋如此

○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稗稗肥勝之書云稗水旱無
不熟之時又特滋盛宜種之以備凶歲春出巡視門見
凡高燥低沍當旱潦處民不種即已種即是物也其種
如黍而黑穞其米次之不減案米黃穞稗也小食
而稗稗又得以供畜實北方農家所賴多矣

○葡萄酒唐書云西域有之前代或貢獻人皆不識太
宗破高昌收馬乳葡萄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損

蓋造酒成八色芳辛酷烈頒賜群臣京師始識其味春
按史記大宛以葡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
十歲不敗漢使取其實來離宮別觀傍盡種葡萄中國
之有葡萄蓋自漢始然不聞有釀法也武帝內侍西王
母嘗下帝設葡萄酒三輔決錄孟佺以葡萄一斛遺張

讓得梁州刺史此酒于時定不易致魏文帝詔群臣葡
萄中國珍果而有釀以為酒善醉易醺之語釀法豈始
此邪晉張華博物志西域葡萄酒俗傳飲之醉彌日不
解文帝謂易醺而華云彌日不解其言異矣華只云西
域有此足明魏時中國亦無此釀也然則得其酒法釀
於中國唐時始有之耳金人元好問葡萄酒賦序載劉

元甫言安邑多葡萄而人不知有釀酒法少日嘗摘其
實并米炊之釀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飮冷而不寒
者之矣貞祐中鄰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歸見其
所貯葡萄在空盎上投幣已乾而汁流盎中蓋其酒
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不傳之秘於
而發元曰嘗見還自西域者云大石人飲葡萄漿埋之
未幾成酒愈久愈佳其說與劉齊老又曰世無此酒久
失得之數百年之後而證數萬里之遠物顯勝有時非

偶然者以此言之此酒唐以後復不傳矣其詳詳
家有所謂葡萄酒者其味甚佳至二車一歲之久其
可與酒相類其味甚佳至二車一歲之久其
酒至國中其味甚佳至二車一歲之久其

○說所載集之為水清可變酒然其美與佳也
同遺山賦序一任其自成別無製作不知唐文皇損益
之法如何八色酒自成者無是而遺山謂得之數百年
後其然乎春竊意八色唐內法高昌所得未嘗外傳李
嶠東都之柑賜此酒學士館至記而鮑之李太白之所
詠初發醅者非民間甕盎物也歷五季之亂而為宋金
光甫謂人不知有釀法不亦宜乎春近緣使命道秦晉
間山西人葡萄其土物此酒平陽屬縣家有之其釀法
視唐書與元氏序同異非秦所欲知然固嘗得而飲之
矣分司無事耳熟面赤遂寫此記見者當笑之
○花木蔬菓以海名者李贊皇謂悉從海外來如海棠
海榴之類春按亦有以胡名者胡桃胡葵之類當亦由
胡地來次服器用胡胡床之類亦是胡製
○唐寧王善識馬一印廣寧縣有馬牙人魏神奴請
呈二馬寧王即於中堂閱試其毛骨形相神駿彩衆
賓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其價幾何牙人先指
此一千緡次指此五百緡王令左右如言付錢馬送上
廐衆賓笑測其價懸殊即共咨詢王曰諸公未喻當為
驗之即令鞭撻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座客辨優劣否皆
曰不知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
塵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十過之後頭生塵埃以此為其
質之多寡座客乃服遂女里善識馬嘗即行見馬師

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已馬易之果然金珍刺按答善
識馬閱馬於市見良馬雖羸弱輒與善價取之他日果
良馬也為國家求士者有如此人識馬者乎此士所以
願為知己死也
○楚人居貧讀淮南方有得螳螂伺蟬自郭葉可隱形
之說遂於樹下仰取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
樹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別乃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白
郭問其妻汝見我否妻始恒答言見經日乃厭倦不堪
給曰不見於是竊喜齎葉入市對面取人物為市吏所
縛知此事者人記之以資嗾囑未必實事然世之書
癡若是者多矣孫光憲瑣言唐張揚尚書少子嘗聞古
方術說壁魚入道經函中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取
而吞之可致神仙意遂感之乃多書神仙字碎剪以實
瓶中捉壁魚投之冀其蠹蝕後不能得遂成心疾張氏
子之癡也不亦可哀乎世固有讀聖賢書而竊其言以
求濟己之私欲者其為喪心亦又甚矣
○水鳥有鴛鴦者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輒
思而死南海魚魚雌常負雄而行或捕得其雄其雌亦
自止不獨活也然鴛鴦諺于三百篇談者德之比諸人
之有別而鴛鴦無及焉鴛鴦特戀于情耳德固無取夫婦
之愛死生不再匹其愛也其可以不正
○交趾異物志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

墜積下作巢子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經注猩猩知性而不知來封谿山谷間常有數百爲群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織草爲履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履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速乎醉因取履而著之乃爲人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鳥獸含生非不知患害之當避而愛動于中欲牽于外始戒終忘竟以身斃人之智其賢於羣鳥與猩猩者幾希

○草木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古今莫喻其理獨朱文公謂地六爲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爲花故六出或言花

中巖挂四出之異史紀祖云土之生物其成數在五故草木皆五出惟桂乃月中之木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春開者屬花皆六出矣天上瑞葉開花六出春雪亦嘗五出矣以物類求之恐亦不可盡曉蘇子瞻云今桃杏花有六出者必雙仁皆能殺人失常故也雪花六出至春乃五出殆亦陰陽之時或有感而然爾

○晉泰康五年大秦國貢劬緣子十岳帝以三岳賜王愷助其珍味使本示於石崇事出魏志其君用意乃如此奈何其下不以侈靡相習尚也

○南方有樹曰枳椇實如珊瑚耳而可食以木爲屋

中酒則味薄昔人記因脩舍用此悞落一片酒甕中其酒化爲水味飲酒人不喜食甜物惡滿中也曼陀羅花者有大毒末之置人飲食中即昏醉昔人記詔川公庫貯酒處取一枝挂庫中飲者易醉物能變易人性如此

○京城夏月蚊多處人苦於宵嚙有計薰逐不能成窠其無蚊處雖帳幕可無用之有同一巷相隔竟十數家而彼此懸異者春微貸移徙此地多矣甚陌瑣碎不足復數顧學士謂春曰此異豈獨京城否鄉松江某坊蚊多某坊蚊少其門外城河中可里所絕無一蚊郡人暑夜嘗移舟避宿其間其所以無蚊之故固不可推也春因記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移餘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然則古人嘗怪之矣

○朱砂入火後用之殺人藥中服餌用其生者附子生即殺人藥中用其熟者物性逐火而變如此夫物之能殺人者毒也而毒太陽之熱氣也先儒謂太陽火氣常爲毒也附子性熱本毒火以炮之以熱攻去其熱故不能爲毒朱砂性冷本無毒入火則熱故遂成毒而殺人也然則五行火獨能變物性何也釋氏嘗謂火行變化性也晁以道客語耳草遇火則熟油麻入火則冷

覆右者雄右覆左者雌燒毛內水中沉者雄浮者雌蛤
蚶皮粗口大身小尾粗者雄口尖身大尾小者雌鰲雄
小雌大水中浮者雌沉者雌

○盜食之死熊而飛鼠饕食之死鼠而肥螻豈惟物哉
人之嗜好根其性亦有不可趣者曹公之野葛夏竦之
鍾乳硫黃是也

○歎吐生者兔鳥吐生者鷓鴣蒼鷓兔唇缺鷓鴣胡大
此其異也以竅論胎卵亦不盡然

○龍無耳魚亦無耳柔魚無骨馬無胃蜃無臟揮無膽
鼠亦無膽註曰鼠鰕缺魚亦無膽又無頭候無脾兔亦
無肝又無腎蟬無腸蝦蟆亦無腸鷄無肺犛無舌又無

後植蟬無口蛇無足或云蟬皆有足五月五日取蟬地以朱滿盆之豕無筋或云無筋以須臾之置中足出取之蛇足如兄之豕無筋或云無筋以須臾之置中足出取之又無心蝦蛤無血飛者無胃走者無翼麀有牙不能噬鹿有角不能觸鷺有翼不能飛陳武帝詩草引子云家鷺為鷺無足而飛者不能飛知如鹿人守其群而已

惟騰蛇諸蛇中惟螻是胎產者
○虎生三子則一爲豹鶻生三子則一爲臨貲子爲豹
不肖子爲貳

○鵲有巢鳩居之布穀生于鵲鵲養之

○暴之子其母實生之而其子食其所生螺贏之子其父之祝也而其子肖其所祝

○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謂也人亦有溺

於自愛者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鵲愛形顧影不自藏
為羅者所得名山士之罹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故
爾夜鐵樸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祿聲色
之在人徃徃耳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哉

○昔人有言逐麋之犬豈顧兔邪莊館逐兔之犬終朝尋兔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也楊象物彼其才力志識大小各有定也若逐麋而欲兔乎顧逐兔而又欲得麋未有不兩失者也

○慈烏反哺世有不顧父母之養者烏之罪人也青瑤
愛予忘親世有孝衰於妻子者未羽之鷄也
○唐鼠易腸可謂知悔謝豹覆面可謂知媿

○麾下鮮卑目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紀昌
視蠅盡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絕皆心之所寄也
○春同年方給事矩嘗以小魚鮮餉余一筋千頭曰此
吾鄉漬池物也唐段公路北戶錄云恩州出鵝毛脰其
細如蝦虫豈此類耶

○地產以非所有爲貴古今同情關中人不識蠨關中無蠨也漢末朱登爲東海相遺張敞蠨敞報書有謹分斯貺於三老尊行曷敢獨享之語其珍蠨可知今日出糟螯以餉客因詫陝人之在坐者

○世之貪者每爲財苦而廉者心休休也狼食不足豹有餘漫天畫之忙與春鉏之閒何如哉

○見虎一毛不知其斑斕一鬣足得其味

○五月五日蝦蟆必伏水草不鳴七月七日烏鵲則集林木不飛丙日嘉魚出穴甲子庚申日瑋瑋輒閉口不食野雉知雷起處虎知衝破燕知避戍已鵲巢知背太熾於此有以驗曆法與方位豈但鷄獨司晨鶴能警夜而已

○虎以狗為酒描以薄苛為酒蛇以茄為酒鳩以桑椹為酒彼食之而醉故知其為酒也

○兔絲無根或曰非無根也但不屬耳其根不從苓是也羊蹄燒之為灰種土生蘆服羊蹄豈蘆服之根邪

○物有效吾所用而不能無鮮者病齒之人服若參病

愈矣而腰重不舉世不有類是者邪地有中華談一病齒用苦參後有太常少卿許昭亮用若參腰疾遂愈藍蛇有毒尾却鮮毒當歸生血鬚却破血麻黃發汗根節復止汗

酸棗醒睡仁復令人貪睡蟻蟻腰以前治大小便之過滑者腰以後治閉結者一物也為用不同如此又益以

浸魚肉則能經久不敗以沾布帛則易朽爛一物也所

施慶各有所宜也惟酒亦然世說孔融好飲王季羣說月夕則飲酒日夕則飲酒性極臭用以入食餌乃能

去臭經本草云蒸栗者變藥門云是門韻氣極羣然置矣肉中能掩臭氣羣臭非所當疑也君子醫國有興廢

陰害之責人才繫其用舍可不審其所處者哉

○火已失而遇兩人雖喜之不足以為福酒已醉而增

醉人雖厭之非所以為怨

○薛莫聞山虎遊其間影莫映水蛟在其內君子立身於市朝若之何而無畏

○畫餅無充饑之用談梅有止渴之功脾非物不實而精逐意可生也虛不足以實其虛而虛有虛之用也

○松之葉無以異於蒿而松能耐久也榛之華無以異於槿而榛有實也菱之浮水無以異於萍而菱有根也

○宋人記北方助棗誇橄欖語此至你回味時我已詳說東坡賦橄欖而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

公蓋用此語易棗為崖蜜爾崖蜜櫻桃也五元之詩以橄欖比忠臣而坡不肯一籌假之雖黃在人口吻如此

益信作人難矣

○祖遜坐上父老歌玄酒忘勞耳孤脯宋人謂孤子為淨樹樹蓋少味無韻之物也贊寧荀譜荀滑利大腸無益於脾俗謂之刮腸篋是也凡物過度而食益少而損多豈止荀邪孤疏淨街舖可對荀刮腸篋

○山薑花莖葉與薑無異根不堪食葉間吐花作穗如麥粒軟紅色秣含草不疏煎服之治冷痰出九真交趾按此物吾郡有之鄉人醋浸作菜茹

○柰之挂陽縣產風葉充若飲能愈頭風故名亦可浸

酒性微熱前人志記不載范石湖集蠻茶出脩江治頭
風南人今無所謂蠻茶者風葉豈蠻茶之謂邪柳之土
蝸石湖所謂地蠶是也地蠶中州亦有之謂之甘露子

○藕散血菜腹散豆腐蠅散漆

○櫟木名桐也古者桐棺故謂棺為櫟猶天子用梓曰
梓宮也而今人例指漆者為櫟何哉

○吾州制字柳以多木名其木櫟為貴其為樹四時無
改柯易葉質性堅於檜栢伐而材之雖百歲雨淋日炙
弗蠹弗腐作屋置以當風雨之衝棺在土與石櫟敵此
櫟之所以為貴也櫟樹歲結子其子小者小於榛味如
之犬者大如榛而味皆土人取為果實謂小實者為圓

本草卷五

木部

珠櫟人者苦珠櫟以此分二種其材固無異也按山海
經前山其木多葦注謂其樹作子可食冬夏恒青作
柱難腐豈即此櫟邪

○打稻具古謂之拂今吳人謂之連枷楚人謂之掉杓

○跳鐵銅鐵也跳音條見本草

○南史扶南夷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猶中國云紫磨
按孔融聖人優劣論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有聖
也紫磨之名久矣

○柳筆有詩見柳子厚集中雪霏錄載吳人稱雪庵居
士謂趙松雪出柳筆兩枝玉石丞雪秉色蕉一幅公曰
爾欲吾題此邪吾柳之筆在元猶重今豈無嗣其藝者

○鳥獸昆虫飛者以翼而聆鼠以其尾蛇鳥以其足獨
以其髀飛鳴者以口而蟬以其腹鳴行者以足而螭螭
以其背砂授子行強側以其身側行聽者以耳而龍以
其角牛以其鼻聽取者以臂而象以其鼻取視者以目
而水母以目又以借其蝦視走者以股而駝驢又以借
其為驢復又以借其狼走

○秦西巴放麋與糜母之事魏帝不復殺鹿子之事春
膏為之論矣鄧艾征涪陵見緩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
緩母其子為拔箭以葉塞瘡艾歎息投弩水中驍周
累式至殺安遂獵徒逐獲母負子沒水中乃以戰其賜
子隨其傍以手捫子而死見者感焉驍周慈孝之根

本草卷五

木部

天性物不異於人也范蜀公載吉州有捕獐者殺其母
之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踰遂斃
蕭氏子為作孝獐傳元周公謹癸辛雜志舉言之云武
平素產金線獐大者難馴小者其母抱持不少置法當
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
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隨地斃邑人取其母皮痛鞭
之其子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窺其皮而後
安不則不可育何取之者之不仁如是乎宣驗記廬陵
人吳唐少好獵射發無不中後春月將兒出獵正值鹿
鹿將麋鹿射鹿即死鹿母驚還悲鳴仰頓伏唐又射
殺鹿母至前途一鹿上弩當發箭又激還中其子唐抱

兒方哭聞空中呼曰吳唐施之愛子與汝何異不仁之毒感于神理殆非誣也

○山海經云衛於山丘南帝陵竹林在焉大可爲船郭璞注云舜林竹一節可以爲船又竹譜云帝陵所生竹一節可以爲船

神異經南方荒中有沛竹其長百丈圍二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爲大船又羅浮山貞元中有人遊第十

三嶺見巨竹有三十九節二丈餘南方草木狀雲丘竹一節爲船出扶南然今交廣有竹節長二丈其圍一二

丈者往往有之西漢叢話洛陽有崇讓坊有河陽節度使王茂先宅李義山崇讓宅詩風過回塘萬竹悲李

即茂先之婿肅民述征記此坊出大竹大椅舍之所狀者今不可復見矣姚令威話中所載中原所有特亦攸

一特物爾山海經神異二經之說吾欲於何處求之是不得不爲此大君子惜也

○玄中記大月支及西域胡有牛名曰及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也葉文莊盛水東

日記莊浪有饔羊土人歲取其脂非久復滿腹蓋地接西蕃偏方氣使然爾文莊嘗官陝西所言必其所見春

使節經武威時恨不及詢之饔羊可與及牛對焉地接西蕃偏方地氣使然余考之玄中記信然

餘冬序錄卷之五十

餘冬序錄畢歐卷之五十一

外篇第二十六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曾哲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蓋父沒而不能讀父

之書母沒而不能杯圈飲馬皆人子之情自然也桓任

後母生時不食猪羊肉任終身不以猪羊肉入口書漢

狼偶二親病時不能食肉偶終身不食肉書漢刀少雍

少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

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書後魏庾沙彌嫡母劉好取井

蔗及亡沙彌終身不食井蔗任防父遇本性重檳榔以

爲常餌臨終求之不得好者防亦所嗜好深以爲恨終

身不啗檳榔書石玄度因病殺所養白狗以供湯用臨

死言湯不救病恨殺此狗其弟法度終身不食狗肉書

記徐孝克所生母患痢欲糲米爲糲不能常辦乃亡後

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糲米者對之慙終身不復食糲

米書陳鮮于文宗七歲喪父以糲米爲食終身不復食

糲米如如此終身不啖糲米以父亡不以糲米爲食何

求兄弟感家禍無復仕宦而終至終婚對朱日年家

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是不衣綿帛書劉驥幼爲

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

許年駁母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歎欷流涕書陶子真

言尊母沒後常以供奠及後一冬營尊不得痛恨

久而始甦遂長齋味薛天生毋遭艱菜食天生亦菜
食毋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江泌母亡後以
牛關供養遇鮭不忍食江子一家貧苦供養多闕因終
身蔬食書薛元超祖道衡為內史時省中有磐石嘗踞
而草制及元超為中書舍人每見此石未嘗不沈涕書
路丞隨父必死於難隨方在嬰襁中及長問其母知已
眉目類父攬照觀之殞絕于地後終身不復臨鏡張
張根父病盡戒鹽根為食淡毋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
復食毋方病至鷄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鷄聲趙善應父
終肺疾每膳不悉以諸肺為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
終身不食兔徐仲車以父諱若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

避而不踐或問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
日山行奈何徐曰此吾私述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
之休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悉加足其上耳他日若有
君命敢從枉乎宋常有翼家講樂平生不飲酒不務歡
笑芝田劉溫叟以父名岳亦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華
每赴內宴聞鈞奏輒涕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於
是精溫叟之心固孝積之心也然時人不能不謂其
大過此無亦有類於李賀父名晉肅不舉進士者歟顏

按張於父父沒所傳之辭不忍復彈各造新弄此火
孫紹元父沒所傳之辭不忍復彈各造新弄此火
之而去齊劉孝綽善草書
自以書似父乃為別體

○尸子云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史記蒯徹讀樂毅
傳輒流涕漢書楊雄悲屈原不容於世作離騷讀其文
未嘗不流涕晉王褒傳褒讀詩至哀哀父於生我劬勞
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廢蓼莪之篇史系記孟元方
誦詩至蓼莪篇必哀咽不已南齊書載顧歡事亦然顏
論孝子傳不終軸而悲慟北齊趙郡王子馥四歲喪父
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歎歎又楊歡其舅子問
歡讀詩至渭陽末耶歡便號泣舅子亦對之歎歎情感
所至不能自已如此前輩有言讀諸葛武侯出師表而
不隨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隨淚者
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隨淚者其人
必不友嗚呼益信乎其然也

○王克論衡謂書傳稱曾子出薪客至曾子毋搯臂曾
子臂痛馳歸此虛也母臂痛曾子臂亦痛毋死亦死乎
春按孝子傳樂正者曾參門人來候參參採薪在野毋
啗右指旋頃參歸跪問母何事母曰無參曰負薪右臂
痛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不無所使啗指呼汝耳其
事如此克亦何用辯之親之體本非二氣孝子之心
念念在親疾痛疴瘳豈容無感人子第恐不能如參之

孝耳樓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
曰思爾醫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此事雖未必然
而孝子之心蓋實有自省者克何用深辨之後漢書蔡
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
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
指以悟汝耳此則曾子事也何足疑乎世說鄭子產
晉中道心痛遣人還家問母母曰忽心體不調憶汝耳
宋書余齊仁為邑書吏謂仁曰比者肉痛心煩有如割
截必有異故已乃其父在家病亡信至梁書鄱陽王恢
鎮蜀所生母費太妃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
侍疾及覺憂懼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瘞感順隨
父宿直建尉左手中指痛不得寢及曉家報其母暴亡
齊書南陽宗元卿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
痛大病則大痛以此為常又庾亮妻從孫陵令時父易
在道遺疾點髮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視父病
幾不濟梁書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
以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考
之毋豈不真有識哉劉璠隨蕭曄在淮南母建康建
璠弟之知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母病即
號泣歸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北史裴納之從平原
公王州其母留鄴得心痛納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
痛乃請息而還後周書齊王憲太妃

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必
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唐書裴敬彝在長安時忽
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即輒然不安今
日心痛手足皆廢得無戚乎急歸果聞父喪張志寬為
里尹在縣忽稱母疾取給縣令問故志寬曰母嘗有所
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以為
妖妄遣人馳驗如言乃異之充之不信曾子之事猶是
令矣朝野僉載崔渾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
十指入俄而偏身母遂安宋史司馬池將試殿廷心動
不能寐自恐其母有疾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
友友告以疾遂馳歸而歸唐伯虎父游瀘南伯虎夢得
父書亟歸字既覺心動急走瀘南父已病甚劉穩嘗旅
搭城一日心忽如失流汗通體疾奔抵家母病已亟元
史賈魯擢戶部主事未上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筆勢
顫縮即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疾吳臨川集張之賢為
利津縣吏以事至濟南忽心悸亟馳而旋父病已三日
古今書傳此類甚多未由悉舉夫蜀山洛鍾應無或爽
在於孝子理宜感誠誠孝所寄天地鬼神且為之動而
况血氣定稟為我生者乎或問子身疾苦父母當有覺
否父母鮮不愛其子者事當更多於子不足為訓故書
傳弟及後魏朱循之守心亭安頤園之其母在家乳汁
忽出母哭告家人曰我无非復有乳汁時今忽如此兒

沒矣報至其日循之爲頓擒此亦其一事也昔周有
中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
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
蓋其母也素人論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
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
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
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志
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嗚呼得其理矣後魏封
卓妻劉氏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
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逾旬之不止經旬凶問果
至遂憤嘆而死人比之然則人合之情誠愛所至亦
未有不通如劉氏者也

○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晡大夫之養與曾子曰然
李孫之賜也顧曾元舉杖而易之及席未終而歿點教
爲食於路有餓者蒙袂輯屨買質然來點教左奉食右
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
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吳季札去徐道逢
男子五月披裘采薪於道傍有遺金季子顧曰取彼金
采薪者曰五月披裘而來薪寧是拾金者乎不顧而去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聃將入死之其僕曰君之無道也
而夫子死之邢蒯聃不聽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
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

童子之知禮也餓者之節也采薪者之廉也僕夫之
於義也去先王之教未遠以故然乎其亦有下可
而知也惜哉今之士大夫於此有一焉則可以垂榮名
今以童子之見加人人鮮有不怒者餓者誰不怒之采
薪者誰不怒之僕夫誰不怒之而所行不然方且刻畫焉
爲御僕國士大夫之所耻也而所行不然方且刻畫焉
爲御僕以自矜衛於世豈不又可嘆哉

○魏陳元方東郡黃小兒家入博說直矣元方曰此宅
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買晉庾亮所乘馬的願
殷浩以爲不利主勸當之亮曰爲有已之不安多於人
乎地瘠呈南亮所居宅爲下博博賣之買者問故亮每
答爲宅中水滲不泄而即流入牀下宅終不售梁明山
寅因家困乏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者曰此牛經
患漏蹄歷歲已久恐而後發無容不損謂買者速取
錢宋司馬光居西京日令老兵賣所乘馬此馬要來
有肺病若舊者未許之老兵笑其拙然其家奴始位
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而歸家奴曰利已
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此事在士大夫非所難爲而
史傳家已載之如此呂南公作不欺述南城有三人曰
陳策者嘗買驢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養於
野應使自斃其子與猾吏經過官人費兩即屠之
驢皆以街賣之既售其子與猾吏自追及告以不堪官人
其父也求請試以挽允允終日下待彼始謝遂爲馬

整者買鮑魚鮑舞舞舞陰厚整魚人去鮑請曰公買止
若干斤已為公密倍入之願昇我酒整大驚追魚人數
里及之酬以值又飲鮑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
人為曰曾叔卿者買陶器欲轉易於北方而不果行有
人從之併售者叔卿已納價問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對
欲效公前謀爾叔卿曰不可吾緣北方新有灾荒是故
不以行今豈宜不告以誤君乎遂不復售是三人蓋市
井間人之所難為者其可稱矣吾曹士夫其求無愧市
井間人可也

○吳顧悌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
令妻還南齊劉璉兄璉夜隔壁呼璉共語不答方下牀
看衣立然後應璉問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唐王凝每
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寐中見先靈也其標如此無
所不用其敬矣後漢梁鴻少孤詣大學受業曰房亮炊
已呼鴻童子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入熱者也滅竈
更燃火范丹嘗使兒掃麥得五斛鄉人尹基遺之一斛
屬兒莫道丹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難遂誓不取
晉王哀嘗自刈麥諸生有室者刈麥者哀遂棄之於
是莫敢往佐唐皇甫無逸為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
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袖刀斷衣帶以為注其執
如此清可知矣後漢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其遇
如此豈復有可以取事乎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

其生意唯食老菜而已衣敝虱多以綿裹致之宋高顒
所乘馬老以糜飼之僕夫年七十待之以禮其用意如
此仁不可勝用也

○觀人之法多矣彼才識之士必有才識者能識之人
之才識豈能匿於處事間乎於其一而知其餘即其細
而占其鉅而人之能否決矣才非德比德難知而才不
才易見也孫臏教田忌與諸公子逐射其言曰以君下
驄與彼上驄取君上驄與彼中驄取君中驄與彼下驄
田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齊王由是知臏可將問兵法
馬項梁避警吳中每吳中有大縣役及夜樂常為主辦
陰以兵法部勸賓客及子弟以知其能遂舉大事都署
家傑為校尉候司焉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
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服
樊伯叛吳吳主召問潘濬潘請五千兵往足可擒伯吳
主曰卿何以輕之潘曰伯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
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權遣潘
往果斬平之戴淵少時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
旅陸機還洛淵使人劫機機見其岸上指麾雖處鄙事
而神姿鋒穎呼與語而薦之淵卒為晉名士桓溫將伐
蜀衆疑未易可制而劉惔以為必克惔言溫於捕博其
不必得則不為也殷浩既廢溫謂人曰少時與淵源共
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舊盡我下也郝超聞謝安

石舉其從子玄鎮樂北方稱其必能濟事或問之超曰
吾嘗與玄共在桓宣武府見其使才雖復發問亦得其
任所以知之人之才識能否其不易見矣乎雖然亦惟
有才識者能預知之耳其王景首與兄弟集合子孫任
其職通僧達不置伯父弘治日僧達續
僧惠果十二傳業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達續
僧惠果十二傳業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達續
僧惠果十二傳業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達續

○韓退之歐陽生哀辭云詹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而
求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
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詹在京師雖有
離憂其志樂退之此言特欲解其父母之悲哀而安死

者於地下耳非正論也世有遠親養而遠遊不幸有具
起之事者借此言以自解其不為萬世之罪人乎春故
曰退之此言非正論也退之他日答陳生書謂君子事
親以誠不待於外而後為養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
親之羞者惑也夫陳生之不得不足為親羞則歐陽生
之所得不足為親榮也可知矣為人子者盍觀於斯王
指公送相叔才序以無補位為觀焉而
指示其在我之解意蓋有見於此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
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司馬文正公語晁補之
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陳井巨中勸學文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

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陸九韶隱居山
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劉甲生平嘗謂吾無他長惟足
履實地晝所為夜必書之名曰自監其有聞於清獻文
正之言而自厲者歟金楊伯樵嘗侍海陵及鬼神事伯
雄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
答曰汝置一層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
為也海陵為之改容此善於托諷矣元許謙有自省編
書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宇文公諒
平始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首曰
晝有所為夜則書之其不可書則不敢為天地鬼神實
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此人豈得復有大過哉

○宋史陳宓信道甚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
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朱墨銘當時名人無稱焉後世
亦遂無傳之者朱子語錄趙叔平平生用工以一器盛
黑豆一器盛白豆中間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
豆投其中惡念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則倒虛器中
之豆觀其黑白以驗其善惡念之多寡初時黑多白少
久之漸平又久之則白多黑少又久之則和豆亦無便
是心純于一或曰恐無此理曰前輩有一種工夫如此
若能持敬則不消如此心頗自然當下便復于善矣又
告張仁叟曰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
此是古人用工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又曰前輩有欲

治思慮者於生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曰豆少後白多黑少後來遂不復有黑白豆最後雖白豆亦無之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讀書窮理工夫則去那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曰大抵人須先要趨向若是趨向正時雖有病痛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氣稟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時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成差異事如孔子弟子豈能純善然終是白地多也人須先找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噫能找轉自己趨向心無不正此念之發庶幾其常善而無惡矣乎

○傳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開化使然也鄭康成嘗怒一婢曳之庭泥中一婢過之曰胡為乎泥中其婢曰舊言性惡逢公之怒豈非其亦文字沾丐之力耶程明道家僮齋金千里往復無疑求桑白皮者從而假之易繩得僮僕貞此固德化之所致也柳公綽仲邱家法著聞唐世小說傳柳氏嘗出一婢婢至韓金吾家未成券問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駟僮議價婢於因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既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耶君豈忘更事賣綰牙郎也柳之家法清高不為塵垢卑賤而婢化之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宋

人記一事云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蔡大師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慈絲者也此事昔人特記以資笑謔耳春合柳家婢事觀之不能無感家國天下一也蔡京之敗壞天下何怪哉柳蔡俱宰相其美惡相去天淵至其婢人亦自不同如此其內之為子弟外之為門生故吏如之何其復有同者耶縷彤掩戶自縊之言信有志者之所當省也

○小說載唐柳僕射仲賢鎮西川日嘗怒一婢出之需于大校蓋巨源宅一日蓋臨街呼鬻縷者親於束內手揣厚薄酬酢可否柳婢窺見朱聲而仆因是送還文僧或詰其病故婢曰某嘗為柳家婢安能事賣綰牙郎乎夫崑山餘縷王性猶在彼市駟暴貴未忘鄙事故不如清門僕婢猶動知禮則也唐昭宗時伶人有石湓者工琵琶為令孤相國所賞亂後入蜀諸大官家皆客待之一日酒間奏技會都頭非別音者譚譚語笑殊不傾聽激撲檀而詎曰某曾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我聽何其苦哉嗟夫鍾期骨朽伯牙絃絕世耳難入久矣喪亂之餘冠履倒置所向不幸其獨一伶人耶婢子伶人至微極賤人之所弗齒也然事非其主猶切耻之時無知已不能無恨為士君子者宜何如春於此有感焉噫嘻吁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山之恃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欹斜破碎叢雜
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煙暮靄紫翠如滴
橫如蛾眉矗比螺髻山其不以遠爲美乎江河之流湍
渠泡沫潢潦汗濁以益其委勾而計之臭腐垢泥汗敗
便惡溢漑灌注不可勝道也其在千萬頃間涵天浴日
上下同澈圓光藏珠方景凝璧水其不以大爲崇乎鳴
呼笑以遠著繁以大致布崇弗蓋則亦弗能至矣君子
觀此置身之地弗遠大焉可乎

子序卷五十二

○果實之有虫者方其花時遇風塵土入之而爲胎故
虫生焉穀粟之有疵者其花時遇風而失其花無以爲
胎故疵成焉蝕菓有殺有自而然人之生自爲童子以
至成人其始不甚異而終大異焉得無有風之者乎嗚
呼人之不以外物泊厥性者少矣而不喪厥性者少矣
聖人與人無異性也人苟無泊無喪胡聖弗至

○觀水者必觀其淵觀室者必觀其隅其觀人之途乎
是故觀人者觀諸物於水乎觀不成章不達於隅乎觀
不在所魁在所忽是故觀我生者于是焉

○農之爲田也其始也懇治之播種之繼以耨芸之渰
溉之然後其田愈腴而愈大有成利之獲焉今某之懇

治播種亦勞矣某之耨芸渰溉又勤矣農之大之而收
秋獲之功不在某乎後之人享有成利者宜思其由來
哉

○左傳物莫智於龍龍智也淮南子任馬不觸木雖
聲重而不自陷又曰馬聾也宋孝宗問王季海聾字
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海經龍聽以角不以耳然則謂
龍聾重可也齊桓公伐孤竹迷失道管仲曰臣智不如
光馬請從光馬而先之因隨其後果得道然則謂馬智
虫可也嗟夫世間好惡愛憎之口又可以定名實耶
○華元聞城者之謳而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
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夫事貴求全收之

子序卷五十二

於此不如保之於彼之無失也子路聽孔子之教而應
之曰南山有竹不揉而直斬而射之貫乎犀革子曰枯
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亦堅乎夫美不厭多恃之
於彼不如盡之於此之益善也

○論衡辯儒者說麟爲聖王來此言妄也章帝之時麒麟
麟五十一至章帝豈聖人也此韓子獲麟解所謂雖謂
之不祥也亦宜

○晉王濟有馬癖濟有所乘焉其愛之甚叔湛曰此馬
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常勝但弱練不至
耳濟戒養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雖快任方知之乎路
然以別也於是常驥封內試之濟馬果蹶而郵馬如常

益歎唐韓退之云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其真無馬耶其亦不知馬邪宋高宗問岳飛曰卿得良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鳴晷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驚駭之材也高宗稱善嗟夫人猶是已是在識而用之者何如爾

○廣南諸山多大蛇蛇有曰蚺者常在樹上伺鹿獸鹿過其下便低頭繞之鹿死乃含水濡之度濕滑併頭角而吞之既飽不復能動至數日腹消乃自絞于樹鹿角骨悉鑽皮出瘡痛復不能動養瘡月餘乃愈蛇方飽時痛時土民尋得以大竹箴刺蛇頭至尾殺而食之其味山海經并南中郡志皆載此事異物志亦然

○問諸廣州人言其詳如此不誣也蛇養瘡時所得肉肥美勝始食鹿時所得者蛇非此不動時人固不得而殺之也夫蛇不食瘡肉而依林木巖材得幾鹿飽于鹿弱時而食瘡隨之養瘡以得便幾時而死隨之豈非世人之大戒哉肉食之物蛇非常品而土民於此乎嗜春聞食蛇之人亦往往有過毒而斃者蓋戒之哉

○奴飼蛇而使肥而肥不為福也虱食羶而使瘦而瘦非羶之患也為奴計者何德於奴何怨於虱

○梁公記高昌國遣使貢刺蜜帝命梁公迎之謂其使曰刺蜜是益城所生非南平城者使者不能詣帝問梁公對曰南平城羊刺無葉其蜜色明白而味甘益

○羊刺葉大其葉色青而味薄以是知其偽也夫蜂之採蜜其美惡蓋其所採也君子之所以自饜者內之為德行外之為事業有不繫於其所採者乎是故君子方其才仕不讀非聖之書不交無益之友其立乎人之朝也務導主賤惡崇正黜邪進賢而退不肖

○程伊川養魚記云書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之猶見其原味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稍小者如蟹支順而觀之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惑於中也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汚池魚於是時其有是困邪推是魚孰不可見邪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燂

嗚呼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歐陽永叔養魚記云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未嘗植物因汚以為池求漁者之罾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為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具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器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遊戲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二先生所記皆有深論伊川有慨然欲復古聖人之政生遂萬類之

子序卷五

五

心而歐陽不免區區大小之爭伊川志在天下民物而歐陽至較量人己其所有優劣固不同也

○朱文公因啜茶而論凡物食之甘者過後必酸苦者必甘茶本苦而能甘是有理存焉始於憂患著終於逸樂禮而後和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苦而甘之類也易家人嗃嗃悔厲吉苦而甘也婦子嘻嘻終吝甘而酸也他日論建茶曰中庸之為德江茶曰伯夷叔齊先正於一啜間取譬如此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學者而可但為飲食之人乎

○昔人傳楚文王好獵有獻鷹者神奕殊絕王為獵於雲夢置網雲布煙燒張天毛群羽族爭噬競搏此鷹軒

頸瞪目遠視霄漢無搏噬志王顧獻者汝得無欺余耶其人曰此鷹若但效於鬼雄臣豈敢獻俄而雲際一物款翔鮮白不辨其形鷹蜉蝣而升矗若飛電湏臾羽隨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鷁也楚王乃厚賞之明錄何言者之無當如此鷹之材誠有異矣大鵬之鷁世不常出得此鷹者安得此物而嘗試之而楚王得證之於此而厚賞之耶夫士之懷奇負鉅不克遇者多矣此朱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投成而無所用其巧所以發南華老人之深嘆也

○神木厥所苦大木皆永樂中肇建宮殿之勝物也其

子序卷五

六

最巨有樟扁頭者神木其類扁頭者皆當附身之以施其力也扁頭中木惟此最巨其扁頭者皆附身之以施其力也扁頭之圍二丈長四丈餘而過其下高可以隱近年覆庇不特風雨霖淋朽腐已侵半矣當時殿閣之用如扁頭類吾不知其幾或謂當時無扁頭類者因其大無對不用其然乎神木之稱或謂非常有之本朝廷所特採用故特云耳春樓曾西墅茶作工部尚書河南宋公禮葉誌云永樂初議建帝京公承命取材得大木於馬湖一夕自行若干步不假人力事聞詔封其山為神木山焉然則厥之得名豈非亦以是也胡文穆公神木山神祠碑文云永樂四年工部尚書禮取材於蜀得大木若干於馬湖府計庸萬夫力判除道路出之二

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有國者其母使
生於六不治而有四難庶乎其可治也。

○古人以醫道通于治國。呼其草爲國老。蓋藥之性不
同人之才亦異。天下不可以一人治而疾亦有非獨藥
可爲者。而甘草能調諸藥。有國老之道焉。國老之道使
人各効其才而並用之。謂和若君子小人判乎其不
相謀。決不能使和也。甘草於諸藥亦和其良者耳。若其
甚毒相反惡決不能使和也。今以甘草與其遂同劑
解不至殺人者在易之師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又曰。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爲戒深矣。

○特術之人有照影而知吉凶。又有聽形聲而知吉凶。

者有治疾而灸影。又有擲病人所卧席藥之而得病瘥
者。舊傳似不可信。然射工之氣。蠅蚋之溺。皆有所感。吾
安得深疑之。天下事大都有未易解者。類此。

○史言華佗治病。凡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先令
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剖破腹背。割割積聚。若
在腸胃。便斷腸瀉洗。縫腹膏摩。四五日瘡愈。一月之間
皆平復。後世或疑其不然。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形而形
之所以生者。以氣。腹背既已破裂。斷氣何由會
安。有如是而復生者。此理論也。佗神於醫。其所用藥。豈
無異常者乎。陳壽與佗生世先後不相遠。此其所記。宜
宜哉。本草中載活鹿草。事世有疑之者乎。此史西域

傳。悅肢國真君九年。遣使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
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納其口。
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時取
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魏人愛其
術而厚遇之。此豈非大異事。周家癸辛雜志云。回國
有藥名柳不慮者。土人採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
身麻痺而死。雖加以刀斧。亦所不知。至三日。別以少藥
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備之。貪官污吏。賊過盈溢。被人所
訟。則服百日丹者。莫非用此。然則佗之治疾。能割淋
腸胃。豈不自有此等藥耶。世未可以耳目所不逮。便轉
相疑議也。

○呂氏書齊王疾病。使人迎文舉。至視王疾。謂太子曰。
非怒王則疾不可活。王怒則舉必死。太子頓首請曰。苟
已。王疾巨與。毋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舉曰。諾。與太
子期。將往。不當者三。王固已怒。舉至。不辭履登牀。問疾。
王怒不與言。舉因出固辭。以重怒王。王吐而起。疾乃遂。
已。王將烹舉。太子與王左右急爭。不得。舉就烹。三日夜。
顏色不變。舉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絙。陰陽之氣。
王使覆之。乃有是哉。舉知王疾非怒。不可活。勢須怒。
之怒。則已不免。而太子固以請。則何不以其所與言者。相
約契。而兩藏之以備。王怒乎。王怒而疾愈。而怒弗釋。將
烹舉。而以是物者。呈焉。舉之烹。可無爭。而解矣。舉與太

子智豈不知此摯烹三日夜不死而能言太子之所爲
爭於王者既久矣人情不相遠也王於此常有悔矣怒
當止矣亦且當奇摯之不死而問之乃復用其覆之之
言而致其死乎然則無是事也傳者欲以神摯而不知
其誣也魏志華佗傳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
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留書罵之守果大
怒令人追殺佗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吐血血數
升而愈是故文摯之術怒王以愈其疾則有之見烹三
日夜之事非實錄也

○春嘗續丘公群書鈔方因憶宋李叡九河公語錄云
敗片店既陳請謂公曰子於病中曾會得移心法否叡
對未也公曰人緣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憤之靜之
自愈又金史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其君家宗親問
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爾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
春爲之三嘆焉復於紙尾識之此非方之統治諸疾而
最良者乎齊顧權傳有病邪者問權權問家有何書曰
有孝經權令取仲尼居置病者枕邊恭敬之病者遂瘥
後人問其故曰善懷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瘥也春爲
之三嘆焉唐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義五十卷鄉有病者
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事見龍城錄柳子厚謂漸其
誠足尚也此獨非懷惡勝邪歟夫書固移心治心之
具人有病尚當不自省邪然則療病含藥吻可也

○南史劉宋時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
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疽消樹邊便起一癰
如拳稍稍長二十餘日癰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
之痿損氣之能使物如此今巫覡之家運神攝氣書符
呪水効召鬼神動陰陽自是一理宋洪邁夷堅志載深
陽巫能治骨體長巷村人王四食鴿遺骸三日不能下
飲食且死遣子持錢詣巫即於窻內取灰飾布地上炷
香焚紙錢誦呪召神結印次以蒿筒作小犁狀耕灰中
云骨甚深凡耕至一再筒中忽微有聲亟傾注水盪問
乃鵝翅骨也巫所居距長巷四十里王氏子至家父已
平復半日矣其病之減者一犁即愈咸氏云今陶吳鎮
有能此術者謂之耕刺大抵如洪所云但其巫先要親
人某日食某物被鯁狀然後行法耕之既得骨仍以裹
香紙一幅付親人使焚于家呪水一盂令被鯁者飲之
計其時多是耕時痛稍輕飲水後全平復此蓋祝由之
驗者捫氣運神須其親人則易爲感通以見天地間焉
往而非一氣之流行一心之運用也其術雖小可以喻
大故著其事云

○陸氏舊聞蔡京以道人王老志見徽宗老志熟視上
曰頗記老臣否上亦自記嘗夢遊帝所有仙官贊拜者
其面目真老志也恩禮遂渥江寧志蔡君謨嘗夢爲虎
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角

不正手為按之曰骨已正矣翌日李士寧道人謂君謨
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
骨者逐異之此蓋方術家幻惑人之事爾墨莊漫錄載
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
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
士投謂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
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慚懼而退東坡蓋有以
識此矣

○宋城丙舊名愚字仲回既孤常夢其父召丙偶立於
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丙仰視之黃明潤大因望而
拜既寤喜曰吉祥也以壽星出丙入丁乃改名焉而
丙竟四十餘而卒丙於體不當改名古人戒數占夢無
妄言也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左傳載介葛盧來湖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博
物志稱嵇叔夜以為無此乃先儒妄說則是張茂先亦
不信也續博物志云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
畜之語者蓋備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
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訓之言血氣不相殊也此言足
與茂先辯矣秦按韓子詹何與弟子夜坐有牛鳴門外
弟子曰黑牛也白在其蹄詹何曰然黑牛也而白在其
頭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論衡廣漢翁備乘
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備
謂其御曰彼馬目眇彼馬罵比馬蹇此馬亦罵彼馬眇
其御不信往視彼馬目果眇抱扑子李南乘赤馬行道
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而南亦馬應之南謂從者
曰彼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為使駛
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馬
先鳴而盲馬應之問其上果向白馬子也此皆能解六
畜語者梁典廷尉沈僧照嘗出獵中道而還左右問故
答曰向聞南山虎嘯知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俄而使
至此能解獸語者益部耆舊傳楊宣為河西太守行縣
有群羊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葉比崔相隨欲

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桂陽先賢畫讀成子為郡主
薄聞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
衆人違視信然魏志輦輅在安德令劉長仁許聞雀鳴
閣屋上曰鵲言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日在虞
淵告者至矣到時告者果至輅又嘗至郭恩家聞飛鵲
在梁頭鳴曰當有老公携酒來候主人雖喜當有人
見血果有客如言而射鵲作食箭中女子血流驚怖北
齊書武衛侯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坐鵲鳴庭樹聞而
墜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有口舌事有喚必不得往及
夜高儼使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稱馬脚折遂免難
宋史孫守榮嘗出入丞相史嵩之門一日值庭鵲噪守
榮曰來日哺時當有寶物至及期李全以玉柱斧為貢
此皆能解鳥語者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
謝承後漢書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為太史曉鳥語遼
史太宗時宗室人名神速姑者能知蛇語書記所載凡
若此類不一而足豈一皆妄說耶成子名武丁吾鄉人
神仙傳載其在長沙異人授以一書遂通天下鳥語
肖然則古人於此蓋必自有理以知之不然如管如張
輩假之占候亦自有可推者高緯貽略和莒有鳥鳴書
一卷王喬有解鳥語一卷是事也蓋有著之書者矣不
當全不信也補并名號白龜年遇李太白遺書一卷曰
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龜年後曰
所計也曰城而問之覆車下有一雀鳴而過大守人驗

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此何言補中詩熱
不可食時迫清明將吏驅羊二十餘頭後羊散之不
知太守問羊不有說乎曰羊言廐有燕唐奚官劉三
仲莊然後就死守乃留羊一月餘果生子焉唐奚官劉三
復能記三生事自云前身作馬馬渴則望驛而嘶傷蹄
則連心痛此又異東坡詩老驄奚官騎且顧前身作
馬通馬語謂此
○東方朔別傳武帝燕坐未央前殿朔執戟殿階屈指
獨語上問之朔對曰殿後栢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
而鳴也帝使視之果然問朔何以知之對曰風從東方
來鵲尾長傍風則傾背風則屢必向順風而立新雨生
枝滑枯枝離是以知也此亦以人事推耳
○漢樊英及樂巴先後嘆酒皆救成都火弘信臣嘆酒
救南陽火郭憲嘆酒救齊國火晉佛圖澄嘆酒救幽州
火與吾鄉成武丁嘆酒救臨武火事凡六見矣
○北史魏紹善占候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
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
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
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遼史魏璘
以卜名世遼太宗得于汴天祿元年上命馳馬較遲疾
以爲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璘曰驄馬
當勝上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曰火
雖王而上有煙以煙察之青者必勝既馳竟如璘言二
事所論正同康節金短木長事皆是論理

○漢高祖過柏人欲宿心動問縣名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宿而後去後貫高事覺武帝微行至柏谷遂爲老父所寢其得免幸爾後漢武彭伐蜀至彭止遇刺客卒唐馬燧討李懷光引兵下營至埧懷村喜曰擒賊必矣果然遂主德光伐晉回至殺胡林而亡宋吳璘與金人戰大敗之于興州之殺金坪近日廣西馬參議珪與都司同姓某征徭至雙倒馬關皆爲賊所殺江西寧賊反至安慶兵敗舟泊黃石磯問左右此地名左右以對江西人呼黃如王音賊嘆曰我國應失機於此已而就擒

○羅隱荆巫篇云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歡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醑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其家無甚累爲人祀誠心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昨必散之其後男女蓄息衣食廣大爲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昨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龍川畧志云李昊善篆符人有鬼者得其符鬼自去來陳州陳述古官舍多鬼迨不復安居昊居其西堂鬼即爲止蘇轍問昊何以能爾昊曰述古多欲故爲鬼所侮吾斷欲久矣故鬼不敢見非有他術也

又云成都道士塞拱辰善持戒行天心正法符水多驗轍問之曰世傳常長房得符於壺公制服百鬼其後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子知此何等符耶拱辰不能答轍曰此非有符以法救人而無求於人此則符也道士之行法者必始於廉終於貪此長房所以失符而死也吳之告轍與轍之告拱辰者二事一意大歸隱之荆巫篇意也春按晉書靈傳高懷家有鬼怪巫祝厭効而不能絕要靈治之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懷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靈所救愈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言報自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塗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淮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荆巫蓋即幸靈事爾西京雜記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金刀往獻之術不行遂爲虎所食夫人之操行改前獸類得悔之而況人鬼乎春族兄指揮銓舊爲人祈禱事多靈驗春嘗戒之曰兄何得與巫覡競能兄生名家不宜爲官尊不宜爲兄固無所利也

不為此族兄曰吾一念偶著於此不自禁也而能
歲早起群疾庶幾所謂濟物者事吾固無所利也吾此
術受於陳道人云凡授此術者誓於神事後不得一毫
受賂謝也一受賂謝後無復靈驗矣春因其言求之他
巫亦然云然則此術不又有勝於今日衣冠中之所為
者邪

○晉魏舒嘗謂野王主人妻夜產聞車馬之聲相問曰
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死復復問寢者為誰曰魏
公舒後十五載請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口條桑為斧
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梁范雲少與高祖嘗同宿顧
嵩舍嘗夢產子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謂帝

曰王當仰屬相公見歸後果然宋人記歐陽永叔慶曆
末舟宿朱石夜方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
衆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為携至五鼓岸上獵獵
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岸上曰道場不潔無
所得永叔異之後遊金山與山僧語其事僧言某夜還
水陸有施主携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腥風燭火衆恐
懼其時即歐宿朱石之夜論者謂永叔自參知政事除
蔡州求退甚速豈其前知然耶東坡云嘗聞之於公予
昔為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元珍夢與予同舟沂江入一
廟中拜詔堂下予班元珍下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
語予固莫識也已而元珍除峽州判官余貶夷陵令同

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子為縣尉班元
珍下而門外鑄石為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謁廟中
所謂石馬繫祠門者蓋私識其事也聞見錄文潞公少
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濱廟觀畫壁
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
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為成
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知益州謁廟方
經營改造江中忽漲大水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爲
材廟成壯觀甲天下信乎事有前定而鬼神能窺其幾
也黃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
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平尚書乎曰侍郎也

○宋丘濬精於易洞陰陽之變仁宗時嘗作詩云三聖
艱難平九有纔當陛下守宗祧太平日久還知否官濫
民窮士卒驕天玄日朗伴君道兩字諱來三十春况是
人間瞻仰地無天無日有何因太陽日日無光彩陰霧
相侵甚可驚臣道昏蒙若道蔽天垂鑒戒最分明太陰
度度臨南斗南斗當寅屬良官月是大臣良是主何人
貪位竊天功取士只憑詩與賦謀猷方畧情無聲今朝
正是求賢際又把科場引後生枉費民財脩郡學

登舉比文翁其中只取漂洋輩教化根源恰似空他日
又嘲執政云密院中書多出入不論功勳便高遷金銀
一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千執政怒且以其詩多及
朝廷休咎言於上請誅之仁宗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古有郭謨哭市斯人何罪大哉王言此仁宗之爲仁宗
徽仁宗在御號有道德之世潯言已如此德謝於皇祐者
世事可勝恨哉

○隋煬帝開河記云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
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時已昏淫不以爲信及建康
叔謀開汴河至睢陽民獻金三千兩乞護此城叔謀受
之自睢陽西穿渠南北回屈東行過留趙村連延而去

其後五百年趙藝祖果以歸德節度使起爲天子與留
趙村言亦相符然則趙宋之興開河記已預言之矣宋
林子中野史載福寧殿石刻歲在申酉汴都不守事云
神宗以丁未即位即位再涉申酉無他不知其何祥也
今自後人求之高宗建炎二年戊申金將兀朮犯東京
留守宗澤敗之是時不有澤守汴其陷矣秋七月澤卒
杜充爲代明年己酉充叛降金所謂汴都不守以此蓋
花甲一再周而其言竟驗子中不及見也此二事驗後
宋人皆未言者春故特著之以附昔人黃旗紫蓋青蓋
洛之末

燕北雜記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白羊蹄

琵琶上矣爰破便出不破即不出一云鍵輶占卜每用
羊脾骨以鐵椎火錐之視其兆折以決大事遼東志畧
扶餘國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以占鮮者爲山合音
爲吉北戶錄邕之南有鷄邪卜又云南方除夜及將發
船皆殺鷄擇骨爲卜傳古法也學齋佔畢今之无卜蓋
有取於周之无兆古法也小說雜書傳虎卜鳥卜紫姑
卜牛蹄卜鷄骨卜雖不法於蓍龜亦有可稱者今雲南
地方夷羅一切大小事疑不能決輒請巫師殺鷄籤其
腿骨穴斜正多少以卜吉凶巫師曰大突婆一曰桑子
薄其法特神驗云

○東軒筆錄費孝先卦影應者甚多士大夫無不作之
獨王平甫不喜曰占卜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
問邪春聞今閩中九鯉廟間夢多奇驗然始皆不可
曉事後乃悟抑何用夢爲也

○弘治戊午夏京師西直門外入城守衛者不知覺有
被傷者大司馬鈞陽馬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既衆問守
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
當備盜亦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慶有火災禮
部燬焉或問余此於占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占書曾記
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火前數日有熊自捕溪渡至城
下高世則謂其倖趙允蹈曰熊於字餘火郡中宜慎火
燭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爾不意其亦

發也

○春按洛陽聞人云郡治南昔有兩農而訟一石于府者其一云已耕而得之其一云出已田中知府令昇石來視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事者虞廷璽爲我復與此寓其時正乙亥知府南鄭虞廷璽謂此必出康節寓即安樂寓也因就所得石處倡民建康節祠此事今附河南志然志載虞所建安樂寓記文鄭安所作第云先生故宅在金爲九真觀元季燬於兵火景泰之甲戌虞來寓守明年訪得觀遺址於禾黍中得殘碑讀之知康節昔日夏居安樂寓者在此於是爲先生祠未嘗及石上十九字也豈其事妄耶抑實有而鄭特諱不言耶余觀風之餘不暇究也

○相人術人皆以姑布子卿爲始而不然也黃帝書載古之用針艾者視人五態乃用之太陰少陰太陽少陽陰陽和平之人五態之人也其論此五人態度行性而各有不同焉則知醫實兼相而爲術皆出上古世之所業小道可觀未必非聖哲兼去之餘伎也近八桂某氏傳大素脉者其書托名黃帝本按其書切脉而其人之富貴貧賤之等壽夭福禍之期心脾之事親屬之所應皆可得而言之斯亦奇矣其言可信則唐舉許負之所傳者粗矣雖然此非吾之所當問也聖人樂天知命君子居易俟命吾知此而已或以書屬題因推相人術之

所自言之世之工是術者當自知春醫實兼相之言爲不妄耳

○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或問孔子於二子而有取人不驗之失知人之難則固然耶韓非子以爲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新辯溢於宰子世主之聽眩於仲尼苟悅其言因任其人則焉得無失乎非之警世主似矣而直謂仲尼爲失實則非也王充書又謂孔子相子羽而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甚矣此術士之冤談突見漢儒之陋何至此極也孔子謂失之云者欲人知言貌之不可以取人耳論語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蓋亦此諸身驗者言之以教人之意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此言又非爲哉當非王充之說論是與君子者乎可與說夢耳觀王朗相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群不言相形之事抑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聖人之於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度表捫骨揲色摘理不常中必矣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傳託其方脈之尤著者亦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

荀子書非相篇云云而孔叢子載子順答魏安釐王之言有曰聞諸孫卿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然則荀氏亦復自有相法耶今暇偶觀麻衣石室賦爲書其後

○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而重瞳子不必皆仁越勾踐長頸鳥喙禹亦長頸鳥喙而長頸鳥喙不必皆不仁也彼皮相者其足與論乎

○晉叔向之子伯石始生南母曰非是莫喪羊舌氏矣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令尹子文曰弗殺必滅若敖氏矣祁盈之難畢許之師二氏滅焉君子嘗以爲疑食我伯琴之惡足以滅族而其祖母何得於其始生之啼聲

而識之子文乃能懸斷於其筋骨未成之日此誠笑理劉宋文帝袁皇后之始生劬也自詳視之馳白帝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帝狼狽至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劬卒以元凶爲天下戮然則袁后之所見者又豈常情可臆測耶孟子性善之論荀子非相之篇殆有不可樂焉者矣

○星命家推步人前程十二宮命官是數起處然星辰明陷一以官祿爲主就官祿二星而論又祿爲主祿多者富官多祿少雖貴亦貧昔張南軒論朱晦菴命判官多祿少四字朱云其平生辭官文字甚多賢者於此蓋聊借一笑耳星命之理有無春不暇究曾記一談星而

多中者謂春官實勝祿余貧其不免乎今日有相者來謂余祿勝官其法自髭髯論之上爲祿下爲官多髭而寡者主富且壽春掀髯曰措大乃復有此的命口上

○陳書載賀德基少時游學京師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謂曰君方爲童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姬姓名不答而去朱子嘗言李文靖公沆一事與此頗類文靖寓京師時絕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轎至下轎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然儀度甚美入文靖房久然後出衆訝而問之文靖云亦是言某前捏之類何足深信詰之乃曰諸君曾見其面乎一面都是目殊可異也

柳諶稟何孟春撰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群臣皆曰仁君

也翟黃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非仁君也文侯怒翟黃趨出次至任座座對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黃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乃復召翟黃翟黃曰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怒中期徐行去人為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有一縣後二日司空段喬執其吏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

子高子高見喬自扶而上城曰美哉城此大功矣子有

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而以罪戮者未之有也子高出喬夜解其吏之囚者而出之喬曰夫善救人者必先解人之怒而示之以其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勸而自行也若此者非夫善救人者耶漢田蚡繫濯夫罪至族實嬰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乃天下壯士非有大惡不當誅而蚡盛毀夫所為橫恣嬰度無可奈何因言蚡短上使簿責嬰嬰悉論蚡失支獨嬰棄市宣帝以蓋寬饒怨謗下吏議鄭昌上書頌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義之節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

少與臣幸得從大夫之後不敢不言上不聽寬饒自刎此闕下漢呂伯恭云解人之怒須是委曲順其意說彼不是我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說彼不是我却以為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濯夫而實嬰乃言夫名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而鄭昌乃言猛獸在山藜藿不採故二人卒不免死吳張溫被斥還郡將軍駱統表理溫曰溫洪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辯卓犖冠群偉燁耀世世八未有及者論才可惜言罪可恕孫權不納裴松之以為權既疾溫名盛而統方驤言其美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此皆不善教人者霍光以車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下

王平徐仁徽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先言丞

相素無守持而為好言於下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為丞相故用事不可棄光於是及千秋史臣謂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漢書田蚡傳云丞相故用事不可棄故光卒捨之唐楊宗時崔發歐陽中入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李勃張仲方倫申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歐陽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目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上怒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釋其罪諫逢吉之言委曲正如延年救千秋者吳曾云止罵

所以助罵耶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漢施美其長人喜則謠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觀上數事具驗之矣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父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人詢其故不答其後子由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之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正是激宣帝之怒爾寬饒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乃再許之是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劉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本朝未嘗殺士

本朝未嘗殺士

本朝未嘗殺士

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止之誠春錄錄以告諸思進言而救人者

○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請爲樂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必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侯舍於蔡又取蔡諸國不恨楚之取蔡而恨蔡之與楚謀息也宋君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止不善者故爲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特罪之若

本朝未嘗殺士

本朝未嘗殺士

此則群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宋之群臣無不以殺鞅爲當者曹魏王操常賦廩祿不足問計主者主者曰可以小斛量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謂主者曰當借汝一死以厭衆不然事不鮮乃取徇曰行小刑盜官殺斬之軍門操則欺矣主者固罪人也周武氏時魚保家上書請鑄銅爲歷以受天下密奏其罪共竊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武氏善之未幾其惡家投匭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周興來俊臣並以酷吏事武氏或告興與丘神勣通謀令俊臣鞠之俊臣謂興曰因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取大甕納囚炭炙四周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大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狀推兄請入甕興叩頭伏罪甕與甕保家與興自爲之尚矣怪乎唐開元初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殺入突厥請爲鄉導以伐守忠默遣兵擊守忠虜之而還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并殺之廣德初僕固懷恩敗歸朔方渾釋之持拒之其甥張詠以其謀告懷恩殺釋之而收其軍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頸而死昔人爲將忍於極義而其君賞其功而疑其心由不仁也遮弩與張詠之見殺豈不哀哉朱全忠圖李克用於上源克用絕城得出楊彥洪謂全忠曰人爲國死馬見

乘馬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殲
彥洪而能鬼亦難咎於誤殺者矣南唐徐知詢與客周
廷望嘗說知詢捐貨以結朝中勳舊使歸心知詢從
之遣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
款於知誥既歸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入朝以廷望
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
廷望廷望處人兄弟之間反覆兩端固死道也宋齊丘
相唐後主後主以其多植朋黨以專朝權命殷崇義草
詔暴齊丘事聽歸九華山鎖其第穴牆給食齊丘歎曰
吾嘗謀讓皇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厄嗚呼天道
好還神理難欺人生何苦要為不仁不義以就人惡逆
事孰有惡而無報者乎古今書傳善惡報應之事極多
而春喜此數事回於反手機發特巧故合書之使覽者
快焉勝國處士王紹文臨終書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
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為害人之事於戲誰中雖
一念不可妄發人能以此語存諸心庶幾所宅者厚而
其發也不薄矣

○楚公子比之亂靈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
既而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素白起以怨望誅
自言我何罪於天而至是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
人我詐而盡阮之是足以死嗚呼天道好還二人者
惡至是雖悔何追蒙恬臨死曰我何事以人無過而死

子良父乃曰恬罪固當死起臨死屬之遠東城整萬餘
里此其中不能無斷地脉此恬之罪也太史公曰恬輕
用民力阿意興功其兄弟遇誅何乃罪地脉哉楚公子
比之繼以惡終秦始皇二世而亡天道又有在矣

○漢嚴遵賣卜成都市富人羅冲勸其仕為具車馬衣
報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
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不亦繆
乎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入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
嘗有足今我以下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問餘數百塵
埃厚寸不知所用此為我有餘而子不足也冲大慚遵
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郭象云劉先生者居衡嶽紫蓋峯下問之縣市從人丐
得錢則市鹽酪歸盡則更出一富人貽以一袍劉欣謝
而去越數日見之故褐如初問之云吾貧為子所累吾
常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為自得袍之後
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
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在今日偶衣至市
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
前脫脫與之吾心方坦然吾幾為子累矣使君平
而從冲之勸其為累不有大於得袍者乎劉伯勳侍郎
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爐劉召與萬
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聲

至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廣不暇
渭城矣翻謠蓋萬錢之爲累已如此世人幾賢於鸛餅
者能不以是而輟歌者有幾能爲劉先生者幾人市間
尚有君平否乎冲家夜午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固
宜勞於鸛餅者矣益貨神生名殺身真有道其言哉
○三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富閱京師性儉嗟嘗宿客舍
資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邪奮後
爲梁冀徵其家財下獄死廣五行記鄧差南郡臨沮人
大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紐布珠品呼
差與焉差曰君速行商估勢不在豐何寧煩爾玆差美
食估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爲身口耳一朝死病安能復
進牛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爾差
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鵠食動筋骸骨嘆其瘼而死被笑
林所載漢世老人起侯夜而息營理產業無厭而
不取分用或人從之求焉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者
堂而出隨步轉此至於外錢餘半在內以錢乞者
相與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與原化記天寶中相
州叟者王叟家鄆城富有財積粟至萬斛而夫妻陰
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饌豐盛叟問故有錢則而
食過也此人云惟有一本五千錢遂日食利但存其本
市珍如慈衣食常得足耳叟大異解其妻授金庫
安慶軍張覺後數年夫妻並卒官第固無怪乎其然也
而世有名士大夫者猶不能忘情於是將無亦有物
以司其子奪哉

下珣少通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下
兵厄珣曰吾大厄在四十一爲卿將當受禍耳吾亦未
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珣
曰子勿爲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不能免
卿將也後珣爲劉聰軍將敗死於晉陽而璞亦以公吏
爲王敦所殺二人之術精矣人惟不知禍故不及避二
人知之而卒不免此非一定之數耶龍門之隱珣終不
則持節比平之命自不相及璞失身爲敦黨軍而復
爲嶠亮筮豈得不致其疑此豈數使之也珣謂璞不爲
公吏可免珣被聽一召即行何也卿將公吏信有數耶
璞之言不能免也則何爲甚營之裸身被髮叩刀設
荷營之而可免則所謂不能免者安在殺身之禍二人
知之而卒不免也術雖精何益而人復從而請其術不
已惑乎吾儒之易有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
○魏劉靈助賣卜筮術於市所占屢中自謂方術堪能
動衆又以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六行蓋爲莊
帝舉義兵將戰自筮卦不吉以手折著棄之云此何
知尋見禽獸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
余朱仲遠行伐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
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吳導世少學
易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遂明占卜魏齊時以下筮
知易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周未預射理而平焉隋更

素初授太史令每有災異必指事而陳湯帝將佳
都質諫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
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

○朝野僉載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竊
二人憲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
總由天上徵聞之作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
與此人一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
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問知其故
徵曰官職祿料由天信不誣也徵改齋漫錄仁宗嘗御
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問之曰甲言貴賤
在命乙言貴賤在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

十卷錄卷五中

九

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泰給事有勞推恩封秘甚嚴先
命乙携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携一繼往無何
內東門司保泰甲推恩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
莫能行甲遂先到二事未應相類如此然皆小說家所
載意好事者為之耳近觀金史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
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言
由君所賜者以五品職意謂誠由已也而其人以疾竟
不及授安知世事不有如此者乎官職總由人力皆屬
言總由人者得之亦是天命所假非人力也況其異如
此邪宋胡宿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脩身
俟時毋為造物者所嗤上蔡語錄知命雖淺近也要信

及將來做田地就上而下工夫萬事盡有命人力
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
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
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開工夫枉用却開心力信得
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金史宣宗聞溫敦太平卒謂宰
相曰朕屢欲授太平一職每以事阻今僅授之未數日
而亡豈非天邪章宗聞張萬公卒嘆曰朕迴將拜萬公
丞相而遂不起命也採一世子奪之柄者蓋亦不能回
天命之所無以為有矣

十卷錄卷五中

十

○南部新書李德裕三鎮遷改皆有異人為言之唯投
南荒未嘗先覺按紀異錄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李終
南自云住羅浮來見出玉象金象贈之欲求勾漏瑩者
為餌及後南遷不及乃知象者南方之獸勾漏者朱崖
之室羅浮者海濱之山李終南者言贊皇此行無還期
也則是亦有人為言之也

○唐楊牧少年應上簡蒙時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
即有仙分若必仕宦位至三公然終為有禍能從我學
道乎牧心在進取謝絕之及登廊廟竟罹南荒之厄事
此諺夫南荒之強自其罪之所致也宋夏竦父為侍禁
時諫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為養子父止竦一子弟計者
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隨落了後
為道士又見昔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在唐都復見道士

跨驢於市搖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錄公考行中隨
落固所不免然則楊與夏雖有異人之遇亦何救其平
生哉朝野僉載南顧舉進士時貧窶甚有常光者待以
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日風雪寒淫報光成名
者絡繹而顧署無音耗方擁爐愁歎忽有鳴梟來集壞
牖竹上顧遂而復還謂僕者曰我失意無所恨兼恐更
罹災患及禁鼓鳴榜至顧已登第然則鵬止梟鳴果不
祥乎續墨客揮犀鄱陽龔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
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鷄或晨鳴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
晝群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
懼召巫治之特尚寒巫向爐坐有一貓卧其側家人謂
巫曰吾家有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貓爾於是貓人
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
高第乃知妖異未必盡爲其人禍也

○陸子靜贈汪堅老云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
值日辰推貴賤貧富壽夭福禍詳矣乃獨畧於智愚賢
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之富貴壽福曰駁雜濁晦則歸
之賤貧夭禍關龍逢誅死比干剖心箕子囚奴虜齊爲
餓夫仲尼羈旅絕粮於陳卒窮死於其家顧大冉疾又
皆貧賤孟子亦老於奔走聖賢所遭若此者衆闢茸委
瑣周比以致尊顯負君之責孤民之望懷棟範寵惡直
絕正尸肆讒慝閱蒙爵謚以辱累世道術之純駁氣稟

之清濁識鑒之明晦將安歸乎易有否泰二小人之
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辨不在盛衰
而在君子小人今顧畧於智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粹清
明歸之貴富壽福駁雜晦濁歸之賤貧夭禍則吾於五
行書誠有所不鮮生蓋爲我言之堅老蓋談命者也吳
伯清作蕭佑字說云談命者蕭佑字順夫言人貴賤貧
富壽夭多奇中吾戒之勿易其言也夫幹支之合有從
牽經緯之離有淑慝而人生所值之不齊所以爲昏明
粹駁之分也吾意天之命是人也得其明且粹者宜其
貴富壽得其昏且駁者宜其賤貧夭而或不然何哉此
吾所以戒之勿易其言也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孟
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然則斯命也佑之者天也順
之者人也天也者不可知者也人也者不可不知者也
諸所言者天乎人乎此吾所以戒之勿易其言也因書
之爲字說以贈之伯清是說蓋即子靜之所疑者然則
談命之術有中者乃何理乎純粹清明所以爲聖賢而
不必於貴富壽福駁雜晦濁所以爲愚不肖而不必於
賤貧夭禍明且粹者古人不免賤貧夭昏且駁者今人
或以貴富壽乃爲天之所命氣之所稟又有或厚或薄
或高或下或長或短之不齊聖賢或稟之薄而愚不肖
或當其厚故爾朱子嘗語門人云清明之氣爲聖賢昏
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夫子

雖得清明以爲聖而反貧賤便是稟得來有不足類了
又稟得短者所以又夭又云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
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羶者則卑
賤氣長者則壽短者夭折此必然之理談命之術若能
推到此則無有不中者矣

○夏后氏孔甲曰于東陽黃山天大風晦盲孔甲入于
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見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曰
不勝也之子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
敢殃之子長成人慕動折撻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
漢鄧通得幸於文帝賞賜巨萬以十數有相通者曰當
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
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及帝卒景帝之世通
免家居人告通私出徽外鑄錢下吏盡沒入之竟不得
名一錢寄死人家嗟夫富貴在天人其能違天乎人之
可恃莫如天子而天子不能回人之所無以爲有觀於
二事世之鑒觀者可以息妄求過觀之心矣

○後魏孫紹遠右將軍大中大夫引吏部郎中辛推而
衆中竊謂以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
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今
人推入生命唐則有李虛中後之言命者又比虛中
詳矣宋人記若軍校與趙匡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
有一人遷除軍校則有一人責罰小小陞轉則軍校亦

二序雜著

十一

二序雜著

五

有諺謂此不知以何而取集蔡條蔡說陰陽家流
第五行之數術不得爲無至一切聽之反衆人事斯跌
矣古之人行道而委命不教用臆中以爲信也先曾公
生慶曆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爲辛亥在昔幼
時言命者或不取之及逢時遇主而後擇術者人人談
其格局之高足發賢者之一哂爾大觀改元歲後丁亥
東都順天門有鄭氏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
適與曾公合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人亦爲之
傾聲長則忽聽其所欲爲始年十有八當春末携妓從
浮浪人躍大馬遊金明池晚自花中醉歸馬忽躍於溪
中必浸而死文文山贈朱斗南序甲巳之年生月丙寅
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
二十而盡以七百一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
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
矣考天下盛時九州有至千四百萬或千七八百
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未可量而
其所得四柱皆不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
問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
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于非
百兩命亦難乎斷矣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
二十萬中人姓姑以百歲爲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
命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

矣宇宙萬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辱詎而
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
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
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
十或萬同時受氣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
者被斧斤者歷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
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此三命之所以推
有十有一耀之說也張端義貴耳集數十年來向時之
術行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
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時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
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
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
日爲監司郡守帥閫者日以殺人爲事乎老者歎服夫
命關於氣運局於方向歲月日時之同不足以一繫其
吉凶也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新裁之論士之品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
有志於富貴者按晁氏客語中已有此語客語云有志
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有志於道德者

尹和靖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朱夫子五歲誦
孝經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是即不成人

○春少而剛褊事後不能無媿悔常書晉人衛玠情怒
理遣之言於所居屋壁以自省安得如玠終身無喜怒
於色耶蘇軾許自少至長無喜愠色每於可競之地輒

以不競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而媿服宋范忠宣公
精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貴人則明雖有聰明已則暗
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
地位也或問呂光祿源設爲小人言辱何以處之曰上
焉者知人與已本一何嘗何辱自無然心下焉者且思

我何等人彼爲何人若復若他却是與此人等如此自
慶忿心亦自消也春林是常語誦之堯夫之言乃人有
不及可以情恕之情恕之言即非意相干可以理
遣之正疏也而今而後庶幾其寡媿悔乎

○古者重原也劉子之言著於左史曾仲衆輩善論
姓氏見稱于國宗族之傳族指之繁疎感久也

早之列固不容無考也籍談不識其先而崇伯乃妄哭他人之墓取譏當世何如哉世之為大家者譜故必作然必要之有據而後可有據則實實則明明則可傳無慮於繁而自別矣

○宋荀伯子為臨川內史常自矜藉蔭之美謂王弘曰天下青梁唯使君與下官爾宣明之徒不足數也北齊崔悅以籍地自矜謂明少遐曰余每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余傳崔趙李何為者哉崔暹聞而銜之譜之文襄絕悅朝謂夫蔭藉豈可自矜有志之士聞人有言亦當愧懼不暇矧欲矜街且又以此取諧於人乎○或問交道難易張范之義能通於幽明之間而蕭朱

之好不能保於始終之際子謂難邪易邪大抵世人契少金蘭謠多貞錦歷觀今古足透其情父子兄弟夫婦之情人皆得聞之而況親非同生情異佳偶者邪所貴在我金交躬自厚爾魏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狐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其不食奔敗知其不恃聞流言不信魏可善終武伯南身為難在往者將軍猶不嫌今因睚眦遂成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遂感其言復與周平嗟夫若胡質者所全多矣○朋友居五倫之一親非並生恩無預施聲跡不遠○朋友居五倫之一親非並生恩無預施聲跡不遠

此人豈有二本乎手足可別求室家可相濟乎今之人知不可也而朋友間乃不復加擇非金石而金石焉異膠漆而膠漆焉易號同心體稱合志者誰能辨之何今之人之多友也韓退之有言平居許與何足信少臨利害反眼不相識擠之而下石者皆是也遷史謂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為刎頸交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所羞吾觀今之人希不坐此者一臂之好半面之契他日勢資事接而自託為平生之二天者又往往而是也嗚呼朋友道絕久矣今之人不復知以此責人雖谷風之詩不見於後世矣何怪乎今之人之友之多也記禮者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夫死亦可以許友特以親存不許耳隨武子忘其身不遺其友是身可忘友不可遺也左儒爭其友於其君之前謂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若其交重如此故論朋友之道者又曰患則死之死一而已友可多得邪面朋而世固不乏人也君子於此可苟焉而已乎漢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大人方顧交權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魏張遼與其護軍伍周有隙就刺史溫恆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問其故質曰古人之交多取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是以可終武周伯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置而今以睚眦成隙如質才

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今之君子觀於庶民免輕交
易絕之悔乎若魏傳嘏不交何鄧唐元敬弗狎房杜一
則避禍一則遠勢君子處世之道自合如此不假爲友
道言也

○春嘗歎今之世友道喪也久矣夫人有同鄉者有同
事業者有同寓者有同役者有同遊行者其違則有同
舉者有同朝署者有同官者因時迁事或暫或久莫非
交道在焉外貌詳附不勝其膠漆者有之而其中每有
冰炭秦越嗟夫世之人幾何於此矣不必俟臨利害時
已有如韓退之之所論者矣故人情相友有厚有不厚
又當於別焉見之相與也深其情也厚其別有不容然

然者吾儕輩旅中道次所接遇有一日之雅半面之識
皆不可謂非相友而情之所關微矣萍水鴻泥聚爲適
聚別不以告不以送別亦不覺其所以別也故余嘗曰
今世之人其友道在其別於別得其厚而推其友道之
終始於今世之人庶幾其不失乎

○小德出入乃大德之累也東坡告王定國薄俗好點
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東坡曾傷於虎老更事變遂能
爲人言之從來士夫以小疵累大德者多矣孔門脩身
之法日慎一日豈怕有人來點檢耶

○某生名華比行問字於予字以實之昔朱子門人來
辭有曰蓋卿者乞贈言先生曰吾所言多矣歸日宜讀

作工夫夫曰呂父者請教焉先生曰不在言當從實
作工夫周謨寒泉之別請所以教先生曰謨論只如此
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真實工夫未幾復以書來云
臨別所說務實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
在此處信州一士人來見先生臨別送出舉指云贈公
務實二字實之行乎幸求之朱子之書於言行上點檢
自有餘師吾無以贈子矣

○逆瑾時人才無論矣消磨世界今何以異昔百官差
除曾無一久任者內之侍郎而下員外而上外之布政
而下知縣而上二三年間奔競者必顯擢恬退者亦左
遷孔子曰如有用我者若春月而西可也三年有成今日

人才其皆孔孟之徒歟張詠在蜀嘗云只一个信重年
方做得成此事誰當念之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
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
掘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歟得
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歟

○慈溪王汝言曰德如方才如圓安重方正德之象也
流通敏達才之象也凡天下之物其方者必不足於流
通其圓者必不足於安重故人之生也德勝者恒少才
才勝者恒少德理氣之自然也惟聖人則方圓俱全有
德兼備焉

○王嘗謂春曰天下者勢而已矣其勢之盛也如河之決雖賢智無所施其力及其勢之衰也如火之息雖庸愚得以收其功善觀天下者惟能知天下之勢斯可以成天下之務苟不能知其勢當其方盛欲強力而折之其將衰猶安常而守之皆不可以言智矣

○人有常言為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如解懸民心即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與怨故二者當有先後至於二者之事則又各有先後也然非真知利弊之詳的則是非混殺吾以為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為害以為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為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

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

○雲南廣西在處土官割據蠻洞彼此警殺貽患地方朝廷每下撫巡司府官員撫諭動經數歲不得停帖是雖夷性酷拘亦撫之者多貪利之人以養威之如雲南木邦孟養廣西恩近日之事其苗明云司府官不過一拘乞與一大骨頭便去矣今日縉紳遇骨於地不信然而事者幾人悲夫

○軒冕不足為吾高而塵埃在我或有所不得時貴人謂居軒冕之間當有餘氣然則處塵埃之內不可

有市井之習

○乞水西江以救已涸之鮒假人越客以極已溺之于其勢不相及也

○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於智伯

○張湯之為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之為子而有劉向之父許敬宗之為祖而有許遠之孫韓偓之為孫而有韓琦之祖人之賢否不繫於世類於舜禹朱均乙見之矣

○無旋人不得志自訴云罵聲成風誰忍有此群怒浮謗如川事實遠於恠悻悻流隔於人不汝郵叫閭閻芳汝徒自苦眼昏多淚盡內流以潤腹齒惡舌存不如緘口而無語也

○呂氏春秋列精子曰孰可當而鏡其唯士乎人皆欲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此唐太宗所以有以人為鏡之說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耻躬之不逮也

○君子有行必有以異乎人所行有以異乎人必愧乎其所行是故異人甚者人歸責焉愧人甚者人歸仇焉我責我仇何以自容於世是故君子動不如靜言不如默顯不如隱外之不如內也

○道在谷滿谷在阮滿阮言於室滿室於堂滿堂稽不求之身而直寄于阮谷堂堂之間不足以知道與言矣

○才之效用從古難之人曰非才之難其用才難也春曰非其用才之難其得全才難也以代論者曰古人未嘗借才於異代以地計者曰何地不生才以人評者曰人各有所長也世豈不有楚材而晉用者有虞愚而秦智者有優乎趙孟不可乎滕薛者有位至丞相損於治而器堪社稷困於百里者豈其人之非才才當其用之難適用適其全之難也堅於立或脆於行參於為或疑於處完於應或執於中簡於繁而勝繁者或惡簡

小稀當鉅而期鉅者常畧小書稱知人惟帝其難之用才之難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全才之難得也

○易大傳言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春嘗為之注曰時未至有其器無所施時既至無其器不可為時之所遇者事也事之所成者功也時有難易器應之事有大小功隨之然則卓犖瑰瑋之士懷抱利器斬用于時而不待時而動其何以能動而不枯出而有獲夫物固有用之弗盡者大而用之小也有盡用之弗逮者小而應之大也成器在我隨事之來無小無大大則成大功焉時果有難易乎人患無其器耳漢虞珣為朝歌長曰事不避難巨職也來遇盤根錯節不別利器此吾立功時

此到遂平縣境群賊以將畧聞遷武都太守擊羗破之進拜司隸校尉勅業著于范史升卿非易之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者乎盤根錯節乃別利器地升卿緣此於武都成大功焉然則有其器者亦必因事而後見爾

○宋司馬公告其君言卑陶榘契變龍伯夷垂蓋在唐之際皆守一官終身不易今群臣才非八人比乃使居八人之官三年數月輒易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不可得也厥後陳校書俊卿亦以是言告其君夫振古得賢莫盛唐虞人之才性各有所能事功在人必得久於其任然後能盡其所長而可以責其成垂益之任蓋周官六卿司空之任今工部尚書之職也垂為共工

益主山林與諸賢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世乃久而弗易也帝世庶績咸熙豈非久任之効歟論者以為此數君子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亦未必能盡善如此而況於後世哉董江都謂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者不免廉耻賈亂賢不肖渾淆自北朝魏崔典銓創制唐裝作循資格以來誠有此弊然視溫公所謂銜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朝廷或以衆言賞之匪人得舉進者格制其不猶善乎

○人之所謂賢者謂有才也謂有德也國家之所為求賢者求有才也求有德也才與德在人無不見之其言其行者然士方未用時上之人隔於勢分不能一切

自表見者邪

之是故屬諸有司試其言於科舉之場而占其行於
任之地言可以知其才也亦可以知其德也行可以
觀其德也亦可以觀其才也科舉以文字第高下而經
取其一千前列稱魁元選任進士依甲第名次而臺諫
獨擢於不恒名要職此又在有司深所加意預以其才
與德而望焉者考課之法肇自虞世漢宣帝嘗詔御史
計簿疑非實者按之我朝考課一本諸古官滿三年
乃一考牌冊備書任內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於其長
書其最目轉送御史核焉亦書其最目然後以歸吏部
稽其治狀為之殿最則此又風憲之所當有事焉者然
則進士之選與為魁元擢要職而適及考課際可無以
○國家無事然後下有藏富之民朝野皆安然後山林
得遂養高之士人有恒言曰君子世治則出世亂則隱
隱於亂世亦豈易哉彼非才非德而藉蔭貲賄沉冥田
里以自奉者真何人也真何時也沈存中筆談石曼卿
居蔡河隣一豪家日聞歌鐘聲家僅數十常往來曼卿
之門曼卿問豪為何人求欲見之其人曰即君素未嘗
接士大夫然喜飲酒屢言開學士能飲意似欲相見待
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坐堂上久之方出
主人頭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相見無拱揖禮引入一
室供帳赫然有二鬟各持一小簪至曼卿前繫中

紅牙牌十餘一繫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一繫
有饌名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肴
果樂器粧服人品皆艷麗聚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
作群妓執果肴者輩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酒五
行群妓皆退主人入署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
豪者之狀駭甚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他日試使人通鄭
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其近隣云其人未嘗與人
往還雖隣家亦不識其面也張某更南遷錄陽有孟
氏者世業漁門閭蕭然竹籬數株孟生出現葛衫草屨
容止語言與江上漁人無異就茅茨一啜左右皆漁
隱穢鄙人稍解廳事如富貴家頃聞延至中堂棧題軒
楹皆以髹塗間之雕米器服聚然奪目至於酒味羹蔬
莫不旨嘉父之出妓女三四入皆百金之士服飾聲樂
所傳皆京師新聲使人終日恍然蓋任俠隱身而致富
者錢澹翁識少時見東坡言世有豪傑之士隱而不見
於世者吾鄉某君子世居眉山之中坡葬其先君時會
期日已逼而墓磚未足謀於人皆曰往見此君則立可
辦但多游獵又所居山林曩絕試往圖之坡凡兩日始
得至其居候至日晏方見其從數騎歸乃少年也既通
謁少年易服出坐定問故坡具以告少年曰易事爾已
具飯且宿于此當令如期辦所須少頃數青衣跪進盤
食皆今日所繫鐙也進酒數盃飯畢始從容對酒

選僕馬送坡下山三日無耗及下手破土至一萬口
一口至者甚以為悔明日曉視其墓地之側則五萬口
斬斬然羅列矣衆皆驚歎事畢再往謁謝不得見送所
直亦不得遇求瘦竹翁談數樓叔韶初入太學與同窓
友厚善友語叔韶吾欲至一處求半日適君但息聲則
可借往樓敬諾出城買小舟延緣蒲間將十里舍舟步
小坡道微行得精舍時極絕小而松竹花草楚楚然友
款于門即有小童應客之命刻許起推西邊小戶入華
富貴家氣象揖客坐堂上亦奇喚侍童點心素膳皆甘
堂三間窻几如畫堂前百頃其外連山橫陂樓
芳精好徹器命作詩
觀森列夕陽夕陽翠翠以相發明漁歌菱唱隱隱
在耳騁望又之偉壯壯關十數聲俄而小畫舫傍
湖而來二美人煙雨靚粧麗色王公家不過僧命
具酌指湖中羅帶窈窕極水陸左右執事僅如伎好
扛行美人又起歌無錫之餘巡夜已艾僧復引客至小
閣中其間有僧曰姑慈此遂去友醉大軒樓獨彷徨不
能寐將曉僧至盥櫛畢引入一院制作木邊巧簾帳蔽
窺庭下奇花盛開翁勸客飲小山叢竹位置愜當回思
夜來境界已迷不能寐其食則器用張盛一新食品
如精獨二姬竟不出食器門由仙絕湖而歸樓為
惆悵累目彼真何人也哉今其時有此人能復容於田

而官府不得聞其姓名者乎孫公談圖騰道錢醇
老孫華老孫巨源治平中同在館中花時人各歷數京
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
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林中行數步至一
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
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
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欄畫
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者主人云此未
足佳願指開後堂門坐上已開樂聲時在諒閣中華老
辭之衆遂去華老嘗語人平生看花只此一處其盛可
知彼時京師地上人蓋有如此不聞於人者宋史張惟
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謂曰今日正戎革趨
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
英羅致宴中宣樓因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
將安歸乎惟孝雖然曰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
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歸中五十至旗幟鮮明部伍嚴
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為路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
曰朝廷召入福難為君侯紆一時之難耳姓名
不可得也時鼎沸三州已危於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
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適
物色之不可得此其人蓋必有以大過於人者矣今之
詩誰謂無其人也
餘冬序錄卷五十五

蘇象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呂舍人官箴當官之法有三曰清曰慎曰勤其言出王隱晉書李康答司馬文王之問有曰爲官長當慎當清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又斯三者慎乃爲先清不必慎慎必自清其言如此

○呂居仁童蒙訓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持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致中傷也張子韶橫浦錄或問當官臨事如

何子韶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滑吏奸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甚害於己昆以客語李若谷教一初任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論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緩字便是待之謂也春於此得常佩焉孔子告子路云溫而斷可以抑奸抑奸在斷而必先曰溫使彼不得乘吾之躁急暴怒而加害也溫者和緩之謂也因書以自警○呂居仁記前輩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意春嘗侍西涯先生論及近事先生云少年初仕承上臨下寧遽一一中節惟盡心歲月得序自熟若公性雖少年不

可有秀才性至老不可無也某人以公事作官如何不取罪春曰某公輩生而富貴人已別取待之既應命服猶習純綺故態奢縱自戀竟挂清議小懲大誡非不辜矣獨念今班行中士夫在諸生時高談古今歷詆卿相孰奸孰貪孰讒孰諛孰爲蔽賢孰爲素餐孰爲附勢孰爲弄權孰與世浮沉孰模稜兩端心有定見口有直言自誓一旦出身事主邁往之氣正正堂堂必此是幾莫或挽焉及錯置曹司回翔中外能復持舊論者人官成伊邇患失彌深能復存初心者幾人爲卿爲大夫奸去貪去調去讒不蔽賢不素餐不附勢弄權不與世浮沉模稜兩端而見警於後來者幾人若而人越趨越需媮媮腰鼓棄其平生以致高位容非其幸乎如國家事何春惟今日服官政者有公子性者未有無私罪者也然其罪小小纔足以禍己無秀才性者似可無公罪者也其罪大大將至於禍國先生撫掌曰有是哉○莊子有言爲善無近名宋杜衍諱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求人知則同列不謹者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此蓋衍平日之所以自全者晉武帝嘗問胡奮卿清何如卿父奮曰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唯恐人不知夫清自我守身之德而有意乎恐人不知使居今世將有不勝其斯名之悔者矣

○傳稱子產爲政民不忍欺按孟子或有餽子產生魚者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曰始舍之禹禹然少則洋洋然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矣是之謂君子可以欺其方然則子產安在不忍欺也淮南子季子治曹父巫馬期易容貌性觀化馬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漁者欲得也今而釋之何也漁者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閭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然則民不忍欺若子賤可也

○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

門豹治鄆民不敢欺蓋子產仁而且明子賤清靜爲治豹立威御俗故也優劣之分晉鍾繇等告其君者有定論矣或問韓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路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公意以德不足者必待威耳噫德誠至於使人不忍欺之何事有不可濟者乎

○古人立法雖善久必有弊因其弊而脩之使復其初則善矣若見其有弊而併更其初法此王安石之所以禍天下也大抵變法最難苟非能通天下之志之人長慮却顧有以深究利害重輕之所在未見其有獲當者也變而不當利未能興而害貽於無窮矣

○宋時郡縣歲收朝廷應入錢糧之外又有一種入庫公使錢不知何項辦此州郡庫公使錢所謂無碍官錢官得使用如備錢般家錢之類於此取之而有司又待以爲送遺錢宴過往官員支費官居仁官歲云當官取備錢般家錢多爲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所喪多矣殊不知此數吾分外物也其送遺人者朱子作郡亦嘗用來只是用得分明隨官高下多少定爲之例不至如他人並緣爲奸且以市私恩耳語錄云見人將官錢胡使爲之痛心兩爲守皆承弊政之後用錢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所向爲厚薄某問胥吏向時直是如此於是立爲定例看何等官員過此便用何等例送與之自後遂得公溥凡入廣小官亦有五千之助以此觀之庫積不爲不多豈即今問刑取贖物耶抑均搖歲剩數也朱子言當時經總錢牙契錢倍契錢之類南破知州瞞匿通判更不敢與爭者今日無經總制錢額客引錢有有處有無處田產契錢在處皆有而不甚多有司謂之堂食公用歲終庫收十無二三其間刑取贖及均徭剩餘數法應入庫一毫不許擅支然雖顯掌印相承瞞匿者不爲少不知當時何以能辦此今有司錢糧合徵外在法不許一毫擅支凡有公使上司衙門行移府州縣所謂支無碍官錢者特浪語耳今欲辦此固非難事然必愛民惜財廉而有爲者乃可致之郡

縣御史安得皆其人乎若過徭官員公差人役無動官錢以送遺例有司於此但只責在見役里甲頭會算就雇夫看馬買辦下程種種出備衝要道路日費不可言國禁雖存人情難枕若之何而小民不告窮也

○宋陳遵經制七路治于枕時縣官用度百出遵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倣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相沿有經總制錢名目兩人始也當時言官謂妖賊陵暴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搥取肺腑或焚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貪汙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騷動不知藝極積有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可為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事願采撫官吏姦賊尚仍舊習者按治以聞重寔于理其有以驗斯害矣斯害後世豈可復效乎

○宋王居正言省費不如省事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而徒示人以弱此言亦今執政之所當知者

○李政平厓語錄載張公詠在城都嘗感異夢召黃丞事兼濟問其有何陰德黃曰無他長但每歲不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至明年民或艱食即與元糴斛斛不增價糴之在已初無損於人則頗獲濟平崖嘉歎遂坐黃而拜焉泰嘗謂黃此事今日士夫居鄉自可量力倣為

若有司以此施諸條格為惠不細及觀張子韶橫浦錄云忠定公治益多愛利之政其大者公嘗以蜀地素沃海手者眾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減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餒色然則此事公當時已著令於蜀矣黃之事固宜有當于公心者公豈其有感於黃所行而後推之官耶宋名臣事實張諤守蜀奏糴廩米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少敢犯法及後議者格不行窮民無所濟去為寇王勝叔知益州乃奏復焉蓋即此事耳春謹合書之以告諸有志者

○趙德麟言當官有三樂凶歲檢災毋自請行放數得實一樂也聽訟為人得其真情二樂也公家有粟可賑飢民三樂也以春言之不如無凶歲之為樂也不如無訟之為樂也不如粟積於無用之為樂也

○採菴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百姓餓時恐無策也朱子在浙東旱時欲逐鄉使長催排有米者分戶高下出米就委其鄉之聰明誠信者處之以為聰明者人不能欺誠信者人不能欺若昏懦之人為人所給誦詐之士則務欲容私不可使也此朱子當時亦未及行而告諸門人者

○宋葉左丞夢得避暑錄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
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
所儲泰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
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
自畜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耳余為
聞法則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此法
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矣若人
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
外廟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
署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
者量授以為養事定校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
溝壑而置之襁褍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
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春按金史章宗
將下詔以示四方張行簡奏曰往年飢民棄子或旬以
與人其後詔書官為收贖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識認
官亦斷與之自此以後飢歲流離道路人不肯收養肆
為捐瘠餓死溝中伏見近代禦災詔書皆曰以後不得
復取今乞依此施行上是其言詔書中行之然則金此
語蓋宋法也夢得之所言者尤當預知以備緩急金宣
宗肅憲開汴京穀價騰踴官從人至則愈貴問宰相何
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高汝勵獨曰物價低昂朝
夕或與或糴多糴少則貴蓋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糴者

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商
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
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
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則則穀
價自平矣信乎處事不可以無術也
○五代晉天福間南唐括田定賦每正苗一斛別收三
斗與民鹽二斤謂之鹽米隨苗附籍朱批帶納後周世
宗取淮鹽場入周鹽遂不支宋平江南收米如初祥符
七年運使陳靖元豐五年提舉劉誼皆言此民病也法
當除疏留中未行宣和言制之臣忽增為六斗八升
二合民力大困熙熙中在處守臣先後建明陸續為戒
而在饒者迄宋末始除事載馬端臨苗記可考雖然
此事在宋特故屬南唐諸郡地然耳他州無此害也國
朝班戶口食鹽於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戶口鈔蓋以鹽
課鈔也今鹽不班已數世矣而歲歲出折銀錢戶口鈔
如故天下咸病于是然無一人言于上者
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未流之弊又不得停止
良可慨已
○役法難均前代已不能無病于是朱子嘗言鄉有閭
閻富豪有多少狹鄉富家僅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
產惟彭仲剛作臨海縣先計其閭閻狹多少中分而均役
之民甚便焉雖非法令之所得為然使民宜之終不能

變也春按彭之所爲今法令無不可得爲者顧有司用心何如耳今日之法戶列九等門分三則鄉鄉不能無上中下戶雖上上戶不能無中下門所謂富家有在此鄉稱上上戶而曾不比於彼中上戶者有在彼下上戶而可當此上中戶者爲州縣者若只計其闊狹多少而不計其事力高下聚加通融亦未見其能均也馬廷鸞併都記引晦菴先生所言以明金山之事此只是衆擎易舉之術耳併都併里今日乃極不得已事也

○元李存義役諱云八都安仁最下都易水易旱生理無事公性役名主首半是摘弱擔柴夫或因苗麥僅升斗還黍殷實元空虛千中得一稱上上土赤膠當辰砂

朱五更飯罷走盡卯水潦載道歸來哺天下未平諸鎮碎每以附近先供需課程茶酒中陪備所取益米何錯錢逃粮逃金不待論職田子粒尤難輸公家督促過星火唯聽抽榷生虫蛆幾年辛苦堪容蟻一界了畢鍋遊魚問達賢宰相憐恤絲息無術空嗟吁省符郡帖一朝下義避得許從鄉間徐君更是好義者率以公正人爭趨何時共事數君子但有焚燒無吝且出多出少由辱薄若小若大皆惟偷文吾縱廣非獨力傾助能幾咸安居移東走西幸免矣那上禮下歸誰歟不聞熟突到雞狗但覺和睦安犁鋤依此舉更堅久美事無以三年拘吞茲錄之告諸郡下郡其獨安仁乎李存義諱諱不

誣義役之役幸可圖古人事是今人模

○洪武十九年議定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爲班更番赴京輪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行間工部侍郎秦達復議量地遠近以爲班次且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著爲令於是諸匠便之

○漕河夫力歲役甚夥河邊郡縣常籍鄰境貼助故有沿岸夫廩之設而黠胥猾吏並緣爲奸所司在遠日用多少不得周知民因出錢無有紀極主者卒無法以處之昔宋熙寧更募役法常平使欲舉州縣民戶美之相補程之邵曰此法乃成周均力遺意當各以一邑之力

供一邑之役豈宜以此邑助他邑哉於是一聽之邵所爲使理今漕河之人能推之邵之所爲其於郡郡邑之民必可均而無弊矣

○宋制縣主簿專主簿書書其民事與令丞通行簿書治則民之力役之征粟米布縷之征無差紊者因之西造之訟五刑五罰之獄亦簡矣南渡後庶務繁委刺史部使者之檄無虛月凡郡縣之政無不周治是又不減於一官一職而已也程迥爲餘干主簿廳記如此主簿之職凡一縣之簿皆得而領之民下有簿保伍有簿學有簿受詞有簿三一下部一送案一正抹限有簿三十速至有簿繳有簿諸司乃守判判皆有簿佳帖牒皆有

傳受外州縣有簿佐官中有簿斷釋有簿凡財賦之入皆有簿自始至門皆有簿入出庫皆有簿復有給俸簿給席簿土官錢糧解抄簿自餘令君又有所謂總簿蓋無所不勾稽可以正典常可以糾奸慝可以理財用可以安邑民近日居是官者自二稅以省庫之外無與焉號曰冷局無感乎為縣者之務益繁也楊簡為樂平主簿記如此朱子語錄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管某向為同失簿許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金押以免吏人作弊然則官大小無不無熱在人盡心焉爾矣就此一小官言之其職之衆廢可考矣

○今勘合之制自洪武十五年始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外號底簿發諸有行都布按司直隸府州衛所收掌內號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行移在外事務發勘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珠墨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奉行完報如號紙盡絕照字號編接如前各該司府州衛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并底簿折帖具本奏繳仍具青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此即刻木剖竹華好弊之符契也始時半印紙交藏內府臨用赴領行之既久因建言者而制益便焉二十四年豐城典史馬堅言今置勘合為券印以字為號次第書之彼此各藏其半凡徵收必合而驗之同然後行甚

得革弊之道近聞各司准以帖委吏胥以督所部少不如意輒加笞楚而其害友害及於民伏乞增置勘合付諸司聽其填寫差違事畢繳報所司亦必不敢輕發以病民而凡事務亦不至久曠也今日之事亦頗在奉行者何如耳

○印信唐以前莫詳其制竊計唐時諸司因官置印決已非一宋時凡各衙門長佐官員皆有印官有員外置者係兵刑及專達與給納官一切文書各用所請之印行之南渡兵火散失諸司往往借用舊印有以不便請者又因費重而止或問朱子奏狀還借用縣印否曰豈惟縣印縣尉印亦可借某在同安作簿去州請印時有指揮使并一道家印胥吏得錢方給足知當時縣簿尉官亦必有印方行文書朱又云其時有縣丞用漕使印者蓋諸司舊印借用上下彼此皆所不計唐宋間人會際非常倒用印以濟事者有之其因而惠惡長奸者亦不可勝數矣我國朝建置諸司司置一印以長官掌長缺則貳署政繁之司官則雖多印無二京官十三道御史巡按有巡按印外官按察司副使僉事分巡有分巡印於本道本司印自是判然六部都察院侍郎都御史等官出而撫視行勘則給關防關防之製又自與印信別我朝制度過前代者此亦一也

餘冬序錄卷五十六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教學於王者之務莫先焉成周遺冊足徵也二代以降漢唐宋為達治體而漢未遑庠序之事元朔始興太學唐仍魏制始郡縣有學然唐郡縣未嘗有顯官於學者宋慶曆間始立學命官時宋已四世矣我

聖祖太學之立在未正位前正位之二年即詔天下府州縣偏葺黌舍無遐僻官為師定以員有長教焉有分教焉蓋欲挽三代以降之涵源而緝之以邇古之帝王之所為治文治之盛不俟縣久而後明也學官之任于

今其不既不重矣乎今之仕者奈何舉早學官仕而任學官輒惘惘然不滿望是皆不知所重者或曰賴以也

祖宗時學官之選加於諸執事一第人皆以師道自持節使岳牧莫不接之以禮而今多不然矣噫仕者不知學官之任為重任學官者其有能盡其職以無負其任之重者乎噫盡其職無負其任之重非大君子不能而

師儒之職固君子之所樂為也今之時與

祖宗時異君子居其任顧身所以自重者何如斯可矣

○書院之制肇自宋初方郡縣學未立時碩士名儒往往于此焉出今學校偏天下文教熙洽而書院亦所不廢蓋家塾黨庠術序皆所以為成德達材之地揆諸古

法近代之教不厭數也

○述今之仕者非一而其正者曰科曰貢科舉歲貢皆至自學校正途也正途而仕者又有難易遲速不同焉稱薦鄉書奏捷禮闈登名進士籍即受美職公卿大夫可階陟也在學校視食廩為資需次而貢常例府歲一人州二年二人縣二年一人所司上之禮部送內府試就校官者則重試不者送監肄業送各衙門歷事送吏部附選假歸瑛取率十餘年始沾一命與州縣佐而止耳科貢之速相去如此嗟夫閭閻嗷嗷士遊黌舍中就識不能不循常例以常例猶正途也仕有難易遲速之不同人才固有等第乎而有富學識而難且遲者不有命乎

○宋開寶初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仕來公券令樞密院定例施行蓋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家又後法廢遠方寒士預鄉薦欲試禮部假丐不可得則寄舉不試雖宋初遠郡小官致罷多芒屨策杖以行不幸丁憂解官或流離不能歸咸平中詔川廣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殊蓋卹小官意然非禮制所宜我朝統馭四海川廣通舟之地官必南人雲貴地方陸路艱險小官選授法許給驛任者不憚跋涉舉人新中赴禮部試者俱得以公據給驛法均厚矣舊

舉人雲南又揭以速驛給脚力作處雖不然而鄉貢然
于禮部亦有進用階非如家不中復同有重解苦也
○禮部會試天下國初惟南者士于中式居多而南方
惟江西吉安為盛北人曾不十之一洪武三十年被熱
落者咸以為言

上乃命翰林儒臣復擇下第舉人文卷得六十一人而
廷試之擢韓克忠為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
克忠等則皆北人也明年再試寄監下第舉人中武者
四百一十五人次其等第除教授教諭訓導不中者八
十七人為州吏目洪武取士之科蓋止於此洪熙元年
定南地中三卷以取士自是人才之用始不偏矣

○國朝進士惟永樂甲申科多至四百七十三人

太宗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賜名庶吉士俾入
文淵閣讀書周文襄公慨以不遇列自陳詔特許之諸
人日游中秘書於太官月給膏燭費

上聞燕之頃駕親臨問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教厲
而期待之甚至故庶吉士之選至今論者亦惟是科為
多得人今考求其其業自王文端王文安吳李忠
愍暨文襄四公外羅侍郎南陳祭酒李布政賴人
知其賢者餘亦不盡知也曾狀元榮在翰林特有邑人
入奸黨事當累及

太宗特原之謂曰朕惜爾才也曾所居近西長安門家

不戒火延及禁垣

上為置不問其受知如此劉子欲當時極有才名以升
部主事坐累謫廣西南丹終

太宗世始起為教官不克振竟致仕去景泰甲戌始卒
壽八十有七若有位而壽以大行于世如王周者一科
可數得耶李忠愍之大節固有科目以來人物也張宗
璉者為常州同知德政最多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于
庭皆哀具儀奠祭累日樞行白衣冠而送至數千人後
數年民不能忘作廟江陰之北君山至今歲時祀焉夫
進士得人如張亦足以不朽矣壽考祿秩繫乎天子
論人豈真壽考祿秩為豐歟哉客有與春商及近來科

目士者因舉是科吾所知者告之餘請例推

○宋太宗朝呂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等薦名
既廷試與李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仁宗
朝韓億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人
廷受蔭入官唐介參政子義問鎖廳試部用舉者召試
秘閣介引嫌罷之洪容齋云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
與夫秦檜柄國而子禧孫墳皆於省殿試冠多士者異
矣春按宋徽宗朝蔡君謨子某登第在前列蔡京引為
同族嫌而抑置于後擢無足論已我朝公卿子弟高第
不以為嫌景泰間都御史王文子鄉試第第至自訟焉
事見李文達
天順日錄 春目所及見者

孝宗已未科

武宗辛未科閩老皆有子入廷試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也

○自兵民分置之後官已文武異秩漢官階秩品則武高權則文重魏晉而下襲焉若都尉左右校尉以騎步名有秩之文而亦類之武者沿及今日若指揮副指揮以兵馬同名有秩之武而實用于文者漢長安四尉城東西南左部西北右部主追捕盜賊伺察奸邪魏晉而下襲焉武其冠而文其服唐用隋制雖視漢小異然猶選于吏部為品官至五代而始廢宋之有尉增置于開封祥符兩赤縣者則今之兵馬指揮司是也宋初並用

二五

選人後改差武臣元祐中蘇轍以為言復仍其舊我朝改勝國萬戶為指揮使次之為同知為僉事皆武臣之秩而選于吏部者惟在京兵馬指揮使司司設都指揮副都指揮知事後改兵馬指揮司分五城設指揮副指揮草知事增吏目職專京師巡警等事所屬地方盜賊爭競風火街渠凡各衙門事須檢覆無一不在其所當理前代尉之設自京及外皆有之而我朝兵馬指揮副指揮則獨設於京師縣不免制於府而此官則獨為一同尉不免離武臣而此司一選于吏部皆學校科貢之英然則今日此司此官之設有武之品有文之權固非前代之尉之比而亦非今日指揮使同知僉事之所能

也蓋惟古今官資有秩之文而亦類之武者有秩之武而實用于文者若今日之制不別白而言之後將何以考焉故因曹君之蘄而為言之如此

○武職在國初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畀非從征而犯事者至子孫亦多不世襲也故指揮以下及鎮撫千百戶之亡故者官為造墳安葬致祭有差其子孫優給俸例係陣亡失陷傷故渰沒者全支邊遠守禦出征并出海運糧病故者減半蓋錫之法當厚而又

二六

初武職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乎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拿人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奸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三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者為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與舊官同茲令也所以厚諸奉天征討者又如此武職之濫其始於此乎正統十四年有所謂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署試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雖然此

猶我

祖宗於臣子非常之遇而德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為例者今日之事冒功冒級紛紛於天下權門勢豪乞養奴隸足跡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文冊必鮮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子孫則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嗚呼

○武職冗濫京師為甚俸給不時入非善治生額行檢者往往指俸預貸於人比關給時升弓皆人物也本衛軍士有子本家其親管官旗至俟門而仰面馬冠履倒置無人為救正者弘治初大司馬始禁各衛所官旗不得預指俸銀貸錢其害者不得為人俸銀以營利息欲

正名分意非不善而貧富偶偶其不便其禁遂革昔宋臨安宰到任揭榜民戶不得遷移債意亦在於抑厚利以恤貧獨已而婦人剪髮入市持男易斗粟鬻賣農桑之具流離紛然遂復揭榜令上云放債惜乎當時無以此為大司馬計者此事其真無可救之術邪

○京衛上二十二衛稱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都督府錦衣與旗手等衛並同然其衛拱武十五年自儀鑾司改置故所隸又有將軍力士校尉等役其職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因下本衛鎮撫司推鞠二十年以非法凌害本衛官皆得罪將本衛刑具燒毀以所繫囚送刑部二十六年申明鞠刑之禁凡罪囚供送法司承

祭後北京照例開設職事仍舊而止過漸加視諸衛備異凡奉旨提取罪犯本衛從刑科給駕帖都察院批差官則一官之差一事之行亦未嘗得專也鎮撫司掌問理本衛刑名始亦與諸衛同而兼管軍伍後專設鎮撫二員專理刑名成化十四年始增鑄印信各為一司今謂之北鎮撫司者非

祖宗制也凡問刑供武舊制徑自奏請不經本衛凡鞫問姦惡重情奏請聖斷或奏送刑部擬罪發落內外官員有犯亦如之制不得用參語則廷尉之評亦未嘗得撓也今日之事其孰有問之者乎凡東廠及本衛各處送到囚犯弘治十三年令法司從公審察究問務得真

情若有冤枉即與辯理不許拘定成案濫及無辜此令去今幾何時法司於東廠及本衛之所送問者不敢一毫為平反矣刑部尚有何人而能少易撫司之參語者乎嗚呼

○或問春選將之法春曰取之門第不如取之行陣之得實材求之內服不如求之邊徼之得實効門第者膏腴庶子鮮克讀父書而行陣多汗馬功奮之人武勇已著生內服者坐而談兵豈知古法之不足恃而邊徼所出性習安焉地方夷險之跡變而向背之情固其少而諳之者也然則執此為今日選將之法可乎天地生才彼此何間予此言特舉其大凡耳而今之選將者乃

援相以軀幹制以階資較以騎射察以過失以章句
而其餘美一無所於計是白起之精悍不用於秦韓信
之落魄不用於漢社預之射不穿矧不用於李靖之
身挂罪累不用於唐而韓世忠之目不知書者不得用
於宋也蒙傑知累出衆之士不幸而在下位其安貌臂
力不與才副而吏議罔貫文字弗取將何以自發乎然
則選將之法其必累是而後驪黃牝牡庶幾其不失也
嗚呼今之任選將者其足語是也乎

○兵家以勝負爲常而人物非成敗可論何哉事幾之
會在我得爲者不得爲者得爲不得爲之間有幸者
焉不幸者焉幸而勝而成非必勝而決成也君子有不
貴者焉不幸而負敗君子不咎其負罪其敗而重傷其
不幸蓋君子之論不貴於幸也如此

○事由勢爲緩急以機爲進退曰緩曰急勢也緩急之
際機也勢有二而機爲一故論事者貴辨乎勢而善處
事者必審乎機吾邠近日之事其在民也有甚於盜賊
之爲患者乎其在上也有重於用兵者乎此其事勢之
急與其機宜何如此吾耳目所及吾得而言之自戊辰
秋賊出興寧隨犯吾邠已巳之春冬桂陽桂東宜章永
興諸鄉邑遞遭蹂躪歲無虛月暨今庚午夏杪而始息
一方生靈皆湯火驚魂豺狼成骨肉草莽化居室卧不
忘卷席坐不敢弛裝久矣長沙寶慶衡永荆襄辰靖之

兵爲之存命前倭後什甲生而鱗胃養養焉暴露
曠日逾時勞苦而功多其誰乎中間事勢更變靡一豈
不屢有可乘之機而三載于茲不免重困民生而苦將
士始之失而終之得也甲之率而乙之成也緩急之際
進退之宜誰以執其論誰以專其處而事以責其人而
功以歸其身嗚呼天下之事未有不辨乎勢而可以興
舉未有不審乎機而可以收戰者也是故明者於勢辨
之用蚤智者於機審之在微應滔天于清流撲燎原于
星燭足駐峻陬耳掩迅雷以適是勢而投是機其視民
患急於救焚拯溺而用兵精妙比之出神入鬼英聲戎
烈取捷旦夕此豈尋常行伍悠悠運籌之徒所能辦哉

嗚呼噫憂吾弗論已今茲以往地方不猶有當虞者乎
吾嘗有疏聞朝廷吾不能謂今茲可安於無事而習噫
曩之壞於無備也

○春頃銜命三邊將官副參將而下隨行境外彼已裝
束與諸軍同軍士衣甲鞍馬之類皆與邊地塞草一色
有警易於按伏故也將官服色不異軍士臨陣對敵使
賊不得識之萬一遂陷不測猶得給而脫也西魏河橋
之戰王思政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久經軍旅每戰
惟著破衣敵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宋殷孝祖諸圻
之戰常以敝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
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士士攢射欬

不斃得乎孝祖果於陣為矢所中死背衛懿公不去其旗以敗於焚闕雲長望見頗良麾蓋而得刺之於萬眾之中故驚馬將搏必匿其形而唐李晟每戰必錦袍繡帽出入陣間使賊識而畏之宋韓世忠之戰淮陽亦錦衣驄馬立陣前以示敵且遣人語之何也將非李韓其人而效之幾何不以身予敵耶

○春往使陝西見西安城上舊貯鐵砲曰震天雷者狀如合碗頂一孔僅容指軍中久不用余謂此金人守汴之物也史載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舉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發圖半敵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者是也然言不甚悉火發砲裂鐵塊四飛故能遠斃人馬邊城

豈可不存其城上震天雷又有磁燒者用之雖不若鐵之威軍中鐵不多得則磁以繼之可也飛火槍乃金人守汴時所用今各邊皆知為之不著大司馬取樣今不果造

○寧夏近作戰車一人可惟而四人翼之其制面設一牌以衛人指上橫兩餘床左右附兩銃俱孔連牌外牌下輪二木止則為車前脚行則鐵鈎約之其牌亦有消息可偃堅車近身為絕袋裝搭什物臨戰時鎗銃之類惟四人便之入夜下營人與車從車之取於戰陣大低防衝突耳然非北地之平不能用也

餘冬序錄卷五十七

餘冬序錄塞壯卷之五十八

外篇第三十三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國初中原地兵興之後田多荒蕪

太祖命省臣計議民授田設官以領之省臣議置司農

開治所河南司設卿一員少卿二員丞四員主簿錄事

二員從之時洪武三年滿州府知府陳勝司農司官

時元三年組又給地二畝荒蕪宜召鄉民墾闢者墾

墾者墾地畝存留五里以備餘兵牧馬餘亦悉合開墾

其後六部並建司農屬戶部各省設布政使政等官

於是革去

○周世宗顯德二年詔應地戶庄田並許人請射承佃

供納稅租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

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

年外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還之限其近北諸州陷蕃

人戶來歸業者五年內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還一

半十五年內三分還一此外不在交還之限其旨明白

推之今日殆亦有可行者

○洪武二十七年命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

栽桑葉第一里種二畝第二畝種一百戶內共出人力挑運

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得秋高三尺然後

分栽每五尺間一樹第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

三年共六百餘載種過數目造冊回奏遠者全家發遣充軍蓋生道殺人雖死不怨者也

○宋程瑋紹熙中主臨安府昌化簿時邑額頗重權禁嚴有種畝者官必獲畝而籍民以為病瑋言於御史奏蠲其額百里德之種林加稅蓋宋時法如此我國初亦禁種此禁酷者務

太祖皇帝定金陵之丙午年令曰曰余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于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為可喜然竭力畝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曩因民間造酒索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為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而今農民今歲無得種糯者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貴也及後酷禁開故至今不行

○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則福建為多天下貢茶但以芽稱而建寧有探春先春次春紫芽及薦新等號則建寧為上國初建寧所進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如宋蔡謨所貢茶例

太祖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一照各處採芽以進復其戶五百俾專事焉事責于有司有司遣人督之茶戶不堪於是洪武二十四年又有建寧上洪茶聽民採進之

詔只此一事知

祖宗愛民之盛心矣

○西番之人資生乳酪然食之氣滯非若飲則亦無以生之番饒馬而無茶故中國得以摘山之利易彼棄黃此中國之利茶不可無禁也若守逸者不得其人不通賂商賈縱放私茶即假名朝廷橫科番馬既虧國課又啓戎心洪武中我

太祖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聽西番納馬易茶因置金牌勘合命曹國公李景隆直抵西番令各番酋領受俾為符契以絕奸偽詔定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符認納差發馬匹給與價茶有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

○序錄卷八

三

覺察者處極刑民間畜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者籍其園入官三十年勅兵部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管著戒下等姓西番一體申飭時駙馬都尉臥陽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貨鬻倚勢橫暴所在不勝其擾而藩閫大臣皆奉順不敢違倫今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撫不堪以其事聞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倫賜死保等皆伏誅茶貨官河橋吏時嘉勞之曹國公還自西番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京衛騎士國初之盛如此永樂十三年遣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正

統十四年停止茶馬金牌後每歲進行人四員巡察
販自潼關以西至甘肅等處通行禁禁成化十四年奏
准定差御史一員領勅專理今法之行非後圖初而所
得之馬歲益微矣

○鹽之貢載夏書掌鹽之政令見周禮當時但以兵用
不藉為利也管仲相齊正鹽筴利源始開漢武置鹽官
鹽於是禁權後此有國家者於常賦外必資焉北魏
時甄琛乞弛鹽禁元魏乞如舊宋儒謂其言皆非中道
夫山澤之產盡捐諸民不可欲盡屬官則亦未宜惟於
官無貶於民無傷上得資以富下又得資以生斯善矣
唐乾元初舉天下鹽利總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增至六

百餘萬

百萬餘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蓋劉晏規畫之力要於
國計大較取濟江淮宋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
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亭一
監支鹽為錢六七百萬議者以為一州所入過唐天
下數矣然建炎鹽直視乾元所權貴三四倍而鹽稅
甚其數多寡不足量之以為益鉅道開禁權泰令賦
賦之源煮海之利居其半則宋之仰給於鹽固彌應也
衡又云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稅之害也今日
之鹽煮海者偏東南煮井煮鹵者出西北屬轉運
司者六屬提舉司者七轉運司歲辦引鹽共二百十萬
有奇而兩淮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實得三分之一

奇其地緣兩淮之界行鹽之地皆人物蕃阜之邦比諸
他司又收廣遠所謂私販之害不有憲臣臨之其能免
乎我朝自設轉運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開鹽課宣德
十年差御史於兩淮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其後歲每一
差以揚州為駐節地揚州有巡鹽察院當自正統間始
景泰三年差御史巡河兼理兩淮鹽法未幾仍改巡鹽
自是以巡鹽兼河道事鹽法之任益專查鹽清理糾治
興革文武官吏一聽其條約非如始命專巡私鹽而已
然則臨是任者不有因時制宜通變之才其能勝乎淮
鹽至正德間十九入權奸之漏卮無復有法嘉靖改元
憲臣始克極敵而食商鉅累五倍其重法亦非舊越四

年乙酉戴君奉

五

今天子命理鹽法於兩淮慨然曰茲國家之所仰給者
猶唐宋也茲法於

祖宗舊凡再變矣吾其敢三變乎雖然必少為之所乃
適既加注厝又慨然曰袋額價增於曩額數不廣重有
賈富之弊三弊弗祛蓋如何不貴於昔此亦吾責也明
年條約既布牢盆改觀官吏咸服商與竈丁無隔交私
販弄跡局算鹽饒逸儲充充窮民不淡食是皆君通變
才之所致也

○洪武二十年命兵部榜諭天下凡公侯駙馬奉命出
使其隨從及諸藩府使人無符驗者不得擅給驛傳船

馬又命兵部遣使籍杭潮嚴衢金華紹興寧波及直隸徽州等府市民富實者出資市馬充鳳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戶今河南有市戶馬是也是年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

上曰馬戶應役惟仰於馬然芻豢之費不輕故嘗命兵部榜諭凡驛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何居遂還之

○洪武二十四年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勅曰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法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違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

古事類彙編

卷六

者聽其佛經舊譯已定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醮亦不許拜奏青詞各遵頒降科儀民有效瑜珈稱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天下僧道有勸立菴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二十七年榜示天下寺觀凡歸併大寺設碣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班次一年高者率領除僧道俱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深谷脩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不得私創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週知冊驗實不同者拏送有司民間充軍不許收留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下願爲僧者

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爲民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議論沮令者皆治重罪永樂六年令軍民子弟僅及自削髮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山做工畢日就留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僧擅容留者罪亦如之十年又以僧道多不守戒律諭禮部將洪武中嚴禁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十六年定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宣德八年令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成化十三年又禁約遊方僧人凡僧道住持勅逮寺觀許二人勅賜并在外寺觀各止許一人弘治十三年

古事類彙編

卷七

令凡漢人出家習學番教不拘軍民曾否關給度牒俱問發原籍各該軍衛有司當差若漢人冒作番人者發邊衛充軍
○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言者改不孝論軍犯罪及本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私自淨身者本身處死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十二年天順二年成化九年節經申明弘治五年自淨身者本身并下家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家人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乎未殘者法甚嚴也宣德二年令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原伍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勢家藏隱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處死該管總小

旗里老鄰佑一體治罪成化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史錦衣衛官督逐回籍弘治元年錦衣衛拘送順天府通發原管官司點開知在不許容縱十二年先年淨身人曾經發遣不候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遣遠充軍其戒約於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詔當滿朝金玉塞途至今日而益盛然則法果行乎洪武元年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宋皆為宦官敗壞不可極救未嘗不為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苦如呂強張永樂之徒豈得無之但聞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官禁止可使之供洒掃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豈可得乎三年十月丁巳朝退雨有二内使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脂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著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洪武四年中書省臣奏議宦官月俸宜量給米三石

上曰内使雜食衣於内自有定額儼得俸焉用之但月支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五年定宦官禁令凡内使於宮城門内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答五十後罵而理直者不罪其不服本官鈴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内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監官者杖七十内使等於宮城內鬪毆先鬪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傷者答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鈴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者加一等鬪奉御者杖八十毆門監官者杖一百傷各加一等其内使等有心懷惡逆出逆道之言凌遲處死有知情而容隱者同罪知其事而不投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十年有内使以文事内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遣還鄉終身不齒諭群臣曰自告賢明之君凡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得與謀者况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伎倆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為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十七年初内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母與内官

上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官與外臣交通規視動靜實緣為姦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發奮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二十四年豐城縣典史馬堅言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設置宦寺守門便之傳命令給灑掃而已然往昔之君多為所制由其為左右親近之人故其言易入易信遂養成內患而不自知也願鑒諸史籍裁擇冗員以防異日弄權之患

上嘉其言有關政體二十七年申定皇城門禁法凡內官內使小者出入各門守衛官軍務須比對銅符若本無銅符及有而不比輒放行者治罪比符之時仍要搜檢精細揣捏交福或將帶金銀段疋衣服等項須憑勘合放出或有公差幹辦事務明白附寫前去某處公幹及辨驗身上衣服是何顏色見數明白隨即附記事畢回還依數點進但有點對不同即時奏聞治罪二十九年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無憚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爾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亦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

漢宋宦官尚無弄權所為不過照人主名以亂四海至唐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確擅作威福朕深鑑前轍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閹兒今謂之淨身人猶唐之所謂白者懿宗時諸道進私白者則今之私自淨身人也

○唐宣宗繼開宦之橫令狐陶密奏云恒有罪莫檢有

關莫究自然無遺類矣手謂此法亦可行之為僧道者

○宦官尋常出入乘轎不知始何世或謂命車制廢則

有之宋人記王荆公居金陵時惟乘驢或勸其令人有

與公曰自古王公貴人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春

按漢書井丹在信陽侯陰就坐上見就起左右進顰問

曰昔桀駕人輦者是耶然則貴人不道以人代畜漢有

陰就一人自井丹言觀之兩漢之君尚無人輦臣下安

得有與唐書房玄齡病稍聞詔許肩輿入殿此特出上

命然耳唐會要開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

馬不合更乘轎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乘轎子如

疾病即任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大目

出錢雇其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許車之是知唐

宋前未嘗許乘轎事也朱子語錄宋南渡前士大夫

皆不其用轎如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轎猶力辭乃受南渡後則無人不乘轎矣春考汪浮溪集有行在百官謝許乘轎表正是南渡後事今制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聽乘轎四品以下雖堂官亦只乘馬得以方抗隨餘持交床在外司府州縣大小官並有欵給馬若武臣雖勳爵侯伯而下制止乘馬亦不得持床机不然以遠制論士夫老病聞退去京遠者從便我國家令式之詳如此

○京師制不許用涼織暑月惟堂上官得用黑油長柄大扇斜道部屬官自以撒扇障面南京堂上官舊用單簷絹織斜道部屬用大扇間亦用小絹織然皆非制前

時言者謂兩京事體相同亦曾禁止按宋人私錄京城士人舊通用青絹涼織大中祥符間惟許親王用之餘並禁止後又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織出入與今日迥不同也

○五方之色南為赤四方之神南為朱鳥赤與朱一也在綠為紺九宮離曰紫紫蓋易傳大赤之謂赤之極深者唐宋品官制服用紺紫謂紺曰赤曰朱不曰紅紅非赤朱比也宋人記唐宋制服用紫有禁所謂紫者乃赤紫今所服紫謂之黑紫以為妖服非品官服中色也論語紅紫不以為褻服注紅紫間色不正色也金大定十五年詔親王百官僚人所服紅紫改為黑紫彼夷服不足

者也今人因以赤朱稱紅而於紫不復知有赤紫黑紫之別然則聖人所不取於褻服者而後世頗可用為朝會服耶蓋有辨矣

○唐崔融吏部兵部選人議有東西曹之名東曹謂吏部西曹謂兵部也國制吏戶禮兵工五部在長安門東與西五軍都督府對其刑部并都察院大理寺號三法司又在皇城之西西金方取主殺義也故人稱東五部曰東曹刑曰西曹所稱同於唐而所指異矣

○南京法司在太平門外鍾山后洪武十四年立中刑部右都察院左五軍斷事司一曰稽仁二曰稽義三曰稽禮四曰稽智五曰稽信又左有大理寺審刑司公署

九所相比類天文貫索九宿故總名曰貫城車駕嘗幸馬有諭刑官之勳獎戒備至後五軍斷事及審刑司皆革去所存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今謂之三法司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藩省之職是長守宰所以衝運而柄持者惟以養民爲責寒飢而衣食疾苦而撫慰頑梗而導化冤抑而伸雪凡爲師帥承宣之事皆所以養民也然國家制用上不能無取乎下上有以取乎下則下不容無所出下有所出則上不容無所司藩省之所司固財賦也嗟乎財民必也欲民割其心以出供上而曰吾養民也而可乎上取乎下勢必然者吾是司也取之有制賦之有時歲支物計視出納盈縮之數爲經費多寡之節使民心無所於傷而水旱有資於賑救征役不妨於調食非養民之道乎吾見長守宰司財賦而盡養民之道者之不易其人也今兩畿外郡縣分隸於十三省而湖廣轄府十四州十七縣一百四其地視諸省爲最鉅其郡縣賦額視江南西諸郡所入差不及而湖廣熟天下足之謠天下信之地蓋有餘利也積習久而成法隨吏蠹民奸誰與爬剔簿書山委蠹牒絲紛徭役不均追需無已守宰其人而或少施焉國課軍儲預借何地將一切繩之嚴急官府未見奇贏而民戶已先彫憊職銜柄於是者可不善其所司也哉湖之諸郡縣比歲天時好幸走馳驅螭人不聊生山林盜賊緣此肅集徵塞蠻夷亦乘間竊入

野殺巷哭在在而然利源涸涸生物鮮少蓋必有通才類識之士職之藩省以長諸郡而郡得人以長諸縣庶乎其出於有司者之不傷民心而養民之道爲可盡也

○福建地開八府其半負山半瀕于海倭夷之走集士卒之屯戍所在困庾苦於空耗田里之所供給陸運水載雖弗及於京師而地方坐食之費仰諸有司歲恒急布政司作長民牧所以帥諸郡縣承流而宣化者其佐出則任分守責焉蓋不獨區區財賦賢而已也使者行部以宣德意躬教化爲務閩粵之域自宋南渡後真儒繼出文獻可徵累今不衰論者比之鄒魯然則其地帥

臣殆又不可以俗吏而爲之者也謝君爲之其勝任哉○司牧之職府居尊其在十三省則三司轄焉而南北畿無三司府得有其尊兩畿諸府財賦軍需之給視他省居多而要舟車之會擅水陸之饒南畿于今日國家所賴尤多也任府牧者宜何如有府之尊不負今日之所賴而始可耳太首當衡象左右視無已時聽煩而請叢是故必有佐通判郡佐也尊與太首埒歲以事出按屬邑至二三百里外邑吏奉候惟虔決獄治盜興學督稅審徭役清戶籍飭風俗詢便宜邑吏惟命之責成焉故制府有首有佐員備贊治事額分理一或非人而莫爲之轄則惛惛以覆下今日之所賴者不已負乎是故

銓部愛內地為股肱郡擇材而牧每缺非其人果才
美職則不肯輕畀而張君來判南畿之鎮江府府無三
司之轄而要舟車之會擅水陸之饒者也京口之民思
感奉宣力効効輸財賦軍需之給上無匱乏之憂而下
不見徵歛之苦國家之所賴於京口者豈嫌多取哉俾
駕于行二三百里外丞尉警侵靖卒胥戰機牙灼灼恒
期約之思後命也若是府牧之尊而何惡之有
○朝廷設官凡以為民也自漢承秦有天下來守今實
親民之職治人之本環千里而郡百里而縣千百里之
休戚繫之是故為民擇人莫重於守今畿甸內地為郡
若縣天下視為根本朝廷倚為枕臂郡守一非其人即
貽民極之害是故為地擇守莫重於國畿漢詔守令民
之師帥近地稱左右副郡制郡守錄名御屏近地稱四
輔我朝達布政使司比古十二牧以轄遐外諸郡而南
北附京近地則直隸京師是故其官其地之重可知郡
屬布政使司者職於民雖親不如藩臬得其尊藩臬
曰監司者官於郡雖尊不如郡得親其民今畿甸諸郡
下有諸縣乎尊屬上無藩臬之轄官如重矣其可不重
擇其人以重是官乎計桐之域留都上游自漢末三國
來鉅鎮所在江淮之屏蔽要衝在焉地如重矣其可不
重秩其守以重是地乎
○古侯國地方不過百里自秦罷侯置守以為郡郡大

者性性方千餘里郡守之職擬於古諸侯其不尤重乎
漢仍秦制稱郡太守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奸事無不
統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更名相然所掌守職也後
漢尚書令僕射出為郡郡守入為三公如楊太尉秉充
州刺史也蓋重其任固然晉而下守相內史並銀印青
綬唐刺史加號持節宋令不任守臣不為郡蓋循兩漢
遺意唐末鉅卿出者多典郡為郡聲起即膺顯授如宋
廣平公環李太傅迪杜祁公衍輩皆兗州刺史居無幾
位望所到已如此然則郡守何負於吾輩哉吾輩為郡
能如楊如宋如李如杜之在兗州而後自諉予不負守
可也魯論所謂千乘之國侯國百里者也今日有能以
里計賦兵車事乎民恃告土隱戶貧物力詘予恐官有
所弗能強也今郡大於古侯國而屬邑不能從侯國之
賦其賦多達耗焉故爾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魯論首卷中語今日守若令所
宜恒省坐右者也宋人記李文靖常讀論語告問者曰
沆為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文靖蓋
極意行斯言者兗州古少昊之虛東魯封國班孟堅志
謂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
變至於道而又謂魯道衰孔子乃脩六經述三代之道
是以其民好學尚禮義重廉恥而又謂今去聖久遠周
古化微孔氏教衰禮義趨商賈好貨多私譽其好學

愈他俗一篇間數致褒貶何居我國家興崇聖教力因
古治凡教養責有吾君吾相任焉守若令實奉以行一
變至道非孔氏徒有望其誰喻若所謂聖人之徒而所
治乃在聖人生長遊歌鄉遂之地今日宗藩所寄四川
二十三縣所仰利惟治劇才宜為所貴於治劇才精強
以制擅突明察以憐欺侮嚴厲以示機防勤敏以應期
會矜持以避嫌異恩恪以見楮蹈恭順以免仇忌長厚
以消怨讎而春所望於君豈獨是而已

○用世之士任職于力何如力過其任名浮于實何如
實過其名力之所至充與誠在己名之所加有餘與不
足在人在己者可懼在人者不必計吾力甚充而人不

吾盡知矣愚焉吾視吾任力無弗勝名無弗稱無扛昂
絕筋之殆有破竹遊刃之便矣則用於吾而饒於實者
之所貴也貴陽居荆廣川雲之衝實西南邊藩思州其
絕傲去兩都八九千里舟楫不能至郡夷雜揉反側無
時喜則人怒則戮備奔豬突難可常法繩御今乃枉祝
君之才守茲地荒陬寂濱羅施之舊域而奇寶橫擲諸
道傍得無有不盡知者乎夫士所患名實莫相副爾
若有實以勝其名人不盡知便才力不盡展於任用矣
患焉且夫士抱利器未有不困地而見者所遇既有地
見知自有時朝歌游梁處窮困之徒猶蛇蟠之臣皆造
物以貽豪傑建勛創業之處孰謂名不自茲以顯任

不自茲以大乎

○雲南在古梁州之南乃僻外夷地三代封建之所不
及秦置郡縣亦不與焉漢武南平百粵改梁曰益始領
於益州部刺史然西南戎蠻土之域兩漢亦特相羈縻
爾自唐迨宋世據蒙段二氏颯如外國元舉吐番兵入
大理始開行省置宣慰宣撫諸司然以夷治夷聲教固
無取也我朝統一天下改行省為布政司若雲南所轄
為府十有二為軍民府七附府莫不為州為縣為長官
司而間以軍衛軍民指揮司守禦所謂宣慰宣撫惟
至遠純夷不可設流官處乃仍舊故如廣南西道宣撫
司宋之特磨道處懷智高之裔者亦從置廣南府焉我

朝疆宇之拓威德之被內盡四海外該八極振古未能
或之先也鎮沉元江等府無流官蒙化景東等府流官
祇佐貳或首領而廣南府獨有流官正員
祖宗深意蓋欲內地視之圓斯民於同仁中也然則為
天子命吏以正員蒞茲土可外而弗教邪而數十年未
有一入其境但寄理於鄰郡者何也正德己卯春叨都
御史持節雲南之明年廣南正員缺不聞其府士民事
擾藩臬間喜其地方和謐非他土官部落比以為得賢
守至不我鄙夷家俞戶曉興行禮義其時乎嘉靖壬午
會春替還此願竟未酬也越四年丙戌葉君拜廣南知
府來問予其有以踴躍人之所願望者乎今川蜀貴竹

土官弗靖坐除削更易流官一再世後風俗與內地同
已往往而然茲土置府設官肇自國初漸被德化久矣
矧今士民復異於他部落國家聲教四達煌煌天下今
固無不可化之民君子無不可居之地也

○仕何貴乎吾欲致君而澤民噫致君澤民之事業非
一命之士可自委而崇階峻級非可一蹴至也始仕者
何願乎今之位通顯者大都自進士始內而省署臺諫
外而知州縣事進士一命皆得爲之而內外臺省州縣
異焉故人情於爲縣每有不樂焉者人例曰爲外官甚
難而莫難於爲縣不知所謂難者何指將負氣翫骸謂
委曲之難盡耶將宅心夷曠謂猥瑣之難任耶將欲行

子序錄卷五

七

其所學而煒炳求合之難耶君子居其職則治其事有
以事上有以使下簿書期會何厭於煩君子之仕也欲
膏澤下於民孰如親民之職近且易而預難此而不樂
耶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疫癘之不期民就窮而歛
愈急韓愈氏所謂刺史之難爲也今常賦外科條如蠅
毛民生自謀朝不及夕不獨無恒產而已水旱疫癘幸
而獲免官役私庸身資歛具終歲僅僅莫克自償五兵
之用百工之材部院下司府府州縣縣吏視民如此
其何以處之有志於澤民者吾未其爲縣之無難也
○今之世守令行事豈有得遂如其志者權不得專而
責則於歸今誠欲行吾志惠吾民奈何上之所取辦於

我而我之所欲爲吾民者未必能兩得也官之設
爲民而守令民之師帥論政治者莫先焉君子幼學壯
行得民而治之其處之也必有道而奚有弗樂者乎先
正有言治愈大則愈難爲監司不如爲郡爲郡不如爲
縣何哉監司有良法不能保諸郡之吏以盡行郡有美
政不能使諸縣之民而皆被而爲縣者可呼吸通也今
日豈憚爲縣之難者乎權不專而責於歸今之謂爲縣
之難也事有吾力所得爲者吾得爲民便非吾力得爲
者吾實下官而欲見諸設施勢自難以直遂是故奉宣
之間於善者有從吏之道焉於利害半者有斟酌之道
焉於莫可奈何者有通變屈伸之道焉世事豈得遽如

子序錄卷五

八

吾志要於吾志得行以惠吾民而已雖然今之世事難
直遂豈獨爲縣而在下官然也雖然亦豈獨今之世乃
然也哉春頃辱監司之責身親其難嘗以告人而口弗
能悉其所以然范君行當有以驗予言之所未悉者予
茲言未必非君他日大任之一助也
○朝廷設官凡以爲民也而郡縣之官於民最親造方
之民去朝廷最遠官於民有最親也則不可不擇其人
以任其官民去朝廷不能無最遠也則尤不可不爲其
民而慎擇其人此自昔知治體者所以欲均內外之任
使無偏輕之患而審天下之勢者所以又謂近之可憂
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然則仕官人者於人之才且賢

而不免于外而遠也豈勢然其然不得不然矣
下之大必得人而後理勢雖有遠近內外之殊而普天
率土皆在王者一視之仁之中內外民之遠近其容有
軒輊哉人之才且賢而官之外而遠也今日求治之道
蓋不得不然矣

○百里而縣十數縣而郡郡守統于上守一易得人而
令十數不易皆得人也十數縣之地之民其事之繁守
不得一一親按而躬治也是故郡必有佐同知以清軍
通判以督糧以捕盜而推官則以理刑為事凡郡所屬
軍伍錢糧盜賊徭役事入訴牒者守之所當問推官奉
得問之而又得以時按行屬縣以考政臧否察民休戚

○唐張九齡氏謂民衆懸命縣令宅生刺史而遠

推官得人豈不足以助於守以感動諸令而可不慎擇
其人耶唐張九齡氏謂民衆懸命縣令宅生刺史而遠
郡牧守視為片逐刺史乃爾縣令可知宜重守令以救
其失此有見於郡縣之官與遠方之民者也宋蔡襄氏
謂太守之責不若司理之重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
則平之於尹尹不能平者平之於守守視其大者必下
之司理以考其情而行法焉此又有見於郡佐之為推
官者也然則今日之變遠百粵故地為郡若縣者當慎
擇其人而為之推官者其可不擇其人之才且賢耶
○君子之任必膏澤下于民為務士而之有志者必
為國為民要之孔孟之所以教亦惟仁民愛物而已意

我亦民也不有以立乎民之上我之所欲為者何所施
立乎民之上則上下懸隔彼不復情訴我之所施者又
何能以遽達其勢如此君子欲為其所為而如其志其
立乎民之上而親乎民者歟勢足以行而上下之勢不
至於懸隔嗚呼此君子所為慊也今之守令非所謂親
乎民者歟嗚呼君子而親民民不被其澤者否矣斯民
之望豈不以得慊慊之父母為慊也哉而君子不必皆
親民守令不能皆慊慊其人春於今日漢宣之詔二千
石明帝之論郎官不能無感焉長民之道惟天下長者
能得之然其末勢或以不職隳事吏緣為奸民不奉令
大見其長者之如是不忍其散也而裁之於一切威嚴

○三代而還教化之在天下微矣世不古若果誰柄之

之政政事精明聲名起焉守令相尚以為斯世無所用
于長者則何愛而不任刑罰以興民從事求稱其任卒
之吏民之手足兩忙而莫措推其故豈長者之弊顯使
然哉抑激之者之過也噫能得長民之道者其惟長者
其資樂易廉平而又其才通於世務其智內敏善察謹
書不爽所謂淑人君子而弗迁弗疎者乎
○三代而還教化之在天下微矣世不古若果誰柄之
論治之士所必先守令者彼有識也三代之教化容籍
無以攷哉邦國都鄙所施之法亦在其所治耳後世郡
縣裂甸服為之守令者職在親民奈何習焉本之顛而
甘墮簿書期會問民財賦之計詞訟之理而待之

求免不職之請而已功名念滅性體貌以欺眾假威以餌愚立異以求功則偶以希俗才能或可稱于世道乎何敵名譽雖可竊於教化乎何益如此而望世之古若可得乎漢董仲舒告其君有言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師帥云者固教化之所為責者也漢去古未遠循吏見史傳已無幾潁川之霸客之茂著稱千載然政豈有他異所謂宣布詔令百姓鄉化所謂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教化大道不拾遺者天下守令使皆其比何漢不三代哉噫漢而還教化之在郡縣如潁川如霸客又絕響矣世未嘗乏能吏而循吏不可多得論治之士故每深慨焉郡分于縣守稽成于令令於民乃相家庭朝夕其

唐書卷五十九

十一

任寔有不容留者我朝選用莫進士為重而地要政劇之縣往往進士令之受是任者可復留其本耶

○士君子苟不安於處足跡仕途隨所至必求所以不吾負者密陷穹爵馳騁一省聲勢之使甘心焉士君子否也所謂不吾負者吾仕所至得吾所事焉耳守令之職在民仁民為吾之所事孰踰此其親切而或遇不樂為之嚙悻矣吾學何事於此而盡吾所以仁民者民安吾治令不煩而事得理去也境之民得吾留久也思之民將不吾忘簡冊書之後且將以為長民者勸也何一皆之馳騁而足羨哉唐宋迄今仕者率重內輕外然宋陳希亮欲乞外散被誠自顧恐負所學不勝區區名器

使民不沾惠澤故也今有如希亮之所有者乎

○士君子之道於出處間見之所以為出處之道亦惟隨地以盡吾忠與孝耳七一登仕版易處而出移孝而忠雖所以致隆者有在而臣子之職要不容一日而偏廢也古之人有不仕以為親者若李密抗表之類是已

唐書卷五十九

十二

有為親而仕者若毛義捧檄之類是已若仕而為君策名委質古之人皆然而亦有為君而不仕者潔身亂倫君子不為君子之不仕必其時不足為也今吾人在病天舜日下非宜出而仕之時乎吾又養於吾親於吾仕之時則其階資不足計也觀吾力盡吾忠與孝何如耳

○萬戶而為之丞制自秦始漢仍秦郡縣天下其職不

十一

卑俸差薄職任可從容者之不失吾忠與孝乎

廢後世仍漢或廢或復究其所任凡諸曹掾史事丞舉得署之然有智智不樂於安陵者焉轉藍田而有負余之歎者焉何哉非其職則然而二子所值然也我朝郡縣有佐不異古而責任為專縣大地要衝而事繁丞二員次丞一員縣小地僻而事簡令可專理也即不設丞承之設不徒然也領馬者專俵牧領田糧者專徵科領壯款者專捕邏員外所增者事猶專所領況其正員而專以任縣者乎

○今之貳爲丞其下主簿尉而簿於縣實綱紀焉唐人謂丞雖簿其勢及出土簿尉下是簿得與令可否事也宋開寶復諸縣四百戶以上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主簿兼知縣事是簿之與令責任均也我朝縣無大小必有令縣小無丞必有簿是丞可裁減而簿不可無也操刀尺據筆繩以勾稽以糾違賢賦定徭追胥詰盜皆主簿事也噫簿之責任在其縣亦重矣士始仕得簿何抑屈之有

餘冬序錄卷五十九

餘冬序錄極陽卷之六十

外篇第二十五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古者禮以爲教教有弗帥刑始用焉虞廷命官典禮典樂任人雖二爲教則一降及三代周官宗伯之任遂得兼之周官宗伯掌邦禮司冠掌邦禁其治神人和上下視詒姦隱刑暴亂之爲職宜不可以一而明刑弼教爲致治化之具則又未嘗睽乎其視爲二也書曰朴作教刑刑未嘗不用於教傳曰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夫齊之以刑之視以禮者効固較然殊矣漢董生有言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未禮防其本用刑非聖人之得已不教而殺謂之虐是故聖人在位必先教而後刑焉古之宗伯今禮部之長司冠刑部之長是也刑部與都察院大理寺鼎立稱三法司皆司刑之官然弼教題坊古意自在禮部內而國學外而府衛州縣學規制之與勑條格之宣布生徒科貢之考試衍留公移必經焉此外王朝鄉國冠婚喪祭貢獻燕享凡禮樂之所有事何莫而非教也而賴公自爲監察御史被選擢大理左少卿連權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副都御史并刑部右侍郎進左至南京禮部尚書所謂三法司者已徧歷人皆望其當正西臺以長風憲而出尋南宮不能無脫繁就簡去勞趨逸之疑而泰以爲此

我

聖天子先教而後刑先本後末復古之深意道德仁義
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公
平生膏優爲於法司矣而今曰欲禮以爲教以副我
聖天子復古之意不殆有餘力乎

○國家奉使大臣有地方專責者自永樂年來惟巡撫
官爲然巡撫官設南北畿暨十三布政司有專責而恒
命者自宣德年來惟都御史爲然都御史在地方既承
專責又奉恒命凡事無所不當問若錢穀甲兵繁厥地
文危激揚操縱朝廷有弗屬焉者乎是故自正統年來
都御史巡撫任已重而奉使大臣兼巡撫則北惟漕運

二

南惟兩廣軍務稱總督官爲然巡撫地方於兵與食厥
繫既重必首當問而總督實兼之督之所主錢穀兩廣
主甲兵凡無所不當問於巡撫之事特旁攝爾然則總
督之事之尤重可知已南北畿十三布政司之設巡撫
用左右副僉都御史居多而漕而兩廣總督兼巡撫大
較左右都御史起用及副僉者兩廣邊鎮海蛟龍龜鳴
虎豹宅蠻夷悍動易動難安戎旅之用無歲無之然亦
特偏有所重爾國家就北建都郊廟朝廷禁禦邊備凡
百司庶府吏士賓客工役應祭祀祿給享燕供饋錫賚
施卹之費歲億萬計率仰東南東南賦稅率由河漕京
師視可漕漕人視因候人月可一日無食月可月可

一日不通其爲重而尤胡可與彼偏於一方者比河漕
之制分兵民之賦半天下府衛力以爲轉輸官甲十二
萬七十一八有奇舟萬二千一百有奇輸糧石帶耗六
百萬有奇領之以將帥臨之以風紀風紀之職非大臣
中妙簡時望積年勞於累任著諸練於歷試深且久焉
其人如何辦此

○聖朝統一天下非前代可比任官有遠近殊地大使
然然柄任之法非如前代常衡內外權重輕也故仕途
歷基耶給舍者多不免外遷監司郡守爲監司者秩無
加焉資級當遷則用次補京堂卿佐貳或留撫于外得
便宜從事誠受主知胡功業弗克樹顯人恒情喜脫勞

三

就逸外多責辦不若內優裕無他慮故官專外監司者
恒喜內南京亦內也故簡逸自便益地無不可而京師
爲近留都六曹今日猶國初制而事權歸京師則朝廷
任大臣法不得不于近乎愈衡大臣之任移自南曆諸
北使又內且近焉勢則又有使然不得不權之重輕者
矣然非國初任官先後法意也大臣以身任天下事乃
可計勞逸苟自便其性情已邪天下事利所在人所必
趨事攝戶工部雖群屬不得不慎簡不爾奸生並緣弊
奚所不至太倉易州厭國用民力所關最鉅實盛屬聚
莫或顯立制設堂官領之蓋必位尊而望素著其人充
厥人心故稱

○西北重地三邊五鎮之稱皆國初制也而榆林之特
重則自正統間始所謂延綏者非邊鎮中最高要害者
歟延綏地方東連山西偏頭關西直寧夏花馬池相距
二千餘里其間有所謂黃河套者非要害之所在者歟
偏頭關夏一帶防守在套外而虜騎乘冬河凍乃得長
驅入套以伺我間隙擾我心腹則茲地也者非尤當重
者歟耶時虜擁衆來住牧吾套內或間歲或四五歲民
竭遠輸軍勤久成境路騷然不勝荼毒今既去矣患當
豫防事貴先備善謀國者何以處之陝之為邊臂行天
下延綏實脈其間守臣建白有乞朝廷無以河套視陝
西而以河套視天下者厥重蓋如此而可輕受其人也
是故才識非敏達不足謀兵機半力非富強不足當間
寄生長非稍近其地土風或有所未宜官將非素歷其
邊事或有所未悉近制兩畿輔十三省方隅邊鎮所
在必以都御史任巡撫兼理軍務位重責大皆出簡命
中外異用必就其長下弗敢輕舉上弗敢輕受也
○春昔官職方行視陝西馬政往復三邊且一年駐榆
林幾兩月日考宋唐漢秦守邊固圉之蹟竊惟史稱漢
武帝聽主父偃城朔方郡備秦舊因河爲固當白羊撲
煩敗走日計亦非失然募民徙十萬口轉漕甚遠自山
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萬府庫並虛唐中宗用張仁
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乃突厥然毀雄爭之隙置戍虜

○御史職號雄峻自秦漢以來則然而我國家特嚴其
選而備其責蓋京朝官有始一命得之命下得即論其
資者至御史初選或用前銜理刑必再經考乃得有祿
遷居高第得之者亦必稱試或諭年亦必再經考乃
得授焉何其選之嚴也京朝官持節而使事峻後命退
祿位所司弗請以爲常至御史出巡既代歸其長必爲
舉奏有旨乃入道治事有用誥誤不遂入者焉其考績

惟計真授歲月若試所歷弗與焉責又何其備也責之備是故其任也重其職雄峻是故其選也不得不嚴嚴其選於前而備其責於後是故得其人以勝厥任舉厥職我國家求才用人法於是乎至宋曾氏肇曰御史責人者也豈獨無責哉史有執憲邦有司直茲欲勝厥任舉厥職內之則匡弼

天子糾正百寮外則治諸藩彈壓大鎮當言必言逆鱗非所避當亂必亂與主非所顧也善彰惡瘴濁激清揚惟吾力所得為不問稷狐社鼠託也民情吏習師旅獄訟利當與害當祛大奏裁小專達惟其所遇盤根錯節順風火壑無難易計也然則其言必將有非上下之

所樂聞者其為責治人者必多非休明世能無締怨仇來諸忌懼怒斥乎今日休明世也言事臣可無逆鱗于櫻而當道鮮與主臺官中如得人其所遇惟其所得為而為之有餘力其孰怨仇諸忌之嘗聞諸孔氏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是故君子欲責人必先自責欲治人必先自治此固子開氏所欲自盡以服乎人者也

○御史以察為名秦已有之然漢晉以來直稱侍御史漢之直指晉之檢校亦不時設至隋唐而監察特置常員則直指檢校之職也所居之署以察為名唐始有之然唐之察院屬大夫中丞乃三院之一爾所謂御史府

所謂寺與臺者則固未嘗繫此稱也監察職專察事唐號六察官宋仍唐制熙寧間大正官名以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又詔監察兼言事殿中侍兼察事而在京百司亦有不隸臺察者崇寧間大臣欲其便已南臺亦有不言事者勝國無論已我

太祖皇帝稽古定制改御史大夫中丞為都御史改御史臺為都察院是以察而統公署之號也以監察御史分設十三道革去侍御史殿中侍諸名銜而糾劾巡被照刷問擬之任一切責之監察是以察而統為憲臣之號也御史從前代重矣監察之尤重未有如我朝者也任是職者欲無負朝廷耳目之所寄即於事無所不當

察官吏之賢否察之得為之揚激兵民之利病察之得為之興除風俗之美惡察之得為之移易刑賞之輕重察之得為之勸沮變故之隱伏察之微訟之冤抑察之得為之消弭清雪察事之中又皆得言事焉必也耳聰目明其選乎先正有言人之心有養者其氣充其氣充者耳必聰目必明聰且明者言必審且當以春所聞若梁君其真若人乎監察唐有裏行宋有權攝非其人不易真拜者國家於是任選授之初必以試試逾年再考始即真真拜之三年然後滿一考是故予於梁君之滿一考而有察之之說焉是則君最績之所在者也

○省方設教陳詩觀風古天子適諸侯事後世此禮不

行於命大夫有觀風之使焉若漢諸省光祿太僕給事司隸校尉司徒掾持節奉使清詔督課郡國風俗察災害宣布恩澤勅奏貪猾表薦公清所至便宜以聞皆其任然侍御史繡衣直指其事職也若宋國子博士魏南部督隨行臺尚書唐散騎常侍左右司郎中秘書丞廷尉評事稱巡省巡察觀察巡撫宣撫宣慰採訪黜陟諸使諸法從皆得選充然御史大夫中丞殿中治書侍御史司憲內供奉兼行檢校監察則事權所歸官諸法從曹司未有不兼此而行者也沿及五季至宋元舊典相承名號損益間莫同考其規格無大異前代者我朝稽古定制念邦邑都鄙官府之治不容無內外

視諸道最後其去京師並雲南為最險遠則御命而來其人最難宜慎其人大抵蠻夷盜賊恒起于訟之不平政之不理訟不平政不理恒由于其吏之不才而天下諸道司府州縣衛所吏其人不能皆才其險遠地蠻夷若其吏而不能自達則怨怨則變生其勢使然故簡於上巡撫巡按宜慎其人也國家以綱紀付都察院按察司而巡撫自宣德正統來一任都御史巡按自洪武來必監察御史是以綱紀付此人也若不得其人使朝廷失付案取乎觀風之使於屬吏奚責吾受專職事權所歸顧如此可乎哉雲南貴州鄰壤隸屬大抵同其地入後先其去京師遠近同而春也叨巡撫於雲南故因周君按貴州而還朝也贈此言既重其行兼自箴焉○弘治辛亥何孟春言歸自京歲當暮大父僉憲公曰余自老病歸卧州間不躬掃丘墓于永寧鄉而歲時祀以諉諸族人者五年于此汝其行乎謂墓畢有事都統祠祠畢從而享其母遺禮春曰諾迺十一月二十又一日至鄉明日集同族諸曾祖墓于栗木山謁高祖始祖墓于仙岡嶺于社壇嶺于蓮頭冲白鷺岡九廟龍渡之山而掃墓焉凡三日而畢明日薦于祠肅歸州之餘與族人期于宗子之私室杯盤既設有携具至稱紙鋪人者有稱塘頭人携具至者有繼至稱下里新地人者稱上里石壁潭人者問之皆何姓占席者皆族群屬也

坐既定酒一再行坐上老人指在坐謂春曰汝未亂從父京師成童而始歸此其會汝宜識吾與某栗木山子孫也某某仙岡社壇之子孫世居大塘坊為一戶在偏橋衛者不啻此某某遷冲白鷺岡之子孫分戶紙舖分戶塘頭某某九丁子孫某某龍渡子孫下里數十家上里分戶以十數有汾江西之餘子者不在坐者多矣在坐者汝不能盡識不在此而他戶之人吾亦不盡能識也偏橋自指揮駐主簿君父子外聞名而已若餘子有辰溪知縣其相聞者而不相聞者多矣春徵諸譜永寧之何漢唐時不可知宋淳熙時諱浚明者廣東連州人由朝散大夫知郴州事卒于官今龍渡其葬地祠所謂都統者也或曰都統元人浚明之裔今上下里子孫若而人祖必云都統而昭穆承傳莫有悉其實者三九郎二子仕良鬱林州判仕章不仕今九丁巨塚二其所葬也吾譜可濟者諱如盛為一世祖其葬白鷺岡紙舖之祖所由出二世諱祥叟三世諱俊伯俱葬近仙岡地名猫穴四世諱奇甫葬遷冲其仲子塘頭之祖也五世萬十九公諱德翁葬社壇吾大塘坊同戶祖也六世重一十五公諱仁海葬仙岡為吾高祖偏橋之所同祖者也七世福十三公為吾曾祖葬栗木山諱義堅合州同知府君也老人曰遷冲而上生卒譜無考栗木山之葬吾父與食憲公所定仙岡與社壇鄉人所相而社壇天

之所定也萬十九公故名族一鄉皆倚重元季之亂眾議欲避兵入廣欽結寨防群盜請公為率公一切拒不許而隣鄉長樂曹國材者眾千人復來請公族人亦有某眾自衛遣衛公者公歎曰匹夫懷璧必為身累乃盡出其貲丐人蕩其家弗少恤裸身挈妻子走山田間與故佃夫別覆茅以居耦耕以自給鄉有識士效之曰是固自全計也遠近聞之無掠入其鄉者國初事定州五鄉大姓類不免死彼破城而永寧土著獨完公之德居多嗚呼此吾之祖德也老人酒所又上下額曰洪武初萬十九公既歸葺此屋所有先世物惟此巨鐵鐘耳公性惡殺生不肉食而神契卜筮兼能療瘡藥諸腫毒瘡瘍疾人來問卜求治瘡輒齋米數升或斗穀投此鐘以報無靈日公用是獲濟間以其餘易香稻疏酒供神邀鄉族人同飲啜月數會人益愛樂之重二十五公之成偏橋法與妻俱是年庚申公已七十有四惟一子同族或憫公老莫養乞代其子成重阻於法於公之孫一福十公諱義九歲留公側翁孫然賴鄉族八餉問無絕明年公卒鄉人咸哭曰公德我深何忍其死而遽忘也則來視棺殮且求地得吉仙岡既成兆當葬之日輦經社壇灌莽天大雨因就避向晴雨不止諸少年因就寢焉此歸已晴長老約詰朝當復遷先所營地諸少年曰仙岡本出吾輩意主歸未必不更卜在彼在

此均之權厝徒勞何事遂止明年重二十五公番代
歸楊術士視仙岡良吉及治社壇為遷葬計樹木開除
地顯明山水回互有異又術士往視術士曰仙岡吉
則吉矣抑此地美甚葬法不可棄也於是亦止後數年
庚午重二十五公卒乃葬所謂仙岡嶺者或過二地曰
墓之子孫據地里說當文武並顯于世其期至矣重二
十五公成偏橋之明年生合州府君其卒也福十公繼
成積軍功陞鎮撫其子友琛正千戶孫銓陞指揮銓叔
瀾自衛學貢為梁山主簿而吾合州府君科第起家大
有子若孫以世其科克昌厥後以弗墜然則地里之說
可信謂天之所定非耶春作而言曰吾祖之德遠矣閱
代積世淳更變故宗法廢而世次失國姓郡望不能免
也吾郡統三九郎之墓祭於吾之為後之子孫而吾不
知其為吾何代祖譜無徵焉耳矣祖德之庇吾子孫一
世至四世譜之所載其無可言乎親盡焉耳矣世遠則
親盡親盡則勢疏而譜之作於後者不得詳於前矣先
王服制遠不踰袒統君子世澤下不逮第孫士夫祠祭
上不越高祖而吾今得會吾族群屬於此得聞吾五世
祖之遺德譜之所未列也其弗幸矣乎嗚呼天下之人
有同吾姓者而吾於同族之人為親同族之人有同吾
遠祖者而吾於同祖之人為親然自近而推之遠則
皆出乎一人之身而未始不皆親也一人之身不可見

見其丘墓吾得同祭焉先世有公祠而吾
以此有同會焉所以與吾尋弟之心而不至塗之人相
仇者此其地也凡為吾族群屬豈不愈遠而愈親矣乎
萬十九公之德而鄉人報之如此非公意之所企也鄉
人之事而天實為之如此非鄉人意之所及也爾時感
衰代有之而積善之家有餘慶地理家之說非君子之
所容心也重二十五公不克壽而鎮撫暨合州府君皆
孤童奮起紹前緒後日向昌熾彼善之報施不誣如此
吾族群屬其尚知所勉哉老人曰如汝言幸備書之以
貽諸在生者
○嘉靖改元春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奏
為乞恩辭免改任容令休致事臣先任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欽蒙陞授前職緣雲南等處
巡撫官例該聽候新官到鎮交代方許離任臣即准吏
部并兵部咨遵照於嘉靖元年三月內與接管巡撫都
御史王啓交代已行前去南京兵部到任管事間本年
五月內道出湖廣地方又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
等衙門會推具題奉
聖旨何孟春改吏部右侍郎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竊惟
諸曹以吏部居先夙號六官之長小宰與天卿為貳實
陪八座之榮縉紳之領袖匪輕人物之銓衡攸在若才
弗堪於所授特物終議於不平臣也何人欲以茲位開

大槩于龜告魏昌運之龍飛幸不棄遺與加枚試前此之擢於臣過矣而乃自南移北由武換文感天地之深恩誓丹心而難報據洲水於非分索兩足而益危臣局敢冒承重貽顛踣伏望亟收殊渥俯察愚忱或聽將原職歸休故鄉或仍假舊官缺缺他日所有劇司高選留儲清識異材庶幾上無階賞之嫌下免素餐之責云云

○春自弱冠登第今二毛仕途間星軺風帆去離故鄉遠京師西南北遠或萬餘里七八千里近數千里千數百里或連歲出或出以數歲後又出曾效昔人于役志陸有萬里輟水有在舟錄紀之而千數百里而近者不與焉嘉靖甲申廷諱大禮以吏侍調南工舟中偶觀吳草廬集驛舟之書云官辦驛舟一日或一易或再易三易其易也得一舟設飾完美從者輒喜遇敵惡輒慍舟雖美所寓止一二時三四時久則半日一宿去之矣惡亦如是矣以喜慍為也喜者非有益於己慍非有損也而一時之情自不能以不然人之寓此世亦猶此舟多者百餘年少者數十年驟華數遷何常而乃以目前之所值移其胷中為喜慍何也春撫之慨然予前此萬里鞭所指及在舟錄大都出使事而問關轉徙不敢不奉嚴程皆有之其禁也持節佩符旌旗夾道簪登鹿軒膺坐龍門其艱難也討虎叢中鯨鯢波上寸躋文落厄不得前而今皆陳迹也至處所接之人工逢迎而忍慢

玩者塵土矣其足追思滿一笑乎春茲行老矣歷炎涼非一時豈肯與世更相較計獨念並春廷諱時諸君有被謫者有謫成者有除名者有不幸杖而死者有幸而致仕去者水陸困頓當何如而春特用左遷仍舊銜不廢任用獨承汪藏恩而南非大幸乎吳書人寓此世百餘年數十年之云舉人一生云耳百餘年數十年盡一生中所值目前事倏來而忽往者又何足喜慍之有乎吳書驛舟時九月二十五日已過新安驛春書時是月口亦已過新安驛然所云已過者彼此而吾南也

○春調南京工部左侍郎之三年為嘉靖五年丙戌十一月內奏為患病陳情乞恩求退事臣學術迂疎性資愚戇少通朝籍蚤妄意於驅馳中被家艱晚方叨於任使犬馬豈能必報涓塵惟願少裨荷乾坤覆載之仁有罪不加于至死蒙雨露霑濡之澤無才猶錄以備員君三品歷兩京者九年佐六卿專一街者四任何幸優閒之地久容尸素之臣福已過而災生年當衰而病作若不亟求休退必將重致顛危故陳力當止於不能而脩身貴復於不逮大易著為明訓周任亦有是言如蒙伏望矜其始終賜以骸骨俾充延於殘軀得歌詠於太平事下吏部覆奏云云至次年丁亥二月內奉聖旨何王春既病准回原籍調理欽此

餘冬年錄卷六十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六經之文不可尚也後世言文者至西漢而止言詩者至魏而止何也後世文趨對偶而文不古詩拘聲律而詩不古也文不古而有官體焉文益病矣詩不古而有崑體焉詩益病矣復古之作是有望於大家

○西京雜記長安有度虬頗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貴虬乃託以相如作遂大重於世論衡云揚子雲作太玄經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竝有故賤其言也若生周世則為金匱矣晉書曹志相之子也武帝問六代

論是卿先王作耶志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繁錄無此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問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已有此卿既證明可無復疑世說左思作三都賦既成時人至有譏訾思意不甚慚後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名未重於世且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請序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為作序於是先相訾者莫不歛衽述讀焉語林孫興公作永嘉郡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重之夫文章定價本自明白而時世耳目不足取信如此士君子中繼內晦難出而未試者欲以求知皮相之士豈不難哉

○樂城言文貴有謂山谷亦言詩能不苟作須有所屬乃善文必有所勸戒識切然後作乃足以垂世傳後樂城言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山谷亦言作文字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確精盡檢閱不厭勤耳古人謂文不關世教雖工無益關世教文字其可多得乎

○杜子美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杜之所謂文章只是就詩言耳韓退之詩文章自傳道奚伏史筆為韓之所謂文乃有見於孔孟知聖人之所以傳道者先儒謂退之因學文而見道所見雖粗而大綱則正矣後世之士詩要學杜文要學韓而未有決然能竝之者彼烏知子美之所不自滿與退之之所以自勵者邪

○比物連類三百篇之一體至楚騷比始多其詞雖漫漫而詩人敦厚溫柔之遺意猶有存者後世襲此乃無所不至焉宋范曄和香序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蘂虛燥唐韋諷詩松蘇合安息鬱金榛多和羅之屬竝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韋諷詩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比名士麝比度炳之零蘂比何尚之詹唐比沈演之韋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耳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沉以自比也宋書載之云爾賊心可謂巧而黠矣齊書載下彬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濡而佞賭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貴勢南史云羊

宋公景文筆記李淑愛劉禹錫文章以爲唐稱柳劉
朱子語錄李翱文有本領如復性書類歐陽公只稱韓
李不曾云韓碑也春惟唐代名家韓李以次別稱柳劉
方提文章類聚人品群分並舉之間兩得其當四人者

唐於當時有公評宋在後世有定議而今日學文士子例爲韓柳之稱書房刻本有并舛焉非擬倫矣

○韓退之爲人求薦書云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
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其事出
春秋後語蘇代說見齊王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於市人莫與言穎子還而視之吾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日而馬價十倍足下有意焉臣怕
樂退之先有意乎此而後有木在山馬在肆之說也柳
子厚捕蛇者說引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泰山側有婦人哭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
子識之苛政子識之苛政子厚先有意於此而後有求
猛於虎也猛於虎也說也其卒用爲證者恐人窺其微故不敢
竊也竊也

宋祚隆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韓絳同公大玉堂雜記內制名色不一倖直時或未詳其體式故凡詞頭之小

者院吏必以片紙錄舊作於前謂之屏風兒此所謂葫蘆樣者非邪

○李商隱爲詩文坐上書冊排比滿前以資考用時人謂之獼祭魚鰓楊大年爲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弟諸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文既成則粘綴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鰓氏家商隱詩文瑰奇號西崑體大年宗商隱者崑裏家風故如是邪歐陽永叔爲文雖至熟故事亦檢出處然後下筆蓋其慎也東坡即不如此觀洪景廬直院時所聞院卒之事可知詳日隨筆摘東坡詩文與出處戾者數十事坡仙大才作多出一時縱手信筆未嘗效人本子上尋行數墨

人事實固宜有誤用處後生豈可爲法朱子言東坡南
安軍學記有弟子楊解而序點著三之語序點是人名
其疎乃爾春觀其樞紹似康詩序云司馬景王執王凌
歸過賈梁道廟大呼曰我大魏之忠臣也景王病見凌
與梁道守而殺之其詩曰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間
殺子元序與詩皆誤以司馬懿爲司馬師隨筆之所摘
者蓋猶有未盡也黃山谷嘗自言每作詩文不厭檢閱
而作人墓誌云敬授來使病于夏昨引喻欠當和人詩
又有樂羊終愧已西之句故事人名是秦西巴何應倒
用趙韻蓋亦偶弗覺耳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序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

好音之過耳以譏盡心於文字者蘇子瞻寶繪堂記所
謂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以譏留意於書畫者言語
之工筆墨之妙真有何益古人不朽之具不在文字而
害其國凶其身者書畫往往爲之禁三公不以其所長
自銜而能以其爲戒其識高矣

○朱子言歐陽作文有三處思量上路上厠上渠只
是作文尚如此況求道乎老蘇取論語及孟韓諸書安
坐而讀之者七八年遂能爲許多文字若移此心與此
資質講究義理如何可及

○歐陽永叔序梅氏集謂詩多出於古窮人之辭凡數
十言以爲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許彥周記

○叔父楚若所著阮奇集序云水激之以飢則有聲
磨礱之以糲則聲齊不下者二城因單因而縱兵文
獨不待阮而後奇乎詩窮而工文阮而奇良是一事按
司馬遷與魯書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
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脚
兵法脩列不常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詩
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
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此皆窮與阮之說而遷
之所爲自況者也遷史叙虞卿傳云虞卿非窮愁亦不
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此遷意也韓退之誌柳子厚墓
云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

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凡此皆窮而後工
阮而後奇之證也永叔輩序文其不祖於此歟

○東坡與姪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雄傑采色絢
爛漸光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
朱子語錄東坡令其姪學樂凡弟輩年應舉時文字意是如此近世劉文安公定之言
爲文必先博而後約若收斂太早則其地無所容蓋得
東坡此意西涯先生嘗以告吾鄉華伯瞻及得春文又
以語春春中年來涯翁謂人曰子元文章旁引博喻不
可窮詰學既贍而筆力又勝之吾所患於子元者與患
他人者異矣今日觀麓堂集華伯瞻墓誌及保齋文集
序不覺憮然久之保齋集序云某承詔受禁獲餘緒論

爲文必博先而約後譬之山焉必出雲雨產寶玉生材
木禽獸而朽株遺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爲嶽爲鎮譬
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蓄魚龍變現蛟蜃而汚泥濁潦
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以爲江爲河爲海古
之所謂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鍛字鍊揀之而有窮取之
而無復餘者不過爲孤峰絕澗而止惡足以成其大哉
是言也翁七十之年而所以序保齋之文而不忘者少
年之所聞也趨約之道翁之老而就實而所以惠於吾
徒者又有在矣其尚知所勉哉

○春渚錄東坡嘗自言平生無快意事惟文字意之所
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踰此者按東坡

一〇存疑錄卷二

志林云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
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
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
止如是而已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此范曄氏所謂信
手縱筆而皆天下之奇作者哉

○張橫渠云學者觀書每見每知新忘則學進矣宋子
京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曰公
之文進矣僕之爲詩亦然

○宋司馬溫公辭翰林學士自云不能四六然其平生
編類四六古語亦有金桴之作蓋未能無意於四六也
○東坡作范文正公集序云慶曆初七有自京師來

石守道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者其間十人何人也

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
亦人耳何爲不可他日答舒煥書則曰歐陽公天人也
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于百年恐未能
復生斯人也歐陽正石詩中人坡有亦人耳之云者蓋
所以申其慕之之志而又有天人之云所以表其讓之
之心也歟歐陽公文章名世世之以文章見而得獎與
成就者多矣至蘇氏父子獨由自學者變格爲文迄今
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
繼者爾又曰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
乃及見之豈不爲幸哉歐於蘇所以稱之者其重又如

一〇存疑錄卷二

此其自待蓋有不得辭者東坡晚年謂同游云文章之
任在名世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文士輩出要
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某不
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坡之自待可知矣如文忠之付授者果誰人乎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
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
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
歎此逮言以爲美談宋建炎中故鄭浩追復龍圖閣待
制時蔡密禮爲舍人草詞頭及錄黃具蔡在告而同官
舍人李正民置以已名行下蔡戲之曰君固欲掛名

鄉公制但恐潤色非工反為名累耳李笑曰人當知水
君手不知吾併得掠美幸矣纂文固同舍所重李不亦
達者之言也乎

○宋張知白守毫毫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穆
脩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脩求載名于
記脩投金庭下趣萊夫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
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宋史穆脩傳韓侂胄用事
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宋史禁南園屬揚萬里為之
記許以振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
他人萬里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日也萬里傳陸游晚年
再出為韓侂胄撰南園圖古泉記見綱目議朱熹嘗言

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
蓋有先見之明焉韓本晦菴之論務觀者豈真謂能高
累之哉知務觀之不能為伯長庭秀之為人也元姚燧
少時嘗以所作就正許衡衡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為
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
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
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元史以衡斯言繫彼三子其弗信矣宋李冶曰文章
有不當為者五荀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孟俗四
也不可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不以為然
不當者之為患惟無是五者之為患意是道也自漢作

以來已不免熱德矣

○前輩文字無為宦官作者觀名家諸集可知韓退之
送俱文珍序編在外集非李漢所錄豈公所棄之篇耶
亦以此疑諸家作者有之亦棄而不留獨耳勝國趙松
雪孟頫為羅司徒致鈔百錠於胡石塘汲仲請作乃父
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者是日汲仲正絕
報其子以情白坐上客咸勸之却愈堅石塘為可尚矣
墓銘書善無貶法與史異昔人所謂設墓之文若為宦
官作與獻諛權閹何異而今人全不知擇其文固不足
名家有所重輕區區筆硯間不過為受賄之具而已
○歐陽永叔為尹師魯作墓銘與尹材書曰刻石時首

尾更不要留官街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晉
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又達自知篆
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其告之詳如此近世士夫有不
肯與人銘墓者問之云吾不欲以生人姓名埋地下伴
死人耳彼容未見歐公不著姓名之說也東坡嘗云某
從來不作不書銘誌近與溫公作行狀書墓銘者報其
掌為先妣墓誌之故其他決不為也今考坡集自代張
方平為趙康靖神道碑外有趙清獻司馬溫公富鄭公
三神道碑耳坡所謂獨銘三人皆盛德故是也坡為僧
懷璉撰宸奎閣碑與之書曰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
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為

寫題目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仕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不與也下為龜趺承之云云他日為朝守王將撰韓文公廟碑與之書曰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拘流俗之意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撰字不著一物為佳云云春嘗怪今時碑制戾古欲從簡素又見名家多有然者自以考古不博不敢輒議多觀歐蘇手書與鄒意合乃知流俗染習耳目久矣不然二公何以於一片石切切如此其書可為後之鐫刻者式故備錄之近世楊東里閩老云漢魏碑皆不著書人姓名以當時能書者多也周尚書云小西天唐碑數通皆開元景雲太極中所建梁高望三大悅竊思道王利貞所書然皆不著撰文人姓名豈非書此者之所為歟是未必然也范德機錄古見推當時近見廉州海角亭記為其自書無疑此碑亦用漢唐碑法題額四篆字居首下方就書文不復重出亭記字高平范持文并題額俱就在文后不復分書也

○世之論文者二舉其代而例之則於某代斷以何如即其人而品之則於其人別以何如惟言亦然代是斷者必歸之氣運入是別者能外乎其所謂氣運之感嘉非一人之為而未始不關乎人人之文章其有高下

在其所養是故善文者氣運必與世而于已則求所以養之之道焉唐韓退之最善為文者也其自言曰文者必有諸中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曰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曰根茂而實達膏沃而光燁而又曰不可不養也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大小畢浮其取譬明白如此叙韓文者謂秦漢以前其氣渾然迥乎馬董揚劉尤傑然者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蕭司馬氏以來文與道兼蓄意以韓之文為際於斯道而至焉者也夫代固可例斷而人固當品別如此以此而論今之文豈有不合者哉

○秦漢以來著書之士不可勝數無異風采華過耳好青卒同歸於泯滅此文章家之所歎也後周李暹常曰文章之士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華章唯留心政事而已然政事出自朝廷行于天下肯人云凡居宰相職者有似著述者外者雖好其中實不快沽又云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彼於政事所出所行之任果如韓退之此宋張通善行書喜為詩其詞澄映峭特多奇句既就蒙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通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則韓退之是故仕途所尚若李暹者於文章既所不存而士之隱處若張通者雖詩名亦不肯屑就漢黃憲魏然一賤庶其世也微身無爵齒不

先口未嘗出一辭而時人貌敬心服目為顏子後來知道者亦許其氣象之似至今列于漢史父亦因于而得名斯人非有政事也非有文章也何以能不朽邪范啓東聞前輩云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其足為斯人告乎士之立身欲與天地同其久長尚尊吾德性若漢黃憲可也

○韓退之序裴均詩云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大意本之謂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東坡贈惠勤詩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他日答陳師仲書又云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足下獨言詩不能窮人為之益力詩日

以工安知不以此達乎宣和中陳與義以賦墨梅詩受知徽宗遂登冊府而序其集者遂有詩能達人之說前此陳無已序王平甫集亦曰詩能達人未見其能窮人也春曰窮達有命詩何問哉第天界文士例多命窮而惜夫不能忘其愁思之聲與怨刺之言耳

○歐陽永叔年四十謫滁號醉翁亦太早計亭記云蒼顏白髮類乎其中或出寓言年又最高之言豈是當時賓從更無四十歲人邪公病中代書寄聖俞詩云到今年纔三十九怕見新花羞白髮公大抵早衰人也公他日贈沈博士歌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為翁實少年餘冬序錄極陽閩卷一

餘冬序錄卷六十之陽閩二 外篇第三十七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歐國學生仲方編輯

朱子言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耳仇池筆記吾作易書傳作論語說亦粗備矣樂城遺言吾為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又集傳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雖是過誇然蘇氏文章蓋不獨朝弄風月而已

○王充論衡云手無錢而之市決貨主必不與也夫胷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東坡海島延之作文法曰人之所須取之於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

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天下之事散在經子更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與充語同

○黃魯直與人書論文有曰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又曰作文要箇確精進檢閱不厭勤耳下筆遲澁蓋是平時讀書不貫穿也又曰作文如世功女文綉妙一世設欲作錦當得錦機乃能成錦又曰文似擘鍾叩其旋蟲與公莫莫不若發其全體之聲耳又曰文章須要茂其根開深其源以身為度以

聲爲律不加開鑿之功而自宏深矣二十年來士大夫
有功於翰墨者不少卓爾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
故病在欲速成耳又曰古之能爲文章者陶冶萬物雖
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
章最爲儒者末事然既學之不可不知其曲折至於推
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嶺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如滄海
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險阻也朱
子言山谷好說文章臨當作文又氣餒了老蘇不曾說
到下筆時却雄健何也大抵天下事知得分數到者未
必能盡作得能作得者知蓋不足言也山谷之作不逮
所知此則其所謂越鵠之不能爲鵠材不足故也嘗直
論字書云學書要須以古人爲師筆法雖欲清勁必以
質厚爲本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
須落筆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
意端正是其字之有取於質厚端正而致惡乎輕佻也
今人問所收黃書有不盡如其言者朱子言嘗直書自
謂人莫及今觀亦有好處但自家既寫得好何不一教
端正乃爾歎料庸直非不知端正爲是乃自要如此寫
何也今觀其書與其所論信如朱子之所言非不知端
正爲是者書已到好處而乃爾則非其材之罪也朱子
又言其爲人亦然天下事固有行不掩其言明於妍姪
而不見其曠如此者耶春於此有警焉復併識之

○黃魯直與人書論學論文一切引歸根本魯直一生
以詩文爲事然其言未嘗以區區文章爲足恃也今日
從某觀其刀筆知之刀筆云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不
可以質於流俗自足忠信孝友是此物根本養以敦厚
醇粹使根深蒂固然後枝葉茂耳又云讀書須一言一
句自求已身方見古人用心處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
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善事置之一處無事
不辦讀書先令心不馳走則言下會理少年志氣方強
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又云讀書須精治一經
知古人關鍵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指趣觀世故在其術
內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
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
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飄搖
古人特立獨行者用此道耳忠信孝友立則見其衆於
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後能安之若但綉其繁
悅安能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學問以自見其性爲難誠
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彝食則
形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爲之說故
見已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工拙君子有
所不暇又云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
三月聚粮可至千里但欲速成耳又云通知古今在
勤讀詩書文章宏麗

之美極須留意。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論。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造好。友其所教。試友已而思。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李偉。田仲乙安用文章也。又云。致遠者不可以無資。又當知所向。聞其道里之曲。折然後必致。而無悔。紆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極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所以使人知道里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過四方。而不迷。懷道挈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耳之間。而養心是謂尊其所聞。在父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是謂行其所知。若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已。若者處求賢於俗人。學者之深病。無此四病。則善矣。又云。好學之士。常病人我。最難調伏。能日三省。此事去道不遠矣。古人治水九年於外。三過門而不入。然而不矜不伐。則於世間知書能文。亦不足驕人矣。又云。某人文學當大成。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耳受和白。受采不但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治經欲鈎其深。觀史欲融會其事。理皆須精熟。獵士朝而隸業。晝而服習。夕而計

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又云。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亨於寂寞之宅。功名之途不能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日月爭光。又云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若則不得歸怨於天。實須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廢惰。則不得歸怨於世。諸如此言。殆非今日文章士議論之所能至。按晦菴與諸門人論及魯直而揚道。夫曰尋常見魯直亦說好話。其謂此等類歟。晦菴謂魯直說得道理。但到做處與少游諸人亦不甚異。又謂山谷好論文。章作文不免氣餒。又謂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妃。豈詞小詩先已足以悅人。忠信孝友之言不入矣。然則魯直豈其言匪由於躬蹈而誠有歉於物感乎。蘇子瞻薦魯直。瑰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進配古人。世以爲實疎而晦菴又嘗稱其好處。東都事畧有不曾載者。孝友是也。魯直所與人書之言有味之言也。嗚呼。後世能言之士。吾恐其直不足以望山谷之藩籬。而不知有味乎此言也。是故春摘錄而併識之用。著夫大儒之所爲責備者。以自警焉。

○宋陸太初爲文自謂開之馮夢得氏一俗語必易一雅語一熟字必易一生字。由今而溯之。古第別于百氏。雅于經至無可易而復止。此文章大家法也。傳與學者。

極其所至亦不過樊宗師宋景文之徒耳

○前輩言士大夫遊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畫學圖畫又勝學琴奕之事蓋有跡者勝耳詩與文工者傳寫刊布一化百千萬億垂之無窮字與圖畫工者繫其指素存亡稍經摹搨不免失真真者百年不免水火之患琴奕之事雖極精妙身後何寄不琴奕則非清士所為末技無足寄名者矣西涯先生晚年耽對棋酒春不善棋然壽村有客未嘗不與頗以為勸先生曰將何消日春曰詞翰熟自天成足娛日力既惠後生又垂逮世先生笑曰此後生計吾老不暇為此一日先生在棋酒間有奉當道命

以巨軸乞詞翰者踵至先生色弗怡大書一絕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掩害生惟有園基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杯春觀之悚然知先生前意之所在也元許魯齋嘗戒其徒姚燧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釣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此又遊六藝者所當知

○長城秦皇所築以備匈奴者前此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山下有長城戰國武靈王所築也史子諸錄並無婦哭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公妻紀姬哭城崩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掩其夫之屍於城

下而哭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死樂府琴操有杞梁妻崔豹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親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為梁殖之字也殖春秋時人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又樂府註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梁妻時於秦趙既河清弗蟻而杞於長城又風馬牛不相及也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鳴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饑鬼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二

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

○琴操有三士窮者其思華子之作也其思華子戶文子叔衍子三人相與為友聞楚成王好士三人往見至夢寐嚴間卒遇大風雨衣單糧乏相視歎曰與其饑寒俱死豈若燕衣糧於一哉二子以華子為賢推衣與之華子曰生則同樂死不可不同守二子曰吾與子左右手也子不我受俱死無名可痛乎於是華子受之二子遂凍而死其思華子至楚楚王知其賢置酒陳鍾鼓樂之華子有憂悲之色楚王却樽罷樂升堂琴而進之其思華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按列士傳燕左伯桃羊角哀二人為友聞楚平王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

雪山道阻絕糧少挑度不能俱生併衣食與哀令佳事
楚而自餓死空樹中衣至楚爲上大夫乃言於平王備
禮以葬挑葬畢哀自殺此二事尸文子叔衍子與左伯
挑者何其似也呂氏春秋戎夷遠齊如曾天大寒而後
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
之衣我國士也子不肖人也弟子曰不肖人也又烏能
與國士衣哉戎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呂氏稱戎夷
以死見其義者春謂夷取友非人解衣非其本心於義
殆未盡也若文衍二子及挑與哀者真能以死見其義
者哉左伯挑事西涯擬古樂府樹中餓云山深雪寒路
坎坷兩死何如一生可挑才自信不如哀君若有功何
必我楚王好士得燕才燕家未築黃金臺當時周室何
爲哉吁嗟乎樹中餓死安足惜何似西山採薇食三士
窮琴操其詞未聞春擬之云三士一心左右手生當同
樂死當守饑寒命也窮誰救吾生當舍義當取推衣與
子子不受俱死無名豈呂友死者已別生者離楚王置
酒延其思聞樂不樂對酒悲援琴欲奏難爲詞吁嗟乎
何以報之華子已非羊角哀誰能更葬齊戎夷
○樂府楊婆兒齊書云薛沐王在西川令女巫楊氏禱
祝速求天位及文惠堯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
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歌以此而樂志又云齊隆
昌時楊婆爲師風吳小隨婦人官長爲后所幸童

曰楊婆兒共戲來語訛爲叛兒所記不同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
危髻高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僞僞
李可及作菩薩蠻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宣宗年
號北夢瑣言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相曾假溫飛卿
新撰寄進接李白集有菩薩蠻一詞然則此詞已名於
天寶間矣
○鼎夷中傷田家詩二月賣新絲或疑二月蠶尚未生
戴勝降子桑乃三月內節蠶事方盛月令蠶事在季春
之月豳風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春曰夷中
之謂賣新絲糶新穀者乃貧民其特預指絲穀去借債
耳到絲穀出時俱是他人之物是所謂鬻得眼前瘡剝
却心頭肉也
○北人養馬凡駒未破鞍時先剗騎於水中教習行步
所以必於水中者欲其舉足高也司馬公詩話載進士
耿仙芝詩云淺水短燕調馬地澹雲微雨杏花入是也
○老杜詩黃羊飲不羶蘆酒多還醉宋人解云黃羊出
關右塞上無角羶鹿鹿人所造酒荻管吸瓶中故曰
蘆酒也春按今陝西近蕃地皆有黃羊大如數歲抵兩
角甚長西地羊角皆拳曲黃羊獨與江南同而生順後
其肉肥美膏黃厚而不羶川中人造酒荻管吸瓶信然
祇以西人則高盆貯糟飲時量多少注水盆中窺盆吸

之水盡酒乾謂之瓊力麻酒又曰雜麻酒即蘆酒之遺制宋人之所見者豈未詳耶

○韓退之詩歐陽永叔謂其工於用韻得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傍出因難見巧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蔡寬夫因此言秦漢已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繫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麗聲病為工文氣安得不卑弱惟陶淵明韓退之擢脫拘忌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春按秦漢已前韻有平仄皆通用者古韻應爾豈為字書未備淵明退之集多用古韻淵明溪下田舍與退之元和

聖德此日足可惜之類於古俱是一韻何傍之有歐陽所謂傍韻就今讀而言非謂其兼取於彼此也

○宛陵詩為文無古今欲造平淡難山谷云文字難工惟讀書多貫穿自當造平淡

○太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論詩者謂只一出字便是去雕飾也退之詩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或曰哦字便是所難也今合書之為作詩者法○王荆公稱老杜鉤廉宿驚起九葉流鶯轉之句用意高妙他日作詩得春山柳風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葉石林嘗識之國初高李迪七言梳頭好鳥語窻下洗盥流水到門前其得諸此歟

○隋薛道衡使江南作人日詩入春纔七日鄰家已二年人笑之云是底言底定是低義唐崔暹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浸輕之呼為張底隋唐相去不遠豈非即言之腐邪

○兄素林公舊隱之雲莊有石其山天成一碑題曰吾老蓋其莧莧地也公長憲湖南感事乞休時私治間江西值旱饑徵公都御史巡撫事竣再乞休正德間四川盜起徵公督諸路兵有功三乞休今

天子光紹大統起耕傳嚴詢釣渭濱公膺累徵進尚書自工政刑致理是多明年乞休休公既乃得請歸當續題四休于吾老亭此卷篆字白巖太宰所書為是也卷

子康錄陽閣卷

中諸公詩章皆和公留別作也春惟君子之道二於出處焉見出處繫吾身最重吾身繫天下國家最重非吾身重也吾道重也道在出處出處在時吾身有道則吾身之出處天下國家視焉不惟其時時能順獲而不充誠哉古人有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反者彼自諉各行其志然非中道謂之不識時可也吾無論已而有養志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者有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便自求解退者彼豈不思之爛熟謂之知足可也非為天下國家者也非真知道者也見素公當世所謂有道君子道之著孔子可師首陽可希志匪降也身不獨善也應龍有潛有升威鳳或下或翔吾無用

此婉其賢矣成化間高都憲上達乞歸疏稱三宜退及徵治盜謂宜再起功成宜再退晚自號五宜西涯先生云占人二宜去三宜休皆歛退事而能退而出水而復退出不拘物而退不矯情者為難翁蓋甚賢乎高公也然則見素公今日四休事雖古人中求之竟誰堪比擬耶

○宋史稱橫渠先生居南山時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更息亦未嘗須更忘也朱子為先生贊有精思力踐妙契疾書之語以此幸菴彭公茲疾書錄其師法先生嗣關西之教而有得者歟公嘗手茲視春春熟復再

二序錄陽閣卷二

十一

四作而歎曰人未有無所養而能為有德之言者有德之言與徒能為文者殊故也人未有無其本而有日可見之事業者有用之學與徒務誦讀者殊故也橫渠少喜談兵既潛心至道乃講用古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法咸可措諸事業而弗究厥用其居南山在仕學間示我廣居蓋其時矣幸茲錄開卷所得無非以就其所養宜乎能為是言有補名教而事業成于其身抑由其本之有在也於戲公之遺際今日非橫渠比矣茲非公

訓口遺乎

餘冬序錄陽閣卷二

餘冬序錄卷六十之陽閣三

外篇第三十八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青箱雜記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今樂藝亦有兩般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鹿鳴嘲嘲村歌社舞仰又甚焉亦與文章相類麓堂詩話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須有其一又曰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又曰古雅樂既不傳俗樂又不足聽今所聞者惟一派中和樂耳詩家聲韻縱不能彷彿虞歌之美亦安得庶幾一代之樂也哉古今名家取譬於詩文如此○○○
○金周昂教其甥王若虛云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敵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為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其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元好問嘗從郝天挺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為功六經百家分礫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為庸人又曰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唯通人庶之又

曰今之仕者多以貪敗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註曰正欲渠不爲舉子爾

○唐人有文選之學曰文選爛秀才半杜甫詩續兒誦文選其時重詞賦故也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學沈謝嘲風詠月汙人行止奕之兄有識也哉

○應劭爲舊君諸論者互有異同吳張昭著論辯之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據史類事各有微案以不諱爲是此韓退之諱辭所自出也退之諱辯云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有

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於是作諱辯然不載與賀爭名者謂誰春考康駢劇談錄元和中李賀以歌詩著名元稹以老明經中第二願與賀交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積慚而退未幾制策登科爲禮部郎官乃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從而誹之賀竟不第蓋其事出積也

○賈誼上文帝疏有沒爲明神廟號太宗語不以死爲諱也古人其直如此韓退之送楊司業序有沒而可祭於社語此語全於送人發矣宗亦難言矣

○濠梁拙賊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此即書德心逸月休作僞心勞日拙之義也德無所事乎巧巧則未有不僞者誠僞之間誰其能掩輩輩有言凡人傷巧則可悔之事多傷拙則可悔之事少吾求寡悔焉耳

○杜牧之序兵法謂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繫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出於盤也蘇子瞻論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於平地滔滔汨汨一日千里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二公所論事不同而比擬之意甚似知用兵之法則知爲文之法矣

○古公文等彼此有絕低者殆所效而然然不敢謂其真此相效也左傳楚昭王曰再敗楚師不如死棄此歸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史記陳勝吳廣謀曰今亡亦死舉大名死耳死耳死國可乎皆連用四死字○柳宗元賀王進士朱父書有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之語李漢叔韓文曰時人始而驚中而然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其文出莊子地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也

○子貢說越王勾踐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

越絕書史記吳越春秋載此語蘇代見燕惠王噲曰
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
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見戰國策

○楊植為許由廟碣云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
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而范希文
作嚴子陵祠堂記云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
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范文寔本於揚然就全篇觀之揚
則雜而范暢矣

○白樂天號醉吟先生自為醉吟先生墓表郭祥正號
醉吟先生亦自為醉吟先生傳醉之一字是表何德耶
彼作醉鄉記醉翁亭記固有所託而然而又有稱醉士

醉叟醉兒醉仙醉尹醉聖以自名于世然其身者真可
笑也

○馮道作長樂老傳自叙其無耻蔡京作太清樓特宴
保和殿延福宮曲宴記自明其不臣元橫作會貞記鄭
禧作春夢錄自表其失行牛僧孺作周秦行記自陳其
蕩志春讀之不能不為之抵案而作惡也嗟夫若人者
心死久矣身為之不耻言之固宜桐門人記或曰李德裕也

○文章敘事為難敘事須文簡意足語快而事詳所以
難也宋人記三人論史法會馬走過踐死一大云當作
如何書甲云馬逸有大死於其下乙云有犬死奔馬之

下丙云適有奔馬踐死一大議者以丙為優考沈存中
記此穆修張景暨存中語也或又以為歐陽公事公在
翰林日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犬於前公曰試書其事
同院曰有大卧通衢逸馬蹄而殺之公曰使子脩史萬
歲未已也曰內翰以為何如曰逸馬殺犬於道

○僧寶傳載懷公提唱語曰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
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東坡詩人生到處知何似還
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指鴻飛那復記東西讀
者試思向來陳跡可為一嘆世事轉頭尚足問耶

○征戰之苦漢文帝所謂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
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者盡之矣李益吊古

戰場文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亦有言將信將疑娟娟
心目夢寢見之曲盡生人悲慘之意陳陶詩可憐無定
河邊骨猶是香閨夢裏人句意有得於此少讀陳詩謂
無定者指河邊骨之飄流莫收耳比奉命過銀州見沙
河一帶延延遶塞問之人曰無定河也地皆沙水衝徙
不常故以得名古今胡漢戰爭之域乃知此河名也

○蘇長公平生以言語文字得罪時相至有欲殺之者
而公節氣益高咳嗽之餘亦不以是少畏忌也仇池筆
記云余謫南海時一日因醉卧有魚頭思身者自海中
來云廣利王請余不覺身步入水中廣利王冠劍而出
顧南溟夫人亦造焉出素纈綃令余題詩乃賦之曰天

此碑居海濱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
其光耀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搖
紅霧赤虹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形光照無界若得明月
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咸稱妙獨廣利傍一
冠簪水族謂之盤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
王諱王大怒余退嘆曰到處被相公厮壞又東坡手澤
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夢數吏持一幅紙上題
云請祭春牛文余書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萌爰出土牛
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
爲愠喜吏微笑曰此兩句當復有怒者傍一吏曰不妨
此是喚醒他二文皆以戲洩其不平者也區區如媚工
排擠之人其有愧而少戢乎雖然坡何必以此更侮於
人春疑此非坡文當時有爲坡不平者爲是文也
○賈誼惜誓賦不知作於何時誼死時年才三十三耳
賦已有惜余年老而日衰歲忽忽而不反語韓退之作
五箴自謂生三十有八年髮白齒脫聰明不及前矣白
居易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蘇子瞻於此因有
勞生強半之嘆嗟呼春年視昔人所嘆今又加二憂患
餘生心形兩憊向後日月可復有所冀乎有賈之志爲
韓之學而無樂天東坡之襟度老去也當索功名道德
何時在生有問春命者因書此于八字後問之
○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顏延年始爲其制按吳志凌

統卒權聞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三國時事也又按
張華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
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塋非寧非康不
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葬有銘久矣
○尸子稱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私心也韓文變之
云坐井觀天而曰天小非天小也其所見者小也詞意
曲折加尸一倍乃知區區文字譬喻亦自有工拙焉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二句出傳子口銘擬金人作今
人但相傳謂俗語耳
○陸機歎遊賦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閨人
以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
俗語有二句可以盡之江中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趕
舊人
○老子曰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退之文不善爲斲
血指汗顏
○前輩文章有簡短而可稱者宋人記歐陽文忠公奉
母喪過某郡郡守屬同官爲祭文再三戒之留意比至
始出書云孟軻之賢母之教也夫人有子如軻死復何
憾文忠大賞之不特此也張孝祥代和州守記廳梁云
宋乾道丁亥朔旦郡守胡昉新作黃堂其綬靖和民千
萬年永無數彭大雅帥蜀築重慶城自記云大宋嘉熙
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爲蜀根本此二記載曾三異集

又文之至簡短者春觀古人器量款識皆不過數語古人款識非今之所謂記序頌贊者類耶著於金石後人得見非金石之堅者後固不得傳也張子玉記六經閣首云六經閣者諸史子集皆在焉不書尊經也見者歎服然全篇贅繁不稱于玉何不言下就結煞之亦不善用其短者也

○韓退之登封縣尉廬殷慕誌稱殷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夫讀書屹屹而止用以資爲詩可謂錯用其心退之又云殷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千餘篇然今未聞一篇傳者樂城遺言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人耳嗚呼學者讀書其專在爲文而已乎蘇氏之文無見於

二。本集陽明卷三

道亦只是枉讀書耳言行錄劉忠肅公摯教子孫每曰士當以實行爲先若上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今之戒石四句銘舊傳乃宋太宗書以賜諸郡縣者其辭則摘蜀王孟昶之文也自是天下始有戒石春考歐陽集古目錄稱唐明皇擇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又知戒石不自宋始蓋唐已有之特不見其詞耳

○大禹有言生寄也死歸也老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越王告吳王曰民生於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淮南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古詩人生忽如寄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寓宇內復幾

時李白春日宴桃李園序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浮生人世爲歡幾何臨者讀此可以拓胸臆矣彼八百老彭嗟快晚未爲達人

○韓退之云文從字順各識職即陸機文賦選義按部考辭就班之說也

○孔融薦禰衡表引古語云鸞鳥累百不如一鷄揚泉物理論引古語云黃金累十不如一賢

○今世爲詩文而竊倣古人語者是於死人口內討氣也吾甚慚之

○宋李道傳讀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篤於踐履氣節卓然於經史未嘗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

二。本集陽明卷三

九

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若斯人者無言語之累矣

○黃魯直跋蘭亭記云今時論書者曾未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言用筆法邪朱元晦題李太白詩後云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何曾夢見佗脚板邪夫二人推尊前輩藝業如此然正使書平右軍詩與李杜齊名而不知道亦復何益是故程子有玩物喪志之戒學者尚當知所務哉

○蘇黃米蔡以能書名竝一時東坡頗重元章而元章不取坡嘗因召對言蔡襄幼字黃庭堅拙字蘇軾畫字而自許爲刷字山谷稱坡畫日千變萬化至教人學書則云當遠法王氏父子近法顏楊如蘇才翁兄弟王荆公

正使未能造微亦自不俗其評品殊不到米蔡也歐陽永叔云蘇子美死後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而謙讓不肯主盟歐陽於君謨推賞如此黃米後進公蓋有不知耶晦菴云山谷不甚理會得字米老理會得又云字被蘇黃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可爲定論矣

○古今書斷魏鍾繇與常誕等議用筆繇問蔡伯喈筆法誕惜不與乃自提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盜掘其墓遂得晉衛夫人見王羲之書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劉賓客嘉話劉希夷詩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懸

二序錄陽開卷三

十

乞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嗟夫玩物喪志君子以爲不智繇之嘔血衛夫人之流涕蔽孰甚焉而繇至發其友之墓之問至害其所親之死弗卹爲區區小伎而忍心不道一至於此繇與之問今何所成就哉漫書之爲文房一慨誕之所惜者適足爲身後患希夷之死亦可謂不智之鬼矣

○考亭先生跋荆公書云先君子自少學荆公書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洛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爲不可曉者題曹操帖云余少曾學此時劉共父方學顏書余以字畫古今稱之共父謂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余默然亡以應昔韓退之

有言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彼二丞相豈世之所謂君子乎而先生父子顧從而學書焉先生自言志宏於其父有不可曉之論而亦自亡以應共父之言是又不可曉者今日於明之處觀先生真跡因舉以質明之春不知書且不曾見曹氏書不知此幅亦帶老瞞心畫否也

○張續謂靖節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視世事無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詩有責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既厚積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春按梁書安成王秀爲江州都督諸軍事

二序錄陽開卷三

十一

江州刺史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爲西曹六代之際靖節子孫竟見此耳袁宏其澤謫載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崑山云云作書再無所見蓋由其後世無復有顯者故爾杜子美贈狄梁公曾孫詩有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其感深矣

○王公四六話曰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作乞歸郭姓表云名非霸越浮舟難効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舅姓朱以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効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

古人金語然實本范氏當家故事非據也司馬溫公詩話范景仁年六十三致仕歸成都在道作詩二百餘首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石林詩話張先郎中老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猶奮聲伎子瞻嘗贈之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爾

○古之人行業建當時而名煇耀乎後世未有不藉之文者也行業之傳在文然有行業者不患乎無文何其人賢者文所歸也文所歸者不能不患乎或不傳何其中業或不能無散轍也文久不能弗逸則先德不能以遠著唐昌黎子論士莫為前後有雖美盛不彰不傳之歎春惟士之建立既美盛矣論言藻辭必是焉歸不患乎無文顧其家父祖子孫為之前後傳之者何如爾勝國泰和劉氏錫嘗哀輯宗譜凡先代制誥及諸遺文聲蹟片削皆騰附其中命之曰先德錄十襲如拱璧出入恒自隨此善為之前者也國初宋景濂氏題劉氏宋諸諸高門右族未一再傳祖父之名諱有不知之者中宋六世孫剛能保此於百四十餘年之後亦賢矣哉此善為之後者也然則中葉之子若孫所以致其前人行業之傳亦唯有文而家藏焉故爾文藏其家其先德漸繁其大者豈獨必備宗譜而已上之裨國史次之傳部

乘此吾友毅齋家藏集之所為錄也

○五代史補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為繞殿雷后山詩話歐陽公謫永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杜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杜置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世遂以皮絃為杜彬故事自彬而作自彬而止蓋承用歐陽詩云爾后山亦謂世未有也不知更有先於彬者

○人日登高見唐人詩句今人但知九日是漢費長房事耳三元張燈宋朝猶然太宗淳化初始廢中元下元而私家有不能禁者今人不復知有中下二元事矣上元事見於隋煬帝未知起何時

○孟浩然詩明朝拜家慶須着老萊衣宋人為詩話本之云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春按向子期詠秋胡已有上堂拜嘉慶句此語晉時已然孟蓋用向語或疑嘉家字不同王維詩云上堂嘉慶畢顧與姻親齒維與浩然同時而維詩依向嘉字則作嘉為是

餘冬序錄陽問卷三

柳無台水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羅豫章仲素集前人詩句如杜牧輩願汝出門去取官如驅羊等語以教子弟或謂豫章一代道學所以誨後人者不當乃爾韓退之特讀書城南詩教子以取富貴不免為世所議杜牧輩詩比之韓公陋益甚矣而可訓耶黃東發讀韓云此人情誘小兒讀書之常愈於後世之飾偽者然則豫章於此其亦緣人情之常而姑以示小兒耳

○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故麋翁黃魯直詩擬羨不如放麋樂半終妮巴西陳既誤用事黃復誤用字然不失為一議論也

○杜子美戲為六絕其一云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不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潘邠老哭東坡十二絕其一云公與文忠公總陽總遇護謔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石林詩話劉季孫初以殿直監饒州酒王荆公提刑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開說與傍人海不解決愁携酒看芝山問知是季孫作大稱賞之適郡學生持狀請差官備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珊瑚

鈞詩話盧秉侍即嘗為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輟黃梁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年登貳卿近

○退之詩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或謂其以酒伴對詩人是輕詩人也春曰士大夫家酒伴非詩人固不可○韓退之贈崔斯立詩有可憐無補費精神之句王介甫遂用以譏公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然則介甫之新學又何補於世哉其為精神心術之害多矣荆公他日選唐百家詩成序云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而不知新學之當悔何也昔人謂以學術破天下

者介甫之謂歟

○杜牧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說天幸不可恃為江詩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說人事偶可為同意意都是要於昔人成敗已定事上翻說為奇耳赤壁詩或笑之曰孫氏霸業繫此一戰今社稷生靈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春謂為此說者癡人也到捉了二喬時江東社稷不言可知為江詩謝疊山曾以與柳子厚箕子碑文並論此真死中求活語也然項羽之事則決無可重興理朱子有定論矣

○宋考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曰美則美

矣但莊始知陽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語之莊曰延之秋胡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好嘲諷未有不遇其敵者春謂二子所嘲皆以詞害意之言延之實失之而莊應之如是是則非莊正譏意也社子美石壕吏詩存者且命主厄者長乙矣今謂子美不鑒此失可乎考武云人好嘲諷未有不遇其敵者此名言也

○宋人記北方助素誇橄欖語比至你回味時我已耕訖東坡賦橄欖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破蓋用此語易素爲崖蜜耳王元之詩以橄欖比忠臣而坡不肯一籌假之唯黃在人口吻如此益信作人難矣

二序錄陽關卷

三

下

○元稹因宦官而得宰相詩名不足美其人也稹詩夢上天云哭聲厭咽傍人惡喚起驚悲淚飄露千慚萬謝喚厭人向更無君終不寤稹之在中書也有惡之者向繩而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稹其少寤矣乎

○退之嘲紆睡二詩竹坡周少隱謂其恠謫無意義非退之作春以爲不然此張籍之所謂駁雜者退之特用爲戲耳

○韓退之薦士詩稱孟東野有可以竢浮躁之句按東野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劒傷及登第則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安在其能竢浮躁也

○都督馬公視春趙松雪所書陶詩二十首于舟中相

與說適按靖節集此飲酒之作也趙書此必具其題引今陶序馬字上已減二十三字詩其一至其五減四字半減者六字其六七八九四篇書與本集其十一其十二十三互相易陶序固云詞無詮次書前後趙豈容有他意也百世誰當傳集本不作當誰此還有真意集作此中人當辭其表集作意表曰沒燭何炳集作當炳歸鳥趣故林集作趣林嘯傲東窻下集作東軒衆草沒其姿集作奇姿遠已諒非迷集作詎非竟抱窮苦節集作固窮節但恐多謬誤集作但恨或曰集當誰不如作誰當趨作趣於古字通用奇姿爲其姿因本篇有乃奇字在下句但恨爲但恐東坡已如此引用趙書改集本字不爲無理而春以爲他所書有不同者集本字爲勝矣松雪爲人書此不過隨手紀錄正如山谷書孟博傳默誦問有二三字疑誤耳篇章之互易與字之不同觀者皆不必辯第賞其筆精可也嘉靖乙酉八月二十六日春與都督公阻風長蘆意頗懣觀此不覺釋然一笑而復公曰茲真飲酒之作也乎

○東坡有韓幹十四馬詩人誦其詩蓋不待見畫也此畫在奚官所騎前悉如坡所叙而所顧之後乃止三疋不知何謂微流赴吻若有聲處是良工妙筆然非蘇二句妙豈能形容至此不嘶不動尾搖風者此畫缺馬子昂之所摹豈未見幹原本邪抑松雪特因坡詩寫出而

所謂馬中龍者不易以寫故耶吳興公子於此有苦心
矣其亦善自量矣哉北上舟中馬都督公出視春相與
把玩久之為書其後

○陳無已九日詩人事自生今日異寒花祇作去年香
鄭谷十日菊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陳
詩於菊無誇而鄭詩無貶人之視菊直繫其時焉耳當
其時則重之而非為其所加過其時則否而非為其
有所損也噫亦可歎耳東坡小詞萬事到頭都是夢休
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連者處世盡於是求之其心休休
何愁之有燕泉在分司看菊偶題

○漢相梁臺詩祖梨橘栗李桃梅韓退之陸渾山火詩

鴉鵲雕鷹雉鷓鴣陳后山二蘇公詩桂椒栢樞楓柞樟
七物為句亦偶用耳或謂詩多用實字為美誤矣宋人
詩話有極可笑者引柳子厚別弟宗一詩欲知此後相
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烟謂夢中安能見郢樹烟此真痴
人說夢耳夢非實事烟正其夢境模糊欲見不可以寓
其相思之恨豈問是耶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漢武帝詩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嫺嫺其來遲之遲
為韻偏字屬下句明甚而許彥周詩話作立而望之偏
云此退之走馬來看立不定之所相述也可笑
○古詩看朱忽成碧言醉眼昏花也李太白樂府看朱
成碧顏始紅用此而趙德麟賦簪花詩云酒成碧後方

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上句可笑

○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生也楚辭鳥飛之故鄉狐
死正首丘皆言不忘本也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
枝張景陽詩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越衣文蛇地胡
馬顧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固有然陸士衡詩孤獸思
故羈鳥悲舊林王仲宣詩狐狸馳赴壑飛鳥翔故林
陶淵明詩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劉休玄詩寒鶯翔
水曲秋兔依山基王正長詩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
皆此意含蓄有在常應物詩流水赴大壑飛雲依故山
而又云無情尚有歸遊子不得還則斬無餘味矣

○淵明止酒詩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蔭下

步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胡行曰淵明用
意非獨止酒於此四者皆欲止之在彼者難求而在此
者易為也春按淵明詩正言若此者止於此久矣所未
止者酒耳故歷數此四止而繼之以平生不止酒之語
胡乃云然抑何見之晚乎

○淵明讀山海經詩曾紘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
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
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
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
者周紫芝竹坡詩話云有作淵明詩踴者言淵明讀山
海經詩有形天無千歲之句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

云刑天獸名也好衙千歲耳如此乃與下句相協傳者
誤謬如此不可不察二老堂詩話云靖節此題十三篇
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之所言卷父大槩同此篇恐專
說精衛衛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
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况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
詎可待何預千歲之猛耶而竹坡詩話復襲曾絃之意
以爲己說皆誤矣邪凱坦齋通編云洪內翰謂靖節詩
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千歲字之誤也周益公辯其
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
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
止則知洪說爲是朱子語錄或問刑天無千歲改作刑

大舞千歲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
改本向鄉林家藏邵康節寫陶詩一冊乃作形天無千
歲周遂跋尾以康節手書爲據以爲後人妄改向家子
弟携來求跋其細者亦不是康節親筆固不欲破其前
說遂還之春按此疑已定於考亭矣

○淵明詩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謫告饑渴當復
何及哉仲父姜公事姚令威西溪叢書云未詳春按仲
父即管仲姜公齊桓公也桓公饑渴事春秋內外傳不
載而獨見於呂氏春秋人蓋鮮有知者此詩又在讀山
海經末章若人求之所讀不得其說宜乎其以爲未詳
也呂氏春秋管仲有疾桓公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

於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
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尚可疑邪管仲曰人
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豎刁
自宮以近寡人尚可疑邪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
也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
苛病尚可疑邪管仲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
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曰衛公
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及父死而不哀歸哭尚可疑邪
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
君公曰嚙管仲死盡逐之食不耳官不治苛病起朝不
肅居三年皆復召而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刁常之

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
所公曰我饑欲食我渴欲飲而無所得何故對曰易牙
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食不可
得矣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嘆曰死者有知我
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請節此詩易桓
曰姜者殆避長沙公謚之嫌耳此有爲而作也

○老杜詩花藥上蜂鬚妙在上字李白詩清水出芙蓉
妙在出字常蘇詩微雨晴深更妙在晴字歐陽永叔
詞綠楊樓外出秋千妙在出字

○子美寄裴十詩知君苦思緣詩瘦太白嘲子美亦曰
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措大之苦非一區

區峽虫何爲者而更欲益其呻吟之聲若不曉事豈直揚子雲爲然哉世傳揚巨源工作詩掉頭晚年遂病風辟掉頭不止情著爲魔事染爲崇詩崇信有之乎今日於李員外許睹巨源詩因題其集曰掉頭疾非戲也知是崇者當有所戒焉耳

○子瞻白鶴峰新居云繫問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銚山過惶恐灘云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皆借山水名寫意後文文山例此過惶恐灘云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風樓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杜荀鶴詩爲人贈炙其全篇諸家相傳今具在也而六一翁以爲周朴之句朴集

二唐錄陽關卷四

九元

翁自謂少時及見則當日已無存者豈編錄之訛耶

○東坡書山榮長老方丈詩食蘇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抵千金輕搖鼻息庭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飽食高卧之頃而平生未足心便可還盡耶謂之消盡則可或曰坡謂世人言世人又安有未足心也

○侯鯖錄載東禪院林酒仙詩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其言可味晏叔原與鄭俠詩春風自是人間客張主繁花得幾時殆可答林問矣全唐詩話載牛僧孺和白樂天詩莫愁花笑老花自幾多時晏詩意殆出此嚴憚與杜牧友善其篇什有曰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

君子於世何物足惹熱耶

○杜子美北征詠馬嵬事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用意忠厚立論精當乃如此白樂天長恨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又君王掩面救不得回首血淚相和流此等叙述夫豈非實在於臣子終非所宜鄭畋爲鳳翔從事過馬嵬題云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畋爲宰輔器不知畋特有見於子美北征篇終意耳

○沈佺期詩有船如天上坐人向鏡中行之句李太白詩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用其下句作對杜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用其上句作對近

二唐錄陽關卷四

十

時杜孔易詩詩卷袖寒携海嶽夜船江穩坐星河陳明之爲余誦之而不知其上句東坡詩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海之說也下句船如天上坐之說也

○韓昌黎詩敲門驚畫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盧玉川詩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扣門驚周公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句法意匠如此豈真相襲者哉

○退之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長吉遙望齊州九點烟一泓海水盪中漚之句與老杜所謂摩胸盪層雲六

皆入飛鳥者是詩家何等眼界

○唐裴君白上詩題慈恩寺壁敬宗幸寺見之令寫

嬾諷念及暮遂滿六宮南部新書載此詩云長安
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玉承露冷無人肯
月中爲玉杯承露月中狀白牡丹之妙盡矣按神仙吳
猛傳猛登廬山見一叟坐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授猛此
語不徒然也

○柳渾詠牡丹詩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
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我較較幾多王文康公詩棗花
至小能成實葉雖柔鮮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
一事又空枝人之事花木者於此可少悟矣

○退之詠華山女詩白咽紅頰長眉青送僧澄觀詩伏
犀掉腦高頰橫石昂聯句詩序白髮黑面長頸而高結

喉送李愿歸盤谷序曲眉豐頰清聲而使體旁外而惠
中輒輕裾曳長袖粉白黛綠等語皆寫真文字也

○李太白詩岸夾桃花錦浪生韓退之種桃到處惟開
花川原遠近蒸紅霞蘇子瞻戲將挑枝累紅泥石問散
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皆狀挑
花之盛而妙語各臻其極許君周未之考也稱韓口占
今無道此語吾恐茶壘亦不然之聚三詩而觀花境信
可愛也

○調花護草詩人常態而挑柳二物獨得罪老杜頗狂
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不忿桃花紅勝錦生憎
柳絮白於綿以下忿生憎之心而爲輕薄顛狂之言意

者其有指耶

○高力士責譴州詠蘇萊詩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
貴賤雖不同氣味固常在俚語耳趙德麟記嘗直嘗稱
之今載侯鯖錄春不知何謂魯直上蘇子瞻古風其一
末句云小大材則殊氣味固相似其一云但使本根在
棄捐果何傷豈有效於此歟

○東坡以玉帶贈寶覺覺覺酬以舊衲坡作詩謝之曰
病骨難堪玉帶圍鉅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
故與雲山舊衲衣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江南韓熙載
事也坡公雖用自戲然非君子所宜

○丙子十月之十日夜春夢與故人別或有以李旴江
集贈者登舟把玩問得句云江上一樽猶在眼風前片
席已遮山又作遮山看山總是看人意不得方舟共載還
沉我久之云云效李作不知其何也

○黃魯直晁無咎詩有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句
蓋無咎曾游山谷問詩故耳山谷後賞愛高荷詩和其
韻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
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即無咎石林記無咎於此頗
不平也昔石介作三豪詩升杜默於石曼卿歐陽永叔
間而永叔惓然且有我濫一名之贈東坡謂公惡爭名
且爲介諱故也黃山谷贈高荷詩而晁爲不平方於歐
公福矣

○黃魯直與李端叔書比得荆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裁張晁恨公不識耳按石林詩話魯直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嘗和其詩有云張侯海內長句鬼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爲重賈客得蘭州通判以死其人既無取詩亦不傳豫章於是失言矣王荆公真記未嘗喜一人詩驟超拔之其人後以賊敗公歎曰詩不可信如此後世浮雋之士爲吾詩文家辱者未易俟數君子愛才心勝而適見其所長若何不爲之或東坡之於李廌山谷之於高荷皆愛才之過也

○韓退之文力去陳言然粉白黛綠史記中語也李長

吉詩作不經人道語然繡幕圍春風古樂府中全句也

○宋時場屋用南史劉裕言餘糧棲敵事命題作詩或謂晉左思賦餘糧棲敵而不收此不無失所先後野客叢談謂此語亦非始於思在思前若蔡中郎集胡公碑云餘糧棲于畎畝知左此語又祖蔡也春惟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畝首豈集蓋用此事而思賦實祖之此爾陶淵明詩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宿一作棲

○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盲馬售錢六百文西涯先生以詩論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

竟得銀肆兩涯翁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即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今日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而居出必驅堅策肥其於飲食衣物能省節者幾人視數十年前爲費何啻千萬噫可以觀世變矣

○導鑿執紼藉諸永言以助其力始自春秋之世薤露蒿里等差具在而漢魏來別爲有韻之章惟大臣之喪有之然則今輓詩之作其惟爲大臣作者爲有本乎今世士夫爲人作輓詩一聽其子若孫其同產戚屬請託以爲不必相知且厚而頌彼之善寓此之哀不必若人皆章白於世衆所惜者吾不知其言於何微涕於何從

出而作者習焉爲常遂成故事春膏慨之然則詩之追輓於大臣者余得而序其實矣生而稱頌於人則歿而見痛悼於人固宜昔賢有曠百世其久道其墓而歔歔數千里其遠無一日雅聞其云亡而相吊哭者詩之所由作感於物動於中發於詠歌自弗能已文子與歎晉原賈生續騷湘水休文懷舊齊代子昂覽古薊丘燕公五詠杜甫八哀下逮宋元枚浹揮毫情各有寄天下後世之所痛悼寔在斯文豈獨于一家所戚一時知且厚者而已哉

○蘇明允初至京歐陽公爲之延譽韓忠憲諸公以上客葉石林記忠憲置酒松第惟歐與一二執政

明允以布衣參之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被愁裏過
壯心偏傍醉中來之句石林稱其意氣不少衰其詩今
在集中春於此一聯竊所不取佳節從愁裏過何無
養也壯心偏傍醉中來是不能以德將也其人品可占
矣道山清話老蘇初出蜀以兵書徇見諸公貴人皆不
甚領畧後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
殺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做然則蘇當時愁態
壯心亦可歎耳

○南京守備太監劉瑋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附
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士以講爐火有
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饗其財無算
瑋有玉繡環直價百鎰術士給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
而去或為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
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繡環春聞諸周少卿子
夷相與譏然

○姑蘇毛都憲理嘗訪楊祠部循吉因洗浴辭不出後
揚訪毛亦以洗浴辭楊索片紙書曰君來顧我我洗浴
我往報君君洗浴我洗浴時四月八日君洗浴時六月六
日乃猶犬潑洗之候也揚故用此戲之春聞巡撫都
憲俞公諫云云蓋事之不為害者

餘冬序錄陽間卷四

餘冬序錄卷六十之陽間五

外篇第四十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陶淵明歸園田詩有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之句其
怨詩又云造夕思鷄鳴及晨願鳥遷情事不同如此張
茂先詩居歡惜夜促在寢怨宵長有是哉

○南唐烈祖煜詩末云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樽前不
盡心宋孫明復燭詩一寸丹心如見用便為灰燼亦無
辭命詞絕似孫豈效李作邪彼待勤地撥然後盡心與
丹心見用灰燼無辭者心事蓋迥然矣

○今世俚語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即漢諺前車覆後車
戒之義也李白洲都憲老不去位為言者所劾白洲愠
焉詠行路人詩云車騎軒軒一道塵後人相逼促前人
後人還有人隨後若只如前後亦噴其言有味賈誼所
謂後車又將覆者世豈無其人乎白洲文章名士其再
出不免覆車失脚之悔然此詩所以為蚍蜉則善矣予
故書而藏之

○杜以詩名文非所長不韻之章驟讀刺口殊不快人
細而察之自是一等句法用意亦自有淵奧處然不可
為典要也其詩呈吳郎云堂前撲棗任西隣無食無兒
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祇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
雖多事使掃疎籬却任真已詳徵求實則實正思戎馬

決盈中題桃樹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
高秋總魄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
兒童莫信打慈鳩寡妻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二首甚費解說與他律不類此非其爲文之句法歟

○常孟諷諫詩其辭甚直不得云風

○李太白詩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謝玄
暉天際識歸舟句也崔灝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
萋鸚鵡洲玄暉雲中辨江樹句也謝句崔李於黃鸝樓
上正自有所見耶

○葉文莊水東日記謂元人文集如馬祖常元好問之
焯焯今皆無傳春按元好問金人也金亡遂不仕其文

爲道山集四十卷今刻于河南馬祖常有石田集十卷
今刻于陝西

○丁丑八月朔之夕夢侍涯翁生翁拂箋欲書趣春檢
詩稿髣髴記其一首二句云金花燦爛錦雲香上界飛
書到幾行因心動不暇再目而自續云風雨忽驚吹面
冷不教清夢看成章於是遂醒可異也

○丙涯先生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韻云朝趨未報
鳬飛信庭觀先陳鯉退詩二紀茲行今十度春來風物
合分誰未幾先生遂丁憇菴憂間爲春言之以爲詩識
先生嘗送吾同鄉李天瑞調官一聯云戒酒不從花底
醉愛舟多在水中居李後微酒過河郭邑先生子徵伯

嘗與春席上題夢筆圖春詩云仙子曾將我文章莫太

奇青天鋪作紙寫處一作名與日星垂先生賞之徵伯詩云

工文慕奇筆精思入幽夢會有取去時何如不相送先
生頗不樂謂徵伯曰汝非子元敵矣其年徵伯下世春
哭之以詩先生次春韻云人間夢筆非無兆地下脩文
信有郎夢筆之兆蓋記此事然則詩信乎其有識也

○詩之諷刺者如章碣東都望幸云嫩脩珠翠上高臺
眉目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
高蟾下第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
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意自可見若胡曾之作
翰林何時休嫁女文昌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

不許平人折一枝只是罵詈語耳

○東坡詞翰流落人間本集不收者多矣予友都玄敬
視春墨跡五絕題云村醪二首獻張平陽其一曰張公
高躅不可到我欲僞眉纔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典刑
留與後人看予時在酒所深以慨然至其一曰詩如琢
雪清牙頰身觀飛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
竟作何官予不能不爲之改顏予所感者不爲此

○神降作詩前輩所傳非一今世亦往往有之涯翁先
生少時曾爲紫姑仙戲初亦須符呪後不復用但運箕
即至所言多驗詩儘有可稱者先生一日因事致請神
降大書云我是唐朝李翰林蓬萊歸路已十層君家有

事來相問濃淡須磨墨數升先生知其為太白也因問以事神逐一響答既而曰賢問在此吾當少避於是先生前亡夫人岳氏上箕叙述家世甚悉及退神復至先生烟黨有武人以此事扣者神不應良久書一律竟去時冬夜已向中矣其辭云遼鶴歸來語正呢五雲樓外鼓三推窮陰易落陽初轉化日舒長夜半遊燈火漫勞供凜冽文章無怪不葳蕤仙才豈是于尼鬼不與庸人作筮龜春聞而笑曰此鬼安知非真太白耶太白性氣死猶如此高力士輩當日為其所傲固宜

○春有堂向欲名今是取陶淵明歸去來子辭中語其四壁一題守拙取陶詩少無適俗韻篇中語一題春真

下房影閣卷五

取閒居三十載篇中語一題委懷取弱齡寄事外篇中語一題縱情取開歲倏五日篇中語因遂和此四篇質于涯翁欲得翁詩與字翁欣然為篆堂扁及壁間八字且許少暇和此詩時正德丙子五月翁生辰向近壽筵日舉再閱月而翁棄諸生矣今手跡未漫豈勝今昔之感今日觀山谷集與俞清老簡云軒名未佳輒易題為今是軒并寫去其去年已作詩徐為公作數語并淵明詩十數首可作燈張之軒中也此事春實偶合恨不得復以答翁于堂既不復設此扁姑記于此

○元遺山集喬千戶挽詩素旗無誄記連姻用潘岳揚使君誄表之素旗語喬元皆毛氏壻故也集有聽姨女

喬夫人鼓風人松一律白雪朱絃一再行春風纖指十三星雲曉霧閣有今夕寶歷羅裙無此聲蕭酒寒松度靈輿悠飏飛絮攬青冥胎仙不比沈靈瑟五字錢郎莫漫驚所謂姨女喬夫人蓋千戶之女也集又有喬夫人彩繡仙人圖一絕綵服仙童畫不如疑采子戲庭除青紅未是春風巧一頃椒花更有餘又有題喬夫人墨竹二絕萬葉千稍下筆難一枝新綠儘高寒不知露閣雲窻晚幾就扶疎月影看只待驚雷起壑龍忽從女手散春風渭川雲水三千頃悟在香嚴一擊中元自注夫人來曹洞下禪有省夫喬文明慧多藝如此而陰教內範則未有聞豈不可惜元之詩如此豈復知名教者哉

下房影閣卷五

考郝經遺山墓銘載其女有為女冠者今集貽女詩云珠圓碧繞三花樹李白挑紅一捻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真作魏夫人又足知遺山之範家矣

○白樂天詩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半醉翁醉翁樂天以自謂也歐陽公滁州之號不知先此已有人矣○春色闌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熱先聲蓋柳為無寒漸脫綿處處勸拚梅子雨家家綠繭慙慙憑誰寄語仙源客洞口雲封信不傳青鄉人孔清甫為春詞此詩云玉山得道者還過其家之所作也余曰林館市肆題詠流傳出自近人因無名氏號為仙語往往有之而好事者又採以入載集甚多可笑元周密記

東南人林外在上岸日獨遊西湖旗亭飲焉得去題壁
間曰紫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
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都下遂傳其家神仙至云庚溪
詩話謂臨安邸壁間一絕云云不著名氏以爲必神仙
語彼不知爲外詩也陶宗儀書又云龍川藍喬宋時舉
進士不第隱霍山嘗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峯前是我家
滿床書史作生涯春深應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
一日飛昇而去詩與外異數字耳即外可知舉外一事
言之可以例其餘矣

○晉天文志瑞星凡五宋中興天文志瑞星十有二詳
減不一其三則皆曰含譽宣德五年冬是星見于九旒

朝臣表賀

上謙不居賜之璽書相爲戒飾時楊文貞公在閣進詩
一章有曰宣德庚戌月維己丑其日丁亥文瑞在酉大
星如九九旒之旁有彗若射金玉其煌厥名含譽太史
敷奏百辟嵩呼賀祥獻壽至德仁聖謙讓是崇歸功空
祗歸功祖宗歸功聖母亦及臣子申命飾勵敬哉無怠
數句善寫聖君之心

○詩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顏延年集獨
靜閑偶語陰虫先秋聞李太白集處世若大夢胡爲勞
其生孟東野集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

○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五鼓春夢至一所三四道士

相與飲數已而有先去者予繼出門未行聞堂中人謂
童子曰我劉海蟾也爾師以藥金貯食餉我殆知我者
我歌或其喜之於是歌曰百年非是等閒身學道而今
祇四人中有兩人須得道不知誰主更誰賓予乃駐而
聽之心亦有疑不知其所謂得道者指誰其人又歌數
闕中一首曰此身生意與誰論紅綠年年共一根常向
入門問門口却忘門口是家門餘多複語疊字夢差丁
了既覺遂不復能盡憶雖然使盡憶得定何物語漫識
此爲笑

○滕王閣僧曉幾詩據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
我當時唯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胡顧菴集記虞

伯生最愛此詩至累登斯閣不敢留題一日爲諸生所
強乃即席賦三律并一絕其絕句云豫章城上滕王閣
不見鳴鑾佩玉聲唯有當時簾外月夜深依舊照江城
或謂此劉夢得石頭城語春以爲只是要翻曉幾意耳
黃鶴樓崔李事與此正類前輩服善每如此三律者天
寒江閣立蒼茫百尺閣干送夕陽歲久魚龍非故物春
深峽蝶是何王帆檣星斗通南極車蓋風雲擁豫章燈
火夜歸湖上雨隔鄰呼酒說千將高閣城頭戶牖開江
中照見碧崔嵬文章誰復三王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畫
角數聲南斗落白鹽萬斛北風回洲南先有蛟龍窟昨
得詩成急雨催危樓百尺倚闌干滿目青山不厭蒼

翠遠凝江樹小落霞飛送酒杯前十年劍氣侵牛斗
夜天香下廣寒我欲乘鸞朝帝關五雲深處是長安西
涯先生嘗謂之爲春言宋元來學杜之作唯虞爲近而
虞此詩尤近杜者此詩今載道園遺稿麓堂詩話云遺
稿如此詩者絕少豈學古錄所集其所有選耶然亦有
不能盡者何也先生過西江時詩云滕王高閣羅崔嵬
誰築西江第一臺雲雨不收歌舞地文章空嘆古今才
豐城夜氣聞龍起彭蠡秋風見鴈來幾欲乘槎問牛斗
不知平地有三台足與虞爭勝矣按先生登黃鶴樓詩
突兀高樓正倚城洞庭秋水坐來生三江到海風濤壯
萬木浮空島嶼輕吳楚乾坤天下向江湖廓廟古人情
中流或有蛟龍窟卧聽君山笛裏聲金山寺詩楚纓吳
檣萬里還夢魂常在水雲間地當好景多逢寺江到中
流合有山鵲嶺高僧增突兀龍宮深夜鎖潺湲謝公無
限登臨興不爲蒼生暫解顏渡江詩秋風江口聽鳴榔
遠客歸心正渺茫萬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風日幾重陽
烟中樹色浮瓜步城上山形繞建康直過真州更東下
夜深燈火宿維揚并此四律皆先生少作然交游中求
翰墨必首寫此與之雖老年應人亦多止此今散在天
下不啻數百紙蓋其律中得意作也
○程克勤生日用其父韻寄弟云新愁白髮鏡中生三
十年來數賤庚未拂朝衣慚戲絲每應官醢想遺芳傳

聲自願如春好守訓何妨似水清忽記夜深芸閣夢渡
江稱壽敢分明自注云戲絲遺芳皆思親事絲與朝衣
相應羨與官醢相應方不偏枯崔嵬謂兒于宦將
有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此好字之本也胡威
之對晉武帝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此清
字之本也作詩不可草草觀者亦然卧病寄弟云半生
多病裏天不庇窮儒藥有尋芳苦錢無賣餘賄消閒
歲月久廢舊詩書却幸身長在愁懷且破除自注云首
兩句是骨子第三句貼病字四句貼窮字五句貼半生
字六句貼儒字末兩句又以見天終庇之之意而用以
自慰也作詩不可全拘此亦不可不存此意若全不相
照應如散沙相似亦何足爲詩豈欺之誨其家人如此
卧病吾無議若綠羹之云稍短門運者何煩更語好與
清守如此作用何其勝也其家人爲載之其集又將以
柄詩話邪
○同官某卿迎像神者約及春春弗辭對鏡之餘因其
開爲韻語答之一事不須三嘆曉心誰能畫面先羞雲
中有見鏡照技則實事也難記
○朝來攪鏡忽見白髮巾裹之餘悲喜交集吾年幸
就老吾老將以何述陸展染之非其術左思援之良可
惜杜牧詩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相饒慙僂詩
白髮不能容相國也隔窗客滿頭生吾官非相國而

已稱貴人矣白髮固宜吾何以白吾髮乎世固有同吾
鏡中人者鏡中人爾何爲者耶正德乙亥九月鞠日書
○閭巷小兒傳唱花開花謝年年有人老何曾再少年
語意極鄙俚然亦自有動人者劉希夷代悲白頭翁詩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顏色
行逢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
已見松栢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
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
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老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卧病無相識
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
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飛此篇情寄與前俚
曲何異詩人特能將許多言語寫出耳然不免複矣李
太白問月詩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
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亦是此意而文之聲律
且無冗贅之失李劉高下其不有間乎區區百年花月
斷送古今人也多矣

○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術邀遊江湖人扣以
未然事輒召古名優運箕賦詩以答隨所限韻敏若風
機是年秋至吳吳中諸生梁廷用往問箕答曰吾回道
人也欲賦詩出十韻來又曰吾乞白巖詩吾當邀李謫

仙同賦用十七韻梁蓋留都大司馬喬公白巖門下士
也其十韻詩曰吾家住在蓬萊山之陽隔斷三千弱水
萬頃之汪洋曾珮劔以化龍亦叱石以爲羊經千秋黃
塵變滄海歷幾度冬檜爲春陽青山不改色白雲空悠
揚竹樂烟霞深處有佳趣不將功名心旆隨風颺琉璃
玉宇水晶殿日與猿鶴同徜徉饑飡霞渴飲澗養得中
黃一氣絕凡慾那能有病求醫傷神遊八極涵動靜不
管天地暮雨而朝暘我來登壇爲君發狂句山靈驚倒
星斗散亂飛群鵲其用十七韻詩曰六丁持斧施神工
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朶神天表勢壓天下群
山堆水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
吞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
河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
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
真謁帝獨步天上瑤瑤宮頭角嵯峨自卓立曾襟礫硤
誰磨礪商家傳說作良弼宋室張浚多奇功憶昔江樓
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
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分一譜貽此
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稱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
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劍重會滄溟東嘉靖壬午春
以吏侍赴召時公位冢宰矣暇日出此卷視春春爲之
跋門東坡記在黃時神降汪若谷家自稱天姓李名

全爲其篆字并訛坐中張炳曾識劉德事以爲全之爲
鬼爲仙不可知若疑其所托則漢之神君亦陋世人所
見常少所不見常多世外事固非區區耳目所能量也
坡他日爲韓文公碑有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語蓋
無怪於此理矣呂洞賓之爲仙從唐迨宋事跡甚夥嘗
謁滕宗諒於岳陽稱回道入高策爲之傳近世好事者
又梓其詩若干篇純陽子集春未暇考大抵其事跡在
宋或親接其變幻之形南渡暨勝國來或挾術求之輒
憑物以應此卷二詩梁之得之邂逅而獻于喬公白巖
者也詩跌蕩不凡字妙有飛動勢謔亦異矣汪家神不
聞能詩篆字衆莫識東坡且寶愛而生所獻乃如此世
果有仙能久而不亡者在視聽之外邪吾于此乎驗矣
其賦白巖篇末云云使東坡而聞之其弗信矣乎張炳
劉德事不足言已秦楚之積金峯蘇養直之羅浮山
所遇所談皆三生兩塵涉恍惚事以春所登諸紀載家
如此類未易枚舉學士大夫率置疑信間弗論今自公
觀之是詩尚何疑坡稱范文正公歐陽公皆曰公天人
也吾于此質諸鬼神又知世有謫仙存焉何疑回道入
賦詩後二年七月二十又七日識



餘冬序錄六十五卷

內府藏本

明何孟春撰孟春有文簡疏議已著錄是書體例
近王充論衡凡內篇二十五卷前五卷多論君道
後二十卷多論古今人品外篇二十五卷又問五
卷則皆雜論也大旨主於品藻得失不主於考證
同異好爲高論而不免流入迂僻又炫博貪多有
得輒錄往往傷於踳駁外篇或剽陳言或記瑣事
亦病蕪雜使其精自簡汰僅存數卷頗足爲一家
之言而愛不能割遂僅與陳絳金壘子諸書較其
優劣殊爲不善用長至分卷之目原本標以爾雅
月名月陽尤爲詭異

聽雨紀談一卷

〔明〕都穆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嘉靖間陽

山顧氏家塾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聽雨紀談

一卷》提要

聽雨紀談 有序

虎丘山人 都穆

成化丁未自夏入秋不雨至九月淫雨洽旬齋居無事客有過我清言竟日漫爾筆之得數十則命之曰聽雨紀談既而以其瑣雜無補亟欲毀棄而客以爲可惜聊復存之

古之人有小名必有小字離騷云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蓋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字也予嘗見宋進士同年錄皆書小名小字猶存古人之意然亦有不盡然者如司馬相如小名犬子揚雄子小字童烏相如未聞其小字楊氏子未聞其小名也今之人生子亦但有小名而無所謂小字唐陸魯望有小名錄宋陳思有小字錄又有所謂侍兒小名錄豈小名小字固可以互稱邪

爾雅謂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予考之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典歲二月東巡守則唐虞亦嘗稱歲而不車曰載禹貢

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夏亦嘗稱載而不專曰
歲太甲三年復歸於亳則商亦嘗稱年而不
專曰祀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周
亦嘗稱祀而不專曰年蓋載歲祀年古人通
月之耳

朱子作大學章句嘗取程子之意以補致知格
物之傳黃氏日鈔載董丞相之說謂經本無
闕文此特錯簡之釐正未盡者耳首章明明
德三句綱領之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
目八事之詳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及聽

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也此正釋致知
在格物不俟他補後黃巖車清臣者大學沿
華誦其見與董氏合王魯齋聞之謂洞照千
古之錯簡 本朝大儒如宋學士方正學其
見亦同宋公曰綱與目之名無有所謂本末
者何必傳以釋之方先生曰以聽訟釋本末
律以前後之例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
子堯舜知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
格物之傳何惑焉是語雖異於朱子而不乖
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爲父然不獨父也如曾
西稱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爲先
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則稱六世祖爲先
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
家書于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爲先君五世祖
子襄爲先人也

歐陽公生四歲而孤其父崇公葬吉永豐之瀧
岡公自登進士及歷仕中外惟葬母鄭夫人
僅一至其地蓋終公之生瀧岡未嘗兩至也
公中歲欲家穎上有思穎詩十餘篇又有續

思穎詩十七篇後竟夢於穎子孫遂爲穎
洪景廬謂歐陽氏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
爲他壤且公無一語及於松楸爲之太息瀧
岡有西陽宮宮之道士歲時展省如其子孫
吳文正公嘗撰宮記中亦深寓不滿歐公之
意殆有同於洪氏之太息者乎

世人稱主人曰東道蓋本鄭人謂秦盍舍鄭以
爲東道主以鄭在秦之東故也漢光武時常
山太守鄧晨請從擊邯鄲光武曰不如以一
郡爲我北道主人又光武他日指耿弇曰是

我北道主人也今人但知有東道主而鮮知有北道主人者

道家符呪其末皆云急急如律令說者謂律令

讀作平聲雷部鬼神之名而善走用之欲其速也

此殊不然急急如律令漢之公移常語猶宋人云符到奉行漢米賊張陵私創符呪以惑愚民亦僭用之道家遂祖述之耳

鄉人叙坐以齒雖貴爲卿大夫者其居鄉亦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不然人必非之故之禮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齒於朝

於族此貴貴之義也予嘗謂鄉之爲齒同於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於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爲得之矣

文章貴簡不貴繁言簡而意盡文之至妙者也而亦豈易得哉劉向載世治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論語則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及觀之書乃曰爾惟風下民惟草記禮者曰若有

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論語則曰迅雷風烈必變夫同一叙事也而繁簡不同如此此可見簡之難矣

宋杜太后金縢之事載之信史莫有知其非者元袁文清公集載其事云趙普退居洛陽太宗疾之後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吳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由普以死今宋史普傳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敢載私家作普別傳始言普將死見廷美坐於絺側與普忿爭文清之言足以破萬世之惑而

人鮮有知者故表而出之

今之書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爲摺久而摺斷乃分爲簿帙以便檢閱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無能子曰凡鳥獸之號鳴啁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邪人以不喻其意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邪其言蓋本之列子列子云太古

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
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言血氣之類心
知不殊遠也史記謂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
語皆應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
生三犧矣則古人固有解鳥獸語者又和苑
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一卷

鄭玄注毛詩曰箋何休注公羊傳曰何氏學蓋
毛公嘗為北海太守玄是郡人故云箋以為
敬何氏學者休謙辭受學於師不出於已也
釋氏稱佛菩薩名號皆冠以南無二字宋葉少

總論

本

禮謂夷狄謂拜為膜貍穆天子傳膜拜而受
蓋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既謫
為謨又因之而為南無南摩予聞之一儒者
云佛居西方西方金也至南方而無火克金
也又云釋氏稱比丘比丘尼皆冒吾先聖名
字此說有理殆必有所據

孟宗為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鮮以奉母
母曰吾老為母嘗言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
從也陶侃作魚吏以坩餚餉母母返書責
侃曰汝為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

增吾憂二母事絕類予惟世之為吏者往往
累於父母妻子所謂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
物從何來若二母者可以為法也

曾子出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曾子曰高宗
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
不反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漢王吉之子駿為少府喪妻不復娶或問之
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
妻卒知故勸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
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哉予觀今之繼娶者

紀談

七

多慘虐孤遺離間骨肉甚至亡人之家亦不
少矣昔之賢達所以不再娶者非有見於是
歟

新唐書李白傳云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
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見白異之曰是子
天材英特稍益以學可比相如及喜擊劍為
任俠輕財重施寂寥數語似未盡太白之為
人古本太白集有上安州裴長史書唐文粹
之自叙其平生甚悉新唐書皆不及載此雖
作史之體當然然恐失之太畧劉元城曰新

唐書敘事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
進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
唐書所以不及兩漢者病正坐此今觀太白
一傳則元城之言其非信矣乎

君平子陵本皆莊姓身漢避顯宗諱遂易莊為
嚴考之君平唯隱於卜子陵之風節特著至
其州與灘以嚴稱之予謂莊當諱於漢而
不當諱於世今之稱二子者當復其姓可
也

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嘗觀孟氏

傳云孟子周定王五十七年四月二日卒

今之二月二日服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
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郛邑里

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

又按譜云孟仲子名罈孟子之子也四十五

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

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

學於公孫子者朱子注孟子從趙氏以仲子

為孟子之從昆弟與譜不同

晉書言歲九月南巡守至於南岳史言舜南

巡狩崩於蒼梧之野今舜塚乃在零陵之九
疑山按九疑去南岳千有餘里蒼梧在廣西
域內去九疑又數百里孟子言舜卒於鳴條
鳴條在東方夷服今亦不聞其有舜塚孟子
去古未遠而傳聞猶未免若此况後代平意
者舜南巡至於南岳其或又幸九疑遂崩而
葬其地歟

天下之事有絕相類者如沈痾事前有約後有
昭畧望塵之藩前有黨後有岳書紅葉之鄭
前有虔後有谷致冰鱗之王前有祥後有延

他如雪中高卧人知有裘裘而不知有胡定
看竹事人知有王猷而不知有袁粲啖炙事
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若是者又不可
以悉數也

近世凡墓志銘及碑碣之類必加書撰人并篆
蓋題額者於前至往往假顯者之名以誇於
人此甚可笑歐陽公與尹材帖云墓銘刻石
不必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姓名
晉以前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况
父遠自知歐公此言豈無所見而云邪予觀

古之碑志有止書撰人姓名而不著書人者蓋以當時之人皆能書或多撰者之所書也有止著書人姓名而不著撰人者蓋文或書者之所爲也有止書某官某人於旁而不著書撰者蓋書撰或即其人也予近得唐人二志石其一開元二十八年周府君志其一又和二年顧府君志皆不著書撰人名可見在唐猶然而不特晉以前也又嘗於城南草間見宋時墓石一方乃子志父其諱處字皆畧尊與志文之字不倫後書曰某人書諱字亦如之乃知諱爲其人親書此又可見古人作事之不苟

世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爲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知有佛久矣

孔子沽酒市脯不食鄭康成訓沽爲榷沽之沽朱文公曰沽市皆買也蓋從鄭注詩云無酒

沽我毛氏注謂一宿酒曰沽蓋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榷沽則沽酒以以一宿酒爲是

字書謂偃爲虎傷蓋人或不幸而罹於虎口其神魂不散必被虎所役爲之前導今之人凡斃於虎者其衣服巾履皆置於地此偃之所爲也偃可謂鬼之愚者或曰虎捕人已死能步繞呪禱使死人自去衣服而後食禡字從衣從虎者以此更考之

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獨楊維禎廉夫當元世之季書李黼榜進士至用刻之印章蓋黼死節之臣廉夫之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在也後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者則失之矣

穀雨之雨當讀作去聲芒種之種當讀作上聲蓋自雨水後土膏脈動可以播種雨其穀於水也詩云雨我公田是也芒種種之有芒者即今之麥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是也今士庶之家凡有喪者其靈座前皆設看果或土或木任意爲之而飾以色其祭祀則必焚

楮錢及金銀楮錠楮錢亦有用金銀者陶穀清異錄載周祖靈前看果皆雕香爲之形色如生則看果五代時已有之矣唐書王璠傳載漢以來皆有楮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瑱乃用於祠祭則祭祀之焚楮錢蓋始於璠又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泉大若蓋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則金銀楮錠及錢亦始於五代時矣

江湖間談星命者有子平有五星又有範圍前定諸數士大夫所樂聞者惟子平爲廢幾以其暗合乎理且道人之富貴貧賤往往多中相傳宋有徐子平者精於星學後世術士宗之故但稱曰子平予聞之隱者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南呂洞賓同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末徐彥昇其實非子平也

世人以髹器黑剔者謂之犀皮蓋相傳之譌陶九成從因話錄改爲西皮以爲西方馬轡之說此尤非也犀皮當作犀毗毗者臍也犀牛

皮堅而有文其劑四旁文如饕餮相對中一圓孔坐卧磨礪色極光潤西域人割取以爲腰帶之飾曹操以犀毗一事與人是也後之髹器效而爲之遂襲其名又有髹器用石水磨之混然四者名滑地犀毗

東坡論淵明曰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鷄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東坡真之一字可謂斷盡陶公一生他日論其瓶無儲粟之語乃謂此翁只於瓶中見粟言雖近戲又似知陶公未盡蓋瓶無儲粟不過極言貧乏之甚予於是益見陶公之真固不必以瓶爲拘也

今人自稱其父多曰家嚴稱人之長子多曰主器謂皆本之於易也按易家人之彖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父雖稱嚴母亦可嚴稱矣序卦於震之後而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授之以鼎謂震爲長子可以主祭非謂長子爲主器也

沈氏筆談載山陽有女巫極靈其伯氏數白黑

其握手中問其數算不符合更漫取其數而問之則不能知其數矣又元人小說載江州有卜者問無不驗一人以錢置合中曰欲知其數言不復驗其人曰是勘人神術也我知之彼即知之錢數既不自知彼又安能知邪二事偶類足以破巫術之妄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正此謂爾

柳子厚記永州淨土院云中州之西有國曰身毒釋迦示現之地彼言西方有世界曰極樂其國無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七纏

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韓昌黎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曰有爲浮屠之法者云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二公非佞於釋者但直述彼之言耳近觀洛陽迦藍記謂後魏遣燉煌人宋雲與僧惠生取經西域至烏場國其國東連天竺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五穀豐登刑措不用且地統異花冬夏相接其國王問宋雲曰彼國有聖人否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王曰若如卿言

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夫以中國衣冠禮義之人而欲生於夷狄焉夷狄之君者一聞周公仲尼之道乃欲生於中國使誠有輪迴之說則外國之鬼可以爲智而中國之鬼不亦愚之甚乎

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人圖書之記蓋唯用以識圖書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槩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

西子事昔人文辭往往及之而其說不一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則西子之在當時固

已死矣唐宋之間詩云一朝還舊都誰復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沈荷花則西子嘗復還會稽矣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照逐鷗夷則西子嘗甘心於隨蠡矣及觀東坡范蠡詩云誰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則又以爲蠡竊西子而隨蠡者或非其本心也姑識之俟博識者

十二辰所屬如子鼠丑牛之類人多不解或以問予予曰其說見王充論衡充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其驗何也曰寅小

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亥水也其禽豕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牛亦火也其禽馬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然亦有不相勝者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畏鼠者也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

猴故畏鼠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十二辰之禽以氣性相克則尤不相應犬凡含血之蟲相服至於相啖食者以齒牙頓利勦力優劣自相勝服也

凡花木之異者多人力所爲種樹家謂苦棟樹上接梅花則花如墨梅黃白二菊各去半幹而合之其開花黃白相半以蓮蓂投旋甕中經年移種則發碧花芙蓉先一夕以靚水調紙蘸花蓋上用紙裹之來日開花亦成碧色此雖非其本然能奪造化亦一奇也

唐李漢序韓文曰有論語解十卷傳學者不在集中予家藏古本韓文有之但其說時與今不同如六十而耳順解云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解云謂當作爲言冉有爲泰山非禮也如宰予晝寢解云晝當作晝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如人之生也直解云直德字之誤言人生稟天地之大德也如子所雅言解云音作言字之誤也如三嗅而作解云嗅當作鳴鵲之鵲雉之聲也如子在回何敢死解云死當作先

如浴乎沂解云浴當作沿如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解云仁當作備如以杖叩其脛解云叩當作指如君子貞而不諒解云諒當作讓如孔子時其亡也解云時當作待如鄉原德之賊解云鄉原當作內柔已上諸說朱子嘗謂其鄙淺復曰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及觀韓文有答侯生問論語書曰愈昔註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然則朱子之所謂鄙淺固韓公之欲求信於後生者耶

蘇武李陵世稱蘇李唐蘇味道李嶠蘇頲李
當時亦皆稱蘇李是三蘇李也李白杜甫世
稱李杜漢李固杜喬李雲杜衆李膺杜密當
時亦皆稱李杜是四李杜也

蘇文忠公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予猶及見老
需先生言其少時史記漢書皆手自書日夜
誦讀惟恐不及近歲諸子百家轉相摹刻學
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其文辭學術當倍徙昔
人而後學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蘇公
此言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蓋古人書籍既少

凡有藏者率皆手錄以其得之之難故其讀
亦不苟自唐世始有板刻至宋而益盛雖巨
便於學者然以其得之之易遂有蓄之而不
讀或讀之而減裂則以有板刻之故無怪乎
今人之不如古也古語云讀書不如寫書信
哉

曹操好方外之士所招致者甘陵甘始廬江左
慈陽城郊儉悉善辟穀號數百歲曹植作論
辯之以操爲匹夫所屈納虛妄之詞信然惑
之說是矣其曰玄黃所以娛目銛鏘所以饒

耳娛如所以饒先無養所以悅口何以甘無
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以予觀
之植雖辨道未爲知也夫無味之味天下
之至味也無聲之樂天下之至樂也無采之
色天下之至色也

朱子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尚書則否蓋以其
簡牘脫文非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
典禹謨先生蓋嘗集正則其他固未之及世
所傳有朱子書說書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
中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或謂日本國有真

本尚書乃徐福入海時所携者予初未之信
後觀歐陽公日本刀詩有云徐生行時書未
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今嚴不許傳中國舉世
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
通津則外國真有此本歐公之言未必無據
朱子之不註者豈以是耶

陰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
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爲陰陰中必有
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

血溢男子八八六十四女子七七四十九而
天癸竭者數之窮也

姓氏所以別婚姻明貴賤古之貴者有氏賤者
有名無氏朱紫陽謂秦漢以來奴僕主姓今
有一大姓所在必有人同姓不知所來者皆
奴僕類也元虞奎章云異姓不可以爲後天
理民葵固當然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
於牽情徇利而天字之爭端起矣予觀今之
奴僕皆冒王姓雖士大夫家亦然此非奴僕
之失殆所謂牽情徇利者邪事家自前元以
來雖有遺訓僕輩各姓其姓予孫守之至今
不易親友中亦間有效之者

先生之稱見於經傳者不一然古人亦有止稱
生者如魯有兩生楚有韓生漢世則有賈生
伏生董生歐陽生之類顏師古曰生猶言先
生也後世不明其義以生爲賤薄之稱上下
之間靡然相諛尊之以先生則喜或以生目
之則怒士不通古一至於此亦可悲矣

元遺山編唐詩鼓吹中有呂洞賓詩一首郝天
挺注曰洞賓名鼎京兆人咸通中及第兩調

縣令值巢賊亂移家歸終南得道莫測所往
則洞賓嘗仕於唐矣予觀洞賓于江州望江
亭自記曰吾京川人唐末三舉進士不第因
游江湖間年五十道始成及觀洞賓本傳曰
祖渭禮部侍郎父讓終海州刺史洞賓始名
紹先年二十不從婚取舉進士滯場屋者二
十三年乃罷舉縱遊天下岳陽風土記云洞
賓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即有棲隱之志王
舉雅言系述云洞賓咸通中舉進士不第皆
未嘗言及第與竊縣令也天挺此說豈別有

隱者

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
隱又有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
者無往而不適如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
避地而隱如伯夷太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詭
迹混俗不異衆人如東方朔之類是也名隱
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類是也他如賈
皇甫希之人稱充隱梁何顥人稱通隱唐唐
暢爲江西從事不親公牘人稱仕隱然予觀
白樂天詩云大隱在朝市小隱在丘樊不如

作中隱隱在留司間則隱又有三者之不同矣

宋張商英注素書一卷謂即圯上老人以授張子房者其曰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之自是始傳人間又曰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仁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以爲其慎重如此此可以見其僞矣子房以三寸舌爲帝者師而卒之謝病辟穀託從赤松子遊君子稱其明哲保身顧有死而葬以玉枕其僞一也自

晉逮宋歷年久遠豈是書既傳而神君子不得而見亦未聞一言及之其僞二也書有秘戒乃近世術家欲神其術之俚言而謂圯上老人爲之其僞三也且書中之言往往竊吾儒之緒論而飾以權詐蘇文忠謂圯上老人秦之隱者而其言若是烏足以授子房其爲張氏之僞明矣

莊子云北海有魚其名曰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人多以爲寓言然所謂鯢者蓋實有其物也釋氏書謂海中有魚其大如山背產

大樹業風鼓撼痛苦難喻元王文定公憚洸海錄云洋中之物莫巨於魚其背亂轟然山立彌亘不盡所經海波兩析不合者數日又山菴雜錄載至正癸卯有人自奴兒干來見其處有魚從海中過揚鬣露脊投南而行凡四日夜始盡其身則其大又不止於千里而已正統辛酉春五蘇之崇明一夕忽有魚頭闊海灘上長餘十丈儼如刀截夫一頭而其大若此則其體亦當百丈然以前數說觀之直小鮮耳

嘉靖己亥歲
川頭氏刻梓
於大石山房

聽雨紀談一卷

通行本

明都穆撰穆有壬午功臣爵賞錄已著錄穆登宏治己未進士而此書自題成化丁酉九月所作距其登第時二十有一年又考穆教授濠上幾二十年始補博士弟子三年而成進士則其時並未爲諸生矣其書皆參考經史異同陶珽嘗刊入續說郭多所刪節此爲李蘅璫探中所載猶全本也

遜言十七卷

〔明〕孫宜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三年孫鵬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遜言十卷》

提要

孫仲可先生遜言引



余聞劉氏七略剖判執文摠百家之
緒言人殊靡不經緯事物跌宕古
今學足臻微智能釋結故有述也
兵燹侵尋古學掃蕩印天不祿喪百
有一存世復與之疏闊蓋別集行而
九流泯矣洞庭孫子有懷四方阨而
不試林高學鉅嘗事浸多著遜言
十有七篇余得而讀之天道則在君
也臣則政理則在臣也天測入架經史
學尚家範則在人也大都不本六經
爰揚時風按義指名依賴王道登

乎與諸子臚列播於不朽其偉也夫
去若千載聞孫鵬初校而刻之時自
詞垣稍從瑣園索筆之時寔偕朝
夕屬教而轉藏之屢陵其家

萬曆乙未嘉平月瑯琊焦竑撰

通志序

雲杜魏實秀書

孫仲可先生邇言序



道不可名言不盡意宣尼刪述肇
于麟亡蒼頡字書制而鬼哭若論
衣被六籍已繁不棄翼裨百氏攸
作濫觴既開充棟遂極實少當心
之論總多駢拇之弊說家者流自
晉已侈強口欺人十不出於二五敝
錢見信一不博其二三田父設客坐
狙丘議稷下雕靡難窮惠子騁談弄
卵毛解雞足駘蕩無已淺蹇之輩菁
棘尤多彈方見而求鴉雲不族而已爾
仰天嘆矣濟海無航甚者心鬼起于謹

諧口業結於誣枉或歌應臚而戮冢
或稱盜道而炙肝或媚號頌而國移或
刻刀華而尸集此當指之戒所以鑄於
周鼎而橫議之禍所以酷于秦灰也華
容孫仲可先生始捷楚書第一實高
郢曲無雙委而寵潛矯而漁隱負衡太
之望總湘洞之靈當好文德靖之朝居
羣公才傑之右隱則婁夷介則滂泰經
則服杜賦則左馬門無雜賓室惟萬卷
心幽體密貫道達微思風族而萬竅號
言泉涌而百川匯執鑒刀而袒割鈞神
鯉以臨河考覈古今唯黃宇宙理道冥

濛而金篋開萬古之長夜人物訛舛而
木杵繁千鈞於一絲深測璿璣淺拈瓦
礫鉤玄靈蘭糾誤冢文掌蹄別賢佞
瑕瑜片唾加忠奸衮鉞散錢回之得串
漏卮由是有當纖燉可以聯鷁棘端輒
能破鏃有族有祖一緯一絰擬議極其
變通言語鈔于天下大要審矣而戮
必命中有得而言始為工心之精微是
之曰神思之通徹是之曰寤自無而有
入聖超凡筌古人之見遺忍真宰之欲
洩其求之也若涉珠海其得之也如
登寶船象冢之理原寓于卜筮文章之

功果侔乎造化以其成于退處故命之曰遁言今已因郁氏為藏山必假楮生而貴價即有康成莫能發墨之為守不必桓譚已可知玄之必傳昔伯喈受充之衡論密置帳中休文得總之雕龍常陳几上不寧惟古其在于今豈非油素之夜光而齋閣之商彝哉予先考侍御常驥附先生仲父太史復鵬班其考緬予兄弟實乏風軌仍事其嗣兆孺徵君復偶其孫鵬初給舍數世之誼孔李通家四始在瞻甫言孫祖然海內謂詩文鉅麗足以張楚必曰先生及我太史至其

論著作宏富不啻一家必曰弇山及我先生匪有阿私具在方朋鵬初因以廩書見屬訂訖且為序引爰用涓滴致潤江河即受嗤于穢佛頭增醜於効西子其何能避亦孔之羞云爾

萬曆乙未孟冬既望齊安王同軌誤



後學新都汪元范書

通言目錄

天測篇第一

人樂篇第二

君道篇第三

臣則篇第四

經議篇第五

史論篇第六

史論篇第七

史論篇第八

史論篇第九

史論篇第十

摘訓篇第十一

摘訓篇第十二

摘訓篇第十三

政理篇第十四

學尚篇第十五

家範篇第十六

序撰篇第十七

通言目錄終

通言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天測篇第一

孫子曰儒者之論謂道生天地予讀其言悲焉夫道者隨事歷具之虛名也是故天地之始龐濛混冥含象寓氣尚無有物奚道焉且生人未肇耳目靡屬既固物羣又誰道知乃其判也氣著形析事分類彰於是一物一道故日月星辰雪霜雨露風雲雷電山川水石草木鳥獸咸物也其所以然與所以用則有道存之凡物匪形質斯鮮基化道非形與質也天地曷由之生曰道者因物自照識察之爾故道非物不寓非人不明道生天地邈哉曰若是則何以曰無極而太極也孫子曰無極也者是推度之臆詞也言天地之始如是乃其著則太極焉非無極生太極若所謂道生天地類也且易曰太極生兩儀由此而四象八卦吉凶大業聖人之語天地也自其有論之取去人事近也後儒之語天地也必究其無論之示已探道淵微也然於道實奚急哉故無極者可有可無可不言之臆詞

也

天奚附乎地奚依乎天附地覆奚永乎地附天載奚固乎上下四方奚窮乎窮之外奚有有之外復奚有乎儒言曰混沌之前凡幾開闢幾開闢之前復幾乎日月果地中出淪也果地下乎星辰繫乎殞而石星乎石乎彗孛流也創星出之乎故之為乎月弦東西上下果日應乎日夜出入乎光相盪也日兩乎蝕而闇虛地影然乎天圻圻而人物兵甲出入果圻果人物兵甲乎不然者奚物乎百川海也罄而續乎地之下水乎震也震而火而埤塤

應言

卷之二

二

突起崇山鉅嶂飛而馳馳而數十里草木土石纖悉存也奚為之乎雨而木五針粉穀麥魚奚自乎嗟乎是類似之大而古今之所莫殫者也莊生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雖然可以終不論哉

或問雷霆孫子曰是物而附於氣者也今夫蛟龍不物乎然非風雨乘挾雲霧擁從則其勢不行雷霆者蛟龍類也故歲之山偃之澤蟄之土當其時雲淪雨漸風邁霧作乘而鼓之為猛為驟為溢溢為四布皆其有所附然爾曰其乘也何速其心也

何居其散也何往乎夫蛟龍不崖穴江海乎倏而

天速也倏而翔躍倏而蜿蜒倏而微細天也倏而

雲歛雨息崖穴江海也雷霆之乘也居也散也亦

斯類也曰電者奚物也是雷霆之氣也夫天地之

間大矣鬼神靈變焉靡所不具雷霆者天之神用

也物神則必氣氣神則必發發神則必揮電之烟

燿是雷霆之氣所為厥勢相因者也故電作雷奮

雷擊電先爪樹破屋碎人仆畜恒電且臭皆其氣

之用也蚋蜉熠燿咸有光焰雷霆何物氣獨微哉

曰其擊樹屋入畜者何也孫子曰氣行必遇遇則

應言

卷之二

三

必傷物之受擊是觸之所致也夫蛟龍之行也裂

崖谷毀垣宇掀舟舩吸倪耄燥燥熒熒其勢害焉

雷霆者蛟龍之類行獨無所冒損哉夫儒者之論

謂雷霆陰陽奮擊此其見蓋拘理而遺物不知陰

陽奮擊何至有物形聲如雷電謂雷電非物也則

古今所紀誌今世人有目睹者豈咸妄也或又曰

鬼神形者氣動之氣散則散斯言亦理然未嘗謂

無物爾

孫子曰天有知否邪天者載理以行者也人事順

則理得得則福致焉人事逆則理違違則禍生焉

斯天之知寓乎理而視諸人者也故曰天聰明
畏皆自我民然有行事順逆而禍福殊者幸不幸
存焉人定勝天事出理外之謂也故君子守常以
為善小人覲幸以自恣

鬼神者天地之用也日月照臨星辰繁輝風雷鼓
扇雨露霜雪興布肅殺山川草木盛衰流峙沛然
顯然乃至萬象眾類戾常示變儻來忽往者咸曰
鬼神云囁於梁觸之懷不與也然此可詆諸無哉
夫盈天地者氣也氣有陽必有陰斯有正亦有戾
正則為人戾不為鬼邪夫儒者之論拘常守正謂

通鑑

卷之十

四

天下事即目前所睹見盡之爾恒常之外奚有焉
不知天地之大造物之理鮮了無對者故明晦並
形貞邪咸質清純厲孽胚胎成育何可量焉等之
草木鳥獸蘭茝橡梗驚鷺麟驥矣不有妖枝詭幹
惡鳴恠孕者邪故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斯蓋
舉大及小括常挾變之兼談也

日月薄蝕星辰流宇山川崩潰天地震裂夏之霜
電冬之桃李此其故何也天地者氣也氣運而不
息者也有運行則有盤戾有流動則有阻礙斯吉
凶悔吝生乎動之謂也故靡順逆恒變則氣息氣

息則天地幾乎息矣故天地之悠久於順逆恒變
占之譬諸人身不氣乎為康寧為矯健為快暢悽
樂者氣也然氣不能常順於是疾疼生焉癰疽出
焉亦氣之為也乃其將死也喘者舒顛者倭替者
醒癰者卒反若愈焉而卒以死者何也氣盡故也
故氣無常順雖足以病人氣有順逆亦足以驗氣
然太平之世鮮灾多祥者何也氣有順逆亦有盛
衰順逆者盛衰之所為也譬諸人強則安歎則疾
氣運之盛則為祥為慶為景為明君良臣於是為
隆乎云故越裳氏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

通鑑

卷之十

五

者五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以氣之盛知之
也儒者之論曰人事感天變應曰中和位育斯歲
戒勵勉之詞欲人君畏亂謹治喻學者造道詣極
焉爾

六十四卦者聖人順天地之妙推人事之變為之
其理不可貳其言無可加損序卦備矣乃至律呂
時甲皆取義乎造化之候而則象乎物理焉故黃
鍾者陽氣鍾也子者物肇始也甲者物萌甲也等
之皆然後儒准易曰玄曰虛曰洞牽合贅贅理外
增理言外附言矣嗟乎理一也言一也增且附斯

聖人之理有未盡乃其言未精邪玄虛洞可無在焉爾

天者一大也言天一太極也羣物之祖厥大無二者也地者土也日中一外圈象陽全體也月中二外缺象陰虧盈也星者從日生者也風從氣者也雨者天之澤也故上天下水天外水內雲者雨之致也霜露雪霰霖霖電霧者雨之類也雷電者雨之驅也故皆從雨

星有名與主何也上古靈哲因象製名即名察義於是所主定焉故斗象斗酌元氣也龍象龍布春

言

卷之一

六

氣也其諸率例此云然懸象杳冥窺測符契非神孰能之邪神農之嘗百草也說者曰百生百死而知其性味即若所言則遇生者生矣遇死者將何以生邪是拘而不通之論也蓋性味不過以其物形色地之所產知之非神亦不能故曰神聖

詩書之言天曰上帝曰帝命曰帝則曰帝衷曰帝心曰帝威曰帝鑒曰帝界曰帝簡曰帝休是誠有帝邪帝者主宰之謂至尊且大莫天則天下事理有一不天出者邪故命天命也則天作也衷天降也心天意也威天懲也鑒天視也界天與也簡天

擇也休天福也凡人為善為惡灾祥吉凶雖事與理會或應不應幸不幸存焉乃其致感造作速捷巧妙相因而適實有人力湊合迎會所不能者良若天用意為之不謂之主事何邪

九州之外四海之間其地廣輪輿中國無太相遠者不知凡幾特中國據天地之中得意氣正故其人物形質語言性情心志異焉然海外之地厥初亦必有生人肇之沈類育衆開物成務以付其傳者矣由此而言獨中國有盤古氏邪

言

卷之二

七

絡之者邪精氣流轉真機與固自然所為也爾今夫人身於天地也象根蒂焉然語言規聽操履嗅養乃至揮揆挺捫百為靡匿者何也亦氣之神為之也然人之氣血肉附之天地之氣精真寓之故起居服食氣失其養病焉斯人之所以恒死生脩短難與天地同者也故天地之氣未嘗無盤庚也而不能天地病者以其真存也人之氣小病則怯大病則死者以其養有善不善為真害也脩鍊延引之士保真完氣理不近哉

曆象數大小閏餘者聖人相天地之氣節觀日星

之進退觀時物之變化揣摹裁制示民用者也故其法間先後違錯必隨時改易求與天合焉斯天道之迹而驗人為之巧而因非無所依據為之也至若言天者曰高者千萬里有奇地如焉嗟乎地猶可言也然山川阻限夷夏殊絕豈誠有馮士太丙之御太章堅亥之力邪乃天者太虛無極蒼莽沕穆歟未久而少履之邪乃天一高地一廣焉止耳必曰廣焉廣廣為里若干奚用邪斯稽算之說詞言天地之淺而限者也孟軻有言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

聖而致理哉

天下廣矣昆蟲草木大者固無俟言夫蚊虻蟻蟻者何物哉然耳目口鼻臍臟膝胫生息卵胎蠅飛蠕動物靡不具且能焉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蟲蟻騰麒麟闕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見此其應天氣也固無足異矣要其纖纖之類蟄藏華乳於陰陽寒暑之節亦無稍差何也斯造化之妙理無不有者也

山者地之高者也夫大塊融質迢迢莽蒼豈能獨示坦夷略無崎嶇者哉故山嶽成焉墳突起焉自

一方一隅言之則山也以九圍八極觀之則皆地也以山之高較地則嵯峨巖嶺也以地之大聚山則埤塿坳塊也寧值中國為然垠壘之表渤海環之然島嶼崖嶼亦皆山也溟波之間劃亦皆地之卑而屬者也斯天地所以大乎

地之下水謂地中有水今據地水自土出是也夫水太者惟海環乎地者也今島嶼峙海中奚不載之浮而厚至不測邪豈海波之下復有地地下復有水載之邪地動而坳火自坳中出火亦地下有邪氣之搖輾輒摩為之爾故天地覆載無所繫著

而久者皆二氣自然之運也然地動亦水者水地中物動則洩未有不水者矣

天一陽也故乾一一者陽數也地一陰也故坤二二者陰數也山止而堅乎地者也故艮一陽上而二陰下澤柔而載於剛者也故兌一陰上而二陽下雷陽自地中出者也故震二陰上而一陽下風陽自地上行者也故巽二陽上而一陰下水外陰而內陽也故坎一陽中而二陰外火外陽而內陰也故離一陰中而二陽外八卦之象天地盡之陰陽之理未嘗不相為用也亦未嘗不相為勝也

故乾坤之外六十繼之而錯之以至於六十四卦
至於六十四卦則天地人之理盡之矣

天者積陽氣也今仰視天若有定止是故遠也譬
之雲遠則雲迫觀則微氣爾日月星宿積陽之氣
之盛而耀者也形體亦以遠觀而成二耀五緯不
正而行者氣之盛未有不行斯真機之運也儒者
之言謂體生於地精神於天為星謂山川精氣上
為列星其然乎

地之偏正中國外國異之氣之偏正其人見之然
殊異之物芬華之草瑰奇之樹感外國產何也物
各得其性以成者也乃求則雖殊方遐域亦必稟
五行之氣為氣不皆正斯形體語言異之矣

臆言

臆言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人架篇第二

孫子曰大道冥冥磅礴無垠然流行天地而軌則
事物者咸是也君子之行也即事隨用求道協合
而已矣往聖前哲立言貽訓率以明是稽其說則
難易遠近殊焉蓋聖人之學體事以養心賢人之
學求心以制事故曾之言誠正思之語戒懼精已
要之非中久恒士所能也善語求道者莫過於孔
子孔子誨其徒也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曰入則孝出則弟曰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曰言忠信行篤敬諸所論答咸日用事為
焉爾未嘗必心必意而教其徒亦未嘗必心必意
而後問也乃其言何者而非心與意也斯何也道
寓之事事屬之人人不能事外心豈能道離邪故
隨所作用酬應起居食息語默求之視道不睨焉
是其功切近而理易明見中庸之言道不遠人孟
軻之言使彼可企及聖賢真實之學所以空寂苦
滅異者此也

論語首章雖聖人論學之詞然實為初學訓爾今觀其言曰學時習曰有朋遠來非初學事邪曰不知不愠又非初學自脩自反語邪聖人之道大矣其功乃初學始之道可以遠求哉道可以遠求

君子之學也窮古今之變通事物之原考文史之博辨疑似之故求明諸心焉爾其行也篤倫則之經端取舍之義慎言語之發周日用之宜求律其身焉爾學脩行積聞譽隨之爵位逮之君子勿辭也乃其窮也毀也勿計也斯何也學也行也性之

隨言

合卷之二

二

所有分所當為者也富貴利達性分中有之邪夫有而無之缺矣無而有之奚所補即無奚所缺邪譬之居室焉上棟下宇以庇風雨絲粟布帛以資身命是死生之係非可一日無者也外此而雕且峻靡且華極宮室之美務衣食之厚斯於死生焉所係而為之為之且久不并其所不可無者喪之邪故力學勵行者人之棟宇粟布也舍學怠行而求聞譽爵位者虛其身敗其節獲可無之利而忘必不可無之實務宮室衣服之美厚而并失其故者也故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夫君子之學非以求名位也亦非避名位而不居也夫學者所以致用也匪名與位用將曷伸然時命猛之廉恥節義限之斯其勢有不能直遂者於是隱遁繼焉故隱遁者行見之制而潔善之謀非天下之通義儒者之全道也君子之道脩學以具之致用以達之達則行之否則藏之故行常先而隱常後者以學有所大而獨之不可訓也

子思之論文王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止者極盡不可易之義又至而不遷者也道矩倫

隨言

合卷之二

三

則分量寓之盡分足量乃無歉媿焉倫履道不貳不變斯曰至誠文王之所謂止者也末世淪俗毀行風漓化數故有身衣冠而吮下剝衆植黨悖欺有別黨異財反脣稽父者有朝朝暮暮讐戈矛談笑者矣程氏曰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其不盡分慶何限諒哉

孟軻之稱伊尹曰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不以與諸人夫一介不取可矣與者惠物及人之事撥義固合且施以一介與損邪君子之律身也嚴其為義也細取與皆已事也利歸己及人雖殊厥失自

之已同也且已非義一介不取寧使人以非義取我邪斯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意也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不即此見哉

漢儒多行義上制然也當其時孝廉有科孝弟力田有科士不斲即無從得舉故董相鞬固之類咸確有可觀云下之公孫弘矣然躬環布被導君節儉亦各以所善著焉後世迂行急藝法制弊沒士竟逐時尚求不委其平生而砥礪之鮮哉鮮哉故今之士律以董鞬難矣即公孫弘其安人在邪斯豪傑之所以貴無文王而興者也

通言

卷之二

四

夫往聖之誨人也純乎道矣然未嘗自名亦未嘗欲人名之也故仲尼之門其徒三千其所謂道學者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崇之愚參之魯師之僻下至賜之貨咸得與焉乃仲尼之教人學與人所以自學也以道自立求為聖人已爾人之我名世之知不知勿計也故困於陳蔡厄於匡伐於宋且惡人待之矣然其心則自若也斯何也信己之深而務為名高之意鮮矣後世之士之為道也欲人之知之者也欲人知之者欲其名之曰茲學道者也名之曰學道者道學之名所由立也其弊則自宋始

宋儒之學於前言往訓非鮮所表彰也乃其立門戶侈迂闊繁論議寔成功則甚焉昔漢之末也忠賢以標榜憤切相尚於是黨錮之禍成之宋之盛也儒賢以道學論議相尚於是奸黨之禍成之故繁論議立標榜者衣冠之累而國家之所由廢興也故治世之俗重德行務忠厚爾矣世之亂也褒貶品題太傷則激激則善類殘善類殘則賢人廢賢人廢則奸邪進奸邪進而國日非斯道學之害致之也故君子務實行而畧虛名上自信而薄人知

通言

卷之三

五

前賢往聖後之師法也括人善類吾之模範也故為士者孳孳焉履其轍跡誦之詩書圖厥觀逢資所厲益乃為善學云司馬遷曰使晏嬰而無死子雖為之執鞭猶欣慕焉其論仲尼也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至魯觀仲尼廟堂禮器車服低回留之不能去至若李固負笈不遠方來董生下帷繼畧而授斯其人慕古好賢虛心自得何如也後世此道不詎人意戶見故有詆駁聖言屑越前步有同井共邑而名姓不聞或官聯職並而齟齬矛盾乃其甚又有嫉善媿材陰穿暗植者矣夫文翰位

能視諸身心德義其於人緩急豈不相遠哉今人
作一字必王必顏唱一詠撰一篇必晉必唐必左
馬韓柳乃至博奕彈碁之數圖禽蠟鳳之智皆務
為精工不勝不已及其操行履善也則甘心不法
古人近之里有仁風鄉多善士已顧妄意殊行間
然勿忽斯得謂之知類否邪故能槩摅求勝之意
審乎德藝之殊者殆庶幾不終身野狐外道矣
君子之居世也不詭類以為高不趨時以自喪也
惟其義焉然世有隘汚人有邪正行之剛柔緩急
猶縶繫之斯文亦不審者也谷之匪靡靡焉散
矣為士者將何以處邪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邦無道危行言孫夫行有一定之矩焉故雖無道
之世節不可變也然婉曲周密從容含忍者所以
翼行也夫行非言不表靡言或疑故能善辭以解
罕譬而喻浸以入之詳以曉之斯介特自如而相
患其遠矣是故有秋霜之操而將之春融之知者
庶幾免於亂世也反是殆哉

邪是故其出而天下任之入信之矣故其君逐焉
奚專且橫疑邪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夫臣門如
市者能禁切其主哉故士必志伊尹之所志
仲尼應徵生畝也則恭答陳司敗也則順接蘧瑗
之使也則望適南子之國也則見聞盼佛之召也
則行於鄉黨也則恂在廟朝也則謹過冕衰也必
作逢負版也則式當獵較也則同等之恒人無異
也且有可以已者焉乃其於陳恒之弑也則請討
當商夷之俘也則能却知正卯之亂也則立誅聞
女樂之饋也則速去告顯吏之伐也則力阻恒人
能之且肯為之否邪故同乎俗者義可者也決乎
斷者義之必不可者也可者同焉不立異以為高
也不可者異焉不苟同以隨眾也斯聖人之周於
事而勇於行者也今之士遇徵生畝倨也能應之
非敢乎遇陳司敗問也能對之知禮且受之曰丘
也幸乎肯與伯玉之使堅乎高者肯南子見肘佛
從或卑之止一見一從已乎於鄉黨恂廟朝謹乎
於冕齋負版作且式於獵較也同乎至其於恒弑
也肯討乎商夷也能却正卯也能七日誅乎樂之
蹟能即行李之伐肯力心之乎故士有不苟異之

度必有不苟同之行斯節立而義審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故君子之行也求無負天理焉已爾室則不媿於漏潛則恒懼其貽取舍之義進退之審言語之公起居食息之節斯皆所以事天而無負者也乃其死生壽殀君子則安之是何也天下有在我之事而有不可必得之應也故存心養性脩身者盡在我者也殀壽不貳者知其應不可必得者也故在我者盡即殀之殀人未嘗謂不殀也反是即殀之壽人未嘗謂不殀也故君子當求已之脩為不當計天之殀壽夫舍已而天計者是人生白駒堯舜桀紂等死之說也由此言之殀壽不貳豈值安其不可必之數哉亦以聖事天立命之心焉爾

士之處世貧賤靡尤富貴靡變見人之貧賤則憫遇人之富貴則恬斯守已自重忘其有而無慕乎外之道也乃若貧且賤也戚焉對焉或朝謝慕藿而夕獻梁肉昨被韋布而今薄綺羅窮寔困躓雖親戚故舊遠之棄之豐亨勢位即鮮交寔合趨之其斯其人猛鄙驕貪狗彘不食其餘矣慎哉

揚已太過恨人不能掩已之短忌人之長已之便奪人之利快已之忿辜人之禍恣已之智乘人之危恃已之氣欲人之伏填已之缺豫人之有忘已之今強人之從屈已之節趨人之勢此十有六者豺狼鬼蜮行也士可一有之哉

貧賤之能甘富貴之無慕不其難哉孔子之徒三千獨顏回原憲季路已爾赤之悟賜之達輕肥於齊連結於衛視此且有媿焉故曰處貧賤富貴之難也然回也憲也由也亦孔子之教先之孔子不蔬食飲水曲肱枕乎是缺也簞歌陋巷而樂憲也衣敝冠舊靡嫌由也緼袍狐貉不恥也夫聖人身率之矣乃其言又曰非道得之不處不去曰君子固窮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屢致意焉然見稱者僅三子而已於是益信處貧賤富貴之難也

通言

遜言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君道篇第三

孫子曰君者養民者也非以自養也利民者也非以自利也樂民者也非以自樂也今夫父母之於其子也視之傷保之誠殖之使富假之使豫防之使不患極之使不戕斯則賢父母之行而人子之所共戴也乃其剝焉吮焉財需焉衣襦焉食分焉圖己之利而忘其子之病也是骨肉天性而席艱

遜言

卷之三

其心者也安所取於父母邪是故君者民之父母也堯舜盛王知其然也於是敬脩有道允執有中懷襄有咨播殖有人流宅有居禮樂有教茅茨土階差期不憐其甚也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胼且胝而躬親勞之斯何也其心以為天下非已有也為民理之已爾故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言不以位為樂也後世之君謂天下為己私物乃始侈然肆於民上聚斂剗削以資府庫宮室苑囿以遂宴遊聲色狗馬以娛翫好巡行征伐以逞忿逸刑殺朱戟以事殘忍視其民若仇讐焉惟恐其戕之不

深而奉已不毛髮至也故君讐其民民讐其君上下交相讐而國去矣故人君之於民非出已財以養之以天下之財養之者也非捐已利以利也以天下之利利之者也非舍已樂以樂也以天下之樂樂之者也故曰天下公器已不得而私明乎公私一彜斯可以子民已矣

遜言

卷之三

十二

漢文帝三代君也露臺之費惜之百金後宮之衣禁其曳地尉佗之驚示之以譴匈奴之強備之即罷宋昌藩籬拜止郎中衣盜直臣甘為引卻淮南徙寬分封義存張武受賂金錢示媿吳王失觀几杖有頌馮唐進言魏尚為守其他行事莫可咸述躬脩玄默身履節儉海內富庶禮讓興焉後世之君能之否邪宋儒曰文帝於民也富爾未之教也嗟乎玄默節儉非教邪當其時史臣紀之固曰敦朴為天下先矣且以漢文而下觀之所謂教姑勿論能使天下富者幾人哉故曰文帝三代之君也宋儒之論是責於人已甚者也夫唐虞君臣都兪吁咈拜稽廣倡其相與論天下也猶家庭朋友然周之盛也侍御僕從罔匪西人矣降及後世此道間存故周昌御史太子太事也

昌得爭之袁盎小臣慎姬內寵也盎得卻之狄山
博士也面斥張湯方朔郎中也前諫董偃相如入
賞也游獵有疏汲黯主爵也多欲有規京房之晏
諷漢元朱雲之呼攀殿檻淖方成之相陳水火薛
廣德之道阻撓船當是時人主有樂從勉受者矣
乃至武歷何人也金藏之割昭德之諷歎息容之
玄宗晚年也韓休之書九齡之諫歛避納之宋之
諫官殿上讀札大臣引焉袖中有彈人主聽焉視
後世君臣隔閡等威分羣一言而忤禍及其身者
什伯殊矣夫縉紳之士疎則官寺之情密弼承之
道曠則諂順之計多人主且駸駸習之矣直言極
諫保無訛且戮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夫道者理也天下有道者天下
有理存焉無道之世橫施左行顛倒乖錯理非所
論矣故人君必以道治天下然法制禁令者所以
維道也故靡制則道奚遵靡禁奚約程氏之言曰
先王以道治天下後世但以法把持之夫舍道而
法不可矣謂任道而法可廢者偏哉

京房之謂漢元帝曰陛下視今之世亂邪治邪帝
曰亦極亂爾斯天下之公言也是故唐虞之時四

兇寓之矣三代隆盛治忽間焉自是而下君德之
繆疵臣職之乖背賞罰之不當用舍之靡程夷夏
之混爭紀綱之凌錯其諸世故莫克殫稽即謂之
下康者猶可病也故曰帝之言天下之公也人君
視此愬哉

夫好惡者人主之端倪也順逆者人臣之媒徑也
故賢明之君渾默沈默與道德居使其意向不移
心志固實焉然後便僻側媚之臣懷情抱諂而莫
得伺後世之主執德不弘信道鮮固嗜欲尚妄
示意端於是羣小乘機投其所欲竟為身利故好

媒樂則聲色狗馬之事進矣貪刑戮則恣睢慘虐
之說激矣尚宮室則崇高美麗之言入矣侈征伐
則開拓增益之計獻矣悅讒毀則青黃黑白之談
衆矣懷豐亨則網羅掎刈之謀納矣斯何也外之
所下者明正力之所偏者為人獲也夫投之喜而
拂之忘者情也喜則福而怒則禍者勢也使八臣
得君之喜而蒙君之福遠所怒而禍是違焉亦奚
顧且憚勿為哉故人君之不韋莫大於有所示人
臣之私韋莫大於獲所好夫使其臣獲所好者非
國家之利也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古有是言矣要之以理主之使百人之言理而一人背從其理者可也一理百背兼焉可乎夫人意見固有拘常溺俗同聲和之者是以言隨焉秦孝公之變法也通國不可而商鞅主之其法卒行唐武宗之伐叛也舉朝不可而德裕主之其功卒遂謂鞅裕一人也不誣哉故曰庶言同則繹繹者不遽從而揆諸理之謂也

人主不可有意為寬嚴也天下之道一則無易二則可因夫寬嚴者是推移變易之術而因乎時者也故時可以寬則寬嚴非所尚也時不可不嚴則

通言

卷之三

六

嚴寬非所用也故可以寬嚴失之迫不可不嚴而寬失之縱迫則離心生焉縱則慢心生焉離且慢者非人主之福也孔子曰政寬則糾之以猛緩則濟之以寬寬猛視政為之斯因時之義也

人主之地獨立而兼惣尊居而窳見者也兼惣而不能身應之也於是任之臣焉窳見而不能自悟之也於是託之諫焉故諫臣者人主之所以益其明而習於國家之事者也古之賢君之於是臣也導之使言聽之使作悅之使無畏諂之使不隱褒之使有勸採之使不遺故工執藝瞽陳風諱謗則

未敢諫則鼓斯其意何也防吾心之蔽而恩國事之違也故人臣者苟為佞為諛為諂諛斯已矣乃其出此而強也聲也責也甚之痛哭流涕太息也其諫不同其心則咸愛我者也人主者必思之曰我可畏也彼奚而不畏也可悅也矣而不悅也人而至於畧君之畏忘所可悅而犯之是其心不可諒而吾之政不誠有所失邪於是受且行則天下無遺言而國家鮮敗事矣故庸君之拂其臣而拘之者以不諒臣之心而視已聖也

通言

卷之三

七

高其德愈盛責愈重其於事愈周是故人主可無法焉後世宰相視古殊矣循資級取要截中材恒品或憐人曲士咸可位也不嚴法慎防矣所懲勸哉漢虞相極重乃其法亦極嚴然乘馬賜劍體安在邪人君者明其罪而廢斥之苟無誤天下國家可矣

卷之三

漢吏居官長子孫矣是久任之道也然賢而久焉可也誠非其人愈久不愈害邪且後世舉進之途視職位過之稍久即壅滯矣消息盈縮將何以處邪故久任者擇賢而施之義非可通行者也

一令一牧一縣一郡左右超承數十人止爾其
管辦幹理數十事止爾除一吏易一長不旬日
性情材力好尚左右盡識之矣今人主之所超承
者視一郡一縣萬萬也所諸畫謀慮弛張廢設者
視一郡一縣萬萬也求不為羣下鼓鑪籠絡者鮮
矣故決事在明而遇事尚衡明且衡天下無遁情
焉嗚呼難哉

人君必獎恬退之臣而重高尚之士者何也今夫
一國四隅之內其臣則皆拱趨崇順我者也乃其
士則皆垂涎朵頤人主之爵祿者也故拱趨崇順

進言

合卷之三

八

之則臣不知有恬退矣垂涎朵頤其爵祿則士不
知有高尚矣夫恬退者臣子之貞也高尚者士儒
之節也夫使一國天下知趨順而昧恬退懷爵祿
而忘高尚則人主將何自而有貞臣節士哉國無
貞臣節士國其靡靡焉徒且敝矣故人主之獎而
重之者示其臣與士使知所尚在此不在彼也斯
屬世激俗之道表安靜以抑躁競崇無位以教嗜
位者也

中國者四夷之觀也威衰隆替德政視之故德政
者所以彰隆盛而大氣勢者也周之盛也九夷八

蠻通越裳肅慎譯而貢矣乃其衰也大戎犯之獫
狁侵之漢之盛也呼韓頽顙幕南無王庭矣其衰
也匈奴五單于之屬背之唐之盛也契苾為臣突
厥入貢矣其衰也回紇吐蕃擾陷之斯德政之異
而氣勢之懾服者殊也然德政靡及矣不有備禦
崇哉夫夷狄之為患不已者以其路不可絕而虛
實有所教也夫欲絕其路非可以界限抗也使來
者有創去者有恩斯其路絕矣欲防其教非可以
口舌箝也使人不敵教彼不求教斯其計窮矣且
夫人主之用人也委任責成焉爾故苟其人且任

進言

合卷之三

九

卑可也驟可也苟知其任而足以有功恣可也恕
可也古不有壇以拜奔以授授之數萬金不計小
枉靡問者邪後世不然為臣者遷延苟存知力固
竭或其人稍有建明自卑而晉之用也眾共嫉之
功則已歸咎黨移焉乃人君者偏斷遙制一錢尺
帛咸稟上裁讒言稍行而誅戮遽退夫如是則何
以責其人之盡力矣故夷狄之禍募術綿靡者以
其禦之者不切而將之者鮮激也

積貯者國之命也夫天下之變非可以恒保也其
變之至也非可以望視也人主之有積貯所以防

變而利急也古之君卑服減食節用謹度蓋不為
豫已私財計也其心以為榮之倉卒未若儲之平
常取之槍攘不若需之從容之得也故曰三年耕
一年食具焉九年耕三年食具焉又曰食之時用
之禮九以求積貯之豐也三代至周歲計日會勿
論夫王莽者何人哉其敗也省中黃金六十萬斤
後世有是邪是耗其積貯者則繁矣一神之像飾金
若千一龜之造漁金若千一衣之華組金若干甚
之而宮室之崇祠宇之創賜賚之繁去金若干太
倉積虛而內帑之儲竭矣及至事變之作乃顧倉
皇束手無以為應於是始督積逋增程稅算力役
費厚爵以救之夫天下僅變爾法已殫盡設今後
有非常不可解之虞將何以為哉斯可憂之大者
也

通言

通言

臣則為第四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孫子曰大臣之品四焉格人主之非端百官之表
暢民物之化理陰陽之氣以濟太平者止也慎已
守法時規事厝綏民之生致國之理者次也主德
君失罔所承謚民生國政莫之籌畫循常安位無
可稱紀者下也恣貪利其怙權逞勢壓祿固寵壞
國亂民者又甚下也故上者不可及已其次亦足
稱賢下焉可厲又其下可戒爾矣

人臣之諫紆陳婉譬事濟位全者上也直言切論
回其主保其身者次也憤議危論袖其身靡濟于
國者下也然諫之多憤且危何也上之聽不聽為
之也夫人臣者豈不欲從容委曲君臣相保哉嗚
聞玩受忠奮義激斯其勢不得自除夫勢之不得
自除者則危與憤之所由至也危與憤也而欲其
身之獲全鮮矣故曰人君必諒其臣之心諒其心
者知其危與憤之不得已也是則可以從諫矣
人臣之職各有所司職言而言可也責不在是盡

不廢職求無負焉可也出而言則越且沽矣然或
羣之過舉有與所職繫者斯其言又可已哉

臣之義澹泊自持恭勤自厲正直自任恬退銷

卷之四

35

言

卷之四

二
三

遠焉爾澹泊者所以抑貪黷也恭勤者所以完職
業也正直者所以端事守也恬退者所以杜干競
也故嬰之裘儀之拔震之却亮之不別治生此數
人者皆明乎意慾之不可長而紛華之無容恣者
也後世之士甫入仕途志頗啓之故身侈鮮嚴口
甘肥腴器用乘崇靡稱則慝僕臧侍從不整則嫌
或妻子與他人言屬為主賓往來也必問曰今日
會衣服珠翠孰華敵醕觴孰豐且耀有人咲汝
乎設果不足必愈益求勝乃至於其鄉邑必樹門
閭置田地邸店曰不如是人將謂我不能夫然則

猶能抗伏強詐保其君國云乃宗則稽首屈辱臣

卷之四

三

甘貢媚迄至亡滅咸以兩夷甚之寇準良材也僅
得一和仲淹宿士也苟延無事爾其視漢唐則焉
如邪夫三軍之所恃者帥也帥之所恃者勇也故
行師之道雖在聖制躬環急焉彼衛霍輩咸萬人
敵也當其與匈奴遇回紇吐蕃角也勇先氣倡手
殺親陷是故敵人者平素識其威望臨陣覩其雄
武有不遁跡大漠而退舍去者哉夫宋之諸臣何
人也儒雅迂緩堅譚客也且其兵亦豈漢唐比邪
是故宋之善師而可望夷狄殄者莫過於岳飛夫
飛之與金人戰也七十二勝矣有一不身親為之

者邪肱竟阻而死也故用兵衛國之道尚實而畧談奮勇而戒緩斯所以百戰而百勝者也

人臣義先國家而私讐後之唐牛李以朋黨相阻抑而失維州宋章蔡以紹述為報復而馴金寇斯任怨行私之過也然熙豐舊臣退休散地怨次骨矣蘓程輩立黨攻擊乃司馬光之再相也刻革新法稱太甚焉夫碩役保伍經義豈盡可去哉故任怨甚則善類殘變法甚則公道掩二者皆非國之利也

臣之於君也竭誠罄職陳善救過焉爾其信與否勿計也故君苟信之則益自輸苟任之則益自効乃其諛之間貪之覺邪之害情跡而位奪也奉其身退焉既不忘君亦不君怨也何也天下有當盡之節而無可必之恩故也夫屈原之於楚也放則已矣放而諫諫而復放放而悲愁慘戚不自容其身至沈溺汨羅而死奚為者哉是責望之太深而懷戀之太不人量者也故人臣幸為原爾設今

無原之心而被元之放不將為光翔之擁兵失朝懷光之鉤引外寇者邪故入臣之事君不貴於遇望而人君之受臣禍莫甚於所望之不伸夫若原

者可以常訓哉

王陵廷諍陳平慎默議者有優劣焉卒誅呂後漢者平也故平之默將以籠產祿輩而殄之厥心靡一日不漢也夫狄仁傑者以復唐稱矣然身受武爵明為周臣乃其死也竟周焉姑姪母子之言李昭德吉頊發之非仁傑創也謂復唐祚不過與邪人臣處革易之地而懷興復之圖者必有平之智而後可苟不能為平即王陵之正裴炎慶俊之戮一死報國焉爾夫仁傑者其忠與智殆兩失所據者邪

通言

卷之四

五

晉之建康也視宋之杭播弱等矣其臣則咸宋儒所不取者也然歐峻堅玄之禍晉能殄之姚秦燕蜀之僭滅之勃之脩好焚幣不懼閔之告伐閔境不應宋有是邪遯之指導之輔侃之慨嶠之智安之鎮玄之材皆出其力為國保全其視聰曜庾勒未嘗號鬼奪氣卒覆晉者劉裕非狄也宋有是邪夫周顗之新亭也其言曰遂使神州陸沈王夷甫諸人莫辭其責王羲之之告君也曰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力爭武功非所當作下臺之對人也曰孰鄰者非臺而誰桓冲之憂國也曰謝安不開將

畧吾其左衽咸切近要實語也宗臣之謀其君靡講和即納幣其迂者靡格致即誠正有義和講和納幣効已可知矣強金在前厥危頃刻格致誠正不緩不及事邪故王猛符融力阻伐晉之計者誠知晉之無隙而足似魚鰓也故不晉者無過於宗儒之言

宗諸臣岳飛前集世忠光世李綱浩鼎咸稱勛忠然有可議云按宋制御膳百二十器高宗省僅四十孝宗立也省至一羊數品巡幸駐蹕都廨兵火屋缺久駐不增中宮未還妃嬪有名位宮嬪職掌

通言

卷之四

六

者通百二三人乃綱浩鼎不然矣綱和歲過國帑厚自崇奉童妾服食窮極美艷享客看至百品出則廚傳數十擔居福也張浚被召贖行百二十台咸朱涼銀鏤粧式如一而頤浩則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買故侍郎韓紹美妾數百千緡寵之專豫外事當是時浩蓋年七十云越鵬拜相驟恣驕侈起大堂園植殊花奇木堂四隅設大鑪貯異香數種每翌即四鑪焚香氤氳合座上目之香雲堂饌故菲薄鼎增厚十倍日會侍從將帥省寺官香費至數千緡酒饌勿計已而鼎翌臺疏落艱章

辦累數千言而乾沒都督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奄有臨安什物三千餘具竟不罪也綱浩鼎奢費盡此夫國家艱難而人臣頤已豐豫然且湯肱日告其君以殄減金虜也可得言名將相邪

或論曰古人為善今人不可及已古人為惡今人亦不可及也田蚡之殺竇灌張湯之陷三長史王鳳之害章商今人有之邪孫子曰制異也漢法丞相專誅殺矣故賢則為申屠橫則為蚡湯輩皆得行之使今有其制寧無是人邪宰相報怨挾私吹

通言

七

氣願指陰禍隱害傷及善類蓋有不減諸人即下之但缺一死者矣人臣為善為惡奚古今異哉長孫無忌者唐所稱賢相者也然有可議焉太宗廢太子承乾也以吳王恪英果類已欲立之無忌固爭謂晉王仁孝卒立為太子晉王者無忌甥也居無何又以事陷誅恪恪臨危言曰宗廟有靈長孫氏族滅不久矣乃後高宗感武后立之無忌亦竟為帝貶殺慘毒備焉而后遂戡唐室之亂夫無忌欲援立所親故假仁孝上惑其主不知仁柔者正高宗病也以所親援亦以所援死天道誠有靈

武夫若無忌者列之奸臣不過矣

伊尹異姓拔起臣也周公王室懿親且與武王久共事者也然尹放其君不嫌人亦罔議公當三封流言也避之居東二年何也夫尹惟異姓拔起故人亦不以黨援它志疑之公惟懿親久事且成王孺子也故當以嫌自避焉所處不同故也斯宗臣之道則貶矣

霍光不學無術矣乃光之廢賀立宣則不學力也使有學識知成敗顧祖福手引一帝復援一帝肯為之否邪然光之固寵不退祖及其宗亦不學之

故爾人臣可無學哉

儒者之論以趙蓋韓楊之死不厭衆心為漢宣帝于定國病考之不然按漢書趙廣漢為潁川太守以鉤距構會吏民令相告訐又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強壯蠶氣見事風生無所迴避廣漢初事霍光光薨後廣漢心知帝微指發吏自將突至光子禹舉搜索破擊斬門閤去因恃此侵犯貴戚大臣所居丞相魏相傳婢有過自絞死廣漢疑丞相夫人妒殺遂自將吏卒入府召夫人踞庭下責以殺婢事丞相上書自陳下廷尉不如廣漢

言司直劾奏廣漢摧辱劫持大臣又望賊殺不辜鞠獄不實等罪腰斬蓋寬饒性深刺喜陷害人又好言事譏刺奸犯由是不得過還寬饒自以行能有益於國而為允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引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刑餘周召法律詩書語又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傳子傳賢成功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上以寬饒怨謗不改下其書議寬饒指意欲求禮大逆不道下吏自殺韓延壽在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御史大夫蕭望之遣按之延壽即部吏按望之先在馮翊時放散庫藏官錢百餘萬上令各窮竟所考望之無事實而所遣按延壽者具得其事延壽在郡試武士兵車畫龍帟朱爵延壽衣黃紃方領駕駟馬傳總建幢榮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用事及治飭車馬三百萬以上竟望棄市楊惲自伐其行性刺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既與戴長樂相訐免官家居治產起宅以財自娛友人孫會宗與書言大臣廢退當閨門惶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報書語甚怨望又對其兄子譚言縣官不得盡力為人所告腰斬夫四人雖有

治行功能乃其所犯威鑿鑿中情實可罪矣謂不
衆厭何邪故曰刻薄吏之受禍也甚於貪吏若四
人者咸意深內重多刻薄者也禍慘毒不宜邪
唐安史之誅也由承嗣薄蒿李正己諸將迎拜僕
固懷恩焉首求生矣懷恩欲養賊自重奏宥承嗣
等仍各令為節度居其地率開藩鎮禍源迄唐亡
不能復殄當是時人主喜平賊樂因憚改人臣者
忘節度擁兵據地為國機鍵不可長也故末流遂
至湯符云是上下忽易鮮深思之致也懷恩之罪
詎止春秋鴻沙已邪

通言

卷之四

十

崔胤者唐翰林學士慎由子也初宦官怨文宗也
召慎由草詔廢之慎由入後殿見帝被錮為諸宦
官言慎由不敢甘滅族事於是諸宦官者謂帝今
以崔學士故釋汝後毋得復云云慎由且死以其
事語胤故胤力藉朱全忠去宦官斯有所激為之
也夫人臣之處國事也激則意必堅聖而無術不
擇所從資之則必為人所窺而禍反中其身及國
焉陳蕃竇武胤皆是矣

通言

華容孫 宜仲耳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終議篇第五

孫子曰易之有書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者也後世
諸儒之解易孟鮮有富人心者焉程之解後撰而
鑿朱之解間畧而淡王弼之解驟理而雅視二子
過之矣世之論弼祖尚老莊已然余觀其言純無
所謂虛寂放浪如老莊者也其不純於聖人夫
漢去古未遠魏晉法漢亦近誠解之者多有異取
者是故諸經注疏不可廢也在新哀聖人之意焉
爾宋儒之解經也率好自用已見乃其善者即又
多竊取漢唐諸儒之言掩之已有焉斯狹隘偏泥
之計非天下一家之心也

通言

卷之五

十一

易者卜筮之書聖人使人因事以驗其言者也君
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蓋知變易隨時之旨靡執一求也故曰君子占之
吉小人占之凶後儒之解易也拘恒定之說操迎
合之詞字釋而文律之嗟乎之吉凶成廢盡天下
之變靡窮斯易之變亦靡窮焉誠若所言則一言

一事一爻一應指可屈爾易不滯且狹邪

易卦畫於伏羲經文王周孔而後成是聖人因言以前民用者也未有天地無所謂易天地既立始生聖人聖人聰明與天地合易自有焉先天後天之易宗儒因孔子之說增之也且言易則易而已矣有易斯有變化斯定吉凶斯成大業矣必欲先天後天以示奇彼四聖人莫不為之而直待於宗邪乃至改移八卦之位又與易所言乖戾不協是其理可疑而論矣夫為理而可俾疑論者烏得言

續理也

連山

卷之五

三

連山歸藏解曰連山如山出雲連綿不絕也歸藏者言萬物歸藏其中也易解則有三義曰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夫出雲連綿奚足盡天下理萬物歸藏意亦偏靡全易者易簡也變易者隨時義也不易者不可易也易簡則可變易凡理不能隨時變易者皆非平易易則易知簡則易能易知易能斯其言示人顯且要可超避矣夫理不可隨時變易豈恒久可用者邪故可變易而後其理不可易斯易之全旨驗之其書與其用而然者邪乃連山歸藏書今尚在其為言何邪或曰三易咸取時代名

之神農二稱連山氏列山氏黃帝稱歸藏氏易蓋

二聖今作亦如今易成於文王周孔曰周易云先天後天卦圖邵氏所作其說授之陳搏穆脩禱脩成工數者也今星易之家有先天卦命者或此然於易則贅爾然易之為書本占辭象器以示人而定其吉凶蓋聖人明白正大之理假人以洩天者也邵氏之數果是邪是鉤算類推巧發奇中術也前代陶弘景陸法和郭璞蕭吉鳩摩曇猛章仇大翼明崇儼桑道茂之流咸以是名獨邵氏

易卦

卷之五

三

易卦文繫三辭說者曰文王孔子作矣明夷之辭

曰幽交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隨之辭曰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岐山而繫辭多言子曰自稱爻主子曰且自文明柔順維繫用亨贊也可邪又曰卦辭文父周近矣繫竟作之誰邪是故易有疑而難曉者焉

彖象雜取物義亦以發明言之彖者斷也所以斷一卦大旨也象者像也形像卦爻之義俾人易見也爻者從交者也凡卦之六位有陰陽交變而成有陰陽交相為應者焉咸交義也

確之玄方州部家重之為八十一首先之虛原榮

本鑛基委焱末雙塚列之為五十五行玄以始終
中思禍福下中上準易陰陽剛柔仁義蓋易兩之
玄參之虛以吉凶滅否平旺相休囚死準玄始終
中思禍福下中上蓋玄參之虛五之易玄虛推之
天地之數咸有所合矣然易之合者自然之妙也
玄虛牽合就之乃其名理言詞則範圍于易而竊
焉者也夫理一爾易作於聖人聖人之作其有遺
理邪易而玄玄而虛言不徒費即言而理也不重
出邪

尚書者經而史者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者以其

通言

卷之五

四

時世漸開而事理漸明也故書首言克明峻德至
協和萬邦是明德新民旨也次曆象授時至分方
布驗馴及諸政事是開物成務之大也萬世治天
下次第有外此者邪書歷虞夏商周四代其為歲
幾二千乃其中紀載行事命誥進納者衆自克明
以下精一執中若性欽止外語心性之功寓焉以
堯典開端言之也一言貫四代治忽不要我
禹之治水土也乘四載導百川矣地平天成府事
允治是位天地育萬物功也然皆禹胼手胝足為
之古聖事業惟禹為實惟禹難爾

湯誓曰今爾有衆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
割正夏斯伐夏民亦有不樂者矣曰爾予致天之
罰予則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斯臨事
民亦有不從者矣夫不樂且從者疑於君臣之分
而不敢也然必為之者急於救民之義而不忍也
故曰予恐來世以予為口實蓋懼後世鮮諒已救
民云而仲虺者作誥言聰明時入之說解之亦咸
民重焉聖人以視虐不救為罪之大放伐罪止一
身寧為民受法焉爾固未嘗謂已放為是也

通言

卷之五

五

武王誓衆也曰獨夫受不近嗾邪告成也曰五流
標杆不類狠邪故孔子謂文王曰三今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周之德至矣謂泰伯曰三以天下讓
可謂至德意不有所未足邪

箕子陳洪範也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
何謂也言繇汨五行九載弗績禹之興也治水成
功矣於是次第治天下大法厥類凡九彛倫叙焉
斯惟禹為之實天錫之也其言與洛龜邈不相涉
下初一次二諸云者因天道人事先後必不可易
之等禹自叙之也宋儒志在神異廢事蓋引注焉
蓋援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說為記不知圖書

同出伏羲之世咸伏羲則以畫卦者爾故孔子獨
於易繫言之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自孔安國
始分圖書屬易範自安國向歆始失言不孔莊也
安國向歆反足憑邪漢儒講經多用圖緯神龜天
錫其說本出緯書且聖人聰明圖書偶會遂則之
爾必圖必書乃卦易奚足言神聖邪若百草製
冕服造甲子諸凡若此者又誰取則邪程氏曰果
無圖書易亦須作然哉

洪範叙今政也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
司寇曰賓曰師國之政盡之矣周官聚斂卿也曰
通言

分職率屬倡挾阜民官之職盡之矣然數言已爾
體要語不在是邪

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秦
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可為世法者百二十
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黃帝至堯舜
不遠堯舜至秦穆不二千午書至三千二百四十
篇不過多邪斯漢儒侈大之言無足信者也

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授魯申申授李克克
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授荀卿卿授毛萇
作詩訓傳授毛萇以二毛公所授也故曰毛詩毛

萇授賈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謝勇卿
善毛詩為之訓衛宏從舅學作毛詩序賈逵作
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馬融鄭眾亦作毛詩傳夫
毛詩者孔子授之子夏序之以及諸儒者也今觀
其書叙作詩之由而咸歸之其人是稽且實而不
可廢者也解詩者必用之乃朱之解也或棄不取
焉夫棄而不取有以考而証其妄舉可信者為易
善矣然或不言解者何人湯壽為之解則詩將安
屬邪故曰毛詩者稽且實而不可廢者也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矣淫奔何
通言

以錄焉夫古之詩里巷之謠也乃其辭則善惡異
之者也聖人刪詩雖以義臧否去取然亦視辭美
惡為據錄淫奔者或其辭不可廢存之示戒歟
詩三百篇何者非理也然何者為理語也夫詩者
賦詠揄揚形容想像以寓理者也誠使其語必理
焉則何不為文而詩邪夫詩有詩體文有文體如
詩而文即云可矣文而詩可邪是故瞻履綽翰者
詩之詞也發揮名狀者詩之象也親切愷到者詩
之情也故展轉反側懷不過乎柔莫欲屏美不甚
乎副笄象服飾不侈乎然聖人不棄之者謂其言

切而意暢也斯三百篇之所以為妙例之後世之詩法焉者也宋儒以心性道德語為詩顧曰詩必三百篇然後可是豈言知詩邪

詩者情之發而言之詠也悲喜欣戚視乎時激柔含憤原乎志淺深緩急繫乎感三百篇率不外是故二南之盛十二國之風小雅大雅之述其詞各有異焉因人情為之者也先王採詩播諸樂所以觀民風而察時變也用之教胥子所以大感化也或曰詩之有頌用與民間詩無乎夫頌者宗廟之所播也乃民間詩悲喜美刺無焉宗廟非所宜矣或專為胥子設俾得自懲勸歟

詩二南盛矣十二國變厥詞多刺小雅前宴而後傷大雅前美而後悼頌有美無刺其體則肱靡時世視也由此觀之世之治少亂多與其入賢否邪正不侔聖人存詩之意咸寓之矣

通言

驚湖後學王嗣經書

通言

經議篇第六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者事也故錄君父之見弑斯皆逆之節

彰矣紀邦國之被侵斯強暴之黨著矣書弟兄之相競斯殘薄之行察矣志正嫡之失序斯倫紀之紊見矣表觀遊之靡廢斯淫佚之改昭矣採夷狄之內交斯盛衰之迹辨矣其諸政治要咸例焉明紀直書理自燦晰夫聖人者奚假一字之巧譎一言之示狀後為法乎或曰春秋天子之事者何也夫賞罰廢置天子權也國與天下匯是不可為者也世之治也天子操厥柄于上諸侯奉之羣臣輔之朝廷國家公道正義遐哉赫矣及其亂也王政不行綱弛紕解於是天子諸侯失其所馭春秋之時是也孔子由是傷焉其意曰政即不行於今是

非公論可泯諸後乎故作春秋公人事之失得寓人君之賞罰以是為天子事爾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言春秋紀載當世直書無諱不能無喜怒於人也儒者之解顧曰仲尼失位身任素王作春秋以匹夫示天子柄斯皆謬誤聖甚矣持此說也能不啓一字褒貶議乎

春秋書元弔者即所始而書者也義止首年無他說審矣胡安國曰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歸之人君當正心正朝廷焉鑿不甚邪且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何者非心係也誠欲示人君正心豈無他事他處可發乃汲汲於元年字發之斯孔子亦太窮且遽矣

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紀實也鄆鄭伯所假於段段所恃背兄者厥實存焉據以書之爾胡氏解曰克者言力勝也于鄆者捺之急也皆謂孔子特造其辭貶焉夫段實以鄆背鄭實于鄆克矣孔子書之不曰云云將以何為辭邪

吳子使札來聘注札辭國生亂故因聘貶之按記札葬其子嬴博之閒孔子美其合禮使魯請觀周樂子不謂非死也且書其墓為讓國美事也願貶

之乎誠令孔子欲貶札即其事為貶可也致亂之事不載於春秋斯孔子不以札病矣乃因聘貶之乎是故吳子使札來聘亦直書辭爾

或論曰春秋不假言褒貶也魯隱之殺何以曰薨許買之薨何以曰弑也夫隱已國君也其弑臣子有不忍焉故書薨者為君諱禮也然不地不葬明其弑也乃許買之薨實心不當葬殺之不書弑即其實泯矣故書世子以弑其君夫隱則書薨以見弑許則書弑以志薨成紀實辭也

春秋終於獲麟何也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吾已矣夫麟鳳聖王瑞也春秋無王故庶瑞不至然而獲麟者是反其常也反常異也書獲麟志異也夫物不宜出而出時可知矣故孔子傷已之道不過明君而難行也乃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焉因物以知時因時以明道是有所感而起遂以為終之謂也故書獲麟者見已之制作始於是也然不以是終則無以知其以是始也斯孔子自紀其實之辭也胡氏曰制作文成而麟至誕我誇矣

含義者以有丘明之傳也

孔子於書也則與子張論答與門人雅言於詩也則授商為序誨鯉以學美賜可言於禮也則就聃而問恕昭而許於樂也則操琴於裏語師於魯示心於賁於春秋也則資將夏以辭委丘明以傳至於易則其徒無與也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自為之爾非以易之道難乎然於繫也則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蓋獨回許矣是故回諸子之優劣辨矣

題言

卷之六

四

孔子於商賜也咸曰告往知來可與言詩於巧言今色足恭匿怨而友也咸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蓋知其人深於好惡之實矣夫春秋者好惡之大者也是故丘明遂傳春秋孔子之見不審乎禮記者漢儒附會轅繼之書也今觀其言駁雜靡純錯亂不序其所錄引孔子自大學中庸外咸不類於聖人檀弓上下迄錄春秋列國學記淺而不宏樂記或出或入儒行髣髴戰國誇調之詞尚不類左傳公穀斯可以言經乎故曰漢儒附奏之書非聖人之全也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是詩書禮

咸裁正其手矣禮所謂子曰子言夫子諸凡若此者孔子顧自稱之邪斯漢儒所為益明者也

儀禮當時儀注也周禮說者曰周公制治書也然有可疑者焉官叙無公孤官屬多錯亂六官有羨職司空盡缺官儒者論曰官屬之錯義取兼制冬官之缺書亡坑焚斯臆說爾即以兼制義言之宰相掌官盡膳羞蓋謂以宰相制後官也世固有交通官掖亂政者矣周公聖人見不及此邪秦之焚書也自卜筮外悉舉之周禮果亡則悉亡果幸而存若書之肆於孔誦於伏也則悉存矣奚遺秦五

題言

卷之六

五

官反存脫秦一官反缺邪如曰辟而遺誦而忘五官間焉可也獨冬官邪故曰周禮者可疑之書也且自天官掌官壺之類後儒謂兼制外其諸間錯亂者又嘗曰此宜某屬某屬別出以定其歸矣然今取觀之即仍厥舊安知亦非兼制意即非兼制也安知不有別意不可移者耶五官之羨取為司空是也果司空官邪故曰周禮疑書也

夫上古之世事有成規官優器使故公孤六卿之職彼此交互於治靡妨大禹司空也摠領百揆皋陶刑官也陳謨啓沃伯益農官也贊禹師旅后夔

與樂也。胄子司教。周公太師召公保也。同兼太傅。周公既沒。召公存也。又兼師。傳周三公也。下兼冢宰。召三公也。復兼宗伯。蘇公三公也。兼司寇。畢毛三公也。兼司馬。司空二卿。公一人也。三公兼卿。老一卿。卿一人也。卿兼鄉大夫。甚之太史司寇。蘇公也以司寇亦兼太史。太公職掌關府也。以太師亦兼司盟。斯官不必備。惟人材足以舉也。後世事靡常。形人材日索矣。俾之各治一事。尚憂顛沛。況能及其他邪。以今例之冢宰日循規執簿。應百官。選人且溢。溢矣。治王之膳羞。官壺及其他職事如周禮能之否邪。是故周禮者非後世通行之法。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儒者論曰。斯邦土之任司空職也。不當隸之夏。夫司馬統六師。平邦國者也。統師平國。不周知天下土地。院塞險阻之狀。何以爲邪。故蕭何從漢高入秦也。先收丞相府圖籍。光武復漢祚也。指示馮異。披輿地圖。蓋用兵之急且大。莫過是焉者也。隸之司空將安用邪。斯所謂有別意存焉。不可移者也是。故改移補苴之義。後儒之臆見也。

成王訓官也。曰唐虞建官。惟百。庶政惟和。萬國咸

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蓋夏官百二十。商官二百四十止矣。周之於夏商至近也。即國事繁簡稍不同。建官視夏商倍之可也。考周禮天官屬六十三。地官七十六。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屬皆非一人。有三四五六七八二十餘三十餘人者。六官之屬可知。而府史胥徒六官凡萬九千八百人。合內外官蓋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較成王之言不相背。過甚邪。且周之世視夏商。庶事稍繁。以今視周事之益繁。萬萬矣。然今之官曾不周十一也。故周禮亦可疑者也。或曰。劉歆所作爲王莽理財之書。不可信邪。

孔子定禮。今禮漢儒亂之矣。其定樂則詩是也。然唐虞三代亦有詩可觀。而採者也。夫賡歌五子戴之書矣。擊壤康衢。慶雲南風。夏雲黃澤。白雲穆天子等。何以不入。下至周風雅之外。南山華元。澤門子產。庚癸滄浪。孺子勸戒。寓焉。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故詩首關雎矣。乃其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孺子之歌亦嘗命小子聽焉。諸不錄可也。斯亦去之何也。夫風雅者太史所採入樂官者也。唐虞而下。或以其異代。不採。或即當代亦未之採。

而孔子刪詩斷自文王以閨門為始故去之邪
大學中庸咸摘禮記出之者也大學首身心以及
家國天下體用兼制斯學問之全功儒賢之宏業
也其言純粹乃其序自不紊焉宋儒別出之是矣
曷又謂其有錯簡更定之邪夫家國天下先之者
身也故曰本亂末治否矣厚薄薄厚未之有也此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然身也者先之誠意正心
者也故所謂誠其意者次之意也者先之格物致
知者也故瞻彼淇澳次之道學自脩所以格致也
赫誼威儀學之造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者明德
止於至善也尊賢樂利沒世不忘者親民止於至
善也親民之至明德為之而已故康誥克明德次
之自新之至斯可以親民已矣故舊邦維新次之
君子用極結明德親民之止也邦畿丘隅証明德
親民之止也穆穆文王言止至善之求諸身明德
也聽訟民畏言明德之可以服民脩身也脩身本
也故又曰此謂知本斯其序不紊之謂也夫析聽
訟為章而曰樟本末析此謂知本知之至為章而
曰輝格致闕其亡也補焉夫本末釋矣終始不怨
邪移克明德知之至也下為章荀日新皆自明也

下為章又奚必邪故曰舊本者不可廢之書也
大學中庸宋儒謂作之曾子子思以書有曾子曰
為據也然曾子子思已可自稱人亦可人稱也必
若此言二書亦咸有子曰矣謂孔子作矣不可邪
又以中庸稱仲尼為子思証禮有仲尼燕居篇矣
則亦子思作邪夫大學中庸咸出於禮蓋漢儒所
錄而粹者也
中庸武王周公達孝以下雜記孔子論道之大者
然中庸寓焉宋儒章句至以道之明行費隱天入
剖析之決裂不甚乎君子之道費隱曰所以然者
隱而莫之見不求其說宋得為之辭乎
哀公問政一章萬世不易之經寓焉然其本曰脩
身言脩身也曰齊明盛服非禮勿動已爾誠明以
下君子造道之極寓焉然其功曰擇善固執言擇
且執也曰學問思辨已爾斯其所以為中庸也
致中和者道在性情君子之學於中和致力焉即
戒懼慎獨事爾夫一靜無心戒懼極矣一心無事
慎獨斯其動也自無過矣尚有踰此益靜奚事出
此更求乎夫致之為義也致力致敬致用之謂非
推而極之意也然戒懼至於至靜不約空寂滅乎

精謹獨至於應物不支離岐二乎

孔子之書無過論語者夫論語言約而意明事近而功切然於道則無不存焉是故自門人小子至希賢希聖咸是也故曰聖人之言引而卑欲人之易及也當其時門人親承教記之斯其說獨得孔子真意其諸祖述模揣者未免有過不及焉爾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朱氏解孔子欲興周道於東程氏曰言已必不為東周也周自平王之東也政教號令不行矣孔子之時東遷之後也有其困之斯朱有不撥亂反正挽東周而西周之治

者也與周道東方增辭措力當以程氏為明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天下古今之言性蓋未有善於孔子者也夫近者不相遠之義然言近則亦朱嘗不相遠也故人之性有善有惡何嘗同也乃善惡各相為一亦何嘗大遠也視所習焉爾故習于善則惡者善而善者益善矣習於惡則善者惡而惡者益惡矣於是始相遠云斯盡性之旨者也故觀其近也是性固未嘗有大善大惡也觀近有相違義也是性亦未嘗無或善或惡也斯性善性惡之說所以偏而鮮人服者也故曰善言性者莫過

於孔子

孟子者以縱橫之談而發仁義之旨持正大之說而主博辯之辭斯儒學之恢張聖賢而豪傑者也然其書門人所記也夫萬章公孫丑之流咸戰國士爾於其道或未聞焉乃其領孟子言也始而疑中而難終也默古之人好善服義能自得師豈必咸孔子徒哉夫春秋戰國何時也孔子孟軻其於當時即不能用猶知其為聖賢誠令在今日直羣起搏之矣嗟乎不可以論世哉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者章回不

死辭也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者述已不死意也宋儒曰告諸天子方伯請討復讐孔子匹夫顏子諸生即告天子方伯誰肯為動邪斯淺戾之言近於勇夫尚氣忿忿者矣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謂三年學而不能造於善也不易得者猶所謂難矣哉者也孔子周流列國當其時必有事焉如有用我者斯為之用爾非專求仕計也夫聖人豈身干人耶孟子大儒也乃其言論多以大見曰至大至剛曰我善養吾浩然曰王請無好小勇曰君子莫大乎

與人為善曰此之謂大丈夫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大人惟義所在曰大行不加焉曰說大人則藐之曰豈曰小補之哉曰大哉居乎曰大人之事備矣曰先立乎其大者曰恥之於人大矣曰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斯其言氣象何如邪然曰以五十步笑百步曰望之不似人君曰千里畏人曰子誠齊人曰齊人莫如我敬王曰夫既或治之矣予何言哉曰夫時子惡知予哉曰南蠻鴟舌之人曰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牯後已曰冠簪何服之有曰妻妾不羞而泣者幾希曰君子之所為

論語 卷之六 十三

衆人不識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其言多玩而好輕寡會而少哭斯亦自慶高大病也孔子蓋免於是矣

夫人之性稟之胚胎具之莖殼善惡之分莫焉殊焉斯蓋天造之風成人為之莫與者也故九圍六合羣生萬類至繁且衆也然剛柔正邪純狡明賤亦至異且殊也何也其性則然爾故質之古先驗之寰宇紛塗變態別等各狀厥証顯明豈嘗一致哉為性善之說者曰初靡不善物多遷喻為不善之說者曰義理氣質善惡由判是皆循末而忘始

律嶼而多說者也夫孩提之童愛親敬長固也不有紛兄臂奪食在保抱而怒爪父面者乎當是時也髣髴睥睨觀聽鮮識又何物能移之且性者心之理也氣質者成乎身者也故有質有性生人始全矣是性之與質自為靈寔非相體用質有清濁性有善惡咸本諸天者也焉得以氣質殊異而性由參差乎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夫陰陽為道成之者性言性則從其初矣言相近則有善有惡而不相遠矣故曰天下古今之論性未有善於孔子者乃孟子之所謂性善主人而偏者也

論語 卷之六 十三

論者曰孟子語齊梁王道不知有周或曰孟子時周室視孔子益不同蓋天命人心去矣故得以王道語二君夫王道者豈必為天子然後是哉能行焉即一國王也一邑王也不能即辟土地朝秦楚盜且霸爾且行王道由諸侯而王則周之君自當順天命人心委而授焉已必有以慶之矣奚圖且逼俟邪

孔子聘列國欲以天民之覺覺人也作春秋欲以天子之事垂諸後也二者非聖人不能亦不敢曰聖不自聖無滿假焉滿不自知其聖也與二者任

邪故曰文不在茲乎曰天生德於子

卷之六

十四

通言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執行甫校

史論篇第七

孫子曰洪荒之世遐哉邈矣當其時雖頗有紀載然物厚風淳厥政龐質故無得而備焉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者以其風氣開而事理漸明也至漢司馬遷作史記創例立法並載古今假雄高委達之辭形紀傳言論之旨按而不濫理而不迂詳而有章淵而多意百代史氏咸莫能外焉今讀其書暢明迤邐能使人心悅神動鮮復訾恨若諸家所作間乎其當人心矣豈非良工妙紀絕筆魏製者韓愈有言作史者不有人袖必有天殃言公論之當持而已見之難恃也夫遷之作三皇五帝則取諸經世家列傳則取諸史五帝八書則取諸當代之紀參以前代之故後之作者如班如范如陳如姚如褚如房如何沈如顧李歐宗雖去之逖絕而推崇模範同焉未嘗敢畫出一已之見而求以相尚也未嘗謂舉他人師之愚顯已不能也斯其人材學鮮必遷伴乃其心之相信固異世而同符者

也史記晏嬰傳首述厥事而終之願為執鞭孔子世家備其始卒而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樂善尚賢雖執官史傳而以天下為公之義寔寓者也是故與史職者必皆有達觀太同之心舍已從人之度而後可以定百代之是非裁應代之枉直如古明王聖帝操刑賞黜陟之權而善惡邪正一視其人已無預焉故法不濫加衆庶私訕衡鑑歸之匪是則亦未有能議於史者自司馬氏降諸史不一作史者其人咸未泯焉陳壽之父諸葛亮所廢也三國志短亮謂不閤將暑魏收脩魏史宗親姻戚多枉書錄飭以美言夙有怨者恒沒其善至云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升天按之入地故休固之佳傳謝相助也爾朱之滅惡因受金也盧同之失紀以無親也崔綽之首列緣外戚也楊高之獲載畏威權也許敬宗撰唐書改撰不平專用已私封德彝隋臣也摘敬宗蹈舞求生之恥立德吳傳盛誣以惡錢九隴高祖隸奴尉遲敬德武夫也以已女嫁九隴子子娶敬德女孫為虛立門閭功狀與劉文静同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猥言賜敬德故收之史當時稱穢乃舊唐書不能道歐宗

筆削亦以是也夫刑賞者一時之是非也史誌者百世之是非也刑賞之誣補及一時史誌之誣補延百世誣以一時或猶有直之者百世誣也訖証而辨焉故曰不有人禍必有天殃牧之在魏為衆誼議戰慄危殆幾於殞身敬宗誣加人善而已顧不免崔灝之赤族范曄之覆宗往往基之豈非以增減過實而黜削太殘鬼神造物陰祐而默奪之手鄭樵有言史記一書功在十表十表者猶衣裳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也今考十表厥意弘深三代世表以世系為主觀百世本文也十二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主故年經國緯觀天下大勢也高祖功臣侯年表以下時以爲主故國經年緯觀一時得失也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大事為主觀君臣職也夫百世本文者黃帝之初先列譜系祖宗經子孫緯斯五帝三代咸出黃帝可知矣周成王後詳列諸侯世經國緯斯親疏相輔可知矣帝顓頊以下周武以上有經無緯僅列世系大治亂附焉斯正嫡旁枝繼統咸可知矣天下大勢者若高帝五年韓信王楚英布王淮南廬縮生燕張

耳王趙彭越王梁韓王信十一太源吳芮王長沙斯
天下之勢異姓強而同姓未有封矣高祖六年弟
交王楚子肥王齊英布王淮南廬縮王燕張敖王
趙彭越王梁兄喜王代吳芮王長沙斯天下之勢
異姓同姓強弱相當矣十二年弟交王楚子肥
王齊兄子濞王吳子敖王淮南建王燕如意王趙
王梁友王淮南懷王代吳芮王長沙斯天下之
勢同姓強弱異姓僅存矣當世得朱者若高祖功
臣年表功臣侯者百四十三至文帝時存者百二
十五武帝時存者十一其時宗先典待勳舊得失
可知矣惠景間侯者表建元後存者二國惠初
後又除之斯其時政治緩急可知矣建元以來侯
者表元光侯者四元朔侯者二十元狩侯者十有
三咸以匈奴封元鼎侯者十有六咸以匈奴南粵
封元封侯者十有七咸以東越甌駱南粵朝鮮西
域封而元朔惟公孫弘以丞相元鼎推姬嘉以周
後藥大以方士石慶以丞相封斯其時用兵多少
可知矣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元光侯者七元朔
侯者百二十有七元狩侯者二十有五元鼎侯者
三斯其分封子弟次第可知矣君臣職者若高帝

元年大事沛公為漢王之副鄭遂定莊而相位著
蕭何守漢中御史大夫位書周昌守滎陽九年未
央宮成置酒帝奉王危壽太上皇而曰臣功孰與
仲多乃相位書何為相國昌為趙相斯君臣之職
得失可知矣夫班固漢史悉變馬遷例異姓同姓
王分兩表親疎相錯意不復見同姓諸侯王表王
子侯以下表僅取子孫曾玄世數列焉斯值諱
類顧天下大勢當時失得咸莫可考論矣表為我
史遷諸表悉變馬遷例表一時也漢興諸侯年表更
一時也至論其節目高功臣年表視惠景間侯者
表異惠景間侯者表視建元以來侯者表異而建
元以來王子侯者表視自建元亦有意矣乃班氏
王子侯起高祖則史家恒例也中分西漢諸帝功
臣為二表以表秩重大析之百官公卿表下卷
大事不記所書僅公卿拜罷月日而古今人表以
己一人見之生民以來聖賢愚智等次矣不甚邪
此為本呂祖謙
大事記今採焉
夫遷之紀五帝也多採大戴禮尚書孟子聖賢之
餘論而自為贊曰百家言帝其文不雅馴要之
不離古文辭者近是斯淺見能爾邪故五帝紀大

要述其政順天時教民事與書所載命義和語同
贊夏紀叙孔子行夏時贊商紀叙孔子善商輅蓋
斟酌四代意也乃禮樂律書其論禮曰宰制萬物
役使羣動豈人力哉言禮因人性品節也論樂述
唐虞廣歌成王作頌言樂非為樂所以節樂也律
書附兵言師出以律六律萬事根本也河渠書悲
甄子之歌而作言河可疏渠不宜壅塞也封禪書
具述封禪本末言武帝欺天也平准書具述開邊
歛民既耗復歛且載張湯杜周之嚴刻附弘羊孔
僉之心計言武帝將厚歛必先嚴刑嚴刑者弘羊
隨言

卷之七

六

輦所以得更進用事也其不傳弘孔而於湯傳中
言興利事亦此凡此類淺見能之否耶夫列孔子
世家而贊之曰可謂至聖是遷知孔子深矣故史
記之言大要以孔子為主若遷者謂百代良史非
邪
鄭樵之論班固曰固者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又曰
自高祖至武帝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恥斯
樵之大言也夫遷之書紀載當時備矣固生遷後
不遷是因誰因邪必別自杜創謂出已手而後可
邪且固之書事則因遷其辭未嘗因也夫遷之大

遷而暢痛透而有餘是文之古而態者也乃固之
文典而實莊嚴而鮮晦是文之古而則者也等之
遷為上固次之皆良史矣夫樵自叙通志也曰臣
之五畧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畧諸儒所不
得聞然二十畧外譜載歷代帝王后妃人物者居
十八斯重錄一部十七史爾非漢唐諸儒所聞所
紀傳邪是故若樵者善為大言者也

樵論遷失不博雅夫遷之時去古簡質未遠又當
秦坑焚紀載之書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
漢春秋數家已爾其諸詠俚不可收證者遷已白
隨言

卷之七

七

文不雅馴去之又身自以其跡半天下乃於是為
史記焉然其言與事固未嘗不博也其為文間採
間巷田野俗尚之實輔以已辭故多委蛇透亮可
聽反不雅病之樵得為知文邪

春秋者孔子因魯史舊文脩之者也史文簡略不
足以見事故孔子有筆削焉假言定得失也至其
事則備之傳者也後世事繁文備脩史者據事錄
焉得失自見矣乃綱目則不能無可疑者夫聖人
之聰明是非誠否之鑑也故天下事許品無遁情
焉後世即大儒能遂許天下事皆當邪且綱與目

不相聯並則提綱訂之考實於目若春秋經傳可也夫既分注詳目其下斯事之曲直人之賢否自具矣復假綱寓褒貶不贅乎綱目已贅為發明集覽考異正誤者又贅而增之者也

唐太宗自觀國史是誦於掩惡者也夫人主之不正史與五帝以來未之有改也暴君橫主誠欲手取而躬閱之豈難哉然卒未聞有然者以無其端而思之不及也太宗誅建成元吉厥心歎焉故取以自觀而命史臣直書無諱夫已言即若是乃史臣者敢真其邪與觀政要書今存焉其言審美詞

通言

卷之七

八

善政當其時即稱治矣未必及此也非自觀國史之後史臣者為之邪夫人主之喜怒易變難測者也故苟一取觀則羣臣之心愈有所疑而無以自定矣斯不若不取之愈也故曰太宗誦於掩惡者也

夫愛憎者情之偏也毀譽者聽之惑也情出於愛憎斯予奪亂聽惑於毀譽斯臧否疑國史是非或望此為之匪皆實也后人讀史必以其辭逆抑揚理勢所不宜有者諒焉乃為善惡矣唐順宗即位王伾牀文華用事貶竄史謂其貪鄙庸闇然

謂伊周管葛日夜汲汲如狂又曰牀文置大橫貯金寶失煩寢其上詆訾甚矣然禁官市之擾民杜五坊小兒之暴閭巷罷鹽鑛使之日進黜教坊之安優追陸贄鄭餘慶之左降起姜公輔之忠直奪宦官之兵柄用希朝韓泰之統統咸當時要急務也所交陸贄呂溫李景倫韓曄劉禹錫柳宗元咸當時豪俊也所貶李實又當時稱奸邪者也夫驟進暴用之人圖事舒緩則難殺容去邪勿急削典戒峻始克有濟矣伾文皆犯此故當是時為所刻華退黜者多切齒憤之史氏所書蓋若人革澤

通言

卷之七

九

衆造語也豈盡實邪夫其他姑勿論置橫守贊牀文即貪且闇何至是邪故讀史者誠以一時之言而罪人之等難乎免於誤信矣夫史者所以垂載治亂詳考得失博觀邪正廣究謨議可備而不容畧者也蓋宇宙古今之事千態萬狀曷有窮罄然皆學問之所當儲蓄之所宜識也故有此事變斯有此紀載閱一編蓋即了一故實遺之必昧削焉靡綜矣故史之為體因詳證畧可也公畧校詳不能也夫因詳證畧畧可為而詳不可廢矣公畧校詳詳可廢而畧不可校矣由

此言之作史者豈貴乎嚴繁而就簡乎三代及乎
周宋雖通有史書然皆朝紀代脩各自為一未
能搜百代之休戚貫累世之治忽而為全者也故
呂祖謙詳節十七史司馬光兼脩資治鑑一藉紀
傳以備淹一假編年以成洽識斯意矣然謙之紀
人間錄細恠而或遺大綱光之紀綱事書碎常而
年崇後定二者蓋猶以為病焉夫宏節鉅行者論
人之準也要開繁繫者編年之法也若無與於賢
否靡涉乎興廢而濫採繁入欲以示詳誤矣有能
取二書裁正之增其所遺削其所泛殆可以稱百
代之全史兩賢之魏撰乎

通言

卷之七

十一

世爭奪基焉此其言果得堯舜禹之心否邪

堯舜之禪讓不以天下為己物也故曰舜禹有天
下不與言位非其所關也故聖人視天下為公器
視為公器者重乎民者也賢而可以長民則傳之
子不肖而足以殃民則傳之賢以民為子奪己爾
假令丹朱商均而賢堯舜不傳之邪彼夏啟者賢
矣賢故民歸之矣啟得辭天子位邪故堯舜之禪
讓天下為公之道也禹非昧於其子之賢而薦益
者欲占啟益之勝屬於民慎之至也非聖人皆不
能也儒者論曰天與賢則與賢又與禹傳子懼

遜言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史論篇第八

孫子曰秦始皇暴君也然有可取者三築長城一也置守宰二也稱皇帝三也戎狄弓馬馳驟素技則然設今無山河城隘之阻斯其勢有不益甚者哉自長城築於秦漢而下得因沿備築為胡備故即不能不時有奔突要之憑藉尚可防禦焉而三代封建至周蓋以八百國諸侯為守宰夫地里相

遜言

合卷之八

一

去百里或五七十里而國置一君臨之勢得無繁且費歟且諸侯皆世其國兵馬人民咸得自用故國人知有其君已爾寧復以天子為重凌夷后世問鼎請隧至於七國遂以弱周而視為共主謂不自多植諸侯始哉夫郡縣立而諸侯之勢輕矣合天下郡縣咸天子命拜廢置之而兵民各有所司乃其人又時更易不得習成其威令國人耳目無所殊咤是恒久可行之法也故自秦罷侯置守今二千餘年卒無能變其法者以其法不可變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主廟尊鮮對矣而王稱之斯其

名殆無以示天下尊夫皇帝者至尊極貴之美也三皇稱皇五帝稱帝始皇自謂功德兼而過之此固其妄自比匹之見無足取焉而皇帝之號則實愜於天子之稱蓋其字語規模氣象宜然也故曰有可取者斯類也綱目於三事特書起例可也且仍以為病不誤哉

夫父子之愛天性也故子為父揀術之正奇言之忠偽不計者取其事之濟而靡顧其他斯嫂溺援之以手義也故拘常守正者迂而不靈用變示譎求諸一時誠若與道相背然即其事既效觀之則

遜言

合卷之八

二

有功而可用矣夫漢祖之與項籍拒滎陽也斯其時非所謂岌岌殆者哉而籍獲太公蓋以為奇貨可以挾漢而俾之歛手矣當是時卑以求之則益堅強以爭之則其執而靳也愈益固故示以同父之親漢以分羹之語令籍者疑其無汲汲意焉殺之反不足以服天下而愈益離漢之心是故其歸太公踵不旋也斯善於出其父者也誠今漢祖卑而求強而爭也則太公必不返而或至於殞身未可知是其求且爭也無所謂分羹語云而類乎正者然太公之身則誠高矣夫成天下之事貴實懿

而賤虛名者也樂正取之名而今廢父受實惠之
猶斯其視謫而還奇而効者何如邪故用兵對敵
之道求而示之不求取而示之不取彼欲我求而
我不求彼望我取而我無取是善于求且取者也
夫儒者之論拘而不通謂分羹語非所宜言何
夫防微杜漸者履霜之所以戒也啓黨肇端者篲
弑之所以成也故事慎其始而俗壞於習始而基
之因公斯易矣習而循之耳目鮮詫矣故亂賊之
盛而人君受其禍者以此也堯舜禪讓舉天下公
義舍其子他人及之後世鮮議亦鮮為口實焉燕
噲讓國生亂人且以為戒至漢之衰也獻生不辰
哭輒遷播曹掾乘時乃竊禪讓之名用傾厥祚自
掾而後魏禪晉晉禪宋宋而齊梁陳周隋唐唐而
朱李石劉柴趙咸外假揖遜而內行殲奪勝國稚
孺鮮有全者君臣安焉民庶恬焉視為正例罔或
異辭若褚炆索縶之流百不一二也斯實掾之禪
始之故掾之牽伏挾許罪猶可言乃其造百代禪
讓之端而開諸強殲賊之毒罪可勝誅邪考漢史
王受禪也奉漢帝為公邑萬戶位諸侯王上奏
事不臣受詔不拜矣以天子卑服郊祀祖臘如漢

制矣禪十有四年自王及獻漢帝薨變服哭盡哀
弔祭監器謚以孝獻冊稱曹叡用天子禮葬禪陵
美自獻及芳髦與漢后薨與臨華林園使持節追
謚皇后卑服制度葬如漢家矣視后世禪讓特殊
後四年與禪位於晉其尊奉漢帝后與國始終若
可賓焉夫名示之尊而實奪之國斯非直不百步
放飯流醢無齒齧類邪故曰掾父子者可罪之尤
者也
夫節儉者臣子居官之操所以約已而塞貪者也
大臣而為節儉又所以示敵機止趙承厲衆而戒
俗也漢公孫弘位宰相也布被脫粟飯汲黯謂其
詐後世許黯譏直以為能面斥弘過然弘之言蓋
常稱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故身食一肉
布被甘焉俸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斯素性
然矣為宰相不率其素性將反節儉抑之奢靡乃
為不詐乎夫漢公卿多以奢敗者他不必論霍光
韓延壽輩非當時賢宰相御史邪子孫驕侈身放
散官錢至於不保其族斯不節儉致也若弘可深
過邪以後之宰相視弘則又其益下者矣求節儉
之相可得哉可得哉

夫婦者人倫之首也后妃者風化之源也故詩首
關雎而文王求淑女至展轉反側蓋欲獲賢配為
國啟聖智之後衍閨門之化也稽之姬匹窈窕貞
淑不獨以其國昌乃其身之得佑亦大且恒焉豈
非福澤天出淫佚靡降者哉故鄭姬賤妻也生穆
公繼緒衍祚與鄭存亡薄姬宮人也生文帝自代
入纂稱漢賢主唐兒程姬侍女也生長沙王發以
賤僅得貧國乃光武則發後王政君家人子也生
成帝有子希復進見乃四世母天下斯開曠卑跡
其視貴驕侈妒者何如哉棄除厭佑之際天之意
顯可徵矣

卷之六

二五

武帝多德主也然汲黯屢斥其過朋友所不堪者
帝含忍容焉不冠不見則中心敬憚之矣乃申公
之力行心於不問李廣之私忿殺尉報以美詞田
千秋之進言謂高廟神靈使公告我後世能之否
邪

漢封同姓諸侯王遍天下視周焉然續剪益玄虞
表璋備咸漢宗也光武之中興昭烈之王蜀漢卒
賴之乃周之衰也魯尚周公之後伐顓臾易許田
毛伯之求金武氏之求賄家父之求車天王之求

聘錫命歸賑賄莖於周反有借而凌焉抑晉應
滕魏存亡先後靡一即有存者其不能禪周可知
斯周之得同姓助也顧不漢若矣奚故邪夫周之
不得同姓助者異姓諸侯強也漢之賴於同姓者
天下皆郡縣異姓迄漢末無有為諸侯王者也夫
齊太公田氏後也楚熊繹後也秦非子後也趙亦
嬴姓也當是時諸國啟姓奪邦及其後漸盛強擁
兵闢地乃周所謂同姓者先亡多矣獨一燕魏耳
奚從得其力哉故曰同姓弱者此也

通言

卷之六

一六

下必不能之勢也夫天下之勢西北視東南土地
險平風氣柔勁士卒強弱器械利鈍咸不侔矣故
自古有天下者卒以北制南秦漢唐以及鎮代莫
之易也乃晉六朝之金陵宋之杭廣履卑抗雄據
懦敵悍斯其勢浸斃焉爾夫益州者是阻隘之國
而魚貫援攀之地也其士卒則巴庸彭濮之人羌
夷雜焉非可橫行肆制者也而又甚艱饋運故其
勢不得不出於木牛流馬夫木牛流馬所載幾何
邪司馬懿稍持久待之無以為矣使亮而無死能
終制天下否邪故蜀可以避兵不可以用兵自中

原制蜀則可自蜀制中原則不可或曰蜀水漢岷
岷江漢也亮饋運實不江漢出也夫由江達荆
由漢達襄當是時荆襄咸非蜀有矣夫欲爭人之
國而使其饋運先出他人之途斯又不木牛流馬
若者也

儒者之論曰孔融稱衡恃才不檢卒之罍身然融
非衡比也夫罍父而哀匿友而罪黜中官貪濁謁
大臣投効為御史而卓忤相北海而政善當朝會
而持義至遇曹操直折其奸發之蓋卓乎古遺直
守義臣矣乃衡何為者邪兒呼文舉德祖屠沽長

通言

卷之八

七

文伯達袒衣裸身擊鼓不忤跡巾稅杖簪地大詬
悲號屍塚毀裂奏章斯直侮玩狂顛士爾殺其身
足惜邪夫若衡者豈獨操表祖不能忍焉雖他人
亦戒之矣

劉聰乘晉表盜竊中土身死嗣滅男女無少長戒
于斯準曜承之不十年親為人禽石勒盛矣子奪
於虎虎死無何而后嗣屠戮鮮遺類慕容儼跨據
僅終廢身至子而滅符堅之興不能自免社稷墟
焉乃慕容垂復燕再祚死木椿子基業嗣復七人
者咸為晉亂者也夫中原淪陷即不可及而其亡

之慘毒在晉快焉然非其自相屠滅不可盡也故
戎狄之強天性也舜之征而班宣之伐而逐所威
僅若是爾古今中國有大得志於四夷者邪夫四
夷在中國視之固以為禽獸外焉乃天之生人也
自有此屬云夫有此屬即暴亂縱橫天固不能禁
也譬之猛虎烈駁毒藥殊劑能令其不噬豈榮茂
哉謹防而善制之已爾

夫實行者名之徵也虛名者實之叛也故士有當
世譽者必自其夙素發之乃為當而可稽若循傳
聽之空言據謹誼之俗好未有能獲其真而不誤

通言

卷之八

二八

其品者也華歆郗原管寧在漢末俱有名稱故稱
歆龍頭原龍腹寧龍尾云然奉檄於榮效逆於操
至其孫虞黨亂於晉家轍同焉歆得為龍乎郗原
歸魏補徵事為長史僅閉戶自守獨寧高潔自遠
以壽終然則一時名譽可據以論士邪

秦法嚴甚矣始皇東巡張良孺子嬖人耳使力士
搥鍊椎擊之博浪沙中天下大索十日不得夫當
其時千乘萬騎擊中副車斯去始皇只尺能越侍
御騎從之衆逃邪天下大索十日即不得以秦連
聖之偉人且告之矣然卒靡所蹤跡何也夫良之

孺子也。受書黃石云：繫博浪選力士，意良必受之。其家隱遁之術，非其人，有素交乎此者而後遣之。爾夫秦舞陽勇者也，入秦庭而色變，力士即力犯虎狼，衝銳絀之，衛不懼焉。無術能之邪？漢高祖賴信也，誅之則蕭何有意，禍之久矣。鮑生邵平教何為，逃讞計獲免，何不危甚邪？惟張良從容從赤松子游，斯非獨過信視何亦殊然。帝之誅信以將兵數載，且脅地要真王也，其繫何以狀圖給餉，且受封爵，苦也乃良，雖借箸謀畫然，格爾素無所求，其雅致恬度帝自勿之，契矣若良者，師亦赤松子從，當如何與信耶？故人臣之義，勞而不煩，勳而靡冀，與而弗愛，斯能免於猜忌之朝已矣。

王剪伐楚，請田宅自污，鄒子儀成功，假奢慾自廢。古者人臣之處，危難率是道焉，不得已也。岳飛於宗忠勇矣，平楊么還在路，細書疏草及上殿讀札，則謂高宗久缺胤嗣，請簡宗賢立之。高宗不悅，飛下殿面蓋如死灰云：夫飛為大將，擁強兵破賊外，來而遽請畜太子人君矣，不與之邪？霍光迎立宣帝，前駮蔡李德裕輔贊武宗，蒙起奉冊飛而。

嫌畏視二人益殊矣，乃其所請事利害則又甚焉。夫飛之死，雖秦檜為之高宗者，豈畧無意邪？朱氏之論飛曰：恃材不自悔，故飛者任忠過而遠嫌，跡者也。

陳平智謀士，爾漢文問以宰相之職，平所對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育萬物，咸古爽理言，真宰相職也。後世之相知此者，則解矣。漢去周不遠，此不足必占當時人材，武夫謀士亦諳治理，邪然漢法藉異宗免三公已自有古意。

漢之宰相蕭曹平，勃高祖舊人，其賢有自，申屠嘉以下賢則無矣。唐相魏良嗣，張九齡，裴炎，宋璟，韓休，陸贄，輩皆方直者也。姚崇、李泌、李德裕，輩皆材幹者也。盧懷慎、裴度，輩皆退厚者也。視漢過之漢，法待宰相嚴甚，然以嚴得相，亦以嚴失相，法偏於嚴，故人務含容，苟免久之，遂有如孔光、張禹者矣。然宗相多儒緩而寡經畧，好芻蕘而任偏私，則又優容士大夫太過為之爾。

通言

通言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執行父校

史論篇第九

孫子曰魏蜀吳三國皆乘漢亂因緣得位昭烈帝
室之貴矣司馬光謂其屬籍疎遠不為過然當
其時成帝爵稱之耳目所聞見必有親切當情
實者重諸葛亮國賊降中遭備往顧即以漢為言
乃其後每自漢王業誠今無所據亮肯為備周
旋哉魯操於魏雖云據竊要其平一羣稚扶漢

帝廢後孝獻

帝廢後孝獻

帝廢後孝獻

帝廢後孝獻

帝廢後孝獻

帝廢後孝獻弱舉位禪焉律以後世猶云與漢
承接目為國可也乃孫權何為者邪夫榮在朝既
無爵命即外亦匪任遺陰窺隙據奄有吳會權又
紹榮益固根株漢之視權權之視漢則真盜也顧
亦得列編預紀鼎足稱雄斯非厚獎穿窬而降褒
驕臨比哉故作史者以流傳言則帝蜀為紀而國
魏可也以承接言則帝魏為紀而國蜀可也若吳
則直傳之羣盜爾夫司馬光帝魏冠蜀苟欲魏尊
蜀不必冠也朱子帝蜀冠魏苟欲蜀尊魏不必冠
也至於吳則咸稱吳主二史不殊胥失之矣問諸

葛亮遇孫權從之乎夫亮雖言苟全性命亂世於
諸侯靡求然自比管樂則固有志為時用者矣遇
孫權能不從乎施為異焉爾然則教二人扶漢乎
教則不合不合則志孤隨時匡正俾無牽伏后諸
事亮之為二人用也且亮事蜀其兄瑾事吳矣
亮果歟吳也不示大義招瑾慮蜀不用乎

夷狄之俗逐水草馱臙酪韋韞毳幕馳馬射獵已
爾要之其人往既猛悍而土風地氣風習素尚復
增益之故其入中國也往往妄行莫制者焉夫拓
跋氏之始也起自并代兼諸胡而有之遂稱帝五

帝廢後孝獻

帝廢後孝獻

帝廢後孝獻

朕未嘗離去故也至其後世廢薄夷務效慕車
華入都洛陽空國移徙重之嚴法決計革言變服
於是驍勁改而懷委馴馳逐棄而驕奢尚向之舊
俗浸漬盡矣迨及一二世王公臣庶竟崇麗侈凌
夷六鎮之亂承平懦弱卒無以制之故以夷居夷
夷之利也以夷處華非其便也夫蒙古氏之取宋
由朔漠至閩廣其勢鮮敵矣天下既定應世之主
入都燕京染習慈惠尊崇赦宥管城全數市無裁
囚八十餘年兵弛不用故紅巾之擾遲於四海興
沸軍師一出輒用倒戈此豈非棄故慕新舍強就

弱之弊哉

古人有言天之所廢其可興乎夫興廢一道也要諸其興也亦有不可廢者焉臨春之棄遂啓周圖袴中之藏載新趙族羊舌之喪萌於初生義隆之殘識之元后諸若是者皆以天意之有所存而國數之莫能運也元魏之制凡立太子先賜母死胡充華始娠也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同私自擔幸而生男次弟當長男生身死不恨已生詔立為太子始不殺其母而充華竟亂魏室夫殺者未必亂也亂者未必殺也斯不謂天數耶數者視人事符焉

通言
卷之九

三

者也夫立子殺母祖宗之法設之雖過然世而遵焉則亦不可輕廢也舍充華而不殺是何其決於廢先制者歟漢武立昭帝也將殺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謝不許左右敕之帝曰非而曹惠人所知蓋言主幼母存國將不利也夫無其制且然矧有之可廢乎若武帝斯明主矣

唐太宗說高祖起義晉陽身百戰得天下又有濟世材次即非長高祖以其功立為太子詔天下後世歲之祖廟令子孫不得為例可也必欲立建成是守經昧變亂之道也夫太宗之功而不為太子

有是事乎且其雄武肯建成下手不之下也將殺之乎斯皆非兩全策也故建成元告之戒于太宗高祖啓之也夫以功立弟宗太祖嘗行之矣奚不可哉

宦官好亂入國故矣唐宦官自張承業外蓋無可取者云高力士事玄宗也最稱權寵祿山之亂議者曰力士亦不能無罪然考唐史若力士猶其賢者爾夫摘林甫之不可假發雲南之數卷師論邊將之擁兵恐禍發一旦對霖雨之不心謂宰相所為乃至定太子以片言斥輔國之遷却承恩被寵

通言

卷之九

四

和謹少過不敢驕橫天子親任士大夫亦鮮疾惡竄還道間玄宗計也蹕痛嘔血而死諸此類他宦官能之否邪故曰力士者猶其賢者也

劉蕡對策指斥宦官執政抑之執政者裴度也

張巡守睢陽為唐江淮屏蔽壯矣城破不救蓋房琯為之初琯位相也賀蘭進明攝御史大夫入謝

玄宗曰朕語房琯除正大夫矣攝也進明銜之因言唐方中興當用實材而琯性疎闊大言無當非

宰相器帝由是惡琯及進明代詔王巨將兵屯臨淮琯以進明麾下將許紘冀也彭城亭制之睢陽

急也巡遣使求救進明進明本觀望莫前而又畏
其冀勢相埒兵精已師出見罷因遂不救故巡之
徇瑄為之也天下既定玄宗考而保焉可也徒錫
巡贈而昧瑄討懷怨誤國之臣將奚正邪

武后殺唐子孫幾傾唐祚宣淫敗化醜穢彰著惡
甚矣程氏曰武之罪當告於宗廟社稷戮之夫告
宗廟社稷必羣臣稟命其君乃其君則后子也子
可戮母乎且告而數其罪武氏釋曰我誠徇唐唐
社稷今在也將何辭為后折乎是故明正其罪者
事之難處者也惟張表崔敬可以行之當東之怨

唐書

卷之九

五

已革之誅三思也棄此機后戮焉則中宗不得禁
矣然後諸臣者以正法討罪關天地大變為主請
死中宗庶罪廢赦聽焉苟其赦之諸臣宜曰危國
而不救非忠也戮后而猶生非孝也於是伏劍以
死乃中宗者發喪行塋詔天下曰東之等戕殄母
后罪死不赦天奪其生各自殞命斯君臣母子情
法咸正之矣然戮后非諸臣所敗也請死非諸臣
所宜也戮而不死誅之非中宗力所能也戮而死
詔之非中宗智所及也若后者其恣惡於唐不有
所恃哉

宗社后臨崩也語太宗周之亡在立幼主今必以

匡義嗣位於是太祖奉之趙普承之斯其意誠乎
夫太祖之取周也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果然
是奪周天下者其家人間夙謀而匡義趙普相與
議者也夫杜后者見匡義雄傑為其兄周旋得天
下即不以天下屬之太祖子孫能安枕享富貴邪
故命以天下者慰匡義之心保太祖後也乃普則
與此謀者也后之言普陰解之矣承之無異以此
也夫堯舜舉天下授外人舍其子弗顧焉然咨四
岳謀羣臣令天下曉然知之無俟隱秘者是天下

通鑑

卷之九

六

之至公大義也太祖以天下屬其弟母子兄弟君
臣不言廢故僅以周亡立幼主為辭是母子兄弟
君臣交相欺也一家之私情難與眾人言者也故
以私情相屬者未有能以私情相感者矣何也自
以為今所當得非人之指所有與之故也斯德昭
廷美所以死而無恤焉者也

仁宗懦君也即位四十二年賢不肖竟進夷狄時
擾忠諫時誣謂不懦可乎使在南渡未必不為高
宗矣夫帝之得享太平也幸哉

馮道之累事異姓通顯不恥者習俗陷之也夫君

臣之義在於素明者也故大義素明則人心有界於是其殺其身不事二姓者矣六朝之際國統屢移然猶歷五六十始更一代故袁粲徐邈褚洸之流嗚咽嘆息社稷謀焉乃五季則異是節度使異姓養子朝為君臣暮就擁立視天子之位真若寄望習俗稔之不以為詫矣夫若道華者亦尋常苟富貴人也首迎躬率自謂當然能越流眾之見樹立耶夫音重貫之北行也舉國讐之至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涕泣曰臣無狀負陛下傾所有奉焉斯豪傑之士所存不同者矣導非穀也能之哉

通言

卷之九

七

高宗南渡屈已講和議者率謂自辱然為此者以徽宗韋后在金也故其計猶謂有不得已焉夫孝宗之嗣位也與金正敵國禮且無親屬繫之斯可以請欽宗之喪矣而不請也故金主謂宋使曰汝國奚舍欽宗靈柩而請葬洛山陵即不欲欽宗柩吾為汝葬之於是以一品禮葬葬洛間是好言義舉反在夷狄也孝宗之不能恢復宜哉

秦檜力主和議放遠正直古今之論卒謂檜惡又曰在北與金有宿盟故其歸亟報焉信矣然宗之為國至高宗時不和得邪夫相時而動者謀國之

善也藥勢而出者用兵之上也高宗立國臨安把下兵弱植淺控乏際金方強厥焰赫赫盛矣誠欲殲之能保必勝邪是故檜之力意欲和者亦與時勢暗合者也顧不當以此遂擠陷計爾然謂檜與金有盟報焉斯其說則靡據者也使檜尚在此而許為約和釋其身可也夫既宗歸矣即有盟誓之故金將如我何邪故檜之罪一和無可遁矣奚假約和為案哉

通言

卷之九

八

天子者以四海為家者也春秋書天王出居瑯琊蓋言山川土地雖析之諸侯然皆已也有也國家有難苟利其身出而居之可也乃諸侯之士則愛之天子者也委棄播遷為寓公寄客斯其責固辭矣唐玄宗當祿山亂也潼關失守范陽盧龍之兵旦夕且至肅宗即曰幸成都而命太子留行以圖興復故祿山竟不能踵躡禍焉厥後肅宗收兵靈武返旆而東保全舊物唐室未殒太上隨歸故曰善敗者不亡古之善敗未有過於玄宗者也夫金人之圍汴也宋兵力將謀鮮足賴矣乃徽宗者區區堅守一城鄣京平仲輩恃焉及其不濟後日章金營求生願漢祚不為出奔計也斯得謂善敗邪

故微之被陷淪身沒族中原丘墟者微自誤之亦李綱諸臣誤之爾

漢宰相以災異榮免或自殺其諸他罪有殺身從妻子懸頭業街者唐法不如漢乃元載路巖輩罪發尚不免焉宋相罪止領祠即蔡京賈似道懷奸誤國至貶竄則重極矣世言曰宋以禮遇士大夫是為忠厚也夫宰相賢待遇以禮設有罪非其自尊小懲焉可也妨賢恣邪係國治亂存一切含忍弛縱歸忠厚名斯謂得其當邪故禮以待君子法以御小人漢之賜劍自盡殆不可廢矣

通言

卷之九

九

通言

通言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史論篇第十

孫子曰漢武梁武咸尚神仙崇佛氏者也厥年至八十有餘非以當時諸方士用其術進亦必有所授之延應導引之說然邪且梁武自云斷葷茹蔬素矣夫寡慾素食不於養生之道陰相符合哉然古人君高國久長鮮不致禍亂者是故巫蠱之變臺城之圍不旋踵國亡身死父子相疑云故在賢

通言

卷之十

一

者可矣若漢武梁武奚久長貴邪

侯景志欲渡江縛取蕭衍老公為太平寺主乃後卒如其言夫奮志變計為人破殘敵國宜有成功茂昌不食厥報矣然身戮首分骨肉凌剝者何也昔符堅伐晉諸臣咸謂晉為正統天命曾不棄之故自五胡之起鮮有得志於建康者高歡有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統所在夫梁武雖老年昏惑行事縲錯乃其慈良一念亦有可尚云納景之叛至排衆議行之德於景深矣景故反覆叛詐殍君賊民俾金陵數百年

之區肝腦塗地背德逆天如此天豈容之邪夫若景者食人之帑狼擾江之蛇蝎莫可一日存也

梁武晚年國政昏錯天下所不敢言賀琛陳啓四事至遭詰責惶恐謝罪乃侯景兵圍臺城貽書應詆帝直僂首不答焉爾景雖悖戾然當是時天下快之故國政昏則是非不在人君而在天下天下不敢言則是非不在天下而在強臣使天下不敢言而強臣得以言之事不可知邪夫唐玄宗之任國忠林甫假借祿山也朝廷以言為諱矣而奔奔都老父迎路進言帝始悔慰遣焉夫舉朝以言為諱

諱言

卷之十

二

諱而老父獨以言見慰者非勢有所不能也緩急安危異也是故人君必求天下無事之言而強臣必借天下有事之時以逞其言夫天下無事而言不聞者非誠無可言也也有所忌也天下有事而懦夫豎子得以言者非吾之受惠悔愆萌焉而易入也然亦晚矣夫人君者可以天下無言為喜邪裴慶元臣宿望節制淮蔡二十年而后平之李德裕當武宗時收上黨取壺關易如反掌夫憲宗英忌其用兵也力分將彘羣寺在側克平僭勢起阻甚矣不有如度者寬宏含忍調停其間少誠

濟寧得訊醜之邪夫度之在唐也出言論事每多兩可其指意要令人主自悟而擇之視大臣以道事君之節若歎焉者然大臣者不貴能濟天下之事歟光武韓歆其證也故今度任事太過舉動勁悉彼羣宦寺多將領不降超價之邪夫申屠嘉欲斬鄧通幸漢文寬厚耳至景帝則竟為晁錯誅矣是故人臣懷憤憤不平氣者其於國之事安如朱异力保侯景招納叛亡及臺城被圍异慚憤發病而卒夫异初意有屬於國哉見事不明而料人鮮決浸淫亂階遂莫可救爾故人臣苟忠於國家

通言

卷之十

二

謀也智以防其來斯以杜其漸聽以資其識斯履霜之禱免而潰河之勢絕矣梁統讀書好文卓焉今嗣俾當侯景之餘而際江陵之緒有成否邪夫天下多難要非撥亂之材不足以持之若統者難容文藝視簡文值悵悌不如爾弘濟艱難統非其任也使遇劉聰燕垂幾矣幾矣

宋元凶劭始生也袁后識之曰此兒形貌非常必為不善欲殺之文帝奔救得免及長美鬚眉愛賓客意之所欲上無不從魏兵臨江劭謂北伐召

謀出江港使班劍排拉幾至僵仆帝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特不爾爾夫豺狼暴性要在早為防制故易戒積豕又象牯牛凡以重制御也漢武偏愛戾園使通賓客宗文失防凶劭容拉近臣斯縱恣之志成而畏慎之心滅矣少有違舛如王鸚武陳慶國之事求不抽刀殿庭而我服禁闥得邪是故禮嚴太子之教而記著小人之遠諒哉淵乎

檀道濟謝海傳亮廢營陽而迎宋文亮至江陵文帝引見亮問亮廢始末悲哭嗚咽左右不敢仰視比行帝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為備彥之曰了彼

通言

合卷之十

一四

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可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隙端夫晦亮搽廢置之權握社稷之重文帝引見之初計在容晦而碩流涕哀問泄露如此其不再召幽囚而重罹殺害幸哉故亮至建業謝晦問曰必能明我赤心亮謂不然當是時固已知其不免矣然卒莫之動也豈非威有所懼而事有所難故邪夫彥之者其亦知亮輩之無能為矣晦亮竟為帝誅夷厥心不可諒邪

楊堅戕滅周宗盜據天下子孫不旋踵失之楊廣飾情專嫡賊勇弑堅逞其意欲馴至禍亂江都

變視勇甚焉夫商周之得天下也不積功累德後世傳祚咸六七百年何則施之者厚而流之遠也故堅之廢勇也謂天下可保矣不知勇廢廢立隋亡以基由此觀之天道寧欺邪

天人相感志氣動可諉諸無我隋文帝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宗立之日天下奏地震者四十八回與傳亮謀傾晉祚亮出見長星竟天嘆曰我首不信天文今始驗矣夫事在俄頃而變出杳冥機萌心意而象即隨之後世臣子視此不思我不思陶淵明自謂仍世宰輔恥屈身後代故彭澤之解

通言

合卷之十

一五

綬柴桑之檣幾有深意云然隱而不發保身全高斯明哲之仁而舍宏之道也夫謝靈運遺言代晉矣位中書守永嘉積不得志乃始為詩亡哀怨秦帝連恥之言至與兵逃逸聖戮其才夫知其勿可矣不去之而以左官出守樂禍付亂斯直禄利之情顯晦之計爾假忠義以肆其憤託報復以售其私求不及身得邪

晉惠帝太子遹母屠家也故通遂好屠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宗明帝以陳五賜嬖人李道見已復迎還生蒼梧王故帝每飲

嘗自稱李將軍又自謂劉統著小衫袴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惕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即能未嘗吹篪執管便酌夫猛獸惡蛇生而螫噬陰梟恠獍宿為妖鳴而况漢之悍毒馴之喧囂有不跳踉負隅而號數集木者乎是故古之人慎之后妃之選必於令淑之家婉配之賢要先傳姆之德蓋知訓習之可以成人而種類之繫於所象也

宗蒼梧王滂庾柳元景顏師伯密謀廢帝立江夏

王義恭而持疑不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薄又師伯常專斷朝事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慶之乃發其事帝自帥兵討殺義恭師伯又王玄謨數諫帝刑殺過差帝大怒玄謨恩誅使典籤包法榮至蔡興宗所興宗使法榮語玄謨當為方略不宜坐待禍至玄謨令法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耳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任典禁兵興宗嘗與居從帝夜出道隆遇興宗車後興宗曰劉君此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指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夫慶之社稷

臣也受社稷之重庸勿孤之託廢昏立明臣子義也乃以交薄義恭發謀殛戮繼以興宗勸勵委之兵力怯避不行斯見義無勇受寄固忠矣夫從君於昏依違苟延者得免附從之禍邪慶之之及也厥於反復之理宜哉

唐太宗子承乾之昏狂方諸六朝管陽蒼梧竟復安異易世之後唐祚保全國以無變者所立得人故也然長孫無忌援立所親賊害英恪卒之高宗以仁柔受制武曌王室幾危斯任私蔑國聲之也是故改置元良別樹儲貳昧於其子則賢否乖失

於其臣則是非繆廢立之際誠已難處者哉武后亂唐考厥所為非一切狂悖也其施行要咸有次第焉始也不能制其淫慾用易之昌宗懷義輩明易男女之分公踰閨門之界既而恩人之竊議也乃於是嚴誅戮威之誅戮已行人莫敢私議矣然猶慮人之竊發也開告密之門寵殘暴之吏俾天下局縮救過不遑已知人心之屈服而禍變之莫恭也收拾材俊時為好言以慰安反側於是天下人遂為后龍絡倒顛不暇他念矣故呂武咸嬖人也呂欲王諸呂直王之耳武后志在崇重其

意富貴人與誰何斯其權力男子能之否邪故自
煩人論之呂妒嬭也武括嬭也妒嬭之害小括嬭
之害大者以其言足飾非而智能駕物也然竟之
唐幾亡矣詩曰括嬭傾城有天下者審哉

徐世勣家法謹嚴謂子弟有意氣不羣交游非類
者先令搃殺然后以聞乃其孫敬業當武氏用事
也首倡義兵聲震馳機事帷中憤今讀之視劉崇
翟義同有生氣云敬業不忝勳之教矣夫敬業者
於勳門戶不無補焉其於名節殆庶幾有補邪

通言

卷之十

二八

唐太宗好名喜勝主也魏徵直諫強意容之厥后
至停婚覆碑事勉強者不能久故也太宗自觀國
史故羣臣備而美焉今貞觀政要及唐史紀當時
事咸好辭斯不足盡信者也

武后擅唐唐之臣少有忠節者殄之矣獨狄仁傑
始終保全至今后謂每見公拜使我身痛此何說
邪夫仁傑身受周爵凡有所言異隱不發斯必有
以入后心而弭其狡悍之氣者厥后仁傑之死竟
不出其革命之朝斯直全身免禍智耳謂矯大
臣之風若處俊裴炎輩何可望耶

李荃為南陽節度使瘞見某村光怪明日使人訪
之有胡負產兒則安祿山也荃視之曰此人貌當
為天子或勸除去荃曰除恐更生真者不可為矣
乃後福山亂中夏僭稱燕帝徵其言焉斯天命之
不可廢者也其故秦方威而政胎晉甫禪而唐毓
天之所興人得反之邪未數運之造視諸冬事往
往相符故褒姒不璧則縶孤之謠訖證實實不納
則寤生之兆奚諧使玄宗而不寵借祿山也荃之
言乃為勾談妄述足矣妖不勝德備已足以回春
諒哉

通言

卷之十

二九

李冲盛怒李彤致肝裂而卒斯心病之偏亦氣盈
之過也夫事苟缺失以義相裁已矣矣至叫譟響
震俾人泥首伏罪求解不得恣情輕發如此不死
能乎故福履長則謙愈至禍敗作則滿易生此乃
符協之兆感應之機動手四體不占而孚者也
邢洺鎮魏澤潞唐稱河北三鎮廢地險阨風氣勁
悍兵精卒良跨據連結果世莫討焉唐之末意
阻人疲權分力判矣宜必待武宗時然後取之也
夫國家之事墮於因循而成於果決使當三鎮根
株既久其君臣咸如肅代之時急難同効庶所產

制筆至數十百年而始平邪故馬元貴告李德裕
自牙門至柘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者雖諠詐
之言亦人心安亂怯舉之見爾德裕曰從其有十
五里曳地光明甲亦必殺此賊其言猛決矣事安
得不成邪

天下之所恃者是非明也朝廷之所恃者功罪當
也李德裕為唐盡智竭誠所藩鎮斯其功在朝
廷矣即有報怨酬恩人情之常爾司是非者計功
而知其人可也宣宗直以平時不可於德裕一旦
貶徙海南以棄功罪奚準公道安在邪斯宜其不
能得志於僣亂也

驚湖後學王嗣經書

隨言

隨言

摘訓篇第十一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
民為芻狗夫不仁者誠不仁乎不有其人也天地
聖人生物養人而不有其仁如芻狗於祭事畢棄
之喻聖人於民忘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夫橐
籥虛器也用而風生橐籥虛也橐籥有風動器
也風自橐籥生厥動愈出也夫天地一氣虛矣四時
流行萬彙化育虛亦矣屈而動不愈出邪虛而後
曰動者何也天地之道恒久不已以其動爾故虛
者動之本也動者虛之用也夫有本有用老子之
學非一於無者也

谷神不死是為玄牝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縣
若存用之不勤言人之虛也夫玄遠也牝虛也玄
牝為天地根人則受天地之氣以生矣厥神不虛
乎故曰縣縣若存用之不勤載營魄抱一能無離
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言守其虛之功也魂謂

之營者何也夫魂人之神也神則靈矣靈則有作
為輪運矣故營言其作為輪運也若所謂營生營
謀營求者也精熟為魄言其作為輪運於神也專
氣致柔又載魄抱一之功也斯所以致虛極者也
三十篇恭一教當其無有事之用無填然為器當
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故有之必為利無者以為用言虛者用也致虛而
用之無填然為器而用之有牖而室用與有者
以為利者事也器也室也無之以為用者虛也出
生於虛生之徒律有三建之儀十有三辰之運動
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十有二
者終始之全數也二而三之一也生死之道民之
動而八於死之道皆有一焉一者虛也虛則生否
則死矣生生之厚者奉養多慾而不歸致此虛也
斯所以動而入於死地者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
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交而峻作精之
至也終身號而嗟不嗟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
曰明知生曰祥此即所謂專氣致柔如嬰兒者也
所以致虛也夫虛者天地之所以立用而人之所

以久生者也老子之言非萬世脩鍊首義邪
陰符經者世言謂黃帝作者也夫首道明務以欲
治黃帝之旨也故堯舜繼之厥俗時雍蓋世至黃
帝漸以開矣夫陰符經者後世脩鍊之士假之黃
帝作者也今觀其書雖頗言心性而其意終歸
於養生曰五賊金土之用也曰三竅塞兑之義也
曰巧拙曰伏藏曰食時動機曰聖功神明曰固躬
輕命曰絕利一源三反晝夜曰瞽瞍曰生死曰至
樂曰至靜咸服食延引家語至其終則直言奇器
萬象甲子神鬼陰陽相推之術乃其曰宇宙在乎
乎萬物生乎身曰知之脩鍊謂之聖人者愈益明
甚矣夫黃帝有為之邪其假之黃帝蓋法鑄鼎飛
昇之妄云而朱子者又以陰符解歸儒學不知要
端大旨實非也其言有髣髴儒學者爾且堯舜去
黃帝不遠虞史所記堯舜語簡質少助辭陰符誠
黃帝作視堯舜當益古矣今讀之大率雜戰國誇
權之習黃帝有為此邪故曰陰符非黃帝書也
莊子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神開與接為構日以
心聞其發者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
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

之所為也。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飢。以言其老
也。其死之心。莫之復陽也。言心不可使交乎物
也。故機括者。械心也。詛盟者。勝心也。秋毫者。心之
殺也。鉅者。心之濫也。絀者。心之錮也。老死者。心之
盡而虛也。斯物之交為之也。

庖丁解牛。養生之道。當順之也。夫難易險夷者。
事也。必直而後之。所不能外者也。然理存焉。君子
順其自然。隨而處之。斯其遇不同。而心未有不泰
者也。夫泰者。樂也。樂則未有不生者也。故又曰。每
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而遲。動
而靜。此其所以為之也。夫難易險夷者。事也。必直而
後之。所不能外者也。然理存焉。君子順其自然。隨而
處之。斯其遇不同。而心未有不泰者也。夫泰者。樂
也。樂則未有不生者也。故又曰。每至於族。吾見其
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而遲。動而靜。此其所以
為之也。夫難易險夷者。事也。必直而後之。所不能
外者也。然理存焉。君子順其自然。隨而處之。斯其
遇不同。而心未有不泰者也。夫泰者。樂也。樂則未
有不生者也。故又曰。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
為戒。視為止。行而遲。動而靜。此其所以為之也。

以物纓其心。未若以其心游乎物之外。之樂也。故
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斬蓄乎籠中。神雖
旺。不若言汨於物之鮮裕也。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
之。萬物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
遊心於德之和。言見聞之靡牴也。夫萬物一原。靡
見聞牴之。斯居安而資深矣。有不左右逢源者邪。

故耳可視也。目可聽也。蓋言不以見聞自牴則耳
目亦不能牴之也。

南伯子葵曰。子於道獨惡乎。聞之曰。聞之。副墨之
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諸瞻明
瞻明聞諸聶許。聶許聞諸需役。需役聞諸於謳。於
謳聞諸玄冥。玄冥聞諸參寥。參寥聞之。疑始言。道
在吾性。不在文字也。故副墨者。簡冊也。洛誦者。誦
讀也。瞻明者。見之澈也。聶許者。辯之誇也。需役者
辯之既足。而可以行也。於謳者。言之不足。而咏歌
之也。玄冥者。有氣之始也。參寥者。無名之始也。疑
始者。無始之始也。無始之始。性之所從出也。

夫聰明者。性之累。龐厚者。道之舍也。仲尼之門。其
徒三千焉。然獨稱顏魯者。以愚魯之可以悟道。而
辨達之反有害乎。得也。故莊子曰。南海之帝為儵
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相與遇
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
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試鑿之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蓋言此也。

老聃曰。人心排下而進上。綽約柔乎剛強。廉剡雕
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

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一可係者其唯人心乎言心之難測也

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索而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可以得之乎言道不可以聰明言語求也故知者覺也離朱者明也喫詬者聾也象罔者無心也亦對南伯子葵及知與無為謂狂屈問答意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

成理而不說言天地之道大也

外獲者不可繁而投將內獲者不可繆而投將外捷言學道在得其要也夫不得其要應之外而紛反之內而擾矣故執一馭萬以心酢物者君子之學也

心可以有係哉夫有係者累乎物者也累乎物者心之所以動而失也故曰介者移晷外非譽也胥

靡登高而不懸遺死生也
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勛力之士務難

勇敢之士奮思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以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敦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勩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言心之既所

盡有天者言盡已之外有天者存也循有照者言循理之外有照臨者存也冥有樞者言冥冥之中有主宰者存也始有彼者言盡已循理之始彼而之照臨主宰固已也有也斯行法俟命意也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言利慾之熾足以掩真也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固塞其實言私意之勝足以窒明也

室無空虛則嬾姑勃礫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言心有物之不能樂也故曰心無天游六鑿相攘

莫知其所終也若之何其有命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言命與鬼神之不可測也是故寒暑日月往來推遷異有主焉斯不可謂無命也然茫昧之際孰張主是斯不

可謂有命也春秋旦暮毫髮不爽鬼神之神其靈
矣乎然善惡吉凶難保必當斯不謂有鬼神矣
列子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言心之不可偏主而
道之貴于隨應也故曰其動若水其靜若鑑其應
若響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學道者亦不用耳亦
不用目亦不用力若欲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
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用之彌漉六虛放逐
莫知其所以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
能得近惟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
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得能情發不為得
不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言道不可
有執著亦不可無執著隨物應之而自見也夫隨
物應之者物來順應者也物來順應者孔孟之談
而聖賢之恒理也儒者論曰莊列之學論之虛無
何邪
夫吉凶悔吝者動之所生也憂喜禍福者為之所
成也故人而為善雖不得福禍其遠矣人而為惡
雖不得禍福其遠矣君子得福者常也得禍其不
幸也小人得禍者常也得福其幸也由此言之福
身處國御世長民之士可不求其端乎故曰聖人

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善禍福之不可怨尤
而俯為之相與感應也
湯問於革曰上下八極有窮盡乎革曰無極之外
復無無極無盡之外復無無盡朕不知其有極有
盡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汝
奚以知之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
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
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故大小
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
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安知天地之表不
有太天地者乎此言天地之外復有天地也然復
有之外又焉所有乎又特復為天地乎雖萬天地
焉所極乎故曰是古今之所疑而不決者也
通言

通言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摘訓篇第十二

孫子曰揚雄太玄起中之初一其辭曰昆侖旁薄
幽測曰混淪旁薄幽思諸廣也夫昆侖者天也旁
薄者地也幽者人也天言其形也地言其體也人
言其思也故曰思諸貞言天地人之道具人心思
微妙中也所以贊玄之該兩儀總三才而盡之者
也夫玄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附庸二贊其開

通言

卷之十二

信多善辭乃其強立中周礪闢諸名視四畫之位
既靡所取義矣而擬中中孚擬周復擬礪闢也諸
如此類廢義亦不相蒙且畫四贊九位下贊上九
贊徒以次言陰陽例分吉凶斯其辭之與位蓋咸
無所係涉非如易乾健坤順隔否來復等九爻隨
時義而制辭辭象順爻數而命意者也夫辭與位
苟不相涉即欲為善辭談天地人之理奚必假玄
發之泛言脫論豈不可乎故曰道一而已爾夫天
地自然之數與其妙合之理聖人於易既已言之
玄可以無作矣使玄可作易尚有未盡矣若玄若

贅而增焉者也

雄駱則屈原賦則相如字則訓纂歲則九州與則
太玄渾則法言文則解朝厥儒通矣夫雄當成哀
平間與王莽劉歆董賢之徒並時在位莽賢為三
公所薦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莽纂漢談說之士
用符命顯而雄復不侯僅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
其後以符命授閣得免病歸復召為大夫史贊其
恬於勢利好古樂道矣然美新何以作也豈歆豐
再上符命時為之邪將病歸復召獻之邪夫雄既
自守恬退莽之篡致其位去或召不起可也二者

通言

卷之十二

昧焉美也劇也宜矣夫莽之威誠不可拂然其
陳咸革何人哉故雄者非善守玄者也

淮南子曰縣在三仞之城諸侯叛之海外有蛟心
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其趨時也履逆而
不取冠挂而不顧言縣逆物而禹順時也書曰縣
涇洪水汨陳五行

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
精用而不已則竭言生之不可窮也

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
雲栖崑崙言智之不可用也

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圍言惠之不可畧也

亂國若威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徵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慾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蹙而費多也夫若威者紛紜搶攘事端靡一非特徵末爾若虛者熙恬澹泊政化無為非特守職爾言治之不可撓也

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

通言

卷之十二

三

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非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孰是而孰非言是非之當審也此一是非隅曲者言一是非乃是非之偏者爾一是非宇宙者言公是公非則宇宙間大是非也

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

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言世之趨異也

夫據榮際享祿權履勢者此其於吾身奚輕重哉

然時皆歆羨畏敬即其人靡道德文學不計也故

縉紳簪弁之士趨謁拱伏諂頌諛贊惟恐有後乃

至於其鄉里率沾沾相目曰賢哉大丈夫云今或

有秉節守行負文範學而不偶於時身處蓬蒿者

以其微鮮勢能高下利害人也則卑視等顧甚之

鄙賤凌挫無少嚴憚故名出卿相之上而躬受徒

隸之遇行同由夷之潔而籍在稅役之中蓋往往

見之斯其故何也奪於勢利之觀而昧夫輕重之

實也故巢許子高者流幸三代以還人爾使在今

日不誠如所謂鄉邑之下者哉

醉者僂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高也超江湖以為尋

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

見寢石以為席也思掩其氣也言心之不勝也

割而捨之鏤鉅不銜肉執而無釋焉覓截之美者

功之不可已也

琬琰之玉在汚泥之中雖廉者弗釋樊帶既在

柵茵之上雖貪者不持言實之不可掩也

先裸而浴則可先浴而裸則不可先祭而亨則可先亨而祭則不可言時之各有宜也

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藩言忍之不可也

韓嬰傳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嬖人其可與言乎三以物授子貢使善為辭以觀其語處子三對而三不受夫請婦人可與言億之乎一授以觀至於三授將何為乎斯嬰道聽之言非聖人事也

楚狂接輿舂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賁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賁金百鎰請先生治

卷之十二

五

河南接輿哭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返妻後車中來曰先生少而行義豈將老而遺之哉問之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賁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餓妻帶經器變易姓字莫知所之夫接輿歌而譏孔子者也然對其妻靡決辭妻勉之乃始去斯其志尚不妻若矣夫今之人欲慕高尚或優名位欽廉介而奪於室人者豈少哉接輿之歌或楚王聘治之後歟

備身不可不慎也嗜欲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惡生於忿怒相起於纖微汚辱難湔洗敗失不復追此而言者韓氏之粹言也

夫本無以馭有老之學也談有而出無莊之學也佛氏之學則原乎老莊者也故其說皆寓言而太深主之空幻空者你用之功幻者歸宿之旨也今夫宇宙古今何者非事也然何者非幻也是非善惡咸就漸熅堯舜桀紂皆歸淪滅今之日無昨矣畫之時匪晨矣故自厥成毀散焉泡影電光之喻良有然者然宇宙古今何者非事也亦何者非幻

卷之十二

六

也何者非事則何者非人職也何者非人則何者非事任也成敗之際存亡之間數以主之時以限之莫之何矣君子者行法履道而任焉者也必曰殫心罄力徒歸一空惴日費時無遇一幻是古今天下事將孰為之而盡棄之不問邪為之而侈然恣睢也曰無以繩墨規矩徒自桎梏邪是故覽其終儒之道咸佛氏範圍也即其正有人有事以人辦事佛氏之說廢而偏者也

佛之云南無論者曰無膜也佛謂拜為膜拜言居南方而受拜又曰南方火西金也言以火銷金佛

法至南則無成非也夫南無者是詩詠之詞言佛之法南方所無也故其說以西方為彼所為極樂成此類也

佛之言心者其別有五肉團心厥狀則蕉蕾也生則色身也攝則無情也緣慮心厥狀則野燒也生滅則倏忽也攝則妄想也集起心厥狀則草子也埋伏則識田也攝則習氣也賴耶心厥狀則良田也細種則無戲也攝則無明也真如心厥狀則虛空也廓則法界也攝則寂照也蕉蕾者心之體也色身者心之具也心體無情者也野燒者心之動

通言

卷之十二

七

也生滅者心之往來也有妄相斯有往來者也草子者心之覺也埋伏者心之藏也伏藏知覺循習而發者也良田者心之善也細種者心之脩為也種則良不種則否是無定名者也虛空者心之始也廊者心之洞也洞達成寂照者也夫五者咸一心也故有心則有動矣有動則有伏矣種而善則良田矣由此則真空寂照而成佛矣其說與儒同顧其言費爾

佛之學以西方之語明攝歸心性之功意偏滯矣乃其脩為澄照則未嘗非善也夫十八而出家三

十而成道教化四十九年天龍人鬼聽焉自其為道觀之非至人孰能哉故佛之與儒偏全異也功夫之精而難自為其身者則一偏之似者也

宋儒論學則滯心性而畧事為解書則舍注疏而任意見為文則尚發明而厭高雅夫聖人之教人也即事各當隨日用而道焉爾未嘗非事為然未嘗非心性也故其徒咸各以其教自成乃宋諸儒之學則有馳於禪者矣非純滯心性流弊我夫六經語孟之書厥旨旁博漢唐去古不遠箋解疏注要多近當獨參臨見鮮能適中今也持天下之公言而三人之識解之其不多窒塞通乎故宋之論

通言

卷之十三

八

答解釋意非不善乃其究不無偏焉爾

六經而後左傳國語厥文尚矣下逮秦漢風氣未殄時代亦近故其純質雅朴之體有可取焉六朝之文雖稱俳偶而飾詞見旨要之婉切精明獨成厥類乃唐則浸殊矣韓柳諸公最名卓越然亦自屬唐文至於宋無文焉非獨時運材力限之亦儒家者流志在理道謂文章之作徒殫精思置之無用遂薄不為爾夫詞愈簡純則理愈含露言多繁近則義轉繁纏宋儒謂兩漢六朝文不凱備純理

矣然其論議上自朝廷下及身心家國一代有一
發明各以其文備之未嘗缺乏歎於宋也故宋儒
謂已不為文且時世限之不必為可也謂兩漢以
下文不逮宋則過也宋文雖氏論事其言鑿鑿中
情實乃古文之氣則益亡矣以其語刺劬骨暴露
也

春秋書春王正月以天下無王故繫月於王尊周
室也王通作元經起晉惠迄恭帝書帝正月謂胡
羯亂晉中原繫月於晉可也劉裕晉盜耳裕受禪
永初元年與魏明元帝五年並書而不書正月三

卷之

卷之

卷之

月繫晉朔矣至三年後復書帝正月及子繫東元
元年乃去帝書月而自蕭道成之篡也直以魏紀
年夫裕為晉盜即不當舉月繫帝道成雖宋盜魏
亦中原盜也又常借元特紀年雄擬易作太玄擬
論語作法言通擬春秋作元經擬論語作中說威
擬也然雄之擬意贊而語深通之擬體嚴而言近
要之玄則尤其優者焉法言深而流矣

儒者論曰荀子之言性惡禮偽以為荀病夫性者
有善有惡者也自象人言之善惡異焉自工人言
之善惡無異焉然亦難純善也夫荀之言性

惡偏矣乃孟之言性善果盡性乎夫荀勸學篇首
言學終乎讀禮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
至于禮而心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
與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
間者畢矣至脩身篇又言之又至禮論篇又極言
之其曰性者本始純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
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夫合然後
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矣未嘗以理不善
也謂性惡而理以反之者非性之本非性之本則
偽也荀子所言者非性之本非性之本則偽也
其偽禮由其惡性爾荀書二十篇失率乎遠視
列蓋別為一家言

宋儒議論周簡而要張顛而晦朱詳而專程之言
明而切溫而粹稽之以人情當措之事為則可用
而有功蓋從論語中來者也全書之說者其數
之乎

論言

通言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執行父校

摘言篇第十三

鬻子曰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此言聖人興起則賢智奮發其在天下比屋可封所謂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者也故聖人在上而賢士百里止一人則猶無有言百里之內賢士不心於是也若王道衰暴君作賢人隱遁哲士避時天下之廣萬民之衆求之始無其人故賢者千里而有一則猶比肩世亂則賢人稀鮮有道見無道隱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又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孔子之時方耕入河師襄入海長沮桀溺在野耦畊是其證矣

鬻子曰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使所愛言王者考吏之善惡於民好惡也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形雖自謂賢

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言賢愚不肖之不可掩也故君子自脩而名日彰小人自是而惡日著以其實也

公仲子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採銅於首山作大鑪而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羣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顫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鳥跡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

矣世之好譎恠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難也鳥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邪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曲言者假以指喻也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採銅者煉剛質也登首山就高明也作大鑪鼓陽化也神鼎孰物之器也上水下火二氣升降

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闕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藏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微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子裘衣冠帝所以善世訓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懷以決其慕歲以永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夫鑄鼎飛昇之說蓋鴻荒悠繆相傳之言即所謂觸不周煉五色石者

通言

卷之十三

三

直訖以傳訖爾程子釋其譎怪近矣乃謂假借以喻黃帝精微之義斯其說不鑿甚乎或曰黃帝情鍊服食延壽永年疑其事非誣者夫上古聖人稟氣純固時當質厚戎賊鮮稀故高年御世有以千百計者然謂飛昇則繆矣夫飛昇之說即所謂輕身延年者爾凡人有生則有形有形則必帶脩鍊引導功力誠確游神垠墟之表而蛻跡塵埃之外者不謂之飛昇邪誠令白日羽翰而與雲煙霄漢者豈邪則孔穎之脩為保愛矣不一舉千里而顧尚依依人世我是故秦皇漢武希慕神仙終身眩

惑皆世俗訛繆之說啓者也故曰千世之後必有
不主以久生輕舉而為羨者

梁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文滯如理亂焚如洪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
堪之神弗留則靈明弗明則耗而又奚以善為古
之知道者泊子如太羹之未調醢醢子如將狹隨
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後存其神
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美去慕敵知其故今世之
由諱忠於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邪達已之所惡

通言

卷之十三

十四

則惡將誰歸邪已而不受歸而不納則必有忿憤
之心起而與我立敵大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
憤之心何為而不聞聞且不止小則囂凌詬誶大
則碎首穴膚以若之為而卒於完其幾於殆矣故
相與熏沐其中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
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
不恭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
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盡敗紀消亡結轍以趨

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碣歟究其名而殺臣
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推刺賸生竟忽出而突
入季友楊慶父妹向誅鮒難糾之妻戶糾於朝莊
仲子欲託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鄭厲公一言而
殺三卻華替父并忽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
數也是皆名為求得所欲而違所不欲者矣貽倫
歟紀亡悲夫夫人之中虛不得所欲則親得其
不欲則惑疑惑疑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於
其子則必孝君不疑於其臣則必忠兄不疑於其
弟則必恭夫不疑於其妻則必順是還至而察者
也此言人之於世但順理而行無心為善爾不可
有欲善惡惡之心而存好善遠惡之迹所謂中心
無為以守至正也夫燕噲樂讓而亂國季札慕辭
而啓爭尾生孝已者流全小信而賊大命皆務善
之意甚而好名之弊過也是以君子弗取焉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奈何子華子
曰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祚衍於天下於今宋
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九七十今齊自襄
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兵接
轂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纁纁位列而籍居非公

臣也公族之子若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
公所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踴躍而以臨於上也齊將卑
是求夫何慰而不獲言君人者必建肺腑之親樹
宗室之姓然後可以多百足之助而獲并力之持
也夫三代封建商周不必言矣下至漢室再封三
庶孽今天下半乎賈誼衆建諸侯之策行諸孝文
主父公子弟之謀從之孝武廢後王莽篡竊漢
之諸王厥角稽首矣然劉崇翟義猶能唱義扶漢
事雖不濟海內屬心光武奮起南陽表復舊物則
長沙定王後也昭烈紹位西蜀再延隆祚則中山
靖王後也表虞焉璋姑勿論焉唐制不經祿宗室
祿之京師無出國者故武曌之亂殄滅無遺宋溫
之殘戕殺莫道此豈非吝惜節土猜疑本支之過
哉是故聖王公天下之法必舉天下與同姓共之
然後可以長世也
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林氏
於塗隸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
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
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而滿畜其所以

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格物
明遇事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何哉大夫
之所謂儉也夫視入以為出庾氏之職業也搃贏
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
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
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
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勢也此言聖人之儉
養心守道澹泊無為而百度自正不在於事為之
制物為之防也夫堯舜之時風氣簡純奇淫侈靡
庶端未肇聖人之心有天下而不與焉故土階
雖言
○卷之十三
茨若將終身是雖節制之道亦時使然也夫天
下之所以曰趨於窮者虛文盛也故宮室以安其
身可無崇侈也然非傾官瑤臺則弗居矣膳羞以
養其體可無豐饗也然非珍肴玉食則弗御矣堯
舜三代之賢君知之以是居取其庀食取其養凡
諸日用苟足以不缺斯已爾彼其隆高至天華藻
睽日一膳之進費至百金一肴之奉需以萬計者
厥於身奚益焉而必為之制節謹度不事繁文若
此是以本力不濫而實積鮮耗家給人足禮義興
焉當時之民比屋可封此也故節於土階后世嘆

其卑陋或且病其不稱然堯舜之心則謂節於
般風雨未嘗陋弗堪也土階取通行謁未嘗室不
可少也適用之外一無所求是豈獨清風樸俗使
之然哉亦是以鮮外慕為之耳故積富莫大乎宗
儉崇儉莫要於制心
尹文子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
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
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康
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
三年長者恠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往
○卷之十三
鄭人謂主米理者曰璞謂之謂璞者謂者為璞
人懷璞謂鄭賓曰欲買璞乎鄭賓曰欲之出璞
視之鼠也因謝不取此言名之足以亂實而實
是以證名也
夫聖人之言必意而措詞后人之言借詞而飾理
必意措詞者意洞於中而詞衍於外也故其詞常
君不足焉借詞飾理者理盡於見而詞強於為也
故其詞常著有餘焉夫公孫龍堅白馬牛之辯
笑然其言要之闡繹牽合中鮮意味而語多不
自然非洞徹所見而矯強至此視諸壁壘之論

什伯云斯著述之艱阻窺測之管銓者也

鵬冠子曰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先趨而后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指揮而使則廝役者至言賢之視乎所事而有志者之不苟應也故成湯齊桓學焉後臣伊尹管仲得焉孟嘗食客三千雞鳴狗盜出其門下故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者與徒處

鵬冠子曰亂世者以麤為知造意以中嶮為道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增說者言仁則以為誣嚴於義則以為夸平心

通言

卷之十三

十九

而直告之則有弗信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矯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悅不敢不譽事業雖不善不敢不力趨舍雖不合不敢不從故觀賢人知於亂世也其慎勿以為定情也此言亂世之難處而君子之能矯情以居也故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又曰至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聖人之處亂世如夏暴而待暴

鵬冠子曰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夫耳之

主聽目之主明一舉一動目不見太山兩耳塞耳不聞雷霆道開而否未之開也此言聖王之為政制具而人皆守之聰明廣而物不敢欺焉故雖千里之外如在目前有不善必曰吾實得無知之乎蓋有出於耳目聞見之外者非專恃耳目以為聰明也故舜明四目達四聰皇帝清問下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其所及者遠而所懾衆也

鵬冠子曰德與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言聖王之道之及之遠也故堯舜之心至今尚在文武周公之法後世守之孔子之教萬世憲章焉言而世

通言

卷之十三

二十

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也夫以身之存亡為久近者豈足言萬世不朽之道哉命者自然者也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者挈己之文者也挈猶提挈之挈也夫蓬累之士倏附青雲覆騰之子驟纓赤芾出糞土之中而升巖廊之上者命則然也然榮華晷露得失訖常富貴浮雲去來焉定俯仰百歲恍然如夢是特文焉已爾於人孰輕重有無哉故曰挈己之文者也是以有道之夫知之守已而無求脩身而不顧死以自然者之莫可強而汲汲然者之徒自勞也故

曰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

通言

通言

卷之十四

十一

通言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政理篇第十四

孫子曰夫政理之要未有不由於所趨者也故趨尚之端則一人倡之而羣臣從之羣臣者從之四海之臣未有不從者矣四海之臣從之則純治之驗因之矣故趨尚者人主之標的而天下之所視者也古之賢君知其然也於是律心守道庶政紛務處以天下國家公議而已無與焉夫然故臣之

卷之十四

十一

視其君不推君也惟道也事苟有所不可者必曰吾畏之吾非徒畏之也畏吾君也非畏吾君也畏道也夫人主之尊辟則天也其威辟則雷霆也然舉國之臣不畏君而畏道者知吾君之所趨在此而違焉則不樂者也夫舉其適乎君者以奉之而君有所不樂斯其勢不得不轉而稽諸道矣夫轉而稽諸道者是畏道之謂也畏道斯畏君矣使吾之臣皆以道我畏則雖有嚴法峻威以相迫其肯舍道而君是從哉夫暴君橫主不然使舉國之臣不畏道而畏我矣夫不畏道而畏我則我之意見

其要諸道蓋未有盡合者也夫意見未必與道合而欲其臣下皆從之是臣下之從也非從道也從我也夫從我者未有不以我偏者也羣臣視我而偏天下未有不視羣臣而偏者也天下視羣臣以為偏而天下之民靡靡焉從矣故自朝廷以及四海枉超曲效凡所以奉其臣下以達其君上者無一而道焉斯天下有不日壞者哉故曰趨尚者人主之標的而致理者之所必由也故賢明之君其使人畏也及不暴橫主若者非其威之不行而勢之弱也所不畏者有深畏而所以畏者其畏有不得已也故觀其所以畏而君之賢愚國之治亂可知矣

左氏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賄賂彰也夫明主之用人也進退必視其賢否而覈課必稽其勤惰故賢否視則人皆勉為賢而恥為不賢矣勤惰稽則人皆競於勤而恥為不勤矣何也知其途在此而他無所倚也故視且稽者明主所以鼓舞激厲人材之道也夫庸君之用人也邪正善惡靡所論察及其既用也勤惰慎密或糾詢舉四海之廣百司之衆委而付之一相一相者復舉四

海之廣百司之衆委而付之一卿已則握其轉易轉運之柄而達諸天子焉苞苴盛者為能人饋獻多者為良吏朝遷而暮復陞陟轉而今不移守道懷心之臣以其名姓之未通而禮節之鮮達也扼之阻之其甚也至排拉而陷去之如此則何以教天下之趨於賢且勤哉故人苟不肯不自懼也賊苟不脩不自歎也其言曰吾苟盛其苞苴繁其饋獻立得美官矣即不然雖行若金玉志同匪躬奚益哉故天子徇一相一相制一卿一卿削百官百官墜百姓百姓者於其守宰牧伯未受錮銖之利

而吮吮刺刺害固已罄焉求天下不窮善惡亂也可得哉故曰論人者大臣之職論相者人主之事夫天下治亂之機則在此焉爾夫人主之所以恣於非而自是者以其辯也人臣之所以囁於口而自晦者以其嫌也故書稱虞舜曰舍己從人其記高宗也曰恭默思道蓋言明君能戒似是而非之談而不遽為倚勢庸人之辯也夫聲色之羨宮室之崇人主之所好也佛老之養神仙之誕人主之所惑也好而不已勢必至於其身而空國矣惑而不解勢必至於長邪而干柄矣

此數者皆臣下之所憂而忠於言者也今或有言及之者人主必曰以天下之大萬民之主而使其有宮室妻妾之奉保養延應之樂奚不可邪若之何羣臣之不我愛而靳也則其說誠理而人臣者誠無以難矣然所謂誠且空干且長者人主豈思之邪夫崇侈以自娛左道以自惑者愛身之虛文匪益者也徇好以滋窮惑蔽以媒害者蠹國之實禍有損者也故虛文之無益未若實効之益也尚虛文之有損未若從實効之無損也然而忘有損之實者以其迷無益之文也故人主者誠審於虛

通言

合卷之十四

中

辯口之不加而直言之獲用矣

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近者人主之所恒保也以其利害切於已也遠者人主之所恒畧也以其事勢外於身也然而遠者近之關也近者遠之藉也故保近者未有不崇遠也遺遠者未有不剥近者也誠以一端言之夫戎狄之患古今之所不免而亦人主之所切圖者矣其所以圖之者謂其患之密邇也倉卒而至且及身焉於是慎而防衆而禦後擇備之卒以自衛集招募之兵以自保

其為身計甚力也至於遠遠之寇隔越之亂則因循苟且聽任臣下慮之靡亟而覈之鮮真斯非以其利害去已不切而耳目所未覩識然哉然不知近者少寧而遠者不息則寧者不足以及遠而擾者反足以蠹近矣何也夫近非自能資近也所資者在於遠也遠非獨能益遠也所益者在於近也故忘其所資資匱矣畧其所益益慳矣且夫人主之緩急臣下之所視以為倣傚者也今使其在目前者怯於近且切而律之嚴乃其耳目所難及者任其懈怠延引莫之或較也即較莫之或莫且當也則臣下者咸視之以苟歲月矣夫有舉遠談近之虞而俾其臣下視之以苟歲月者非國家之福也

通言

合卷之十四

五

夫大臣者人主之所資以共圖化理者也然而大臣之於化理也豈能獨任而自見哉天下之賢智材術則化理之所資而聞見之所以據也古之賢大臣之於天下士也謙以來之虛以諮之謹以受之信以行之其視天下之士咸我所不及也視我之位咸天下士所得共也故詩稱周公之德曰公孫碩未至而士之咸遠也故詩稱周公之德曰公孫碩

膚赤窮几几而史載其一飮三吐舖一沐三握髮
蓋言心有所下而志有所專也故周公曰延天下
之士其門殆若市焉而人不謂之濫以上聖之識
過以相延而人不譏其濫者知其意之誠也後世
之臣則不然其開門以納者未必為國謀大計也
將以來諂也其啓途以進者未必為已聞至道也
將以達利也其溫顏粹言以接者未必為士顯求
益也將以表和易而多其趨也遷陟有謝睨越有
辭滯淹有干慶吉有賀毀讒有告援引有納舉天
下之士咸出我門則喜矣苟其出我門也有一人
焉直以規婉以諷舉利害以相白援休戚以相箴
則是一移口一啓而罪咎行矣故古之大臣之
延士也從其實也後之大臣之延士也慕其名也
故外蒙坦夷之譽而內收趨覲之奉身據接納之
稱而心懷忌阻之私故雖其門如市而其心未必
如水矣故古之臣以和易為貴也後之臣以和易
為損則未若峻厲之為愈也故後之美和易者皆
其巽懦猾熟無恥者也所病峻厲者猶其高簡介
潔有限域者也何也虛實異也故人君之論相欲
其有周公之延接而又欲其有周公之心術則可

矣苟不能然而責之集眾忘廣忠益者是徒為大
臣聞諂賄之實而大之也
夫利害者國家之係也源流者利害之故也故利
不獨利有所以開其利也害不自害有所以成其
害也明主知之故事必求諸從致而理必稽所由
來苟其利害之成于已也則先已而治之苟其利
害之構於臣下與庶民也則先人治之斯天下所
以有全利而無大害也夫天下國家之所急者財
用積而緩急多備也故孔子曰既庶矣富之管子
曰倉廩足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蓋言
饑寒之足以動心而禍亂之起於所迫也然而所
以致其豐且匱者則有由矣夫漢文之時其去高
帝豈遠哉其民則瘡痍戰鬪之餘生理未甚復也
文帝約以制度示以敦朴後宮衣不曳地露臺之
費百金惜焉未幾而海內富庶太倉粟紅腐隋之
文帝富甲累代矣楊廣承之侈心一作不數年天
下遂亂此二君者所謂致其豐且匱有由者也故
後世人主取財非不百倍前代矣其所以用之之
儉則未嘗有什一二及於前代者也天下之貧且
乏也非不歎息而思有以救之也然而嘆之切而

費之轉舒救之加而靡之愈廣則何以責財之愈不足而民之愈自窮也何也天下之財天下之民出也夫始也舉其出於民者濫焉乃其窮也舉其濫乎民者戒焉可也窮也過於始而濫也益甚於始則已窮者宜其甚焉已爾故徒嘆而不求其不必嘆之源數極而不得其罹于極之病斯欲圖天下之有饒裕時者鮮矣

夫天下之勢所以不可為者何也實効未臻而虛文先勝也夫萬金百頃之家樂為富奢固也然必其子孫賢智僮僕忠幹獄訟不興而侵奪解遠乃

通言

卷之十四

八

始為之則其勢自可從容而其害不至浸進矣夫愚人於此擁厚賞都巨富而外患日尋子孫僮僕無一可倚者顧侈然自馳於靡驕崇宮室美妻妾華衣服飾器用繁賓客之會尚饋問之需至其所謂獄訟侵奪不顧也子孫之辱且蕩僮僕之倚且避不恤也如此則靡驕者將不可保而侵奪者此愈益甚其富也必亡已爾夫天下辟之家也古之人主將欲舉四海之廣萬國之奉少自崇飾以稱其名也必自計曰吾朝廷士盡賢傑守宰將帥良且勇乎吾寓內盜賊息乎蠻夷靜且退乎諸如

此類為國利害者咸獲且揖焉然後於所欲稍自崇奉者一為之夫是以時足優游而害不滋長矣後世之君則不然其朝廷未必皆賢卿相也其郡縣未必皆良牧守也其險阻閭隘未必皆勇夫智士也其寓內盜賊未必息也其四夷寇暴未必靜也凡可以為外侮禦而利其國家者邈如也凡所以崇飾而長虛文者日甚也如此則其害必有如富家翁之所蒙者矣夫不求諸可恃之實而亟其可省之費者是舍益而樂損者也不防其將及之患而苟其自奉之娛者是務觀而蓄禍者也夫天下之患莫大於將及而不為之圖天下之財亦莫焚於尚不能不用而豫為之竭夫盜賊夷狄勢日熾焉而顧虛文靡之斯其財匪餘矣誠令其一有所需也何以應之邪故曰天下之所以不可為者實之未臻而文之勝也

通言

卷之十四

十九

夫兵者驅之死地而危其生命者也夫驅之死地則其視死也蓋未有不戚也危其生命則其視生也蓋未有不保也戚其死故凡可以免死者無不至矣保其生故凡可以得生者無弗為矣古者人君之於兵也能使踐死地而不戚捐生命而不顧

者何以致之哉將得其人而處優其道也夫聖王之遣將也跪而授之鉞曰聞以外將軍制之聞以內寡人制之授以鉞鉞至重也付以安危至急也與以百萬之師至衆也然人主不之疑而反任之者知其賢可託而不專其行事也李牧之為將也使士馬飽饒投石超距有樂戰之心然後戰故每戰每勝為趙捍禦北邊匈奴卒不敢侮是則賢君之用將而大將之用兵者然也夫後世之君之於兵也稽其籍而不選其故而不堪也於是始用顧募招呼之徒乃其募且招也初授之金數千為

通言
卷之十四

好言誘之設重賞激之市井里閭之民樂於數千金之獲而不睹其害也於是輕易赴之其既赴也弓馬衣甲咸數十金出矣所費數十金已罄俾之捐室家棄農畝無鄉井之樂而有死亡之憂求其不怨且戚而遇敵直前者什一鮮矣而其於將也不惟其賢也惟其授也即其授而賢不惟其任也惟其制也故戰而勝未必實勝矣戰而少不勝是未旋而誅已及矣求不吮剝軍士以粧飾其功而掩蔽其敗者鮮矣夫兵固有不樂之心而將復增之以苦將固多自全之計而上復重制其權夫天

下盜賊夷狄幸小禍半據爾設至大變姑倚之宗廟之靈國家之祚則可也

通言

通言

卷之十四

十一

題言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執行父校

學尚篇第十五

孫子曰夫學者所以矯氣習之偏求中和之變燭理道之旨希聖賢之途者也古者人之學聖人也先之心性次之德行次之文藝心性本也德行事也文藝資也乃后之學聖人也舍心性而不求棄德行而不務急文藝而是先也以助口耳以干利祿以飾狡詐以恣恃害厥求愈力厥離愈遠矣夫

題言

卷之十五

一

純內以貞外篤履以致潤者是順達之叙也侈虐而華實執名而後脩者是逆求之誤也夫順其叙道斯竟矣逆其求道斯窒矣故由順而進造有淺深成有大小者至道不同同一驗也循逆而造其於道也莽蒼踔越爾况望其詣埏域而升乎與曲之間哉

聖人之道高而不可企也遠而不可齊也精而不可擬也欲為聖人其求之也躡乎其高也馳乎其遠也急遽乎其精也斯荒且驟焉者也夫行處坐臥非道乎語默食飲非道乎是故時而履之日而

之頃刻而究之口不遺不壞也身不毀不折也心不道不慮也夫無時無處而非道者未有不馴乎高浸乎遠次第乎精者也

六經語孟之文遐哉邈矣下之則左傳國語其古而贍也先秦其渾而暢也兩漢其雅而醇也晉魏六朝其偶而細也韓柳其趣而昌也宋以道學為文亦其理而解也夫學學為文者也學為文者何也學文以識道也夫文之體不同其律諸理而言同矣得失不同其成於理有異同矣然則諸家之文可以不究邪

題言

卷之十五

二

原道文之粗者也原鬼雅者矣韓之文善者不在是柳則槩乎自成厥體視韓有加矣然古文之氣至二子亡之矣唐詩賦取士而文即不優漢賢良文學取士而文即成勝宋初詩賦繼經義二者皆靡足觀焉人材時運限之也

莊周之文文之奇者也其語道也意不詭於聖人而詞之妙足以形之夫周有意為之邪材則然爾列禦寇彷彿周然自有不放者矣莊列文考工記當同觀

三百篇而下騷其至也騷而下漢之賦其至也

晉諸賦視漢殊然自成其家矣唐之賦且不足觀
宋可知已矣唐賦匪不麗自屬唐宋詩有不為道
學語者然自宋

夫欲觀往古之迹則於其紀載者矣上自開闢法
象已著下逮宋元時世損殊國家之治亂人材之
邪正事變之糾紛忠良之獻替咸於史乎紀之舍
是其何以為據哉夫所貴乎學者以其明歷代之
故而通亘古之實也蓋長於理道非史不能徵證
議論非史不驗裨益觀法非史不究資輔政治非
史不廣採摭名物非史不博故窮之幽深則多所
通言

卷之十五

三

荒稽之事迹則優於用斯史之所以不可不學也
今或有章縫而虞黷校而將上之官為文史職在
顧問而乃俵俵解知語興革則俛首而避問得失
則張目而觀者其於人得非形體之血肉餐位之
素尸者哉故曰史之不可不學也

讀史者非徒以稽故實侈談貫兩要之是非得失
存焉然是非得失豈易定邪故有行義無忝而當
時以為詆者有志操多僻而以為譽者有當時譽
之而後儒是之有後代與之而當時議之者紛紜
彼此其何以明學者苟不求諸己心要諸獨見而

隨眾咻譽其不繇亂失其鮮矣故詳之事實以執
其憑參之理道以定其準考之疑似以決其斷燕
之評論以酌其宜講之朋友以究其是夫然則古
今人物有遁清者哉斯讀史之良法也

陰陽星曆術數諸學通洽之士咸所宜知矣然其
說悠渺而靡證其法紛紜而莫從律呂器數代有
論議宋之儒賢胡范者流竟何所準故覽觀歷代
諸家知其異同可也必欲訂定折衷曰我有以窮
其得自標擬焉斯妄也夫推算損益之術要非正
門古有精之者或其聰明奇巧自與心會此乃別
通言

卷之十五

四

有所長非可槩悟也且即以其術神會奚裨聖賢
學哉高允有云天下妙理至多何必論此蓋名言
矣

名物制度者歷代異同得失具焉不可不知也杜
佑通典至唐而盡元龜御覽博矣然泛靡旁曲與
治忽判作頗不相通馬端臨者宗相廷鸞子也元
初隱居鄆陽通考歷代文獻自成一書詳收博載
綴以儒賢議論而訂諸己言斯宇宙之宏觀古今
之鉅典也其錄漢唐以來儀注至累卷帙頗以繁
多為憾然於攬當自不得不然反是非通考矣

司馬光之治鑑理亂具焉馬端臨之通考制度詳焉談二書納之胸中可以言儒矣

字書之學古人意義存焉點畫具焉上自倉頡制作下及次仲楷變繼之草重之行蓋隆古之遺而歷代之變也今謂學者字非所急過矣夫宇宙內事孰非儒學所當曉亦孰匪其所當精古者六藝之教不射御書數邪世人作一畫彈一碁即欲凌越技匠而超駕國手至於字則謂其不在窮極精妙何邪有能究象會轉諧之旨擅楷行隸篆之法而深之者則亦通儒之一事矣

通言

卷之十五

五

漢去古未遠故諸儒注解經義要咸近古有據且傳授多人未必咸不善也至若王弼之解易其言大有合於賢聖而絕無涉於老莊宋儒失在自是於漢疏率棄不用持已意解之未咸聖人意也後世右文好古即欲尊宋以宋為主而擇取漢唐注注其下參互正焉可矣乃復聚宋儒之言細而箋之謂之大全者斯矯枉過正矣

成周取士德行道義也漢賢良文學也唐詩賦也宋詩賦經義也今之制經論策也夫經論策華詩賦鄙之意則善矣士之所以事之者未善也夫師

講解之成言誦排耦之糟粕乎居而綴之臨試而錄之苟利一時進取者可得言聖人之旨邪乃其已進也淫貪巧宦不顧厥身又可得言道德之趣邪而皆經論策者為之媒也雖然斯時制也士苟不欲進已矣即欲進而舍是孔孟且廢廢矣夫法

者所以基進也為之在我者所以善法也故循其法以從時熟其軌以求得即其理以識道推其道以律行斯德行文藝兩善之矣夫教人者非舉子業不可然未嘗教人業舉子而廢德行也取士者以舉子業為重然未嘗欲士舍德行而業舉子也

通言

卷之十五

六

故取士者制也為之自我而善者人固自慶者也故舉子業德行業一也

夫士之處世所貴乎窮學問之旨而究事為之本者也夫學問之旨理涵焉事為之末道寓焉故營務而遺學者其失也俗尚學而廢務者其失也高蓋天下之事咸屬之吾人人不事任則將疇任哉國家天下事也理家以及國營國以及天下斯歷練之由推而試諸之從始也今之士率以治生事產為學妨故其志罔屑焉不知處家之與崇學何是相妨哉且夫一家之中田疇具之織紉有之就

茲幹理耕付之奴織付之婢我但為綜其紀綱
其勤惰爾諸若此類例而行之則家無遺事道在
其中矣假令據案估誦荒闌莫知攬經警校精工
不問而俾其室家凍餒餒啼則衽席門庭之閑且
昧之矣又奚以天下為哉故曰治官不理管家不
辦皆優逸之過者此也

夫峻言峭論勇為果作者履位之節也循謹含默
謙卑雅重者未達之守也故士之平居也當使言
不口出事常人後兢兢慥慥類諸無能淋慎周詳
有如女子然斯善處繩墨規渠之地者矣至於義

論言

卷之十一

十一

之所激奮不顧身理言所屈言惟恐緩者則有時
焉非窮居尚也且夫平時不能養重而臨事或能
急義持節者豈理哉今之人當其為士也甫得衣
冠遽騰議論未離總巾即効浮薄皆朋友之過失
揚守令之長短操閭里之陰私見長者不知讓遇
德者不知敬也或有侮慢誚之聞箴規不知省遭
斥責不知悟也或怨讐相之輕事好奇不近于道
果銳無檢未足與共發舒暴露壯氣盡矣幸而有
官顧反局縮卑懦平日所見消滅殆盡者其常也
曰士當養之平時曰隱居求志行義違道皆

言也慎之哉

士談空廢務不可也急務管私尤不可也超有位
以資請求託富遊以圖餽餽擅保託以要恩惠恣
興滅以網管視今之士視為恒矣斯不其尤下尤
下者哉

俗之成也漢以清議唐以清流宋以芻蕘成殺其
身錮其籍祖其國焉甚矣風俗移人不可禁也今
之俗靡然下矣士廢漸世其過者流于浮薄其卑
者習於諂諂諂諂浮薄成風也就之諂且諂者恥
德甚焉然士之雖此其俗顧反眾者何也以時之
論言

卷之十五

十五

尚引之也夫特立了行執執獨見不為俗易不為
眾移豈非豪傑哉
德行道藝周教也志仁據德游藝孔教也故藝者
學士儒生之所不可缺者也古者教人六藝樂居
一焉詩者樂之被而志之所以宣也三百篇尚矣
漢魏而下代以其體相變要之暢性情之和咏心
志之感形事物之狀咸有古樂存焉今之制經義
取人不暇詩矣如有別材殊致以餘力為之可
也然詩之藝使今適而易流乃所謂舉子業者則
拘繫多忌而人所不欲者也夫以所不欲對所易

流苟不知已矣苟一知之則未有不舍而詩者矣
故詩者妨業廢務之事也士欲以其業媒進而詩
焉非專精之道也故古之教不可無詩今之教不
必有詩

士之學有六暗室一也大倫二也衆行三也往古
四也世務五也文藝六也六者脩而大儒之用成
矣大儒之用成大人之事具矣舍慎獨而倫倫不
可薦也舍薦倫而行行不可備也舍脩行而問學
往古不可通也舍通古而求務世務不可明也舍
求務而文藝文藝不可治也夫本末先後之際士
其審之哉

通言

卷之五

九

學不可以不講者也朋友者講學成德之資也然
多言語則反亂多誦記則反馳多勁直則反傷多
許品則反薄多尤怨則反悖五者行而友之益衰
矣友之益衰則顧未若獨居自益之善也

祿位名壽咸天之所以厚人然造化棄除宇宙缺
限不可兼得也故有令名者難期壽考都大位者
恒多垢汚非獨人事脩為致之亦天不欲人全富
其盛爾學者惟脩身行法俟焉幸而遭際亨達則
兢兢翼翼保守名檢可也如或位不顯巍官僅備

類而美名煥譽為時推羨斯衆情冥宰較計及之
矣養德隆貫益副其名在我所得為者也殀壽順
逆若之何哉

通言

卷之五

十

隨言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軌行父校

家範篇第十六

孫子曰家國天下理一也乃其勢則難易互焉余夫一家上者百人之心爾次者數士之心爾又次縣人止爾故齊之易不亂教之易不違處之易不缺也夫國與天下寧獨是哉異政殊俗欲其一也近觀遠聽欲其從也此病彼病欲其達也斯其難察也難易什伯矣然國與天下屬之君家者人皆有

禮言

卷之十六

一

之者也故君也者賞罰生殺行焉操賞罰之柄而濟之生殺之威民有未從鮮矣夫一家非無賞罰也賞未必能使趨而罰未必能使懼也何也生殺不行也夫有賞罰而無生殺則人知其利無幾而害不甚利害之損益不足以動之欲其從善而背惡難矣若是其機寓焉機在謹諸素者也夫賞不可使趨不有不賞而勸者邪罰不可使畏不有不可而威者邪故規矩素立則人之習之稔矣限制素明則人之守之定矣習之稔守之定故可以無賞而恒勸無罰而恒畏也使民恒勸恒畏者家之

所以不難而易也故家國天下其勢不同其底亦不同國得以自由斯生殺行焉緣法維教也家不得以自擅斯規制行焉即教為法也夫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此其說尚法制指束者矣然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傳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闕閱則堯舜之道術不如寡妻之誨諭蓋言徒法之無用而素信之可以諭也故規矩限制其始未嘗廢賞罰也賞不必生誘之罰不必死繼之行之既久民自子然知其不可犯矣故曰家國天下勢不同用亦不同不得已也

禮言

卷之十六

二

禮義之心天所授也儼則失縱則淫其勢然也善治其家者慎男女之防重閨門之禁使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庭鮮措履之迹夜有秉燭之遊然後可以養深嚴之性而遠褻嫖之誚矣其或以嬉嬉為和易謂嘯嘯為嘒嘒聲容誨於房帷界限弛于閭域者斯淫佚之所由起而禮義之所從廢也易曰閑有家悔亡言謹其始也父子兄弟之間情之所重而敬之所屬也夫至敬無文至愛在色故徒敬則拘且閑而繁且矯病之矣處此者當使家庭日用之常恩意諒出而言而

教自諭不強而禮自孚斯無愧乎親親長長之真

爾
魯兩生曰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興家與國
一也夫為家者當其草創也室廬田畝飲食器用
僮僕衣服具焉爾及其事日綽裕而意益從容然
後文彩翬生之此乃自然之叙而浸漸之理也
如有規模未立而遽崇美觀基本尚微而先事修
末者吾見其日竭焉已矣

久之處家當使富不異貧貴不忘賤強不殊弱逸
不踰勞乃可以長保其有矣今之世豈惟慶富貴
強逸變常違故哉或祖父時視其子孫資產虛曠

宦位崇卑勢力小大事務廣狹什伯殊也然為祖
父者且儉朴謹慎未嘗少過也至其子孫田園邸
舍日減仕宦爵位日下勢日微鄉里人侮且侵日
至矣此宜視前世日盛也乃願愈益崇長過之是
故祖父衣僅一帛食僅飽賓客宴會肉數豆酒數
行今非帛不衣非甘不食矣宴會肉數十品酒不
客醉不止矣祖父時家人粗布袍袴草屨今家
人非纖細不衣非輕涼不帽絲紵不履矣房有寢
釜自製飲食人有僕從騎乘矣鄉里人侵侮爭訟

畏不行即行不力矣田不肯為主冀室中滿
遺矢不肩階庭有草粗瓦屑不帚日有奕棋博
歡笑酣酣聲矣有過皆罵即不痛且甚不受矣即
受啼號臥不終日不起矣見親戚宗族望或騎而
遇之不下行不讓路矣夫事日歎于前而慶日倍
之者何也積之所成而縱之所致也夫國家之衰
也率虛文病焉周之興也不稼穡乎其末也文勝
劉裕之起也不農畝乎子孫見葛燈麻拂土障納
襖田舍翁哭之故崇虛文而忘實務踐驕逸而恥
艱難者斯匱乏之肇而衰敗之由也慎之哉慎之

狀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十四

其哉妾庶之愛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
臣者也男子之恃有之則寵嬖人之性遇之則妒
側貳之態居之則驕寵故愛移焉妒故威肆焉驕
故分暗焉家而有此夫嬖之恩薄而祗席之間爭
關興之矣蓋妾媵之設本為宗嗣圖苟有子孫斯
可以無立也必不得已為之猶當使已無偏寵之
私人守卑下之制斯標木化行而閨門之內未有
不如鼓瑟琴者也夫夫嬖之際雖唱隨天地別之
然恩之視義勢必掩焉不可執一論也必欲剛腸

不化持已甚之責施諸煩人難矣乎

子孫而賢且材富貴隆昌係之矣上也中材之子則衣冠世閥可望其保焉次也駑鈍驂駘暗於誦學諒其不能紹啓世胄駢列進取下也苟有是人即使之講稼穡之務習氓庶之分他日猶不至蕩棄門戶為鄉里笑矣設或不然而示之奢靡寵之貴驕友之非類令其入有紛華之奉而出多誘引之囊斯愚而益之以愚鮮有得全者也

國之存亡家之興廢雖有數焉然率以天理為果報爾故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通言

卷之十六

五

餘殃夫慶與殃非倏來而驟至也由和氣之感召者深而乖風之鼓煽者久故福不可禦而禍不可遏也是故為祖父者心不懷非僻之念口不道狼戾之言身不履淫污之行存忠厚以立規模敬孝敬以端表則務耕稼以示勤儉甘柔弱以寡爭鬪厚親戚以篤恩愛凡此皆所以養和氣而繫人望也故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言天道之終還而為善之不可不強也反是而責報于天難矣難矣

夫天道至厚而品彙覆焉地道至厚而山嶽載焉

船舸之舟不能任千斛之受輶軒之軸不能當萬

鈞之寄者以其承之小而付之大也徵諸人則亦有然矣夫王官天府苟有一命之屬斗升之奉被衣冠而享榮勢者亦必其威儀法象各相稱焉矧夫弘爵我位重寄盛超觀瞻係之人神聽之而可以佻輕險狡之夫當此地哉故士必取裁于德器而福每不降于濫人蓋言其有勝不勝也是故教子弟者聰明迅捷非所貴也狡譎智計非所用也便媚輕俊非所尚也先之忠信次之威儀次之言語次之行義一歸于厚斯可以養天地之本初而任寰宇之付託矣不然則技能辯博之子如孔熙先禰正平者寧免為亡身之具邪

通言

卷之十六

五

人材之出國之將昌也子孫之賢族之將大也家有若人則當愛惜保護以俟其成立無彼我論焉可矣乃或懷媿萌猛視人之有惟恐已勝也陰摧隱射撓陷施之然後為樂斯豺狼之用心而犬彘之不如者也夫四海之廣羣生之繁賢良俊乂猶將有弟兄子弟愛焉况俱為肉骨統關門戶者乎昔六朝之君猜忌同氣至於剪落洪枝終歸覆敗史氏論之曰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他人

入室將七廟祀絕家國之理茲言其驗之矣

慕民之生富貴貧賤有命存焉求之不可致却之不可廢也教子弟者要令其守道脩身樂天俟命已爾富貴榮利慎無使求之夫求之而得忝於心矣求而不得卷其節矣或使已為卿不用而教子弟以求富貴并已亦棄其平生取嘗笑矣昔陳咸不應父言而曰教我以諂故能終懷漢室至謂我先人豈知王氏臘我斯素行之所成也若齊朝之士矜其子善琵琶仗事上官無不賞愛者殆異乎人之教矣

蕭何置田宅必於僻靜地曰後世不賢無為勢家所奪顏延之見其子造屋曰好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夫天下之勢變故安常與衰之機同之覆手焉爾故有朝位公卿而暮同氓庶者有祖父之產連跨阡陌死未久而子孫乞丐者矣盛田園以爭肥瘠崇門戶以當要衝一旦失勢或其身不守焉刺薄之吏鄉里狡獪之民指之曰茲某氏田勢奪某氏屋厚藏者也無從朵頤橫謀強取至於累及其後人軀軀殞命者蓋比比是也夫二君之言非卓識邪

風俗之衰也強者人忌之弱者人笑之弱而與人
有涉也禍之蓋四海同轍矣甚哉鄉里之難居也
夫人忌而我益謙則忌者媿人笑而我益守則笑
者矜人禍而我益避則禍者輟斯以柔制剛居靜
禦侮之道也夫惡其忌而強是逞病其笑而弱是
競伺其禍而隙是報者愈敵而愈起矣

一鄉之俊鄉里之所望也一邑之貴邑里之所倚
也千金之子族閭之所資也夫待晏子而舉火者
不七十家乎孔子布衣養徒不三千乎故鄉里宗
族患難與謀饑寒與濟可也愛富強貧趨要恥賤

視其急且困猶胡越也則鄙而忍矣甚之陰害陽
救面是背毀一言解脫苞苴冀焉睚眦牴牾劍戟
萌焉則鄙而忍甚矣何名為鄉黨宗族望哉
子孫材賢爵位逮焉善矣苟其與時不偶而賦命
多違也將奚為邪脩身以獨善好學以自益文以
舒廣蘊恥以固其守使鄉里稱之士庶範之亦可
以無仕已矣夫今之仕者非古之仕者比也古之
仕者以其仕重今之仕者以其仕輕也故美官崇
位榮勢顯趨易爾高雅文繡之人何可多得哉嗟
夫吾不顧子孫富貴也能為高雅文繡私心幸願

足矣

古人之學上則洞達天人次之博通治亂又其次乃及文辭故文辭者學之藝而末者也微之材有不同所出亦異焉爾雅簡與辭足以繙理者上也昌明條達理發於其辭者次也外之則有若人焉靡俟思營不假塗轍而翻騰澎湃肆手成篇綺麗輝煌從心合矩者此乃製作之逸材羣類之絕足不可多得者也然要之亦一技爾擅此者恒當歛束退藏持謙守拙使銚鋸不露媚嫉不興可矣若乃矜長以茂衆挾有以凌人如私康之於司馬禰衡之於江夏者斯不獨時輩拘之抑亦造物之所妒爾

語曰賢而多材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夫財者志之所由逞而欲之所由生也故雖賢明識達亦或移焉鄙陋淫淺之庸有不因物以遷而隨俗妄恣者乎教子弟者每當使衣無餘帛食不倍甘手靡羨貲歲希剩積隨分而足優常以居然後能陶養儉性塞絕情實矣如其不然顛覆門戶者豈少哉爾廬市產多屬膏粱之後起家植富反自慕褐之子以其所養致之也

子孫材者上也不材下也欲處乎材不材之間則鴻樸退靜人雖目以無能亦不失為有德之中人保家之令器矣若夫狡險譎詭習與性合強凶猛疾見事蜂起者此屬即能偶庸俗之賢致鄉里之畏然生事取禍往往由之未可以自喜焉爾

瘠土之民勞沃土之民淫城市之民情田野之民苦仕姓之僕驕貧家之僕力所虞然也為僮僕者日見其主紛華要勢以為尋常視如絛紩矣一旦殊異門戶及之衣食減削聲威頓改往往成苦窮感畔離他法者豈鮮哉夫能使賤不思贖貧不懷富哀不悲勢死不肯生植遺朝妾而人猶戀之者善矣

兄弟同氣也利之所在爭斯萌焉妯娌異姓也強之使合心常異焉以同氣而處同利以異姓而懷異心求免乎乖離鮮矣使為兄弟者愛不奪於利害言不惑于閨房為妯娌者息讒謗而重調停戒參商而念骨肉事每居後利不覲多悲喜休戚感心闕焉操孟閼墻吾知克夫爾

題言

遜言

華容孫 宜仲可著

齊安王同執行父校

叙撰篇第十七

混沌肇判玄黃位焉磅礴瀛海遺疇肇儒譚術
會代有淵青淺膚之觀詎曰洞燭爰述所億管仲
曩同至隱百千一二疇藉撰天淵篇

生人之初降稟則有率履不越是謂桀紂聖往範
垂行存日用泛應恒踐故匪大閑天命度斯希聖
則近信不次舉觸見津微撰入撰篇

宗子司牧民責攸歸煌煌大君業業維職勤荒治
判敬肆效從彼肆且勤厥類衆廣更僕莫竟邇也
何言梗槩謨之姑述所抱撰君道篇

粵古有言匪賢曷又受任承託忠謀是資彼焉鞠
躬斯曰克蓋回邪苟執孰攸用良凡此表儀肆敷
安究即我替見錄存簡書撰臣則篇

皇皇六經厥訓立極去聖者邈言是以訛途解門
談各遵已觀律彼準的於何能符儒賢莫疵矧予
寘見據此固陋缺如僭而撰經論二篇

爰自太古簡冊用昉世降代絕應有國史弘纖鉅

眇眇匪蕚收得失義殊見循恒衆宣歸厥定訖云
其臻閒紀我愚俟後君子撰史論四篇

六經邈矣諸子用承言也益篇義則皆具厥偏且
繆信無足觀亦有粹精協聖不詭棄短而用咸可
道裨摘彼休嘉附出已意撰摘訓三篇

蕩蕩國家微政局紀今之從政暨我殆而舍彼要
端一任顛覆執執無任歲謨訖師我懷坡蘓議政
暢止倣詞宗哲庸告所先撰政理篇

上聖下智罔學可虞繁彼為學道焉孔多世學講
疎分甘牆面匪白自棄誨言莫聞凡此攸崇具在
典籍淺易之旨爰啓童蒙撰學尚篇

凡百有家道是用保而家之害顯矣厥由彼愚者
人覆亡自喜紹休繹緒咸我子孫曾是弗貽曷云
其範爰近爰俗垂之世謨撰家範篇

鵞湖後學王嗣經書

遜言終

遜言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孫宜撰宜字仲可華容人是書原目十七類分
十七卷此本止於十卷蓋非完帙論多膚淺如以
雷霆爲蛟龍之類以朱子綱目立綱分注爲贅以
王侄王叔文爲受誣尤涉偏僻

詢葛錄一卷

〔明〕陳沂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今獻彙言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詢葛錄一

卷《提要》

詢葛錄

二郎神 二郎神衣黃彈射擁獵犬實蜀漢王孟景像也宋藝祖平蜀得花蓋夫人奉景小像於宮中藝祖恠問對曰此灌口二郎神也乞靈者輒應因命傳于京師令供奉蓋不忘景以報之也

漢壽亭侯 關羽人稱為壽亭侯漢壽地名亭侯官名

常昭為高陵亭侯蔣調為岳鄉侯是也漢復有鄉侯**張儼**人以二郎挾彈者即張儼也二郎乃詭辭張儼乃蘇老泉所夢儼挾二彈以為誕子之兆因奉之果

詢葛錄

乙

羅六

得軼轍二子見集中

玄武 真武即龜蛇玄武神也青龍白虎朱雀皆奇惟玄武陰象獨偶北方肅殺之氣故持劍其色玄故衣玄

泰山碧霞元君 元君女像愚民以娘娘稱之北方稱為奶奶蓋后土神故也世俗遂以女像相傳以起愚

民之信向余嘗嘆曰曾謂泰山之神不如奶奶乎

門井竈廁神 世以門稱丞戶稱尉井曰童竈曰君廁

曰三姑皆古戮于門而自投于井竈廁而死者人遂以為所司之神而圖其形焉理或然也搜神記又云

廁神名郭登遂頭青木豈亦死於廁者歟

牽郎 小兒相牽戲曰牽郎即拽弟第打破瓦兒不坐地初不為意後知祝生男也牽者即即拽者弟第打破瓦穰之以弄璋不坐地穰之以寢牀無非男也古人小兒童呼亦相祝之意

保媼 古優女曰媼後稱媼之老婦曰保考之鰥魚為衆魚所淫鵠鳥為衆鳥所淫相傳老媼呼鵠意出於此鰥或因媼而得名也即蛇與龜交而雄龜畏避之意故曰龜

詞藹錄

二

三

問到底嘗見人相詰必曰打破沙鍋問到底不知其說後知問乃疊字器瑕池鍋力薄損則其疊到底故怪問者借此以言

正月 秦以呂政諱以正月之正為平聲自漢至今形之文辭詩歌皆從平韻秦法之嚴如此

漢子 漢自武帝征伐匈奴二十餘年馬畜卒重墮殲罷極聞漢兵莫不畏者稱之為漢兒人又曰好漢自後為男子稱矣

黃卷 古人用辛苦之物染紙以辟蠹其色黃故稱黃卷有差誤以雌黃塗之而蓋以墨書後人有言誤即翻改任意是非謂之口能雌黃

窟窿 俗稱孔為窟壘蓋翻切也窟壘窟輕牽孔市語有黑鬼切翻漏八分等語欲諱而不明也傳久遂不知所謂

結屋 枋湊合處必有牝牡筍穴俗呼為公牡筍是也

屈戌 屋門牖闔鎖屢釘較也俗呼不一亦不知為何字近觀輟耕錄所載為此字引梁簡文帝詩云織成屏風金屈戌唐商隱詩云鎖香金屈戌又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又作屈膝銅鋪即金鋪古之戶牖飾寶石鴉瑚每見權貴人以青寶石作帽頂曰鴉瑚考

詞藹錄

三

劉穆

之田田之寶有五色亞姑又曰鴉鶻蓋番字譯者不必太求也

課馬 以牝稱課蓋唐計歲課駒故也見輟耕錄

正五九月 新官到任多忌正五九三月不知所謂唐以此三月斷屠宰節度使上任必有大宴宰割遍及下人緣禁不便事故於此三月不上任非不利也今無齋禁而亦不用豈非因襲之弊哉

鳳簪 即紙鸞又名風鸞初五代漢李業於宮中作紙鸞引線乘風為戲後于鸞首以竹為簪使風入作聲如筆名俗呼風筆

跋見錄南人呼菠萊北人呼赤根萊南人呼覓萊北人呼荇乃人覓音誤也易夫有覓陸卦詞董遇謂人覓北人誤以覓爲荇古稱藜即灰覓老可爲杖蓋藜杖也

詢藹錄

四

詢藹錄終

詢芻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陳沂撰沂有維楨錄已著錄是書取里巷相傳譌謬之事及通俗俚語各爲疏正其出處故以詢芻爲名僅十九條皆不足以資考據

眞珠船八卷

〔明〕胡侍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眞珠船八

卷》提要

眞珠船目錄

卷一

祝築傅巖

西岳

軍號犯古

謹

龍上異獸

葵

覆水不收

公主翁主

卷二

鶴尾

誌銘

墳碑之制

鐘室草

淳梁二令

苦賞之異

外國人進士

茹蓮

性與天道

涇屬渭汭

牛蚕

奉承御史

掘塹

有又

告訐

蔡邕有後

削城角

雙頭蓮

地理

高實之校

側室死節

武職不守喪

漕河

正學祠

二老奇遇

警枕

趙高之詐	五父之衢
隸書	賭博
秦聲	兩造
樸朔	關中無舊族
卷三	
斷竹之歌	南北音
北曲	簫
磬	琴
罰飲	知醫
居苗	蛙給康
離合體	越絕書
福堂	漁父瀨女
死生冥定	臨刑飲酒
事機難測	子晉劉安
軒渠	例厚
讀書法	唐文粹
文選	感孕之異
沈存中論星月	精為星
卷四	
合口音	蒸字韻

元曲	戒石銘
權臣官銜	識緯書名
齊氣	齊民
障泥	舍銜音義
親王公主禮	馮夷
偽學	巨人
龍九子	黃金
行藥	博學
宋食事女	房庶論樂
卷五	
戰車戰船	利
董賈	葦姑
東籬	甜酒
盧坦之言	夫妻義絕
滕茂實	喬文惠上梁文
汎濫追呼	黍
稷	渠
秣	歹另
已字三音	詩人幸不幸
厠諭	粉箋

募敵衆

西翰林

折像

曹狀元

蒼雅

奇器不傳

許養

二烈婦詩

五曲江

致仕半祿

蒲輪

泰卦

京官騎驢

吳琛船目錄

真珠船卷一

王徽之有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

每開卷有得及他值異聞輒喜而筆之日擘月

擲間參獨悟時序忽忽爰就茲編遂總謚曰真

珠船雖非探之龍領頗均剖之蚌腹繫於博奕

良已勤矣顧并見不廣疵類寔繁魚目混陳貽

笑蜚子采而擇之尚仰賴於朱仲云爾

嘉靖戊申八月之望關西蒙谿山人胡侍

說築傳嘉

說命曰說築傳嘉之野孔氏傳云傳氏之巖有澗水

真珠船卷一

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

之以供食至蔡氏不從其說乃云築居也今言所居

猶謂之卜築余按孔子語子路云傳說負壤土釋板

築而立佐天子孟子云傳說舉於板築之間莊子云

傳說胥靡墨子云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傳巖屈原離

騷云說操築於傳巖賈誼鵬賦云傳說胥靡兮乃相

武丁班固公孫弘贊云版築飯牛之朋崔駰達旨云

役夫發夢於王公張衡應問云委帟築而據文軒夏

侯湛抵疑云傳說操築以寤主半枯讓開府表云有

遺德於版築之下郭璞三蒼解詁云板牆上下板築

杵頭鐵省也。壬子年拾遺云傳說實為赭衣繫於腰。岩以自給。蕭綺序錄云傳說去其春築釋彼傭賃應。翹旌而來相沈約恩倖傳論云板築賤役也。傳說去。為股相。右諸說皆遠出蔡氏前。並同孔傳且孔孟莊。墨去股皆未大遠言必有據不知蔡氏何所見而不。之從也。

涇屬渭汭

禹貢涇屬渭汭。蔡傳謂涇渭汭三者皆水名而汭入於涇。鄭季友尚書音釋云涇水先會汭水後入渭水。則經當言涇屬汭渭不當先渭而後汭。况下文即有

虞翻集卷一

渭汭字不可異釋。當從孔傳。水北曰汭。黃東發曰按云古註謂水內為汭。若如古說涇入於渭水之內而。泰沮既從。澧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意俱協。若以汭為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是。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泰沮之從。澧水之同。孰從孰同。和兼經云涇屬于渭。而乃云汭入于涇。文恐相反。又下文會于渭。汭若二水。則不以會言矣。恐渭汭合依古說。臧方氏其川涇汭。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余按蔡氏解堯典。鴻汭云爾雅曰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

從內又解東過洛汭。云洛水交流之內。今却自背其說。當為職方氏所誤。而末觀易氏之解耳。况導渭之。下止言澧涇泰沮。絕不及汭。足見蔡氏之失。

四岳

堯典咨四岳。蔡傳云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舜典乃曰。觀四岳。蔡傳云四岳四方之諸侯。二解不同。未詳孰是。余立思謂四方諸侯者。為得。蓋言日觀。則既非專指一人。而俾入洪水。又異位。又皆極大事。亦不應獨咨一人。而決。况言下即有。僉曰師錫之。對獨咨一人。而衆人同辭。越對恐無是理。

虞翻集卷一

三

牛蚕

牛蚕並有大功於人。而皆不免於鼎鑊。余聞錫蘭國不食牛肉。止食其乳。十死即埋之。私宰者罪死。或輸金如牛首以贖罪。又王關國不殺蚕。蛾飛盡乃得治。繭。彼其牛蚕顧獨何去乎也。

年號犯古

宋太祖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乃建號乾德。既而聞宰相儀之言。始知蜀主王衍嘗有此號。遂廢宰相。須用諸書人之數。然國朝永樂之號。實有犯於張遇賢。又方臘而天順。則楊安兒及阿

遠吉八亦並稱之正德之名又與雲南段思康及真
主乾順所建者適同或者其以僭偽之稱不足算乎
抑偶未之考也

奉承御史

弘治甲子山東鄉舉某御史監試偶閱一卷顧左右
曰此卷雖佳但文體頗古恐不利會試耳某布政侍
坐輒起拱手曰實是忒古御史訝曰公初未嘗閱此
卷何以知其古布政惶恐對曰犬人說他古必定是
忒古了御史為之啓齒左右無不匿笑

陰譴

臨潼殷富之第貴素不第嘉靖初死三日復生氣愈
猶惺惺輒向富叩頭曰第自今再不敢慢兄矣
富訝問故貴曰始貴病革被二卒縛之赴城隍廟反
門是東街某秀才物項立門側執簿唱名以進群罪
人及貴乃訝曰汝亦至此邪咄咄足久之願貴入
已而陞陞卒捧貴令跪貴不敢仰視俄聞殿上厲聲
曰汝何得慢汝兄非合杖百當有數婢鬼捧貴下陞
蓋將杖之堀中貴不勝惶恐揆首向殿上大呼曰貴
愚蒙不知禮法請自今改過再不敢慢兄即聞殿上
召貴還曰汝果能改姑免汝杖遂縱貴令歸及堀中

其妻某

四一

其妻某

四

掘塹

隋文帝開皇間突厥啓民歸男女萬餘長孫晟奏
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
里掘為塹塹令處其內使得畜牧王司馬瑒謂古亦
掘塹見於此余按塹亦作澶亦作漸秦紀始皇通自
九原至雲陽因遶山險澶豁谷又塹山堙谷千八百
里又遶河旁漢高紀深澶而守是錯傳高城深塹相
如傳墮塹塹塹陳涉傳穿塹趙充國傳澶塹木樵潘
岳馬汧督誅則以長塹劉良註則掘也梁書韋叡傳
夜掘長塹掘塹之事不始見於隋也

附上界八獸

唐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番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方今問外之村安得此獸數千分布九邊以禦獫狁

有又

有又二字古通用故韻藻文云又秦嗣王而守書解有亦曰又也禹貢云作十有三載乃同謂十載而又三載也秦誓惟十有三年洪範惟十有三祀無逸享國七十有五年義並同洛語云在十有二月謂十日

真珠胎卷一

六

而天二月也伊訓十有二月春秋十有一月義並同曹娥碑云旬有七日謂旬日而又七日也後漢書陳君碑及魏大饗碑旬有八日韓愈復上宰相書十有九日義並同惟初旬之日不可復用有字如曆中初七月初八日謂初旬之七日八日也既謂之初何又之有道二年不可曰有二年秋七月不可曰秋有七月也故漢衛尉衡方碑止云二月五日魏繁欽與文帝牋止云正月八日韓愈上張僕射書止云九月一日此類不能枚舉近有撰金石文而云初有五日初有七日者義殊下屬

真珠胎卷一

七

藥之種類不一有丘葵廣雅曰藟丘葵也有胡葵廣志曰其花紫赤有冬葵陶隱居曰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本草圖經云苗葉作菜茹更耳美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葵布之天下是也有蜀葵爾雅所謂葍葵者也郭璞云如木槿華戎蜀蓋其所自因以名之花有五色有紅者又號一丈紅又有黃蜀葵與蜀葵頗相似葉尖狹多刻缺夏末開花淺黃色蕊心下作紫檀色本草衍義云與蜀葵別種非為蜀葵中黃者也有錦葵花小葉圓有綠葵一名落葵一名天葵一名繁露一名承露一名藤葵爾雅所謂葍葵繁露是也郭璞云六莖小葉紫黃色陶隱居云人家多種之葉惟可証鮮子紫色文人以漬粉傅面為假色俗呼為胡燕脂蜀本圖經云蔓生葉圓厚如杏葉子如五味子生青熟黑所存有之食療云其子令人面鮮華可愛取蒸烈日中曬乾按去皮取仁細研和白蜜傅之甚驗博物志云人食落葵為狗所齧作瘡則不瘡有龍葵本草唐本註云即關河間謂之苦菜者葉圓花白子若牛李子生青熟黑但堪食不任生噉孟詵云其味苦按去汁食之食

龍葵作羹食之並得圖經云惟北方有
之北人謂之苦葵葉圓似排風而無毛有莢葵爾雅
曰希莢葵郭璞註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葵有毛灼
啖之滑廣志云兔葵論之可食本草唐本註云苗如
龍葵葉光澤花白似梅莢紫色煮汁極滑堪食劉禹
錫所謂動搖春風者也荊葵一名芘葵爾雅曰按
蚘蚘是也郭璞註云似葵紫色陸璣云似莢青華菜
綠色可食微苦有錢葵叢低又一種千葉可愛有鬼
葵馬融傳曰桂荑鬼葵葉圓似草生水中一名水葵
有蒲葵可食葉似葵而大中作扇謝安取蒲葵扇中

漢書卷一百一

者提之是也有露葵顏氏家訓云蔡朗父諱純遂呼
尊菜為露葵王維詩云松下清齋折露葵意謂帶露
之葵不指尊菜蓋尊菜非朝川所有宋玉諷賦云烹
露葵之羹曹植七啓云霜蓄露葵語並在蔡朗前亦
不指尊菜有葵葵即水中芹菜有澤葵即葵苔鮑昭
蕪城賦澤葵依井走也齊民要術又有鴨脚葵紫莖
葵白莖葵春葵秋葵余按葵類雖多鮮不堪茹古人
重之故舊風七月烹葵周禮醯人饋食之豆其實葵
菹儀禮贊者一人執葵菹以授主婦公儀休食葵而
美嘗問門女嬰謂馬佚食園葵歲利亡半魯漆室女

謂馬佚踐園葵使終歲不厭葵味崔寔云六月六日
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作葵菹菹葵潘岳開
居賦某則綠葵含露齊周顯荅王儉云綠葵紫莢荆
葵歲時記云仲冬菜經霜無苦葵葵等雜菜乾之並為
鹹菹齊民要術有種葵法甚詳又謂種葵三十畝勝
作十頃穀又爾雅翼云葵為百菜之王味尤甘滑今
人絕不食此是以亦鮮種之不知何故余也葵藿之
變意將訪諸老圃廣藝茲品以當梁肉

告訐

訐以為直孔子所惡漢書刑法志云孝文懲惡亡秦

其錄卷一

九

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取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
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宋勅諸不干已輒告訐
者杖一百其所告事不得受理真西山帥長沙咨目
云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
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
犯皆係非法不可為也又諭俗榜云事不干已輒行
告訐裝撰詞說夾帶虛實如此之類皆是無理黃東
發引放訴訟榜云不干已事不受胡太初畫簾緒論
云告訐者末問虛實先坐不應為罪若狀詞本訴之
外因而告首其家隱微者亦勿聽理併先坐罪茲皆

得孔子遺意吳張儉以多所諸白為孫皓寵任乃表
置彈射二十人事糾司不法於是吏民各以愛憎互
相告訐獄犴盈溢後儉發利事發皓車裂之北齊盧
斐同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莫不重跡屏氣後
杖死獄中唐來俊臣以上變見用聚結不逞誣搆良
善至誣狄仁傑以謀反後伏誅仇家爭取其肉敬羽
為御史暴忍斥道州刺史詔殺之臨死袖中出牒數
番乃吏相皆訐訖曰不及推死矣宋曹州人趙諫嘗
為小官以罪廢唯以錄人陰事控制閭里人畏之甚
於寇盜官司亦為其羈縻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員外

孫皓

十一

郎謝濤知曹州具前後巨蠹狀奏列章下御中投治
姦賊狼藉遂論棄市曹人皆相賀因此有告不干已
事法著于勅律右五人皆以嗜告訐誅死足見天刑
不爽今問刑條例云軍民人等不干已詞訟不行親賞
奏訴者立案不行仍提本身問罪可見不干已事雖
親貴亦所不准又云軍民詞訟除叛逆機密重事許
赴京奏告其有親鄰全家被人殘害及無主人命官
吏侵盜係官錢糧并一應不干已事情俱要自下而上
陳告若有藉越奏告者俱問罪遞回所司聽理若將
不干已事混同開款奏告者法司參詳止將干已事

件開款施行其不干已者明白開款立案不行可見
不係叛逆機密及人命有主若侵盜錢糧不係在官
者併他不干已事皆所不准又云在外刁徒身背黃
袱頭揸黃旗口稱奏訴直入衙門挾制官吏者所在
官司就拏送問若係干已事情及有冤枉者照常發
落不係干已事別無冤枉并追究主使之人一體問
罪屬軍衛者俱發邊衛充軍屬有司者俱發口外為
民可見計告不干已之罪視干已為重觀於三例則
訐告之禁亦鄭重矣近者傾險小人專伺察人陰私
妻非其辭訐諸當路以逞憤懣財或緣軀軋之愆

孫皓

十一

引滔天之疊而惜酷之吏不識大體不畏天刑不考
故典不遵明禁不惟不之懲沮顧與姦刁資為囊
橐其干已之故翻窮妻及之詞至或延蟻廉直不
阿之善人株連良家閭閻之淑媛追發遠年有主之
枯骸濫刑之下何所不承萬分有一幸而得直則獲
辱已莫洗為費已不貲矣官政一彰刁吠九起訟牒
猥積獄繁滋繁冤號之聲徹於昊蒼肅抑之氣塞於
里巷茲淳風所以不復災沴所以不弭也噫

覆水不收

光武本紀云反水不收何進傳其案起傳並云覆水

不收率白詩水覆難再收又覆水再收豈滿杯劉禹錫詩金盆已覆難收水皆用太公語太公初娶馬氏讀書不事產馬求夫太公封齊馬求再合太公取水一盆傾於地令婦收水惟得其泥太公曰若能離更合覆水定不收

蔡邕有後

漢書謂蔡邕女蔡琰沒胡中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董祀余按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父衛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植蔡邕外孫景獻皇

其詳船卷一

五

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女亦不止董祀妻

公主翁主

春秋公羊傳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漢書百官表諸王女曰翁主顏師古曰天子不得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父也言父主其婚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今制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縣

主然則國人娶之者皆宜曰承或謂之尚非也

削城角

俗傳誅不孝於市則削其城之一角按符堅傳初石虎末清河崔悅為新平相為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為尚書郎自表父讎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懲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即今邠州其城尚缺西南角然則俗說亦有由也寧夏城亦缺東北角志謂示不滿之意俟考

真珠船卷一

其詳船卷一

三

眞珠船卷二

鶴尾

朱晦菴詩傳謂鶴身白頸尾黑然尾實不黑黑者其兩翼之末耳

雙頭蓮

雙頭蓮即合歡蓮一名嘉蓮一名同心蓮自是一種不足爲瑞

誌銘

墓石之文俗稱前序爲誌而謂後之韻語爲銘此說也按說文誌記也銘亦記也非有散文韻語之列

眞珠船卷二

古

也蓋散文序事自誌銘之前序耳故古人於誌銘題下往往復著并序二字是見後之韻語方是誌銘韻語雖例稱銘亦可稱誌是以任彦升於劉夫人江文通於孫緬韓退之於盧渾並單用韻語而總稱墓誌梁簡文於何徵君韓退之於孟貞曜柳子厚於襄陽趙承散文與韻語並施而亦直稱墓誌王融於豫章王謝朓於海陵王沈約於長沙王皆無散序而成稱誌銘然誌銘連稱語義重複若謂誌之以銘似亦頗通又韓退之於張法曹李楚金及乳母皆只用散文不假韻語而亦謂之墓銘蓋後有韻語則散文爲前

序無韻語則散文即誌銘

地理

呂才陰陽書序畧曰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華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日中而更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擇地之際

眞珠船卷二

五

擇葬地以希官爵茶毒之秋選時日以規財利傷教敗禮莫斯爲甚司馬君實葬論畧曰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吾兄伯康無如之何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虞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

三人視他人之謔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
死棺成而歛裝辦而行墳成而葬未嘗一言詢陰陽
家迄今亦無他故欲知葬書不足信視吾家楊廷秀
與李侍講書各曰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景純忠
義以死大節固卓然豈不前知其故而逆善其先人
之窀穸乎已既無驗於人何有張敬夫題贈地理卷
後畧曰吉凶由人盡信書不如無書且以不才之于
不學之儒有能以地理而取科第者乎不仁之人不
善之家有能以地理而保生產者乎不業之農不耕
之田有能以地理而成穀實者乎羅大經風水論畧

葬書卷三

十六

自古人卜其宅兆乃孝子慈孫謹重親之遺體使
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
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宜藉以求子孫
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
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生于山栗芽于室此乃活氣
相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為朽壤豈
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賢愚
壽夭稟賦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
能轉移如璞之說則上夫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
近時亦相仲達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大化

無墳墓每寒食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右敦
說可謂卓識確論錄之以祛沉惑

墳碑之制

唐六典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跌上高不過九尺
七品以上立碑圭首方趺跌上不過四尺若隱淪道
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金石例三品以上神道
碑五品以下不銘碑之墓碣大明會典五品以上
許用碑六品以下許用碣庶人止用墳誌公侯及一
品碑螭首龜趺二品碑蓋用麒麟三品碑蓋用天
辟邪並龜趺四品以下並圓首方跌高低各有尺寸

具詳類書

上二

白虎通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
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大明會典官民塋域廣袤步數有等五品以上有園
牆六品以下無園牆親王享堂七間郡王五間一品
至三品俱三間非勅修者無享堂今人僭踰侈越無
復等別由學士不謹有司不申明耳

商賈之服

漢高帝八年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持堅制金銀
錦繡工商卑肆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洪武十四
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穿絹布

如農家但有一人為商賈亦不許穿細紗今農民
綿帛不蔽體而商賈之家往往以錦綺為襦袴矣

鐘室草

未央殿東北二里許蓋鐘室故處有丈餘隙地草色
皆殷赤傳是韓淮陰血漬而然按莊子伍員流于江
長弘死于蜀載其血三年而化為碧台州志王貞婦
為元兵所劫至嵎縣清風嶺盡指出血書字山石投
崖死血漬石間天且陰即墳起如始書示新志譚費
婦趙氏被元兵併其子殺之血漬禮殿間八磚上宛
然一婦人抱嬰兒狀或磨以沙石不滅又燬以火益
其痛絕卷二 十八

側室死節

嘉靖七年長安人馬憲副應祥卒側室劉氏京師人
年才二十餘繼死棺側西安有司謂妻無旌表例遂
不上聞余按國初良鄉魏成死妻周氏年節三十
餘年事聞旌其門御史許顯真定高邑人病卒二妾
陳氏牛氏皆經死旌為雙節聖課副使胡以謙江西
軍州人永樂初卒妻金陵周氏負屍歸葬斷髮育孤
聞門無玷正統間旌其門成化間樂平喬侍郎教卒

側室高氏繼死柩傍旌其門曰貞烈有司構祠祀之
城武高位死妻陳氏妾王氏並自縊弘治十一年旌
曰雙烈弘治十七年徐定公永寧卒側室丁氏繼於
公之寢室旌其門曰貞烈泰安州王詰妾劉氏正德
六年遇賊投井死旌其門曰貞烈西安有司不知何
以不之援也宋端平二年高郵妓毛惜惜死於蔡全
之難遂得錫封英烈夫人且賜廟祭蓋旌獎義烈以
立世教初不可以貴賤論而劉氏良家子顧不得備
於一妓可勝恨哉

浮梁二令

洪武中洛陽房殖知浮梁縣貪暴萬狀民不堪命
率縛赴京師詔戮於市永樂中趙城賈宣亦知浮
梁以忿載邑民熊世康於舟將沉之世康之弟救免
縛宣致之臬司贓貨狼藉臬司欲擬重典會赦止沒
其贓號職為民歸鄉暴死右二令罪固不容誅而浮
梁之民輒敢加以束縛若待盜賊大豕然似難以訓
但貪酷之吏肆其殘噬固有甚於盜賊大豕而又賄
結權要莫之誰何浮梁之舉亦足示警

武職不守戒

武職親死何不解職守喪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武

職非身出空桑奈何獨否岳武穆當獵沈孔棘國事
倚重丁母姚憂乞守終喪累詔促起乃勉奉命已而
竟解兵柄持服終喪今腹裏武職任同散條既非孔
棘之時了無乞守之請忘恤所天領官知故敗教傷
義關係匪輕恒寬云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
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僅死衰經而從戎事非
所以子百姓順孝心也今武職身丁鉅喪從非戎事
而衣錦揚揚衰經不用恒寬見之更將美議乎

苦賣之異

弘治八年八月三日湖廣撫臣徐恪奏長沙地名白

奏事錄卷三

二十

鶴樓民家園內有苦賣菜開蓮花七日方謝按兵轉
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苦賣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
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
生葉綠色晉義熙二年九月營士陳蓋家有苦賣菜
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三寸唐景龍二年耶
縣民王上賓家有苦賣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
分皆足為異然開蓮花者未之聞苦賣即苦苔

澧河

成化元年西安守青神余公子俊自終南義谷口引
澧水一支由西南入省城給居民汲飲俗名澧河按

漢元光六年春穿澧渠通渭有大曆元年京兆尹黎
幹自南山谷口開澧渠抵景風延壽門入苑以運南
山薪炭十道志澧水即泥水也是則澧河即古之澧
渠澧水歲久湮塞余公不過因其故道而為之雖狹
不容舳舻然猶得蒙故號澧字有二音一財勞切一在
到切財勞切者衛邑名詩思頃與澧野處澧邑土國
城澧走也在到切者水轉穀也王隆小學篇以水通
輸曰澧漢書蕭何傳轉澧關中張良傳河渭澧軌是
也澧河之澧既以轉輸為義則讀以在到切者為是
今人多不知澧有在到之音遂誤讀澧運之澧為財

奏事錄卷三

王

勞切澧河之澧雖讀作在到切而不知即澧字却妄
意書作淖字淖在早切上聲不音在到切

外國人進士

本朝文教覃及海外是以外國英才學於中國而登
進士科者亦多有之洪武四年辛亥科金濟高麗延
安縣人景泰五年甲戌科黎庸交趾清威縣人阮勤
交趾多異縣人天順四年庚辰科阮文英交趾慈山
縣人何廣交趾扶寧縣人成化五年己丑科王京交
趾縣人阮勤仕倂即子孫占籍山西長子縣

正學祠

陝西會城有正學祠以祀秦中道學之賢如張橫渠呂藍田蕭維斗等而程明道以嘗簿於鄆亦得與又以周濂溪為明道師程伊川為明道弟因遂推祀余謂此祠既專為秦人之正學設則伏羲黃帝倉頡伊尹文王周公尤正學之冠是秦祖穰駟赤熒倪石作蜀並孔門之高第反不得俎豆其間殊為闕典若明道自鄆之名宦濂溪伊川之祀更為無謂若宜祀矣

茄蓮

今涼夏有茄蓮頗似蘆蕨而半脆過之飲膳正要謂若蓮兒註云是蒼蓮根圖狀絕類茄蓮想即其物

真珠船卷二

五

二老奇遇

崑山周壽誼享年百有十六歲

高皇嘗召見賜酒饌殿中領其家丁役無錫茹文中

居京師之高坡櫛櫛享年百有十歲

英皇復辟之元亦召見便殿予冠服帶履宴順天府

又命公卿造其居賀之茹之孫知州鳴玉長史鳴鳳

按察副使鳴金皆余執友也周之後未聞

性與天道

黃東發於論語性與天道云子貢明言不可得而聞諸儒反謂其得聞而嘆美豈本朝專言性與天道故

自主其說如此邪要之于貢之言正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又於性相近也云子未嘗言性言性止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余謂東發之言尤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

警枕

警枕不始於司馬溫公吳越王錢鏐有警枕蔡中郎有警枕銘禮記少儀弓茵席枕几類杖不瑟戈註云類警枕也謂之類者類然警悟也

趙高之詐

應劭風俗通義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末蒲為脯二

真珠船卷二

五

世不覺故秦岳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張銑註云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禮器曰或素或青夏造殺因註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故崔琦對梁冀曰特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是趙高之詐不但史記指鹿為馬一事

五父之衢

五父魯衛名猶齊之莊嶽檀衢也家語云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春秋左傳云季武子作三軍組諸五

父之衡幹非子云子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
之皆其處也杜預云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有
以凡通衢為五父之衢者非是

隸書

庚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云者程
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王羲之傳云尤善隸書項氏
家說程迥辨隸書曰周興嗣千文杜藻鍾隸蕭子雲
啓云論草隸法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任
五體序云隸則義獻鍾虞夏鍾柳八分則約乎隸
隸之間者也書苑云蔡文姬言劉程隸字八分取二

真隸

王

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以諸家參
之則今之稱隸者八分書古之稱隸者真行書也唐
與國初並無此誤自歐陽以來始誤故少游遂疑程
邈帖不當為小楷疑非秦書蓋不知先有真書後有
八分書也法書要錄云丁峴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
稱丁真永草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五
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小篆印璽旗幡所用四八分
石經碑碣所用五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郭
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
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趙明誠云誤以八分為

隸自歐陽公始歷觀前說則今之真書即是隸書無
疑而學人猶往往承誤謂八分為隸書聞稱真書為
隸者翻共皆笑是以俗有真草隸篆之語余詳舉之
以示蒙學

賭博

王叔永宋朝燕翼詒謀錄云世惡少無賴賭博輸錢
無以償則為穿窬若黨類頗多則為劫盜縱火行姦
殺人不少防其微必為大患淳化二年詔相聚賭博
樞密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
不以聞與同罪所以塞禍亂之源驅斯民納之善也

真隸

王

其後刑名寢輕而法不足懲姦犯之者衆蒞官視此
為不急之務知而不問者十常八九因訴到官有不
為受理者是謂盜賊之門也今問刑條例賭博人犯
一等二等者俱問罪如號而此輩累不哀止無亦法
不足懲而又蒞官者不肯加之意乎

秦聲

陳軫對秦王曰臣雖棄逐之趙豈能無秦聲哉蘭相
如曰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生以相樂李斯上書秦
始皇曰擊瓮扣缶彈箏搏髀而歌鳴鳴快耳者真秦
之聲也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為秦聲

康樂無事樂論秦秦則歎美而慷慨石崇思歸引
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

兩造

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周禮以兩造聽民訟今有
止聽原告之詞而不受被告之訴者其亦偏矣

撲朔

蘇東坡遊徑山詩寒窓煖足來水榭
木蘭辭雄免脚撲朔書文苑作朴樸

關中無舊族

關中代多兵爭加以飢疫流亡故無舊族漢書高祖

真珠船卷二

三六

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民就食蜀漢獻帝
興平二年關中大飢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又李傕郭
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
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江表傳舊京空
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孫堅入城惻愾流涕晉書建安
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又永嘉後亂雍
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
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
疫兼以飢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
野又慕容冲僭號秦皇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

里無煙又石季龍滅石生苻洪說季龍宜徙關中秦
饑及羗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又桓溫趨長安徙關
中三千餘戶而歸又劉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
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還平陽又永嘉天下崩離長
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頽毀蒿棘成林又劉聰使子
粲攻陷長安遣人四千餘家奔漢中又光熙元年鮮
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西魏大統二年關中大飢
人相食死者十七八唐黃巢入長安捕得官吏悉斬
之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納亡命者夷其家巢復入怒
民迎王師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謂之洗城又秦

真珠船卷二

三七

宗權所至屠老孺焚屋廬城府窮為荆某自關中薄
青齊南緣荆郢北亘衛滑千里無舍煙又天復四年
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陽徙士民毀宮室百司及
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金紹定三年高關台趙鳳
翔行省平章完顏合達遷京兆人于河南嗚呼當時
此地之民可哀也哉

真珠船卷二

真珠船卷三

斷竹歌

文心雕龍云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又云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按吳越春秋陳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聚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為弧刻木為矢蓋斷竹之歌即竹彈之謠神農前已有之不肇於黃帝之世

南北音

真珠船卷三

子

周官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東方曰鞀南方曰任西方曰禁離北方曰禁文心雕龍云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為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聲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是四方皆有音也今歌曲但統為南北二音如伊州涼州其州渭州本是西音今並以為北曲由是觀之則擊壤康衢卿雲南風白雲黃澤之類詩之篇什漢之樂府下逮關郎白馬之撰雖詞有雅鄭並北音也若南音則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歎楚艷以及今之戲文皆是然三百篇無南音周南召南皆北方也

北曲

北曲不但擊壤等歌又詩三百為是後魏樂府有北歌隋有北庭伊州唐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之祖嘗授北歌於侯將軍貴昌至若隋煬帝望江南李太白溫庭筠菩薩蠻蘇子瞻念奴嬌行香子南鄉子秦少游憶王孫俞國寶風入松並是北曲固可按而歌也世謂始於金之董解元非是北曲音調大都舒雅宏壯真能令人手舞足蹈一倡三歎若南曲則悽婉媚媚令人不歡直顧長康所謂老婢聲耳故今奏之朝廷郊廟者純用北曲不用南曲

真珠船卷三

子

簫

簫有管簫笑簫韶簫歌簫雅簫頌簫簫短簫燕簫簫清樂簫教坊簫唱簫和簫鼓吹簫李冲簫鳳簫竽茲簫無底者曰洞簫雖名號至不一然皆編竹而成其形參差以象鳳翼或十管十二管十三管十六管十七管十八管二十一管二十二管二十三管二十四管今所謂簫止一管六孔馬端臨云名尺八管尺八其長數也一名豎簫一名簫管呂才傳製尺八凡十二枚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逸史明皇得尺八吹之即此物也洪客齋極博洽乃云尺八

無由曉其形製三十國春秋涼州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赤玉簫唐咸寧中張毅家中得紫玉簫天寶中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百則簫固可編玉爲之余嘗於曲沃李長史釣處見玉尺八溫栗精工奇物也

磬

磬有玉磬天球編磬離磬磬磬磬磬磬皆石部樂梁因方響之製爲銅磬南齊易更鼓爲鉦磬則金部亦有磬今釋氏所鑿銅鉢亦謂之磬妄名之耳

琴

大琴曰離二十絃次大琴十五絃中琴十絃頌琴十

三絃形象

三

三絃形象琴移柱應律擊琴五絃梁柳憚製以管承絃又以竹片約而束之使絃急而聲亮以筋擊之兩儀琴二絃絃各六柱美琴亦二絃出胡中美部以竹片軋之月琴四絃十三品柱形圓頃長似琵琶王子年拾遺師延商時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魏孫登亦彈一絃琴又有九絃十二絃二十七絃今但知有七絃

罰飲

罰飲之說從古有之周禮能其不敬者觥罰爵也詩桑扈兕觥其觥注罰爵也觥然不用禮記撞子杜黃

酌飲師曠李調及晉平公投壺備立踰言有常爵又

其是者浮注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浮亦罰也一

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也論語下而飲韓詩外傳

齊桓公置酒令曰後者罰飲一經程說苑魏文侯與

大夫飲酒令曰不醺者浮以大白於是公秉不仁舉

白浮君漢書叙傳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滿杯有餘

白灑者舉罰之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師古曰

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一說白者罰爵

之名飲不盡者以此爲罰之徐邈云御叔罰於飲酒

陳後主先令張貴妃等舉采菱製五言詩孔範等子

其書卷三

三

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酒陽雜俎酒至鸚鵡盃徐君

房飲不盡屬魏摩師摩師曰海蟲蛇尾翅皆張非

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餘不能悉舉然罰飲之數多

限以三韓安國作几賦不成罰三升蘭亭之會王子

敬詩不成飲三觥景龍文館記御詩序云人題四韻

後者罰三盃又郝隆不能詩受罰及金谷酒數皆是

三斗杜工部詩百罰深杯亦不特極言之耳非實

事也注謂桑又在江總席上曰雖深杯百罰吾亦不

辨妄撰之說不足據

知醫

程子云事親者不可不知醫然王勃已云人子不可不知醫程子蓋述其說隋許智微云為人子者嘗應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其說又在前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楊用修謂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仲弟君苗書按陸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君苗作之然則君苗不但有應姓一人

蛙給廩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聞蛙鳴問之太子令賈廩

真乘船卷三

三十三

對曰在官為官蛙在私為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給廩之語政極可笑晉書削而不載殊無意義近浮溪詩人問何事非戲劇鶴有來軒蛙給廩

離合體

詩有離合體孔融離合郡姓名字詩漁父屈節水潛歷方與肯進止出行施張日合成呂公磯釣口合成盡口渭傍口合成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口合成正直女回于匡口合成海內有截隼逝鷹揚口合成可忘口合成六翮將奮羽儀未彰口合成地龍之蟄伴也口合成無名無

譽放言深藏按按魯安行誰謂路長陽參同契序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化形為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邀遊人間字敦陳羽翮東南傾湯遭厄際水旱隔并絕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合厥名有米履之以庚合又云以口為姓丞之以天合蘇子瞻離合蓋字云研石猶在峴山已頽合姜女既去孟子不來又潘岳謝靈運等皆有此體然不甚佳

越絕書

越絕書十五卷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撰

真乘船卷三

三十三

書錄解題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為而漢人又附益之耳余按越絕篇末叙云記陳厥說其有人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履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舟託賴自明寫精靈愚畧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為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則草初越絕者為會稽表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崇文總目及書錄解題皆失詳考又論衡按書篇有會稽吳君高越紐錄意者君高即吳平之字越

越絕之謠也

福堂

余向繫錦衣獄觀壁上有大書福堂字甚偉後河南參議鳳翔王君億至謂是渠首題近閱吳越春秋大夫文種祝詞有云福為德相憂為福堂因知出處

漁父瀨女

其越春秋漁父覆船自沉江中擊錦文子自投瀨水皆以明不泄也後來漁父之子乃援其父之故說子胥而救鄭女子之母亦以其女之故訪子胥而求償是子是母不識何緣得知也

真珠船卷三

三十四

死生冥定

稽神錄王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卧死入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曰此漢非是引出數十步置道左明日賊退乃歸茅亭客話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為賊驅於郡署令作添器五月六日忽聞鼓聲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延祚因上樹匿穰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殺戮至夜下樹臥積屍中中宵聞傳呼類將吏有十數人而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間呼一一應之惟不唱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

檢閱未已夷堅志姑蘇值建炎胡暴施榮伏叢屍間

至夜望車馬隔河來明燭照道以為虜也俄浮水過審為鬼神須臾悉集其所官人踞床坐吏從傍持簿指姓名呼屍輒起應迫呼盡獨已不與官人曰有婦阿李係合死之數何得不見吏對曰他腹中帶一人來未應同死姓名乃四字番語李明日辰時方命盡點訖呵道去榮冥行小徑入竹林少憩逢一婦人蟠其腹以帕裹首先在焉蓋已受禍而不死者天甫明謂榮曰我姓李懷身八月遭此橫難今將產矣榮乃扶持之未食頃生男婦了無痛惱抱之繇於河既畢

真珠船卷三

三十五

登路傍解褰首帛拭之指顧之次為風所中暈死一胡倡乘馬適過前喜曰何處得箇嬰孩我未有子此天賜我也顧從騎下馬挾以去榮望其已遠始敢出林水東日記統蒸潰一戌卒嘗語其家人曰亂風囊中吾兄一神人謂曰爾非此中人豆腐開兒人也既而得脫還然莫曉所言何謂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此卒竟歿於豆腐間陣中右四事大畧相同未必盡出虛撰足見死生冥定非智力所能移免

臨刑飲酒

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勲貴子

女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桃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憫昏醉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此女子英辨侃侃視死如歸以今觀之尤有生氣不知當時君臣何所置其愧也又范曄及其子藹誅亦並醉因知今刑部每決重囚必先酒食之其來已遠想其初意蓋欲罪人昏醉不大怖耳今制凶人犯極罪已招伏辜當然不即斷決尤必監候會審無詞又俟三覆奏而後始行刑逮於臨刑復酒食以醉飽之及至市曹

真珠船卷三

三十五

又傳刑不決許其家人攀登聞鼓告訴多有得旨赦回者足見朝廷好生之德無所不至而在外有司刻礪之吏不體此意任情肆虐於罪不至死之又每每非法拷訊以斃之是使杖之罪反重於死刑有司殺人反捷於朝廷矣

事機難測

洪景廬云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惘然謂子孫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傍劉季起喟然之歎於咸陽曹操焚赤壁遂定海內身為漢相日夜窺伺龜鬬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梁武帝

殺東晉侯景齊柞而侯景以是年生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王應麟云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文真又云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觀二公之說可見禍福倚伏事機難測余謂不寧惟是楊堅以巧詐篡周朱溫以凶殘滅唐將謂年邁期頤素固磐石夫

真珠船卷三

三十六

何福不盈背而殺身之賊即其眼中之子僅一再傳實祚傾絕二公之引猶為遠於事情

子晉劉安

汝冢周書太子晉解云王子曰且吾問汝之人年長短告吾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列仙傳謂子晉乘鶴仙去蓋好奇之人因上賓之說而附會之耳子晉死特年才十七淮南王安以謀反自殺載在信史而神仙傳以為仙去蓋亦因其好奇言神仙黃白之事而妄為之說

軒渠

已東萊有軒渠錄專載可笑事初不解軒渠之義近閱後漢書劄子訓傳云兒識父母軒渠笑悅又顏會云軒渠笑貌意始犁然

側厚

今三原市肆賣餅有曰側厚者按東京夢華錄胡餅店賣寬焦側厚乃知其稱有自寬焦即武林舊事所謂寬焦薄脆者今京師但名薄脆

讀書法

參同契云千周繫於指萬通將可觀神明或告人

真跡齋

三十八

心。靈忽自悟。心印經云。誦之萬遍。妙理自明。魏。董。通。人。有。從。學。者。不。教。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蘇。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手。自。知。朱。晦。菴。云。書。貴。熟。讀。讀。多。自。然。曉。元。史。侯。均。云。人。讀。書。不。至。千。遍。終。於。已。無。益。古。人。論。讀。書。之。法。不。過。如。此。

唐文粹

唐張登文集權文公爲序其畧曰如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王振儻有繼昭明之爲者斯不可遺也然觀文粹並不編載由是知

有未見者如王勃滕王閣序柳宗元黃溪諸記姚合豈未之見而皆不選及

文選

文選採擇精妙藝林獨步而宋人往往繆加評議足見不量蓋漢魏六朝文風最盛士率能言其採擇所遺亦多珠璧唐宋以來鮮能企及唐張燕公奉詔搜括文選外文章別撰一部爲二十卷張始與嫌其取舍未允其事竟寢元茶陵陳仁子有文選補遺四十卷恨未之見近者大庾劉都憲節搜括史傳及古文苑初學記藝文類聚文苑英華太平御覽等書所載

真跡齋

三十九

集爲廣文選八十二卷可謂甚富但眞屢雜陳工拙並列雋永之製間或棄之至若及冢周書丘傳國語需管莊列亢倉淮南潛夫中論之屬蓋皆昭明所謂以立意爲宗方之篇翰而不同者似並不宜選入乃者晉江陳侍御蕙頗爲增損然亦未爲允當也

感孕之異

異域志謂南海無男之女感南風而獲孕搜神記述零陵太守之女飲盟水而有娠觀此則吞玄鳥之卵以生商履巨人之跡以誕稷者未爲虛也近者隰寧張娼之女十二歲而得男長安劉氏之婦六十二而

育女是胎胚之結亦有不假天癸者

沈存中論星月

沈存中謂五星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經星者有犯客星者或以爲客星飛流奔逆倏忽無常其犯五星則有矣五星寧得犯之余按天文書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皆客星也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右客星錯出五緯之間雖曰其見無期其行無度而或能留止不移是以五星得而

其書卷三

四

犯之若夫飛流奔逆者乃所謂飛星流星非客星也存中又謂月行疾者其前必有星余按天文書月行過水土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非謂凡前有星皆行速也存中妙達緯象而偶有此失又後漢鄭興上疏曰日月交會數應在朔頃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

精爲星

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星三曰溫星老子稱李耳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

國星者國皇也不知何國人溫星者溫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也三人者其精皆爲星帝命之爲客星余按嚴子陵亦有操行而不仕者氣類相感故有客星犯帝座之應又莊子云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是以尾宿之後有傳說一星神仙傳云歲星降爲東方朔東方生無歲星諸星中有軒轅造父奚仲王良亦皆古人之名是知精之爲星者不特老子三人

其書卷三

四十一

真珠船卷三

真珠船卷四

合口音

平聲侵覃鹽咸上聲寢感琰諫去聲沁勘豔陷入聲
緝合葉洽皆合口音周德清中原音韻謂入聲獨無
合口音其論殊偏

蒸字韻

古韻多相通如東與冬江支與微佳庚與青真之類
是也獨蒸字不與他韻通歷考毛詩及文選可見其
才老韻補謂蒸與真通余未考

元曲

真珠船卷四

四十二

元曲如中原音韻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天機餘錦等
集范張雞黍王粲登樓三氣張飛趙禮讓肥單刀會
敬德不伏老蘇子瞻貶黃州等傳奇率音調悠圓氣
魄宏壯後雖有作鮮之與京矣蓋當時臺省元臣郡
邑正官及雄要之職盡其國人為之中州人每每沉
抑下僚志不獲展如關漢卿乃太醫院尹馬致遠江
浙行省務官宮大用鈞臺山長鄭德輝杭州路吏張
小山首領官其他屈在簿書老於布素者尚多有之
於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紓其
鬱鬱感慨之懷蓋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

戒石銘

戒石銘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乃宋太祖擇孟昶頒令箴之語而書之俾天下郡邑
刻石立廳事前以為守令警至今尚然余郎刑曹時
同僚蜀人張蜀望云適過牛肉餠街見張榜申禁屠
牛而鼓刀者乃居然賣牛肉其下殊可笑也余謂今
之守令戒石銘非不在其目前而貪虐者曾不介念
此輩又奚足怪爾爾京師小巷之稱

權臣官銜

唐楊國忠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
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

真珠船卷四

四十三

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
監倉祠祭太常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
畿采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文館
學士修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當租
庸鑄錢等使元伯顏官銜云元德上輔廣忠宣義正
贊振武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泰王蒼刺罕
中書右丞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兼徽政
院侍正昭功萬戶府都總使虎符威武阿速衛親軍
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奎

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知經筵事太史院宣政院事
也可千哈必陳千戶達魯花赤宣忠幹羅思危衛親
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回回漢人司天監辭
牧監廣惠司內史府左都威衛使司事欽察親軍都
指揮使司事官相都總管府領太禧宗惲院兼都典
制神御殿事中政院事宜鎮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達魯花赤提調宗人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
提調哈刺赤也不干察兒領隆祥使司事右二憲提
政前後一律當時氣勢薰灼猶可想見然適足爲無
窮唾罵之資耳

藏緯書名

三四

藏緯書名

藏緯書名余嘗載之聖談而遺易元命包誦氣樞書
刑德放春秋孔錄法少陽篇禮號謚記河圖皇參持
赤伏符合言篇提劉子錄運法閭苞受帝覽嬉秘微
篇論語摘衰陰陰嬉識計尚有之俟續考也

齊氣

魏文帝典論論文云徐幹時有齊氣李善註言齊俗
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按漢書地理志齊詩子
之營兮遺我乎獨之間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
其舒緩之體又云齊至今其士舒緩闊達而足智朱

博傳博遷瑯琊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
以爲俗邪豪宇記萊州人志氣緩慢是則齊俗自來
舒緩故文體亦然而註論語者獨謂其急功利急與
舒緩正相反

齊民

漢書食貨志齊民如淳注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
民若今言平民故莊子漁父云下以化於齊民鍾會
檄蜀文云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楊雄羽獵賦序割其
三垂以贍齊民王莽詔編戶齊民司馬相如難蜀父
老割齊民以附夷狄蔡邕京兆樊惠渠頌編戶齊民

藏緯書名

三四

伐鮮卑議以齊民易醜虜陵機辨亡論齊民免于戈
之患劉琨勸進表齊人波蕩賈思勰齊民要術義並
不殊有以爲齊地之民者非也

障泥

障泥一名障汗一名傘汗一名蔽泥鹽鐵論今富者
劉有傘汗西京雜記漢武帝得天馬常以玫瑰石爲
鞍轡以金銀鍍石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後稍以熊
羆皮爲之故李白有銀鞍白鼻騮綠地障泥錦之句
又韓友治王睦病死以豹皮馬韉泥卧上立愈長孫
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

舍衛音義

舍胡男切在單字韻說文嘽也有包容不露之義周
易舍弘光大舍章可貞左傳匪瑕舍垢漢明德后云
舍飴弄孫朱建傳太后舍怒王褒傳美藜舍糗漢官
儀舍雞舌香奏事韓昌黎集舍英咀華皆是此義衛
戶監切在咸字韻說文馬勒口中行馬者也有鐵唇
切齒不放之義周禮大司馬鼓行徒衛枚注枚如箠
衛之軍法止語也詩出則衛恤春秋合誠圖鳳皇衛
圖置帝前左傳許男面縛衛壁韓子鳥有周周衛羽
而飲淮南子鴈衛蘆以避矰繳漢書義縱傳上怒衛

真珠船卷四

四七

親王公主禮

大明會典凡王於妃父母前行禮王立於東西向妃
父母立於西東向王行四拜禮妃父母立受兩拜答
兩拜其餘親屬見王行四拜禮王皆坐受妃於父母
前行四拜禮父母正面立受其餘親屬見妃各序家
人禮公主下嫁拜謁祠堂畢合卺與駙馬東西相向
拜見舅姑舅姑坐東西向公主立西東向行四拜禮

舅姑答兩拜

馮夷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濤津兮權龍舟以濟予李善
注引清冷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
是為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謂
為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
服夷石而水仙後漢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
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
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
唐碑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

真珠船卷四

四七

公子數說不同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遊
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此未有用
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
雲蜺許叔重云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
夷也右洪容齋之說如此考索可謂極博余按山海
經云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
乘兩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驚行至于陽紆之山
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右二說皆出屈原前蓋冰夷無
夷即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又淮南子云馮夷得
道以潛大川司馬相如大人賦云使靈媧鼓琴而舞

馮夷楊雄太玄賦舞馮夷以作樂章樵註馮夷河伯之子張衡西京賦感河馮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博物志云夏祭時費昌之河上見一日問於馮夷抱朴子釋思篇云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陶弘景水仙賦云琴馮是焉去來蓋謂琴高馮夷也郭璞馮夷贊云稟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客若是水仙號曰河伯又江賦云冰夷引浪以傲睨注即馮夷馮音凭謝惠連雪賦云繁芳若馮夷剖蚌列明珠水經注括地圖曰馮夷乘雲車容齋都不引及何也

真珠船卷四

四八

偽學

齊東野語云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進取輒自附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為默識叩擊其所學則於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於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為偽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又云張說為承旨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始俱在學校有聲既而質立朝物譽亦歸之相與言吾儕當以詣說為戒眾皆聞其說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

死在焉相視愕然明日喧傳清議鄙之夕皆不安而去右觀二說乃知此輩昔已有之

巨人

陝西會城正德十三年六月初四日初昏時陰黯忽大明有巨人長三丈餘見撫臺東足長四尺許衣袂飄搖鬚髯如叢戟眉目莫辨已而大風雨遂失所在街人王大貴及候更卒並見王近向余說尚毛戴人猶有不信者余按春秋敗狄于鹹穀梁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晦斷其首而載之眉是於軾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

真珠船卷四

四九

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九十二人見於臨洮河圖龍文曰大秦國人長十丈仇國人長三丈五尺晉史元帝咸寧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述異記禹會塗山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頭專車又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百姓張靖曰今當大平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妄召靖繫之會大霖雨河渭泛溢蒲津監寇登於河中流得大履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履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王子年

拾遺究渠之民其長十丈南史陳武帝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隋書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迹長四尺五寸異域志長人國人長三四丈國朝有使往遼陽舟被風至其國其人來拏舟斬其一指大若人臂紀載歷歷豈必都妄又河圖龍文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又有金剛敢死力士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皆長三千萬丈神異經云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五百里又東南隅上大荒之中有樓

異珠無卷四

五十一

父焉夫妻並立其高千里腹圍自輔若此諸說並是誕誣故孔子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

龍九子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好音樂今胡琴頭上所刻是其遺像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蒲牢好鳴今鐘上獸鈕是其遺像後倪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好負重今碑座獸是其遺像狻猊好訟今獄門上獸吞口是其遺像負屨好文今碑兩傍龍是其遺像豈吻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弘治間

襄陵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於李少師東陽李不能悉詢於吏部劉員外績乃得其說於故冊面上所錄然亦不知所從出因據以復余憶十一二時曾見其說於對類總編中近因歷考傳記乃知其說為不經睚眦戰國策聶政曰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注睚睚眼也眦目匡也史記范雎傳睚眦之怨必報漢書杜欽傳睚眦必報張衡西京賦睚眦董介蒲牢班固東都賦注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故作蒲牢於上所撞之者為鯨魚狀後倪穆天子傳後倪日

異珠無卷四

五十二

走五百里爾雅後麋如號貓食虎豹郭璞注即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羣牛及師子漢書西域傳烏弋國出師子孟康曰似虎正黃有頰尾端毛大如斗續漢書條支國出師子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北接崑崙有師子博物志魏武經白狼山逢師子見一物如狸跳上其頭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韻會大生二子曰獅狻猊字林云狻胡地野狗似狐黑喙周官士射狻猊狻猊大其守在夷士以能勝四夷之守為善詩宜狻猊獄今文作岸揚子狻猊使人多禮上林賦

螭軀犴犴雅犴等守韻會獄曰犴或作犴犬所以
守故謂獄為犴肩肩一作吳一作最一作眉韻
會壯大貌又螭也一曰雌螭為最廣韻壯士作力貌
西京賦巨靈鼎負吳都賦巨螭鼎眉蚩蚩當作螭尾
言蚩尾蚩蚩並誤王子年拾遺錄泥羽淵化為玄魚
後人修玄魚祠以祀之嘗見其浮躍出水長百尺噴
水激浪必降大雨漢世越巫請以鰓魚尾厭火災今
之鰓尾是也唐會要漢武柏梁殿災越巫獻術言海
中有魚名虬其尾似鰓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形置于
殿脊以厭火災南史蕭摩訶詔其廳事寢堂并置鰓
尾已上都不是有龍子之說因牛嘲風霸下俟考

黃金

黃金漢時最多陳平四萬斤問楚梁孝王死藏府餘
四十餘萬斤武帝時衛青比歲擊胡斬捕首虜之士
受賜二十餘萬斤漢故事聘皇后二萬斤王莽徵杜
陵史氏女為后聘三萬斤又莽敗時省中黃金萬斤
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鈎盾藏府尚方處處各
有數匱文帝賜絳侯勃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各二
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典客揭各千斤昭帝賜廣
陵王二千斤昌邑王賜侍中君卿千斤宣帝賜霍光

前後七千斤廣陵王前後五千斤王莽賜孝單于咸
千斤咸子助五百斤高帝賜太公家令叔孫通各五
百斤昭帝賜蔡義元帝賜孔霸成帝賜許嘉皆二百
斤成帝賜王根哀帝賜王莽皆五百斤他賜百斤數
十斤者不能枚舉廉立助先主至一億斤自西教盛
行棄之於土木者既不勝計而衣物之飾又日趨於
華靡有金線金箔泥金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戲金團
金戲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榜金背金影金團
金盤金織金感金蒙金掐金鍍金流金漆金減金描
金黃金灑金皮金遍地金其名號至夥若斯焉

得如昔之多

行藥

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劉良註云照因疾服藥行
而宣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宦之子而作是詩
故常建有間齋臥病行藥至山館稍次湖亭詩余亦
有詩云露徑徐行藥雲門深採芝有以藥為樂者乃
知妄改金根不獨韓昶可嗤也

博學

易云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曲禮云博聞強識謂之君
子儒行云儒有博學而不窮內則云博學無方孔子

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云多聞闕疑多見關殆又云博學之又云君子博學於文又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張衡傳云仲尼取一物之不知學之貴博也尚矣程明道乃謂謝顯道云賢却記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蓋斯言之玷也

宋僉事女

江西按察僉事宋儒寧夏人女美而文嫁仁和鄧公輔合卷之夕鄧因剔燈微吟云油凍知天冷蓋挑女之對也女應聲云香消竟夜闌後有子矣而女卒絕力疾寫詩訣鄧云崑山片玉本無瑕女子生來願

東坡集卷四

五

有家誰料中途妾薄命莫教兒子著蘆花鄧成化丁未進士先公同年

房庶論樂

宋時蜀人房庶著書論古樂與今樂不逮大畧云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石磬也變爲方響絲竹琴簫也變爲箏笛土塤也變而爲甌木祝敔也賁之爲板此於世甚便而不逮者指廟樂鑄鐘編磬宮軒爲正聲而樂謂夷部鹵部爲淫聲古之俎豆後世易以杯盞簞席更以榻按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杯盞榻按而復俎豆簞席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孔子曰

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可古之聲去思憑靡曼而歸之中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世之所謂雅樂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余不知樂然深愛此論

真珠船卷五

戰車戰船

近制帥造戰車戰船將襲套虜而吏胥科索間里騷然余以爲地利人事皆甚不冝不惟無功抑恐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因閏宋熙河漕臣李復二疏深有槩於余東遂備錄之冀悟當事者乞罷造戰車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征不爲詭遇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驚鳥飛者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爲

具珠船卷五

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歸則虜乘隙逐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爲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二因姚麟而獻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劇爲輕妄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况今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乞罷造船奏云那恕乞打這船五

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青專委監督限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於州江淮浙和顧又釘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目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韋州入會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水淺灘磧不勝舟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能爲又不

具珠船卷五

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憂國悔笑臣不敢便依按揮筆盡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謹既上徹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右二疏出滴水集容解四等亦載之又今套中深沙大磧徒步尚艱車豈易行黃河兩岸並是敵境船豈得過較諸宋時十倍不便

刹

刹韻會以爲佛寺非也王公間樓頭陀寺碑列刹相望李周翰註列刹佛塔也又崇基表刹劉良註刹塔也南史庾悅傳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劉子儀平等刹下銘惟茲寶塔

妙跡可傳又云豈如神刹耿介凌煙梁簡文帝答同
泰寺立刹啓寶塔天飛宋之間登慈恩寺淨圖詩鳳
刹侵雲半歷詳前說利為佛塔無疑說文又解為柱
釋氏要覽刹梵云刹瑟此云竿即幡柱也沙門得法
者便當建幡告四遠

董賈

蘇老泉云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見錯
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詖有二子之才而不流
者其惟賈生乎楊鐵崖云賈生治安策有本有末至
切至著方之後日晁董諸子言非事實之而少迫頂

與蘇軾書下

而寡要豈不為西京策臣之冠乎又云漢儒首賈生
使生終年如仲舒純儒不在仲舒也按劉歆讓太常
博士書亦云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不言仲舒

摹姑

小兒無辜疳毒腦後項邊有核如彈按之轉動而不
痛中有蟲如米粉不速破之則隨熱氣流散滲食臟
腑以致肢體作瘡便利膿血壯熱羸瘦頭露骨高皆
因氣血虛憊所致或因洗兒衣服露於簷下為鷓鴣
落羽所汚蟲入皮毛亦致此疾凡晒衣須火烘之聖
惠方急用竹刀刺破刮去核中蟲又小兒手足極細

項小骨高尻削體瘠臍突號哭胸陷或生穀瘕是名
丁矣虛熱往來頭骨分開翻食吐蟲煩渴嘔噦是為
哺露二者皆無辜種類最為難治韻會云摹姑小兒
羸病今云無辜聲之訛也

東藩

其涼銀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細如罌粟堪作飯俗名
登粟一名沙米按宋史瀚海沙深三尺不育五穀沙
中生草子名登相收之以食遼史西夏出登廩一統
志韃靼土產東藩似蓬草實如稂子十月始熟子虛
賦東藩雕胡註東藩實可食廣志東藩也青黑粒

東藩書下

葵子似蓬草十一月熟出幽涼并烏丸地魏書烏丸
地宜東藩余意一物東藩詎為登廩又詎為登粟耳

甜酒

齊民要術云勿使米過過則酒甜白樂天詩云戶大
嫌甜酒蘇東坡詩云酸酒如盤湯甜酒如蜜汁北山
酒經云北人不善投甜所以飲多令人膈上懊懷是
酒味忌甜也然梁元帝云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
之杜工部詩云不放春醪如蜜甜口之於味亦有不
同

盧坦之言

唐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合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余謂多藏者必厚亡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古昔論天道者已並若此盧坦之言雖若矯枉過直然激發痛快尤為警切貪黷之子尚諦思之

夫妻驚絕

筆談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其妻子刑曹駁之曰歐妻之父母即是妻絕况

妻絕胎卷五

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嘉靖之元沁州李子千歐殺妻父成獄而逃州繫其妻白氏追索凶身三年餘矣及余攝州乃移文憲司云李子千既是亡命逃竄必遠就令妻孥盡斃獄中凶狠之人亦豈肯顧况白氏之父既被李子千歐殺則白氏即係屍親雖不共天仇儷義絕若復復死因固是死者之家重併罹害乞將白氏釋放止責凶身族人鄰里多方捕訪歲月稍稽或有獲理憲司即從余議

滕茂實

滕茂實某在鴈門關宋史一統志並以爲臨安人姑

蘇志以爲吳人滕拘留鴈門時自分必死囑友人董說以奉使黃幡裹屍而葬且大書九篆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某據其自書當以東陽爲正

喬文惠上梁文

喬文惠行簡嘉熙末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袞而子孫淪夷况味極惡嘗作上梁文云有國有沼聊爲卒歲之遊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聞者憐之今國祚之徙子孫既闕財產不貲而猶豪奪巧拮華孽輟輟不知爲誰作馬牛也

汎濫追呼

真樂齋卷五

真西山政經云一夫被追舉室惶擾有於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豈可汎濫追呼胡太初畫簾緒論云凡與一人競訴詞必牽引其父子兄弟五七人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指其婦女爲證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費耗其錢物凌辱其婦女此風最不可長今須察其事勢輕重止將緊要人點追一兩名若婦女未可遽行追呼右二書皆當官者所宜熟玩而茲二說曲盡事情尤當深省余謂追呼汎濫乃貪吏藉手索錢之術

黍

黍說文禾屬而黏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从禾兩省聲爾雅異楚人以菰葉包黍炊而食之謂之角黍可為酒關東人謂之黃米酒亦謂黍為黃糯蓋皆謂黍為黏也余按詩緝云黍有二種黏者為秫可以釀酒不黏者黍今關西總謂之糜子黏者曰黏糜子不黏者曰飯糜子謂只堪作飯也孔子曰黍可以為酒亦謂秫黍耳黍有丹黍白黍黑黍黍詩所謂維秬者也有秬爾雅注所謂黑黍中一秬二米者也

稷

徐鉉云楚人謂之稷關中謂之糜其米為黃米高唐

真珠餅卷五

云關西謂之糜通志云苗穗似蔬而米可食是皆誤認黍為稷也按爾雅稷稷邢昺疏左傳云稷食不馨稷者稷也曲禮云稷曰明稷是也郭云今江東人呼稷為稷然則稷也稷也稷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焉今謂稷即粟米不須疑本草誤也

粱

爾雅粱赤苗注今之赤粱粟苗白苗注今之白粱粟皆好穀詩註粱似粟而大本草圖經粱米有青粱黃粱白粱皆粟類也青粱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

細於黃白粱黃粱穗大毛長殼米俱粗於白粱而收子少不耐水旱白粱穗亦大毛多而長殼粗扁長不似栗圓諸粱食之比他穀最益脾胃性亦相似粟米比粱乃細而圓種類亦多功用無別粱今燕代間謂之粱穀關西謂之毛穀白者曰芝麻粱一曰鵪鶉彈

秫

爾雅衆秫注謂黏粱也說文秫稷之黏者也汜勝之書粱是秫粟本草圖經丹黍米黏者為秫北人謂秫為黃米亦謂之黃糯釀酒宋書陶淵明為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稻妻于固請種粳乃更二五十畝種

真珠餅卷五

秫五十畝種粳觀此則黍稷稻粱之黏者皆謂之秫而本草別出秫米一條注謂似黍而粒小誤也

歹另

歹俗讀作多改切如呼惡人則曰歹人好惡則曰好歹另俗讀作力正切呼別行則曰另行不同居則曰另居並誤按說文歹作片五割切列骨之殘也一作歹另作尙古瓦切剔人肉置其骨也一作剛

巳字三音

巳一音苟起切說文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已承戊象人腹徐曰萬物與陰陽之氣藏則歸土屈曲

包容象人腹圍曲也人腹中央也月令其日戊巳注
戊言茂巳言起增韻又身也對物而言曰彼巳一音
養里切韻會止也廣韻此也又甚也說也增韻又語
終辭一音象齒切說文巳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
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為蛇形象形律歷志巳藏於
巳上音以下音似毛氏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
終巳也象陽氣既極回復之形故又為終巳字今俗
以有鉤挑者為終巳字無鉤挑者為辰巳字是蓋未
知義也按史記巳者陽氣之巳盡也博雅云巳巳也
釋名巳巳也如出有所為畢巳復還而入也是辰巳

真珠如卷五

詩人幸不幸

張祜以詩薦於朝元稹對穆宗曰張祜雖蟲小巧壯
夫不為若獎激太過恐變風教由是寂寞而歸薛逢
為尚書郎出為巴州刺史楊牧輔政逢有詩微辭譏
訕牧銜之復并逢綿二州刺史牧罷以太常少卿召
還歷給事中王鐸為相逢又以詩管鐸鐸怒遂不見
齒常州張景修為浮梁令邑子朱天錫以神童應詔
景修作詩送之神宗一見大加稱賞翌日以語宰相

王禹玉恨四方有遺才即令召用禹玉言不欲以一
詩召人恐長浮競不若俟其款款滿赴部命之遂止令
中書籍記姓名比景脩秩滿宗已升遐本朝楊少
師士奇在閤日見一詩頗佳詢其人乃蘇州士人陳
述即今有司舉之初授湖廣按察司照磨尋陞御史
轉四川左叅政夫均為詩人而有幸不幸薛逢授蜂
不使自詒平螫非不幸也

胸膈

漢書萬石君傳取親中幕胸膈身泔酒蘇林云胸音
投音灼云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為疾胸類師古云

真珠如卷五

胸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余按
賈逵解周官云膈行清也孟康曰膈行清膈中受糞
函者也賈孟皆在晉前去班固為近說必有受後世
俗謬豈足依憑當從賈孟為是且詳胸膈字義知其
必不為衣服類也

粉羹

今人宴終必薦粉羹其來頗遠陳正敏避齋閑覽云
太祖內宴先令進粉故名頭食後人宴終方薦此味
蓋失其大耳

爐酒

齊民要術作粟米燼酒法五月六月七月中作之倍
美受兩石以下竟以石子二三升蔽甕底夜炊粟米
飯即攤之令冷夜得露氣雞鳴乃和之大率米一石
殺麴一斗春酒糟末一斗粟米飯五斗麴殺若多少
計須減飯和法痛按令相雜填滿甕為限以紙蓋口
磚押上勿泥之恐太傷熱五六日後以手內甕中看
令無熱氣便熟矣酒傳亦得二十許日以冷水澆筒
飲之酌出者歇而不美詳其法即今所謂啞酒然今
法只用小白麴或小麥大麥糯米瓶罌中皆得作之
而澆飲以湯古為蘆酒因以蘆筒翁之故名今云燼

真珠船卷五

當更筆誤酌公縣切以孔下酒也

此狸

通水燕談契丹產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
以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膳自公相以下皆
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北使攜至京烹以進御本
朝使其國者亦得食之淳休使遼錄有令邦者以其
肉一齋置之食此則立康爛陸氏舊聞狀類大鼠極
肥脂甚畏日為隙光所射輒死墨客揮犀刁約使契
丹有客賜十熊狸之句沈存中云熊狸形如鼠而大
穴居食果穀嗜肉伏人以爲珍膳味如狍子而肥膏

東野語云數說微有異同要之即一物亦竹龜狸
之類近世乃不聞有此北客亦多不知余意即今西
北邊所謂塔刺不花者也一名大黃鼠飲膳正要塔
刺不花一名土撥鼠味甘無毒羹食之宜人生山後
草澤中北人掘取以食雖肥美則無油湯無味

二王公不私

宋王文正公旦從子睦屬開貢舉上書於公願與秋
試公曰吾家世以文進見汝樹立喜可知矣然吾在
政府懼太盛豈可使汝與寒賤競進也

真珠船卷五

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
蔽之如誤中選則妨一寒士且汝已有階得仕又何
必爾列卷火之右二公亮直不私令人欽仰乃若陶
穀在翰林屬其子郛於考試官以合格開素檣柄國
子瑒孫瑒於省試殿試並冠多士寧不有愧於二公

王忠肅娶妾事

王忠肅公翱為都憲時張夫人密為娶一妾逾半年
方從容語公云有一事願貸罪過乃敢言公詰其故
始云我年老不堪服勞左右特娶一妾相代公其姑
納之何如公怒云汝何做我家法毅然不容相見即

日具情兩端白金二十兩送之返後公遷吏部尚書
妻猶在室云豈有天官妾而改嫁他人者即他人亦
豈敢言娶公八十四卒妻棄服往哭其子婦遂留養
終身余謂此一事而四美具焉忠肅公之不貳張夫
人之不如妾之貞一婦之高誼咸可紀也妾姓侯續
訪於官錦衣千戶有謂公卒年九十二夫人為曾氏
者並非公元配宋夫人繼室以張云

盛允高謫官

沈周客座新聞云盛景允高蘇人年二十餘任御史
巡廣東時王翱鎮兩廣允高劾其失
明廷以之

真珠船卷五

臣姑容之後二年繫考在京百官朝服家軍人
高為輕浮降古田縣典史允高戲謂人云此去在景
以為恕今去景一字尚存史字余因考進士登科錄
及名臣錄姑蘇志則盛景乃吳江人景泰辛未進士
授監察御史清山東馬政癸酉出按廣東是年王公
已為冢宰允高所劾者則總督兩廣都御史建昌揭
稽耳允高自以言事逆鱗奉旨左遷非由王公考
點也王公一代名臣又嘗自云吏部堂報恩復讎之
地橫遭誣議特為辨之

無字碑

唐乾陵豐陵並有無字碑余嘗疑其故說載豐陵中
劉賓客嘉話錄云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
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此說亦通

西瓜

西瓜爾雅本草齊民要術及諸類書並不載知昔所
無草木子云元世祖征西域中國始有種余按五代
時胡嶠陷虜記云真珠寨東行數十里入平川始食
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
中國冬瓜而味耳又文文山西瓜吟云拔出金佩刀
切破蒼玉瓶千點紅櫻桃一團黃水晶始於元世

真珠船卷五

祖

真珠船卷五

真珠解卷六

梁顯

梁顯開覽梁顯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客齋四筆云以國史考之梁公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暴卒年四十二余按宋史源作顯卒年九十二非四十二其登第時乃七十三非八十二其子固大中祥符元年亦擢甲第年才二十二朝野雜記謂顯登第年二十三蓋誤以固為顯云

真珠解卷六

蔡巴

後漢書蔡巴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廷補黃門令後陽氣通暢台上乞退擢郎中仕至議郎諡永昌太守子賀官至雲中太守夫以已廢之人而有再析之理且能子焉此輩豈宜縱之閭閻中哉

吏道騰仕

國朝由吏道躋騰仕者若靖安況鍾蘇州知府南昌熊尚初泉州知府高安賈信廬州知府吳縣平恩忠陝西參政江西楊時習交趾按察使肅寧劉敏刑部侍郎江陰劉本道戶部侍郎鳳陽單安仁清苑李

友直並工部尚書德慶李質刑部尚書具麟滕德懋江陰徐晞並兵部尚書南昌萬祺工部尚書太子少保刀筆之流孰謂無人

殷浩語

余髫年見巧對有云與我周旋寧作我為郎憔悴却羞郎下句知為元微之會真記中語上句不知所出近閱晉書乃知為殷浩語祖溫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父寧作我也今晉書以與我作與君語義並通

謝小娥

真珠解卷六

牛僧孺幽怪錄載尼妙寂事云尼姓葉父昇夫任華皆遇盜死李公佐為解夢中隱語乃得復其讎謂堂覓公佐所作傳錄而慕之余近獲覩公佐所作傳事則不殊而姓名乃為謝小娥不作葉妙寂夫為段居貞亦非任華唐書列女傳亦同公佐然則思黯誤也

空桑

呂氏春秋有仇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中獻之其君令婢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

桑故命之曰伊尹余謂邑人既盡沒於巨浸尹母又已化為枯株採桑之女偶得遺嬰於無人之境乃其異故誰復得而傳之怪誕非道所宜刊削至懸千金人不能增損一字高誘謂憚相國之勢而然是也又春秋孔演圖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隙睡夢黑帝使詣與已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中誣聖之言尤不足信

幼慧

唐世幼慧者最多權德輿四歲能賦詩蕭穎士四歲能屬文七歲誦數經十歲以文章知名人狐楚五歲

真學紀要

能詞章杜甫七歲屬辭李百藥徐彦伯九齡策數鼻皆七歲能文李賀七歲作高軒過韋溫七歲日誦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孔穎達八歲記誦日千餘言閻記三禮義宗劉晏八歲獻東封書拜秘書省正字王勃九歲作漢書指瑕十三作滕王閣序張童子九歲明二經與韓愈同舉禮部拜衛兵曹李泌九歲賦方圓動靜李白十歲觀百家十三能文史鄒士美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柳公權十二工詞賦元稹十五擢明經常敬忠十五七過誦萬言如意中七歲女子賦別兄詩今之豚犬但解覓梨栗耳述

之以勉兒輩

酒禁

酒誥云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厥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又云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故漢興有酒禁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不但恐糜米穀且備酒禍也後世因為權酷之法官務之課雖事不盡善而古意畧存今千乘之國以及十室之邑無處不有酒肆米穀耗費淹關繁興皆職於是倘能酌量往制嚴立禁條不患穀價不平訟詞不簡也

真學紀要

臥視書

精力漸衰危坐閱書久即為勞常置書枕側臥閱終日非當食及應接人事不為起按晉書王湛傳兄子濟見床頭周易問叔父何用此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爾唐皇甫湜韓昌黎墓誌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為枕衾以飴口宋蔡確詩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客齋四筆稚子櫺窗讀書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乃知古人亦有然者三國志曹操作歌案臥視書曹智人想便甚但歌案之制不傳沈括忘懷錄有歌床云如今倚床但兩向施檣齊高令曲

尺上平若臂倚左櫺則右櫺可几臂倚右櫺則左可几臂左右互倚令人不倦仍可左右端足或枕櫺角歇眠無不便適其度座方二尺足高一尺八寸櫺高一尺五寸木製藤網或竹爲之又云尺寸隨人所便增損余意歇案之制或當不大殊

精舍

事物紀原漢明帝於東都城外立精舍處攝摩騰竺法蘭按西域志摩訶賴國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是精舍不始於東都也漢包咸董春劉淑檀敷李充皆立精舍講授焉操欲於豫

東立精舍

讀書文選有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詩李善注精舍今讀書齋是也故朱晦菴有武夷精舍滄洲精舍寒泉精舍葉少蘊有石林精舍真德秀有西山精舍又吳江表傳道士于吉立精舍讀道書然則所謂精舍非釋氏之廬得以專稱也精舍亦作精廬後漢姜肱傳盜詣精廬求見徵君儒林傳論精廬晉建康糧動有千百進精廬講讀之舍東觀漢記王阜年十一欲出精廬任彥昇求立女牢碑表精廬妄啓南史沈道虔時復還石山精廬

破頭話

余仲父襄陵君之孫叔元乃從弟佑之子其前身實終南豐德寺僧淨教也教戒行甚高復能詩故余大父槐堂侍郎以來世與交好教每謂仲父及余言淨教受君家供養三世行當托生君家以酬厚遇正德甲戌四月十九日甲夜仲父假寐夢教突入佑室報變爲虎躍而出驚寤起呼余及佑方述夢次俄報叔元生時漏下二鼓久之忽聞叩門聲訊之乃教徒德中來計云師作入城主黃氏二鼓坐脫矣時教年已八十三仲父因命叔元小字爲和尚叔元登嘉靖乙未進士歲餘遭病京邸從弟爲裹巾幘又元覽雙頭

東立精舍

視自調曰汝本一僧易形爲儒今乃看巾若道士本來面目固若是邪語畢而逝時年才二十有三余聞其化歟微忘人語洩自述前生事謂之說破頭話犯者必死叔元既顯字和尚又恒自述本僧語洩太甚遂以夭死按幽怪錄党氏女語人云兒前身老客王蘭也納幣方畢而女乃失檮齋隨筆錄元泗州塔寺住持某給戒嚴潔時人以老佛稱之一日呼侍者求血臟湯侍者曰老佛平日齋戒今日何得有此想老佛怒拂衣去徑造陳平章家曰某特來求血臟湯喫也平章詰之如前老佛怒曰原來你也是不了事漢

平章不得已與食之至晚歸寺別衆唱偈曰撞開平屋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冰遂化去茶毗之日昇龕至淮河岸時冰父合舉火之際大響一聲冰忽自開果如偈語是夕平章見老佛至家俄報後堂生子即雲嶠後仕爲餘姚同知重九日同張伯雨賦詩伯雨有百年身付黃花酒萬壑松如赤脚冰之句又有和者云方外弟兄存晚節人間富貴若春冰至嶠則猶以長淮一片冰言之不數日卒斯並說破頭話所致然天竺牧童能詠三生之句晉時鮑靜不忘墮井之身王十朋自言是嚴關黎今盛尚書端明自知爲養

真珠船卷六

馬卒皆說破頭話而皆無恙也

太子廟

陝西會城糖房街有太子廟所祀乃唐張巡廟碑謂唐嘗贈巡爲通真三太子考之唐書及他傳記咸無其說且人臣未聞以太子爲贈者本傳巡開元末擢進士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今意者俗因銜中太子字遂訛有茲稱

翰林知縣

大學士吳郡王公鏊震澤長語云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

召試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赫然有名中外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國家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率用高科其餘則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終不外任庶吉士者本欲使之種學績文以爲異日公卿之儲士既與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遺才頗多故不若制科之爲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奮于學以求知于上不待督責矣慈溪張鉅郊外農談云新進士不宜即除知縣知縣之職較之知府尤爲親民得人則

真珠船卷六

上人雖有苛政而民不受其虐不得人則上人雖有仁政而民不蒙其惠故宋時進士除縣主簿使其視令之政而習之其後爲令無難矣士未第時惟以舉業爲事其所講習不過作時文耳一旦舉進士吏部以其例當外補遂除知縣是吏部不以知縣爲重也其人又不知知縣爲重一舉進士輒望京除及選知縣則忿懣怨尤自非識達守定寧無憤事夫以少不經事之人而猝然臨縣簿書山委庶事川至能不爲蒙胥猾吏所賣者蓋鮮間有一二聰明才辨者祇知胥吏之宜遠而專於自用上不遵法制下不體民情

肆意妄行事多乖繆上人以其進士每優容之不知其爲民患不淺也及歷任既久事體稍熟吏部聞其能遷擢臺部而又以新進士來嗚呼百里民命所繫乃以試人之賢否民欲不病何可得哉右二說深中時弊特詳錄之

大臣處林下

朱或可談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常着布直襪躡蹣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特曰前有一

真珠船卷六

三

入騎驢衙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執銳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高齋設錄王和父守金陵王荆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避之右二公皆位極人臣其處林下乃如此是可敬而仰也

稱閩人字

安南不減議者歸咎于荆公進郭達而退李憲荆公笑曰使達無功勝憲有功使宦者得志吾屬異日受禍矣他日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荆公厲聲叱之

曰是何人即出爲監當今有稱閩人別號者荆公聞之不知當何如也

腋氣

洪芻香譜金磬香洞冥記金日磬入侍欲衣服香潔變胡虜之氣自合此香由是言之今謂腋氣爲狐臭狐當作胡故千金方論云有天生胡臭有爲人所染臭者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海畔有逐臭之夫正援此有謂臭爲鮑魚者非是教坊記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

真珠船卷六

三四

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慍腋氣也奇效良方治腋氣用熟薑餅一枚擘作兩片糝蜜陀僧細末一錢許急挾在腋下略睡少時候冷棄之如一腋只用一半禁元方平生苦此疾來紹興偶得此方用一次遂絕根余錄之以傳願天下人絕此病根

黃州傳奇

元豐唐臣有蘇子瞻貶黃州傳奇先友謝憲使朝宣正德初以御史陞浙之憲副始上任開宴優人以前傳奇呈未幾謝入覲以遺徹宴就謫黃州判

薦福牛頭

墨客揮犀云有客打碑來薦福薦福寺在饒州東嘉福山上杜子美詩漆滾上牛頭牛頭寺在潼川西南牛頭山上有以爲長安城南薦福牛頭者非也

竹實竹鮓

嘉靖丁未戊申商洛漢河大饑竹徧生實又多竹饑民甚賴之天地之大德有如此者

古木不宜伐

魏書曹操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自狀操躬自視而惡之還遂寢疾卒交州記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漢時遣人伐樹役夫多死夷堅支都

真珠船卷六

五

松子源程氏家山有大樟木一株傳二三十世高僧雲霄慶元元年族長知萬與衆議以與薦福寺使自伐之監寺僧紹禧往蒞其事仆之悉芟枝幹獨留木身時農人種稻在田乃擊鼓喚集挽拽未十步木展轉東西五人曹壓知萬姪亦死其傷股敗面者又十餘輩終南山俗所謂景陽川中多古木樵採罕至嘉靖戊申西安韓生深率衆伐之將以爲利也已又入山督役忽暴病亟馳返未出子午谷而死韓富而不吝人咸惜之蓋古木中往往有神怪能殺人故孔子云木石之怪夔罔兩不宜輕伐也

女化男

嘉靖戊申七月邸報云大同右衛參將馬繼宗家舍人祿之女年十七將嫁化爲男子余按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漢末閭中徐登本女子化爲丈夫括異志廣州蕭某女大娘子晉元康中安豐女子周世寧寧康初江陵文唐氏劉聰時內史文人唐光啓二年春鄱陽女子宋乾道三年四月永州支氏女慶元三年袁州黃念四女並化爲男客座新聞成化間金齒有人無子止一女以酒肆爲業一日有道

真珠船卷六

來如此及二旬女敬禮不衰問其姓但云我家止兩口臨去謝女曰家施多矣恥無爲報有藥一丸奉謝小娘子待嫁日臨行以藥嚙口中至夫家嚙下我珍重以此相報幸勿忽女信而藏之及嫁如其言就寢夫狎之則已化爲男子夫家訟謂女家見誑官追問女備言其故人始異之知兩口之言爲呂仙也父母遂得有嗣又蜀王本紀武都丈夫化爲女子蜀土納以爲妃漢建安七年越嶲男子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獨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其事尤異

領巾

劉續謂領巾為唐製按北史隋文帝將廢太子勇乃語群臣云前簿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幘當時偏示百官欲以為戒今我兒乃自為之領巾為稍幘此是服袂然則領巾之製遠矣

統萬城

統萬城陝西志謂在河套寧夏志同其說謂在哈刺元速之南即華言黑水有廢城曰忻都者其處也余按晉載記雖有營統萬於黑水南之說而當時秘書監胡義周作頌有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

真珠船卷

二十七

重塞據其說則當在寧夏境若云河套則背及左右皆據黃河不合頌語寧夏城北百里今有廢城曰田州亦名定遠鎮塙中多枯骼豎談嘗疑其為叱干阿利之徒所築由頌觀之或即統萬城也

懷遠鎮

寧夏志隋柳或為治書御史坐罪除名徙配朔方懷遠鎮余按地理志夏州後周改懷遠郡隋開皇三年郡廢隸靈州為懷遠縣無鎮之名柳或傳云配戍懷遠鎮無朔方二字又云行達高陽有詔詔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囚之煬帝紀帝頗懷遠鎮受高麗降

高麗遠在遼海東寧夏在極西幾萬里豈是受高麗降處然則所謂懷遠鎮當在今遼東唐書地理志安東上都護府懷遠軍是高陽即今保定府之高陽縣晉陽即今山西之太原府或由長安戍遼東故得達高陽其遠也亦得至晉陽若云戍寧夏則與高陽晉陽風馬牛不相及矣即使真為朔方之懷遠然或中道詔還未嘗抵配所亦不當列為寧夏人也寧夏志先公所修為當道者所竄改且經兵火板散失又累為後人增損故訛誤頗多

真珠船卷

二十七

真珠船卷六

真珠船卷七

裝潢

懶真子錄云唐秘書省裝潢匠六人恐是今之表背匠謂之潢其義未詳余按釋名潢染紙也齊民要術染潢法云潢紙減白便是不宜大深深則年久色闇注謂浸藥汁為之蓋以辟蠹也廣韻潢平壤切染書也

臨摹硬黃響榻

宋張世南游宦記聞云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深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

真珠船卷七

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於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鮫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

水晶鹽

李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晶鹽按梁天監中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獻方物云其國有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金樓子云胡中有鹽瑩如水晶謂之玉華鹽酉陽雜俎云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為君王鹽段公路北戶錄云鹽有如水晶狀者一統志撒馬兒罕土產水晶鹽堅明如水

晶瑩為鹽以水濕之可和肉食然則祇以此味按酒亦自不儉

堯舜禹湯非謚

謚法翼善傳聖曰堯又善行德義曰堯仁聖威明日舜受禪成功曰禹又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又除虐去殘曰湯余謂謚始於周古所無之茲蓋出於好事者附會追撰之耳尚書馬注蔡傳皆直以堯舜為名顏師古謂禹湯皆字其說並是按虞書帝曰格汝舜帝曰兪咨禹若謂之謚豈得生而稱之耶

馬踐楊妃

真珠船卷七

唐書謂楊貴妃縊死馬嵬路祠下以紫桐瘞道側太真外傳謂貴妃縊死馬嵬佛堂前梨樹下墨紫桐瘞西郭外一里許道北坎下而元人傳奇及俗間流言不知何以有馬踐楊妃之說近閱宋人李恭獻楊妃菊詩云命委嵬坡萬馬泥乃知其說亦有自

顧姑

蒙轡備錄九諸酋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繡或珠玉飾之草木子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帶姑姑高圓二尺許用紅色羅蓋唐金步搖冠遺制南村輟耕錄翰林學士

承旨阿目茄八刺帶醫者娘于十五人弄碧窓胡婦
詩云雙柳垂髮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
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固姑顧姑姑姑母固姑實一
物夷禁之音無正字也

日月蝕

南齊志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
無上下中央者

黃金臺

道山清話云平問秦少游李白燕昭延郭隗遂築金
臺之詩史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臺之名太

其詳始末

白不知何據少游曰上本圖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
於其上遂因以為名閔之信然余按孔融論盛孝章
書已云昭王築臺以尊郭隗少游未之考也又晉書
云段匹碑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然
則金臺之事不獨昭王而已

古人名字人少知者

古人名字人少知者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姓
墨名智字公達介子推姓王名光楚狂接輿姓陸名
通范蠡字少伯鬼谷子姓王名翽東園公姓園名秉
字宣明綺里先生字季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

陶淵明用古詩

捫虱新語云陶淵明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當與
幽風七月相表裏按樂府古詞已云雞鳴高樹顛狗
吠深宮中又陸士衡詩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顛

婦人行狀

吹劍續錄云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
狀近有鄉人志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據余按江文通

其詳始末

集有建平王大妃周氏行狀

氈根

南楚新聞薛昭緯經巢賊亂流離絕糧遇舊識銀工
延昭緯飲食甚豐以詩謝之曰一襟氈根數十絨盤
中猶更有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鐵
伏池筆記王中令令蜀寺僧賦蒸豚立成云甯長毛
短淺合膳父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
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釘軟熟真堪玉筋挑若
把氈根來比並氈根自合喫藤條氈根謂羊也

雞鳴度關

傳物志燕太子丹質於秦道到關關門不開丹為雞鳴於是眾雞悉鳴遂歸今人但知孟嘗君事

不死酒藥

湘川記岳陽酒香山上有美酒數斗飲者不死漢武帝遣樂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朔曰酒苟有驗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傳物志所載畧同余按戰國策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罪

真錄卷七

在謁者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右二事何其甚相似也

韓新王夫人

鶴林王露韓新王夫人京口倡也嘗五更入府伺候智朔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訥訥然驚駭至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蹶之起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請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為夫婦新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新王嘗邀元木於黃天蕩幾成擒矣

一夕鑿河道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按宋史夫人梁氏韓世忠與元木戰將十合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一夕元木潛遁

荒雞

晉書祖逖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琨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史臣曰祖逖聞雞起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貪亂者矣元史史天倪金大安末舉進士不第

真錄卷七

乃歎曰大丈夫立身獨以文乎哉使吾遇荒雞夜鳴擁百萬之衆功名可唾手取也草木子南陽府廉訪僉事保保巡按至彼忽初更聞雞啼曰此荒雞也不久此地當為丘墟天下其將亂乎遂棄官而隱後南陽果陷蓋初更啼即為荒雞余謂凡雞夜鳴不時皆謂之荒祖述之聞在於中夜不特初更乃有茲稱有問荒雞之說及起舞之義者因述此

夜短

唐書北狄骨利幹部所居之北渡海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才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沒之所按元史土

土哈傳欽察國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是又幾於不夜矣

日南斗北

爾雅岨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按晉書九真太守灌遂討林邑時五月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九寸一分又訶陵國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南二尺四寸宋書元嘉中使使往交州測景夏至出表南三寸三分又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交州影在表南三寸此其地並在日之南不但戴日而已其俗皆開北戶以向日故爾雅有北戶之言漢代置日南之郡北征錄四月二十八日至長清塞夜漏初下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此其地乃在斗之北不但戴斗而已

天地之中

呂氏春秋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地之中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地中鄭司農注夏至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為然一統志測景臺在登封縣東南古陽城縣內周公定此地為中土立土圭測日以驗四時周髀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一丈三

尺五寸宋地理志洛邑為天地之中汝南志天中山在府城北三里高尺餘上土下石以其在天地之中故名宋劉敞詩形勢雖小當天心司馬君實日景圖曰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歷觀前說則天地之中不難底定

天祿辟邪

大明會典三品碑蓋用天祿辟邪人多不知為何物天祿一作天鹿一作天麋考工記鳧氏鐘縣謂之旋注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疏漢法鐘旋之上以銅

天祿辟邪

篆作蹲熊及盤龍辟邪辟邪亦獸名古法亦當然也瑞應圖天麋者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漢靈帝紀鑄黃鐘四天祿辟邪注天祿獸也今南陽縣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漢有天祿閣亦因獸立名西域傳烏弋有桃按注桃按一名符按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章帝紀月氏國獻扶拔注似麟無角和帝紀安息獻扶拔古樂府董進行麟辟邪海內十洲記聚窟洲有辟邪天祿辟邪陽雜編唐肅宗賜李輔國玉辟邪二各長一尺五寸

崆峒

崆峒本作空同一作空桐爾雅北戴斗極為空桐莊
子黃帝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徃見之史記黃
帝西至于空桐括地志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六十
里雍錄任原州平高縣即笄頭山鄠道元云大隴山
異名一統志崆峒山在汝州東南五十里相傳崆峒
有三一在安定一在臨洮莊周述黃帝問道崆峒遂
遊襄城登具茨皆與此山接壤余按莊子遊襄城登
具茨自訪大隴事與問道崆峒無涉又華昌府西和
縣順天府薊州江西贛州府四川銅梁縣龍州宜撫

與華昌府西和

司並有崆峒山廣東陽春縣亦有崆峒巖焉荒之跡
不可究詰也

皋比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纛字或建皋左
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門蒙皋比而先犯注皋比
虎皮宋名臣言行錄張橫渠先生在京座虎皮說易
二程至先生撤去虎皮朱晦翁贊之曰勇撤皋比一
變至道比類脂切

白水

爾雅河出崑崙虛色曰河圖崑崙山出五色流水其白

水入中國名為河故晉文公搜璧於河曰有知白水

閔子騫贊

周濂溪云賢希聖聖希天夏侯湛贊閔子騫云聖既
擬天賢亦希聖遠在濂溪前

秦皇隋煬武台

秦始皇隋煬帝武則天皆無道之極後世羞稱焉然
皇帝之號井田之廢郡縣之設長城之築皆初於始
皇淮汴之漕進士之科皆初於煬帝武舉之置殿試
之舉皆初於則天後世不能廢也

左袒

與華昌府西和

胡寅讀史管見曰大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
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

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況將之於軍
如臂之於指其為劉氏與不為劉氏非惟不當問亦
不必問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曰

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

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觀禮乃云
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考之周勃誅呂
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軍中於

是左袒而為劉氏效義者有賞背義者有刑太尉之令嚴矣非以規人心之從違也余按漢書陳勝傳陳勝起兵徒屬皆袒右稱大楚受刑之說恐未通也

張浚傳

齊東野語載澗上閑談云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又載建炎書疑鄴瓊之語亦是潘遠紀聞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雖亦取萊公紀事中意然方當大軍悉潰亦安在其為心學哉因學紀聞云朱文公為張忠獻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均

真珠船卷一

只憑欽夫寫來事實後看尤亮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由是觀之史傳豈可盡信哉

漢書疏畧

史記留侯世家四人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漢書張良傳則不著其名荀悅漢紀帝問汲黯曰吾欲興政治堯舜何如漢書汲黯傳但曰吾欲云云而畧其辭趙后之立王仁有諫疏漢紀其載而班氏不之錄

上元張燈

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皆云史記樂書漢家祀太乙

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容齋三筆謂史記無此文余按史記樂書云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客齋未之考也韻府群玉及異物彙苑翰墨全書並云西京雜記漢時元夕然九華燈於南山之上照見百里余閱西京雜記不見其文

蟬不翼鳴

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因角聽為其不足於耳與世以為巧對按考工記以旁鳴者以翼鳴者鄭玄注旁鳴蜩蟬屬翼鳴蟋蟀屬許氏說文蟬以旁鳴

真珠船卷一

者蟬蟬以翼鳴者余睹蟬兩翼下有孔實能振翅作聲謂以翼鳴非也

雙

黃華老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人多不知其義按元李京雲南志畧云諸夷多水田謂五畝為一雙

雍門

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雍門注雍去聲齊西門桓譚新論雍門周鼓琴孟嘗君歛歛而就之博物志韓娥東之齊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逐梁三日不絕故雍門人至今善歌長安志長安故

城西面三門北曰雍門是雍門有秦齊之別又為人姓今有秦人自稱其籍曰雍門且讀雍字為平聲非也

天府陸海

淮南子注仲農明堂曰天府謂可以建都之地也戰國策蘇秦說燕文侯曰燕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秦粟之利此所謂天府也三國志諸葛亮云蜀天野千里天府之土南陽志鄧州舟車輻泊地稱陸海然則稱天府陸海者不獨關中也

倉頡

春秋元命包禪通紀云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寔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錄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圖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辨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十職都紂陽武終韓之利卿亭河圖王版云倉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索靖草書狀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王書契是為是皆謂倉頡為帝也帝王世紀云黃帝史官倉頡取象鳥迹

始作文字又黃帝四史沮誦蒼頡諫首孔甲呂氏春秋二十官史皇作圖說文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吮之迹初造書契通志畧黃帝命蒼頡為史官制文字是皆謂倉頡為史官也述異記蒼頡墓在北海俗呼為藏書臺有碑文周時莫識遂藏之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叔孫通識十二字一統志倉頡墓在陝西白水縣又大名府南樂縣河南祥符縣山東壽光縣並有倉頡墓白水即古之衡壽光即北海地然未詳孰是也

倉頡墓

真珠船卷七

居庸關

楊中丞紫荊考意思深長討論詳覈內云關之要害者曰紫荊居庸倒馬就而論之惟紫荊爲尤重蓋居庸險易守倒馬去京稍遠紫荊則夷於居庸近於倒馬考之往古攻取燕京及我朝北虜犯順多由紫荊又云古今攻燕京者二出居庸三出紫荊所謂二出居庸者一則同光三年四月阿保幾出居庸幽州六月北歸留魯等守之八月唐遣李嗣源救幽州魯等遁走一則宣和四年金兵至居庸關

李嗣源

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兵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阿骨打至燕京自南門入蕭德妃自古北口趨天德遂以曷魯遁走爲不能損燕戍卒壓死爲天實亡遼非關之罪又謂景泰元年于司馬經畧諸關置兵應援以紫荊爲上白羊次之倒馬又次之居庸卒不遣一人徃守乃以爲當一意紫荊而居庸之守可畧余謂阿骨打之入居庸誠由天幸至若曷魯遁走自以阿骨打北歸李嗣源救至而然非居庸之不能入也按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太祖進師距關百里不能前召扎八

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松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扎八兒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吾鋒鏑所及流血被野關既破中都大震金人遂遷汴又梁王王禪等兵破居庸關至和橋與燕帖木兒相持累日又字羅帖木兒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關入居庸關知院也速魯事不蘭奚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已而太子還宮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進逼大同

李嗣源

四

李羅復率兵大舉向關前鋒入居庸關太子親禦清河軍潰馳還出順承門奔冀寧由是觀之則出居庸以攻燕者又有四不但前二者而已且以金人防禦如彼其嚴尚不能守況今居庸又爲京師後門梗紫荊尤切近豈可徒恃其險而不更遣一人徃守又遼德妃元太子一遇急難便趨古北余意此既可由以出彼豈不能由之以入然則古北之守亦不宜畧

胡顏

曹子建上賈躬詩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李善注即胡不遘死之義尚書傳胡何也毛詩曰何

顏而不速死也殷仲文表臣亦胡顏之厚北史論蕭
正表動不由仁胡顏之甚杜工部詩胡顏入篋篋黃
滔景陽井賦誠乖馭朽攀素纆以胡顏

七言詩始

壬子年拾遺軒轉時寄封遊沙海七言頌云青葉的
礫千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少昊母皇娥倚瑟而清
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冷天蕩蕩
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
樂悅未央白帝子若歌曰四維八埏耿難極驅光逐
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

真珠船卷八

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海浦來棲息且
越春秋樂師庵子為楚作窮劫之曲曰王邪王邪何
垂烈不顧宗廟聽謔尊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
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怙怙垂涕舉
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次三戰破郢本發留兵繼
虜荆闕楚荆散骨遺發掘鞭辱腐屍此難雪幾危宗
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候吳
軍雖去怖不歇顏王更隱撫忠節勿謂護口能
謗褒越采葛婦作苦之詩曰葛不連蔓茶魯
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

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四
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
地賜羽奇机枕茵褥諸侯儀
何憂能不移勾踐攻秦還軍
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
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
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綉桓桓
長悲去歸兮河無梁孔叢子夫
為基賢人寬兮將待時天下如
孔子臨秋水而歌曰秋水衍兮
相如琴操下和獻王退怨之歌
精氣鬱冷谷岩岩中有神寶妙
功於何獻之楚先王遇王暗昧
余身俛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
淖龍鍾天鑒孔明竟以彰沂水
則足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太
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
繼世而往我壽盈帝若舉之臘
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
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據詩
詩知七言成篇不昉

真珠船卷八

五

於栢梁

龍涎

龍涎所出及形狀臭味負喧雜錄葉述圭香譜曹昭格古論異域志居家必用瀛涯勝覽皆載其說然並不若張世南游宦記聞為詳因備錄如左諸香中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千係蕃中禁權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讎殺或真珠船卷八

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卧而吐涎魚聚而嗜之土人見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為太陽所燥則成片為風漂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叩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長斂腦壽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蛟人求之以為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發散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煙耳和

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煙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煙縷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香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又大明會典古里國及蘇門答刺國永樂中皆貢龍涎

烏鵲填河

真珠船卷八

淮南子有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之說故庾肩吾七夕詩云倩語雕陵鵲填河未可飛宋之問云烏鵲橋造一鴈飛王建云龍駕車轆鵲填河李商隱云星橋橫道鵲飛迴曼叔原云鵲慵烏慢得橋遲張文潛云靈官召集役靈鵲橫渡天河雲作橋爾雅翼云浹秋七日烏鵲首無故皆尾相傳以為是日河鼓與織女會於漢東役烏鵲為梁以渡故毛皆脫去今七月七日絕不見烏鵲翼日驗之鮮不脫者羅願謂秋乃鳥獸毛毳之時又山海經群鳥有解羽之所然必於一日理所不能推也

禁苑魚獸食

南城金魚日食蒸餅白麪二十斤御馬監山猴十隻
日食白米一斗紅棗二斤八兩獅子房獅子二號日
食活羊一隻半白糖四兩羊乳二瓶醋二瓶花椒一
兩三錢羣牛一隻日食白米一升猪肉二斤雞一隻
紅棗二斤豹日食羊肉二斤虎日食羊一腔雀光祿
係說正德中若此

募敵衆

韓世忠以八千餘人破兀木兵十萬岳飛五百騎破
兀木五十萬虞允文軍一萬八千敗金亮四十萬

貞祐始末

永壽二百騎敗金將小韓將軍五千於大人洲其甚
奇者楊再興戰鄺城單騎入金軍擒兀木不獲手獲
數百人而還兀木併力復來頃兵十二萬于臨穎再
興以一百騎遇小商橋驍與戰敵二千餘人及萬戶
撤八亭董千戶百人夫宋之南渡兵至不競而能以
寡敵衆者此今邊兵乃十不當一何也

首虜

衛青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霍去病五出
擊匈奴斬捕首虜十一萬九千六百餘級李靖襲突
厥頡利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蘇定方征賀魯斬首

數萬級薛仁貴擊突厥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段
與羗虜九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今邊將
獲首虜才數十百級輒動色誇張以邀崇爵深可愧
也

西翰林

刑曹多文士故稱西翰林前輩不暇論正德間若
刑薛蕙君采儀員蔣山卿子雲馬平戴欽時亮關西
劉儲秀士奇張治道時濟王誦舜夫崑山周鳳鳴子
岐開化方豪思道部下蕭海子委無錫顧可通與
綿州高第公次會稽沈弘道伯克鄭無業應騷南

黃雲龍卷八

蕭田王鳳靈應時並文藻環奇輩華於宛濟濟參
尚難悉舉余時聯鑣接武咸獲支承雖於忽三十年
喪亡畧盡言念疇昔不勝鄰笛之悲

二烈婦詩

漢水志花山節婦者游山鄉人姓名不傳至元丙子
為大兵虜至崇賢鄉碑亭橋當指血題詩橋柱上云
君王有難妾當災棄于離夫被虜來迷望花山何處
是存亡兩地亦哀哉遂投水死南村輟耕錄至元丙
子伯顏偏師徇台臨海民婦王氏被掠至嶧上清風
嶺盜指血寫詩於崖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

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
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迴首故鄉有新遠存
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以死右二烈婦之死
其年同其詩又畧同但其地不同耳疑只一事而傳
者之異也

折像

余讀折像傳而重有感於今之守錢虜也傳曰折像
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父國為爵林太守有貨財二
億家僮八百人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盡
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二女孫息盈前當

東萊集卷下

增益產業何為坐自單竭乎像曰昔聞子文有言我
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益滿之咎道寧
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
而高其崩必疾也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詠
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哀乃如其言
云

五曲江

枚乘七發觀濤乎廣之曲江今陝西會城東南有
曲江乃司馬相如賦所謂臨曲江之臨州者也廣東
韶州府城北亦有曲江因以名縣唐張九齡為縣人

故稱曲江公又江西豐城縣東北十里雲南臨安府
東北九十里亦並有曲江

曹狀元

曹狀元名魯真定寧晉縣人初中鄉試歷代州訓導
江西泰和典史宣德七年督工匠至京復中鄉試明
年中會試廷試遂魁天下官至吏部左郎兼學士正
統己巳沒於土木之難

致仕半碌

洪武中臨邑高復以吉安同知致仕遂半齊仕坤以
新河知縣致仕皆賜半祿贍之終身此亦獎勵屬恬
淡之要術也

蒼雅

李斯作蒼頡篇其後有張揖埤蒼樊恭廣蒼周公作
爾雅其後有孔鮒小爾雅張揖廣雅陸佃埤雅羅願
爾雅翼李斯蒼頡篇及楊雄訓纂蒼頡篇賈勣滂喜篇謂
之三蒼

蒲輪

史記秦始皇至泰山下諸儒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
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漢書武帝紀遣使者安車蒲
輪徵魯中公注用蒲素車輪取其安也枚乘傳武帝

以安車蒲輪徵梁明帝紀詔曰安車輓輪供綬執授
注以蒲裹輪徐綬傳欲蒲輪聘穉楊厚傳贊仲威術
源蒲輪屢尋唐書玄宗在東宮表以蒲車召王友正不
至王起蒲輪賦丘園共貴巖穴皆虛載脂載膏既攻
既堅經管草澤輜轡雲煙絳而為藏孫不仁緝以藏
宮令尹非禮旁搜叢桂遠擢幽蘭

奇器不傳

宋張思訓對酌張衡梁令璣渾儀之制為樓閣五層
高丈餘中有輪軸開柱激水以輪以水為人為七直
神左撼鈴右扣鐘中擊鼓以定刻數每一晝夜周而

七球點水

復始又作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即自執展解儀
環而出至冬水凝則以水銀代之元順帝自製宮為
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隱藏其中運水上下置
上設三聖殿置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
上左右二金甲神一縣鐘一縣鈺伎則神人自能按
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鈺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
置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
能竊進度仙梯三聖殿復退立如前魏明帝時有
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馬鈞可動否對曰可
動帝曰其巧可益否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

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
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九擲銀錄
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關雞變巧百端元
興隆笙制以楠木形如夾屏上銳而面平鑲金雕鏤
枇杷寶相孔雀竹木雲氣兩旁側立花板居背三之
一中為虛櫃如笙之匏上豎紫竹管九十管端實以
木蓮苞櫃外出小櫃十五上豎小管管端實以銅管
葉下有座獅象連之座上櫃前立花板一雕鏤如背
板間出一皮風口用則設朱漆小架子于座前繫風
囊千風口囊面如琵琶朱漆雜花有柄一人授小管

宋張思訓

一人鼓風囊則簧自隨調而鳴中統間回回國所進
以竹為簧有聲而無律玉宸樂院判官鄭秀乃考
律分定清濁增改如今制其在殿上者盾頭兩旁
刻木孔雀二飾以真孔雀羽中設機每奏工三人一
人鼓風囊一人按律一人運動其機則孔雀飛舞應
節漢張衡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
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
柱傍行八道施開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蟬
蟬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以密無
隙如有地動機振則龍發機吐丸而蟬鳴

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之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
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嘗一
龍發機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證後數日
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咸服其妙又云女記里鼓車
黃帝指南車及周公敬器其法並已絕而馬鈞祖冲
之燕肅之徒能追修之諸葛孔明木牛流馬祖冲之
亦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已上皆極
奇之器而今皆不傳

泰卦

有病者其子命卜人占之得泰卦以為吉余私謂卜
人云天在地下恐無生理已而病者死近閱北史云
有人父為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趙輔和館別託相
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
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
乃知古人已先有此論然乾為父趙說比余為精顧
余說亦不幸而偶中也

許賽

晉書庾亮病大困戴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
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
君是神人也因知今人許賽羊豬於神祠者其來久

矣

京官騎驢

兵部尚書錦州金公獻民云成化末為御史時常騎
驢朝參同列多有然者草木子李公紀字仲修洪武
間以薦為應天府治中作詩云五品京官亦美哉腰
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上騎驢過人道避春去不回
乃今迥不然矣

真珠船八卷

通行本

明胡侍撰侍字奉之號濛溪咸寧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鴻臚寺少卿坐議大禮謫潞州府同知事迹附見明史薛蕙傳是書雜採經史故事及小說家言其曰真珠船者陸佃詩註引元稹之言謂讀

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也

案佃詩註今不傳此據胡廣拾遺錄

所然徵引拉雜考證甚疎如以北曲爲朝廟之音

信王子年拾遺記謂七言昉於甯封皇娥等歌又

喜談怪異果報之說皆不免於紕繆

墅談六卷

〔明〕胡侍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墅談六卷》
提要

墅談序

子長謂學者攷信於六藝以余所見小說雜記之類
顧安可盡廢也夫自書契以來天運世道人事物理
其變化莫可究極矣此豈六藝所能窮哉後世可俟者
哉故閱覽之士各以所聞見著書咸謂施於後世也
顧近時所傳諸小說率多虛恢失實世遂以六藝之
外或可罷棄弗觀也斯與孔氏博文之旨何也余覽
濠溪胡子近著墅談一書其體雖不異於小說乃其
事則當實可據足以證往籍備時事稽政體研物理
固六藝之緒學而博物之洪資也斯不可以經世傳
遠者邪維時

序

撫臺獅山柯公命守西安朱君刻之以傳於是朱君
以付余郡守周君而以序屬余余以濠溪子窮經備
辭三十餘年詩文若干卷已盛傳於世是編雖其緒
餘而達識精詣若此子產其弘不必論近世張華陸
機之徒不多讓也余竊懼夫世之弗察者假以是
書爲神官齊諧者類也故畧著其指意云
嘉靖丙午夏六月七日羅州喬世學景叔氏敘

野史

關西胡侍奉

天門開

唐文宣帝宋王正公曰四川制置劉相飛曾舉
天門開說者以為甚微余意天門果開見者應不
應獨為一人之徵若止一人獨見悲難取信

識緯書

識緯書易有稽覽圖中靈圖乾鑿度坤鑿度通卦驗
是類詳辨終備運期識乾元序制記書有璇璣鈴考
靈飛帝命驗運期授帝驗期申候洛罪級詩有推廣
聖蹟

卷一

災紀歷極含神靈禮有含文嘉禧命徵士威儀稽命
昭樂有動履儀禮嘉叶春秋有孔演國元命
苞文耀鉤運斗極感精符合法圖考異鄭休乾圖漢
李季佐助期擇誠圖游澤已說題辭命曆序演義圖
延既盡河圖有會昌符地象稽用鉤運拒起帝通
紀斗光篇著命篇換命篇洛書有甄曜度寶象合
運曆季經有中黃識接神契鉤命决左方契歲運持
論語有摘輔象換考識素王受命識此考識

祖母緣

祖母緣即元人所謂助木利也出回回地而其色深

緣其價極貴而大者尤罕得開成德閣官裏必銀數
千兩買得重四五兩者一塊以為希世之寶近籍聞
奴錢寧私藏乃有祖母緣佛一座重至數斤蓋內帑
所無

錢寧廖鵬

嘉靖初籍得閩奴錢寧胡椒三千五十斤又籍得
臘貂鼠皮視六十腰然則所謂胡椒八百觔領軍
一屋者不足多也

不耐煩

賓退錄云不耐煩宋書庾亮之弟仲文傳有此語南
史談

卷一

二

村輟耕錄亦以為然殊不知叔夜絕交書已有此
三字

九言詩

李西涯麓堂詩話云國初人有作九言詩曰昨夜西
風擺落千林相渡頭小船搖入寒塘城以為可備一
體殊不知九言詩起於高貴鄉公沈休文亦有此體
杜詩句中亦間有之如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何時
眼前笑元見比屋盈盧獨破受凍死亦足是也

召客

錄子由言每見州府召客觀其品類人頗已足觀政

今有不分親疎好惡混為一建者可謂不才主人此
論先得我心之同然

度人經語

度人經云。擲人。擲聖。流鈴。八。擲杜牧之詩。擲人萬里
精神高。蓋用其語。蘇東坡其家藏詩仙風鏘然韻流
鈴。唐詩用弱集異記。載蒼龍溪新宮銘。有妙樂競奏
流鈴。開發之句。宋洪邁廣州三清殿碑銘。亦云鈞鑠
虛徐。流鈴。諒續皆用度人語也。

放鹿事

陳子昂詩。樂羊為魏殺。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

望談

卷一

三

人安得中。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鹿翁。孤獸猶不忍況
以奉君終。黃曾直詩。吸養不如放鹿。樂羊終愧巴西
皆用說苑事。而黃則全述陳音。陳以孟孫子傳為中
山相。既誤於前。黃以秦西巴為巴西。又誤於後。

望江南

望江南。隋煬帝已作此曲。凡八首。詞調甚新。麗唐以
來。屬南呂宮。今入大石調。名夢江南。一名憶江南。
一名江南好。一名歸塞北。一名謝秋娘。樂府雜錄。以
為李衛公為亡妓謝秋娘始撰。非也。又陶隱居亦有
望江南。恐是偽作。

紅牙拍板

黃曾直醉落魄詞云。紅牙板歇。韶聲斷。六公初微吹
劍續錄云。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兒。執紅牙拍板
唱楊柳外。曉風殘月。世多不曉紅牙之說。按領表錄
異記云。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為笏。當是用
此為拍板爾。宋朝又有紅象牙管。

天子之馬

杜詩。天子之馬走千里。蓋用穆天子傳全句。冒季理
乃云。當作天馬之子。不讀萬卷書。讀不得杜詩。誠然。

杜詩釋義

望談

卷一

四

杜詩註者紛出。率多假託。誤矣。令人厭觀。近有釋義
尤為鄙陋。如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遊義
松溪明。何須註脚。而乃釋云。小徑升堂。舊本不斜五
株桃樹。亦從而避焉。全抄正文外。祇添本而為三虛
字。便為釋義。足資笑柄。其釋七月六日苦炎熱云。七
當作六。謂關中北方秋無熱理。不知關中。最熱雖至
仲秋。溫隆不減。况此句下。明有秋後之語。其為七月
本無可疑。渠未著眼。妄生辨說耳。

墓誌

王儉謂墓誌不出典禮。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

堅談

卷一

孫思邈語

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小學引之。以爲
 孫思邈語。然此語已見文子。又見淮南子。文子以爲
 老子之言。

死訴

會稽志漢馬臻爲會稽守去鑑湖浚浸冢宅有千餘
人詣闕訴臻坐棄罷順帝遣使覆按並表見人檢會

名籍。皆是死者。乃廟而祀之。頃北虜內侵。邊將欲掩
喪。衄之罪。乃盡斬新隸者之元。或掩殺途旅。及虜車
逝。回生口。以充虜綬。又苛酷之吏。殺人以挺與政動
逾千百。然皆擁節橫金。居然無恙。豈昔之鬼靈於今
抑今之鬼。怯於昔邪。

凶宅

野談

卷一

六

鬱所致教以遍徹屋壁發洩畜滯者久之宅遂不凶
余因記李畋該聞錄昌西橋宅有妖亦用此法而息
彈碁局

彈碁局

秦府有方石。淺綠色。大逾二尺。中高四下。滑膩如玉。云得諸古墓中。不識何用。余按唐人有彈碁譜。謂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四角微隆起。此石形狀正與譜說同。當爲彈碁局無疑。蔡邕彈碁賦云。豐腹饒邊。中隱四起。曹丕云。局則荆山妙璞。發藻揚輝。豐腹高隆。岸根四頽。平如砥礪。滑若柔巵。下虞云。文石爲局。金碧齊精。隆中表外。綏理航平。李商隱詩。玉作彈

基局中心最不平。皆如譜說彈基之戲。世說新語。始自魏宮。非是。西京雜記云。成帝好蹴鞠。羣臣言事。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基以貢。亦非是。述異記云。馬澤中有漢武彈基方石。上有勒銘。然則此戲已見於漢武時矣。

藥俗名

本草。莎草。根俗名香附子。假蘇。俗名荊芥。訶子。俗名山查。惡實。俗名鼠黏子。苦參。俗名益母草。鱧腸。俗名旱蓮。射干。俗名扁蓄。紫葳。俗名益母草。

豎談

卷一

七

名凌霄。世習俗稱。不復知有本名矣。又荊川產者。良。故俗但稱川荊。出陝西者為杜。出撫州者為撫。草。

關中螞蟥

沈存中謂關中無螞蟥。至云鬼亦不識。今猶傳以為笑。然終南山下。谿澗中實多此物。土人率鹽漬之。為校酒。其雖不若東面肥美。要不同。謂無也。余筆。為關中雪謬。

麻搗

趙韓王治第。麻搗錢一千二百餘萬。他可知。登。

以麻搗土。當時遂謂塗壁。麻搗。今京師考壁。亦以麻細剉。和石灰泥中。虎三。力。搗之。說也。然權戚所費。過趙韓王者多矣。

關中物產

關中物產之美者。若高橋之綿。稜杭。涇陽之黃甘。桃邠州之御黃。涇州之蒸黃。參。延安之巴旦。寧夏之鹽。杭。瓜。梨。林。檉。蒿。苜。麻。茄。蓮。鮎。魚。黃。羊。蓋屋之鯉。咸陽之鯉。御宿川之柿。固原同州之羔。潼關階文之石榴。慶陽之蕎麥。原州之白麥。汧陽之胡桃。甘州之緝。瓜。洞。煎。果。丹。髮。牛。枸杞。鎖。鎖。葡萄。可以甲天下。

豎談

卷一

八

餅

水滸而食者。皆為湯餅。今蝴蝶餅。水滸餅。托掌餅。切麵。掛麵。傳託。餛飩。合絡。撥。冷淘。溫淘。老。充。麻。失之。類是也。水滸餅。切麵。掛麵。亦名索餅。籠蒸而食者。皆為籠餅。亦曰炊餅。今畢羅。蒸餅。蒸餅。卷饅頭。包子。兒子之類。是也。爐熟而食者。皆為胡餅。今燒餅。麻餅。薄脆。酥餅。餠餅。火燒之類。是也。

權諱

國朝寧獻王名權。章泰文穆諱作拳字。亦有作權字者。按韻書。權胡官切。絕與權音不同。書者但畧其偏。

傍以爲諱耳嘉靖之元余掌刑部奏廣偶及此字乃得旨令母諱蓋以宸濠之逆除其舊籍故也近日猶有不知而爲之諱者

四水潛夫

武林舊事但云四水潛夫輯不著名氏余考齊東野語乃知即周密也密之先歷城人宋南渡徙吳興居弁山之陽號弁陽翁宋亡乃著武林舊事以寓黍離之意故不敢著其名氏而易其號曰四水潛夫吳興有雪溪蓋合四水而爲一云

江爲詩

野談

卷一

九

唐江爲詩云竹影搖金水清淺桂香深動月黃林君復咏梅僅易二字而得名世人不知先有江也

天花板

屋上覆板古曰綺井魏都賦綺井列疏以懸簾是也亦曰綺井西都賦帶倒茄於藻井是也亦曰方井唐靈光殿賦圓折方井反植荷蕕是也亦曰闔闔錢氏松志畫堂上有闔闔藻井五色彩畫是也亦曰覆海亦曰懸頂見沈氏筆談金元以來謂之花板元裕之妹爲女冠文而能張平章當欲娶之使人囑松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張自往訪覘其

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而迎之張詢近目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恐張不語繼落書堂旁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雌雄張笑然而出

劉稿

文心雕龍云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美詞以爲己左寶王太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探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北史北齊魏收每陋邢邵文邵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太偷竊收聞曰伊當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朝野僉載云唐張狗兒愛偷人文章才士製詩多翻

野談

卷一

用之時爲之語曰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近日李獻吉何仲默孫太初薛君采被人活剝生吞死矣其丘摸金者今猶不休不但揭篋探囊而已

禁刑日

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釋氏謂之十惡日唐武德二年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并不得行刑永爲常式大明律云若立春以後秋分以前決死刑者杖八十其犯十惡之罪應死及強盜者雖決不待時若於禁刑日而決者笞四

什禁刑已即前十齊目也

漁鼓

道士唱道情曲用漁鼓簡板元以前謂之簡鼓息徒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成節奏取其聲似名曰通同許又謂製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蓋漁鼓之始也

柰屬

林檎類婆秋子皆柰屬林檎即今所謂花紅

巴旦杏

杏仁皆味苦有一種甘者謂之巴旦杏一統志出西

墅談

卷一

十一

域哈烈國今廊延關輔多有之

偏桃

西陽雜俎云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呼為婆娑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而闊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謂之偏桃其肉苦澁不可致核中仁甘甜西域諸國並珍之今閩中有一種桃正如雜俎所說俗謂之巴旦桃其仁極甘美遠勝巴旦杏仁恐即偏桃也

紫薇

紫薇關中人家多植之花紫色四月開九月方歇俗

謂之半紫絲少其膚即枝葉搖顛不也因又為

亦曰不紅寒樹西陽雜俎云紫薇北人呼為猗猗達樹謂其無皮候不能捷也其樹絕大有環數夫臂老唐鄭谷詩大樹大皮纏小樹小皮裹前紫微樹無皮也得過劉禹錫詩紫茸垂紫綬金縷鋒穎露凝暗香傳風輕徐就就不學大桃安浮榮在假項自樂天詩一叢暗淡將何比淺碧籠裙襯紫花宋梅都官詩薄膚不勝輕水又云薄薄嫩膚接馬爪歷觀數說紫薇之情狀得矣

對識

墅談

卷一

十一

先公為戶部郎中時友人馬令聰出對云周制上士倍中士先公屬云孟子後喪踰前禮先公出云孝哉閔子騫馬云死矣盆成括時值會飲座客咸歎驚以為皆的對不一凡馬卒於三河官舍先公丁外艱歸乃知前對各自為識也先公九歲時先大父槐堂先生出對云鶯梭燕剪織成金谷錦千機先公屬云尺魚花裁出吳江羅萬里又守大同時堂上春帖云得牧歸心則喜不耕而食我何功

積書

近代士大夫積書之富莫過於尤楚之著書之繁

莫過於尤延之嘗謂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絀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余博雅雖遠不及延之而亦頗有嗜書之癖三世之積書亦不尤辛未之夏不戒於火皆為煨燼迄今勤搜徧括尚未半於舊藏關中非無積書之家往往束置度閣以飽蠹魚既不觸目又不假人至有界之甕下以代薪蒸者余每自恨不及蠹魚也

野談

卷一

十三

野談卷二

行帖

關西制侍幕

宋制大理法官皆親節案不得使吏人中書檢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給值書一人錄淨而已蓋欲士人躬親職事革吏姦歷試人才也今內閣制勅房及誥勅房皆士人書辦不用吏人刑部罪囚招詞皆問官親筆勘草付歷事舉人監生勝此謂之行帖吏人全不干與並其遺法也

芸香

野談

卷二

魚豢典畧云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爾雅謂之芸蒿倉頡解詁曰芸蒿似邪蒿可食說文云似目宿沈氏筆談云葉類藟作小叢生其葉極芳香秋後葉間微白如粉南人採實席下能去蚤虱壽親養老書云一名七里香今關中有一種香苜蓿當是此物俗以若松脂乳香者為芸香非也

太乙山

陝西通志以五臺山在太乙谷口西遂指為太乙山余按五經要義云終南一名太乙關中記云終南南

山之總名太乙南山之別號然則秦隴商洛之山既通稱爲終南山亦宜通稱爲太乙非五臺一山可得擅其名也又三秦記曰太一在驪山西去長安二百里一名地肺今五臺不與驪山相近其去長安僅六十里即使太乙別是一山亦知決非五臺無疑又王維終南詩云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分野中冬嶺陰晴衆壑殊五臺一山延袤不及十里豈足當此五臺本名五福山載在舊志太乙谷自以中有太乙峯太乙秋而得名固不可傍指五福強冒茲名余嘗親遊谷中非臆說也

野談

卷二

二

曹娥碑

會稽曹娥碑蔡邕題其後曰黃絹幼婦外孫姪曰世

張良四皓書

殷美小詠載張良四皓書詞氣華靡秦漢間無此語態假作無疑

對偶之文

宋人以對偶之文爲不古然六經中未嘗無儷語伏義畫卦便有奇偶若果值雙焉得不對但今詞甘雅

馴氣勢穩順或單或雙一任自然固不可拘以儷語爲工如沈約浮聲切響之說亦不宜專以散文爲古如宋人矇瞽之論也

金谷酒數

李白春日燕桃花園序云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金谷酒數人鮮知之按石崇金谷序云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三斗其數也又世說新語桓公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斗初因初以不能受罰然則罰必三斗固晉人之流例也

苻席

野談

卷二

三

宋武帝張妃房有三齊苻席或不識苻字以謂字書所無余考王篇草部有此字音仙註云草名似莞

芋栗

芋栗即橡實形如栗一曰橡栗爾雅所謂櫟其實栲唐風所謂苞栲秦風所謂苞櫟本草所謂杼斗古今注所謂杼實邢昺所謂阜斗但公之賦杜甫之拾錦里先生之收皆是物也按韻書芋芋諸切橡狼狄切由栲而栲由杼而芋由櫟而栗字變而聲不變也沈存中云即江南之茅栗以爲文之誤余按茅栗自是一物非芋栗也今有直以爲踴鵠之芋者誠文之誤

也半羊切字與聲比日變足知其非矣

蟹事

汲冢周書云海陽巨蟹具殼專車山海經云姑射國大蟹在海中郭璞云蓋千石之蟹也又云女丑有大蟹郭璞云廣千里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好羞謂四時膳食若荊州之鯪魚揚州之蜊陸德明音釋云蜊蟹也淮南子云漆見蟹而不乾玄中記云天下之大物有北海蟹焉舉一螯加于山身故在水中也又云山精如人足長三四尺食山蟹洞冥記云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表其殼謂之整膠

野談

卷二

四

勝於鳳象之膠酉陽雜俎云平泉郡貢糖蟹採於河間界每年生竟新水大照懸老大肉蟹覺老大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氈密束於驛馬馳至京又云螯蚌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強八月能與虎鬪虎不如此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又云蟹腹下有毛殺人又引伊尹書有蟹螯晉書云太康四年會稽彭越及蟹皆化鼠甚衆復大食稻爲災廣雅云蟹螯曰螯螯皆化鼠北戶錄云儋州出紅蟹大小殼上多作十二點洙燕脂色其殼與虎蟹堪作墨子廣志云鋪小蟹大如貨錢又蟹奴如榆莢在其腹中生死不相離

遼志云渤海螯蟹紅色大如槐螯巨而厚其跪如中

國蟹螯清異錄云煬帝幸江都六山貢糖蟹糖蟹每

進御則旋潔拭殼面以縷金龍鳳花貼上又姑蘇志

云出大湖大而色黃殼軟曰湖蟹冬月益肥美謂之

十月雄出吳江汾湖者曰紫蟹蟹出崑山許州者曰

許遜蟹又有江蟹黃蟹又稱秋蟹食既足腹芒朝江

爲樂蟹又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一曰

蟬蚌二曰撥棹三曰擁劍四曰彭蠡五曰竭六曰

沙狗七曰望潮八曰倚篴九曰石蟬十曰蚌十一

曰蘆虎十二曰彭蠡石皆怪山解語所遺

野談

卷二

五

唐太宗秋日詩

唐太宗秋詩詩集云日岫高低影雲空照照陰唐詩

品雲以吐爲吐以空爲垂不若集語佳

蜀馬

唐京師街衢乘大馬者行路之人皆識其名位乃給

事丞郎大卿監以上否則貴臣及方鎮子弟即當皆

乘蜀馬遺補或騎驢又張元一朝武懿宗云長弓度

短箭蜀馬臨階驕蜀馬人多不知按資暇錄云成都

府出小驢以其便於難路號爲蜀馬蓋果下馬之類

急須僕僧

忘懷錄遊山具中有急須子者煖酒器也以其應急而用故名即今之酒素子須訛為素耶又有煖飲食具謂之僕僧雜投食物於一小盆中爐而烹之亦名煖爐亦名煖鍋團坐共食不復別置几案甚便於冬日小集而甚不便於僕者之竊念宜僕者之憎之也故名

夜半鐘

唐張繼楓橋夜泊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六一詩話

野談

卷二

木

謂句則佳矣奈半夜非鳴鐘時石林詩話云公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鐘墨客揮犀云至姑蘇宿一院夜半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何足怪乎尋問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詩人信不謬也庚溪詩話云余昔官姑蘇每三鼓盡四鼓初即諸寺鐘皆鳴想自唐時已然也後觀于鵠詩云定知別後家中傳遙聽鐵山半夜鐘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則前人言之不獨張繼也又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云昔聞玄度宅門向會稽峯

聖談

卷二

七

海日海中離離三山出陳國南齊宋太祖詩昨夜三更夢裏驚一聲鐘響萬人行國初臨川朱子昌匡山詩不知燈雨樓臺寺幾處鐘聲夜半撞又今京師鐘樓每夜三更必鳴鐘亦謂之定夜鐘一日與客言及夜半鐘事客曰人死而鳴鐘謂之無常鐘昔劉元城貶梅州時轉運判官死夜半忽聞鐘聲是也張繼所聞或時值人死鳴無常鐘亦不可知余曰湘山野錄云金輪寺僧諱夜半諱中秋凡得清老何處無之可喜極撞鐘江湖紀聞云新淦曾嘉祿監司湖南在茶陵交印寓某寺夜半聞鐘聲僧云半夜鐘自鳴莫曉

其故曾語帶行道士李子常曰若能法請禁之子常
仗劍伏於樓隅見寺中白犬登樓人立以前足擊鐘
明日語僧用白犬白雞白羊以祭餽其怪遂絕然則
張繼所聞或詩僧得意或白犬作妖皆不可知也客
大笑而出

善走

弘治間安肅有小范兒者日能走三百里先公有詩
詠之云小范兒驕駿兒腰細毛長無厚肉日行三百
到京師明日還期下安肅州縣公文不留范能錢日
受供家計年年兩足忘倦疲天生而人亦何其聞道
豈談

卷二

八

胡雁吹寒起安得團圓四五千橫行沙漠如雷電兒
教習豆頰民祥余按山海經下靈國人馬蹄善走自
鞭其蹄日三百里抱朴子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
日行三百里趙佐子服桂二十一年毛生日行五百
里又三國時虎翻能步行日三百里孫策躍馬翻能
隨之後魏楊大眼驍捷跳走如飛以長繩三丈許繫
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即用爲軍主隋末鐵杖
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初在陳爲執御繼夜至南徐
劫盜旦還執繼五代主進走及奔馬周太祖時至彰
德節度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又有唐彬走及奔

鹿又陳州有一婦人爲賊帥號白鵝稱日可行二百
里今以函夏之廣浩穰之衆博莫之下寧鮮斯人

百歲以上壽

閩公甫云往爲浙江憲副時緝雲有訟田者引二老
人爲證一年百三十歲一年百十五歲皆視聽精明
步履強健且善飯但首赤無髮耳聞者頗不甚信余
按漢張蒼年百餘曹魏鉅鹿張玠百五歲并州刺史
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鮮卑奴年二百五十歲
元魏羅結百二十歲梁鍾離人顧思遠一百十二歲
穰城有人一百四十歲荊州人張元始一百十六歲
豈談

卷二

九

唐大業中爲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
一丈唐高祖年百餘洛中遺老李元爽一百三十
六歲五代王仁裕家遠祖母二百餘歲宋瓊州楊遇
綱父叔連年百二十二祖宋卿年百九十五其九代
祖不語不食不智年此皆紀載分明諒不虛誕又正
德間陝西省城猪市彭家一婦人百四歲城北魏
井楊家婦人王氏百十五歲今嘉靖二十三年長安
鄧渡村一段姓男子百一歲咸寧鳴犢鎮人晚香祖
母百十六歲鄠縣詹官人寨故軍張傑妻王氏百十
三歲並見在此皆耳目所逮的匪妄言然則緝雲二

者不足異矣。有秋以前及釋道者。所稱不暇論也。

娼盜

律云。凡盜賊。曾經刺字者。俱發原籍。聽候差人。尋踪訪跡。若令其人。戴袖皮帽。每月朔望。赴所司查點。仍夜夜地方。火夫逐更詰察。在否。其門立小綽楔。高三尺。訖署曰竊盜之家。令出入。匍匐於地。凡遇儒學行鄉飲酒禮時。令其長跪階下。宴畢。方放回。別惡之。此可謂嚴矣。又國初之制。伶人常戴綠頭巾。腰繫紅杏。腰足穿帶毛猪皮靴。不容街中走。止於道傍左右行樂。帶皂冠。不許金銀首飾。身穿皂背子。不許細縐衣服。聖談

卷二

十

長鬚

鬚以長為美。王褒云。離離若綠。城之竹。鬱鬱若春。之苗是也。然史籍稱載不多其人。惟庖羲則鬚垂委地。長莫加焉。後世惟文中子垂至腰。元完者都長過膝。紀處訥宋姚平仲皆長數尺。然不的著尺數。至王有劉淵皆云三尺。唐高宗時。倭國使者。鬚長四尺。獨劉曜鬚百餘根。長五尺。可謂極美矣。又許惲鬚垂至帶。省中號長髯公。齊文宣因酒。稱其半。號齊髯。

公鬚長四尺。曹操敬懼。後為司徒。使人視之。謂其此鬚直視者。有所曉。通令自縊。謝靈運鬚垂余。嘗見其畫像。長至過膝。臨刑。施為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唐安樂公主五日斷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為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遂絕斯並髮之厄哉。

玄鶴

玄鶴古今注云。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變黑。謂之玄鶴。今平涼崆峒山有阜鶴洞。洞中有七玄鶴。相傳每見必主兵革。年來北虜頻動。遊人往往見之。

聖談

卷二

十一

全真肉身

一統志謂廣西全州湘山報恩光孝寺。有唐至德間禪師全真坐脫。肉身尚在。余意至德到今已八百歲。倘非金石焉能不朽。以為烏有之說。一日馬平戴比部欽云。曾親睹禪師肉身。支體柔軟。膚革充盈。跌坐儼如。目光有爛。寺僧時為盥浴。且與更衣。靈輿赫然。人不敵慢。稱曰無量壽佛。因訪之全州人陳客部。傅得方伯彬所說。與載皆不殊。始知非妄。又聞韶州曹溪六祖。杭州紫陽菴下野鶴。亦並當時肉身未和信。

胡子崖聖泉

四川志云西陽宣撫司北一百里有胡子崖下爲孔道行者過此而渴四顧無水土人高聲呼云婆婆賣水來初呼一聲崖上水滴一點再呼滴數點至呼三五聲其水如壺中傾下注於崖下石盤中量定幾人足用即止至今如常宋王鞏聞見雜錄云夔峽將及瀘瀘堆峽左岩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龍王萬姓渴矣隨聲大水注時正月雪寒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歲必以龍王而呼之則水於是出矣右二事正同又皆在蜀地

水君

松漠記聞云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畧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余按崔豹古今注云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皆導從之一名魚伯大水乃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人馬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目

耳鼻與人不異爾良久乃入水中然則熙州所見或者其水君乎

枳椇

枳椇一名枳一名木蜜一名椇一名木餒一名白石一名白實一名木實詩南山有枳椇義疏云樹高天似白楊在山中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散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崔豹古今注云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甘美如餛飩廣志云葉似蒲柳子似珊瑚其味如蜜十月熟今關中有之謂之枳椇禮婦人之禁有所謂枳者即是物也

野談

卷二

十三

野談卷三

關西胡侍養

忘勢

唐太宗初嗣位與魏鄭公語恒自名宋真宗宴樞密陳商更等於便殿御坐於席東魏更等坐席西如常人賓主之禮神宗中秋命小殿對設二位宣王岐公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乞正其席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不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畧去苛禮故懷飲酒公固請不從再拜就坐右三君可謂忘勢讓光之主何損

卷三

一

野談

其尊我太祖為吳王時與誠意伯書署御名即位後賜朱學士文綺白纈亦命

懿文太子署名纈對今宗廟軍中尉其秩等於品官

而與人書刺間有不肯署名者亦有置客於側席者

宜播紳之人罕與交接也

、刺李西涯詩

正德初有無名子以詩揭於李西涯少師之門云高

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回回首城南春草綠

朝朝啼子規帝語意皆佳

朝朝啼子規帝語意皆佳

鷓鴣

鷓鴣一名吐綫一名吐曹一名錦雞一名避桃一名真珠雞一名綫鳥即今關中所謂朝雞者也

、鷓鴣

鷓鴣即錦雞一名山雞漢初以為侍中之冠今制以為文官二品服色

穆遊擊鬚

大同遊擊將軍穆崇鬚甚多長二尺餘髮則甚寡且短先公云此名倒提頭蓋即于少保謂望刀眼王都憲文瀝血頭之類不令終之相也未幾而虞臺之役

野談

卷三

二

一軍盡沒穆自剄死又云鬚甚長者多不令終歷考古昔十驗六七

田州城

寧夏北百里有田州城城已頽圯中多枯骸或立或

臥位置儼如意者當時董工之人殘忍不道如叱于

阿利之徒殺役夫而築於中耳自其地曠極邊虜所

出入風沙黯慘鬼火縱橫過者靡不毛戴先大父槐

堂先生有詩云漠漠寒沙雨泥平青山淡淡野雲輕

孤城盡日鳴笳鼓流水長年悲柳春煙濕風消凍

路夜深燐火照荒營題詩欲弔英雄骨把筆無言恨

轉生

席箕草

席箕草一作息雞草。高四五尺。叢生沙中。既任作繩。又堪秣馬。靈夏之野。此物最多。還異記云。席箕一名息雞。生北胡地。古詩云。千里席箕草。又唐張籍送李騎曹靈州歸觀詩云。席箕侵路晚。又王建席箕詩云。單于不向南牧馬。席箕遍滿天山下。又五代史云。契丹裏澤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息雞與席箕稱謂不異。但書字不同耳。今土人訛云。席箕又訛云。集季。又謬書作席苦字。韻書無苦。杜撰之文也。

野談

卷三

三

水異

句容縣半湯湖。其水同一壑。而半冷半熱。熱可淪雞。皆有魚。魚交入。輒死。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氣甚芬烈。宗寧一大井。以片石開二竅。暴其上。一竅汲以造錫。一竅汲以爲藥。若易竅汲之。皆不能成其用。恒山有雙龍泉。相去僅丈許。而一甚甘。一甚苦。已上足見造化萬殊之妙。

二月賣新絲

取夷中傷田家詩。二月賣新絲。意以田家貧極。不能待至蠶月。豫指新絲。賤價懸賣。以救眼前之急。嗟云。

寅年喫了卯年糧。正此義也。史綱和學齋佔畢。謂二月蠶尚未生。安得有新絲。當是四字傳寫之訛。殊未達作者之旨。若然。則五月亦無新穀。五字亦當改作七字邪。

表忠觀碑

蘇東坡表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爲序。至制曰可。而系之以銘。王安石以爲似太史公年表。史綱祖以爲仿。柳州壽州安豐縣孝門銘之體。余按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及魯相晨孔子廟碑。皆是此體。又魏野王令司馬孚修沁口碑。只錄奏狀。絕無銘辭。再不見。

聖議

卷三

四

用其體者

碑

宋孫何作碑解。以爲碑非文章之名。蓋後人假以載其銘耳。不當以繞紉麗牲之具。而名其文。其辨甚悉。余以碑名之稱。其來甚遠。豈皆不曉斯義。課其姓名。按文心雕龍云。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誅。觀此。則碑之名義。坦然可知。碑解之作。其亦贅矣。

長城之始

世謂秦始皇初築長城。非也。秦昭襄王滅義渠。始於

龍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拔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爲塞蘇昭王破東胡卻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皆在始皇前

鳥鼠同穴

禹貢鳥鼠同穴孔傳云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於仲默以爲怪誕不經不足信而謂同穴自爲山名鳥鼠爲同穴之枝山按爾雅鳥鼠同穴其鳥爲鴝其鼠爲鴝郭璞注鴝如人家鼠而短尾輪似鴝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在龍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今鳥鼠同穴山在渭源縣西二十里俗

壁談

卷三

五

呼爲青雀山實有鳥與鼠同穴於穴又甘肅永昌衛山中亦有此異鳥則灰白色夷名本居兒鼠則如郭璞所云夷名苦水也冠不獨渭源爲然蔡氏南人又值南渡爲鳥鼠隔在北朝宜其不信然爾雅所載豈得未明今澤州有糖牛與蛇同穴嗜鹽裹鹽入穴取之其齋如玉可以爲器使語北人亦當不信也

上聲濁音

韻家謂上聲字全濁音者讀如去聲謂之重道如勳重奉奉市七地侯被奴和距已怙尾鄭序緒輔父柱亥逮殆急倍在罪忿乳近賢慎辨音韻軍聲非勿經

抱吳錫皓造情禍象杖蚌靜阜受後於險範犯禪等字皆是也謂之如者特彷彿似之而已今直呼作去聲過矣

木在奎

宋太宗即位後朱邸牽權僕馭者皆位至節帥時浦城知縣李元侃以爲太宗即位木在奎居兗州地父奎爲天奴僕官故當時執馭者皆驟居富貴正德間閣奴如錢安錢寧魏知張嵩張容谷大賓谷大亮皮德東臚皆位都督及伯爵至於橫金拖紫監職錦衣者無慮千數豈其時亦值木在奎邪

壁談

卷三

六

楹

楹柱也今人作文謂屋三間爲三楹五間爲五楹誤也二間當云四楹五間當云六楹謂四柱六柱也假如間當云兩楹謂兩楹之間也故曰間蓋兩柱對立始能成房若止一柱梁棟安施故字書解楹爲盈盈然對立之狀又儀禮士婚禮云授於楹間南面禮記檀弓云水災於兩楹之間其義可見

經書闕誤

朱晦菴大學章句補致知終物之傳蔡九峯尚書集傳考定武成之篇晦菴又著儀禮經傳雜引大戴禮

春秋內外傳新序列女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類以成書。又吳草廬爲逸經八篇取小戴大戴鄭注雜合。成之。近日又有大學定本。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又繼以聽訟吾猶人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爲即格物致知之傳。周禮司空篇亡。漢儒乃以考工記補之。宋俞庭樞王次點以爲未嘗亡。欲於五官之中。凡掌邦各民之事。分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耳合三百六十之數。已上固皆各自有見。余以爲恐非闕疑闕殆。及史闕文之義。按宋雍熙初。日本僧簡然云。其國中有五

聖談

卷三

七

之幸也。豈不愈於求宛馬。取佛經者哉。

放白龜

續搜神記。豫州刺史毛寶。成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賊。起江者莫不沉溺。所養龜人被甲投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約

岸迴顧而去。由是觀之。放白龜。竟毛寶部下之軍人。也。世直以爲毛寶誤矣。

異酒

山海經。橘汁甘爲酒。齊民要術。流蘇集皮。日休集。皆有橘酒。烏丸有東瑤酒。交州有椰子酒。大宛有蒲萄酒。南蠻有檳榔酒。真蠟有朋萊四酒。辰溪有釣藤酒。雜土國有甘蔗酒。韃靼有馬潼酒。烏孫國有青田核。爾遜國有酒樹。又有安石榴酒。波斯國有三勒漿酒。評陵國以柳花椰子爲酒。扶南有椰漿。又有蔗及土瓜根酒。皆不假麴米而成。

聖談

卷三

八

弟事兄禮

楊椿及弟津。並登台岳。而津嘗旦暮參問。椿不命坐。津不敢坐。崔君瑞來兄。弟。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奉効不命。則不敢也。司馬溫公於兄伯康。奉之如嚴。賓儀尚書。每對賓客。即其弟。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今世弟之於兄。多不肯下。並坐並行。極不爲異。此倫殆於廢矣。可勝歎哉。

論墨莊謠詩

駱武庫用卿。本餘姚人。以寧百。多我籍。登正德戊辰進士。人目之爲駱繩頭。以墨頭。終餘故也。老而無名。空

夏喻愚先生賢為詩書之云通者皆可語路經頭
一別繩頭又幾秋不識經頭後可曾結下小繩

落霞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俞成瑩雪蓑說解落霞為飛蛾謂野鴨飛逐蛾蟲而
欲食之所以齊飛若霞則不能飛余按王儉褚淵晚
風儀與秋月齊明首微與春雲等閒庾信馬射賦落
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舍利塔
淨雲共橫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華王語雖依微前
作而後過之若俞所云則風儀亦不能明芝蓋亦
不能飛又不知當以何物為解且拘陋穿鑿大累奇
俊之氣

鄧樹煙

柳三厚別弟宗一詩云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
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
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
荆門野樹煙無一字不佳周少隱竹坡詩話乃謂夢
中焉能見野樹煙欲易煙以邊又以犯前邊邊而改
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門野樹煙字厚不幸遭

此集論

朝詩

孟浩然春曉詩云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夜
雨聲花落知多少朝者以為盲子詩賈島哭僧詩云
寓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以為燒殺活和尚有贈漁
父者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以為患
肝腎風貫休云盡日覓不得有特還自來本謂詩之
好句難得爾朝者云是人家失却猶兒詩僧處默錢
塘白塔院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以
為分界墩子每日更忙猶一到夜深常是點燈來本

聖談

卷三

十

程師孟詠洪州府中靜室者李元規以為登瀛之詩
張祐柘枝詩云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
白樂天呼為問頭詩祐曰公之長恨歌云上窮碧落
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非目連訪母邪羅隱題
牡丹云若教解語應憐國任是無情也勳人曹唐曰
此乃詠女子障耳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唐漢
武燕西王母詩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
豈非鬼詩高英秀譏李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曾半
破曹公將去便平沉是破船詩李羣玉詠鷓鴣方穿
詰此崎嶇路又聽鉤輅聲是楚語詩羅隱曰雲

中雞大劉安過月裏笙歌場帝歸楚見鬼詩杜荀鶴
今日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乃衛子詩不然
安有四蹄王荆公宅乃明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
詩曰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此公去我來
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人謂與死人爭地界豈可
笑也又僧懷濬詩云家在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
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當在舊時啼處啼余亦以為
衛子詩也

唐明皇幸驪山

杜牧華清宮詩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

野談

卷三

十一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遜齊閑覽云據
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
在驪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余
按雍錄云觀風殿有複道可以潛通大明則微行間
出亦不必正在十月此猶意度之說及觀陳鴻東城
老父傳云玄宗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
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是其出幸驪山果不必於十
月為有據矣又陳鴻長恨傳云大寶十年避暑驪山
宮愛日齋恭抄云天寶十四年六月一日貴妃生日
幸華清宮于長生殿奏新曲會南海蓮花因名號

支香唐書禮樂志君維漫志楊妃外傳所載皆與愛
日齋之說畧同則明皇果嘗於荔枝熟時幸驪山又
為有據矣杜牧又有華清宮長篇云塵埃羯鼓聲片
段為支香倘非事實豈容再言歐陽永叔詞亦云一
從秦散馬蒐間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木奴休
唐史老詠唐事當不誤也

二漆水

富平縣石川河則禹貢又東過漆沮之漆水也入渭
在涇水東武功縣武水則綿自土漆沮之漆水也入
渭在澧水西二漆東西相去蓋數百里雍錄圖證分

野談

卷三

十二

析頤明今武功志乃以武水為禹貢之漆辨說甚在
陝西通志亦因其謬然禹貢之漆分明序在澧涇之
東而以澧西之漆當之不考之過也

變

后魏興樂而後之言樂者有杜夔有曹綱更有蘇
有姜夔有劉夔

司馬公題字

太乙谷中石壁上司馬溫公題字云登山有道徐
行則不野措足於實地則不危又於嵩山峻極中院
法堂後簷壁間亦題云然當有深意不特為登山發

杜工部送王判官扶侍還黔中詩云青青竹筍迎船出盖用孟宗事然孟宗泣筍在母卒後似不宜用替寧筍譜稱泣筍者又有劉殷丁固程崇雅余考劉殷傳其所泣者薑非筍也

十

關西胡侍纂

卷四

福建建寧府學教授黃先生伯川字德洪餘姚人成化丙午爲先公鄉闈考試官後先公爲戶侍黃猶淹在學職一日來訪先公延之堂奧具冠裳行四拜禮黃但南面爲四長揖而已以一郡文學而受卿佐之拜當時兩高之今雖會試座主門生之禮亦不能若是矣

廣志云荔支樹高五六丈似桂樹綠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華朱實大如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子肉白如肪

廿而多汁似安石榴有酸甜者至日將中翕然俱走則可食也。一樹下子百斛王逸荔枝賦云脩幹紛錯綠葉縹緲灼灼若朝霞之映口離離若繁星之著天皮似丹鳳膚若明璫潤侔和璧奇喻五黃仰歎麗表俯嘗嘉味口含甘夜心受芳氣百斛易荔枝圖序云樹形圓圓如帷蓋葉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采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縹膜如紫紺肉如白如冰雪漿液甘如醴醴如大暑如彼其實過之張九齡荔枝賦云膚玉英而含津色江萍以比凡朱苞剖明瑞出未玉齒而殆銷雖璣璫而可轉彼衆未而

野談

卷四

二

有五此甘滋之不一若乃華軒洞開嘉賓四會時當燠燠客或煩憤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而體泰信謂盤之仙液實我庭之綺績有終食而累百食益氣而理內蔡君謨荔枝譜云興化軍荔枝大重陳紫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瓢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母剥之凝如水精食之滑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歷觀前說則荔枝之珍美從可知矣然惟產於閩廣及蜀而中州無之至漢高帝時南粵王尉伯始以龍眼樹獻龍眼即今之荔枝也漢武帝破南

越建扶荔宮扶荔者以荔枝得名自交趾移植百于庭無一生者連年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然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誅死者數十遂不復茂其實則歲貢焉郵傳疲斃於道極爲生民之患司馬相如賦上林云運谷離支正述當時所見蔡君謨以爲夸言無有蓋不考也但云運谷乃繁夥之稱此則詞人過實之言耳乃後東漢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臨武長唐越上書陳狀和帝始詔太官省之唐天寶中楊妃嗜荔枝歲命涪州驛致七日七夜至京

野談

卷四

三

人馬多斃於路百姓苦之然皆漢武帝始之也白居易荔枝支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涪去長安不大遠然猶七日七夜方至計其色香味已盡去至若交趾南海遠三四倍倘非旬月難達東京腐爛之餘將焉用之今閩廣修貢及賀諸四方者皆紅鹽蜜煎白曬者雖遠不遠初摘之珍美然猶中食勝於腐爛之餘多矣賈誼雜錄云宜和殿前有荔枝四株結實甚夥不知何以能爾也杜陽編云羅浮先生軒轅集上因語京師無豈翬花及荔枝俄頃二花比連枝葉凡數百鮮

明芳繁如新拔此則仙術幻伎不可以常度測也當漢武楊妃必食金
葉荔枝時倘得羅浮先生一來豈不煩紆置候奔馳之苦

鹽米苗鹽口鹽

吳徐知謂用缺人江台符之策按定田賦每苗一斛別輸三斗
官授鹽一斗謂之鹽米南唐李先主亦用此法而授民之鹽增至
二斗治至宋時增至三斗五升謂之苗鹽皆所以優民也渡江以後
官不授鹽而民戶於正苗外別納鹽米如故是以洪內輸錢數
文羅鶴林馬碧梧自惻然興嘆我朝舊制民戶凡丁納鈔支鹽
大口十五歲以上月支鹽一斗納鈔一貫小口十歲以上月支鹽
半斤納鈔五百文謂之月食鹽優民之意不殊往世數十年
鹽談 卷四 四

宋官鹽無計合及民而有司自取鈔銀急於正稅優民之費以屬
民官既不與鹽又私鹽之禁至為嚴密是民終無食鹽之
期矣奈何奈何

干寶

晉干寶之姓在寒字韻即比干段干之干望出蔡陽縣人宋有
干寶蓋其先也書者誤增趨於下遂讀作虞字寶傳于寶之
干今晉書干寶書干作干文選晉武革命論云干本諸書并
搜神記則云干寶周禮注亦云干寶字豐之義相承已久張吳
所以歎其無辨也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干寶上吏進曰
乃干寶非干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寶下

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今世
士夫讀作干寶者尚多有之獨不愧於斯吏乎干寶
所著又有干子十卷

忍辱

張印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印千金
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管
餘餘欲起印躡之使受管吏去印引餘之桑下數之
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淮陰
步騭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
征夷郡之豪族人客放縱旌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
鹽談 卷四 五

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夷征夷方在內臥駐之移
時旌欲委去旌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疆也而今舍
去欲以為高抵結怨耳良久征夷開牖見之身隱几
坐帳中設席致地坐旌旌於牖外旌愈恥之旌辭色
自若征夷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食以小盤飯與旌
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旌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
問曰何能忍此旌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
之固其宜也當何所取張印步騭之見與旌出勝下
者正同雖其高識雅量迥異淺夫然而揆量事情元
非得已乃若子房於圯上之老絕無利害相瞻而屈

辱再三隱忍不松是則難能也

食澡豆

整屋趙生狎游娼家不識澡豆娼詒之以為補藥遂命隨湯服之聞者莫不捧腹余按晉王敦初尚武陽公主如廁還婢攀金澡盤盛水琉璃盤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飲羣婢莫不掩口而笑又唐江東陸暢初娶董溪女每旦婢進澡豆暢輒沃水服之或曰若為貴門女婿幾多樂事暢曰貴門苦禮法婢子食糠粃殆不可過又宋瑞州楊某醫道盛行拙者相繼郡守得危疾及急招之楊適醉歸不能赴事

豐談

卷四

六

裴藥授介旦起盥面不見澡豆而所裴藥在焉方知其誤而郡守謝禮至矣蓋郡守得卒風謬澡豆中有皂角去風也然則食澡豆者亦自累有故事趙生不足異也澡豆今謂之肥皂出德州者佳

鉞隱

申徒有渥放曠雲泉常攜一鉞時躍身入鉞中時號鉞隱冷謙字啓敬武陵人國初為協律郎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鉞往為慎勿多取過分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鉞守之令其入獻門門忽或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益見恣取以出而不覺

遺其弘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以聞按引上姓名命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守者以鉞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挿入鉞中其身漸隱守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鉞至御前至御前

上問之輒於鉞中響應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謝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鉞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余謂申徒有淵室公費長房之流也冷啓敬左慈羅公遠之流也

豐談

卷四

七

郡縣同名

今天下府以太平名者二南直隸州以通名者二府以趙名者二大興府縣以太平名者三府以定遠名者三鳳陽府重慶府以永寧名者三府以新城名者四保定府濟南府其他二名州咸寧山陽華亭安化石泉之名皆與他處相犯至於安定不但瓊州有此縣名而本省靈昌延安兩府亦並有之稱謂相及殊不簡便

梁王詩

元梁王自建康之京都途中作詩有云兩三點露滴如兩六七箇星猶在天當時以為新奇然唐虞廷雖已云兩三條電欲為雨七八箇星猶在天

雪詞

宋文及翁作百字金詠雪云浹巴沒鼻寒時閒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敲鼻麻六招邀吳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麟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蓋識費似道之打量也

聖談

卷四

錢唐遺事以為陳藏一作詞名念奴嬌宣德間錢子有天淨紗云無端吳二聲喧堪嗟膝六聲機青帶在東郊駐輦道從他施展終須還我春舊成化間三舜耕有落梅風云紛紛下穰穰飛白占了許多田東餓殺普天下黎民都是你怎做得國家祥瑞二詞語意皆踴文及翁並有所刺深得比興之體

李白與杜甫詩

洪駒父詩話云子美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辨茲新話云杜詩語及太白處無處十數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顆一篇

意頗輕甚藝苑雌黃謂西陽雜俎云李集有竟祠贈杜補闕者即老杜也又豈獨飯顆山頭之句哉余觀李集又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云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云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尊開秋波浩沔水海色明但使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是又不止竟祠之贈而已也

詠妓行第詞

聖談

卷四

宋人有詠妓行七詞元元是竹林舊傳信去人日偶相遇笑虛全狂憐管茶問子建詩成幾處憶去年巧同憐把琴絃細細說與傷你愛惜四公三生下丑男二女小石調遍地花也又有河傳詠妓行四者云雙花對植似黃封和了龍香難敵四和問抱琵琶試把么絃輕轉算行家纔認得四行朱窩戲拾戲兒撒朱箔四隻惟有燒盆貢采偏難覓四雙金更紅常把那月字橫書謝三娘全不識四字罪字頭又有詠妓崔念四踏歌云識箇人人恰止二年誰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空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天同倚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

擬問。常占歸。計排三八清。應望永同。驚。被。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

避寇南山

賈氏談錄云。傳昭之世。長安士族多避寇南山。中雖存經離亂。而兵難不及。故衣冠子孫居鄠杜間。室廬相比。今北虜憑凌。時及內境。無力豫營田宅於南山。中奈何。

劈正斧

南村輟耕錄云。斧。正。從。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廣。半。之。偏。地。文。藻。粲。然。天。子。登。極。正。旦。天。壽。鉞。大。

野談

卷四

十

明殿會朝時。則一人執之。立於陛下。洒海之前。以正人。不正之意。近閱周寧志。雅堂雜抄。乃知此物。蓋殷玉鉞。宋宣和殿所藏。後歸金。金入於元。

白翎雀

元教坊大曲。有白翎雀。乃世祖命伶人碩德。問所製。始甚雍容和緩。終則急躁繁促。殊無有餘不盡之意。會稽張憲作歌以詠之。曰。真人一統開。正朔馬上親。鞍手親作教坊國。手碩德。問傳得開基太平。不極槽。訝呀鳳凰。十四銀鏤挂冰索。摩訶不作梵。勤。聽。奏。廷前白翎雀。霜。風。般。般。白。草。黃。雲。日。色。薄。冰。

龍。碎。王。九。天。來。亂。撒。米。花。酒。毡。幕。玉。翎。瑤。瑤。起。盤。磚。左。旋。右。折。入。寥。廓。空。揮。孤。高。繞。羊。角。啾。啾。百。鳥。紛。參。錯。須。臾。力。倦。忽。下。踞。萬。點。寒。星。墜。叢。薄。碧。然。一。聲。震。龍。撥。一。十。四。絃。暗。一。抹。驚。驚。飛。起。暮。雲。平。鷲。鳥。東。來。海。天。開。黃。羊。之。尾。文。豹。胎。王。液。淋。漓。萬。毒。五。九。龍。殿。高。紫。帳。煖。踏。歌。聲。裏。權。如。雷。白。翎。雀。樂。極。哀。節。婦。死。忠。臣。摧。八。十。一。年。生。草。萊。馬。湖。龍。去。何。時。回。望。臺。丘。學。士。海。與。公。卿。會。坐。中。搗。筆。作。此。曲。因。口。占。一。詩。結。句。云。不。堪。亡。國。音。猶。在。促。數。繁。弦。叫。白。翎。雀。白。翎。雀。即。今。箏。中。所。彈。海。青。琴。天。鷲。者。是。也。近。日。又。有。被。

野談

卷四

十

之琵琶胡琴者矣

廁上作文讀書

左思作三都賦。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疏之。錢若水坐則讀經史。臥讀小說。一廁讀小詞。宋京走廁必挾書。遠近聞其諷誦。歐陽修云。思索文字。多在三上。謂馬上。枕上。廁上。四公固皆勤學。但溷廁褻穢。暫輟可也。

陸玩郎祭

陸玩拜司空。曰。以我為三公。天下無人矣。鄭祭拜相。曰。歇後鄭五為宰相。天下事可知矣。世有庸才據顯。

位而揚揚自居恬不色愧遂謂天下真皆莫已若者則又二子之罪人也

白髮詩

杜牧之詩云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王威寧趙翻其意云近來白髮無公道偏饒人頭上生亦佳

耳字事

管子桓公北伐孤竹至耳耳之鮑梁簡文船神記云船神名馮耳朝野僉載云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極瑞圖乃食

卷四

十三

耳也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又虎名李耳四耳字事韻府羣玉耳字下皆不載知其他遺脫多矣

文正

謚之美者極於文正宋朝得此謚者惟司馬溫公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昉王旦皆謚文貞後以犯諱遂呼文正其實非本謚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足見宋議猶公我朝先烈不愧茲號者豈無其人顧李少師東陽獨得此謚遂與司馬王范若是其班公議若茲何以厲世

蘇

東漢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屍已自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驅鳥鳥即起如此非

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著通天犀蓋潛乃拔取既去

眾見鳥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蓋上晉武陵王琨琨

薨以襯衆僧王武剛以九萬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

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江夫遂斷以爲鈇

每夜輒見一兒繞床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天當相報

江夫惡之月餘乃亡梁周捨謂沙門法雲曰孔子不

飲盜泉之水法師何以捉鎗石香爐答曰檀越既能

戴蓋貧道何爲不執鎗段公路云通天犀堪爲鈇蓋

聖談

卷四

十三

世不知蓋是何物按南史齊高帝見主衣中有玉介導謂長奢侈之源命打破之又褚澄介情玉導隋禮儀志云執導者簪所以建髮於冠導所以揅髮入巾幘之裏劉孟熙云導即摘髮之掃愚意導當是掠髮之篋今所謂則子者也蓋導音同定是一物

豎談卷五

天雞

關西胡侍纂

爾雅：雞，天雞。郭璞注云：小雞，黑身赤頭，一名天雞。詩：幽風六月莎雞振羽，是也。又曰：天雞，又輪天雞。郭璞注云：輪雞，赤羽，逸周書曰：文輪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玄中記：東南有桃都山，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右三者非一物，而同名天雞。

鬼假人

豎談

卷五

風俗通云：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掠一量，不借挂柴後，昔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牖中，皆忘取之。又李幼一頭牛，亦在書篋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葭家來，非其所受人，衣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妻經到來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其家，恠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尚憫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仇池筆記云：昔人有遠行者，取金釵藏壁中，忘以語其妻，既行而

病且死，而告其僕，已而不死，其妻在家聞心，中驚異，其夫也曰：吾已死，若不信，金釵在某所，妻果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反以爲鬼，右二事甚相類，然不知何物怪鬼，假託如此，足發一笑。風俗通敘事，纏綿樣，亦自可喜。

江黃人魚

洽聞記云：隆安中，丹徒民陳理，於江邊作魚簍，潮出簍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臥沙中，夜夢云：我江黃人也，昨失路落君簍，潮來人當去，但異志云：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

豎談

卷五

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髮配肘，微有紅靨，奮命水工以篙担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感舞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省此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交，處水族人性。

封肉芝

江鄰幾嘉祐雜志云：徐綰廷評監廬州稅，河次得一小孩，手無血，懼埋之，宋白澤圖所謂封金之多，乃神仙感遇記云：蕭靜之掘得一物，類人手，肥潤，烹食之，逾月齒髮再生，一道士云：肉芝也。右二物，形狀既同，不知何以別其爲封與肉芝也。

抹胸裹肚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乾道郎報臨安府浙漕司所進成恭后御衣之且有粉紅紗抹胸真紅羅裹肚乃知抹胸裹肚之製其來不近

狐妖

陳後主時有狐入床下捕之不見已而陳亡宋徽宗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已而北狩元順帝至正戊申九月有二狐自端明殿上出已而元亡

千字文

劉賓客謂千字文乃梁武帝於大王書中揭一千字

豎談

卷五

三

不重者每字一見。雖辭無化石周興嗣編次而成然既云女慕貞。又云執扇圓。有二緊字焉得謂不重

五代史

楊用修云歐陽氏五代史纂之太過至云勝于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有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為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粹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諸名人文章以為積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況其筆力亦萎靡不振不

足為司馬家奴而云勝之非欺天罔人而何余按

陳無已云五代史周家人傳柴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為堯山人拓跋思恭思敬兄弟也而誤作一人劉知思曰五代史紀傳所載時有不同梁之殺崔嗣子于京師也紀以為遣朱友諒而傳以為遣朱友諒楊涉之相梁三仕三已而歲月所具紀載實異至其末年之為相但書其罷而了不知其所入之歲月唐明宗在位七年餘耳而論贊乃以為十年又不為傳立傳劉以為第二等文字然則五代史在宋人已有譏誚之者矣

豎談

卷五

四

元史

元史最鄙冗不足觀列傳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拔都名既祇多一字履歷復不大殊惟敘述之辭少有詳畧耳當是一人誤而為二也前代史書未有疎謬若此者

金史

宋遼金三史金特精鍊有法宋遼遠不及

契

契三音千廉切七豔切在取切說文云廣模也从木斬聲謂始削麗模也論衡云斷木為契釋名漸也契

版長三尺言漸漸然長也西京雜記云楊子與常懷鉛提槩謂以鉛刻於槩槩以木爲之可修削故稱簡版爲教削今人不復用此然爲烏絲欄裁鉛刀並界尺畫之則謂界尺爲槩或亦可也

虎子

周禮玉府掌王之養器注謂清器虎子之屬漢書石君傳注械虎子也西京雜記云漢朝以玉爲虎子以爲便器使侍中抱之以從云李廣鑄銅象虎形爲渡器示厭辱之也世謂溺器爲虎子當自李廣始

李文達

聖談

卷五

五

楊文貞公士奇於攻已者目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李文達公賢譏之以爲有愧於文潞公之於唐介及其處羅狀元倫則與文貞不殊成化中大學士某卒有以詩弔之曰聞道先生已蓋棺薤歌聲裏萬人歎填門客散名猶在貧郭田多死亦安鹽井已非當日利冰山無復昔時幾九原若遇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嗚呼李文達豈料後人復以其譏楊文貞者而反譏之哉

盜跖篇

盜跖篇謂孔子與柳下季爲友不聽其言往說盜跖

盜跖數之有教子路道之語按柳下季在魯文公時齒已不少子路死於哀公十六年去文公之卒又百有三十餘年計柳下季不在人間久矣孔子焉得與之爲友以是益知盜跖之說蓋莊子寓言若其語之醇疵不足辨也

書八行

漢馬融與竇伯尚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迹歡喜何量次放也書雖兩紙紙八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孟浩然詩云却喜家書寄八行正用其說今人但謂八句詩非也

聖談

卷五

六

鼯鼠

寶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與百寮大會雲臺得鼠身如豹文世祖異之問羣臣莫知惟攸對曰名鼯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按視書如攸言郭璞以爲終軍誤唐虞藏用第若虛多才博學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約首虎膽大如拳怡諫以爲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說文所謂鼯鼠洪武正韻以爲鼯若虛誤正統末始蘇剡欽謨官虞德四川貢諸獸皮皮中有石虎者似猫而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黃而斑黑正類豹文剡以爲疑即鼯鼠

余按爾雅麋鼠豹文麋鼠郭璞於麋鼠注云未詳於豹文麋鼠注云鼠文彩如豹者而許氏說文麋注乃云豹文鼠也蓋許氏讀爾雅誤以豹文爲上句耳當以實攸郭璞爲正

章州倉

倉鼠之家也獨章州倉自來無鼠莫測其故

獄鼠

刑部十二獄鼠多且大大如狗白日羣走全不畏人重囚關三木臥籠櫃中不能轉側橫遭咀齧有致死者正德十三年余役提牢乃獄畜二狗鼠始不爲害

墅談

卷五

七

按酒

今呼下酒具爲添換鄉村人則呼爲按酒城中人每非笑之然按酒之名其來實遠陸機草木疏云昔按余白芷以煮酒浸之脆美可按酒梅宛陵詩亦多用按酒字今賜宴有按酒又有軟按酒

佛汗

嘉靖五年五月十九日豐水東普賢寺石佛及石羅漢像體流水人以爲佛汗余意當是將雨之徵即漢潤之義也按魏孝昌三年洛陽平等寺外金像像體皆濕時號佛汗永安二年此像復汗晉元康三年殷

前六鍾皆出渾五刻止周武帝克晉州齊有石像汗流濕地唐乾元二年渾天儀有夜如汗下流至德二年昭陵石馬汗出余謂並是雨徵蓋金與石類皆水之母是以將雨而其徵先見

呷麻酒

秦蜀之人醞酒於缶飲以筒名呷麻酒亦曰瑣瑣麻按石林燕語云隴右夷人造嗜酒以荻管吸於甕中老杜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云盧酒還多醉蓋謂此也以是知呷麻酒其來甚久秦蜀去西夷爲近故

墅談

卷五

八

其法盛傳

三絃

人言三絃始自宋樂間內府傳出按教坊記云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笙篳篥等者謂之擣彈家然則三絃之名唐已有之矣

未下鹽鼓

世說新語陸機云有千里馬美但未下鹽鼓耳觀但耳二字語意自明曾三異乃謂末字誤書爲未而以末下爲地名欲與千里對言是未嘗閱世說新語也蘇東坡詩云每憐萬葉下鹽鼓又云未嘗將鹽不專

某觀此愈自三異之談

躡柳

北方五月五日馳馬射柳謂之午柳不知其始亦不
曉其義余按程氏演繁露云壬辰二月三日在金陵
預臨李顯忠司馬最後捕柳環押毬場軍士馳馬射
之其矢鏃闊於常鏃器可寸餘中輒斷之名曰躡柳
其呼躡若々聲今呼聲如故而不知有躡字然考韻
書躡在亦切不作乍音又按漢書匈奴傳秋馬肥大
會躡林服周曰躡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會祭處也
師古曰躡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
聖談 卷五 九

天之祭無林不者尚豎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又
大金國志云重午則射柳祭天又虜廷事實云虜人
每遇端午中元重九三節擇寬敞之地多設酒醴牢
饌餅餌果實祭於其所名曰拜天祭罷則無貴賤老
幼能騎射者咸得射柳中者則金帛賞之不中者則
褫衣以辱之射柳既罷則張宴飲以爲極樂然則躡
柳之事遠有所自其義亦可考矣

無字碑

唐乾陵西南有大碑高三十餘尺螭首龜趺巋然表
裏無一字莫知所謂余意當是先立此碑以難於爲

文而止土突承璽欲立石紀功德李絳上言請罷之
帝悟命百牛倒石此則先立未刻之事也余嘗至靈
平金谿山見唐順宗豐陵前亦有無字碑土人云碑
非無字蓋韜在石中此說似亦有理

肥遺

山海經太華之山有蛇焉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
天下大旱郭璞注湯時此蛇見於陽山今大華西北
峯上有肥遺穴云山海經又謂渾夕之山有蛇首
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又彭毗之山有蛇
而南流注於林木其中多肥遺之蛇然則物不獨

聖談

卷五

太華之山有之又英山有鳥其狀如鵝黃而赤
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可以殺蟲此則別一物也
同名耳蜀檮杌乾德四年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
枯赤地千里肥遺見紅樓遺亦作蟻

復姓表啓

唐鄭準爲荊南節度使成汭從事內本姓郭代爲作
乞歸姓表云名非伯越浮舟難效於陶朱志在投秦
出境遂稱於張祿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名
朱說既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
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王鉉謂

文正雖其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撰切也余按蜀樞杌翰林學士范禹偁少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張天咸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啓亦曰昔年上策誤標張祿之名今臣訪聞復作范惟之裔比之文正尤覺簡陋

織絲

今所謂注絲當作織絲按禮記玉藻云士不衣織注織染絲織之周禮主府文織注畫及繡錦詩燕文鳥章注紋織書版篋織文注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集韻或作結釋文織音志織記爲注聲之近也或又作

豎談

卷五

士

紵絲紵夫呂切屬上聲去織音爲去當又是注之訛耳按說文紵絲屬詩可以漚紵注疏紵亦麻周禮典象縵紵注白而細疏曰紵於義了無所取

模子

西域毛布俗謂之模子模音模韻書所無蓋俗字也當是毛音之訛按高齋漫錄云京師俗語謂毛爲模今關西人猶然

渾不似

渾不似制如琵琶直頸無品有小槽圓腹如半瓶植以皮爲面四絃皮統同一孤柱相傳謂王昭君琵琶

壞使胡人重造造而其形小昭君嘆曰渾不似遂以名元史以爲火不思今人以爲胡撥四皆相傳之訛

太歲

廣異記云晁則正性剛不怖鬼每日常掘太歲掘後忽見一肉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甚衆來至肉所問太歲何故受此屈辱不離報之太歲曰彼正榮感無奈之何豈明失所在傳載云董表儀家在河沙塘東嘗欲撤屋掘土陰陽人云太歲居北方不可與工既而掘深三尺許得肉塊漫漫然董惡之投諸河訖亦無禍右二說不知豎談

卷五

士

埋懷村

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齊魯下營問其地名曰埋懷村燧甚喜果敗懷光此與彭亡邢公阮殺金平殺胡林事皆相類殆不偶然

九龍廟

續真子錄云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土人謂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曰身既事十主女亦如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今澄城無此廟而同州東南十餘里有九龍廟在九龍泉北謂澄

賦者恐誤。然州志云：元達魯花赤西郎。以大旱禱於廟云：若得甘雨，某有文願給使役。語畢，甘雨大降。卒有人報云：女得暴病死矣。乃於廟後作一室而貌其像焉。又按師友談記云：郭子儀鎮河中，民河甚為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余按河中去同州亦甚近，當是一事而誤其地與人耳。

護領

護領蓋著領以承汗者。古謂之領巾。宋明節創后遺祝在領巾上，蠅頭細字是也。以為唐製，或然。唐詩有

野談

卷五

廿五

云：白布長衫紫領巾。又云：火鼠重燒布，冰蠶獨繭絲。直須天下手，裁作領巾披。

野談卷六

乾龍

關西胡侍纂

潞州清源王府有乾龍，長尺許，鱗鬣儼然。按春渚紀聞云：蕭江從狄殿前破壁洞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鹽人所奉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盃，以玉筋撫海鹽飲之，每鱗中出鹽，則收取用酒送一錢，主與陽後因祭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此龍歸蔡元長家，余意清源府所有或是鹽龍，否則蜥蜴守宮之類耳。

野談

卷六

殺惡僕

張垂崖布衣，客長安於邸，聞鄰家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垂崖詰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慎，竊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要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垂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前至崖間，即疏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崖中歸告其鄰曰：盛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其聲婉而哀，曉

起詢之乃同驛臨淮令之女今在任恐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為僕所持逼廿六女為室今度勢難因許之女故哭柳素負義佳見令詰其寃今不能諱悉告柳柳忿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為子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夜闌呼僕入吐問曰脅主人女為婦是汝邪即奮匕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並行今往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間共食者乃其肉也右二事絕相類可置諸豪俠傳中而柳為尤烈且足為貪吏戒

寒具

豎談

卷六

二

寒具之名其來甚遠周禮籩人朝事之饌注云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遺桓玄嘗以書畫聚人觀之有食寒具者不濯手執書畫汚之自是不設寒具齊民要術云寒具一名環餅酉陽雜俎伊尹干湯之言有寒具劉禹錫嘉話有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扁佳入饅脣金宋林洪謂寒具即楚辭之餠餌吳綱五終志謂是今之饅子

行馬

行馬一名打馬三國志魏文帝拜楊彪光祿大夫令

門施行馬注云魏晉之制三公及位從公門施行馬陳後主時蕭摩訶以功授侍中詔摩訶開閣門施行馬唐李商隱詩云郎君官貴施行馬鮑防詩云柴門豈斷施行馬宋程大昌云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窠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禁約周禮謂之樞極今官府前又子也余按今制不論崇卑衙門前皆施之呼為鹿角又子又讀作乍也

鄭恒墓志

豎談

卷六

三

近內黃野中掘得鄭恒墓志乃給事郎秦賈撰其叙恒夷則博陵崔氏世遂以崔為當黨余按會真記雖謂鶯鶯委身於人而不著名氏鄭恒之名特始見於西廂傳奇蓋為有之辭也世以墓志之名偶與鳥有之辭合而鄭恒之配又偶與鶯鶯之氏同遂以墓志之崔為鶯鶯誤也況會真記止云崔氏孀婦將歸長安不言博陵又無緣華在內黃且墓志之崔以大中年正月十七日病終享年七十有六題其生當在德宗建中元年庚申若鶯鶯之生會真記以為甲子歲乃興元元年少庚申四歲墓志屬續之期蓋得於鄭氏家狀會真記設悅之歲蓋得於鶯母自言並不應少誤鄭恒之配殆別一崔氏也

原州鎮戎

平涼府鎮戎縣在後魏及隋唐皆為原州在宋為鎮戎軍。祥符中鎮戎州。今以固原州為古原州。鎮戎千戶所為古鎮戎軍。按固原州舊無建置。乃開城縣北境。開城縣古所謂朝平高開遠開成皆其舊。成化三年縣為廢。乃徙四十里城。今城成化三年設固原衛於中。弘治十五年始陞縣為固原州。鎮戎千戶所則成化初年創置。或以為鎮戎河。詳考亦非。

宣奏

野談

卷六

四

老學菴筆記云。蘇子容詩。起草才多對卷速。把麻人眾引聲長。蘇子由詩。明日白麻傳好語。長聲微繞殿中央。蓋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咏之狀。今鴻臚通政宣奏。尚皆引聲曼延。實故事也。

楚宇

唐會昌中。鑾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永嘉中。天下三萬九千寺。今天下地宇。吾不知其數。即京師一處。已不下三千杜牧之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者。未足多也。且皆結構連雲窮極華煥。將手無良之輩。其麗不億。錦衣王食於中。依倚城社。盜竄淫靡。敢究詰。慶壽

海印。陸福報國功德香山。平坡碧雲。迎恩圓弘等。則其尤也。近聞慶壽海印功德圓弘。皆已拆廢。又今天下拆毀寺院。蓋超卓之舉也。而有司怵於禍福。樂於因循。不肯奉行。安得秋懷與韓退之者。盡火其廢人其人。以蘇民瘼。以息淫盜。

李太白

李太白賦清平調。明皇三命白官。因高力士指摘飛燕之事。以激怒貴妃。卒為所捍而止。余意太白諫。乘酣飛筆。未必有意。高力士輩非之言。不足深信。及詳其詞。則所謂雲雨巫山。實含深諷。而飛燕之事。又

野談

卷六

五

嘗於官中行樂詞一再及之。太真為唐禍水。正與燕燕同。而明皇不悟。二詞皆承詔之作。故皆寓意。茲事且復丁寧言之。其吟咏之餘。惕然警省。則國風諷諫之道也。顧以拳拳忠愛之念。翻為小人譏諂之資。非獨太白之不幸也。世徒稱杜子美一飯不忘君。而知太白者鮮。余因及此。

宣勸

蘇東坡和王晉卿館伴高麗詩云。宣勸不辭金盃側。又和蔣穎叔端門觀燈詩云。十分宣勸恐難勝。又次王仲至喜雪御筵韻云。宣勸不多心自醉。宣勸蓋御

筵賜酒之名。今御筵賜酒。則有旨再三云。官人。每飲酒。又云。官人。每酒滿著。鴻臚官承旨傳而宣之。乃知其制相沿已久。

橫盒

郊壇遣內臣以橫盒分賜近臣。惟閣老及鴻臚寺錦衣衛堂官有之。盒中雜貯各色甜食珍果。所識者有糖霜牛皮糖。他多不能名狀。云出自內庖。余曾兩拜茲賜。每賜則盒二枚。

賜筵食品

賜筵食品有寶粧茶食。嚮糖繡梳。大銀錠。小銀錠。大

野談

卷六

六

饅頭。小饅頭。肉湯粉湯。像生小花。果子。油酥花頭。鴛鴦飯。馬牛猪羊肉飯。棒子骨。羊背皮。黑白餅。甘露餅。大油餅。小點心。鳳雞。鳳鴨。燒鴨。按酒果菜魚鮓。燂魚。雲子。麻葉。笑靨米糕。軟按酒等。

聖節則有壽筵。立春則有春餅。元宵則有圓子。四月八則有不落英。涼糕。端午則有糕粽子。重陽則有菊糕。臘八則有臘麵。僧人則用素。

肚裏淚下

俗云。肚裏淚下。亦有所自。宋高宗欲立德妃吳氏爲后。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嘗語吳曰。極知汝相

同勞苦。及與後進者。甚有愧。侯姬婦歸。爾其遇正。吳再拜對曰。大姬。遠近比。友臣妾。缺於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才一思之。肚裏淚下。臣妾誠夢不到此。

蠅蝦蟇

蠅與蝦蟇不同。本草蝦蟇有毒。陶隱居云。腹大皮上多毒。其皮汁甚有毒。犬銜之。口皆腫。蠅無毒。圖經曰。似蝦蟇。青綠色。俗謂之青蛙。亦有背作黃文者。謂之金線。陶隱居云。大腹而脊青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壯。即爾雅所謂在水曰鼃者是也。又一種黑色

野談

卷六

七

者。南人名爲蛤子。食至美。即所謂水雞是也。閩蜀浙東人以爲珍饈。漢書武帝欲除上林苑。東方朔諫曰。土且蠶。水多蠅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顏師古注云。蠅即蛙。似蝦蟇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兔蠅。師古曰。羔兔蠅。所以供祭也。蓋古時祭宗廟。給食皆用蠅。左韓退之乃有荅柳州食蝦蟇詩云。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嘗懼染蠅夷。平生性不樂。當是誤以蠅爲蝦蟇耳。蝦蟇即今所謂賴黑麻。豈可下喉哉。若夫蠅則關中人固嘗食之。不獨蠅夷爲然。韓公偶未之考也。

墓祭

周禮有家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孰謂古不墓祭。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夫墓也者。親之體魄藏焉。故宜致其重也。祭之非過也。

男生子

正德末。蘇州男子孔方。孕而生子。邸報四傳。靡不駭笑。蘇人至今每羞言之。是知宋宣和間。都城賣青果男子誕子之事。的不虛矣。

酒泉

聖談

卷六

禮運。地出醴泉。注。王者政平。醴泉湧出。十洲記。崑崙山。出泉如酒味。名為玉酒。飲數升。醉。令人長生。度。崑崙山。儀曰。崑崙山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述異。十洲。一曰滌洲。上有青立翠水。地生玉酒。飲之長生。百孔六。南昌國有酒山。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方輿記曰。漢宣帝開谷口縣泉。味如酒。故以醴泉名縣。醴泉縣志。泉在縣東南三十里。周圍數十步。深不可測。圖經曰。醴泉在扶風。鄉。唐貞觀中。復湧出。其味如醴。飲之可以愈疾。又漢光武中。元。年。明帝永平十一年。隋文帝開皇二年。唐天寶三年。宋大中祥符元年。熙寧元年。政和五年。並有醴泉出。

松化石

河南新安縣西。缺門山。王喬洞。有二松。欹倒洞上。以手捫之。則皆石也。其一復產枝葉。碑言昔神仙大丹成。土木皆化為石。余始不信。後閱白孔六帖。及大明一統志。乃知此不足怪。帖云。回紇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為石。色蒼綠。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志云。金華府永康縣。延真觀前。唐建中。間。道士馬自然。指庭松曰。此松已三千年。當化為石。至夕大風雨。其松果化。近觀山中松。往往皆為石。刺史楊發昇。兩石入郡齋。又以其二置龍興寺。石鱗皴宛然。

聖談

卷六

九

蒼皮黛色云

石魚

西陽雜俎云。湘鄉縣有石魚山。石色黑。理若生。雌黃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鬣首尾。有若畫。長數寸。燒之作魚腥。今汧陽縣西四十里。魚龍有石。析之中。亦作鱖鮒形。鱗鬣宛然如畫。可辟水毒。余累親見。

泉異

壽州有吐泉。人至其傍。大呼則大湧。小叫則小湧。咄之則湧。彌甚。茅山有喜客泉。客至則湧出。又有撫掌泉。聞擊掌之聲。則湧。洩無為。州有笑泉。湧出。石底人有。

笑聲泉益滾沸西寧衛有泉聞人足音即沸

鳳處輝中

阮籍大人先生傳云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大野之處
中乎余按王充論衡云人在天地之間如蜚蠊在
大室之內然則阮語非杜撰也

麻胡

通齋閑覽云今人呼麻胡以怖小兒其說有二一謂
石虎以麻秋爲帥和胡人恭及好殺國人畏之有兒
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止一謂楊廣將幸江
都令麻胡濬河虐用其民每以木鷲爲號鷲流不遠

壁談

卷六

十

謂濬河不忠皆抵死百姓惴惴常呼其名以恐小兒
小兒夜啼不止呼麻胡來應時止余按楊文公談苑
云馮諼爲靈武節度使有威名差我畏服號麻胡以
其面有黥文也是有三麻胡矣

障泥乾

障泥乾亦曰障泥馬韉也雅俗作乾晉王濟乘馬不
肯渡水曰必是惜障泥乾人解去之乃渡西陽雜俎
云貞元中有一將軍家出即食每說物無不堪喫惟
在火候善切五味嘗取敗障泥胡錄脩理食之其味
極佳李太白詩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正用王濟

事

石中像

少林石壁中有天生達摩像如畫說者謂達摩面
壁九年精專之極故神能骨堅如此然夷堅續志云
永州蘇山多石人取以水淋之鋸破其像有觀音彌
勒寒山拾得又太平寰宇記云分水縣靈道山上昔
有二人入山得道不知所終石壁留二人影如道士
狀晴日視之宛然又宋學士文集云洪武元年九月
朔天興林靜因斷地獲石類鳥卵圓且潤而視之
玄武神黃帕首按劍坐雲中龜蛇在下蒼松嶺如

壁談

卷六

十一

淡金色背文外爲墨線其內正白別有墨龜昂首行
蛇絡之天曆中有官於麗水者曰韓氏亦獲玄石石
文梓潼神戴席帽乘白驄揚鞭而行蒼頭後從
即茲數者是見造化生物不測之妙難以常見度

塔影

寧夏承天寺塔甚偉麗有僧房在塔之南廊而北壁
上有小塔影宛然倒垂近年乃又移在東廊殊不可
測余按程史云泗州僧伽塔院有塔影一日見於城
中民家四固無塔而影儼然在地南村輟耕錄云松
江城中有四塔復監運家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

特有塔影長五寸許倒懸兩壁上夷堅續志云南雄延祥寺有三塔影其影不以陰晴現於壁間一影倒懸二影向上如科舉之年現廳堂主登科者現於房室厠屋則山右並奇異而松江者與寧夏頗類

天魔舞

元朝宴樂之舞有說法隊凡十餘隊其次七隊樂工十六人冠五福冠服錦繡衣龍笛六屬栗九杖鼓四與前一隊大樂合奏金字西番經之曲次八隊婦女二十人冠珠子菩薩冠服銷金黃衣綴絡佩繞執金浮屠金蓋舞唱前曲與樂聲相和次九隊婦女二

卷六

十二

十人冠金翠菩薩冠服銷金紅衣執寶蓋舞唱與前隊相和後順帝以宮女三聖如妙樂如文殊如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十六天魔首戴象牙佛冠身被綴絡大紅銷金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綴帶鞋靴各執加巴刺般之器今俗所謂觀音舞蓋其遺法一二人亦可為之其曲則金字經後繼以十六天魔中有哈哈咿咿嘛咿等語想亦當時遺音也

緯蕭

陸龜蒙蟹志云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蕭陶九成南村輟耕錄以為緯蕭二字尤奇余按蟹志

云河上翁家食緯蕭而食蟹志不足奇也

久任

漢之守令多久任至長子孫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我朝永樂宣德正統間法令近古其最久者若陝西鳳翔知府扈選至三十年寧州知府劉綱至三十二年然後去故是時官無苟且之政民鮮送故迎新之費吏絕因緣盜匿之姦上安下恬太平之極屬真定元氏人劉河南鈞州人廉平之政入到於今稱之

蟹志

卷六

十三

聖談六卷

通行本

明胡侍撰皆辨證古籍兼及時事而徵採龐雜多
及怪異不根之語未免失實又謂宋人專以散文
爲古斥爲矇瞽之論尤失之偏僻矣

東谷贅言二卷

〔明〕教英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八年沈淮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谷贅言

二卷》提要

東谷贅言二卷 明本

清江林氏
去所自序云：開明靜以既新，而世風未開，與和以祥，當今之得已，思不免以之。嘗謂記如馬牛，本和五洲，沈非房於子三洲，而進士進德，神師之族也。田居某市，梅偶得之，云身有老成，與聖之祥。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七 子部 雜家類四

東谷贅言二卷 明教英撰

明教英撰有慎言集訓已著錄是書上卷雜論立身處世之道多舉古事為證下卷亦論詩文所載明初都督府軍毀太僕寺馬政有禁不令人知并願汝歲派坐派之始亦尚賓館之聘士皆足補史志所未備亦鐵心之類

慎言集訓家兄曾梓入官婦州堂集書同治十年中秋后四日以此書上書船以四百發購此謹錄提要於并并記歲月以示存焉



刻東谷贅言序

贅言二卷東谷教公之所著也公先在
綠雪亭雜言其博議雄談光流有蔡海內愛而
傳之矣然當是時方策勳樹績闡化千里特
於自公退食之餘叙次所見而慷慨議論人尚
珍愛矧今笑傲林丘逍遙雲石或觸景會心或
感今思古其超然之識確然之見能無嗣述者
乎余一日謁東谷輒以此意探之公果出二快
示之曰此猶贅爾然去之又不忍也子其以爲
何如余惟言者所以摭發胷中之所蘊也世之
言有二摘藻濡毫誇奇競麗非不燁然美也而
道遠矣若夫裨益身心增廣聞見者非無辭也
而情深矣考古今之同異權人物之高下究心
迹之是非定言行之臧否詳制度之因革洩前
人之所未發啓後人之所未知初何贅之足云
東谷之意得非欲相忘於無言與公以一代

儒行成表樹言成模楷而聲實無慙余方垂髫
數聞播紳先生謂其名世豪傑旣而親所製作
雄遂博朗意必光明俊偉人也今也天假良遇
每一會晤必聞嘉論皆直剖藩籬鑿鑿可行而
高卓之行尤使人欽畏思法信哉信哉蓋非長
河不足以喻其議論之源流非峻嶽不足以方
其制行之夔絕是篇者特一時之緒論宜其自
以爲贅言也然其殊聞獨見可以開廣博識亦
可以撥正趨向欲知公之行不可及者觀其言
而已矣君子之所樂而玩者其在茲乎其在茲
乎遂命工刻之

嘉靖己酉仲夏朔日仁和三洲沈淮書



東谷贅言序

古者士大夫老而明農曰坐里門以訓其鄉之子弟予往時奔走名途竊有此志焉及得請東歸已成勃窣窮矣里門之役莫償初志乃閉閣習靜以送殘齡門生故舊時來相過情話之餘或相與論古今天下事而一得之愚又不覺吐之遂日劄記加潤色焉有長者謂予曰子於此時宜遊心忘言之天顧猶喋喋乃爾非贅邪予曰然哉然哉夫懸疣贅也身有之心固醜之而況人乎然非疾痛害事也欲決而去之又不忍言之贅也亦然自今以後當奉長者之教而謝筆硯其業既劄記之者命兒輩藏之以俟耨宦氏采焉不然以俟家人障牖之需可也嘉靖己酉夏四月既望東谷教英識

東谷贅言卷之上

清江教英

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合君心者鮮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事窮多濟以參舟范忠宣公之心即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望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即君之心也古之君子所為後之君子亦有不放思齊焉豈以其所為未善耶抑所見不同不必踐跡也是故抑下惠覆寒如魯男子不敢學之也程伊川祭始祖朱晦翁不敢行之也

或告予曰有孝子某者鄉人稱爲君子也業遇恩例以孝名受重賞項因割產與兄閱墻予曰爲孝子而薄天倫則其所謂孝者豈其然乎吾聞惟孝友于兄弟未聞不友而能孝者是故克段于鄆者不及黃泉誓不見母蹠血玄臺門者環兵海池震驚若翁

古來固有凶人一變而爲吉人者亦有清流一變而爲濁流者噫罔念克念其機在我而由人乎哉是故同孝侯惡少也斬蛟伐虎遂立功名永貞八司馬皆茂材異等也乃朵頤叔文之鼎而萬事瓦裂

人有恒言霜降水涸源涸乃見謗曰若不同床卧安知被裏破蓋朋之益簪誰無情誼必委其終然後見君子小人之用心皆東坡謫海南故人巢谷年已七十三矣自蜀往唁之先諸途于此見君子交誼之真也伊川編管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救之恕曰便斬程頤萬段恕亦不救予於此見小人反覆之情也

壽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焉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得壽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壽何負於人哉人負壽耳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聘使其先

數年而先則為公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夏貴七十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先則忘君事仇之耻不據宋史矣

古之奸雄巧於用術往往神出鬼沒於至深至險之際自以為萬無遺策也殊不知天不容偽祇自斃焉是故蘇秦能報刺客之仇而不能逃其匕首之害呂不韋能匿祖龍之恥而不能免其遷蜀之誅古之權臣跋扈必陰藉名儒為宗主毅然復古之禮文以厭群志然後乃敢行大事彼名儒者冒昧依附發資其勢而行其志不知當其特國事且日

非矣禮文雖復古何補哉是故西京郊社之禮至王莽輔政而後定劉歆主之也東京宗廟之制至董卓入朝而後定蔡邕主之也

潘良貴為諫官殿上叱侍即向子甄王公度為諫官門上毆死指揮馬順嗚呼於此見二公忠憤之氣可謂難於九軍矣然竊有說焉子甄奏對支離封皂囊而論死可也何必叱之馬順之罪固在誅絕之域請婦之司寇以徵刑書可也何必毆死之夫尊客之前不叱狗而投鼠且忌器也况法宮何地乃徑情如此殊駭觀聽非所以尊朝廷也不可以為訓

唐憲宗以節度使王錡帶宰相之銜李藩以筆塗詔附奏曰不可宋貞宗以劉美人為貴妃李沆引燭焚詔而附奏曰不可嗚呼二公可謂能執大臣吁咈之義矣然竊有說焉古者人臣不敢齒君之路馬孔子過君虛位必勃然變色蓋敬君之禮固當然者况詔王言也而輒塗之而輒焚之可乎何使天子震怒而下吏議則不敬之罪二公將何詞以自解大抵賢臣居密勿之地君有過舉執奏可也余詔不可也焚詔不可也

張忠定公守成都以合軍大閱始出城眾皆羅拜呼
萬歲公亦下馬東拜呼萬歲復攬轡徐行眾不敢
譁夫軍士擁郡將呼萬歲是無君也無君根於怨
望也而怨望之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公胡不能炳
幾銷暴直待其譁焉而後靖之亦晚矣向非公之
忠誠有以厭服其邪志吾恐嵩呼不已必至黃袍
加身黃袍加身則成騎虎之勢而劍閣玉壘之區
人心搖矣當其時公將何辭以聞天子而謝天下
韓魏公經畧西事開府延安夜有賊携匕首至卧
公曰可取吾首去賊曰得公金帶足矣遂取金帶
而去或曰賊夏人遣來也予於此見公倉卒應變
而辭氣不攝神氣不亂非養之疑定能爾耶雖然
晉楚師圍宋華元夜入楚軍登子及床以劫盟君
子固病其將畧之疎矣公也鎖鑰西鄰又非子及
懸軍之比重門擊柝虎旅宵嚴而刺客奸人胡為
乎來哉意者公於周身之防曾未之虞耶幸而賊
有鉏耨之悔不然武元衡之禍作矣則夏人得志
西事其憂哉
或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獨不言君
父懼者何也予曰春秋之義莫大於尊君公討

賊夫亂賊既討則聖人之斧鉞在春秋而後死者
懼而君父尊矣君父尊則君父慶矣奚懼哉嘗觀
古來固有君而不君父而不父者矣忠臣孝子之
心以為君父天也天可逃耶是故西伯不怨美里
之囚也申生不怨新城之死也又嘗觀古之君子
傷一代人倫之變亦未聞罪人君父者是故湯武
奉天討誅獨夫而巢伯不罪桀也夷齊不罪紂也
桃園之變董狐不罪靈公也棠姜之禍南史不罪
莊公也知此則知孟子不言君父懼者所以存萬
世之防也嚴哉
史魚盡死後之忠却嘉賓盡死後之孝此忠臣孝子
之苦也魯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若二子者
死猶未已乎
人莫不有死也惡之欲其死者衆人之情也愛之欲
其死者君子之心也夫既愛之矣又欲其死何哉
蓋所愛有重於死者先民有言綱常九鼎生元一
毛是故南霽雲被執而未死張睢陽大守男兒以
速其死文丞相被執而未死王鼎翁作生祭文以
速其死
古之烈士不肯欠人一死蓋烈士尚奇節故於同

者有借死之義焉。脫不得已而先死，則後死者心即許之。他日事濟，當以一死下報故人。夫心之許心之盟也。心既盟矣，若負幽冥山川鬼神，其可欺乎？此古人所以重心許之盟，而執牛耳之盟次之。是故羊角哀不肯欠左伯桃一死，陳嬰不肯欠公孫杵臼一死，乃若范質、王溥、欠周世宗一死，而宋太宗薄之。

秦穆公用孟明而殺之，役彭衙之役皆敗績，終焉伐晉。晉人不出封殽，戶而還。左氏美穆公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愚意不然。兵凶戰危，豈人君歷試主將之具哉？况孟明喪師辱國，穆公不能用，鉞走失刑矣。又不替之不亦過乎？且茅津既濟，兵刃未接，何功之有？夫秦之所以能霸西戎者，以累世富強也。左氏乃歸功於敗軍之將，不亦誣乎？初穆公因杞子以襲鄭也，蹇叔諫之，笑使穆公能用其諫，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乃不賢蹇叔而賢孟明，不亦左乎？

莊子曰：「伯玉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予曰：「信斯言也。」伯玉四十九年以前，真冥頑不靈，全不知非矣。設使若

短命而死，則終身不知非矣。若然，何以為伯玉？且夫子天縱之聖也，必待行年七十始從心所欲化。何遲哉？若伯玉六十而化，又先於夫子十年，可謂賢於夫子遠矣。豈其然乎？雖然，春秋列國大夫之賢，無踰伯玉者。然則賢伯玉者，奚稱哉？子曰：「夫子嘗以君子出處稱之矣。」其使者嘗以欲寡過未能緝之矣。靈公夫人又稱其下以昭昭申節，不以冥冥隨行矣。

或問長幼之序，尊序齒耶？不尊序齒耶？子曰：「兄弟之長幼序齒也。伯叔姪之長幼不序齒也。蓋伯叔姪孩提尊也。姪雖老，老也。何也？父重於齒也。同父之兄弟，亦有不序齒者，立子以嫡不以長，則弟也。而為君微子兄也。而為臣何也？嫡重於齒也。國母之兄弟，亦有不序齒者，周公弟也。為王冢宰，管叔兄也。有土而無官，何也？命官以德，德重於齒也。宗族鄉黨，亦有不序齒者，一命齒於鄉，而再命不齒。再命齒於族，而三命不齒。何也？命重於齒也。為師為弟子，亦有不序齒者，韓子曰：「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故王通十五教授河汾，其弟子有白首北面者，何也？道重於齒。

也

或問歷代君臣之義乎曰有一統之君臣有革命之君臣有列國之君臣有舊國之君臣有敵國之君臣有先世之君臣有亂世之君臣有華夷之君臣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莊周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一統之君臣也詩曰商之子孫侯服于周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此革命之君臣也百里奚虞人也而臣於秦伍子胥楚人也而臣於吳他如晉大夫韓厥對齊君亦稱臣魯大夫平子對晉君亦稱臣此列國之君臣也禮為舊君服齊衰三月故樂毅燕臣也而奔趙趙謀伐燕毅泣而不肯同謀此舊國之君臣也吳蜀魏晉皆稱帝也而劉禪降魏孫皓降晉此敵國之君臣也張良以五世相韓而報秦仇陶潛以曾祖為晉宰輔而不肯事宋此先世之君臣也馬援邀遊二帝之間其言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此亂世之君臣也胡人金日磾而臣於漢武漢將李陵而臣於匈奴此華夷之君臣也然則君子處此將安適從王蠋有言忠臣不事二君此其律令也

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亡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予謂子之與姪親親固有自然之殺倫也乃以愛姪不如愛子為私悞矣信斯言也必愛無差等然後為公乎是墨道也且吾聞之父為子綱而不為姪綱父為子隱而不為姪隱父名子而不名姪父冠子而不冠姪父醮子而不醮姪有爵位也立子以嫡立嫡以長而不立姪考終命也治命亂命命子而不命姪九若此類皆一本也皆天也非人也皆公也非私也欲比而同之是二本矣而可乎或曰然則視姪當如金人乎予曰不然兄弟之子猶子也觀馬援戒兄子嚴教之書韓昌黎祭十二郎之文固當撫之以恩教之以義矣

或問人有恒言慈父敗子然則父可不慈耶予曰不慈則不父傳曰為人父止於慈止之云者無或過也過於慈則溺愛不明故敗子必也有義方乎義方主嚴過於嚴則傷恩君子不忍子之無良也寧傷恩雖然陶靖節非無義方者五男兒皆不好紡筆何耶此之謂教亦不善者也韓文公朱文公皆

蚤孫也皆卓然命世何義方之聞耶此之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

石碣教子以義其子厚不從而甘心為逆黨陳萬年教子以諛其子咸不從而卓然為名臣噫子之不係世類也如此哉

程太中夫人曰子之不肖皆因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予謂婦人之仁過於姑息也其敗子也恒多

或問孝子廬墓禮歟予曰此孝子不忍舍親之心也

古禮無之也古禮親喪居倚廬倚廬者倚木為廬於中門之外東墻之下不櫛不塗也既虞則柱楣

卷之十一

金廬矣既練則舍外寢矣曷嘗有廬墓之制哉然

則桐宮之徂非廬墓耶予曰密邇先王其訓伊尹

之志也非太甲之心也蓋倚廬常也桐宮變之也

或問君親有疾禱於鬼神以求福有是理乎予曰古

人有行之者矣昔武王弗豫周公禱於三王求以

身代庖黔婁因父疾篤禱於北辰求以身代是皆

臣子迫切之至情夫豈索之茫昧者哉且病者卧

榻奏樂罔功其心皇皇惟冀鬼神陰佑之一聞有

禱躍然快心或若起之而疾或蘇矣况感應之理

又有不可誣者是則禱云禱云庸非佐助醫藥之

一術乎母執曰死生有命不可禱也若自身有病執焉可也

古人奉父母遺體無不用其絮者故髮必沐面必頽

齒必漱手必盥身必浴足必洗蓋以遺體者親之

枝也故不敢不絮不敢不潔况敢辱焉辱焉以忝其

生乎當惟松叔夜一月不梳頭陰子春半年不洗

足柳宗元一搔皮膚塵垢滿水三子者皆名士也

奉親遺體當不絮如是耶

古制父喪斬衰三年父在母死齊衰期父卒齊衰三

年蓋以父母猶天地也母服不斬不三年者此天

尊地卑之義也故厭之也殺之也我朝制服父

母皆斬衰三年無厭也無殺也蓋以母氏劬勞之

苦尤勤也妾有子而死其子亦斬齊三年不以父

與嫡母在而厭也而殺也此聖明所以教天下

之孝也所以達孝子之志也

孝子禁服內生子考之經傳未見明訓蓋自桐門右

師譏然明始也歷漢唐宋元此禁尤嚴我朝則

無此禁矣嘗莊誦孝慈錄御製序文其中有曰

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

條嗚呼此聖明所以緣人情而立法也類如此

年江東有朝士服內生子反誣其妻與外人通其妻自縊死湖南有老儒服內生子乃坑之江中遂絕嗣此皆不知 本朝無服內生子之禁也

五倫言父子有親不言母何也統於尊也家人卦以父母為嚴君則兼言之矣自古稱大君為天子而不言地何也統於尊也西銘以大君為乾坤之宗子則兼言之矣

唐玄宗為長枕大衾與五王同寢可謂友愛之篤矣竊以為非帝王之友愛也夫帝王之友愛不載慈焉不宿怨焉親愛之也富貴之也未聞同衾枕而

公東谷言上卷

十二

寢者也且古者父子不同宮况兄弟乎宮且不同况寢乎同寢者惟伉儷則然若兄弟裸裎於一榻之上展轉反側之際能無褻乎昔韓昭侯與棠溪公謀事夜必獨寢慮謬言漏於妻妾也玄宗之於五子誰無私曲萬一宵而漏焉則嗟臍何及然則寢之不同不猶愈乎或曰玄宗恐人也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則同寢之愛豈誠於五王者哉予曰不然論玄宗者當論始終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玄宗之心也故始焉愛五王者心之天也終焉三子者心之人也其君天下也亦然故開元治

天寶亂也

尊卑分也強弱勢也輕重時也時分重則勢輕故楚子強也不敢窺袁周之鼎也時分勢重則分輕故昭公君也不能抗意如之逐也

自古天下事君子成之小人壞之雖然亦有不其然者君子功業蕭條不足以對蒼生之望小人能行好事亦可遊人心也是故殷帝房瑄皆萬夫之望也山乘陳濟斜之後皆一敗塗地而智勇俱困秦檜竊臣之雄也當金人立張邦昌之日仗義抗詞請立趙宗就乾不屈而清議壯之

公東谷言上卷

十二

以眾君子攻一小人事機不密猶或難之况王君寡而小人眾乎此陳蕃竇武所以起黨錮之禍也以君子之寡攻小人之眾為力固難矣况以子子賈乘之小人而攻累世膠固之小人不尤難乎此李訓鄭注所以成甘露之禍也古之君子其立身行已苟一節孤高足以洗濯污習其他嘉言善行雖不盡傳可以無遺憾焉其立言也苟一篇撰述得罪名教即其平生著書滿家將焉用之是故梅楊伯起者以其解蒼夜之金也薄楊子雲者以其獻美新之文也

朋友責善古之道也門弟子責善於先生長者亦猶
行古之道也夫豈操戈入室者比哉是故羅一峯
勸李文達公辭命以奔喪羅圭峯勸李文正公引
羊以遜位

小人之交外親而內疎始合而終叛君子之交則內
外始終一也故君子無黨小人無朋君子無實友
之心小人無久要之信

或問人有恒言妻棄夫何謂也子曰棄之為言馭馬
之名也六轡在手墜耶控耶

東谷贅言上卷

十四

心受乘者惟懦夫愚夫則然彼英武之夫肯爾耶
子曰不然彼單騎出走入山谷二十里而終夜不
返者非英武之夫耶蓋受其乘也習矣且柰何哉
書曰孔維之晨惟家之索言乘夫者凶也大抵骨
肉厲階房幃烈禍皆起於茲非凶而何

元世祖欲盡殺漢人以中國為牧馬草場賴耶律楚
材諫而止子曰華夷天所限也元人逆天欲滅我
華夏而夷之其一念之毒上通于天是諫也天贊
之也昔劉定公觀雒病安流而思禹功曰微禹吾
其魚乎予亦曰微耶律文正王吾其馬乎嗚呼危

哉嗚呼幸哉

董公發義帝之喪紀信代漢王之死周苛烹項羽之
鼎論開國之勲三子當與山河帶礪之誓加恤與
焉可也胡為殿上論功之印曾無一言及此漢真
少恩哉

張巡許遠孤忠大節無可間然者奈何當時於巡也
猶議其殺妾之忍於遠也猶議其分守之闕先
不有李翰之表昌黎之文則後世惑焉作史者
唐褒忠之典有遺恨焉者以此嗚呼此其所以終
唐之世不能鼓河北忠臣義士之氣也宜哉

東谷贅言上卷

十五

或問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斯禮之累
通萬世之義乎子曰此經也而有權焉非聖賢誰
其達哉泉齋邵公有曰武王賢非長也立而與
微子賢非嫡也廢而亡商嗚呼此達權之所以難
也

水覆舟航人不怨水大焚室廬人不怨火食傷脾胃
人不怨食色蠱元精人不怨色四者之害果物之
咎耶抑御物者之咎耶是以君子貴自怨自艾
九行事覺得本心有不妥則人心必不悅甚則怨
則仇仇則或敗乃公事故君子謹始慮終慮終者

慮其敗也。能慮敗者不敗。

允立志不可持。兩端交戰於胸中。則誠偽之幾。

義利之辨。君子小人之界限。終是把握不定。而上

達者難哉。昔桓溫嘗言。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

萬年。是固兩端交戰之病。畢竟成就何如哉。

或問。鈍子曰。有天之鈍。有人之鈍。心求通而未得。口

欲言而未就。鈍之命於天者也。大辨若訥。大巧

若拙。鈍之習於人者也。夫君子之處世也。敏於天

者。必求鈍之。君子之為學也。鈍於天者。必求敏之。

敏其鈍者。固心衡慮。不冥頑也。鈍其敏者。藏鋒斂

銳。不揮霍也。不冥頑者。不自棄也。不揮霍者。不自

傷也。

莊子曰。庖人雖不善割。尸祝不越俎。而代之。子謂

尸祝代庖。是出位也。彼庖之不善。吾豈能為德。且

將疑其病已而銜之矣。知此說者。處朋友察察之

間。因事納忠。以直不逮者。尚慎哉。

嘗見極余錄中有曰。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為君

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終為小人。子謂此語可為

善善長惡惡短之註疏也。

清溪宋太史歸田之日。銘于楹曰。積德如山之善。

為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嗚呼。吾輩當念之哉。

揚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疑斯言也。幾於妖

乎。曰。害盈福謙。鬼所司也。高明氣焰之家。其惡易

盈。鬼寔瞰之。將以降之。百殃此固感應自然之理。

無足怪者。雖然。必瞰于室。何也。子曰。九欺天罔人

之惡。多萌於暗室之中。以為人莫我知也。殊不知

冥鑒孔昭。恒在茲哉。雖然。不瞰尋常百姓之家。

何也。子曰。尋常百姓之家。何惡之能為。若繁而瞰

之。鬼之威靈。不亦褻乎。蓋嘗微之人事。朝廷遣

使巡天下。惟督察強宗豪右之惡。而震罰之。曷嘗

問賈乘傭耶。知此則幽明一理。夫復何疑。

人有恒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子謂此言強宗豪右

當常誦之。庶幾不敢作姦犯科也。為龔黃魯魯者

不可自誦此言也。夫破家滅門。豈盛德事哉。豈盛

世事哉。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或勸

之。從陽明子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

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

未還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盡耶。了翁

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其不願聞也他日陽明子聞之歎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

曲月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嘗有二叟訪之留飲一叟劇談勢利紛華口吻津津如海夫遂見一叟沉默寡言少焉畧談及尋幽吊古之事直想蕭然飲罷或問優劣月川曰一叟是黑風暗雨胞襟一叟是青山白雲胞襟

番禺陳兩峯先生白沙高第也來尹清江予為諸生

東谷贊言上卷

八

獨蒙與絮一日侍几杖請問古人作文之法兩峯曰論語是夫子短文章繫辭是夫子長文章孟子七篇是斬釘截鐵雄辯文章子潛心而求之則機杼在焉經緯在焉山龍華蟲黼黻在焉竊以為萬世作文之法無踰此者

自暴自棄下愚之所以不移也不圖風氣不染習俗上智之所以不移也然均一上智也造詣殊途亦有不勝變而一之者是故伊尹之任不能變為伯夷之清伯夷之清不能變為展禽之和孟子之嚴段不能變為顏子之純粹河南程氏兄弟皆賢也

伊川自以為不及家兄眉山蘇氏兄弟皆賢也東坡自以為不及家兄

晏子曰古者飲酒周觴五屬過之則誅漢法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者罰金四兩宋法夜聚飲酒而曉散者坐死罪皆所以嚴酒禁防酒禍也皆祖酒誥執拘歸殺之意也我

朝無崇飲夜飲之禁祇漢詔賜酺五日之澤不尤汪濊乎

或問姦人與小人何以異子曰敢於為惡而無忌憚者小人也有為善之名終無為善之實有為惡之心初無為惡之跡者姦人也斯人也從君子則君子愛之從小人則小人愛之彼以類好勝合從之

東谷贊言上卷

八

姦姦之柔者也口蜜腹劍深情厚貌姦之戾者也姦之柔者志在於希寵姦之戾者志在於毒人

或問古者諸侯死社稷之義何如子曰諸侯之社稷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幸事勢危迫當效死守之義也然而有權焉古公不死社稷而遷岐山勾踐不死社稷而棲會稽卒能基王業恢霸圖何必死唐玄宗荒淫之君也豈達權哉漁陽之變棄社稷而西巡幸不雨星餘蠱不失舊物宗欽宗堂

壓境之日。誤執諸侯死社稷之義。乃舉族北轍。遺恨千古。究原而論。誤欽宗者何。東也。誤何東者。李綱也。先儒陳瑩中又曰。靖康之役。景德之役。誤之也。蓋景德之幸。遼人未過河也。靖康之不幸。金人過河也。

我朝國勢之尊。起邁前古。其馭北虜。西蕃。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其來朝貢。則以恩禮待之。其朝鮮。安南。琉球。日本。占城。暹羅。滿刺。加諸國。烏思藏。董卜。韓胡。奴兒。干諸司。系類。赤斤。阿端。卜剌罕。諸衛。奉法尤謹。

朝廷待之恩禮。亦有加焉。嗚呼盛哉。

故舊中有雁橫逆者。或教之自反。或勸之不校。予曰。顏子犯而不校者。恕人也。孟子三自反者。責己也。君子與其恕人也。寧責己。夫顏子豈忘責己者哉。夫子嘗稱其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若顏子不能責己。安能自知其過而不遠復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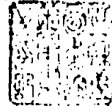
或問霍嫫姚不學兵法。岳武穆不閱陣圖。師師者可法之乎。予曰。有二公之將畧。則可否則否。攝凶矣。夫矣猶醫也。醫之良者。未有不用古方者。但變通之機。自有神妙。

蘇老泉曰。龍逢比干。不得為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故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予謂信斯言也。歷代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者。皆謂之無術。可乎。夫蘇秦張儀之術。狙詐之術也。老泉乃以之責備龍逢比干。何淺之待忠臣哉。殊不知邪正不兩立。有龍逢比干之心者。決不肯為蘇秦張儀之術。有蘇秦張儀之術者。決不能存龍逢比干之心。故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流。桃李之根。不結松栢之實。

陳龍川曰。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才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予謂此言以之論漢唐以下人物。則可以之論漢唐以上人物。則不可。何者。湯武之征伐。趨天下之變者也。謂湯武非孝弟忠信可乎。伊周之立訓。定天下之經者也。謂伊周無才術辯智可乎。蓋龍川之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見三代之英。其言如此。

或問律法。談大法。禮順人情。漢循吏卓茂。有是言也。今欲執法。則人情拂矣。欲順人情。則法廢矣。二者將安取衷哉。予曰。法之執者。當于其大而小者。可。

卷四



有美刺之風焉予曰不然頌體有美無刺若蕪美
刺非頌體也觀詩中有曰盛德之興山高日升何
嘗不頌德哉昌黎乎淮西碑序中只詳序諸臣平
蔡之功至詩結尾乃以明斷二字歸美天子大抵
名家作文自有體格

古人祠堂或祀木主或祀小影程伊川朱晦菴以主
司馬溫公呂東萊以影蓋主者神之棲也影者神
之像也我朝劉文安公不用主不用影止用一
軸大書三代考妣之靈此又是一見也

古人重間疾吊喪會葬之禮忠厚之風也宋句渡以
後重新婚主于壽星落成有慶賀焉有彌文焉其
侈靡之風耶

楊文節公別號誠齋朱文公亦否之蓋以誠者聖人
之事豈宜以誠自居曾南豐修家譜自以先世乃
曾點之派歐陽文忠公亦否之蓋以遠達華胄將
誰欺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也

崔後渠曰小人其心君子其跡故張商英許蔡京周
黨籍矣異端其學聖賢其名故張無垢師宗杲願
儒林矣予謂後渠之言似有所指其借秦之論耶
古人稱先生而辭也稱父兄亦曰先出故朱子曰先

生父兄也漢人單稱先亦尊辭也顏師古曰先猶

言先生也故梅福傳有曰叔孫先非不忠也漢人

單稱生亦尊辭也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如賈

生董生伏生之類是也宋人稱先生加老焉尤尊

辭也如劉元城稱司馬溫公是也其筆之於書亦

自元城語錄始也

泉齋邵公曰學古而議事不以制道不學也予按所

謂制者時王之法也聖人所以文章武者以此

漢儒所以練達朝章者亦以此時士子專於博

古而畧於通今聞泉齋之言

宋南渡詔市牛筋五千斤李綱曰一牛之筋纔四

兩是欲屠二萬牛也遂止下牛此後不以和買擾

民為言只以戕害許多生命為言而不忍見其戕

賊之狀宛在目前此其所以能感悟君心而諫易

入也

清江教英

孝子封股廬墓女子未出室而以死殉夫者我

朝有例不旌表蓋以先王制禮未聞以毀傷遺體

不居倚廬為孝者久未聞室女不奉父母之命未

親迎未廟見以死殉未嫁之夫為貞烈者是皆過

中失正之行不可以為訓

我國初正祀典凡先代忠臣烈士異代所加贈謚悉

革去止稱當時官爵蓋時異勢殊待以不臣之禮

也

我國初都督府軍數大僕寺馬教有禁不許人知天

下版籍藏在玄武湖中迴洲之上有禁不許閑人

擅過湖觀象臺在鷄鳴山巔歷代簡儀渾天儀璇

璣玉衡量天測景諸器皆在焉錮以崇墻有禁不

許閑人擅入其門此皆定鼎金陵之日謀國者得

請為禁以杜奸雄窺伺之心其志念深哉

變夷不和中國之福也猶滅獲不和家主之福也蓋

蠻夷和則囂羣入寇而邊陲不靖矣滅獲和則相

蒙為奸而家食日耗矣以近時亦不刺吉囊之事

觀之可見矣

古之奸雄用私智以愚人皆有所祖然自今觀之猶見其自愚也豈能愚人哉向使其能以祖奸雄故智之心而學于古訓豈不為良圖哉是故公孫鞅不許豪傑學詩書李斯祖其智而焚經籍越王趙陀之葬靈輅四出端無定處曹操祖其智而設疑塚

吳用三軍迭出以肆楚彼進則此退彼退則此進使楚疲於奔命王朴祖其智坐致江南之國魏惠侯還軍中弩力極精銳者教之藝使之重鎧習勞謂之曰武卒而列國莫強焉岳武穆祖其智以練成

東谷贊言下卷

背鬼之軍孟嘗君用鷄鳴狗吠之盜獻裘出關而脫虎狼之秦虞翊祖其智以攻劫竊盜不事作業之徒以破朝歌之盜嗚呼孰謂豪傑而不師古哉先民有言二教之徒盛則官失良吏鄉失良士蓋傷之也我朝近年有例不許良家子弟出家為緇黃之徒其闢邪崇正按本塞源真盛典哉嗚呼向使徐洪客張伯雨不峻棲於霞外支遁惠遠不禪寂於花宮咸得與當代清流角逐於執死名途安知其不結翩翩起家哉

民有言有治人無治法夫所謂無治法者豈其無

哉蓋執其法而不能變通之是謂徒法徒法者有糟粕無神化其何以行之哉是故同一兵法也馬服君用之而立戰功其子用之以四十萬而敗於長平同一青苗法也荆公躬行於鄆縣而窮民受其福通行於天下而良民受其殃

觀人之色可以知人之心蓋誠於中者必形於外苟能知外以占中雖不中不遠矣嘗試觀之其色莊者其心詐其色媚者其心諂其色赧赧者其心愧其色戚戚者其心憂其色慘慘者其心哀其色欣欣者其心喜其色怏怏者其心和其色慙慙者其

東谷贊言下卷

三

心忿其色拂拂者其心怒其色奄奄者其心屈其色訖訖者其心驕其色不定者其心邪其色易變易笑者其心淺其色黝然不露者其心深而無人色者其心懼義形于色者其心直正色立朝者其心中簞食豆羹見於色者其心吝造次顛沛而色不變者其心有所主不寧惟是又嘗見醫家以色而知人之生死相家以色而知人之休咎法家以色而知人之曲直噫色之時義大矣哉

吳文正公曰嘗觀天下之人氣之溫和不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

者壽予嘗以此說驗之里中黃翁之老良然問有不然者蓋稟賦氣數之或差殊也

醫書有曰怒則氣上驚則氣亂恐則氣下勞則氣耗悲則氣銷喜則氣緩思則氣結予謂此說吾儒養氣者亦當知所以予之也不然七者之害豈直趨者躓者之能動氣哉

人身以脾胃為本然脾胃有好惡焉好溫而惡寒好燥而惡濕好甘而惡苦好樂而惡憂好靜而惡思好熟而惡生好潔而惡穢好軟脆而惡堅好鮮新而惡陳腐好精膩而惡粗糲攝生者能順其所好

違其所惡則脾胃和平疾斯寡矣

或問羣居應接人事將同耶異耶予曰無害於義同可也若苟且而同焉人將鄙之為鄉愿矣有害於義異可也若微激而異焉人將忌之為怪物矣

予行役麻城謁毛鳳崖先生於山中留宿因問諸曰

先生棲安立樊以何事為樂鳳崖曰某平居恒以禮義澹澹此心以廉恥潤色此身以勤儉訓子孫此外奚所事哉

予行役關西嘗錄漢陰入子午谷山行崖壁巖業林木翳翳見水澁二叟策杖行就意似逍遙者西歸

而問之曰吏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又問何以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以穀可供饔飧醴林為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閑雲世事百不聞一叟對曰濟池養魚灌園藝蔬教子讀書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予乃作而謝曰真太古之民哉

正德間杭州有太守某初下車僚佐醵飲具請遊西湖且言湖中三竺六橋山水之奇画船簫鼓清歌妙舞之樂為南國遊觀之甲太守曰某往時銜命秦川曾登西華絕頂俯瞰層巒疊嶂如列蟻垤計西湖之山不過如是又嘗勾當荆南公事泛樓船

浮洞庭忽怒風驅濤撼地刮天魚龍湧躍撞歌枕折計西湖之水不過如是至於歌舞之事素心厭之况職務填委莫知頭緒不能從諸公于蕩敢謝不敏察佐皆汗顏而退自是大守在任三年而西湖樂事殊不諳諳

柴桑翁卜居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間多素心人樂與教晨夕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此可見翁擇隣不苟之意其後與子之疏有曰隣靡二

仲豈所謂素心人者亦不當其心哉

古者士大夫間居必有高人韻士與之杖屨徜徉於

水聲林影之間尋幽吊古以暢冲襟

如杜少陵

之於錦里先生青蓮居士之於范野人是也或有

禪客與之爐薰隱几散慮忘情如坡仙之於佛印

涪翁之於黃龍參寥是也幸而生於多賢之邦

又有天壽卒格之老為衣冠真率之會如睢陽香

山洛社耆英諸會是也

嘗觀孝弟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

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勢利爭

奪之私勝也

或問司馬子微坐忘論雖祖南華老仙緒餘其與天

東谷贅言下卷

天六

下何思何慮之旨將無同乎予曰不同聖人所謂

何思何慮者言天下之理皆本於自然何以思慮

為哉迺若作聖之功則思慮其本也故吾夫子終

夜以思又曰慮而后能得若忘矣何以思何以慮

然則其二氏之道耶予曰亦非也猶龍翁曰萬物

芸芸吾以觀其復若忘矣何以觀雪山頭陀曰諸

幻盡滅覺心不動若忘矣何以覺雖然忘之一字

以之却七情之疾寔為妙方是故歐陽文忠公暮

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忘以却之黃文節公

嘗構枯木庵死心寮以為養病之所亦是此意

天地有心乎予於復卦見之矣天地有情乎予於大

壯卦見之矣天地有好惡乎予於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見之矣嗚呼天人相與之際微

哉

或問古者臣位而君權可乎予曰此危道也治亂幾

焉存亡繫焉國家有此不幸也哉何者使居攝其

人如伊如同則黃裳元吉而臣道有終矣使居攝

其人如操如懿則包藏禍心而執逆萌芽矣

或問子微城郭梁伯藩宮其自衛之策何如予曰二

子之策雖曰自衛寔自憂也獨不思郢可城也郢

之外非楚耶宮可濟也宮之外非梁耶蓋城郢自

亡楚也溝宮自亡梁也烏在其自衛哉宋之南也

不此之監惴惴然保長江天塹之險其後上流失

掎角之勢外郡撤藩籬之固卒使黃陂憲以十三

萬之師潰於江上而賸賊更說一句不得哀哉

我朝設養濟院以養民之鰥寡而無告者悲惠民

局以濟疾病之窮者也漏澤園以養無主之死者

也課守令積穀而為緩最以賑凶歲之饑者也

師有泰厲王國有國厲又有郡厲有邑厲有鄉厲

以祀鬼之無所歸者也嗚呼仁哉

或問方面官有稱欽差者何也予曰

國初設官分職咸有定額往蒞職掌者領部檄焉皆不領 敕不稱欽差其後因事繁難添設職掌按察司如提學也田兵備邊備巡海撫民之類察院如清軍巡茶巡鹽巡關之類都察院如巡撫巡視總督河道總督漕運提督總制軍務之類皆領 敕各於職銜上加欽差二字於此以見前項職司俱出自

朝廷處分非吏部專擅也

我朝軍國之需有額派有歲派有坐派洪武間國定

制如夏稅秋糧魚課鹽課茶課桑絲繅材之類皆

有定則此額派也宣德以後如宗室繁行加添採

米增設職司加添俸糧之類此歲派也又其後也

如營建宮室貢運大木之類此坐派也蓋額派無

增損也歲派有增無損也坐派有事則派事竣即

停也

嘉靖癸卯冬四川藩臬長吏將述職北上撫臺東阜

劉公餞之且告之曰來春是熟陟黜明之期合屬

賢否考諸公等幸留意哉又言先年曾見監司類

考語只以清慎勤三字為總綱名實而殿後之

萬然有愛惜人才之心初無不全責備之意咸作而謝曰謹奉教次年考察即報至而各官去留甚

愜輿情

東阜劉公惠蜀人之訟獄滋豐也嘗語憲使王公鴻漸曰越訴評告律有明條告遠年陳事不干已事立案不行例有明條主者施行能不姑息則獄之放紛庶其清乎煩以鄙意達諸監司自後各道以獄來上者咸勵精焉

或問王文穆孤注之說何如予曰吾聞君子不以人廢言陽貨何人斯為仁不富為富不仁之言孟子

錄之矧於注之說譬喻則使其由衷而非具錦

之為則與老成謀國深思遠慮其揆一也何可廢

哉初真宗駐蹕澶淵也遣王旦留守東京旦奏曰

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其宗默然良久曰立

皇太子斯時也真宗無聊賴甚矣蓋旦之慮即孤

注之慮也厥後劉豫入寇趙元鎮請高宗親征喻

子才止之曰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萬一蹉跌須

留後門而元鎮從之蓋子才之慮亦孤注之慮也

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嗚呼孤注一也以冠準之

貶觀之則為諛言以靖康之禍驗之則為格言

或問一統正統史家編年第一義也考之孔門傳授
曾無一言及此何也予曰二統之說孔門傳授未
嘗言未嘗不言蓋未嘗言者二統之名也未嘗不
言者二統之實也吾嘗求其實矣孔子曰天無二
日民無二王又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言一統也
子思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九有血氣者莫不尊
親言一統也梁襄王曰天下惡乎定孟子曰定于
一言一統也時乎不然天地閉塞而海宇之內分
分鼎峙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則無統矣乃若
正統也者又自其得一統以正者言之也非謂一
統之外又別有所謂正統也是故孔子曰湯武革
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言正統也孟子曰三代之得
天下也以仁言正統也彼兩漢唐宋雖不敢比隆
三代亦庶幾得統以正者也下此或以詐力篡弒
得之或以乳晨之克得之或以左袒之雄得之斯
固一統之君其實一統之賊也故遜志翁乃立變
統之例以待之良有見哉然則一統也正統也變
統也無統也編年書法當何如予曰先民有言據
事直書善惡自見

禮親死卒哭率夫執木鐸命於國中曰舍故而諱

蘇或問子曰舍故者舍何親哉予按此故字先儒
陳澧指高祖之父當遷者而言蓋五服上至高祖
而止高祖之父則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不諱
故蘇老泉族譜引亦曰自吾父以至吾之高祖皆
諱曰某其他則遂名之即此觀之古者士大夫以
上止諱四代之親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
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即此觀之古者庶人
止諱一代之親

或問伉儷離合之義何如子曰有經權焉古人於此
慮之也周矣處之也至矣是故六禮既備醮命乃
行與之偕老而終身焉是伉儷之常也經也苟婦
德不恒不貞為人倫之蠹門戶之羞則有七出之
條焉是伉儷之變也權也於七出之中又有三不
去焉是忠厚之至也子於七出之中竊有疑焉惡
子也有惡疾也皆天也皆不幸也何忍去之當善
處之使之不至失所可也子於三不去之中竊有
疑焉不順父母忤逆也竊盜醜行也淫穢行也苟
存姑息則難施面目當以義裁之可也

或問古來亦有夫為妻棄者乎予曰太公望為妻所
棄老故也朱買臣為妻所棄負故也魯秋胡

而忘親其妻能以一死而絕之其志也烈哉晏子之御氣盈而志陋其妻能鑄鼎之以求去其志也偉哉

介葛盧識牛鳴陰子春識鳥音尸鄉祝雞翁養雞教百辭各命之各呼之則應夫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乃三子之知皆非衆人之所能知者不知此又是何等聰明哉夫以如是之聰明宜於道理物理無不知者而三子所知止此耳而他則泯泯無聞焉吁可慨哉

古者男女別嫌明微之際最嚴也後世士夫乃有與

東谷贊言下卷

女流歎洽若交游然者而君子無錫譙焉蓋諒哉其無他志也若王右軍之於賣扇老嫗杜少陵之於黃四娘白樂天之於溥陽商婦蘇東坡之於春夢婆是已乃若携妓遊山與妓摩詩對妓參禪則踰閑笑我朝士大夫無此風流綽有古意尚父呼蒼光以濟牧野之師田單禮天神以堅即墨之守是皆以神道設教者也

馬都督某遼陽名將也一日舟過天津予以憲職備兵此土往謁之見案上有孫武子十三篇因問之曰此書以何者為兵家之要何者為兵家之忌

督曰始計篇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而示之不用而示之遠逐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蓋用兵之要莫先於此者軍爭篇曰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蓋用兵之忌莫先於此者

東谷贊言下卷

予與馬都督論用將之道都督曰古人用將必嚴敗績之誅然後為將者知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訓不可忽也予曰先說故鄉之敗晉殺先穀城獲之敗楚殺子玉街亭之敗諸葛武侯斬馬稷不然三軍暴骨何辜哉

勝國以前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之神皆有肖像有封爵我

國初正祀典止書其木主曰某岳某鎮某海某瀆之神蓋以神者靈氣之所聚也必肖像而封爵之是褻之也非神之也

勝國以前歷象日月星辰之所曰司天監司之猶言轄之也我朝改曰欽天監蓋以天至尊也

司之欽之云者乃欽若昊天之意也

陳定宇能批點諸家之文而定宇之文傳世者鮮矣
劉涇溪能批點諸家之詩而涇溪之詩傳世者鮮
矣譬之奕也豈傍觀者固審耶抑兵燹之餘二子
之詩文殘篇斷簡流落人間而莫之撥彙之耶
古禮入門問諱諱其名也春秋之法為親者諱為尊
者諱為賢者諱諱其事也

唐玄宗孝經序其中引夫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不知此語出何書或曰出鬼臾繇靈經予行
天下徧訪藏書之家無之即有之蓋唐書也豈夫

東谷贊言下卷

卷十四

子之言哉何以言之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又曰志於道夫六經皆學也皆道也何獨春秋哉
夫子晚年刪述六經以憲萬世皆聖志之所存也
又何獨春秋哉且吾聞之夫子父母皆早世雖欲
孝誰為乎而曰行在孝經何居況夫子之時無孝
經之書先儒汪玉山吳草廬又業有昭昭之辯也
宋末江西饑當道議勸富民出穀以賑餓者其言
曰譬之殺一牛以活萬蟻何不可元中子曰萬蟻
固可憐一牛獨何罪而死議遂止嗚呼牧民者不
時不能積儲以備賑事急乃行勸分之令是與

也

士大夫守官之庶猶虞子之身之繁皆分內事也若
虞子自多其繁恒自矜曰我於庶士也絕無桑中
之約則人將賤之矣士大夫之能文章猶虞子之
能女紅亦分內事也若虞子自多其女紅恒自矜
曰我之織紵組紃諸姑伯姊皆莫能及則人將鄙
之矣

善事上官母失名譽老武有是言也或疑其教臣下
以諂予曰不然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事
主敬乃其一也他日告哀公曰不獲乎上民不可

東谷贊言下卷

卷十五

得而治矣然則聖人亦教人諂乎
前輩教人居官廩不言貪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勤
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已禮賢下士不言忘
勢此其所以於官箴無忝於陟明有光
嶺南有貪泉吳中有廉石噫泉石何知哉其榮辱之
名蓋因人而得之耳
予錄水曹即改刑曹大司空崔公命予曰子知用刑
之法乎夫用刑之法有時也有節也因人也以時
言之辰巳以前囚多釋腹不可刑之也日夕嚮晦
萬類俱息人身血氣各有所歸亦不可刑之也

節言之人身血氣之冲和受刑則變血本赤者變而紫焉氣本溫者變而熱焉若先刑上體後刑下體則血氣之變者命注於腰腎髀膝之間其毒稍緩猶可支也若先刑下體後刑上體則血氣之變者衝灌於心肺之竅其毒不亦烈乎是以君子刑其一不刑其二以人言之彼孱弱之夫膏粱之子見刑而畏者也一經拷訊罔不招承能保其無枉乎強梁驕訟之徒其恃戾之氣足以玩刑也終日煅煉其肯輸服豈可信其口中雌黃而直之手九此者皆當求密察以得其情不可專恃手刑也

子其慎之

師卦二爻為帥師之將聖人以帥師之道言之五爻為命將之君聖人以命將之道言之後世推轂遣將築壇拜將正得此意故宣王南征則命方叔北伐則命吉甫其赫然中興有由然哉或曰王制有天子出征之禮何如予曰天子出征惟天造草昧之初可間行之苟不其然不足以震疊英雄而屈羣力若常常而行之則白登受困遼左無功所謂殷鑒不遠者非耶

宋真宗駐蹕澶淵樊鄴數十騎來薄城下叩擊之乃

引去帝使人視寇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譔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竊有說焉主憂臣辱未有甚於此時者策公既決策親征矣固當臨事而懼勞心竭力以濟艱難可也顧乃偃然耽樂如在宴安無事之秋身繫安危者固如此乎楊億職掌絲綸亦與有同舟共濟之責曾無一言忠告於策公且隨波浮沉焉自許八角磨盤者固如此乎斯時也真宗獨憂之及偵知二臣所為乃曰吾復何憂者豈真不憂哉殆權詞以安將士之心耶

東坡贊言下卷

十七

漢高祖與太子手勅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汝諸弟此西京重公執之禮始此宋朝諸老兄同年同官之子孫有來謁者皆坐受其拜然後設香案遙拜其祖父噫此風厚矣予往時在南都見部寺堂上諸老與各署屬官小官作通家世講之會其坐次序齒不序爵噫此風亦厚矣

雋不疑斷獄引春秋楊萬里註易引故實蓋引經者準古訓以律人釋經者援人事以昭義故曰無微不信蓋謂此耶泉齋邵公有曰易設虛以待天下

無窮之變春秋據實以究天下難隱之情此又明經者所當知

有故人尹岩邑子以公事過其邑故人告予曰邑當孔道若於供億欲請于當道裁省使客體屬可乎予曰不可無志賓旅盟手五霸送往迎來列在九經古者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門尹除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食司寇詰姦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其優賓之禮有如此者以今視古禮簡畧矣若又裁省無乃大簡乎

東谷贊言下卷

十八

孝陵嘗謂學士詹同等曰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故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嗚呼大哉王言其所以風勵天下文章之習歸於淳古爾雅也至矣

國初江西進陳友諒錢金床燕京進元順帝水晶宮漏惡其淫侈皆毀之大祀

郊廟拜褥褥心以紅布為之乾清宮

御床若無金龍在上與中人之家財榻無異

宮中每日早膳止用蔬菜凡若此類皆以儉德

天下先

孝陵開天起兵時盔甲藏在

太廟鐵鎗藏在五鳳樓中采石渡江之舟覆蓋在龍江沙上護以朱闌皆所以示創業艱難也

國初大統既集民物更新元之子孫面縛來降以帝王之後免獻俘又以元主不戰而奔瓦噶

天命謚之曰順帝又封其孫為崇禮侯還之沙漠又遣使祭告歷代帝王之陵而禁樵牧又訪求孔

子之後封衍聖公顏子孟子之後封博士又立孔顏孟三氏儒學設官以教育三氏子孫之秀者而

東谷贊言下卷

十九

登用之又立尚賓館聘天下名儒梁寅徐一夔周子諒胡行簡等修大明集禮又命名儒曾魯等修元史又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定大明律又設文學武舉二科以網羅天下之英才凡若此類皆忠厚惻怛之至都都乎其文也風風乎其風也嗚呼盛哉

古者朝服通于上下不但見君也按鄉飲酒禮大夫朝服從鄉先生而謀賓介鄉人雖近戲也孔子朝

服亦立於阼階萬石君家居子孫為小吏來歸謁

萬石君必朝服見之自漢以前朝服通于上下如

此我國初製朝服與古製頗有損益惟

朝廷有大朝會如

聖節元旦冬至冊封傳臚獻俘乃服之每月朔望朝則服公服逐日常朝或服錦繡或服公座治事之服等威有截嚴哉

都御史東阜劉公撫蜀時有門生在諫垣以書來求作司諫歲東阜復書曰老博學猶荒落安能辦此會見近科程文載抑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講語曰事關利害有舉世所不敢言而已獨言之幾伏隱微有舉世所不能言而已獨言之請以此語

東阜書

卷二

書之座右為司諫箴可也門生得書讀之竦然居無何其人正色言事落職投荒

恭簡熊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

公宴之曰乃受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

朝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

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

東坡愛李廌之文山谷愛高荷之詩後來二子行檢

蠲蠲徒使二公有愛才之累也惜哉

或問昔者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楊時之於伊川黃幹之於晦菴亦猶子貢之在孔

門也及程朱下世不聞二子有廬墓之感何也

按古禮師死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夫父喪無

廬墓之制而師顧廬之豈師父之恩殊科耶且記

者言子貢獨居三年然後歸觀獨居二字可見當

時在門諸賢莫之能從也乃子貢獨行其志以報

夫子罔極之恩前乎此者無證也後乎此者無繼

也所謂賢者過之也夫賢者之過非道之中也非

道之中子何必於龜山勉齋責備耶

黃天叟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是夫子自作行

狀竊惟聖人一生為學進德之序具見於三十八

字之中無餘蘊焉我朝頒行文廟上下祭文一

十六字之中而聖人道德功業又隱括盡矣

歷代女禍至武曌而極外戚之禍至王莽而極宦官

之禍至漢唐末年而極我朝

母后無垂簾之制外戚宦官不得典政本握兵權

嗚呼防微之念深矣貽謀之慮遠矣

嘗寧過海遇惡風幾覆舟寧語人曰吾嘗三晨早起

一朝科頭過必在是也郭林宗問仇季智曰子

嘗有過否對曰吾嘗飯牛牛不良搏牛一下予曰

此非二子之言也或者史氏以二子人品之高附

會其說以益其高不知適足以誣之耳何以言之
晏起科頭凡老者病者閒無事者常態耳曾是以
為過乎世傳松叔夜或句或終月一梳頭衣安
雪中高卧畫不啓扉未聞當時以為過而誚之者
孰謂海神有靈乃以此為過而覆君子之舟耶夫
牛不良而搏之所以訓牛也若以為過然則古人
以夏楚二物收擊蒙之威者亦過耶且搏牛一下
未足為害也且以為過然則古人殺牛以禋祀火
牛尾以攻敵截牛耳以蒞盟者其過又當何如耶
子故曰非二子之言也

東谷贊言下卷

卷二

文潞公慶大事以嚴韓魏公慶大事以瞻范文正公
慶大事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文公論本
朝人物以范文正公為第一

安南陪臣來 朝貢道出漢陽伯郵亭時亭中芙蓉

盛開亭長誑之曰此花名一丈紅請誅之陪臣佯
為不知賦詩曰原來不是芙蓉樹花與芙蓉却一
般五尺圍于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太守聞之
以亭長不誠於遠人乃詬而杖之

清狂道人郭翺畫有天趣詩有風刺陽明王公初以
尋常畫更待之後見其畫雪樓圖題詩其上曰陽

東焦薪僅十錢雪深泥滑自堪憐市城誰念青山
瘦盡日厨頭不斷烟又見其畫牧牛晚歸圖題詩
其上曰兩脚風聲滿樹頭隨身簑笠勝羊裘柴門
獨道牛歸晚江上風波未泊舟陽明語人曰郭清
狂畫掩詩也乃以賓禮優之

處士某隱居山中庭有松一株三百年前物也縣尹
立公署命工師伐之處士斫白書絕句其上曰大
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綠苔今夜月明風露
冷誤他雲外鶴歸來乃再拜而送之松至縣庭縣
尹讀詩悵然遂填魚而還其松

東谷贊言下卷

卷二

松溪戴公提學南畿一日儀舟姑蘇之盤門見水濱
有弱死少父命縣官掩之又命諸生賦詩挽之蔡
佃方弱冠賦詩曰芙蓉零落倩誰收飄泊孤城野
水頭素手尚籠羅袖薄清波難掩玉容羞無烟綠
暗香魂香花雨紅淚血淚流莫向盤關歌此曲月
明風細不禁愁戴公奇之既而對教官惜之曰此
子詩有音響無氣骨吾恐冬華之木不實早慧之
子不肅明年蔡佃死

華陽有狂生粗知押韻一夕乘酣訪鄰曲隱義見主
人庭中月色如畫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詩曰窓

前一樣梅花月添箇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朗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蓋恐其作詩唐突梅花狂生忿主人朝已肆詬而去明日主人到縣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笑謂狂生曰姑免問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聞者絕倒

唐詩亦有極拙者宋元詩亦有極佳者不可以時代槩論也

潘緯十年而吟古鏡何消一夕而賦瀟湘殊不知後之觀者只論工拙不論遲速

東谷贅言下卷

卷二四

國初詩以高啓楊基張羽徐貴為大家近時空同李公又以袁海叟為詩家冠冕東橋顧公又以李空同為詩家武庫

荷亭辯論以嚴子陵橫足加帝腹為不敬古源目錄論程嬰公孫杵臼殺他兒以存趙孤為不仁千按二子之論近松刻深然君子執秉義充類之筆却不可無此等公評不然微顯闡幽之志荒矣

東谷贅言卷之下

東谷贅言二卷

兩江總督
振進本

明敖英撰英有慎言集訓已著錄是書維論立身處世之道多舉古事為證下卷亦雜論詩文所載明初都督府軍數太僕寺馬數有禁不令人知并額派歲派坐派之始末尚賓館之聘士皆足補史志所未備亦識小之類也

綠雪亭雜言一卷

〔明〕敖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快堂刻快書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綠雪亭雜言一卷》提要

綠雪亭雜言題辭

先生鴻辭經世。凡所撰述。人拾爲寶。予及見批纂古文短篇。唐詩絕句。碩論慧解。足振前修。而後人秩斯爲南銀臺官。又當後勁。詩文茂奕。映帶辭壇。寤寐其人。恨無千帙。以慰崇觀。從倪太史案頭。獲見此

綠雪亭雜言題辭

本。如故人千里相思。忽然把臂。欲歌欲舞。且怪時刻之短也。先生淳志經世。退食之頃。縱橫斯言。詎以吏隱爲道。蓋言從境吐。清戎官舍之西。得與此君相謀。塵鞅雖氛。翠

尾作帚一掃而盡。自然高逸之氣。徹之心口。布爲韋弦。令人人佩服之矣。檢全帙之什二。餘俟粧點他冊。

閔景賢識

雪亭雜言題辭

二

懷書卷十一

練江閔景賢士行墓

西湖何偉然仙臚訂

綠雪亭雜言

教清江別本

王稼村曰。繫辭序九卦治一身。天德也。序十三卦治天下。王道也。

近見一種文字。險澁其語。以爲奇。僻怪其字。以爲古。隱晦其意。以爲深。突兀其體。以爲高。其志

綠雪亭

卷十一

一

蓋以盤庚爲古文之鼻祖。而淺視史記漢書。樊紹述爲古文之宗子。而下視韓柳歐蘇。鯨蛙鰲井。牛鬼蛇神。瑤翻碧澱。鬼眼湏耳。揮霍自恣。居之不疑。噫。樊也。甚矣。

彭雲田嘗曰。君子提筆撰文字。凡是非毀譽之間。不宜草草。恐不其然。終當噬臍。退而思之。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岩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

作秋壑記李西涯悔作玄明宮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愚謂庸人豈能擾天下也哉擾天下者惟奸作聰明暨大奸大惡則然觀商鞅李斯之擾秦桑弘羊孔瑾之擾漢李林甫之擾唐王介甫之擾宋謂之庸人可乎自夫斯言之出也世之庸人於凡天下之事有必至之變叵測之禍往往以此藉口誰則肯厯杞人憂天之念哉

雜事

卷十一

二

或問人歿爲鬼信然乎蓋有之矣但不盡然也觀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子產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依憑於人能爲淫厲可以見矣又問其鬼有不同乎愚曰不同狐突見中生於牆沃寃抑之鬼也齊襄公見彭生豕立而人啼強死之鬼也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報恩之

鬼也伯有爲厲殺駟帶殺公孫段報怨之鬼也

漢武帝見李夫人於帳中妖淫之鬼也王弼與人墓中談易文章之鬼也隋煬帝見陳后主於雷塘亡國之鬼也陳喬衣黃半臂而過廊忠義之鬼也史彌遠肩輿還家訓戒子孫而去位高富盛之鬼也凡死於水火刀兵其魂魄不散皆能爲鬼以至陰房鬼火天陰鬼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皆不可誣者大抵鬼者魂魄之餘也魂魄者二氣之靈也其氣久而漸散則其鬼不靈

雜事

卷十一

三

廬江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如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史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圖謝夫人曰渠既不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仙風道骨故傳夫人笑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話問其婿來謁之夫人曰金丹若成當傳之婿監

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肯傳婿。君非左士之婿，渠胡爲獨肯傳耶？監司終不悟，居無何，方士化爲烏有。先生而丹鼎從之。夫人又戲之曰：夜來方士去，赴蟠桃會，未知騎黃鶴去耶，騎赤鯉去耶？監司默然長吁而已。

或問昔人謂東坡不喜史記，信然乎？夫東坡何嘗不喜史記也。予長史筆高視萬古，稍知文墨，蹊徑者莫不醉心。况東坡乎？觀其記李氏山房

續事

卷十一

四

曰：余猶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欲求史記不可得，幸而得之，親自手抄，日夜誦讀，惟恐不及。夫既稱老儒先生，愛慕史記矣。寧有不自好耶？又觀其在海上與友人書曰：到此抄得漢書一部。若再抄得唐書，便是貧兒暴富也。夫漢書唐書皆憲章史記者也。猶抄錄慶幸如此，况於史記。又寧有不自好耶？且荆公嘗稱東坡表忠觀碑，似史記諸侯王年表。夫既法其體爲文矣，非潛

心領畧者，能若是哉。

或問鵬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何謂也？夫壺乾瓠也，遇水患負之，可以不溺。蓋言物之賤者，時乎獲濟，其爲用也弘矣。昔孟嘗君淹恤於秦，賴鷄鳴狗盜之士，獻裘出關而脫虎狼之口。金虜之陷汴京也，邀二帝如青城，當是時也，使得鷄鳴狗盜之士而用之，必能奪翠華而宵遁。何至北轅哉！即此觀之一壺宜千金重矣。

錄雪亭

卷十一

五

或問古云：有志者事竟成。韓稚圭曰：成大事在膽。然則膽與志奚異？愚曰：志者心之所之，以平日存主言。膽者遇事變能果敢爲之。以臨時會卒言。如趙子龍忽遇勅敵，能偃旗息鼓而却之。此是膽氣勝也。而志不與焉。故昭烈曰：子龍一身都是膽。楊大年平日自負八角磨盤，其志似不可奪者，及臨事變，倉皇失措，便溺俱下。此是膽氣不勝也。而志不與焉。然孫思邈曰：膽欲大。

而心欲小是故膽氣一也有稚主之心則能成大事無稚主之心不免爲強梁故公平生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

或問沛公斬蛇神母夜哭信然乎予曰適然遭蛇而斬之無足怪者乃若神母夜哭竊疑沛公喉老嫗爲之又喉人告焉使神其事以鼓西向之氣耳夫均謂之帝子也在彼爲蛇在此爲沛公何擬倫之不類耶雖然兵詭道也假神道以

綠雪亭

卷十

本

聳動人心尤兵家秘密之術觀田單守卽墨而天神下降陳勝首禍而魚腹獻丹書類可槩見元人詠曹操疑塚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計死卽休何有遺機到丘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伐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南村曰此詩之鉄鉞也愚意不然老瞞毛骨豈真塋七十二塚間哉奸雄欺人詩家又隨其計吾恐老瞞

之鬼椰榆矣觀元人起輦谷之塋則老瞞之計豈若是淺哉

鄭國若而之訕也咸陽若而之誹也幸而遇子產則不致致折不幸而遇祖龍則可以自免後之誦法孔子者當以爲殷鑒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夫秦之無道宜於言孫括囊自晦猶慮其及之也矧身無言責乎

綠雪亭

卷十

七

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事不可以告人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欺心矣崔駰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失言謝疊山曰竊而明道無負孔孟學者所當勉也達而行道有負孔孟學者所當戒也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負所學荀子以禮爲僞宋儒多疵之殊不知荀子蓋指禮之末流之弊而言也非言禮之本體也嘗試

觀之魯國。帝自既灌而往之禮。王莽謙恭下土之禮。蘇章杯酒待故人之禮。曹丕受禪之禮。桓溫拜表。輒行之禮。謂之非僞也。而可乎。故傳說曰。禮煩則亂。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皆卽末流之弊而言也。孰謂蘭陵老令。曾不知禮乎。不然。其著書何以曰。學至乎禮而止。何以曰。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何以曰。禮者

錄雪亭

卷十一

人

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

古今人才。固有長於此而短於彼。不能兼通者。姑以唐之人才言之。如房杜姚宋。相才也。英衛李郭。將才也。燕許韓柳。文章才也。孫思邈。李淳風。袁天綱。僧一行。技藝才也。使數子易地而居之。寧能皆然乎。故曰。才由天賦。亦由天限。林艾軒曰。予五十之年。只合僻處袖手。自稱老夫。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從來懶見人。懶作事。

合此二懶。使應出人前。不得艾軒平生不求人知。不求苟合。真是脚跟立得定。所謂懶者。蓋耻爲奔競云耳。豈真懶於人事者哉。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嗇然老矣。大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爲老翁亦不可得。

錄雪亭

卷十一

九

哀哉

二帝三王之成憲。固盡善盡美矣。然世變江河。率由者往往難之。乃若秦漢而下。君臣所制之法。後世却有可因而不可輕廢之者。姑以一二言之。如一統之君。稱皇帝。稱朕。稱制。秦始皇之法也。廢井田爲阡陌。易封建爲守令。論邊功以首級。商鞅李斯之法也。非同姓不王。非軍功不侯。漢高祖之法也。國哀服制。以日易月。漢文帝

之法也。表章六經，建號改元，山呼祝壽，納粟贖官，開河西以斷匈奴右臂，漢武帝之法也。天地合祀，劉歆之法也。九廟同堂，漢明帝之法也。以笞杖徒流之刑，斷獄，隋文帝之法也。進士設科，場，隋煬帝之法也。朝儀舞蹈，武則天之法也。藩鎮不許擅殺，宋藝祖之法也。經義取士而不用詩賦，與夫保甲保馬，免役，顧役，王安石之法也。若此之類，雖欲廢諸，安得廢諸？

緣雪亭

卷十一

十一

或問朱買臣養去煩於官，合陸放翁會出妻於沈園，而皆及其後夫焉。於義禮何居？愚曰：買臣之妻，自厭糟糠而去，放翁之妻，得罪姑氏而離，與廟絕矣。况二婦無良，而猶稱姑，揆之義禮，二子養之會之，不亦過乎？夫養之會之，且不可而，又及其後夫焉？男女之防，不亦瀆乎？或曰：放翁之妻之出也，以母命也。放翁不能忘其結髮之情，四十年間，而會於沈園者三焉。其視買臣忿

妻厭食求去而驕之，以富貴養之以終身者，不有間乎？愚曰：不然。妻之出也，母之憾也。忘母之憾，而溺妻之愛可乎？既彼別有所天，此猶不能割愛，不已惑乎？律二子之失，猶魯衛之政也，皆不可以為訓。

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將奚從乎？愚曰：凡橫逆之來，祇達我躬者，固

緣雪亭

卷十一

十一

當弘量以容之。如藹相如謹避廉頗之辱已。李沆不較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豈容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是皆發於義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苟徒以姑息為事，不知以義理裁之，小如胡廣為道之頑鈍無耻，大如魯莊公宋高宗合垢包羞，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是皆見義

不爲無勇也。謂之有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知其勇與量之用乎。

古人殷潤家國，惟貴務農。故周人以稼穡艱難爲王業根本。秦人以力田受爵賞，漢人以力田應辟舉。觀古人制字，富从田，言富自田起也。田以一口言，有田之入，又貴食之者寡也。

或問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闕里三世相

續雪亭

卷十一

三

繼出妻。周公攝政，同氣流言，豈寡妻兄弟亦有不可刑邪。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然重華諸子，鈞爲不肖，漢賊諸子，皆富才華，豈積善積惡其報亦或爽邪。愚曰：詩易所稱者，理之常也。子之所疑者，適然之變也。聖人之立訓也，道其常，不道其變。

段成式言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曰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愚曾見終南山中老僧言：

凡龍不能昇天，惟神龍能昇天。蓋神龍能大能小，變化不測。乾卦九五：飛龍在天，言神龍也。其他潛龍、困龍、土龍、蟄龍、勞龍、尊龍，與夫古者董父所祭之龍、劉累所御之龍、張華所食之龍，皆凡龍也。若是神龍，則變化不測，夫誰得而祭之、御之而又食之也哉。

上元姚三老，貴甲閭右，嘗買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投書浦之南。其中有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

續雪亭

卷十一

三

怪石，鈎闌，梵梁，奇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透迤斗折，粧點如畫。周遭又有老樹、壽藤、葱蒨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焉，留酌池上，酒半酣，大痴曰：樂哉茲墅，翁費直幾何。三老曰：費千金也。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王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太痴曰：翁當效贊皇公。

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
三老聞其言愀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謝
之且曰太痴直達者之言哉老特空與兒孫作
馬牛矣

國風多婦人女子之詩中間亦有當時賢人君
子擬托而爲之者如盛唐詩人多擬作古離別
長相思去婦詞長干行以寓不得於君之意皆
溫柔敦厚可以風也夫豈樂出於閨秀之筆哉

綠雪亭

卷十一

五

愚嘗問龔發軒曰近世詞人有言漢無騷唐無
選宋無律信然乎發軒曰此言蓋矯枉過正漢
非無騷也但不及屈宋耳唐非無選也但不及
魏晉耳宋非無律也但不及盛唐耳

程史載王義豐館娃宮賦真一種奇文但議論
橫溢似非賦體且謂色荒不能亡國棄賢者斯
亡國也曾不思如已寵而三仁疎玉環寵而九
齡退孰謂荒色者能用賢哉

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不得賜環嘗佗僚
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譫語
或曰真空寺老僧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
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
有二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種
種間情此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畏首畏尾
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
後富貴榮華功名遂一切不可必得之事此

綠雪亭

卷十一

五

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釋
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釋家謂
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
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水火
不交凡溺愛冷容而作色荒釋家謂之外感之
欲夜深枕上思得冷容或成宵寐之變釋家謂
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銷耗元精能
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若思慮

文字頓忘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給職業，不惜勞頓。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子元間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子元道其詳曰：禪說可治心疾，信哉！

綠雪亭雜言一卷 浙江吳王
堦家藏本

明教英撰其自序曰：蜀臺清戎之西，有亭曰綠雪。環亭有竹百餘竿，日與此君相對，悠然有吏隱之適。因追憶見聞，竊有評論，隨筆雜記其書前半卷。皆議論大抵老生常談，至謂宋進士尹引穀潭州死節爲賢者之過，則偏駁過當。又如富字爲文下從田，言富自田起也。上从一口，言有田人貴食之者寡也。其說字穿鑿，又在王安石上矣。後半多記雜事，往往兼及靈怪，近小說家言。卷末頗評文章得失，至謂昭明文選既已載詩，卽不當題曰文選。然則諸史文苑傳外，亦當別出詩苑傳乎？

七修類藁五十一卷

〔明〕郎瑛撰

中山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七修類稿

五十一卷》提要

妙兩賢各出所見互相闡發何嫌於彼此牴牾於予
固謂雌黃之作與虞註並傳可也豈獨使聞者解頤
雖少陵復起當以先生千載知音矣先生他作如七
脩類稿等書凡十種大半行世著述繁富固不止此
管鼎一變可知餘味若先生志行高潔安貧樂道居
然有林宗孺子之風其詳見於本傳讀其書當考其
人恐世之不知者徒以文士視先生也故并著之
浙臬知事雲間張之象序

序

原缺

七修類稿目錄第一
入地類

經星牛女

星驗

生平奇見

五星聚

紫微垣

陽奇陰耦

六十甲子

吳山第泉

水氣天地

歲月陽名

潮汐

七修類稿目錄第二
天地類

杭宋官考

杭宋祀典考

杭宋勳臣宅考

杭宋官署考

雪花六出

淮水

鎮青門

風水

紅雨黑雨

夏雨

龍治水

大湖名考

歷代帝王建都

三吳

金山水

黍稷稻粱和

邊方天文不同

羅刹江

八公山

星隕石

三苗三楚三河

月巖

抗非泉

月謠

四時風

似山精緻

小滿芒種

河說

海浦

三伏

海水鹹苦

西湖兩堤十二橋

曆書沿革

白浪縣

七修類稿目錄第三
天地類

歲年

節中氣候

月建

雨夾雪

鮮集氣候

天目山

小孤山沒

牛山

杭地考

七修類稿目錄第四
天地類

四夷無乳象

高麗朝鮮畧

杭四潛邸

天狗星

吳楚娶婦

杭城門名考

年數君數

臨虞

杭城來歷

虎林考

安南連廢考

十二生肖

風雷雨電四像

水高於山

錢樹開花

四雲四星

上任忌正九月

西湖帝王宅

天開眼

鳩

如此江山亭

庚申甲子

吳江長橋

王孫不識天文

浙省歌括

瓊花園

鯉

七修類稿目錄第五
天地類

日本畧

曆法

三臺異章

鍾鼓節

浦沱洛迦山

黑雲湧見大水入京

空平洞

星宿異名

生剋制化

潮候歌

天文不可曉處

錢塘

易時

木冰

双投橋

五山十剎

風雷異

七元寶金

虹蜺		七修類稿目錄第六	
天地類		天竺寺	
止雨文		三十六雨	
長城災鄧		東花園	
地震屬陰		鍾山氣色	
七修類稿目錄第七		列子論天	
國事類		錢氏杭門名	
側微知實		聖誕	
于時食		紅羅幃	
伽藍交		不生人物	
皇陵碑		汪東鐵語	
七修類稿目錄第八		蛇蟠纓帽	
國事類		朱氏世德碑	
元末擾亂		象簡龍衣	
沈萬三秀		世祖像汨	
韓山童		方國珍始末畧	
倪文俊		張昶	
元亡		張士誠始末畧	
七修類稿目錄第九		徐壽輝	
國事類		劉福通	
		芝蔴李	
		明玉珍	
		生負巾服	

周張三仙		本朝取天下先後	
滁陽王		妄稱林兒	
仁成聖學		二楊真淺	
毛老人		山後諸州	
茶法		議親功臣	
衣服制		劉成	
石龜		大明年數	
七修類稿目錄第十		二祖	
國事類		郭德成	
藍玉北征		御對	
藍鈔		本朝定都	
彭趙二名		建文忠臣	
朱亮祖		宸濠逆謀始終畧	
神詩		君短天象	
七修類稿目錄第十一		天子勳與天合	
國事類		黃伯固疏文	
靖難功		李陸	
本朝徽鎮海濟碑		金書鈔券文	
陳遇		開尚書	
睚君天祐		潘原明	
七修類稿目錄第十二		制革	
國事類		天師印	
		即位事文	

本朝內官專權	楊鄧鍾山詩	羅良
西茶易馬	三保太監	蔡祭衣冠
四夷歸	三謙	劉謹
帝王功臣	建文君	仁宗立
本朝封王	渡江取閩	封晏公
七修類彙目錄第十三		
國事類		
兩郭子典	黃蔡葉	英宗復位實錄
忠魂父現	郭國嬪	中國氣數盛
內官冠帽	狀元入閣	王保保
曹吉祥	韓成子光	劉朱貨財
五		
霸州賊	黃臘	三無
開清河	徐劉先知	國初狀元
七修類彙目錄第十四		
國事類		
本朝科場	初起義功臣	太廟配享功臣
土地	南北巷	南都三墓
黃玄	石耳女教黨	散粥施藥
本朝內官忠能	主未之敗	平頭巾網巾
七修類彙目錄第十五		
義理類		
晉史烈女傳未當	喪天真	兄弟異姓

趙松雪不知大頭腦	順帝始末	義之子昌
邪正天賦	蛇報	四雪
命	陳子樞	推背圖
山水真假	織履	君臣難全
人中	人神凡神	人身陰陽
雪血色	手足心	師生爭名
二痰不當入烈女傳	鬚髮	拾外生物
道家五炁	世道	人物生
照信	金生水	草木綠色
十八重地獄	傷寒傳是不傳手	夢
誌狀不備	人名不同	名事相似
素問		
七修類彙目錄第十六		
義理類		
葵	天地氣味	脾胃視听
人身小天地	土饅頭	墨磨人
荒親	名人無耻	三國與宋用人不同
稱名不雅	元祐黨碑	逆籍偽學
髮黑白	淵明非詩人	混堂
鄭顏見事	天命性情論	龍象
荀趙	伯顏子中傳	七哀詩
七修類彙目錄第十七		

義理類

生物

文景詔

醫益不能補

書益難易

豈情

虎傷亡

牛羊食草

家野禽

食鹹加渴食酸止渴

利

刺紙

將術

求樂大典

氣類相感

久思補助

李易安

鄧攸棄千金姪

生死兩異

趙元隆

思禮堂記

往來書割式

酒

拜

祀武校不當

相及皆善

宋南北使臣禮

生死一定

元祐黨碑

自作挽詞

稗子

史陳脫王失傳

七修類彙目錄第十八

義理類

樊樓

祭物

起復

降賊加官

太宗三箭

攻乎異端

回同教

荀爽褚淵

東明木錦庵

糖人

名物不當竊取

杜買死牛酒

書契

財

燒金

元德秀死

奇物不可守

大常黃冠

岳劉之對

父子異姓

樂奏天樂器是正

七七義

門生弟子

韓項亮懿

樊執敬

睚不可知

文盛乃長

說邪

立武后

七修類彙目錄第十九

辯證類

改元

湯泉

淡菜

老泉子贈號

名同公殊

紅葉詩

蝦蟆類毛穎

巾箱板

適怨清和

南濠誤記

大夫松

歷代獄名

澄心堂紙

僧寺觀

重名美婦

錦瑟無端五十絃

篋篋

伯夷叔齊考

名請壽堂

延陵碑

五公孫弘

蒙茶

公昉

州名稱記

神燈

黃堂五馬

龍

蚕

七修類彙目錄第二十

辯證類

陶詩記甲子

王昭君

換鵝經

兩水清琴

陽秋誤記

針毡

綸巾

七文佛

茶旗銘

曹操疑塚

沈王三畫

稽康

阿瞞

雨具

黃楊難長

赤脚科頭

美人稱姬

杭保叔烏龍

雞口牛後	格言	方朔盛贊
高氏書	漢唐事記	碧落碑
賈誼二太息	漢諱不諱	韓柳非實言
三代交易專物	詩非誦襲	著書人名
左氏博議	鴈塔題名	周破胡
七修類稿目錄第二十一	辯證類	
玉樓玉環夜光	名字異	和靖能詩
藍綾	贅婿	夷齊食葛
孟郊足	諸語出詩	美談詞
名公詩病	陸放翁	寒林落空耳奈
楊大年絕句	坐地席上	陶穀
袍笏	僧稱公	錢譜
蘭亭	落霞	史失何李事
宋高崇不款懷復	末下誤書	同時姓名相同
宋詩禁	酒錢元倍	阿堵潦倒
襍微子	楊錢崖詩	馬夏畫
詩詔出處	飛來峯	童草
七十二候不同		
七修類稿目錄第二十二	辯證類	
宋陵遺稿考	避諱	海紅花

考古圖	坡居差記	用字不同
蔡京詞	于陵耕釣記	小說
古今註	殿名	吹咀
蘇杭湖	宋路詩	古字
西王母考	禹碑釋文	不誦為人
孫皓答人不同	鎮海樓	女人纏足蟬髮
詩句偶同	端足大兩字	舍利
為紙		
七修類稿目錄第二十三	辯證類	
比干墓字	鍾馗	格古要論未俗
僂僂	倫備管仲	三條四條
聖賢珍寶目	郭張不當錄	烏尤
懷子秋風	世說新語多謬	四皓考
缸	漢字會意錯	諺語解
銷金鍋	銅柱考	詩文託名
堂帽唐祭	夫子貌似楊虎	孔溪不知詩義
東寧事紀	三國宋江	秦漢書多同
黃陵琴清澗物		
七修類稿目錄第二十四	辯證類	
牧牛圖	飲器	書竹法

郎稱	表字不同	刀劍錄缺
雷宇	五株柳	一解一章
僧衣	舉子問試題	南北京東西都
唐雙名美人	霓裳羽衣曲考	孔叢子
韓文失處	晉春秋楚橋机	旅勿二字
家語非孔安國所為六經之	文文山	
五侯七貴	諸語始	郭四箭前
稱相	記里鼓	時文不刻圖書起
俗言訛	漁鼓	
七修類彙目錄第二十五		
辯證類		
帛墨果錄始	二疏叔姪	文衡山
押字	七賢過關姓名	李賀玉樓事
臭	訛名	詰失顧野王
佛考	武王追至明文	劉太保妄對
胡僧取殿	賈毋	韻府多缺
愛妾換馬	多辯	夷堅論地獄
春盤溫具	原恭及蘇上	犂明
五稱呼	陶詩真偽	孟文三变
古語有本	兩參家辦才	泰山沒字碑
宋江原教	四子杜三蘇李	換淮西碑
屠蘇酒	藍尾酒	

七修類彙目錄第二十六		
辯證類		
于美不味父母	千字文	臘
賀知章	漢遺文	唐詩晉牛漢文章
方偶不產	貴妃生考	白楊
孟子不行三年喪	瓜田李下出處	杭音
老杜許蜀不真	潯陽三隱	呼鼠召鶴
隱語始	牛頭禪	蜻蜓螢火
衣火	太宗太子	隱仕不同
張仙	簡校木牌	元朝諺謠
西湖竹枝詞	文公餅盤	朝李究
補衫	系陽	族病詩
夫子禱卜	米字法實休	守宮
一頓點	仁和縣	玉堂
楊妃小字	九江碑立	三耳
玉蕊花		
七修類彙目錄第二十七		
辯證類		
墨花	乾德	皮弦
安南非交趾	蠟梅	三官
西江月詞	甜酒灰酒	蘇小考
嘯	朋友麻	放光石

雪詩	艷詞不可填	戒石銘
錢塘十詠		
七修類稿目錄第三十二		
詩文類		
意殊句同	感慨詩	顏魯公詩
集句	化綿衣疏	茅誦音詩
楊柳枝	楊太后宮詞	和杜秋吳
百詩今對	凱風寒泉卷	詩異出處
張天錫	鳳山休署	東海題壁
箕詩改紅白	虎歌	東坡孤鴻詞
味靖蜨		
七修類稿目錄第三十三		
詩文類		
重作栢梁體	巾詩	唐為晉諱
詩文論于肅愍是非	杜常娘	啄木
野牛蟬聲	左國幾	瞿宗吉
荆叔詩	和詩	于肅愍詩
胡王詠女史詩	仟佰	詩字不穩
趙武孤兒事		
七修類稿目錄第三十四		
詩文類		
婦人詩詞	評詩雅	南詞雜拘字韻

元末僧	更無箇是男兒	蘇賈詩似
沈園詩想意	二僧詩累	述懷詞
釋疑字樣	仇山村	王張臨終詩
求益薄資一帖	蝦助詩	鹿靡存
神月大師	百篇試	
七修類稿目錄第三十五		
詩文類		
事物自然對	李壽期	宋戴道詩 缺尾
對句有本缺	鴈來紅 缺首	狀元詩識
白鵝駕象歌行	對聯	人影詩詞
沈明德詩 缺尾	常詩忘作者	呂洞賓詩 缺
七修類稿目錄第三十六		
詩文類		
呂文互見 缺首	三詩一格	伊尹六就湯
杜律處註差處	東坡兩韻律詩	
七修類稿目錄第三十七		
詩文類		
岳廟	芙蓉詩	壽詩
水上打棒	伯厚不知詩	廬山高明祀曲
吳賈相報祭文	義烏	巴西
詩句重用	因詩得偶	俞徐辭薦
魏趙老態詩	燕子樓	袁柳庄
句意		

詩文類	楊眉菴	孫侍兒	狻坐
咏物詩	金山詩	理公嚴碑	
薛壁	布袋佛	詩句關樂	
般若菴	偶仙詩	桑大二詩	
陳岳箕詩	洪武書目	菊花詩	
塔下陳			
七修類稿目錄第三十八 詩文類	李杜	樂府	名同音律不同者 明唐詩人暗合
名異而詞調同者	包字可以增損者		
朱徵宗畫詩	楊火卿詩	祖述工拙	
竿技詩	鄭字四音	拙塚歌	
吾子行詩	白次詩		
七修類稿目錄第三十九 詩文類			
蘇若蘭織錦回文詩	夾城八景詞	子昂探梅詩	
甫似審言	武后側字	箕詩題蕉	
廢主詩	富字義非	湯亂續	
賦新月詩			
七修類稿目錄第四十 事物類			

龍睛	捕魚法	神童對
陶懋學	張浩	婆羅珙樹
王孔多壽	子良詩識	待友厚薄
聲音文字統	沈氏藥	鴛字誦經
顧陸李三子	沈陳兩進士	元鎮二香
文誰第一	武當殿像	胎語
釣吻	蕭瑟之識	鬼神俱威
茄	陳節齊	崇嶽
土乘氣		
七修類稿目錄第四十一 事物類		
古鏡	布刀	田布
契刀	錯刀	漢皮幣
漢白金三品	莫月鼎	廖瑩中
咸寧伯藏	鍾聲數珠	海市
古今金珠	夜竟	火魚
奇藍香		
七修類稿目錄第四十二 事物類		
家語傳事不同	古圖書	
七修類稿目錄第四十三 事物類		

惡虫有数	鐵鑄老人	物隨氣以
物理不可曉	狗寶馬黑	三楊
麒麟	蚊蚋	蔣輒棄
聽非耳	餒頭青白團	肅敗忠誠愛才
和靖詩刻	寶題有数	忠靖三事
鰐魚	金魚	褶作盆圖
水晶	萬綠枝頭紅點	物交之異
廷珪墨	虎	鹿猿
芝名	自然天成	六相
五色鹽	六和塔	姚廣孝
杭宋像	牡丹雅大	大聖墓
七修類稿目錄第四十四		
事物類		
集福庵	徽具	王以山死
陳翁像贊	仇武人	鴉鵲至理
兄弟兩得	夏池碑	俞鳴玉
肉屏風	張成善走	月方
料絲	十八學七卷	藥香法
浩祥避見	前莊借譽	李西涯
納暮金	見龍	佛腹藏經
吳昌章	朱遐	周錦
張即之	馬名	桃花

杏海棠	牛搏虎	徐國寧
放偷	列車不永	鄭朱唐儉
換骨		
七修類稿目錄第四十五		
事物類		
提舉宮觀	沈鳥兒	滾出來
李貞伯	酒乃天祿	蒙汗藥
伍墳檜樹	高氏父子	插香蓋火
窰燒骰子	虎拜土神	祈雨
義鴈	直蠟三事	二形人
大書	三驗夢	鄭老遇仙
七修類稿目錄第四十六		
事物類		
前輩之生	倭國物	五色水
不食四足物	祭江	劉太師
壁虱	書冊	總管部使
陳張飲食	金氏鸚哥	桃生
箕詩	剛卯	
羊溝鷄宗	伯顏元木	優鉢羅花
事合昨夢錄	太素脉	四兒
杭校者	牡丹與表	崇明賊
鴟鳥	徽欽被擄畧	雀錫醴泉

人物有數	未見得與茶	張士誠
趙三合	古人珮物	趙千里盛
白九子	古器木棒	見美忘怒
七修類稿目錄第四十七		
事物類		
王華山樵	九仙靈夢	馮提學扇詩
楊貴	墨	天竺官音像
陵墳有數	楊墳	明天淵
王天碧	鄒順庵	宋后道服
琢齊言行畧	烏詞非元	宋朝試錄
食用製法	三元先兆	真如猫
三福運		
七修類稿目錄第四十八		
現不卦體	前筆蹟	夜义
榮光	鼠報	死者復生
五通攝人	佛足生草	錢穀能盡
積而生字	參政夢	狐狸
沈氏與	康節生死	懷馬果報
僧轉世	李林甫	佛光
耽詩成癖	五十三	托生
動石銀錫	武侯兵書	生老病死差

聖汗	女嬃
七修類稿目錄第四十九	
奇詭類	
鼻似頭飛	五更啼
二命肆	王沂公生
苦井	排咲詩
五空數	如玉遇鬼
三天	韻府群玉秀才
陳樵棚	姨夫錢
諸論受棺	太守對
豐李夢神	詩人無恥
盜酒令	鳳君臣
覓利太守	神木
箕仙不可煩召	帝王淫亂
前定	白血無血
七修類稿目錄第五十	
奇詭類	
紫虎陰	左道
代死失火	種牙
評吏部	竹米
鬧幾場罵不休	天妃顯應
盜竊書	劉長生
	戲對
	周宣王玉
	林同知
	喫苦稱冤
	異胎
	中酒半金方
	換字詩
	白起
	數兆於宇
	海觀社撰
	十七字詩
	諺語歌後詩
	馬王終事
	婚赤相合
	諺語至理

報應

荒年轉語

金有疑難

蕭祖

事相同

人化虎

胡揚前定

掘地得人

不知益

李迪三夢

吳王

忠靖三異

鄭啞巴

三徐異識

修類彙目錄第五十一

八十九

朱聖

虎焚

三非三白

鵲橋

少保更筆對

孟家鬼術

蘇陳酒令

方陳報應

遊說

菱荷妖

雷震人死

義婿

三麟瑞

有無你我

批子詩

仁

拙橐初為備忘 稽誦討論相知展轉錄出
昨承諸公刊之於開愧罪不勝字有乙者
漏者魚魯者目錄不對而間斷失款者由
書者非人而刻非一時貧賤未能更也願
覽者清照而教焉
仁和郎瑛頓首告

七修類彙卷之

天地類

經生牛女



杭仁和郎瑛仁寶

容齋隨筆謂鬼宿度河篇曰經星終古不動殊不思天是
動物經星即其體也蔡傳曰統地左旋一日一週而過一
度夜視可知矣但不似緯星週天各有年數牽牛織女七
夕渡河之說始於淮南子為鵲填河而渡織女續齊諧誌
云七月牽牛嫁織女詩人後遂累累致詞殊不知淮南好
奇齊諸志惟皆不足信故杜老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
處其東萬古不相望七夕誰見同可謂斷矣又爾雅并
荆楚記俱以河鼓為牽牛不知何據月令明白季春旦牽
牛中仲秋昏牽牛中正指牛宿言也

星驗

嘗觀震澤長語云 國朝中台星常垣或以下不交或
以本 朝不立宰相之故又曰北斗七星第四星常不明
不知何也予固不知天文常見其商巫咸謂第四星名天
權主時令也漢張衡又謂不明或變朝廷廢正樂今亮李
冬華雨暘不時歲歲有之却又今之樂果古之元聲乎太
常典樂之官不過脩跡而已果如阮咸信和芳者乎是可
知矣張衡又論中台主宗室今據正德以後安化寧王二
藩叛逆楚世子梟首又不應乎予聞正德初年慧星掃天

呂其後劉瑾一出有遂內閣自後臺諫九卿無不被禍

非文之尤也呼

生平奇見
姚江楊安世無提學憲副也予嘗與論山川之奇語予曰
吾平生奇見無出於四川雅州去州數十里石壁一帶上
有筆峰長短數千下有深岩懸石數有皆五彩錦川文石
青白紅紫紫爛奪目至此而精神為之恍惚也又雲南臨
安府去城數十里有洞曰顏洞嘉靖中蒙自縣丞顏宏所
開也其地兩山夾峙水從洞入洞口白石一柱如玉雷水
中聞然莫測人莫敢進顏放舟然火而入窮其至極然後
知洞有三層迤運盤旋而上入深四十餘里廣處可坐千

人

人

人

人高不知其幾何洞水出阿彌州下洞一龍仰附於洞前
二足捧頭而下鱗角眼爪纖悉具備中洞獅象相峙於口
內則飛走之禽器具之物不可枚數若白鷺青魚黃鸝金
紅卓齒種種色相宛然而鍾鼓二叩之聲切肖也入深觀
音半身向如傳粉唇若點珠頭撫一髮左有青石淨瓶右
有白石鸚鵡盡則石林一張上下四柱菱花片壁即人間
之接步耳上洞一僧一道蹲踞相視若漁樵問答之狀極
後洞門坐一老翁戴東坡巾但少生氣耳又晉安進山四
十里有珍瓏石樹二株一則綠餘紅花之奄一則青餘白
花之奄若繪畫於壁者也予因疑洞中百形之物多乃
前代好事者為之揚曰若假斧鑿雖去數百年自然與天

生不同而觀音一面果當時顏色粧成並蒸於洞則

本朝二百年矣近日方開豈能尚如初粧之色二樹之妙又

果人為之耶因相語曰天地精華之氣中國萃人而邊夷

發於山川也

五星聚

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高帝元年五星
聚於東井客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當入秦以取天下矣
已而果然唐玄宗開元三年八月五星聚箕占曰有德
則慶無德則殃果開元治而天寶亂也宋太祖建隆三年
十一月五星聚於奎占者曰有德受命奄有四方子孫蕃
昌後歷年果多子意開源洛開闢之學亦本於是洪武間

五星

三

五星亦聚奎...
於室當時子謂人曰室營室也非德石中皆指室為太廟
吾知國家其必有事於清廟而光大其國乎至十五年太
興土木九廟更新天下文明天道昭昭矣嗚呼有周至公
二千八百餘年而五星會聚如此而一星獨犯一宿則多
矣噫此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

紫微垣

紫乃赤黑相合而成天垣稱紫微者取二色水火相交之
象水火相交萬物以之為生萬物以之為生是為萬物之
主宰故垣具天樞星天皇帝星所以天子之居亦謂之紫
宸微者取至精之義耳

陽奇陰耦

陽為奇陰為耦。陽夜屬陰。晝得奇夜得耦。奇畢故曰得耦。耦拆故夜得二是。以上半夜為今日。下半夜為明日。是夜得二也。

六十甲子

六十甲子之納音各書所論不同。有止以生助而言有兼律呂而言。然皆有理而求意深遠。不若輟耕錄所載。端桂堂之說。深為痛快。蓋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便釋次明曰。今增解其義以誌於左。夫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自有自然之音。而水火土必相假而成音。水過寒則有音。故壬癸

壬癸之數也。乃為水音。火入水沃沸而有音。故一六水之數也。乃為火音。土經火煖而有音。故一七火之數也。乃為土音。所以金音九四。木音二八。土音五十。水音一六。火音三七。此不易之論。又支干之數。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則四也。是以甲子乙丑。甲與子皆九數。乙與丑皆八數。揔計四字。通得三十。有四除却三十成數。其四乃金也。故甲子乙丑。納音為金。丙寅丁卯。丙寅皆七數。丁卯皆六數。揔計四字。通得二十。有六除却二十成數。六乃水數也。火以水為音。故丙寅丁卯。納音為火。戊辰巳巳。其數二十有三。三乃木數也。故納音為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乃火數也。上以

火為音。故庚午辛未。納音為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乃土數也。水以土為音。故甲申乙酉。納音為水。五行各舉一條。餘皆以此例起。皆可合矣。但海中金等語。甚不可曉。輟耕所載星家之說。既在生屬。又指陰陽牽強難從。先輩王志道以方隅言者。亦有難通之處。蓋勝於諸家。今亦增損使就明白。待博洽者更焉。謂天干乃氣之運。甲乙為始。丙丁為旺。戊己為化。庚辛乃成。壬癸為終。所謂海中金者。甲乙氣之始。金始生而在子丑。北方大水之位。故為海中。金爐中火者。丙丁氣之旺。又居寅卯。長生之地。乃爐中之火。存而不息者也。戊己氣之化。木化居東南辰巳之方。長養豐茂。草木大生之木。庚辛氣之成。土成在午未。南方當

行之地。故曰。陽土主火。氣之終而為用。乃在申酉。方肅殺之地。其用則刀劍金也。甲乙火始燃而居戌亥。乾天之方。火至高而不為用。此山頭火也。丙丁水氣方旺在子丑。坎方其流不息。非澗下之水。乎戊己土化在寅卯。木盛之地。有遮防之義。若藩籬然。乃城頭土也。庚辛金氣既成。居辰巳之位。與申酉相得。金之正色。如白鐵之金也。壬癸木氣之終。木終於午未。南方火旺之地。泄氣太重。中空無用。楊柳木也。甲乙之水始生於申酉。之方。長生之地。源源而來。非井泉水乎。丙丁土旺於戌亥。之方。休息之所。不為用也。又居乾位至高。休息而無用。不生物者也。乃登土土矣。戊己火化火為至陽。包於子丑。坎方至陰之下。陽為陰始

震擊於癸乃癸癸火也庚辛木成於東方木旺之地常青
不凋松柏木也壬癸水終而鍾於東南歸聚之慶奔赴不
息長流者也甲乙金始生於午未火鄉火煅之金乃弱金
也故為砂石金言細弱也丙申之火雖旺於申酉之方與
艮宮相對艮山高峙此乃山下火也戊巳木化在戌亥休
息之地又得長生故為平地之木庚辛戊巳成矣乃在子
丑水土和合之中遂成粘和之土不能生育是壁土也
壬癸金終而為用乃居寅卯之地方絕而始生為微薄乃
金箔金也甲乙火始生乃燈也仍在辰巳巽風之方必湏
遮覆故為燈火也丙丁水旺南方午未之方天漢所經臺
明可見天河也戊巳土化而在申酉坤方主得長生而坤
為萬
方平陽坦道也非大驛道路之土乎庚戌金已成矣成則
為器乃居戌亥乾方乾為首在上之用故為首飾釵釧之
金也壬癸木氣既終採伐為用居子丑水地水善利萬物
者採伐而利物莫如桑柘矣甲乙之水始出者也在寅卯
之地艮山之下非大溪水乎丙丁之土雖為壯旺乃在巳
火辰土之間燒煉成砂為砂中土也戊巳火升於午未
陽明之慶其光燦赫然天上之火也庚辛木氣既成在申
酉西方石榴自西而至者乃西方木也木胎於酉而生子
至多者榴也戊辰水之成到戌亥休息之地水之窟宅非
大海水乎王志道正統間杭人而納音海中金等語決非
漢人作以其有石榴木也

吳山第一泉

杭吳山之麓有大井乃吳越王時詔國師所鑿也其水
深寒潔異於眾泉淳佑丁未大旱城中諸井皆竭獨藉此
水安撫趙興憲請奏為祠覆亭其上井口甚巨往往有突
抑者投於中出武林紹興中大尉董德之作大木石板蓋
之而開六眼時夜聞井中有人叫你幾箇怕壞活人我幾
箇幾時托生無說歷元至今木石俱損仍多落井者弘治
間參政周木復甃之而界五眼至今存焉

水氣天地

天氣也地質也地之上陽也故氣為地之下陰也故水為
此陽無形而陰有跡也然氣復為水此陰陽原始及終之
義也何以見之氣自卑而升上水出於山氣之化也水自
高而趨下入於大海水歸本也蓋水氣一也氣為水之本
水為氣之化氣鍾而水息矣水流而氣消矣盈天地間萬
物由氣以成形成由水以需養一化一歸一息一消天地之
道耳

歲月陽名

歲陽歲名考之字義貼之太歲不可曉也故涉虛景以為
不可強為之說郭景純亦曰未詳謂起於爾雅爾雅周公
所著何陳氏世編司馬貞素隱皆收於天皇氏之下此宋
景濂辭爾雅非周公之書明矣予又以文字起於倉頡大
撓始作甲子何天皇之時即有此名是孰傳而孰信耶先

儒以術雅而於漢時悲感然也蓋淮南子天文訓中細辨其義惟以月令為主文于配合而言又以子配癸不依次序不知何也亦恐未為太歲在某之意但郭洪二公以為是耶則當引以明之非耶則當據以測之豈當時皆未見之耶或始於洪烈解亦未可知所謂淮南亂言非實是也今據其辭分其支干增什其義以俟傳學者辨焉太歲在甲曰闕逢言萬物終芒欲出擁遏而未通也在乙曰旃蒙者旃旌蒙冒也言萬物萌動蒙甲而出也在丙曰柔兆柔輒也兆龜拆之兆言萬物生枝布葉也在丁曰強圉言萬物剛勝也在戊曰著雍戊在中央上和養萬物也在巳曰屠維言萬物各成其性屠別維離也在庚曰上章言萬物畢生至秋而並明也在辛曰重光重耳也光新也言萬物將就成熟而再新也在壬曰玄默言歲終包任萬物而深藏也在癸曰昭陽昭顯也言陽氣始萌萬物將顯也太歲在子曰困敦若困濕也敦沌也言陽氣昏混沌萬物無芽孽也在丑曰赤奮若赤陽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起而萬物無不順其性也在寅曰攝提格格起也言萬物承陽而起也在卯曰崑崙單音盛也陽止也言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自止也在辰曰執徐執也徐舒也言伏蟄之物皆散舒而出也在巳曰大荒落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也在午曰敦牂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皆盛壯也在未曰協洽協和也洽合也言陰欲化萬

物而炎氣漸和合也在申曰涿灘若大也灘脩也言萬物皆脩長其精氣也在酉曰作噩作噩零落也言萬物皆將墜落也在戌曰閼茂閼故也茂冒也言萬物皆蔽冒也在亥曰大淵獻淵者藏也獻者迎也言萬物終於亥大小深藏窳伏以迎也又有月陽月名月在甲曰畢乙曰橘丙曰脩丁曰圜戊曰厲巳曰則庚曰奎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病四月為余五月為皋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此鴻烈又無所解也但曆書謂太初上元為畢及左傳十月為良國語有至玄月之稱疑亦爾雅漢書也若夫以閼逢為焉蓬所家為端蒙柔兆為游兆太荒落為芒落作噩為作即閼茂為掩茂重光與昭陽互相更易大淵獻與困敦彼此更換多書於太史公曆書此蓋少有義理歲久傳訛不足辨也

海潮之說有謂天河激湧謂地機翁張一經正日出海而衝擊謂海山為湧而濤隨謂是皆穿鑿不根與海錯出入謂神龍變化者等耳至謂水隨月之盈虛而消長謂月過天而潮應者謂元氣與地浮沉謂水往從月之理謂海潮捕風捉影得此失彼則又難免管窺外編之弊獨謂海潮錄所載燕肅海潮論較耕錄所載言昭潮候說所見相同義亦明白但潮論字多差舛潮說句犯地有

浮沉之辨今併錄出刪其繁文什其字義註其訛處
理者有可考焉雖然計其一文乃於東南二海浙江之潮
消長最久之故似可謂得其旨矣但嶺外錄云欽廉之潮
日止一潮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隨其長短之星
不係月之盛衰廣西誌又載桂林府聖水巖則子時潮上
午時潮落三十五年有一大潮據此則二說又難通矣何
也水固有東西南北之分元氣日月抑豈有二者哉故深
遂難明者不若近易可見史氏伯璿一氣翕張之論大為
有理但其曰氣即水之氣似亦未當余則隨辯於下其曰
大小早晚之未得者余復推其所以故今先錄燕宣二論
於前仍列史論并予一得之愚於底以俟博識

燕宣

燕肅曰大率元氣嘯吸天隨氣而漲欽澳潮往來潮順天
而進退者也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
也月者太陰之精水屬陰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
應月依陰而附陽望於朔望消於朏三時也 魄虛於兩
弦上弦初二九息於朏月三時也 朏東方時故潮有大小
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
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
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
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
子位於是知潮當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半矣月
在卯酉必盡矣或消息又少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時

明矣又曰四海潮平皆漸惟浙江清至則巨如山岳奔
雷連何也或云坎岸有山南曰龜北曰赭二山相對謂
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矣若言岸勢逼則東海自定海
寧波 吞餘姚奉化二江之 併之浙江尤甚狹迫潮來
不聞波濤有聲耳今觀浙江之口起自蔡風庭 會稽北
望嘉興大山水濶二百餘里故海商船怖於上潭 為中沙
解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
沙潭南北亘之隔礙洪波颺遇潮勢猛怒頭湧聲勢激射
故起而為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宣昭曰固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
降地有浮沉動上動下無不靜矣豈地謂哉 而潮沙生

燕宣

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
消於朏望而大小準焉月者陰精水之所生日為陽宗
之所從故畫潮之期且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望
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月大梁 會稽
細大析木 朔日所會於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
故潮大於餘日寒暑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月潮再汐一
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歸于下
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
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
史伯璿曰竊詳二書經典下採輿言似有以得其彷彿者
而未敢自以為是也夫余氏候東南二海之潮平於東者

常先平於南者常後每於三時為差不知其所以有差後
者殊不思潮之長落不過以北水南水候之而已是故此
水南來則為長南水北來則為落是則潮之長必自此而
南也然後知東南二海潮候有不同者以此而已然猶未
知潮之長必自此而南者又何故也以愚度之天以河圖
示象於聖人聖人以易象示教於天下後世不信天與聖
人尚誰信哉河圖以一六水居北而後天八卦之方位亦
以坎為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固水之定位也
潮之自北而南豈必外此而他求哉雖然潮特有形之物
非有氣以運之亦不能以自行也氣即水之氣耳此物
云氣即天是故氣有翁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
地則水為氣所擁而南奔是為潮長張之極則水落南而
潮以平張極而翁翁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翁極復張張極
復翁則潮又長而又落矣氣之張於北也有定所則潮之
長也宜同時矣是故東以平而南方生南既平而東已落
東既落而北復生矣氣之一翁一張如循環然無停機也
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區區愚見
僅止於此至於潮有大小早晚之異則未得其說不敢以
臆決也無已則姑信與月相應之言可也惟潮大卯酉之
月則終莫知其故恐亦不過由於一氣之運而已必深求
其如何以質之則鑿矣
管見曰人與天地本同一體但形勢有大小之分耳即此

喻彼不辨自明此史氏一氣之說極為有理但其未就人
身思之故曰大小早晚卯酉之月不得其說殊不思天地
之大非絲絲縷縷之可符如水落三時之不同者是耳且
夫天地之有水猶人之有血也水由氣以往來於地猶血
之以氣往來於脉皆一氣之所致也故水有潮不潮者如
人身之血有行脉不行脉者時刻之不爽者即一息四至
之期也大小之不同者即春弦夏洪之道也日止於一潮
或半月東流半月西流亦猶兩蹻之與兩手遲速大小所
見之不同也是脉雖皆由於一身而經絡所屬自異耳藥
以論其理可也深求所以徒弊精神豈符鑿也哉至於潮
必陳寔者東乃生氣之方陰陽之氣始於此也有川之水
書於東運本之義焉如人身之氣血必歸源於中焦而
起於寅時生氣之際也

天地類

杭州米官署考

杭州米官署考

治自隋以來在鳳凰山下今萬松牌樓地也五代錢氏
吳越即以此州治而大之依山阜以為宮室其子城
門曰通越北門曰雙門見宋史建炎三年高宗詔以

為行宮至紹興元年十一月詔守臣徐康國營建宮殿後
展大之徙州治於清波門內即今德佑二年宋亡明年為
至元十四年民間失火飛燄及宮室焚毀殆盡後十四年

國氏日報國即舊城日尊勝塔又名白塔日般若殿即舊城
小仙林塔後廢元末張士誠據有杭城毀塔為城并四
寺俱廢止存今之報國焉計其地南自勝果入路北則入

城環至德作牌東沿河西至山崗自地至山隨其上下以
為宮殿也詳見徐松始末行宮考不證以今之

杭州米官署考

國立壇今龍華寺西首社稷壇今慈雲嶺上大廟今察院
依山故今龍華寺東太乙宮今祖山寺西太乙宮今和靖墓北
元宮貴神壇今菜市門外一里許籍田先農高拱壇今
天龍寺慶海神大祀壇今菜市門外太平橋東景道宮即
漢承廟之制今寶笈觀北

杭州米官署考

張循王後府在清河坊東故名楊和王所府今洪福橋對
長泰巷右街之太渠尚是舊開也劉郡王即府與韓新王
世府相連皆在北司馬坊對劉居西韓居東也岳武穆王
府今北司銀瓶娘子廟連東卿監即官宅在井亭橋南
七官宅在郭洪井省院官宅在開元宮前十官宅在睦親
坊三官宅在潘閣巷

杭州米官署考

左右丞相參政知樞密院兼書府俱在今南倉前大街口
六部又在南一帶學士院今洋洋鋪處三省六房院今三
橋子西樞密五房院今洪福橋西國史院安業坊山上秘

五修類稿

卷之二

八

書省今布政司即舊城江蘇行省即舊城御史臺即舊城在清河
坊裏南新街牌對一在今織造太常寺亦是局地宗正寺
王膳所今察院地大理寺在車橋西司農寺將作軍器監
俱在今侍郎府側臨安府貢院在錢塘門外禮部貢院在
觀橋西渾儀臺太史局今至德觀後山國子監今北司門
內五道之地武學即其街之東仁和縣今梅家橋錢塘縣
今錢塘門內北大醫局今通江橋北惠民和濟局今官巷
口北六部架閣庫今天水院橋後法物庫今梅家橋行用
庫今鎮守府南驛即舊城今跨浦橋南江岸北驛即舊城今費
魚橋南都亭驛今泥路西即舊城京館今亦在舊城
已上官署各書與志相同而可指其處者

知不同而疑似者則缺焉

雪花六出

雪花六出先儒以雪為水結地六為水故六出也雲間唐龍江以為春雪五出豈非水所結耶勿得其義不知水乃陰物陰盛極寒則成雪也地六為水之說非謬至春則陽和矣一時雖寒而成雪非至盛之時故散碎而不見其形質耳亦不特五出也

淮水

禹貢曰導淮自桐栢東會於泗沂蔡註引桑欽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今信陽州胎簪山禹自桐栢導之耳有宦客嘗親至其地語予曰胎簪在信陽州桐栢泉在桐栢縣今

未詳

入平

信陽至桐栢百二十里地形較之胎簪低於桐栢百餘丈今止見桐栢二泉口各大丈餘泉湧流出然後過南陽城東北漸大而東會於泗沂也又按唐縣志云淮水在縣東南一百八十里禹貢導淮自桐栢者此也今胎簪山絕無泉其源實出桐栢山北支通志畧亦曰淮水出唐州桐栢縣大復山東過信陽夫據人之親見又有志為證則禹貢自是而蔡註所引非也且水雖有伏流之說胎簪既低於桐栢百丈恐地厚不應如此而所見又抵是桐栢出泉不知桑欽當時何以知出胎簪也中都志又引風俗通曰淮廟在唐州廟前柳樹下有一泉眼淮水出焉其源甚窄今考風俗通無有實謬論也必以禹貢為是無疑

鎮青門

青州府城外雞北門曰鎮青俗曰馬與左轉數丈將抵門座之角人或持石擊地自遠至碑中則碑中若鷄棲之聲予嘗聞之不信後親至地為之果然莫能辯其理也今城擊已成穴有司禁之

風水

徐州不打春邳州無東門若使打春與開門蝎子咬死人此俗諺如是今果然又青州城俗名卧牛城以其形似也府官有違姓者至則城必損損耳州城外有塔依城其名鎮風嘉靖間傳都以其窺內也徹之日多大風

紅雨黑雨

未詳

入明

正德三年吾杭已故都御史錢鉞家一夕天雨明日起視隣皆清水而本家則紅者也數日後錢氏為湖廷所籍嘉靖八年夏杭城內外遠近皆下黑雨人有衣服被其汚染者而後知予意紅雨即歷代所謂雨血災變也於錢氏可知其黑雨者禹貢導黑水於西海龍取此而下耶

夏雨

夏月雨而雨輒而三時不同者蓋雨乃陰氣從地而生夏陽氣盛極於外或有陰生即為消爍惟龍陽物也隨時以可雲從龍者陰氣附陽而升也升必降而為雨埤雅所謂蛟龍雨也龍各有威故雨輒也至於咫尺而分者此陽氣消陰之下蓋俗謂過雲雨也餘時龍已潛陰陽常和雨之正也

龍治水

嘗聞老人相傳曆日所載龍多治水即雨少龍少即雨多也又傳云夏潦則秋旱理也而甲申雜記記熙寧四年乙酉十一龍治水其年自春及秋皆大雨水今嘉靖丙申十二龍治水而雨水之多亦如熙寧冬則連晴二月也

太湖名考

太湖在蘇州其各不一禹貢曰震澤爾雅曰具區國語曰太湖吳越春秋曰笠澤周官職方氏曰五湖

歷代帝王建都

歷代建都自三皇五帝世遂名訛又或再遷二三其名三代而下似易知也然亦名移今古書著于唐故東坡傳學

亦差

八

八

亦差魏曹都鄉廷筆故特考之諸史各書一定者不待辨矣有證者證之不同者並註於下一覽可知此正統之大異也伏羲都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都陳同上或曰曲阜晉志曰都陳而別營於曲阜也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涇今順天府涿州括地志又曰涿鹿故城在涇州今涇州之地少昊都曲阜同上顓帝都帝丘今山東濮州舊有陵碑尚存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唐虞都平陽即今山西虞城平陽府蒲州今山西夏都安邑即今山西平陽府夏縣春秋疏曰先王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蓋九州之冀也括地志又曰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昉都及家書曰禹都陽城

漢書曰陽翟乃受封避舜子之所商都亳同上後盤庚

都亦曰亳者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蓋自湯至盤庚

遷也祖乙遷於囂復遷于毫周都豐鎬即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閩中也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

南詩曰夕有榮作邑於豐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

之蓋都豐而遷鎬也又曰都洛陽者洛陽即今河南府洛

陽縣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

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復都豐鎬至平王

乃遷洛公羊傳又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成王既卜營洛邑

建明堂朝諸侯復遷豐鎬蓋以洛居中土故曰京師秦都

咸陽即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故古蹟阿房宮長信宮俱

在此也西漢始都洛陽五年因霍亂說而後遷都長安東

漢都洛陽同上魏都洛陽同上諸書或曰長安曰無曰許

昌曰鄠者水經註曰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應為先人本

國許昌為漢之封居長安為西京遺迹鄠為王業本基故

號五都時一幸焉平吳初居鎮江都武昌即今湖廣武昌

府也後建康即今南京應天府也蜀都城都即今四川

成都府西晉都洛陽同上東晉都建康元帝東渡避愍帝

諱改建康為建康同上宋都建康同上晉齊都建康同上

梁都建康同上陳都建康同上元魏初居雲中即今山西

大同府懷仁縣後遷洛陽同上北齊都鄴即今河南彰德

府西魏都長安長安同上關中也後周都長安同上隋始

都長安長安同上

都長安長安同上

都長安長安同上

都長安以城狹小水鹹與蘇威高顯共議移去城北三十里龍首山都馬後煬帝常徙都洛陽為巡幸故也唐都長安同上梁都汴即今河南開封府唐都汴同上晉都汴同上英都汴同上周都汴同上宋都汴同上南宋都臨安即今浙江杭州府元都大都即今北京順天府時至上都乃宜府之外之地大明都建康永樂間遷都於燕京即北京也

三吳

三吳水經謂吳興吳郡會稽通典謂吳興吳郡丹陽似有不同不知春秋之吳都蘇常之間故蘇有吳縣常有荆溪漢封之吳都會稽縣即今蘇州府也三國之吳初為會稽太守封吳侯后建國之地非吳然以初統蘇常鎮抗嘉

湖最久也在秦之時置會稽郡漢武分湖州為丹陽郡順帝又統為吳郡三國又獨以湖為吳興總不脫一吳字也至於蘇杭嘉湖顯名吳者以吳名之日久又在於前三國之吳世既短而淞常鎮交晉唐又更為晉陵江都徐充等名不同故耳

金山水

嘉靖十八年七月間大水漂沒揚州鹽場數十處而人民死者無算其日揚子江水水下數十丈金山露其脚過日開揚州水皆正前日之潤時也始知隨風湧之而去揚也追思唐史記開元十四年潤州大風擁山濤過金山遂沒瓜

忠數日江水復平豈虛語哉

黍稷稻粱

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為酒耶今小米北方以之作酒者所謂黃米酒是也蓋小米有二種如稻有粳糯是耳黍是小米之糯者稷者五穀之長五穀不可過祭以之者該之故祭稷美睢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一歲之中最宜種者亦北方所有比黍少大較他穀則小耳紫黑黍有毛關西呼糜冀州呼緊皆不甚珍貴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即南方所謂烏山稻類稻粳糯總名若詩書所稱當依文解之如論語食夫稻則是梗也月令秫稻必齊則是糯也但字林云糯黏稻也當屬糯米梁即今

天地志

之粟也古不以粟為穀之名但粟厚乎穀故米之有乎穀者皆稱梁世有白梁黃梁之說爾雅翼云少種梁者以梁損地力而收穫少也今驗之粟果然又早稻失米謂之黃利者乃出自占城又稱之占城稻蓋宋真宗聞其耐旱而早熟自占城而求種分給江淮兩浙擇田之高者種之耳

邊方天文不同

嘗聞邊士云出塞遠去則北斗在南矣然不知去幾許昨讀胡文穆公北征錄始知出塞二月至地名長清塞見斗南矣予度當時師行多緩若車騎竟行恐不一月又交州遇我生明之夕則月在天中骨利幹國日沒麥羊肥熟時則日復東生矣是東西南北之極不與中國同然則佛氏

四大部州之說據此誠妄也

羅刹江

今人止知錢塘江風濤甚險故名為羅刹江不知其江之中舊有數石橫截江濤舟楫經此多為所壞因呼為羅刹石故江亦名之唐王建勳詩云何年遺禹鑿平里大江中正謂此也咸淳志曰五代開平中為湖沙漲沒今不知所在也

八公山

八公山有二焉一在鳳陽府壽州一在廬州府巢縣巢之一山有安廟而壽之山有安堊石上八馬跡志皆載為淮南王修仙之地也意兩地相隔幾一千里當時何苦奔走二

王修

仙

八公

八公

山以修煉耶不知巢邑者非也蓋因皆名八公而皆在淮南遂以巢山亦立廟像志亦載之殊不知廬州至晉方名淮南而鳳陽漢初即謂之淮南矣或者反以巢山為是蓋據史稱安除國為九江郡之故即以今之九江至廬正開一江至鳳陽二千里矣是連九江與廬為淮南又不知壽州秦已名為九江郡也故項羽初封英布為九江王漢高改封淮南王今英布之墓與廟皆在壽焉豈今之九江也耶况淮南王傳中云廬江民及淮南吏卒擊破之則廬不在淮南可知

星隕石

每念陽氣之精上浮為星散而墮墜當無形也故每見星

隕時有聲而心恐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化為白石彭蠡之有落星石或錄異等書好怪之說耳然又念五石隕越于宋春秋亦訛之耶昨友俞御醫橋早朝偶尔星隕身側鏗然有聲在地尚嚮視如硃砂小石惜人哄觀而不及取也

三苗三楚三河

三苗固楚時四夷之地在今日則中國也乃湖廣江鄂岳之三州故今三州人多苗姓是其遺種楚文王都鄧楚昭王都鄧楚考烈王都壽春故云三楚若曰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乃以此三地在楚之東西南故以是稱之耳三河唐堯都河東殷都河內周都河南也

月巖

天幕三

八

八

吾抗江干鳳凰山有石如片雲接地高數丈亦奇峯也推巔有一竅天餘名曰月巖古今名人遊賞題咏亦多焉惟中秋之月穿竅而出十四十六日則外此竅矣餘月无射予嘗聞之而未信嘉靖戊戌同友特觀之果然

抗井泉

抗地近江泉水皆鹹唐李泌為抗刺史特開六井引西湖之水以利民規抗五代宋時又濬大井沈公井然皆在西北蓋宋以前抗惟西北乃陸地今東南之地多沙場所淤者皆因思之今抗豈下數千百井哉皆清冽佳味而切近於江者亦不聞鹹焉又豈志書之妄哉豈得其理嘉靖己亥浙西平歲無雨井泉俱竭惟吳山郭發井泉自石壁流

出穿於平日而他井之至深者惟可潭收之多味鹹然後
得其甘唐以來地日漸高鹹惟潤下土且滲之則井水俱
淡矣至此而取及於本性者

月謬

俗云月而仰水漸長月而反水無滴蓋月有九行青白赤
黑各二道皆出入於黃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南
則為陽道不中而過北則為陰道行陽道則旱行陰道則
潦月借日為光月生時如仰瓦是行陰道矣如弓弦不樣
是行陽道矣故知旱潦者以此

四時風

四方之風爾雅釋其名而卑雅解其義矣四時之風未見
有言之者予以春之風自下而升上然為因之以起夏之

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
以隕冬之風着上而行是以孔地而生寒也

假山精緻

近日富貴家之愚假山是山雖成也自不能如真山之有
生氣春夏且多蛇虺而月夜不可樂也予聞宋宮之良岳
其萬歲山之大洞皆築以椎黃爐井石蓋雄黃則辟蛇虺
爐井能致雲霧若天少陰山遂滄鬱如深山窮谷矣故不
數年而勝真山矣李德裕平泉亦然

小滿三種

小滿三種已解之於後矣又累因人問二十四氣有小暑

大暑小暑大寒小雪大雪何以有小滿而無大滿也又見
簾櫳偶談解二氣皆指麥言然應春難於人人而刊行於
書誤人太矣因復辨之於此夫寒暑以時令言雪水以天
地言此以芒種易大滿者因時物萌人事以立義也蓋有
芒之種穀至此已長人當效勤矣節物至此時小得盈
滿意故以芒種易大滿耳若偶談謂天氣小滿而麥未熟
然則下候又何云麥秋至耶又謂種之有芒者麥也然則
穀非有芒者乎又曰稻過是而不可種矣真亂說顧子
予友也惜遂不及面言

河說

每聞河決之害因念節孝先生徐積復河之說未嘗不扼
腕三嘆惜其當時既不能用今日又無人舉之也先生之
言大畧欲復故道不計目前利害而為久遠之謀昨讀唐
史薛平傳有曰平為鄆滑節度使始河溢鄆平東泛滑距
城纔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從事裴弘
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
易以他地疏導二十里以殺水悍還壩田七百頃於河南
自是常入水無水患亦知先生之言之驗也因筆之葉以
告有志者

海嘯

野史載至正戊子年永嘉大風海舟吹上高坡十餘里水
溢數十丈死者數千謂之海嘯也其後方國珍據海為盜

後紀永嘉之天下者無算正德七年七月秋餘姚太風
海溢平陸數十里沿海多死者前數夜時人見海中多
燈往來予以此亦可謂海嘯也後倭夷爭殺餘姚亦當其
害夫水陰物兵陰象也其所以兆之者宜然

三伏

伏者藏也庚金伏於夏火之下故曰伏夏至後第三庚為
初伏四庚為中伏該第五庚為末伏不知越之而立秋後
初庚為末伏夫既秋矣又何謂之伏耶史記註以始皇置
伏又云穆公以是占之馬迁尚疑其人亦此恐久而傳訛
也

海水鹹苦

水味本淡而海水鹹苦者亢極而反之義蓋氣生水而水
流至海會萃而極矣水極則反矣乃為鹹苦然過土而後
為鹽但鹹矣是藉土以制其太過耳

西湖兩堤十二橋

吾杭西湖之橋皆有名自南而北一曰映波二曰鎖鑰三
曰望山四曰壓堤五曰東浦六曰跨虹七曰東坡八曰
之堤之橋有魚慈寺前直抵大佛頭者堤即所謂蘇堤
謂西湖六橋也其裏湖正德間知府楊孟瑛開復有
非亦築六橋向開於楊曰南畔三橋可名為潯源溪後
治湖之故北畔三橋舊有水口五築為橋可名為二龍
金溪王與古西林斷橋共十四也又東湖橫築以通靈隱

之堤乃淳祐間趙汝憲所築予意當稱趙堤今混以蘇
非也揚岸則多近山陸不可名堤矣

曆書沿革

禮記疏云漢初舊章為正月申雨水為二月節前漢之末
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七十二候見於周公時
訓後魏始載於曆國初曆其式與今不同有襲與受封
祭祀祈禱求醫治病乘舡渡水登高發險收歛貨財等件
通者曰宜不通者曰忌紀年由洪武元年以前書具元年
邇上只書甲子平行不用年號

白浪縣

毛翔登州老醫也自言土人捕魚海中去遠見有城府便
疑舟見城欲側半陷水中城樓上有榜曰青州白浪縣字
猶可識水際腥膻肺膈無數見人亦不畏俯而撿之所得甚
多歸語人復往不可尋王會篇良夷樂浪之夷也山海經
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註今樂浪縣亦雅麗九夷二曰
樂浪漢樂浪郡故朝鮮國所謂白浪即樂浪其人訛謠不
可知或陵谷之變淪入於海耳

七修類稿二卷終

天地類

歲年

歲者說文曰木星以其歲行一次故曰歲而字之從步也律曆書名五星為五步是也年者說文曰穀孰也取其穀熟一番曰年故字從禾

節中氣候

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為節寅之十則為中

五日為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三候

天象

為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也

月建

正月節戌時北斗之杓指於寅位之初雨水正月中氣斗杓戌時指寅位之中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名曰月建亦名斗建若過閏月其月內無中氣戌時斗杓指於兩辰之間

雨火雪

兩者氣之升而雲之致也雪者雨之凝而寒極之致也其兩雪相雜而下者雲有高低之故低成雨而高成雪也

氣候集解

夫七十二候呂不韋載於呂氏春秋漢儒入於禮記月令與六經同傳不朽後魏載之於曆欲民皆知以驗氣序然

其禽獸草木多出北方蓋以漢前之儒皆江北者也故南老師宿儒亦難盡識况陳澍之註多為謬說而康成鍾達亦有訛處予因是廣取諸家之解并說文埤雅等書而又詢之農牧似得所歸然後并將二十四氣什之於彙以俟博識者鑒焉

立春正月節立建始也五行之氣往者過來者續於此而春木之氣始至故謂之立也立夏秋冬同東風解凍凍結於冬遇春風而解散不曰春而曰東者呂氏春秋曰東方屬木木火母也火氣溫故解凍蟄蟲始振蟄藏也振動也密藏之虫因氣至而皆蘇動之矣鮑氏曰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而走也魚陟負水陟升也魚當盛寒伏水底而

逐暖至正月陽氣至則上遊而近水故曰負

兩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為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

立春後繼之雨水且東風既解凍則散而為雨水矣爾雅

魚鰭一名水狗賊魚者也祭魚取魚以祭天也所謂豺獺

之報本歲始而魚上游則獺初取以祭徐氏曰獺祭圓鋪

圓者水象也豺祭方鋪方者金象也候鴈北月令齊鴈北鴈

知時之鳥熱歸塞北寒來江南沙漠乃其居也孟春陽氣

既達候鴈自彭蠡而北矣草木萌動天地之氣交而為春

故草木萌生發動矣

驚蟄二月節夏小正曰正月啓蟄言發蟄也萬物出乎蟄震為雷故曰驚蟄是蟄虫驚而出走矣挑始華呂氏春秋

挑葉名花色紅是月始開倉庚鳴庚亦作鵽黃鸝也詩所謂有鳴倉庚是也章甫經曰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詩曰黃鳥齊人謂之搏黍又謂之黃袍僧家謂之金衣公子其色鵽黑而黃又名鵽黃諺曰黃栗留黃鸝見若一種也鵽化為鵽鵽為也鵽鵽之鵽鵽即今之布穀章龜經曰仲春之時林木茂盛又啄尚柔不能捕鳥睜目忍飢如痴而化故名曰鵽鵽王制曰鵽化為鵽鵽時也此言鵽化為鵽春時也以生有肅殺氣盛故鵽鵽感之而變耳孔氏曰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鵽化為鵽鵽復化為鵽如田鼠化為鴽則鴽又化為田鼠若鵽為鵽鵽為鵽鵽為鵽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也
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此當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秋同義夏冬不言分者蓋天地間二氣而已方氏曰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故春為陽中而仲月之節為春分正陰陽適中故晝夜無長短云玄鳥至玄鳥燕也高誘曰春分而來秋分而去也雷乃發聲陰陽相薄為雷至此四陽漸盛猶有陰焉則相薄乃發聲矣乃者韻會曰象氣出之難也註疏曰發猶出也始雷電陽光也四陽盛長值氣泄時而光生焉故曆解曰凡聲陽也光亦陽也易曰雷電合而章公羊傳曰雷者雷光是也徐氏曰雷陽電陰非也蓋盛衰無常之時電亦有之可見矣

清明三月節按國語曰時有八風渚獨指清明風為三月節此風鴽鵽故也萬物齊乎異物至此時皆以繁齊而清明矣桐始華桐木名有三種華而不實者曰白桐爾雅所謂榮桐木是也皮青而結實者曰梧桐一曰青桐淮南子曰梧桐斷角是也生於山崗子大而有油者曰油桐毛詩所謂梧桐不生山岡者是也今始華者乃白桐耳按埤雅桐木知日月間年每一枝生十二葉閏則十三葉與天地合氣者也今造琴瑟者以花桐木是知桐為白桐也田鼠化為鴽按爾雅註曰鼯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謂之田鼠本草素問曰鴽鴽也似鴽而小今說文註鴽曰鴽母蓋青州呼鴽鴽為鴽母也

氏曰鼠陰類鴽陽類陽氣盛故化為鴽蓋陰為陽所化也虹始見註虹虹蜺也詩所謂蜺蜺俗為之蜺也註疏曰是陰陽交會之氣故先儒以為雲薄漏日光照雨滴則虹生焉今以水曜日自側視之則暈為虹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陰陽不當交而交者天地淫氣也虹為雉色赤白蜺為雌色青白然二字皆從虫說文曰似蜺蜺狀諸書又云蜺見虹入溪飲水其首如駢恐天地間亦有此種物也但虹氣似之借名也
穀雨三月自雨水後土膏脉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雨謂作霖霖如雨我公田之雨蓋穀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故說文云雨本去聲今風雨之雨雖聲雨下之雨在

去聲也萍始生萍水草也與水相平故曰萍漂萍隨風故
又曰萍解曰萍陰物靜以承陽也鳴鳩拂其羽鳩即鷹
所化者布穀也拂過擊也本草云拂羽飛而翼拍其身氣
使然也蓋當三月之時趨農急鳩乃追逐而鳴鼓羽直
刺上飛故俗稱布穀鼓勝降于桑戴勝一名戴鵲爾雅註
曰頭上有勝毛此時恒在于桑蓋至將生之候矣言降者
重之若天而下亦氣使之然也
立夏四月節立字解見春夏假也物至此時皆假大也螻
蜉鳴螻蜉小虫生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是也一
名錢姑一名碩鼠一名穀船各地方言之不同也淮南子
曰螻蜉鳴介蟬出陰氣始而二物應之夏小正三月穀則
鳴是也且有五能不能成一技飛不能過屋緣不能窮木
涸不能渡穴不能復身走不能先人故說文稱施為五
技之鼠古今註又以錢名施鼠可知理雅本草俱以為臭
虫陸德明鄭康成以為蛙皆非也蚯蚓出蚯蚓即地龍也
一蟲解曰陰而為者乘陽而伸見也王瓜生圖經云王
瓜處處有之生平野田宅及墻垣葉似梧棲鳥巢圓無
缺有毛如刺蔓生五月開黃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
赤根似苧細而多糝又名土瓜一名落鵝瓜今藥中所用
也禮記鄭玄註曰即草摯本草作接契陶隱居以辯其謬
謂接契自有本條殊不知王瓜亦有本條先儒當時知
不極書而謾言者可笑

小滿四月中小滿者物至此小得盈滿苦菜秀即雅以
茶為苦菜毛詩曰誰為茶苦今茶註本及舊是也鮑氏曰
感火之氣而苦味成尔雅曰不榮而實者謂之秀菜而不
實者謂之英此苦菜宜言英也蔡邕月令以謂苦蕒菜非
靡草死鄭康成鮑景翔皆云靡草葶藶之屬禮記註曰草
之枝葉而靡細者方氏曰凡物感陽而生者則蠶而立感
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
至陽而死麥秋至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
則秋故云麥秋也
芒種五月節謂有芒之種穀可稼種法矣螳螂生螳螂
草虫也飲風食露感一陰之氣而生能捕蟬而食故又名
教虫曰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曰斧虫以前二足如斧也
尚名不一各隨其地而稱之深秋生于於林木間穀百
子至此時則破殼而出藥中桑螵蛸是也鳴鵲始鳴鵲百
勞也本草作博勞朱子孟註曰博勞惡聲之鳥蓋象類也
曹子建惡鳥論有勞以五月鳴其聲鵲然故以之立名
似俗稱濁溫故埤雅禽經註云伯勞不能翔翔直飛而已
毛詩曰七月鳴鵲蓋周七月夏五月也又舌無聲諸書以
為百舌鳥以其能反復其舌故名特註疏以為蝦蟇蓋蛙
為之古失句內故名之今辨其非者以其此時正鳴不知
失考也易通卦驗卅餘錄俱即名為蝦蟇無聲若以五
月正鳴殊不知初句見形後形亦藏矣陳氏曰螳螂鳴斧

陰類感微陰而或生或鳴又舌感陽而發過微陰而無聲也

夏至五月中韻會曰夏假也至極也萬物於此皆假大而至極也鹿角解音解鹿形小山獸也屬陽角支向前與黃牛

一同麋形大澤獸也屬陰角支向後與水牛一同夏至一

陰生感陰氣而鹿角解解角退落也冬至一陽生感陽

氣而角解矣是夏至陽之極冬至陰之極也音解始鳴

者無聲今俗稱音解是也按蟬乃摠名鳴於夏者曰音解即

在子云音解不知春秋者是也蓋音解故不知春秋

鳴於秋者曰音解即楚辭所謂音解也故風土記曰音解

鳴朝寒音解鳴夕今秋初夕陽之際小而綠色聲急疾者俗

稱都了是也故音解雅各釋其義然此物生於盛陽感陰而

鳴半夏生半夏藥名居夏之半而生故名

小暑六月節說文曰暑熱也就熱之中分為大小月初為

小月中為大今則熱氣猶小也溫風至至極也溫熱之風

至此而極矣音解居壁一名音解一名音解即今之

促織也禮記註曰生土中此時羽翼稍成居穴之壁至七

月則遠飛而在野矣音解蕭殺之氣初生則在穴感之深則

在野而聞聲始擊音解擊擊也應氏曰殺氣未滿

鷺鷥之鳥始習於擊迎殺氣也

大暑六月中解見小暑腐草為螢曰卅良曰卅鳥曰夜光

曰宵燭皆螢之別名雖明之極則幽陰至微之物亦化而

為明也毛詩曰熠燿宵行另亦種也形如米垂尾亦有火

不言化者不復原形解見前土潤溽暑溽濕也土之氣

潤故蒸鬱而為濕暑俗稱音解是也大雨時行前候濕

暑之氣款鬱今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

立秋七月節立字解見春秋擊也物於此而擊欽也涼風

至音解至西方凄清之風曰涼風溫變而涼氣始肅也周

語曰火見而清風戒寒是也白露降大雨之後清涼風來

而天氣下降茫茫而白者尚未凝珠故曰白露降示秋金

之白色也與蟬鳴寒蟬爾雅曰寒蟬蟬小而青紫者馬氏

曰物生於暑者其聲變之矣

處暑七月中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矣音解乃祭鷹鷹為

也秋分舊金五行為義金氣肅殺鷹威其氣始捕擊諸鳥

然必先祭之猶人飲食祭先代為之者也不擊有胎之禽

故謂之義天地始肅秋者陰之始故曰天地始肅禾乃登

禾者穀連莖結之總名又稱秋苽梁之屬皆禾也成熟曰

登

白露八月節秋屬金色白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鴻雁

北來鴻大雁小自北而未南也不謂南鄉非其居耳

詳見雨水節下玄鳥歸玄鳥解見前此時自南而往北也

燕乃北方之鳥故曰歸群鳥養羞音解三人以上為

衆三獸以上為群群者衆也禮記註曰羞者所美之食養

蓋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秋分八月中詳見春分雷始收聲鮑氏曰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入地則萬物隨入也螻蛄蟄戶淘无之泥曰坏細泥也收禮記註曰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蟄塞之也水始涸禮記註曰水本氣之所為春氣至故秋冬氣返故涸也

寒露九月節露氣寒吟將凝結也鴻鴈來賓鴈以仲秋先至者為主本秋後至者為賓通書作未賓濱水際也亦通雀入大水為蛤雀小鳥也其類不一此為黃雀大水海也國語云雀入大海為蛤蓋寒風嚴肅多入於海變之為蛤此飛物化為潛物也蛤蚌屬此小者也荷有黃花草木皆

華於陽獨荷華於陰故言有桃桐之華者不言色而獨稱言者其色正應本秋土旺之時也

霜降九月中氣肅而凝露結為霜矣周語曰馴見而預霜豺祭獸也祭獸以獸而祭天報本也方鋪而祭

秋金之義草木黃落也黃而搖落也蟄蟲咸俯作俯威作威著也俯垂頭也此時寒氣肅凜蟄蟲皆垂頭而不食矣

立入十月節立字解見前冬終也萬物收藏也水始冰水

面初凝未至於堅也地始凍土氣凝寒未至於拆雉入大

水為蜃雉野鷄鄭康成淮南子高誘俱註蜃為大蛤至篇亦曰蜃大蛤也蜃子又曰蚌一名蜃蚌非蛤類乎禮記之

註曰蛟屬埤雅又以蚌蜃各釋似非蛤類然按本草單鰲

之條曰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為樓臺又嘗聞海中

聚氣成樓臺章龜經曰蜃大者為車輪為嶼月間吐氣成

樓與蛟龍同也則知此為蛤明矣况尔雅翼引周禮諸家

辨蜃為蛤甚明禮記之註以謂雉由於託化之說故以雉

子為蜃埤雅既曰似蛇而大腰下盡逆鱗知之悉矣然復

疑之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則亦聞而識之不若本草

章龜經為是耶一物耳大水淮也音曰雉入于淮為蜃

小雪十月中雨下而為寒氣所薄故蜃而為雪小者未盛

之辭虹藏不見禮記註曰陰陽氣交而為此此時陰陽極

平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天氣

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天地變而各正其位不交則

不通不通則閉塞而時之所以為冬也

大雪十一月節大雪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鵲鳴不鳴禽經

曰鵲教鳥也似雉而大有毛角聞死方休古人取為勇士

冠名可知矣漢書音義亦然埤雅云黃黑色故名為鵲

此本陽鳥感六陰之極不鳴矣若郭璞方言似鷄冬無毛

晝夜鳴即寒號虫陳皓與方氏亦曰求旦之鳥皆非也夜

既鳴何謂不鳴耶卅餘錄作鴈亦恐不然淮南子作鴈

鳴詩註作鴈旦鴈始交虎猛獸故本草曰能避惡魅今感

微陽氣益甚也故相與而交焉擬出焉本草謂之義實即

馬雉也鄭康成蔡邕高誘皆云馬雉况說文云荔似蒲而

小根可為刷與本草同但陳皓註為香草附和者即以爲

零陵香殊不知家陵香自生於三月也

冬至十一月中終藏之氣至此而極也蚯蚓結六陰寒極

之時蚯蚓交相結而如繩也麋角解說見鹿角解下水泉

動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今一陽初生故云耳

小寒十二月節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則大矣雁北鄉

鄉向導之義二陽之候雁將避熱而回今則鄉北飛之至

立春後皆歸矣禽鳥得氣之先故也鵲始巢喜鵲也鵲巢

之門每向太歲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節

氣鵲遂可為巢知所向也雉雉始雊文明之禽陽鳥也雉

鳴雄之同鳥也感於陽而後有聲

大寒十二月中解前鵲乳乳有也馬氏曰鵲木畜麗於陽

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也征鳥厲疾征伐也殺伐之鳥

鷹隼之屬至此而猛鷙迅疾也水澤腹堅陳氏曰冰之初

凝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腹猶內也

天目山

抗山之來龍餘杭天目山也晉郭璞有詩曰天目山前

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峰起五百年來

帝王後至宋之高宗中興建都於杭乃詩之驗矣及度宗

甲戌天目山前水噴天心地脉露危機四周浸冷脈接

詩云天目山前水噴天心地脉露危機四周浸冷脈接

月木必遷岐說果非未幾宋鼎果移此固天地之大數亦

有關於山川之氣耳近嘉靖己亥六月天目亦崩小角山

龍數十衝巖三州水過二十里損人物不可勝計吾杭

可憂也哉

正德十四年四月江西大雨小姑平陷於鄱陽湖遂不知

小姑山沒

其處而一龍來脉之山盡皆崩之水溢城中丈餘城外沿

江之地澎湃而盡瀉去矣人民死者不可勝計水退後沙

塲積有死者黑龍一條蛟二十餘條明年寧王叛逆為其

死者衆也予以此水之大蛟之死特為之兆耳

牛山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歐陽子口環滁皆山也子親至

二地牛山乃一崗石小山全無土木恐當時亦難以養木

滁州四望無際止西有琅琊不知孟子歐陽何以云然

三代時抗為吳越荆蠻之地東南沿海陸少而水多也故

大佛之頭為素皇東遊攬舟之石官巷口乃官澗口羊堤

頭乃洋堤頭也至漢封吳王濞於此史稱煮海富國其人

輕悍則知非今之都會而絕良之民矣隋方築城胥山

猶在城外西北鑿石為棧道東南江海陸地一衣帶耳

故曰立子胥廟於江上尚經又云江塘去縣南五里前縣

館時在錢塘門正此數千本紳西陵詩曰猶瞻五相齊山

前又曰五相府前多白浪是也至唐中宗景龍四年沙

漸漲地方平坦而州之司馬始開沙河

漸漲地方平坦而州之司馬始開沙河

漸漲地方平坦而州之司馬始開沙河

漸漲地方平坦而州之司馬始開沙河

漸漲地方平坦而州之司馬始開沙河

漸漲地方平坦而州之司馬始開沙河

朱環也至五代錢氏隨沙移岸漸至缺幢遂為通衢去
山已三里矣外譜及紹興間沙又漲遂遂如今日云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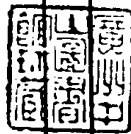
八

人事

七修類稿卷之四

天地類

四夷無乾象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經星既按華夏四夷則屬何星果有四大部州說耶

高麗朝鮮本末畧

高麗出自夫餘之種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驪其國號
高其姓也在遼東之東地名紇升骨城南連朝鮮漢武滅
朝鮮分地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以高麗為玄菟屬
縣至晉末嘉時四郡又為高麗所有其王高璉遷居樂浪
改名平壤城至隋去句字唐太宗伐之遂為屬邑置都護

宋北略

八

焉唐末五代中原多事復自立為君後周同光元年使韓
申來尚姓高氏長興中則稱權知國事王建史失其傳是
王氏代高氏之位也王漸拓地又遷都岳松宋祖時來朝
端拱以後不復入貢元豐中王徽主國每暮中華復來脩
好遣臣國子肄業求九經問佛法嘗誦華嚴經祝曰願生
中國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遍呼國中至京師者
問之累皆夢中所見乃自為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
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
焰似蓮花開迴月華如水洩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
終宵漏滴殘子孫世承亦朝貢於遼金元洪武二年其主
王顯素賀即位賜以金印封高麗王二十五年其主荒淫

杭四潛邸

天狗星

天地卷四

吳楚娶婦

吳人娶婦欲長美觀瞻也楚人欲矮善哺傭工也然地脉相接而風俗不同大抵吳奢楚儉故致如此吾友王蔭伯戲作娶婦辭嘲之其辭云楚人娶婦何喧喧高堂十日排酒楚親戚回頭小姑起傳道新人短而喜低小腰身解哺兒春糗擔水不知疲西家老翁長吳鑿吳人娶婦長者愛然籠前引扶入門新人長大媒人尊為馬丁東步搖博衣

杭城門名更革

年數君數

麟虞

載填鼠璞云騶虞非獸也本歐公引賈誼新書騶乃文王
謂名虞則虞人之官之說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騶亦
官也意文王田獵騶從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嘆
之決以不食生不踐生爲無有也不知永樂二年周王畋
于鈞州而獲騶虞梁公潛有詩今載於文衡宣德四年滁
州米安石固山有二騶虞守臣獻於朝群臣皆賦求之
予觀夏公元吉賦亦有曰猊首虎身白質黑章修尾隅目

不食生不食生與理雅所云白虎黑文尾三倍身相同與
賜虎果有之矣意猶震惟見味於周時至我 朝復兩見
之鳴呼盛哉

杭城來歷

杭城創於隋之楊素週止三十六里斯時蓋吳山東南皆
江而西北尚是石之棧道見後至五代錢鏐則又新築
羅城於外自泰望山在上有門曰龍山東亘於江干其門
曰保德旋至湖市夾城巷口舊名其門曰北關西泊於
錢塘湖即西直至於雷峯塔前其門曰涵水循城慈雲嶺
直上而南週七十餘里宋建炎間但增築內城於鳳凰山
下而已因宮殿也元禁天下修城以示天下一統自是內
天地卷四

外城日為居民所平或存或無互相淪沒至正十九年張
士誠據有浙西復併修築自艮山至螺蛳以東則視舊城
拓開二里而絡市河於內自候潮至鳳山以西則縮地入
二里而截鳳山於外北則比舊則拓視新為縮泄湖水為
隍而城焉斬然一新不復知有內外矣計其數週六萬四
千二十又高三十八厚四十八而殺其上見城國朝因之
遂不復改故報國寺宋宮址也正圖於外羅城之內稱蓋
法泰院前為城頭則正舊城之基矣湖市曰夾城或曰城
城內外各設敵則外城直環於彼也生於斯者可不知焉
虎林考
按虎林乃杭山名即今祖山寺之山也不知者以為杭郡

傳名後世改虎為武嘗自以為虎林人也知其為山者又
不知其改虎之義今據數說而訂正之使人易知庶不貽
笑於外方宋樓攻愧詩云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毋
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真有以從來有龍必有
珠此雖培塿千山餘四朝間見錄云虎林即靈隱山因避
唐諱改為武林陽正質又謂錢氏有國時此山在郭外異
虎出焉故名吳音承訛轉虎為武耳據三說惟揚為是四
朝最非若以避諱易而為武則漢志已名為武林山唐帝
雖始祖名虎而亦不在此論矣即以為靈隱者蓋靈隱原
名武林入人已深而吳音又易於訛遂以此山亦稱之為
武林也據詩亦不知改武之義故特為培塿為靈隱千山
之餘耳如今人見此山獨於城中則曰祖山之意又考安
元獻輿地誌云武林山錢塘泉所出顧夷吾山川記又云
錢塘泉自南徂東臨浙江一派謂之靈隱浦即冷泉亭下
之水此可見武林山自是靈隱而虎林之地又何有泉之
出耶今誌取淳熙志斷為決非城內之山彼自正言靈隱
者也差收入虎林之下

安南建康考

安南即古路越之地秦舊象郡在歷代俱為郡縣至梁貞
明中土豪田承美據土始為化外互有強者爭襲而宋時
則有丁黎李陳四姓總為最強宋乾德中多為其擾元至
元二十六年方心服獻物納質 國初其主陳日煇率先

歸附賜安南之伴傳至陳日規味為黎季犛所弑季犛上表獻氏名為胡一元子蒼名各詐稱陳氏絕嗣食為甥求權署國事

長陵從其請逾年陳氏孫添平遁至京師愬其事季犛因表請迎添平還其國 朝廷乃遣使護送歸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殺使者事聞遂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副將張輔沐晟等往討之能道卒輔至其地生擒季犛及蒼等獻俘于朝詔求陳氏後立之國人咸稱為李棄殺盡無可繼承余請復古郡縣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置府十七州四十七縣百五十七衛諸司皆備焉時永樂六年春也功後七年九年又叛輔復往平之見洪熙

九年又叛

朝廷復討平之宣德二年春交趾復叛于帥奏請益兵朝廷命安遠侯柳升將七萬人以往命兵部尚書李慶恭贊軍事凡勅慶凡六鄉之儒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所舉十數其最所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升起九月入交趾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進破之直抵鎮夷關頗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曰終我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謫詐不可以其愚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況重書數數戒後謂賊事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強起抱病與升言升唯唯而已中曾無戒慎意明日前

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遽壞後軍阻不前伏兵四起升被劍死明日慶亦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驟起起聞眾亂聚被執寇大呼官軍降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安字志靜豐城人年四十二鏞字叔振錢塘人年三十四時吏部侍郎陳洽武進主事李宗昉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等亦死之文見東里又有諒山知府易先諒江知府劉子輔廬陵人黎利攻他城皆陷劉獨獨兵死守食盡自經一子一妾先劉死文見東里政平知府何忠罵賊不屈從容賦詩死見本史交趾知縣吳徽亦拒敵死見二其後黎利亦因遣人進前安南王三文見東里

世嫡孫高表乞立辭甚懇

朝廷以為

文淵誅討本求陳後今既在焉姑從之後數年復為黎利所篡 朝廷又欲加兵會利遣使來貢謝罪請今因立為安南王貢獻不絕嘉靖間久不入貢其下莫登書入墓之十八年 朝廷議將征之遣兵部尚書毛伯溫先往諭焉遂伏罪革其王爵云

十二生肖

地之肖屬十二物人言取其不全者予以庶物豈止十二不全者乎舊以地支在下各取其足爪於陰陽上分之如子雖屬陽上四刻乃昨夜之陰下四刻今日之陽鼠前足四爪象陰後足五爪象陽故也丑屬陰牛蹄分也寅屬

陽虎有五爪卯屬陰兔缺唇且四爪也辰屬陽乃龍五爪已陰蛇舌分也午屬火馬蹄圓也未屬陰羊蹄分也申侯五爪酉雞四爪也戌狗五爪也亥猪蹄分也此或庶幾焉予又思蛇兔且取唇舌他物之足爪亦豈無如十二物者扒夫十二支固屬陰陽皆於時位上見之易卦取象亦然也惟理義之存焉耳如子為陰極幽潛隱晦以鼠配之鼠藏迹也午為陽極顯明剛健以馬配之馬快行也丑為陰也俯而慈愛生焉以牛配之牛有抵牾未為陽也仰而秉禮行焉以羊配之羊有跪乳寅為三陽陽勝則暴以虎配之虎性暴也申為三陰陰勝則默以猴配之猴性默也日生東而有西酉之鷄月生西而有東卯之兔此陰陽交感

風雷雨電四像

之義故曰卯酉為日月之私門今兔雉雄毛則成孕雞谷踏而無形皆感而不交者也故卯酉屬雞兔夜已陽起而動作龍為盛趾次之故龍蛇配焉龍蛇變化之物也成亥陰歛而潛寂狗司夜猪鎮靜故狗猪配焉狗猪持守之物也私憶如此未見出書姑存於藁

風雷雨電四者陰陽之氣而已然而變化不測則固有神寓於其間亦何肯形恠異如今之塑者耶予嘗思得之勉強以為之解風雷在天天乃乾焉乾則配屬戌亥也是以風伯之首像大雷公之首像豕兩為水亦者坎也坎為中男故雨師之像似士子雷取象於震震則巽之對也故有

雷公電母之稱其為長女其像婦人而已四神取義如此不知道家又別有說乎

水高於山

北征錄云濶源海子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濶望之杳無洋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於水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理竟不可曉明日

太宗語之曰朕每歸語人少有信者汝等今見方信此水周圍千里幹難廬胸凡七河注其中名曰玄冥池予憶或者地形遠近高卑不同故見之異也否則誠為異理故錄出之

天鏡

鏡樹開花

予友為鎮王天雨翁為橫州州判嘗云橫之馴象衛指揮殷賞家有盆樹一株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楠質理細厚問於主人曰此鏡樹也每遇丁卯年則花開四瓣紫白色如瑞香較少圓耳一開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氣吾父生時花今復二次矣予以謬以事難成者則曰須鏡樹開花然則果有此樹耶

四雲四星

草莽曰山雲魚鱗曰水雲烟氣曰旱雲水波曰雨雲瑞星曰景星妖星曰彗星流星曰飛星有吉有凶皆也又有客星隨星色大小以名之也前出呂氏春秋後出隋書諸

志

上仁忌正五九月

今官府到任每忌正五九月還見南史術家皆無所據意三月之建乃寅午戌也寅午戌為火臣音為商商屬金恐火之尅於金故忌之未知是否記此以俟傳識

西湖帝玉宅

吾杭西湖山水之秀甲天下杭人之英俊乃所孕毓故湖涸而于肅愍公被戮湖水平堤而狀元出予嘗往來於中戲語人曰此湖四山圍合東逼於城有能填湖作地開移城郭面江背山以城中為明堂華亭五雲山為其在右貴帝里之看也昨讀懷府燕談五代時果有術者說錢鏐

曰若填湖為宅可至千年此地不遷百年也錢曰量有千年帝王者哉因知古亦有如予言者或因使使錫如術者之言則錢氏或絕而繼王者遂因其地而久焉是亦謂之千年也筆之以俟變遷

天開眼

馬浩瀾洪杭詩人也最善南詞有花影集行世於予為忘年交嘗言少時夜行忽聞空中春然有聲舉頭觀之青天中如瓜皮船一條甚蒼黃隨開隨合明發聞人言昨夕天開眼此或然也予因對曰天乃陽氣所就此正欠缺之際故見其本體之色理當隨合否則不足為天矣若地之裂則質也故不能然俗稱開眼何謬哉馬首肯久之今復聞

鳩

有天開眼思晨時踰十五載矣馬君不可起也志之予嘗至山東沂州偶見一鳩羽毛皆灰白色駁之且詢土人曰鳩蒼班者此何異也土人曰此地惟有一色尚白勝者不知其有蒼班後至臨淄見皆果然而聲亦小異是知物不可以不見者為奇耳

如此江山亭

杭城舊有如此江山亭在吳山天望觀國初廬陵張光弼嘗酌酒賦詩亭中相繼作者併為一卷後遺落於吾里景隆觀道士史志中廢亭少年亦嘗見於其徒前有數詩後有范周周語語多感慨意復周匝因而錄之惜未

全也其跋曰如此江山者何有所感而言也不覺詞而無窮之感係焉使倒言之曰江山如此則五致之詞無他感興矣昔嘗有亭而為是名遐想作亭之人何如其為人哉

八

八

以宋仁道氏有為而作越若千載登斯亭而觴咏者為一笑君仁道氏張光弼子時元社既羣羶胡之遺汚我江山者前之日如此今之日不如此矣宋故即未淪於元此江山也淪之後如江山何若士之為此遊一俯仰間何如其為感也作亭者之感尚淺遊者為益深也遊後又無亭矣而同遊之客與追和者今亦皆遊地下矣惟詩卷存爾居士名章章然他或僅附驥耳予不自知其他日亦儻附否耶

庚申甲子

修仙家崇尚庚申甲子者蓋甲為陽木而主生應肝魂也
庚為陽金而主殺應肺魄也仙家欲煉氣為純陽而魂魄
常存於舍故守之也且甲子在六旬為始庚申在六旬為
終修鍊家以此為要日而外冊亦用之也

吳江長橋

輟耕錄載吳江長橋始於泰定乙丑僧從雅作也後九年
守的斤海牙作鉅閣以奉觀音極言其侈大又見宋鄭義
夫詩曰三百欄杆鐵蓋橋行人波上踏瑤瑤插天端蟻玉
腰淵跨海鯨鯢金背高亦言其壯麗以今視之一庸匠可
為也然是橋不過泄淞江之水於太湖何必如此之壯麗
也此的斤虜奴之不仁耳舊橋洞凡七十有二今止五十
四也但思未橋之先不知水勢何以導之

王孫不識天文

宋王應麟厚齋博學雅文高出一時所著有玉海田學紀
聞等書可謂無書不讀者也然於天文似不知者觀其論
三星在天以為其說有二毛氏以為參卿氏以為心不能
定論殊不知參乃兩肩雙尾三星為心則七也心則三而
已又曰三國之時月犯心星昭烈死蜀為正統他日
歲守心而魏文殂又不同也亦不能斷然不知三國時立
二十八宿各有分地就同犯星宿所犯之日又各所按也
如五湖亂華之時而熒惑不見魏臣紛紛莫決其咎日

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庚與午皆主泰辛為酉夷今

姚興姚成陽是癸或入泰矣諸人笑之後泰中果旱明年
姚興死使知當時犯心守心之日即為魏行事必能占之
及於月落參橫之辭自言未嘗考參之出入以定月落是
何言耶及宋孫奕季昭作示兒編亦可謂博學者矣觀其
言曰二十八宿以四方為名者惟東壁東井南箕北斗殊
不知二十八宿之斗乃南斗也此斗乃紫微垣數又解井
在參東故稱東壁不知參宿中有三井星此井星又在玉
井之東故名如室如壁相連而一義者壁居室之東故名
東壁箕與斗相連共名漢津箕在斗南故名南箕北斗彼
以箕斗是人日用之器相對而言故云箕南斗北可笑可
笑嗚呼若二人者何獨不究於是耶

浙省歌話

浙省十一府一十二縣一州成化間分縣後共七十六矣
蓋台分太平湖分孝豐金分湯溪有演成歌括如指諸掌
歌云杭九嘉湖七台縣皆六邑寧衢與溫五紹金八處十
可謂捷徑矣

瓊花園

齊東野語載瓊花園惟楊州后土祠有之絕類聚八仙但色
微黃而香宋仁宗哲宗時嘗移植禁苑逾年遂死載還復
敗崇焉後惟宦者陳源取孫枝接於八仙根上至今流傳
杭褚家堂瓊花園是也然香色亦少異矣予考爾雅本草

諸書不載惟楊州誌曰唐所植也至正間枯死意唐至元

殆數百年顯顯於世而至正迄今無二百歲不惟瓊花不

傳而乘八仙亦不知何似者且杭誌修於咸淳并修於洪

武宜其近於二書也而瓊花園亦不見載嘗疑其二書偽

言也昨偶至褚堂一土地祠見古碑一通然後知祠名通

聖即瓊花園之地春秋時即慶宅基神乃褚遂良九世

孫褚堂之織綾錦由於此神始之也因知二志失收詳在

瓊

爾雅以璽有四種子所見者灰黃二色大率於苗之心葉

根節盡食之或者四種寓於二色不可知也綠飛即交數

日產子如麥門冬後數日中出如黑蟻子八十一枚即鑽

入地中詩註蠡斯一產八十一子是也其子入地來年禾

秀時乃出旋生翅羽過臘雪大則入地至深坡詩遺墜入

地墜千尺是也其飛止跳躍所何群往無一反逆者渡水

則後啣前翅由由然若繩索之狀一縣之地或食其半或

食一角有相隣而不食者有踰山渡河以食者殆若真有

神役也傳以謂戰死之士冤魂所化理或然也淮南子又

謂魚子之變非也蓋此物畏水而旱則生所以雪大深入

於地漸上亦管飛來亦管下子明年絕不生者山南水田

也豈有魚子畏水者哉

也豈有魚子畏水者哉

也豈有魚子畏水者哉

也豈有魚子畏水者哉

也豈有魚子畏水者哉

也豈有魚子畏水者哉

也豈有魚子畏水者哉

也豈有魚子畏水者哉

七修類稿卷之五

天地類

日本畧

日本國通鑑前編以為吳亡子孫入海為倭故倭自云吳

大倭後也墨談以為倭國有徐福祠謂為福後故中國呼

倭為徐倭似皆非也蓋仁山據國語寡人達王於角句東

敘言而推之非實有所本徐福云者諸書皆以福居檀夷

二州號秦國但屬之於倭耳其國在拘邪韓國之東與朱

厓僂耳相近或南或東大小百餘國名各不同多屬之於

日本光武時始通中國歷漢唐宋元貢獻不一入寇亦不

一開皇末徵間則遣人來求佛經學佛法開元雍熙間則

遣人來從儒受經原由廣東而不由明越者則始於唐德

宗時也洪武五年遣僧祖闡無逸往諭而後入貢功臣錄

以為元年遣楊載考畧以為二年遣趙秩恐皆訛其年分

蓋二年四年既貢則五年又何復遣二僧胡又因胡惟庸

事著之祖訓以其國奸詐絕之永樂間三保太監招撫四

夷復通管見

太祖與國初僧仁一初述祖闡無逸之詩

太師詩云嘗聞古帝王同仁無遐邇驛驛來賓我今使臣

仲猷通洪武倭夷當往至於善化凶人不負西來意等

句一初詩云大明建國如虞唐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

句一初詩云大明建國如虞唐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

句一初詩云大明建國如虞唐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

句一初詩云大明建國如虞唐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

句一初詩云大明建國如虞唐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

句一初詩云大明建國如虞唐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

句一初詩云大明建國如虞唐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

中選僧使奉詔直往東扶桑又云飄飄旄錫鉉九重大駟
四月開南風游龍雙迎浪花白天鵝一呼東方紅

曆法

造曆之法雖以氣盈朔虛日月五星推布揆筭然非至精
至神之人不能也故中星之定自堯至今亦差數度氣化
推移天道玄遠難一一知之耳若夫授以成筭則中人可
為若輟耕錄所載之法固為要也但中人之資卒亦難解
今取其易知者併予聞於靈臺者逐一書之於左然後知
起年定閏定立春二十四氣特易易耳定年歌九年二月
半便是正月一謂前九年二月十五日即今年正月初一
日也共九十七箇半月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子轉四
大曆卷五

十八周

定閏月歌要知來歲閏先算冬至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
差遲謂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如十一月二十二日冬
至則本月尚多八日來年當閏八月如十一月小當閏七
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斷

定正春歌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甲子
日子時立春則來年己巳卯時立春其刻數以後節氣法
推之

節氣歌節氣與中氣但有半月隔若要仔細推兩時零五
刻如正月甲子日子初初刻立春則己卯日寅正一刻雨
水餘皆倣此

又歌云要知明歲之春分相衝對食謂前九年甲子日春
分甲子食丙子衝午即丙午日春分二十四氣亦倣此○甲
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己戊食庚己食辛庚食壬辛食
癸壬食甲癸食乙衝則子丑寅卯辰巳衝午未申酉戌亥

二臺異章

山東東阿縣李札掛劍之處今建臺焉其地生草一種能
治人心疾蓋緣當時李子心許徐君劍也故魯輿有歌云
至今神物不磨滅化為異草人爭貯異草何功爭貯之心
疾不瘳須一茹又徽州子陵釣臺之地無別草木盡白茅
也蓋表其潔清之意子嘗登之亦有句云乾坤節節義草
木頭清風亦指其事也然二草皆可謂之奇

大曆卷五

鐘鼓節

天下最奇鐘聲數因一百零八而聲之緩急節奏必然不
同自晉浙杭州歌曰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
六聲急通共一百八聲越州歌曰緊十八慢十八六通
帳成一百八台州歌曰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
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曉成一百八禁鼓一千二百三十
聲為一通二千六百九十聲為三通在外更鼓三百三十
槌為一通千槌為三通

蒲陀洛迦山

蒲陀洛迦山在定海縣東洋其山有善財若并寺世以觀
音所居天下善信人常走拜到彼時見善財或白鶯計每

每聞之昨讀元人張光弼詩有浦陀山一律引以至事作
佛事七晝夜析見觀世音善財隨心應見大衆瞻仰無不
慶讚詩曰丞相幽香至此誠願深海水救群生慈悲謂可
消諸惡征伐容將息大兵金色圓光開寶髻王毫妙相絡
珠璣手中示現揚枝露頰洗干戈作太平據此人言不誣
也吾想觀音乃天地間幻身隨誠致之人心趨向於此耳
豈真在於普陀耶若然則賊舟時來寺之劫者何無神耶

黑雲湧日大水入京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以後接連五日時有黑塊大
小不一往來衝日早暮人皆見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
之夕北京連雨西山水發湧入都城數尺房屋多倒沒死

天壽寺

八

八

首無筭直入皇城其年無災變者豈非人能勝天意也

空平洞

抗吳山玄妙觀有石洞露於山麓規模夷爽而秀可坐十
餘人苟加洗剔之功則妙矣嘗語姑蘇袁永之金陵顧懋
涵曰可名其爲空平近惟見其敗草莽泯然無迹詢之
乃爲過客遊賞觀主憚於迎送遂尔更造以掩子因嘆曰
黃冠不識趣掩古而時情芳洞必荒徑空幸舊日名

星宿異名

五星二十八宿皆有異名不可枚舉聊述知者一二集解
其義錄出以俟知者木星故曰歲星張衡復名曰攝提曰
重華曰應星紀星蓋以木乃東方之精帝之子故用東

方之星宿名之耳惟火星止曰熒惑土星本曰鎮星張衡
復名曰地候亦以土義名之耳金星既曰太白詩又曰
明星曰長庚蓋以先見而見謂之明星後見而後謂之長庚
又昏見於西方西方與位故名爾雅又謂明星亦此意也
張衡云金乃白帝之子總有十三名曰太皞曰梁星以其
位西也又曰將軍以其形最大也水星曰辰星北方屬水
之故張衡又有數名角亢二星爾雅謂之壽星以其長於
列宿數起於此也氏曰天根爾雅解曰角亢下繫於氏猶
木之有根也故國語曰天根見而水涸旁曰天駟天關以
主馬也國語曰農祥晨正以立春之日農祥也然房心
尾三星總而名之曰大辰案左傳昭公十七年宋曰大辰

宋書

八

八

之璣蓋以正屬房心二星故耳郭璞又曰龍星明者以爲
時候故曰大辰心星一名三星具體而言也故詩曰三星
在天註心宿一名大火以三星之中者最明之故詩七月
流火之註云大火西流是也箕星詩亦稱爲南箕又箕斗
總名曰漢津蓋箕乃龍尾斗爲南斗乃天漢之津梁故云
牛星一名牽牛爾雅又名星紀郭璞曰牽牛中者日月五
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又名河鼓荆楚人呼爲擔鼓擔
前也女星一名婁女婁女之畢者也以織婦女工之畢故
名石氏又名婺女虛曰玄枵蓋玄乃黑色虛位正北故云
枵之語言耗也耗亦虛意又曰顯項顯項顯也亦以木
德位北之意又曰北陸國語曰天駟故左氏疏曰天駟玄

得別名也。室星詩稱營室爾雅謂之定郭璞曰定正也。作
宮室皆以營室為正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也。壁
東壁又營室東壁總名娥眉之口蓋以室壁四星相對四
方如口之故娥眉亦名豕常春秋襄公十八年歲在豕常
是也。奎婁爾雅曰降婁以奎主溝瀆之事故名降亦一名
大梁一名西陸皆以爲西方之故別名旄頭以其主胡也
又名晉史記索隱曰晉昴也畢星詩稱天畢爾雅謂之濁
郭璞曰或呼爲濁以星形名也參星中央參伐廿氏名鈇
鉞主殺伐義也井名東井以其義也鬼爲榆鬼以義名之
也柳謂之味郭璞註曰味朱鳥之口也按左傳襄公九年
味爲鶉火疏曰柳謂之味味鳥口也又名鶉火蓋鶉鳥名
也

彗星

人

人

火朱乃火色皆爲南方故也此外無別名者固不贅矣或
有別名而難解者亦不敢錄出天道幽遠術家各持一說
名不可以理會也如宋中興志以參爲大辰不知參伐乃
大辰也然參伐廿氏名爲大辰已不可解况又轉而他耶
姑紀一以證至於五星時或散變而爲妖星則有三十九
名此異也不足書也

生尅制化

生尅制化古今所言然生尅化皆易見獨制字則難明蓋
制者緣生中有尅尅中有用也凡生中有尅者謂如木生
火火盛則木爲灰灰火生土土盛則火被遏滅土生金金
盛則土不生金生水水盛則必沉溺水生木木盛則水

爲阻滯蓋雖生而反忌此所謂生中有尅凡尅中有生者
謂如木尅土土厚則喜木尅是爲秀鋒山林土尅水水盛
則喜土尅是爲權節提防水尅火火盛則喜水尅是爲既
濟成功火尅金金盛則喜火尅是爲鍛鍊全材金尅木是
爲斧斤斷削蓋因尅以爲美此所爲尅中有用故稱之曰
制者乃刊於生尅之中也

潮候歌

浙江潮候四季不同今官府榜於亭牛齒行於世歌括載
於書皆止得於春秋二時者也人皆不知予特編成三歌
使渡江者庶無中流之嘆耳春秋書歌云午未未未申寅
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春秋一報輪夏歌云午未未未申
辰辰巳巳巳巳午午

天

人

人

寅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夏日要分明冬歌云午未未未申
申寅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冬日行然此於潮候之
時固一定也而冬夏日之長短又當意會而消息之如夏
時之書日未出前二刻半天已明矣晚則日已入後二刻
半天尚未曙昔爲平書也冬日反是

天文不可曉處

三代以前明皇史官不可考也夏有昆吾商有巫咸周有
史佚至戰國時魯有梓謹鄭有裨臨宋有子常齊有甘德
楚有泚昧趙有尹黃魏有石申後世諸家不傳何巫咸其
德石申三家有傳耶苟以三家圖驗文得陳卓著後世
取之然陳卓所言群圖出入度數正是訛者雖辨訛不知

陳卓文何所取耶昔星出有巫咸赤星出有石申黑星出
自甘德今以三垣二十八宿不過三色不知當時諸人所
定又何也耶且赤者大黃者次黑最微何三人各止得於
一色而更不能兼一星耶王良造父同時之臣官者宗人
後世之稱而不知甘德石申又何能先言之耶天市垣十
二國名周以後有也何至咸之時豫可名耶皆理不究者
安得如高允考五星會景井者質之

錢塘

錢塘之名按史記始皇浮江下丹陽至錢唐歷代地志亦
有錢唐縣今至唐避國號始加土焉輟耕錄謂唐字從土
誤矣至以為以錢易土築塘避錢湖之水等事抗志以辯

天光未

人

人

其說考之什文唐途也杭地五代以前路止西北一帶通
近於錢湖湖西故謂錢塘耳

易時

唐德宗因暮秋微寒謂侍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袍與時不
同欲遷月群臣李吉甫等皆云聖人上順天時下盡物
理請降旨惟李程特以為月令玄宗所定恐不可易遂止
元周公謹亦以正月未生七月正暑十月亦涼欲遲一月
以為春秋秋方公時宜載之終卒雜志予以德宗人君
第欲修時節詔臣下吉甫公謹皆不學之士耶苟進一月
以定四時則飛灰落葉何以合律二十四氣真可如李賀
所云旋相推矣殊不知三代始建朔雖冬不同第以朝

觀會同凡事以此月為首春夏秋冬可易之耶月令品不
幸所定李程特以為玄宗此則不可曉也恐史傳不直故
耳

木水

木水者兩及木而凝水諺云木稼也洪範五行傳謂之木
斤主其甲范氏謂之木介介甲也亦兵甲之象春秋成公
十六年兩木水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之象水者陰兵
之類也君臣將執於兵之微焉氏通考曰木水者乃寒腸
木而成水妖不在木也冰花者乃冰有異而成花妖不在
花也予意洪範傳范氏辭恐若未當何休之註因後有沙
隨苦丘之事之故若通考雖得其理而未申明其義夫兩

木水者

人

人

也水也成花凝木也皆氣以致之極陰之氣凌陽於木則
木為受害故不在木與花五行之占木為少陽劉向謂貴
臣卿大夫之象是也又諺云木生豫達官帕亦斯之意成
化丙戌冬京都初霧下少頃草木皆白移時則枝柯皆玲
瓏如花矣明春李文達公卒此非其驗與

雙投橋

吾杭西湖南入路曰長橋宋誌俗名雙投橋昨讀抄本西
湖竹枝集元富春馮士順有詞曰與郎情重得郎容南北
相看只兩峯請看雙投橋下水新開雙朵玉芙蓉註以常
有情人雙投於橋故長橋名雙投

五山十刹

餘杭徑山錢塘隱居寧慈波天童育王等寺為禪院五
 山錢塘中竺湖州道場溫州江心金華雙林寧波雪竇台
 州國清福州靈峯建康靈谷蘇州萬壽虎丘為禪院十刹
 又錢塘上空下竺溫州能仁寧波白蓮等寺為教院五山
 錢塘集慶演福普福湖州慈感寧波寶陀紹興湖心蘇州
 大善北寺松江延慶建康九松為教院十刹

風雷異

彭文憲公筆記成化元年五月京師大風一時蕭牆以西
 地上有聲如雨電然視之皆黃泥九子學中如櫻桃大拾
 取而破之中有硫黃氣自以為非親見不信也都公譚集
 云松江上海縣地名十字廟有農家誦經風行者暑倦

置牛皮於檐下忽陰雲四合霹靂碎檐竿牛皮不知所
 何但見農家屋上荷針萬計皆長三寸許二書記之以為
 異也夫天地間莫非陰陽二氣之所為氣形而神寓焉形
 滅而神復於氣矣人物鬼神或長或變其歸一也當其陽
 氣奮激為陰所圍則逼迫近發出則成聲為疾風為迅雷
 遇一物焉翕而成聲而碎其得而知之此雷震人物風移
 樹木與此為土九為竹針一也或曰土九竹針故二氣變
 化之妙之所成然則若如櫻桃皆長三寸是孰為而孰較
 量之予曰正陰陽之氣所為猶雨之成形大小相同一氣
 年之也但其忽而形沒而聲此所以妙萬物而為神又曰
 陰陽不測之謂神

七元暗金日

陰陽家七元暗金之日有事大忌犯之者果驗蓋七元甲
 子共計四百二十年至弘治十七年乃禽星第七元甲子
 矣是年食宿直年算暗金日以星宿配五行陰陽以年各
 日為是近陰陽家不知遂以本日起之則非也雖有通書
 如無今以弘治十七年起逐年排定則後之甲子乃第一
 元虛宿起矣又可逐年排之也書之於彙易於便覽

弘治十七年起

甲子年	箕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暗金
乙丑年	斗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暗金
丙寅年	牛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暗金
丁卯年	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金
戊辰年	虛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暗金
己巳年	危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暗金
庚午年	室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暗金
辛未年	壁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壬申年	奎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癸酉年	婁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甲戌年	胃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乙亥年	昂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丙子年	畢星直年	屬陰星	巳日是
丁丑年	觜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戊寅年	參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巳卯年	井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庚辰年	鬼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暗金
辛巳年	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暗金
壬午年	星宿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癸未年	張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暗金
甲申年	翼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乙酉年	軫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丙戌年	角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丁亥年	亢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戊子年	氏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己丑年	房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庚寅年	心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辛卯年	尾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壬辰年	箕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癸巳年	斗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甲午年	牛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乙未年	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丙申年	虛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丁酉年	危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戊戌年	室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己亥年	壁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庚子年	奎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辛丑年	婁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壬寅年	胃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癸卯年	卯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甲辰年	辰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乙巳年	巽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丙午年	參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丁未年	井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戊申年	鬼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己酉年	柳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庚戌年	星宿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辛亥年	張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壬子年	翼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癸丑年	軫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甲寅年	角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乙卯年	亢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丙辰年	氏星直年	屬土星	丑申二日是
丁巳年	房星直年	屬太陽星	卯戌二日是
戊午年	心星直年	屬太陰星	巳日是
己未年	尾星直年	屬火星	子未二日是
庚申年	箕星直年	屬水星	寅酉二日是
辛酉年	斗星直年	屬木星	辰亥二日是

壬戌年 牛星直年 屬金星 午日是

虹蜺

淮南子曰虹淫氣也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陰陽不當交而交天地之淫氣也又曰淫惡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愚意朱子之說恐因淮南遂尔云然夫虹雖陰陽之氣非有微雨日光則不成此形也故曰日照雨滴而虹生今以水罨日中側而視之隨有虹蜺之章可見矣若謂之淫惡亦過也所以致後人解嘲蜺在東莫之敢指為夫婦過禮則虹氣盛而諱之莫敢指耳人朱子問虹蜺只是氣還有質否曰既能吸水吸酒是有形質只絲

補注

八

八

散便無了如雷部之神斯言可謂至妙也蓋二氣之盛自然有神若揚升處見虹之詩自以為明若刻畫近如咫尺得句云渴如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柏霞似有泥矣

七修類稿卷之六

天地類

天竺寺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白樂天題天竺寺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乃是題震州城外天竺寺今杭州府收入錢塘天竺寺謬也見蘇東坡詩集第二卷中

三十六雨

春秋說題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

文也

八

八

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京房易候則曰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以為時若之應據說題記之一年止得二十八雨一月四雨則又為四十八雨矣或有差訛不同其數也姑俟知者請究

求雨求晴漢文

嘉靖壬午浙藩承大中丞蒼梧吳公是舉之命督予註釋董仲舒求雨求晴二文務欲解其理所以然之故一時脫稿祇以為董二真可謂感於災異也後從往聞之宦客以二文考驗之南海驗之湖湘驗之南直隸矣因思亦嘗勞心於此檢稿遂錄于天竺寺前傳雅文難通處因於原文未暇改正不贅

齊三日衣黑衣而舞之一歲之終將終老有一附亦齋
日衣黑衣而立之附則一歲之終將終老有一附亦齋
菜池如春已上四時皆以水必開也為龍必取紫上必雨
而為之出如新論所為之龍必開也為龍必取紫上必雨
成而祭之也去四時皆以子之日子日水金生木支
也令吏民夫婦皆偶處陽和而後雨凡求雨之大體夫
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祭陽和而後雨凡求雨之大體夫
山神神原本無此淵積新夜擊鼓而祈之為其早也
大旱而求雨者為之求雨者為之求雨者為之求雨者
而求雨者為之求雨者為之求雨者為之求雨者為之
止雨

雨大多令縣邑以上日也水寒水噴入其地也
不能行絕道也通也也蓋井蓋之禁也禁婦人
不得出入市也令縣鄉皆掃社下也縣邑若至
雖令吏吏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耆夫若吏三人以上祝
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其一人也皆齊三日
各衣時衣春青色秋白色且豚一也日而祝以牛
也而祝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諸
敬進肥牲牛羊曰清酒以請社壇壝為止雨除民所苦
無使陰陽陽火也水不順于天天之常意在於利人

願止雨敢告于鼓鼓而無歌至罷而止凡止雨之大體女
子欲其藏而匿也夫欲其和而樂也故陽開陰
闔問水而開火故陽開而水闔也朱絲紫社十
周未朱衣赤幘言罷而止雨也朱絲紫社十
出至於社下舖而罷也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星亦
止則氣宣矣

東花園即宋之富景園也俗稱東花園者城之東下內有

有花池今園前民家之後尚存大池相傳舊矣孝宗嘗奉
太后幸此予考武林舊事紀事諸書皆同而吳廷輔覽勝
詩又以為宋姓妃居此非也今之姚園寺乃其所居蓋相
近因一園字之訛板現巷名曰白花蛇散巷乃百花池上
巷也亦訛傳云爾且考慈惠寺舊名慈濟在富景園之北
觀此尤見大街處正是其園而池端是民家所有者也
支干
鄭樵大儒也解支干之名以為是皆假借獨已亥有義耳
亥午又曰未詳愚以皆可為假借既以甲午亥甲乙本魚
腸丙本魚尾丁本魚尾戊本武己本庚庚也辛被罪也
壬懷妊也癸草實也子人子也丑手扣也寅體也卯脯也

已蛇爲也木之滋也申持簡而自也戌與戌成同意亥
承爲也愚按其說既多不據說文矣則亥乃日月星也又
爲星名午者特也又有交布之義獨不可爲假借乎已亥
既是蛇豕爲之雖正借之於時又不可爲假借乎恨不生
當時苟能問之必常有說若夫直解千支諸家不同史記
曆律書已缺戊已而說文多言於方位劉熙釋名又解戊
爲珍恤之類淮南鴻烈解申爲呻嗜似皆未當意以生物
隨時度幾明白今則參考諸書訓什於左甲者拆也言萬
物剖符甲而出也易曰百果草木皆甲拆乙言萬物物生
曲孽而未伸也丙言萬物炳然著見丁言萬物壯實之形
故邦國圖籍曰成丁戊戌也言物之茂盛故漢志曰孽茂
天紀卷六

長城義御

秦皇築長城起自臨洮至於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於外
十餘年而後成焉至今賴之役人未嘗有咸始皇者唐學
相宋朴獻建都之議曰去已求之衰就末王之王則裴鄧
形勢有四固之險轉輸之便宋李綱請都之鄭仲漁等增
添其說必有計之上也後代不知抑亦因其人而不取歟
嗚呼始皇致萬世之利而不知幸民怨於一身身不知建
國之地而不知除強臣於當時是皆有益於後世論者當
不以人而廢言可也

鍾山氣色

南京鍾山

太祖陵寢在焉雲氣山色一日之間青黃紫翠之不一人以

天地卷六

爲氣旺所致又曰如漢高帝隱芒碭而上常有五色之雲
予見沈約鍾山詩云發地多奇嶺子雲非一狀則知晉時
已如此也

湖水灌城

宋狀元陳亮云杭西湖之充足以灌城非建都之地謂湖
地高於城中三尺故也至今以爲奇論予則以謂不然湖
環二十里有餘城環將四十里矣况宋城南北比今尤長
計地之大小雖有高下是可灌乎若以今日視之湖與城
中等矣蓋日久諸物爲水火所毀者不知其幾矣唯七日
積尤不可灌明也

地震爲陰

後園雜誌載地震大時最多然皆夜也予年七十吾杭地動凡三次惟一次有聲亦皆夜時豈非地乃屬陰耶

列子論天

列子曰人終日在天中行止註曰自地以上皆天予意此句似有碍也人本在地上但登高之極方是天中故抱朴子曰自地以上四千里則乘剛氣而行此說方通

錢氏抗城門名

錢鏐時抗門十座城南自南秦望山北抵夾城巷東亘江干西薄錢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曰朝天門在吳山下今鎮海樓也曰龍山門在六和塔西曰竹車門在望仙橋東南曰新門在炭橋東曰南土門在舊橋門外曰北土門在舊菜市門外曰鹽橋門在舊鹽橋西曰西關門在雷峯塔下曰北關門在夾城巷曰寶德門在長山門外無星橋蓋時城垣南北展而東西縮故曰腰鼓城

天龍卷六

一八

八十一

七前類卷六卷終

七前類卷七

抗仁和郎瑛仁賢書

國事類

側微知貴

至正間

仁祖淳皇帝一日坐東室簷下

太祖侍側有一道士長鬚朱衣排闥直入遽揖

仁祖曰好箇公公八十三當大貴

仁祖聞言異之留之茶餅不顧而去及

太祖即位加進賢號通符其言於平帝王之父豈無異相又

寧知道士非仙而特來前告耳

聖誕

八

八十一

太祖生時

陳太后夜夢一黃冠自西北來至舍夾場於麥糠中取白燕

一丸置已掌中

太后視之漸長黃冠曰好物食之

太后應而衣之覺語

仁祖時口尚有香明日

太祖生志補遺以為實事而非夢誤矣

紅羅障

太祖龍藏之地舊有二郎廟一所當時

仁祖嘗居其側

太祖生時隣里遠望火光燭天至曉視之廟徙東北有餘矣

仁祖因取西河水澡浴

太祖忽有紅羅浮水上來遂用之以衣

太祖於是鄉人名其地為紅羅幃世皆傳之人嘗疑之予以商之玄鳥周之火鳥載之史冊不為誣也而聖人之生要自有異惜乎當時未奏收入實錄昨見泗志補遺載之甚詳也

子時食

太祖初生不食久之有僧坐於門側

仁祖問焉僧曰至夜子時自能食也因入取茶為禮而僧不

見矣

不生人物

肝胎縣唐興靈蹟二鄉即

皇陵碑所謂鍾離之東鄉也前有光明山

有紅廟因獲紅名今封神為都土地乃

太祖龍飛之地今方圓數丈不生草木而鳳陽一府亦少人

物豈非山川秀氣皆已鍾於前耶

江東籤語

太祖高皇帝初提兵渡江偶爾梳洗見江東神廟有木可代

將伐之祝請以神有籤頌靈應頌以問之

太祖寬宥姑從其請乃得一辭云世間萬物皆有主非

毫居莫取終然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遂害而不伐及車書混一為立廟南都是知天命所在鬼神已知矣豈人為哉

仇藍玦

太祖在皇覺寺時天下兵亂幸僧散避

太祖祝伽藍以玦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

舊則以一陰一陽報祝畢以玦投地則雙陰也如此者三

復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何報我天乃欲我從雄而後昌

乎則玦如前祝投玦如前神既許之固抵濠城依滁陽王

實至正十二年閏三月一日也

蛇蟠纓帽

太祖收雞籠山將還和陽時解鞍假寐有小蛇緣背左右驚

告上視蛇有足類龍意其神也祝曰若神物入我帽纓蛇

隨入卒報和陽被賊攻遂急行未至三十里又報曰暮官

兵善長敗賊矣因驚喜而忘蛇久乃脫帽視蛇居纓自若

乃引觴酌之蛇蜿蜒升屋雷雨驟至竟莫知所之也帝王之

興每有龍見亦此類歟

象簡龍衣

高廟升成龍升之日建文即位

成祖以燕王來奔而朝蓋以叔不拜姪也建文命百官

議之給事龔泰奏曰象簡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

地官中叙叔姪之情至今傳誦龔有一時答沃之才不知

此乃宋祖與杜審言同宴福寧宮樂人史金箚之辭但更之耳彼云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蓋杜乃宋祖母舅

皇陵碑

自古帝王之興皆位逼勢敵有以成其私志漢祖雖微亦為泗上亭長豈特有如我

太祖不階尺土者耶夫起自庶人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莫不誇張先世照耀將來至有妄認其始祖者也豈特有如我太祖特述其卑微者乎此可見天生豪傑上聖之資不可更常人等也英伏讀 御製集中

皇陵碑文未嘗不三嘆三頌而已惜世人止知其事而又未

知

八

八

太祖先已命臣下為文述亦詳矣仍以未稱而自撰此尤見聖澤之益聖也今故拜錄二文于左以示將來奉

天承運大建武功以有天下實由 祖宗積德所致茲敬擇

文詞 考據弗周則紀載弗稱敢以上請於是 上手錄

左 樂若曰朕幼時 皇考為朕言先世居句容朱家巷尔

祖先於宋季元初我時尚幼從父挈家渡淮開懇兵後苑田

家泗州朕記不忘 皇考有四子長兄諸某生於津津

鍾仲兄諸某生於靈璧三兄諸某生於虹縣 皇考五十

居鍾離之東鄉而朕生焉十年後復遷鍾離之西鄉長兄

侍親仲兄三兄皆出贅既而復遷太平鄉之孤村在歲甲

申 皇考及 皇妣陳氏俱下棄長兄與其子亦繼時

家甚貧無所同里劉大秀憫其孤苦與地一方以葬

皇考皇妣今之先陵是也堯既畢 朕執然無托念二親為

吾年幼有疾嘗許釋氏遂請於仲兄師事沙門高彬於里

之皇覺寺鄰人汪氏助為之禮九月乙巳也是年蝗旱十

一月丁酉寺之主僧歲數不足以供衆食俾各還其家

朕居寺時甫兩月未諳釋典惟此飢饉勞瘁三思歸則無家

出則無學乃勉而游食四方南歷金斗西抵無錫北至顏

州崎嶇二載泗州盜起剽掠殺人時承平既久列郡騷動

仍還皇覺寺又四年額溪漸黃有警濠城亦破 朕惟處

兵間與元兵相拒期年元兵敗去得其義兵三千人於定

遠遂立師之夜 皇考將知樞密院事老張詠連得民系

男女七萬人攻逐元將參政野先乃移師淮州轉戰和陽

渡江擊采石撫太平定業建康將相協心賢能匡贊西平

陳友諒東剪張士誠南廓八閩百粵奉款中原順服兵連

幽燕元君棄宗社而去 朕以十五年間遂成大業仰惟

先陵奇秀所鍾雖治葬之時厄於貧寒衣食指樵不能具

俗頌 天地之佑 祖宗之福也今富有天下顧無以懣

人子之情茲欲落墳改葬慮山川靈氣使休魄不安益

增悲悼結積土原封勢若峒阜樹以名木列以石人石獸

以脩山林之制而已謹獻陵曰

皇陵汝其攝事直言無諂 善長以 上手所錄付詞撰文

皇陵汝其攝事直言無諂 善長以 上手所錄付詞撰文

皇陵汝其攝事直言無諂 善長以 上手所錄付詞撰文

正善長等欽承明訓勉勵次惟古先帝王若虞舜漢高祖皆起自側微以成德業之盛蓋天將降大任於聖明必先有以起之今皇上述二親之劬勞與夙昔之出處刻石以昭先烈俾後世子孫知積累之厚創業之難思以繼承無疆之基詩云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嗚呼盛哉謹拜手稽首而為之銘曰 皇矣上帝厥命煌煌監觀四方有進者昌惟今

天子奮跡田里叱風塵靈仗劍而起汝穎始兵蔓於濠梁淵潛時晦曜其施張元君既否紊亂政理命將出師反敦入紀食殘汚穢肆彼割攘戰功敗切當國無章猛士陰兵陰平幸止茲戎驚奔歸者如水淵和米闕形勢莫當建義浩

孝子皇帝謹述洪武十六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賢工新造 皇堂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頭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况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不足以為後世子孫之戒特述艱難以明昌運世代見之其辭曰昔我父王寓居是方農桑艱辛朝夕徬徨俄爾天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而六十有四

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逝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得與塋地鄰里惆悵忽伊鄭兄之慷慨惠馳黃埃頽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莫何有榮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携幼東歸故鄉值天無雨道阻騰翔里人飲食草木為糧予亦何有公驚若狂

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為我哭我為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與路哀恻遙蒼汪氏老母為我籌畫遣子相送備禮祭香空門禮佛出入僧房居無兩月寺主封倉穀名為計雲水颺颺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烟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險仰穹崖崔嵬而倚壁聽猿啼夜月而嚶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風鴻淚俄漸灑以飛霜身如蓬蓬風而不止心滾滾乎若沸湯一浮雲乎又過三載年方二十而強時乃長淮盜起民生攘攘予思親之心明著日進盼乎家邦已而既歸仍復恭子坐佳三載而有雄者跳梁初起汝穎次及鳳陽之南爾未幾陷

城深而城墮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友人寄書云乃勸降既
憂且懼而可等詳傍有覺者將欲舉揚當此之際適遇而
無已試與志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抑奮臂而
相戕知者為我計畫且陰禱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
何祥神乃陰陰乎有警其氣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則不
吉將就內而不妨即起趨降而附城幾被無知而創少頃
獲釋身體安寧從遇朝暮日夜戎行元兵討罪將士揚揚
一獲不得再獲再獲移營易旌旗相望已而解去弃戈
與鎗子脫侶隊馭馬空馭去遊南土氣舒而光唱農夫以
入伍事奉是匡不逾月而聚集亦熾敵野而盈岡率渡清
流戍守潯陽思親詢舊終日慷慨知仲妙之已逝獨存附
馬與甥襲附馬引兒來接我外甥見舅如見娘此時孟嫂
亦有知甥兒輩女皆從傍次兄已歿數載獨遺寡婦野持
筐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時聚會如再生奉本訴昔以難
當於是家有眷屬外練兵餉群雄並驅飲食不遑暫宿和
州東渡大江首撫姑熟禮義是尚遂立建業四守閭防礪
兵秣馬靜看頑頑群難自為乎聲教戈矛天下鏗鏘元綱
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何有乎仁良予乃張皇太師飛
旗角元勇者効力智若贊襄親征荆楚將平湖湘三苗盡
服廣海入降命大將軍東平吳越齊魯靡乎其疆西有
平伊洛嶠嶠地臨河湟入都胡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鋒必
而輝若坐平已而長驅北并澤河山之內外民臨咸仰聞

中一日即定市巷笙簫玄菟樂浪以歸反籍南蕃十有三
國而宋王以金陵而定昇托虎踞而儀鳳凰天塹星高而
月輝滄海鍾山鎮嶽而密接乎銀漢欲厚陵之微壑卜者
乃曰不可而地且藏於是祀事之禮已定每精潔平蒸嘗
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為此勒石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
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汲筆以述難論嗣以撫昌稽首頓首
再拜願時時而末享

朱氏世德碑

瑛舊於先輩大臣家獲 朱氏世德碑一通乃我
太祖之手筆也 御製集中所缺近又見剪勝舊聞所載與
此本有異因借校觀訛者辨之疑者存之各於其下什焉

尚或字訛句漏謹依原文拜錄於左碑云本家舊開本朱
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舊開本巷在通德鄉上世
以來服勤農業五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
次一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舊開本胡氏生二子
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配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
二公初五公初十公九四公初一公娶王氏是為祖父母
有二子長五一公次先考五四公諱世珍元籍陶金戶非
土產市於他方以供歲賦舊開本無先祖初一公困於役
遂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十有二歲先考
才八歲先祖營家泗州置田產及卒家道日替由是五一
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朱考君舊開本因至鍾離同居

祖為資德大夫淮舊開本南等處舊開本中書省舊開本左舊開本

曾祖妣侯氏吳國夫人

丞相大尉蓋降本作平章或作止柱國同炎吳國蓋降本作非公先祖姓王氏

先府君開府儋司錄軍國重事平章諱西非丞相吳國公

先州陳氏吳國夫人以閏三月十一日燕間本作閏三月十三日抵諸

作行非宜學今勉建事功由已能貴先世靈表之澤垂

之至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先社又稱焉善天地無字之韓德字茂功後元
本有子孫當體祖父之心循舊聞本德存仁舊聞本作以
我字舊聞本子孫當體祖父之心循舊聞本德存仁舊聞本作以
其者仁善是吾之善也舊聞本作是務善于舊聞本作

以傳信將來有所考焉

我

惟元世祖其面多為汨痕所汙塑工頗加修飾越宿則又

如故也

太祖間知幸廟以手指曰勝達子勝達子汝胡人入主中國

可謂幸矣今不革去者以尔亦一代之主

朕今天命人歸俺有天下於汝子孫不加殺戮但驅還北則朕之待勝國亦可謂有恩矣汝何恨耶母再啼哭於是朔工

明自遂奏世祖面無消矣

理府

貢州中
貢州中
貢州中

七脩類纂卷之八

國事類

元末擾亂

貢州中
貢州中
貢州中

杭仁和郎瑛仁實著述

至正初伯顏變亂舊章江西遂有朱光卿廣東羅天麟陳

瑄萬湖廣吳天保浙東方國珍相繼竊動又賈魯開河生

變吸嗽石人之事興則韓林兒徐壽輝芝蔴李三枝起而

蔓延天下若福建陳友定懷慶周全臨川鄧忠安陸俞君

正浙西張士誠陝西金花娘子江西歐道人襄陽莽張岳

州潞張安慶雙刀趙濠州孫德崖紛紛不一皆東南之賊

也長淮以北則山東又有王信陝西李思齊隴西李思道

國事類

八

太原王保保汴梁元太子此多元之將臣亦各據地互相殺戮天兵臨之或降或遁矣今以所知者畧述其本末事情書之於左不知者待博識者又補之焉庶或可以參考於國史也

方國珍始末畧

方國珍台州寧海人力能走及奔馬其居有山在中曰楊氏嘗有童謠曰楊氏青出賊精至正八年蔡亂頭割劫海商方乃為國宣力勦賊而總管焦鼎納蔡之賂反黜其功方忿曰蔡能亂我不能耶遂與弟國彰等叛至十六年降元為海道漕運萬戶羈縻而已十八年天兵取婺州自料非其敵也十九年降

太祖遂歿歎書曰國珍生長海濱魚鹽負販無聞于時向者
因然措跡處也無所迫於自救而已惟明公倡義豪傑東
渡江左處有形勢以制四一奮場威武國珍向風慕義欲
歸命之日久矣道路阻遏不能自通今聞親下婺城撫安
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從不棄微愚復加訓諭開其昏瞶
俾見天日此國珍所素欲也謹遣使奉書上陳懇款或有
指揮願效奔走然既入貢陰復泛海北通廊擴帖木兒南
交陳友定圖為犄角至吳元年王師討姑蘇擁兵坐視
太祖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惡其畧曰爾起事時元尚承平
倡亂海隅遂陷三州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山島二十餘
年朝送款於西蕃送款於北此豈大丈夫之為一也吾下

國事未入

八

二

發時雖多豈暇與爾較勝爾滑子納降吾不逆詐數
年之計生兵隙二也近者浙之東西諸郡漸下爾陰蓄
異志即吾虛實三也未有疊端先有猜忌四也易交輕悔
五也廊擴帖木兒以曹操之奸旋為人敗吾中原已得其
半爾泛海遠交聲言擊我以速怨尤六也彼若有事爾遠
難援彼若無事交疎禮薄禍亂由生七也爾兄弟無功於
元坐要名爵跋扈萬端今歸或又不能保八也爾兵數出
上帝好生遠天雷民九也爾能盡驅溫台慶元之民與吳
勝召丈夫事也今復遣數舟徇偷竄竊十也吾遣兵入浙
張士誠將士盡皆降附爾誘我海上七家作亂近來匿其
也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奸謀惡爾乃陰羽潛結遙為

韓授以許交許友自疑言十二也爾乃擇交大國有一無
二尚可以保全矣不報六月責國珍貢糧二十萬仍以書
諭其畧曰汝初獻款謂杭城在即米歸豈意挾詐張士信
接境取爾甚易不收加兵者吾力制之故爾安享三州爾
却遣奸覘我潛結陳友定今明告爾師下姑蘇即取溫台
水陸並進爾早改過以小事大尚可保富貴也不然與我
較一勝負亦大丈夫之為也不然揚帆竄入海島吾恐子
女玉帛反為爾累舟中自敵國也且慎思之國珍於是無
航海之計然又遣子明完奉表謝罪乞歸降曰臣聞天無
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前
質荷

國事未入

八

三

主上覆載之恩久矣不敢自絕於天地故一陳愚衷知必有
以容臣者臣本庸材昧於學術遭時多故起自海島非有
父祖承籍之勢與眾馳逐又非有圖成望大之心必欲得
湯武之君為之依附而已何者王師之渡江左震電揮至
於發城遠近震驚是以遣子拜師歸心効順惟時固已知
主上有今日矣但無所以依日月之求光望雨露之餘澤而
主上推誠布公賜手札歸質子俾守城邑如錢鏐故事奉
約束不敢有違意從子明善不戒邊疆擅搆端得罪
故不可解今日守疆之吏馳走飛報言天兵遠臨聞之不
勝駭愕惶惑失措遂俾守者奉迎王師然而未免浮海何
也昔者孝子於其親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適與相類竊

自外拾年之間非主上無以至今一旦墮墜天下後世必有以議臣者故昌斧鉞之誅遣子入侍伏望復全覆育之恩更知生成之賜容歸海島老死深淵使子姪得全餘生以報德實為萬幸

太祖始怒其反復察未憐之乃賜書曰汝外示歸誠中懷謫詐吾姑容之待汝自效豈意汝行小智愈肆奸究竟背前約致勞我師汝尚不歸命乃處于海上猶欲觀望成敗今辭其來應當以汝此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汝勿自疑率眾來附悉從原宥不報九月命參政朱亮祖討之初亮祖至台方國瑛欲遁去會都事馬宗讓自慶元還言國瑛治兵為守城計國瑛始拒守然士卒懷畏我師攻擊國瑛

度不能守以巨艦載妻子夜走黃岩亮祖遂入城徇下仙居等縣迨至黃岩國瑛燒殺宇民居遁海守將哈兒普降十月已亮祖進兵至温州陣於南城國瑛部將率兵拒戰敗之破其太平寨餘兵奔入城亮祖四面攻打晡時亮之獲負外劉本易方明善先挈妻子遁去十一月亮祖率舟師襲敗明善於樂清之盤嶼進至楚門海口已丑又命湯和共討之和既至慶元國珍遁入海島國瑛及明善來降送之建康後洪武二年湯和降執國珍於海朝以之為廣西行省左丞但不之官食祿於朝實錄之言也又見

漢惟二子未誅恐不然也

張昶

張昶仕元為戶部尚書以奉使來朝

太祖見其才敏晉用之累授參政昶外示誠款內懷陰計與楊憲胡惟庸皆相善昶有才辯知識明敏熟於前代典故凡國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裁決如流事無停滯昶恒自以元臣失節謂不能無議已心者心常快快時廓輿帖木兒兵尚強元都未下昶竊語其所親曰吾若得歸元是所願也問使人上書頌功德勸太祖及時娛樂上以語太史令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基曰誠如聖見必有使之者

上

人

上

上不欲竊治但斥之焚其書復勸

太祖嚴刑法重賦役多陳厲民之術欲

上失人心陰為元計上皆不從昶不自安時元主謂昶已死贈昶官謚擢用其子會平章李文忠下杭州以元平章

長壽丑的等至京師

上釋之遣歸元昶乃陰托長壽丑的奉表於元且寓書其子

詢存亡會昶卧病憲往候偶于昶卧內得書表遂奏之

太祖命大都督府按問昶書八字於牘曰身在江南心思塞

北上始惜其才猶欲存之及得其所書牘詞曰彼意叛

矣是何赦焉遂誅然此於大明實錄上得之於平昶繼代

我

太祖觀此亦姜維之志也又能於死生之際明焉豈非忠於
元者乎况其文成於國朝夏元吉諸公寧無抑揚於中
予觀元史未書起節畧見於劉基傳中故特錄出之

沈萬三秀

國初南都沈萬三秀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
是其花園原在蘇州府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乃其所築

太祖常犒軍萬三欲代出犒銀

上曰朕有百萬軍汝能通濟之乎對曰每一軍犒金一兩

上曰此雖汝至意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

太后苦諫彼固富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殺之得源雲

南其婿余十舍亦派潮州今開二家子孫尚富富乃點化

且其卷八

八

人本

之術也詳近峯閣畧

張士誠始末畧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民至正十三年與弟士義士信士德

壯士李伯昇等攻陷泰州十四年僭王號周建元天佑十

五年據高郵十六年田通州渡江遂陷蘇州以承天寺為

府遣兵陷湖常松江諸路七月攻破杭州丞相達識帖睦

爾畏遁或以苗軍揚完者勇猛有軍引其黨自嘉興擊敗

士誠然元軍尤殘虐也十七年太祖駐師金陵既與按

境雖常通書被其拘使遂用師京口漂陽等地互有勝負

三月命徐達攻常州擒其弟士德母痛令士誠請和每歲

輸粟十萬金幣若干太祖初許之後復書數其開費拘

我使臣之罪每歲要銀五十萬鄭使等事士誠不報浙省
左承達識則請命於朝授士誠太尉遣參政周伯琦招諭

之被其晉吳至二十年關土益廣南自紹興北至濟寧

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據之時皆稱張吳王

太祖欲取士誠謀于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號不

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耳

太祖用其言始置之二十三年復據杭州因以弟士信為平

章二十五年

太祖命遣徐達常遇春等水陸並進遂克泰州明年克高郵

興化又明年祭江告神大舉伐之敵亡誠之罪曰私販鹽

貨行劫於江湖兵興則守聚兇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

國史卷八

八

七

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參政趙璉

囚其待制孫撝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

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

親弟再犯浙省揚矛直擣於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於

元其罪四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

朝之召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相其罪六

也知元網已墜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太爾南臺大

夫普化帖木兒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卻我邊民其罪八也

詔諭江南使常遇春等先攻湖州湖州既叛然後移兵姑

蘇秋攻湖州弁山水寨與五太子大戰遇春稍却薛顯率

舟師直前奮擊敗之五太子及宋遜呂珍等以舊部降五

太子養子本姓涿短小精悍平地能躍丈餘又善沒水遇珍曉將也誠倚之至是春氣繼而張天祺李伯昇亦降於是達軍直擣姑蘇十一月癸酉圍姑蘇達督軍攻安門士誠出兵拒戰指揮副使第成左脅中矢死之於是攻圍益急是元年丁未太祖又以書諭士誠書畧曰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亦當革心順天以全身保族如漢竇融宋錢俶是也今尔能附順其福有餘無為困守孤城自取滅亡不報伯昇知其勢急使客詣士誠門說降又不報六月士誠既被圍又欲突圍夾戰規間門少疎將奔過春覺其至分兵北濠與圍又未决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喇紀都率兵千餘助又自出兵

書畧

人八

山塘為援陣少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尔為猛將能取此乎弼遂揮雙斧往擊敵勢轉遇春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溺死沙金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死有輿入城忽忽不出一日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挑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九月城將破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城外雖多中傷奈城中木石俱盡達督將攻破葑門城遂陷時八月辛巳也達又遣李伯昇往諭士誠自經伯昇趙世雄抱解昇出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起昇至中省竟自縊死

陳友諒本末畧

陳友諒汚陽漁人子也與其弟友仁友貴至正中聚衆

掠於村落官軍累討不能平率所聚往從譚田徐壽輝蓋徐初起紅巾其時甚盛國號天完友諒至使譚元帥倪文俊下友諒心不平十七年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衆襲殺之遂奔其卓自稱平章十八年陷安慶守將余闕死之復陷龍興略奔瑞州時壽輝聞而欲徙都之友諒忌其未不利於己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為出迎伏兵城西俟壽輝入而閉門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徒擁虛器而已還以江州為都自稱漢王改元大義事權一歸於己遣將康泰等寇邵武等府又隄陷吉安撫州贛州襄陽等府信州則守臣伯顏不花的斤死之聲大勢重統有湖湘江右二十年挾壽輝率舟師

書畧

人九

以行謀死壽輝於采石江中及未陷池州太平等府遂與天兵接戰連年互有勝負遣將張定邊陷安慶復犯建康太祖乃下令諸將曰觀其所為不滅不已尔等具厲士卒以從大將軍徐達進曰師直為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翰林學士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奔武昌友諒忿其弼場口號乃作大艦未攻洪都自為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口空國而奔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兵戴竹盾禦矢石攻城城且壞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

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政乃遣使詰責

東告急

太祖親率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旬有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實正至廿三年七月也乃與書曰昨兵對泊諸磯管遣使齎往事不睹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讐自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英雄與問罪之師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淫虐之徒一掃而亡之湘陰劉氏亦懼而往此公心腹人也部下諸將自此而夷江淮英雄惟有吾與君耳何乃有相吞併公今又將舟師與吾較勝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使力驅騎兵未死城下

國事卷八

八

十

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外逃亦宜脩德勿作欺人之惑却帝名而待主可也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遂巡至於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震明日諸軍接戰至曉東北風起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其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皆燔死遂不敢出然勢猶盛也又與之書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爲無策棄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足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鄱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奉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就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

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指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今棄尾大不掉之舟損兵弊甲遲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也乎公早決之辛卯復與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遠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飲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壬戌友諒自死突出將奔還武昌

太祖親率諸將敵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願而死諸軍潰散實八月二十七日也其時擒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五年餘年十四

國事卷八

八

主

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子理徑趨武昌立理爲帝改元德壽二十四年天兵克武昌擒之悉平右陳氏始末如此我

太祖書辭如此陳亦可謂鯨敵也使劉伯溫不勸

上先伐之養勢耳大欲一時克除亦難矣哉觀其初犯建康日下欲城降者有欲走據鍾山者及戰龍江石灰山功臣錄皆曰殺傷相當戰鄱湖則御州膠於沙灘韓成假帝投水使無金木相犯之日以決一勝爰及乎殆然而天命有在固不能逃貫睛之流矢也耶

韓山童

至正十一年黃河決參議賈魯欲建不世之功首勸脫脫

丞相開河以復大禹故道山東連荒復集夫數十萬民恐已思亂矣而萊城人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至山童因萊陽有男過歲長四尺餘腹如世所塑布袋和尚者遂倡言弥勒下生天下當亂又陰鑿一眼石人預埋當開河道鐫其背曰真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極者得之驚詫而倡亂矣河南江淮之民翕然從之劉福通等共尊山童為主然為官兵捕急山童被擒其妻楊氏與其子林兒逃之武安福通等據朱皋十五年攻破羅山舞陽縣又陷汝寧光息二州自礪山夾河迎林兒為帝號小明王以杜遵道等為丞相詐稱徽宗九世孫國號宋改元龍鳳偽詔畧曰蓋王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蓋

宋王璽

人

宋王璽

以宋廣王死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之故又陷柝柝庵已太清宮材為殿居之後朝廷發師討福通奉為主道安豐然而亂階既成其黨毛貴口豐李武崔德等四出攻掠天下擾攘尋俱敗死獨林兒直至二十七年方死蓋不為天兵所討故也

徐壽輝

徐壽輝又名貞鄆州羅田人生平以販布為業至正十一年天下已亂有瀏陽彭和尚能為偈頌集衆念佛心欲為亂一日徐浴於藍塘身起光芒衆乃驚異遂與麻城鄭普勝等倡為妖術立徐為主舉兵以紅巾為號據蘄水陷黃州稱國天完改元治平近遠響應於是遣徐明遠下普朗

等盡陷湖廣之什七復遣項普等略徽饒諸州遂犯昱嶺入杭州為並博霄所敗十三年詔平章卜顏帖木兒等合兵討壽輝於蘄壽輝遁去擒其偽將四百人十九年其將陳友諒迎壽輝於江州二十年為陳弒之然徐死矣其下友諒等大亂東南尤為盛也

劉福通

劉福通潁州妖人也至正十一年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共鼓妖言立韓山童為帝紅巾為號衆至十萬陷汝寧等府以遵道為相已為平章後惡遵道專權擢殺二府才為京自稱太保性極殘忍所過以人為糧山東河北多為殘害林兒徒寄空名於上也又分兵二道關先生

劉福通

人

劉福通

破頭潘馮長男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一路轉掠塞外攻陷上都焚燒宮闕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直趨關中陷興元鳳翔等府毛貴等陷山東皆十八年以後事也時福通為察罕帖木兒發諸道兵計之力不敵奉偽主道安豐因是三道各有據地尋俱敗死後福通又復犯汴殺其守將竹貞出入淮汴至二十三年為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之

倪文俊

倪文俊黃州黃陂人世業漁其生之夕母夢白虎入室因多勇力號黃子至正十五年聚衆陷武昌漢陽等路迎斬州盜徐壽輝為主已為丞相然徐名雖君權實任倪也

樂小舟晝夜疾行出人不意所致克捷擄威順王妻
如教其子報恩奴與湖南元帥甄崇福遂陷荆鄂潭岳黃
斬澧衡常德寶慶江陵洪吉等府十七年又陷峽州川蜀
諸郡然嬌恣暴狠撫下無恩欲謀殺壽輝不果自漢陽奔
黃州未幾偽將陳友諒合兵陳因假以出迎伏兵城門襲
殺之前一夕母復夢白虎死而文俊自見大星落舟前笑
曰不知何大官人又死吾手嗚呼一盜之亂內應母夢上
干天象况天子乎

芝蔴李

李二號芝蔴李蕭縣人至正十一年與趙均用彭早佐亦
燒香聚眾反攻陷徐州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十二年
朝命脫脫討之攻破徐州李二遁後卒趙彭二人奔濠州
先是定遠郭子興見汝穎兵起與孫德崖亦聚眾援濠州
自稱元帥二人既至郭孫友屈已事之繼而彭死均用遂
專任郭不堪與下自往取濠州而均用尋往濟南假與宋
將毛貴合襲殺毛貴進據益都其黨續繼祖有遼陽入益
又殺均用後與郭部互相仇殺俱滅

明王珍

明王珍隨州人長八尺重瞳弓矢之首也為飛矢損右目
時號明眼子至正十五年倪文俊陷沔陽遂為其將攻陷
成都等府遂分兵守之後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繼
而壽輝偽將陳友諒襲刺倪自為平章復矯徐命使王珍

會兵建康明憤陳之逆殺怒曰汝能為帝我不能耶遂據
全蜀不與陳通二十一年陷嘉定路為李思齊敗之又明
年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使其特揚尚書守重慶文為帖
木兒所敗退居於蜀自稱蜀國王號大夏改元天統居位
六年為弟所殺妻復圖殺其弟立其子為小明主二十七
年詔李思齊討之不果洪武初天兵破蜀母子俱降母召
入宮明主與陳理命海舟發高麗飄飄然入於海矣

元亡

至正十二年抗潮常不波十九年京都子規啼並載正
史至廿二年順帝幸諸哄大都城覆遂禁軍民畜猪狗
天兵未至京一月有餓鴟鳴端明殿作滅胡之聲帝命書
射者終莫射中天兵既至柳林遜明帝召百官議戰守之
計忽有二狐自內殿出帝嘆且泣曰官禁嚴密此物何得
至此非天之所以告朕哉並見草耶命開建德門北去實
二十七年九月也明年太祖聞君應昌馳書示以禍福
因答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
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有
俊才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臺觀鴈鳴呼杜
鵲啼汴京地氣自南而北尚知亂將作矣况至於燕乎抗
潮三日不波宋社雖矣况至二年之間之不波乎後乃歷
歷多難豈非猪乃朱姓而狐乃胡人哉觀其嘆泣長往答
詩知道謚以順帝不亦宜乎野史訛為中山王可執而縱

之非也

生員巾服

漢酈食其以儒冠見高帝註曰儒冠側冠也予意恐即今之生巾又讀禮記玉藻篇曰士練帶練帶即古之紳也又曰士服則素積蓋麻衣皂領袖下素裳是也今何帶易以絲素積易以藍衫近讀大明實錄然後知

太祖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令工部製式凡三易之自命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縹軟巾垂帶謂之襴衫又聞常親服試之至今藏於內府蓋無取於前朝之式及其以貢舉入監國初不變所服洪武末許戴遷陽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上問着藍

學士

人

人業

衣者何人左右以監生對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圓領也

七修類稿卷之九

杭仁和郎瑛仁實著述

國事類

周張二仙

太祖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時有周顛仙者謁道左

上命登舟一語不發

上問友諒何如對曰前途覆舟又曰破一箇桶又一箇桶上怒令推水中見其不溺而行於水面復召之同舟無何舟果覆衆皆驚駭得周而免又有鉄冠道人張中宇景華者時亦從

太祖在舟友諒中流矢兩軍莫知也道人望氣語

人

人

上曰友諒死矣使

上作文番系陳軍遂為奪氣敗去見宋史呼二人皆仙也今人但知劉伯溫為木相尅使

太祖避於午時之說而不知二仙已先從

太祖於舟天時人事已際遇矣友諒雖勢大安能勝之

本朝取天下先後

至正壬辰閏三月一日

聖祖起兵濠州徇定遠攻泗州靈璧破元平章也先帖木兒

兵因取滁州六合率趙德勝耿再成禦却元師乘勢取和

州真州渡采石取太平集慶鎮江常州嚴州廣德長興

國宣州江陰徽州揚州池州建德婺源浦江甌興衢州

緒 親征婺州改為平越府取諸暨紹興遂歸方氏畧
慶元復池州征安慶拔慶州又降福寧州大戟龍灣破反
諒之師復太平安慶因取信饒 親征九江走友諒又降
建昌南昌龍泉袁瑞撫吉以及斬黃興國沔陽苗將作梗
吳兵來圍劉基撫定三衢天壁誓拔慶州南昌復而江右
全友諒滅而武昌震陳理歸降常德荆州衡陽夷陵安陸
襄陽荊州南安後先歸附悉師淮東海安泰州通州高郵
淮安濠泗廬徐宿州以次收降李文忠降杭州進取紹興
華雲龍取嘉興而俞通海亦取太倉崇明嘉定崑山松江
遂從徐達進圖蘇州士誠執而浙西寧國珍降而浙東定
自此湯和南入閩中徐達師出長淮克沂州嶧州向青州
轉取濟南萊登以及東昌東平濟寧引而西上黃河敗陳
州汴梁河南虎牢陝州潼關鄧愈出襄陽亦攻克南陽唐
鄧葉縣舞陽魯山汝寧隨州德安以及金商鄖陽均房隘
諸州河南無兵引師而北檄諸將會於東昌薛顯通源僞
友德馮宗英取衛輝廣平彰德懷慶澤潞平陽絳州拔臨
清德州郭英進破通州元主北走徐達因克元都遣將徇
下順德河間保定真定以至平定州謀取山西而胡美何
文輝入彰關取建寧檄定興化泉州汀州吳禎取福州湯
和克延平而邵武漳州亦望風納款楊璟攻克永州寶慶
道州桂陽常寧武岡全州移師靖江廖永忠朱亮祖自福
州海道進取潮州惠州廣州陸仲亨胡通自贛州由南英

畧韶州南雄肇慶連州與永忠亮祖會于龍潭永忠馳檄
海南海北九貢日南三十余城皆納印請吏自是沂河由
肇慶德慶行定蒼梧鬱林潯貴永忠向南寧亮祖以兵會
楊璟屯于象鼻山克靖江又降田州太平永忠亦取南寧
柳州象州賓州降其平章阿思蘭附廣入苗班師還朝即
命率師偕徐達北伐達已先自北平率常遇春郭英傅友
德襲曠廬破王保保遂取大原乘勝遣將取武州朔州大
同宣府燕代復寧引而西破鹿臺由河中趨潼關師抵西
安降王武珣龍州破任從進攻鳳翔臨兆又降李思齊
遂征平涼遇春還師北伐大破元也速之兵東畧全寧大
興上都徐達亦督諸將復慶陽斬張良臣文忠經由馬代
救大同擒脫列伯軍威奮揚元主遠徙雖絕恢復之念每
肆憑陵之毒由是徐達三師定西而寧夏延安甘肅瓜沙
始復漢唐之舊文忠屢出野狐而興和合剌開平應昌驪
駒乃無達鵠之虞北狄既平西師復舉馬雲出鎮遼左以
安載觀友德連拔階文綿漢直趨成都未中襲破瞿塘夔
州亦抵重慶明昇出降戴壽純擄昇克保寧遂收四川歲
在辛酉雲南是征搗赤水徇曲靖戰白石寨雲南收永寧
城烏撒甸建昌潯江臨安尋甸楚雄集大理定鶴慶麗江
車里平緬擊破烏撒東川建昌芒部雲南叛酋楊苴等斬
首九萬級檄定百蠻之種咸加八僧之拜聖貴俱平友德
功第一沐英次之自是內而湖廣四川外諸州若

宣慰宣撫安撫軍民指揮長官等司外而安南朝鮮南海西域等九十國皆奉表入貢而一統之業成焉其間武將持戈血戰之危謀臣出奇破敵之劇明良際遇之艱危僨服馭之難興誦厥迹令人惕然垂涕經者言漢之盛衰

妄稱林兒

韓林兒世里起兵已載前卷閩當時傳乃瀛國公次子為韓內侍所養山童得以為子自稱徽宗九世孫也國號宋汝諡劉福通等各尊為小明王晉冀河南大半為其所有故太祖龍灣之捷諸將亦欲奉之為帝惟劉基以為彼牧豎爾不肯拜又龍飛紀略以

附卷九

人

八四

太祖行移則稱其為皇帝聖旨自稱吳王今旨直至林兒死後建號稱年然子據朱氏世德碑言果承其正朔稱龍鳳年號受其官爵稱吳國公等語若是必惑於當時訛傳之事矣紀畧又比之更始劉盆子此已或非謂遲不建號比周文王以服事殷此則尤非也想國初臣下多一時武將

太祖既與之合又以先入之言為主未暇細詢至二十七年元既亡而林隨以死天之顯示可知矣

二楊真識

漢庶人囚

成敗而不當繼嗣遂有謀逆之念仁宗踐祚已每有輕之之意及遂移檄以誣夏忠靖等奸邪誤國特未出兵耳夏等入

謝罪

宣宗曰是假卿名以興兵耳命坐屏人語則楊文敏公首勸親征以往事可鑒數十言剴切之甚且曰兵貴神速遂辭程而進六師臨城始大驚出降罪人既得朝廷遣尚書陳山迎

駕山因進曰移師趙府一鼓可擒也文敏亦曰時不可失上令楊文貞公草勅文貞曰事須有實鬼神可欺我與文敏反覆辯其朝廷止一親敵當過卒而入其罪

皇祖之靈安乎上不擇還京過日召文貞曰

聖考與趙王最友愛當思保之之道吾封群言差人賁去俟其自處趙王得璽書及言者章即日獻護衛上表謝恩有

此

人

八五

上待趙益厚嗚呼二府非文敏文貞言之懇懇則罪人何一時即得而朝廷至親死於無辜親親之道安能盡耶

山後諸州

按大明實錄洪武二十二年五月遣使勅諭故元遼王阿里失禮等於大寧等處立三衛為以阿里失禮為大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海撒男答為溪福余衛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為朵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觀此則長陵未許北虜時而山後諸州先皆為其屬矣况復與之耶此亦當時之失計故君庸之外所特為藩籬者止宣府耳而遼陽一帶不可通也

滁陽王

至正壬辰汝穎兵起定遠郭子興拔滁梁援之時

太祖潛民間為訛言所通懼禍將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
為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子興子興親馳活之撫之
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為親兵居數月子興謂曰汝卓居
當為汝婦子興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次日夫人忽
見悅指謂曰方今兵亂正當收招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
不撫於家使為他人之親是失智矣子興悟遂以女妻之
孝慈皇后是也後子興南至河陽薨歸葬滁州洪武初追封
滁陽王立廟於滁祀之又以其女為妃生蜀王豫王如意
王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上觀子興事實召太常丞張來儀諭使為文刻于廟石

議親功臣

皇明祖訓所載合議親戚之家內係功臣五人魏國公徐信

國公湯曹國公李西平侯沐武定侯郭我
朝帝女下降后選厥人皆法二帝三王之道也然觀其所載
如此此可見其厚待五人矣

國初文臣生封武臣見在者

國初文臣受封將李善長以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汪廣洋以
中書右丞相封忠勤伯劉基以御史大夫封誠意伯後汪李
皆賜死絕封惟劉善長襲封武臣封公侯今在者惟中山

王徐吟寧王沐武定侯郭懷遠侯常鳴呼不數十年而功
臣皆沒矣哉

仁廟聖學

野記載

仁廟資質甚美詞翰並精聖學外尤喜舉茶每試錄至則
票摘殿處以語官官極允當也又瑣綴錄載仁廟和曾
子榮着棋詩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
曲路當知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隙出車收敗卒臨河飛
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王公以詞
藻宋儒似勝曾詩予意曾詩惟第二句并結得體豈得如
此詩句句有意趣也昨見張談中載

聖學

仁廟與王汝玉一札乃欲學詩學表之事孜孜數百言甚為
好學然後知野記之言不誣詩之所以妙也

劉成

劉成靈壁人從

太祖取金陵等處陞總管改海寧衛指揮征偽吳張士誠提
兵往來浙西多有功焉後殺賊中流矢傷額而死朝廷
無報功之典今功臣錄中以為人思其功而立祠祀之今
攷浙西之地無聞焉恐亦傳聞之事歟

寧王

寧獻王世高廟第十六子也封於大寧大寧即承順等三
衛之地靖難師起與之協謀蓋燕時兵力不敵特藉大寧

胡將指揮兀良哈人馬以取中原耳

太宗登極寧主入見願以遷國入內地於是遂居南昌一以註書作書為事以消朝廷相疑之心而大寧之地既無王府又無牛將原得其兵之力也因棄與之矣正德末年寧王之孫宸濠叛逆賜死

毛老人

國初朝覲九州縣老人亦與焉某年

太祖問老人曰朕築室後湖為藏天下黃冊當作何向一人

曰當東西相向早晚日色所晒廢無溫潤

太祖既喜問姓名曰毛某因賜酒飯

上曰汝言有理即托字之俾無鼠耗遂埋於其地以其地姓故至今

鼠害

人

人

人

雖有鼠而黃冊無恙弘治間郎中東莞鄧琛管冊於湖偶見一老人揖曰吾為朝廷守此百四十年一冊不為鼠傷未嘗害管冊諸公之賜恐非所以待有功耶言訖不見明日鄧具牲醴祀之至今為常

大明年數

太祖洪武元年正月十日發極崩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九月初十日建文繼統至四年六月十三日

成祖靖難火起以建文之年併於洪武謂洪武三十五年也

成祖是年七月初壹日即位崩於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

仁宗即位於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崩於洪熙元年五

月初四日

宣宗即位於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崩於宣德十年正月初

三日

英宗即位於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被擄於正統十四年八

月十八日至九月初六日

景皇帝即位至景泰七年十月十七日

英宗復位改元天順崩於八年正月十七日

憲宗即位於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崩於成化二十三年

八月二十二日

孝宗即位於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崩於弘治十八年

五月初六日

曆書

人

人

武宗即位於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崩於正德十六年三

月十四日

今上即位於正德十六年肆月二十二日

印制

漢唐宋印文多是小篆國朝外國諸衙門者皆篆篆惟總兵者柳葉篆御璽王府之寶王等篆篆必九指取乾元用九之說惟曆日印文七疊取日月五星七政義也御史印文八疊取唐堊儀八印義也未知是否二品以上用

銀印三品以下用銅印御史者鐵印 朝廷重共九顆在內尚寶監女官收掌用時尚寶司以揭帖赴內監取用也其文不同各有所用

奉天之寶

制誥之寶

皇帝之寶

皇帝行寶

皇帝信寶

天子之寶

天子行寶

天子信寶

勅命之寶

茶法

洪武二十四年詔天下產茶之地歲有定額以建寧為上聽茶戶採進勿預有司茶名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筍不得碾碎為大小龍團此抄本聖政記所載恐今不然也不預有司亦無所稽矣此真聖政較宋取茶之擾民天壤矣

二祖

宋太祖微時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宇嚴見其骨相異常便盡

工圖青巾褐裘之像於壁後聞登極易以冠服今蘇郡西

天王堂土地絕肖我

太祖高皇帝親公 聞當時亦至其地而化主楊氏異焉遂

令望工像之後聞人言像

太祖即以黃絹帳之於外不容人看意者尚當易之可也

抗丁田

洪武初年沈留公差自杭州赴京奏稱杭州市民不務生理專服美麗衣服出入公門結交官吏說事過錢壞法害民

太祖皇帝曰浙江等處及直隸府州市民着他見丁出錢買馬往北地當驛站故至今為丁田馬丁云

衣服制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

上見朝臣衣服多取便易日至短窄有乖古制命禮部尚書

李源名等參酌時宜俾有古義議凡官員衣服寬窄隨身

文官自領至喬去地一十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襠廣一

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文職同耆民生員亦同惟袖過

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去地五

寸袖長過手七寸袖襠廣一尺袖僅出拳單人去地七寸

袖長手五十袖襠七寸袖口僅出拳額示中外嗚呼今婦

人之衣如文官其裙如武職而男子之制迥殊於此是時

制耶

郭德成

本朝功臣多不壽終驍騎郭德成終身以酒自污一日授

某府都督舉辭上怒曰爾兄弟皆疾辭何辭也德成泣

某府都督舉辭上怒曰爾兄弟皆疾辭何辭也德成泣

日臣非草木不知 聖恩但臣願慢就酒位高祿重事有
失職却殺我也人所樂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
上喜遂賜黃封白金一日既醉免冠 上見髮弄曰風酒葉
髮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仰首曰猶厭其多歡盡剝光耳
上默然既醒悔其觸諱遂盡剝披僧衣唱佛曲 上乃謂其
妹寧妃曰前謂戲言今寔為之非風而何德成嘗見兄弟
宣武威襄征鎮四方經時不回則曰虛名也好聽辛苦也
好受會如我樂也終亦以功名卒高人哉惜功臣不載

御對

太祖一日御奉天殿

太宗建文待焉因指立仗馬出對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建文

對曰雨打羊毛一片毡

太宗曰日昭龍鱗萬點金占此則一委靡而一發揚成敗可知矣

石龜

紫金山即古之鍾山蔣山也我

皇高皇帝陵寢在焉堯之時堀土數尺見一石龜頸長數

雨久雨而腹下乾焉則晴其異如此

太廟久晴而腹下有水利

七修類稿九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十

國事類

藍玉北征

藍玉北征
洪武二十年冬聞漠北復立脫古思帖木兒為主遣宋昌
藍玉討之玉得降人脫脫等言故元丞相哈喇章等亦
入和林乞進兵共勦二十一年春遣定遠侯王弼等七
將軍從征四月聞虜主在捕兒海蕪程進至百眼井哨不
見虜將還弼曰吾等深入徒勞師旅將何以復命哉復進
偵知虜營在海東八十里直簿其營始虜以我軍乏水草
必不深入大軍忽至其酋大尉蠻子率衆拒戰被殺虜主
與其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等遁去獲其次子地保奴妃
子等六十人及故太子妃公主吳王代王等三千六十人
軍士男女八萬得寶篋金銀印圖書牌面百五十三車三
千輛馬駝牛羊十餘萬又破哈喇章營六月獻俘京師命
有司給第餼養既而有言王嘗私元主妃
上怒曰此豈大將軍為耶元妃聞知惶懼自盡地保奴由是
有怨言因以遣使送琉球二十二年六月捏怯來等遣人
受降知虜主至和林為也速失兒所害此寶篋之累也可
謂警函報千古藍玉之功也惜玉後累立功以爵不負望
遂至誅逆誅或云謀於私妃并張尚書之譖皆非也

國初忠臣



杭仁和郎瑛仁齋著述

太祖之得天下中世西伐則至風靡至有折將喪師之地不
過一二惟神交諒最為鯁敵殺畧相當故豫章有忠臣廟
康山有忠臣廟外此又有無廟者第二張士誠第三征西
雖名曰羗賊征也雖曰元孽多因王保保也第四伐雲南
梁王第五伐蜀夏主雖名為征伐亦若追捕而已至於按
元都可謂不費一矢也若浙之金華處州亦沒重臣數人
今逐一開出庶知各有所係也

趙德勝 李繼先 劉 齊 許 圭 趙德昭
朱 潛 牛海龍 張子明 張德山 夏茂成

葉思成 趙天麟 徐 明 葉 琛已上壹拾肆人

國初壬寅歲三月南昌降將祝宗等復叛癸卯夏偽漢陳友

國事

人

木

上

諒國南昌文武諸臣與之戰死者 朝廷追念忠義命

有司立廟南昌城中塑像歲時祀之

韓成 宋 貴 王 勝 陳兆先 李 信

姜潤 丁普郎 王鳳顯 程國勝 后 明

常惟德 王 德 王咬住 朱 鼎 派志雄

李忠高 汪 清 常德勝 鄭 興 袁 華

昌文貴 金 昶 陳 冲 王喜先 汪 澤

丁 宇 遠德山 羅世榮 史德勝 徐公輔

劉義 陳 弼 裴 軫 王 理 王 仁

曹 信已上三十六人

國初癸卯歲四月偽漢陳友諒以重兵自武昌來圍洪都日

文正遣使告急請援七月 上親帥諸
名將統舟師二十萬往討之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
我師過子車郎山歷戊子已丑庚寅等日連與大戰是時
諸臣皆奮其間多效死者友諒既滅中書省以死事之
臣列進遂封贈諡爵有差建忠臣祠於康郎山設像其中
命有司歲時祭之

朱文遜 平 太 俞廷玉 死 賀興隆 死 葉 琛 死

張德勝 吳 昇 吳 成 死 楊興 孟良

劉 齊 謝友仁 死 曾萬中 曾粹中

許 瑗 死 馮 海 死 貴 安 朱 華 死 趙 中

國事

人

木

上

王 鼎 已上 謝 真 死

右通計有二人亦因陳氏而死者時事不一俱見實錄功

臣錄龍飛紀畧

俞通海 楊國興 劉 聚 李 覺

王國寶 茅 成 已上 廖永安 被擒 桑世傑 死

歐智大 死 周 成 死 李 慶 死 耿君用

耿 瑞 已上 王 成 死 劉 成 死 長

右通計有五人因張氏而死者事實亦見三書也

汪興祖 朱顯忠 已上 曾 貴 死 費 成 死

川何文忠 已上 費 成 死

右五人征蜀而死者時事見功臣錄

翔御史 人	董庸 御史	王度 歸善人	巨敬 平涼人	崇綱 揚州人	陳
縣御史 人	鐵鉉 東徐人	王彬 史州人	崇綱 揚州人	陳	
參回 南田人	林嘉猷 寧海人	鄭公智 寧海人	鄭公智 寧海人	鄭恕 仙居人	
本立 西剡人	葉惠仲 臨海人	姚善 安六州人	盧振 知府人	謝	
人蕭 縣	程通 紹興人	陳思賢 州教人	高不危 子博土	高不危 子博土	
周璚 諸城人	黃彥清 子博土	徐輝祖 子博土	李堅 武	李堅 武	
牛景先 人	張純 富平人	徐輝祖 子博土	李堅 武	李堅 武	
馬人 聯	耿清 真寧人	龔泰 義烏人	陳性善 山陰人	陳性善 山陰人	
安 縣人	樓連 金華人	劉真 合邑人	何福 都督人	何福 都督人	
水 府人	王進 波知府人	周縉 武昌人	高賢 寧人	高賢 寧人	
才 秀	徐宗實 黃岩人	劉璟 青田人	吳惟原 各人	吳惟原 各人	
陳應宗 府人	林珏 松陽人	鄒君默 少知縣人	曾廷瑞 人	曾廷瑞 人	
府人	葉希賢 松陽人	高孫志 少知縣人	吳高 人	吳高 人	
俞珏 人	馬溥 壽州人	朱琬 定海人	陳暉 人	陳暉 人	
蘇州人	孫鎮 合縣人	薛嵩 開縣人	大 王	大 王	
軍斷事	魏澤 海人	孫狗皮 都指揮人	小馬 王	小馬 王	
東湖樵者	王公 人	彭二 人	陳忠 人	陳忠 人	
人	朱杲 長史人	廖應龍 右府人	陳忠 人	陳忠 人	
府人	朱杲 長史人	廖應龍 右府人	陳忠 人	陳忠 人	
府人	朱杲 長史人	廖應龍 右府人	陳忠 人	陳忠 人	

本朝定都

太祖建都南京金碧峯和尚石之見客產新闢
成祖遷都北京李至剛尚書右之見野記

宸濠逆謀始於畧

宸濠江右寧王名也乃婢妾馮針兒生於成化十四年

月十三日是夜其祖靖王夢大咬傷一家明發鴟鳴寢殿
王心疑之忽生濠王曰此必妖孽也命為滄死其子以他

國史卷十



北

女代而藏之至八月詭言別妾生男即位後信任群小恣淫父妾賄結朝廷權要擠陷本省官員誣害本宗叔姪羅織各王金銀招集四方流賊劫掠官民財產上下敢怒不敢言又有術士李自然等每稱八字好當為天子於是心事益橫科道文聞至正德十五年四月御史蕭惟章交章劾之朝差三堂往看濠俱仍定計以衆官謝生日酒時借言有旨而後發逆時巡撫都御史孫遂請看密旨兵備副使許逵大爭罵之當為所殺遂禁三司傳檄列郡收各衙門印章偽授文武官職集兵四萬餘號稱十萬十七日命內官余欽率賊人吳十三等出為先鋒往攻九江南康一時皆破遂進攻安慶為兵備都司楊銳指揮崔文死禦不

克七月一日濠處分內事已定悉旗同妃自督兵出湖併
攻安慶卜之湖神不吉縱火而去不知提督汀贛都御史
王守仁十五日豐城聞變急回駐節與知府伍文定協謀
起兵激以忠義檄傳列郡期於七月十四日會兵臨江樟
樹十九日襲破賊之西山攻破二十日五更七門發兵一
鼓而進賊巢遂為壑粉矢濠聞回舟黃石磯恤然自嘆猶
以金賞將士二十四日遣承奉劉吉等率賊交兵於東湖
官兵佯敗誘之至八字橋四面合擊二十六日妃子輜重
同時溺水濠為知縣王冕所擒偽大師致仕都御史李仕
賓國師舉人劉養正等以火就縛溺水斬戮者不可勝計
二十七日追勦餘黨官軍凱旋自謀叛至終不過五十餘

人

八

八

日生靈死者十萬餘追憶濠生當戊戌非大乎咬傷一家
則濠生時殘害石城七陽各府致親叔姪禁錮死後連及
親王二三十人非咬傷一家者乎至言八字好者乃八字
惱為受死之地黃石磯者王失基矣雖濠之惡貫滿盈理
自族滅亦豈非其大數哉

彭趙二名

太祖本紀與各書云

太祖初至濠寓滁陽王郭子興麾下時徐寇有趙彭二人為
元軍所敗率敗入濠濠帥又有俞魯潘孫統名四人皆為
彭趙所敗俱與趙厚也獨郭則與彭合四人特趙擒王囚
之

太祖聞之挺身率衆劫王出諸書皆不書彭趙之名蓋彭名
早仕趙名均用趙稱勇義一彭稱魯淮王後彭為趙併趙
殺毛貴據有蘇都不久復為毛黨殺之

君知天象

洪熙間星變上召輔臣問知否俱對不知上曰天命
之矣嘆息而起明日召楊士奇蹇義諭曰二十年為詠問
心甚艱危賴皇考仁明得至今日吾去世後誰復知吾
三人者楊士奇蹇義諭月晏駕成化間星變亦召輔臣問識否
對以國家有禁不知上曰禁外人大臣豈可不知據是
則本

朝人君必皆習知天象

二十四王

八

八

太祖二十四子生母五人長懿文太子標第二秦愍王標封
西安第三晉恭王標封太原第四燕王標原封北平今入
繼大統第五周王標封開封
高后所生也第六楚王標封武昌第七齊王標封青州廢第
八潭王標第九魯荒王標封兗州第十蜀王標封成都第
十二代王桂封大同第十八谷王標封宣州 第二十二
唐王標封南陽第二十三郢王標封安陸絕第二十四伊
王標封洛陽
妃所生也第十一湘獻王標封荊州第十三肅王標封甘
肅第十九肅王標封安東第二十藩王標封潞州

皇貴妃所生也第十四遼王輝封荊州第十五慶王封寧

夏第十七岷王棟封寶慶

皇貴人所生也第十六寧王權封大寧遼江西今絕第二十

一安王樞封安州

皇美人所生也右天潢玉牒之數人子得封諸王會府則主牒以高后止生成祖與周王罔其不同故錄之

朱亮祖

末嘉侯朱亮祖功臣錄以其在廣東所為不法番禺知縣上其事上以功臣但罷職居江寧縣後為病卒子進先

父卒御製文集則曰使鎮嶺南擅權貪取歸不服責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就葬已責之地觀此一節則錄

卷一

八

十

有不實者矣

天子動輿天合

嘗聞南京國子監將成

尚祖空中望之曰似蜈蚣形他日奏監中多蜈蚣不可居遂

命左首山可喚為鷄鳴必能食蜈蚣也已而果無又嘗命

劉三吾圖所居山水來看圖上

太祖笑曰何用許多但突兀處俱以筆抹之無何其山一夕

為雷所震突兀處悉平如前猶老人使為土地遂至今無

鼠真可為與天合也此與光武之米合太祖命王審琦

飲酒一同是知創業之君非常也

太祖義子

聞

太祖初取天下有養子十餘人或為其至親或因其年稚或

見其幼勇俱使從其姓名得其要地遂使同將官守之今

見於史者如朱文遜字太平而死朱文剛字處州而死朱

文進則未見其下落名特載於龍飛紀畧朱文忠後復姓

為李文忠乃甥也朱文輝朱文英後皆復姓為何文輝沐

英因其幼而撫成者也朱馮兒後亦復姓為徐司馬惟朱

文政實錄功臣錄俱未明白據朱氏世德碑乃姪也世亦

以為義子非也

神詩

洪武五年中書右丞建昌王溥遣人奏稱近督取材於

建昌蛇古岩

見岩上黃衣人歌曰龍蟠虎踞勢若堯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餘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

如鍾

太祖以為不當信也嗚呼視天書封禪者遠矣

黃伯固疏文

聞人黃鞏字伯固正德已郊為武選郎中時

朝廷有旨南巡江西寧藩舊逆已久上不以為憂也大臣糾

道交章不聽黃以其事出邊將江彬之誘因疏六事今錄

其要其不惟見黃之文行真為可傳而

武宗一時之事可悉知也其畧曰

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道謹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子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者乎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為至急者為

陛下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

而巳動不可慎乎故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慎

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無遊無度流連志

聖學

人

人

返者無乃勤之過乎論思勤講之臣職在華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

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

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勢蓋陶德性而

聖學惟新

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

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

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

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

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

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

以達十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執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伏望

陛下以從善為心以聞過為喜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

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

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

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

傳聞莫不驚疑以

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

此奈

宗廟社稷何夫

聖學

人

人

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

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必明示天下

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

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

不可得者切為

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人禹曰罔遊于佚罔游于樂

周公告成王母誥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之者貳拾致皆譏也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在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壹夫壹婦不能相保

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以休自愛養充恐不支况又重以感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茲雖竊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草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侵職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後

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其家曹既往之謬舉改既夫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

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簒弄威權貪尚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省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以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師內擁兵權驕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有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故伏望

陛下大奮剛章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刑以爲姦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於無本其何以安洪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懸然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親遊要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弟布滿左右獨不能遽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

陛下始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其檢出宣示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

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

生

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

宗社無疆之休惟

聖明其謂意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出署名以進
疏既入自分必死為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
果大怒欲必責之死乃下詔欲是晚五日杖有餘除各陸
震死陸體極修羸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
須知我道固當然可謂萬死而不悔也

人

人

七修類稿卷之十一

國事類

靖難功

太祖初封諸王各以一高僧相之時姚廣孝預白

成祖曰殿下能討臣輔左當使殿下戴一白帽王字上於是

奏討之及至藩又告曰浙東袁珙即天下相法第一乞

假以其名隸尺籍勾取到燕使相之珙因極道 天表

之盛曰每過朕必登大寶為二十年太平

天子後建文間 朝廷多大防燕燕亦遂巡未舉指揮張王

進曰安可束手待縛遂奪九門殺三司一鼓而兵出矣是

知

成祖之有天下始於姚定於袁成於張也然非姚則不萌非
袁則不決非張則不驟豈非天意有在而致此三人之言
耶

李陸

正德初大臣議攻劉瑾西崖李公悅首不語蓋與劉厚也

後劉公從謝公迂被斥回日李公祖道戲呼劉曰當日出

一語不用今日泣也及後呂公枬斥回之日陸公先亦祖

道相送陸曰公去矣予不知何日得行呂曰汝真心去我

在三十里外等君劉言可謂刀劍呂言可謂藥石

脩食樂章

杭仁和郎瑛仁實著述

國朝祭天地郊廟朝會樂章板行於世惟侑食樂章人未知之故錄於左乃洪武十五年三月禮部尚書陶凱所作也其文見於

聖明實錄者樂惟九奏見於龍飛紀畧者又多平定天下之舞用士三十二人左執干右秉戚莊飾盛服辭該一十二句又有撫安四夷之舞用東西南北之夷各四人服色依其方樂辭該六句又有車書會同之舞亦用士三十二人分為四行左執籥右秉翟辭亦十二句也予聞樂成凱進之日

帝命協律者歌之因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

聖主

八

八

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隊舞諸戲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制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一切流俗淫泆滛褻之樂悉屏去之然則樂中又何以雜其有戲隆舞承應者耶予嘗考之龍飛紀畧以樂定於洪武四年實錄乃十五年計此必後更去隊舞

太祖聖德之純王道之備於此樂可謂盡善盡美矣今止錄其九奏第一奏炎精開運之曲曰炎精開運篤生

聖皇大明御極遠紹虞唐河清海晏物阜民康威加夷狄德被戎菴八珍有薦九族馨香鼓鉦鐃鈸宮徵洋洋怡神養壽理陰順陽保茲遐福地之天長二奏皇風之曲曰皇風

熙聲教宣時和景象明紫宸開繡建龍衣耀朝日金爐爇祥烟齊濟公與侯被服麗且鮮列坐提丹裘翳折在周旋羔豚升華俎玉饌充方圓初筵奏南風繼歌虞載篇瑤觴欣載舉拜舞禮弗愆同樂及斯辰於皇千萬年三奏皇明

之曲曰赫赫上帝眷我皇明大命既集本固枝葉厥本伊何育德春官厥枝伊何蕃邦以寧慶延百世澤被群生及時為樂天祿是庸千秋萬歲永觀厥成四奏天道傳之曲曰馬負圖書天道傳龜呈書予人文宣義盡卦爻禹疇叙皇極建芳合自然綿綿曆數歸

明主祥麟在郊儀鳳舞九夷入貢康衢謠聖子神孫繩祖武垂拱無為邁前古五奏振皇綱之曲曰周南采麟趾卷四

聖主

八

歌鳳凰謠稱多士為禎振皇綱赫赫我明德草踰漢宋唐百揆脩廢績公輔理陰陽義冠正襟珮都俞在高堂坐令八紘內熙熙民樂康氣和風雨時田疇見豐穰敵禮過三爵勸娛良未央六奏金陵之曲曰鍾山蟠蒼龍石城距金虎千年王氣都于今歸

聖主六代繁華經幾秋江流東去水無休誰言天塹分南北英雄豈但金曹劉我

聖昔住濠梁屋神遊天鏤真人服手提三尺渡江來詞臣早獻金陵曲歌金陵進珎饌諧八音繼三歡請觀漢祖用兵時為當鴻異澤沱飯七奏長陽之曲曰長楊曳綠黃鳥和鳴菴舊呈鮮紫燕輕盈千花浥露日麗風清及時為樂若

傳在庭音首璧絲絲冷冷玉振金聲各奏爾能備國
老載勅載明明德惟馨之聖經居風示戒永保嘉聲無
已太康哲人是聽八奏芳體之曲曰夏正厥芳醴商湯遂
聲聖人示深戒千春垂令名惟

皇隆九五玉食保尊榮日晏不遑食布德緣群生天庖具豐
膳尚豐事調烹豈但資肥甘亦足養靈壽達人悟茲理恒
令五氣平隨時知有節熙哉天道行九奏駕六龍之曲曰
日麗中天漏下逢公卿侍宴多令儀蕭韶九奏觴九獻燿
香細逐祥風吹群臣舞蹈

天顏喜歲熟民康長若此六龍回駕風樓深寶扇齊開扶王
几景星呈瑞慶雲多雨曜增輝四序和

聖人道大如天地歲歲年年奈樂何

奉天承運 本朝徽鎮海濱碑

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
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
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
封祀自唐世崇名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
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
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
可加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
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余

命依古制定九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
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
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華去其孔
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
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
順於禮為常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制各各神號
開列于後

一五嶽稱東嶽太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
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之神中鎮霍山之神
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巫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
北瀆大濟之神

一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
縣城隍之神

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稱之

一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即係淫祠有司毋得
致祭於殿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成其分當正

故茲詔示咸使聞知嗚呼朕我

太祖所以高出自代見理之切夫立辟下之意可及哉予嘗
親至東鎮碑下其碑高可三丈書乃唐孟舉之楷考之於

時漢武三年六月頒刻詔想天下之碑亦必如是耳

金書鐵券文

太祖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畢明年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鑄以鐵券下禮官議其制有秦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尚藏因取為式宋史錢鏐其券其形如瓦高一尺濶二尺左右二塊面鐫券文背刻免罪休祿之數券文嵌金故曰金書宋制高濶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始乃漢冊書鐵券之意今錄魏國一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群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

聖卷上

人

六

未盡賓服以其宣謀効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有起兵以來為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奄掃兩浙肅摠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米赴朕勤勞既久立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是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忠書右丞相魏國公恭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先代哲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常享貴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論及子孫世世為國良臣豈不偉歟宋史

天師印

洪武二十四年真人張宇奏以前代嘗給正一玄壇傳籙之印今授二品銀印止可施於表箋又移而於符籙不便乞更別授遂與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制用六品者也昨會真人府知印云府想四印六品者銅鑄二品銀印則英宗朝因使拜表回鑒有驗鑄金易之其文乃正一嗣教大真人府之印自道陵傳下者則王印一枚其文乃陽平治都功印雲篆也陽平治乃至弘治間朝廷恐其隨身有失另鑄一顆賜之至於累朝所賜或金或銀或牙皆圖書也

陳遇

陳遇

八

陳遇字中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教授溫州太祖渡江御史素元薦之

上致書徵之與語大悅俾典戎務客以機密授供奉不受後又拜學士中書左丞弘文館大學士太常卿禮部尚書尋辭又賜金銀段疋等物亦不受

高祖三幸其第引入內賜坐宴澡浴病則賜醫後年七十二

終

上三哀悼賜以棺帛當時在廷以為公卿無此寵遇子以陳乃忠於元者故不受職資為第畏死而為

太祖致之此元史所以不收也

開尚書

國朝開尚書濟字來學河南睢州柘城縣和樂村人選充河南府學訓導洪武五年取入京為國子助教尋養病回十四年後六部數有王佐才

太祖復督乃父蒙同濟至京賜詩一首云春有攜孫出洛陽

輪蹄設都野花香嶠古道行商遠漢澤荒城版段郭雪

夜蒸城忠孝烈風天亦壁助周郎老人閑景心靜稽有進

瞻拜上蒼濟至除刑部尚書代父麻詩云金陵王氣起淮

陽四海俄聞德澤香鶴髮自應歸鳳闕眉眉誰復釣魚和

美龍標樂趙朝士貌虎威儀執戟即恩雨滿門恩報德再

聖萬世祀名者一日濟從

太祖遊金水橋

太祖忽然墮溪間濟曰朕為何如斯濟云過金橋倚金欄

看金而憐金妃墮金洪

上執濟手云縮手過金橋有事不相饒濟對曰臣無虧心事

不怕 帝皇刀而 朝廷制度擅樂錢糧賦役多所建立

後為營微事死於非命嗚呼惜哉其詩御製集中無失止

有論開家世孫來京初

制革

明洪元年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於是設承旨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等官洪武九年定品級十八年革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之名未登極之前乙巳歲立國子學以許存仁為博士四年陞學為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

為之存仁名元金華諡之子也洪武九年以諸行中書省之設本於權宜之制中外稱失尊 朝廷詔丞相等更各遂置承宣布政司是年俾內外職九年為滿三年錄行事之實考績於京

國初各處社稷壇原定行禮以守禦武臣為初獻文臣為

亞獻十四年命以文臣通行 國初期年之服俱要守制

後吏部奏言祖父母伯叔兄弟俱有期年若欲守制或一

人連遭數喪道路隔遠則君官日少矣除父母承重外俱

革之 國初宗人府初名宗正院以親王一人掌其譜系

成祖革去以勳戚領之今或一經歷 國初諸王皆有護衛

地方有變即統兵以禦敵 國初王儲之制又得開閣

延賢亦 國初一歲一朝觀至二十九年方定以三年為

成祖革之 聖君天祐

至正十二年三月

太祖方入濠依郭子興起兵七月徐壽輝自嚴東破杭州時

董博霄從江浙平章征安豐之勢欲攻濠 適聞抗陷而

急回九月丞相脫脫督諸路兵以討徐州之賊徐復而賊

奔於濠方命賈魯追攻而賈病死朝復趣脫脫還京大安

聖徐家舊地也博霄督將脫脫國帥濠中為令之衆勢

九怪小移兵攻之其太山之壓郊矣至於十五年閏月朔

太祖郭將也送友出和而為孫象所逼中鎗墜馬忽得友人

橫馬而呼乘繼而又為孫弟鑽頭加害則張姓者復續存

以待其報焉夫中鎗墜馬鑽頭加害死須臾矣一旦而復

走之嗚呼始從雄也朝不加兵及其危也人為解之是豈

人謀之所致哉天之所以君我

皇明故使元之將相周章阻悞相識倏遇自尔扶植智者於

斯可以知一統之兆矣

潘原明泰州人初與張士誠俱起並徙元兵圍高郵士誠

原明等十八人突圍出後為偽吳平章守吾杭至正丙午

太祖命李文忠攻杭原明遣員外方曩送款狀求曰嬰城固

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某自念起身

草野叨任省撫非心慕于榮華實志存于匡定豈意邦國

殄滅王師見加事雖貴于見機民實同于歸義念是邦生

靈百餘萬比年物故二三人既入於職方當薄軍於天澤

謹將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允得兵二十

萬馬六百匹仍受浙省平章至洪武三年止

署事下孫世襲指揮同知十四年天女平雲南以原明著

布政使司事後卒還賜葬于鍾山之陰以亦史所未載

事嘗聞於先達之今見於寶錄特記於右

即位事文

洪武元年甲辰春正月乙亥

太祖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

洪武告祭昊天上帝皇祇祝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

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

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紛爭惟

臣帝賜英賢為臣之輔遂戡定采右水寨蠻子海牙方山

陸塞陳也先袁州歐普祥江州陳友諒澤州王信新淦鄧

克明龍泉彭時中荊州姜王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

豐劉福通潁州熊天瑞福建陳友定平江王世明沅州李

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國珍沂州王宣益州老保等僣兵

息民各歸田里今地幅圓二萬餘里諸臣下皆曰生民無

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是用以今年正月四日於鍾

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上帝皇祇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簡在帝心尚享

先是日壬戌以來連日雨雪陰晦至正月朔旦霽粵三日

省性雲陰悉歛日光皎潔既行禮天宇廓清星緯昭朗衆

皆欣悅禮成遂即位于郊壇南備儀法衆從丞相率百官

北面行禮呼萬歲者三禮畢

太祖率世子暨諸子奉神主詣四廟追尊四代

祖考妣為皇帝后奉上王寶玉冊冊曰孝玄孫嗣

皇帝朱某稽首頓首上言尊敬先世人之至情祖父有天下

傳之於子孫子孫今有天下者追尊其祖考與古今之通義也其遇天下兵起躬親甲冑調度師旅戡定四方以安

人民土地日廣皆

祖宗深仁厚德所致也諸臣庶推尊為

皇帝先世

考妣未有稱號謹上

皇高祖考尊號曰

玄皇帝廟號

德祖

皇高祖妣曰

玄皇后

皇曾祖考尊號曰

恒皇帝廟號

懿祖

皇曾祖妣曰

恒皇后

皇祖考尊號曰

裕皇帝廟號

熙祖

皇祖妣王氏曰

裕皇后

皇考尊號曰

淳皇帝廟號

仁祖

皇妣陳氏曰

淳皇后伏惟

神明在上鑒歆孝思

太祖受朝賀畢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奉冊寶立

妃馬氏為

皇后立世子

標為

皇太子

皇后冊曰天眷我家啓運興王出自衡門奄有四海為君為

后可不慎歟

君以仁政慎於在位撫黎庶而統萬邦

后以懿德慎於治內表六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咨爾

馬氏同勤勞於開創之時為家成國內助良多今以金冊寶

文立爾為

皇后其敬乃職耿光後世於戲慎戒之
皇太子冊曰國家建儲禮從長嫡天下之本在焉
朕起自田野興辟維角遂戡定禍亂就功於多難之間今基

業已成命爾

攝政皇太子於戲爾生王宮為首嗣天意所屬茲正位東宮
懋敬天惟謹且撫軍監國爾之職也六師兆民立以仁信
為左右丞相諸功臣進爵遷秩有差



國事類

本朝內官專權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內官專權自古為然 本朝宣德前無也正統間王振大
 害大惟王振也蓋 英廟幼冲即已擅柄第為 張太
 后所制盛極致有土木之變車駕蒙塵天下騷動以固國
 家之大數亦振之釀成而勢移人主故也曹李雖權傾一
 時九卿執政者尚未俯首但敢怒不敢言耳而汪直一時
 公卿多為屈膝故有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
 之請致人之死尚寡焉劉瑾則又假公成私查錢糧完勘
 合動輒抄拿而又訪察羅織文臣往往往罰米枷號有錢則
 生無錢則死矣內官一差即要萬兩謝恩上下交征也一
 日朝罷 見御道上一紙取視乃假名檄文欲誅瑾者瑾
 即下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午門外跪問天看死者數十人
 餘又下獄後王振死於土木汪直下獄死李自服毒死曹
 劉俱謀逆死後之人當為之戒也

楊鄧鍾山詩

太祖初召會稽楊庶夫見令賦鍾山詩庶夫援筆立就曰鍾
 山千仞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
 珠樹鳳凰樓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岳低

封陳敬祝萬年聖壽與天齊

太祖曰此詩值一千貫今日庶事方殷姑賜五百貫過日
 人鄧伯言見亦命賦鍾山詩藁既呈中一聯云鰲足立四
 極鍾山蟠一龍 上大書以手拍案高誦之鄧以為怒
 驚死於墀下扶出東華門始甦然二人後俱以布衣卒

羅良

羅良字彥溫福建汀州長汀人至正四年漳州賊李志甫
 圖漳城守將戰敗良乃傾家募兵從江浙平章百花計平
 之論功為最奏授長汀尉十一年龍溪獄囚父殺元帥月
 魯帖木兒掠財焚舍良以矢擒之帥府版署漳浦主簿繼
 而賊吳仲海等殺千戶福良陷南勝等縣良又平之鎮將

舉授南

舉授南劍土翼千戶是年夏天完將詹天驥陷龍岩等地
 逼取帥府郡縣印綬良哀所部兵巷戰折天驥等三人殺
 賊無算帥府上其功以良署新翼萬戶十三年福賊康子
 政圍逼省城官軍莫敢當帥憲兩府以禮致良良遂募兵
 千人沿海夜進直抵城下與賊死戰入城夜復引敢死士
 縋城殺賊營往逐數日賊見藥箭驚曰漳州羅萬戶軍何
 以至興各散去圍解奏授印符俾長萬夫十四年泉州安
 溪賊李大等焚柳營江陷長泰等縣良潛濟江出不意四
 出追殺一賊莫能竄繼又南勝賊夏山虎攻漳聲勢甚
 良率兵出戰賊之長泰龍溪賊相繼生發良督平之
 遂引同攝州事撫綏其民十八年南勝賊李國祥攻

王猛虎等陷南紹興府良悉平朝以良為漳州總管子安
官襲萬戶二十年天完將林國甫又攻漳之近縣良盡棄
遺府判柴十二等掩擊之敗去一時龍岩諸縣皆復二十
一年漳浦賊陳世民自比泰上陷漳浦近地勢甚盛良遣
同知劉君玉萬戶帖木兒海牙等水陸並進擊世民走潮
賊聚殺其首請降遂以功拜福建行省參知政事兼守
漳州二十三年潮賊金榮殺江西省平章朶列不花據城
為叛良遣同知劉文遠入潮諭之賊畏良威德盡獻所獲
印符潮之衆艘出沒海嶼恭掠尤甚良檄同知劉君玉以
舟師禦之賊俱威城近海外番夷仰良政化亦浮驛聽命
朝廷嘉其功轉資政大夫陞本省右丞兼廣東道宣慰司
員外郎

都元帥仍守漳州尋命與江西右丞迭理必實合兵復潮
潮賊陳國珍搆合紅巾以拒良大發兵遣同知劉君玉率
都事鄭衍等軍民職官數千人兵數萬分道水陸齊進俾
將張德趙璋戰沒軍士憤激連拔其砦三十迨至朝陽國
珍因奔入海良伏兵襲殺之先是梅州偽指揮蘭與潮
賊倚角良板授義士侯召卿率鄉兵更截賊道執其帥以
降良每擊賊事以設伏取勝獲虜甚衆賊遠近畏其名為政
節用養士不吝民有控愬輒情剖理庭無留獄定賦必均
課農必慎漳始置屯田而無府署所歲漳泉鎮將率兵耕
獲歲終更代甚為民病良奏立萬戶府置千百長選吏給
印分田賜牛入耕出戰軍無多取人無遠輸食足兵強有

流耒耜必撫而衣食之故雖亂世漳則熙怡民樂為之用
各盡其力也每歲又遣僚佐具冊由海運糧抵遼東以給
行在官軍貢方物以資國用舉朝嘆異元主嘉其忠鮮衣
賜之特授光祿大夫進封晉國公先是二十二年陳友定
為福參政復汀州遂有據福之志咸迫平章燕只不花所
收郡縣倉庫悉為家資不順者輒加殺戮威振閩中至二
十五年復敗我

太祖將胡深元以有功加陞平章遂發兵諸郡遠近獻城以
成竊據獨良卓然不屈梗於漳州慨然嘆曰噫賊乃人為
乎遂以書責之曰足下為參政國之大臣也汀州之復是
乃職耳可以功而自恣邪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長也可以
威而迫之邪夫非其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誅之
矣今郡邑之長君命也固不可以加戮百司之職君授也
固不可以加寵足下破郡邑而為家資驅官僚而為臣妾
口言為國心實私家跬步之際直偽甚明不知足下將為
郭子儀乎將為曹孟德乎今又竊據全閩背逆無道不為
君誅將不為天誅乎有定大怒益發兵攻漳州檄曰早降
則終享富貴不降則唯類無遺良使三千人據強弓毒矢
伏於江東陰處以俟之且誡之曰但有他營甚勿輕移勝
地一夜有定以兵千餘人攻海倉塞伴言奪海州趙湖
下營至千夫長張石古等遠良節制悉兵赴之有定兵遂
沒柳帶江士卒驚駭星散良迎戰於馬岐山敗績良遂

城連攻旬月守城士卒日夜不得休息矢石殆盡約儲蓄可三日之需皆伐葉木拆廬舍以代之父老請曰江潮絕天子萬里孤城無援破在朝夕况國朝之事又已去矣元帥守此欲為誰邪良曰天子命我守此土當與此土共存亡豈可以畏死而貪生舍義以從賊哉下令示以死守先時有有夫長廬積者因行軍失律良以法誅之其子善微駭勇復置之幕下使領北城兵因引賊入良與巷戰而死其夫人陳氏名德金字怡清良繼室也聞良戰死即投後園三尺魚池鞠躬匍伏自盡初有定攻城甚急良謂陳氏曰國亡身死理之正也有定兵強難以角勝若未吾義不可屈必與決戰而死又曰勇者不顧身患者不念家今海內之盜殺其父而子其子殺其夫而妻其妻吾死汝亦無死矣陳氏立對曰婦人之義有死而已夫既能與國共存亡我必能與夫同生死及是良死其弟屯田萬戶羅三亦罵賊不絕口死良長子安賓將兵救父衆散亦自刎壯士從良死者有餘人有定義良忠節不掠其後郡人哀陳氏之死相與舁送于綠江之濱呼為烈婦家噫良以一介之民不俟王師惟以義起二十年而至公爵武畧固已多也耶其行政為國勢當亂離雖文人學士世臣名將有不能廢者良則優為則其天分之高忠誠之才為何如哉遂以部將遙其節制潛納賊兵遂至戰死乃天亡也而妻子與弟守義為賊導禦亦死一門忠烈又為何如哉余讀元

史不收閭閻又畧故特詳其大綱畧為上傳以敘厲夫不忠不義不烈者
西茶易馬考
洪武四年正月詔陝西漢中府產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株無主者令守城軍士孿種採取每十分官取八分然後以百斤作為二包為引以解有司收貯候西番易馬後又令四川保寧等府亦照陝西取納二十三年因私茶之弊更定其法而於甘肅洮河西寧各設茶馬司以川陝軍人歲運一百萬斤至彼收貯謂之官茶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以極刑民間所蓄不得過一月之用多皆官買私易者籍其囤仍制金牌牌額篆文曰
皇帝聖旨其下左曰今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給一
面洮州火把藏思裝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百十四河
等族牌一百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五百十四河
等族牌一百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五百十四河
前去調聚各番比對字號收納馬匹共一萬四千五十一
匹自是洮河西寧一帶諸番既以茶馬羈縻而元降萬戶
把丹授以平涼千戶其部落悉編軍民號為土達又立哈
密為忠順王復統諸番自為保障則祖宗百年之間其
肅西陲之憂無矣自正統十四年北虜寇陝七達被掠邊
方多事軍大不克止將漢中府歲辦之數并巡獲私茶不
過五萬斤以易馬其于地一切停止至成化九年始

家之地又為吐魯番所奪受處未定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西番使還城池須閉關絕其貢易蓋以彼欲茶不得則發腫病死矣欲廢番不得則蛇蟲為毒木麥無矣殊不知貢易不通則命死一旦安得不救也哉遂常舉兵援我其肅破我塞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而茶亦為其所掠也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撫調各番志復茶法華夷共稱未奉金牌不敢辦納以此蓋彼既恐其相欺而此則商販無禁坐得利特假是以為之詞耳故尚書霍韜有口必煩造間諜告諸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易非爾諸戎罪也土魯番不道城我哈密蹂躪我疆場故閉關制其死命予則又曰仍當請其金牌招番辦納嚴禁商販無使

聖孝

人

七

有侵至於轉輸如舊用軍計地轉達不使有長役之苦叔買之價比民少增致使有樂趨之勤其斯為典復久遠之計也或者曰方今西番侵擾邊民自宜拯救之不暇又復興以迂遠之事乎予則曰制服西戎之術孰有過於茶馬之一法何也自唐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有茶易馬之制所謂摘山之利而易克旄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之害中國得馬實為我利之大非惟馬政軍需之資而駕馭西番不敢擾我邊境矣計之得者孰過於此哉

三保大監

末樂丁亥命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三人往東南諸國賜宣諭令人以為三保太監下洋不知鄭和舊名三保皆

靖淮內臣有功者若王孝舊名石

聖祭衣冠

洪武初

太祖命禮部製

德祖玄皇帝

熙祖恒皇帝

懿祖裕皇帝

皇太子至泗州盱眙縣修繕

祖陵祭衣冠告曰嗚呼昔日

烈祖立命是方藉德深長致天昭鑒福垂後嗣今也子孫繁衍宅於宇內以統熙黎深思

聖孝

八

人

八

皇考生前歲月之間思念

烈祖音容孫常切記已有年矣嗚呼以萬幾之冗未獲

躬詣拜掃今特遣玄孫

皇太子以持牲醴之奠詣

陵是也然國初迷失每遣官止於泗州城西潮河壩望

祭後老軍朱貴詣闕畫圖貼說指其所在然後於其地為

陵乃建

德熙懿三祖之廟而衣冠之墓似在朱貴未言之先傳言沙

漲難識也

四夷館

四夷館有八日西八日韓韓日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
番曰緬甸曰石夷末樂所設也

三

國朝有三謙皆名人也國初有謙謙在翰林宣廟時有虞謙
都御史英廟時有丁謙肅穆公也

劉瑾

正德初年劉瑾等專權文職受害之至雙溪雜記載其初
橫之日九卿戶書籍文為首劾瑾不法事內應有司禮太
監王岳等外助有閣老劉健等事理可謂周密至矣且王
岳亦上所信奏入岳云當從衆官之議上允會
天晚明旦發矣奈閣老李西涯泄其謀瑾等遂號訴岳等

國朝

八

人九

交通害我明日奴婢不能見天顏矣未幾頃今夜拿岳等
東官親在 上不得已領之瑾遂傳旨夜捕岳等自此司
禮兩殿盡屬八黨今人讀之以為事機之失毫厘之間偵
慎以罪西涯殊不知西涯之罪固不能逃但正德初年慧
星掃文昌已兆文臣受害時假此逆賊耳噫國家大數

帝王功臣廟

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鷓鴣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
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又詔以歷代名
從祀風后方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
公夷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
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等

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諸將忽傳爾木赤老溫伯璉
并木華黎等五人

建文君

太祖一夕夢二龍闕殿中黃勝而白負明日見建文
成祖同殿建文着白心知後必不協且見建文頭顱頗偏
縊之具戒曰必嬰大難乃發諸難師臨城府視一刀一匹馬
勅曰欲生懷懌為僧密地逃去不然自盡遂焚宮去
道出東南似當時齊本黃子盡知之而傳於人故

文廟靖之日以為匿於仲錄洽南洲以他事棄鋼之齊泰
追至廣德不及被擒今錢塘東明寺土人相傳建文
曾居於此至今其廬如樓非常人家所造後自川歷溟故

國朝

八

十

沐春之傳云常使人護衛往來於西平侯第最之家
時朝廷差湖州尚書嚴震往交趾相見於嚴家嚴思不
言恐禍及身言之不義也一夕自縊死明日建文逃焉及
於遁至嶺南橫州壽佛寺屈寺十五年人不知也其徒歸
者千數橫有禮部郎中樂章之父樂善廣亦從受浮屠法
次至今寺額壽佛禪寺四字乃千筆也
讀罷榜榜發聲顛顛嘆看黃屋住園飄南來瘴嶺千尋險
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架裝新換袈裟袍
家侍從知何地惟有群鳥早晚朝
遂為人覺奔往田
川上官慶自明為建文君官司震愕因塔塔若何答曰吾
矣欲送骸骨歸帝鄉因送赴京號為老佛至長安門賦

詩進 朝廷詩云牢落江湖四十秋歸未白髮已盈頭

乾坤有象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營宮中雲影淡作

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滿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

休也

英宗使舊中官吳亮最親幸者使審之建又見亮即曰汝非

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藥肉於地汝伏地飽

食之何謂不是邪亮佯為不知以復命遂取進西內繼

又云在湖湘直入巡按之門坐地自陳巡按則曰我與汝

無名分矣因執而送京又云在河南某寺因寺僧為盜官

司未捕圍寺將屠之建文特責黃布擲之曰 皇帝聖

旨令聚軍散官執而問之得實送之京

也崩日閣下議以神宗之謚 朝廷不從

仁宗立

成祖每喜漢王左右窺見則諧

仁宗者又至矣故有立儲未決之意問之解縉縉以立嫡以

長又好聖孫一語定之

之晉守南京矣中心不悅封漢王於雲南不肯行改青州

又不行惟欲南京遂順之

成祖又暗使尚書胡濙出使訪之故立齊罔錄載胡濙曰

使外頗行 聖諭曰人言東宮多失德南京可多住幾

日試觀何如胡竟以仁明數事上之至十四年漢王私造

兵器僭用輿服等事露削 護衛封之樂安然後召

仁宗至北京行在舊德錄以 肅題虎詩云虎為百獸尊誰

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因是 文皇感動而

召之誤矣

本朝封王 漢封諸王惟嫡世襲其爵餘同庶人但免其役而已唐亦

惟世其嫡中葉以來爵亦寄虛名也宋封爵止於皇子其

子子孫不問嫡庶不過承蔭入仕為環衛官却許應試至

有年添齒德之尊者仍嗣封王本

朝王爵封及二代子孫六世尚得為校尉餘有祿親親之恩

可謂隆矣不知數世之後尾大難掉故韓王一肱一府之

錢穀不足支也成化弘治間宗室有請立宗學者有碩辭

祿入試者誠高見也惜不能從嗚呼羽士文奉常蔭資補

外任此獨不可乎

渡江取關

至正十七年 天兵既取建業命將四出攻取京口毗

陵浙西等處時毗陵乃張士城之將張德為守徐達屢戰

不利

太祖聞而親率馮勝等十人往援皆扮為商賈暗藏軍器

順而下時江風汎作舟為顛覆

太祖惶懼乞神忽見紅袍者拖舟轉仰沙上

太祖曰救我者何神默開曰晏公也又曰有舟可濟視之

江下果有一舟來

太祖呼之即過以渡開至半江舟人執利刃示

太祖曰汝等何處客人知吾名否

太祖微笑而鄧愈應聲曰稍江毋送死耶我等圖大事者

汝欲富貴當降以去舟人曰汝非朱官人乎愈曰然舟人

遂拜曰吾輩江中剽掠昨夜聞人呼我弟兄明晚有朱官

人來授汝一生富貴今何知其象傑也遂呼紅尾避者一

十餘人皆拜之問其姓名一為張赫後封龍一為朱壽後封

功臣錄不知候言也又吳四年二月湯和既定方氏欲由

海道勝兵取福建遇藍面漁翁曰子勿殺吾指子攻之之

路一宿修抵福城降至崇安陳友定遣署武戰和大敗參

軍胡琛為亂軍所殺和正無計問而漁翁又至曰明日子

與沐英抵城出戰明日湯詐敗繼之沐英夾攻甯武死友

定開門為和雲梯攻陷平關不過一月也嗚呼前之渡江

神之救護

聖若如彼後之取閩神之助引名臣如此平治一統豈非

皆天之所為耶

封晏公

國初江岸常崩蓋猪婆龍於下搜挾故也以其與國同音

原缺

七修類稿卷之十三

抗仁和即瑛仁寧著述

國事類

兩郭子興

國朝追封滁陽子郭子興乃

太祖初起兵之外父定遠人也功臣郭子興則封肇昌侯者

也其弟英亦以開國功封武定侯今子孫世襲重實見功

臣錄

黃蔡葉

初張士誠委弟士信為丞相守杭後復令潘元明取弟四

姑蘇謀國時士信專用黃敬夫蔡彥文葉得新然三人黃

書生蔡葉

吳星士也吳中因作十七辭丞相做事軍

用黃蔡葉一夜西風起乾蘄至吳元年九月初八日癸未

是日西風大將軍徐達攻破姑蘇從西門進兵擒士誠等

然後知其為識也

英宗復位實錄

景泰八年正月 上有疾免朝數日百官問安太監興

安曰徒問不能為社稷計於是十一日科道奏立東宮十

二日禮部會群臣又奏旨意不允云十七日出視朝也十

四日諸衙門又皆會議學士商輅王筆請復立茂陵本具

十六日進得十七日面懇時閣下召石亨會不亨則曰

尚有病且使教他蓋十三日 上召亨於榻前面受代行

知事重也時意以復立東宮不若請

太上皇帝知事重也時意以復立東宮不若請

形出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形老矣無能為矣蓋番之徐元

王軌等後其言是月十四夜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日出狩非以遊畋為事乎故耳今天下無難心

謀必在時不知南賊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已陰達有

貞曰必何獲審報乃可啓請軌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

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北乳象亟下指軌等背

曰時在今夕不可失速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云今

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上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內

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

國事卷三

八

二

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

矣婦耶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享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

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

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

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迄有貞取鑰投水甞并軌等莫知

所為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轉行軌顧謂曰事當濟

不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漢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

俄聞城中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縣之數十

人攀援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攻垣垣壞門啓

城中豁然無燈火軌等入見

上皇帝燭出謂軌曰爾等何為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舉未及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

上皇登舉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照明星月輝光

上皇顧謂有貞等卿為誰各對其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通

東既升

奉天殿諸臣猶在舉前者武士以推攀有貞

上叱止之時輔座尚在殿階諸臣往推之至中

上升座鍾鼓鳴辟臣有官入賀

景皇帝聞鍾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

景皇帝曰哥哥做好

國事卷三

八

三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做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

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

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又旨拿于謙王文泰市商賈為民

餘人從編戎伍以其迎立外藩之故嗚呼當時君臣多無

復立英宗之意故日錄曰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欲取

襄王楊記會請立儲之疏都御史蕭惟貞政更建元良為

更擇可知矣但圖富貴小人因眾推感之際平日為于謙

掌兵而不得遂遂為楊於公曰王于以差人迎立并官

亨等乘機激以除之不知亨等遂成其謀釀成其禍故楊

記為當日冤迥正之迹無實可驗日錄曰王文之謀其

未終此為實也 双溪雜記又以于謙之死固有貞之策而

李賢除助之此則過矣予嘗得讀揚御史琯記陳閣老循
辨院疏李學士啓天順日錄祝通判允明蘇林小記因糾
畧以爲前文中則全取小記蓋諸篇則言其前後事情復
位無如小記之詳也餘見后

忠魂文現

御史王彬建文朝巡按江淮靖難師至揚州而死節焉建
正統間白日現形於察院觀與某御史相接談其死事浙
江按察使王良亦因

文廟登極而死即者正德戊寅夜亦現形遂立廟祀之嗚呼
忠魂義魄千古不滅於以可見事詳載於卒忠錄

郭國顯

郭國顯諱愛字善理鳳陽人也穎悟警敏而能文

宣宗聞而召至官二旬而卒先數日自知死期復書楚辭以
自哀其辭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
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慙乎予之孝也心懷悽而未能已兮
是則可悼也 又嘗幸一大臣家見其幼女甚都遂賜札命
長入宮後進宮不數日卒噫才質易得福壽難全信哉

中國氣數盛

北虜自古爲患獨我

朝不維無納幣結親之事

祖宗時真可謂漠南無王庭矣正統時也先雖強橫時攜
而終則送還弘治間火節擾邊矣終爲我師所殲嘉靖中

有吉囊又有中國降人王三皆極驍勇者也吉囊四次入寇
被斬數百級王三誘而縛焉嗚呼

中國盛衰視夷狄之強弱也夷狄有人而猶且如此則
我

國家氣數之厚可見矣

內官冠帽

今太監之冠帽即高麗王之制也聞國初高麗未服

太祖令內侍戴之而給使令於高麗使者之前使歸舉國降
狀元入閣

本朝有八十年爲能省者六十矣而內閣者上胡文穆公
曹文忠公纂陳芳洲公循商文毅公裕彭文憲公時謝

本朝公曹文忠公纂陳芳洲公循商文毅公裕彭文憲公時謝

難免較宋人咏曰聖朝龍首四十二身到黃扉止六人則
又過矣雖然此教也又不在于功業文章論

王保保

太祖混一之後語諸將曰當今誰爲好漢衆以開平常公對
帝曰是北鄙能掌王保保者耶蓋當時惟保保不服每來擾

邊帝固激之云耳草木子云元末西北尚耳晏然惟太
原則有王保保也天兵至太原保保不支遁世皆知保保

之名元史順帝紀中累稱擴廓帖木兒之勇竟未降於
太祖綱目亦然疑其即是人也然讀功臣錄每傳有云擴廓
帖木兒與王保保連兵有云爲倚角之勢龍飛紀畧或獨

書連書皆如二人惟清溪暖筆中辨以為擴廓即保保以其世代為王故云王保保也然思保保何義考史又無其傳心終疑之因而細查至正廿七八年太原乃擴廓所署則保保即擴廓也保保者當時尊稱之辭如史稱天兵取益都路平章政事保保降草木子稱順帝居應昌帝遣李保保李文襲之又聞金陵旗首衛指揮王某者乃其裔也其元史不列傳者意其曾殺詔使不受君命當入逆臣傳然終於臣節不降我朝則又似忠義也况遠去沙漠不知所終以王華川難於筆也歟

曹吉祥

武昭伯曹欽太監曹吉祥姪也吉祥在宣德正統中屢領

兵出征麾下多建官驍勇者欽一日侍迎復

英宗功既陞伯爵虎而翼矣憑意愛人錦衣衛指揮遠景典

冠都御史不勝其過而少裁抑之天順辛巳七月二日遂

反前日

朝廷命兵部尚書馬昂懷率伯孫從征所欽以是日精兵已

出已領建官入變事可成也幸建官中馬亮夜報恭順侯

吳謹謹告孫建進本達

上得不啓門五鼓欽已橫殺於街舉火攻門也朝臣多避走

遂寇二公首被殺戮李閣老賢被執得不死比大明孫從

會出征官大戰於四牌樓至暮乃平恭順亦戰死京師時

有詩云曹奴以日發願狂寇還諸公死亦當

叩頭如犬吠李書鎖頭似羊羶王萬安叩有稱叔恭順恭順當免戰一場寄六蒲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焉

皇子以詩固祇取笑於一時未足論幸而得馬亮之報孫

鏗領兵未行元惡不旋踵而就戮以固宗社之靈也不然

變起倉卒流血

廟堂豈特朝臣之逃匿哉

韓成于光

韓成于光韓成于光韓成于光韓成于光韓成于光

太祖征陳友諒鄱陽湖大戰之時賊衆圍上不解群將計

無所出成進計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成仁者臣不敢辭

遂服龍袍冠冕與上衣同對賊衆投水賊因是解後封

成為高陽王祠祀康郎山焉于光南陽人從

太祖征伐有功封指揮同知後鎮肇昌缺元將王保保襲

蘭州光以兵援之被執使至城下呼兵出降光大呼曰我

不幸受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遂被害事聞

上為震驚遣官祭以少牢今開配享功臣廟未知果否昔漢

祖被圍陽時信誑楚出降而外與韓成之事一也唐

劉威戍涇州被節仁未所執使至城下約降威大呼曰賊

大仇未報王領兵不矣遂被害于光之事同也然韓成得封

侯血食子孫受爵而紀信無聞焉感贈公得謚子孫受爵

光於數事未有也呼剖符分封拔劍論功漢於功臣

何當時無一人之言紀信在地立廟追贈享祀
聖朝報功之典矣失何於于光無贈焉二者皆失矣

劉朱貨財

正德間前有中官劉瑾後有指揮朱寧皆擅主權及籍家
資劉瑾者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
萬錠銀八百萬又一萬五千八百三十六兩寶石二十
金甲二金鈎三千五百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帶二束
金銀湯盥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腰穿官牌五百
金牌三袈衣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王翠一王珪印一顆
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
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朱寧者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
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四箱碎
銀十匣金銀湯盥四百金首飾五百一箱珍珠二匣金
銀葉綵絲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鶴一對
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錦屏風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
闊屏五十三扛櫥七扛胡板三千五百十石香椒三十扛
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絹布一百二十扛錫器磁器三
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尊又三十扛祖母像一尊銅鐵獅子
四百尊銅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扛白玉琴
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於平胡
椒八百斛珊瑚七八高以其為珍著之史冊以金較之未

知孰多孰寡此非生民膏血邪

霸州賊

正德五年九月霸州劉六劉七齊彥名原係謀逆太監劉
瑾門下瑾敗遂糾賊眾流劫地方後又增入楊虎趙鏞趙
國劉惠等共二十五名分為二十八營共有人馬一十七
萬五千各授偽官張打奉天征討元帥旗幟上以金書聯
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
於老營以大紅絲段書英雄雄海岳氣勢轉乾坤攻破
州縣幾二百殺死總兵馬復恭將王景都指揮王保廣濟
潘神同知郁采指揮知縣羅敷數十員姦姪婦女磔剝充
殘不可言也所過獄囚即放為助庫藏兵甲即取為用又

國朝卷三

每題詩各地有平欺敵將虎擒羊縱橫六合誰敢捕又有
幾回月下敲金鑑多少英雄喪膽樊之句大畧劉六劉七
齊彥名等多在河南湖廣而劉惠趙鏞楊虎多在河北山
東彼等間奔走直至山西南直隸方絕時七年冬矣楊虎
劉六劉七為水滸死齊彥名陣亡劉惠射傷自焚獨趙鏞
變為北至江夏生擒嗚呼擾亂六省延踰二年豈非數也
哉然不立官拒土此其賊也歟詳載字溪長語

黃蠟

嘗聞本朝閣老王濟之長語載黃蠟一事洪武末樂時歲
用三萬斤景泰天順時加八萬五千斤成化以後一十二
萬斤矣復曰其餘可知乃有惜之之意乎讀之亦喟然

為當國者無救弊之術哉及見容齋三筆紀宋真宗時用蠟三十萬斤孝宗時又倍之不知當時用蠟何故如此之多本朝之用又三分之一也呼嗚財者國之命脉用如泥沙此宋之日入卑弱國雖有人江山無寸尺之復也噫

三無

唐明皇天生知音故一時臣下多有精律呂者如黃幡綽亦能之嘗見羯鼓錄內載其曲至德宗時往往亦多能人杜鴻漸帥西川每於暇日與僚從宴觴驛樓命家僮作樂或致西山諸鳥齊鳴或致山羊俯仰如鼓節奏朱泚為太常待漏尤定寺間塔上風鈴而知姑洗編鐘取置僧堂令太

國書

人

十

常作樂而聲應又待帝觀樂指琵琶者曰大逆指主筆者曰寇游鷹臺已而按之一已逆父至繼一過數日而卒嗚呼今之大常果誰能哉若閩人李文利雜著元聲一書恐亦踵劉恕外紀長孫無忌隋志李氏春秋之故迹歟不然依其所著而作樂果能致百獸率舞之事歟是何太常之不從也今日可謂無樂矣古人左史紀言右史紀事宮中又有起居註善惡直書故後世讀之如親見者也今史官雖設而不使日錄一朝宴駕則取諸司奏牘而以年月編次且不全也復收拾於四方名目而已且愛惡竄改於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傳但紀歷官而已是可以得其實乎今日是無史矣夫兵貴精不貴多今天下之兵不

百萬京師二十萬有餘可謂足矣然一方有警即調京軍大同榆林每每殺戮大臣專事姑息較古人以數千而推敵提數萬而所向無前者大不侔也今日可謂無兵矣偶因言樂而併此二事論之

開漕河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舟楫不通凡軍需錢糧之輸北者悉運至德州始入衛河永樂初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欲開此河以濟濟寧州往北旱站未嘗為漕運也後阿城宋尚書禮因潘言之引端遂上疏欲疏鑿此地復導山東諸泉匯於南旺三湖即古大野澤樂十年公又復上河運之疏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

國書

人

人

陳瑄亦疏鑿淮揚一帶自此南北達會通矣可謂天地間大功國家大利無窮之大業也然而論功當以宋公第一後以微過

朝廷見疏故西厓諸公常有詩吊焉正德間始建祠於分水龍王廟側即宋公用鄉民白老人之謀於此築閘處也今人只傳平江伯之功而不知宋公之始開故揭之詳見前

徐劉先知

國初金華劉日新推

太祖命當為帝王後登極召之與官對曰不願問欲富乎亦曰不願第欲求一符以遊天下

太祖遂寫詩於手扇曰有一老古史曾中羅星斗許朕作
君王果應仙人口賜官官不願賜金金不受特此一握扇天
下橫行走遊數年回語安曰復命當死京師妻晉使勿行
曰數也遂往南都因請蓋王之命曰當封也但封後某日
大難果是日因謀逆被擒連及日新以其推知故也
太祖知已命手對以盡今日遂殺之又徐天明不知何籍
武間因奏國家災祥之數
太祖曰汝知自乎對曰臣死於緋衣小兒之手
帝即故令一老千戶押出斬之斬後方知千戶之姓名乃
非衣小兒矣皆可謂神也

卷之三

八

入



七修類稿卷之十四

國事類

本朝科場

本朝科場自洪武三年第一場經義一篇限五百字四書義
三篇限三百字第二場禮樂論限三百字逮至第三場時
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審觀其筆畫端楷律觀其
講解詳審以鄉試會試之式也殿試亦止策一篇却是時
務其時取士各省四十名廣西二十名南直隸一百名不
知何年定以今格然而刊試錄亦尚異今不同前後序文
有三四篇者經義一題或刊二文者末樂十年錄有城場
五篇者亦中魁選又殿試一二甲選部屬三甲選縣佐今
則皆異於前矣

初起義兵功臣

續綱目所載從戎

太祖初起義兵渡江者十人中山王徐達鄭國公馮國用平
章政使邵榮信國公湯和鄂國公常遇春衛國公鄧愈長
興侯耿君用楚國公廖永安文臣太師李善長參議毛廣
方渡江而附者一人貌國公俞通海外甥一人曹國公李
文忠義子一人西平侯沐英

大廟配享功臣

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和王鄭公
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右六公洪武初進封賜諡號國
公俞通濟張瑄公張德勝越國公胡大海梁國公趙德勝
泗國公耿再成永義侯孫世傑右六公洪武末復進封賜
諡皆配享

太祖者也河間王張王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少師姚廣
孝已上四公永樂初進封賜諡皆配享

成祖者也

土地

太祖常微行遇一監生同飲於酒家素坐已滿回觀惟有土
神之几

聖孝

太祖遂移神於地曰且讓也因對飲問生曰何處人生曰重
慶

帝因出對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對一人成大大
知大國大明君 帝甚喜散後酒主復移土神上坐是
夜夢神曰

皇帝命我不可上坐方疑之則聞

朝廷召昨日飲酒監生與官矣然後知

太祖焉故今天下土地多坐於下

南北卷

國初會試多中南人故名臣多出南人觀建文死節之士可
知矣餘冬序錄以為洪武元年定南北中三色卷以取士

恐不然也予見三朝聖諭錄載

仁宗時楊文貞公奏分南北卷及寒義等議定各處額數議

上

官車晏駕

宣宗行之

南都二墓

京師城中不許有墓雖古者發之

太祖一日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婦人大笑問何為也曰吾

夫為國死為忠臣吾子為父死為孝子天下婦人好夫好

子無出我右故笑之

太祖因致夫在何所婦人執手指之此去數十里遂不見

聖孝

日

太祖命有司往示之惟草木森翳而已掘地數尺有誌乃置

卜龜之墓遂命掩之孝陵城西門內有吳孫權墓築城者

奏欲去之詔曰孫權亦好漢子晉為門主遂止

黃琬

憲宗皇帝在東宮

皇帝有子曰見濟奸臣黃琬具奏請立為皇太子

上悅命禮部會多官議學士陳循力主之將復本署名吏

部尚書王翔有難色不得已亦署名上如所請於是出

憲宗就沂邸大臣皆進官受賞翔得所賜元寶頗足嘆曰此

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也吾等死也時景泰二年五

月八日之事

英宗復辟

英宗復辟位東宮瑛已死發掘梟首詳載廣西省志夫

景皇帝病不可起奏請早建元良後又請復東宮即

憲宗也故程學士璣序文云少保嘗奏立之文刺史湯抄亦曰後

憲宗見有請立章疏遂復于官并官其子但以易太子錮南宮為于公之罪理宜誅之殊不知易太子乃黃瑛之發衆官迫於

景帝而何文淵首出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之詔語于公亦難於言矣南宮之錮又豈當時不出於

帝出於少保况

英宗未回時亦自言得回處閒足矣既回而揖遜讓位父之然後

英宗還慶南宮豈國有二君理耶又曰當時實欲迎襄王殊不觀迎襄之意自是王文觀又曰于之死非徐害之不觀

英宗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相顧未對有貞前曰若不

罪謙等於死地今日之事為無名則此一言而公遂遇害

果非徐耶又曰迎復出自張石夫文刺史亦蘇人也何不

見蘇林小記耶嗚呼私心一萌欲掩人過遂致顛倒是非使天下彰彰者猶將隻手掩護多見其不知量也予著黃瑛之事非辯漫抄亂言黃乃廣西恩明府土官之弟都指

彈使也因坐死罪故為此舉遂得釋復官

石亨奏黨

英宗皇帝光復寶位改元天順武清侯石亨等誣大學士王文大司馬于謙等迎伐之罪都給事中王鎮等亦皆吹所至有誓不同朝之語而精功不傳余得其彈文條錄於冊所以著小人同惡之罪亦若道命錄之傳也刑科等科都給事中王鎮等謹奏為奸臣謀為不軌等事嘗謂皆主負恩者人臣之首惡大逆不道者王法所必誅舊典甚明常刑罔赦切照犯人王文于謙俱以小人濫膺重任一以不學無術之庸才而司台輔貌實陋而心實險一以舞文弄法之小智而與奸推言實清而行實濁不思保父王家却乃肆為奸宄交結權宦挾天子以令群臣樹立黨私引克邪以充庶位內則太監王

舒良張永王勤等為之腹心外則內閣陳循江淵蕭鐵商

略等同其黨惡附和黃竑之邪議易立儲君逢迎人主之非心廢黜汪后公據名器酬平時賄賂之私強立刑

誅鉅當代言官之口臺諫多為之鷹犬忠義咸畏其排排

數年以來內外顯官皆出其門奉統成風誦諛克位君子

無以安其位而行其道小人得以遂其志而售其奸遂使

天下之人但知其王文而不知有

人主但知有于謙而不知有

朝廷忠良解體士義痛心流毒生靈貽殃兆庶至於各徵要

將各犯通行極擬重慶伏乞

聖恩追原謀害花紅黃綾抹布俱已見在原係屬等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奉奉

聖旨這群逆官婢楊金英等并王氏各朋謀等知

朕於此所究惡孽亂好生皆逆天道死有餘辜你們既打明

白不分首從便都拿去依律凌遲處死到屍梟首示衆盡

法各該族屬不限籍之司各該族屬不限籍之司各該族屬不限籍之司

司依律處決財產抄沒等因欽此

欽遵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日

臣等恭赴迎和司官未發丁前本

綾布三方臣等隨即會同錦衣衛

當將重犯方金十六名拿解去市曹曹

明旨俱各依律處死劉元氣首示

花紅黃綾抹布封收官庫及倫行

至日

欽依本一本親

計開

宮婢犯人

楊金英

劉妙蓮

王棍香

陳菊花

張金蓮

徐秋花

張素素

鄧金春

邢翠蓮

黃秀蓮

見排巧詐以粉飾太平災異迭臻獻諷言以發惑
聖聰誠國家之巨蠹一代之奸雄乃者
景泰皇帝不豫連日不能視朝豈意王文謙舒良王誠等
不顧
宗社之重惟務身家之謀陰結異國包藏凶禍欲召外藩繼
位紊亂宗枝事雖傳聞信實顯著人心沸湧中外危疑仰
荷
皇上俯從群臣之請入定大難桐機未發元惡就擒安宗社
於幾危成國家於再造臣民欣忭日月增光萬萬年太平
之福實基於此矣臣等切聞春秋之法治奸惡毋分於有
無誅亂臣必嚴其黨與且如上文之黨固非一人而少卿
古鑑參議丁澄為甚于謙之黨亦非一人而侍郎項文曜
都御史蔣琳為首又如尚書俞士悅邢安深為慘酷殘忍
侍郎王儒雖有小才貪淫狡詐不行能黜安示將來況當
撫亂反正之時命德討罪之日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勇昭日月之明乞將王文謙王誠舒良等
明正典刑榜示天下其陳循等介奸惡古鑑等誅其二
以示至公餘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錄庶得亂臣賊子無以
効其尤義上仁人得以伸其氣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等
職言路與此奸黨誓不同朝昧死上言伏乞
斷董具奏
散府施藥
聞此正月十九日也嗚呼冤哉

嘉靖二十一年起 朝廷每歲一月日散粥米二百石
六千囊粥則人給一杓可二五口供也藥則衣金者有尤
并符篆湯方各一紙銀伍分銅錢十五文共貯綾錦計價
三錢惠下之心甚矣

本朝內官忠能

洪武間雲南人守西華門知丞相胡惟庸謀逆其
因隙以發未幾胡誅

上所居并湧醴泉邀

上觀之車駕當西出公聞慮

上及揭奔衝驛道勒馬叩以言氣喘舌蹇不能達

上怒不敬左右搗地亂下公垂死忍痛指賊第

國事表

八七

悟遂命左右回駕登城近胡第而觀之見其內伏壯士於

屏帷間數匝亟還則罪人就縛時召公則忽絕矣遂管

賜葬地於鍾山之西至今春秋祭焉又沐敬建文朝太監

從末樂征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猶未已也敬

四 上詈之曰反豈敢爾敬仰視曰固不知誰是反豈

上怒命曳斬之顏色不動

上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有益釋之又阮安交趾人清介

善謀尤長於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

部及塞楊村驛諸河九語諸役一受成筭而已後為治張

秋河道率平生賜予悉上之又金英不知何許人正統已

已虜騎薄都城廷議有欲南遷者英大言曰死則君臣

慶死爾敢有遷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惜不知英始終也天順間東宮典璽

為郎覃吉廣西人讀書識大體

憲宗嘗賜東宮五莊吉告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

以莊為徒為左右利而已東宮嘗念高里經吉至殿下駭

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跪曰得無念經乎曰否吾

絕讀書經見畏如此懷恩不知何許人成化間御史林俊

劾李曉

詔下獄且不測恩叩頭極言救解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誅我不然彼何知官中事以硯擲

之不中復扑以筆脫帽俯伏不起

國事表

八八

上命扶出至東華門遇鎮撫曰若等諸梁芳傾俊死若等

不得獨生章璉以寶石得幸

上命其傳言進錦衣鎮撫恩曰鎮撫掌天下獄極武臣之美

選也奈何以小人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遠我對曰非敢違命恐遭法也都御史王公恕憂上

疏切直恩每陰扶之免禍弘治初大開言路言官指內臣

為刀鋸之餘太監覃昌等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等本刑

餘之人何怒為之也又常隨何罪餘抗人性儉素好讀書

冬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目見

張后兄弟出入官中甚忿之以為

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

孝宗與張徹偶起如廁除御冠於執事者張戲之又帶酒污
官人鼎遂持瓜候官門擊之賴太監李廣傳露得脫明日

上疏隨後

張后杖死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
疏古今無道合比千惟吳世心於巷伯却同符之句又蕭

敬閩人知累
朝制度而且勤學善書私治問當國甚懽時宜正德間內臣
用事蕭不與其黨以至景泰間興安則直亦俱可取

土木之敗

正統間自宦官王振專權上下受害災異迭見丁卯戊辰
年浙江紹興山移地動白毛遍生陝西二慶山崩一慶有

聲

人

九

聲叫三日移數里皆不敢詳奏又黃河改流東向淹沒千
家南京之毀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毀基生荆棘高尺
餘方始下詔則四方盜起矣至己巳七月八日以後胡虜

入寇之報一日數次振乃不與人謀而遂挾
天子親征九卿科道上章留之不從連夜傳旨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勿勿隨

駕初至龍虎臺札營一鼓即虛驚衆以為不祥明日過居

庸關建牙象集集上人心愈疑又明日過懷柔又二日過

宣府日去一日非風即雨聲息愈急人情滴滴大臣七奏

班師皆不報亦王振主之也時虜逼近遣成國公率五萬
兵迎之奈公有勇無謀冒入鵠兒嶺寇則兩翼夾攻殺之

殆盡時方移營土木近水草也蓋此山嶺有水流入渾河

未嘗乾涸至此適遇軍士二日無水掘地至二丈不得泉

見不行亦退圍我軍因而糧營南就渾河行未三里寇見

之遂群謀而衝我軍頗損無一人執戈相與枕藉任胡騎

蹴踏之矣由是車駕蒙塵太師英國公兵部曠尚書竟不

知死所也蓋此虜臨敵必待人動而後未衛使我師堅壁

未必如此速奈何天絕其水耶幸而胡虜貪利不專於殺

二千餘萬人傷者半而死者三之一驃馬衣甲器械盡為

胡所得豈偶然耶時八月十五日

平頭巾網巾

今里老於燕黑漆方巾乃楊惟禎入見

太極時所戴

人

十

上問曰此巾何名對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頒式天下

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

也對曰網巾用以裹頭則萬髮俱拜明日有旨召道上

命為道官取巾十三頂頒於天下使人無貴賤皆裹之也

至今二物未為定制前世之所無

二條

太祖初時立君子舍人二衛君子衛居文官子弟舍人衛

居武官子弟以官庶亦上諭女子中領馬書則侍從夜則直

宿以為心腹登極後總兵官家眷俱要京中居住謂同享

富貴者錯在寵之實防之也

言

國初狀元

國家洪武元年乃戊申以辰戌丑未論為殿試則當在庚戌是也故蘇州錢氏世譜庚戌安大全為狀元姑蘇誌又以為金瑋殊不知當時求才之急一年二三開科也如乙丑之榜吾杭花倫又有丁頭是春秋二次矣且或每年或間一年亦不可知登科錄以為自四年始則為辛亥而非子午卯酉之期是國初不可以今日論也洪武丁丑福州人陳郊知天文傳臚之日私語同輩曰今歲狀元必不利唱名乃郊

太祖以其榜中皆南人誅考官劉三吾等并郊後復別取乃比人韓克忠為首楊升庵在本朝極博者亦以韓為辛

目事卷之四

未與許觀一年而二狀元且不知陳事蓋世遠難知故耳



七修類稿卷之十五

義理類

晉史列女傳未當

唐太宗英明之主而有慙德故修晉史雖出於臣下夫豈不過目哉其刻女傳中所收不過三十而無中閭之禮者四人焉餘或識明才賡不過一事一藝之美雖陶侃周顒之母可稱曰賢而已謂之曰烈節乎王渾妻鍾琰已載之於後實可耻之甚王凝之妻謝道韞每不樂夫致謝安責以何恨之言且聞叔與客談不勝則道韞白之欲為小郎解圍後雖為夫報讐被擄又不聞其死節諸婦人事耶

事類

人

人

喪天貞

予友劉知縣一日敝衣草屨獨行遇諸塗予戲曰衣者身之章母乃褻乎劉曰子不知予當官時有不可對妻言者此豈謂之無耻耶汝真林下之人而任天貞也予不覺悚然敬其言之誠自以言之不及耳後見華崖集有詩寄陳搏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直養盡得浮名因憶張詠尚耳如此益高劉言之不欺嗚呼仕路喪天真從未可知也其不養者幾人哉

兄弟異性

諸葛亮弟兄各仕一國亮與謹共族而誕又遠矣况當其
立之時自足立業非若文文山之弟文壁號文虎同胞而
同仕於宋為惠州壁一旦降元魯不思兄何所為而我立
於其朝可乎有識之者曰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
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煖北枝寒以為詩史予以
此詩亦未得也夫人視文山死節似難而不知彼視之易
耳弟乃無耻不知忠義而有生又何難哉不知者以壁與
文山乃再從予見文山寄壁之詩曰親喪君所盡猶子是
吾見故後文壁子史繫文山之子也若張世傑乃流陽
人張弘範易州人金將張柔之子也但世傑魯從柔戊墨

義之

八

二

談以為弟兄誤矣果如文山同胞則兄難弟難之句其於
厓山之時庶幾也

趙松雪不知大頭腦

趙松雪有十高之稱惜乎失身仕元每每因畫為詩人所
譏至於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此元世祖命
松雪作諷留夢炎者今亦為人譏子昂誤矣予但曰此二
句即唐太宗之評魏武乃所以自狀之說昨觀其逸民古
詩三章則好德之心未忘也谿上之詩曰錦纜牙檣非昨
夢鳳蕭龍管是誰家其有傷感亦甚矣先正有言人要知
大頭腦處悲夫

順帝始末

順帝乃宋恭帝所生元明宗取為養子詳宋史既立為帝

繼從文宗之后放殺文宗之子自文后不立已子而立順
帝則順帝所為可謂逆天不仁罪不容誅矣然而復宋之
仇絕元之統宜移暗奪世主沙溪昌大趙脉天報宋家亦
何厚耶至於失國君雖不明史氏有言風憲為不捕之猶
將帥乃反噬之大是亦天之所以陰使也殂於應昌養

以西江寺梁為棺隨為我
國家岐陽王所襲此則報於文宗之后也自后妃以及金寶
器物無所不獲獨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走脫亦天之不絕
宋也我

太極以其知天命而諱之為順被胡白盜為惠宗云

義之

八

三

義之子昂

余嘗觀義之諫殷浩北伐書喜其事理通暢深中當時之
弊勸其輯和

朝廷又見明識遠畧又嘗見趙子昂論至元鈔法與說微里
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而忠謀不淺一則

朝廷不能大用留心翰墨一則累於翰墨而年老遂已義之
豈可以清談者目哉子昂豈可以書畫者例哉是皆以其
小而掩其大耳故宋杞嘗曰世獨以善書稱之何待義之
之淺也又以山陰書扇事為圖尤可笑也楊載稱子昂曰
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經濟之學詎
不信夫惜子昂第失其大節耳

和正天賦非至親可移

夫人竟不欲其族屬貴益又其不欲族屬之為天子也宋王安石引用小人以作新法而第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第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第肇移書力勸之此皆以弟諫兄又何訛耶唐朱全忠既已滅唐其兄全昱厲聲曰朱三叔本礪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司馬昭初弑高貴鄉公其叔司馬孚枕帝之死慟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武帝受禪孚則不肯就道執陳留王之手歎歎流涕曰臣死之日大魏之純臣臨終遺命亦自謂

蛇報

有魏貞士嗚呼前之數人以弟諫兄可謂邪正不類矣後之朱全昱司馬孚弟姪為帝已為皇族富貴人孰不願者反能仗義大言引過自責其視助惡不忠者何如此性之所以天賦非學問能使之然也故雖骨肉不倫耳

世傳方正學之祖堯時其父夜夢老人告曰吾族久居於此幸符迂而發土明日掘土得蛇窟而蛇不可數計一時盡掘死焉時正學之母有妊見有黑氣一道入座其後正學先生之戚族以為蛇托生而報之耳又言先生之舌似蛇舌可笑也昨見江湖紀聞云吳珩帥蜀時以殺金坪叢

焚山此軍令也不敢阻但母子又居頭少從容遷去否則亦必滅尔族吳叱之竟焚明日岩下死大小蛇各一然人焰時中見黑氣一陣從東南去迺制置子婦正產產耶曦也予意方之傳言或即吳之事也否則何其傳之相似耶或殺蛇事有而黑氣之說無也且許旌陽為誅蟒而得仙正學之父為殺蛇而得正學是報之善也况先生一死令名千古誅夷一節反以為蛇之報耶又當時齊黃輩之誅夷抑又何為之而報之耶此必好異小說家或佛氏之徒故為是言以愚民耳豈理也哉若吳曦為逆而族以為蛇報此或一道也

四雪

揚國忠嘗以沉香為閣檀香為欄檻射香和泥為壁至壯冊開時登閣以賞謂之四香閣王介甫嘗謂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院落深沉杏花雨珠簾暮捲西山雨謂之四雨詩也予又以楊之四香乃三真而一假借花之香也王之四雨既借於花孰不可者惟紅雨似實於朱簾又出於花之外也如李白之梨花白雪香元稹之落月香雪浣蒼苔東坡之卧海棠泥汚胭脂雪楊廷秀之木犀雪花四出剪鵝黃是皆真以花為雪而雪且各色也園林中植此四花以四雪取名為亭可謂清標之至陋揚之香而過王之四雨矣

命

夫貴賤壽夭固命矣聞沈石田與同鄉盧知縣同年
日時皆同而仕隱不同意者沈雖無官而清名勝之矣吾
杭吳參議與徐憲副之子雖亦同年月日時既貴而
子亦中舉徐於二者不獨皆無亦未見其有勝者意或
時刻前後之不倫也第於每會試三四百名進士未嘗有
一人同者豈天下之廣讀書者之多更無可同者乎是命
真不足信也不足信則顯顯推而驗之者又何數前定之
數又何踴躍此造化之妙不可通測比比而測焉非造化
矣推而極之造化亦莫得而自知聖人所以罕言也

陳子經

先四明陳子經作通鑑續編

宋

宋太祖廢周主為鄭王周主為鄭王雷恩震九子極薦登曰
老夫使打折陳經之臂亦不憚矣翼日又夢至一殿下有
衣黃如王者起坐謂子經曰朕何負卿乃云朕為篡耶子
經心知為

宋祖對曰陛下欲臣死耶死史貴直筆也後陳為我

太祖所戮人以為報予以

太祖戮之非報於廢字也報於元字也夫臣之逐君非廢

何雷聲之震偶相值耳苟有是變

宋祖亦有知愧又何能假

太祖之手而戮之耶然則

唐太宗之托夢溫公又何曾有所及耶且續編末論宋亡而

借邵子皇帝王伯之數為元會運世之說以謂大元混
揭宋之土地而歸職方國號曰元年號曰元豈非世復
元之數乎夫經世之元十二會之名也胡元之元取大
乾元之義今以宋為末世元為皇初謂冬復為春世復為
元詭譎張大謬妄牽合謂之直筆可乎不知中華夷狄之
道得罪名教何如哉

太祖驅胡而清華政其所以當誅也

推背圖

推背圖傳李淳風作也予嘗於萬都憲五溪屢見之查
難明驗因而告曰記憶宋禁識書犯者曰衆藝祖持以此
書其次而雜書之傳數百本於人間使傳者惜其先後

不復可驗遂為棄之此或是欺五溪曰得矣可以告同類

不觀可也

山水真假

予嘗笑人見好畫曰逼真山水及見真山水曰儼然一幅
畫也是不知孰真而孰偽耶昨讀杜詩題蜀道畫圖有曰

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是又以畫為真矣又讀曾吉父

詩云斷崖常偃樹小雨郭熙山豈非又以真者為不乎

此古今胥可笑也

織機

韓非子云魯人身著織屨妻著織綳而欲徙於越或謂之
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徙為徙之也而越人跣行

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徙為徙之也而越人跣行

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徙為徙之也而越人跣行

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無窮其可得乎子以此耶齊上好芋而抱琴於王門顏遇三帝而非其所尚所謂鄧林之木植於培塿之丘則將矣荆山之璞產於瓦礫之場則非失士之不過豈非命歟

君臣難全

宋高宗時可謂有臣無君此中原之不可復也金世宗時可謂有君無臣此治功之不能成也觀於全史可知

人中

人君天地之中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天食人以五氣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此穴居而故云若曰人有九竅有人中而上皆雙有人中而下皆單故云此則

可名為人中矣

人神

人神逐日流行於四肢百骸而獨不在耳目者蓋耳目以司視聽神明出入之所也故不係於衆人頭法天足法地尻者尾氈也居脊骨之窮任一身之重而當有骸之中法乎人者所以獨取此

人身陰陽

陽之數一三五七九是有首而無尾也陰數二四六八十是有尾而無首也故人身陽會於首而不至足陰會於足而不至首也

望血色

望者兩水之凝結之成形則從金矣是生氣盛而見母乃反本也故望色白血為陰而傷水坎之體陽也氣動而血行陰乘陽矣故色赤去體久而黑亦反本之義也

手足心

人之手心通心氣包絡經心屬火火性動也故孤之應心而悅不寐也人之足心湧泉穴通腎氣腎屬水水性靜也故孤之心畏懼而怕寐也

師生爭名

語林云馬融弄筆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筭便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迫者乃坐橋下據屐在水上融果令人迫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

人

矣遂罷追子嘗嘆其師於弟子何忌才如此馬融又安得為大儒耶因思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為草書顏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為真書世豈知其然哉此為弟子忌師故也夫二子才氣既與師等則功雖與齊名必在下故欲別成一藝以自名嗚呼世不古也自非大聖賢孰無爭忌之弊哉

二瑛不當取入列女傳

蔡瑛邕女也初適衛仲道為胡騎所獲在胡生二子曹操贖歸再嫁都尉董祀不特再醮而已也雖天生知音能操琴絃之斷善書能文不忘父書之遺何係於四德哉所謂大本已失鍾瑛孫也適王渾生齊渾渾嘗與之同坐齊渾

庭而渾曰生子如此足慰矣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
生子不超如此參軍渾第淪也誅心欲淪何其淫也不滿
於夫可知矣雖聰慧弘雅能文有識婦人何貴於此并二
瑛收入列女傳是故顯其醜也

鬚髮

人之鬚髮血之餘也各有所屬髮乃太陽之毛也太陽屬
心火火炎止故上生眉乃少陽之毛少陽屬肝木木多傍
枝故側生鬚乃陽明之毛陽明屬腎水水流下故下生少
年而黑者血色黑中則變白者白氣色也老盡白者血耗
而氣存之時矣

胎前生物

九禽卵生卵繫於背此本乎天者親上故能飛凡獸胎生
胎則在腹此本乎地者親下故走耳

道家五炁

道家有東方九炁木德星君西方七炁金德星君南方三
炁火德星君北方五炁水德星君中央一炁土德星君此
庚子數也以納音五行之子就天干上數起遇庚字在第十
幾即其位也如壬子木自壬數遇庚第九故東方九炁也
甲子金自甲數遇庚第七故西方七炁也戊子火自戊數
遇庚第三故南方三炁也丙子水自丙數遇庚第五故此
方五炁也庚子土就得第一故中央一炁也庚乃金金為
受氣之始故五方之炁以數加焉

世道

富貴易窮道義難行近惟科目取人舉業日盛而經學遂
也人心尤入於利故賄賂公行而禮幣無誌銘太甚而史
書非諛諛日盛而風俗簿在上者好古矯俗不能保其位
在下者特立操行不能存其身直欲痛哭流涕也王文憲
公詩云後世求才術最疎三年三月決榮枯噫欲復古治
尚難取士可也

人物生

人物之生大戴禮以物得生數故鼠孕一月猶二月狗三
月猪四月猿五月生也人得成數故十月生也牛馬雞犬
二月象三年亦在生數論與淮南所載王日主辰穿鑿之
說似差勝之予又以為鹿乃六月而虎七月生者抑豈生
數也耶道理難窮此聖人常示人當然而不示人所以然
也

惡俗

舊聞温州樂清近海巧戶多有弟兄合取一妻以其易於
養贍也弘治間為上司治以大罪而絕近聞湖廣地方多
有子方十餘歲即為娶年長之妻其父先與婦合生子則
以為孫也故每每父年二十時有子已十餘歲矣
予意此皆山海島夷之俗由胡元以來未
也為撫巡有司者奏以大罪嚴禁其俗方可

金生水

五行之生惟金生水為難明蓋五金何能生水殊不知金為氣母在天為星在地為石星為氣之精石為氣之凝生於氣之聚也天地之氣交則石生雲而星降雨矣故有雨之夜星不見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為風雨之候石津潤而為雨水之應此非金生水而氣化之義歟五行以氣為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為首也

草木綠色

予嘗見畫者以青黃之色和而成綠然後知木色本青今草木俱綠者草木因出於土則生養混融而綠矣

十八重地獄

龍舒經云眼所見之塵耳所聞之塵鼻所嗅之塵舌所味

之塵身所觸之塵意所思之塵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

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塵謂之眼識界耳聞聲塵謂

之耳識界鼻嗅香塵謂之鼻識界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

總謂之十八界夫十八界即十八重也佛氏以即心是佛

妄行為業皆目前者也今六根六塵六識不得其所即地

獄世所謂十八重地獄者非此而何若以為真有若若另有他說恐皆非也六根六塵六識界又解見楞嚴經

傷寒傳足不傳手

嘗言傷寒傳足不傳手予思人身血氣晝夜循環豈有止行足而不行手者况風寒之中人先入榮衛及見有解者曰足三陰三陽其行於身也長故受邪多手三陰三陽其

行於身也短故受邪少是以傳足不傳手也又觀此事雖知曰傷寒五日後漸變神昏十日如醉人此熱傳手少陰心經心火疑之及後諸預言曰傷寒者乃冬時感寒即病之名也冬乃坎水用事其氣嚴寒凜冽冰水地凍在時則足太陽少陰正司其令觸冒之者則二經受病其攻則足少陽厥陰繼冬而司春令而亦受傷何也蓋風木之令起於大寒節正當十二月中至春分後方行溫令故風寒亦能傷之正之六經主於夏秋故不傷之然後痛快明白此節應所以為醫傷寒之師而有的本諸書之妙也

夢

諸書論夢惟李太白潛書謂為寢遊心滿乃當夢寢乃夢

氣也主於情而動於外故人日用因物以遷夜而寢焉

觸於物因想者因而形矣蓋觀其老而夢也所歷者少壯

之事豈非魂為少陽之氣也哉若曰人之神也神為一身

之主宰出即人死故曰屍解而神遊若列子謂神遇指在

內者言如夢寒渴是也

誌狀不備

胡文定之作龜山誌銘不載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在何處

之言勉齋為文公之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之語豈有夷不足為輕重哉抑二先生之尊敬不在於一時狀又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於濂溪此豈非傳道之大不

意

人名不同

惟朝飛樂府解題古今註俱曰齊情沐子作也別書又稱牧犢子寒食之事左傳以為介之推琴操以為介子綏說苑諸書皆曰介子推二名俱不知孰是也姑書所諸博雅

名事相似

漢王祥孝母卧冰待魚晉王延亦為母欲魚扣冰而哭忽魚躍出水上漢洛陽大雪令以乘除雪入見其高卧又

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大雪而縣令還棹排雪見定絕穀夫二人皆孝母求魚於冰名音又似失胡之字又漢於表名因雪而今人求見可謂切相肖者也今世止知王祥表安之事故出之

素問

素問文非上古人得知之以為即金元起所著猶非隋唐文也惟馬廷烈向近之又無此等義語宋聶吉甫云既非三代以前文又非東郡以後語斷然以為淮南王之作予意鴻烈解中內篇文義實似之矣但淮南好名之士即欲藉岐黃以成名特下可曰述也下或者醫卜未焚當時必有些等問答之書要得文之以成耳不然陰陽五行之理

學思固得人身百骸之微非重不知何其致疾之由死生之故明然纖悉此淮南解性命道理處必竊素問而詳吳奇環處乃蘇飛等為之也故宋潛溪以淮南出入儒墨不純正止是也且淮南七十二侯與素問註皆多為藥禁五

世本三

八

八



葬

葬一也有古之人不如今者有華之不如胡者何也今之葬者衣衾棺槨之外雖富貴之極者不以一物為殉古人差多殉金玉銅器故後必為人所發殘其骸骨至今尚爾傷哉中國葬且封其園堂一見胡人之墓務乎實其地望之則曰陵墓在焉過時雖子孫亦不知其處也父之相化為土發掘之事何有

天地氣味

天以五氣生萬物氣無臭味故風雨霜露皆天降者香臭味也地以五味養萬物味具形質故地生者皆有味焉

脾胃視聽

東垣以脾胃為主蓋胃受水穀脾氣運動而後腐熟水穀化生血氣人資以生也故凡人獲脾胃壯盛則百病不生悠悠壽考矣予又思之脾胃屬土土動則生如畝畝必候耕耘而後堪於種植眼目屬脾開眼則眼動眼動則脾應之而亦動四肢為脾應則四肢動而脾應之而亦動故晝能飲食夜寐則不能也是知脾胃相資當以運動為功用脾旺以腎水為主蓋腎水足而血氣盛則病不生也然血氣之用多寓於視聽何也經曰心為血主而肝則視之

肺為氣主而腎則納之然肝竅目也肺竅耳也目之司視乃血為之用耳之司聽乃氣為之用周章萬變皆本於耳目焉予又思之始人之氣血之盛則視聽皆用男子八六十四歲女人七十四歲氣血既衰耳目之聰明咸矣積日又久氣血涸矣故人至上壽雖無疾病亦死修仙家欲絕耳目之欲有所山也豈非息耳目所以養腎水耶知此則李主脾胃脾胃動朱主腎水腎水當靜動靜雖曰循環又必靜為主蓋氣血勝而脾胃則壯脾胃雖壯而氣血生覺難矣

人身一小天地

傳云人身一小天地天形圓而在土人之首圓應之地形

方而在下人之足方應之四時運於表四肢應於外也五行處於裏五臟應於內也至以一節言之人身之肝位於右而肺却見於左手若此方北斗天樞在張宿十度而分野又在南方人身之脾位於左而肺却見於右手若南十六星二十五度而分野又在北方靈樞經客篇亦嘗言之但曰天有五音人有五臟似亦少差予今特舉其要也

土饅頭

續仙傳有賣藥翁嘗呼曰有錢不買藥與盡作土饅頭上此言最警悟范石湖所謂總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本此

墨磨人

宋石昌言放李廷珪墨不用但玩之而已或戲之曰子磨墨墨將磨子後東坡見昌言墨未日本將拱矣墨固然恙乎以與留與他人樂少年同意

荒親

吾杭有荒親之禮詢之四方皆同蓋以父母死不得成親而於垂死之日即講親迎之禮有至親沒而禁家人舉哀以為者予以此必胡元之俗流至于今夫父母之死人子不欲生之時也而且停哀忍痛以講此歡樂之事此豈有人心者哉作備者不持牌諸市朝矣昨觀所見集中亦如予論則知宋以未有之因仍苟且多為惜財之小而忘大義奈何詩禮之家亦如是耶嗚呼斯舉也何代禁耶

名人無耻

文天祥在燕京時欲為黃冠去國南宮王績翁欲合謝昌元等十人請保什之世祖亦有然意留夢炎曰不可天祥倘出復召號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遂寢其事我太宗渡江靖難之時廷臣胡廣金幼孜胡儼解縉楊士奇衛府紀善周是修同約死節明日惟是修詣國子監尊經閣下繼焉他日士奇為之作傳與此子曰何使同尊翁死以傳何人作也嗚呼衆固可責矣若番揚數言尤為無耻之甚讀書明大義至此尚爾云之天理人心安在哉

三國與宋用人不同

人才之盛莫三國與宋也皆不能成功者三國人才大小

各盡角立而不下故至衰敗之後方混而一宋有人而不用用而不專專而復為小人所間總謂不能盡人之才故必至失國嗚呼非數也耶

稱名不雅

古人婢妾之名或以玉具或以花柳或以清奇之物各義命之隨其意也若李庚之婢曰却要潘杭之妾曰解愁甚不雅耳士君子思之

元祐黨碑偽學逆籍

元祐黨碑宋立於文德殿之東壁蔡京書之也偽學逆籍作惡於韓仇曹頒行天下者也然皆一時賢人君子遭厄披誣豈知實所以顯揚諸君子之名於千萬世矣哉惜史

錄其

未能全收人未盡知今考參道命錄陶朱新錄等書分門共錄載之於左使後學之士一覽可知廢不至善善惡惡之顛倒也然元祐之黨劉元誠謂止七十八人慶元之黨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此又不知何據而云尚俟熟史者證之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范純仁	鄭雍	傅堯俞	趙鼎
韓維	孫固	范百祥	胡宗愈	李清臣
列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元祐

倪直孺	許安修	葛輝	黃才	寇宗顏	莫俠	王拯	梁寬	秦希甫	高士育	何大受	吳朋	張夙	張集	郭執中	封覺民	孫琮	李新	葛茂宗	李之儀	商倚	尹材
蔣津	劉吉甫	宋壽岳	曹盟	張居	許堯輔	黃安期	沈千	錢景祥	鄭忠臣	王歲	梁安國	鮮于綽	黃策	萬芳	胡端修	范柔中	衡鈞	劉謂	范正平	陳祐	葉伸
王宇	胡潛	王公彥	侯顯道	李修	楊胙	陳師錫	曹興宗	周綽	种師極	應敏我	王右	呂諒卿	吳安遜	金極	李傑	鄧考甫	充公適	柴袞	曹蓋	虞防	李茂直
鄭元中	董祥	王交	周導道	逢純熙	胡良	于肇	羅昂臣	何大正	韓治	洪公望	蘇迥	周求微	高公應	高公應	李賁	王察	洪伯樂	洪羽	楊琳	李祉	吳處厚
梁俊	楊懷賢	張溥	林虜	高導格	梅君俞	黃遷	劉勃	呂彥祖	都曜	魯純	檀圓	朱絃	高新	安信之	趙令畸	趙岫	周誼	趙天佑	蘇昞	李深	李積中

王陽	張裕	陸未民	葉世英	謝	潘	陳唐	劉經國	扈	文	張恕	陳	非	洪	錫	周	諤	蕭	利	趙	鉞	滕	交	江	洵	方	適	許	端卿	李	昭	玘	何	紉	陳	祭	鍾	正甫	高	茂華	楊	彥璋	廖	正	一	李	夷	行	彭	醇	梁	士能	元	符	上	並	武臣二十五人	張	巽	李	備	王	獻可	胡	田	馬	諡	王	獲	趙	希夷	任	潯	郭	子旂	錢	盛	趙	希德	王	長民	李	冰	王	庭臣	吉	師	雄	李	愚	吳	休復	崔	昌符	潘	滋	高	上	廉	李	嘉	惠	李	玟	鮮	延聲	姚	雄	李	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	惟簡	陳	衍	張	士良	梁	知新	李	倬	譚	衆	寶	敏	趙	約	黃	卿	從	馮	義	曾	肅	蘇	舜民	楊	侏	梁	弼	陳	恂	張	茂則	張	琳	裴	彥臣	李	侗	閔	期	王	紱	李	穆	蔡	克明	王	化基	王	進	進	鄧	世昌	鄭	居簡	張	怙	王	化臣	王	珪	章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	珪	章	偽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趙汝愚	留	正	少保	王	蘭	周	必大	留	正	少保	王	蘭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	熹	徐	誼	彭	龜	年	陳	傅	良	薛	叔似	章	頴	鄭	湜	樓	鑰	林	大中	黃	由	黃	輔	何	異	孫	逢吉	餘官三十一人	劉	光祖	吳	祖	儉	葉	適	方	項	安世	李	重	沈	有	開	會	游	仲海	吳	玠	李	祥	楊	簡	趙	汝	談	陳	峴	范	仲	汪	逵	孫	元	鄉	張	體	王	田	澹	黃	度	張	體	王	黃	源	周	南	吳	泰	勝	王	孟	浩	趙	鞏	白	炎	震	武臣三人	皇甫	斌	范	仲	千	州	張	致	遠	士人八人	楊	宏	中	周	翊	端	張	道	林	蔣	仲	徐	範	蔡	元	定	呂	祖	泰	髮黑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之髮自有遲速者世以多思慮者早白蓋以髮乃血之餘心藏血心役於物不能滋蔭也故謝超宗入獄而髮白周興嗣成書而髮白然予所見有年齒雖同而勞苦安逸迥然各異逸者反白勞者反黑似不在思慮所致也每詢其人多在父母之傳流近又見鎮江丁氏一族家多顯宦少長盡皆白髮此顧愷之對簡文曰松栢之姿蒲柳之質自不同耳言雖近於諛上是或一道也予已論鬚髮矣此又餘意

淵明非詩人

真西山論陶詩榮木之憂逝川之嘆也食士之來尊歌之樂也以公之在經術中求示又必公非曰經術自注里中大夫飲酒第五首贈炎人口者也嘗往來管中若有所得其好者夫以第一句結廬在人境似靜中有動第二句而無車馬喧似動中有靜三四句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心境混融處也五句採菊東籬下是潛心求一六句悠然見南山是得一之微矣七八句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乃至和允溢表裏盎然九句此中有真意所立卓爾十句欲辯已忘言正末由也已可見陶公心次渾然無少查滓所以吐詞即理默契道體高出詩人有自哉

混堂

混堂天下有之杭最下焉有好事者借喻為記頗得戲題之義錄以告不知耻者記云吳俗梵大石為此窮無以

後為巨釜令與池通轆轤引水穴壁而貯焉一人專執池水和浴遂成沸湯名曰混堂榜其門則曰香水男子披不繫者膚垢膩者負販屠沽者湯者死者納一錢於主人皆得入澡焉旦及暮但楊裸裸而來者不可勝計苟疏之則泥滓可掬臭其體穢氣不可聞為士者每亦浴之彼豈不知其汚耶迷於其稱耶習於俗而不之怪耶抑被不潔者膚垢膩者負販屠沽者湯者死者果不相免耶抑經其浴者目不見鼻不聞耶嗚呼趨其熱而已也使去薪沃釜與溝瀆之水何殊焉人孰趨之哉人孰趨之哉

鄭頴鬼事

性誕之事多矣有不可以理格者孔子所以不言今可格者試言其一二事予舊讀鄭畋事以為傳記性誕之言不足信也及見類載之事意其正史所書耳目所屬去當時不遠亦豈妄言哉因格其理將以質之人人適府頴邵二泉先生學史到學檢有頴氏之條斷義與愚見同也因錄其事與邵說并區區之見於左唐鄭畋之父亞未達時族遊諸處留事與婢在一觀中將產忽聞空中語曰汝出觀外母汗吾清境不然殺汝也妻曰婦人無歸望聖者憫念及五鼓分娠乃殯道裝乃殯於墻外亞歸以酒醉之夜妻妻曰余命未盡為神殺也此去十里有寺一僧可五十能活之當拜三哀祈亞不以為信次夕又如此於是移寺見此僧初見亦喜亞告之初不顧曰我凡人豈知幽隱

乎亞懇再三僧怒擊之其等不去久之僧乃許曰待吾入
定尋訪之夜半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歸
三鼓聞戶外人語即引妻來曰身已壞此即魂耳善相保
囑之而去其妻姘如生平但惡明處數年妻乃別去曰數
盡矣故世傳收為鬼生劫神願合兄幾咸寧中得疾就
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屬迎喪施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
者顛仆稱幾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
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
肉所愿不爾至也施乃解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人又
夢之舍乃曰非常之事占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
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
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晉書如
子曰人死而復蘇者有之幾蘇矣能夢而不能言父之復
死何也魂魄合而為人離散則死若幾者殆陰復而陽不
復歟不然則其周旋不舍者何物也邪是則顏幾既為陰
復而鄭妻之復豈非其陽魂邪其所以惡明者猶在陰類
故也

天命性情論

先輩吳美中瓚以米斲喻天命蓋以上動下靜運轉不已
則米穀四出如萬物之生也隨地之高下污潔之處而投
焉則如人之有富貴貧賤者矣又以燈油喻性情以油為
氣而燈心為質燈焰乃精神也及其照物則為才能其耗

者性也燈滅而燈落魄降也烟氣上騰魂升也油有清濁
燈心有肥細乃資質之美惡耳此乃以粗喻精實為至理
人亦易曉也故錄之

龍象

夫人之所以為人國之所以為國以其有義禮而名器存
焉堂見龍王祠而有勅封者龍雖靈物亦獸也象固至馴
豈可以人禮待之今龍襲之以衣冠加之以王號而象則
食之以二品之料加之以指揮之稱較之禹驅蛇龍周公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之意不有異乎賤名器無義禮其矣
若

太祖於四海四瀆止封其海某瀆之神何其正大苟為禮儀

者建議於廟堂可也

荀趙

予嘗謂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而借寇兵也卿獨
不思李斯之為人也又宋祖曰大開洞門正合我心少有
私曲人皆見之獨不思負世宗何曲如之人不見耶

伯頴子中傳

伯頴字子中世家西域其祖父宦江西因家焉進賢人
幼讀書即通大義稍長無所嗜好惟耽翫典籍手不釋卷
從釣臺夏溥習進士業四以春秋經領江西鄉舉受龍興
路東湖書院山長政建昌路儒學教授壬辰兵興省臣以
便宜授贛州路知事陞經歷時參政全普廢撤里吟海赤

宇領以伯顏學行醇正議論激烈可與有為以為都事
戊陳友諒陷江西遣兵圍贛參政命伯顏率壯士百人出
收援兵於隣郡將行誓衆曰苟為自全之計者願受不測
之誅至夜三鼓奮躍突圍而出圍兵追不及乃招募丁壯
於龍南安遠寧都之間遠近響應值天濤雨敵勢益滋蔓
向義之士往往或於飛語轉相煽動合而復散伯顏知事
不就乃往南雄方宣布天子德意以為集義之策而南雄
亦降矣衆四掠市里伯顏正衣冠端坐僧寺裨將駭視
不敢犯見其渠領則陳大義以拒之所與俱百人者屠我
擄獲殆盡既而贛亦陷全海二參政死之伯顏知無可為
之機遂間道入閩江西右丞章公完者表為分省員外郎
佐政有聲出奇攻復建昌遂命浮海獻捷京師因陳江南
緩急之勢攻取之方言論剴切朝臣驚嘆奏授南恩州知
州福建省郎中并詣朝堂計事退見總兵官擴闊于河南
除兵部侍郎與吏部尚書伯顏帖木兒張翥銓選廣西舟
次鐔江而全閩二廣皆歸附
國朝矣伯顏由是著形迹跡隱約江湖間時宦寓公知名
交者皆不得一見以先世有墓廬在彭蠡之涯乃上進賢
之北山誅茅剪荆躬自為創竹屋三間左圖右史閉戶清
如時寓其忠憤於詞翰之間而已前進士熊劍操行孤
於人少許可惟與伯顏相厚善每語及往事相對悲鳴
似涕泗潸然下洪武己未秋

朝年方搜求博學老成之士江西布政使沈本立聞伯顏
遣從事張希顏訓導胡以中以禮來徵語之曰爾偕進賢
知縣親造其廬若不起爾毋來見也伯顏聞使者將至慨
然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先一夕具牋書作七哀詩其
先與昔時共事死節之士復手書短歌一篇寄別能劍以
後事囑之夜漏盡望北再拜飲藥而卒
贊口不事二君非難而捐生為難捐生非難而從容就死
為難伯顏之死可謂得其義焉或曰伯顏在鐔江闔廣時
不死而死於今日何耶吁何之不死欲有所為也事既無
可奈何存身以永祀亦義也今為人迫而理不可不死矣
不死則失吾身以存祀又非義也嗚呼若伯顏者其不
於所學歟
七哀詩
有客有客何索索國破家亡無所歸荒村獨樹一苑蓬
夜泣血知者誰燕雲茫茫幾萬里羽翮綴盡孤飛遲嗚呼
我生兮亂中違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後
我祖我父金月精高僧累世皆簪纓歲維丁卯兮吾以生
於井當代何休明讀書願繼祖父聲白頭今日俱無成我
思永訣非沽名生死逆順由中情神之聽之和且平嗚呼
祖考俯鑒假違豆失薦我之責
我母我母何不辰腹我鞠我從辛勤母氏泚善宜壽考
不良兮負母身有維新兮酒既酌我母式享母悲辛嗚呼

母兮母兮遠適相會黃泉在今夕

我師我師心休休教我育我靡不周四舉盥叨感師德

年苟活貽師蓋酒既陳兮師冀止一觴我莫涕四流嗚呼

我師兮母我惡念生取義未為暮

我友我友全公海公愛我愛我兮人誰與同惟公高節

寰宇其空百戰一死兮偉哉英雄嗚呼我公我公兮斯酒

斯酌我冤我冤兮惟公是託

我子我子嬌且癡去住存沒兮予莫汝知汝既死兮骨

朽汝苟活兮終米婦嗚呼汝長兮母我議父不慈兮時

利

鴛兮鴛兮置汝已十年汝不違兮汝心斯堅用汝今日

誰

大誰我冤一觴進汝兮神冤安然嗚呼鴛兮果不我

速朽兮肉速腐右伯顏子中之傳與詩予因館於宗主

萬五溪先生之門五溪進賢人也得觀

國初進賢諸公私抄詩文讀至子中傳慨元史既未載也而

此或又失千古無聞矣遂錄於稿嗚呼讀子中七哀詩

不酸鼻惜其替有日前之不死銓選無杜稷寄也嗚呼太

學生亦死之也以此度子中是不知子中者遂為畧改教

句以明子中之心而傳之者齊陰丁之翰嗚呼無之翰

文以傳天下不知如子中者幾矣

七修類稿十六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十七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生物

萬物之生本乎天故動植之物其體皆圓土石之成形也

具乎地故多方此地之骨肉也

文景詔

三代而下稱治世莫如文景今觀文帝之世三十六詔景

帝之世二十五詔而其除租賜爵務農憂恤者三之一焉

則其史稱與民休息可知嗚呼此後世之所不及也

醫書不能補

人

巢氏病源一書論證論理可謂意到而辭暢者矣予嘗

其當時元方不附方藥使并具之體用俱全是書真不可

及也圖繪寶鑑但紀歷代善畫名人及言平日一家之長

師某人已矣予以為再添言所以方盡其意如希源則曰

山是麻皮皺水是索水松是瓜離之類言馬遠則曰山是

大斧劈垂丁頭鼠尾松是車輪蝴蝶水是闌水則二人之

規矩已寓目前而後之觀其畫者亦易矣雖欲補之必得

自擅其術記多識多方可也予嘗以畫語姑蘇周臣馮表

以畫語吾杭孫純吾姪惜其相與嘆息而已噫

書畫難易

予嘗問能書之人真草孰難咸以正書難也蓋以真難

工草可堪歸耳後讀史方知果然之術張長史始同顏魯公學正書張知不及相遂去而學草此可知矣又嘗問友人沈越學書與畫孰難沈曰畫易予曰何以見之彼以畫便學某則看者亦知是畫也書雖學某看者亦可知以其書耶予戲曰可以教矣蓋畫記載吳道子學書於張顗顗知章不成因工畫遂深造妙處此又知難易之分也

異情

唐玄宗於兄弟而友愛同於一帳則未聞孝養者何也華歆與管寧同席相友之厚者則其志趣必一也何善惡之不倫子路剛強彌子瑕以色悅人者同為婿友不知何以相處

虎傷亡

人為虎食魂從於虎字書謂之虎傷亡解凡虎之出入則引導以避其兇故獵者捕虎先設湯飯衣鞋於前以為使之少滯則虎不知以落機穽否則為虎發機徒費獵心也及虎為人所捕又哀號於其所存皆夜叫擲以為無復望虎食人矣若為其復讐然予將信將疑昨見說郭所收東坡之老僧化虎事與昔所聞相符不覺嘆曰傷哉果死不認死而不知所以致死哉夫生既被虎食矣死友為虎之役幸而虎斃又從而號哭之何其愚耶不自疚耶嗚呼小人竭財俯首以附權貴為之鷹犬以脩指揮却乃張皇聲

勢殘人害物一旦冰山既崩惴惴莫措無復有望矣情其死而悲痛不悟其非豈非虎之傷亡歟豈非虎之傷亡歟

牛羊食草

凡草木經牛啖之必茂經羊啖之多枯故諺曰牛食如澆羊食如燒意以二物皆畜類而草食者也何相反之如是靜思牛土畜土能養物也故牛色倉而龐厚有春生之象焉聞死而般蘇亦好生之意也羊金畜金主殺伐故羊色白而氣腥雖有秋殺之象焉見死而無懼亦喜殺之性也二物稟性既異必其口中涎沫亦具是性故草木之茂枯者生殺之氣致然耳贅此以伺博物君子

家野禽

九家禽鷄鴨之類不能飛野禽即能飛者家禽雖抱伏而雄不抱伏得陰氣之多故凝滯而不飛野禽雌雄皆抱伏故飛

食鹹加渴食酸止渴

渴者緣心火熾而腎水涸也腎氣盛而心氣平則不渴矣食鹹則加渴者鹹走腎而瀉腎瀉腎則水愈涸况鹹能補心補心則火愈熾故加渴也食酸則止渴者酸走肝而瀉肝瀉肝則火不熾况酸能益肺益肺則水自生故止渴也

利

古人以誠意正心觀人今觀人於利上明白者可謂君子矣于此見數友利心一發則雖父子兄弟素厚朋友即反

心而不顧嗚呼哀哉末世何人心之不古耶

刺紙

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素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可謂異矣而書東招拍亦不過一二寸耳今之用紙非表白素羅紋箋則大紅銷金紙長有五尺闊過五寸更用一綿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為之不敬嗚呼一拜帖五字而用紙當三厘之價可謂恭矜天物奢亦極矣資暇集中以唐門狀競用善紙嘆其巧詣而謂補正平生於今日如何予以使李濟翁生於今日不知又如何詆辯也

將術

為將者多不善終雖岳武穆然天道好生成生罪也街教之商終罔得吉故京房郭璞不得其死泄其化機神不容也

永樂大典

成祖命胡廣王洪等編成一書名曰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其表夾嘗見於彈指席中然亦不取中之事實徒具望洋之嘆而已嗚呼御覽元龜不過千卷人間亦不可得矣大典動以萬計安能使世傳也哉

氣類相感

子嘗見屠兕殺猪者眼似猪割羊者眼似羊以其日夕與同此物氣類視感所至也故嬰兕尤類乳母面貌可知矣

後漢書載挾妾國人宛君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塗脂於身以禦風雨此人之所以似獸也

又思神助

吾母少未讀書頗信佛法歸吾父時見同類誦觀音經心其愛之然以不識字為恨心恒欲念之每一番葉徒歸而退一夕夢金衣大僧合掌問曰能伏災風火普明照世隨此二句數次覺時似有得焉明發看視此經不復離隨口如注矣自是書亦可通人盡異之予則以為心久諳則慧生况朝夕心思所發未體之明胡弗為之助也但三句固即本經而其義又似釋氏禪教此亦不可知耳果直存所謂佛耶

李易安

趙明誠字德甫清獻公中子也著金石錄一千卷其妻李易安又文婦中傑出者亦能博古窮奇文詞清婉有漱玉集行世諸書皆曰與夫同志故相親相愛之極予觀其跋金石錄後誠然也但不知胡為有子黜張汝舟一事嗚呼去蔡琰幾何哉此色之移人雖中郎不允

鄧攸弃子全姪

弃子全姪中興書以其子至恭追及攸復繫子於樹予意子姪皆幼勢難兩全故弃子而全姪今既追及則不惟與之同行亦知道路者矣劉涓子以為無是事此喜談金姪而甚之之辭當也然考之本傳及當時之人之言止

則又實有是情嗚呼可與同行而又繫之樹有人心者可
忍之耶此所以伯道無光何天道無知哉噫晉之好名至
此極矣

生死兩異

淮南子載齊人乘舟遇風波而恐死不暇久之自投水中
東晉時太白犯少微星戴逵憂其必當後隱者謝敷卒
予以齊人非不貪生也畏死而反忘其生豈非不畏死也
以理之必至於死一可謂求生不生一可謂求死不死又
沉人鄭王字子美順帝召為翰林待制辭而不仕
天兵入徽州時要致之自曰吾豈事二姓者邪遂縊而死
方南字萬里仕宋為嚴州守宋末降元為經管皆歎人也
予以鄭既不受元爵正當仕我
朝却死於元此可謂當生不生方乃宋臣其心仕虜此可謂
當死不死

趙元隆

趙元隆仕元為廣西行中書省都事以才智聞於時吳元
年王師闕宋永守鄧姓者自盡先三月闕桂元隆謂
平章曰公宜與城有亡吾昔與鄧公同事長荷知遇今不
死期効寸死之功六月王師入西門元隆守伏波聞
城破引刀自盡事定男宗歡收遺骨歸劉三吾有詩吊云
白頭從事景微如死能令我道完赴水何慙汨羅更
尸竟在伏波門他年作傳須朋友此日承宗有弟昆誰使

賢侯諸將吏皆能為國報君恩今元史未收予聞知桂人
考

思禮堂記

吏部侍郎南昌張元禎為吾鄉府尹陳彥成撰思禮堂記
發明墓祭之禮甚當人情但亦未深考於書也其曰周禮
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殊不知周禮冢人凡祭於墓為
尸則墓祭之禮周公已立之矣又曰漢之時已有墓祭殊
不思孔子葬泗上子貢廬塚三年魯世以歲時祠孔子塚
則春秋以來有之矣况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
在他國族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壇如時祭祀則是孔子
亦有墓祭之說矣今為錄其文并少辯之使士人知有所

墓祭

八

七

歸也記曰夫禮也者出於天理人情之自然而為之節文
儀則者也然時有不同或制有未備故三王不相襲孔子
曰放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矣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後之議禮者此其的歟墓
而藏廟而祭者周禮也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也漢之
時乃有墓祭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者先儒因其不見
於三代而以爲非禮不能無惑焉且墓而藏者體魄也廟
而祭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墓焉廟焉孰有而孰無也
且人子之於親食焉則若見於羹入其門則若見其坐於
前視其杯捲而不能舉視其琴瑟書冊而不相越矧於體
魄之所在而可忍不之思漫不之省乎且古之祭者廟以

貌之尸以象之保將以求之陰薰蕕以求之陽其禮嚴
周家具而人行之今之祭能然否乎然墓之祭亦三代
所當益而後世之所不可損者其不可拂人情而廢不行
也明矣記成陳乃買鴻臚少卿唐泰碑於其子將磨去其
文而刻此記有其進士見之以手撫碑曰其薄若此耶若
再磨則不堪矣陳聞而止之買他石以刻焉此人亦善諷
諫者歟

往來書劄式

洪武三年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
拜非實議定凡致書於尊者云端肅奉書若則端肅奉復
平交者則曰奉書奉復上之與下則曰書寄書答嗚呼今

書劄

人

人

上之與下大字如批判狀下之事上豈特再拜而已故

酒

餘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薰酒也醕薄酒
也醕官酒也曰醴曰醪曰酒也曰醕曰醕造酒也買之曰
沽富肆曰醴釀之再亦曰醪漉酒曰醕酒之清曰醕厚曰
醕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醕使酒曰醕甚亂曰替飲
而一亦曰醕病酒曰醕至人進酒於客曰醕客酌主人曰
醉醕酌而醉曰醕出錢共飲曰醕賜民共飲曰醕不醉而
怒曰醕

拜

拜之議多矣諸書辯取不同今揭其所常行易曉者以

示吾子孫平衛曰拜謂簪折頭與腰平如衡也即今揖
下衛曰稽首即今之躬身至地頓首者頭叩地也稽顙者
頭至地也太甲之拜手稽首者揖而頭至地之久也雅拜
者先下一膝即今之拜也周禮奇拜者一拜也褒齊拜者
再拜也函拜者拜而後稽顙也之拜者古人兩膝齊屈如
今之道士之拜也膜拜者兩手合掌以受顙也肅拜者兩
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如今之婦人叩頭者今之婦
人之拜以為始於武后不見出處惟史記後周天元令命
婦為男子拜史官書之表其異也據此則婦人古亦不伏
地拜非始於唐也

把武穆不當

宋太學郎今之按察司武穆王宅亦其地也故銀瓶之井
存焉而太學宋時土地即以穆王主之度宗朝狀元陳文
龍初入太學時夢土神請交代至德祐末神乃遺書請代
已而文龍為北兵縛至杭而卒夫宋未亡時岳已早去而
不奉其正朔今北司左街之廟猶將伯顏與岳王同祀一
祠岳豈堪與讐人共哉累欲舉於當道不果今識於此後
有識者必更焉

相友皆善

孔子不飲盜泉而吳隱之飲貪泉李廣不擊刀斗而程不
識擊刀斗皆古聖賢名將也何相反之如是蓋伯夷之非
其君不仕伊尹之何事非君各得其當在人品之何如耳

宋南北使臣禮

嘗錄得北使來宋朝時每初見宴於番拱致賜金帶一條
二十兩靴馬鞍轡折銀五十兩銀沙鑼五十兩各色綾緞
一百五十疋明日折牲餼各色羅綾三十疋又明日與伴
使遊天竺賜沉香三十兩齋筵等物四日浙江亭觀潮宴
五日王津園射宴自到闕至辭 朝大使密賜一千四百
兩副使八百八十兩衣各三襲金帶各三條遇

聖壽節至者其正宴自舉盃起至終席共四十三盃清每一
盃奏一品樂又有雜劇三折有人水陸珍羞不可言也今
忘其書昨見松漠記聞則曰虜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給
細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兩雜使錢五百兩

三斤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麵醬
斤大柴三束上餼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
二百白米二升中餼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
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餼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麵
一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嗚呼南之待北如此之厚

則北人安得不動心來也北之待南如此之薄不知當時
何無念媿之心求其氣勢想不得不然也不知財就竭而
國就威必然者矣寧不卧薪嘗膽日思所以報雪乎却乃
君宴安於湖山哀哉予故錄出不特使知當時南北相
待禮耳

生死一定

死生一定當死雖神醫不治否則錯治亦無事也國初蘇
人葛乾孫文武雙全以至臥臥律教醫藥靡不精究治人
不特用藥喜怒頓挫皆能愈疾蓋術至神巧矣一日曰今
年六氣淫厲吾犯咸池殆將死矣然必在秋後後因挽弓
而致死血過日病作亟命子煎大黃四兩子以太多戒半
且加別藥飲之不下而添病知之曰亦無傷我當明年死
已而果然吾姪慶亦善醫嘗告子曰不知孰先死予以子
較我年小無病又能導引服食又何以此問耶一日出治
人在轎偶診曰予病矣回當服藥至家不一時而卒豈非
命乎故聖賢亦無上壽

元祐黨碑

廣西融州真仙岩多碑刻元祐黨碑亦在焉
本朝胡文穆公為廣念事時碎之此文穆自載於已集諒
不誣也何德祐航海時畀此物以行當時更無一人止之
者宋所以亡也

自作挽詞

夫至死之際而猶能自作挽詞亦偉矣若淵明之歌詞三
章了達此理不待言也秦少游雖多哀怨愴楚之情然其
實踐不得不然故東坡亦謂其能齊生死了物我耳漁隱
叢話以坡言為過惟淵明可當殊不思陶在放達之時秦
當逐迫之日言安能不爾耶子故嘗以吳潛謫循州臨終
自挽之詞哀尤過秦亦可謂達但視其能指辭說理否耳

能則過人遠矣使泰吳常官之日亦能如陶辭對隱去則臨終之辭亦必有可觀者

釋子

今人見人家子弟性雖聰明而外似能事所為實非名曰敗子殊不知乃是釋草之稗蓋似苗而非苗也竇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別是也

史陳脫王失傳

宣德二年交趾復叛九月朝廷遣安遠侯柳升等伐之選其才且賢者文臣禮部侍郎中豐城史安祠祭主事錢塘陳鏞等二十餘人同行後

升等敗寇呼官軍降即不殺而史陳二公曰見危授命

人

人

遂死十月十八日也後交趾守帥以死節者奏聞

朝廷皆褒贈而史陳守帥不知未聞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狀不可質竟泯滅其節

四年秋處州賊人葉宗流哨聚馮公嶺漸侵府縣浙江都

指揮脫網按察司僉事王晟往征之俱死節焉處人至今

其戰勝而勇死之狀者天下未知也景泰中給事中

使四公之子孫有高官大爵者吾知其葉林之奏必行而

楊東里之文為謬矣噫人心果無忠孝者耶果專於勢利也耶此特予所知者耳天下

七脩類稿卷十七終

類稿卷之十八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樊樓

宋此亂逼少卿樊系草詔草成明日仰藥死

不忠者較之段方二公不有問乎蓋筆已屈矣

祭物

古人祭奠物薄而意誠獨取其馨香時鮮之味以薦之焉故九歌以謂蕙肴蒸芳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左傳曰澗溪

諸書

人

召汴之毛蘋蘩蕓藻之菜而已漢以來則有斗酒隻鷄之

說矣今之祭物衆矣名亦二文因紀於左以見時之不同

也香曰薌合稷曰明安稻曰嘉蔬梁曰薌箕牛曰蜃栗羊

曰柔毛豕曰剛鬣兔曰明視豚曰脂肥大曰羹獻雉曰醢

起復

喪制未終朝廷奪情起復勉其任用故曰起復今乃驟以服為起復悞矣

降職加官

有問賊廖恩降後官為右班殿直嘗供脚色云並無公私

過犯時以為笑予意實為士羞也後又海寇鄭廣朝命官知福之延祥兵嘗為群僚所輕廣故作詩有曰象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之句事載小說傳之至今夫宋固仁厚流為姑息此不效於敵而為賊侮之事也本朝賊降必誅此唐宋之所以不及也雖然今之士夫無公私之犯而不愧鄭廣者又幾人哉

太宗二箭

聞見雜錄載宋祖寵幸金城夫人一日與晉王宴射後苑勸晉王巨觥王固辭不飲曰夫人親折花束則飲上遂命之王乃引弓射殺夫人宋祖飲之如故又鉄園山叢談載花遊夫人入宮幸之晉王諫而宋黜一日與宋祖獵於苑中亦射殺之二事皆宋人所書諒不誣也夫太宗固為社稷是矣而難於太祖受諫如此割愛忍情曉人當如是耶傳位必遵柱后之言太祖之心何心哉晉王之傳又可得也哉必竟晉王死於二箭天道未必無報也

攻乎異端

荷亭辯論侍御盧格著也解攻乎異端言攻字有二義治辭則庶民攻之是也擊辭則鳴鼓而攻之是也謂學去異端斯字也已昨見宋儒孫奕示見編內有此說其解尤明白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示由也已之已已止也謂簡而明也

回回教

回回祖國世史正綱以為大食一統志以為默啞那國據其教崇奉禮拜寺四夷惟天方國有其寺或實天方也入中國乃隋時自南海達廣其教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或於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天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焉吾儒雖至親友之會者多莫尚義他人不問矣彼於同郡人貧月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亦有助儀吾儒守聖人之教或在或亡彼之薄葬把齋不食有殺終身無改焉道釋二教又在吾道之下不論也嘗讀藏園雜記言其教祖之詩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在海東惟有孔門直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其高又如此

荀爽褚淵

士大夫而無節義若捷之於市矣况能為人面斥耶漢荀爽自作女誡而欲女之自酬意其必知女之不能節也女卒自縊以全婦道此豈知子莫如父哉宋褚淵科額證識見重名流一旦黨齊背宋致弟炤炫之非而子恨不仕淵豈不知忠義者其利祿之心勝也嗚呼色與位人之所好也不特不從其父一則致其死一則致其非人性之不同固如此矣第爽淵不知何面目終日於家庭耶

東明木綿庵

賈似道齋僧而得木綿庵三字蔡京遇毛女而得東明二字豈知皆就死之所嗚呼異人能變其志可也明白告其

死族或動心焉耳否則安用其報哉是知天之生好惡大數之不可移也

糖人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也今以糖成男女之形人得而食之不幾於食人乎

名物不當竊取

文人墨士每欲鐫名於山水秀麗固情也至有刻人之名而鐫已者則可惡也若閩人某去唐磨崖碑刻而自書忠孝燕節殊不知後世不見古刻是欲彰名而反得罪名也又有見一木石之奇遂取去之者若某洞白石觀首為某取者是也殊不知在山林則為公玩而可久在人家則為私物而易廢醒酒石今安在耶此皆小人之私者也若終南山小白石之詩而不名者何其高耶

杜賈死牛酒

杜子美死牛炙白酒見唐詩賈島死牛肉酒見唐詩嗚呼二公食無珍羞可知矣人何必食前方丈哉

書契

世凡交易契有合同恐人心之不公也如

朝廷之有符信然而有義存焉耳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御右然左契受之義也據此則左為受物右為獻物者之取矣嗚呼一事之微古亦有重之義乎

財

古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自宋言之歲有西北二之幣郊廟那有群臣之賜官其國乏而民窮也今讀錄錄多累錄武林舊事則宋之富盛過今遠矣今天下一統賦稅充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問千金之家不過一二無儲糧者也及詢官府又無贏餘之財此則何也愚竊論之藩府太多中官太積而文職多食何以見之韓王一枝歲得一十六萬錢糧平原一府不能供也司禮司本監一宦寺之死銀貨動有數萬之進

朝廷所不進者又不可計進士一旦居要地遂過數十年之財主迨至九卿不可言也雖然文職尚有廉者若夫今日費出無度聞之寒心富國者宜思何以裕沃

燒金

宋史張永德傳云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昨疾求德療之復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求五兩耶置陽中焚之成金自是口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求德送之求藥法生曰君富大貴吾不吝此應損君福及後永德為悍屯下蔡淮民中有一僧脾脫求德召之乃睢陽生也復求前僧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認矣富貴安用為此又龍川畧志載子瞻從事風時有老僧欲傳以硃砂化黃金子瞻曰吾不好此雖得之將不能為也僧曰此方知而不為正當傳也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嘗於此僧求方而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

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為耳貧道嘗以方授人
輕有為之耶死者有遺棄者有失官者故不輕傳公慎勿
以授人如陳邨者也後偶與陳希亮談國作語及此僧所
以陳固求子瞻授之悔曰某不惜方惜負此僧未幾陳以
賊敗夫子瞻疑以方故深自悔後謫黃州陳子瞻在黃
子瞻問其父用此法否慥曰吾父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
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死義甥孫沈某弟兄二人其第
為人煅銀以給食日亦未足也不數年置有室廬妻奴設
肆肆弟兄俱於肆以交易又數年身有羅綺動有銀器往
來有顯者迥異於昔日人言得燒金之術假煅工以遮人
耳目子且信且疑無何兄弟繼死家隨以廢其父一日

元德秀死

唐元德秀退居安陸縣去家獨廬一室值大雨水七日不
通餓死中書舍人盧載為誄文曰誰為府君大必唱肉誰
為府君馬必食粟使我元君餓死空谷丁用晦載之於芝
田鍾以為美事予意盧子不當以二畜比之正史傳中之
為何其優耶然其清貧固也但卒於家不問退居安陸此

又不知何從來

奇物不可守

書盡古玩自有國而言至宋徽宗之世可謂極備觀其書
譜盡譜博古考古圖可知矣惜乎胡騎一入零落漫毀有
不存一自家而言一聚此物者必然敗去豈非物之美者
人心所在鬼神臨之大有大異小有小異不可聚此以為
子孫可常守也

大常黃冠

嘗讀周禮天子大祀大宗伯主禮大司樂主樂皆明德新
民之士聖賢之徒也所以肅虔百職感格上帝受侑神人
者在是豈惟集事完禮文而已哉今樂既作於神樂觀之
徒而贊相行禮者又皆太常之黃冠天朝大禮
大樂付於斯人甚非序和情文之道也神安可以格耶

岳廟之對

宋張浚問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昌
社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卿素不相下一旦
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以服衆浚曰
揚沂中張俊何如飛曰張宜撫飛舊帥也暴而奪謀沂中
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也
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愚豈以得軍為念哉我
太祖嘗欲用揚為相以問劉基基曰獨有相才無相器卒
相持心如冰以義理為推衡而已不與焉今憲不然寧不

敗乎

帝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禍淺觀其人可知又曰胡惟庸

如基曰此小特將債轉而破稔矣

帝曰吾與相無以愈於先生者基曰臣非不知臣疾惡太甚

又不耐繁為之且孤大恩夫謀事於人正欲人之有言也

今不惟言之不從而反憎疾焉後雖事驗而武穆誠意先

已為之解官矣豈魏公不曰忠而

太祖不妄明耶問之憂而無一是為則問者自以為愧而直

言之難受不覺其忤也已嗚呼古人尚直問且不能受言

使無從而直言安望其以理之是非而足憑耶予於二事

信哉直道難容於世

父子異性

愚嘗讀朱子語錄中載東坡之子過范仲淹之子過皆出

入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為服梁某入

而妻姪往之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有此予思本朝

兵部尚書茹瑺衛州衛山人也

太宗入靖內難首先勸進即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繼

襲爵繼以父在功罪之間不肯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繼

都督定遠人也建文時通謀於燕其子璉乃以力戰死於

盤壁蘇亮可謂見奪乃尊始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平旦

家庭之教何如也此見其忠義襲職之心大分天生成也

樂奏天人樂器起止

由冬而春陽之所由生陽生而後有天故冬至祀天神祀

天神而用黃鍾九變之樂蓋天為陽之尊黃鍾九變九為

陽之極故黃鍾子月之律也人死魂歸於土四時祀人鬼

而用太簇八變之樂者蓋人生於寅太簇寅月之律又宮

五之位為土始終於此奏之則魂與音發動故降也又樂

之降神者蓋紫微垣在子而角應之太微垣在卯酉而宮

徵應之天市垣在辰而羽應之故奏數音之氣發動於三

垣宜乎天神之降也祝歌為樂之起止者祝之形仰而數

象東靈祭宣之義震為雷雷主聲所以起樂也歌之形為

虎而伏虎為金獸應秋也虎亦主聲公伏而無聲若陽氣

之收歛衰謝矣其背之韻語氣不暢也所以止樂也金石

為樂之始終者八音之中惟金石有自然之音不假人為

故所以為樂之始終條理耳

七七義

世以死者七日為受罪之時遂作佛事以解穰此固妄誕

之論然傳樂之米既久遠通相同亦必有故問其人不知

也常思以為虞祭有七之義此亦未通後讀論衡訂鬼篇

有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別氣人病死甲乙之鬼

至矣然而殺鬼之至者又庚辛之神何如驗之以甲乙且

病者死期常在庚辛之日也予以是思之此則五行相剋

之理如木日鬼金為之殺金日鬼非火為之殺乎推之七

七之說亦是此理以其相剋之期故為之穰解遂延增

誕之說也然亦未知王論何從生予推之者何如姑識之以俟明理君子

門生弟子

說傳者為弟子弟子後傳於人為門生故史記曰七十
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為轉相授受者曰門生

韓項亮懿

伊川先生曰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
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予以楚圍漢於彭城
漢追羽垓下信常在之也或以誑之或以待之信不能獨
當一面如雲長之取頗良足可知矣觀羽初敗秦兵而諸
侯不敢仰視其勇可知矣信豈羽之敵哉若論智謀羽或
不如信也懿拒亮於上却按兵不敢動後至圍城諸將
嗤笑一交兵間則又表其將軍張郃觀其受巾頓之辱
孔明為奇才懿亮之敵耶此又智勇俱不如者噫若四
人者豈必待其親相交戰而後知其高下哉耶此已可觀
矣至如孟氏莊子二人俱常遊於齊也胡乃不相遇而一
辨以觀其勝負一則以實而實天下之虛一則以虛而虛
天下之實是實可惜也歟

焚執敬

焚公執敬字時中獨號其號世為鄆人至正間為浙法
知政事十二年徐壽輝自徽犯浙西公宿衛於省省吏次
第引去公獨披甲上馬率衛兵不百急出與賊戰從者止

之公曰吾守封疆去之非義也至省口遇遁將以孤兵且
散控馬首遂公怒以刀斫其人遂躍逆賊於天水橋巷戰
以死其妻與子溺於西湖公死二月姚園寺僧雪率抗公
立祠於天水院歲時祭焉楊鉄崖時為文紀之又嘗見公
觀潮詩於霏雪錄中詩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蒼生萬
壑雷大信不虧人不死浙江亭上看潮來然其詩雖未工
而公平生之志亦可見矣然公死節史以錄之但不如此
之悉

聖不可知

士非天分之高則知識不遠非學問之功則義理不明大
凡學藝初則勉強勉強則有述人因得以及之也事熟則
精精則巧巧則神若師曠之音輪子之玉養由基之射皆
熟而神生焉聖人之於天理亦至精至熟神妙不測人豈
可得而知哉此孟子曰聖人不可知之謂神也

文盛乃衰

古人云詩盛於唐乃衰於唐也字盛於晉乃衰於晉也蓋
以詩雖至唐而警接間里之人不知矣字雖至晉而神變
巧媚之態極矣其於明白古拙何有哉今杭之舉孝之文
可謂盛矣然究其實則皆錄諸書藻麗之語貨近時之巧
時文讀不過二三冊遂高舉而奉魁矣嗚呼此豈非其衰
耶而於古人讀經讀史之學何如哉雖然邵子天人之詩
曰也由天道也由人意今辨此者亦氣運使之然也奉

涯又云文章固閑氣運必係習尚非人力所能挽回言狀

說郭

陶南村作說郭百卷蓋微魯慥之類說而為者然類說則取精到而說郭如未刪之書不若不刪總而名之如百川學海可也揚文貞公士奇尚不取其書史會要水東日記曰如見輟耕錄淫褻之事尤可鄙也余則曰說郭不獨淫褻而鄙俚無稽者亦有之但輟耕多抄舊書如廣客談通本錄為已作是其下也孫大雅謂書本葉而成者偽言也似書更為至當者

玄武后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屢見太史奏女主當昌民間秘記又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有天下太宗因疑左武將軍李君羨誅之李淳風又奏臣仰觀爰察其人已在宮中如是之明白矣至永徽五年拜武昭儀明年欲立為后意時才去先朝方十餘年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雖皆極口切諫何無一言及占傳之事并先帝欲誅之意邪以為先時朝廷閉不宜泄則民間又傳有祕記而無忌等又國之元老宜其備知者矣以為當時不可顯白則未立之時正可以足證之也諸公無一言之及此然后知為唐室之數也

辨證類

杭仁和郎瑛仁實著

改元

上古無年號不過紀甲子而已世以始於文帝後元年不知後元由前有元年故稱後也如景帝則又有中元後元皆欲延年之意耳至武帝建元年方為有號之初而劉向據封禪書得禹改元辨以年號之起實在元禹其前皆有司追補以足武帝之始又據元封改元始有明詔為證而夾添鄭氏亦以為是予以既為元封改元始有明詔則當以元封為始又何為年號之起實在元禹然則元符因循白麟而稱元光因見長星而稱又何不可乎至於元封有詔偶爾因是年巡邊封禪之後大頒天下故曰以十月為元封不當據此即以為始若以其前有司補稱則末年復如文稱後元一二年又不可以補其名耶但光武建武共該三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之時因封禪後又加中元二字猶景帝中元意也今史即以為改元明繫以中元另起緒矣觀范史於祭祀志內載本年封禪後赦天下之詔曰以天下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尚冠建武於首可知也大抵一帝止是一號最為有理但遇事遇瑞遂屢易之豈如本朝高出上古

湯泉

湯泉在處有之惟溫熱不同皆有硫黃之氣書載驪山山者無腥焉人皆祖博物志凡水出石硫黃者溫乎考草石硫黃出東海牧羊山谷中及太山河西山礬石液也然則於地之泉何所係耶而湯泉之地又出於三山之外也就而言之予又親見巢縣湯泉與河流止隔尺許豈石黃所流之水氣不通於彼歟唐于西以謂自是水性一種如人吹氣則寒呵氣則熱予意人氣之有溫涼如天之氣然也豈人之津液亦有寒熱者耶不可驟論明矣昨讀耿仲南黔山山香溪泉記有曰泉蓋硫砂所發好事者汲以澄砂入藥若溪魚隱亦曰黃山是朱砂泉春時色紅以此復思本草有土硫黃出溪澗中多腥臭在處有之然則泉既有腥臭知澄之無黃也隔咫尺而寒熱所分者此地脉所來之源不同其溫熱相去者黃之於地有多寡而源之來也有遠近耳以此論之蘇子詩謂自隣耳目隘未測陰陽故豈非因一石字及有無腥者減之歟若驪山之無腥者李賀詩云華清宮中鑿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此又源之出於泉也又聞出硫黃之地泉反不熱此則氣既泄之於外而地脉又或不通於泉也若謂諸泉可以洗人瘡疥益人顏色以昔人詩有誰知馬上屢金客洗去塵顏換玉顏之說又謂始皇被神女唾生瘡入湯立愈殊不知詩乃好事者之為而始皇事實妄誕而本草溫湯之下又不收也吾嘗親浴溫泉翼日瘡發於背故本草以諸風疾在

皮膚者可浴乾當大虛癰疽即補養餘則不可輕入諸瘡非瘋也近時燕集何先生友以神女之事出於本草今併書之

淡菜

杭人食蚌肉為之食淡菜嘗思之命名不通如以淡為咬固通而菜字義亦不通又嘗見昌黎集載孔戣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亦是此淡字竟不能通後見蘇人云南海取珠者名曰罾戶蓋以蚌肉乃取珠人所嘗食者耳賤之如菜也其義始通後讀較耕錄益知又有為罾戶則孔奏之字亦訛書者予若改為咬食之咬則又為咬金銀車者乎

老泉為子瞻號

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人所共稱也而葉少蘊燕語云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其所居之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東坡自註云家有老父泉公作此詩又嘗聞有東坡居士號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吾友詹二有東坡畫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據此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然豈有子犯父號之理而歐陽公作老蘇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名同人殊

嘗見南越伏波廟一碑以伏波將軍姓路氏心且疑之後
讀前漢書武帝時有路博德討南越封伏波將軍始知馬
援討交趾亦南越地也今世止知馬援也若三國魏將
侯惇亦討伏波將軍不因南越者衆也彼如徐稚子下陳
蕃之榻而周瑒亦下陳蕃之榻稚子則見於本傳而周瑒
事見於陳蕃傳中亦兩人而一事世止知徐稚也又亦松
子神農時雨師乃張良從之游者事見劉向之說苑晉書
初平叱石者因易姓爲赤松子見葛洪神仙傳今金華赤
松觀乃其升仙地也今人止知張良之言又葛洪煉丹於
羅浮山成仙晉咸和時人葛瓊一名仙翁亦煉丹而成仙
者梁大同時人今人即以葛洪爲仙翁也又漢明帝時葉

紅葉詩

紅葉題詩凡有五焉本事詩云顧况在洛乘閒與三詩友
遊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裡年年不
見春題一片葉寄與有情入况明日亦題葉放於上流
詩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
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十餘日客來苑中又於水上得葉詩
以示况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令得自嗟不及
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雲溪交議云明皇時號國寵盛

宮女咸然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弱新恩
早春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况聞而和之即前四句
無後復出之事又盧渥應舉拾紅葉於御溝置之巾笥及
宣宗省放宮人而盧娶其一宮人偶視紅葉呼嗟曰當時
偶題不意即君收藏遂爲奇事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
日閒殷勤付紅葉好去到人間此夢瑣言云進士李固嘗
遊苑中見御溝紅葉題詩曰與玉溪編事云侯繼圖秋
日登大慈寺樓倚闌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欲愁娥
爲夢心中事搗筆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
不書帛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
死談數以爲難出多書止則一事傳記者有異耳詩題

蝦蟆類毛韻

韓昌黎答柳柳州食蝦蟆詩大類毛韻傳其曰雖家句踐
擅竟不聞報効大戰元鼎年執強執敗抗此尤其似者也
吳人多嗜食之至春時鼓吹蒲野無賴男子取以爲生而

價亦不賤此詩末云而君復何為乎食此素豹是好此味者不獨笑人然也

巾箱板

今人以小板書冊為巾箱板以其可置於巾箱也不知起於南齊衡陽王鈞

適怨清和

李商隱錦瑟詩中二聯蘇子謂藏適怨清和四字嘗集以告歐陽也後人不知遂以蘇公自得之見然古今樂志曰錦瑟之為器也其柱如絃數其聲有適怨清和之音

南溪誤紀

姑蘇少卿和南溪傳學好古著述滿家一時人物所不及也交暖中有記宋思陵宸翰一條悞以王倫為王文正公旦之弟也一時不思文正乃真宗時相年齒之遠豈至高宗時此白壁微瑕於予有忘年之愛故為正救之忠臣耳

大夫松

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級者按史記云封其樹為五大夫後人不解謂松封大夫者五株且唐陸贄作禁中松詩云不羨五株封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松五松不見見與新遂漫延而不可解矣有辨之者尚未明白獨望谷雜記引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其快哉予又思今上虞有五大夫里必當時有此一等之爵者居焉

歷代錄名

澄心堂紙

夏曰均堦又曰念室殷曰動止曰姜里周曰園土曰稽首曰深室曰虎穴秦曰囹圄漢曰若廬曰都傳曰寺互曰靖室從行晉曰黃沙魏曰司空總名曰震屏園牆

澄心堂紙

澄心堂紙陳后山以謂膚如卵膜堅潔如玉此必見之而言之得如此真也但在宋時亦罕觀劉貢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此那復得就使得之亦不識予嘗見一幅堅白則同但差厚耳及宋校所揚之紙亦似之又覺差少黑也世以此紙為宋物殊不確蓋心堂乃南唐烈祖徐之誥金陵燕居之名書室也宋時即誤以為知誥之子元宗所造詩文後原以為後主所造皆非也故后山叢談辯之今徽州志又以為出於彼地與李廷圭墨為二絕則誤之尤甚矣諒后山宋人且嘗見之辯為烈祖所造無疑惜歐陽公亦曰但不知出處

僧手觀

漢明帝聞西天竺國有號為僧者知往過未來之事遣蔡愔等訪之愔見摩騰乃要歸漢後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則中國漸有僧也至於五胡石符之世則又大漫矣然摩騰初來舍於鴻臚寺詩待納四夷賓客之館故素名也客者即是也白馬馱經並藏於是後明帝於東都城門外另

立精舍以處摩騰與經遂名曰白馬寺此僧寺之所由始
其夫止以寺名非可專於佛也葉夢得石林燕語以白馬
寺即漢鴻臚寺館但改鴻臚為白馬耳故後世浮屠之者
曰寺此非也堂堂漢朝更不能稱一佛寺而即以待納四
夷之館為之耶又觀之名有三一曰藏書所漢巢觀是也
一曰許觀廢謝玄暉賦屬王觀是也一曰高可望黃帝內
傳置元始真容於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本高觀始然亦
非專於老也至宋徽宗專尚老氏宣和元年因降手詔盡
改天下之寺曰宮改院曰觀改僧曰德士改尼曰女德又
盡廢錢銀之類納之官府此又不可不知也

重名美婦

漢有飛燕唐寶曆中亦有飛燕與元稹私者崔鶯鶯與張
浩私者李鶯鶯鄭述古通者沈真真韓真卿通者謝真真
山谷贈詩者費昶昶建封娶者關盼盼

錦瑟無端五十弦

錦瑟詩玉溪生作也續華解云說者以錦瑟為令狐丞相
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弦所起然既舉其名
而復引諸書明箏篴之義似將以箏篴為錦瑟也且言起
於漢武後雖能引史記封禪書之說亦不能引世本五十
弦起於伏羲知尾而不知首可哂也况五十弦之義無
所解按琴瑟中論曰朱襄氏使士達制為五弦之瑟故後
一判為十五弦舜益之為二十三又有二十七之說以理考

之樂聲不過乎五則五弦十五弦小瑟也二十五弦中瑟
也五十弦大瑟也彼謂二十三二十七者然三於五聲
不足七於五聲為有餘豈非惑於二變二少之說而遂誤
耶觀此則弦之多寡有自矣若錦瑟云者即大瑟之謂也
故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為器也其弦五十但無端二字似
乎不通俟知詩者詳焉

篳篥

篳篥本師延為空國之族所製故名之也後出桑間濮上
師洧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因命淫樂為鄭
衛焉故釋名曰靡靡之樂樂府錄亦曰空侯乃鄭衛
之音其亡國之聲故韓退之侯篳篥侯篳篥是也

琴瑟

劭以漢武今樂人侯暉一曰所作以視太乙杜佑因曰因
樂人之姓非師延所作非也蓋春秋時已有之矣其形似
瑟而小其弦有七川木撥彈之其音同近楊狀元慎得其器
於蜀左史李芝山詩云侯暉損瑟之二弦加箏之九
弦為二十三弦其音多聲其聲多靡又曰至宋大晟樂改
為十四弦引李知幾之詩為證此必然也嗚呼其器久無
其音絕傳今有之惜未見耳予又考古辭公無渡河隋書
昔盛多彈此器唐李益為妙手故楊詩云本是空侯樂
今為蜀國弦新聲晉師公傳李憑傳

伯夷叔齊

晉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

齊名智字公達伯長叔次也夷齊謚也胡明仲以為彼以
去國隱者終身又誰為之謚哉如伯達仲忽名也已予以
既為之名則少陽所云姓名又何謂哉或者死後人謚之
子孟法曰執心克莊曰齊安心好靜曰夷廢可加也惜
少陽篇不知是何書也后又見孔叢子註夷齊之父墨胎
氏名初字子朝韓詩外傳

名壽堂

生稱名死稱諱自古而然故古今名公作亭堂等記則曰
公名某作誌名神道碑則曰公諱某今人不察於是凡遇
人則請問曰尊諱谷人者曰諱某又稱人之母曰壽堂以
謂崇敬殊不知丘墓祭祀之慶乃壽堂也按陸士衡晚歌
云壽堂延題註曰壽堂祭祀處也言既死於祭祀之處
獨相屬題題耳林逋有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
脩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東園舊猶喜曾無封禪書觀此可
知矣今皆背義而言可笑一笑

延陵碑

延陵季子碑在鎮江其文曰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傳為
孔子書學古編以為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象
法敦古似乎可信今碑又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
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音君子字作季子顯見
其謬蓋漢器蜀郡洗都郡字半片正是此君字也歐陽公
金石錄又以為孔子平生未嘗至吳蓋以史記世家考之

推其歲月蹤跡南不踰楚之故復引張從申疑記云傳不
堙滅玄宗命殷仲容模榻以傳是開元以前已有本矣予
按歐陽子行皆辨非孔子明矣或者即仲容所書借孔子
以欺世此秦觀所以疑唐人之所書有見也丹鉛續論又
謂陶潛作季札讚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有吳延陵
君子此可證為古有據此則子行敦古可信之言又是也
但陶集無此讚戴逵文集知今非全集也

五公孫弘

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為
參乘言司馬喜相求其一在越斷髮為王騎其一為漢
平津侯其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見於度延一傳

蒙茶

世以山東蒙陰縣山所生石薺謂之蒙茶士大夫珍貴而
味亦頗佳殊不知形已非茶不可煮飲又乏香氣而茶經
之所不載蒙頂茶四川雅州即古蒙山郡其圖經云
蒙頂有茶受陽氣之全故茶芳香方輿勝覽一統志土
供載蒙頂茶是氏客話亦言雅州也白樂天琴茶行云
丞相德裕入蜀得蒙餅沃於湯餅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
真文彥博有謝人惠蒙頂茶謝云舊譜最稱蒙頂味露
雲夜勝醍醐吳中後亦有詩云我聞蒙頂之顛多秀嶺
草不生生菽若今少有者蓋地既遠而蒙山有五峯最
曰上清方產此茶且常有瑞雲影相現多虎豹龍蛇人亦

罕到故也但茶經品之於次若山東之蒙山乃論語所謂東蒙主耳

公昉

程濟之事已載於奇譚類矣乃朝邑志之言予以志或紀惟近時之事可妄傳耶况以革職遺事中相同收見後漢公昉碑亦曰公昉遇真人服神藥後移意萬里即到又知鳥獸語則知程事不誣且漢人刻之金石惟恐後人之不信也然其得神藥即能如此是不假修為而亦數也夫

州名稱訛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之諱遂稱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遂曰嚴光其堂其難嚴氏難與州名總誤稱此已見於他書奈無此詩之明白也又如蘇州因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於江邊之山遂名胥山吳王又築臺於山上人亦稱為胥臺也吳既國滅臺亦無矣人又稱之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及稱臺亦曰孤胥臺奈何吳人稱胥為蘇訛孤為姑後隋平陳因姑蘇山名遂更郡為蘇州至今山臺俱名為蘇也故蘇志志姑蘇山曰舊名姑胥可知矣然姑字又訛如蘇之匠門因于將墓故名吳人稱將為匠今改別名矣

神燈

草木子載聖燈曰天下山之六處往往有之故數峨眉衡山匡廬華嚴謂山之精英之氣發之為光惟耳予意此固理也故傳有聖燈岩之名然時有神祠之地每每人亦多見何也蓋兵死之人牛馬之血皆足為燐豈有生也有來而死也有為者英靈之氣又不可成光焰耶但彼之聖燈為常十之九也此燈為變十之一耳

黃堂五馬

孫觀尺牘曰蘇郡太守之堂數因失火以雌黃金而覆之故曰黃堂後天下盡稱之非也天子之居曰黃闥三公曰黃閣給事曰黃扉太守曰黃堂觀素齋閑覽云漢時

龍

朝臣出為太守增一馬故曰五馬觀素齋制公卿皆駟馬故也若曰比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稱五馬非矣易乾卦六爻皆取龍為象蓋陽物也埤雅云龍卵生陽物也具九九之數戴禮說文皆以龍為鱗虫之長古今所言不遇如此昨見伊川語錄謂龍為陰物出則溫氣蒸然成雲又曰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常有之形狀殊可愛然不驚人五堂山者則傷人矣嘗有人穿地得卵寄於金山寺中龍能湧水入寺取卵又曰龍以卵生亦非神物更一等龍必須胎生愚意龍為神物變化不測如筆談所紀彭蠡一事甚明恐茅山所有即古人之豢龍非真龍也乃其形

相似者若以為陰物恐必不然不知何據也曰歌類曰胎生證之諸書不同予意傳云龍生九子為某為某此亦獸之類歟故本草收入獸部至於胎生則本草有龍胞龍胎之物陶隱居自以親見形體俱有此又或有胎生者也不然大儒諱之耶抑傳寫者誤之耶錄俟博物君子

蠶

皇圖要記曰伏羲化蚕為絲又黃帝四妃西陵氏始養蚕為絲而子實搜神記以為古有遠征者女思父語所養之馬曰若得父婦吾將嫁汝後馬迎父歸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庭中忽卷女飛去下於桑間化蠶故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蚕也予意化蚕

蠶

人

古

之說荒唐而西陵氏養蚕者為是但世遠不可稽也若干寶所記但因馬頭娘一事遂駕空而神其說所謂馬頭娘者本荀子蠶賦身女好而頭馬者歟一句又有子嘗為蘭陵王或世訛而為馬明王也此于寶乘輿皆因言以成蠶耳但蚕乃馬精所化故古人禁原蚕恐傷馬也白蠶蚕天駟也非馬之精而何漢舊儀又曰蚕神苑蠶婦人富氏公主據此則始於西陵氏可知故世以蚕為婦人之素也

詩證類

陶詩紀甲子

枕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陶詩臣註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為然也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未禪宋之前二十年内輒有耻事二姓而所作即題甲子以自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偶記一時事耳其說出而舊疑釋矣後蔡采之碧湖雜記又云元興二年桓玄篡位繼而劉裕秉政至元熙二年始受禪前此名雖為晉實則非也故恭帝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耳心計時逆推正二十年也蓋淵明逆知末流必至革代故所題云云以予論之若唐若宋天下危而復安常有之也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故唐韓偓敗後之詩亦紀甲子耳後因全忠義唐人亦遂以為有淵明之志蔡說謬矣惜思悅尚辨未至若曰二十年間陶詩豈止十二首耶且未革之時逆知即題甲子而初元嘉之作如集詩公侯王托單反不題甲子何邪至於述酒筵內豫章抗

高門重華固靈噴流洎抱中嘆平生去舊京正指宋迫求
帝之義又何不題甲子邪蓋偶尔題之後人偶尔類之蓋
陶公之意邪因復辨之以足思悅之義

王昭君

昭君名嬀初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漢元帝時呼韓來朝勃
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年不見御積悲怨乃請掖
庭令求行以前漢匈奴傳之言也西京雜紀乃云帝常使
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嬀不肯後匈奴
求美人為關氏上於是按圖以昭君行掖前漢書作於延
固雜紀乃葛稚川者也稚川自以雜記即劉歆之漢書而
班固所取不盡二萬許言及小異者錄成以書餘則固已

傳記三

人

人

全取為漢書矣觀以則非小異理當相同或班史不載可
也今既載之當以班史為是蓋班則漢人而葛乃晉人也
亦或傳寫之訛不可知惜其葛言一出而後世論者抵據
雜記之言而不知昭君之實也就如雜記所言又當時畫
工人皆止知毛延壽一人而不知同時有劉向陳敞龔寬
楊杜樊育等俱棄世此又樂府解題所載

換鵝經

義之書經換鵝事張藻雲必雜記辨之甚明但文多而難
備錄蓋以義之兩次事也今予畧其辨直著其義于左一
書道德經是偶悅山陰道士之鵝求市不得因為之鵝換
也此出傳中所謂寫畢欣然籠鵝而歸一書黃庭經亦山

陰道士好黃庭又知義之愛白鵝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
翰出後君房
雲安七載俱緣以寫經換鵝故後人指為一事辨之紛
紛也獨李太白於右軍詩曰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
陰遇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羅籠
穆子何曾別主人又送賀賓客端越詩鏡湖秋水清晴淺
紅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此
可知矣至若衍極之論固精恐口不至如此悞也

兩水清琴

冰清古琴有見二屢其一岳珂程史所載為大曆三年三
月三日雷氏斷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其一周公瑾
雲烟過眼所載為唐開成中郭亮製建中靖國修未知孰
是

善琴手

人

人

陽秋誤記

宋葛常之作韻語陽秋好屢固多然以三國吳人曹弗興
錯認為曹霸誤矣又謂高適作送人赴越上詩即用張翰
尊鱸故事被人議非其地解曰漢地里志吳縣隸今會稽
殊不知高適既錯而陽秋之解亦錯也蘇松常鎮四府素
漢名為會稽郡非越之會稽也以為今之會稽可乎但秦
秋時因越併吳蘇松嘗一名為越矣然終不可易其父名
之越况在於唐時可用暫稱之名也乎高因古書中有金
稽三吳之稱遂不考而用之葛又不特錯為之解且又不
知蘇松真嘗稱越來如知之必以併越解之矣

針毡

世皆以人性不堪廢如坐針毡不知出晉武帝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於錫坐毡中刺之流血遂有此言

綸巾

綸字世人皆知兩音一曰綸一曰闊而不知其故也蓋綸巾韻同而首近詩法所忌也故讀曰闊皮日休有白綸巾下髮如絲之句有一本註作闊想始於此韻會雖有兩收皆引釋於倫字之下而無一字及闊字義且闊字仍註龍春切則依舊當爲倫字矣其所以二收正因韻書起於沈約若說文止於一收爲可知矣

七丈佛

集異紀載隋開皇中并州釋子澄空鑄鉄佛高七十八尺三鑄捨身而後成轉世爲李高造平等閣以覆鉄佛以其異也嘗聞于友孫惟謙光云過真定見銅佛有高七丈者其寺名龍興按真定即古并州龍興寺一統志以爲宋建閣名大悲寺意寺閣之名或後所易志言宋建亦恐訛也但佛之銅鐵何不同耶豈澄空自是一佛而鑄後復有所修耶

茶旗鉢

世傳茶有一橫一豎而細嫩於湯中者謂之旗鉢茶壓鉢茶之始生而嫩者爲一鉢愛大而展爲一旗過此則

不堪矣葉清臣煮茶述曰粉鉢末旗蓋以初生如針而有白毫故曰粉鉢後大則如旗矣此與世傳之說不同亦如塵史之意然皆在取列也不知歐陽公新茶詩曰鄙哉穀雨鉢與旗王荊公又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似不取也或者二公以雀舌爲旗鉢耳世不知雀舌乃茶之下品今人認作旗鉢非是故昔人有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此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春風一十長或二公又有別論亦未可知姑記之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餘機到丘壟人

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須掘盡疑塚七十三必有一塚莊君屍陶九成以爲此言詩之斧鉞也子則以爲孺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豈直在於疑塚哉多設以疑人耳然始爲疑塚者孔林

沈王二畫

弘治間長洲沈啓南月富而能詩又以畫馳名其畫山石自坡脚直上脉絡形勢疊疊如疊成之狀而無活潤之態斗謂之假山石四明王廷直壽亦以畫名東南其畫樹多著烟霧之態勢如潑墨而無四面枝幹叢生疎密之意予謂之鍋焦片初學效之猶恐刻鵠畫虎然二子位處亦多其一節也

嵇康

嵇康魏人鍾會憾之諧於司馬昭欲助母丘儉而殺之實
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羞也使以
當時心晉而傳之無是理也傳中云山濤將去選官舉康
自代夫濤為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死久矣史
可信耶

阿瞞

人但知阿瞞為曹操小字昨讀李德裕所作明皇十七事
內一條以李輔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中路見兵攢耀
日驚懼賴高力士在左右獲安上皇曰微將軍阿瞞為兵
死鬼矣又羯鼓錄內與寧王簪花事累自稱為阿瞞始知
阿瞞乃明皇小字與操同也雖古賢小字集中亦未收

雨具

今人以蓋笠之類為雨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昔夫子
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雨具二字其來尚矣

黃楊難長

諸木中黃楊為難長故諺有之曰三年長一寸雷驚縮一
尺蓋萬言也埤雅云黃楊木性堅難長俗言歲長一寸閏
年倒長一寸是但言俗說亦不經見然東坡詩云園中草
木應無數只有黃楊厄閏年豈閏年之說自有所據耶

赤脚科頭

盧仝婢子赤脚想不避人韓昌黎寄詩曰一婢赤脚老無

齒溫庭筠醉歌又曰洛陽盧仝稱之房妻子脚赤春帶
張長史慣科頭杜子美歌曰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
王公前李頎又贈曰露頂據胡床長吁三五聲

美人稱姬

葉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為名故周人稱王姬伯姬
周姓也後世不思其故遂以姬為通稱以虞美人為虞姬
戚夫人為戚姬政和間帝女下嫁曰帝姬嘗白蔡魯公欲
改正之不果予初讀之亦謂是也諦思真可為燕語也夫
姬固周姓亦謂婦人美稱韻會之釋也毛詩又曰彼美淑
姬師古曰周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之美者稱姬若以
國姓而後世傳訛則黃帝姓姬炎帝姓姜左傳雖有姬姜

連稱之辭獨用一姜字稱婦人可乎

抗保叔烏龍

咸平中僧求保化緣築塔人以師叔稱之遂名塔曰保叔
今人以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訛傳又罪雪錄以為保所
塔不知何據黑龍潭在安樂坊天晴時水色碧綠將雨則
先一日變黑故名今訛為烏龍潭似二地矣前出誌書後
出宋御史林采文集

雞口牛後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寧為雞口莫為牛後舊國策作雞口
牛後而流存中取之鮑彪校註則曰秦稱牛後者蓋故以
雞口牛後為恥故昭侯怒而從之耳愚謂口後音順當特鄭

如次亦非秦所故為也若果如國策則秦言合從者又言牛從哉當以史記為是

格言

貴莫貴於為聖賢富莫富於畜道德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耻士能弘道曰達士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天流芳百世曰壽右格言八句世皆不知誰為之者得其一者或不知其二也前四句乃陸梭山之言後四句乃方蛟峯續之者今併書之故尤不知為誰耳

方朔畫贊

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也昔人論顏書惟此與中興頃最為奇偉惜中興頃在歐陽公集古時已無

畫贊

原刻今併補本亦鮮畫像贊雖流於世世多奪之自今觀之字有大小模糊亦補本損損者耳又其文與文選所載有二字不同選本葉俗登仙碑曰葉世選本曰神交造化碑曰神交予意木板易於翻刻因亦多訛石則堅久考訂必正就使重刻亦不差也况木板石刻字之大小已殊而訛之難易自別就友與交字固二義無異世與俗二字豈可並故當以碑為是

高氏書

歐陽文忠公金石錄曰余集古文自周秦以下訖于顯德凡千餘卷其名臣顯達下至幽隱之上所書莫不皆有而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予以歐陽好古不戒老米而金

石錄亦可謂滄海遺珠也衛夫人王逸少之師學書者知之但少碑刻布流於世歐陽之不收者何耶豈書法之不足取耶否則如刀劍錄之缺于將鏤鄒甚為缺典按高氏唐參軍房璘之妻衛夫人名錄字茂濟晉汝陰太守李鉅妻并註于石

漢唐事記

漢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碑載文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令不對更問畜犬畜犬事對於是進畜犬為令今退為畜犬與今史文迥異又唐白敏中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五宰相竄嶺外公承是一年究者皆復位與史云白因李進復乃抵之善惡不同如此予以前嘗依碑蓋公事也

史或說後當依史私碑也或有說

碧落碑

絳州興龍宮有碧落石像背刻其篆文世傳為碧落碑也其篆李璿之以為陳惟玉書李漢以為黃公譔書五經以為一在澤州立於佛龕之西黃公譔為妣立石以表孝此或非也何後世不傳而諸書不言耶抑亦為孝子輩所或為黃公譔也洛中紀異乃云文成有二道士來請刻之附戶三日不聞人聲人往而破戶惟見二白鶴飛去篆刻宛然今世未知其詳但云道士寫畢化鶴而去又曰李陽冰臥看三日毀其佳者數字噫此後世見其字之美而神其說者歟按歐陽集古錄亦以此說尤怪不足為信又

無幾字之言意碑字必損於歐陽之後故後於歐陽者又
增李陽冰之事也况陽冰豈忘善者哉就使誠有道士
肯不知其名而使之刻耶又且有化鳥之妄元吾子行學
古編已辯為陽冰之書蓋唐人能篆者無出陽冰之右子
行又曰字雖多有不合法處而自有神氣今讀其字果於
難識昨獲楷書者一通乃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一日鄭承
規所立豈非亦因其字之難辨而後書耶今附錄于左以
俟好古者得有以考焉其文曰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
哀子李訓誼謨衡極在疚寔懷靡所永言報德思
良因立大道天尊建待真像學若稽古觀觀遂初與
宰真承得混表於

域惟惟惟理其視聽之端是以順風勞乎靡
汾陽御執一宵然自表曠矣哉道之韻也其寄於家廓之
場焉至於王笈宜微琅函吐秘方一神關蒙穀靈遊條
忽九陲飛廉而從敦園俯仰六合載列星而乘雲氣固
亦字一章逸軌聆嚮孤風淳化其瞻幽契無獎伏以先妃
含真載德克懋台華正位藩閭動容資於典禮發言光
箴訓故茲縵得肅樂盛無遠大當叶曜中闕以睦况倚
字分井之澤徙居側一之規義越人倫恩深振古重以
凝神道域抗志澄源館儀山峯鴻寶之靈術一理教
敬暢微言之盛範儒玄其洞真俗兩該德冠群儼事而
則豈圖昊天二積善無徵外本鍾靈集訓

原缺第十一、十二葉

瞻起薄梳洗燕舞鸞啼空斷腸蘼天錫題楊妃病詩
云沉香亭北春盡長海棠曉起扶殘粧清歌妙舞一時
燕語鶯啼空斷腸但畧少變其文如此等詩不可盡述每
見錄於詩話美則以為點鐵化金刺則以為蹈襲古詩附
會議諸殊為可厭予累錄數首於右以見陶杜豈待白
常點化而應物天錫固竊詩者哉故老杜嘗戲為詩曰
及前賢更勿疑迥相祖述復先誰大抵誦人詩多往往
已得也若夫黃魯直點兩十絕則又不在此例故欲逐
取裁白詩詩選所謂樂天多於敷衍山谷巧於剪裁是也
又范處曾在宜州問曹直曰君何累用白句曹直曰處
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為何人詩故用白句曹直曰處
事信手書尔廖復以點鐵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點鐵化
金如此快耶夫衡山耐庵之詩固然而點兩十絕豈亦忘
之為得也歟又黃公之可笑

著書人名
事物紀原序文以為作者逸其姓氏乃高承所作但不知
何時人也出雲谷夢梁錄無刻本故亦不知作者乃錢塘
吳自牧作出南窗吳元人也三十六般箋書金剛經乃朱
靈隱寺僧吳應道開集出紫雲夢游錄則宋耐庵撰
一春常費買花錢風入松之詞則宋于國寶作
凡倉子城人王士源作然天寶遺事琢州人王作
或作見錄史記稱褚先生者褚少孫也

東萊呂成公

焦塔題名

鴈塔者以雙鴈飛翔忽殞一而下人遂塵鴈建塔於上在唐慈恩寺中無疑故杜老有登慈恩寺塔詩至於題名之

說云青峰及第偶爾題名寺塔遂爲故事一云張善本寺中閑遊戲題同年之名於塔然人雖不同其義其時刻一也故宋制進士及第必賜名於桂籍堂撰唐慈恩之題耳昨讀載植鼠璞以謂予得唐薦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允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於新進士也據此予忍題名止於進士之說因宋擬唐題名慈恩之故後遂成其訛耶不然載植之說抑僞言耶

周破胡

毀卽墨突阿一夫者乃倭臣周破胡出烈女傳

類彙二十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一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說類

王樓玉環夜光

唐睿宗所御琵琶名曰玉環又楊貴妃小名曰玉環李賀作白玉樓記道家以兩肩爲玉樓故坡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又列仙傳以王母所居有玉樓十二煢火一名夜光淮南子以月名夜光輟耕錄載薄木片染流黃起火者爲夜光奴鄒陽傳又有夜光之壁胸音膈音諸書皆以爲虫名即蚯蚓也漢書又爲縣名此皆同名者也

名字異

古人名字不載之史而雜出諸書餘冬序錄備矣然未考
異者二人漢高父名煇一名執嘉美章名煇字執嘉王
煇世系表字執嘉唐宰相曹參字子敬史記
志

和靖能棋

騷人墨客多能手談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不能者博奕
與着棋耳其鄙賤之如此愚謂着棋雖無益不當賤惡若
是始疑之後見本集內題詩壁有云坐讀碁慵下眠看酒
恰中則是碁慵下者因坐讀耳非不能也又春暮寄懷
南通詩云跌宕情懷每事同十年曹杜醉春風彈弓園圃
陰森下棋子聽堂寂靜中是着棋一事亦真之同適齋
擔簦者耶

藍綫

今人以衣敝者為藍綫老杜詩曰山僧衣藍綫告訴棟梁
摧續仙傳又作藍綫

贅壻

今之贅壻者甚為非禮然亦行之已久賈誼治安策曰商
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曰敗故秦
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秦時已為之矣然
史記曰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則又遠矣

夷齊衣葛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倫且以彊則服食其藟薇逃
山而死夫夷齊採薇而食之言者多矣採葛以為衣則諸

書至

人

人

本之所無也此亦故事之未聞

孟郊口吃

篇十八答楊子書中曰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是亦有

周昌鄧艾之病

諺語出詩

世傳日出事還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但存方寸地
留與子孫耕往往形諸言語莫知所來殊不知第一句蓋
武元衡被刺時前夜之詩以為識也其詩云坐久喧聲息
樓臺惟月明無因住清景日出事還生第二三句是曹鄴
咏李斯者也詩云一車致三轂本意行地速不知駕御難
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能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

天下目不見三尺墳墓陽草中錄第四五句乃宋賀正
詩也詩曰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
孫耕又若晚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首蕭花難見面前三
句亦是古樂府三吏之詩後二句施肩吾之詩也特揭之
於豪

芙蓉詞

有菩薩蠻詠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艷妝泣露嬌
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
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謂高李迪之詞也不知李迪
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粧不見春光向菊前運後
芳馬采時節寒心羅裳正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

雜錄

人

採寂寥橫塘強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奈月
朦朧人杳杳水茫茫以優劣論之前則不知後也昨偶得
雜錄一冊前詞乃宋人高竹屋者也豈非因姓同而訛之
耳李迪名啓姑蘇人國初編修元史擢戶部侍郎與楊
基張羽徐貴為吳下詩宗竹屋名觀國字賓王有竹屋詞
一卷行世

名公詩病

詩評云許渾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不知太白七言絕句無
是地名何也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母嘗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為字而字

名也少好結俠客有恢復中原之志故曉嘆一篇書憤一
律足見其情至於臨終一絕云死後無知前事空但悲不
見九州同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老翁此亦有三
躍凌河之態史稱天才豪邁正似其詩也但惜為韓化賣
之客耳此詩本集亦無

寒林所究耳朶

寒林者夷狄棄屍之地今借而為鬼魂依棲之所究耳朶
夷狄之主官室也是為要地今耳為人之要地借用於耳
者云然

楊大年絕句

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此詩為楊大年

生數歲未語一日登樓觸首遂吟是作西

清詩話又辯非楊億之詩乃太白榜峯頂寺詩也予意太

白之詩前二句夜宿峯頂寺手可捫星辰已與楊不同而
其集中亦不見載及考楊之言行錄亦無但古今人相同
一二句者往往有之不可即定為一人者也

坐地席上

古無坐椅席地而坐故坐字從土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
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君子獨塞草而坐是也今方言曰坐
地亦原於古之意歟古無卓燕飲即設於席上席上即地
上之席也至於祭先故曰置之豆間之地今飲以卓稱曰
席上亦一原於古之意歟此禮失求之野信乎

陶穀

世嘗以陶穀文雅清致之士多資講談而稱賞之予見
書所載穢德頗衆舉一二已見大節穀乃唐方讓後也
石晉時避諱改曰陶穀後納唐氏為婦已可怪矣晉身因
李崧得位後乃排之此負恩也袖中出空頭粉不忠執志
奉使兩浙獻詩錢俶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辱命無
耻可知又出使淫婦而有好姻緣之聞卧病思金鍾而有
乞與金鍾病眼明之詩至欺待詔使書密旨以取良馬此
何等人也史稱遇名望者巧言以詆之嗚呼一身之間世
之極惡無耻備焉士亦何貴於文雅哉

抱笏

禮記曰抱笏必有表註曰褻衣也又輿服志周公抱成王
居故施袍如范睢綈袍之類其來遠矣事物紀原以為始
於宇文護困學紀聞以為始於隋大業皆不知始也笏手
板也其制有二上圓下方上往下方如今道士所執其來
亦遠樂記曰武王散軍而郊社禋冕摺笏歷代所有續事
始以為周之前以有天子以珠玉諸侯以象齒文士以竹
但空言耳紀聞以為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此又不知何
據也噫鳴鏗輩故不足深責王厚齋號稱博學亦何至此

僧祇公

今之僧名以上字為姓下字為名人稱之則以下字加公
字并言人徒惡其稱之尊也殊不知其來遠矣晉惠遠處

人皆稱遠公東坡回游錄載道一遇雪從都下東還
問在道所經一公曰云云則知今日之所稱不足笑也

錢譜

清波雜誌載錢譜十卷乃宋紹聖間李孝美所著由唐人
顧烜張台先有纂說而後修成者也周秦之後之錢之品
樣悉為具之文昌雜錄又記史思明鑄順天錢之事世無
知者說郭亦有錢譜一卷言歷代錢名但說郭乃元陶九
成所緝不知何以直至

國朝末樂通書登古人先知抑後人補之耶必有說也予意
好事者稟較諸家之譜更考近世國法公華增入十布契
刀之類萃之為一書亦制度之美也不亦善乎

蘭亭

楔帖定武本今不可得矣聞其石在金華一士人家當道
曾取觀之以筆法不類遂還其主予嘗聞詹仲和論右軍
書楔帖事云書後復書數百本終不及當日者此言或過
又曰別帖文牘之類並無一紙可比者余亦曰或過意者
別審數行數字事又不文若寸錦片玉雖為可貴玩之易
盡蘭亭既文而長真若文錦百丈展玩之間無不滿意也
昨偶讀宋思陵翰墨志亦有此論遂書

落霞

落霞乃鳥也余舊嘗於內江卷戶處見之形如鶯歌少大
通體紺羽瑩雪叢說以為無暇候矣又曰鷺野鴨蓋因

鳴逐飛蛾欲食故曰齊飛此又強解可笑然王勃序文世
以為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古今奇句昨讀
困學紀聞乃知變更信馬射賦落霞與芝蓋齊飛揚柳共
春旗一色之句也

史失何李事

賈挺才言作史見此人事幾主歷幾任有何建立有何長
可錄今漢史刑法書云前何作律九章本傳不言固作史
之法唐李邕傳不言能書此豈可畧

宋高宗不欲恢復

吾邑尚書胡未清世罕嘗有時論一篇以宋高宗恢復不
堅者恐欽宗回時則當讓位與之也言雖以為此億度之

言恐不能服高宗之心

昨讀朝野遺記云宋和議成後高宗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弟言之吾南歸
但為太乙官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高宗后不能知為
之誓曰吾先婦苟不來迎誓吾目乃升車既歸因是閨闈
所見大異不久后失明家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
金針一撥左臂脫然而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
一目視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
人也知吾之隱設凡而留謝之皆不答絕歟茶罷遂去后
詢其報德設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
衣出時上方規朝仗下急跡訪之無得矣此可謂胡公之
實證也又考終欽宗在虜宋止遣巫役一迎而不終請亦

可疑

未下誤書

陸機曰千里並黃末下蓋敗人皆以尊黃不戒於蓋敗之意也東坡之詩亦曰每憐尊黃下蓋敗又曰肯將蓋敗下尊黃殊不知未下末下也當時誤寫未字并千里皆蘇州地名出四今呼蘇人為蓋黃蓋黃乃吳黃誠有為也又如顏黃乃顏川地名出四予開河南某縣有東不蓋黃城有西不蓋想耶是也今人以漢祖因嫂不與之黃故以其名封訛也

同時姓名相同

召平有三人一為秦東陵侯種瓜者一為去声陳勝拘捕

陵者見則一為齊王相者現解皆戰國時人漢武帝王褒朱買臣元帝時有尚書左僕射王褒武昌太守朱買臣章帝時貢禹高祖時亦有謁者貢禹張禹字子文安昌侯又一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太尉陳咸字子康相人御史中丞萬年子也一陳咸汝人成哀間尚書出曾孫陳寵傳一王莽右將軍出燕刺王旦傳一王莽莽漢者也此皆漢時人也又昔時有六降將孫秀見賈允傳又趙王倫有嬖人孫秀見陶侃傳晉武帝之男名王愷與石崇事修安帝時又有丹陽尹王愷武帝時有劉毅晉末又有一劉毅晉末紀有彭城內史周撫又王敦傳中有周撫為將者以皆晉人也若夫姓名相同而世不同者如董仲舒王佳不可枚

擊若前數人因其同世錄出令人可以別白若爾筆所紀父子公孫名字相同則誠可惡又不足論也

宋詩禁

宋寶慶中史彌遠廢立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江湖詩人與善者則刊江湖集以售有劉後村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蓋哀濟即而誚彌遠也本用劉屏山汴京即事詩曰空嗟覆篋誤前朝骨朽人間屬未消夜月池臺王傳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之句又教羅庵陶孫為大學生時以時痛趙忠定丞相之死或嫁秋兩春風之句為陶孫所作韓侂胄下吏捕之二公遂俱得罪詩學因是以禁此諸家傳記之說也昨見齊東野語又云當時李

孝知為言官與會極有豪欲坐罪無由會江湖集中有極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十年事亂時多又改秋兩春風為極詩并効之予意刊集或不可改名劉某亦難於効也不知公謹相近當時何以言之想即嫁陶孫之意聞之不深察爾

酒錢元俗

風俗溺人難於變也尚矣胡元亂華我國家一洗其弊宜盡革之然予嘗觀紀元諸事之書多有同於今時者畧述一二以見因襲之風難變也如設酒則每卓五菓五按五蔬菜湯食非五則七酒行無筭另置酒卓於兩楹之間排列壹臺馬今之斯五及把蓋尊卑行跪

禮但元進爵之時多一半跪耳此酒之事事同也如取錢之言初見官府曰拜見錢曰手取人曰撒花錢逢節送禮曰追節錢管一事而索錢曰常例錢迎送諸事曰人情錢覓得錢多曰得手但公事錢多因論訴而命名則與今不同也又如金直教曰蓮教回回教尼姑教亦元時之所尚者

阿堵潦倒

阿堵當時方言若今之這裏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特試之以錢繞床使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顧愷之每畫人成多不點睛謂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間後人遂以錢為阿堵眼為阿堵每以語人人尚疑之昨見雲谷雜記又引殷

璠集

人

人

人

人

人

浩見佛經曰理亦應阿堵上桓溫同謝安王坦之登新亭大陳兵衛欲於座上害安安舉目遍歷曰諸侯有遺字在四隣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援此為證其義尤明可知當時之方言也又潦倒乃醜籍也後人以為不偶誤矣如史云宋武帝舉止行事似劉穆之此非醜籍潦倒士耶又北史崔瞻傳云容止醜籍者為潦倒生可見矣

能穢子

能穢子魏程曉詩云今世能穢子觸熱到人家謂不曉事之意

楊錢崖詩

元江西儒學提舉楊維禎燕夫號錢崖傳學能文山除人

也元李張士誠開宏文館固延致之燕夫心知其異圖也至無一字一語終日酒酣卧膝一日朝廷頒酒於士誠

燕夫以指為塵卓一絕云山前日日風塵起海上年年御酒米如此風塵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張見之知終不就遂放歸至天朝革命又令近臣促入京師廉夫托疾固辭知不可得也作詩繼死其詩曰天子來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堂商山肯為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太守免勞堂下拜使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管春秋筆不為傍人取次裁二詩事熟誦人口然考其具廷臣所作之傳則廉夫於士誠處未嘗到也曾獻五論并復書五紙所用非人洪武三年正月又嘗至京師有疾回與此不同或者廷

臣

臣

臣

臣

臣之傳尚當信也其號鐵崖初居吾杭鐵冶嶺後號鐵笛至松江得莫洽所製鐵笛因二詩并識

馬夏畫

太宗嘗言夏珪馬遠之畫乃殘山剩水宋僻安之物今馬夏成堂大軸亦小見矣所見者孤峯獨樹果無重山疊木曲拆之妙真可謂至言如中州集無全首好者

詩詔出處

水東日記所錄皇宋第十六龍飛之詩以為不知何人所作宋遺事所引虞集草詔語不著出處一則閩儒余應宰一則錢鼎瞿宗古詩話

飛來峯

杭飛來峯在兩山之最秀者其名因晉咸和元年西天
慧理登山嘆曰此是天竺靈鷲之小峯不知何年飛來
至今名之記憶說郭中不知何書所載以為越王時飛來
不知何據也又有人作一對云飛峯一動不如一靜念佛
求人不如求己亦佳飛峯之說恐亦荒唐后世又於峯洞
中多鑄佛像以鎮慮復飛去此尤荒唐之甚也

章草

章草者漢元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繼而杜操皇象張
芝始變章法以書此章故曰章草米芾頴常言之急就章
矣世因不知急就章而併此楷然况數說混淆莫之辨正
今畧為明之張懷瓘斷曰建中初杜操善草書章帝喜

之今上表亦作草書故曰章草又謂蕭子雲曰章草者漢
齊相杜操始變隸法非也又引王愔以元帝時史游作急
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隋漸以行是也據此則自
相疑惑謂之書斷可乎近世又以法帖首千文辰宿等八
十四字以為漢章帝所書遂為章草然黃山谷米元章俱
辨為謬明矣復曰可通於章奏者即懷瓘意也不知何據
狀且章帝善杜書今之章求厥有可通豈一際章奏可草
哉黃伯思法帖刊誤云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猶古隸
之生今正書故章草者當在草書先若章帝者但謂之草
又曰本無章名因漢杜操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曰為
今卷首偶章草便以為章帝書謬矣此雖似明白猶未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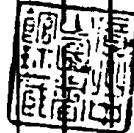
波磔者為章草蓋由杜操皇象張芝方草書急就後進黃
之本傳焉昔多波磔今以分波磔者即曰章草使張杜之
本亦傳矣可即以波磔者名之也觀法帖張書可知矣其
曰猶古隸生今正書蓋史游取蒼頡篇中正字作急就
章正字者古真書也秦人王仲次以古書方廣加少波磔
是為八分而皇象特少變八分而草之耳故多波磔故曰
解散隸體觀姜白石書譜亦曰學草者先取法於皇象張
芝則結體平正然後效右軍之變化奇崛豈非尚在草書
之先耶其謬加章帝名者又可謂之章草耶如此則章草
方明而書之未歷亦庶幾也

七十二候不同

嘗鮮七十二候於天地類矣其文載於管子淮南子夏小
正汲冢書呂氏春秋經傳通解與今曆互各小有不同或
文殊而事同或意殊而理一或因引解他事而訛一二字
臨若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
曆傳識參考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鴽下有杜
仲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亦小暑
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虫坯戶下有景天華

修類聚二十一卷終





宋陵遺略事較耕錄載唐王潛林景職為收諸陵之骨而
 其事實必實蓋因丙子元兵下江南戊寅年發陵則
 其事章創而妖覺肆惡各人著傳之明白也惟辨其詩之
 相同或傳訛為二及東青樹之不可移於東嘉也又引癸
 辛載志云至元乙酉楊髡發宋諸陵以理宗之首創懸三
 日而失之陶則辨其丙子至乙酉將十載則版圖已定法
 制已明安得有此不知雜志言發陵乃托他人占地為名

因發諸陵取寶若唐林二人所收之骨未必皆真而雖
 傳所收必多也蓋羅即在其地而唐林倩人此可知矣予
 又嘗讀宋學士文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而
 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拾攝楊璉真伽與丞相桑維
 表裏為姦明年乙酉正月請奏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
 諸帝遺骨建浮塔於杭之故宮裁理宗頂以為飲器

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
 皇帝御制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東義移北平
 大都督府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沒納監藏深慮諸僧
 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座諸南門高座寺之西
 北明正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骨遂錄

藏諸舊穴據此則又決有新事意其終則發堊自堊
 東嘉者無也而羅之火化者必多為理宗之首亦必然矣
 但較耕以二傳不紀歲月與雜志不同疑以為無近是該
 因鎮塔事查考諸書之年月辨以周草窓正當宋末元初
 之人紀之必真此則甚為有理且二傳傳聞而成抄錄於
 陶又或錯書未可知也况僧名各書亦自不同者抑亦謂
 可疑耶但托人占地而發陵與奏請者實異然年月却又
 相同此則必不疑矣葵骨化骨事予之所見或者決然

避諱

避諱之說有幾臣下避君上之諱理也如漢祖諱邦舊史
 以邦為國魏文帝諱昭以昭君為明君唐祖諱虎以武為

虎已矣又凡言虎率改為猛獸可乎或去一字如齊太祖
 諱道成師道淵止稱師淵或因一字而全文易之如唐代
 宗諱豫以豫章為鍾陵署額為山藥已矣或拆其一字如
 晉高祖諱敬瑭拆敬字為文氏苟氏可乎或避字之外又
 避其音如宋高祖諱構勾鈎苟皆避之仁宗諱禎真貴微
 俱避之隨筆中載有五十字之避之說是何理耶子孫避
 祖考之諱理也如淮南王父諱長淮南子凡言長處悉自
 條蘇子瞻祖諱序故以叙為序可也而范曄以父名恭而
 不拜太子詹事昌希純以父名公者而辭著作郎以至劉
 溫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尚介徐積父名石而
 平生不用石器過石不敢踐之此可謂不近人情不知

文許游秉饑之請矣後人避前賢之諱亦理也如元慎改陽城驛為避賢驛可矣鄭誠改浩於寧為孟亭已覺有碍以至皇后家諱借王父之諱亦欲避之如則天后父名華改華州為泰州章憲太后父名通改通判為同判朱溫父名誠以其類戊戌戊己為武已楊行密父名休與夫同音而於御史大夫光祿大夫直去夫字此皆真可笑而可笑

海紅花

世俗每云紛紜不靖為海紅花今人不惟不知紛紜不靖之意亦未知海紅花吾友王蔭伯家有一本即山茶花也但朵小而花瓣不大放開其葉與花叢雜蓬松不見枝幹真可謂紛紜不靖也自十二月開至二月故劉菊庄詩云小院猶寒未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又世傳一種寶珠花亦自山茶但花極紅而葉極綠間雜甚可愛也殊不知亦山茶也故古詩有淺為王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則知今寶珠乃都勝粉紅者為王茗大朵為山茶小朵為海紅矣若格物論所載其名尚多然耳目所接不過四種觀其論曰皆粉紅色是

王百一 卷之丹鉛亦曰未詳焉何花

考古圖

鐵圖山叢談載考古圖乃李公麟伯時所著今考古圖乃呂大臨者意元豐至元祐年既不遠大臨亦非盜人之名者况有卷條之序可證或另有一書不可知

坡居差記

深雪偶談紀東坡居陽羨士人邵民瞻為之買宅坡卜吉入居有日後同邵行聞老姬之哭而問之姬曰百年之宅因子不肯一旦售人吾今日遷徙故泣也遂焚券還之然既曰卜吉入居矣何又曰今遷徙耶即使上文言差坡翁故不識賣主矣邵不識耶邵或不識其老姬矣不識其老耶且邵又推扉而見老姬何茫茫亦答坡問其泣而問耶前後文義乖錯言非遺逸事必紀俱無疑

用字不同

古之列國制字各有不同古之治經各有師承或尊其師之說傳或因其地之所傳以成一家之學故字有不同也如伏羲一人也而繫辭世紀作包犧漢律歷志作炮犧通歷作庖犧左昭公十七年注莊子大宗師楊子問道班固東都賦皆作伏羲楊雄傳作必犧後蔡邕張衡傳作羲皇荀子成相作伏羲前漢作必犧嗚呼一辭也漢五行志作為嗚孔光傳作嗚呼董賢傳禮記上學並作於戲詩烈文作於乎知葦草一物也毛詩用葦字韓詩外傳葦康養生

論用字阮籍詠懷詩用諠字說文用蕙蕙美此三字至
於後世俗儒往往訓釋又差者秦昌朝字譜故云紫五方
之俗言語不同歷時既久則有不通曉者毋足怪也
慎說文之後又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字書愈廣率皆
蕙載俗書讀其書者往往不知本始性觀許慎說文解字
可以鑒見

蔡京詞

予傳讀說郭中蔡元長臨卒前一日之詞曰八十一年住
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回玉殿幾度宣麻
只因貪寵惹榮華便有如今事也意無此調亦不成話况
蔡死時止年八十此必惡之者托名為之也後見宣和遺

事載京之事亦有此詞乃西江月也較之小說者更後
月餘而京卒亦可謂識也遺事詞曰八十表年初謝三
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
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繁華到此番成夢話
釣齊澤耕富春說

予讀漢嚴光傳曰披羊裘釣齊澤中後不屈歸耕富春
今以釣臺在富春恐非也故嘗考其事起於梁顧野王
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石平可坐十人多為
釣壇成於唐梁肅釣臺碑曰過富春訪先生遺跡則釣臺
在焉宋范仲淹立祠祀之後人遂名今問其地西石對峙
自水至石數十丈高也野王所志不言兩臺對峙而曰石

平可坐十人是止一處耳則左右之石特孰是耶梁范
公又因野王之志而為碑為祠矣殊不知此野王不深思
考索急欲崇尚高節遂以其地似臺之石而志焉故宋程
準有詩云高臺豈是釣魚處要與人間學避名正此意也
又嘗考宋之廣輔云孫公守是邦首疑范文正既為先生
立祠而碑刻不著搜訪久之乃得唐興元中戶部郎崔儒
所為紀於頽垣間果言有田可力耕而田且不存命更登
山巔求之深谷豁然開為平曠有泉注之大旱不枯表
百畝史所謂耕於富春山者即此也詰其主名則為勢家
所有公欲損公帑以歸田卒不從作詩傷之名曰惜泉
黃縉有記云是時齊為郡而非國遺跡漫不可尋

說則臺處誠耕之地釣處不可考矣又豈非一明也

小說

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
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廻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
間開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皇帝四帝仁宗
有道君國初置存齋過汴之詩有陌頭育女無愁恨能接
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若夫近時蘇刻幾十家小說者乃
文章家之一體詩話傳記之流也又非如以之小說

古今註

幼惟知崔豹古今註後知伏虔亦有而日華子又惟唐
註者亦同名張顯又有古今訓故釋書文多不同

殿名

殿名多取尊崇字樣然光武時車駕入洛幸却飛殿馬廐
待罪銅柱唐太宗宴五品於飛霜皆非以殿

吹咀

本草序例上吹咀二字乃是粗末中吹去細末今均故字
從口謂吹亦未當不若今細切之知吹咀吹者之調和也
其文亦易曉臣禹錫等看詳吹咀即上文細切之義與唐
註商並斟酌胥失之矣序例中又謂有合味之意亦非吹
蓋又不與韓文含英咀華同也

蘇杭湖

諺日上說天堂下說蘇杭又白蘇湖熟天下足蘇杭熟

不遠於杭是矣又解蘇在杭前乃因無天之詩曰雲川
殊冷僻茂先雖大繁維有錢塘郡開杜正商中之故子
以諺語因欲押韻故先蘇而後杭解者以白詩證之錯矣
殊不思諺非唐時語也杭在唐尚僻在一隅未顯何可相
並蘇自春秋以來顯顯於吳越杭惟入宋以後繁華最盛
則蘇又不可及也觀蘇杭舊聞雅事可知矣若以錢糧論
之則蘇十倍於杭矣又當知

宋路詩

杭靈隱寺靈巖禪名堯之詩乃唐駱賓王集中所載然有
二字不同不能別其為誰所作獨劉文安定公之集云
初起二句乃宋詩宋吟之而又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

之問大駭明發求見則遁矣是知一首二人或

世所傳誦者如然然太平廣記又載宋之問於
靈隱夜吟未就聞有人云何不道棲觀滄海日門對浙江
潮不知何人有識者曰此駱賓王也似此駱則二句矣予
又見一書云之問正吟遇老僧於殿灯之間應聲成之後
知賓王據後二書兩人皆相見矣矣平日素知不應又有何
人之問及劉文安之說也若只文安廣記之說後世又不
傳驗之為僧也詩亦未必各繫之也書俟博識

古字

古字多矣不及錄出但如松烟針基栖笋飢个鋒字世每
以為俗筆者不知反是古字

西王母考

西王母之事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
接王母之觴又漢武外傳亦以七夕會於其第王母降仙
挑而降因此二說至今傳之殊不知汲冢周書乃偽書也
因穆王巡狩忘反故為此說而武帝又好神仙封禪之事
是以彼此傳會如此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
四荒實說新書修政語言堯西見王母訓東及於梁史北
中書都漢武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觀其則王母
乃西方帝荒之國猶國名女真人姓胡母其實無此婦人
之然則堯之所見貳師所伐亦可謂之婦人乎又嘗考
之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上

出碑釋文

禹碑什文楊致元靖陽生俱有刻矣但十餘字不同據游
宦紀聞云癸酉二字難識二公皆未什之似雖有人心之
靈萬里相符之妙然則癸酉二字無耶無則此碑今據紀
聞而明紀聞亦偽者耶殊不知字特奇古非秦漢以下碑

文之可證不過擬其形似者什之耳如較廬山紫霄峰刻法帖禹書亦皆不類是所謂古書不必同文意也予因二字欠什及以映二字揚曰非古文語似矣予意揚什為久族充非古文語蓋忘家即父族矣不若依舊則形象庶幾耳故擬其相似者更其十一字亦庶幾文義之通也書之於左仍以二公所什各註於下以俟博古君子若夫辨非禹碑及翻刻來歷自有尚書顧東橋太守李彭山諸說在焉

丰稷沈曰
錫沈曰
錡沈曰
仲沈曰
極沈曰
羸沈曰
塞沈曰
昏沈曰
徒沈曰
南沈曰
濱沈曰
黜沈曰
衍沈曰
昌沈曰
言沈曰

不能為人

今人嘲生子曰不能為人不知漢時已有是語樊噲傳
荒侯家舍人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
其弟亂而生侏廣實非荒侯子

孫皓荅人不同

十三國春秋云晉武帝與侍中王濟奕齊間孫皓聞君在吳剥人面則人足有之乎皓曰人臣失禮於君者則如是森時伸足局下巽然收之晉史綱目俱同獨少微鑑又改王濟為賈充剥人面為鑿人目人臣弑君不忠者則如是

伸足收之則無也以是論之荅賈充甚當而齊足事微特君或不坐史之不同如是以此之謂未可盡信也歟

鎮海樓

吾抗之推接耶五代時是越錢王之所建也名朝天門者蓋瞻望於上以禮汴京故名之也後元改為拱北子昂有拱北樓詩洪武初叅知政事劉公王公改名來遠術者張衆莪曰三日內主有哀喪之事至期王公之母暴卒劉公又以辟日紙邊坐罪王公乃延撻問故撻曰來字似喪三形遠字似哀字形也况遠字二點相續乃次點也公會接易之改名曰鎮海由其地也今不知者以威化問火過而改名非也

女人纏足彈髻

女人纏足起於後唐後主宮人宵娘彈髻始於魏宮人

詩句偶同

琵琶記內白樂天詩句已有見家門戶重重閉春色綠何得入來唐薛惟翰詩春女怨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花開見家門戶尋常閉春色因何入得來金石抹世勤帝詩有果物戲人人戲物為風乘我我乘風同時黃諷題齊物堂亦云果蝶夢周周夢蝶為風乘我我乘風是皆可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也

端疋大兩一字

今人九以布帛一疋為一端殊不知一端則半疋也按左傳與錦二兩註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疋也二兩二疋矣藥方中一大兩今之三兩也蓋隋合三兩稱一大兩一字者即錢文之一字蓋二分半也

舍利子每每聞人曰某處殿某處塔有之又曰雖有之欲去耶去乃神物也予隣有比丘尼庵天順中一尼坐化焚時燒出此物云如大虱又云試以童男女髮即可引綴於上皆不知果否今據數說於左罪雪錄以佛之遺骨通名舍利光明經云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甚難得者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法身舍利又云有三種白

舍利

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佛舍利鎚擊不碎弟子舍利鎚即碎也龍舒心經又云舍利子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弗鳥之眼故名之或曰舍利鶯鳥之眼故稱云

諸說似皆得其一支龍舒經之言或又因舍利之名故云予意舍利不過是釋家脩真煉攝心精氣所結成者如石中之水晶木中之膏液仙家之聖胎爾鎚擊不碎孫權曾試之欲去即去恐非也因未之見故據數說于右

紙為本五代漢隱帝與李業所造為宮中之戲者韓而紀原以韓信為陳希造放以量未央宮之遠近又曰侯景攻

梁臺城內外斷絕羊侃令小兒放紙為藏詔於中以達軍一說俱不見史凡無理焉線之高下豈可計地之遠近乎侃又何必令小兒放之放之而帝為之墜又可必在於援地耶其為李業所始無疑俗曰鴿子者鴿乃擊鳥飛不

太高擬今紙為之不起者曰風筆者乃古殿閣之簷鈴而借以名今之帶絃之紙為也各有意義風筆風琴丹鉛總論辯之明矣

玉蕊即瓊花

雍錄解梔子花即玉蕊花改之為山礬者王荊公以其花葉可以染黃不借摺而成色之故野客叢書又載楊州后土廟玉蕊花序文序文以玉蕊即瓊花也改之為瓊花者

玉蕊即瓊花

玉蕊即瓊花

玉蕊即瓊花

玉蕊即瓊花

玉蕊即瓊花

玉蕊即瓊花

玉蕊即瓊花

玉蕊即瓊花

玉蕊即瓊花

玉蕊即瓊花

玉蕊即瓊花

玉蕊即瓊花

玉蕊即瓊花

玉蕊即瓊花

玉蕊即瓊花

宋王元之之更也予意瓊花在宋極名之勝今作書與序
者又皆宋人必不差矣使果一種則梔子江南到處有之
切為至貴而楊州者名傳今古耶及考楊志謂瓊花或云
唐植今雍錄亦以王莖唐惟長安一株元白等賦詩貴重
又曰花白心黃三四月間開時芬芳滿野高可數丈意即
今之梔子千葉者耶但花大樹高如粉團爾不然何二書
相符後世不傳惜江南不伐之為薪即折之為色未能文
護使高大也況生於陝移於楊汴在彼亦自為奇矣但齊
東野語以色微黃似與雍錄一樹瓊花王刻成小有間也
昨見宋畚瓊花具似野八仙但多一頭九朵簇成者然
不知孰是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三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辯諸類

比于墓字

比于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有殷比于
墓四字石斷字缺世以為孔子書諒今亡矣見舊相本體勢與
周穆王吉日癸巳額雖非先聖所書諒為古筆無疑秦觀以為
唐人書丹鉛論以陶潛有贊曰夫子矣止爰詔作銘似又不
是而實夫子者也但陶集未見其墓諒升庵未認其先聖所墓
比于墓銅盤銘開元中固已為耕者所得不傳矣此外再不開
墓前有何古刻續博物志又云墓前有碑刻顏大夫比于之墓





七字意此墓以下之刻數故宋李石言之也昨得本朝所錄此
于墓前之又缺此隸字初識錄之者之末全抑李石之謬記也
且銅盤銘諸墓集古錄并汝帖所摹刻皆迥有不同證以三代款
識本漢碑刻則諸墓前似而舊休亦未可必也若今所傳差識左
右字本尤為可笑因墓三篆字左以識傳古君子

殷比于墓

2.6

 後
 萬
 慈
 罔
 世
 焉
 前
 之
 足
 寧
 寶
 王
 道
 象

釋同前

鍾旄起於明皇之夢唐逸史所載也予嘗讀北史有堯胤
本名鍾葵字辟邪意葵字傳訛而捉鬼事起於字也昨見
宣和書譜什道門云六朝古碣得於墟墓間者上有鍾旄
字似非開元時也按此正合其時葵字之訛恐如薛仁貴
碑實名禮而傳寫之謬又如十八學士之類歟有疑以俟
博古

格古要論當再增考

格古要論一書洪武間創於雲間曹明仲天順間增於吉
水王功載考攷似亦博矣偶爾檢閱不無滄海遺珠之嘆
若奉論後當入古笙簞淳化帖後當攷譜系一卷珍寶門

2015

不

欠楚母綠聖鏤異石類欠大理仙姑異木欠伽藍香古銅
中欠古鏡布刀等錢雜考欠剛卯紙諭欠藏經箋且珍寶
後當設一羽皮如狐貉孔雀翡翠豹兕之類而文房門豈
可不論宋元書刻至於博古圖中之器各省誌內之刻又
考之必有所增也

樓羅

俗云倭儼義謂幹集事之稱海篇訓儼字曰健而不德擾是二說皆狡猾能事意也然未見其出處昨讀五代史劉鋹傳有曰諸君可謂倭儼兒則知未亦遠矣

倫羅管仲

莊子載齊桓公讀書堂上倫扁釋椎鑿問公曰所讀何書

公曰聖人之言扁曰古人糟粕耳公曰輪人安得議乎有
說生無說死扁曰以臣事觀之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
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古之人死矣
君所讀者糟粕耳又韓詩外傳載楚成王讀書殿上倫扁
作而問曰君所讀何書成王曰先聖之書扁曰以臣輪言
之規為圓矩為方此可付乎子孫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歷
乎心動乎體不可得而傳也則九所傳糟粕耳然二文不
同而義則一但楚成齊桓未知孰是示意莊子尚近韓則
漢人也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疾甚矣不幸不起
政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何如云云書管仲遂
卒此管子書之言也劉向說苑又曰鮑叔死管仲舉上推

三傑四傑

而哭之泣如雨下後者曰非君臣父子也仲曰非子所知
以管子所載則鮑叔死在仲後而說苑又言鮑叔前死矣
予意尚當從管子蓋劉向傳聞之言也

世知張良蕭韓為三傑而不知唐丞相宋璟張說太子少
傅源乾曜同日拜官明皇賜三傑詩時號三傑宋程頤為
鄆縣簿張山甫為武功簿朱光庭為馬年簿關中號為三
傑世知王楊盧駱為四傑而不知宋之韓范富歐亦號四
傑正集序

聖賢贊目

國朝何侍郎廷冬餘序錄載黃伯固曰偶考聖像無像

宗廟小影為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而天下王侯
不以此少其敬予嘗讀其書文非此意而伯固之言不知
何在但孔譜中吾夫子四十二表形容盡矣鬚多如此而
獨不言者得無疑乎或伯固之言有據也又讀朱子文集
見其答林德夫劉季章等書云今左目已不可治又頗侵
右目矣又曰左目已盲右目亦漸昏數日矣紛紛言左目
失明廢多也今年譜但言有足疾而不言目疾此誠闕典
也大聖賢之儀形寧有不知可以想像之耶至於建中靖
國間倒復舊官山谷有詩十省其一為東坡云陽城論事
監當世陸贄章詔傾諸公翰林若斐真學士與取倍州類
裴翁則知坡老無髮髮矣又其妹戲坡曰欲扣齒牙無

覓只聞毛裏有聲傳則多鬚矣因亦附記耳

郭張不當錄

滌陽王之子其雖同

太祖取和州而戰沒張天佑亦同

太祖取和陽太平分築其城敗元太子平章等然後時滌陽

尚在為主事為滌陽郭張并我

太祖不過俱在其麾下耳二人無一事而受命於

太祖也何可入功臣錄中

烏老

詩曰無感我悅兮無使危音也杜甫雅曰危狗也然危字
今俗讀龍字非也唐武后時藥王帝善俊有大名烏老蓋

黑狗也元稹韓致光詩皆有烏尾語今人以張然殺奴事得犬之力遂以拜犬為烏龍耶獨龍字尤可笑可笑

憶子秋風

蘇杭呼痴人為怪平聲子累見人又或書狀狀二字雖知昔如杭徐伯齡亦以憶字為是予考玉篇發書無怪狀二字獨狀字說文云馬行佗而韻會云病也癡也凡痴狀字皆作狀獨海篇載怪狀二字亦曰義同狀字是知怪狀皆俗字也嘗聞小州云阿憶兩落走進屋裏來又讀程表之演潘露鄭辨字毅大守江陵作楚樂亭記有頌云我是蘇州監本歎與爺祝壽戲棺材近來髮髯知人事雨落還歸屋裏來又知亦有表歷又俗以于天云打秋風子累

不得其義偶於友人處見米芾札有此二字風乃豈熟之豈熟後知二字有理而未歷亦遠

世說新語記事多謬

蘇峻之亂因庾亮輕下詔徵之既而下石頭朝廷傾覆亮本溫嶠嶠勸亮見陶侃蓋時起義兵而衆推侃為盟主也侃意正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猶豫不敢此事重出其一日溫云溪狗我所悉知卿但見之因而陶見庾貌丰姿神爽遂改觀欽安終日一日卿但逢拜保無他也陶見之不覺什然殊不思陶乃尚事功而厭清談歟有限而鄙時流者豈丰姿神爽便能改欲誅之意且得歡宴終日耶又使逢拜保無他亮亦天子以下一人此言輕可語之耶陶傳自云

庾詰拜謝陶曰元規乃拜士行耶此足以見其實也况二條自相矛盾若輩蔡是謝悛居官地名著為悛之小字悛之小字末婢也王敦與錢鳳謀逆夜為王允之所聞允之止被酣睡記為王允軍者紛紛不一又如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王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文俱重出此類尤甚但此書以清談奇詭高尚類敏之事為主故多取於晉者似不作可也

四皓考

按陳留志云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常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靡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夏黃公月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號曰霸上先生却欠綺里季皇甫謐高士傳載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四人詳矣然索隱亦引陳留志則園公又欠名黃公更鄭曰廣鄴志又以黃公姓黃蘇州志又載月里先生宅在太湖中今包山有月里村是其處也予以索隱既引陳留志欠園公之名失焉也靡與廣同姓黃非崔文義順也用里既稱太伯之後必蘇人或寓居於軹也或者又疑此四人為無有以其能隱於秦者漢初一書明齊末耶是張良假之者也後不言之可知矣予又意不應名書詳載如以而齊東野語復辨如彼東觀餘論又辨園當作園最詳則尚當有之也又北齊徐伯珍弟四伯首相對亦號四皓

船

舟之名多矣宋陶有舟之神名梁簡文船神記謂名鴻
北力錄又呼為孟公孟姥右有輯濯丞印輯濯舟官名

漢字會意

鄭重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云意猶言類煩世以
尊重會之便寔相如子房賦掉指搢以便寔方註曰委冊
貌世以不得意會之會誤矣乾沒張湯傳始為小吏乾沒
師古曰乾音干遂以財貨干人而沒之又以干心沒
也殊不知射利成敗故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
失利為沒也陸重周仁傳其人陸重不泄謂暗密性重而
不泄人言或以為陸重重大而不泄可笑可笑

諺語解

撓指路取拈取水之義上以手撓而入下以脚踏而出
謂其轉轉不散亂也借人之難理會意通海篇云
行至貌借為人鄙猥糊塗意也陸重周仁傳其字雖海篇
亦不載今俗字集上有之謂作爭軒昂太過之意予有雜
字一冊乃宋刻也以此等語皆出宋時故山谷集中有
撓字音義上音直音傷音僅音銳尤仲謹清等字多謂
蜀語也義皆如今時之解但傷僅謂物不觸也海篇亦曰
惡也不知何意措不為秀才者以其舉擯大道也

銷金鍋

言杭州西湖盛起於唐至南宋建都則遊人仕女風船

日費萬金盛之至矣時人目為銷金鍋相傳到今然未見
其出處也昨見一竹枝詞乃元人上饒熊進德所作乃知
果有此語詞云銷金鍋邊瑪瑙坡爭似僕家春最多蝴蝶
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羅

銅柱考

銅柱漢馬援所立在跋趾間今石培其下唐南蠻傳云明
皇時詔何履光定南詔取安寧城及掠非復立馬援銅柱
又史云元和中馬摠為安南都護又建二銅柱於故處著
唐德以表伏波之裔五代史云天福間楚馬希範平群蠻
自謂伏波之後立銅柱於溪州共四次也太平御覽俞益
期牋曰馬文淵昔立銅柱於林邑道兵數十號曰馬流今
遺棄幸

柱沒海中賴此民以識故處據此則今所有必何處
光馬摠者也故云復立故處希範者又在溪州矣若今天
理府者乃鐵柱也每歲民帖金以邀福故似銅此蒙氏所
立又嘗聞有識云銅柱折交人咸此必指伏波所立之地
耳

詩文托名

昔宋太史景濂辨廣仁公勤四箴乃王遵實之作但西
山愛此四銘特揭座右自趙松雪誤言為西山之作世遂
成訛也辨證甚悉今西山集第二十卷中果自言其所以
奈何一訛之後雖名人學士不復知也如杜律虞註乃元
李京口進士張伯誠所註今山西所刻七言註解黃海宇

後政已悉之矣。明新話乃楊廉夫所著。惟後秋香亭記乃世宗言撰也。觀其詞氣不類可知矣。香奩集鄙棄者非楊廉夫乃韓致光之詩。然三者非欲借重於人則一時刊誤亦到今尚有未知者。

堂帽唐祭

今之紗帽即唐之軟巾

朝制但用硬盔列於廟堂謂之堂帽對私小而言非唐帽也。唐則稱巾耳。宗廟之路曰唐謂設祭於廟之中道故云唐祭非堂祭也。

夫子貌似陽虎

子畏于匡註以貌似陽虎。欠註貌之所以似者夫子如案

推案

人主

陽虎亦如蒙魑故也。緯書以為非貌似陽虎。陽虎家臣顏高後為孔子弟子因御車於前。匡人見而欲誅之。恐非也。

孔溪不知詩義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大雪會飲歐文忠席上有須臾缺甲冷徹骨四十餘萬也。邊兵之詩孔溪談苑以為似詩。間也。且引韓昌黎赴燕裴度詩為證。殊不知韓詩亦有韻意。如曰園林窮勝事。鍾鼓繼清時。正見清時乃可窮勝事也。又如白樂天雪讌有豈知閨鄉獄中有凍死囚杜子美雲安陪諸公安有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出。省具樂以天下之情。孔溪不知作詩之義也。

東窓事犯

岳武穆職文何立。閬都世以爲假設之事。乃爲武穆泄寬也。予嘗見元之平陽孔文仲有東窓事犯樂府。杭之金人傑有東窓事犯小說。廬陵張光弼有東窓事犯詩。樂府小說不能記憶。失與今所傳大畧相似。張詩有引云宋押衙何立。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峯。掛戟恍惚人引至陰司。見秦對岳事。令婦告夫人。東窓事犯矣。復命後因耶棄。學道蛇骨今在蘇州。玄妙觀爲策衣仙也。據此數人。實有是事可知矣。否則何縉子孫世爲青育而羅汝楫之子羅州一拜岳廟。即不起。豈非其謬歟。洋洋赫赫如此大事。果無報歟。若夷堅志載何仙無押衙之說。恐或遺之也。

三國宋江演義

三國宋江

人主

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昨於舊書肆中得抄本錄鬼簿。乃元大梁鍾繼先作。載元宋傳記之名。而於二書之事尤多。據此尤見原亦有跡。因而增益編成之耳。

秦漢書多同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而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謂之連從。歟。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公說大戒於國。管子內言戒篇曰。

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斜南至琅邪司馬
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
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柵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
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名
之崇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拜命曰實法洪容
齋讀而疑之以管氏既自為書必不誤也何子之語相
似因而載之三筆欲細考也元人鄭元祐以賈誼新書多
同大戴之篇意古或有是言予嘗記憶所知者荀子勸學
篇與大戴之勸學前面俱同或句有先後字兩多寡乃大
戴刊誤也禮論與史記禮書後段同樂論與樂記互有詳
畧內中三年間即禮記之所載也哀公篇前半段與大戴
哀公五義章也大戴三本一篇是截荀子禮論中之一段
天地者生之本也五有言而史記又載五百言之後禮論
不至哉以下作有已極言禮之損益為禮書之結禮經聘
義後子貢問比德於玉一段亦荀子之所有禮有禮選家
語亦有之始則俱同而中後則未詳於禮也大戴曾子大
孝篇與小戴祭義同禮察篇與小戴經解篇同又重出
於賈誼治安策文王官人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
新書保傳前一段千六百言無一字之不同大戴中則大
戴增益三公三少之事不段胎教幾二十言又无也但其
中大戴說巾車之處新書却說懸弧之禮此則不同也
大戴摠為一篇而新書各條分之家語執轡篇信人

生敘一段又與鴻烈解地形訓大戴易本命數百言相
列子黃帝篇言海上之人好鵠一段與呂覽精喻篇海上
之人好鵠者全類戰國策楚宣王與群臣問答狐假虎威
一事與新序並同但其後二十餘言不同二者所同皆不
下二百餘言予嘗反覆思惟立著書者故剽竊耶抑傳記
者或不真耶非也二戴之於禮記彼此明取刪削定為禮
經其餘立言之士皆賢聖之流一時義理所同彼此先後
傳聞其書原無刻本故於立言之時因其事理之同遂取
人之善以為善或呈之於君父或成之為私書未必欲布
之人人也後世各得而傳焉遂見其同似於諸子百家偶
有數句數百言之同者正是如此耳此又不能盡述
黃陵琴齋遺物
四川黃陵廟有一琴殆如朽木匣於神前傳以為魯叔所
造人指以一指扶之輒能自行朱姓許郎中云此即運甃之
術蓋道流假此以神施捨耳理或然也河南濟瀆廟神人
復沉於水靈異甚驗也昨見都公譚蓁云乃伏機耳
昔作以顯神傳流至今耳予思二事誠為有理惟者有之
不常也今久而能然豈非其術乎
七修類稿二十三卷終

辨證類

牧牛圖



杭仁和郎瑛仁實

牧牛圖有牧牛圖乃仙筆也日見一牛食草欄外而夜宿
 瑞南唐後主所有藏於宋太宗太宗詢之群臣皆莫知也獨
 僧贊寧曰此海南珠脂和色畫之則夜見沃焦山石磨色
 畫之則晝見各一牛也出此畫必有失但沃焦山人
 不可到而珠亦無脂恐一時取辨應對云爾惜當時太宗
 不再根求昨讀立至綱俊林機要其言似皆戲術要其至
 理亦若近是故開水亦嘗試驗一二彼云牛圖之畫乃
 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沃者立取和墨欲日見者於日
 盡欲夜見者於月下盡此說似有理焉蓋蚌珠乃日精月
 華所成今以未就之淚布於日月之下待其乾焉則淚此
 之精於墨矣各以時見或有之也予亦惜珠淚難得未試
 耳書此以待辨博

飲器

飲器前昭以為押檻晉灼以為虎子之屬顏師古曰匈奴
 以月氏王頭共飲血盟是飲酒之器也予意二字原出張
 騫傳其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則匈奴人得此
 林即今之盃盞虎子便溺之器故顏說為是也近時人又

以貯酒之器謂之急須亦止為一飲字訛之殊不知古
 以酒器為急須乃應急而須待之者反又不知其義可矣
 又枝梧謂不能主也聖之稱枝梧者故項羽斬宋義謂
 其能枝梧是也今人以推調哄人曰支吾乃音同而字義
 不同也

書竹一法

韻語陽秋嘗曰陸探微作一筆畫實得張伯英草書訣張
 僧繇點曳研拂實得衛夫人筆陣圖訣吳道子又授筆法
 於張長史信書畫用筆同一三昧然郎近代論之如戴進
 呂紀周臣輩畫亦神品未見其能書也第宋元以未惟善
 畫竹者必能書若東坡與何仲圭仲昭是也故子昂有
 云石如飛白木如籀馬竹應知八法通本
 朝王綬亦曰畫竹之法筆如篆如草如真如隸二
 信諸

郎稱

予嘗因己姓之少而思古之名人稱郎者衆矣因累具于
 左備記問之一也漢鄧通為黃頭郎吳周瑜稱周郎晉桓
 冲名買得郎謝道韞稱夫王凝之為王郎何晏稱粉郎
 郎王僧辯稱鮑泉為王郎潘岳曰潘郎檀郎王僧虔曰王
 郎齊江敳曰江郎劉顯甫曰劉郎劉禹錫自稱劉郎張翥
 惕曰顧郎北齊盧師道曰盧郎邢昺呼長安郎曰清郎後
 周獨孤信曰獨孤郎沈約曰沈郎隋滕穆王曰楊郎宇文

島曰字文三郎唐明皇曰三郎張昌宗曰六郎崔徽名
郎元結名漫郎錢起曰錢郎安祿山稱李林甫曰早郎
元振曰十郎蕭悅曰蕭郎蕭嵩與梁武帝亦曰蕭郎五代
王審知曰白馬三郎後唐稱石敬瑭曰石郎王溥呼三
為二郎王安石小字雒郎謝渢稱柳渢曰宅南柳郎朱
小名沈郎徐憲人稱曰鳩郎楊延昭善戰虜人呼為六郎

表字不同

國朝大學士解縉江右人也詩文字書迥出一時有李白
風才任公亨泰作其文集序曰舊紳其字也揚公士奇作
墓碣名曰字大紳世人皆曰名縉字紳紳嘗見其圖書亦
然此不知何說豈相訛一至於書金石刻耶

刀劍錄

陸羽景之作刀劍錄以其刀劍小事記者不詳遂使精奇
埋沒故特記之甚悉自予觀之遺漏甚多顯顯名世若
之吳刀周之赤刀魯之孟勞魏文帝之百辟刀六名
清剛錫文其於劍也周之鉏鋸吳之屬鏐楚之干將鐔
越王所帶者步光區冶所鑄者五柄純鉏鉏鉏鉏鉏鉏
飛景流采華鋌張華所得之龍泉太阿皆見之經史著人
耳目不可缺也以至列子之三劍含光承影影之六劍
白蛇紫蛇赤蛇唐武庫之四刀長刀短刀紛紛種種豈特
過半於噫學之不博書之難作也明矣

雷字

史記漢景帝後三年十二月晦而徐廣註曰一作晝又作
圖未詳墨談云疑雷雷字之誤十二月晦日而雷紀異也
此說固是但不知雷字古文非誤也惜徐廣亦不識耳近
時所刻古字便覽收亦廣矣然止得雷雷雷雷雷五字又
未有前字也

五株柳

藝苑雌黃云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株柳非也且五
柳非彭澤時所栽用之誤矣又引若溪漁隱論沈彬不當
用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之句以予論之沈
之用事固似有碍若陶公既號五柳又曾為彭令人品詩
章高出千古用以美縣令亦自穩當何謂五柳非為今時

加裁也若欲刻舟求劍是非作詩之法祇是論理耳此東
坡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

一解一章

古之樂府詩章皆被之於樂今樂府數句後則曰一解又
數句曰二解如此言者蓋即古人之一段義終則於焉
解一柱馬也又一段則又解一柱馬耳詩之曰一章義
者蓋說文音上成章十者數之終詩畢亦樂之一終也故
口一章

僧衣

僧舊著黑衣元文宗寵愛欣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亦
黃故歐陽原元題僧墨菊詩云蕊菊元是黑衣郎

仁始賜黃今日黃花翻淡墨本來面目見馨香又蓮天
塘欣笑隱詩云客遇鐘鳴飯僧披御賜衣正謂是也今制
裨僧衣揭講僧衣紅瑜伽僧也衣效白

舉子問試題

予嘗疑宋時舉子秋試皆得詣考官而問題意若程史所
載沛然雨字頭者是也何其不禁之如是後知唐制禮部
試詩賦題不皆有出處也或以已意立之故舉子皆許進
問謂之上請至宋亦循故事景祐中始詔出題必在經史
禁其上請耳

南北京東西都

京都二字皆本也總之訓左傳及帝王世紀皆以京
居曰京國都便東西南北曰京都蓋天下以洛陽為
中土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為東都宋都汴洛陽在西
故以為西都南京應天府宋真宗時建其名以其在汴之
南北京大名府仁宗建也以其在汴之北今我
朝之稱南北者又自以二都之地相去云云耳

唐雙名美人

七娘妾名鶯鶯張祐妾名燕燕柳將軍妾姦名真真張建
主舞妓名芳芳又善歌之妓曰好好端端灼灼惜惜
楊氏曰愛愛武氏曰賽賽范氏曰燕燕天寶中貴人妾曰
盈盈大曆中才人張紅紅薛瑤瑤楊虞卿者英英不
時何以要取雙名耳

霓裳羽衣曲考

霓裳羽衣曲舞不傳於世久矣雖學士知音之流亦徒表
想像而已予以讀過詩書有闕斯曲者會萃成文述註于
左其舞律呂節奏廢亦可知過半矣按明皇遊月中見仙
女素衣奏樂極妙記其音歸而制之
歸詩註與漢法善遊會西涼節度楊敬述進婆羅門曲
調相符遂合二者而製名為霓裳羽衣
序用中云用月中所聞為曲其音屬黃鍾其調屬商
十每番十人迭奏而音極清高
城其舞服之飾樂天詩曰紅雲舞衣步搖冠
珮珊珊奏曲之數白詩又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序擊
初入拍繁音急節十二遍喚鶴曲中長引聲
未故棄而不傳然周草窗述之真有注雲落水之意非人
間曲也予因摘出以告知音者

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孔氏八世孫孔鮒撰也嘉祐中宋咸註之咸
叙鮒不世用退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
已之事為六卷至漢武時孔臧又以已著書賦附於卷末
為之連讀上下篇本朝宋學士景濂辨為即咸偽作蓋以
子思孔子相去甚遠疑無問答予攬關里誌云子思曾子

弟子建事仲尼則亦或有其言也其曰偽書則無疑矣
也文非西京一也漢唐之志不載止是於中與書目二也
其言先世俱稱子上下高子順於已之篇言已多矣復曰
子魚名鮒甲陳人似非一氣自已當云者三也其中論行
夏之時與仁者樂山等語皆牽強之辭使當時朱子以爲
然耶寧不即取夫子之言肯復爲之辭乎四也以子思年
十六至宋爲宋樂翔之徒圖之遂作中庸考子思魯
公欲用爲相不受適衛不仕及魯教授其徒數有疑此
作中庸也况十六亦非作書之時或者依於史記謂魯
於宋子思作中庸之一句遂不各句分辭而謬從之五也
末後叙世一篇尤爲謬亂以魏安國爲孔叢所生孔叢又

加爲孔仲雍六也夫孔誠漢武時人孔季彥後漢安帝時
人誠何知數世之後事七也予又以為偽固偽矣或者非
咸所爲其註豈生子之和之虞以為孔氏子孫所作之書故
不稱名而稱字然則歷稱某生某者又何如耶且孔喜字
仲和亦非子和苟咸有心偽爲亦必考其譜志况咸亦名
人學士未必苟且如此必朱子以後之人爲之也但其書
論說高遠不雜奇怪子上以前之言似有聖賢氣象子順
以後之言似多縱橫之家必亦善爲書者之作歟

韓文失處

韓文明水賦曰明爲君德因所以名焉予嘗讀周禮曰司
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則是因取

日月故曰明非取義於君德也又與馮宿論文書曰子雲
豈與老子爭強而已乎取侯芭以太玄勝周易夫老子猶
龍而道德五千言無往而不可取今許其人過老子書似
周易則不惟不知楊子是亦不知老子也讀墨子又曰孔
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大賢賢乃子夏也四科乃門人
所分亦非孔子以此爲進褒又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
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爲孔墨必挽而同之可乎是猶以
孟子與荀子同道者也及與孟尚書云秦滅漢興且百年
其後始除挾書之律夫漢惠帝四年除挾書之律矣上邇
高帝元年終十餘年耳其不考亦甚矣雖然豈非因文之
盛而不暇深思以致此耶石守道有曰吏部原道原仁原

毀行難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晉春秋楚檣机

晉文春秋楚史檣机二書不著作者姓氏元人吾子行以
謂一日併得之也金華宋景濂王子充直少爲子行所作
然無據也予考漢唐晉宋之史書目未載焉此則子行所
著無疑

旅忽二字

舊讀季氏旅於泰山之註曰旅祭名及旅酬下爲上註曰
旅衆也以爲旅字必有二訓後見韻譜方知祭名之旅當
從示旅酬之旅却從方蓋因增韻中誤起遂傳爲訛而爲
一又忽然在後是忽焉也故

本朝頒書說孔子世家高宗石經省作焉字此雖非若

家語非孔安國所為

予嘗疑孔衍序家語乃孔安國所藏安國所為其後王肅序之亦詳何無一言之及孔安國事其曰元封時吾仕京師云却又是安國言語何已為序之而又以吾為安國疑必有訛字也後聞何燕泉先生改註家語意其必已改正明自得而讀之其於缺畧者補之舊註之庸陋者易之而他書所載為家語者則又別為外篇可謂深有功於聖門矣然吾之所疑彼猶在焉又未嘗不扼腕而三嘆焉昨見魯齋王文憲公家語考一編以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

家語

人

九

六紫芝

唐元德秀字紫芝魯山令也宋趙師秀字紫芝溫州詩人也同時又有俞紫芝字秀老亦詩人俞紫芝字無本少遊

文文山

是談辨文山公嘗為相也元日續綱目止書少保樞密使信國公者程學士據黃文獻公番禺客語好異之過辨證紛紛惜少證公自書丙子正月十八日午時拜相之詩本為親切墨談又據文傳補遺引公祭妻之文則歐陽夫人死於公之前據續綱目收公死事則夫人又似死於公後不能的從予細考而思之景炎二年公與夫人為追兵所迫至空坑夫人與佛生柳娘環娘皆為俘虜至燕留東宮公死之日夫人得令旨收屍後隨公主下嫁逮太德七年得公主懿旨還鄉臨終時問浣婢索舊香囊曰此落齒時得之父母者持祭文曰此得之丞相者吾死懸之心前時以見吾父母吾夫於地下為無愧也

五侯七貴

人

十

是紛紛事蹟年月日時可證但夫人既陷而公被執音信無傳不應哭妻祭文又得至於夫人矣予意公與夫人間阻難之時必已同約死節矣特先書以與夫人使勵其志若自為之贊亦前駕具衣帶之問此更墨談之欠考是則前乃續綱目之非後則續綱目之是

五侯七貴

五侯七貴人知其為漢世者然不知其人也多誤以金日磾七世內侍或以張安世七世一誤宦名為七貴又以王元二王蓋才王顯才王仲才王季才此弟兄五人為五侯耳

族東京者也潘岳西京賦曰窺七貴於漢庭註云並后族也庾亮又曰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蓋指呂后嫡上官后也考趙后姓丁母哀傳后姓七族耳五侯則成帝之舅五人同日封侯乃王譚侯王商侯王立侯王根侯王逢時侯也

諺語始

今諺謂臨產曰坐草起自晉也陳仲弓為太丘長出捕盜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治之又罵人王八賊蓋五代王建行八素監驢貶私益人罵王八賊也今鄙人微薄者曰小家子出漢書霍光傳霍禹長史任宣謂禹曰樂成小

雜事

八

人

上

伴火伴始驚忙打草驚蛇乃隋唐王魯為當塗令日營資產部人訴主簿貪污魯曰汝雖打草吾以驚蛇不快活桑維翰曰居宰相如着新鞋機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也又有疾曰不快見三國華佗傳阿誰見龐統傳遠水不救近火乃梁杜朔周之言走是上計見南史王敬則傳有告敬則曰三十六策走是上計煖房見王建宮詞云大儀前日煖房未經紀因唐滕王將王好聚飲太宗賜帛諸王勅曰滕叔將兄自能經紀好物不在多晉元帝曲宴賦詩學士朱瑩止成一聯自言好物不在多宋張循王以銀鑄成一魅名曰沒奈何五代唐明宗將立后夫人曹氏謂王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煩妹當代我金逆亮制失靴極長

於便鞋足底處不及指時謂之不到頭又制短鞭謂之短稍元新官出京有應盤纏者同去就與管事謂之盤纏宣和間婦人鞋底以二色帛合而成之名錯到底林商為尉性廉令丞皆貪一日宴會令丞皆舞而動手尉止回身而已令問之林曰長官府皆動手尉再動手百姓可活耶此取銀動手之起也五代唐明宗責王建曰汝為節度使不作好事不長進亦出世說新語今罵人曰難種出晉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雜種有身出漢元帝與王政君一羊有身

郭四箭

雜事

八

人

上

元末僭竊雖多獨陳友諒兵力強大與我師鄱陽湖之戰相持晝夜勢不兩存矣時郭英子吳兄弟侍上側進火攻之策友諒勢迫啓窓視師英望見異常開弓射之箭貫其顙及暗而死至今人知友諒死於流矢不知郭所發也功臣錄中亦含糊載云有言英之箭者傳信錄又誤以其子吳之箭殊不知觀太祖聞友諒死喜甚曰郭二兄第一箭勝十萬師功何可當是矣蓋子吳乃英之兄行二而英行四太祖每稱郭四者英也且友諒之死兩軍莫知缺冠道人望氣而後知之語上作文望空以祭陳軍奪氣於時方敗去因移日未知英英亦不大若功故人不知也獨烈傳中明載

稱相

歷代宰相之稱不一擇出書之羨惡亦可見也袁盎曰申屠嘉為丞相公孫弘贊曰儒相田千秋乘車入朝曰車丞相張蒼重計籍曰計相又贊曰名相王商以貌稱真漢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任職相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佺為李相降皆曰真宰相令狐綯為相其子怙勢人稱為白衣宰相盧懷慎曰伴食宰相陸贄號內相關立本為丹青宰相姚崇為救時宰相蘇味道為模稜宰相李邦彥為求子宰相梁簡弘景山中宰相蘇環蘇頌贊曰再世賢相開指曰盲宰相楊再思知宰相宋李沆曰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荃相蔡確

記里鼓

本朝嘗以記里鼓出題試士多有不知為何物者知者又不知始於何時何人創也近世談以揚鐵崖記里鼓賦數言通用之辭即以為制度又無時與人也殊不知唐元和間金忠義作宋天聖間內侍廬道隆又造之制見三又有候風地動儀漢張衡造本朝水運渾儀俯視圖亦衡造花漏水秤天聖中燕肅造

公人所共知然漢張衡後魏郭明善燕肅俱嘗為之又聞元有燈漏沙漏此則不知何人所造制見何書因記里鼓併諸巧器拈出苟欲為者可考焉

時文石刻圖書起

成化以前世無刻本時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其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至各省刊題學考卷也圖書古人皆以銅鑄至元末會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盡崇處州燈明石果溫潤可愛也

俗言訛

宋時指賊人曰白日鬼見誣設者亦曰白日鬼出劉文三佛齊國來朝貢時晚於殿陛先撒金錢花火真珠龍騰

撒花

人

古

文

謂之撒花蓋胡人至重禮也後北兵犯闕索民財與之謂之撒金錢以重禮媚胡耳今人不知二事所來以謂空手得錢謂之白入反以鬼字為訛以謂如化錄一謂之撒化錢反以花字為訛皆以聰明逆之也又本格板謂之鬼背見陸德明禮記什文註闕度度字九毀反與鬼音相近音少訛即為鬼字也故闕板之鬼背鬼當用此度字乖角不耽事意故婦詩曰親朋頃乖角是也今人反以為聰明意錯矣

漁鼓

漁鼓起於宋名通同却修類聚二十四卷終

禁證類

杭仁和郎瑛仁實著述

面紙疊看果紙錢

人死以紙覆面小說以為起於春秋吳王夫差臨終曰吾無面目見子胥為我以帛冒之此說恐非只是生人不忍見死者之意今包笥謂之糧聖瓶者因夷齊餓死後人恐其魂飢而設五穀之囊故禮記曰重生道也起於商有果乃五代周祖吳前雕香為之形色與真無異世宗祭引之日金錢錢以紙為之印文黃曰鬼臺上賣白曰冥遊聖寶果錢實起於此也併記之

二曜叔姪

漢二曜受乃廣兄元之子今時所謂叔姪也傳中初亦明白後即以父子連稱是古人直稱謂子之意殊不知姪亦妻兄弟之子女今以兄弟之子為姪取字林音義呼之為以後事也讀會辨明矣今人不知其義又見小鑑各書四訛書為父子遂以為真不知受為廣之從子也

文衡山

蘇人文林弘治間為温州太守子名徵明嘉靖間翰林侍詔皆名士也原籍衡山人故父子皆衡山如韓子昌黎意耳今人只以父子何為同號殊不知父自號交木也

押字

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凡官府文移人司私簡俱前書名後止押字宋末士大夫方始不用花押代名於文故范石湖有解其故於省職者唐書嚴卿陸署名

自謂如五朵雲時號鄒公五雲體程史晉益抒有押字則又非起於唐而晉已有之石林燕語說王荊公押石字作圈常不圓容齋五筆載熙寧中柳應辰嘗押字盈丈刻于活溪等處使人莫識何字以惟取名實應辰二字也已又王魯齋相有古貴人押字碑跋其云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為不失製押之原自唐末五季諸人莫不飄蕩傾歎亦因可以見當時之人物世變據此則押字必以名也至變化機巧則出於其人大抵破真為草取其便書若

之惟王之歪亦異也

國朝押字之製雖未必名而上下多用一書蓋取地平天成之意凡釋褐入官者皆以吏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真偽故京都有賣花字者隨人意欲必有宛轉藏順者知所本則當以名庶不乖古義云

七賢過閬姓名

七賢過閬人多謂唐人元唐愚士詩曰七賢從容出帝閬賽駟駘馬隸山特瀛州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太瀛州之士講學謀國未聞有七賢之名又未聞騎駟駘及牛者不知愚士何據而云廣川書博以謂李白李太白之遊浩然素母濟裴迪司馬承禎出閬訪王維國初夏節又

見古圖謂開元冬李白張九齡王維張說鄭虔李華孟浩然同遊洛南之龍門遇雪而虞鳳之夫李白天寶間方來京師李華天寶間方拜官自與數人不同書傳以承禎騎牛考史承禎方士取其隱也安有騎牛之放耶二說雖有虞邵庵孟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裡一人存之句然自註與記又不同人是殆多非唐矣蓋春秋有七人唐有七愛宋有七老建安有七子未常稱賢也惟晉竹林諸人稱賢耳又考王戎嘗乘小馬也山濤乘驢劉伶乘鹿車徐則乘馬正作七人之騎鹿車後或訛畫為牛也且接維烏帽皆晉人所戴唐則巾矣而元曹文貞公伯敬集又有七子圖詩曰清潭飄逸事凌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

李賀王樓事

李商隱傳賀曰長吉將死忽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板若霹靂古文者召長吉長吉不能讀鄰下榻叩頭不顧往緋衣笑曰帝成白玉樓召君為紀天上差樂不苦也旁人見之先輩已辨其無此理也然無所據取見宣室恭志載賀卒母夢賀曰上帝遷都白瑤宮作疑虛殿命其與文士荒宴樂章今為神仙願母毋以為念據是必義山特借此一夢和在其辭駭人耳目以見賀之臨終自異也不然何事而言之不同耶好怪者因以傳之世不察也且韓吏部終時亦夢覓語小君曰夢金甲神人持戟頓目曰睢家

骨稅國世為韓仇吾欲討之而未能韓荅頭從遂終使逢義山又一李賀事矣達者必自理會

白大

宋人杜修妻薛氏為白大所姦杜知黥妻大復負去山中生子人形而有白毛後為盜殺今世謂白大成精罵人狗種者亦或是歟

訛名

馬氏子錄嘗辨揚州道中琉璃王家乃漢劉厲王冢也全聞湖州近城村鄉有言妙喜頭者予聞而疑問其土人皆曰然究其所以不知也及問其地乃曰臨溪有廟豈非廟許者邪仁和七都有橋曰鴨彈子意當時取名必曰壓瀾

誌失顧野王

淞江華亭縣林鄉乃梁顧野王所居之地今寶林寺是也尚像野王為伽藍硯池之水早清中綠晚則黑亦奇也野王所栽剔牙松死方升年根尚存梁碑少剝趙子昂碑記其事甚詳惜南畿志止於古蹟中載顧亭林云有公祠池松碑石皆不錄出人物內又欠收野王名字真缺典也

佛考

人知佛法之入中國始於漢明遣人迎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僧并帶末四十二章經也傳灯錄載釋迦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此固可疑為虛然周書紀異亦云昭王二十

年什氏生金履祥因之修入通鑑前編但似差歲月耳及讀列子有西極化人未移王事之於中天之臺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異而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據此正接昭王御駕又非喻言也霍去病破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師古曰今之佛像也是知佛入中國周秦前漢已有彼時但以爲異後漢盛之而崇其道至晉唐又譯其語以爲文大起浮屠寺羽翼其教矣至於釋迦生日以今四月八日亦非也蓋周正建子今夏正當爲二月八日矣

武王追王明文

唐梁肅宋歐陽公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嘗稱王之論然不過以語孟及泰誓武成之文夷齊虜芮仲連曹操之事其誰曲證彷彿比擬卒無武王追王之明文雖蘇轍口舌人誰適從愚讀太史公伯夷傳有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驅爲文王東伐紂此非武王追王之明文乎古稱馬遷良史其文核其事實執此則諸公論說可以盡廢嗚呼紛紛千古考索無人簪橫吾前迷而不見惜哉

劉太保妄對

元世祖一日問劉太保秉忠曰朕家天下當復誰繼劉曰西方之人世祖以八思麻西人有佐命功遂尊爲帝師使天下極其崇奉死葬王禮朝後立一人蓋欲陰損西人之福故元之有帝師重佛氏此也予嘗聞見此說最爲可笑歷數天命豈容以一人而蓋一方之人耶殊不知自北京

視鳳陽鳳陽正在西也非我

太祖爲西方之人耶及後紅頭魚之對固應元不之紅頭朱姓又非紅之色耶惜東忠不知大義不能如李淳風之對太宗曰天命人豈能違不足計耳世祖嘗曰東忠事之未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不知西人是耶否耶抑世祖尊而能消耶武氏定數冥得而除

胡僧取殿

夷堅續志載理宗一夕夢二僧曰二十年後還小僧此覺問宰相馬廷鸾馬曰胡僧夷狄也二十年後必立夷狄於殿下稱藩耳上命紀之馬遂立碑志以宋殿元是寺雖殊不知宋宮原是錢王宮殿但展而大之夢僧取殿者後爲五寺之基見天番僧楊理真伽士其地是其時正佑二年宋亡至元十四年爲寺逆數至於理宗夢時正二十年矣

賈母

賈似道之母諸家小說言之不一或云赴婢夜宿賈門散而姦生似道或云賈涉在鳳口遇洗木婦人挑而從之因別賈於其夫或云汴爲萬安丞時與幾婢通生似道至言猶不容其母賈爲石匠之妻諸書所同也然其形容惡類甚爲慚慙予意其母爲人家之婢必然惡類之事因似道而故加也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不然何其紛紛耶韻府多缺

韻府群玉乃元陰勁絃父子所纂收事甚少若太平廣記
所載可怪隱僻者多未錄也故姚江村為序故用紅羅襪
奈與重光子遇角花月一字之響然太清樓而問長犀
人扣銅刻拂文壁之談之二事以見群玉未收賸以識之
吾杭先輩徐延之曾欲補之以為非十卷不可昨見續編
乃青田包瑜所錄已四十卷矣然於二事亦未收則知
者尚多也且於群玉重出并無謂者幾半矣凡例猶曰若
人常讀之書常談之事則畧之誠可笑也嗚呼殷氏纂之
唐三十載而包氏幾四十年不能使為全書是纂者之非
人耶抑造物者因不欲耶雖欲蓄書多而有志年少者補
之行方

愛妾換馬

愛妾換馬事見吳興錄云酒徒鮑生以妓易外第常生號
此後彼此吟咏三更有長聲者賦曰彼夫人兮如瓊之
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
暖深閨未厭挑天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人以務
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晚而
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未光彩頓生於玉勒紫衣者
曰步及庭砌立當軒輝望新恩悵非吾偶也惡得玉疑借
人來之香散綠驄意已忘於一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
脂長等又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
解矣此以軼群之足為貴我買笑之思既盡有類夢為

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唐人張佑又有詩曰粉閣香銷
既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双眉綠却愛桃花兩
紅侍宴承辭春色裏趨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
暗泣長嘶兩意同陳文選人因詩賦之美知其事而不知
其出處也予意吳興錄乃唐陳翰所編古樂府中已有梁
簡文愛妾換馬辭註又曰古辭淮南王作則知非唐事矣
恐無此事如樂府升天行西鳥夜飛等曲借喻明之者唐
人好奇遂假借其事遂已才以賦之不然長聲紫衣惟
幽顯之說何其駭異哉後人又不考而吟咏焉訛以傳訛
也吳興錄且無木刻今見他集其事又不全也予特錄其
全詩并辨所以若南唐相嚴續與給事中唐鑑較呼盧而
以愛妾易通天犀帶實有之者至今傳為笑柄

多辯

菽園雜記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其給事忌之効以激厲
風俗之勵不從力問罪法司吏亦不能明風厲勉勵古字
皆不從力又後有兵科給事閱兵部題本以伎不從文呼
吏答之明日吏不平執韻書以進給事報顏遣之蓋識俗
字不識古字也予以奏本

吏堅論地獄

世間果報之事此善惡照天道好還者也若吏堅志言
陰獄果報最多難以盡辯且以許顏一條論之輕故細類

之獄既曰佛經傳記之所無故立巧名可信之乎許顏誤
答一率罰二十切以掌陰欲彭汝礪剛介廉直但性刻而
罰五百切而為判官使故殺一人一家謀反獄衆者不知
又為何鬼乎又曰不忠不孝如朱溫輩尚在第十七獄則
自古及今不忠孝者亦多矣恐地府人衆亦難於察乎且
問為閻王則得以治人之罪而有祿位矣志曰但免受罪
與鬼神均受飢苦然則何謂生而正直者死為閻王乎又
江湖紀聞云謝枋得為閻王過故人林淮甚愁林曰君何
苦謝曰為鬼官可乎若是則閻王亦不必為矣真可禁一
笑吾先子嘗與箕仙有親友問曰君仙乎鬼乎先子曰選
是鬼問有地獄否連書無也此又可謂其證無地獄

春老潘具

漢成帝畫紂踞姬已而坐為長夜之樂於屏春畫殆始於
此也後世以紂為春畫誤矣胡元媚夫詹俊子為潘亂之
物實潘具也時稱紂作奇巧以樂婦人奇巧器也蓋以
紂為不道以潘惡婦之耳夫二事非人所為錄出示人欲
知惡有所歸否則皆謂紂為之也此人所以不可為惡也

原基及蘇王

秦有三焉園基傳物志雖曰始於堯之授子而後日休原
奕則辨明始於戰國無疑象基雖見於太平御覽為周武
王所創然其名曰象戲又前日月星辰之名非今之象基
明矣幽莊錄載唐岑順于陝州夜見車馬卒之移擲也

得古塚有金象局并子或者始於此乎故唐以後方顯又
說苑雜門謂諸葛君下燕則聞象基是以象為基勢而
分陣闢則象基之名亦或始於戰國之來乎彈基始於劉
向因漢成帝惡蹴鞠之勞作以猷之其制義則備於柳子
厚序基今不傳矣所傳者前之二種然一藝之事皆有妙
存於間以為易耶則聰明者或不能以為難耶往往往小人
精絕故荆公東坡性非不敏荆公基將敗則隨手欽之
東坡自云余素不解基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皆
閩戶無人獨聞基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欣然欲學終不能
也王之詩曰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雨
奩收黑白一秤何處有虧成蘇之詩曰勝固欣然敗亦可

喜余以

喜余以味嘗不得其妙不能不為是言耶如窮其趣者則
有虎穴得子人皆驚靜弄江山千里近之辭矣然又當知
王乃園基故有黑白之稱蘇乃象基故遠聞其聲耳

犁明

徐廣曰犁猶比也此至天明也諸言犁明者將明時也呂
靜曰犁結也程大昌曰諸犁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
雜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矣昧暗也矣明也亦明暗相
雜也遂明則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子以惟
說最是但犁犁字考之韻會等書古不通用惟黎黎通用
蓋犁耕也田器也恐此犁字誤刻

五種呼

近世稱呼各有所始予以所知者記之親家者五代李唐
代馮道為相而惡道每指其所失謂劉昫曰此公親家翁
所為昫蓋道之親家也阿翥奢集韻擲作多也唐世稱乳
媪之夫曰阿翥實懷貞裴常后乳媪王氏每有奏自稱皇
后阿翥足下者晉文公哀介子推思其割股之恩流涕伐
其山木為履着之每視履悲曰足下足下之名方始下走
者在下趨走之人蕭望之曰下走將歸延陵之韋是也稱
妻曰賤累漢書西域傳募民壯健有累重者註累謂妻子
家屬

陶詩真偽

陶詩歸田第六首末篇人以謂江淹者韓子蒼辯其江淹
雜擬似陶詩耳但開徑望三益江淹不類予以為此句固
不類而前說種苗後結桑麻陶公亦不如此雜且江詩通
篇一字不差豈江竊陶者耶竊之則諸篇之擬何如問未
使一篇東潤以為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偽為之殊不
知乃宋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巨眼者自能辨
之

孟文三變

孟子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韓子曰牛羊遂而已矣王臨
川曰牛羊蕃而已矣文雖三出義一而已豈孟不及於韓
王亦如風草之喻也哉茁壯自佳

古語有本

諸葛孔明有曰非澹薄無以成趣非寧靜無以致遠孫思
邈有曰勝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淮南子主術
訓曰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又曰心欲小而
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是知二賢之言皆有所本

兩參吳辦才

宋有杭州僧參寥唐亦有道士參寥見孟浩然集唐有藏
蘭亭僧辦才宋亦有高僧辦才隱天竺見淮海集

泰山沒字碑

泰山有沒字碑秦始皇所建今日石表又曰碑套俗曰神
主石予意謂石表者以理裁之而已謂碑套者理或然也
按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德

泰山立石

立石

議封禪望祭山川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又作琅邪臺
登之罘及東觀碣石東上會稽皆刻石頌德載之史記未
嘗有無文之碑也前漢書上會稽皆刻石頌德載之史記未嘗有無文之碑也獨此泰山正封禪望祭
之地復立無字石耶史傳封禪有金冊石函金泥王檢此
非其石函乎況金泥其文王為之檢可無石套之理乎今
史載封禪而無文可知矣凡始皇立石頌德邀名後世安
知不如晉人一樹於山一沉於水殆恐磨滅而復為一套
之理乎非封禪文之套則頌德碑之套無疑且思倦遊錄
越唐諸陵無碑獨乾陵西南隅有無字碑然獨乾陵欲表
識之耶殆恐亦碑套耳今益都楊太守德親見其寺移一
無字古碑不意中復有隸文之石外乃套耳然後知碑為

隋時所刻是古八真石套事矣近時仕宦題詩云
惟無題字秦王不好書可笑

宋江原數

史稱宋江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其抗而侯蒙舉討之
臘周公謹載其名資於癸辛雜志羅貫中演為小說有
天行道之言今揚子濟寧之地皆為立廟據是逆料當時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自亦異於他賊也但貫中
欲成其書以三十六為天網添地殺七十二人之名又
以八腿為赤髮鬼一直撞為雙鎗將以至淫辭詭行飾
眩巧聳動人之耳目是為足以溺人而傳久失其實也
矣今持書其當時之名三十六於左

宋江

晁蓋

吳用

盧俊義

關勝

史進

柴進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劉唐

張青

燕青

孫立

張順

張橫

呼延綽

李俊

花榮

秦明

李逵

雷橫

戴宗

索超

楊志

楊雄

董平

解珍

解寶

朱仝

穆橫

石秀

徐寧

李英

花和尚

武松

西李松三蘇李

李同杜喬
李雲杜雲同上李膺杜膺同上李太白杜甫
蘇味道李嶠蘇味是皆同

昨共得其名者人或知一而不知其二也

換河西碑事不同

韓文公平淮西碑當時謂事不實命閣去之教段文昌別
撰舊史文公傳行狀神道碑及新史吳元濟傳皆謂李愬
妻安公主女也碑辭多歸裴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居第
一故其妻出入禁中諱碑不實遂斷去別撰而李商隱讀
碑詞詩亦有諷之天子言其私之句然而羅隱有說石若
忠推碑校吏之事甚悉丁用晦芝田錄又曰元和中有還
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之因至曰碑中
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赦罪勿毀
文昌別撰與羅隱同余謂推碑之事顯而諱碑之事則
隱文等乃遺其顯明而錄其幽隱不可知者邪况役吏以
致帝問且賜孝忠烈士號當時豈有不知無乃執筆者謂
婦言為私而卒論近公故顛倒去取以為藉公諱耶

屠蘇酒

屠蘇本古庵名也當從广字頭故魏張揖作廣雅什庵
此屠蘇二字今以為孫思邈之庵名誤矣孫公特書此二
字於已庵未必是此屠蘇二字解之者又因思邈庵出辟
疾之藥遂曰屠蘇是氣蘇配人魂尤可笑也其藥中皆記
三因方上有之今日酒名者思邈以屠蘇庵之藥與人作
酒之故耳藥用大黃配以桃桂似即崔宣月令所載元旦

進椒酒意也故屠蘇酒亦從少至長而飲之用大黃者
聞山東一家五百餘口數百年無傷寒痼症每歲三伏日
取亭廡一束陰乾連冬至日為末元旦五更密調人各一
匙以飲酒亦從少起提葶藶亦大黃意也孫公必有神見
今錄方於左

大黃

桔梗

白朮

桂各二兩錢

烏頭

後製二兩錢

右對為散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中懸沉井中今至泥
正月朔旦出藥置酒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先從少
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風一兩

藍尾酒

藍尾

人

人

藍尾二字洪容齋引白樂天之詩及燕語等言以解二字
俱無下落雖得後飲之意祇為末座飲之在後也自又曰
唐人亦不能曉殊不知其意當求其字藍尾也說文
云藏滓塗也滓塗者渾濁也據此則藍尾酒乃酒之濁脚
也蓋酒之類故有尾字之義知此則樂天三五藍尾酒
膠牙錫爵盛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餠則少蘊
酒巡匝末俱通矣

卷二十五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六

辭類

子美不味父母名

臨話嘗云杜子美父名閑詩中多用閑字母名海棠故
閑慢何嘗忌諱至如花并多矣而子美皆無所味焉豈獨
海棠也哉或者偶爾不賦之也善乎東坡有云小陵為爾
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盡之矣

千字文

玉溪清話云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
成文或又云武帝欲學書命散鐵石選二王千文召周興
嗣次韻二說不同然皆武帝時事也似當以前說為是舊
聞詹仲和云在蘇常某家見唐刻千字文一帙儼然鍾繇
筆法但子昂後跋以為東坡書不知何也余又以淳化帖
上千文亦類鍾繇其王著因海鹹河澹等字以為草草誤
指漢章帝之書則米南宮黃長慶辯之明矣其楊公談苑
云勅員外郎某人撰勅字是梁字余意戒勅雖與於漢至
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坡不得稱勅此非勅字一也
况前無武帝說話用勅字亦無謂且梁字既通草書又似
勅字必然傳為之訛二也據此則楊公之言可信無疑余
又云武帝既命周興嗣以成文矣又何云次韻殊不知當

時蕭子範有千字文一卷武帝集成千文故云若重字者
女慕貞潔與純弱圓潔同然字吳枋野乘云宜改造清貞
予意清字亦有風與溫清字不若改爲貞烈人以華亭張
東海看出非也布射遼九之遼當作僚蓋宜僚非此遼也
並皆佳妙從上文對讀來當作並佳皆妙庶幾文理方通
或者初時三字皆不錯亂後或刊無之訛遂至如此惜今
若文徵明亦未改正至若閩中所刊童蒙之本所差尤多
固非養蒙之道此等未足爲辯也

臘

臘字說文曰冬至後三戌爲臘臘祭諸神也月令曰臘也
以田獵所得禽獸爲祭祭豈獨斷曰漢祭曰臘臘合也合

臘祭

祭諸神也按數義皆祭之名歲終以報本者今以十二月
爲臘月者止以說文謂冬至後第三戌爲臘也蓋此月有
臘祭是以名之耳然必於戌者爲何漢以火德王火終於
戌故歲終之祭於戌日惜許慎不註其義註其事殊不知
臘祭各從本朝帝德如宋亦以火王祭之日亦用戌若以
金王者則當以丑日水土王者則當以辰日故唐開元定
禮後用辰日臘祭也木王者則當以未日皆此德之終之
時也若曰唐以土德盛衰於丑故丑月爲之臘月非矣

賀知章

賀知章舉進士爲太常博士遷禮部尚書而燕學士因事左遷
太子賓客時東宮官每夕常有書壁望禮者帝見之題曰

聽其自安書者去知章不安又病遂乞湖爲道士時八十
六矣夫官既被逐垂老又病去尤有所乞豈二疏之流耶
唐史列之隱逸何也不過因請爲道士而明皇詩送以高
之唐詩紀事亦云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請爲道士捨宅
爲觀據此是殆夢中語耳捨宅爲黃冠猶不真也豈可不
審其來歷遂以爲高耶

漢遺文

予嘗因當道命註解求雨求晴二文而有感焉夫二文當
時一知仲舒之作一尚未知其人祇以文似穿鑿亦或仲
舒爲之也今見春秋繁露所載而後疑什世以柳子編西
漢文章只據文選固多遺軼予謂古文苑亦收拾未盡若

仲舒

仲舒日食祝等文是也又王褒祭金馬碧雞文雖嘗見於
學齋估畢而亦錄之不全不知又何也今謹錄於左乃見
於後漢西南夷傳者文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祭金
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鄉歸來歸
來漢德無疆庶千唐虞澤配三皇

唐詩晉字漢文章

嘗言唐詩晉字漢文章此特舉其大畧究而言之文章與
時高下後代自不及前如風草之說是也漢豈能及先秦
耶字書爰入草法晉空能書者衆矣二王相繼盛於一時
故足稱許至如篆隸雖曰二王僧虔能解較之秦漢古意
遠不及也故有書學自羲之壞了之說唐以詩取士故盛

於唐又得李杜為之大宗若較晉魏諸人古選之雅又不可得矣至若宋之理學真歷代之不及若止三事論之則宋之南詞元之北樂府亦足以配言耳

方隅不產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蜀無鶴此則禽獸顯顯著名者皆風氣使然若北無蜈蚣南無蝎之類不可枚舉也

楊貴妃生考

貴妃外傳以妃原係弘農華陰人後徙蒲州未樂之獨頭村父玄琰蜀州司戶正史傳亦曰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徙蒲州之末樂乃相同者而廣西省誌又載妃乃容州晉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異質都部署楊康

魏志卷二

八四

為女時楊玄琰為長史又從康求為女孀至京進入壽王宮城西至今有楊妃井據此則妃乃玄琰養女不知當時何據作傳豈述即唐人而為國家諱耶藥史外傳可謂悉矣富直書之亦未知者豈宋廣西正當夏賊之擾而圖志之未有耶不然何其詳而有所據耶豈鑒空杜撰漫無因耶借唐書失之必矣

白楊

洛陽志載北邙山多植白楊予以北邙古公卿葬地也今哀挽故用之白楊如柳而葉圓

孟子不行三年喪

吾師許竹庄仁曰孟子勸人行三年之喪而于其身則不

能無戾焉止言曰孟子有齊葵於魯又於齊止於麻文虞謂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教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夫以葵魯未幾而即又於齊止麻方暇而始可以問則其未嘗終葵於家也可知否則何有齊以至於葵魯之後更無餘隙乃至在途止麻而可問耶余謂此說誠獨見也然亦萬章之徒文有未善故為孟子之病耳不然何足以為孟子李泰伯聞之當又作一非也

瓜田李下出處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有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食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人皆知瓜田李

卷之三

八五

下二句不知誰作左克明收之古樂府亦曰古辭不知乃陳思王之辭也惜編曹集者又失中間四句殊無血脉被之管絃亦不成調也

杭音

城中語音好於他郡蓋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與汴音頗相似如呼玉為玉噀呼一撒為一脩撒呼百零香為百囉零香茲皆汴音也唯江干人言語躁動為杭人之舊音教諭張傑嘗戲曰高宗南渡止帶得一百囉字過來亦是謂也審方音者不可不知

老杜許蜀不真

杜工部甫詠懷古詩云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

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無野寺中溫公作通鑑不以正統與蜀唯此詩許之其曰辛曰崩曰幸華曰玉殿皆以天子與之也張註謂若春秋之筆信矣老杜豈直詩人而已哉然主額二字尚有未滿蓋主者一家一國之稱窺者睥睨窺窺之意也天子有征無戰况窺窺云乎昭烈加其于其問斬壯諺之罪非無名之師也愚意欲以漢字易蜀以帝易主以征易窺庶乎名正言順而於聲律亦不乖也

尋陽三隱

梁昭明撰淵明傳有曰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道民亦遁匡山與淵明同號尋陽三隱然不知何如人考之晉史二人又皆無傳昨讀碧湖雜記始知其詳今緝

續集三

卷八

其妻以明之續之嘗為撫軍參軍淵明每呼為周稼雖隱廬山亦從州守遊為之講禮校書故集中有示周祖謝三即詩譏其馬隊非講禮之句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號也常為柴桑令故集中有和酬劉柴桑詩也

呼鼠召鶴

世有能呼鼠召鶴者予嘗求之乃以蟬黃和生漆假以書符焚之則群鼠自至蓋鼠性喜其氣也又見儲泳祛疑曰用狼糞黑大皮又羽流召鶴國朝經書自有南嶽符呪依法行之則來祛疑又曰用活鴉血書符呪字皆從又犬與經書不同予想左道流傳自各有異如祈雨之術或五雷或清微或用女人或用童子或用飛禽種種不可記也

隱語始

隱語之興起自東方朔以無毛聲聲整亮益高之謂舍人事傳後遂有許碑重立之碑陰也見青箱今人所知惟以起於黃絹幼婦外孫鑿曰之單耳轉而為謎謎即隱語也但句多而文不雅乃見於鮑照集中井字謎是其祖也至宋蘇黃極盛金章宗又刊本以行

牛頭禪

今之牛頭禪即古之犢鼻禪也其來最遠史記列傳云相如身自着犢鼻禪常昭曰以三尺布為之形如犢鼻自漢已有之矣然猶未也二儀實錄云西戎以皮為之夏后氏以來用絹長至于膝漢晉名犢鼻北齊則與袴長短相似

續集三

卷八

八七

考犢鼻之名是則起于西戎變于三代而折中于北朝孰可謂小人之服而不出于古耶

蜻蜒焚火

蜻蜒貼水飛時以尾蘸水中杜詩所謂點水蜻蜒款款飛是也然不知點水者乃生子也既道水中青鮪魚食之腹脹孕虫噬母腹而出身似蟬而小名曰蝦蟇虫及脫始為蜻蜒此西湖舟子所言腐草為螢月令古今註皆然然米中細虫尾亦焚焚久而生翼飛去此則毛詩熠燿宵行者是也又嘗見朽枋木變作蟬者半截尚是木也移時即全變矣此格物者亦所當知

衣火

余里人王宗海一日會宴於友人朱來鳳家宗海指其絨衣曰昔在京都一夕其衣通流火星燦燦有微聲過目亦然客皆駭之又見黃門張靜之文集載云其新製綾衣偶因婢妾拂指間火星隨衣飛地未知何也予後讀傳志戰聞死場人馬血積年久化為磷觸着人衣便有光燭試隨散無數有細聲如炒豈唯靜住良久乃滅始知前日欠學之故張亦未見其書也

太宗太子

予嘗疑曆代太宗多有慙德世主多出偏宮就有一二正宮所生又或不肖人莫知所以後開亞卿何先生孟春以為前星不正故應如此仰觀紫微垣未見其斜也或者天遠小差難明耳至於太宗尚無所解書以俟知者

隱仕不同

續宋論曰宋初初從來馬營前陳學究後得趙普因語謀大事語及陳陳懼走不知所終談圃又曰後太宗即位召為左司諫一夕醉死意談圃近時或得之也

張仙

近世無子者多祀張仙以望嗣然不知其故也蜀主孟昶美丰儀喜獵善彈弓乾德三年蜀亡掖庭花蓋夫人隨入宋宮夫人嘗憶相悵悵不敢言因自畫相像以祀復作言於眾曰祀此神者多有子一日宋祖見而問之夫人亦托前言詰其姓遂假張仙蜀人歷言其成仙之後之

處故宮中多因奉以求子者遂蔓延民間翌日宋祖命夫人作蜀亡詩蓋因有疑於張仙夫人則答曰君王城上獨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皆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因亦自見其情也嗚呼假神祀和詩不懼禍花蓋亦可謂鍾情義者張仙名遠宵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贊譚纂言知假托又不知直有張仙也

簡板水牌

俗以長形薄板塗布油粉謂之簡板以其易去錯字而有紙官府用之名曰水牌蓋取水能去汚而復清借義事畢去字而復用耳然寫字恐其磨滅必自後而前反讀其文予意元朝行移文書正是自後而前乃蒙古字也今非昔而效之事有暗合恐亦不可

元朝諱謚

元主質而無文諱多不忌故君臣同名者衆後雖有諱法之禁不過臨文缺其點畫謚必死而後定不過一二字以稱生前善惡要之二事暗合於禮足見嘉也豈如宋室一字而有數十字之避唐時生加美謚至多設言有恭皇之所為可哂也此則禮失求之野耳亦新莽井田之事乎至國朝則又大過於元君臣無敢同名臨文止缺點畫必死而謚字多取舊不尚虛文可謂約中之道矣

西湖竹枝詞

竹枝詞本夜郎之音起於劉朗州謫子夜歌之變也實有

風人騷子之遺意故楊庶夫云製竹枝詞者不猶愈於今之樂府乎晉杭西湖有竹枝詞一帙乃庶夫為倡一時詩人和者惜無刻本予祖母之姑亦有一詞於上昨見瞿存齋詩話論其二章用意甚佳情不知姓氏今補其姓氏于右其詩云春暉堂上挽郎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金臺高饒回首南高峯頂白雲飛又云官河遶湖遶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千金酬一笑郎恩才重妾身輕前乃冊丘李介石字守道作後乃富春吳復字見心作其人間傳誦雲歸沙嶼白日出水城黃乃具之警句也

文公能盡

予嘗以文公先生因道學之大遂掩其詩與字也不然詩

字傳世亦過人遠矣

字傳世亦過人遠矣

字傳世亦過人遠矣

字傳世亦過人遠矣

字傳世亦過人遠矣

字傳世亦過人遠矣不知先生之又能盡也昨見熙紹五年親傳已像今刻徽州筆法衣摺深得道子家數又歐文說林通亦能盡皆傳誌所不載也

嘲學究

近世嘲學究云我若有道路不做糊孫王本秦檜之詩也秦蓋微時為童子師仰束修自給故有若得水田三百畝這番不做糊孫王後以申王致仕申屬猴也故年隆山以為詩識

蘭衫

生員之服自宋至我

國初皆白永也至洪武壬午二十四年方命易此玉色故

宋時朝生員十七年詩云聖駕臨辟雍諸生盡鞠躬頭為身上白米重又世說以白接離即今之襴衫正謂是耳俗言白衣秀士又士子出身後則曰脫白掛綠正謂是也然白色非吉服豈士子所宜哉

太祖易之可謂卓然之見也然其制度所以已具於

國事類矣

夕陽

宋景文公筆記辨夕陽為山之西以今人用夕陽為斜日誤矣蓋據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之說殊不知夕陽名之山西固是然所以得山西之名者亦由暮乃見日故也爾雅之註亦必指山西為夕陽恐亦不通蓋

族病詩

族病詩

庚溪詩話載一詩云梳有思鄉淚門無問疾人塵埋床正發風動架頭巾以為病僧題戶者有部使見而憐之遂言于朝遂令天下寺院置壽寮以養病僧謂唐以前僧病無安養之所故耳予以庚溪不知何據既以為僧則不以家為計而以蘭若乃安居之地矣何有於思鄉和韓柳俱言其徒千人况皆有租有師法派亦如吾人又安謂無公問疾今之僧帽乃私制也理本無帽又何得有架頭巾耶且延壽寮未見載於書冊止必病旅之詩無疑

夫子詩下

論語子疾弱子路請禱子曰未之禱久矣莊子曰孔子病
子貢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取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
卜之久矣觀此二條則論語之存何其渾而簡莊子之存
遂馳驟矣此或南華老人假之之言也使夫子實有是言
則聖人之所謂卜者如此而論語之所謂禱者可知矣

米字法貫休

米字若逸可變近多效之原米法貫休也有石刻彌勒贊
可證說林中以貫休字學米非也貫休五代人詳詩文表

守宮

守宮即蜥蜴蜥蜴爾雅云蹠蜥蜴蜥蜴蜥蜴蜥蜴守宮

守宮

人

人

註曰轉相訓解是知乃一種耳亦如龍生九子類也故說
文云在壁曰蜥蜴在草曰蜥蜴若守宮因其義而名之傳
物志曰取蜥蜴以草脂和珠砂食之待其赤搗膏以點宮
人之臂則終身不滅遇男合即滅故曰守宮觀此可知如
以其能食蝎故名蝎虎以其能祈雨又名龍子之類守宮
之法墨客揮犀以為東方朔進於武帝此或然也又曰以
其能守輪能知宮人有異志淫心者則吐血汗衣此則非
也

一頓點心

世說云有人伺人祀祠主人問之何為答曰欲喫一頓食
耳及改齋謾錄云唐時鄭修家人僞夫人之晨饌夫人顧

婦曰未及餐耳止可點心是知二語皆有自來也今則
渾為一句

仁和縣

仁和初無五代錢鏐始割錢塘塩官二縣之地為錢江宋
太平興國中改仁和至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
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遂駐蹕升仁和為首縣

玉堂

三輔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谷永傳損抑椒房玉堂之
盛寵註玉堂嬖幸之舍李尋傳曰久汙玉堂是知實嬖幸
之處乃漢殿名故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蓋待諸
者有直廡於殿側故曰署元豐中學士請摘上二字以名

玉堂

人

人

翰林院翰林院亦名玉堂繡右纂編謾言翰林院亦名玉堂之
署無着落矣又曰後避諱直曰玉堂尤非也但唐中書省
亦曰玉堂註楚蘭臺之宮亦有玉堂中庭北山玉堂東
漢講授之宮亦曰玉堂

楊妃小字

楊妃小字外傳諸書皆曰玉環鵲林玉露載唐狄昌詩曰
馬嵬烟柳正依依又見鸞輿幸蜀歸地下阿嬌應有語還
回休更罪楊妃阿蠻又似妃之小字况狄昌唐人必知之
真作狄昌詩李商隱詩又曰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
碧桃開如何漢殿穿針夜

九江碑工

元祐黨人之碑碑工長安民不肯鑄名於石載於正史九江碑工不肯刻碑者往往於傳記中見人惜其不知名何燕泉叙錄亦然也昨觀揮塵錄得之而揮塵錄又無板者因錄出示人九江碑工仲寧刻字甚工魯直題居曰琢玉坊崇寧詔刊元祐黨人碑仲寧對太守曰小人家貧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從其請

三耳

張君房坐說載三耳秀才事謂陰官晉方以事終上元夫人不允聞陽世柳慎善文遂追令為表既而獲命喜曰子何願對曰欲聰明也乃取一耳置其額額發出一耳時

八十四

號三耳秀才又太平廣記載之但易晉方為唐張審通上元夫人為太山府君事意俱同予意此特一事而傳焉之訛不然何其事之同耶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七

辯證類

墨花

古有墨竹墨梅而無墨花墨花始自北宋汴人尹白觀世不生墨花者黑為水色母道也母但陰育於中故不見

乾德

宋太祖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古未有也趙韓王從旁贊諛不已盧多遜曰此偽蜀曾有此號帝大驚遽令檢視果然予意宋祖既知即當改也夫何至四年之久見鏡有乾德四年鑄字復驚以問宰相竇儀奏曰蜀少主之號遂又

辨證類

八

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何其健忘或者一事而誤記之耶歸田錄又以竇儀為陶穀

皮弦

嘗聞開元中有賀申智善琵琶以石為槽以鵝鵠筋作弦用鍊撥彈之至今傳以為異不知宋仁宗時杜彬又過於賀以皮為弦促節清音響徹林木故歐陽有詩憶曰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弦自從彬死世莫傳夫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漸近自然也皮去鵝鵠筋尤遠而能獨步巧思亦何所致也宜其未有而來歐公之憶也近時有能交手彈者皆以為異憶亦一誤矣

安南非交趾

杭仁和即瑛仁寶著述

安南一地諸書以為即漢交趾日南九真所謂南越也按一統志九郡已屬廣東瓊

厓等州今尚自有一國安南雷自是一地矣但不知自漢

至隋或稱交州或稱交趾至唐方改為安南都護府宋復

稱交趾豈非因郡有交趾縣而然耶抑古有其名而然耶

故宋後諸書載夷國姓名皆言交趾然按太史公曰南至

交趾日月所照莫不抵屬言南極也又王制云南方曰蠻

雕題交趾有不火者也獨蠻記亦然山海經曰交脛以國

人交脛故也郭璞曰脚脛曲戾相交故謂之交趾今據安

南乃漢唐郡縣其人百骸飲食與華無異唐姜公輔實美

州所生何嘗有交脛等說此必非古所謂交趾明矣或傳

安南有播流山環數百里皆如錢園不可攀躋中有土田

惟一窾可入而嘗自塞之人物古恆不與外人通疑此或

謂古交趾又不可知書此以俟后考其國與縣見天地類

蠟梅蠟梅

蠟梅原名黃梅故王安國熙寧間尚咏黃梅詩至元祐中

蘇黃以其色酷似客脾故命為蠟梅而范石湖梅譜又云

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而香又近之故云梅入譜若近

以付子為鸚鵡菊亦以葉梗似菊而花又同時也

三官

世有三元三官天地水府之說此理也蓋天氣主生木為

生候地氣主成金為成候水氣主化水為化候其用司於

三界而以三時首月候之故曰三元元大也兩間之用孰

大於此三元正當三臨官故又曰三官

西江月詞

程學士敏政東緝宋遺民錄一書本卷辯宋瀛國公之事

亦既明矣惜所引陶九成輟耕錄西江月詞尚未鮮明其

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

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

生涯死在西江月下陶以為真武之降筆程以為劉秉中

作此姑置之其初二句乃言元世祖滅宋德祐封為瀛國

公時至順帝至正十五年我

太祖三月起兵和陽正當九九八十一年之數是知乾坤已

定九九而三月乃清明時也米田言番人也直待龍蛇繼

馬是

太祖至正甲辰建國即位乙巳伐元都至丙午元亡豈非龍

蛇繼馬耶古月一陣還家乃言胡人皆去北矣當初指望

還生涯此寧宗之后甕吉刺氏不立已子而取順帝是無

生涯矣程注云元主皆娶甕吉刺氏為后而此云指望甕

子考之元惟七主娶弘吉刺氏餘皆他姓且弘吉非甕吉

不知程何所據今姑依之以解死在西江月下獨言順帝

此須於應昌粹取西江寺梁為棺之驗耳胡不通解而註

一句又似非是今補之而瀛國公之事明矣

甜酒灰酒

三山老人語錄言唐人好飲甜酒引子美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學無人知為證予則以為非好甜酒此言比酒如蜜之好喫耳予美退之之善飲者也豈好甜酒耶古人止言醇醪非甜也故樂天詩云量腹甜酒才高笑小詩是矣又嘗見一詩云古人好灰酒引陸魯望酒滴灰香似去年予則以為灰酒甚不堪人亦未然也且陸詩上句曰小爐低幌遠掩意連屬來似酒滴於爐中有灰香耳然題乃初冬之絕句又似之昨見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南容太守王元遂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相合為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飲之風味頗奇遂有長篇曰小槽真珠太森嚴兵厨玉友

蘇小小考

蘇小小有一人皆錢塘名娼一南齊人郭茂倩所編樂府解題下已註明矣故古辭有蘇小小歌及白樂天劉夢得詩稱之者春渚紀聞所載司馬才仲事並是南齊之蘇小小也一是宋人乃見於武林紀事其書無刻板其事隱微今錄以明之蘇小小錢塘名娼也谷色俊麗頗工詩詞其

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相與甚洽款遇二年不歸蓋貧盼奴周給之使篤于業遂棲南宮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能落籍不得偕行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餘資囑其弟趙院判分作二分一以與弟一命送盼奴為言盼奴有妹小小俊秀善吟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錢塘有宗人為錢塘倅托召盼奴領其物倅為召之有蒼頭至云盼奴於一月前已抱病歿小小亦為於潛縣官緝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出詰之曰於潛官緝汝誘商人一百疋何以償之小小回覆此亡姊盼奴之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恩盼奴在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語婉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耶小小曰趙司戶未仕之日姊盼奴周給後中科授官去久盼奴念因是致疾不起而卒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又餘物一疊外有伊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小自謂不識院判何人乃拆書惟一詩曰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然倅令知之辭不能倅強之責以官緝罪名不得已和云君往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緝事無倅大喜蓋以所寄與之力為作主命小小歸院判與偕去焉此曰太學曰錢塘詩曰還似大蘇無則可知矣又有元道山所作虞美人長短句云槐陰別院宜清晝久坐春風秀美人圖子何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

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此詞既說鶯鶯燕燕之後此蓋是趙司戶小小也今人止知是蘇小小不知是何時人輟耕既備載數事辯以為南齊人矣又不知有宋蘇小小故復載虞美人之詞也一本小小又作小娟蓋抄之者之誤殊不觀所寄之詩若是小娟則音拗矣何不另換一句况又有虞美人之詞之可證春渚紀聞又載小小之墓在錢塘縣解舍之後蓋縣原在錢塘門邊故古辭有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樹下之句此則南齊小小之墓必在西湖上西陵橋故浦僻車之事俱在湖上若以托仲才之墓有妾本錢塘江上住之句即云在江干差矣元人張光弼有蘇小小墓詩云

六

香骨沉埋縣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烟好花好月年年相照落潮生更可憐註墳在嘉興縣前今為民家所占既曰縣治又曰西陵亦不知而渾言此必宋小小墳耳何也趙不敏乃吳人安知不住嘉興院判既取小小而終老可知矣此特光弼不知有二而差言予既辨其人復辨其墓以正輟耕之不足

嘯

嘯說文曰吹聲也詩註曰嘯口而出聲嘯音曰氣激於舌而清謂之嘯漢書曰嘯噉也楚歌聲據此數意似長吁豔哨之狀悲歌之情而難於形容也故阮籍曰於聲則未諳今具數事證之可知也漆室之女倚柱而嘯隣婦曰何嘯

之悲也劉越石為胡所圍登樓長嘯胡騎聞之皆事然長嘯猶炳乞渡人不少許炳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世有不

朋友麻

魯齋王文憲公相嘗議朋友之服以吾夫子不立正服乃以義起為心喪也又引程子曰當以情之厚薄處之未有的從後以儀禮有朋友麻三字復求之得鄭康成曰朋友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經之經帶因之攷證諸書定為白布深衣加緦之經帶冠加絳武謂擬之於衰也又曰勉齋黃先生考之尤詳其書進之於朝然魯齋所攷止是麻成之一言勉齋所攷又未見其書予以孔子嘗春孟諸伯

放光石

峨嵋匡廬五臺山皆有放光石清晨映日而有光五色自下而上有佛面在上者則僧人以為佛光既是佛光何待日而方明非則不明其不神可知矣是知其山之石蘊于上者皆放光之石也嘗有人掘其石置諸日中有五色光非日石則明也此陰氣宿陽而光彩自絢亦山川靈

氣也若奇惟類之所記皆自空中所現此又非是石也
嶺志中已載此石矣但前一段論山川有光處又不明言
此石尚疑惑也

唵子蠻子

北人重厚體壯實而大謂有台輔之相尊美之稱北音呼
台為噫故曰唵子典午之世之言也南人相貌鄙薄體輕
浮其皆類乎厮役故稱奴婢為蠻子自夏商之世已言之

元宵燈

上元張燈諸書皆以為沿漢祀太乙自昏到明今其遺
容齊三筆既辨史記無此文尚未得其實事物紀原又引
僧史略以西域十二月三十乃漢正月望日彼地謂之大

神燈

神燈故漢明令燒燈表佛今乃遺事夫事既無據時日尤
非不足信也春明退朝錄以為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後主
有山燈詩以為起自南朝予以此雖燈作未知何時之燈
之味也不若顯唐書嚴挺之傳云睿宗好音律先天二
年正月望日胡人婆施誦然千燈因施門禁帝御安福門
縱觀晝夜不息繼而常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夜勅金
吾弛禁前後各一日看燈則是始於睿宗成於玄宗無疑
至宋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宇義安令開封府
更增十七十八兩夕五夜之俗因此也今以十三易十八
者聞

太祖初建南都盛為絳樓招徠天下富商以實國本元宵放

燈多至十餘日後約中定今五日耳

張三影子野

張先字子野吳興人也高齋詩話以其詩有浮萍斷處見
山影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送過鞦韆影以句工而人目
為張三影也后山詩話又改後二影謂簾幕捲花影墮絮
輕無影人皆不知何以不同不知初客謂子野曰人皆謂
公張三中蓋能道心中事眼中景意中人也公曰我張三
影也遂舉後山者言之但原辭尚多數字因詞也後高齋
因子野有前詩三影者亦佳遂著之二收較之似不如公
自舉者又見石林詩話云子野能文章樂府至老不衰居
錢塘年八十餘猶蓄聲妓東坡有聞其買妾時八十五詩

以藏之

人

九

以藏之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十鬢眉蒼詩人老去驚
然猶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
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遺彭宣到後堂全篇用張姓故事
乃戲言耳若歐陽公誌墓之子野乃博州人偶然同時同
名同字也故誌之所言迥不與三影為人同也前乃天聖
八年進士後乃天聖三年進士

毀碑營塔

元楊璉真伽胡僧禿賊也毀碑刻以為浮圖萬世唾罵殊
不知宋天聖中有姜遵守永興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磚
甃為浮圖此中國讀儒書者也不知其心何見此尤可怪
公謂僧也

宦官娶妻養義子義婿

元順帝時中官趙伯顏不花乃擒契丹之士時年已踰三十妻子具笑憐其才而止刑其勢為奄人命為樞密院使不花不捨其妻乃與之共處然唐李輔國特娶元擢女漢曹騰有養子曹嵩而奉趙高有養義女贅其婿閹樂閹樂後弒二世是中官之有妻婿并養子養女始自四人焉後皆效之亦陋矣治世所無也

陰火

予一夕見地中有如燭煤者數十以火視之乃日間所食海蝦殼也異之莫得其理又嘗聞東坡遊金山寺二鼓見江心炬火燭天樓鳥皆驚故有悵然歸卧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之句後聞習海事者賊水夜動則有光影擊在前二事亦未深得也昨讀王子年拾遺記云南海之上有浮玉山岫金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湧滴火不滅乃陰火也始知東坡亦欠讀書窮格而蝦殼豈非海水之餘氣乎

方頭

今人言不通時宜而無顧忌者曰方頭舊見輟耕錄引陸魯望詩曰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縑白紵衣今讀陸魯望苦雨之詩又曰有頭強方心強直撐柱頰風不量力觀二詩之意方頭亦為好稱若以為惡語是末世之人論也

歷代尺數

禮記以手布為尺淮南子以十二粟為一寸說苑以一粟

為一分其源之來也莫適從王海諸書俱起自周尺為主以較各代之數豈非以制度至周而備耶殊不知大禹聲律身度所制十寸為尺理之必然况諸書又同此

國朝之所尚焉若周制既短書各異言今則起自夏代未備者考以補之不同者遂註於下然其文姑依其舊比周幾何也蓋長短之數以夏較周可以意會否則布算少差相去遠矣

夏十寸為尺通鑑外紀十二寸為尺商周八寸為尺外紀而周考謂之未詳始依諸書秦比周七寸四分漢官尺比周尺三分七毫劉歆散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三國吳蜀同周魏比周一尺四分七毫後魏前尺比周一尺

二寸七釐中尺比周一尺二寸一分一釐後尺比周一尺二寸八分一釐晉田父王尺世說田父於野與梁法尺比周一尺七釐後晉比周一尺六分二釐宋齊尺比周一尺六分四釐梁表尺比周一尺二分陳尺同後晉東魏比周一尺五寸八毫後周玉尺比周一尺一寸五分八釐市尺

與後魏後尺同隋開皇官尺同上後周市尺開皇萬寶常所造水尺比周一尺一寸八分六釐以唐尺與古玉尺同貞觀中武延秀為太常卿以舊尺開元尺度以十寸為尺尺二寸為大尺五代世短多相應亦無考也惟周王朴所定尺比周一尺二分有奇及宋景表尺比周一尺六分有奇胡瑗樂書秦尺比周一尺

分司馬光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五分上器圖集諸書
有定之制元尺傳聞云二大志無考焉

正音註差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不改鬚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
問君從何處來此賀知章詩也註曰衰字出四支韻殊不
知此詩乃用古韻來字有韻為聲字者若楚辭山鬼篇天
路險難兮獨後來音回字與危為同協皆四支韻之詩也
註者不知反以為灰字韻者差用衰字且吳才老韻補辯
明十灰古通於四支可知矣若今人不知韓文此日足可
惜皆是古韻以為詭用各韻誤矣故才老嘗曰元和聖德
詩與此日足可惜詩俱用一韻

名號甫

漢書高帝紀曰為謁爰盎傳曰上謁顏師古註曰為謁者
書刺自言醫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上謁若今通名
也據此則為謁必今脚色手本而上謁似今之拜帖矣及
見刊誤亦以上謁為投刺予意師古李涪皆以已意註之
蓋謁字之義告也曰也請見也數訓而已况古無文刺惟
書竹簡故陳時虞初尚云未有版刺無客拜謁何得以謁
便可為投刺耶但紫微雜記中載彌衡題名於紙投刺公
侯此則可為投刺之始也圖書古未有別號軒亭之名自
唐李泌端居室始表德用甫字者起自荆公當時附勢者
多效之故有表德甫連甫花書盡帶圈之說然甫字亦

用於字內後人於字之下復用甫字或換寫作父字其
義固通但亦是畫蛇添足之謂云

兩頭蛇

世言有見兩頭蛇者必死自叔微埋後不聞有見之者弘
治間餘杭方萬初過新嶺因倦少憩樹下見蛇兩頭蛇者
長尺餘銳于路左須臾車出兩頭蛇蛇蛇而去竟亦無恙
余聞之往來曾中謂古人之所言果妄耶抑方之所見非
此蛇耶遂考本草白頭蛇蛇止言最毒不云能化蛇及者
兩頭蛇下云大如指一頭無口目兩頭俱能進退食
乃越王弓弦所化又見嶺表志以為嶺外長有之言
進退與本草同愈疑以為果蛇二書所云則見而死

多何又未之聞耶且無蛇蛇之化之說後讀宋張文潛所

著明道雜志方知所以志云黃州有小蛇首尾相類因謂
兩頭蛇余視之其尾端如類首而非也土人言此蛇老蛇
刻所化無甚大者其大者不過如大蛇刻行不類蛇宛轉
甚鈍又謂之山蛇觀此則二書所言皆山蛇也正方之所
見者也但弓弦進退之說乃妄耳若真兩頭蛇自是怪物
或世所無有則見之者必亦怪矣

巾幘冠帽

近世士大夫私居多用巾幘帽以為古雅而貧賤者則以易
辦亦皆戴巾以為可笑不知古者士大夫冠庶人巾也按儀
禮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漢書曰卑賤者所服傳子曰左

賤者服也故曰庖人綠巾士人戴之起於漢末若郭林宗折角中衣紹戰敗幅巾渡河晉輕浮則有接離漉酒之稱矣蔡邕獨斷曰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故王莽頭禿乃施巾時人云王莽禿幘施星是皆包巾故方言覆髮謂之幘也然六經之中止言冠如虞人以皮冠野老以黃冠漢高祖紀曰帝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又有通天進賢方山等稱今人戴冠而不復加以巾人反為襲此尤可笑也但古冠皆如今之獬豸忠靖之流非道士之冠耳若夫帽則上古衣毛帽皮則帽名之始後世雜戴私君服也元則胡人專尚之中國之人多戴大帽大帽亦羗人服也至用絲羅馬尾則又近代之易

牛羊眠東北道主

世人皆知陶侃之母之地乃老人所指牛羊眠處也而不知羊眠者乃章得象母陳氏嘗關建州一城之命其後子孫衣冠相繼世傳曰羊眠處鵲鳴啼章家墳是也又世人止知東道主蓋本鄭人謂秦蓋舍鄭以為東道主之言鄭氏不知有北道主云出光武指耿余曰是我北道主人也鄭氏措語座客此吾南道主人

七修類稿二十七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八

杭仁和即瑛仁寶者述

辯證類

曲語有本

詞話新話王元澤詞曰露晞向曉蕉幙風輕小院閒書翠窗裏寫來驚下亂紅鋪綉倚危墻望高榭海棠帶雨胭脂透更因循過了清明時候捲遊宴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携手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皺憶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調寄倦尋芳慢今曲中蕉幙風柔庭幙畫未海棠帶雨胭脂瘦因循過了清明也等句本諸此

二花蓋夫人

前蜀王建晚年納徐耕二女長為嬪聖賢妃次為順聖淑妃後賢妃生王衍淑妃號花蕊夫人二妃遊燕汚亂亡國後乃隨衍入唐半途遇害後蜀孟昶亦有花蕊夫人乃作宮詞者國亡乃昶昶入宋後為太宗射死亦姓徐或曰昶因雜記又云墓在閩之崇安者乃南唐宮人選入宋宮太祖號為小花蓋子考二人最明若是則有三矣但就便入宋死亦未必發葬閩地恐崇安之墓為訛不知陸公何據也閩地彼時雖屬南唐亦迭受降唐自多事閩復爭於吳越獻表世宗未必王氏宮人民間女子曾為李煜選也

梅雨

碎金集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出梅神樞經又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後逢未出梅人莫適從予意作書者各自以地方配時候而云然耳觀杜少陵詩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為南京則蜀中梅在四月矣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覺晚春此子厚嶺外之作則又知南粵之梅兩三月矣東坡集中詩曰三句過又黃梅兩萬里初來舶趁風又坪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有梅兩點敗人衣服子實亦戲為詩曰千里殊風百里俗也知天地不相同江南五月黃梅點人在魚鹽水滷中是知天地時候自有不同如此

黃鶴樓

堂言李白因崔灝題黃鶴樓詩既工遂有恨不捶碎之說故不再題而去遂題鳳凰臺以擬之今集中又有望黃鶴樓古詩一首意前聞訛矣然細讀之乃是題黃鶴山者樓固因山而得名不應無一句到樓字上此必刊題之訛不然何有崔灝題詩在上頭之句耶又楊齊賢之註但遇黃鶴樓處或註鄂州徽州又曰在邠州不知何也下文復云因山得名又似一失

奪胎換骨

冷齋夜話載山谷曰不易其意而造其說謂之換骨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覺範復引樂天醉貌如霜葉雖

紅不是春至東坡則曰兒童喜未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謂奪胎予以山谷之言自是而覺範引證則非矣蓋東坡總樂天之辭正是換骨如陳無已挽南豐云紅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乃變老杜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皆此類也若安石即事云靜想鳴午乃取唐詩一鳴鳴午寂紅梅云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春即晏元獻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此乃奪胎也山谷之言但加數字尤見明白則覺範亦不錯認如造字上加別字形字上加復字可矣

永樂正德

紀年之號必擇正大光明之字少有疑似即不用也如淳

辨譌卷六

熙之淳先用此純字人有言純字有屯字在傍遂不用也有因時事而用好字眼者如國朝天順之類是也必不可重用古今不易之道若用先朝字眼有故而然如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因思太宗貞觀明皇開元為不可及也故改元為貞元各取一字以法象之至宋孝宗即用以為故事如隆興則取建隆紹興乾道則取乾德至道若永樂乃宋時方臘起事并南唐賊張遇賢年號也而正德亦宋時西夏賊之年號也宋不知當時廷臣更無一人記憶此即劉豫之母謚慈憲宋理宗生母亦謚慈憲之事歟

張司封

錢唐江干張司封廟宋太宗朝進士仁宗景祐中出為兩浙運司名夏字伯起雖官人也正史作兵部郎由前為兵部郎也舊碑作張太常由後嘉祐又有功而贈為太常少卿也宋祠典作工部員外訛也俗呼司封以其有功授司封郎中也其稱謂不同如此按回朝聞見錄云杭州江岸率多薪土潮水衝激不過三歲輒壞夏令作石堤一十二里以防江潮既成抗人德之慶曆中立廟於堤上嘉祐十年又因功贈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併賜其額曰昭貺今廟中之碑作真宗時出為運使治塘天聖間石塘又壞運使田公知府楊公率僚屬祠公堤上功成贈太常官封寧江侯則慶曆年也至大觀改

錢唐江干張司封廟

宋

碑

元封安濟不知何據予意葉紹翁之作四朝錄尚近當時所考必指今廟之文恐亦傳訛且直宗時司封既築何數年之後田公楊公又為築之慨曰石塘復壞於天聖何至慶曆之時方稱有功朝命贈官封爵時之相去又遠矣若夫四朝錄以為作堤十二里碑文曰四千六百四十丈此則量約之數同也但江塘有三十里之遠而二文皆不言所修之處予意必自司封廟地下至慶春門蓋今自候潮門內以北一帶街坊土地皆安濟之廟必當時沿江小民亦各立祠以祀蓋此街原係錢氏之廟慶春以北又為新塘乃國朝之築而錢氏之築想皆通塘之地矣或疑又而中之一改已壞乃為昭貺之再築歟者或修或增不至大壞而

為功之易耳予嘗見杭志祀典於昭貺之下久載碑文因留心以考之故畧言於右

青衣泉考

杭吳山重陽庵有泉曰青衣洞泉臨安志杭州府志皆以為唐開成間道士韓道古遇青衣童子入洞故名按洞宋為靈壽觀之地韓佐曹鑿山為園作為流觴曲水自青衣下注於盤石有二折瀨於閣古堂前即名泉為閣古泉故當時官論能言有初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蓋宋太廟正當泉下之山也又考陸放翁閑古泉記則記中但言泉之甘寒清烈鋪叙地景無青衣之事也又曰泉壁有開成五年道士諸葛鑑元八分書而癸辛雜志載為元年六月南嶽道士邢令錢塘今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俱不言道士韓道古事也作記時寧宗嘉泰參年予意青衣之事必見於嘉泰之後咸淳之前故陸記無而臨安志有也今二志以為開成非矣而洞記以為見於大德丁酉亦非也予又恐韓閣古訛而為韓道古未可知若夫建庵之日必開成年間鑿石之字可證矣但恐名非重陽至大德間始有重陽之名故石壁又有廣微子書大重陽庵字樣今碑記曰韓之建庵無歲月是考之不精矣知有八分題名之石刻故泛云耳惜八分之刻歲久石長今不明白如末後諸葛鑑元書止有元書二字可嘆

集古錄碑字

歐陽公集古錄中載後漢孔君碑及孔德讓碑前碑考云
孔子十九代孫宵至河東太守惜其正當名字處而磨滅
不可知也後碑考云晉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字德
讓歷郡諸曹吏惜名磨滅不知也碑在孔林中予以先聖
宗譜考之十九代孫河東太守名震字元上二十代孫郡
曹吏字德讓名謙也都尉君名宙正孔震之弟不知歐公
當時每碑或者或論皆有下落此何不借孔譜以考之耳
今爲補之不知二碑今尚在孔林否

共工考

嘗讀董子禱雨文中其神共工意共工惡臣舜所流也何
以主水後見淮南子原道篇曰共工與高辛爭帝不勝遂

共工考

八

八

昔於淵註謂共工以霸力行水於義農之間者也杜預曰
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
瑞而律書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兵家有共工水害
顓頊擒之之說又史曰共工作亂振滔洪水以害天下
天弗福厥民弗助女媧氏裁之撫此則因其受水之瑞能
振滔之死即以之爲水神也故後世言之者以爲名在義
農之間是矣非堯典方鳩僝功者乃舜所流耳其裁之者
曰女媧曰高辛曰顓頊不同世遠事微紀之錯也其曰爲
神者豈有天人弗祐以害天下者可祀之耶此董子所以
不絕也

偽墨文納

烏賊魚暴乾俗呼蜆脯其魚腹中之墨可以書紙經年而
自脫跡奸詐之徒或以書券也又龜尿磨墨寫字於木板
可進寸許雖水洗斧削亦不磨滅又納出西域似細艾又
松樹皮上綠末亦名艾納以之和合諸香焚之能聚其烟
青白不散亦奸人假以爲仙者皆以二物給人

張顏書

張旭雖以草書名世予嘗見有郎官石之楷也楷字無出
顏柳柳雖有骨似疎脫少勁拔且書體一例魯公之書予
所見者東方朔像贊與金天王廟題名皆大字也一則在
常一則俊拔小字如千祿帖與麻姑壇記千祿則持重舒
和壇記則遒逸緊密似非一手所出意者傳模鐫刻之精

張顏書

八

八

工拙耳又觀多寶座位等碑則筆意又迥不同把玩久之
筆畫形體雖有粗細大小而帖帖有法愈看愈佳此公之
書百世不可及也始如公之爲人雖所遇不同無一毫之
邪媚正歐公云杜齊之碑雖不書名殆非魯公不能也正
謂是耳

易文別見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李肅遠運命論曰何以正
人曰義易曰履虎尾愬愬終吉呂氏慎大篇曰愬愬履虎
尾終吉

欵乃

欵乃聲也亦作欵本反音收灰隊二韻亦讀作止聲欵按

說文無韻音也乃即俗之通子春秋傳以為難辭王安石謂繼事之辭也而說文亦無韻音今二字連綿讀是轉相相應之聲柳子厚詩云欵一一聲山水綠是也後人因柳集中有註字云一本作欵韻遂即音欵為韻音乃為韻不知彼註自謂別本作欵韻謂欵乃當音韻也黃山谷不加深考從而實之欵乃且是湖中節歌之聲元結有欵乃曲已一錯也其甥洪駒父又辯曰柳子欵韻一聲山水綠而世俗乃分欵乃為二字誤矣親尤為可笑不知此欵字為何字也雖海篇雜字中亦無也又按劉銓文集有湖中露西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閑歌駿迺深峽裏尤次山有湖南欵乃歌則知二字有音無文者特柳子用此二字後人註之毛見增入韻中故數子之意皆同而用字自異是數字不妨並行特用其音意耳韻會已少辯之矣

桂花四出

諸花皆五出蓋土之生物五為成數也嚴桂止四出者秋已屬金西方金之成數又四也故桂金色而四出開於秋也

曹操不復姓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意其富貴之極何不復姓後見一書云當時有以識緯進者云古者絕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官盡言曹也至吏亦言曹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復姓此或實事

綠頭巾

吳人稱人妻有潘者為綠頭巾今樂人朝制以碧綠之巾裝頭意人言擬之此也原唐史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裝碧綠巾以辱之隨所犯之重輕以定日數吳人遂以著此服為耻意今吳人罵人妻有潘行者曰綠頭巾及樂人朝制以碧綠之巾裝頭皆此意從來但又思當時李封何以欲用綠巾及見春秋時有貨妻女求食者謂之娼夫以綠巾裹頭以別貴賤然後從知來以遠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則深於樂人耳

抗石經并考

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燕之觀書扁曰光充石經之閣朱子修白鹿洞書院奏請石經本即此是也元初西瓦楊璉真伽造塔於行宮故址欲取碑石疊塔時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後學為西湖書院碑閣俱廢國朝改為仁和學後洪武末徙仁和學於城隅之貢院而石經亦弄致為歲深零落臨卧草莽間而龜跌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年侍御吳訥為郡收緝凡得百片置之大成殿後兩廡以為不全之器矣然向微申屠公之力此物安知其所耶蓋亦輟耕錄中唐義士之流也惜無所考不能

脩述其人耳又有高宗自製欽堯舜湯武孔顏曾孟贊并
書仍小書七十二賢替李龍眠圖像今與石經並存唯泰
檜之文侍御磨去之矣近於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復移至
杭州府學之廡至於歷代石經漢有蔡邕隸書傳稱六經
止是易書公羊禮記論語說此石在洛陽太學門外魏
有邯鄲淳所書三體石經予意此亦恐訛蓋淳乃漢順帝
時人作曹娥碑時年必二三十矣至魏文帝已百數十年
魏畧載淳為博士恐又一人否則或梁鵠鍾繇等書晉惠
帝時侍中裴頠修學書經刻石皆在洛陽唐貞觀時太宗
命唐元度書九經訓釋是名九經字樣文宗時高重為祭
酒與鄭覃復刻九經皆在長安國學也後蜀孟昶時孫逢

辨書本

人

十

吉等五人書刻七經周易爾雅毛詩尚書禮記春秋左傳於益都宋嘉祐中
楊南仲章友直篆書六經於國學至高宗之刻共八次也
丹鉛論以邑書為第二熹平四年事初刻在靈帝光和六
年予意既無書者姓名年分又倒恐亦非也

相逢盡道休官去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仕路多誦之不知唐
人詩也韋丹寄靈徹詩曰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
如雲已為平子歸林計五老巖前必共閒徹奉酬云年老
身閒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
曾見一人

欄杆

欄杆有三義木之欄杆人人所知若曹植詩曰月落參橫
北斗欄杆欄杆橫斜貌也又長恨歌曰玉容寂寞淚欄杆
欄杆取喻也故韻書有眼眶之訓

歐陽詹

論語陽秋曰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孝又
曰讀其書知其為慈孝寢隆及觀國川名士傳載詹溺太
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既愆期而妓疾革將死
割髮付女奴以授詹詹一見大痛亦卒斷為不孝而續談
亦以為未孝余讀其文集詩有發太原寄所思正其妓矣
至於樂津店絕句有所恨二章是男女之色皆好之者念
其為人素必如韓之言始一時之偏蔽使之然也韓非同
榜相好之故故亦曰今其死矣而非若他人之辭死於何
症何所也孟簡又有惜之之說明矣苟讀其書求其為人
偏於情義之篤者故韓公之言亦不誣

翰墨全書人號

翰墨全書大德間劉應李所編多取近代宋末詩文篇章
之下多書字與號為顯者可知餘無姓名猶不具也因以
所知者或名或字以其世所行首書之於後以便檢閱
羅伯履羅存齋羅此庵羅止之趙紫芝趙鼎
章泉章義若章懶庵徐毅徐山民徐愚叔
徐師川徐山戴石屏戴東臯戴才韓淵泉韓南
澗曾茶山曾梅野王初寮王仲至王廬

辨書本

人

十

書札可全

人主

溪南王教授蘭王腰軒實王從周陳后山一名師道字
 即却之陳簡齊名與義陳野雲字一陳覺民方秋厓字
 北山張芸史字張文潛字張無垢字張商英字
 王浮溪字汪龍溪字黃白石字黃實庵字黃通老字
 轉庵字潘州老字蕭千巖字蕭梅坡字朱滿山字游唐林
 游樂巖游伯莊字尤梁溪字杜小山李梅亭任斯庵
 鄧中縣彭彭盛字劉溪翁字劉伯龍字劉篋字劉龍
 洲字劉後村字劉季孫字劉良佐字孫花翁字孫南
 叟字馬雙溪字袁遜翁字謝無逸字馬古洲字馬碧梧字
 梅和勝字郭定字武允蹈字阮梅峯字林可山字

今書經多錯簡脫文謂非古文也宋三朝志載雍熙中目
 本傳字然入貢云國中有古五經歐陽公日本刀歌云
 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今嚴不許傳中國舉
 世無人識古文歐言未必無據又一統志永樂中沅州御
 史劉有年上儀禮逸經十八篇是儀禮亦未亡也不知當
 時有堂無一人表章傳之今日無一人奏以取之且古人
 求逸書之意耶予問人曰不知豈所載皆非耶

周公謹

元人周密公謹居齊之東作書曰蘇東野語後來仇君葵
 辛街書名葵辛雜識泗水出山東魯縣號泗水潛夫又嘗

居華不注之陽號并陽老人以周子窓前草不除號草窓
 其識號各有意也紀之

劉徐紀錯

剪勝舊聞載劉伯溫乏西湖望有天子氣於吳頭楚尾及
 見張士誠夜登虎丘又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復過濠
 溝郭子興遇

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結納告曰後十年當為天子我當輔
 之拂衣去按劉伯溫行狀誌銘功臣錄則見士誠以下俱
 無也至正十九年天兵纔下處州命孫炎為守炎三請伯
 溫方見然後問道謁

太祖於金陵遂相輔焉後性為母喪一回非見而識之久而

辨義

人主

後仕也舊聞又云徐中山王追及順帝特縱而去之郭濬
 陽有五子亦謬也徐常二帥既定山東會兵臨清則順帝
 已集宮嬪儀行失沁陽三子自載廟碑非讀書多而以耳
 聞者述此野史所以誤人也

夢占

高宗夢傳說武王夢九齡孔子夢奠於兩楹文中子曰至
 人無夢則經傳之言非歟夫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隨
 物而應無因迁也偶夢焉神靈啓之也故無夢者無象人
 因想之夢日所稷之者也周禮有六夢之占漢藝文志七
 畧雜占以夢為大洪容齋曰今妄術如林夢學殆絕非也
 由晉樂廣因想之說興而夢之理明矣夢之理明而不必

於上也故至晉以後絕焉

明皇遊月宮

唐明皇遊月宮異聞錄以爲同申天師唐逸史以爲同羅公遠集異紀以爲同葉法善其中遊事又小不同羅公遠多擲文化銀橋之事集異記載所遊過潞州幽怪錄又爲過廣陵似此諸所不同要非親切之言真實之事好奇者之所爲也或一時宮人傳說之事耳

仙亦不久

予觀仙家之事如丁令威返家而人民已非王質觀棊而伐柯已爛則時刻已過百年矣然人之所以慕神仙者以其能長生久世今須臾過百年若七八十年是過數千年

辨誤卷五

八

八十四

矣則其處世亦若人之光陰也後亦散去與人同亦何貴哉

象膽

舊聞象膽春在前左膊夏在前右膊秋則後之左膊而冬則後之右膊近會仕宦於廣西者云土官嘗殺象享客其膽不應四時四膊也予心疑其豈肉具十二生肖各因其月分而以膽附耶因考埤雅舊說固具又云亦隨月轉在諸肉如正月屬寅在虎肉也則與宦客所言相同此理也傳說爲謬

七修類稿二十八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二十九

杭仁和即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各詩之始

四言古詩如舜典之歌已其始矣今但以三百篇而下論之漢有常孟一篇雖入諸選其辭多諷怨而無優柔不迫之意若晉淵明停雲茂先勵志等作當爲最古者也後惟子厚皇雅章其庶幾乎故子西曰退之不能作也蓋此意模擬太深未免蹈襲風雅多涉理趣又似銘贊文體世道日降文句難古苟非辭意渾融性情流出安能至哉五言古詩源於漢之蘇李流於魏之曹劉乃其冠也汪洋乎兩

詩卷五

八

八

晉靖節最爲高古元嘉以後雖有三謝諸人漸爲鏤刻迨唐陳子昂出一掃陳隋之弊所謂上遏貞觀之微波下決開元之正派直至考亭夫子又得其雅正之純也揚仲弘曰五言詩或興起或賦起或比起須要意深辭溫感慨傷思者貴乎感動人情閑適寫景者貴乎雅淡悠揚如古詩十九首是也嗚呼豈易能哉七言古詩唐詩品彙高漫史詩話皆云雖起於漢武柏梁之作而甯戚南山歌已備其體矣予意商歌後雖七言首二句三言已非古詩之體蓋歌行可以長短句七言古詩恐當一律成文始於漢武無疑也若以商歌爲是則薤露等篇亦可以入矣但選中有一二歌字者不知何也惟品彙最高辭旨雖似古詩而

終贅一歌字者則多入長短句矣故詩法辨體入韓公河之水於七言不知劉復又斷為此楚語也絕句之法揚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摩詰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甚揚言人畧如此而不考梁簡文夜望單鴈則已有七言絕但少耳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句也如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皆對者是絕中四句皆不對者則絕前後各兩句也故唐人稱絕句為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是也周伯弼曰絕句以第三句為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涵蓄無盡此又其法也歌行等作詩林辨體云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繞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可被於管絃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登盤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嘆憤而不怒曰怨離其名各不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大白則多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此又所當知也律詩雖始於唐亦由梁陳以來駢儷之漸不若古體之高遠大抵律詩拘於定體詩至此而古意微矣雖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但至於換句拘體之類又律之變斯為下矣楊仲弘云凡作律詩起處要平直承處要含蓄

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俗字俗意俗語俗韻可謂至妙之言也排律雖始於唐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梁陳之間儷句尤多大抵止於五言七言則絕少矣不當鍊句鍛字大致工巧只要抒情陳意通篇貫徹若老杜贈韋左丞等作前後不對處也有此極其佳者也

中秋不見月

永樂中秋 上方開宴賞月月為雲掩召學士解綈賦詩遂口占風落梅一闕其詞云嫦娥面今夜圓下雲廉不著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

上覽之權甚復命賦長篇又成長短句以進歌曰吾聞廣寒入萬三千修月斧暗處生明缺處補不知七寶何以修合成孤光洞徹乾坤萬萬古三秋正中夜當年佳期不擬嫦娥誤酒杯狼籍燭無輝天上人間隔風雨玉女莫乘鸞仙人休伐樹天柱不可登虹橋在何處帝閨悠悠叫無路吾欲斬蜃蚌磔其鬼坐令天宇絕纖塵世上青霄繁如故黃金為節玉為輅縹緲鸞車爛無數水晶簾外河漢橫冰壺影裏笙歌度雲旗盡下飛玄武青鳥嚙書報王母但期歲歲奉宸遊來看霓裳羽衣舞 上益喜同續飲過夜半月復明朗 上大笑曰子才真可謂奪天手段也蓋既以其天才又歌有坐令天宇絕纖塵等句今集止載後歌而離儷者多也

學詩有成

國朝羅景江右人也自習舉子業至登科不知何謂之詩後考庶吉士學士試以秋官怨默然無以答遍問同考者同考對以韻脚起結聯對如此然後即作一詩云獨倚欄杆強笑歌香肌消瘦怯春羅羞將舊恨題紅葉添得新愁上翠娥雨過玉堦秋色靜月明青瑤夜涼多平生不識春風面天地無情奈老何主試者語之曰爾後必能詩已而果然即此詩有別才亦可知也

詩意同

予嘗見一勢利之人因即瓶花而作一絕云白白紅紅室滿春祇將顏色媚時人不知根蒂綠無幾獨藉瓶花弄神昨讀郭元振集有味雲絕句曰聚散虛空去復還野人閑處倚筇看不知身是無根物蔽月遮星作萬端予意此詩郭亦當時或譏武氏故與瓶花同意耳

各文之始

詔勅制誥皆王言也若書之典謨訓誥誓命之類三代無名秦李斯始議命為制令為詔至漢高祖有太子勅武帝有責揚僕勅誥雖本於湯誥布告令於四方者也與詔同義然聖經不與後世文辭同故辨體取春秋傳文為式今乃告身之誥是也夫四體自唐以後多用四六殊不知制誥雖可而詔勅必須直言皆貴乎典雅溫潤理不可僻而語不可巧也策義有二在漢若治安賢良在宋若臣事民

諸書九

五

政類今之奏疏說文曰謀也問而答之謂之對策則今之科場者是也呂東萊分之為二類是矣辨體載制策而遺對策恐未盡也至於冊立皇后太子晉宋九錫文冊蓋冊策通用古以竹簡書乃用此冊字其文則又上與下之言也表者白也以情旨表白於外漢則散文唐以後用四六矣真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又忌大露文必簡潔精綬也文章緣起曰露布始於賈洪為馬超代曹操子考漢桓時地因數震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註謂不封則是漢時已有其名至魏以後專為軍書本義露於耳目布之四海也若元魏戰捷欲聞於天下乃書帛建于漆竿之上名為露布文心雕龍又曰露板皆因其名而巧於用義耳檄者激也始於張儀為檄楚相辭意則暴彼罪惡揚已威武論天時人事使忠義憤發亦軍書也檄銘頌贊體皆韻語而義各不同檄者規戒之辭如箴之療疾銘者名器自警贊者稱揚贊頌則形容功德皆起於三代惟辭始於漢之班固辨體論之詳矣文則欲其瞻麗宏肆而有雍容起伏之態記者紀也禹貢顧命義固記祖未有名也戴記學記文選又不載焉以非後世文辭同也故以韓柳為祖記其日月人事後略為議論而已與志無遠焉序者次序其事也始於詩書之有序故金石例曰序典籍之所以作也後世贈送讌集等作是也論者議也昭明文選以其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美

惡一日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意恐過爲之
分善乎劉勰曰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註參體
辨史則與贊辭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說者釋也
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祖於夫子說卦許慎說文
盧學士曰說源出自己之意橫說豎說以抑揚詳贖爲上
若陸機文賦以爲說燁燁而譎狂豈知言哉辭之義則近
於說矣而原於唐原者推原也辨者辨析也一則由於易
之原始及終之訓一則由於孟子好辨之答故有是名文
體則皆以退之五原辨諱等作必須理明義精曲折詳盡
有開世教之大者可名之也奏疏之名不一曰上疏曰上
書曰奏劄曰奏狀曰奏議恐其漏泄俱封囊以進故謂之
封事臣告君之辭也祖於伊訓無逸諸篇彈文固目中之
一而其辭則要核實風軌所謂氣流墨中聲動簡外可也
傳則載一人之事創自馬遷體亦不同如遷之作荀孟不
正言而及諸子范曄之傳黃憲無事迹而言語形容此體
之變也至韓作毛穎又變體之變此在作者之筆也行狀
則實紀一人之事爲死者求誌之辭也埋銘墓誌墓表墓
碣皆一類也銘誌則埋於土表碣則樹於外述其世系歲
月名字爵里學行履歷恐陵谷變遷故也然在土者文簡
在外者稍詳表謂有官者碣謂無官者漢晉來有之矣誄
辭哀辭祭文亦一類也皆生者悼惜死者之情隨作者起
義而已誄始於魯哀公之於孔子哀始於張茂先之於潘

武祭文則孟德於橋玄也辭貴親切真實情謚於言可也
若禱神之文則又當爲悔過遷善之語題跋漢晉諸集
載惟唐韓柳有讀其書某文題宋歐曾又有跋語其意不
大相遠故文鑑文類總曰題跋其義不可墮人巢曰其辭
貴乎簡健峭拔跋尤甚於題也辭賦一例古賦辨體辨之
精矣予不贅焉

紅木樺詩

木樺花本草諸書皆言白蕊黃香謝無逸詩曰白雪凝酥
點嫩黃于武陵曰夜揉黃雪作秋光則知晉以來同也小
爾雅又云丹桂者何哉後見四明舊志有大紅樺因與人
言聞吾杭錢塘學中舊曾亦有一本今讀話腹載宋高廟
時象山史本家木樺忽變紅色因獻闕下高廟盡爲扇面
作詩以賜從臣詩云秋入幽巖桂影圓香深露華照林丹
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然誌中又載詩云月
宮移得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煙霄承雨露丹心
一點爲君開觀其辭意又似當時臣下之詠者誌收或訛
又曰自是四方爭傳史本以孫枝接也吾杭或亦當時所
傳顏魯公集有謝人青桂花詩此尤異耳

鐵膽金甲

山房隨筆載陸秀夫挽張世傑詩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
雲中金甲神惜其全篇不傳又註二句故實云爲焚張之
屍其膽如斗而不化須臾雲中見金甲神人曰我關係不

小身後出必恢復也殊不思陸死於張之先也不知此何詩也妄載如此

妾薄命

元豐間會稽薦后山有道德史才乞自布衣召入史館命未下而魯卒后山感其知已不願出他人門下作妾薄命二首以自擬其一曰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忍看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其二曰葉落風不起山深花自紅捐世不待老惠安無其終一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寬妾身無所容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篇曲盡相知不倍之義形於言外誠騷雅意也故詩話中多以二詩為首唱予竊以前之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後之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恐四句不足盡相知之義耶較掛劍之情者何如耶既曰相知又何必計其知否此於理或少有倍耶抑止因薦舉而其言如此耶果后山之詩性東坡黃山谷可知之耶

山農刺時

王冕字元章號山農元末人也身長多髯少明經不偶即焚書讀古兵法戴高帽披綠蓑着長齒展擊木劍行歌於市人以爲狂士之負材氣者爭與之遊嘗遊京城名貴側自平生嗜畫梅畫成未嘗無詩也有詩云我家洗硯池頭

梅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或以是詩刺時欲執之一夕遁後太祖物色得見因與相飯蔬羹山農且談且食上喜曰可與共大事授諮議參軍一夕暴卒應制作絕云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生塵胡兒凍死長城下始信江南別有春今竹齋集中未刻昨見蕭卷禪師復見心題其梅花一歌亦奇特也因舉其緊同錄歌云會稽王冕高頰頰愛梅自號梅花仙家來寫遍羅浮雪千樹脫巾大叫成花顛有時百金買東山有時一壺獨酌西湖船暮校梅花譜朝誦梅花篇水邊落見孤韻恍然悟得華光禪我昔識公蓬萊古城下昨蒙草閣秋蕭蕭短衣迎客懶梳頭只把梅花索而償不數揚

浦之每評湯叔雅筆精妙奪造化神坐使良工盡驚詫平生放浪禮法疎開口每欲談孫吳一時騎牛入燕市真目恠殺黃髯騎地老天荒公已死留得清名傳畫史南宮侍郎鐵石腸愛公梅花入骨髓示我萬王圖繁花爛無比香度禹陵風影落鏡湖水開圖看花良可吁咸平樹老無遺株詩魂有此招不返高風誰起孤山逋接復見心亦元臣名來復字見心入國朝畏法而斃其首觀此歌則知其宵突矣

口占三詩

餘杭符楫弘治間貢士也未第時拿舟下杭城過土家之灘而亂其菱舟被留焉然家聞爲秀才則曰請作詩行

口占云備是餘杭秀才家間有事出鄉來撐船維子無識總是豪難忒佔開笑而什之舊又聞汝水有放生池官府禁人採捕有士子垂釣於中爲邏者送之有司意非士人欲試之釣者口占曰收却長竿捲却絲手携筭笠賦新詩如今刺史清過水不是漁人下釣時釋之又唐李涉過九江遇盜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蒙首云若是李涉久聞詩名願一篇足矣涉口占春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相聞他時不用多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然三事一意而詩之高下特不同耳

非荆公詩

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

生真偽有誰知諸書引者皆以爲荆公之詩臨川集不載不知何人者也以格律論之亦必宋人耳

改子陵起句韻

宋人題嚴子陵詩曰一着羊裘便有心羊裘豈是釣魚人當時只着蓑衣去江水茫茫何處尋鐮冠徐延之伯齡以人字爲非韻改作一着羊裘用意深羊裘豈是釣魚心然韻雖不錯用意終不似前

悼內詩

吾杭肅愍于公悼夫人董氏詩十一首其第二首頗佳詩云世緣清愛總成空二十餘年一夢中疏廣未能辭漢主孟光先已棄梁鴻燈昏羅幙通霄雨花謝雕闌暮地風欲

死音容在何處九原無路辨西東崑山張和字節之天順間官浙江憲副時寵妾新亡亦有悼詩云桃葉歌殘思不勝西風吹淚結紅冰樂天老去風流減子野歸來感慨增花逐水流春不管雨隨雲散事難憑夜來書館寒威重誰送薰香半臂綾後詩尤勝於前二作皆膾炙於世錄之

蜀僧漁翁詩

賈似道當國時一日居湖山有蜀僧徘徊其側賈問汝何爲也對曰詩僧賈見湖中漁翁遂命咏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爲韻僧應口曰簍裏無魚少酒錢酒家門外熱漁船幾回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此詩草木子之所紀惜不原其意以申之予故復錄以足其意也僧敢徘徊賈側

是蓋隱於僧而有爲爲之者作詩非謫乎第一句是言朝廷乏人二句是擬已可用三四句是欲仕而又恐蒙蔽不知耳今直述其辭而不言其蘊藉之意亦何賸矣人口然其書亦多好詩惜事爲國忌者不刻

謝李咏蝶

謝無逸有咏蝶詩云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又云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無處尋可爲形容蝴蝶盡矣遂稱爲謝蝴蝶句後李商隱竊其義而變之曰釵花雖有白柳絮可能溫句雖工而不妙矣此可謂絕唱之後不當再道李豈不能煉句者哉

詩不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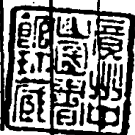
昔人云山林之詩與世間者不同以其素習而出言自類也故有粉牆人看之論耳樂天言貴酒色可為至矣而人品天資又非尋常之士詩有塵土常滿甕錢帛少盈囊侍衣甚多綾裏愁不出房宜可笑也意此告予之事而予未嘗行也何耶

二高詩誤

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此詩見高適集中唐詩紀事又入於高力士下人以力士無集因一高字誤入殊不知力士曾敗承州五溪其地也境假柯古叙力士事謚亦有詠蘇之作高適但往還於山嶽

畫卷

川未嘗至湖湘間此必力士之詩無疑達夫集中收者反為高字傳訛也且適集斤作薺尤非題既咏薺又可復云但力士集中終作都此或適集終字尚是也



七修類稿卷之三十

詩文類

古人名切對

語掾一字師蕭趙才白雲子張良公黃石公張良公東方朔公輸子威公安清白吏楊田舍翁公輸子魯寧龍李克兩脚依楊再關西夫子楊江左青錢學士張白鐵侍郎山中宰相陶弘江上丈人唐子風流宰相謝安將軍謝安四明狂客謝安三紅秀才謝安

畫像贊

楊誠齋贊張功父像云香火齋板伊蒲文物一何佛也襟

帶詩書步武瓊瑤又何儒也門有珠履生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米如雪食稠碎月魄又何窮詩客也約齋子方內歟方外歟風流歟窮愁歟老夫不知君其問諸白鷗子觀此贊似東坡贊王定國之作按功父名鑑號約齋循王諸孫也有吏才能詩嘗植梅花三百餘本構堂於中扁曰王照余嘗見玉照堂梅品一則

佛頂菊

元人謝伯理居松之泖湖富而好禮備光祿亭為宴樂之所九日會友於其間有園丁以佛頂菊花方開獻之遂開求詩衆為賦之時錢笛道人楊撫夫在座走筆云蓮社淵明手自栽頭顱終不惹塵埃東鄰若為摩挲看西域親曾

受記來妙色盡從枝上發慧香且奔腦門開明年九月里
陽節再托摩耶聖母胎座客顧仲瑛奉觴稱曰先生之作
誠可謂虎穴得子矣以今觀之恐亦句句字字未必盡當
況格律亦自卑耶

景隆八發

少同王蔭伯讀書景隆父之閨事命名王述其義遂名景
隆八發蓋以可發笑者八事耳然其辭隨義抑揚譏誚道
士以為戲謔之音以發其懽愉憤歎之志客過而笑曰君
子遊心如是哉有勃然色變者曰果王者無戲言乎王因
告其虛車無庸覆瓿將來予病時文而假之鳴豈知召譽
起怒文之害也歟當投之水火予則曰彼哉笑之者也癡

詩文卷十

人子

人前不得說夢其怒之者乎所謂不笑則罵之是矣且故
生七發以無為有君之八發假有成無是皆註云思於筆
端闢才華於漢藻所謂文者也又棄之耶去年過姑蘇與
都南濠論賓戲等文因誦以質以告其客尤之情都曰其
諸作之苗裔乎其騷人發憤之言乎其子雲譎恠之意乎
復謂曰文雖近狎義則通微毛穎初成裴賈公亦以為不
可以文為戲文之妙者也為我寄王子又曰事因戲擊名
以文傳景隆道士之幸也安知不猶佛印之傳哉時道士
聞之請予述其顛末并錄八發為珠庭勸遂書 無拘殿
賦黃冠不淨寶殿無拘倦三清之幽境為百戲之所都藏
闌探帖打馬投壺博錢者錯處抹牌者同區棍竿不允拳

方無補或歌或舞或笑或呼或笑踞於前檻或尸寢於後
厨斯則平日之所為也若大朱夏司權澤暑常塗招搖市
井和以芻沽抱長席而至止泛短水之醞醕爾乃以瓦為
枕以棺為鋪逍遙乎風涼從容乎日晡忽聞嘯於梁上弄
傀儡於東隅者也至於萬物告成三冬來輪無門不掩有
墻可踰官府為堆塩之所隣舍為過米之衢噫嘻嗚
呼名雖蕭散實則污瀦蓋無傷於道士空見笑於吾儒
大笑堂記老子曰不笑不足以為道韓子曰小笑之則小
悅大笑之則大悅蓋莫貴於笑亦莫貴於大笑矣有道士
居景隆人好譴之構室焉高而不刺密而不狹輕而不露
以于賓客故又謂之堂然至其堂者莫不有笑焉噫其本

詩文卷十

人子

則破悶飲其酒則解醒對其食則噴案他日有客持觴過
從戶而祝之把酒其辭余曰此所謂樂然後笑者也眾以
為笑酒酣而管之罵曰狗道士余曰以竹鞭大真可謂
笑矣眾乃大笑遂為之記 銷鉛井銘銀廣之傍也資以
用故 米樹之下以食故也 有井焉井之西隙地丈餘可
客三五道士嘗具飲洗番鉛之錢也列奇室之盤也
果則蘇州之核也 蔬則提橋之笋也 客有善為酒戲
者飲一杯則下其球井中以為樂郡治西湖為杭民之勝
賞故錢帛咸於湖費焉因號曰銷金鍋余謂茲井曰銷鉛
可也後銘之曰井之泉清且涼井上之客迂且狂嗚呼釀
井之水兮其母長 叱石壇誌叱石壇者牧羊之易也景

隆之觀有廣除焉隆然而高坦然而夷承殿之趾若壇之形道至好殖羊牛之性羣於其地走而若愛之聚而若殿之飽焉而卧以嬉壯者魁而澤磨者瘠而癯乳者小而圓老者昂而峭危者俯而伏望之鬱鬱然白石之奇塊也叱而起則羊焉道士初平之流也故擬而名之他日客至其廬見其焚焉曰美耶羊耶而獨口是落耶道士曰是石也客曰汝石叱不休必聞於冥道且鎔鐵灌汝腸腸其爛矣寧石羨乎道士懼明日石盡徙壇復如故云 轉身路離景隆之路法盤谷窈而深兮往而復如行羊腸在平陸繞紆紆穿九曲長蛇深蟄寒蛟縮欲走嗟如縛在足規行矩步如有束乍向東趨又朝北一身宛轉回顧多番使頭

孤山以梅為妻以鶴為子道士棲於景隆以酒為妻以狗為子故其清煩滌妄能守其教者凡以酒也是酒在吾儒則為狂藥在道士乃長進藥也名其爐曰煉藥爐斯為稱情粹白其寒不冰其炎不爭其高不亢其滿不盈消磨火性出入風情遠而廟之若仙翁之丹竈迥而察之乃障愁之長城青樓珠箔能蔽於天際琅函玉笈能守乎至誠不知者以為陷人之地知者以為葬道士之坑也歟 方便樹頌宮中塗廁苦而難入荒穢不治惟民所止何陋如之如惡惡具天乃降祥惟隲有桑方便之路黃絹幼婦繞樹三匝或得其桶矢聲鏗鏗聲在樹間苟求其故不見其處右九文惟序余成餘皆王作也王名一槐今為真外

云

古今詩同

予一日江干被雨暮歸適值潮至塘路峻崎嶇上得四句云暮色連江色潮聲雜雨聲行人歸思急辛苦問前程昨讀唐詩紀事比丘尼海印有舟夜云水色連天色風聲雜浪聲旅人歸思苦漁叟夢魂驚棹雲先到移舟月逐行續吟詩句罷猶見遠山橫豈知前三句皆同文可謂預先偷也

韜光禪師

韜光禪師莫詳族里唐穆宗時結茅於杭州靈隱寺西峯與鳥巢布衣為友刺史白居易重其道嘗具饌飯之以詩

邀云白屋炊香飯，爐不入家。瀝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
青芥除黃葉，紅蓂帶紫芽。命師來伴喫，齋罷一甌茶。師各
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枕，石眠不辭栽。松陪玉勒
惟能飲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
市不堪飛錫到，恐驚鶯轉盡樓前。其高致如此，至今恭以
師名求樂初，挫谿張輅遊菴一絕云：躡喬攬蘿上翠微，綠
雲深處扣柴扉。老僧解誦香山句，驚落松花滿客衣。詩今
猶在也。

趙基嚴臺詩

宋趙清獻公之墓在衢州城東，常有人題詩於地之驛曰：
千夫荷擔出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

詩卷三十

八下

從清獻墓前過，漢嚴子陵釣臺在富陽江之涯，有過臺而
求者曰：君爲利名隱，我爲利名來。差見先生面，黃昏過釣
臺。子以乘扁舟者，過清獻之墓，必不愧用膏血者。又不可
語以扁舟此詩，不免意圓語病。若自知爲利名而夜過釣
臺，則尚德之心深矣。

題昭君

予嘗擬爲昭君辭，帝語云：愛妾一身執，若惜取沙場萬骨
哉。妾聞昔殷高宗以圖得傳說，而中興今陛下以圖得妾
而外靖爲妾之計，得自擬於古賢臣，自以意亦少可。後誦
高季迪明妃詞云：妾語還憑歸使傳，妾身沒虜不須憐。願
君莫殺毛延壽，留畫南巖夢裏賢。可謂閉門造車出門合

轍

角妓坐化

角妓郭妙端，色藝絕人，名出教坊右。風流之士咸修飾以
求狎，晚年色衰，遂慕閑寂，及死，佯爲坐化。有作詩以挽之
者，云：歌舞風流世所傳，老來圓寂竟端然。超昇已出康平
巷，解脫還登般若船。具足神通由此日，廣修方便在當年。
莫言柳翠煙衣事，功德誰分孰後先。傳播一時。

詩能叙實

聶大年先生讀楊庶夫詩集，有云：文章五采鳳凰雛，酒債
詩豪膽氣龍。白髮草玄楊子宅，紅粧檀板謝家湖。金鈎臺
遠，天星墜鐵笛聲寒。海月孤知爾有靈，還不死滄桑更變。

詩卷三十

八下

問麻姑蓋廬夫，母夢金鈎入懷而生。別號鐵笛道人。晚年
避亂淞江之泖湖，謝伯理家。蓄四妾，名草枝、柳枝、桃枝、杏
花。皆善音樂，每乘畫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競相迎致，大
年之作極臻其妙，善能用事而叙其實。今集中無也。

子宿詩識

吾友吳維新，名正德，丁丑進士，初任臨淮知縣，同年給事
中汪應軫子宿送行詩曰：青年縣尹延陵子，掛劍豐城牛
斗間。單馬風塵今日始，乾坤身世幾人閒。家分吳越一江
水，官隔淮河萬里山。歌罷驪駒人已遠，夕陽芳草對愁顏。
不數月汪貶知泗州，果然官止隔於淮，河豈非識乎。

張翰詩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罔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里坊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歸宋王贊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烟深恨有餘因想李應當日事歸來未必為尊鱸贊之言謂翰度時不可有為故飄然遠去實非為鱸也至東坡三賢贊則曰浮世功名食與眠李薦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為尊鱸也自賢其說又高一著矣然又嘗見蟬精雋載一詩云黃大東門事已非華亭鶴淚漫思歸直須死後方回首誰肯生前便拂衣此日區區求適志他年往往見知幾不須更說尊鱸美但在淞江水亦肥惜不知姓氏此過二詩而兼得之矣

月中桂

淞江管訥字時敏末樂中官楚府長史詠月中桂詩云上界誰將此樹栽廣寒高處古香來根從天地分時種花在山河影裏開玉兔守株依舊闕青鸞嚙子下瑤臺不知斫盡吳剛斧天上浮雲幾變迴菊莊以為此詩雖若可觀不免犯重起既云栽又云根從天地分時種當改根為枝穩為長易此二字殊覺辭理予又以爲上界與天上亦覺重也

上元詩

魯南豐有錢塘上元夜祥符寺燕席詩云月明知

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又云金鞍馳騁屬兒曹夜半喧闐意氣豪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衆星高風吹玉漏穿花急人倚朱欄送目勞自笑低心逐年少祇尋前事愁霜毫僧惠洪贊範亦有京師上元詩云及時膏雨已闌珊黃道春泥曉未乾白面郎敲金鐙過紅粧人揭綉簾看管絃沸月喧和氣燈火燒空奪夜寒咫尺鳳樓開雉扇王皇仙仗紫雲端按覺範江西筠州人姓彭氏嘗妄誕著其叔彭淵才之說以為曾子固不能詩學者不察隨聲附和今以三詩較之高下固已殊矣且覺範首聯為僧而有此言無耻甚矣

較之唐僧但願我生四掌擎著雙裙之說此尤可責宜其坐罪還俗也殊不知南豐文名重於詩名固為之掩耳猶張子野賀方回以長短句馳名之故且如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衆星高又曰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夫豈不能詩者乎人倚朱欄送目勞併上句看乃見其妙謂遊冶屬意者不勝其注想而恨夫夜之短也惜其詩雖工巧格律卑弱此論方唐谷亦略言之惜未詳言如此明白也

歸去來辭

朱文公云歸去一篇其詞義夷曠蕭散雖托楚聲而無沈怨切蹙之病實用賦義而中亦無此千古之確論矣

曰云歸去來兮中又云歸去來兮了無端緒疑為二篇

此文公或一時未盡有破也李格非所謂沛然肺腑中流

出彼何較其端緒首尾者耶余細觀之亦有端緒共有五

段每段換韻自然絕古人不覺之所謂擬洞庭鈞天而不

澹霓裳羽衣而不綺者也今逐段錄出註之於左歸去來

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

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

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

之熹微此第一句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

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此第二句

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

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此第三句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滄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

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

西疇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

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此第四句

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

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此第五句

八句五十六言

哭文丞相詩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附得之義似漢王封蔭日忠

如蜀將斬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草木知只恐

史官編不盡老天何淚寫新詩此作臉炙人口久矣但文

山集輟耕錄作徐世隆史鑑與風化錄作王磐然一人

皆元學士無文集可查國史傳中又不載也

除夕元旦詞

庠彥沈明德宣嘗賦吾杭除夕元旦蝶戀花二詞道盡

人以下之家之風俗誠足解頤錄以遺好事者除夕云

鼓兒童聲聒耳傍早開門掛起新簾子炮仗滿街驚

松柴燒在烏盆裏寫就神茶并醬墨細馬送神多着同興

紙分歲酒闌扶醉起闔門一夜齊歡喜元旦云接得龜神

天未曉炮仗喧喧難開門早新楷鍾馗先掛了大紅春帖

銷金好爐燒茶木香繚繞黃紙神牌上寫天尊號燒得紙

灰都不掃斜日半街人醉倒

秦黃詩識

秦觀字少游號太虛淮之高郵人與蘇黃齊名嘗於夢中

作好事近一詞云山露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

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大矯掛晴碧醉卧古

藤陰下香不知南北其後以事謫藤州竟死於藤此詞其

詞子少游同時有賀鑄字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悼之云凌

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樓花
院綺窗珠戶惟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衡阜暮彩筆空題斷
腸句試問閑愁知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山谷有詩云少游醉卧石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道江
南斷腸句祇今惟有賀方回秦詞世人少知予嘗親見其
墨跡後有近代劉菊莊題云名並蘇黃學更優一詞遺墨
至今留無人喚醒藤州夢非水淮山總是愁亦不勝其感
慨因憶賀黃二作併書之以見少游固竟沒於貶所而山
谷厄於成樓之死尤艱哉嗚呼咏詩之日孰知又為少游
之後省耶

菊莊警句

吾鄉劉泰字士亨號菊莊詩集一時有菊莊集行於世亦
未見其工也嘗聞一絕可謂警拔持拈出之題秋鶯云紫
陌曾聽駐馬蹄王孫金彈杏花西秋聲不似春聲好莫戀
斜陽儘意啼盡識不知止者又作秋茹詩有云傍花依花
紫實圓天生佳味壓肥鮮如何秋晚無人採老在涼風白
露邊時無知已者

七修類稿卷之三十一

杭仁和郎英仁寶著述

詩文類

和靖墓

宋林處士和靖隱居吾杭西湖之孤山以梅為妻以鶴為
子朝廷錫以粟帛古今高其梅詩清高莫比者也近時宦
遊於杭者或妾或女死者即葬其地取其山名近且秀焉
故繫繫於林墓之先後有士人題壁云太乙宮前處士家
此宋之西宮于今換作官人斜想因孤嶼人清絕故使桃花
犯命耶

語意相類

輟耕錄有詩云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
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又嘗聞詩有云中不平不
生強盜強盜總生不可除一盜既除群盜起功臣皆盜
根株二詩語意相類後義允佳但前首第三句即第二句
意予欲易為不平原是難平者後首第二句背理予欲易
強盜總生大盜俱廢幾尤覺精采

黃鶴樓詩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
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
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此崔顥咏黃鶴樓之詩也
舊云李太白讀此不敢升題故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

題詩在上頭之說遂過鳳凰臺而成詩云鳳凰臺上鳳凰
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
安不見使人愁人謂格律氣勢未易甲乙誠哉斯言予又
以李題鸚鵡洲之詩其格律模擬殆猶過之惜第二聯無
少弱耳詩云鸚鵡東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
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煙開蘭葉香風暖岸夾桃花
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予嘗又論諸
詩古人不以鉅釘為工如鸚鵡洲對漢陽樹白鷺洲對青
天外超然不為律縛此氣昌而有餘意也

詩太露情

白樂天寄李郎中一絕云往年江外拋桃葉近歲樓中別
柳枝寂寞春來一盃酒此情惟有李君知註云桃葉陳結
之柳枝樊素二愛妓也夫以李郎中與二妓同道且言知
已李何如人耶

吳東昇

吳東昇杭百夫長也頗善辭翰年八十臨終作詩曰囑付
兒孫送我終衣衾棺柩莫豐隆停喪止可經旬外出殯須
行徑路中念我行藏無大過請僧超度有何功掘坑埋了
平生願休信山家吉與凶武弁有此可謂難得矣乃杭前
衛人

秦少游女

宋靖康間有女子為金虜所俘自稱秦學士女道中題詩
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無放我情讀者悽然曾有擬
作秦女行者今併人文忘之又甚悽然

一笑居士

浙省負外郎張光弼名昱蘆陵人元末政壞遂棄官不仕
以詩酒自適號一笑居士有春日詩云一陣東風一陣寒
芭蕉長過石欄杆只消幾度青鵲醉看春光到牡丹蓋
寓時事也今集中亦無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
負外墓足矣後米如其言海昌胡虛白作詩以弔云二仙
坊裏張負外頭白相逢只論詩今日過門君不見小樓春
雨燕歸遲西子湖頭碧草春天留山水莖詩人老道泉下
應相見為說梅花驛得真二仙坊在杭之壽安坊西即今
之花市也

徐伯齡

徐伯齡字延之號籜冠子錢塘人也性穎敏每書一目終
身但疎蕩不拘小節對客每踈足蓬頭夏月非惟袒裼裸
袒而內衣亦不繫也故夫慕名而來者一見後即倦與往
還然其博學高志又嘗敬焉平生精於音律尤善琴所著
有大音正譜十卷醉桃佳趣二十卷香臺集註三卷彈指
偈二十卷舊雨堂稿若干卷張天錫曾為作傳膾炙人口
今無後矣予有手書容膝齋一銘亦得歲規之休惜為好
事者取去今尚能記其辭銘曰粵惟文命土階帝庭

受辛瑣夢摘星斯室斗許僅容膝既非藻稅庸使丹極
形無勞役耳無哇聲心遠境靜氣和神寧目對皇墳願
德馨噫金谷平泉匪吾之行廣厦萬間付之公卿慎訪終
始敢識斯銘

初鵲聯詩

余幼時得抄本初鵲聯句因沒前後不知其名乃云范文
正公仲淹在海陵時與歐靜滕宗諤初鵲聯句皆屬對森
嚴造語雅健當時已為難得寶元二年石曼卿與滕集於
闕下始得其備乃用唐楷法書以附九華書堂厥後代為
名人題跋近讀歐文忠公外集內載此詩乃知歐非歐靜
也參之范集又無意或范集失收耳蓋滕乃范之相好同

年二本俱曰休海愛卿真宗時已死何謂寶元年書是類

歐靜則訛也况詩比舊為多故特錄於彙而註於下句下

人名一二不同姑仍舊耳初鵲聯句曰聖人制神兵以定天

下厄范生尤餐靈機千將構雄績歐棠蒼天地開鏡冶陰

陽關滕南帝輸火精西皇降金液歐炎炎昆崗焚歐本滴

落就三尺直淬靈溪橫磨太山歐本歐本雄雌威並

立晝夜光相射范提携風雲生指顧煙塵寂滕堅剛正人

心耿介志士跡歐初疑成又鼎臚世所適滕又若引共

刀犀象謂本無隔滕歐本無世所適滕又若引共

概截波虬尾滑脫浪鯨牙且頑冰挂斷崖歐皎月垂

星斗躔歐夜匝龍蛇歐飛龍本宅歐鮮酣霰雪回彈俊球

琳瑯歐鮮歐響水光膩刮湘江歐木歐色青蛟渴雨瘦素

鹿蟠霜瘠歐清音鏘以鳴寒姿堅且澤范鬼類喪影觀倭

黨摧肝腸歐一旦會神武四海屠兇逆周王奉天討商郊

千里赤楚子揚軍聲秦歐師萬首白范祥輝貫吳越

殺氣橫易歐為君斬巨鰲四極可指畫為君火長雲三

辰乃歐煥赫范無使化猿翁奪我為幻惑無使暴虎人

出我衆雙敵尊嚴漢冠歐非本是左右舜干戚歐功成

不可留延平空霹靂范鶴聯句曰上清歐本降靈氣鍾

此千年禽范幽閒靖節性孤高伯夷心歐岳湛有仙姿

韶無俗音范目流泉客珠超重羽人吟騰毛滋月華溪頂

粹霞光深歐騰漢雪千仞歐作照溪霜半尋范纖吟研青

終就擒歐本止曰驚驚為初得免貪 頡頏 清霄垠飄飄滄
海濤此二句無乘軒乃一芥字龍仍萬金 片雲伴遙影
冥越煙本無乘軒乃一芥字龍仍萬金 送迎嚮亭亭出霜砧蓬瀛忽往來桑田
成古今歐本下虞舜八份 庭鼓舞薰風琴范二篇共六

任句人先道

子友虞子元良 質美年少志學有過人處雖補弟子真
不屑於時義也予契且敬每有作輒過商議或為易數字
則首肯焉多即揮去曰非已作也可盜名乎一日次韻題
人之扇有聯云尾樽頻泛綠銀燭短燒紅予嘆賞久之既
而觀因話錄有三紅秀才應子和詩曰兩岸夕陽紅風過
落花紅蠟炬短燒紅遂驚且笑始知所謂好句人先得達
者所見畧同也

牡丹詩

牡丹色奪眾花譜以為花王也吟咏必須天香國色四字
唐人用之已多後人不復再用不知非四字不能稱此花
也吾友金茂之珊 苦吟學杜常有二聯云色疑傾國罕香
憶自天來又云信知國內直無色浪說天邊別有香可謂
善用四字者也如元夕詩必須用風聲撼山方稱王禹玉
應制詩以諸人皆用而已則曰雙鳳雲中扶輦下六盤海
上駕山來此為絕唱金亦效此之變化也

切瑩

余與王公伯一槐同窓最久少時同出迎送每途間必得
自然一對以較勝負今皆忘之尚記一二如里仁坊鄉義
巷三义路十字街火燒榛風縹緲栗茨街子午谷一德格
天五經掃地夏雨分牛脊秋風貫驢耳死人頭邊有活鬼
強將手下無弱兵臨叩道士鴻都客錦里先生烏角巾屋
簷下天燈樓板上地鋪可謂天生切對也

五步詩

史育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予建七步臣五步之內
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口而出除夜云
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迴氣色
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上稱賞接
左監門衛將軍詩話皆以為王涯者殊失考索也予嘗又
思此詩亦如柳公權應詔詣邊城賜衣適時之作無復倖
思文宗遂有子建七步爾乃三焉之說恐三步五步之時
句亦未能盡耶

洪遂初

洪春字遂初正統間府學茂才也有詩名題韓信云若使
英雄早見機奇謀肯立漢邦基囊沙破敵功雖大驍足封
齊事已非既已無心從蒯徹何緣執手教陳稀未央宮裏
當時事千載令人淚濕衣一日接寄使戲嘲同舍二絕云
不是青雲不致身自嗟無字久因循七年米帳今朝落
得歸巾傳吏巾同舍怒而使再有詩不告師長也又云落

得儒巾博吏巾只緣造物不由人兩窓昨夜成癡夢彷彿
詩魂到八閩衆開笑而散且小省其意以爲心病也既三
日多使謁先聖首命說書宋以不合黜爲福建省掾既至
左相集諸曹散務技遂初賦詩曰五月閩南荔子丹摘來
宜薦水晶盤色欺鶴頂霞新染光奪龍精露未乾曾得漢
皇陪上苑又隨星騎貢長安紫微垣底分嘗慶頗覺聖衆
溢蔭寒左相爲之嘆賞留以教諸公子既而期滿赴
京襄城聞之亦請作西賓甚相得也幾欲奏倂教職一日
偶至書院中見案上一帙觀之乃春畫也每幅有洪詩多
淫言狎語遂爲逐客抗庫入國初無詩人而遂初爲首
唱有王公集行世前詩俱無也

詞非歐陽作

王銍默記歐陽文忠公私通甥女事爲此降官事亦詳
矣而錢氏私誌又述其自作之詞曰江南柳葉小未成陰
人爲絲輕那忍折驚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
閑抱琵琶尋堂上簾纖堂下走恁時已留心何况到如今
蓋甥女依公時方七歲故也予意公因甥女無依領回方
七歲公何便有此心况此詞後一扣全似他人之說公者
但事之有無未可與辨詞非公爲決然也或者錢世昭因
公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抵之如落第士子作醉蓬萊以
嘲公也請著理推

詩文似

舊云韓詩以文杜文似詩予謂韋應物律詩似古劉長卿
古詩似律予瞻詩如詩少游詩如詞固一病也然亦因性
所便習而使之耳

陳脩

世傳梁顗八十登第洪容齋隨筆辯明其生年致仕之歲
甚爲明白謝表之聯好事者爲之也鶴林王露大與氏族
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名陳脩唱名時高宗問年幾何對
曰七十三矣問有幾子對曰未娶遂詔官人施氏嫁之時
人戲曰新人若問即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此則可謂真
少太公之七年矣清暇錄又謂詹義登科後解朝日讀盡
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逢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

詩文似

前二十三清波雜誌又以謂閩人韓南未知孰是

九憎詩

宋時詩僧最多如祕演惟儼參寥善權輩皆與歐蘇秦黃
石曼卿友善故名重一時又有九僧者同出一時歐陽公
嘗慕之云集已亡溫公詩話止載其名考其詩皆學賈島
周賀故談釋子者以九人爲倡流奎律髓中多載其詩今
皆擇詩一首并地以補其集以見九僧之名也劍南希畫
送可倫赴廣西轉運使君見招云別語畏殘漏心懸瘴
海邊回期無定日去路極遙天苦霧沉山郭寒沙漲隱田
幾消尋使府清語廢閑眠金華保遲早秋閑寄宇昭云窓
虛花簾明微覺早涼生深院無人語長松滴雨聲詩來擇

外得愁入靜中平遠念西林下相思合慰情南越文兆宿
西山精舍云西山乘宿興靜寂寂家心一徑杉松老三更
雨雪深草堂僧語息雲閣磬聲沉未遂長棲此雙峯曉待
尋天台行肇却居吟云靜室無抵倦幽光墜露多徑寒杉
影轉曉曉雪聲過茗味淡泉合鑑香竹霜和遙懷起深夕
舊寺隔滄波貴城惟鳳吊長禪師云霜鍾侵漏急相吊晚
悲濃海客傳遺偈林僧病容漱泉流落葉定口集鳴蛩
回首雲門望殘陽下遠峯淮南忠崇訪揚雲卿淮上別墅
云地近得頻到相講向野亭河分岡勢斷春久燒痕青望
久人收釣吟餘鶴振翎不愁歸路曉明月上前汀江南岸
昭幽居即事云掃苔人迹外漸老喜深藏路僻開行遠春
晴畫睡長餘花留暮蝶幽草懸殘湯靜日空林下孤禪念
石霜峨眉懷古寺居寄簡長云雪苑東山寺山深少往還
紅塵無夢想白日自安閑杖履皆痕上香燈樹影間何須
更飛錫歸隱沃洲山沃洲簡長遂僧南歸云漸老念卿國
先歸獨羨君吳山全接漢江樹半截雲振錫林煙斷添瓶
澗月分重樓上方定孤枕雪中聞

梅竹
川北風吹倒人乾坤無地不生塵胡兒凍死長城下始
信江南別有春我家說現池邊水朵朵開來點墨痕不
要
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右二詩世傳為王元章作

也故予於其傳亦載後紀然考竹閣集又無後得止庵周
太參抄本一書前乃

太祖之作後乃刻伯溫之作一時事也蓋伯溫西

太祖有疑而召至時正梅開於雪

太祖前作固有意焉而劉之詩尤明白其心事於是

君臣相好如故也

賓月堂詩

人生自是人間月客亦天邊寄此身彼此虛空無着處誰
歟是主復誰賓此詩乃元人梁隆吉者而同時許獻臣集
中亦有之此必二人友善一時不知何人誤爲後人因而

詩卷三

誤刊也如春水蒲泗澤一首乃顧長庚詩亦誤編入陶彭

澤集中此亦類耳

齊顯化緣疏

佛首一尊身光萬國歷四朝之文物滿三世之因緣獨露
半肩光掩身中之月全彰衆相毫分額上之珠一舉首一
低頭只此便是彌陀佛或揚眉或蹙歎何處更參慈悲世尊
氣象清新規模宏大雪霜凌燦風雨洗磨屋勢壓頭人難
住足神鬼近將於悲泣幡華莫稱於莊嚴雖憑後學維持
實賴衆人着力欲更新好寧免經營即斧斤日下指揮
於風動明珠大具目前立望於雲齊豁開歡喜善門便是
菩提徑路離覺藍棟山光搖翡翠之寒風鐸雲窓湖水倒

琉璃之碧民間有慶皇極無疆右濟顛之號為大佛者也
濟顛乃聖僧宋時累顯聖才吾杭湖山間至今相傳之事
其衆有傳記一本流於世又有小石像於淨慈羅漢堂此
疏星跡見存西湖大佛寺大佛即始皇纜舟之石是也

神仙太守

華亭張東海海人詩字成化間一時之望休致既早子
皆成名殊無一事累心蘇州別駕周德中以其為神仙太
守而張嘗制十絕以答之見其無仙并跋朱子托名鄒訢
為戲耳又有長短句一篇意尤高古皆予家所藏今文集
中無也因錄詩三首并歌于藁庶不沒東海人品正大而
才思不凡也詩云歸休太守似神仙布被蒙頭日夜眠却

青溪先生

佐門前來熟客馬蹄踏破紫芝煙古今何處有神仙鶴駕
鸞驂總浪傳真信空同鄒道士刀圭入口亦徒然歐陽自
號無仙子卓識真知冠古今弱水蓬萊在何處愚夫白骨
紫苔深歌曰東海先生歸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兩
船書被人笑道癡愚書也書寒不堪穿饑不堪煮收拾許
多何用處况而今白髮蒼顏坐黃堂之署乘五馬之車那
得工夫看渠又將載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誰味真腹柱
說道黃卷中時與聖賢相對語

花間詞名

歸國遙 酒泉子 定西番 河瀆神 遼方怨
思帝鄉 蕃女怨 荷葉盃 上行盃 思越人

三字令 竹枝 河傳 摘得新 離別難

相見歡 醉公子 感恩多 蒲官花 蝴蝶兒

贊成功 西溪子 中興樂 接賢賓 贊浦子

文冠子 甘州遍 紗窓恨 柳含煙 月宮春

戀情深 賀明朝 右三十二詞乃花間集之名也草堂

詩餘諸本之所無今作詞者不惟不填此調亦不知有此

名耳予故於三十四卷中已言花間集為詞家之祖今復

特錄其名以見之則南詞始於唐也無疑

旌旗日煖龍蛇動

杜子美早朝詩有旌旗日煖龍蛇動虞伯生註龍蛇動謂
旌旗上雄尾也惟日煖故旗影動耳予以古者交龍為旌

詞名

八

十三

折羽而註於旂竿之首曰旌今日煖則旌旗飛揚其上見
龍蛇之動也以雄尾什之又以為影恐非

雪詩

元末張雨字伯雨號句曲外史錢塘黃冠也有詩字名予
嘗於一士夫家見袖軸一卷外史首有山居雪霽詩一律
後多名筆次韻今止記憶數首是皆無集可觀者錄之于
左并書姓氏爵里外史詩曰日光正紫千峰立映雪時晴
一氣凝常書爐亭催掃巷犯寒漁艇借收水松皮石裂號
鐵鼠窓隙塵消撲東蠅青出菜芽渾可愛倩誰春飯捲紅
綾張翁自京來抗和曰窈窕阿人跡斷隱居學道自神
凝若頭鶴下松無雪石底龍蟠水不冰釀酒春瓶漫勝乳

抄書雲箋細如蠅多君肯念還京客爲織春袍柿蒂綾
縐走筆和曰雪中乘興真奇事無奈舟膠水始疑朝士白
頭慚獨步仙人赤脚教層冰招來盡是鷄群鶴翅附空懸
馬尾蠅夜久松龕同擁毳絕勝儻值有青綾俞友仁追和
曰湖上千峰盡失青湖光十里未消凝吟詩細嚼梅花藥
煮茗潛敲澗壑冰東郭忍寒行似鶴南屏痴醉坐如蠅相
過內相知乘興盛服猶披舊賜綾蕭字仲舉先晉寧人父
官於杭因家錢塘官至學士縐字縉卿義烏人官至學士
俞字文輔仁和人國初會元也

艷詞不可填

昔僧秀閑西與黃山谷曰作詩無害惟艷歌小詞可罷之

八

八

山谷笑曰殆空中語耳終墮此惡道耶師曰若是以邪言
誘人淫心使彼由法忍不止墮惡道而已黃自此不
作艷詞予嘗思此甚爲有理惟詞曲儘說情思非若詩之
蘊籍悠揚也如柳耆卿晝夜樂一詞云秀香家住桃花徑
笑神仙終堪並層波細剪明眸膩玉圓搓素頸愛把歌喉
當筵逞過天邊亂雲愁凝言語似嬌鶯一聲聲堪聽離芳
飲散簾幙靜擁香衾歡心稱金爐麝裊青烟鳳帳燭搖紅
影無限狂心乘酒興這歡娛漸入佳境猶自怨隣鴛鴦秋
宵不永此雖贈妓真可謂狎語淫言矣宜戒之

戒石銘

戒石銘始於蜀主孟昶頌於天下州邑其文二十四

句見官版至宋太宗刪繁擇取而律爾祿民膏民脂
氏湯膺上天難欺一十六字頒行天下至高宗紹興間復
以黃庭所書命州縣長吏刻銘座右宋本朝則立於甬道
也至元癸巳吾浙浙西別有四句天有昭監國有明法爾
畏爾謹以中刑罰

錢塘十詠

父人家得錢塘十景詩句法似國初人者然題目以錢塘
名詩中用樟亭柳橋又似唐宋人考考之舊誌亦無嘗
賢之所遺也特錄於後庶後人可爲誌

東海潮歌

紺霧彤霞爛不收海門東望浪花流超騰渤澥三千界照

八

八

耀關浮四百州勝谷神龍同變化高閣鳴鳳自喧歌近來
誰有貢王句試與重作驚嶺樓

西湖夜月

碧琉璃浸玉芙蓉十里金波夜欲流銀蟾素娥春睡醒鏡
中西子晚粧濃羽衣入夢來孤鶴唳笛驚心起卧龍欲闌
曉宮乞靈藥朗吟飛過兩高峰

雲石樵歌

雲山深處有遺民學不逢時且負薪扣角何須歌白石爛
柯聊且避紅塵能忍痛思曾子安却羞貪食貧臣郊藪
安能隱麟鳳

家結網近來頻

冷泉猿嘯

冷泉亭下北山隱
曾見雌雄共引
隨木客夜吟詩
松坡日暖人遊後
遺音無處覓
竹溪啼老野棠枝

元慣聽山僧朝說法
能忘帳風寒鶴愁時惆悵

浙江秋濤

怒挾西風勢未休
滔滔何處覓安
浪排空逼斗牛
鉄箭有靈來昨日
試倚樟亭立
楓葉蘼花滿眼愁

青山隔岸分吳越
白車遺恨已千秋晚來

北關夜市

地遠那聞禁鼓敲
依稀風景似元
火光分柳外橋
行客醉窺沽酒幔

綺羅香泛花間市
燈籠笑逐賣餠簫太平

氣象今猶古
佇聽民間五袴謠

孤山霽雪

雪後孤山擁畫圖
天開霽色炫冰
脉春泉入裏湖
放鶴山童籠未啓
風味誰能識
活火烹香付茗爐

三竿曉日消殘凍
一梅野客杖先扶
就中

兩峯白雲

西子湖西兩翠峯
高連雲氣易晴
化能爲傳說
霖常隔遊人千里目
僧寺黃昏後
更礙鍾聲出遠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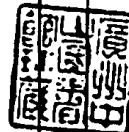
九里孤松

曾向林間構小窓
卧看蒼翠擁旌
風雄聲絕似聞三峽秀

魚何須覓九江自與竹梅諧
清約不隨荷桂入新腔
樹抄悠揚處疑是盤空白鶴雙

六橋烟柳

綠暗青濃乍有無
曉鶯啼罷尚藏烏
隨風不入五侯宅
綠暗青濃乍有無
曉鶯啼罷尚藏烏
隨風不入五侯宅



詩卷三

八

八十七

三才類書三十一卷終

詩文類

意殊句同



抗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唐崔道融題斑婕妤曰寵極辭同輦恩深棄後宮自題秋
 後不敢怨春風曹鄴題庭艸曰庭艸根自淺造化無遺
 恨低回一寸心不敢怨春風元陳自堂題春風曰着柳成
 新綠吹禿作故紅衰頰與華髮不敢怨春風三詩句意相
 似而工拙自異首詩婉轉含蘊着題說到不怨處第二詩
 婉轉亦工似無蘊藉失第三詩直致全無唐人氣味若曰
 元詩巧而成唐晚風信乎哉

卷三十一

感慨詩

曾記劉後村詩云刮膜良方直萬金國醫曾費一生心誰
 知鬢髮攜簪者也有育人間點鐵又高駢詩云鍊汞燒銀
 二十年至今身在藥爐邊不知子晉綠何事只學吹簫便
 得仙二作立意相同借喻婉轉感嘆不遇深矣

顏魯公詩

宋李無悔東坡友也有讀顏魯公碑詩云平生肝膽衛長
 城至死圖回色不驚世俗不知忠義大百年空有好詩名
 予以詩字改書字尤得其實

集句

集句起於宋荆公曼卿可謂絕唱予幼時嘗見襄府紀善

長樂戴天錫維壽所著羣珠摘粹板鏤浙藩皆集唐宋元

人之詩為律對偶親切渾然天成亦可影響王石今板毀
 矣不知海內尚存否又吾抗沈復德行有集古宮詞梅花
 等詩今行於世似不及於戴然讀之亦有宛然天成全無
 斧鑿痕者後聞沈有集古藻式分門摘句先已排定起聯
 結句但臨時咏何事即攢成之耳但不知戴亦如此否耶
 今特錄戴二律用書於左以見其工緻題諸葛孔明像云
 鐵馬雲騅久絕塵稱吾稱魏已紛紛曹南半生艱苦
 思興漢元一段清真盡屬君自願勤勞甘百戰巨
 泉莫將成敗論三分晴窗偶罷出師表目斷西
 南日暮雲秋閣云久病情懷偶自如挑燈細讀

卷三十一

寄來書元范蒼茫嶺海三年別朱元彷彿塵埃數字餘

披月墮簷牙人睡了風生荷葉酒醒初分明更
 想殘宵夢吳商夢裡頻頻却見渠王十碧落香銷蘭露秋
 露凝銀河依舊隔牽牛伯常清風未許同携手之好月
 那堪獨上樓用之婦信幾番勞遠夢高鼎愁心一倍長離
 夢李父玉顏自古為身累永叔畫向丹青也合羞夫人觀
 此真可謂化腐成奇豈直雕蟲小技而已耶予每每羨之
 嘗集五言者亦庶幾也至於七言長篇似亦難工嘗因顏
 都憲寄命集句遂以四律贈之人謂畫出一東橋也蓋
 顏言峻行直豪傑之士每輕爵求養又忤當道而為其劾
 於瑛獨有相知之雅焉故四首皆實事也今亦錄于左海

內文章伯如公有幾人直辭才不世爽氣見殊倫處士爾
衡後居官召伯隣高名前後事直取性情真皆曹杜甫
大帝念深分間甫杜殷憂遣使臣李嘉白雲常滿目皇甫落
日恐行人顙上疏乞骸骨甫杜高堂有老親參終能成大孝
王若用意始知神甫杜達人輕祿位魏際遇復清朝柳道
具錦無停織甫杜寒松竟後凋甫杜本心如日月黃山來往任
風潮甫杜庶笑靈均恨甫杜何須強問鴉甫杜相望東橋別甫杜
物蒼茫歲暮天孟浩酒闌更鼓起甫杜夜久燭花偏甫杜別
路千餘里王勃從今又一年甫杜虎頭金粟影甫杜懷德自潛
然甫杜又李蓋長崧祥分巡山西時四年之寇一日擒絕
朝廷有金帛之賜焉亦贈四律次第其事云戎馬交馳際甫杜
瘡痍府庫資甫杜關河三晉路甫杜門戶幾憂辛甫杜油機氣
橫千里時烽烟望五津甫杜那堪正漂泊甫杜回首甫杜傷
離寇屠動西垠甫杜殷憂遣使臣甫杜十年不解甲甫杜何
小康宸甫杜前後徒言隔甫杜驅馳喪我真甫杜還聞獻士卒甫杜
餘孽尚紛綸甫杜飛檄佇文雄甫杜登壇拜總戎甫杜參犄兵隨指
後甫杜諸將指揮中甫杜王帳初鳴鼓甫杜天山早掛弓甫杜
擊輦歌至世甫杜天地荷成功甫杜參文武功後甫杜崇恩
降紫宸甫杜榮光披錦繡甫杜賜予出金銀甫杜安石名高晉甫杜
康頗出將頻甫杜無由覩雄畧甫杜聊爾一呻吟甫杜
化綿衣疏

其子蒙調之曰能作疏文當為化主乃作疏曰伏以捉拏
露肘誰憐子夏之貧冬暖號寒可免昌黎之嘆含羞在已
貽笑於人切念天祐半生若蟻一拙如鳩身常苦飢寒頗
類吟詩之賈島志不在溫飽愧非及第之王曾雖字頗能
識而書頗能讀然寒不能衣而飢不能食灞橋踏雪難堪
手足之凌兢剡水乘舟無奈身心之顛掉荆侯萬卷亦徒
耳范叔一寒如此哉幸托身依桑柘之鄉而長者擅絲綿
之利深筐大箱價輕千鎰之黃金溫爾柔綿色瑩三冬之
白雪眼見之而忽熱心欲之而難言既民胞物與之同然
豈推食解衣而不可惠而好我實為道誼之交勉爾求人
不覺言辭之拙分我一團和氣奈他千載歲寒高誼難忘
詩卷三十一
服之於唐而佩之於背衆輕易舉與不傷患而取不傷
袁安免僂卧於洛陽師道不忍寒於郊祀若肯結緣秀士
也勝布施山僧十謁朱門何畏滿頭之風雪一吹鄒律頻
回幽谷之陽春遍告斯文圖成善事謹疏陳氏父子遂勸
習舉子業為之占籍仁和後膺甲子鄉薦而陳氏之門自
是無裕之跡矣
茅浦詩
鄒縣城東有舊祠冕旒遺像儼容儀母賢著三遷教子
聖今為百世師故里尚存羞俎豆新碑遂刻斷機絲焚香
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辭此鄒縣孟仲詞碑詩也乃
建文時泰前茅浦所作詩字大芳後死節靖難觀結句已

可占知爲人今世止知其字雖誌亦然聞碑已刻去年號
餘字似亦有損吾友曹進士過而錄回予特置藁

楊柳枝

楊柳枝即古折楊柳枝義也本歌亡隋之曲故陳子昂有
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千戈
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劉禹錫曰楊子江頭烟景迷隋家宮
樹拂金堤嵯峨猶有當時色半蘸波中水鳥棲又韓琬云
昌樂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晉和凝云萬枝枯槁
怨亡隋似吊吳臺各自垂是也後白居易有愛妓樊素善
歌小蠻善舞故嘗謂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
高還小蠻方豐艷乃作楊柳枝辭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

詩卷三

人

五

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
誰及宣宗朝回樂唱是辭帝問誰製永豐在何處左右具
以對時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因命
使取二枝值禁中居易感上知名且好尚風雅又作一章
云一樹飄殘委泥土雙枝榮耀值天庭定知玄象人春後
柳宿光中添雨生故後盧貞等和其題曰一樹依依在水
豐兩枝飛去杳無踪王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
劉禹錫曰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
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此自是爲白氏楊柳枝而作也
今人渾爲一題莫知其故而六朝樂府收之亦不辭也不
然樂天之前已有其詩可知矣及唐人咏此題極多遇

一記憶因錄出其韻者置之于左庶可以見先賢用意
工拙也劉禹錫詩云花萼樓前初折時美人樓上闌腰枝
如今拋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城外西風吹酒旗行
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官別離白居
易曰紅板橋邊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
定萬樹千條各自垂韓琬曰枝間纖腰葉間眉春來無處
不成絲霸陵原是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溫庭筠曰陌
上河邊千萬枝怕寒愁雨盡低垂黃金毵短人多折已恨
東風不展眉楊巨源曰江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
枝惟有東風最相惜慙慙更向手中吹然當時傳誦惟劉
白爲最而晚唐薛能又謂劉白之句雖有才思似太拘僻

詩卷三

人

六

且宮商不高遂作十九首以壓之今亦舉一韻者五首以
見王拙潭上江邊嫋嫋垂日高風靜絮相隨青樓一樹無
人見正是女郎眠覺時又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是意
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其妄自尋大
如此以今較之豈能追劉白醞籍之萬一耶又古有折楊
柳行可謂甚古謝靈運嘗一作之餘不多見也復有月柳
折楊柳雖是古辭則似近於唐人意矣

楊太后宮詞

瑞日曛曛散曉紅乾元萬國珮丁東紫宸比使班綬退百
辟同趨德壽宮元宵時雨賞宮梅恭請光堯壽聖來醉裏
君王扶上輦鑾輿半仗點燈回柳枝挾雨握新綠桃蕊含

風暖小紅天上春光偏得早
芳華外梅臺日月開春到漢宮三十六為分和氣到
人間脫窠生白已鶯啼啼在宮花第幾枝煙斷獸爐香未
歇曲芳朱戶夢回時一簾小雨怯春寒禁禦深沉白晝閒
滿地落花紅不掃黃鸝枝上語綿蠻上林花木正芳菲內
裏爭傳御製詞春賦新翻入宮調美人唱唱捧瑤卮海棠
花裏奏琵琶沉碧深遙醉九霞禁禦融融春日靜五雲深
護帝王家後院深深景物幽奇花名竹弄春榮翠華經歲
無遊幸多少亭臺廢不脩天申聖節禮非常躬率群臣上
壽觴天子捧盤仍再拜侍中宣達近龍床水殿鈎簾四面
風荷花簇錦照人紅吾皇一曲薰絃罷萬俗冷泠解慍中

繞堤翠柳忘憂草來岸紅葵安石榴御水一清清徹底脫
涼時泛小龍舟並風官殿日長時靜運天機一局某國手
人人繞慶着須知聖算出新奇官殿鈎簾看水晶時露寒
伏熾炎蒸翰林學士知誰直今日傳宣與賜水雲影低涵
栢子池秋聲輕度萬年枝愛知王宇京多少少正在觀書一
夜時瑣窗宮漏滴銅壺午夢驚回落井梧風漸聲來玉
宇口接花影上金鋪涼生水殿樂聲遊釣得金鱗上御鈎
聖德至仁元不殺指揮皆放小池頭涼秋結束闌失新宣
入毬場尚未明一朵紅雲黃蓋底千官下馬起居聲秋尚
風動角弓鳴臂健常嫌斗力輕玉陛綰傳看御前中心雙
中謝恩詩思賢勞微過商示右武崇儒治道隆總覽推綱

求治理群臣臧否疏并風用入論理見宸衷賞罰刑威
至公天下監師二千石姓名都在御屏中家傳筆法學光
堯聖草真行說兩朝天縱自然成一体設誇虎步與龍跳
泛索坤寧日一半自從正位控辭章好生躬儉超千古風
化宮嬪只淡粧擊鞠由來豈作嬌不忘鞍馬是神機擇
絕毫施新巧背打星毬一點飛宮槐映日翠陰濃薄暑
難到九重即近賜衣爭試巧絲絲新樣起盤龍角香水
鉅釘裝酒闌昌歌泛瑤觴近臣誇賜金書扇御侍爭傳佩
帶香一朵榴花插髻鴉鴉若王長得笑時誇內家衫子新
出淺色新裁文虎紗縑縠深深四面垂清和天氣滿聲
中宮閣裏惟嫌要趁親蚕作五絲威威威威威威威威
令中使視郊圻歸來奏罷天顏悅喜幸吾民誠玉徽永
盤龍集翠裘金馬銀鞍控五花驄綉旗開展鈎天奏御
過第一籌右詞予家所藏後有洪武已未凌雲漢暖暖
官詞五十首乃寧宗后所撰理宗所書有印幸未坤寧
玩六字與臣杜思忠模刻六字今亡二十首他日得其全
補之按宋史楊后涉書史知古今此詞為后所作無疑但
理宗子書母詩不應用秘玩圖書而幸字或是辛字理宗
或是寧宗也後人錄訛謬氏亦欠跋明耳今併錄之於
嗚呼此詩在元已亡其半今不錄出淹沒必矣非記凌雲
翰字彥神錢塘人住湖市元之貢士也

和杜秋興

子美秋興八首誠冠絕古今之句世言和者祇不自知
徒取效顰之韻余友四明洪貫字唯卿嘗為崇化令素以
吟咏自誇晚年致政群友戲曰汝能和杜秋興則吾輩當
傾囊為君一醉也洪一夜吟成人咸以為句格切肖真有
神助不免於無病呻吟之謂實山人人也因錄於左庶不
泯其才其一葉落千山瘦蕭林峯尖如劍列森森海沙郭
索微呈極底砌蟬蛸出侯陰第年存亡千里月江湖風雨
十年心無端觸日傷懷事况復頻添夢後砧其二劔閣西
連鳥道斜上皇今古到中華題情詩寄溝中葉賣卜人看
海上樓霜冷王樓思舊帳月明胡騎泣寒笳秋來懷抱偏
難遣城上芙蓉又著花其三歲月能消幾句茶白頭空作

八

八九

楚囚悲廟堂籌策非吾望湖海疎狂似舊時三輔關中圖
未解六龍天上駕遠遯荒荒有戰骨知多少精英誰無故里
思其四金殿龍香繞傳山密與隱隱出花間丹青口無嫌
麟閣鐘鼓聲嚴虎豹關海內有鹽樺聖治華夷無路動天
顏五雲影裏簾開處幾憶踰哈到從班其五山川展清
無暉盡道將軍智力微暫寄青嶠幽聲鼓息又聞河洛戰塵
飛于今世事知誰在老我人情與俗違江上草堂風雨惡
飯盤端不待魚肥其六西風吹浪打船頭白露寒凋玉樹
秋金甲寶刀千騎老紫薇重閣幾人愁閑河夢逐蕉前燕
烟水情忘海上鷗王粲近來消瘦盡強携書劍客南州其
七文章身建收時功四裔咸歸覆轡中西幸與與悲

東還龍旆逐殘風一身貧病頭將白三月天山火尚紅江
畔秋雲無限思強歌已曲已窮其八御溝流水帶殘
粉黛三千映月波寒燭凋三秀草野禽飛上萬年枝將軍
書報降王死河漢星看織女移卿憂秋來頻到關分明龍
衣玉端垂

古詩今對

山陰正郎高居賢其一日會於友人金茂之家言嘗出
差雲貴聞其地絕不知詩因遇秀才即試一對以占
之時值暮春則曰馬踏紅塵風力軟衆果無對者
今思自亦莫對金曰吾有一對惜乃古詩高以為戲
金曰鷄鳴紫陌曙光寒豈非天生對乎衆客撫掌
金嘗有乾坤聖世空搔首久亦未對予以雲雨巫
山在斷腸對之又金謀生徒一對曰人間自古難
仙骨池上千今有鳳毛皆舊詩今對天生而處世
人有云天下無做不得者文字惟有對不得者對
觀今高金二君之句又可見世未嘗無無對者之
事也

歐風寒泉卷

錢塘郁士端才能博雅嘗為縣佐好書畫余家世契幼時
見所藏有王維細川圖錢選草蟲圖戴進春曉圖皆冠絕
古今名筆并此望雲正已水天一色城東別墅共名十變
世三子忘之矣郁公而十國入於仁寶之父大享大享

沒而亡不知所嘉靖癸未仁寶復獲此四圖然皆散碎零
落仍以裝潢併爲一軸粘滌樓題其首曰凱風寒泉以寓
有賢外孫之意俾余跋之予以各圖雖天地間尤物人得
人失公世玩好復何計焉益此四圖又皆當時名公巨卿
注意發揚特爲士端者故若陰有鬼神呵護之復歸仁寶
嗚呼郁沒而即守之即失而今復之殆五十年餘矣舊圖
宛然豈非神人獅子之類歟於乎郁氏子孫微矣而仁寶
方以文章名世故不復於郁而復於郁又非荆璞和氏之
遇也歟噫物固有數也余自幼見至今三百甲子而復得
題名其末亦數也感嘆再三書以入吾仁寶芸閣右跋乃
憲副徐汝容先生之筆曰滌樓者吾師侍御莊美中之號

其卷之詩文皆一時名公所作其事之奇不能盡述也故錄其跋云

詩異出處

重名清望遍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
年自到鳳凰池廟堂只是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却
洛京居首外聖朝賢相復書誰世多誦頌聯而不知作者
僅嘗聞乃宋劉昌言上蒙正之詩也事文類聚又云張虞
登進士第一題興國寺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
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燁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
果如言未知孰是意張馬則詩亦未可知耳

張天錫

張錫字天錫別號海觀錢塘人也天順壬午領鄉薦春闈
不偶授山西大同府應州山陰縣教諭天資俊拔下筆成
文誠八叉七步之才也其豪放飄逸則鯨吞海吸而青樓
紅粉名公鉅卿爭相迎迓遠近無不知其名者惜未大成
而卒至今人傳之家世有竹數竿作亭其間名曰醫俗因
記之以類於亭然其文雖近詭亦足致理今舉此可知其
餘也記云余退閒之志既不可醫乃挂冠神武門幾三十
稔既而作老圃於家種竹數十個皆着鞭持節因作小
亭於其間爲柱六覆以茅取窮朴之意坐於是亭則清聲
戛玉鑒耳之喧囂幽香細細鑒鼻之銅臭何樂如翠鑒目
之香樓倚供茶饌鑒口之垂涎虛心動節又可以鑒夫自
滿而失守者因取坡老詩名之曰鑒俗亭嗚呼非聖人孰
無病病非六淫醫非盧扁病各有醫故醫貧夫以財醫
夫以權醫好名之人以笑譽醫好色之人以笑文而總醫
諸俗則必於此亭焉世有高梁薑棣而主人則俗者何不
一過此亭然盧醫不自醫何也不能醫泉石膏肅吁觀於
此文則麒麟沒字碑可同也哉

鳳山休著

貫雲石元功臣阿里海涯之孫名小雲石海涯號酸齋生
而神彩秀異膂力絕人及長折節讀書遂仕爲翰林侍讀
學士後稱疾還江南賣藥於吾杭人無識者嘗休暑鳳凰
山詩云路隔蒼苔卒未過京花如髮玉潔潔皎浮海近

雲窓濕致法山寒舊帳空高枕不知秋水開門忽見
帆東物華萬態俱忘我北望淮心一寸紅又臨終作離世
云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病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
海天明月一般圓洞花幽草乃妾名也予舊有其集詩不
滿百前律所未載也今北山棲雲處乃藏修之所

東海題壁

華亭張東海汝弼雅善作草書詩有高致雖歷官粉署而
聲華籍甚王署不能容遂出守南安南安小郡也以張故
爲名邦朝

觀至京師因訪於學士之宅學士方有客且輕郡守之名却
而不見不知其爲張也東海題其壁有始知東閣先生貴

詩集卷三

人

人十三

不放南安太守參之句拂袖而去學士出見之懊悔弗及
明日追之已行矣

箕詩改紅白

嘗有人召仙請作梅花詩仙箕遂爲玉質亭亭清且幽其
人云要紅梅者即承曰着此顏色點枝頭後童睡起矇矓
眼錯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鷄冠花詩亦如此改其詩
云鷄冠本是胭脂染洗却胭脂似雪粧只爲五更貪報曉
至今由帶一頭霜

虎歌

弘治初錢塘安溪山多虎患縣令獵入捕之一日而獲三
虎縣令獻於鎮守鎮府喜加以美言笑之然令嘗云

焉時有府判俞鳴玉善謳賦作詩嘲曰虎告使君聽我歌
使君比我殺人多使君若肯行仁政我自有雙雙北渡河亦
得詩人之意焉

東坡詩集

東坡在黃州作卜算子山公以爲不啻烟火人語至今傳
其詞云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
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
寂寞沙汀冷一本作沙汀冷此詞句則極精托意深遠似不
可以易解也後見詞學彙編解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
時也幽人不待志也獨往來無功也驚鴻賢人無所自遂
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

詩集卷三

人

人十四

肯棲不偷安於高位也寂寞吳江今非所安也以爲得志
但意鴻不木棲今曰揀盡寒枝未免背理不若易枝爲蘆
耳每語人以予爲是昨讀野客叢書方知所以乃東
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惠有溫都監女頗有姿色年十六
而不肯聘人聞坡至相隣溫謂人曰此吾婿也一夜坡冷
來問其女徘徊窓外坡覺而推窓則女踰垣而去坡物色
得其詳正呼王說爲媒適有過海之事此議少寢其女不
久卒棄於沙灘之側坡回聞之悵然爲此詞也又隋李
先操有鴻詩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中似亦有木棲矣
自悔讀書不多也然又思東坡之事已矣朱子解亦曰

鴻不木模或得平柯則可以安今詩止用一枝字然得理
耶叢書無刻板錄之

詠靖艇

王振鵬元世祖時人善詩畫仁宗賜號孤雲處士予幼時
見有靖艇詩蓋網於里中旌德親誠妙筆也詩有黍離之
哀想宋季之遺黎其卷多人題識今亡矣今以記憶者
錄之於左其自題靖艇詩曰露涼芳草晚風吹夢異輕明
水影歌真便臨平山下去眼晴雙眩碧琉璃末二句意其
寫圖之時必伯顏駐師皋亭時之日不忍故國垂亡而
旁時之現抗得詩人之比也故和者雲間張耳云翠華銷
盡屬秦火四翼低飛兩眼秋秋水落花搖落久也楚辭碎

詩卷五

人

人

唐璣璣嘉禾周榜三靖艇偷眼藕花風滿地胡塵遮漢宮
怨入孤臣詩畫兼百年遺墨酒啼紅張世鳴云花落清明
陣隨風臨平山下舊行宮靖艇不管興和廢猶掠殘香
紅平湖湖滿雲不隨沙鳥度涼風款款孤飛過舊宮十
里湖山依舊在野蓮無主向誰紅仁和夏時云晚起胡塵
漲荷天眼愁側視嚇腥腫飛來小影風蒲外紅藕花開不
及前仁和劉邦彥云舞風點水得人憐轉盼雙睛碧玉圓
莫向臨平山下過藕花風景不如前

七修類稿卷三十三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三十三

詩文類

重作栢梁體

杭仁即英仁寶著述

唐景龍四年正月五日中午宗移杖蓬萊宮御大明殿命吐
蕃騎馬之戲因重為栢梁體聯句一首詩云大明御寓臨
萬方針領歎內政翊陶唐后皇驚鳳舞何平陽公主素
樓魯館沐恩光公主無心為子輒求即公主平陽公主素
陳王王紅當熊護前芳容再司銓管恩可忘使
難文江學海思濟航難萬邦考績臣所許即武平一
著你不休出中腸難難難權豪屏跡肅嚴霜即武平一
非開微造明堂作大匠玉醴由來獻壽觴明合人鳴
呼此中宗所以點簪於后也栢梁之作君與臣下而已未
聞后與公主昭容可與也太宗作宮詞使虞世南和之而
虞尚以體非雅正不奉詔今君臣后妃外及夷人雜然磨
酬銛不為恠不知當時何無世南者也

巾詩

正德中年京都士人忽焉以巾易帽四方效之然巾本古
冠服也一時變更自覺駭異况販夫走卒亦有戴之者以
其價廉易易而耳殊可惡也於時予有便語四句以詠人
人但曰忽出街衢不奈有今時人物古衣冠望塵走俗人
心厭况又庸人戴一販友人孫體時一日戴巾來訪恐

詒之途中預構一絕予見而方笑孫對曰予亦有巾之詩
君聞之乎遂吟曰江城二月暖融融折角紗巾透柳風不
是風流學江左年來塞馬不生踪二人相對一笑孫善詩
字雜作尤佳一時有聲場屋惜不能一第而卒

唐為晉諱

晉史中台星折時以為大異張華等應其禍唐太宗詠司
馬彪續誌却云政宣竹律知時平玉條備豈非唐為晉諱
耶

詩文論于蕭愍是非

竊論程曾數作于蕭愍旌功錄叙有曰當景帝之不豫
也公與廷臣上疏請復靈廟于東宮期必得請乃已疏

詩文論于蕭愍是非

二

再上至關門而石亭寺以是夕奉迎英廟于南宮復位
改元用大學士徐有貞策即誣公等以大逆下之獄給事
中王鎮等為之廷劾至言臣等與于某誓不同朝左都
御史蕭維禎等為之廷劾則謂于某等意欲迎立外藩
以危宗社奏上英廟持之而有貞進曰此非今日之事
為無名由是議決益固史所書炳如日星而天下之所共
聞者也嗚呼自昔權奸將有所不利于忠藎之臣則必內
置腹心外張羽翼蛇盤鬼附相與無間而後得以逞焉若
漢太尉李固之死梁冀宋丞相趙汝愚之死韓侂胄與蕭
愍公之死石亭寺一也夫以胡廣京鏜執政而馬融為之草
奏李冰為之疏詆司刑之臣又相與文致之而后太尉

詩文論于蕭愍是非

三

禍成故竊以為蕭愍公之死雖出于亭而主于柄臣之心
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誣也首禍之罪則通于
天矣春秋討賊必先懲與亦豈可緘然而自異于孔氏之
家法哉此段可謂得當時事情之實而斷之明矣也李空
同為于公祠堂記有曰予觀今人論蕭愍公事未嘗不酸
鼻流涕焉蓋傷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選
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
見鮑荏事輒曰夫荏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
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
將軍蠶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嗚呼難
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遠智歟而賦書
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
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
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
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賜言曰豈不聞社稷為
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與且太子之
坊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為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拊
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執非酸鼻流涕者而
獨咎予也嗚呼傷乎傷乎此段可謂既能明于之功與心
又能推原致禍反覆變化文益奇而公益崇讀之真有酸
鼻也不知文刺史漫抄公錮南宮易太子為公之罪予
以辯之矣觀近時鄭經之詩又曰雖重獲罪矣社稷

不小不知何罪及耶可笑可笑

杜常娘

高髻雲鬟新樣粧春風一曲杜常娘司空慣見渾閑事惱斷蘇州刺史腸此詩唐宋遺史以爲劉禹錫罷蘇州過杜鴻漸飲醉宿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驚問之曰卽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造其來問何詩荅以前詩唐詩紀事亦曰禹錫赴吳臺揚州大司馬陸鴻漸命妓侍宴類聚又以爲韋應物過鴻漸之事予意劉禹錫韋應物皆爲卽中皆刺史蘇州但鴻漸未嘗爲司空且大曆四年死矣韋在蘇州乃貞元間去杜死口廿餘年劉在蘇州元和間又遠矣韋劉且不論矣非鴻漸必然考之元和間杜佑爲淮南節度正揚州之地工部侍郎之陞也必誤焉爲杜鴻漸否則爲白樂天正與韋劉同時又皆狎浪詩酒者也

啄木

啄木本名鴛也俗稱啄木異物誌謂大如雀喙與足皆青已今所見相符但形大於雀而時有紅嘴者及見王元之詩曰淮南啄木大如鴉頂似仙鶴堆丹砂則形色又異之矣後讀爾雅翼方知有兩種大者頂有紅毛謂之山啄木然以青色者爲主故內經載青綠之羽蟲是也魏野咏曰千林盡如畫一腹餒何妨焉道曰不顧泥凡及惟食多乃一戒貪而一言材亦各寓意之不同皆得詩人規諷之情

奇樓詩

野牛蟬

宋方圭好以詩譏人一日宋庠宴客於平山堂圭談詩不已偶見野牛訖水挨癢宋因曰野牛恃力狂挨癢有客對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圭幾與毆不久圭有連坐之禍又宦客陸某出言無忌一日與客同宴偶爾聞蟬使客味之客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梁莫倚高枝縱繁華也應回首顧螳螂自是其人小哉後乃舍終身思近此輩不以陸爲法方爲戒鮮不仕也

左國幾

開封舉人左國幾妹夫不憐其妹取妓以充後房一日妓逃而左作詩去嘲之詩云桃葉歌殘事可傷家池莫養野鴛鴦閉門連日春容減仍對無鹽老孟光世傳誦之予以詩則妙矣乃狎語也在左爲之不當

程宗吉

吾杭元末程存齋先生名佑字宗吉生值兵火流於四明結廬明春秋淹貫經史百家入
國爲仁和山長歷宜陽臨安二學詩取相藩藩屏有過先
職坐繫錦衣獄罪重保安爲民太師英國張

公輔起以教讀家塾晚回錢塘以疾卒所著有通鑑集覽
鑄設香鼎集剪燈新話樂府遺音歸田詩話興觀詩順承
稿存齊遺稿詠物詩屏山佳趣集全稿餘清曲譜皆見存
者聞尚有天機雲錦遊藝錄大藏搜奇學海遺珠不可復
得也予家又有香室續味香室新味各一百首皆親筆有
亭觀此則所失尤多也昨因當道欲得先生事督書集南
之子孫亦存十止二三誌銘亦亡之矣因述其梗槩又嘗
聞其生平一律云過却春光獨掩門洗愁漫有酒盈樽
燈暗心多感一劍橫空氣尚存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雞
中夜舞劉琨平生家國繫懷抱濕盡青衫總淚痕讀此亦
知先生也噫

荆叔詩

唐詩正聲載荆叔題慈恩寺塔詩云漢國山河在秦陵
樹深蒼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予嘗以此詩於塔無相涉
後聞終南山有小白石處刻一詩足有唐風字乃晉體深
五七分惜無名也傳其句又是前詩及讀唐詩紀事而此
詩亦曰題塔又係於無名之下但又註曰不知何人題名
荆叔予復疑之因考姓氏諸書並無荆叔之名而紀事可
謂收唐人能詩者盡矣所以復註如此此特好事者偽名
偶為此詩於塔高棟不考而遂編入於正聲必矣昨會史
乾用云觀此詩於慈恩塔果小白石字刻如前所聞在
一頂並無人名然後方知前詩必題終南者好事者偽

移於塔如孟東野味齋微之石今移於史給事家也

扣詩

今人但知和詩不知義有三焉依韻和之謂之次韻或用
其題而韻字同出一韻謂之和韻如張文潛離黃州詩而
和杜老王華官詩是也用彼之韻不拘先後謂之用韻如
退之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然唐以前亦未聞也必有
齋焉意興而已觀文選何劭張華二陸三謝諸人贈答是
可知矣就使千美不過如是如高適寄杜云草玄今已畢
此外更何求杜則曰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杜遂韋迢
云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迢則曰相憶無南鴈何時有
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惟元白二公多有

次韻陸皮則盛之矣至宋蘇黃輩唱一廢十甚則全集如
蘇和陶是也嗟夫詩以道性情一拘韻脚縱有高義或不
能用况短於才者乎且如東坡天縱在惠州寄鄧道士詩
即次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韻時事尚不同也庶或可
展其才然拘之即有工拙草云今朝郡齋冷或憶山陰客
湘底東荆新歸來煮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
滿空山何處尋行跡蘇曰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
獨酌能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
人空飛本無跡觀此二詩已覺有性勉之別至於韋結二
句先輩以為非後言語思亦不可到出自天然若有神助然
則蘇結安能及之

丁肅愍詩

丁肅愍公諱為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行一日過惡客劫舟而復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益亦不忍取公及還朝並無一物餽送自作一詩云手帕磨始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卿閭話短長應此人之不可及而後功業之如天也

胡王詠女史詩

國初海寧胡鹿白號斗南王統間錢塘王致道號蘭莖皆一時詩人集未見也嘗見其詠女史之詩今各錄其一題者二首餘可知也胡題揚妃教鸚鵡念心經詩云春寒卯酒睡初醒咲倚東窓小玉屏早悟眼前空是色不教鸚鵡

念心經王題揚妃云禁苑養嬌兒兒嬌母命危孤斜山路險不似在宮時胡題綠珠墜樓云花飛金谷彩雲空玉簫吹殘步障風狂費明珠三百斛荆釵那及嫁梁鴻王云主難因妾起妾心安肯違身為金谷土魂作彩雲飛冲雅規刺皆有詩人餘意

什佰

前漢食貨誌曰亡農夫之苦有什陌之得顏註什謂千錢佰謂百錢文字音義又曰什謂千人之長佰謂百人之長此什佰說錢說人漢誌元帝紀曰出入什陌師古曰什陌田間道也南北曰什東西曰陌此什陌又從一矣然漢誌又曰商君壞井田開什佰而陳勝傳有曰陌是行伍倪

什陌則說田廛又從人說人廛又從阜考之韻會什字下什佰之得通作什陌字下市中街亦曰陌通作佰則是古字從人從阜通用之也昨讀王維詩於人部則載錢於行伍之什佰於阜部則載田之什陌似較韻會又明白

詩字不穩

鄭谷咏鸚鵡曰兩昏青草湖邊過管讀埤雅鸚鵡最惡濕天陰即以木葉披身安有兩昏時而尚於青草湖邊飛耶又如林逋之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鈞朝對則佳矣不知鸚鵡未嘗木棲也雍陶咏鸚鵡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在當時馮明道草舉此為陶警句予以易過行立二字僅有理趣蓋行於青草必是鸚鵡矣立傍白蓮魚安

知是鸚鵡否則人遠視亦未知為鸚鵡而行動魚不知也又如張仲達之滄海最深處魚得歸常向何處商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弦五弦自有意也無端辯類已言矣此皆顯名之詩破理有如此詩豈易作耶

趙武孤兒事

予嘗辨明趙武之事苟不見春秋二傳史記諸文於前觀者以前日之言為主一時尚疑特併錄於左史記晉世家曰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襄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後令趙盾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

史記趙世家曰晉景公時趙盾卒子朔嗣朔娶晉成公姊
驪姬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之三年賈為司寇
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
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
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誅其後非先君之意妄誅
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韓厥告趙
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祀祀朔死不恨厥許諾賈擅
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
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胡
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
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
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素兒竟無
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
柰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
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
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將
嬰出謬謂諸將曰誰能與我千金吾居趙氏孤處諸將
之隨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
死與我謀匿趙孤今又賣之乎諸將遂殺杵臼與孤兒以
為趙氏孤已死然趙氏真孤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
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召趙氏孤
兒匿之宮中名曰武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

諸將而見趙孤諸將曰昔下宮之難岸賈為之矯以君
命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
於是召趙武程嬰備拜諸將遂攻岸賈滅其族復趙
武田邑如故

春秋經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曰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弑將
為亂樂卻為微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
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天
豈無祥王賴前誓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
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詩卷三

人

八世

胡傳曰按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咎於晉侯曰原弑將
為亂樂卻為微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
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
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樂卻害之也
劉向新序曰子經世曆皆據史記趙世家書之元金仁山
前編又復踵修二三大儒因襲承訛遂為定論世惟知屠
岸賈之殺趙氏而程嬰匿孤復讐也後又編為戲文人第
以為實事殊不知信史不如信經蓋其信諸儒遠者之傳
孰若近人近者之言哉豈惟信者為可據而群言不折
衷於聖人可乎春秋既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胡傳據
左氏之言以註之未聞有屠岸賈之事也若以馬遷趙世

家之說為信則事在晉景公之三年已誅趙括趙同趙嬰齊而立武矣安得至十七年世家又誅同括而立武耶且景公十七年正魯成公之八年左氏之言正附夫子之經晉世家為可信矣然則三年之事非妄乎或者止書誅趙同趙括括合春秋左傳豈應又併趙朔城之而有立武之事耶立武之事晉世家未喻年趙世家至於十五年之夕馬遷亦自矛盾也諸儒獨執趙世家之言而不參會於晉世家是以錯耳以趙世家論之既曰岸賈不聽韓厥之言不請景公之命然則韓厥不可告君乎其後韓厥對君曰吾君獨戒趙宗似又景公知之也縱使景公不知成公之姊匿於宮岸賈聞產索於宮事變周章景公獨可不

知乎苟權臣矯命上下無敢誰何固有之矣然則背戾於聖經差錯於年分不惟與左氏之牴牾而本傳於理於情亦自牴牾也或者曰金仁山不有二事之說汪德輔不有不足信之語予不多贅乎予曰仁山既疑為二事則當折

岸賈所滅之趙非趙朔之族同括之殺不當復稱立武

不背聖經與傳也德輔既云與經相戾不足信又不

遷於此徵諸



詩文類

婦人詩詞

臨晉於雜錄中見廣信道中有杭婦金麗卿之詩家住錢塘臨東圖梅遙柳外識林蘇平生慣占清涼國豈料人間有暑途豐城道中又有詩婦余叔柔浪淘沙詞雨溜風鈴滴滴丁丁釀成一枕別離情可惜當年陶學士孤負郵亭遙鴈帶秋聲音信難憑花鬢偷數卜歸程料得到家秋正晚菊滿寒城夫麗卿之識林和靖蘇東坡則已不能出門擁蔽其面矣叔柔可惜於陶學士其意果何在耶可笑

可笑

評詩難

晏元獻喜論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懶便梳王涼未是富貴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方善言富貴殊不知樂天以道此二句非富貴語是看人富貴者也故魯直矯遷曰不如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好予以老覺之隱固不如笙歌者矣而笙歌燈火之說為看人富貴亦求之深遠魯直矯之二句恐亦僧堂道院之所有耶元獻何不自思已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可笑至於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富貴氣象形容

南詞難拘字韻

樂府古體起自上古韻既不拘文或多參而其來歷又
樂府詩章等書可考也南詞似多起於唐也如千秋歲落
枝香因貴妃誕日長生殿奏新曲二闕末有名適南方進
荔枝遂以二詞名之念奴嬌名媚也故連昌宮詞有力士
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河濫堆會名也聲最炙玄
宗一取其聲一取其名各以製曲菩薩蠻大初女蠻入
貢嬰絡被體號菩薩蠻遂製此也春光好因羯鼓催花花
開而製惜未通知其祖於唐者蓋明皇知音律之故而後
知音之臣因各祖之故竹間集名爲填詞之祖而所集者
自溫飛卿而下十八人耳宋陸放翁又云晚唐詩格卑陋
而長短句獨精巧後世莫及正指此也又如隨筆之辯伊
涼州曲皆出於唐亦其一證然照字依韻名曰填詞今一
詞之名雖同而文有多寡韻有平仄不同者不可辨明正
無樂府詩章之書證之耳如康伯可之作應天長詠閨情
云管絃喧綉陌燈火照塵香舊勝斷蕭娘愁歸路緩彫
獨自歸來凭欄情緒 楚岫在何處香夢悠悠花月更誰
主惆悵後期空有鱗鴻寄純素枕前淚窓外雨翠幕冷夜
涼度度未應信此度相思寸腸千縷又曰管絃綉陌燈火
画橋鹿香舊時歸路腸斷蕭娘舊日風簾映朱戶鶯能舞
花解語念後約頗成輕負緩彫彎獨自歸來凭欄情緒
楚岫在何處香夢悠悠花月更誰主惆悵後期空有鱗鴻

寄純素枕前淚窓外雨翠幕冷夜涼度度未應信此度相
思寸腸千縷然後篇比前多二十字矣葉少蘊之作念奴
嬌詠中秋云洞庭波冷望水輪初轉滄江浩浩萬頃孤光
雲陣卷長笛一聲吹破洶湧三江銀濤無際遙帶五湖過
酒闌歌罷一般意味難道 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嘆
佳期難到縹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闌傾倒醉酌青樽嬌
娥應笑猶似向來好廣寒宮殿爲余聊借蓬岳又曰洞庭
波冷望水輪初轉滄海沉萬頃孤光雲陣卷長笛吹破
層陰洶湧三江銀濤無際遙帶五湖酒闌歌罷至今思
怨龍吟 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散佳會難尋縹緲高
城風露爽獨倚危闌重臨醉倒清樽嬌娥應笑猶有向來
心廣寒宮殿爲余聊借瓊林旣換韻又換字矣此皆不知
孰是原本孰乃非調豈非無祖詞以證之耶至於憶秦娥
諸人所作皆不韻者而孫夫人又有平韻者水龍吟本是
首句六字第二句七字也如秦少游贈妓云小樓連苑橫
空下窺綉轍雕鞍驟陳同甫春恨云開花深處層樓四簾
半捲東風軟蘇東坡詠笛云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出千
林表而陸放翁春遊摩訶池者摩訶池上追遊路紅綠參
差春晚而首句乃七字第二句又六字矣柳梢青初起三
句皆四字也皆用平韻如秦少游春景云豈草平沙是正
故苑柳裝點斜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 行人一
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門外鞦韆牆頭紅粉深院誰家

同美成佳人云有個人人海棠標韻飛燕輕盈酒暈潮紅
羞娥凝綠一笑生春 為伊入恨熏心更說甚巫山夢雲
斗帳香銷紗窗月冷着意溫存而李易安春晚者子規啼
血可憐又是春歸時節清院東風海棠鋪綉梨花飛雪
丁香露泣殘枝銷木比愁腸寸結自是休文多情多感不
干風月此乃首句四字第二第三總成八字又是又韻也
至於瞿宗吉之辯漁家傲本頭句第二二字皆仄聲起而揚
復初凌雲漢乃用平聲起見樂府似此不一若以周德清
謂句字可以增損者論又非其名此或南詞北曲之不同
也以予論之南詞但要音律和諧或不或仄俱可也二句
合作一子一子分成二句者則句法雖不同字數不差也
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耳頭句不拘正如律詩之起亦然
但多少數字似不可也況至於多少三三十字者若歐
陽公春暮摸魚兒捲綉簾梧桐秋院落一霎雨添新綠對
小池閑立殘粧淺向晚來紋如殺凝遠月恨人去寂寂風
枕孤難倚欄不足看燕拂風簷蝶翻草露兩兩長相逐
雙石伴可惜年華婉婉西風初弄庭菊况伊家年少多
情未已難拘束那看更趨良景追尋甚處垂楊曲佳期過
盡但不說歸來多應忘了屏雲去時况此則前拍第二句
第三句多一字後拍第五句又少一字而兩堪更字當是
韻佳期盡盡字是韻今皆無之恐決不可不入選也
是也故少蘊之念奴嬌或可而康之應天長原註十九

則前闕央非夫歐之應天長又少似康不知何也

元末僧

嘗記元僧有詩云百丈巖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
僧脚底從來闊未必骷髏就此埋又一云殘年節禮送紛
紛盡是蒙門與富門惟有老僧階下雪始終不見草鞋痕
予以當時忻笑隱恩斷江無無極皆著名斯時要如二詩
落脫高遠夫豈可到惜忘其名也繼而入我

天朝又若衍斯道即姚成莫大功勳落天淵超然入道關仲
猷勤無違一如初皆化夷臣服其餘防李潭梓止庵冷南
洲復見心仁一物祿天然道竺隱羅夢堂輩或以詩文名
世或以輔藩有功十大高僧之說豈虛語哉不知亡國之

蘇東坡

五

時何至生人如此之多或曰此輩原非僧流入
天朝畏法而覺之雖然今之時亦少若人也

更無一箇是男兒

君王城上懸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軍皆解甲更
無一箇是男兒世傳此詩乃花藥夫人蜀亡輦入後宮宋
祖問而作者傳記雜編又載為前蜀王衍降唐時與聖太
子作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壁牽牛繫鼓旗二十萬軍
皆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既皆蜀亡之作其辭又類正史
不載者也當存疑以俟

蘇東坡詩似

東坡梨花絕句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

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時明買似道寒食絕曰寒食家
家掉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兒孫
幾箇知然二詩同意而皆妙但賈賊知人生無幾故乃耽
樂膏領不知兢兢報國非可以此意比也蘇詩予意既曰
梨花淡白又曰一株雪恐重言相犯且不見咏梨花之好
不若易梨花淡白爲桃花爛熳更佳

沈園詩祖意

宋陸放翁沈園詩益因前室唐氏而作事且歸田詩話詩
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
曾是驚鴻照影來又云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
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踪一泫然讀比夢遺言唐江

詩集卷四

人

又六

淮間有妓徐月英其述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及同
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似陸詩之
意本此

二僧詩累

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一初錢塘德祥字止庵皆有志事
業者也遭時不偶遂髡首而肆力於詩云故一初嘗云或
從事於文墨非以廢道沾名蓋有不得已也止庵曰詩豈
吾事耶資補覆焉耳觀此可知矣入

國朝皆被詔至京後官僧司一初題翡翠云見說炎州進翠
衣網羅一日徧東西羽毛亦足爲身累那得秋林靜處棲
止庵有夏日西園詩新築西園小草堂執時無處可乘涼

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三年未得長欲淨身心頻掃地愛
開窓戶不燒香晚風只有溪南柳又畏蟬聲聞夕陽皆爲
大祖見之謂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謂我法網密耶謂德祥曰
汝詩執時無處乘涼以我刑法太嚴耶又謂六月由淺三
年未長謂我立國規模小而不能興禮樂耶頻掃地不燒
香是言我恐人議而肆殺却不肯爲善耶皆非之而不善
終

述懷詞

成化間仁和教諭聶大年以詩書名世人來乞書多以東
坡行香子馬首滿庭芳應之二詞一言不必深求問學一
言仕宦亦勞皆不如隱逸之樂也後聶召至京修史而死

詩集卷四

人

又七

貪不能飲似若預爲已言者然二詞亦果痛快今錄之
行香子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
利休苦勞神數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
親且陶陶樂盡天真不如歸去做箇閑人對一張琴一壺
酒一溪雲滿庭芳云雪漬疎髯霜侵衰髮去年猶勝今年
一回老矣堪歎又堪憐思昔青春美景除非是月下花前
誰知道金章紫綬多少事憂煎侵晨騎馬出風初暴橫雨
又凄然想山翁野叟正爾高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
下林邊如何好吳松江上閒了釣魚船馬晉字孟昭仕國
初吳下人也

釋疑字樣

一字有二音不同而所指多程語誠不可不識也故至篇
 之前以為奇字特錄出示人謂指迷也余惟或二字俱要
 換音者或只換一字音者他書所載倍多王篇惜不能記
 憶也今以知者補王篇之不足錄之葉而尚俟日益之耳
 星宿八宿是也 番禺音音 州縣音音 款乃音音 龍水音音
 德慶府音音 萬侯音音 奇音音音 讀句音音 點點音音 但免音音 五世音音 視問音音 羅羅音音
 傳羅縣音音 江名音音 一祥音音 阿音音音 歌歌音音 肩肩音音 時音音音 突突音音 漢漢音音 可汗音音 漢漢音音
 音漢音音 羅羅音音 江名音音 一祥音音 阿音音音 歌歌音音 肩肩音音 時音音音 突突音音 漢漢音音 可汗音音 漢漢音音
 王羅音音 閱氏音音 如妻音音 也 角里音音 結之一音音 龜茲音音 慈慈音音 曹大家音音 曹大家音音
 已上王篇者月支音音 身毒音音 魯般音音 樊於期音音 樊於期音音
 鳥嫪音音 毒毒音音 鄺食音音 其異音音 寧馨兒音音 僕射音音 夜夜音音 姑射音音 姑射音音
 蓋無射音音 蓋無射音音 澤也音音 澤也音音 疆場音音 疆場音音 盟津音音 盟津音音 國土音音 國土音音
 陶甄音音 又增綴音音 下音音音 抱鼓音音 抱鼓音音 琅邪音音 琅邪音音 邪谷音音 邪谷音音
 綸巾音音 上音音音 二儀音音 梅梅音音 上音音音 率更音音 率更音音 盤殮音音 盤殮音音 孫眉音音 孫眉音音
 切黃能音音 下音音音 委蛇音音 移下音音 於戲音音 於戲音音 尸解音音 尸解音音 般若音音 般若音音
 意釋音音 衆生音音 上音音音 落魄音音 落魄音音 隱几音音 隱几音音 野燒音音 野燒音音 去母音音 去母音音
 貴見音音 今濟音音 龍允音音 龍允音音 方與音音 方與音音 趙縣音音 趙縣音音 胡塗音音 胡塗音音 遠去音音 遠去音音
 遠市音音 涯音音音 詞押音音 音音音音 些些音音 些些音音 扶杖音音 扶杖音音 扁音音音 扁音音音 遠去音音 遠去音音
 切赤音音 弱奴音音 切赤音音 宿留音音 宿留音音 秀秀音音 秀秀音音 相空音音 相空音音 倒景音音 倒景音音 耐可音音 耐可音音
 與臣音音 謝讓音音 揖厭音音 下音音音 葉推音音 葉推音音 亡慮音音 亡慮音音 上音音音 上音音音 倒景音音 倒景音音 耐可音音 耐可音音
 能上音音 詐讓音音 下音音音 郎罷音音 郎罷音音 下音音音 下音音音 隆平音音 隆平音音 下音音音 下音音音 休告音音 休告音音 耐可音音 耐可音音
 孕都音音 阿誰音音 下音音音 齊業音音 齊業音音 扶服音音 扶服音音 曲逆音音 曲逆音音 遇睡音音 遇睡音音 耐可音音 耐可音音
 墨床音音 康居音音 下音音音 函谷音音 函谷音音 下音音音 下音音音 耐可音音 耐可音音

仇山村
 山村先生仇遠字仁近宋咸淳名士宋亡落魄江湖博通
 經史瞻有詩聲惜未見其集以行世也至元中薦為溧陽
 教諭轉寶慶路教授不赴改將仕郎杭州路總管府知事
 致仕就家錢塘今西城脚下尚有遺趾在焉年八十卒塋
 錢塘北山棲霞嶺予在抄本中見其閒居十味因錄於案
 詩云
 堦前紫萼金絲草籬壁紅垂錦帶花梓澤平泉易鋪散
 留當貴與詩家
 樹隔殘鐘遠欲無野雲漠漠雨疏疏飛蚊盡逐南風去
 子燈前共讀書
 仰屋著書無筆力閉門覓句費心機不如松下冥冥坐
 看晴煙映蝶飛
 鶯花常曲舊時遊老去閒情已五休却笑東風無檢束
 隨飛絮過南樓
 鳥爵喧秋未肯棲狂風吹樹影離披屋邊尚有斜陽在
 看山人一局碁
 風挾濃雲起砲車捎窓雨脚亂如麻山中茅屋應安穩不
 問溪聲送落花
 新竹脩脩綠覆牆讀書門戶亦陰涼道人清福不肯受却
 入西山看夕陽
 翠袖佳人倚暮寒雙禽踞破王欄杆空山月落春風換直

作羅浮夢裏看

茶曉紗帽慣迎賓不是詩人即道人細雨斜風君莫出綠陰門外有紅塵

珠簾玉柵綺羅聚猶有承平京洛風飲罷歸來遊騎少一庭明月夜方中

王張臨終詩

嘉靖丙午秋杭友王時雨張文東來卒王布衣而張竟士張方三十餘而王則七十矣然皆以詩鳴時計其才學王不逮張遠甚臨終王有三律張亦有二絕王則近理而張浪言也豈非又在於素養而不可論其才學錄以喻吾徒王詩云青鏡看餘醜愈羞瘦形真類活骷髏有書數卷

人十

兒堪讀無方千鈞德可修生際太平今已換好壘造他新秋瓦棺衣紙山人事寄詩漁郎莫笑尤南北東西走市閭獨慙無補在人間三春花鳥湖山麗二雅風情日月閒塵海遊魚今又古庭槐戰蟻去仍還平生心事明如鏡便對關君也好顏三度饑年一病身二毛疎落不勝貧誰憐王食曾賓客獨念茅蘆薄命人推枕未尋深竹木酌泉聊與爭埃塵靜原世故真蕉鹿強倚蓬牕獨自吟張詩云寄謝親朋兒女昔歡娛怨恨一時消從今結束歸家去水自深芳山自高有身有累負沉疴何似飛禽入網羅幸得脫然高舉外小兒造化奈吾何吾是蓬萊一散仙塵緣不斷枉牽然追思三十三年事雲在青山月在天

求益薄養二帖

予書室之外有燕樂堂明類講學宴飲則於此焉因見序錄述古人薄養之言少爲增損配以古人求益之事揭二紙於壁一以代求益之告一以免薄奉之罪今錄置東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吾文有不善應時改定管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僕自以才不過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儉出已作今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曰後世誰知予寢吾文由是敬好終身吾嘗嘆此二事達者之言每對客目爲笑談今世俗相承所作詩文或爲人所訾訾者形之辭色及退而惓然者皆是也嗚呼今人一善而倖得自視此不有愧哉予嘗顧學而人不屑教故特書之客座以代夫求益之告也○晉陸納爲吳風太守至姑孰醉桐溫因問溫公酒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飽肉不過十鰓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後何溫問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忻然納之時王坦之刁葵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秤客主驚愕納徐曰公飲酒三升止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歷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又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嘗客至未嘗不飲或三行五行酒沾於市菓止梨栗有止脯菜人皆不相非也嗟夫此事吾子奉已待賓

之瀟灑有取焉今人少薄遂以為鄙不知此何益也且曰
用不細吾故備錄一通於燕樂堂或大賓見之亦不罪予
之薄奉也

煢助詩

層清濡沫綴煢行水母含秋孕地靈海氣凍成紅玉脆天
風寒結紫雲腥霞衣根色脂流滑瓊縷香酒力醒疑是
楚江萍實老誤隨潮汐落蒼溟右煢助詩乃元鍾天錫作
也薩詩予家所藏可為全矣亦失此律况贈炙人口特書
之

龍粹

昔王荆公創字學而為東坡問以龍粹三字之義遂不能

龍粹

龍粹

答殊不知龍字說文鹿行超遠也假借為粗細之粗乃古
文也奔字說文走也從三牛者亦古文蓋古文雖曰出於
蒼頡而其時不過觀天地人物山川草木之迹以成文六
書之義少也其後列國各為制字又自不同觀通志引蓋
一代殊文諸國殊文可知矣故鄭熊曰先儒以義理說文
字者徒勞心力耳是古字可以義理會耶荆公號識古文
不能答此則又何耶

禪月大師

僧貫休俗姓姜氏字德隱號禪月大師金華蘭谿人生於
唐末以特得名初投詩於吳越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龍
驤鳳翥勢難收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紫

本業宮錦寒謝一篇談綺霞蓋他年名上凌烟閣宜美當
特為力侯王語之曰詩則笑矣若能改作四十州當得相

見師喟然曰州不可添詩亦不可改孤雲野鶴何天之不
可飛耶遂杖錫去之至富春申屠山大雅寺之南誅茅棲
息後入蜀以詩投王建曰河北河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萬山
景已欲陳賁愧非才自慚林藪遠鍾者亦得親登郭况臺
建遇之甚厚終於蜀也有西岳集七卷然亦善繪本教之
像唯羅漢最著多作古拙之貌不類世傳篆書亦不合法
也近世止知不肯改詩之事餘心者少也

百篇試

百篇試

八

八十三

唐有日試百篇宋太平興國五年趙國昌應百篇科自陳
求試上親出五言四句曰松風一室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
春池兩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字為五篇率四韻至晚便成
數十首特賜及第紺珠所載如此中吳紀聞却作孫奭時
號曰孫百篇不知何也

卷之十四終

七修類稿卷三十五

詩文類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自然對

江陵縣勞勞亭別之地可對陶穀化化牋動以粗絲供酒
化也抄二世號棋為木野狐漁人也可對茶名草大蟲唐茶
之故名羊曰美髯主簿猪曰長喙參軍亦皆自然可對也

李騫期

劉越石扶風歌有云惟有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
罪漢武不見明李騫期陵耶字耶官耶

狀元詩讖

詩卷三十五

黎狀元淳初膺鄉薦至京師將禮部會試時盤礴間聞酒
樓上有婦人喚其名舉頭觀之則角妓也乃知為同輩所
呼于是登樓吟曰千里遨遊赴

帝京忽聞樓上喚黎淳狀元自是天生定先遣嫦娥報我名
已而果然

白鵲駕象歌行

唐有舞馬孫山使舞不就而戮之昭宗時又有後賜以緋
衣謂之猴部頭朱溫既篡引坐側猿忽擲號裂衣溫叱後
之此世皆知也殆宋亡崖山時有白鵲見幼主崩哀鳴墮
獨竟墜水死元有駕象太祖登極不肯拜竟死及下
國初林卿子羽有義象行弘治間主事張廷實有白鵲歌鳴

詩卷三十五

呼可以人而不如鳥舞馬緋猿亦有伍象行云有象有象
來大都大江欲渡心洛且誘之既渡獻天子拜晚不與象
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鋪
屹然十日受飢渴俛首垂淚憤且吁天丁命殺之象官束
手莫敢屠侍衛傳宣呼狀士被甲各執丈二象戰久不
克兵捷象乃矧憶昔君王每巡幸象當法駕行天衢珊瑚
錯落明月珠被服炙錦紅氍毹紫泥函封載玉璽萬樂爭
擁羣龍趨玉璽歸沙漠龍亦歸禹湖所以老象心南來搭
死骨為枯嗟爾食祿人空負七尺軀高高白玉堂赫赫黃
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爾食祿人不若飯豆芻象何潔
爾何汚天子垂衣治萬世俾全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
所無嗚呼象兮古所無白鵲歌云君不見瀘南秦吉了餓
死不首蠻夷邱又不見唐家孫供奉奮跳欲斷朱三喉嗟
爾白鵲急主難委質翻配三忠儔憶昔海黃霧四塞天狗
如雷墮東北三辰慶戰日無輝伏屍百里海盡赤六軍披
靡可奈何雲從飛龍赴碧波白鵲籠中起顰蹙恨不握劍
揮長戈劍欲截斷參政首戈欲鐔絕宣慰脰請回飛龍駕
雲車直抵中原揮一帝皇天不祚趙孤兒白日不照吾心
悲聳身直起輕一擲竟與金籠飽鯨鯢嗚呼白鵲乃羽族
報主恩義何其篤如何廁中拉脇奴禽獸之心人面目太
倉飽士多如林算來何如秦此禽羽衣縞裳奪霜雪忠肝
義膽鸞鳳音只今茫茫海天角魂逐三忠戲冥漠千秋化

作精衛翔悲鳴直待滄溟涸

對聯

吏部許尚書讚乃尊亦吏部尚書也已先爲戶部尚書兄
詔亦嘗爲南戶部尚書也吾友俞子木爲作一對云父冢
宰子冢宰秉一代之銓衡兄司徒弟司徒總兩京之會計
又友陳敏之木天台人也受徽州歙縣訓導書一聯於衡
曰四第八千丈山中仙客三百六十重灘上閑官一則不
可移易一則天生切對

人影詩詞

嘗聞近時有咏人影一詩膾炙人口予意佳固佳矣然格
律卑下不免有沾皮帶骨之誚昨讀詞學全歸有楊樵雲

詩卷五

人

三

一詞尤佳也今併錄之於彙以見人才之高下如此詩云
不言不語過平生步步相隨似有情長向燈前同靜坐每
於月下共閒行昨朝離去天將曉今日歸來雨又晴最是
行藏堪愛處顯身須要時明詞云只道空烟又疑流水依
依却是行雲了然相對又是夢紛紛半面春風圖畫黃金
在難鑄昭君溪橋斷梅花晴雪端的白三分 真真難喚
醒三年抽藕織得榴裙甚徘徊窺鏡交翼驚文一片飛花
來去并刀快剪取晴紋無情處分明着眼強半帶春醺

三詩一格

真元問詩人裴交泰長門怨絕句云自閉長門經幾秋羅
衣濕透淚還流一種峨眉明月夜南宮歌吹北宮愁後章

孝標對月詩云長安一夜千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至於
李商隱龍池詩云夜半讌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題
意不同而俱一格也

伊尹六就湯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五就之事固不可考苟
以軻書爲實錄則於湯不止五就其實六也蓋伊尹之就
桀者湯進之也則是先就湯後就桀及復者五然後相湯
而伐之此則其六就也若言五就湯則四就桀矣孟子皆
云五者蓋不言其終竟伐桀之一就耳伊尹伊尹五就
桀贊細觀之亦自可見恐未能盡復圖于左此蓋伊尹出
處之大節不可苟也

詩卷五

人

四

湯 一就 二就 三就 四就 五就 六就
伊尹 一就 二就 三就 四就 五就

予嘗讀杜詩秋興八首虞註之謬者半焉似皆穿鑿隨正
註下今錄之於彙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
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
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虞註公因感此而自嘆留夔州已經兩秋故云叢菊之
開皆我嘗感而揮淚矣然下峽孤舟則猶滯此一繫我

故園之心也他日言向日一繫言始終心在故園而身
滯舟中繫身即所以繫心也

愚意公居蜀見秋來江山之景如此蕭森則不勝其可
悲故計其歲月則已見翁開兩度而他日見之感物思
舊亦必隨淚矣今孤舟一繫於此不可以去而故園則
在心中矣其不堪何如我中四句正指江山二字事舊
註似失其意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
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遠伏枕山樓粉堞隱悲加請看
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詩卷五

五

之下下淚矣嘗聞張騫八月乘槎奉使今秋我不得歸
則八月乘槎之事或虛矣我雖檢校工部員外郎而與
尙書省入直之香爐相連遠者以病之故但聞此城樓
之上雉堞之間笳聲隱隱爲可悲也不特此耳適聞方
見日斜卽今請看石上之月已映荻花而明光陰代禪
如此其速豈不尤可惜哉

愚意公自南而望北當作南斗峽中猿甚哀聽其啼時
眞實可以三聲而下淚張騫窮河源作使乘槎至蜀
今我無故而至蜀則我之奉使也亦虛隨騫八月之槎
耳昔也畫省香爐相從入直今相連而伏枕於此但聞
山城樓上之粉堞隱隱悲笳而已兩句皆在望字上來

也末二句是照前落日時已望京華而石上藤蘿之月
猶在望也常自乘涼今倏爾已映於洲渚蘆荻之花秋
氣蕭瑟通篇悲慨實虛遠隱又是篇中之目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笑
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樯起白鷗回首
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詩卷五

六

夔註明皇友愛五王嘗自宮中穿夾城至花萼相輝樓
同寢故云通御氣也芙蓉苑又近曲江乃天子遊幸之
地而關中數亂故云入邊愁也又言花萼樓中之簾柱
皆盤黃鵠宛轉之形珠則織繡則畫也苑外江中御舟
常驚白鷗飛起以錦纜牙樯之華彩也若此皆歌舞之
地今則焚蕩殘毀今人回首良可憐惜也然神京地里
又在秦中終非天下所能及也我客得而不思歸耶
愚意明皇友愛起花萼相輝之樓穿夾城以幸其上通
御氣通天子之氣也而內政不修納壽王之妃召祿山
之禍漁陽報至則芙蓉苑遊幸之地忽已入邊塞之愁
矣此二句一意直下公在蜀故因及幸蜀之萌其初也
樓上何所有則珠簾繡柱圍繞焚香之金鶴苑中何所
有則錦纜牙樯驚起在水之白鷗今而豪華蕩盡回首
可憐不知此秦中乃自古帝王之都可不保其基業哉
舊註不知其旨意之所在而黃鵠白鷗之解尤爲穿鑿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

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蕪米沉雲黑露冷蓬房墜粉紅關塞
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虞註乃謂劍關秦塞造天之高惟一鳥道所以不易遷
以見此池之景唯順流下峽則江湖滿地任我漁翁之
漂泊亦豈不令人感嘆乎

愚意中四句在眼中之物也今日不修武帝之備徒見
虛夜月動秋風而已孤米沉雲蓬房墜粉感嘆深矣關
塞極天之高唯飛鳥往來人不得而至之而江湖滿地
俱有兵戈只我若一漁翁而已何不歸依耶唯字一字
正見深惜長安之意舊註牽強反失本旨

東坡兩韻律詩

詩卷三五

七

清波雜誌載東坡留題南康寺重湖軒詩曰八月渡重湖
蕭條萬象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
術已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蘇自以律詩可用兩韻
引李誠之送唐子方兩押山難字爲証今人遂爲口實予
以坡詩必信手塗抹而僧特贊之故言如此未必當時有
跋也苟如僧言只漏無字庶幾可耳況此又非古韻若李
詩既是律矣豈可押兩韻耶若曹植七哀詩有徊泥諧依
四韻王粲有攀原安三韻子美夔府咏懷排律重用纏船
弦字退之咏笋重用根字皆有之若律則不然也

七修類稿卷三十五終

宋戴道詩缺尾

予嘗見太史宋公濂詩四冊公親書者也大字如指頂小
字如芝麻或行或楷真有龍蟠鳳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
物也惜爲杭州張公取去今學士集中之詩不滿一百則
知遺落多矣予家又藏公與戴九靈寄答古詩各十首考
之九靈集中止得其大而公詩集皆無之且書乃當時吳
德基而題跋則王華川揭火監胡仲伸輩而又裝潢成軸
襲以文錦安知不又爲他人之取乎苟或敗壞千古埋沒
今特錄置於彙則又傳遞一番彰者衆矣亦憐收藏者之
情宋詩云攢眉入山林已失山林性玄造亦何爲使之仍
違病熱中亦不舒攻上風逾勁僅存氣半絲養此一朝命

詩卷三五

八

命豈復在吾乘化共歸盡方州羅夾巷百齡寓幾姓大運
既如斯何須苦心競但我逆旅中百感易交橫交橫復焉
如騷然且孤咏 山中有玄鹿西行正駸駸衆草吐芳滋
朝夕樂我飢偃仰青石間和鳴靈渚塵伊誰施網罟生致
來軒墀赴蹈絕湯火奮觸無完肌亦知天地間久安豈其
宜 恐棲長林庶可免禍機禍機既弗脫死生一任之唯
思石床前有薇與雲齊既富謝羈絆宋宋不知疲若東勢
方固安能遂吾私 昨日非今日明朝異今朝事變來如
雲斯須無根苗紛糅不可遏冰溫火復焦人壽幾金石刮
剝當亦銷所以古達士心冥萬物交流月不覺雲迴颺任
成濤況當九春時一青發新笄好鳥從東來飛鳴羽翹翹

詩卷三五

九

中偕律呂音聽之比咸韶蓋然太和內塵慮息秋毫吾身
且并忘誰復慕輝貂洛陽有名園奇葩洩春和旖旎向
人傾姱麗明綺羅曾未決日間飄雲隨風沙豈惟花獨然
撫躬良自嗟昔年髮如漆轉盼已半皓此身元無根寧不
隨歲化東徂西巷間逝者日若多唯有山上石亘古終不
磨况亦有時泐尚何恤其他我年踰半百來日知幾何誰
家有美酒飲在共高歌有酒不高歌銅仙將見訶盈盈
白面生騎馬出重關鐵衣何皦皦寶刀綴雙環左右千貔貅
紉繡旗隨風翻自云將家子執節征百蠻常從大將軍三
箭定天山飄搖意氣得泰華欲成吞庸監震駭之嗒嗒咸
長嘆鄙我章句生棄擲同糞丸我固孱弱軀久服章甫冠

詩卷三五

九

世間紛擾徒如何學神仙爲惡壽命促汲汲求長年中開
龍虎鼎烹煨日月魂迴復存一氣去八無窮門日瞻九霄
上白鶴來翩翩剛颺吹弗休陸步不可前迅景若流火顛
髮白被肩鬼啼丹臺下令人心鼻酸禹書或飯牛海風膏
引船羸劉有遺轍皎若明鏡然吾身無百年先後終凋殘
幸有一寸心萬世能長存華齡事觚翰志可移南山學
染血色絲織成鳳與鸞如何中歲論厭讀仍厭觀豈爲血
氣衰惡此葩藻繁至人抱太素直遡羲皇前一塵不可浣
白玉爲肺肝方知始學謬中夜發哀嘆瞿瞿毗子反誚
爲迂頑驅雲駕飛濤欲使歸筆端憐之不敢喚再拜相與
言床頭有周易時時宜細看誰家有高樓朱戶凌雲開

詩卷三五

十

綺帳結流蘇衆色何氍毹朝庭舞趙女夕譙歌吳姬笳蕭
雜琴瑟其音愴以悲自謂永世樂千秋長若斯豈知旋踵
間樓毀人亦隨荒烟壓白草寒燹向人啼盛衰固不常居
安可忘危感予夜不寐寢寢起遐思鵲衣坐西軒浩然千
古懷我坐我不憚我行我悽辛我生七尺軀不樂復何
因成童即窮經豈因墮白紛爲是動中懷有浹沾衣襟犬
馬齒未衰但當日加勤一息能契道河須浪云云年當四
五十所愧在無聞於此苟不憂可復名爲人是非姑置之
取琴彈秋雲琴中有至和忘悲以懽忻所傷至已乖何能
宅吾神戴詩云結廬在窮巷藝藿仍種葵謂將究安宅何
意逢亂離三年去復還隣室無一遺我屋雖僅存霍悴葵

詩卷三五

十

亦表海田既遭變井邑還日非扶杖一行游歷覽多所悲
本不居市廛悔之將何追庭前兩奇樹常有好容色年
年遇雪霜誰謂夷當易道喪涉千載親友誼日薄既貴乃
忘賤歲宴孰堪託厭此里中居行行至徐國不見新相知
惟聞古時迹古有延陵子施恩死逾博一朝協心許寶劍
非所惜此事難再逢吾行復何適辭家獨行還捐軀遠
從戎已謂歟可建如何志無終主將東南征桓桓震羣雄
苟東先登羽即定一舉功自非陳力徒亦不可備折衝制勝
兩楹內設奇尊俎中獸倫憚爲犧人豈昧臧弓况復已多
賢何能奮薄躬東州有一士與世亦殊倫借問何所殊
守賤與安貧好爵吾不貴至寶吾不珍聘幣照閭里視之

若浮雲灌木荒繞舍辟羅深擁門豈忘其靡麗奇得非所
欣舉世火知者我獨慕其人時時往見之聊用瑩心神願
言攜壺酌長與爾爲隣窮居寡人力繞屋荒草紛紛
集鳥雀寂榛獨來往田父荷鋤至相與飲真實寧知雨露
深但說桑麻長人生適意爾何事時時網火小東微命
游心在六經冉冉年歲遲乃與塵事冥入秋多佳日何以
陶我情園疏親可摘新穀亦既升命室釀美酒一壺聊復
傾兒女戲我側親戚還合并此事已云樂吾生豈無成俯
仰百年內忽忽如流電

對句有本缺
鴈來紅缺首

詩義五

八士

家飛瓊扶上紫香車玉簪墜地無人拾化作東南第一花
又黃魯直題水仙亦是此意凌波仙子生塵襪波上盈盈
步微月被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然三詩同一
機軸工巧畧異

沈明德詩缺尾

弘治初杭州生沈明德宣嗜酒能文尤工松詩畫蕭散不
羈視功名如敝屣也一時當道重之嘗以課說不完童學
憲副吳原明因其疎于經學且重聽命賦耳聲詩凡限韻
馮因草書耳聲二字松木板沈望見耳脚帶長以爲打字
也亟奔去復召諭以作詩遂口占云紅塵飛滿舊青衫貧
病年來笑更兼四十無聞聲亦順半生多事老何堪山輝

一任鳴方歇穴蟻從教關正酣兀坐無言心似水對人袖
手倦清談後應貢授安慶府學訓導以內艱起復之京竟
常詩忘作者缺

呂洞賓詩缺

呂文互見缺首

能之已十之音初日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
觀其志而知其德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用衆曰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孟子曰楚大夫
欲其子之齊語也使齊人傳之此呂氏本前人語也本生
日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劉子期論曰萬人響
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盡數日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夫
其火則止矣童子曰湯湯止沸不知釜底去薪又曰父不
能傳之於子臣不能入之於君韓子曰使道而可傳則人
孰不傳之於其子使道而可獻則人孰不獻之於其君此
後人本呂氏語也

詩義五

八士

七修類集卷三十六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岳廟

宋岳武穆王祠天下有五在鄂者乃王開國之地在杭者王墓之地在湯陰者父母之鄉賴者立功之地而朱仙鎮者功之極而憤之所不能忘皆著祀典報王亦宜今其錄乃吾友汪仲蘇子卿所編心亦勞矣近爲當道所刻惜去其詩文將半予有一跋亦在逐中今并贅於此嘗考王火狂飲帝戒而遂絕較之終曹瞞而不談兵者一忠一奸薰猶判也王刻像行溫清禮平居布素死之日無餘貲其與絕裾窮奢者何如好色人情也故至死弗克斷虞姬王能却交驩之名殊過之死後有武昌老嫗之哭足可比方孔明也夫爲將而具五善足矣王之行聖人之道大賢以上事也豈特忠哉列古名將有餘論矣寬益非一日也

芙蓉詩

予名生員不出應試有年矣嘉靖甲申將遊南都有事於學宮適值葉敬諭相新至召而告曰汝能作詩則行否則當受吾教不許也遂指亭前芙蓉爲題予書一絕呈之名花不關艷陽粧自向儒宮醉晚陽其道秋容顏色淡野梅凌雲有花香葉知有爲故意復曰我欲題折枝者予不得已憤而口占天香國色美丰姿祇是西風颭殘枝今日悲

秋人見汝有何奇句動吾師葉笑而放之逾二年乃于素題芙蓉扇面偶感前事書日莫向芙蓉怨不平風塵從古困儒生當年錯怪淮陰火自是王孫未有名他日乃父見之謂予曰汝尙記憶前事耶予曰非也亦偶然耳因出酒命酌痛飲而罷

壽詩

杭劉翁莊泰成化癸巳六月適當六十同時詩人皆以詩祝今併錄之於左以俟後人觀覽庶知一時人物之文學也自壽云落落乾坤六十翁蒼顏寧復舊時紅蒐羅經史有餘力補報君親無寸功舌在未應鵠計拙眼高渾覺馬羣空藕花池檻新涼好且對妻孥試碧筒友人用東徐叔

詩文卷十六

二

勉恕以詩祝云隱君志高尚今代巢與由種翁滿籬下清傲天地秋一壺時復醉此外非所求雙鬢颯已白偃指甲子周大塊假以文慨然法前修君壽不可量浩浩滄海流但固金石操毋爲身復憂勾章沃昌言昌云玄圃千年桃已熟搖搖珠樹濃陰綠紫綃綺散晴雲翠館參差咽寒玉芙蓉畫屏清晝長博山初試麒麟香一聲白鶴南飛翔追逐神仙爭頽頽東道主人茂陵客金縷瓊觴薦瑤席碧闌十二竊風涼歲歲酣歌樂無極天台謝仲昭昭云人龍呵雲成五色輕綃剪出秋蟬翼涼颼蕩暑天沉沉南極回光射東壁翁莊老人詩中豪飄飄不是紅塵客燃藜久羨劉更生博學遠過揚執戟瑤池昨夜來青禽慙慙爲報羣

仙臨紅麟擘脯玉絲脆紫檀燕火金爐深薰絃不彈供奉
曲橫笛文奏雙龍音烏痴免懶日月緩定應爲子留光陰
江陰卞華伯榮云碧空無雲見秋毫壽星光與文星高翁
莊行年今六十胸蟠萬卷一布袍門生如雲上堂賀烏程
遠致玉兔醪碧筒倒注若吞海薦以雲藕兼冰桃後五百
歲摩金狄世同薊子誰同曹天光老眼不錯視長生特地
留詩豪濟南陶布丈元素云六十方稱壽神完氣亦完少
陵詩價重太白酒觴寬紫曳藤杖杖班裁荷穉冠願若爲
砥柱學海障狂瀾吳興張子靜淵云春秋六十老斯文名
重東南獨出羣照夜青黎天使下延年丹藥地仙分才高
鸚鵡銓難敵臉暈桃花酒易醺願作湖山風月主一巾白

詩卷三

八

三

髮任紛紛郡人張天錫錫云德化于今詩亦化收拾聲名
老林下盃邀明月豈爲賓天與清風豈須價莊前種滿南
陽菊飲泉採花亦自足人間蒼苒苒假明珠真有金錢萬萬
斛一週花甲等閑過滄桑幾閱人海波耳順何須更加洗
倚欄閒聽濯纓歌沈惟遠寧云花甲循環喜一週竭末海
屋天添籌半生賡達陶元亮八句風流秦少游香奩碧雲
浮綺席酒搖紅浪溢金甌願祈壽算岡陵固與于湖山共
倡酬莫仲璣璠云銀瓶滿貯洞庭春數爲先生慶六旬壽
域天開週甲子文章衣現燭星辰清新珠玉今詩伯滿灑
衣冠古逸民昭代由來重儒術白頭行看載蒲輪馬是簡
迪云目如巖電貌如童獨步詞壇氣尙雄聖仰宣尼方耳

順賢希伯玉已心融青藜燈下書頻校黃菊樽前酒不空
天意未容夫子老更傳詩法擅江東劉拜考吳云大隱居
城市聲光不可韜英靈鍾間氣論議邁時髦詩得陶何細
駭兼屈宋豪百編同雅健一字重華褒妙趣江山助狂歌
鬼影逃霜空飛俊鶻塵匣出豪曹音古薰絃奏才長雲璽
縑尋僧未入社對客嬾題糕訪古登雲嶠懷人隔海濤乾
坤容傲睨風月屬遊遨夜閣青藜火秋園白苧袍襟期時
自負志節老彌操短屐閒招鶴長竿欲釣鰲不知雙鬢敗
祗爲寸心勞有子能臨帖無官豈夢刀菊莊聊寄寓花甲
忽週遭廣穎非凡相長眉是壽毫安期初魄來方朔預偷
桃正好傳滄玉母煩論伐毛人材何落落歲月自滔滔樂

詩卷六

八

四

矣居清世陶然付濁醪斯文端有相南極一星高陸士稱
昂云秀鍾靈氣應長庚白髮鄉賢獨老成礪世才名蓮並
瑞出塵丰度鶴同清重煩海客分桃實幾約山翁泛菊英
華誕喜聞週甲子頌歌叨厠曾諸生陸有私秋詩話一冊
載壽詩尙多也

水上打一棒

正統間處州葉宗劉謀逆抗點民兵有生員之父亦在點
中其子往訴於府府主不爲之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
一棒益以俗云空無用也府主聞其言而不知其情祇以
惡語嘲之即喚轉詞焉生員直告其故遂曰汝能賦此當
免其役耳因口占曰大七浪杆杖碧流一聲礪破楚天秋

千條素練開還合萬顆明珠散復收鷗鷺盡飛紅蓼岸驚
鷺齊起白蘋洲想應此處無魚釣起網收綸別下釣守遂
除之

伯厚不知詩

宋韓持國咏雪詩云衣上六花飛不好畝間盈尺是吾心
何由更得齊民暖恨不偏松宿麥深宋王伯厚以爲雪詩
無出其右予以此直村學究之詩也俗云宋頭巾耳而王
伯厚不知詩亦可知矣此但取其有憂國愛民之意豈詩
也哉又伯厚取朱新仲咏昭君詩於困學紀聞中云當時
夫死若求歸凜然義動單于府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
花心棄土噫此伯厚亦不善論而取之也使昭君知此不
待其單于死而請也亦不必其情而自盡矣

廬山高明妃曲

石林詩話云歐陽棐求章子厚書乃翁廬山高明妃曲藏
松家以公平日自喜此三詩也嘗被酒語棐曰吾詩廬山
高今人莫能爲惟李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惟
杜子美能之前篇則子美亦不能也及觀名臣言行錄又
云公謂人曰廬山高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
杜甫可及後引李白不可及杜甫可及其與石林所記不
同予論廬山高全似太白前引類杜後引類韓當以石林
所記爲是但歐公自不當謂前引則子美亦不能此或棐
乃過美乃翁之辭抑棐得誤紀之耶若名臣錄所紀廬山

高豈似韓耶二引既不擬李又雜太白之名何也此必其
傳聞也

吳賈相報祭文

吳潛號履齋宋理宗朝相也賈似道人相令言官劾吳安
置循州又令循守劉宗申毒死履齋似道後亦貶循州宰
執陳宜中等咸欲置賈於死令鄭虎臣押送至漳之木綿
菴而爲虎臣鉞死之漳守趙介如乃賈之門人時爲祭殮
文曰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闕死於虎臣天乎人乎
笑得而詢有餘不盡之意至矣然二事之詳見山房
隨筆武林紀事但隨筆祭文缺後二句而宋史以吳爲預
知風雷伏而死亦非也蓋吳作辭世詩時空中偶然雷震
耳

義烏

聞見錄載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於隴山愛而食之甚勤
偶事下獄歸時數恨不已鸚鵡日即在獄數日已不堪鸚
鵡遭閉累年奈何商遂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隴山者
鸚鵡必於林間曰郎無恙幸寄聲幸寄聲又金時安撫使
田琢火從軍塞外居有雙燕爲巢土人欲捕之田曲全護
一日飛止坐隅都無驚畏乃語後時不去田思明日秋社
燕當歸矣此殆爲留別言耶因作詩贈云幾年塞外歷崎
危誰謂烏衣亦此飛朝向隴陂知有爲暮投第舍重相依
君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鰓角君

應先去我何歸遂細書爲蟾九繫其足後八年田爲潞州判官此燕飛鳴公解求止硯屏田諦視即前燕也蟾九尙在遂畫圖作序一時名人皆有詩賦嗚呼禽鳥微物一加愛養遂致不捨土之負義背恩曾二鳥之不如昔人歎古道益遠交情醜朝歡暮怨雲遷移予亦感而筆之也

巴西

山谷懷荆公再次西太乙宮韻之詩第二首云噉羹不如放麋樂羊終愧巴西欲問老翁歸處帝鄉無路雲迷任天杜解山谷之意謂惠卿之忍正如樂羊荆公之過與西巴同又言末句神宗崩公亦薨從其在大非讒邪所能間予觀山谷所和四詩皆指荆公不若東坡之和之妙也此首

詩卷三

七

以惠卿比樂羊固可而以秦西巴擬荆公恐爲不當荆公直刻撓耳豈仁也哉任復謂讒邪不能間亦益山谷不善之意山谷或止以帝鄉之路雲亦不迷也藝苑雌黃又爲山谷解倒用西巴引退之差參朧玲爲証予意虛字倒用尙可理推至於人名恐未穩也山谷此詩只是有病

詩句重用

唐人許渾常將已詩重用此雖一病夫豈不能再作固欲如是耶第可意句遂不復改耳但有可用不可用處自當慎之也今錄出數聯以明之庶便檢閱亦足使人易知也如京口寄友人用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爲頸聯矣至郊園秋日寄洛中故人復用二句爲領聯皆寄

人者也又如呈郭少府巡潯有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園秋生動地風漢水傷稼亦用此二句皆因水也此則可以同用至於送僧歸桂州靈巖寺云蒼岑送僧歸桂陽海門帆勢極滿相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雲一聲春思長他日和浙西從事劉三復送僧南歸亦用此四句但以桂陽易故鄉二字予以浙西復南去恐不可用滿相耶至以蜂蜜對麝香訪戴對依劉處極多似亦不切若王灣江南意二聯俱同但易首尾此即其可意句而不復改也

因詩得偶

國初王旬字子宣作官詞有云南風吹斷採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仁和斛元俞

詩卷三

八

友仁見而悅曰此其得意句遂以妹妻之此與宋趙德麟二十八字詩句事意俱同也

俞徐辭薦

富陽俞膺字古章肥遯邱園名聞湖海宦遊於浙者必得其大爲美正統間藩臬諸公先後封章薦舉不起吳和州亦嘗薦之先生以詩辭云青雲有路念綿袍迢遞和州薦刻勞下乘難追千里馬虛名恐誤九方臯稽康自信趨時懶火室誰云索價高總使陽和動鄉律秋風雙鬢已蕭條又同時寧波徐恕字勉仁亦以文鳴不膺

國召後家吾杭有藝說譬喻爲學甚悉今忘之也予嘗謂俞詩徐文近亦有之而人品或無二子也故當時有富陽俞

甬東徐嗣嗣文彩雙明珠之譽予故表而出之

魏趙老熊詩

魏驥浙江紹興蕭山人正統初爲司訓隴然若不勝衣者一日會酒友家座有柳莊先生因相曰公異日必至極品衆皆掩口自亦以衰諷之也後因教導有功漸陞至少卿直抵吏部尚書然質直而好吟不以工拙爲計老熊一詩至今傳之人口以其鄙而謔也詩云漸覺年來老病磨兩肩酸痛脊梁跢耳聾眼暗牙根蛀腿軟腰疼鼻淚多臟毒頭瘋時又舉痔瘡疝氣不能和更兼酒積微微發三歲孩童長若何予嘗又聞趙松雲老熊一詩則視此超出九天矣然亦不見集中今錄出之詩云老熊年來日添黑花

詩卷三六

九

飛眼雲生鬢扶衰每藉過眉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惻淚常淹移床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愛日簷非身處老境不能言之如此真切悲夫

燕子樓

燕子樓盼盼之事人皆知也而燕子樓集人未知也知其集者或未見其詩也見其詩者或未知盼盼之終故予以見陳彥升詩之起結云僕射新阡孤兔遊侍兒猶在水邊頭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殘花一夜休不知何謂水邊與樂天之意今始知樓在徐州西北水濱至今猶有迹焉盼盼念建封而不下樓者十年樂天贈詩曰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盼盼讀之悲泣曰自公薨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後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飲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討道泉臺不去隨盼盼得詩後快快旬日不食而卒臨終但云兒意不識冲天物謾把青泥汙雲臺方知陳結之意盼盼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火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人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消一十年皆如此類予嘗過其地見燕飛鳴有感賦詩曰燕子樓前燕子飛舊巢還在主人非樓中盼盼樓前燕肯向他樓上居聯不獨鍾情意氣且知義理可謂妓妾中傑出者姓關

詩卷三六

十

或日許

袁柳莊

柳莊袁洪字廷玉元翁村先生士元之子自幼勵精儒業九流百氏之書靡不深究嘗遊歷湖海間遇異僧別古崖於補陀浴伽山一見而奇之因授以相人之術期洪必以術顯洪自是決人貴賤壽夭禍福休咎如指諸掌凡求相者聽其語言觀其形象然後斷以吉凶雖達貴人遇之不以禮則拂袖而去

太宗在潛邸遣使

召見洪凝神佇思稽首而言曰

殿下龍形鳳姿天廣地濶日麗中天重瞳龍髯三肘若肉印

七修類稿卷三十六終

天錄萬幾之暇因感玳言之驗驛

召至京拜太常寺丞遇以特禮已而得請展省先塋壽七十

六以疾卒姚火師廣孝嘗贈詩云岸幘風流閃電眸相形

何似相心優凌烟閣上丹青裡未必人人盡虎頭此詩正

似荀子所謂相形不如論心之義此亦未必無爲也

句意

有如此江蓋言如此江水流而不返也將無同謂不同也

將是乃晉人發語也如淵明詩將非遐齡具是矣



詩卷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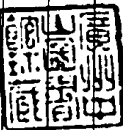
八十一

七修類稿卷三十六終

七修類稿卷三十七

詩大類

楊眉菴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初吳下詩人稱高楊張徐楊名基字孟載眉菴號也家吳

縣天平山南幼親悟絕人弱冠工文詞名動公卿會稽楊

崇夫相見戲以所號鑲笛爲題使其賦歌對曰不惟能歌

尤且切效老鑲體翌日成似廉夫不覺自失曰吾意詩徑

荒矣今老鑲當讓子一頭地故當時有老楊小楊之稱此

事舊聞於人未見其歌其集亦火也今獲抄本錄歌以識

歌曰鐵崖道人吹鐵笛宮徵含嚳太古音一聲吹破混沌

詩卷三十七

八十一

數一聲吹破天地心一聲吹開虎豹園彤庭跪獻丹戾箴

問若何以得此曲妙諧律呂可以召陽而呼陰都將春秋

一百四十二年筆削手譜成透天之數價重雙南金掉頭

玉署不肯入直入弁峯絕頂俯瞰東溟深王綱正統著高

論嗟彼傳癖兼書淫時人不識我不厭會有使者徵球琳

具區下浸三萬六千頃白銀浪洞庭上立七十二朵之青

瑤岑莫邪老鐵作龍吼丹山鳳舞江蛟吟最哉宋彥吾所

欽赤泉之盟猶可尋更吹一聲振我清白祖大鳴盛世載

康阜財解溫南風琴鐵崖註春秋一本名透天驪一

孫侍兒

孫侍兒花將軍婢也將軍名雲懷遠人也貌黑而驍勇絕

人癸巳謁太祖于濠每單騎前行所至輒克嘗遇盜數百
獨戰三日皆擒殺之庚子守太平偽漢陳友諒以舟師入
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城中乏食
而陷賊縛雲急雲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奮守者刀殺五六
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趨降賊怒碎雲首縛于舟檣
衆射之雲至死罵賊不少變雲妻郤氏雲與偽漢戰時子
煒方三歲郤氏會家人泣日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必不
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塔等善撫育之郤聞雲
就擒遂赴水死侍兒孫氏座郤尸抱兒走爲偽漢軍所獲
軍中惡小兒啼孫至九江恐見遇害以簪珥屬漁家嫗育
之是年冬王師伐偽漢漢賊孫脫身至漁家視兒在閭漁
人出竊負以走宿陶穴中明日出江游僦舟以渡遇漢潰
軍還華舟梓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
流浮至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陷兒凡七日不
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之偕
行明年辛丑二月達

上所

上聞雲兒即呼入見孫氏泣抱兒拜

上上亦泣寔見於膝曰此花雲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
已不見追之無所得衆咸以爲神後乃授水軍左衛指揮
僉事洪武七年偕孫氏至太平奉母郤氏夫人駁歸乃束
其像父加以衣冠合葬于上元縣南五十里水橋太史宋

詩卷三十七

八

二

詩文卷三十七

八

三

中老父能知津孫來抱兒達

行在哭聲上徹天能聞手摩膝置泣後嘆雲汝不死猶見存
兒年十五官萬戶九原再拜

君王恩忠臣節婦古稀有嬰杵尙是男兒身英靈在世竟不

朽下可爲河嶽上可爲星辰君不見金華文章石室史嗟

我欲賦豈有筆力回千鈞長短句云孫侍兒花雲婢一朝

城陷主人沒忍死流離全雲嗣全雲嗣鬼神呵護登

天陞襲主之爵顯主志血食太平千萬世嗟吁無侍兒花之

忠郤之節亂離之際幾人白誰言丈夫意氣輕婢妾其事

詳見功臣錄但錄中乙未克除誌爲甲午當從誌也

狨坐

石林燕語曰：猶坐不知始於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不知子美已有詩贈鄭廣文云：「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毡。」則煖坐唐已有之，安知不施於輿馬也。

咏物詩

咏物之詩，即古賦物之體之變也。如荀子《賦》、《箴》、《賦》之類，說者以爲起於唐末，如雍陶《鴛鴦》、鄭谷《鷓鴣》、元白已前蓋已有之。如子美《咏黑白二鷹》之類，是矣。宋元以下作者多矣，然其親切有繆者亦足比方前人。格律雖卑，亦詩之一種也。謹錄明人之詩數首於左，以啓好事者。蘇平《繡鞋》云：「幾日深閨繡得成，着來便覺可人情。半灣羅襪凌波小，兩瓣金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

詩文卷七

四

聲掃花偶濕蒼苔，露曉向憇前赴晚晴。豆腐云：「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雲花瓦缶浸來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箇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胡斗南雙孔笛。云：混沌難分濁與清，鑿開空翠太分明。有聲本自無聲出，二氣還從一氣生。碧海寒龍並語，瑤臺月白鳳諸鳴。依稀黃鶴樓中聽，吹落梅花雪滿城。萍云：重重疊疊砌魚鱗，根蒂渾無半寸深。偏寫太陽遮水面，可容明月印波心。千層浪打依然聚，幾陣風吹不肯沉。多少錦鱗藏底教人無，計下鈎尋楊基新柳云：濃如烟草淡如金，濯濯姿容裏裏陰。漸軟已無憔悴色，未長先有別離心。風來東面知春淺，月到梢頭覺夜深。」

詩文卷七

五

惆悵隨宮千萬樹，淡烟疎雨正沉沉。春水云：「濛濛漾漾欲平橋，知是巴山雲盡消。紅雨落花來滾滾，綠烟芳草去迢迢。沅湘已沒鷗邊渡，潯浦新添鷺外潮。向晚漁郎走相報，大家齊上木蘭桡。戴九靈抽秧婦云：「青秧蒙頭作野粧，輕後蓮步水雲鄉。裙翻蝶翅隨風舞，手學蜻蜓點水忙。紫東暖烟青滿地，細分春雨綠成行。村歌欲和聲難調，羞殺揚鞭馬上郎。夏元吉人影云：「不言不語過平生，步步相隨似有情。長向燈前同靜坐，每於月下共閒行。耿朝離去天將暝，今日歸來雨又晴。最是行藏堪愛處，顯身須要待時明。沈彥博纖手云：「曾見花梢棟梢枝，宛如春筍露參差。金釵欲溜輕扶鬢，寶鑑重臨淡掃眉。雙送鞦韆扶索處，半揎羅袖賭闌時。香腮悶托聞嘶馬，忙揭朱簾認阿誰。朱靜菴梅花燈籠云：「貫當織出巧玲瓏，朵朵分明飲化工。薄暮高挑照歸路，滿街疎影月朦朧。丁文煥釘靴云：「行過落花香啜齒，齒牙回芳草軟埋頭。惜忘其全首。」

金山詩

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薰薰。又：「萬古江心寺，金山名目新。天多剩得月，地火不生塵。僧過妨僧定，清齋礙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二詩乃唐人張佑孫魴者也。皆號絕唱，而青瑣集尙以雖爲齷齪，亦可移於南康之洛星。永嘉之江心，予則以爲首起，既以言出金山。」

就可後彼此謂無過中尋有過亦刻矣但孫詩似誇則不當也若以濤橋飛佛身言山不應如此之低此痴人前又不可說漢第同時李翔亦有詩而後四句全同孫句不知當時何意同之若是李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倒影鐘磬隔嵒崖過櫓妨僧夢猶湍激佛身誰言題韻處流響更無人此則可笑而人反不知而未識也又聞本朝翁田黃謙自來未聞有次張詩之韻者彼獨和之且又不及此尤可笑若宋梅聖俞之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吳登之花木江心地樓臺水面山亦可謂繼句

理公嚴碑

周伯琦元之饒人工真草篆隸而篆尤精也元人無出其

詩卷三

木

右世行其大書正講說文字原至正十六年嘗為吾浙參知政事杭志失收元史作十七年訛也尋除江浙行省左丞然以十七年招諭張士誠為其留用未拜後士誠為武

寧王綱見

太祖伯琦逮繫於後

太祖問誰也對曰元江浙行省參政周某某蘇志作饒介之非

帝曰元君寄汝一方重任乃資賊亂耶遂與僞吳司徒呂伯昇同棄市剪勝舊聞文云醉以三日酬其功而殺之元史

又謂回鄱陽尋卒恐皆非也夫既為張用之久張敗可以

逃耶又何有功於

國朝耶昨與中書葉中夫遊於飛來峯之陰偶得其篆記一

篇篆籀附木剔洗而錄之遂知飛峯石像之所出亦可補枕志之所缺也嗚呼自元季至今殆二百年矣一旦顯世亦數也哉且筆法之妙為周之最意予既知則揭者眾也今已火剝或至損裂則公之書又沒於世因記其事并錄其文於葉文日理公嚴晉高僧慧理師嘗燕寂焉在錢塘虎林山天竺招提之東南玲瓏幽邃竹樹峯蔚至正九年上人慧管來居觀堂起廢緝敝爰開是岳窈窕繚複郭如堂皇雲湧雪積發泄靈蘊後七年左丞綬寧楊公之弟元帥伯顏清暇遊憩挾奇樂靜捐金庀工載鑿巖石刻十佛并補陀大士像金碧炳赫恍恍躋西土冀微福惠壽我重親利我軍旅冰釋氛沴永奠方嶽巖之異勝誕增於昔為虎

詩卷三

七

林之奇觀寔昔公執行精慤有以致之居毗號曰菩薩蓋非誇盜天竺和尚允若師臘以八十與管同志徵文示久乃篆諸石浙省參知政事番陽周伯琦伯溫記并書

薛翬

唐伎薛濤字洪度八九歲知聲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并梧示之曰庭除一梧桐登榦入雲中令濤續之應聲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怏然久之父卒韋臯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因八樂籍元末建安暨氏女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云多情樵牧頻簪髻無主蜂鸞任宿房識者知後不潔此即濤父怏然之事後皆果然豈非詩言志而心之聲也歟然濤非暨比也故元微之有詩贈云錦江膩滑峨眉

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
紛紛辭客皆停筆箇箇分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曾
蒲花發五雲高以此則唐人重濤之才可知矣有洪度集
一卷行世

布袋佛

五代僧貫休畫彌勒佛而宋坦居士贊曰即此布袋非
此布袋不屬聖凡不立行解凡凡騰騰處處在在拄杖挑
來賜與君天上人間更無外岳珂七歲亦有贊曰行也布
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二贊較之岳誠神童之
言而坦坦者就本宗之道而云也至聞

詩卷三

太祖私遊一寺亦見有題其詩曰大千世界茫茫收拾都
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妨因盡誅僧
噫此因借以喻當時之政之嚴太露圭角宜其受禍苟以
前之岳贊之意而微諷之又何不可

詩句關樂

古人經文一字不苟下如鼓瑟吹笙不是說鼓瑟又吹笙
也蓋瑟之一音古今以為難和必吹笙以和之也又若如
頃如能古人比之兄弟之相和夫他音豈皆不和而獨以
頃能言者他音一音各為一節惟頃能二音同為一節蓋
同氣也大同焉韓公邦奇號為知樂其言亦矣

般若菴

太平府般若菴

太祖既渡江微行於菴欲借一宿僧異而問其爵里姓名乃
題詩於壁曰秋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
識英雄主只願曉曉問姓名後

登極閣詩已無有

首鑰僧至京將秋之既曰予詩何去之僧曰

御製後僅有吾故師四句在焉問曰何詩僧誦云

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常恐鬼神愁故將法水輕輕洗尚有

毫光射斗牛

上笑釋之

偽仙詩

池州青羊宮石刻一律嘉靖間都御史劉大謨所刻其跋

詩卷三

云是刻如雷電鬼神變幻莫測却不失大書矩度信非
異人不能九龍主人宜加呵護若為驅車羽輪去字不
或承之羞哉世傳詩為陳傳所書也其詩云仙境閑尋採
藥翁草堂雷語數宵同虛傳山下雲深處直與人間路不
通泉引藕花來洞口月將松影過溪東求名心在閑難遣
明日馬蹄塵土中後秋日三清道大玉皇舉人太和子書
以予論之此好奇而未仕者為之也觀首云仙境閑尋未
又曰來名心在閑難遣明日馬蹄塵土中仙向有此言耶
況書名特神其號尤可知矣但字體異常不知書者隨風
傳誦若謂不失大書矩度數語劉益欲欺世人不知世有
識者所笑多也至如虛傳來影數字因傳為此字未必真

是也揭之露醜徒汚紙墨見者自能別之

桑大詩

世傳吾杭火保于公題桑日一年一度伐枝柯萬木叢中
苦最多爲國爲民皆是汝却教桃李聽笙歌題大日護主
有恩當食肉却啣枯骨慙饑腸於今多火開狼虎無益於
民盡食羊意二詩不類于公本集之句予問之先輩則曰
聞有親筆於某家蓋句雖俚而意則尙也似其爲人或不
經意而云者殆手帕磨礱之詩亦然或曰大詩乃先正李
時勉者未知孰是

陳岳箕詩

金陵士友某一日召仙得詩云風露凄涼雨過天寬疎有

詩卷三

八十一

月到床前夜深不作紅塵夢註得南華四十篇又云強胡
擾擾我提兵血戰中原恨未平大厦已斜支一木豈期長
脚快蒼生某請書名則曰我二人前陳搏後岳飛一仙遊
一屈死生死雖不同然彼之清風我之精忠今日同歸於
不死矣偶同過此某又問今秦檜亦托生否又書詩云自
古奸忠同一死奸忠死後各留名奸忠總在斯文斷焉有
來生與再生據此雖非陳岳二公觀其詩大明爽氣健且
有理致是亦大名之士歟

洪武書目

痛三綱淪而九法斁無以新耳目而示勸懲首作大誥三
編欽戒後代人君臣民之愚痴作資世通訓以禮樂不協

於中成書目

大明集禮微周禮而爲治天下之宏綱作諸司職掌曰
大明律曰

大明令所以立世法也曰洪武禮制曰禮儀定式所以詳世
禮也清教錄所以戒僧道也

大明一統歷所以欽天道也定字義書曰洪武正韻後以未
當

命劉三吾重編日韻會定正念農勞而

命戶部計田之數以爲大武俸數依省食簡要錄見功臣器

用踰制

命翰林院考漢唐宋封爵之數編稽制錄編歷代宗室諸王

詩卷三

八十一

善惡者以類曰永鑑錄後又有昭鑒錄編歷代爲臣善惡
可以勸戒者曰世臣總錄訂正蔡氏書傳名曰書傳會選
取大禹所叙箕子所陳有益治道者作洪範註紀天下道
路者書曰寰宇通衢載文武官屬體統及簽書案牘次第
軍士月糧宿衛屯田者曰政要錄自敘得之之艱難曰
祖訓錄又欲貽孫謀以昭燕翼成書曰

皇明祖訓言喪服者曰孝慈錄取五經四書敬天忠君孝親

而成者曰精誠錄集歷代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者名

曰存心錄編漢唐宋災異應於臣下者名曰省躬錄以致

首德有註論語有解諸經元史有纂至哉

王心無一事不加之意也創業之君所以難歟

菊花詩

清暇錄載黃巢下第有菊花詩曰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
開後百花枝散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嘗聞我
太祖亦有咏菊花詩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西
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人看二詩彼此一意成則爲
明而敗則爲黃也予則以香氣透長安不過欲竊據之意滿
城盡帶甲擾亂一番也巢之反果在秋秋天兵敗士誠友
諒與得大都之日皆在八九月西風起時穿金甲豈非爲
帝耶是乃二詩之識耳

塔下陳

弘治間海寧塔下陳玉善畫山水其父五十忽欲讀書坐

詩卷三十七

八

十二

閑一室晝夜不怠者五年遂成詩人嘗題買似道湖山圖
云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
新得蛾眉正少年意亦佳也據此人不用功耳

七修類稿卷三十七終

七修類稿卷三十八

詩文類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李杜

古人論李杜無優劣故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
此在後世觀之也王屑陽秋皆輕議曰杜豈白所能望耶
殊不知當觀其彼此自言可知矣杜言李曰世人皆欲殺
吾意獨憐才李白斗酒詩百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似皆重其才也李言杜曰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
石門路重有金樽開飯顙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千
爲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似不過平答而火譏
之也意當時李豪雋而才敏杜質樸而才鈍相會若有低
昂也然則底於成也同歸於極焉細而論之則有一勉然
一自然之分耳

樂府

予不知音律故詞亦不善每見古人所作有同名而異調
者有異名而同辭者又有名同而句字可以增損者莫知
謂何也後見元人周德清有作詞起例一書然後知當同
當異者自有數調句字可以增損者亦有數調惜此書已
火又雜記於衆詞名中一時檢閱亦難也今特錄出以便
觀覽庶使知予者可考焉

黃鍾子仙雙調子仙黃鍾子仙越調子仙呂正宮

端正仙呂賦神雙調賦神仙呂駐京商調駐京中呂調越
越調調中呂紅芳南呂紅芳中呂紅芳雙調調春

已上名同而音律不同者

黃鐘謝三紅錦袍謝紅絲樓春謝雙鳳翅謝正宮四
詞靈壽杖謝保伴讀書謝村黑漆弩謝六久遍

柳柳大石調謝四歸塞北謝金錢謝初催花樂謝

家童兒謝小石調謝一青杏兒謝亦仙呂謝一

金盞兒謝中呂謝五紅繡鞋謝喜春來謝陽朝天子

錦鵲兒謝武持節謝仙賣花聲謝南呂謝六一枝花

春點玄鶴鳴謝天採茶歌謝草池春謝金經謝

翠盤秋謝乾葉雙調謝二步步嬌謝銀漢浮槎謝

詩卷三八

八

二

落梅風謝鴈兒落謝勝令謝陣陣水仙子謝

波仙謝殿前歡謝小風謝滴金謝折桂令謝秋

大春謝宮漢江秋謝荆山玉謝擣練子謝朝沽

美酒謝驢馬還朝謝掛玉鈎謝醉娘子謝小

拜門謝慢金盞兒謝不斷謝也不羅謝越調謝

詞調笑令謝脫秀兒謝小寨兒令謝三臺印謝商

調謝一梧葉兒謝般般調謝三臉兒紅謝急曲子謝

合要孩兒謝

已上名異而詞調同者

正宮謝七端正好貨郎兒煞尾呂混江龍後

庭花青歌兒南呂謝三草池春鵲鵲兒黃鐘尾

中呂謝一雙調謝四新水令折桂令梅花酒尾聲

已上句字可以增損者

明唐詩人暗合

國初王元章書懷王子充郡齋偶賦詩意相同而韻上差其

二可謂異矣及讀唐劉長卿餘干放舍與張籍宿江上館

詩韻同意同真可謂巧也又皆奇作特錄於葉元章詩云

世情多曲折客況自堪憐聽雨愁如海懷人夜似年草肥

燕地馬花老蜀山鵲冷淡無歸計蒼苔滿石田子充詩云

宦况真蕭索虛齋足自眠思親懷愛日閱史記疑年白髮

生愁後黃華立醉邊風流陶靖節輸爾早歸田劉詩云揆

浴暮天迴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

詩卷三六

八

三

初上陸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揭征衣張詩云楚驛

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湖上江聲覺鷗飛旅宿今已

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

宋徽宗書詩

夏忠靖公咏徽廟墨竹曰寶殿無心論洽安碧憲著意寫

琅玕枝枝葉葉真瀟灑爭奈金人不愛看此責徽宗之不

君也

國初張來儀咏其折枝桂曰玉色出瓶出內家天香濃浸月

中葩大宮總愛清涼好不道金風捲翠華此責高宗之不

子也又忘其名姓者咏其石榴曰金風吹綻絳紗囊露落

宣和御墨香猶喜樹頭霜露火南枝有子殿秋光此言南

渡得人有惜之意然三詩皆有含蓄後二詩琢句尤工

楊火卿詩

天順間南京大理火卿宜興楊公復每令家童於玄武湖
墻取浮藻以食豚海虞英思甚訥時握都察院章以其密
迹聽事拒之楊作小詩送云太平隄下後湖邊不是君家
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至今傳爲笑
柄鄙吳而予楊也予以思甚誠寬大而不答使當時即寫
此詩易以己名復送於楊楊何顏哉此正楊公代吳之作
也其與鑽枝較毒者何異哉况後湖
朝廷所禁今人反以抑吳豈以楊有能詩之名而然邪

祖述工拙

詩卷三

四

東坡洗兒詩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
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公卿吾杭先輩存齋宗吉一
詩云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筆端花與骨中
錦賺得相如四壁空其意本東坡洗兒詩末然有慨不露
圭角似過東坡又東坡白髮詩云人見白髮憂我見白髮
喜多少火年人不見白髮延祿見說邪載一詩亦似過之
勸君休鑷鬚毛髮到斑時亦自難多少火年子西
風吹送北邙山又宋淮南問帥夏貴降元後四年卒有人
贈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延何似四年
前又有弟墓者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
萬代名不朽此二詩亦雖本同一意而辭意迥轉深怨又

自各妙也

竿枝詩

石林詩話載晏元獻題竿枝詩書於中書廳壁云百尺竿
頭覓身是騰跟掛殿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
亦未貧荆公他日復書一詩於後云賜也能言未識其誤
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但記
二詩不言所以予以二詩正見晏乃質實而王好更張者
也二公心地即此占知矣又韓侂胄見弄傀儡爲土偶負
小兒者名爲迎春使姪賦之姪曰腳踏虛空手弄春一人
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俱爲陌上塵韓不久
禍伏宋趙南仲以誅李全功見忌於鄭清臣史揆每左右
之得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邊而赴鎮之日朝紳
餞之適有呈竿枝者曹里賦詩云又被鐘聲催上竿這番
難似當時難勸君著脚須教穩多少火傍人冷眼看後師果
敗皆詩識也然曹漢二首其辭皆有是意但各用事不同
韓詩題雖非竿枝義則一也然實得幾間之情惜不知名
也故併及之

鄭字四音

鄭字一則肝切爲贊一才何切爲醴一祖管切爲纂一祖
九切爲攢今因蕭何之封讀之者不同各執以爭是非殊
不知四音皆是惟醴字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之邑贊字
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二音可加於蕭何餘非其宜

詩卷三

五

死而論之又惟讀騷字尤當也

掘塚歌

掘塚歌清江范德機作也范以閩州歌并此皆為風俗所興而閩州者因得

上聞故著名史冊且為一代詩人不知掘塚歌則繆理太甚歌云昨日舊塚掘今朝新塚成塚前兩翁仲送舊還迎新舊魂未出新魂入舊魂還對新魂泣舊魂丁寧語新魂好地不用多子孫子孫綿綿如不絕曾孫不掘玄孫掘我今掘矣良可悲不知君掘又何時據歌曾孫不掘玄孫掘則人決不用子孫亦不用墳墓矣予意換中二句數字可也如曰好地還用好子孫子孫綿綿多頑劣曾孫不掘玄孫

詩義三六

八六

掘斯義方妙其閩州歌乃革男子繡文之弊者予三十年前嘗見其地繡文之妙始知益亦有所傳云

吾子行詩

吾杭吾子行好古博學尤精律呂當時後世如趙子昂宋景濂輩無不稱仰者惜其死於非命其著述亦多詩則未嘗聞也予於舊杭誌中得其二首今錄示人則又惜死於無窮也柳枝詞云一逕梨花過雨霑日華浮動碧絲簾軒前抽徧垂楊柳看舞春風入畫簷又答沈堯道贈梨花云山中折花搖白雲一枝贈我寒食春薄簾隔晴不須捲恐隨蝴蝶飛成塵

白沙詩

世以陳白沙非知詩者而麓堂詩話載其題匡山大忠祠

之詩曰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仆北風世亂英雄終

死國時來亦成功身為左袵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

分人衆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岳王宮又以謂深知聲律

者殊不知昔之所傳非今之所刻蓋今選解其詩者祇欲

遵其道統不復以詞章為重故於近體有蘊藉者不錄却

以似禪而難通者往往錄出解以已意人之見之莫怪其

為不知也如張帆海上回帆掛鏡橋樹籬起白蝦蟆跳上

飛雲去又日半酣發浩歌聲光真朗徹是身如虛空樂矣

生滅滅不知蝦蟆跳飛雲是何所喻而生滅滅又何所解

通本未可一二數也反於外傳隻句中儘有詩句如仲尼

詩義三六

八七

不作周公夢天下誰嗟吾道衰又曰一春花鳥篇章廢萬里雲霄羽翼孤何嘗不佳此選詩者之過不思程朱何嘗不依近體誠可笑也大都白沙是任道豪傑情流於禪若指刻集謂之詩教恐亦難也

七修類稿卷三十八終

七修類稿卷三十九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蘇若蘭織錦璇圖詩

幼聞秦寶酒之妻蘇若蘭有織錦璇圖詩言止八百而詩可讀數百首予以此特假文逞技殆玉連環錦纏枝之類歟又聞成化間北海仇東五色界句分其圖成詩二百六十篇心雖異而猶未信也及見衍聖公藏本載唐則天氏記云可讀二百餘篇遂按圖求之止可初讀數首而已後見宋刻黃山谷序者云楊文公讀至五百餘篇題曰千詩織就迴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若子凡無悔

詩卷三十九

八十一

過寶連波據是可讀千首矣予驚且嘆曰是何女子之慧哉殆鬼工耶抑仙才耶古今才子亦有是思也耶不可得而知也又二十年復得一本乃

皇朝起宗和尚經禪之暇細繹是篇分爲七圖一百四十七段得三四五六七言之詩至三千七百首星羅棋布燦然明白某王府從而刻之并具讀法然其文之故典人名古詩程語絲紛網結雖錯雜聯絡而音律暢協反復成章也已七言雖似牽強而三四大言宛若天成者多矣嗚呼蔡琰雀驚不過一文婦耳世傳慕之非以其行也若蘭史載烈女文無可四真天壤間之異人耳每詢士夫圖亦罕見况知其事者乎特序而志之於葉畧少抑揚使他日讀者

亦默而識之也

夾城八景詞

吾杭市井夾城巷口其一也永樂間其地有翰林侍講王希範洪號毅齋一時學士推重之

朝廷亦尊寵焉疾也

賜樂卒也

賜棺惜四十二而終嘗以其地爲八景作卜算子八章成化間仁和敬諭臨川聶大年亦有聲當時者又每題作臨江仙一章皆工緻也然王聶二集火刻板志收亦不全今錄於葉

夾城夜月

詩卷三十九

八十二

孤月泛江秋露下高城靜期着佳人夜不來坐轉霜梧影吹徹紫鸞簫寶篆烟消鼎桂子飄香下廣寒銀漢秋波冷

陡門春漲

驚濤噴高崖雷響青天曉剛道吳胥駕海來勢壓滄溟小兩岸是漁舟潑亂飛春鳥須信神魚去不畱五色祥雲繞

半道春紅

宿雨漲春流曉日紅千樹幾度尋芳載酒來自與春風遇弱水與桃源有路從教去不見西湖柳萬絲滿地飛風絮

西山晚翠

斜日照疎簾雨歇青山暮白鳥鳴邊一半開香靄和烟度樓上見平湖影隔青林霧吹斷驚蕭興未闌月照芙蓉露

一抹夕陽低遠樹分明翠嶺西山蒼蒼松檜鎖禪關疎鐘

殘磬裏倦鳥亦知還谷口樵薪歸路晚六橋流水潺潺

行人指點有無間天風吹散盡露出豹文斑西山晚翠

芳園萬花團繞處娛紅晴點香泥金衣公子羽毛齊為憐

春色好終日往來啼記得早朝花店散金河草色凄凄

數聲只在御橋西東風回首處香霧滿長堤花開啼鶯

昨夜孤峯如潑翠今朝王立嶺阮瓊林琪樹間琅玕蓬萊

塵世隔弱水竟漫漫玉宇瓊臺千仞表羣仙飛珮騰鸞

不知何處倚蘭杆洞簫吹一曲鶴聲不勝寒亭榭雪

一葉漁舟吞暮景夜來江漲平橋兼葭兩岸響蕭蕭水村

煙郭外隱隱見歸樵鴻鴈欲歸愁翅濕誰憐萬里雲霄

詩卷三九

八三

空濛山色空中遙鐘聲何處寺白鳥沒林腰江橋暮雨

北郭秋風木末熟牛牛晚食平田一村桑柘起寒烟田翁

數社飲擊鼓更燒錢處處雞豚泥飲罷瓦盆濁酒如泉

往來東陌與西阡雖言淳樸俗自有一山川白蕩烟村

子昂探梅詩

予過演福寺僧房見趙魏公子昂親書探梅訪僧一絕句

云輕輕踏破白雲堆半為尋僧半探梅僧不逢今梅未放

野猿笑我却空迴惜公松雪集中失載今寺已為墳地不

知此紙存亡也噫

甫似審言

楊馬里序杜審言集謂其祖孫詩句相似者數處不知尤

花開帶鶯

旭日照花林鶯啼春風早一片紅雲暖不開無奈春聲攪

乘興且閑遊莫待韶華老隨意飛紅點綠苔休看家僮掃

阜亭積雪

積玉映空青遂為人間近珠樹瑤花滿眼開縹緲仙臺影

便欲跨青鸞直上三山頂鶴聲披雲看下方月白銀河冷

江橋暮雨

浙澨帶秋垆兩岸兼葭響何處漁舟暝未還隔浦聞清唱

撥亂下枯槎一夜蒼溪漲天目應添翠色重回首看晴嶂

白蕩煙村

綠竹繞清流草舍人家遠幾處牛羊晚下來烟外聞雞犬

詩卷三九

八四

禾稼滿秋原路向桑麻轉蕭蕭鼓後放樂社神歲歲長相見

已上王詞後聶詞也

萬里碧霄雲散盡長天孤月流輝城陰空濶折聲稀試登

高處望露濕五銖衣不見遼東華表鶴人民昔是今非

驚鳥三匝正南飛銀河風露冷騎得彩鸞歸天城夜月

西北城闌如鐵甃夜來春漲崩奔驚濤拍岸撼崑崙桃花

三級浪何處覓桃源彷彿鷗夷乘白馬潮頭日落雲昏

漬祗川后亦消魂琴高騎赤鯉隨水到龍門門前春漲

記得武林門外路雨餘芳草蒙茸杏花深巷酒旗風紫驕

嘶過處隨意數殘紅有約玉人同載酒夕陽歸路西東

舞衫歌扇繡簾櫳昔遊成一夢仍問賣花翁半道春紅

有極似者如日氣抱殘虹即日射江樓霧氣黃明年春色
倍遠人即錦江春色逐人來如八荒平物土即八荒開壽
域如伐鼓撞鐘驚海節撞鐘擣鼓天下聞如去歲教辰捧
玉床五更三點入鴈行即奉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
玉床

武后制字

唐史載武后制字十二元天聖地聖回日田月○星風
君恩臣庇功鳳載率年市正却無釋文而後山叢談中又
多壓初盤證釐至仁璧聖回用匪生七字及讀通志止
是十八字而無君仁幼三字却又益以車載字重一正正
字總計則又二十字矣書且不同六書本義亦以此垂字

詩卷三

八

五

為武后星字似此增損書訛恐後人所傳之不一且天作
而日作回並篆文也年依率正作而亦有依正者授作簪
亦有依穠穠者國依國亦有依因者地字籀文亦有依坐
者星字崔希裕纂古而依然又非武后所創可知或武后
當時所載人自不考遂以謂其創也若以據史止十二字
則黃林雲華嚴經跋云武后有證聖等字乃桓彥範署名
親校者是出十二字之外矣但因古所有而傳寫不同今
則據其所同者書以釋之於右

其詩題蕉

舊聞有人召箕仙赴詩以芭蕉一葉置袖扣之其寓一詩
云袖裏深藏一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聽西窗雨

久滴瀟瀟一二聲可謂甚妙此必生以詩名世者可與八
殺之詞類耳

廢王詩

梁簡文帝為侯景幽於永福省將崩詩云寶劍藏龍匣神
龍逐陸居有意聊思句無情堪著書湘東王被害時詩南
風且絕唱西陸最可悲今日還窩里終非封禪時北齊高
歡後主為周滅時為詩曰龍樓絕行迹鳳闕來無因獨知
明月夜遙想鄴城人李後主歸宋後念嬪妃散落作長短
句云簾外雨濕濕春意闌珊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裡不知
身是客一餉食歡獨有英凭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
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數日後下世楊溥為徐知

詩卷三

八

六

誥逼遷於江南時詩云烟凝楚岫愁千點雨酒吳江淚萬
行凡第四人三百口不堪獨坐細思量宋徽宗在北時詩
國破出河在人非殿宇空中原何日事接首賦車攻投老
汗城北西江又是秋中原心耿耿南北淚悠悠嘗瞻恩賢
佐願情憶舊游故宮禾黍遍行役閑宋周又香香神京路
八千宗祧隔越已經年衰殘病渴那能久辛苦窮荒敢怨
天右大主所咏雖有高下皆非聞墓聲而問公私黜大臣
而不知者甘於困辱而不能死杜稷此帝王所以貴德而
不貴才云

富字義非

款方伯英綠雲亭雜言儘有高論但論富字曰古人惟貴

務農故富從田田從一口者有田之入不貴食之者寡也
理雖是而字義則非也益說文富曰備也廣韻曰豐於財
也厚也禮記祭義註曰臣能世祿曰富未嘗以田字起義
而貴人口之寡真可笑也若貧字則如款解益分貝則貧
故說文云財分火也而款何不證此

湯肩續

天順間錦衣指揮湯肩續信國公孫也志大言大武畧火
可而詩文亦稱是徐武公李太達當國曲意承奉徐則以
爲狂生李見其有大志且通文墨亦重之也每自言士不
脫親而出何見其才使某獨當邊方一面必有可觀李因
薦爲叅將守邊一日與友人正飲聞敵人牧馬城下遂勒

詩卷三

八

兵出語友曰某擒此胡來飲不意胡人大至湯兵寡無援
胡直前一箭而斃時人遂傳曰湯一面湯一箭數月後口
外通州驛天色料曉忽有兵官驕從甚威來坐中室令免
供具但索紙筆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吏候起寂然無聞
開門惟見壁間一詩云手提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
腮胡馬踐來頭似粉老鴉啄處骨如柴交游有義空揮淚
弟姪無情不舉哀血汚遊魂歸不得幽冥空築望鄉臺一
時哄然人以湯素好怪而死亦有怪焉殊不知肩續素已
用物多而取精宏矣又一旦卒然而死氣血壯盛精靈不
散魂魄安能無此耶但鬼有形而詩有跡亦可異也

賦新月詩

盧多遜當直宋祖命賦新月詩限用些子兒詩曰大液池
邊玩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
些子兒此見后山詩話錦繡萬花谷獨載其詩後二句云
誰家鏡匣參差露出楞邊些子兒尤覺善狀王禹偁當
直亦賦此限敲槍交韻詩曰禁鼓樓頭第一敲乍看新月
出林梢誰家寶鏡初磨出玉匣參差益不次古人以爲模
多遜之句也殊不知二詩皆祖襲老杜塵匣元開鏡之句
耳桐江詩話禹偁又依曹希蘊余忘年友處州王義中少
時同余夜坐因新月語此二詩明日王呈一詩云風外空
傳樂杵敲雲邊微見桂枝梢定疑今夜蟾蜍小舍出明珠
口未交余訝之以其他日必成大名惜爲第子員不久下

詩卷三

八

世至今夢寐常思之



夢原集卷三十九終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

事物類

龍晴

吳友參將萬民望乃祖寧波衛指揮也弘治間開倭登岸
與衆舟哨海夜半見二紅燈漾空而來以為倭船也遂變
其射中其燈不知乃龍晴頃刻波濤湧出海軍舟俱沒
焉至今逢此日則海中惡風大作過陰雨之夜紅燈止見
其一土人因知此龍記時厄之所致也跡其所居潮海
島春夏間洞傍蟻蝨集腥惡之氣不可近予嘗見行都
紀事云武康鴉髻山龍洞塢每過陰雨之久有紅燈見焉

相傳以為寶珠此非其龍乎

捕魚法

每見漁人貯螢火於脰胞縛其窾而置之網間或以小燈
籠置網上夜以取魚必多得也以魚向明而來之故因記
憶一書云糊猴毛置魚網四角取魚必得蓋魚見之如人
見錦綉也又有云燕肉水族嗜之釣者多以此以火觀之
此或有驗又客揮犀云向網念揭諦呪七遍則使漁人
終日無獲且證其人焉但皆未試耳噫二者生殺之情不
同惟人自處

神童對

閩老李西涯學士程篁墩成化間各以神童舉於京方

見適直隸貢蟬至焉

英宗即出一對試之云螭蟬渾身甲冑程對曰鳳凰遍體
文章李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後西涯入相而經濟天下程
則終於學士以文章名世然偶爾一對而終身事業見之
也

陶懋學

直隸寶應縣成化丁酉貢士陶懋學善詩畫既不輕畫忤
當道又不拘細行後竟以此連坐罷退余多見其畫可謂
神品世誠重之有水墨水仙花自題絕句於上云此心不
愛牡丹紅托跡梅花樹滾東大袖郎當霜雪冷也應回首
蕭天風予以此詩其懋學終身之識乎今寶應志貢士題

名中既無世遠人或不知識之

張浩

張浩桐鄉皂林人也身幹短而膂力絕人其地有官漕廩
庫前石獅重七百斤可持以行有二北僧在廬相撲浩旁
觀竊笑之僧遂拳其浩浩應手擎僧足於空中問欲東耶
西耶僧忙然稱師下拜漁舟數十取魚於浩門之灘浩斥
之使去漁人不理而浩擲石破其舟衆漁起呼唬適嘉
浩奪漁人之竿一拉而數十人為之墮水衆方呼唬適嘉
與府同知伍公文定提兵東征聞之召見曰汝可與我吳
將軍對乎吳蓋北人長大而多勇力乃巡檢之子伍取偕
行者也浩諾之因命各負舟上鐵錨以試其力吳則雙

舉起而浩則季以登岸伍又曰汝二人可相撲乎吳遂
浩因氣阻舌出骨為之傷伍因曰吾欲用汝汝可喚家
來對曰止有祖母不可出也因召其外祖母與銀壹拾兩命
代養之後至開化殺賊甚衆賊懼以計創死然平日獲賊
之馬數匹紀功受賞銀牌數面伍公後俱帶回與其家

婆羅樹

俗以月中挂為婆羅樹而歐陽味之亦曰伊洛多奇木婆
羅得得名於佛家見宜在日宮生容齋隨筆引證雖多
由未親見徒使觀者尚疑故自云所謂七葉木未詳也
殊不知七葉木即婆羅樹歐陽定力院七葉木詩與梅聖俞
送韓文饒宰河南詩曰主簿掌前七葉樹皆是此耳蓋此

木每枝生葉七片

花如栗花酉陽雜俎云花開如蓮非也
今南都弘濟寺前有二株大可二圍永樂間三保太監西
洋帶回之種予友王水部曾得孫枝帶回今已把矣唐李
邕作婆羅樹碑記有惡禽不集九草不庇東齊則青郊苦
而歲不稔西茂則白歲泰而秋有成以今驗之婆羅樹
而下無草矣惡鳥不集與瘁茂之事不知亦必有據云然
又琪樹道經往往稱仙境之水而詩家亦用為仙樹故孫
綽天台賦有琪樹璀璨而垂珠蔡隱丘亦曰山上天將近
人間路漸遙誰當雲裏見知欲度仙橋是以人間無者也
予觀山海經曰崑崙之墟北有珠樹琪樹而六朝事迹載
龍林寺法堂前有琪樹梅摯有詩曰影借金田潤香隨露

一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則知實有是樹矣公乃
奇頌異以二樹非人間所有豈非亦由多生植於仙佛之
所好事者固神之耶

王孔多壽

成化間齊寧人王士能年百二十三歲嘗聞少鄉都玄敬
云其人似四十者問其致壽則曰無他術但不食肉不知
數不爭氣不妻妾日啖一餅而已近北京有孔無似者居
良鄉

家事之四代矣自言四百歲聞御史金燦嘗暑天與之飲
食見其食之無節遂至吐瀉予以二人必皆有術之士王
言數事見其延壽之道此乃欺人也不然愚能言之如是

子孔之妄

啖而吐瀉亦故為是省御史窮究其術也

子畏詩識

唐寅字子畏吳縣人博學有逸才詩文多婉麗為人放浪不羈
年漫不經思失之熟俗弘治間省試南都第一試禮部為市
科目事逮繫而歸歸又緣故出其妻初為諸生時作悵悵詩
云悵悵莫惟少時年百丈時絲意惹牽何處逢春不悵悵何
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瀟陵芳草夢中烟前程
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頭禪老後思量應不悔初衣持針
院門前豈非詩之識乎予嘗見其與文徵明一書其情悲慘
其文炫然使得位成名當數為吳人第一惜身不檢而遂致
淪落其私印有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又有龍虎榜中名第

明 陳襄醉千場又曰昔救寺婚姻案主者觀此可知
待友厚薄

弘治初教職彭民望湖廣人也有學而老貧渴故友於京
不遇回聞老李西涯以詩寄云所地哀歌與未聞歸來長
缺尚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木葉下時
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首
霜盤彭讀之潛然淚下西涯載之已集嘉靖末客有與成
國公厚者然特與飲食而已予友俞院判見客衣敝寄詩
云長安車馬自肥輕獨爾鴨衣冷不勝聞說孟嘗多好客
好將心事托平生生成國聞詩特送衣一篋又陸參政孟昭
嘗送客出門偶見丐者於道側公熟視令閤人引進語夫

人曰門外丐者絕似吾少時友某令人問其姓名果其
人也公即出持其手曰予何一貧如此乎遂令其浴易其
衣與之共飲食者旬餘其人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
爲子置此矣室中器用俱備又遺米十石白金十兩語之
曰聊以此爲生毋浪費也吳人至今傳爲勝事予以成國
武人尚能義激與衣西涯身處禁院豈不能扶持一友哉
彭必不與之厚亦有激而云也若參政公之事古今少其
人嘗親目宦客見故親戚朋友貧賤者不能振援又耶笑
之是無仁義之心者哉噫

聲音文字統

聲音文字統計百冊國初餘姚古則趙先生撰也書卷至

趙爲極精趙成此書爲至備作亦不功成也當時獻之
朝藏之木天正統間修書中官夾借與中書舍人姜立綱
遂失全集閣中止遺目錄數本立文莊見而恨之批書尾
曰盜此者當身首異處予嘗聞之長老如此昨會侍御張
鳳溪云同年蕪湖周少參易任溫州通判時立綱之孫在
事於周已送此書周不知其所以因古則問於中書謝大
中謝人始信前聞不誣苟有少參相知勸其進之於
朝此合浦之還珠也庶不負古則平生精力

沈氏藥

元末嘉興桐鄉縣後朱村徐通判素慕洞賓朝多供禮
日疽發於背勢垂死猶扶起禮之如昔偶見淨水孟下白

紙一幅視之有詩云紛紛墓土黃金骨片片花飛白玉芝
君主一斤臣四兩調和服下郎平夷意其仙方然不知何
物爲黃金白玉乃召仙以大黃白芷爲問仙曰然服之果
驗後以之醫人無不效徐無子方竟傳婿沈氏至今沈以
此治生數百里來貨藥者無虛日族大而分數十家惟嫡
枝居大樑樹下者藥乃驗沈子嘗從吾友俞院判學嘗聞
其藥今加川山甲當歸續金銀花矣然大黃既歿以下爲
主不問陰陽之毒而投之恐亦有害者然源源往醫又獨
於椿樹者驗豈非天固與之歟

馮字誦經

洪武中松江孫道明屠兒也每借人書坐肆中且閱且寫

密行楷字積萬千餘本也至令人家書本後有孫道明識字正統中蘇州有僧名道昌人問所念佛經無不背誦惟平破經畧少亦闕亦如水注豈非性好而心靜所致

顧陸李三子

元末吳人顧阿英陸德原李鳴鳳皆富而好古亦能詩文至今有贈炙人口者一時名士咸與之遊名振東南顧有三十六亭館陸之治財者沈萬三秀也李嘗助

太祖軍糧二萬斛入

國朝顧削髮為僧陸為黃冠李挈妻子家資浮海去俱法而避之惜哉

沈陳兩進士

成化初仁和縣元沈繼先莆田陳音俱舉甲戌會試外務不知也沈嘗見人軒上彎椽則曰山中有許多書不耶聞聲聲則曰說何話耶予以此耶晉帝問而問公私者何異陳嘗訪人與者問所往則曰去去父族街不得其門與人竟婦陳步入見其妻曰汝何在是予以此耶北來劉孫回家子迎而曰汝亦來耶皆切對也不知其類悟獨在於內何也

元鎮二香

元末倪瓚字元鎮無錫人也性好潔有逸才詩畫似其人所居有清閬閣雲林堂多畜古書畫奇玩家亦富為情品高而不知時張士誠之弟士信聞其使使人送幣求畫元

鎮裂其絹素且罵之士信一日與諸文士遊太湖聞漁舟有安息香意必有異人急傍乃元鎮也士信即歛手刃賴諸文士勸止猶鞭背數十國朝盡散其產奈何不過其稅而催科者集其室逃入蘆洲勢龍涎以自適因香被執囚於有司每傳食命獄卒舉案齊眉卒問其故不答旁曰恐汝唾沫及飯耳卒怒鎖之溺器之側衆雖為折而免償哽成疾今人以魚和之香為祥止香

太祖因得而誅以元鎮為

太祖授之廟中皆非也

文誰第一

太祖嘗問誠意伯當今文章誰為第一劉以宋景濂為對問次則曰臣不敢多讓予竊以本朝稱三先生為首乃宋劉方正學也故近刊三先生文為一冊此則論其國初可也然三人當又以劉為首宋次之方誠為正學之人恐文又不及二人矣宋雖富貴雖難當一代制作格弱語漫楊鍤屋之言誠足劉文既難且深又况留心術數之學不屑屑於文者清溪暇筆不知劉有十書之多而云所作無幾又在宋下是未知二公者也

武當殿像

太微太和山玄武修真之地也以非玄武不足以當此山故曰武當今崇奉為宮殿觀祠者三十六為絕頂冶銅鐵殿飾以黃金範金為像照耀上下皆我

太宗文皇帝之荆楚也至若太和宮之聖像從官皆銀爲之而飾以金神紳十人皆銅爲之而鍍以金玉虛宮之聖像與從官者皆銅而金鍍之水火二堂以銀以銅各從其像其供器銀鍍金者十有四銅鍍金者二十有二此

憲宗皇帝之所範也一得於

太宗道宮碑文一得於

憲宗神像之記世人不知咸以武當金殿聖像種種皆黃金非也

胎語

河南開封府有丹客之婦懷娠甚巨動躍間似雙胎也丹客語婦曰若生二男當名虎四兒虎五兒一日欲出而天

事物紀原

人

人

人

十

若兩狀謂妻曰晴霞可耶抑雨具去可耶妻未答則腹中胡應無兩丹客驚懼曰汝何人則曰虎四兒也言未竟又聞聲曰雖不落也有幾點丹客曰汝又何人則曰虎五兒也自後凡有言無不驗一日謂丹客曰汝所爲竟練不成必須爐如何置火如何候藥如何辦又曰如何如何乃毛也如何如何小點化如何如何大點化待吾母爲之可也丹客遂如言行之火然硫黃偶客至門室既不深廣而客又不行其婦與二兒俱曰黃氣迫人奈何奈何至夜薰蒸死世今有小點化之術謂黃氣傳也予則以爲豈非天怒其泄故欲滅其口耶然亦不知何妖也

鈞吻

嘗聞黃精中有物切肖食之立死疑以人必不可食矣此妄言也後讀郁離子云陰谷有草狀如黃精背陽而生入口口裂入肉肉潰名曰鈞吻無求美弗得而爲形似所誤又疑此草固形如黃精安得取精者特雜以害人耶及遇取黃精者親言黃精苗青白葉似杏根似薑而長又一種與黃精同穴對待而生苗青黑葉似杏而尖厥有鈞根切似黃精名曰鈞吻俗曰斷腸草真能殺人偶爾有之也取時即棄去而後知之真也因憶博物志曰太陽之草故曰黃精天老曰太陰之精名曰鈞吻是二物性不同矣且本艸云精味甘吻味辛又何同穴對待而生耶意者陽極陰生離間有陰之故陰則惡矣故殺人

事物紀原

人

人

十

蕭愍之識

正統間仁和林章布衣也乃少保于蕭愍之及舊初學南累欲于公授入中書科而未得一日于語曰明日欽考中書汝但楷書大明一統聖壽萬年八字而已林如其言時閣下先生見之雖不滿其字之不善不敢言其不佳也遂置上等嗚呼于公忠猷才略著于史冊大矣此細事之識亦過人遠矣

鬼神懼威

嘗聞嘉興有焦通判陝西人其叔焦三有子病瘵求救於城隍不應擊敗神額其外乃王妃也一時頭痛難忍復夢城隍告以兄擊額事妃曰兄過何爲罪我耶城隍曰彼面

狼難近又盛都御史臬謫官古田時欲拆土地一祠夜夢神告曰予血食有年且無過失公何欲毀之盛愈以爲邪遂拆之後夜神復托夢於鄉官某祈其并立某詰曰何不訴之盛公乎神曰彼威靈難干也據此二事人有福祿行雖無禮鬼神亦懼况行得其正者乎若今兩賜不時爲守令者未見能詰犯於神豈其心有私耶

茄

廣東茄子宿根二三年枝幹如樹以梯摘之直待樹老子少方伐焉北方之茄雖大非若廣之爲國蓋茄種原出廣南也

陳節齋

人

人

人

女翁之姑丈陳節齋仁和人也少好學一日貨得書一冊自是厭穢之術動鄉里欲益人買賣則至其家或焚符馬於大門或易香爐於家堂則肆中人集如市矣或怒人薄已則往過飲食其家至夜門戶自開厨灶不寧矣正統即位詔至杭節齋見之謂所親曰似欲拜做一遭皇帝景泰間京軍來勦處州葉賊杭人多畏其擾害但求符燒於門外者軍過並不肯進有指揮某素與之交欲避從征之役彼云汝第去至某地假以墜馬爲辭告於主帥必可歸指揮如其言果然常懸小像于室一日女夫同兄至其家妻留中饋陳婦見像上有墨畫二條驕問曰今日何人到此妻答以女夫弟兄遂頓足曰無能爲矣爲矣當急辦後事

不旬日果卒卒之前夕召女翁謂其後事并付其書其後女夫之家雷聲常繞屋頂衆意其書故也因焚之遂絕

崇嘏

五代王衍時有臨邛女黃氏能詩托名崇嘏以詩謁蜀相周庠周庠收爲府掾明敏多才庠欲以女妻之嘏復以詩辭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萊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祿未拋雙鏡靈娥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乃問其本末乃黃史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姥同居一貧如洗故時人謾其貞潔書入五國故事予以此黃女特爲才使而不如閨門之道者必不繁也無故而僞爲男子上詩一不潔也服役爲吏周旋於男子之中二不繁也事露而不能告求所願復以詩戲三不繁也何謂青松白壁之操耶故先筆云文章本是男兒事女子能詩也不高若國初蜀史保寧韓氏女者因孤遇明王珍之亂恐爲其掠也托名男子從軍往征雲南七年往返遇族叔而後明其事以歸此然後謂之貞繁所以收入國史

土乘氣

予嘗掘地出土而成坎矣後因無用復以其土築而實之則耗四之一矣深求其故蓋萬物藉氣以爲質一動則氣泄氣泄則質爲之損也

廣雅十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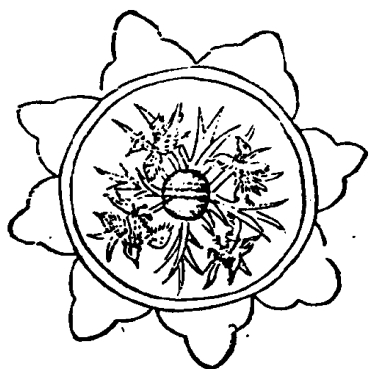
事物類

古鏡

杭仁和郎瑛仁齋著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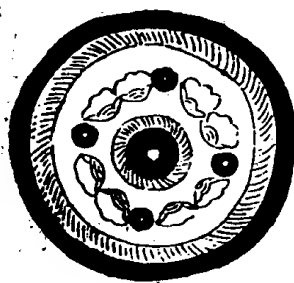
周穆王時有火齊鏡秦始皇有方鏡不知傳古圖考古圖
 格古要論俱無古鏡之說惟考古紀有舞鏡鏡奩之收
 國朝杭人商賈於汴自先君始在汴得古銅器最多婦郎
 貨去先君謝世遺有四銖等錢一摺并瓶等器數古件鏡
 三十餘面余方五齡老母崇信道佛不知古物價高多施
 以鑄錢鑿佛像今所有尚有數件每遐想而興嘆今以所
 受之鏡如秦八角江心鏡黑漆古翡翠者然猶在目性

癖好古因漫誌之於左補考古之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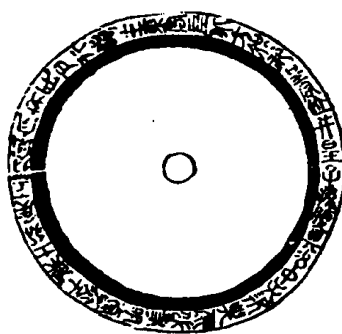
右鏡形八角大四寸厚可二分背則芝草飛鳥自造至的
 光勦影幻擊之聲甚清細古意宛然與諸鏡不同得二面
 一則面有微斑界其一角一則清如止水皆水銀古也良
 不嘗見云此正謂秦八角耳一送友人一為家奴所碎中

即白金內外一色真可謂數千年物也



右鏡形將四寸邊圓而厚二分中則凹薄其半凡四層至
 的第二層四釘八蟲形如青楚瑩潤精過玉情其面微有
 融痕清明如水照予小至老未嘗一拂拭焉真可嘉可愛

必出秦漢間黑漆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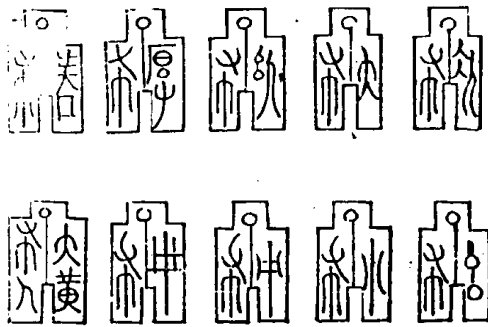


右鏡背篆文頗難識其中有約的外篆十二支間錯飛鳥
其外篆此四十二字又其外環繞猛獸皆極細文獸之外
又細文凡四層總徑八寸面雖蝕晦而明處尚可數髮背
面皆翡翠之色艷艷可愛惜不可以開磨施之宗陽鐘內
大抵秦漢間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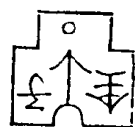
右鏡厚八分徑尺餘自邊至的凡七變文藻而第四層乃
正書三十七字的極備諺云唐大鼻也真水銀古物皆赤
光采奪目而無纖毫班蝕宛如新磨擬五月五日之文并
鼻必楊子江心之鏡無疑況水族真有所謂盤龍飛動之
勢今但摸以一二形像而已今在友人王蔭伯家然其文
載之東觀餘論但瑞作瑞舞作儼精作情黃長慶且以為
唐鏡而不知江心鏡也唐以五月五日楊子江金山戲鑄
又曰辟邪鏡山在水中故曰仙山江水周流故曰智水云

布刀



右十布錢王莽鑄之
大布小布莊布差布
厚布幼布么布小布
中布大黃布廣五分
重十五銖

田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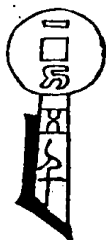


右田布錢長一寸七分有廣一寸足門廣六分契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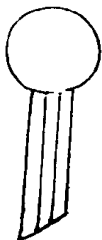


右古契刀王莽造環如錢一刀五百

錯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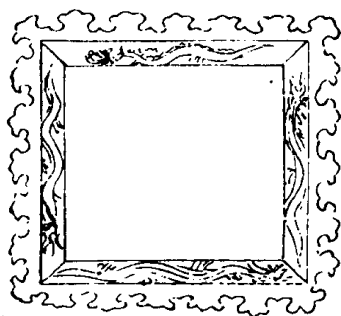


右錯刀以黃金錯其一刀直五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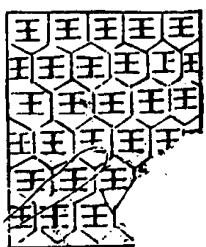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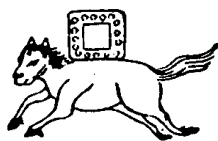
右大黃布刀十三分重七銖

漢皮幣



右皮幣漢武元符四年造以白鹿皮爲之存毛方尺緣飾金文繡以五采凡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得之而後行用四十萬

漢白金三品



右白金三品漢武元符四年鑄銀錫爲之以天用莫如龍圖以象天其文龍重八兩用三千地用莫如馬方之以象地其文馬差小重六兩用五百人用莫如王橈之以象人其文龜重四兩用三百

莫月昇

莫月昇元高士也聞其名不識其像與事嘉靖中朝廷遣使來吳訪取法書并得其像乃坐像也赤面少髮繫小道冠松腦後名人題贊甚多尾則先正宋學士之傳也莫不載松學士集中因錄其畧松葉傳曰莫月昇諱起炎湖州月河谿人生而秀朗肌膚玉雪雙目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不利迺絕去世故從事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數年已而著道士服更名洞乙自號為月昇入青城山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鉄壁得王侍宸斬勘雷書乃亟往委身童僕會鄒病革將遣去月昇拜且泣具以實告鄒嚔嘆即以其書相授於是月昇召雷兩破鬼魅動

事類彙編

人

本七

與天合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從之者寶祐戊午浙東大旱馬廷鸞為方守紹興迎致之月昇順目按劍呼雷神役之俄而震霆一聲大雨傾注穆陵聞之賜詩一章世祖至元己丑遣御史中丞崔或求異人於江南物色見帝詔近侍特果殺觴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否對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庭帝為之改容賜以金繒月昇碎之以濟寒窶有旨俾掌道教月昇以年耄辭遂給驛南旋放松酒肉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颯颯颯起衣袖間飈狂不妄與人接然頗閑疾疾者有來告急或以餅黃字符與之或摘草木葉氣授之無不立愈故咸以真官稱嘗宿番釐觀觀中道士中秋方宴有雲蔽月不解

道士知其所為急邀至席且謝過月昇以手指之雲散如洗有寶餅家積餅為物竊去月昇焚符頃刻斬御絲首接松前市魁娶婦道為白依精所攝月昇禹步如何指麾狀狂颯颯作飄婦還舍問之婦云方在北高峯不知何以至此也歲庚申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瞑目而坐繼華問身後事搖首曰俟五事備可也夜半風雲雷電兩交作月昇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十九繼華奉遺貌葬于蘇之長洲陳公卿去冊霞道院三里又聞有像在崑山陸文量家

廖瑩中

事類彙編

人

八十一

廖瑩中字郡玉賈似道客此博學能文賈之師漬待罪之日諸客皆去瑩中獨依之一日對飲泣別歸時語姬妾曰我從丞相情無間然今相必南行又曰吾平生不敢負人天地必能鑒之即服片腦死噫廖從數十年豈不知賈之負朝廷哉既無間然又豈不能盡言以規哉今日之死誠已亦不可免故死之耳大言欺妻妾人誰信哉不然亦輕死矣孰使從之謬哉癸辛雜誌特細記之予每見其題名湖山因感而跋出

威寧伯二識

威寧伯王公越廷試時風捲試卷飛揚空中不知所之竟以內閣別紙賜寫後拜左都御史破威寧海子俘賊首虜加大太子兵部尚書封威寧伯豈非飛騰之意與

一日忽思退休賦詩云歸去來兮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也知世事只如此試問古人安在哉綠醕有情憐我老黃花無主爲誰開平生事業心如火一夜西風化作灰未幾竟以事敗徙陸安州安置遂符一夜化灰之速黃花無主之誠譚纂以此詩乃紹興一僧之作人嫁之王耳殊不知當時翰苑某人有和云那有什周事業來恥隨郭隗上金臺權謀術數何深也局量規模真少哉半世功名如隙過一場富貴似花開于今門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物王附正然聞其人雖尚權譎而非君子實文事武備者也故李西涯稱其議論英發迥徹虜情將士強弱皆在胸中才智樂爲之用也又詩雖粗亦有好句如世間惟有征

夫若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爲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亦佳也

鐘聲數珠

鍾聲晨昏扣一百八聲者一歲之義也蓋年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正得此數釋氏念珠亦借此義是楞伽經中菩薩問也

海市

登州海市世以爲怪不知有可格之理第人礙於聞見之不應故于理有難窮觀其所見之地有常而所見之物亦何常又獨見於春夏之時是可知也古云桑田變海安知海市之地原非城廓山林之所春夏之時地氣發生則於

水一積久之物而不散者薰蒸以呈其象也故秋冬寒無煙無霧之時又不然矣觀今所圖海市之形不過城廓山林而已豈有怪異也耶蘇人徐大參翊常云陝西郊野忽日起烟霧漸有人物車騎之形又聞淞江春霧時亦忽有樹木屋舍之形廣西象州山中雨後遍有象狀豈三方所見亦鬼怪也耶蓋陝乃古今戰場人馬所喪不知其幾象州山中乃出象之地死象亦不知其幾或積久散於地或新結氣空中遇天地縕縕則隨氣以見又安知淞江非古山林屋舍之所耶若戰場中夜時有燐有聲亦積氣之所至耳何足爲怪

古今金珠

漢祖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問楚梁孝王臨死庫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與金五千斤次賞有差周勃賜金五千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漢時賞人用金如此之多則知天府所積尤多也今之賞有功而用於軍不過白而已賞者數十數百用者數千數萬尚常告乏矣且如劉謹朱寧所抄不過數萬而未聞黃金如此之多意者漢時惟宗廟朝廷靈輿車輅少加飾焉庶民無敢用也今之時朝廷宮室器皿服用無一不用而庶民亦漸擬之矣又至二教神佛像牌供具鍍裹所費不一此固尚有說焉至於珠也項羽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斛張方劫帝西遷羣其珠百餘斛恐今內庫亦不如此雖宋元以

未亦未之聞此則非人生有上下之耗也今天下且廣何
少耶是不可理詰耳

夜覺

古云聖人無夢愚人無夢。堂兄自言無夢。甥婿陳郎中
亦曰其一二。年偶有一夢。是知人之稟賦自各不同。古人
所言之常而今人無夢者。特異耳。又人寢寐而至起床。開
戶不知者尤異也。聞宣藩為吏之前年。江西省城中人多
如此。及反之日。一軍夜皆驚呼。後省民有併逆徒。機
豈非此輩俱壓寐而活者耶。意此者多非富貴之人。家
人亦有是患。者雖非起床。開戶時有覺至一二時。人不能
眠。省因是常請同礼秋官司羅氏謂主夜覺者。必人有
事。夢者。四上

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夜亮然鮮

古忠此者亦有之耳。故嘗語人而得一奇方。併錄於左
治鬼魅魘人法

降香末一錢

麝香末二分

朱砂末三分

雄黃末三分

皂角末一錢

艾葉五錢

右藥用草紙包好。長筒用尾二塊封在內。點火留一頭出
烟。放在床上。床下則夢魘鬼魅俱除也。却忌婦人雞犬四
眼

火魚

杭自嘉靖戊申。生有一種金鱗。名曰火魚。以色至赤。故
也。人無有不好。家無有不畜。脫也。射利交相爭尚多。

餘惟至壬子極矣。予見而憂之。語友曰。洪範五行傳云。
陰類下人象也。鱗甲兵之象也。今赤色者。火之象也。死曰
火魚。其兵火之兆乎。是年倭賊遂發。危台寧紹杭嘉興。且
抵甬。直隸沿海一帶。殺官掠地。人遭屠戮。屋被火燒。至處
甚為慘刻。

年方平。魚亦斬。消煤氣。數兆。大昭然也。

奇藍香

奇藍香。出占城等國。諸書皆奇。南二字。星槎勝覽。書棋
楠二字。問之人人不知也。昨見希希。曾使安南。得其國之
所賜書。物錄之於藁。乃此奇藍二字。想諸事書傳。實之訛
也。

奇藍香

人

人

事物類

杭仁和郎瑛仁實著述

家語舊事不同

家語一書漢藝文志載二十七卷唐志載王肅註十卷近
世已覺就正惜非全書何又作家語外集藏之未刻其故
何序辯之詳矣昨讀王閣老整震澤長語有曰一日至書
市得王肅註本家語乃近世所無又曰以何侍郎之好古
不可得余得之且天欲未喪斯文歟予以何正求之而王
得之則當即送於何使得以校所存之外集可也或何以

謝世今亦刻之可也否則尋失萬古不復見矣又武林舊
事作書者四水潛夫世不知何人余見齊東野語載玉照
堂梅品內云賞心樂事者予已載之武林舊事則舊事一
書乃周公謹所輯也其曰四水潛夫即公謹之別號余已
明於辨證矣或曰訛刻豈有不知而就本者耶其書其該
十有二卷今杭郡所刻止得其半半在姑蘇袁飛卿家嘗
欲借觀奈袁恐復失之使有好古者通求傳之又宋曾誕
與鄒浩友善孟后之廢也誕三與浩書勸力諫不報著玉
山人對客問一篇以譏之識者以謂可比韓愈諫臣論
世罕見侍郎創五清有也

古圖書

書字之用大矣篆之儼碣則文石鼓勒之長夔則為款識
摹之範金則為印章然非淺字所能辯也鼓文款識世遠
磨滅不可得而見也可見者書冊之傳耳印章之篆龜鼓
文款識等也亦豈易能哉不學乎古安善乎今奈肅堂集
錄之古印摹臨已非舊寫王順伯姜堯章吳思孟等印譜
則又翻刻失真獨鄭燁吾衍舊本印式庶幾可見古人制
度文字於千百年之下然亦可也予與員外郎王蔭槐自
幼嘗古共得漢唐晉人圖書六十七枚每為如予者為宗
而去茲特以所存者曾印下者釋文考時畧為印譜存之
於案倘遊心古學者將必取諸而欲致一藝之善者亦不
為無補云



按續印譜丞印鼻紐後漢書有長柄縣
乃漢物也名與桐字王順伯俱辨明此
印王譜上多字頭與此不同彼篆長此
與鄭燁漢印式相同形似差小則知此
縣之印傳世多也中丞錢江樓愛而送
之
騎督之印魏晉第五品有騎督高貴鄉
公紀騎督敬琰魏志騎督偏將軍路蕃
按晉武帝詔改騎督以上分為五等爵
則騎督蓋子男爵也故印制得為金
龜紐然王順伯漢唐印譜內亦有之乃



事物紀原卷四十二



銅印鼻紐在漢官儀則千石至四百石之制而非塗金鼻紐之貴也然虞卿所藏不知何也王順伯謂或倖非是文獻通考列之五品恐亦有誤此印文鑿成必軍中封拜趨急耳督字上收字無點意印字下節無轉筆篆法制度漢魏物也正德間得之京市人礎其金紋畫中尚完然也

部曲將印文獻通考魏第七品有部曲督晉第八品有部曲將都尉司馬而部曲將無所考或位在部曲督之上而部

中都尉司馬乃屬也此印得晉銅印鼻紐一似鑿一似鑄一似刻似鑿者最古

軍假司馬漢志大將軍營五部軍司馬一人有軍假司馬為副貳梁鴻樂進皆為之王順伯印譜鄭宗晦漢印式吾子行學古編單字上有轉筆而吾印獨右向假字人旁亦從右邊馬字一點係隸法俱不如此印古拙也

假司馬印前漢班超以假司馬印使西域魏八品九品皆有假司馬又耿參為



事物紀原卷四十五



車馬將軍實憲為假司馬

營丘太守丞印杜氏通典秦滅諸侯以某地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因之更郡守為太守王莽改太守曰大尹晉省郡丞唯丹陽不省宋梁以下復置隋改別駕治中楊帝罷之而置通守下至唐而郡丞廢此印蓋隋以上者營字不從自漢晉印文多借用臣字難識有為營丘者按漢志營使註或曰營丘然字書丘為孤權兵字從丘豈漢人忌丘字之文有相鄰之形而

借用兵字去其脚為丘耶漢印則漢書營陵當誤而或曰者是也如楚王熊槐咀楚作熊相御艾古碑作御義帝幸上義帝幸上林令不能對喬夫對甚悉欲遷喬夫官蕩陰令碑作喬夫為上林令上林令為喬夫故歐公集古錄以正史氏

晉率善羌佰長通典西羌出自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衡山魏晉時亂關隴永嘉以後吐谷渾興為晉時數百戶附於陰山屬晉亂遂吞併諸羌而有其地此



八

八五

印或西附陰山時所假按蘇轍曰西戎弱則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故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而西戎亦將自托於中國而後安觀此印可知其勢矣漢匈奴傳各自置千長百長羗百長亦此百字從人漢志開阡陌阡陌之間隙勝翬僥仰阡陌之中索隱謂千人百人之長也玉篇人部收阡陌急就章又作疆囁囁未準鈕

別部司馬漢志太將軍有校尉有軍司馬有軍侯有軍假司馬假侯其別營領為別部司馬度尚傳抗徐為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又張超從朱雋征黃巾為別部司馬皆漢官王導為冊陳太守加輔國將軍上牋曰倉舒愛子之寇贈不過別部司馬關羽張飛亦為別部司馬

太子率更令印杜氏通典曰秦官顏師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漢魏因之晉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宋制銅印墨綬梁陳後魏并有之北齊領中盾署掌周



八

八六

衛宗防漏刻鐘鼓隋掌伎樂漏刻唐因之如掌皇次序及刑法事百官志曰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註曰主庶子舍人更直似光祿文獻通考後漢秩差次光祿勳中二千石太子率更令千石司馬昌徐右二印形式如釘其大頭刻文小頭作眼長一寸四分四面刻草獸一曰司馬昌一曰徐某文昏難辨此印極古微小太甚不知繫何處亦何處用也乃私印之又一變矣

○長利印制匾而無紐孔亦隨形而匾前後直通蓋印式又一變矣長利必是字印其一面作二人形持蓋形如商器上款識傳古圖內合祖孫丁佩今此文正似合孫形而其間有文如中學其仲孫姓乎

臣午古印稱臣者多兩面有文此印特一面朱文臣午亦名印也印式如長利印亦不知施於何處或貫之衣帶間取其輕便用之耳
王疾已臣疾已此印兩面有文一蕪姓一只名先用姓印後只用名然稱臣者



意用之章奏間如後人押字耳或通下用之如古人祇朕亦通用也

公孫弘印龜紐譜有公孫弘黃王印

却是柳葉篆文此印篆文高古龜紐精

緻印跌四面皆如秦璽上垂鳥文隱約

不甚明按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為孟嘗

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為參乘言司馬

喜相求一在越斷髮為王騎一為漢子

津侯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

見於虞延一傳此印必後二人之物恐

前無此等印然二人又為平津者大分

蓋此得於臨淄平津淄川人也今印送

與松江曹即中嗣榮處

王始昌臣始昌制式與疾已同漢功

臣表有王始昌

董平聖龜紐文與紐皆古乃漢晉間人

名印也

韓輔白記辟邪紐篆文平正白記者用

之書記者也紐中空半朽猶有子母形

漢印文此最佳山堂考索有韓輔白余

忘其在何處然漢印二名姓獨居右名

俱在左妨悞也却又不是銅色翡翠



艷艷可愛今為真少卿物矣

林循印龜紐篆法紐制混淪淳厚真漢

物也

淳于德龜紐春秋有淳于公戰國有淳

于兒漢有淳于意皆齊人也淳于德必

其族姓此印得之臨淄亦齊地也篆紐

法度一如林循印

公何中印鼻紐公何復姓也中名也左

傳魯公何藐此印篆文混厚制度精密

當是漢器亦得之臨淄蓋齊魯之間有

此姓名也

衛殊鼻紐衛字中韋不合法左一字從

女不可識此印篆文渾厚制度精密當

是漢印紐頂又有一層益妨倒用耳

徐望龜紐制度銅色絕古真漢人名印

也

公孫賈龜紐篆法古拙龜紐左顧漢人

朱文印式也毛寶放龜去而左顧後佩

之印乃左顧古人私印亦有如此者

秦循之印龜紐之字作朱文古人用意

亦巧取妍之濫觴也

○勝鼻紐前一字說文不載刻法制度

似六朝物

吳○私印鼻紐王僕之印鼻紐右二印皆漢人名印也

常山南行唐陳鵠印信漢書常山郡有

縣南行唐都尉治莽曰延億後漢書常

山國亦有南行唐此印當在東漢列字

文篆法帶真書可愛名印中具邑里漢

人已如此三行九字極小甚奇憶漢

吾丘壽王覆斗紐六書統中魚欲坊佩

玉也象貫結之形山所間切象密積

石之形今王字正同而山字有省漢

書地里誌中山國有縣十四註曰高帝

郡景帝三年為國莽曰常山屬冀州應

劭曰中山故國此印文不知中山壽王

耶玉山壽王耶爵耶名耶按古篆中字

為淵字亦無淵山之理表煙諸廣君傳

雅又謂山字不當作山字因作辨語曰

中有又曰字之形山恐山字之變唐仿

乎壽王佛乎王吾丘壽王當矣存之以

伺傳識印紐亦未見精篆文鑒就似漢

初氣也此印得之京都市中硃砂古

周到日利右印式如長橋印而孔特圓

又不知貫於何處亦一變也惜文淺難

印

○○○○三繩紐此印可看不可印黑

漆古文中結平亦不可識姑存其文雖

珍賸鈔四邊仍有線紋中分界路亦古

印一法也然字行刻界道自此始

軍司馬印紐即壽亭侯四連環者周禮

有軍司馬下大夫四人漢志大將軍

自有軍司馬西域都護亦有司馬如前

漢揚敞給事大將軍幕府為軍司馬蓋

此印軍字頭與舊印譜上者不同彼倒

右此倒左也馬字中畫彼不連此通第

三點及觀紐印字文無毫髮之損班缺

比諸印不同恐其偽鑄然銅色甚古非

可偽為

王慶之印鼻紐漢人名印也

夏侯登印鼻紐說文變从久从頁从日

曰兩手交兩足也此夏字脚作學字頭

古人篆法如此

徐○之印鼻紐右名印第二字不可識

良當瓦紐篆文類刻符紐制似鼻瓦

兩關之印辟邪紐名印中空似亦陶



孔。之印鼻紐漢人名印也篆法奇

第二字不可識

逢廣鼻紐逢字法異

馬。○印馬後二字不能辨疑作回文

讀馬弘印史

○閱之印鼻紐第一字未辨

周賢私印鼻紐方正平直古印也

公孫賢印鼻紐篆法古而布置未當古

印亦有不善者為人竊去

賈常之印鼻紐此印可看疑賈常也應

有賈常能詩宋有賈常善畫

趙高私印龜紐漢人名印非秦趙高惜

文少昏

路章之印鼻紐路字有補空章字不是

法銅如硃漆

辟邪紐此印邊作欄後環以鳥獸形

其中方刻字文剝蝕難認視其形制六

朝物也

敏佳氏子達崔敏字子達唐元和間人

千牛備身整屋三原藍田尉楊州錄事

參軍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太子司議

郎歸求一州刺史柳子厚稱其藝遂公



書學該心錄就此黃老恬於寵辱此印

一隻兩面亦無穿孔篆文明雅遠六書

也製趙簡便脫黃老也文用朱白法陰

陽也體有上下象圓方也敏蓋文行高

士宜其私印至今存而不泯耳

潘楊私印龜紐子母印式唐人之印也

成。諺印辟邪紐第二字乃倒左字紐

制極工待得可愛子母印式唐人物也

手字疑功字

涼儉印信辟邪紐方正簡易字無真字

不下六朝品也子母式辟邪左潘其勢

欲動匠亦工矣

孟賞鼻紐孟字法新此印似隋唐間物

也

此印四角有篆印文不知何義似吉思

忠為四字或元虜之名也銅則鑄茶色

亦自可愛為人竊去特記憶象此

和甫鼻紐此印篆法古勁而朱文似近

時之物體成然玄色如玉又非百年

可得者必宋元之物也

事物類

惡事有數

天順間徵士吳與弼到京

英宗退文華殿召對問其大畧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衆方駭異

上不悅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蠟在頂已顛發皮肉紅腫矣人方知其適不能答者忍痛故也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讀之職適言其高宗其小事史忽淚下王音問故對曰因思感先帝舊恩耳孝宗亦淚下明日御批史爲侍

鐵鑄老人

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齧頂不能忍疼淚也嗚呼均爲惡重齧頂敬君者不諧而欺君蒙恩豈非數也哉

鐵鑄老人

正德間予同崇德一鄉老遊山至林隱寺憇之見荒地數頃土人曰此欲送人召糧者問其地畝糧數之詳老人默然半晌語予曰還鄉當載米幾何農夫幾人鐵器十具來開此荒地幾年可富也其心甚熱予曰鐵還再得一百斤生者老人曰何用予曰此鑄你死老人默然

物隨氣以變化

萬物隨天地之氣以生殺變化之道當爲若春夏之氣飛物也故青虫化蝴蝶水虫化蜻蜒秋冬之氣降潛也故雀

入大水爲蛟雖入大水爲蜃舉此則凡物可知故人欲順天地之氣以養焉

物理不可曉

楊梅核咬碎必是八塊百數中偶有一二不同夏月蚊蚋有同里之處彼無而此有有一家之產左有而右無菓子以毛勝於眉上一抹過下火煨火不炮臘燭散心時以線繫縛於下段後即不散也驚與班鳩亦堪養馴但遇白蠟必然飛去蛇蛇之膽隨日而轉故上句近頭中旬在心下句近尾能之膽四時而轉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多在右足諸物之膽附肝獨此二物可異也埤雅等書不言所以豈聖人不欲示人哉不可理推深求之鑿矣

狗寶馬黑

狗寶馬黑

今藥店醫人俱知牛黃羊哀狗寶三種之藥羊哀謂治翻胃而牛黃狗寶治諸癰也然牛黃常用易識羊哀形如濕茅紙時亦用之狗寶不特未用且著亦罕余友人親得之乃生於狗胞中其形質如鵝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層考之本草未收不知何所用而何人傳也又見越冀集中云馬有馬黑在腎此尤不特罕見亦罕聞者又不知何用

三楊

永樂宮德間楊榮楊溥楊士奇皆秉機軸皆有文學政事之名同在同官則參謂者難於稱姓也故以東西南北別

之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揚齊荊州人荆古南鄭也故曰南揚榮固閩人住京師之東故曰東揚稱本朝名臣至四日三揚問其東西南之屬不知也東揚正統五年死西揚八年南揚十一年

麒麟

宋樂十二年榜萬刺國獻一麒麟明年秋麻林國又獻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一麟形略如鹿蹄及尾皆牛身有麟而額有角人以爲怪擊死郡守知而取腊藏之庫今惟空皮麟亦落矣嘉靖六年四月舞陽產一麒麟口吐火而聲如雷惜野人不知亦擊之死但雙角馬蹄後擡於省城人人知也是知麟亦常有但人不識多致死耳聞皆牛生也

致螢

添有魏生乘馬山行漸入於夜隱隱見前途一物如金鏡燐燐有光殆迫馬首由由然未去也意以爲崇不得已舉鞭擊之應手墜地視之乃一大螢耳又金文靖公北征錄中紀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蛉予以螢光如鏡形雖大未爲害也蚊若蜻蛉可被其哂乎

蔣輓豪

仙家多言東事故尹喜與老子西遊食王母王文之棗李少君對帝云臣遊海上食安期之棗大如瓜意皆誣言也然正德間崇德氏人蔣輓素事鍾曰好植果木一日說有

老人過門曰我有棗技可種也將受而植之逾時爲重矣明年即生生棗形色氣味浙地無可與比者肉且離核墜地即碎至今存焉人亦以爲仙種也

聽非耳

嘗讀埤雅等書牛有耳而聽以鼻龍無耳以角爲聰蓋牛耳無竅而龍既無耳此必然也草木子又曰龜雖有鼻而息以耳此古人未言

饅頭青白團

蠻地以人頭祭神諸葛之征孟獲命以麵包肉爲人頭以祭謂之饅頭今訛而爲饅頭也古人寒食採桐楊葉染飯青色以祭資陽氣也今變而爲青白團子乃此義耳

肅愍忠誠愛才

于肅愍公之子冕嘗曰吾父當國時徐武公有貞極其承敬吾父亦以其有才相得北京一日缺祭酒景皇帝問曰誰可父薦有貞上曰此人若做壞盡天下人才又曰汝亦有是言耶公汗流浹背神不寧者數日吾友沈知府甫金嘗曰吾伯在京時每勸公安逸公曰嘗疏請骸骨柩不放何只是一腔血報朝廷耳又見水東日記云公卧室獨燃文山先生一像自贊于上觀此則公素心忠誠何如愛才何如徐之報也何如

和靖詩刻

世重宋板詩文以其字不差謬今刻不特謬而且遺落多

矣予因林和靖詩而嘆之舊名止曰漫堂上下兩卷
為四卷舊題如送范寺丞仲淹今改為送范仲淹寺丞者
最多已非古人之意矣今拾遺和運使陳學士遊靈隱等
古詩四章宋刻首篇者也今見律絕多而遂以此為拾遺
可乎梅都官序文乃書名於先故後年月之下有一也字
乃文章也今皆削之而以年月贅其名且序中易去幾字
是可為都官之文乎至如東坡之跋詩如東野不言寒書
以西臺差少骨蓋西臺乃兩唐李建中今因不知李而改
為西施謬解遠矣又非可慚笑者乎摘句五言者有十三
聯七言有十七聯今皆無之則梅序謂百無一二今尤寒
矣嗚呼一書如此他書可知寧不尚古

事物紀原

入五

入五

通題有數

成化辛丑科閣老山東劉珝西席乃餘姚王珣也一日使
其子送東於王曰三宗七制十一事亦可出乎王荅曰但
刻本常有之他日西席鄉里王華來訪見案間此東意或
為殿試之舉乎回即操筆過日果問此也遂為首選不知
劉為西席故先賣之豈意為他人所得吁觀此則東坡之
與李方叔正為切對豈非其數耶

忠靖二事

本朝尚書夏公元吉胡憲湘陰人也歷仕四朝秩列六卿
功業不可枚舉且載於

綱目矣特述其人不可不著二事以見其有休休之度焉

永樂間治水蘇松延儒講
治水久未成功潛奏於

朝有

旨令公覆奏公大驚即日邀
言受益多也未幾薦葉於

朝宗行得授錢塘知縣公後奏績之曰曰是葉促成也又
後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改都之故而主事蕭儀言尤峻
被誅後科道連名俱言

上曰遷都時朕與大臣議久
方行彼時何不言也科道因併
劾大臣阿諛

太宗震怒命言官與大臣午
門前辯對彼此紛然強質甚之

惡罵公獨奏曰御史言官
給事中

朝廷耳目况應詔求言實
臣等罪也傳

命再問如何公對如前然後

上命各回衙門辦事時議非
公言則又有蕭儀之誅大壞

朝廷之法矣右二事皆公碑誌
之無予特補之聞公純粹

天成寬而有制成人厚風俗
多矣故揚文定序其文集

曰議大政務從寬大處僚屬
取長略短揚文貞作神道碑

曰卒之日自朝臣以至走卒
莫不流涕云

鰐魚

正德間蘇州白蓮橋漁人網
得一物龜頭鮓尾四足如鴨
狀類小大眼甚赤鱗甲悉具
時以為怪而放去蘇人皆不

識都公紀之譚篆字意小鰐也蓋韓祠有陳堯佐所圖鰐形但足不同圖或後世翻刻有差况真臘風土記亦云鰐類龍無角蓋龍亦似大也鰐則卑雅本草所未載因具述于右

金魚

金魚不載於諸書鼠璞以為惟六和塔寺池有之故蘇子美六和塔詩云公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亦曰我識南屏金鯽魚南渡後則衆盛也撫此始於宋生於杭今南北二京內臣有畜者又異於杭其紅真如血色然味比之鮒鯽也遠不及杭又有金鯽亦佳二魚雖有種生或曰金市中汚渠小紅虫則鮒之黑者變為金色矣程史又曰中都養魚者能變魚色為金色問其故不肯言然予甥家一沼素無其種偶爾一日蒲沼皆金鯽此又不知何故恐前二說非也

裙作畫圖

輟耕錄云唐宋書畫引首拂首皆錦為標如克絲作等物也軸頭則用白玉碾花未聞橫羅綺以為人物維畫譜有裙作而繪事指家有帖名未之見也昨見楊妃上馬圖袖軸一卷真朱奇物絹素可四尺長上繪荷池樹石珊瑚寶貝下方則欄杆鞞道前露半陞後露半臺界畫描染五采粧金已工緻而絢爛奪目矣復具二馬一十六人皆乃明皇鞍轡俟妃執傘引道者三勇士執旌節者二人傳宣躬

謁者二人似中官也控御擁妃上馬者四人隨行而挾掖被者三人乃宮女也衣紫冠履環珮帶服皆色錦拈裙縐以金絲細花粉面眉目宛如生人而且帝極貴能妃盡麗容服役者瞻顧承應之勢神氣飛動非筆意可到也至於二馬一青一白不知何毛粘成緩行躍勢真鬼工也惜歲久磨損似後人少加補綴耳紙尾有進士區德元歌行一篇歌曰溫泉試浴春風面承恩乍出昭陽殿侍兒控引紫絲鞵扶近金鞍體猶倦三郎控轡不敢馳玉環欲上應遲遲凝眸回首碎心曲恨不比翼相追隨太常蹈舞催政急輦路花香仙仗集鳳靴鞞輕雲鬆錦袖弓彎馬仍立此時擬向何處遊意欲並轡相網寥沉香壯丹開正好梨園

水晶

第子多風流揭鐘擊鼓動絲竹緩舞霓裳羽衣曲千嬌且媚翠華低心醉情濃看不足曲江篋羽雉狐妖漁陽鐵騎棚兒驕六龍奔幸千乘策峨嵋蜀道何昭曉鬼坡一曲芳塵腐不如華萼樓前路半鈎羅襪紫香囊祇直行人百錢額畫圖顏色如當年令人長玩心茫然當能辭華太賢淑至今青史遺芳傳

格古要論及劉貢父俱云多年老水為水晶然日本國有青水晶紅水晶寶貨辨疑又載烏水晶則非水也明矣鐵岡山叢談載政和間伊陽太山崩崩出水晶以木匣貯進獻百塊此自是石中所產

萬綠枝頭紅一點

嘗聞

英廟召取天下畫工至京試以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題諸人皆於花卉上粧點獨吾杭戴進畫茂松頂立一仙鶴一人畫芭蕉下立一美婦於唇上有一點紅也

朝廷竟取畫美婦之工時以戴進不過為命竊意當時必以戴畫妙則妙矣然少春色之意古人以花比美人一點之紅切於題而脫出題情尤見良工心獨苦也且於動人處尤易是又云宋徽示時昼工戰兢事又題綱中旁中家万里德意盛蘇武牧羊卧草盤中似後為

事物紀原

八

九

物交之異

鶴以聲交鷺以目交鵠鵠暗交鵠鵠足交騰蛇聽交野鶴傳枝老鵠過氣鵠鳥接影孔雀亦接影鵠為交頸鵠鵠常蟻蟻皆以鬚為鼻交亦在鬚也龍鵠莎鵠皆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自然成孕也又雀交不一雌交不再皆理之異耳九鳥皆雄求於雌惟雀與鵠為鵠則雌求雄也

廷珪墨

李廷珪之墨形製不一有圓餅龍蟠而劍脊者有四渾厚長劍脊而兩頭尖者又有如彈丸而龍蟠者皆用金泥但傳又糝糊或黃而無者矣原墨一料用珍珠三兩玉屑一兩搗其萬杵而成故久而剛堅不壞用必先以水浸磨處

否則必損硯也

虎

唐裴旻終日射虎後見小虎則馬辟易而弓矢俱墜老人曰君前所射者虎也周求昌中涪州多虎有一大虎逐虎而噬之錄奏曰檢瑞應圖乃首耳也據是則世間所見者皆彪大於彪者為首耳小於彪者方為虎也此則埤爾雅諸書所不載

鹿

子曾見友人家畜小鹿一雙雌者終身花黃雄至四年則前半身已玄後截尚小花也再十數年全身亦玄矣又過南都管陵指揮云洪武間銀牌之鹿止一二而身則純白

事物紀原

八

十

矣據是書曰百年為玄五百年為白非也又吾友王濟為橫州判官時

朝命取依因知依無通臂者小皆黑色而雄父則變食勢與囊比滑而為雌矣遂與黑者交焉此又簡冊所不載

芝名

偶讀雜書得芝數本羣玉本草所無也記之於藥水芝亦曰玉芝也夜光芝句曲山之木止一株九實實肉芝也如小兒手肥而紅者抱朴子及昌字記螢火芝如大夜光有光食一本開心五芝神芝州如靈芝之名三

自然天成

魚無耳而能聽，無口而能語，蛇無足而能行，蚓無節而能縮，兔絲無根而活，皆自然天成也。

六祖

六祖姓盧名慧能，新州人也。唐貞觀戊戌生，三歲聞誦金剛經，即能誦師二十四歲傳五祖衣鉢三十九祝髮七十。六而終初至池州受五祖道，再至廣州法性寺繼至韶州曹溪寶林寺，末歸新州國恩寺。開元三年八月十三日，沒存尸神通廣大，真能悉死時廣韶新三州之官僚門徒爭迎，真身衆莫次也。焚香禱曰：香指處師所歸焉。因香指曹溪遷龕，并衣鉢建塔事之。白光衝天三日，五代劉鋹迎衣鉢至廣，夫人觸之鉢墮地，修補不得，捨田數十畝，置於曹溪。

八

七

黃巢至曹溪，雲霧晦冥，軍人失道致恭乞哀而去。肉身香燭如漆，以手磨鬚髮如剝後二三日者，其衣一乃達磨所傳西域屈胸布緝綿花心織成者，其一唐玄宗所賜織成淡山水者，西天鉢一非銅鐵木石，西天履一非革非木，不知何物也。貝葉經十七葉字處如刀削，至元丙子為元兵劫，斷指以驗真否。正德間提學副使衛有道以衣鉢等物惑世焚之，嗚呼！生能降龍死能伏亂，而反不能獲保已身，故辭衣鉢豈非其數乎？

五色鹽

郭璞賦曰：爛然若霞紅鹽也。李白東坡之詩：解水煎鹽。八廣之鹽池所產如散子塊，瑩然明徹，非水晶云。

蔡邕又曰：江南有勝雪白鹽，今浙中白鹽是也。藥中取用青鹽，續漢書云：天竺國產黑鹽、黃鹽、道書又有紫鹽、謂戎鹽也。今甘肅寧夏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可見書不誣也。非五色鹽乎？

六和塔

錢塘六和塔在龍山，江浙建日宋開寶三年，高九級五十餘丈，濶數十圍，蓋以鎮江潮也。後為方臘焚毀，紹興二十二年僧智雲重造，七層高大，雖減於前，亦兩浙之塔無出其右者。故李文清詩云：經行塔下幾春秋，每嘆無緣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孫綽詩云：開盤倚雲漢，身疑出上方。乾坤一指顧，吳越雨銷亡。白廷王詩云：

八

七

開殿生妙香，金碧森其輝。應真像若生，倒飛青金蓮。今皆不存矣。想至元復遭兵火，故金碧燦然，四圍損敗，中木焦痕尚存。惟內可盤旋而上也。然在下望者，精神亦為之恍惚。塔內四壁俱鑿佛像，有石刻吳道子官音佑聖之像，金剛經三十二分，乃北宋富弼、賈昌朝等各書一分，四十二章經乃南宋湯思退、虞允文等各書一章，宋名卿筆跡可半矣。亦奇物也。且聖帝不特筆妙神靈，屢屢顯於達官，不能盡述。惜離城二十餘里，又在山顛，惟舟車過往，勢難觀覽，知其悉者亦寡矣。

姚廣孝

僧姚廣孝，蘇之相城人也。家世醫藥，與同邑王光庵、黃世

交蓋王亦醫家也年長於姚學博行高

太祖嘗召官不拜姚素敬之姚幼名天禧雖家居嘗醫私師相城道士席應珍席乃通儒而多異術姚質敏盡得其傳嘗曰父曰其不樂醫願仕以顯父母父不從一日入城見僧官騶從之盛嘆曰僧亦富貴如此耶決欲出家遂入里之妙智庵改名道衍游學湖海刻意為詩文洪武四年詔取高僧至則以病回八年詔通儒姚以僧試禮部中不願仕賜僧服還十五年

孝慈皇后喪親王各奏乞僧修齋於是左善世宗泐舉之遂見知成祖於潛邸自是日親後相之請難謀成賜今名封太子少師不拜惟革服受之仍為僧居慶壽寺故今闕

有方面紅袍王帶髡頂戴唐帽之像於寺後命賧飢蘇松三謁王寅不見特屏騎突往賓見之一言不發但曰和尚誤矣誤矣姚慚而退臨終

上求顧之以手加額曰李潭蘇州人在獄已久願赦之朝命使即出之拜姚牀下曰師不負其而某得餘生也時幾八十矣有義子名繼

成祖念其功官為尚寶少卿公所著詩文多不晉稟有道

餘錄專攻往來者其友張洪嘗云少卿於我至厚今無以報但見道餘錄即焚之不使人惡之也故今亦不存止有逃虛子一集行世謚恭靖配享成祖國史諒有傳予特紀其所知云

抗宋像

岳武穆王像在王墳之裔處宋理宗并闢妃像在集慶寺揚和王像在民人楊悅家富鄭公像在公裔富炳家胡康侯像在公裔生員胡禹言家俱似刻木而和王者真舊物也二后像見前不贅

牡丹難大

牡丹盛於唐次及於宋歐陽公作記曰大樹者極少蓋花乃草本而又難養故耳聞惟唐馬嵬驛者尚有正德間為魏國公移置假山前與樓相等後因朝禁假山折謝死之又池州銅陵縣民人盛元之家有可繫馬者其屋亦尚宋造惜予至其地不及一觀

大聖墓

曲阜縣孔林聖墓所也過十里無禽鳥蛇鼠荆棘予瞻而未信友人林介山宦遊斯地問之果然予證以檀弓人之葬聖人也何擇地之精如此林曰聖人固他人之葬而伯也天子葬之也予謂若是則聖人精於術者誠以為葬而後異則聞周公之廟地亦相近十里之中又何禽鳥蛇鼠荆棘哉兩人相對默然

七修類稿四十三卷終

雖皆近謹而有至理存焉

仇武人

仇武人藍州人也

孝宗朝輸粟入京師西陵侯名稱善飲人有言武人可以爲敵遂召與飲時初冬新醅方熟共有二缸對飲一缸盡西陵不復知人事矣武人暢懷自酌至曉復釐一缸世以武人有幻術此予聞於豐南禺者

鴉鵲至理

張東海弼文集云主事過太樸分司濟寧幼子令僮升木取一鵲雛雛母見而啄攫其面遂至流血揮逐不去少頃其僕供茶於客鵲復來逐又聚七鵲成群噪搏不已而勿

子畏之還雛乃散張以爲江南鵲見取雛惟有哀噪竟日未聞搏人而不畏者此所謂南北方強異不同風氣致然故鵲亦同也予友施引之第理之嘗於園樹探取鵲雛鵲亦來啄施步入堂中喧叫竟日似有尋覓之狀施後於市井出遊露坐野竹稠人之中忽下而啄焉或掠髮而飛擊爲如是者二月爲其所傷者四五次予以此又知非因氣致不同也大抵禽鳥如人亦有靈愚而二子所遇偶乃愚中之靈頑者耳

兄弟兩得

洪武中上虞張居傑任方伯其弟居儉亦任廣西提學副使俱有聲當時其父農人也每酒後必飲二子商榷弄色

庶爲作樂居傑則正言以對父怒則奔走以避而居儉則應聲曰吾當與老父戲焉時人每稱居儉爲非予每思之一則慰親以道守正不移一則順親之心權移小德可謂兩得之矣苟無居儉之應則父怒亦何消哉

夏池碑

成化間吾杭棘鄉夏某陰謀深險隣有園池頗勝心竊欲之乃自撰文爲斷碑密沉於池久之爭訴於官夏謂某年余家有碑以紀庭館之勝中世荒蕪此碑已落於池中亦可驗也竭池得碑讀之儼然夏氏物也卒歸之隣竟坐誣罔夫身富貴而設法尤是貧賤得不爲盜也耶

俞鳴玉

錢塘俞衡字鳴玉成化間人也善詩字多辨才然其性徂儉食後弘治初授身入鎮守府爲私房書手差虎而翼起家巨富後竟因此坐罪敗家其未爲書手時亦欲如富貴相海觀張錫作詩譏云輕羅細葛稱身裁今恐無憑據來莫道此人窮盡了出門還要轎兒擡

肉屏風

杜馴者爲杭州別駕遇冬月則令魁肥婢妾駢立于前自號曰肉屏風

張成善走

徐州有張成者短小精悍善疾走日行五百里若緩步亦與人同但造意遠行則不可及然既行又不能自止或

牆抱樹乃可耳凡封於羽報則使之夜則於圓籠中縮而聯此亦或有理存焉聞之宦遊者云

月方

徐延之好劇談一日對客曰今人都謂月圓不知却是方者客駭曰何以言之曰一方明月可中庭明月聊隨犀角方此古人之言非我杜撰歷舉如此者不一而足座中交辨之一客曰皎如飛鏡臨丹闕者鏡豈為方者乎徐曰子不讀書邪鏡不盡圓亦有方者秦始皇有方鏡能照心膽賈浪仙有方鏡詩且又名方諸况太白自比其明不言其形也主圓者辭窮而怒拂衣起去吾友王蔭伯之父雪村乃止之曰諸公豈相尼哉我為解之一月中方圓各止一

夜過望則圓過弦則方但圓者常金而方者常一隅耳遂為論一座盡傾

料絲

料絲燈出於滇南以金齒衛者勝也用瑪瑙紫石英諸藥搗為膏煮腐如粉然必市北方天花菜點之方煖而後織之為絲織如絹狀上繪人物山水極晶瑩可愛價亦珍貴蓋以黃料成絲故為之料絲閣老李西涯以為絲絲書之千冊一時之誤耳此因地與中國相遠人不知也

十八學士卷

宜興吳尚書儼家巨富至尚書益甚其子滄州酷好書畫搢搢名筆頗多一友家有宋宮所藏唐人十八學士神軸

一卷每欲得之其家非千金不售吳之弟富亦匹兄惟粟帛是積清士常鄙之其弟一日語畫主曰十八學士果欲千金耶主曰然遂如數易之而後置酒宴兄與其素鄙已者酒半故意談畫象復喧焉然後出所易以玩其兄驚且嘆曰今日方可與素之鄙俗扯平吳下至今傳為笑柄予曰此亦可謂愚也已其畫余曾一觀前段柑石參差縱放群馬或正或背橫立回身其狀不一共馬十一驢一僕從或控或擗解轡脩鞍閑戲而賭錢者亦其狀之一也中段學士七人欠身馬字看驚坐石攀柳觀書與醉脫衣服待馬將行者各一人沼畔棕柳蔭下群鷺遊泳酒饌食畢童子伏侍執役者曲盡其妙後段荷花池館宴上學士八

人倚坐

人倚坐英談把盞也又傍林相語者二人望景者一人樂官七人則舉筆簪簫板琵琶篳篥鳳笙也後後竹林一亭中皆疊學士衣服徽宗有詩於後云有唐良治味康哉闕館延登經濟才雍泮育才今日盛彙征無復隱蒿萊余以此特北宋禁中之物南宋即留落人間故再無題者且徽宗一詩綉素筆法自是可愛真入神品之物耳

藥香法

玄參半斤去土切石中水浸甘松四兩乳香二兩沉香三兩白檀二兩沉香五兩已上俱為末燒石法出自蜀後主已載香譜小有不同予得之內府簡而弗錄以遺好事者

浴肆避鬼

吾杭八字橋相傳多邪穢蠱惑行客東有浴肆夜半即有湯一人獨行遇雨蔭有避雨傘下者其人意此必鬼也至橋上排之於水乃急走見浴肆有燈入避之頃一人淋漓而至且喘曰帶傘鬼擄我於河中幾為溺死矣兩人相語則皆誤矣又一人宵行無燈而微雨聞後有發聲回頭見一大頭身長二尺許佇立觀之頭亦隨立及行頭亦行及趨頭亦趨其人大恐亟馳至浴肆排闥直入未及掩門頭亦隨入此人幾落膽矣引燭觀之乃一小兒也蓋以大斗障雨亦懼鬼故謹隨之耳是亦為錯者也向使此四人各散去不白則以為真鬼矣今之見鬼者可卒懼也哉

菊莊借譽

菊莊劉士亨泰吾鄉詩人也人有問其姓字者則荅曰夏少卿之俗交更不言其已姓同時有沈循與都憲錢鉞有屬人詢其名亦曰錢負外是我外兄有好事者為之語曰沈循只說錢負外劉泰常稱夏少卿可借譽於人已為可耻况自稱之是所以來人之嘲也沈固俗物劉胡不自愧耶

李西涯

閣老李東陽別號西涯湖廣人也神童登第一甲弘治間文翰雄於一時士大夫多出其門入閣年又當武宗朝不能諫正人有投匿名詩云文章聲價斗山齊

食中書日已斜回首湘江春水綠鵝鴨啼罷子規啼末句益以為語哥哥行不得也不如歸去後竟因詩即歸

納募金

晉建興中盜發漢霸陵又傳太后陵得金銀甚多詔收其餘燕泉以為收之是利其盜之發也當復納諸墓而封治之予以封治之義也復納金於墓則人既知而遺禍尤遠矣

見龍

世人見龍或掛或闕或經過或取水則必風雨交至雷電晦冥甚之敗羣拔木不過閃閃於雲烟中見其盤旋之勢耳欲觀全體不得也嘗聞都指揮李一之云正德間挑者

事物紀原

所海口淤泥中見一物如蟻蟻然盤曲跳躍奮震莫定大不可計也人皆視之頃刻雲氣相接風雨騰空而去然後知其為龍然於耳目角瓜亦未明白耳吾友金茂之之父成化末客游廣東新會縣一日早湖方平一龍自空墜於沙塲漁人各以所擔之水垂之至死官民群往觀之甚高可人其長數十丈頭足鱗角宛然如畫但腹惟多紅色此可謂見之明也

佛腹藏經

杭永昌門外有梵宇曰正定其佛像大不盈丈小僅尺許繪塑之制皆極精巧一日與友聚齋間偶見小佛背木微露縫痕隨用簪發則木已啓而諸腹皆紙取而視之乃寫

得嚴呪并書捨佛姓氏年號始知爲朱物也紙甚堅白字極莊肅殊爲可愛予憶昔言曾山像中皆平生詩藁覺德寺佛腹皆藏經金銀錢誠爲可信矣抑安知正定大佛之腹無金銀錢也耶

吳日章

成化時淑浦軍人吳日章善推星命江南以爲第一畧撫一二于左以見其術之精也有縣佐問之批曰癸巳年喜連連正月十五打鞦韆至期縊死有書手方六七歲其父以其命問之批曰袖中一管筆寫得杭城神鬼驚後乃擅名書手有舉人間之批曰人間金榜出天上王樓成後乃會試出榜之明日病發而卒於旅卽有問其本身則

事物卷四

八

九

極推其朱來子孫之貴賤逆推其至於父母之壽夭不可枚舉夫命知貴賤壽夭亦奇矣至於斷其死之所以及終身過後之事情真亦可謂神矣哉

朱暹

朱暹餘杭人父故與弟昌事母至孝家雖貧母欲之物必多方以悅其心一日母病失明求醫醫治則與弟晨起盥漱祝天含水絲之月餘母目漸爽而二婦三孫亦因以益逾年復明杭俗春時四方多來遊於湖山其母聞之亦有登臨之念遂因家貧不能倩有輿也則與昌以竹小椅昇往各寺每年必至數次奉母九十終家漸豐豫人以爲天報也此東塘陳廷彩之親予嘗聞之云

周錦

嘗聞舟從縣民周錦善搏虎身無完膚嘉靖壬辰予過舟徒而見焉觀其入乃無惧者也自言曾殺大小三十餘虎惟一虎留定而不嗣者不能搏焉問其虎威曰在頸下二肘間如乙字三寸許虎鏡花當心皮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臨官而能威衆常人則無憎疾者虎帶在胸而通前左右二足乃大肋也可爲帶底故名前頸骨三棱後頸骨圓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處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爲馬纏雖劣者可御因而記憶亨亨客話李吹口之言不誣也彼又云月暈虎交食狗必醉醉人虎多不食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捕時記其頭藉之

事物卷四

八

七

處待其月黑而掘地尺許必有石子如琥珀者此乃虎目精魄淪入於地而成琥珀因此主療小兒驚癇之疾乃周之未言也併此觀之則知本草埋雅所載豈能如經歷之人之言之悉因紀於蒙

張郎之

宋張郎之字溫夫號擣寮子官至直秘閣原籍歷陽人南渡同母居松寧波鄞縣桃源鄉乃其葬地也宣德間爲盜所殺其體如生鬚長至腹盜見棺中止有繫腰玉絛環怒而棄屍山中爲野獸所傷後有義者葬之今書後多馬歷防不忘祖也書史亦繫於歷陽由其書也宋史亦不載

馬名

絕地 <small>絕不翻羽</small> 行健奔霄 <small>夜行越影而行</small> 踰輝 <small>毛絕超光</small>	驕驍 <small>驕而驍</small> 翠麟 <small>翠麟</small> 一乘黃 <small>飛黃</small> 騏驎 <small>騏驎</small> 騶騶 <small>騶騶</small>	驕驍 <small>驕而驍</small> 翠麟 <small>翠麟</small> 一乘黃 <small>飛黃</small> 騏驎 <small>騏驎</small> 騶騶 <small>騶騶</small>	追風 <small>追風</small> 白兔 <small>白兔</small> 躡景 <small>躡景</small> 追電 <small>追電</small> 飛翮 <small>飛翮</small> 銅雀 <small>銅雀</small> 長鳧 <small>長鳧</small>	浮雲 <small>浮雲</small> 赤電 <small>赤電</small> 絕群 <small>絕群</small> 逸驔 <small>逸驔</small> 紫燕 <small>紫燕</small> 綠螭 <small>綠螭</small> 龍子 <small>龍子</small>	麟駒 <small>麟駒</small> 絕塵 <small>絕塵</small> 蒲梢 <small>蒲梢</small> 龍文 <small>龍文</small> 魚目 <small>魚目</small> 汗血 <small>汗血</small>	凝露 <small>凝露</small> 懸光 <small>懸光</small> 决波 <small>决波</small> 飛霞 <small>飛霞</small> 騰霜 <small>騰霜</small>	絲電 <small>絲電</small> 流星 <small>流星</small> 翔麟 <small>翔麟</small> 奔虹 <small>奔虹</small> 青驪 <small>青驪</small> 麒麟 <small>麒麟</small>	東時勒驃 <small>東時勒驃</small> 金剛拳 <small>金剛拳</small> 毛狐 <small>毛狐</small> 黑龍 <small>黑龍</small> 白蹄馬 <small>白蹄馬</small> 果如意 <small>果如意</small>	什伐赤 <small>什伐赤</small> 碧雲霞 <small>碧雲霞</small> 照夜白 <small>照夜白</small> 忽雷駉 <small>忽雷駉</small>	寶獅子 <small>寶獅子</small> 玉道遙 <small>玉道遙</small> 紅玉 <small>紅玉</small> 紫玉 <small>紫玉</small> 平山 <small>平山</small> 凌雲 <small>凌雲</small>	飛香 <small>飛香</small> 百花 <small>百花</small> 天寶中 <small>天寶中</small> 大宛 <small>大宛</small> 自在將軍 <small>自在將軍</small> 飛越峯 <small>飛越峯</small> 文名 <small>文名</small>	撞倒山 <small>撞倒山</small> 洪武 <small>洪武</small>	桃花 <small>桃花</small>	桃花有四種 <small>桃花有四種</small> 埋雅等書 <small>埋雅等書</small> 未載常桃 <small>未載常桃</small> 粉紅色 <small>粉紅色</small> 緋桃 <small>緋桃</small> 大紅碧桃 <small>大紅碧桃</small>	白色每枝 <small>白色每枝</small> 時有二朵六瓣 <small>時有二朵六瓣</small> 白桃比碧桃 <small>白桃比碧桃</small> 花又小亦白 <small>花又小亦白</small>	色花止五瓣 <small>色花止五瓣</small> 蓋諸花五瓣惟玉蓋花六瓣 <small>蓋諸花五瓣惟玉蓋花六瓣</small>	香海棠 <small>香海棠</small>	世謂海棠 <small>世謂海棠</small> 無香劉淵材 <small>無香劉淵材</small> 五根此其一也昨讀墨客揮犀劉 <small>五根此其一也昨讀墨客揮犀劉</small>	淵材問李川 <small>淵材問李川</small> 辭昌州議者吐飯往詢樂之故李驍問之 <small>辭昌州議者吐飯往詢樂之故李驍問之</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劉曰昌州海棠獨香聞者傳笑予嘗見草木子云海棠惟昌州者香故號昌為海棠本昌州治前有香霏閣予意昌乃蜀郡海棠種最於蜀者恐謂是也然又見沈立海棠記謂其香清酷不言其地似有可疑及觀宋真宗御製後苑雜花十章以海棠云清香逐處飄又云遊蜂逐逐去又王元之題錢塘海棠云江東移植在錢塘手植庭花蒲縣香此又不特在昌州者乃知海棠之香如菊花有落不落者不可一槩論之也

牛搏虎

予聞古有黃犬能救主者又近聞人云水牛能搏虎及詢曰汝親見乎則又曰聞之人或曰某親見也竟不得其

實錄

高皇帝文集中有記載天長縣群牧監奏本縣民人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蒙犬隨之至是俄而入草莽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趨人而妻為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嗥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牛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治矣因是

朝廷賜一牛以代前牛力耕待其自終嗚呼撫是則不惟牛果可以敵虎而九所畜之獸亦或有仁心以為主者古人豈欺人哉

徐國寧

錢唐徐國章為弟子員後累事為商生平雖留心詩畫亦未擅名臨終以一絕別故人似可取也詩云醉餘拂袖青山去海鶴孤雲事閑聞道神仙能久壽不知幾許在人間

放偷

金與元國俗正月十六日謂之放偷是日各家皆嚴備遇偷至則焚而遣之雖妻女車馬寶貨為人所竊皆不加罪聞今揚州尚然而燕地正月十六夜之走街恐亦遺俗也

劉車不永

景泰間江西劉子欽由省元至會元遂有衿色學士解縉紳會問稱之曰今狀元又必屬子矣劉遂不遜解因語人

人車

曰劉非遠大之器後果終於庶吉士子家有其親筆詩文亦未見其大過人耳弘治間山西車相年十八中省元會試主考先生見其文字無傳註以為必老舉人也憐而取之開榜乃知是相他日車來見主考主考語曰足下才華甚充但傳註亦當誦之車應曰傳註乃聖賢之糟粕也後有憐其少年而才主考因述其言曰此子必不永無何車果卒觀此則人之相人亦易易也

鄭朱蘆儉

嘗聞天順間兵部尚書鄭堃初任陝西副使有聲於時寄一紅絨於父父封還以書責曰汝未能洗冤澤物而以此汚我耶後林盡勵其操遂至極品都御史朱蒙沙河人嘉

靖中為浙布政私居不畜奴僕親操井臼布衣糲飯而已人以為為不可及也及父來任其苦節尤甚於子言動尚規予以蘆謹是知二公之蘆能成大器者固天之生才亦由於家教之嚴也

換骨

換骨如人之齒龍之骨象之牙鹿之角蛇之皮蝦蟇之殼皆終身一換惟鹿則每歲一換龍象至六十年骨全而後換也



人車

人

人十

卷終

事物類

提舉某宮觀

嘗疑宋之宰臣致政者多曰提舉某宮觀若李忠定提舉
臨濟宮是也不知某宮觀何為要提舉後讀石林燕語知
提舉致政者多留京師假銜提舉某宮觀蓋某宮觀
朝廷有事者也見優禮大臣尚使御政其實無大政事耳
自神宗以年高者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
以天下宮觀之名而提舉

沈為兒

天順間杭有沈姓者畜一畫眉善叫能鬪徽客許以千金
構之不與人莫不知也一早携至西湖偶爾腹痛坐臥於
堤不可歸有識人籬桶匠過焉沈即免其歸以報之家人
至則沈已無頭矣視之則籬桶刀殺之血光顯然遂執桶
匠告於官桶匠既受刑就招云得為貨人割頭棄之湖也
然尋頭於湖父之不能得獄不成則官與沈俱懸賞以求
一日有漁人兄弟持頭來受賞水腐莫辨因以成獄而桶
匠秋決矣數年後有人見畫眉籠於蘇州驚疑而問其來
歷主人曰此籠實杭人某者其人報沈家沈氏子孫又疑
而訪探其人某欺罔不服訟於官刑至就招問其頭置湖
畔枯楊腹中取之果在焉官以此獄既明漁人之頭何來

因捕之加刑則曰吾父死而弟兄欲得受賞故割頭以獻
三人遂皆棄市嗚呼一鳥而至人命有五至今杭人以沈
鳥兒為禍根云

滾出來

弘治間浙省提學副使西蜀吳伯通淳博而能約天下推
為第一士子專取功夫時科場初學多不根作文為其罷
出者衆群往御史臺求試御史後發吳公吳出題龜鱉蛟
龍魚鱉生焉論乃一滾出來且皆難於措辭而論又涉於
性理然取者無幾而甚為吳辱焉有嘲之者曰三年王制
選英才督學無名告栢臺誰知又落吳公網魚鱉蛟龍滾
出來聞者絕倒

李貞伯

太師李西涯東陽成化弘治間文章爵位天下為最一王
名兆先字貞伯有一目數行之資時稱過父然每厄於科
場輿情不懌而主試者多注意尋取或失或缺竟兩能中
人皆知為命也遂賣志而沒西涯絕嗣嘗聞好聲妓西涯
罪之特書其精舍之門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誦詩讀書
秀才秀才子回見之即續書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變理
陰陽相公相公予以此是以占之不貴而天折也豈有公
書之下亦可反諷之邪

酒乃天祿

石林燕語載王審琦微時與

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情好尤切性不能飲每會燕
太祖不樂一日酒酣舉盃祝曰審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貴
酒乃天祿何惜不賜飲耶祝畢顧審琦曰第試飲之審琦
不待已飲盡無苦自是侍燕即能飲退還私第則如初觀
此量實天定非演習而至余又嘗見南陽花客胡長子曰
飲數百盃未辭疑其有術私詢其僕并同行者云素不能
飲偶夢神授酒藥一九遂爾如是蓋信其天分也

蒙汗藥

小說家嘗言蒙汗藥人食之昏騰厥死後復有藥解活予
則以為妄也昨讀周草窓癸辛雜志云回回國有藥名搜
不慮者土人採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
至三日少以別藥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儲之以俗不慮又
齊東野語亦載草烏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後亦活也
又桂海虞衡志載曼陀羅花盜採花為末置人飲食中即
皆醉也換是則蒙汗藥非妄

岳墳檜樹

西湖岳墳前植檜樹自根以上劈分為兩枝至稍全其生
中格以木所以示裂好檜以報岳之死也乃天順間杭州
府同知馬偉為之耳

高氏父子

仁和高謙字士謙善畫竹屋下簷簷有清國初為西湖書
院長後為杭州府學訓導再調吉安父知若焉為

佐考蒲授翰林編修洪武三十一年卒子明為上元教諭
靖難師至江遂挈家不知所終吾鄉都御史李公昂題其
墓如右云嗚呼父可謂才士子可謂忠臣今世不知也

挿香盡火

挿線香於爐灰實難入灰疏易倒惟二頭俱燃滅却一頭
實其灰而挿之庶易入不墜也圍爐而炭火烈時分開即
滅不分又熾惟用毛紙一幅置於火頂燒過灰存則火氣
不熄而四布矣雖皆小事亦自有法也

室燒骸子及名

有宦客築魏州城得室燒骸子數斗詢之士云莫識其故
予意骸子陳思王所製子達當時正都於許恐後世之莫
識故埋藏以需人間玩弄不料酒具易於溺人而自足
傳也故埋藏以需人間玩弄不料酒具易於溺人而自足
傳也故埋藏以需人間玩弄不料酒具易於溺人而自足

虎拜土神

仁和七都地名蒼墩有土神廟荒落無主而敗壁四達正
德時王姓者設鄉校於此夜即寄宿一夕見虎入廟叩首
於神前若拜跪然久之而去明晨語人予適在其地也意
傳記云虎傷人必先於土神求之此以之謂歟否則王姓
者卧側胡不一噬而去也

祈雨

吾友吳惟可謹丁丑進士嘗與予言其祖宦遊某地時天
旱無雨

早守廷一法師領雨師曰今天久旱非入龍湫驅龍則不可得圖雷人當拜候於湫真不可驚悞呼我名也守氣止信之師至湫所焚符如下頃之乘龍而起遊味湫而時雨如注諸官莫敢退久之守不得已呼其名令止則龍轟然掀法師於空中立逝而下雨即止也法師身落如裂帛期年其子痛父不得其死焚符入湫以誅龍偶見父乃藍面衛一宮門問其子何來子以意告之父曰汝快行吾術不精罰至如此汝切勿習之又曰某處延一道士祈雨其術名月字法用十五六歲女子共入密室雖線縫以紙封固守欲得雨之速任其所為惟見黑雲密布雷聲隱隱雨則無之勢將移日矣守乃令人密開紙縫以瞰之則道士

事物紀原五

人

五

義鴈

鴈諸書止言知時鳥也行有先後故以之執贊以之納采未見言其義處致於詩賦之咏亦或特憐其孤耳未聞言其義性與紀其義事也近見吾友王天雨云家後有張姓者曾獲一鴈置於中亭明年有鴈自天鳴亭鴈和之久而天鴈遂下彼此以頸絞死於樓前後因名樓曰雙鴈樓此

其一也又古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有民舍除夜燎烟餅除不祥一鴈偶為烟觸而下其家直以為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鴈飛鳴屋頂數日亦墜而死觀此二事又真為義鴈云

真蠟二事

真蠟國在占城之西南元成帝時遣朱嘉周達觀招諭之往這一年半悉得其國之風俗道理海物上產一一紀焉名曰真蠟風土紀予讀而有取其二事乃中國之難而深可喜者因錄於左以見其異記曰人家失盜疑此人不肯招認遂以鍋煎油待沸令此人伸手於中若果是盜則手腐爛否則如故蓋夷人有術如此又兩家交訟曲直難辯

事物紀原五

人

六

則國宮之對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一塔中塔外則兩家親屬自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無理者必得瘡痂咳嗽發熱之証有理者暑無纖事謂之天獄益土神之靈如此觀此則盜必少而無訟矣又何必刑政以禁之哉

二形人

傳奇雜記每載人有具男女二形者奸詐之徒往往欺人致訟予聞其事未見其人庠友蘇民詞取一妾下半年月女形上半年月則陰戶出陽熱矣然後知果有也昨讀玉曆通誌載心旁二宿具男女二形又知是亦造化之故之由也

大書

正統間有神童能書大字起送至京

朝廷戲與文餘紅羅使直書一字童疑思久之鋪地以筆直豎如羅長而後左側注以一點遂成卜字人皆駭焉天下傳之予嘗見叢說說宋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奉朝莫能答遂詔求善書大字者有僧請以沙布地為圖字然後鉤臨在地張圖於上束氈為筆蘸墨倚有清沙而行成則脫架染漬墨為點因賜紫衣皆巧思也

二王驗夢

正德癸酉省試之年也吾友王蔭伯一槐元旦夜夢象僅携三魚尾以進明發詢予解之予以三魚乃鮮字魚尾為丙也必下科有鮮字者同第焉王笑曰義如是深哉後果

夢

人

中

丙子年中而孰知巡按乃鮮文卿也又王才伯良俊初名良未第五年前同舍有張鸞者夢一老人持試錄示之見已名十二王名八十一也且王名下多增一字不知何意後二年王因名有相同之嫌加一俊字第時果與張同榜而名次則相反也二君與予至厚事皆親知蔭伯豈因子言而遂神其夢耶才伯豈因以夢而特易以雙名耶事皆前定莫能逃耳若觀高李迪誌夢一篇則終身與謝多慙之歷官全出一定人可以外慕耶

鄭老遇仙

城南鄭老者家貧為人詖吹給喪事一日以事禱於城隍廟因假寐榻下恍惚中見執旗者入報曰呂洞賓來望也

乃驚拭目待之頃間見一黃冠豐體長髯者飄飄然至

神前而揖徘徊乃出鄭曳其裾懇以求度黃冠曰貧道無能偶遇神祠特入瞻仰何以度汝鄭曰先生非呂洞賓乎黃冠笑而領之同行里許袖中出二果使食之鄭留其一復強食之乃前去鄭尋路而行覺非平日所遊者問於人則紹興矣于是大驚喜渡江而回家人已尋三日矣後八十餘歲而沒

前輩之生

徐延之特誕其父珙夢故人瞿宗吉來訪既覺而生延之後學問文章幾於宗吉而不得其精戴文進之父能五墨而沈明遠善繪神像絕藝也父亦夢其入門是夕文進生

事類

人

个

而戴氏之畫遂擅天下張天錫亦以禱於夫子廟而生後為一時才人此吾杭前輩之事也

倭國物

古有戲金而無泥金有貼金而無描金泥金有鍍銀而無木鏡有硬屏風而無軟屏風有剔紅而無鑲霞彩漆皆起

自本

本朝國東夷或貢或傳而有也描金洒金浙之寧波多倭國通使因與情熟言語而得之洒金尚不能如彼之圓故假倭扇亦寧波人造也泥金彩漆縹霞宣德間遣人至彼傳其法軟屏風也弘治間入貢來使送浙鎮守杭人遂能鑲鳥嘴木鏡嘉靖間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便傳

五色水

吾杭正統丙子秋猶見橋河水五色旬日方解不一月其地陳綱中省元始知秀氣因人而呈也家有薄田在於地名宦塘正德戊寅塘水亦有五色其長數十丈後竟無祥予意水底必有寶耳

不食四足物

吳文徵明不食楊梅士人誚之自作詩以解嘲云天生我口慣食肉清緣却欠楊梅福予親戚家有僕自幼不食四足物者惟鷄魚之類不忌苟不知而少食之寒熱數日遍身起紫斑不能存坐予未信迫之令食已而果然此固非徵明同也必然是病耳又予表嫂終身不喫飯真為可笑

事類彙編

人九

祭江

先君早年無子著心為善暑則施茶粥於途寒則施綿衣於貧者延醫治藥三年埋遺骸二次一日憫溺江人召黃冠立醮壇於江陽第一山作祭江科儀誦經三宿用飯米二十石江燈數百施食冥衣遍薦九州亡魂當夜江東之人遙見燈影中若有人為移燈搬物之狀明早果西岸棚燈多移立於東岸沙地又有來遲而不得超接之鬼遂作祟於江干或擲沙石或附人體或空中攝物或夜半叫寃居民不可安生矣於是群至家中訴擾復壇如前始獲寧寂無何先君遂罹園圖之外兩月方出予嘗因此則知祭

醮科儀鬼神攝召果有之也而不誠不備反受天譴亦宜誣邪

劉太師

洛陽劉太師徙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視太師曰此兒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占廟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符出一也鄉貢入京為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有死於火者四也傷寒死去三日五也過海封王而舟壞六也一日晝寢有貓過身側隨為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

事類彙編

人十

孝宗朝以為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今尚在也年已一百七歲矣僧非其僊邪

壁虱

山西按察司去城不遠城外有中官之庄成化間看庄者每黃昏昧爽時見一物如小輪菌狀暮飛入城司獄司中晨則飛過庄山之後不知所向一日特踪跡其處見山穴一壁虱盈穴可三五石意虱不能飛也且殺之以試遂以沸湯灌死晚則輪菌之物無失始信其虱之飛入獄中以咀人目則潛形山中也予嘗以北京多虱畏之者以床置室中央水春戴其足虱不能至矣然猶群聚於梁以下觀此則入獄之虱有之矣况物聚有神是亦可以飛也此

予聞之本省鹽商史二叔

書冊

印板筆談以為始於馮道奏樓五經柳批訓序又云嘗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則印板非始於五代矣其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宋則群集皆有也然板本最易得而藏多但未免差訛故宋時試策以為并卦何以無家正為闕本落刻傳為笑柄我

朝太平日久舊書多出此大幸也亦惜為福建書坊所壞蓋閩專以貨利為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價高即便翻刊卷數目錄相同而於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貨半部之價人爭搆之近如徽州刻山海經亦效閩之

書冊

八

八

書坊只為省工本耳嗚呼奈火燭而六經不全勢也今為利而使古書不全為斯文有寧不奏立一職以主其事如上古之有學官或當道於閩者深曉而懲之可也

總管部使

正德間抗人宋祥醉飽乘馬偶爾傾跌死後或赴箕仙判事或負人身自言云在金仙管部下言人猶福時中也予嘗笑其恠誕昨觀陸黃門秋錄庚已編有張文保壯年暴死亦為總管部使載靈異事甚悉因憶宋亦暴沒是蓋精氣未散遊魂往來偶值其總管而遂附焉在今日必無矣故無聞焉

陳張飲食

宋樂中寧波祭酒陳公敬宗極善飲酒

朝廷知之一日召宴使內侍鑄銅人如公軀幹錐指爪中皆空虛者如其飲注銅人中內侍報曰銅人已滿遂使歸隨令內侍隨其後以視至家散堂復與內侍飲為此真可謂酒有別腸者也歐公記張齊賢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竊公所食如其物授中至暮酒漿物積漲溢滿桶公尚未已也予以食豈亦有別腸耶此固富貴者必異於人如此飲食亦問世而一見者也

金氏鸚鵡

邵氏聞見錄載宋有秦吉丁能人言夷酋欲以錢拾萬貨之主人告吉丁曰貧故貨汝吉丁云我漢禽不願入蠻夷

事物紀原

八

八

因不食死又厓山宋亡時有白鵬在籠見帝入水遂啣鴈哀鳴竟與龍同墜水中予嘗疑此為誕然吾姐夫高鵬鴈一技善曉人意客至未嘗不報也一日有客欲以高價易之主人特肯鸚鵡注目瞋目觸籠而死撫此則前二事不誣見物之有過人者歟

桃生

雲貴廣西有云桃生者妖術也以魚肉請人遂作術松中人食之則此物遂活於胃腹害人至死而後已也嘗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當時李壽翁為雷州推官得一方甚妙云食在胃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丹之想即今之下蠱云耳虞衡志頗無而士宦常病之也故揭出

箕詩

嚴州建德縣俞憲副慶嘉靖戊子兵備四川云川之循都
間有曹將軍家父舍一僊自稱宋狀元河魁或縣筆空書
或箕頭染翰談詩論文評書作畫往往有出人處雖三司
亦與之唱酬如和俞之不寐詩云弛簾危俗慮觸景動幽
思疎嬾真如夢繁華易過時驚隨喬木老燕挽落花悲惟
有琴書趣閑庭晝覺遲又如宿菴藥詩云春逗疎簾醉
午風客懷吟思幾叢叢化機自運無言外生意都涵有象
中日月東西成磨礪人生南北任飄蓬折衝樽俎男兒事
何媿青山飲碧筒皆有佳聯有一僊自幻無父欲求其
父像於僊僊曰待予探云明日畫一像送其衛家人識者

集賢堂

人卷

無不曰儼然也又同時浙省平湖縣鄉中亦有一僊
有驗鄉人遂為立祠亦能作詩寫字欲求其作者不初多
少置卷于廟過口則墨遍遠之也且稱為洞賓號天民人
欲其顯聖則空中鶴鳴音樂自遠而至常見贈老年得子
者詩云爭羨孤梅得遇春煖風殘雪越精神西湖昨夜多
奇瑞點破紅氍毹十分似亦可取且二仙俱不道人桐獨
是以能久而動人也予意何者烏有之意也而魁實魁之
精也其曰天民者蓋亦妄誕自擬無名公之意耳其為靈
魁無疑過一二十年氣必散之近又聞有此人符祝請神
至人家設素幔於中堂神至與人可以言吞飲食如生人
舉皆見之但不見其面耳言語甚高已往事無不知之云

可駭者嗚呼陽明旺盛之世而有此等亦不當世

剛卯

漢有剛卯正月作而佩之按說文曰殺臙改大剛卯以逐
精鬼者據此則如宋人立春日戴春勝春幡之事又按野
容叢書曰剛者強也卯者刻也正月佩之尊國性也燕而
論之乃欲尊王而辟邪爾故正莽傳曰正月剛卯金刀之
利皆不得行據此是欲滅漢之意其制服虔曰剛卯以正
月卯日作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用金或用桃著華
帶佩之今有王在者其一面曰正月剛卯晉灼曰剛卯長
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夾從穿作孔以采絲葢其底如冠
纓頭刻其四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安

四十五

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變龍廢役剛瘳莫
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爾因伏化茲靈
爰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厥役剛瘳莫我敢當余嘗得一玉
嚴卯然按大小及文却如晉說但疾日作疫曰變化作變龍
靈爰作靈昌而字文皆有古法非今僭書也意者服乃漢
人而所說與物不類何也思許叔仲曰大剛卯則知有小
者也是服所言特為大者乃前漢之物其文之異或當時
有省文者爾不然何後漢與服志所說却與予所得者相
昭合耶是晉之所註乃後漢之物予之所有小者也嚴非
亦剛之意耶嗚呼一物之微在漢已有不同註者故各行
異后人不見其物不會諸說安知義耶 四十五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六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羊溝鷄宗

中華古今註謂羊喜舐觸垣牆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予以今人暗者爲陰溝則明者爲陽溝矣明白簡易不知中華子何以云此也或者古自如是耳雲南土產地輿誌書本箇子也而方言謂之鷄宗以其同鷄烹食至美之故予問之土人云生處蟻聚叢之蓋以味香甜也予意當作蟻從非鷄宗明矣

伯顏几木

伯顏下江南過金陵梅嶺岡詩曰馬首曾經嶺鳥歸王師到處衆平夷搭頭不帶江南物只揀梅花一兩枝又元木殺卒而妻其妻木有七首極利卧則枕之婦取將刺木木驚問故婦曰吾欲報夫仇木默然爲別求夫遣去嗚呼狼子野心貪財好色本然也二虜之所以著名亦有是善

優鉢羅花

嘗聞佛家有優鉢羅花本草爾雅諸所不載意爲幻言也及見胡致堂云奉佛者每假樹木花草爲佛之名愚惑世道故以仙人栢爲羅漢松三春柳爲觀音柳獨脚蓮名觀音蓮蓮花子爲菩提子大林檜爲貪婆葉金蓮花爲優鉢羅花然又聞北京禮部儀制司後堂舊有千葉青蓮花開

特四月初八至冬結如蓮蓬脫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座因名爲此花昨讀本古和州集有優鉢羅花歌則又知其實有此花其歌之序云六河小吏有獻此花者云得之於天山之南其狀異於衆草勢龍從如冠并疑然上聳生不傍引橫花中折駢葉外包異香盈最秀色媚景其歌云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六端花九弄夜掩朝開多異香何不生彼中國兮生西方移根在庭媚我公堂耻與衆草之爲伍何亭亭而獨芳何不爲人之所賞兮深山窮谷委嚴霜吾竊悲陽關道路長曾不得獻於君王

事合昨夢錄

事類彙編六

宋康樂之撰昨夢錄皆一時奇實之事內云宣政間揚可試可弼可輔兄弟三人精通易數明風角爲占於兵書尤邃皆名特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老人頗相款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扶伏約入三四十步即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即田土鷄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曰久不來矣老人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廣人少常欲人來而不可得敢不容耶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鷄爲黍意極歡語暢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

問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間爭奪者不來也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則名士也老人肯引至此子必賢也吾此間衣服飲食牛畜絲纈麻桑之屬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携金珠珍異之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指一家曰彼來亦不久有綺縠珠璣衆共焚之也所幸者惟米薪魚肉既果殊不關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耜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之又戒曰來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徃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捐所有易絲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開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第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擾則共入穴自

卷之六

八

主

是聲聞不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以易三主三楊不知所向也及紹興和好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曰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臺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居宜興侯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所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矣未幾金人渝盟子頗頗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右夢錄之言也正德初友人馬二遊淞江遇方士盤桓日久士曰予終南山人山內自一乾坤也所居之人服食與世不殊無是非爾我之心壽皆百數十歲動用俱備獨乏者蓋耳山西南有一

洞四川境也水湧難進欲入者必飛石於洞頂上有人問其由可則開水使進也山中有至人知天地國家之灾祥曰今

朝廷有事令我輩十餘人出遊引好人去之耳子心亦善去彼至樂且壽如國初宋景濂力死數十年予嘉靖間又會賣藥徐翁與人談論如醉痴者但云人要在好處安身又云天下名山大川我無不至王陽明尚在終南山也觀此二人之言則陶之桃花源蘇之青城山實有之矣况朱公之死所傳不一行狀與救園雜記云端坐死於夔府蓮花池山下守溪長語云縊死茂州一寺傳聞一夕為水沈去又今有塚在成都陽明智術高天下昨聞雷即中某

卷之六

八

四

在地親遇陽明當時伴死不可知二人之言或亦有諸公觀昨夢錄又符於二人特錄以傳好事

太素脉

弘治間妻外祖仲知縣彥輝病於四川宜賓縣醫有善太素脉者診公曰壽且八十時一鄉官在座亦求診之良久曰明年正月陞此月休矣已皆如言

四鬼

台州臨海縣有陳某者繼娶林氏性頗妬忽前室妾曰春奴有娠必男若不舉將不利於四鬼春奴蓋前室之媵而四鬼則林所出也既產果男林竟淹死之未踰月四鬼爲

目得奇疾口就腫腫下蔽其面即莊生所謂贅疣也一日
前室之兄過問兒疾林語其慶兄曰恐死之爲祟也試發
土觀之墓且五閱月肌色如生時一礫掩其目遂去礫而
改瘞之又修浮屠法以禳之後四兒竟以此疾殤衆以爲
果報也有老儒南郭子著文以喻妬忌者四兒豈能爲祟
前室又豈能伸於冥漠哉蓋聲和形和而氣和則天地之
和至聲沴形沴而氣沴則天地之沴至矣天地之沴且至
倭佛何益蓋婦人之忌者其聲形與氣靡有不沴者矣天
地之沴抱應響答如此不亦可畏哉近世名公大賢多是
之予以爲非兒之爲祟是也而曰天地之沴抱應響答如
此可畏是亦有報應也夫天地之大報答如此之速則負

事類彙編

卷八

人五

完一念者寧又無所報耶一礫之掩正在兒目又非其誣
耶非也林氏之夢周禮所謂根於因想意春奴之娠或男
必不利於四兒由其有此心也遂有此夢不然前室自宜
愛護春奴安反報夢於林耶報於林亦宜愛護四兒矣豈
有神於彼而不神於此耶初生之孩有何知覺特因一礫
遂果以爲祟也是知礫之掩目也目之贅疣也疑不朽而
兒竟死也皆世之所有偶相值耳或欲警諸妬者不若必
言其報庶幾愚民反有所信而戒也否則不必言故曰聖
人不語怪

杭技者

杭天順間緒堂有葉姓者左臂病瘋貨油善變棋高者上

者俱可與之對局而局終則葉必勝也四方能棋之過
杭尋與之變終無一人能過者世稱葉折手嘉靖間又有
陸姓多鬚者善變陸與人賭錢有必勝之事杭人無敢與
之對局因挾技遊四方鄉家則囊有數百金矣世號陸弱
子有沈姓者善爲四方之音雖釋道諸行缺舌之巧皆能
言少凡遇別省郡客隨入其聲人莫知其爲杭人也身頗
長大時號沈長子然一藝言語之末亦至精而入神杭之
多十如此不可泯也不書其名者爲其宵人鯁子耳

牡丹與衰

每見人言牡丹能興衰人家予未之信後予姪家有紫色
一本先兄謝世而花遂不開十五年後發莖數十家

事類彙編

卷八

人六

喜將爲燕賞正開爲鎮守太監取豈非爲渠榮耶友人
王員外家二株甚盛每歲花有百朵王死之日正當開際
蓋雖有而皆笑散不花據是非花之能興衰人因人之興
衰而花則有神焉此故謂之花王也歐陽叙其品曰地交
物爲妖信矣哉

崇明賊

太倉之崇明縣負江阻海地俱沙場土豪世業私鹽避罪
不逞之徒又業居之販鬻於蘇松常鎮四府獲利甚厚捕
官莫敢誰何嘉靖己亥九月兵備憲副王肅庵召集漁舟
并軍民人船統以捕官九賊之可通舟揖處咸分布焉欲
困之也又使知州萬敏曉諭招集務得賊首秦燾黃良沈

惟良等數人盡掃其巢而後已閏三月巡江胡御史以兵
少遣散賊謂船不可守人不堪聚益張其勢而橫出也明
年四月兵倭再舉比前督理尤嚴委州判石魏總任其事
蓋石原籍平樂與倭獍為隣日事刀弩視賊蔑如也至六
月石聞又委倭倭李都司欲建功速不俟李至開舟自抵
賊巢時賊出劫惟遺守巢者數百畏懼寂然石以為計也
勿許登岸既而群賊畢集潮迅風烈舟為衝激附岸賊出
蘆葦誘兵上岸賊遂順風縱火我舟惟本地漁船得脫餘
焚溺殆盡而器械懼為賊取也死者無算焉賊既勝遂朱
書偽檄遍揭都城江淮奪運舟劫府庫肆無忌憚言者遂
聞

事案甲六

人七

朝廷因救南都守倭提解失事人員復勒都指揮湯彞東
總三省軍以勦之王兵倭則戴罪殺賊於是撫標諸公召
義勇鑄兵器日夜整頓除四府邊江知縣住防餘悉領兵
戰守每府餉銀穀各一萬餘又借役民間者數萬湯至一
月惟遣人招降之賊初懼漸則倨末隨遣人以抄劫煙火
迫於州城湯始以千人往獲三賊又半月撫標促其出師
則沈曹乘間來降賊追之乘勝直抵河口與我師相去無
幾明日我師先發賊遂薄之湯則將游兵數十舫環而射
之賊不支將入於海潮阻而不能進我師追及圍之數重
砲石齊發頃刻殲賊於海不溺者誠其首一百三十又二
旬勦其巢得賊百七十餘惟黃良親黨數百逸海去是役

也開萬知州前以往論三日沈惟良以降約為內應群賊
自疑戰多不力天復助潮以阻故一鼓而殲之否則積已
日久賊得為計處島為巢積穀為本兵至則逸於海解甲
則復肆劫根蟠連絡寧無遺患之理耶且湯之不進猶王
之羈宇遣人招降亦猶胡之解兵石為禦之不當已致賊
之蔓延今復視之以弱必尤招其悖慢此因承平日久人
不堪戰不知此誠潢池赤子之盜數千之衆何足致年半
之父費三省之兵力哉雖然亦數也已亥五月太倉颶風
大作水湧數丈屋木俱飛明年八月有大蟒死於賊巢豈
非上天先示地坊之擾亂而後見賊之終於死耶

鵠鳥

事案甲不

人八

鵠毒鳥也鵠形大如鵠毛紫綠色頭長七八寸雄名運日
雌名陰諧范成大曰聞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有之亦曰
如鵠大黑身赤目音如羯鼓惟食毒蛇并豫實遇蛇則鳴
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於穴外禹步作法有頃石碎蛇
食山有鵠草木不生秋冬之間脫羽人以銀瓜拾取著銀
瓶中否則手爛墮以之瀝酒飲人即死也所謂鵠酒今以
為鵠頂紅毛非也矢集于石石亦裂爾雅翼曰矢石即麋
為雄黃今諸書云雄黃治蛇毒有由然也

微欽被擄畧

宋徽欽北虜事迹刊本則有宣和遺事抄本則有竊憤錄
二書較之大事皆同惟虜人侮慢之辭醜污之事則竊憤

書卷四

人

九

有之也至於虜地之險虜國之事風俗之異時序之乖則
 宜和較錄為少矣二書皆無著書人名且遺事雖以宣和
 為名而上集乃北宋之事下集則被擄之事首起如小說
 院本之流是蓋當時之人著者也錄則竊遺事之下集造
 飾其所多之事必宜政問遺辱之徒以發其胃中不逞之
 氣而為之是不足觀也觀其年月地方死生大事俱同惟
 多造飾之言可知矣故齊東野語辨南燼紀聞之事為無
 有予意竊憤或即紀聞後人讀之而憤之故易此名也觀
 周草窗歷辨之言阿計替之事似與相同故予特揭宋緊
 大事錄於左方使人瞬目可知其槩餘不必觀也靖康元
 年丙午二月初二日金人圍汴城 三月初三日金人北
 去 十一月十九日粘罕元帥升臨京城 二十五日京
 城陷金人入城 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
 營議和割地事 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請帝
 車駕詣軍前議事 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虜營 十
 七日帝還宮 三月初三日拜幸虜營次早帝見太上皇
 亦至虜 初四日至十五皇族后妃諸王陸續到營 十
 六日粘罕令以青袍易帝服以常人女服易二后服侍衛
 番奴以男女呼帝 十七日金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
 十八日太上及帝二后乘馬北行 二十一日次黃河岸
 二十二日入衛州 二十三日入懷州 二十四日至信
 安縣 二十六日至徐州 二十七日入泉鎮 四月一

書卷四

人

十

日過在定府 五月二十一日到燕京見金主 六月二
 日朱后死 六月十三日至安肅候 六月末移居
 雲州 紹興二年鄭后崩 二帝移居五國城
 紹興四年金主死孫完顏亶即位 五年移居西均從州
 六年上皇崩於均州 是年又移少帝往源昌州
 八年金人僞齊劉豫召少帝於源昌 本年十月九日少
 帝復至燕京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楊翼府 十三年
 賜帝居燕京之寺 十八年岐王完顏亮殺金主亶并后
 自即位 紹興十五年徙少帝出城東田玉觀 二十年
 徙徙少帝入城囚於左院 二十二年春帝崩乃為虜奴
 箭死馬足之下 年六十
 宋學士杜鎬博學有識一日甘露降於墳莊子第喜而奔
 告鎬味之慘然不樂子第詢之鎬曰此非甘露雀餉也
 吾其衰乎無何鎬死相繼八喪嘗讀宋三朝國史符瑞志
 載咸平以來無歲無之至宋徽宗時尤甚子意甘露至和
 之氣所感結者仁宗英宗時固可召為而徽宗之際君身
 政事乖戾至矣有何所感而然未得其肯又嘗讀唐書獨
 狐及傳甘露降于庭不久及卒今觀杜鎬之言世間多雀
 餉也若徽宗獨孤及者是也雀餉味雖甘色則白濁其臭
 如松脂膏之膠舌甘露色微紅凝結如脂如味馨香而有
 酒味食之百竅皆爽也如醴泉有止味甘者有味甘而飲

之愈疾者若漢中元元左丁京師醴泉涌出飲之痼疾皆愈
惟眇寒者不膠此方謂之醴泉若唐雲韶殿前穿井得耳
泉止謂之甘泉耳

人物有數

正統中上木之難有軍人伴死於亂屍中得回復又陣死
於豆腐閣上正德中指搥楊玉附逆瑾既敗為抄有妾妻
幼女匿民間長乃絕色排勢爭取因鑑前事不與後嫁李
白洲之子豈知李復坐宸濠之黨而此婦復發教坊司求
樂間抄沒吾抗尚書方窟斥賣共產一爐為于蕭愍家所
得不意三十年後此爐復抄入官天順間內豎曹吉祥家
有太湖石高幾三丈抄後置於草地富貴者莫敢取也嘉
靖中錦衣指揮孫綱附郭勲而掌比鎮撫事取之不久亦
抄鳴呼此萬物莫逃乎數也

未見得喫茶

種芝麻必夫婦同下其種收時倍多否則結稀而不實也
故俗云長老種芝麻未見得者以僧無婦耳種茶下子不
可移植移植則不復生也故女子受聘謂之喫茶又聘以
茶為禮者見其後一之義二稱皆諺亦有義存焉耳

張士城

國初張士誠竊據姑蘇較之一時僭偽者似小有間衆皆
嗜殺不禮士夫張則造景賢樓以延之十九年降元則每
歲運米十萬石於燕京及敗悔不順母而降語妻劉氏等

曰吾自應死汝曹奈何女曰自有處乃驅婦女上齊雲樓
今養子辰賢舉火焚之自則經而未死為李伯升潘元紹
昇入舟但閉目不語至南京自縊死吁兄弟妻孥俱不受
辱較李重光之柔懦則過矣故耕餘錄載有弔詩母墳在
盤門至今稱為娘娘墳

趙三舍

正統初俠客趙三舍寓杭自詭以故宋王孫常出諸藩示
人真舊物也集藩鄉相與之周旋而於銀工高氏家尤密
一日忽聚惡少并家人花回持撻夜半劫之倉卒問不干
其家而干其鄰無得而回次日乃自往慰之俄有捧麵而
過者誤墮於地其人咨嗟而去是夜復造焉蓋趙者其

為識也

八士

八士

為識也傾囊而去明日趙復往為之聞於官仍勞酒慰之
父之不能獲篤索益急邏者柴何最晚狡黠夜大於城陰
樹上有盜牛者過其下擒之賊曰我即爹衣中之蚤耳今
有大盜懸賞以求之友不能捕耶何伴作不知賊曰盜高
氏者趙三舍也此人標掠江湖有日矣何不信詞之賊曰
彼嘗約我懼吾妻曰汝私竊百金不過杖刺今若此雖漆
指首領不保矣是以不往何喜而縱之明日尚猶豫蓋其
家在諸堂頗嚴遂乃簡點悍者餘為驅儻戒之汝輩往謁
索錢彼家人必怒誘之出門則成擒矣仍使人要於路已
而果然時孫原貞為方伯趙猶有與往見詭辯自解孫叱
吏傳之收其贓所謂諸賊者亦他日所掠遂正其罪高氏

自此替矣

古人佩笏

笏囊起自張九齡因體弱使人持之不便進笏於囊予讀說文曰笏古以為珮又淮南子道應訓曰解其劍而帶之笏似古亦有之矣

趙千里畫

嘗得趙千里畫便面帝后步入宮殿一人牽鹿二人函進珊瑚指意此宋德壽官慶壽圖也一小說中伶官進詞云王帝來朝玉帝娉娥捧獻娉娥珊瑚者山呼也寓松祝意耳

白九子

一

人

一

青州人以范公井水浸半夏成白九子人貴之以其水異也本草序例云凡用藥必須擇州土所宜者則藥力具用之有效如上黨人參川蜀當歸并州半夏華州細辛則白九子不獨水異半夏亦別也

古器木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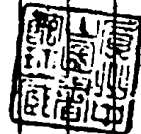
莊子曰純朴不殘孰為蟻鑄則古人亦有以木為之者國語晉語曰受命於朝受賑於社註賑宜社之肉盛以蠶器今亦江改家得祭器於土中皆蟬殼也其上畫饗養人物之形猶存祭器蓋蟬殼也

見美忘怒

晉桓溫娶妾其都督府中妻如聞而率婢持刀往害之

妾正梳粧見其髮玄委地膚色玉耀遂擲刀前抱曰我見尚怜惜何況老奴唐李百藥夜入楊素內室被素併妾執之將斬見其裸袒俊秀工色遂愛之曰汝能討當免百藥立就因併妾與之夫婦人妬忌丈夫執姦怒發難局不俟

為何如噫



七

人

事物類

王華山樵

金華府東陽縣東山末樂初有自稱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間儀容俊偉趣識超卓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盤桓於山南村落與之遊飲者每得其詩盡詩盡雖未過人亦不塵俗將死囑主人曰歟吾屍懸於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其邑里姓名終莫知之予嘗見其歌及稱王姓者曰宗兄是必王其姓而建文朝忠臣也

太宗既御隱其名於深山觀其時在末樂終身披麻號曰性

天然大呆子可以知其心事矣然難必其是否觀其詩可哀也因述其事錄歌於彙歌云七年艱難走閩越日夜思親髮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幾扁舟一掉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即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已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爲君寫此轉凄惻片雲零落何時還時或又號王華山樵

九仙靈夢

先達朱士容海弘治間任興化府同知其妻有姪求夢於九里湖夢一吏持文冊上堂則曰此舊科舉案也開板視之惟一魁字詳夢者皆以必生男子後當中魁已而果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男遂名魁兒始弱冠日記千言皆以魁解目之矣年二十忽病將危自曰魁字二十魁吾其休矣不數日果死子義姪襲求終身事得二句詩有田不耕念廩虛有書不讀子孫愚予謂此貧賤耳今果然湖仙靈異最多此特知之真者

馮提學扇詩

弘治間姚江董學憲副馮公蘭有同年嘉禾侍郎屠某相遇錢塘屠談往與東郎中結奏事曰東已死於軍事子流落予官尚未艾乎繼而出棋局扇面索題馮援筆曰白雲堆裏四公亭亭下只遺空石秤相逢笑自誇高手一過翻來一過翻屠遂默然此亦善謂歟

楊贊

宋楊和王沂中三亡之墓在湖州德清縣界於錢塘寺嘗親至其地碑盡零落墓必發掘一庵一觀夕香火院也其道路橋屋門壁柱礎皆巨石所成觀其規模亦大矣欲其爲百世計耳聞國初蘇州有尚書楊翁乃其子孫而成化間有僞爲尚書之裔來認者爲士民沈昌題詩於館結有殷勤寄與賢公子曾見崇禎拜子儀之句遂去不復拜至近於里人楊氏家見有崇禎與王之札十有九孝宗者十有二與其子樞密者又八焉辭多軍旅之事間有問疾賜藥者其石刻誠有飛躍之狀難得之筆也墨跡恐其腐本又有碑文譜係自云王之子孫聞亦僞尚書之類歟

墨

後漢李尤墨硯銘云書契既造硯墨乃陳則是有書契即有墨矣予恐特有其名或煤炭之類耳不然何不見之於書史至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瑜璆墨二枚似方有墨也至於五代則專工而精緻矣蓋後梁南唐前後二蜀其主俱好文事各地置筆墨紙務之官故梁有張遇唐有李廷圭父子蜀有李仲宣皆著名當時傳流後世形製多圓而面則或龍或盤絲者迨宋之潘谷陳惟達所造亦不減諸人也世止知有李廷圭者由秦少遊有廷圭之墨潘谷拜之而顯耳今徽州出墨亦由廷圭家歛既已顯著地遂而禁焉

天竺觀音

杭天竺觀音像晉天福四年僧道翊一夕見前澗有光視之得奇木詢人不識也因命匠者孔仁謙刻觀音大士像今俗云沉香非也墨談以像為元木取置燕之王河鄉建寺名觀音以奉誌云匠并恐墨談所考多真如金陵志公泗州僧伽真身亦為取置北京慶壽寺為聖容殿可知矣其廣大靈威之貌皆宋世所加因其靈異累朝所賜七民樂施龍章鳳翬珠貝金玉設珠紅一小殿厨以貯予幼時曾見大珠數顆珊瑚樹大小一珠玻璃瓶蓋各一瑣冠一頂聞舊尚有玉觀音玉鐙諸異寶乃成化間為奸人王臣取去今併所見者亦無矣然其香火之盛至今不替

墳陵有數

承天府

獻皇陵寢之地其南五泉之野古有曰天子墓今俗呼其地為天子岡夫荆郢自春秋楚莊稱霸以來代有竊據者然而未嘗埋玉我朝曾封郢王及府而薨今則終於

獻皇而生

今上豈非其數耶杭南山邵皇親墳之原基法因寺也寺後山壁有溫公篆易家人卦於上道勁可觀寺前通衢地名太子壩也其寺乃五代錢文穆王所建歷世殆五百餘年豈知毀於靖康庚子然而家人利女貞五爻聘納后妃之

吉占又地以太子名遂成戚里之塚又非其數也耶

楊墳

天順間有楊墳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於倭漆尤妙其澤霞山水人物神氣飛動真描寫之不如愈久愈鮮也世號楊倭漆所製器皿亦珍貴近時絕少人惟知其絕藝不知有士人之不知者天順七年錦末指揮門達

朝廷委以緝事理北鎮撫司事權傾中外意惟李閣老賢素

指揮彬嘗得進言

上前去之惟吾而已於是據據表之數事奏之遂拿表移下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時頃憤然曰

朝廷設科道欲其理究輔政於此不言可乎獨上疏論救

并擒楊下獄且逼其供爲李閣老所嫉楊懼考死于獄乃
誣達曰此實李教我但松此招實無證見不若會請多官
廷鞠待我言之庶使李無辭矣明日達如其言奏

上會衆邀李出閣松午門前聽對楊既環視左右大言曰死
則我死我何敢妄指人我市井小人如何得見李閣老實
是門達教我也達失色無言松是李尤見重松

上素得從輕楊亦免下獄矣嗚呼此與張說之誣元忠不殊
說何人哉填何人哉視當時科道何如哉是可以一藝者
可或此可見古人一藝成名者亦由聰明人品之所致也
近世工作者同哉

明天淵

元明隱乎天淵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後裔長敗尺仕元
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改名來復見心而翳如故

太祖既得天下召至宿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爲僧
吾亦任汝然去髮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無煩惱留鬚
表丈夫

上笑而遣之後承詔賜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乎挽袂
染近御床闌下彩雲明雉尾座中紅帶動龍光金盤蘇合
來殊域王監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

陶唐

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歹朱耶人言無德誦
陶唐是謂朕無德雖則欲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

輒敢大膽如此見心遂王劬懷垂圓(齊松丹墀之下今有
蒲庵集行世亦可謂忠松元而得道者也惜元史不收

王天碧

仁和王天碧濫號雪村幼攻詩書有趙法里甲報更名松
有司藩司因辭而怒爲檄授廬州府架閣庫役既遠而冷
也不得已就之一日因題馬一絕云一日行千里曾施淫
血勞不知天廐外誰是九方臯書府門外急問府主見而
問焉衆曰小吏王某筆也召而詢曰汝曾爲弟子負耶對
以農民太守駭而試以南山晴雪之題雪村信筆呈云雪
霽南山正坐衙堂堂然相對兩無瑕瑞光曉布三千里和氣
春生百萬家未可擁爐傾竹葉且須呵筆凍梅花當年有

象皆侯德五袴歌謠偏海涯太守大喜遂集府佐諸子集
而館之命人代其吏事一日太守至松館見課簿有對曰
三箇半鍾鍾半酒半邊雙陸陸雙星又曰嫩竹以村姑遇
節畧施輕粉殘梅如老妓下梢猶帶餘香因擊節嘆曰有
才如此不獲時位豈非命乎自是日得親幸名聞士夫逮
後滿歸杭杭運使聞而請代文移視太守猶敬之自以出
入公門不雅堅辭以疾日與文上往來松湖山惜不及下
寺而終有羨黎集傳世子一槐今爲負外郎

鄒順庵

宗伯鄒順庵幹餘杭人在姪時父爲春坊庶子

英宗皇帝一夕有夢召日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之兆

也

上問廷臣惟幹父

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乃順庵也

上喜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及長登進士第累拜至前職年七十力求致仕又五年始得歸仍勅所在月給俸二石與夫四人所居置東西二院以貯歌舞日為樂焉自懸弧以至笄始終祿養亦有窮經白首而不得一粟者彼何人哉

宋后道服

宋高宗之母帝后今仁和學生員章朝恩乃其裔也有譜像松家方面豐頤鳳目龍顏衣冠乃道人者也上有國忌二行章聞之祖先云后北歸至臨平因問何不見大小眼

將軍

將軍人曰岳飛死獄矣遂怒帝欲出家故終身松宮道服也又云今阜亭山神道路乃后之墓處予考史則云攢之

求佑陵之西意此神道路或家廟耳度宗后全氏廣額鳳眼雙眉入髮然所衣亦道服其像在新市民人蘇琪家蘇亦全之裔也國亡變姓槐蘇以祖父云此像乃后入北時

手編以遺族者予考史后入燕為尼於正智寺而終則道服正宜第行時何即畫此此必後傳之者也

琢齋先生言行

琢齋先生姓李氏諱璣一字白夫廣西武緣人也弘治辛酉舉鄉薦壬戌以乙榜進教浙之蘭谿正德丙寅起復補署仁和之教歷癸酉九載考績天曹以其才能授四川劍州

知州嘉靖甲午陞南京戶部員外弗及任而卒焉嗚呼先生之在仁和最久瑛德其教之深而知其學行也今讀當

世大賢之文稱先生者又不少惜伏草莽不能盡知先生

兩任之政教獲先生之狀銘風聞子孫微矣董以所知者

述之於章謚諸名公之言俟知其悉而有力者傳焉嗚呼

昔歐陽公之作五代史閔負才立義之士沉淪下位恐致

泯沒遂為一行傳以傳之近代名臣言行錄布衣之士紀

為一例先生位已即官學有成書政有成績世有名言不

傳於史可乎因為言行客

先生貌古心易學博行謹嘗以已心為嚴師有古人置黑

白子之事謂古禮不知如不學也窮心於三禮之經謂古

樂不知如無耳也特請太常以求禮器謂天文不知如不

識字也特拜靈臺郎以學之以學宮石經載之誌而古所

遺也則諍留當道甘心受責以冠射之禮父廢士難成德

則勉論生徒時以習之以禮鍾鐃非其制則改作以復古

音以明生貧不可學學舍獎不可請則皆出已財以資之

葺之至於闢學正路構宇積書刊科貢之榜立題名之石

釋奠有議講鼓有銘雖官功餘細事罔非克慎厥職無愧

於師之道

先生好學能文而操行謙謹士林皆愛重之見章尚書

端重不苟詭隨偏交當世之士欲求超然遠覽惟古是程

者余白夫吾誰與歸李氏家譜序

張布政吉

氏家譜序

先生敏而好古嘗病鄉射儀節未備又以詩有燕享通用之樂而無聲譜爰自考定皆有成書可誦此非俗學之士所可為者見邵尚書寶

孝執先生敬其親及其所樹况其親乎夫然後可謂之子夫然後可謂之人見湛尚書若

白夫孝親悌兄極其純篤自筮仕以來直躬率士有古胡瑗之風鄉人自蜀者言劍州民戴太守如父母路遠馬策人不敢拾然此亦白夫之細耳白夫志邇伊洛道存明誠

見呂大卿補李氏家前記先生之為人身小而量洪年少而學富貌質而心腴禮恭而氣溫言溫而行方善下君子善處小人故君子愛而敬

之小人亦不得以非禮加之見鄭通判趙先生冠服之朴容止之莊言議之確坐久而神益定類古

有道之士送知劍州序先生天分甚高篤厚而好古遇事確有定見講下士黃濂德化靡不心醉而悅服見陳府尹良諒序

鳥詞兆元

吾杭吏部侍郎李子陽曼號東崖少有文名未第成化庚子秋試八月二日李與同輩入學晨參忽五色一鳥飛入

明倫堂盤旋不去諸生喧縱聚觀竟棲止於梁間九二日乃去衆以此殆文明之兆歟東崖為詩慶之文采翩翩世

所稱講堂飛上正相宜定應瞻兌德來千仞不但希思借

枝美爾能知鴻鵠志惟人同上鳳凰池解元魁選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歲東崖果以易經發解明年下第春

宮祭卯冬抗西域人瑣樊堅以調金門詞錢云人儼着盡船馬披上錦鞵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杯勸留意芳深離情漸遠到京師應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甲辰廷對果魁天下一鳥一詞豈非先兆歟

宋朝試錄

宋朝科舉之日試士之題取士之數各朝不同載於文獻通考可知矣至殿試復有黜者而禮部所取第一人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越衆抗聲自陳必得升等若奚春卿

湯公是也今節錄南宋二次殿試於左餘可樂想也北宋

料不大遠進士凡五甲每甲名數不同大畧第一甲少也文公之科共二百三十人文山之科六百一人會試鎖院

二月十二日十八十九二十則試詩賦論策為三場二十

二二十三二十四又試經義論策為三場四月初三日御

試策一道文公之科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賜狀元王佐

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十八日赴宴二十六日各賜錢一

千七百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禁寺拜黃甲

叙同年謁廟友至初五日也文山之科五月二十四日賜

狀元及第六月一日期集所賜錢七日謝闕十三謁廟二

十九日賜宴與詩七月一日再賜小錄錢如前四日拜黃

甲叙同年又在禮部也籍貫之下多添里分外氏小名
字并科舉幾次則同也錄存紹興戊辰實祐丙辰二科者
豈非以其有朱晦庵文文山之故歟

食用製法

磁石引針蟬黃鮮漆物相生制有不期然而然者予嘗讀
之傳記聞之長老或自己經驗者錄之於左以俟欲為其
事者之便也鷄頭煮者以防風水浸之經月不壞生者一
斗用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度年鷄鵝之膏塗刀永不
綉杉木炭畫路則蟬蟻不敢過矣鹽酒蟬每一器十隻用
皂筴半挺置中則經歲不壞好塩中用皂筴於中雖簍籠
盛之無滲矣木昂為漆所汚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

八

八十一

却以少水溶開水膠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著
即如米泔桐油亦然油污衣服用滑石末搽於上隔紙用
火熨斗血則用蘿蔔齣細旋擦即去綃紙畫上墨跡用燈
草漬水洗可去山查子和水浮炭同盛過時色不變而肉
不壞犀角羚羊角先鎊為片復以紙裹置人懷中久之出
碾即為末也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取指甲三二片置
鉢中搗之不粘而易成末矣碾兒絲子熬紙條數枚寢其
間則馴帖成粉香附子先去皮毛炒之焦熟而後投於水
內候浸透漉出暴日中微燥入搗臼應手糜碎父葉是款
不可著力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時為末衣服梅

烏花露用梅樹老葉同搗洗即落銅器舊黑用香餅末和

醋塗過夜明日水草一洗即新矣好香油浸生鱈魚雖盛
暑中經月不變又蒸過乾冬菜同肉炒亦然不出氣其酒
脚塗靈璧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脫缸裂縫先用繩定置於
烈日中仍用炭燒縫處極熱却用好澄清末搽於縫處令
其融液入縫待滿更用火烘塗開永不漏矣近用益生補
亦妙橙橘藏綠豆中不損收臘月水雪水浸諸般青瓜果
可久酸酒每罇用鉛一二斤燒極熱投酒則酸氣盡去
汚衣用杏仁半夏生白果隨一味搗爛搽少時水洗則去
垢膩者用蒼達灰或蘿蔔汁楷灰汁洗即去喂鷄鴨以土
硫黃研細伴食即肥鷄下卵時食內夾麻子喂之則常下
卵不抱矣肥皂淹鉄索過時可斷白莽淹銅過夜即爛用

八

八十一

染坊淋退灰晒乾埋藏黃瓜茄子冬月可用用好錫打罐
子裝揀好完橄攪入罐重紙封蓋縫可至夏也木槿葉搽
汁浸絲絡則不亂清水搽梅葉洗蕉葛衣經夏不脆以文
葉投籃巢不復來猫不可過楊子金山過不捕鼠矣蛙鳴
聒耳以乏麻楷磨碎順風散去則禁駝糞烟可殺蚊蠅
虱槐樹生虫搗鼓於下則盡落青石不可以蘆束置上築
之必碎蘆席蓋碑經露必有痕珠子不宜近鉄器相木尸
氣故婦人帶以吊喪多爆碎牛骨置池中水不涸也晒乾
芋蓀為末炒猪腸不宜蓋鍋熟時少烹白酒脆美脆美

三元先兆

弘治庚戌科南直隸錢福狀元新貴探花榜眼

存業也。嚴試未揭曉時，新以明瓊六枚，禱於神前，明早欲
擲以決先後。翼日適錢與譙至，亦欲與擲。明瓊斬不得已
告以昨故，錢喜曰：「當與子睹也。」下擲，則錢乃六紅，靳乃六
綠。二人皆喜。後錢果為狀元，靳為探花。而劉則舊嘗有夢
無福，中狀元有福，中榜眼是歲應之。

真如貓

杭州城東真如寺，弘治間有僧曰景福，畜一貓，日久馴熟，
每出誦經，則以鎖匙付之。松貓回時，擊門呼其貓，貓乃舍
匙出洞交主也。或他人擊門，無聲或聲非其僧，求不應之，
此亦可為異也。

三福建

韓世忠楊子之戰，元术已破膽矣。閩人王姓者，教以土實
舟射，火箭遂得脫去。至今人恨之矣。德佑降表，無人肯任，
閩人劉褒為之繼此。行省稱賀，表文實難於措筆也。亦
閩人陸威文曰：「禹貢之別九州，冀為中國春秋之大一統。」
宋亦稱臣，辭若可聽，意或有乖乎不憐宋而甘心於虜事，
誠可惡特亦偶然皆閩人也。

萬安劉氏

昔蘇子作三槐堂記，以忠貞積德而子孫世享其爵，自
以所聞所見而考之，審矣。子于萬安劉氏亦然也。劉自
永樂來，有諱廣衡者，為刑書于成化初。子喬弘治間為
湖廣布政使，孫王嘉靖間為刑部侍郎。元休唐岩公今任。

折之布政未艾也，皆以進士至二品乙榜，蔭職腰黃者，
不計焉。然而起自有司者，則民為之建生祠，刻木石功
德為之足紀也。見歸安撰出臺院者，則力為之劾權奸，
捍逆藩，死生為之不計也。見劾劉瑾之疏至於文章德
義種種，莫述自一事而言尚書公一語而活鄧茂七之
非黨，數千侍郎公兩督學政成就人材，至今稱焉。此亦
傳之人而載之志矣。嗚呼！常情論之，祿及四代世已少
矣，俱為大臣，俱登朝，豆尤其少者也。至於蒞政之所，子
孫過其地而感德之，民之孫子尚爾迎迓，非德澤入人
之深，何能若是哉？嗚呼！天道至幽而難感，劉氏之志行
有孚焉，則報之世祿之遠如彼矣。人心至險而難孚，劉
氏之德澤有加焉，則報之愛戴之久又如此。天人交感
之道，何如哉？噫！予嘗聞其事矣，得目其籍矣，因亦有感
焉，筆之以為世勸。

奇譚類

魂不赴體

予嘗觀奇恠之事於諸家有全然非常理者固可謂異有深切於理者亦以奇恠記之豈非自惑於理歟如薛用弱記裴孝康生魂馳馬類世多有之聊述一事宛然如裴者復說其理以俟博學者正焉予友會稽朱朝儀抱語予曰父友三鄉某素公直見重鄉曲凡有不平者咸取決焉一夕歸過溪瀨瀨中步石子偶滑遂傾跌起即淋漓奔家王則門已閉固隙中見妻燈下紡績擊門高叫其事會

莫之應私意曰吾豈死於溪耶今為鬼耶何幽顯之判如此耶復思鬼可潛身從隙入以試之隨到妻所遂擲弄剪刀拍妻之額妻驚駭叫兒口稱頭痛滅燈以寢某惶懼知已為鬼矣復出號泣走懇當境土神神曰汝素忠直可隨吾來至溪見形浮水面神令閉目推墮於溪遂覺之起視其地已非渡所屍流數里而天亦昧矣歸語其妻勿合夜事予謂陰精陽氣聚而成形陰血為魄氣陽為魂魂升魄降散則死矣當其未散之時或驚死誤死一旦竟離於魄奔走四出不知其為死也何也心震神馳不復根究雖同夢寐豈如偃卧安靜神清氣融自可以反其形耶抑或氣盛知死而不能反此却伴狂依附遂乃為崇世傳有鬼

者又非是耶然人則散去故世間有鬼處後却無之至善終者無復言言蓋生時病以磨滅精靈死即魂散若知者一魂魂出生氣全在故乃如此使不復屍即所謂鬼矣此自然之理何必為異土神卒頌之說亦理所宜蓋此且任祀典安有不當死而忠厚者神不救哉

前知事蹟

予觀書每見先知之事以為如山人之辨茶果康節知議後事心虛之說此則非一日也又思史稱鄴里之智足以知身後之事及漢滕公掘地得石槨有三年見白日之說則三代以來已有數學事乃一定但習之者特先知耳因節畧數条併錄於左以見代皆有知人自不知耳隋楊

帝命麻叔謀開河至睢陽宋司馬華元之墓開穴漆燈棺帳遇風皆化為灰一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為濠若也不迴濟奉贈二金刀後麻叔謀被又掘至上源驛之東得一墓漆燈煌煌啓棺其人如王髮生過腹矣檢得一石銘其字為跡之篆文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墜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俟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偕棺葬於城西今大佛寺也已上出又衛先生大經解良人生而閉門讀書周知曆象壽終塋於解良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掘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又開元中江南大水玄宗詔馬御史往巡之至

江南忽見道旁有墓浸水公念之命遷於高原既祭某得誌石誌後有二十言曰爾後一千年此地化為泉賴逢馬御史還我向高原驗其年果千年矣上三事又江南保大中秋日伏龜山掘得一玉函長二尺潤八寸中有鐵銘文云梁天監四年秋八月葬室於是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鷄出寶位跨大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乘夜燈東隣家道開隨虎過明徵字皆小篆後後主國亡知之蓋後主丁酉年生辛酉年即位至甲戌年國破應前二句矣國破時曹彬按甲於城南潘美統兵於北城借古人二姓以明之東鄰乃指吳越錢氏家道開是無錢也錢王弘徽小字慶子又甲戌年亦舉國以入觀皆驗也又高氏墓有荆南日於山庭鑿池得一石匣高鑄甚固格視中有篆銘云此去遇陰即歇至宋祖改元建隆國亡又沈彬即中袁州宜陽人卒之年自定墓地子孫發土至七尺有石片既塔下乃得石墓一所靈座花臺蓮花燈碗皆青石為之鐫鐫絕妙又得青石銘曰開成二年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點留待沈彬來上三事又宋祖築殿得石有篆書曰歲在申酉汴京不守及徽欽北狩非申酉年殊不知後杜充去東京之年乃已酉也又嘉定中有厲伯韶者餘精地理之術至廣州為林某家看其先隴以今中表者由祖穴向稍偏斜所至因發地得石有文曰布衣厲伯韶為林某墓此千載谷食之地後學咸識不可輕改徐視石

與原土封微不同耳遂拚之出東又至元十五年有軍斷名狗兒者於杭北山橫衝橋壑土得一錢券云鴈門馬氏墓此後云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出武林又國朝景泰間洛陽兩農訟一石於府一云已耕而得之一云出已土中知府令舁石來視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震廷璽為我復興此寓其時正乙亥府主南鄭震廷璽也鄭意康節寓遂為建祠出錄今省志所載無前十七字事恐涉衍數而諱也又正德駕崩大學士毛澄迎会上嘉靖之駕駕至葉城過橋偶爾橋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則毛乃弘治癸丑狀元耳又建文時程濟陝西朝邑人四川奇池教諭一日請關上書曰某年月日西北兵起國當有難朝廷欲誅之告曰請繫之以俟其時不驗誅之未晚也至靖難兵興適符其言遂釋出使為軍師護諸將北行同退北軍俄有徐州之捷捷後不知所之後人見其墓夜往祭徐州勒功之碑亦莫知所謂也後文廟過徐見豐碑問以何為者左右以前失利於此某人所立戰功次第統軍姓名者上大怒急令碎之復曰且錄碑中人名來至則碑已鉅拆錄其名則程濟之名正值鉅處而不可碎矣後太宗登極照名誅之程得逃難始知暮夜之祭乃繼之也予觀此事則知前之十一事者亦若人耳深知聖教但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不可違也

夜叉

嘗聞杭醫具景隆之妻產一子而青面無髮雙角夜叉之形產出將殺之遂被躍出窓外升墜而走吳集家人用布囊捕之搥死予未信也後見吳樂開私抄中亦載此事始信為實蓋二吳厚友也

柴光

正德庚辰回新橋鄧副使家炷下有柴一堆忽然放光如月之明照耀牆壁移置他處其光亦然如此十餘日方止後亦無他事

鼠報

吳友王事張元吉處洪管言家有一僕善捕鼠擒殺甚多一日睡熟微覺足痛以手捫之乃一鼠噬其指也擊之不去遂拿鼠殺之亦不去痛極乃殺鼠旁口方脫傷已大重血流滿床席矣明日遂為一瘡潰潰經月痛楚而死苟或為報應云

死者復生

吾杭佳家巷有漆匠杜鑑病死將月家人已置棺于野一日欲火之落棺見屍不朽因細觀之胃中復有微熱但開目不能言耳後竟月餘復生

五通攝人

餘姚郭姓民人新娶一婦過旬日適值元旦其婦粧飾出

堂欲拜公姑行至龜口倏然不見舉家四野尋覓不得後五日聞半死於山間家人往救同之但曰被二三人拖扶而去只從屋簷上過至則相合如醉夢中今偶日出予在林木中跌下視其鞋統裳襴皆已碎壞後或看守不嚴則又睡去矣不得已賣入於新建仙家遂息人皆言五聖也

佛足生草

桐樹園祥符禪院新雕佛像未彩飾內一座足底生草如芝草上分二莖齊曲仰承二足其端如掌大色間黃白發生之巧渾然天成杭民爭往觀之侍御却公淵聞而惡之召責其僧輩遂枯死

錢穀能飛

吾友王蔭伯教諭銅陵時聞有王姓民初富後貧遺空倉數十間一夕聞風雨聲晨起視之則倉皆穀實之矣而穀每粒有二微翼如糠粃然歸語予則表兄諸廷佩曰予在山東日薄暮空中轟然有聲眾曰錢飛矣明日詢之城隍廟後某家得數萬錢予始信蝴蝶滿苑樹迨不虛誕

猪肉生字

吾杭嘉靖七年五月間官巷口屠兒李姓偶殺猪吳姓者買去未及烹第見油膜內字文隱隱起膜視之則油上如印成之書四行其色如密其大如豆其文曰麻官手璧兩身敵功在鵝魚則庶矣初行五字第三行二字第三行五字本行二字共四行似前後尚有字焉乃為教分賣而食

之矣此則親見者又聞嘉興正德間曾殺一猪背上三圈
每圈中有王字一箇亦不知何說也

參政夢

吳友參政陸原博淳居士政時得寒疾一夕見二卒挾持
而去至一大殿有主者我冠帶帶案麾曰此非所當攝
二卒復引而退行見門樓一座門上有先輩詩授筆亦書
一首回遇姻屬孫知府安趨前揖問孫以今日至此蒼之
孫遂為他卒扶去傍有大水漫漫心甚恐懼二卒隨推而
下驚覺乃一夢也後家書至孫乃夢日死矣人以此非地
獄之說耶陸正郎又夢侍飲王者一人飲畢王命盡賜席
間金銀器皿陸辭之王曰爾不授當與爾一參政陸心自

以此何人斯從者曰此

與獻帝遂醒後數年靖入為大寶心恒以官必止於參
政無何遷陝右參政赴任至寶寶慈息分司間見軟門有
先輩數人詩章因咏一絕書之聞黃河近遂有與視之明
日疾作不可進矣即沒其地嗚呼陸豈知死在於參政耶
題詩見水又知為死之日之事耶前定錄之說何謬耶人
可以妄心求耶

狐狸

山東多狐狸而無胡絲嘗聞狐狸成精能變男女以惑人
予嘉靖八年到山東以其事詢土人土人曰狐每夜半即
潛入貧家破屋至卧榻中出口受人鼻息人覺聞其

曰打皮狐打皮狐然不知其去幾許矣如此久之便能縮
形地不可進廢亦能以進命又使能變化遂與民間男婦
相淫亂各尋其雌雄以合且善攝其財物以益主其所私
者死後移他室人亦不甚怪也有土工宋留暮遇一夫自
言欲為人役話間隨宋至家出錢沽酒對飲醉後睡去乃
一純黑狐也宋亦不驚破明發語宋曰汝無福吾之西關
李某氏也李乃青州府吏其妻遂為所染又石槽城李堯
儒官也祖母為其所染祖母復被之家有獵犬時或見
之遂吠以噬彼則跳躑於主身耳又張姓者乘車出西郭
見一大追婦人飛來顧問婦人乞以附車逐犬自言某地
人遂載以去抵家復求假宿張不拒而遂同寢焉閱數

月自言我狐也今當去君明年此日見我於臨清某市張
如期至其地見婦走索於市中喚之即下同至一酒館歡
飲數日資以白金百兩告曰與汝緣數足矣再勿相從張
回不知其所向觀此則商人取以為妾之事有之矣是皆
見在之怪而臨淄一縣之民予親聞之也

沈氏魚

仁和四都民人沈浩父子橫法侵漁水利嘉靖戊子夏家
人劈二魚已為四片烹將食之其魚嘔躍出盤者三鄰里
來觀猶自蜿蜒沈曰是何怪乃爾吾食之食無一月即罹
水利之禍明年孰知長子又亡豈非天假魚以兆之耶

庚節生死

嘉興

古今一見之者也

懷馬果報

嘉興萬石長懷氏者家富賓客滿東南以石為庖池池闢為財賈主翁歿已久隣有吳老人亦物故而尸不寒三日不敢殮及甦自言曰初有一獐卒押至法曹有官如王者傍執簿書人問曰汝壽未盡何遽攝至卒復押而出索錢不行頃間見懷翁着械而來問之謂曰吾當貸汝汝歸當為我言之吾家殺生甚衆罪皆歸我今受報百端吾不能為若若矣所可解者惟有設大醮耳吳曰汝官人素不信此苟無佐證亦徒言也懷翁曰耳中無可為證但吾平生所積一一語之矣惟床頭之物夾屏風中四百兩兒手不

僧轉世

知汝為我言可也吳領之及醒往語其子果然乃一如其數又藉靖甲午浙省考試官馬呈瑞入廉之夕廉中驛丞張煥考官騎後紫婦人之首騎奔入場張逐之人頭曰勿救彼我特來報讐耳覺以告諸同事者無何聞考官病御史以張善醫令入侍之則馬不可治矣馬時尚了了但云驛丞為我逐此婦人張詢其僕乃知考官前仕鎮江時所死婢妾金氏昨過其地遂動心得疾及死前一日語諸官曰勿嘗於九里湖夢中舉後復入貢院欲易靴而或曰汝無靴矣昨入廉竟靴不可得今非死之數乎嗚呼果報之說有之耶有之乃奇怪也紀以警人

嘉興

古今

古今

此生之論亦妄矣時或有之不可決以為無也但聖人之教不語怪耳螢雪叢說記前身之事多矣事不可信但余觀英條之士必多般若中來不知何也聊舉宋人言之張方平乃瑯琊寺僧轉世見冷齋叢書東坡是其戒和尚所授觀新王十朋乃族叔之師嚴伯威見梅溪文集史彌遠乃覺關梨之復生見陰山集馮京記已先為五臺僧見蘇公真西山是草庵和尚見吳辛集至本朝尚書胡濬乃天池僧之後身見墓皆事跡明白或自言或同時之人之言諒不誣也

李林甫

子女和錄飲於陸允誠家主人割鷄將烹而鷄背

宛然李林甫三字客皆驚而不食事動杭城後予聞而謂
客曰千年之後林甫尚為冥報事耶客曰癸辛雜誌所載
耕牛批背之事亦豈為妄耶正三世為牛七世娼之意也
洪武間吳山雷震蜈蚣背書白起亦此之類歟衆皆右之
予因言劉公嘉話中有畫工解奉先私資入已反誓曰若
爾當為牛報後果為人家一犢背有白文解奉先三字似
此亦有之也但此鷄不應如此之遠事乃偶然當置之不
言也

佛光

寶閣釋氏云出佛與舍利子之地每有光焉余未之信也
後見玉鳳峰寺守淨陽時遊廬山有記云至捨身崖下

一

一

方股際騰落不敢前十傳陽曜拜曰佛光現矣初現紅色
掩映雲端漸成五彩復圓如車輪如是者三余禪之繼以
為此山靈之氣偶爾見於文殊乘御化現之地嘉靖甲午
余在金陵遊大報恩寺塔壯且麗可謂極天下者聞有
舍利鎮塔下是日同行者五人老僧隨之且曰善人然之
時有金甲神人或五色光現不淨者有損焉衆聞之且見
其峻險遂至二三層或四五層者余則竟行至頂意其
之妄也不意出寺數十步偶爾回顧則塔上橫射光彩
如佛圖所畫遂指衆而見之此又不知何說

耽詩成癖

元人劉昂有山雨詩云嵩高山下逢秋雨波傘遶頭水浸

腰此景此時誰會得清如窓下聽芭蕉余常哂其上下林
清清在何處近時海塩沈某因誦離騷經而得二句曰
蘭芳正滿東臯閒步春風讀楚騷然下韻不接因又思
墜厓下人方矯扶乃曰好也好也遂歌曰忽憶靈均騷
憤墜崖幾折沈即腰因思古今未常無對傾跌傷軀寧
痛楚尚曰好耶皆耽詩成癖不顧其身豈非痴乎

五十二

蘇郡文徵明之父林弘治間為温州知府一日竟似病狀
令人往九仙折臺夢仙曰孔老人之言即是歸告府主文
莫曉其故明日升堂有老人來稟曰命府之木共得五
十六片三片而無用文曰此尚可以解乎老人曰不

可

可

解矣文省昨日之言問其姓則答以姓孔遂驚怖而回
衙病即不起時正五十三矣同郡唐寅字子畏弘治間解
元也嘗記九仙折臺夢人示以中呂二字謂人亦其知故
後訪同邑閣老王鏊於山中見其壁間揭東坡滿庭芳詞
下有中呂字唐驚曰此余夢中所見也誦其詞有百年強
半來日苦無多之句慨然歸家疾作而卒時年亦五十三
也

托生

吾友金子良生女數日隣婦過而問曰某日官人生女乎
家人曰何問也婦曰夢予女云然頸後必有白髮家人叱
去後三月頸後果見白髮死前衛百戶朱卿生子方三日

有僧來詢曰君家三日前生子乎朱曰何謂也僧曰昇平師轉世左手有硃砂志視之果然然亦不久死人以爲該破故耳

動石銀錨

大禹之塚在紹興去城十餘里塚上直豎一石名曰砭石如人家插提可以動搖聞下可以線過然數十人稱之又不能起蘇州有碑砌之塔名曰官巷塔雖高不過三丈大不過數圍人撼之即動頂之風鈴每爲人摧下因此塔亦每損每修今官府以欄木障之好事者狂木以摧淮安清江浦廠中草園地上有鐵錨數枚大者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者不知何年之物相傳求樂聞三條太監下海所遺者

武侯丘書

廣西全州山上有武侯兵書木匣歲或一換新板於外手舊曾聞之未信今大中丞顧東橋云親見也

生老病死苦

聞見錄載肥寧中王荆公改新法日爲生事曾魯公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叅政與荆公爭直不勝疽發背卒而趙清獻惜之遇唯叫苦而已時人稱爲生老病死苦又中吳紀聞載吳江邑小地狹崇寧中遂於縣東隙地置儒學以養生員置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者

涌澤園以率死者當時亦有生老病死之稱予以彼時亦有慈幼局以養嬰孩之棄者何不以此易去生員之生及增縣獄之囚豈非真之生老病死苦耶以此視彼則可謂一虛一實之對也

聖汗

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陽平等寺金身兩目垂泪遍體俱濕時人稱爲佛汗如此三日而明年爾朱榮入洛誅戮百官殆盡劉宋靖康元年正月立春先一日京師太史局勾芒神流淚滿襟神是年徽欽被虜正德間賊人劉六輩反於山東未至曲阜而大聖人像面汗出其孫衍聖公以布拭之拭而復出後賊至盡擄每朝所賜豈非吾大聖先知其厄是亦淚也乎

女鬚

鷄肋編載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又宋史載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徽宗賜爲女冠洪武初南京齊化門臨陳街達達婦人亦有鬚鬚長尺許



七修類稿四十八卷終

奇譚類

鼻飲頭飛

詩人陳孚出使安南有紀事之詩曰鼻飲如甕甕頭飛
占城國人有頭飛者乃婦人也夜飛食人糞尖知而固封
其項或移其身則死矣作書者自云目擊其事予又考占
城正接安南之南而老撾正接安南西北信陳詩之不誣
也

五更啼

弘治己未科學士程敏政為禮部主考官既入廉給事中
華景劾之以為齷齪遂詔徹覈景一時回護景坐不實去
有右景者亦被罪當時雖廷辯然皆為翰林諱而卒不得
白但考卷命別取之故此科至三月方得揭曉而敏政不
能無愧容矣後察察置酒有優人祗應扮出提鶴者大呌
曰我有一隻鷄價賣一千兩一人曰誰家的賣得此價對
曰程學士家的只買他箇五更啼經題一座赧顏敏政亦
窘尋即致政

海觀杜撰

海觀張天錫錫作文極敏捷而用事多出杜撰人有質之
者則高聲應之曰出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

二命肆

杭泉安橋有星士號秀山門戶蕭然後推一命因批曰火
入金卿必主第兄離散其人驚曰吾兄赴金卿軍吾兄弟
俱送之至彼而病死是一火入金卿而兄弟離散也先生
豈神人歟因薦譽之自是來者充斥洪福橋有周主簿亦
善此術歸休二十年日入於貧遂設肆以資是日高坐嘆
曰二十年做這許樣來屢言罷休者數聲忽一人入簾拜
曰我持此誓二十年矣今欲往刺之而先生特為相勸殆
天所以啓我也就出刃於靴中擲地而去亦自是溫飽二
事暗合甚相類也得生豈非自有時耶

王沂公主

文昌化書後載梓童神降筆勸敬字紙文又曰宋王沂公
之父見字紙遺墜必撿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拍
其背曰汝何以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
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
名曾後果狀元及第誠若是則吾夫子亦有輪迴果報之
事乎老杜所謂孔子釋氏親抱送者非欺我也可發一笑

十七字詩

正德間徽郡天旱府守祈雨久誠而神無感應無賴之作
十七字詩嘲之云太守出衙雨萬民皆喜悅

見月守知令人捕至賁過十八正曰汝善作嘲詩耶其人
不應守以詩非已出根追作者又不應守立曰汝能再作
十七字詩則恕之否則罪重刑無賴應聲曰作詩十七
字被賁一十八若上萬言書打殺守亦晒而逐之此世之
所少無賴亦可謂勇也

善井

北京蘇州術術有善井焉弘治間正月旦日清晨有街人
汲其水往井中易水而來向井說詛而下之此井遂變
為甜水至今土人言之亦奇也

排笑詩

桂翻白出關蚬死紫之長二句人皆以此訕口而不知出

處殊不知此宋室有潘大使者好為此排笑之詩也初

宗灼文舉此以堪故傳之也詩云日暖看三纖三纖

高閣兩廂右二細官蛙翻白出淵字和翻蚬死紫之長

而少長撥飯聽琵琶鳳凰時時見持飯接建章持飯接

才歸來坐簾下打殺亦何妨地見門上又一日雪作皆宗

問有何詩方吟二句云誰把鷲毛空處擣王皇大帝賣私

塩皆此類也前載說和後載群居解順近時成化間寧波

好事者有一詩嘲分守官云布議蘇崑李布政司參議

分寧只點工怒揮門不炮上不放炮責鋪夜無籠籠籠

庫出收塔然人家家出塔然生燒接縣東生日燒接

無得是并要皂教留綠老宜惹者至則曰老亦宜之

由從紹大使始

諺語啟後詩

海鹽天寧寺僧明秀都綱職也攻詩字奔走勢利嘗上
達官詩犯其所忌被責使下軍人王茂元朝以歇後諺語
有箇利市仙也天寧不毒不也因上七步成端打出遇而
復也言雖鄙俚因僧致戲頗得歸戒之意

五空數

金人田特秀轉運使也母妊時問仙仙曰前中後是五五
三十五生而死與成敗逍遙在廊廡莫識其故後生時五
月五日午時以為合三五之數矣豈知因其生遂名五兒
所居里名并十行當第五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皆中

第五

第五

第五

第五死於憂年軒壽五十五八月十五日也弘治間解州

學生陶麟因科舉折鐵於江東之神詞曰到頭萬事終成

空是年不第以為終無成矣後應貢登知編號乃空字正德

丁卯領鄉薦辛卯登進士泰張亦皆空字二事真可謂巧也

如玉遇鬼

錢塘醫士張璉字如玉與同醫張用道相善弘治甲子用
道卒于家如玉行醫徽州弗知也越半歲返家出市遇用
道於仙林橋相揖畧問起居用道似有愁色如玉詢其來
則云適在諸家堂舍第家中飯也後如玉訪友馬浩瀾詢
用道生業如何馬曰已歿半年矣如玉大驚具言相會之
人誠勝翌日扣其第果是日祀其兄也此事親聞於

浩瀾者由此觀之則牛儒所謂世間人鬼雜行但人不知鬼也及隆山雜記洪楊相後遇死妓而官員遇死者皆不妄也

馬王終事

嘗聞士宦死時恍惚自言去某地爲神或彼地之人附體以言之子則以爲怪不之信昨見少師馬公文升誌銘云公終後明日里人有王姓者自葉回忽遇公於途見公穿衣玉帶弱從甚盛若素出師之狀拜而別之歸家聞公死矣又餘姚布政王公恩死之日有梳頭人倪姓者住隔公家十五里清晨見公輿從出行以其素執役於公拜於道左以俟公過翌日至公家則公病而歿矣此親聞於公之

人

八五

長子元甫皆虛語哉此或左氏所謂在生用物索而精多故有是歟

三天

婦人再醮有不得已者亦非也况是有婦人乃繼紳之女家富而識字已嫁二夫其夫復死將再醮焉士人耻之有嘲以一絕以戲之者詩云薛靈姿飯哭金錢哭山先天與後天明日洞房花燭夜二天門下會神仙

韻府群玉秀才

海虞其訥宿儒也有文章辯體行於世以士無根據之學而小小記聞者謂之韻府群玉秀才亦可謂善喻矣

陳樞桶

陳樞桶相傳宋仙也能道微欽事甚悉眊足蓬頭冬夏穿衲衣一領衣甚舊而不汚鬚鬢斑白目一色蒼蒼王然可半百人矣明公皆欲求見隱顯不測今日江東明日關陝非自來不可得焉吾友王元甫弘治間會於揚州官舍所言甚平易時坐於藥欄之上第元敬以火鉸擊背如不知者事飯而去昨聞太常盛公端明云有傳乃晉人文似宋作也

姨夫錢

杭有無賴子某祖起運商貨賣後至無賴因不事生而貪矣然尚業其祖父有客至則入其財爲已有客索時則又俟後客之轉賣以償焉年復年客復客名曰姨夫錢

人

八六

以夫死姨後可以嫁人之意耳後被人誘則自解以戲我我家開行數十年何常拖欠客人錢後客移還前客云吾人自少客人錢予以此言雖俚甚爲藉藉無賴亦聰明子也惜不用此以治生哀哉

婚券相合

錢塘定北鄉大青嶺居民邵士賢成化間一產三千皆不育喻年復生一子小字回官既越月士賢行於隣左沙中偶見白物隱出無之得一銀牌上鑒云陝西蘭縣民人回官本年丙午九月二十二日午時建生凡二十二字正與士賢之子相同但不知爲何姓牌之背又有花籃二十三對等字乃婚券也人多見之逾三月回官亦大此不可曉

一者也

諸淪愛棺

姚江諸淪鄉進士也寓於姑蘇僧舍者年餘廊有壽龜木甚美淪愛之出入必撫之曰好材居無何淪客死僧遂以價請於主人而殮之及開看內題所製年月則正淪生之日也亦可謂異哉

太守對

吾抗鄒大參虞翁謹知延平時親友皆為其討綉花譜子蓋譜乃延素產也後到任則延乃四時多筭而譜絕少回與人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人笑不笑予聞而語曰昔陳亞知恩州到任與親友書曰使君江馬雙旌名目而已

鑄一兩箇其實不虛二公豈非其切對乎

諺語至理

御史初至則曰驚天動地過幾月則曰昏天黑地去時則曰冥天寂地此言其無才者也賒酒時風花雪月飲之時流星趕月討錢時水底摸月喻世之無賴者也未娶時越河跳井既娶則擔雪填井娶久多生不能養育則投河奔井此言雖戲皆深致於理也

豐李夢神

吾友吏舍主政豈存禮坊鄰人也寓杭構疾舟中勢將危恍惚見老子於帳外為豐取手針之家入見其出臂將欲與之收被中則豈言欲飲食也明日遂愈又序友李世傑

應鼎一日得疾月餘不辭群醫皆以必不起矣夜夢梓潼授藥一丸促令食之覺後似少愈焉明日醫視脉症即曰可救矣旬日亦痊二事予親見之者

詩人無耻

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尺書而奔走閭閻郡縣以餬口因之為生涯也然而詩人亦甘心於是者如宋瑤山自遜一謁賈似道獲楮幣二十萬緡是矣所以不顧廉耻而望門倒屣為閹者厭甚可愧也近見金華一友攜遊食於四方以賣詩文為名而實干謁朱紫有私印一顆其文云芙蓉山頂一片白雲其自擬清高如此友人商榷之嘲曰此雲每日飛到府堂上聞者絕倒

異胎

弘治甲寅四月湖市賣魚橋草營巷有生兒一頭兩面雙耳四足男女皆具者其家徙之棄於市河中行丐收之人有求觀者索錢一文予以此必雙兒未判者也是年十一月嘉禾橫橋有航人李碩者妻臨產腹痛欲裂生一驚而手足則人也蓋此婦生居澤國所見必多此物氣類相感而然耳占有胎教詎不信夫

盜酒令

予嘗同群士會飲有行令欲以犯盜事為對者遂曰發塚可對偷家繼者曰白晝搶奪對昏夜私奔衆曰私奔非盜繼者爭以此雖名目不倫原情得非盜而何一人曰打

地洞可對開天窓衆又曰開天窓非盜事矣對者笑而解曰今之歛人財而爲首者冠戴其物諺謂開天窓豈非其盜乎衆哄而笑又一人曰尤有好事者如三櫓船正好對四人轎衆方默想彼則曰三櫓船固載強盜而四轎所擡非大盜乎衆益哄爲坐有四轎之客不樂予曰涇渭不倫清者當稱四科入四轎轎云乎哉濁者豈曰盜焉真可謂四獸矣衆然之而樂

鴈君臣

元魏初居雲中孝文變左衽之俗遷都洛陽群臣畏暑不欲其內徙下令北方酋長侍子聽其冬朝春還卻落時人謂之鴈臣予以元世諸君每歲避暑上都秋還大都豈非鴈君乎述時北虜每年一寇山西此可爲之鴈虜乎雖然胡人不文遷湯亦識也

中酒千金方

嘗聞中山武寧王玄孫徐某一日與畫師吳小仙太醫孫院使宴飲命吳畫女樂諸子及孫吳陪飲之圖畫畢徐喜曰惜欠風流題客過日太常卿呂常見而題歌一篇首曰吳生畫手稱絕奇老我惜大能評之麗人舊讀少陵作此樂獨謂君侯宜徐曰不必謾我但要寫當日實事耳呂然後鋪叙家樂援引故典通篇儘佳末云吳生吳生欲開楊自畫白晝居侯旁如何更著孫思邈中酒却要千金方徐大笑曰是日果中酒也問者絕倒予讀九栢葉果有此歌

呂可謂善戲而徐則癡人前不得說夢耳

覓利太守

正德間嘉興太守羅以新絲鍋鐵照斤數而易人網巾銅針唐夏侯彪以萬錢貨鷄子幾何候鷄母抱兒成鷄然後收之以萬錢貨筭若竿待其成竹然後納官吁古今豈無對耶

神木

永樂四年取木於蜀之馬湖府計庸禹夫之力方可出水一夕木自達於途行聲如雷巨石爲開膚寸不損事聞廷臣稱賀

上書臺高書賜賚香牲谷神休詔南司建祠歲終見細文他

書又云有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今京師木版曰神木亦由此也聞其木尚存一二心已腐朽人可於腹中行過嘉靖癸卯四月

朝廷建九廟命內第主事吳宗乾取木於湖廣辰州卯洞其木竟頭高丈六用力尤艱於前死夫不可計得至水口忽風雨一木復入於山曲處餘木得達開河河又無水難行吳祭而禱焉明日雨注而入者出增水三尺矣此皆可

見

朝廷之福神助之也

換字詩

嘉靖中吾杭有好爲六朝詩者不獨巧麗而且欲用不經

人道之語易字換句遂至妄誕不稽背碍難通矣其有
修金美之作詩朝云何處歌新調旖旎固不羣剪花金
瑣闌葉主紛紛巧疊空中錦輕裁水上雲自慚心太拙到
此不能文又虞子匡一日述一詩示余曰請商之何如余
三誦而不知何題虞曰吾効時人換字之法戲改岳武穆
送張紫陽北伐詩也其詩曰誓律風雷速神威震埃隅還
征逾趙地力戰越秦壘驤騮何奴頸戈藏鞭韃軀旋師謝
彤關再造故皇都岳之覽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陳長驅渡
河洛瓦礫向燕幽馬蹀月氏血旗幟克汗頭歸來報明主
恢復舊神州不過逐字換之遂撫掌相笑今時之弊之如
此金詩所飾旖旎二字不知者又譏之當為又盛情作者

箕仙多鬼不可頻召

金陵士人顧某數召箕求詩一日得詩云天冷山城二鼓
敲雪迷洞口路迢迢雲童于燒松火待我駕輿下碧霄
請書名則又罵二詩云古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
多一曲霓裳未終舞金鈿早委馬魂坡又云昔日長安一
太真君王一見咲傾城洗兒故事今何在只問蓬萊王色
人後累召累詩言貌言情其辭不一遂為所惑意欲一觀
真形以暢平生之所慕浩然熾矣忽薄暮有婦人自空而
下然亦畏死而大聲驚走家人共中過夜明日方念則婦
人又至恐怖懷憂無時寧息將至喪心者焉後得之友

人挽之遠遊久而方絕一也又杭人召箕父遠得其所
語之曰可與仙翁一見乎拒曰幽明相隔不可也過日又
懇其父好寧無一會耶仙曰明日侵晨當於後園梅樹下
會也至期則見其縊死藉尸懸樹一怖病幾死此二事正
與夷堅志女鬼惑仇鐸者相類人之不可惑於邪也如此
夫

淫亂

人有恣其淫性而不顧五倫真獸類也作始者寧客誅耶
書之簡編寧無汚耶然古有書惡人必座右所以戒將來
予特錄出不特使人人皆知其惡而為萬世罵名亦所以
誅惡於幽也父奪子婦魯惠公子息姑所定宋女色漢
而奪之楚平王之奪太子羊建所定秦女唐玄宗奪子壽
王瑁妻楊氏為貴妃父亂子妻春秋蔡景侯為太子般妻
楚女為妻景侯私通之般遂弑景侯子收父妾晉獻公
父妾齊姜衛宣公烝父妾夷姜厥後唐高宗立父妾武則
天隋文帝陳夫人太子廣烝之兄收弟婦唐太宗收齊王
元吉妻楊氏生子明姪收叔母後晉出帝納叔母陳氏為
妻又有父收親女金熙宗殺其弟胙王奪其妃諸王兄
之女皆淫之甚者淫及親女姪完顏弑之而自立亦淫諸
女之妹叔母皆淫之又殺親母惡尤甚焉第收兄妻北齊
武帝收嫂李后兄淫妹齊襄公通其妹魯桓公夫人文
姜北魏之孝武帝通其妹明月公主蓋自襄公始也君

淫于下陳靈公與夏姬姬之子其微舒弑之臣淫于上嫪
毒通秦太后後秦食其之通漢后臣娶君后元泰定皇
帝崩丞相燕帖木兒娶其後為夫人其帝家之公主四十
人俱納為妾若夫觀淫為樂者自商紂使男女裸體相逐
為嬉其後宋廢帝幸華林園使宮人裸體與左右為樂

白起

輟耕錄載白起王皮對證事且言當時朝廷知之差進士
高哲督察余意自秦至元千百年矣就使有報應之說王
皮何不當前對之耶豈前時又不可勾攝之邪設使信之
則洪武已酉杭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一條長尺許廣
二十身有殷色楷書秦白起三字武林紀事亦一證也是可信

耶謂之怪也

前定

吾杭張子清漁嘉靖辛卯中省元榜有秦鳴夏者其父番
沒時如夢中語曰此兒張漁榜舉人中後語子清言及是
事追數其年則張尚未生也又聞先輩淞江張繡未第時
夢人告以登科在狀元先覺而思之吾必無分於試錄矣
豈有名先狀元者乎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而十六乃給
山黃鸞湖宋殿試費為狀元計其夢亦費未生也

白血無血

宋建炎間荊州長陽民婦向氏被賊皮仲執之不受辱
害人見其白血自吮流至踵荊州志又元王伯顏至王

為福寧州尹披賊王善執之欲降不屈挺頸受刃頭斷白
液如乳後以陰兵助州城賊見元正德七年流賊陷上蔡
上蔡知縣霍恩被執罵賊不屈斷頭無血白氣綫綫若騰
龍然世之戲言白血此或可擬也又宋李庭芝死節時血
無一點觀音予以為四人男女不同皆英烈忠貞者也古
人亦有然者不知四人何又如此之異

數兆於字

夫吉凶固惟人為而事必有一定之數也或人言破之速
見其驗予以耳目所記如漢李彭建營於彭亡之地遂為
客刺蜀龐統遇落鳳坡射死唐李懷光叛逆至埋懷光為
馬賊斬首宋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後賜死潭州不忍自

盡

盡

盡何見所居之樓扁曰平楚就縊于瞻貶儋州子由貶雷
州魯直貶宜州人言大蘇立人可也二蘇兩在田上其來
未艾乎宜字似直字黃之蓋棺像也後俱如言本

朝景泰辛未狀元柯潛人曰柯有哥音潛有旋音正統其
回鑑乎未幾正統北還弘治乙丑狀元顧鼎臣人曰鼎成
龍去事可寒心不父

孝廟升天正德末寧藩謀亂師渡黃石磯而敗亡豈非王
失基乎

七修類稿卷之四十九

許謹類

繫虎陰

四明象山縣有樵童入山偶遇脫穿之虎行倦而氣低擡童坐身下虎陰偶在童手童一極摩之而虎似欲之狀特出陰於童身一隨其摩焉久之虎睡而軒聲出焉童左右視之側有樹根之竅思腰有縛柴小索即以一頭維繫竅根一頭縛虎之陰盡力一爭而脫去虎跑呢呢不能行童歸語家人衆驚且笑而且往觀之則虎已死於樹根矣此得本本地同野王大衆之言予初聞之不能掩口然思虎人何而受害者亦衆矣豈獨虎也哉

左道

符堅入寇時會稽王道子以儀物鼓吹奉以相國之禮助於鍾山之神見堅故堅後見草木狀皆人形也天寶間西番罷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呪樓之忽見金甲神人不空云此崑崙門第二子往救西安矣後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堂始此嘉靖庚子山西虜賊入寇朝廷揚旛設醮伏劍呪咀以禳之後奏捷適是日也以予論之左道之術亦或有之助正不助和也改三事有驗而王昭遂之六丁不驗矣

林同知

吾友德居林同知應麟未第時父壽第十名已而果就既中同年嵇世之房主夢林中一百六十八其父夢中第四甲進士八十六意者嵇之主人不當夢林四甲創之無者豈知後四科方中是為四甲士矣數則一會試一設式者奇哉

代死失火

周允江右吉水文襄公之孫也為人公直惟術士每推其命止於五十二歲嘉靖二十二年為廬州二守適當其時一病脾胃再病傷寒自以必死矣夜夢神人語之曰汝行事多善當有人代死明日群醫視疾能有老醫山府儒

生

俱跌觸石而死周之疾自此愈焉北京西江米巷正德間有土人夜婦見一人布石灰於地圍長數十丈至門首灰亦亦存意巡邏者之所為瞞其遠去而掃除之數日後其地火發獨遺土人之室因作醮事謝天醮罷焚紙而飛火後燒其家始悟石灰之布火數也掃之而不焚今報之而復然也予意人可代死則富貴者長生火可避歸則神亦不明矣是夢也死也疾之愈也火也復然也灰之布與否也皆偶相值耳或者神回欲之節謹顯彰彰示衆足特假此二人也苟謂事事如斯吾未之信矣

種牙

嘉靖初有鄧雲翁者福建閩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

方其法欲治者先令尋活鼠一枚然後至其家俾患者食而吞丸藥七粒復與沒藥入湯嗽口片時牙皆動軟可下矣下時洗淨而記其序為後洗牙銀乃用生鼠去皮腸和藥搗爛成膏依牙之序逐枚蘸鼠以種原孔三日不可食亦不饑由前丸藥之功也凡延治者通種過則至死如少壯之齒有懼而只使醫其病者則他日老而不種者皆落而種者堅固也往往士大夫多受其益真仙方也今聞死矣予亦不能傳

喫苦稱冤

禱雨用蜥蜴以其能致雨也宋熙寧間旱令捕蜥蜴一時無獲後以壁虎代送官府民謠有壁虎壁虎你好喫苦

人

人三一

國初大江之岸常崩人言下有俗婆龍也一時恐犯國姓之音對

上祇言下有龜也

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時亦有賴龜龜何不稱冤嗚呼世受誣而被害者不知其幾龜與壁虎哉孰得與實龜抗哉

許吏部

成化間許尚書縉巡按山東時有曹州知府任久不陞憤而造樓於州前名曰更樓實玩月飲酒所也然素恃才不得於儒學有生員王某因許觀風來曹遂稟知州之過并言樓事許因盤州庫歲致詰吏樓當改為庫樓於內

可也遂坐令拆毀毀間見有巨碑上書許吏部許吏部拆了更樓造樓氣殺知州喜殺了王知固因問此何人書也工匠以當時有瘋道士來罵者許已愕然後為天官而王生員為固安知縣遂傳之人人以為奇事予以今松皋又為天官豈非二吏部乎

竹米

竹結實如麥則見於晉元康之時如米則見於唐開成宋咸平之時然不言其色與味也嘉靖二十年杭州昌化縣長巨五十里竹葉之間苞絡成穗而實焉米之而春得黑色碎米炊之而食味少滋而飽人和飴為餅餌最佳其地時遂就置熟又升傳云竹實如鷄子味食之清涼消渴

八四

謂鳳凰食也此恐不然

周宣靈王

錢唐南良里有周宣靈王之廟或歲誕日忽來青蛙四鄰之邑至深一枚好事者取置他方明日復至弘治間隣火見王於焰中救之嘉靖丙午火復切廟又見衣紅者坐殿頂亦異也

鬧幾場罵不休

景泰間朝廷銳意欲修續綱目督促翰林因各薦外臣相知者入蔡時丁參議理與宋出因寶懷因爭一事尚氣失色分營於館中時有一詩云參議丁公性太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指毒手拋青史故發陰言乃王堂同輩有情難勸

鮮外如無便傳揚不知馬韓歐軍曾為修書開幾場
天吾交編修金美之未仕時為外家張氏作誌謹依金石
之例不書婦姓婦家乃俗人也意編修為輕已而背言詆
之其友張敬諭子典口占長短句嘲曰張翁墓誌金生執
筆不書婦氏婦家稱孤金生自謂能文字終動筆時便忍
氣韓退之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少畢竟
門前罵不休右二事雖一時戲言大抵修書必須日久而
用人必得實學庶使事不錯而文精也苟拘以官法執筆
者非人書必無成也聞當時亦徒為一番耳又無位之人
不當輕與人作文徒為人熨熨之後貴求文者動以數金
而未得人不惡之是可占矣

天妃顯應

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理預知禍福在室
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於州里至至元中顯聖
於海護海運萬力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廟號天妃賜大
牢洪武初海運風作漂泊糧米數百萬石於落添水港不
可四萬人號泣待死矣大呌天妃則風回舟轉遂獲全活
而後又封昭應德正靈應乎濟聖妃娘娘之號自後海舟
顯聖不一四方受恩之人遂各立廟故今在處有之也特
述其耳目所知者一二吾杭永樂中百戶郭保海運遭風
一旦晝如夕者似三晝夜矣舟人泣天許以立廟頃刻遂
見天日成化間晉杭給事中陳詢欽命往日本國至大津

五

風雨大作舟將覆矣陳禱天曰子命已矣如君命何遠見
二紅燈自天而下若有人言曰敕人不救紅則燈至舟上
有漁舟數隻飄泊而至遂得渡以登山即語曰吾輩為天妃
所遣此山自某地去可幾日不廣東也但多蛇難行今與
爾金藥救足則無害矣已而果然復入京願勒又行下舟
時夢天妃曰賜爾木此回當刻我像保去無虞也明日有
大木浮水而來舟人取之乃沉香至今刻像於家嘉靖甲
午朝命給事中四明陳侃封琉球開舟明日颶風大作舵
折舟將覆矣眾船大呼天妃但見火光燭船船即小寧明
日有粉蝶繞舟飛不去黃雀立於食米食盡頃刻風又作
舟行如飛彼曉至閩午後入定海也神實不可掩也

戲對

正統間抗教授陳某年長而髮鮮矣時方伯艾英最為
鬚乃舊知也艾故以一事籠絡之教授乘氣進司與諧艾
乃謾曰陳教授教數莖細髮無髻可施陳隨口應曰艾方伯
一臉鬚絲何須如此又成化間司馬陝西楊鼎一日與司
寇福建林聰會坐林戲曰胡兒十歲能騎馬蓋楊多鬚而
年少之故揚答曰願子三年不似人林在位已久而鬚地
有願也

盜竊書

友嘗借予詩林廣記榜嚴經其家為盜入西廂因火火而
所竊無幾明日予過訪之主人曰并子之書也

諷以一詩以自解西廂月黑夜沉沉盜入君家大吹粉却把詩林經卷去始知盜賊好斯文

劉長生

萊州有神山洞乃郡人劉長生學仙處也有石像臥榻面有小竅水出不涸郡人云舊有太守劉姓者見石像面有寶號命工削平後劉面生一瘡如削狀祭之方愈今劉處長有水出故今陳尚書洪謨有詩云面帶微痕淚若流可隣太守過為謀仙家慣說能屍解一石緣何念不休可謂得詩人之諷也

三笑事

嘉靖庚子杭有穩婆為人收生反生子於產家而醫人因

嘉

人也

急症死於病家者又有蔡倉官權巡捕而為強盜劫掠一時畏盜口稱爺爺好事者作一絕曰穩婆生子收生處醫士醫人死病家更有一般堪笑者捕官被盜叫爺爺

報應

報應之事或有但皆假手他事展轉見之遲速不同所謂有記性沒急性也獨本朝編修岳正得罪

朝廷以家產盡給指揮李鐸鐸換門不論男婦搜檢放出人怒其橫而無禮岳內亦受辱也無何岳有復官而李鐸得罪

朝廷

英廟以其家產乃岳正者即復給之所得數倍於前而家

人之辱李氏婦尤甚焉此真可笑

荒年轉語

嘉靖乙巳天下十荒八九吾浙百物騰湧米石一兩五錢時疫大行餓殍橫道予友金玉泉珊除夜作二轉語詞雖近戲事則實焉錄之不惟見時之荒亦足發人之一笑耳去年來來去忙不飲千觴飲百觴今年若還要酒喫除却酒邊酉字旁也去年來來去忙不殺鵝時也殺羊今年若還要鵝喫除却鵝邊鳥字旁也

金有定數

徽州知府鄧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某曰君方入仕知縣有利予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

意

人

意恐有冤欲訴秉燭獨坐突有一人在前叱之察院深密汝何人可至耶應曰我非人為君守財神也待之已久予曰金何在神以座下是矣視之磚下白金千兩因語我為御史可置此物行耶能為我送歸否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無帖焚之人遂不見將復命有同年某主事丁憂於家進院告曰予貧兄能助否因以保舉一官言予兄之主事曰謝禮五百金請受二百予方難之主事曰不受是欺我否則亦忘也不得已受而歸家數日後辦三牲靜夜將請前事則原神復至矣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之何少焉曰前某主事者是數也悚然謝之未嘗告人今年十月至親仕途且遠洩此以見定分有數也鄧固諱

鄭彥文鄭問御史主事一名則曰過則當為人掩其子孫
正在仕途鄭言時嘉靖戊戌年

省祖

集異記載蕭顯士貌似郭陽忠烈王事蓋以盜曾發王之
家見顯士肖王故也又郭顯世語云魏黃初盜發吳芮家
見芮死如生後盜過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可類長沙
王吳綱乎但君微短耳綱矍然曰是先祖也今記吳王至
綱四百四十年而顯士至忠烈王二百八十年矣唐薛用
弱云三五世後子孫必有一人肖祖者諺云外甥似娘舅
水木本源此其驗歟

事相同

坦齋筆衡云趙鼎乃李德裕轉世俱壽六十二宣和遺事
云高宗乃錢鏐轉世俱壽八十事雖荒唐四人德裕被
殊害後相同殆非偶然也若大聖人與宋文公皆庚戌生
亦奇也

人化虎

王充論衡多希引魯公病而化虎之說及漁樵閒話載劍
州李忠因病化虎其子驚懼虎將食事予意世之變化者
多矣有情無情皆物也人之一變遂失本性哀哉昨聞表
兄諸二云成化間餘姚通德里有王三者每與孫卧至半
夜去將曉方回冬月則半體冷濕孫甚不堪因詰其父
知其從盜也俟其去時踪跡之忽一夜開窓將出忽燃視

之已變其虎而足尚未全把其足則逸而去矣遂不復
後人於山中每遇傷足之虎遂哀求曰三老官竟咆嘯去
此與夷堅志黎道人殺變狗婦人相類不知一晝夜時倏
忽為人獸者此何理也

胡楊前定

吾杭靜庵先生世享少將習舉業其祖恐其無成召仙問
之仙批官至兵部尚書嘉靖戊子果陞前官予見其姪而
戲曰則恐令叔先生不久宦途矣不數月果致政回吾友
楊食事祐進學時隣有裁衣匠夜夢人喚問其人曰我楊
食事家也明發則楊家喚做藍衫匠人曰官人必做食事
嘉靖辛丑楊官食事予與戲曰官止矣不若陪吾林下樂

人

也則二年則聞死信是知一定而不可逃

掘地得人

予嘗笑談圖載元豐間修城掘得一物活而如人但無骨
目或謂之太歲正德末崇德地名高田村民家掘地得活
小兒即時燒死此又不知何異也

不知畫

嘉靖初南京守備大監高隆人有獻名畫者高曰好好但
上方多素絹再添一箇三戰呂布最佳人傳為笑余曰此
中官宜然聞沈石田送蘇守五馬行春圖守怒曰我豈無
一人眼者耶沈知另寫隨從者送入守方喜沈因戲之曰
素絹短少畫前面三對頭番耳守曰也罷也罷

李迪二夢

國初高李迪蘇人也詩文為一時所宗其文集載志夢一篇乃其夢官授命歸鄉之事無一不驗自叙得於恍惚吟藝之間而可徵未至者無少或為人事豈偶然者與余又聞其致仕後又夢一人執其手書一蘇字囑之曰爾必見殺於此人後九蘇姓者皆不按見及本府太守魏觀撫府治反君衛之右手不稱文東武西之位遷於張士誠故趾衛官誣奏太守欲復吳王之業

大祖召至斬之高因為太守作上梁文併葉市予考其傳亦曰不得已為魏觀客辭歸悒悒淹塞死文集又曰不幸為故人所殺沒於京似皆憐而為諱之詞且同時浦長源

人上

提調之詩有鼓鼙琴即解形蕭蕭日影下寒城之句是所聞之夢不誣神矣哉

異寶

嘗讀春緒紀聞有人蓄碼碯大硯注水硯間則水中有一魚游可愛去水則無也夷堅誌亦載人有銅盆九水注則魚游出無水無之予未之信後杭醫某家造墳得土中二磁碗偶注酒於中則頃刻有綠苔浮滿酒中意其不潔所致及滌淨復注亦然飲之又未嘗有物也予友夫家有礪石水架盆於天井中水滿則綠苔浮面去水則無惜今碎敗不堪蓄水與古人所載魚事相同不知此為何等異寶

之五十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五十一

杭仁和即瑛仁寶著述

奇譚類

八十九

正德丙子浙省秋試場中已定草榜提調參政王翊阜下巡備道一卷視之頗佳視原批亦大稱許乃第三場者也遂召對號檢其前場則已為外簾批倒然展玩間心已為好袖語監臨鮮見鮮曰足可壓榜中者之半焉遂對經易為八十九名開卷乃仁和王一槐也人以為若遺前場則王未必取王不語監臨則八十九名未必易此非其數耶至丙午科草榜亦定但俟明晨揭曉矣是夜監臨揚九澤夢

人上

一知府至室揚曰此地此時汝可進耶知府對以有卷未填故來告知覺遂於坐隅待卷自為文好且奇五更諸其事於提調監試者諸官未有言則聞內簾滿主試有請揚至馮曰適夢一生員披朝服告曰吾卷已為揚繡衣取矣願贊成之予問其名則曰致字號也揚笑而對以前事且曰監試提調之不言意已為私耳今當拆卷視號回語諸官折卷果乃致字因對經榜名亦八十九也乃蘭溪縣鄭國賓易去者餘姚胡翰因致獎勵以褒之嗚呼前之場固奇也後之夢果孰主耶八十九名非一定耶

宋興亡

宋興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夢以江

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昪降後三百年丙子帝顯為元
虜已耶城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已耶宋亡于崖山宋興
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於德佑元年少帝止四
歲諸顯德二字文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
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得行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
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虎災

嘉靖丙午杭之屬縣有山處虎則成群白日入民家傷人
道路獨不敢行雖附城之市井亦至也死者不可計且不
可殲餘杭尤盛地名上阜有土神徐公每附人言禍福
最靈縣尉衙前羊捕之旬日得六虎焉遂宰牲以祭然
牲既殺而毛不能去衆方駭之巫忽作神語曰上天降災
吾為民逆天譴譴本所千心部下壯士寧不使一飽耶牲
禮非數百斤不可也於是復益而後享予意運荒二年丙
午秋少熟又多虎災觀令公之言豈非其數乎

三韭三白

昔人請客東以其饌二十七味客至則惟煮韭炒韭薑醋
韭耳客曰適云二十七味何一菜乎主曰三韭韭二十七
耶錢穆父嘗請東坡食飯餃子瞻以為必精潔之物至則
飯一盞薑一碟白湯一盞坡笑曰此三白之為品耶相
對問然三韭三白真可為對

鵲橋

鵲橋之說洪景廬辨之精且當矣而癸辛雜識又載楊續
繼侍姬田氏與婢七夕見仙鵲之事則又符於王喬者
然尤紙上陳言未足為信吾友王負外一槐井湖之日七
夕停舟劉家溝見隱隱一條如橋非橋如龍非龍閃躍空
中當驛門數丈之上或分為二或續為一往來不定亦隱
隱惟聞萬鵲噪雜之音或時明聞一二聲飯頃雲氣紛郁
香發滿空飄小兩數點而散意真有鵲橋之事也此又不
知何也

少保更筆對

本朝少保于公謙幼時其母梳其髮為雙角日遊鄉校僧
人蘭古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于即對曰狗口何
曾出象牙僧已獲之于回對母曰今不可梳雙髻矣他日
古春又過學堂見于梳成三角之髻又戲曰三角如鼓架
于又即對曰一禿似擺捷古春遂語其師曰此兒救時之
相也宋史載古後為第子員按巡按三司坐一寺中有指
殿中之佛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可以為對也在
座者曰可令小秀才來對時于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
攀桂子既對而出寺衆軍官問曰何以對之于即曰兩衛
小軍偷狗偷雞偷菓菜此皆可謂絕倒也

孟客鬼術

雲南孟客安撫司即漢孟獲之地
朝廷每歲取辦寶石於此其地夷俗鬼術甚駭有名地辛

鬼者擅能以土木易人肢臟其易時中術者不知也憑其術數幾時而發發則腹中痛矣痛至死而五臟盡乃土木或惡人不深但易其一手一足其人遂為殘疾又有名撲死鬼者惟欲食人屍骸人死親朋鑼鼓防之少或不嚴則鬼變為禽獸飛至突入而食之矣皆不可以理喻者嘗讀漢書三國諸葛七擒孟獲蠻夷多有怖術於今驗之果然今孟獲子孫尚繁

蘇陳酒令

昔東坡酒令一曰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曰光武師渡淶沱河既濟未濟一曰劉寬卿羹汚朝衣家人小過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當時指荆公

也本

朝陳詞作權貴論之同僚送行衆為說今陳循曰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逕斜高轍曰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轟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點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點呼蘇陳二人俱有意而口舌故起而復陪也

方陳報應

嘉靖丁未夏抗海寧縣雙廟巷民方林素不孝一日母慈曰我當懸梁以謝汝遂以機接脚以繩掛梁地項而勢將縊也是恐赫其子冀其改過不料子即去機而身為氣絕子遂掩人以急病貯棺明日其子若紳縹緲晚伏柩前曰

稱阿姆阿姆晝夜不絕水穀不進者半月顛狂而非人矣其年吾父前街右所百戶白鉞統卒啓運運卒有黃陳二人每同卧起黃有白金二兩晝繫身而夜置榻陳知之也一日早起扯舟而忘其所繫偶爾失聲陳聞而意其失取矣移時托以腹痛下舟竊金而棄金包於水黃脫失金指陳曰此獨爾知爾先下必爾盜吾物也陳遂誓天日發神靈惡聲無所不至白雖檢其囊而嚇以刑終無所得陳之誓語尤篤焉如是者閱數月黃偶起草薦則金包帶水在陳枕下因持包大叫於衆陳即失色吐其實情惶愧就縊者數次白回告予予意善惡一念通於神明一歲之中二事如此可不畏哉

道號

昔黃慈湖曾有一書與人辯道號之稱及世俗取者之多予嘗讀之喟然念子思孟子稱孔子亦曰仲尼未聞號之稱也近世誦謗卑佞之習尤勝似又非黃慈湖之時之比也二三十年之間鯁生小吏亦各以道號標致犯有一命者乎然皆忘其名與字可笑也舊有一詩云孟子名軻字未言如今道號却紛然子規本是名陽鳥更要人稱作杜鵑正可以朝今日

焚荷妖

予兄張東海弼誌松江董序班墓云成化丙午八月十二日午時正天澄霽市人見空中駕一舟自東而西又折而

東洛於董之樓屋衆視之乃差所結舟也因駭之後語
於吾學教諭廣西宋若佐宋若曰嘉靖辛卯荆州當陽縣
地名沙市市人偶見水中一舟載人遠來可二三十登岸
則舟乃大荷葉也人方駭之而舟人即至一大家求食與
錢不應即毀弄畫漫與之激焉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
傷遂沿門擾之官府亦無知之何擾將月後不知其所往
予時正署學於彼也予方以爲果有而皆術如騎草龍之
事也松江之舟未必無人或遇正神所衝委而去耳

雷震人死

嘗聞震死之人有硃書背三口同入如此四字人無識者
後有人云此米中用水四字特去中之直畫耳予則以爲

木

木

好事者爲之也昨浙省都司周國森人也云其鄉果有
硃書批背三行而字不識者又有自見紅旗於盥盆數日
後人聞空中云不可錯不可錯紅旗者是也遂擊死據是
則雷之擊之者皆神之有意者矣然則擊木石者又何爲
哉如酉陽雜俎所紀怪誕者又何爲哉嗚呼不可謂無亦
不可謂有此不測所以爲神也

義娼

天順間揚昌平俊范都督廣爲石亭所構誅皆非其罪二
人赴市英氣不挫揚又挺身連曰陷駕者誰吾提軍救駕
者殺之天乎一娼縞素而來揚故狎之者揚曰汝來何謂
娼曰來事公死揚曰無益於我反累汝也娼曰我已辦之

矣亦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揚既死娼慟哭叱
頭血以針線紉接於項顧揚氏家人曰去塋之即自縊於
旁矣噫予觀娼意當時必料官司收而奏之必有大言以
聳動乎人主故視死如歸曰我已辦之矣嗚呼惜不見其
行又不知其名何娼之有若人哉真可謂奇也書之俟其
知事之悉者補傳

三脚猫

俗以事不盡善者謂之三脚猫嘉靖間南京神樂觀道士
素素居果有一牧極善捕鼠而走不成步循簷上壁如飛
也道士因善篆刻士夫多與交吾友俞亭川嘗亦親見之
也

有無你哉

木

木

吾杭舉人張洽未中進士時一日照鏡見鏡中之貌另一
人也口云有你有我無你無我驚以語人莫知也明年辛
丑赴部中途與一舉人同車想像切似鏡中所見問其姓
名又同乃會稽張洽也遂言前事二人遂以此行中則同
中下第必亦同矣揭曉果皆甲榜杭者選南部主事而會
稽者選北道矣不二年杭者死於任而會稽者死於家因
思此與唐之宰相宋璟每筵中見有相字者切同此真
可謂怪也

靖刑剖副郎蘇志阜一日饒客先至僧房壁間有本
所畫判子一幅迺脫靴為臺令一鬼執而投之一鬼執酒
臺於判後竊飲之蘇因假戲題詩以嘲云芭蕉秋影送婆
娑醉裡就箏射兒魔到底不知身後事鄴都城外更如何
蘇友高東谷時為光祿少卿夜夢綠衣使者揖曰蘇司寇
嘲戲太重求為解之次日高告於蘇蘇思而告其歸義之
故兩人相笑別去高復夢祿衣曰我以公與蘇司寇交厚
專為求解何置不言高明日頗往蘇處特拉同至婦義復
題六蟠菴之竊酒頗傾總是區區見女情莫道不知身後
事目光如電照幽其是夕綠衣復謝高卿吁是何怪之若
是耶

鄭啞巴

正德間楊州江都縣鄭某因啞而人稱為啞巴一夕至南
門偶見空中光曜仰視則天開眼也隨拜隨喚人觀不覺
其聲之出口自是不啞予以人舌短縮則不能言豈因一
拜於天遂有音聲聞未為信後聞楊州曹進士寺真公啞者
遇其父之識果然

徐異識

宋徐節孝先生耳聾終日獨坐而天下事無不知
宋劉蘇人徐頌卿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

七修類稿五十一卷終



七修類稿五十一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郎瑛撰瑛字仁實仁和人是編乃其筆記凡分
天地國事義理辨証詩文事物奇聞七門所載如
杭州宋官署考則咸淳臨安志及西湖各志所未
詳又紀明初進茶有採春先次春紫筍諸名及漕
河開鑿工程皆明會典及明史諸志所未及亦間
有足資考証者然採掇龐雜又往往不詳檢出處
故踳謬者不一而足如以宋李建中為南唐人謂
謝無逸以蝴蝶詩得名後李商隱襲其語則以唐
人而蹈襲宋人引武林女子金麗卿詩梅邊柳外
識林蘇句譏其不能守禮出則擁蔽其面皆極為
王士禛所詆斥見於香祖筆記中此外如紀楊維
禎為明太祖所召托疾固辭作詩縊死則全無事
實桓溫妻吾見猶憐之語不知為李勢妹而但云
溫娶妾甚都則失之耳目之前至周公恐懼流言
日王莽謙恭下士時一詩以為不知姓名必宋人
所作則并白居易集而亦忘之蓋明人著書鹵莽
往往如此書中極詆說郭輟耕錄然此編實出此
二書下所謂人苦不自知也

簣齋雜著一卷

〔明〕陸垹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簣齋雜著

一卷《提要》

簣齋雜著

太極存疑

明 嘉善陸



太極之辨自朱陸後若不可以置喙家有以太極為問者予疏荅之亦非以求異也尚竣請正於君子孔子曰易有太極太極儀象卦爻之會乎在造化則一氣之渾淪者而分之為陰陽而又分之為五行為萬事萬物統言之一氣一物也會歸所在正如屋之有極故名太極以此言之太極不可訓理不可謂形而上者蓋既名太極矣而兩儀以下又不過即此以分之而離合之名異耳非有他也太極既可以言理兩儀以下獨可以言器乎若夫理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以至于萬事萬物之理蓋具有條理也其自然而不容己當然而不可易所謂形而上者合於一而一之所以為一者理也散於萬而萬之所以為萬者理也是其不能外形氣以有見而亦不可滯形氣以有求此則理之於氣本無先後彼此之別者而非謂太極也若認太極為理則儀象之生謂自於太極不得已而有理生氣之說謂冲漠無朕之中

而此理已具則其說理似稍懸空矣其不善學者遂至冥思妄想以求所謂太極於天地萬物之先其不流於老氏之論幾希先儒朱子反覆辯解雖其所以論理者則是然恐非太極本旨而詞說纏繞直其無以服陸氏也要之周子之於太極亦就陰陽之未分者言所謂無極亦謂無有窮極非謂其無形也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又曰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也

仁字說

黃久庵尚書 以議大禮得用其初雖以世蔭然極辨

博在南都日予嘗見其說仁字謂仁從人從二古上仁字仁人者謂上等人也愚謂審然則仁為絕德矣然亦可見黃之辨也仁字義錄如左

仁而鄰切心之德也之理從人從二之轉注蓋元從二從人仁則從人從二在天為元在人為仁或從二象人與天地並立之形二者上天下地人之仁者德配天地並立而為三才愚謂天地之德在人曰仁為舊說一聾悞古作爰或曰從千聲愚謂從人從心從一一指人心之理為意亦作爰從一一從心一一指天地以心

同天地為意愚謂此即所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者也

忠賢奇秘

梁曰玉定海人仕至郎中革除時與葉侍郎俱充髮逃釋以自晦

贊曰行儒名釋知我繁誰知同漆身義比采薇幽潛卒世殆尔歆為至寶淪沒久而用輝

郭良不知何許人與梁中節俱棄官為道士

贊曰

駕言導引嘯傲林泉用以自然就此龍蛇弋我虞日重明麗霄縹緲莫挽仰天以號白霓盡見使我心勞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革除之變相率去為舟工後皆死於水

贊曰而通洵：中作辟歷義氣憑股與之俱激嘉使遇此寧不惕息

松陽王生記遊治平寺玩貝譯之藏忽聞絕頂有聲搜得一蠢札修載革除時出士臣僚二十人者之事蹟詔異之以其秘久而發奇之也類為序贊題曰忠賢奇秘

遠寄一編以示予詔素有志節慎許可者其言誠不誣也

縉雲鄭禧宗慶倅安慶予以使至索其書觀之有所謂群忠事略者益紀靖難時死事諸賢然其姓名世有知者矣獨錄此云

濕潤

常濱何侯社蒞郡有萬泰政廷彩者欲加賦吾嘉興什之一其名以濕潤嘉興賦六十萬餘其濕潤亦六萬餘而濕潤例謂自湖州先是湖守劉公天和嘗病取民之

濫也故為書一令於平末外輸十一繼守刻核吏也謂

是已在官悉令正支萬公者亦刻核吏也嘉善謂嘉湖一也則必有濕潤於是白撫巡欲如湖例坐加以額外之徵如前數庸代浙東郡災傷之輸若運艘渡江之費檄下侯曰惡何言嘉興固無濕潤非湖比也乃自治之書陳不可狀萬公怒以為抗已督責愈嚴問以言侵侯侯弗為意也因入陳之御史爰連撫臺咸如議報罷嗚呼徵侯深慮定力幾一移矣往日江南諸郡之有耗米也初亦其權耳數十年來賦至倍從初意遂失文襄

周公之書識者不能無追咎焉然則侯之利吾民者斯豈朝夕哉侯於利害與革未嘗有所輕議而潛運默成吾民受其賜而不知者多矣非直以清白也

匡廬勒石

予嘗過彭蠡登匡廬之山見新建伯陽明王公銘功之勒蓋在開先寺李勃讀書臺後鑿屋而磨之其右故有勒則涪翁六佛偈也陽明文極恢張末嘉靖我邦國時正德已卯今上猶潛藩服後二年八繼改元卒符嘉靖之語公亦天人矣哉

皂隸銀

水東日記載吾嘉平湖沈公為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與皂隸銀沈謂典皂久不以動心而干人撓法者洋兩人為尚書魏公驥部御史軒公執是已比予承乏是司郎中先是皂隸工食銀於正數外必有贈耗率什之一不足則苛解戶增補頗煎其膝送九卿堂上官耗數輒又增加科道而下遞減小官或無耗蓋餘耗扣留以倘不時之需事殊猥雜義更不正浚川王公為司馬時常議革予為申明之過皂隸解至即以原封分撥不復

收耗及責解戶傾補尚書紫岩劉公龍猶有難色惟侍
即裁革潘公珍是其議遂贊予行之然動見拂逆吏人
至有違詔署者雖予卿人猶不予嚙利之能溺人也豈
今視沈公時益下求如魏公軒公者固又不可得矣若
潘公者亦可謂豪傑士哉公後以論阻交南兵役罷歸
其風節榮可見云

歲差

元授時曆 國朝用之其法仍有未合以歲差之難定
也嘗見鄭少谷先生善夫奉改曆元事且疏故隨時考

驗以求合天者其論亦卓矣其畧曰歲差之法自晉虞
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
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
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
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數年至元授時曆似為精密
矣即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
不合天道豈易言哉其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
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
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為

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
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
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
一畫前後為朞朞只在一畫之間自故古無有真知要
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最難測月食
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暗虛大月
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日為月蔽所掩而食
蓋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
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
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
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
嘉靖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
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
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
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
則遲離朞朞皆不合原筭矣

建炎救

予家舊有敕文一紙蓋宋御史陸文靖公銑安撫兩河

時所受書以淡墨可二寸許筆勢龍追蛇亦堅潤後題
建炎元年七月十八日聖識分明意思陵手筆也按宋
史靖康二年五月康王構即位於南京改元建炎是年
六月李綱以召至行在時皇子生故事當群臣細上言
陛下登極瞻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大兩河為陛下堅
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
綱因敕令廣示德意帝從之乃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
秋七月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文靖被命當
在此時今觀敕中蓋有憂民之言欲文靖以便宜安撫
然宗李諸臣之議已不勝汪黃之奸兩河重地未幾盡
以委虜而中原遂不可為矣文靖此時計雖欲經營宣
力復有不能而此敕為虛文也數百年後觀者猶為扼
腕嗚呼惜哉

時務策

國朝廷試一甲三名讀卷官先日圈點於文章殿進讀
餘以次填榜未必經 御覽也 御批自永樂中曾啟
後亦鮮見乙未進呈凡十二卷 上一一詳覽親為殿
最一甲俱 御批益以教諭并十二策錄之前此未有

也豈城人李璣對策切直諫卷官不忍舍然竟不敢置
前以尾卷備數 上擢置二甲首曰是卷似謹言以時
務故朕取之然則 上之樂聞切直獎拔草芥真帝王
王公無我之心而非常情俗慮之能窺矣有君如此而
不能將順焉得非臣下之責也制題以創守為問李策
不能盡載大畧以帝王之於天下其創之也以仁其守
之也亦以仁而仁之為道四曰公儉寬敏廣大而博之
謂公節制而當之謂儉宏裕而容之謂寬奮勵而勇之
謂敏公則澤周儉則利溥寬則恩流敏則效著四者合
而成仁 陛下愛民之心雖不必哀而弊端之在天下
或已漸形而不可不為之所其大且急者曰藩封之祿
未理工作之興大濫刑罰失平軍伍不充四弊不去臣
不敢欺 陛下以為果無所歎於仁藩封則以吏派日
盛而祿不同祿不同賦日增而賦復有限其勢必至於
病民而儉親欲制其妄御之教諧不在五服限者聽其
明經應舉錄之以官而又限之以位若藩親不使內補
者然謂非惟祿可少殺亦誘之向善之一機格工作則
以今西北之民饑餓輟轉而東南困於征歛且告竭矣

夫民之財可竭而不可繼也。陛下曾不是念大內之役前後相仍程督之使冠蓋相望於道路迫自畿甸遠而窮鄉下邑日擾擾焉奉行明詔之不暇夫事係重要固有不可已者然於其間亦豈無可已者乎臣恐太倉之儲無幾矣萬一他變突起復何以應之國貧不得不取諸民民貧不得不入於盜今陛下之民將入於盜矣奈何其不節費以裕民刑罰則以刑之輕者嘗掠重者編伍其尤重者抵死然裸裎皆掠為辱已極仁人之所深隱況編伍乎抵死乎此而不審甚非所以休天而愛人今天下奸吏納賄恣意出入以傷和氣不暇計至如往者諸臣言事失當上干天怒遂而放之而重論之誠是矣然原厥初心亦欲忠於為國今舉事一不當而竟棄不復遂使悔過無門是非先王欽恤之道軍伍則以在京之兵七十餘衛分為三營正統間復有十二營之設凡此皆為強本計通則勢豪選其強壯以充私役或又假空名以寵利而日以應點者皆老弱力不足以負甲者至其營上之兵則財盡於剝削力盡於役煩故內地有警非邊卒所可平以此示遠不知其可若夫

邊鎮之弊常推其故平居無事拊循非人皆糧不時朝廷寔惠丰歸奸猾之篋篋及其乘機自奮而取一級之勞則豪右呵道奪去從而掠之為已有夫兵者將欲奪其死力者也欲其力之足以死不先得其心而內兵又不足以鎮壓之且其群謀而屢為變矣兵不戢而又何惑於夷之肆也哉故欲攘夷必自戢邊兵始設戢邊兵必自強本始顧大釐此弊簡能卒以歸農慎清理以剔奸時拊循以昭恩嚴紀綱以肅度而又屯開田通鹽法以足餉庶幾仁之可廣終之以正聖學開言路諸學而習其文藝也易學而精諸身心也難無所忤而用言也易有所忤而用言也難臣嘗讀書見舜之聖重華協帝無所虐於敗度者為且以無怠無荒戒之而禹之不自滿假亦非拒人自賢者明矣俞受敷施阜陶之所以勸善者諄如也臣子受君無已之心類如此臣竊陛下究理亂之原察是非之極密懷獨之功全躬行之實而文藝之末則始以後焉可也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容峻激之辭大若納之量而言有不適於用者亦姑勿究焉可也正幸以端其本用言以虛其受舍人已以

成其德焉則神智日益精明聞見日益充拓天下事將
惟吾所建而仁且底於如天之盛矣於以去目前四弊
何有哉是策出入經傳數千言明白剴切洞達治弊爰
深思遠實賈誼陸贄蘇軾諸人之風且流出肺腑不為
剽說雷同此科如此絕少第二名蜀人趙真吉其文亦
甚爾雅間類西漢一甲似俱不及

黃鍾

古法黃鍾律長九寸近有為書名律呂元聲謂黃鍾君
象律最短得數最少其聲極清其說固未之前聞也又
有為興樂要論以辨之者然不必辯也

記夢詩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日夕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
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
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
所示詩於壁後為詩以記其畧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
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
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卧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山不可到金銀宮闕

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中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
下烟霧自言姓郭名景純携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
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
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黃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
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為謀敢爾云敦病已篤
事已去臨哭嫁禍猶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為
願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
再三讀覺來事事能書紳開憲試抽晉史閱中問事跡
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役千餘春若非精誠
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嘆不成之語以箴戒敦實氣沮
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光幾
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冀勝
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
遊八垓披救之徒草木薰土臭腐同沉淪
右詩陽明王公記夢別有郭景純夢中示詩一篇敘公
為之表揚其然耶抑其心思之感偶自及耶錄以俟良
史辨焉

九邊圖論

趙充國謂兵難遠度頭至金城圖上方略然開廟筭之勝而形便虛實則又烏可以不先知此聚米爲山谷而虜在目中得非俊傑務也同年許職方論九邊圖論一時盛傳未幾再轉巡撫順天寶司北鎗旋復謝病行事無聞焉故言官謂有著論數篇畫圖數本已窮特名蓋指許也然其論有不可廢者如遼東則欲先事申嚴防守謂三岔河舊城委虜東西限隔守望勞費今欲截取復有啟塞遼方之慮而草馬市之姦數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繹駁增臺軍之月給教居民儲蓄專任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薊州則謂黃花鎮京師後門今極卑弱宜更增戍關外閒田或又可募爲兵潮河川虜衝湏塞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壑則漲水易淤建石墩數十令宛轉不礙水路廢幾可久建昌營云燕河太平不遠添設遊擊爲贊且掣肘謂當重其事統兵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營併入建昌廢靜純正而緩急有濟宣府則欲補長容城鎮遠城之募軍重淳圖峪揀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寨

又今之諸侯爲梁朝舊人者唯公耳安知朝廷不以讐敵相待邪幸望圖之無使懷王之患復見於今日也季興曰吾計決矣多言奚爲及至莊宗果欲留之及歸值夜將吏父老出迎於郊外季興乃握震手曰不聽君言幾葬虎口初季興方對莊宗謂之曰今天下負固不服者謂吳與蜀耳朕今欲先有事於蜀而蜀地險阻尤難之江南才隔荆南一水耳朕欲先往之卿以爲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國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宗意亦欲伐蜀及聞季興之言大悅未踰年莊宗伐蜀季興私自喜曰此吾以計紿之彼乃信而用耳未幾遣使冊季興爲南平王季興謂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故也及蜀破書至季興方食乃落筯而嘆曰此吾之失計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梁震曰大王勿憂今蜀雖破未必爲福未幾莊宗宴駕果再亂一如梁震之言初季興嘗從梁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逆旅未曉有一姬秉燭開門而迎其禮甚謹季興頗疑而問之姬對曰妾適蒂金甲神人推門呼曰宜速起有王者來及起開門果有君

予至豈非所謂王者邪所以不敢褻慢耳季興大悅後果然季興卒從誨立震獨不悅謂所親曰先王平生與吾相見兄弟之不若也今日之下安能屈節北面後事其子邪於是求解職退處於郊外灌園鬻蔬為別業稱處士每從誨以事召至府側倒跨黃牛往直造廳事前呼從誨不以官閑止稱大郎君而已從誨以其先王舊人不忍以過殺之有李載仁者唐室之後也唐末避亂於江陵季興署為觀察推官載仁自負文學常感季興見知每從容接待不為少禮然為性迂緩一日將

赴季興召方上馬無何許曲相歐載仁怒且命急於厨中取餅并猪肉令相歐者對食之仍令軍將戒之曰如敢再犯必當於猪肉中加以酥聞者無不笑之及從誨嗣立有孫光憲者本成都人也旅游江陵方圖進取從誨辟之用為掌書記自是凡牋奏書檄皆出其手載仁充位而已由是載仁遂與光憲有隙光憲猶能避之故論者多光憲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高於是三年間收書及數萬卷然自負文學常快一如不得志又嘗慕史氏之作

唐騎踏馳調兵防守蓋自不能欲添沿河之堡屯常戍之兵小鹽池批險舊在固原蓋來商旅期以填實此地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末論重巡撫將臣二事皆鑒有見使得其意而潤澤之而又舉行以實焉未必其無効也固亦甚悉若封疆延袤山川險易道里迂直城堠疎密一覽而知蓋其從先義毅公進在邊陲幼則習聞朝思夕計非一日矣

六書精蘊

太常卿莊渠魏公校嘗著六書精蘊蓋因古文以是正

小篆之譌又參以大家及擇於小篆之可者以補古文之闕亦一奇書也徐堂屋謂其出已見強釋而不通者多復摘其所釋字為辨予斯不能折衷夫伏羲八卦實萬世文字之祖也外此蒼頡古文深遠矣自李斯作小篆而古文之義微程邈諸人又易以隸書而其義愈失書學不講世有迷者然皆逐流忘源於斯書不敢遽議遂使得以雄駭百代顧彼幽微之餘昭昭若欲與六籍俱存而不知其實繁亂而非有取資也是書乃始反於斯一以古文為正刊落枝葉直探本根即不敢謂盡還

倉史之舊而其理復可推求矣惜乎未以上請更求海內工書之士使集長章短修正諸經籍以見國家同文之化也

寶制

國家寶璽之制詳見大明會典南冢宰龍朔張公治尚寶司題名記亦具載之甚悉錄以備考

尚寶司掌寶璽牌符之事 國初建符璽即後改曰尚寶司秩正三品洪武元年置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司丞三人正六品其後大臣子弟以蔭補丞者

無常員列署在右掖之內

寶璽之大者曰 奉天之寶為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之

凡 詔若敕則用 皇帝之寶

主封及賜勞則用 行寶

詔親王大臣調兵則用 信寶

冊上 尊號則用 尊親之寶

敕諭親王則用 親親之寶

祀山川鬼神則用 天子之寶

封外夷及賜勞則用 天子行寶

詔外夷調兵則用 天子信寶

曰 誥則用 制誥之寶

曰 敕則用 敕命之寶

敕獎臣工則用 廣運之寶

敕諭未朝官則用 敬天勤民之寶

凡寶之用必請而後發焉 天子饗祀 郊廟若視學

籍田勲衛扈從及公侯駙馬都督日直衛錦衣衛直則

給金牌牌之制有龍者虎麒麟者獅者雲者以其官為

差 皇城金吾禁夜五城夜巡則給金牌虎黃巡城則

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虎錦衣校尉入直則給双

魚銅牌京官之朝奉者則給牙牌勲臣以勲字親臣以

親字文臣以文字武臣以武字文武官之與陪祀 郊

廟及執事人亦給牙牌有圓花長花長素之別凡諸侍

給牌者有故則檢籍而納之親王之國及文武大臣出

撫鎮則給符驗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稽出

入之令而辨其數每大 朝會則二人以寶導 駕先

主侍殿中 駕出則人各以騎從寶行 終

2034498

S
Z121.5
16b

簣齋雜著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明陸垹撰垹字秀卿嘉善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

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此編乃其筆記載曹溶學

海類編中僅十四條益摘錄不完之本也